《冰峰魔恋》

　　作者：秦守

　　 《冰峰魔恋（１）》

＊＊＊＊＊＊＊＊＊＊＊＊＊＊＊＊＊＊＊＊＊＊＊＊＊＊＊＊＊＊＊＊＊＊＊

　　目录：

　　序　　幕　恶魔之脸

　　第０１章　女高中生被擒

　　第０２章　有罪之恋

　　第０３章　恶魔收藏家

　　第０４章　大胸脯的烦恼

　　第０５章　引蛇出洞

＊＊＊＊＊＊＊＊＊＊＊＊＊＊＊＊＊＊＊＊＊＊＊＊＊＊＊＊＊＊＊＊＊＊＊

＝＝＝＝＝＝＝＝＝＝＝＝＝＝＝＝＝＝＝＝＝＝＝＝＝＝＝＝＝＝＝＝＝＝＝

　　 奶大，就是女人的原罪！

＝＝＝＝＝＝＝＝＝＝＝＝＝＝＝＝＝＝＝＝＝＝＝＝＝＝＝＝＝＝＝＝＝＝＝

　　 序幕　恶魔之脸

　　这是一张丑陋、可怖、满布疤痕的脸。

　　魔鬼的脸！

　　许多年前的一场大火，无情的将这张脸完全烧毁了。毁容的严重程度，只能

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任何人看到这张已完全辨认不出五官、斑驳狰狞

的面容，都会感到毛骨悚然。

　　只有这张脸的主人阿威自己，才是惟一的例外。

　　此刻，他正通过镜子，凝视着自己的面孔，心中一片宁静——镜子里的影像

虽然可怕，但毕竟是自己的脸，而且已经朝夕相伴了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甚

至还有些享受这种感觉。

　　这是一种真实的感觉。

　　平常为了掩盖自己这副尊容，阿威总是戴着一张精巧的人造皮革面具。那是

由美国顶尖整容医师专门制造的，有点类似武侠小说里的『人皮面具』，或是电

影《碟中谍》里特工用的高科技产品，戴起来又轻又薄，五官栩栩如生，谁都看

不出那不是真正的面孔。

　　由于父母都已亡故，火灾后又改名换姓、远走他乡生活了多年，当年熟悉内

情者都已过世了，现在周围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底细，就连接触最多的朋友都不知

道，阿威居然长年累月的戴着这样一张面具，面具下有一张如此恐怖的脸孔！

　　这些年来，只要有旁人在身边，阿威一定戴着这张面具，只有夜深人静、独

自呆在黑暗隐蔽的小天地里时，他才会脱下面具，凝视着自己的真实面容。

　　其实，以他现在的财力，要到整容医院接受一次彻底的矫正手术、使容貌恢

复正常完全不是难事，但是他却从未动过这种念头。只有到了将来大仇得报、所

有心愿都得到偿还的那天，他才会脱下面具，怀着告别过去走向明天的心情，以

一个胜利者的骄傲姿态去接受手术治疗。而现在，他却宁愿选择与面具为伍。

　　人，本来就是戴着面具生活的！每个人本来就都有两张脸！

　　更何况，在即将实施的一系列精密犯罪计划中，这张丑脸还将发挥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

　　脑海里一冒出犯罪计划，阿威双眼就射出激动的神采，心里充满了邪恶的快

感和期待。为了这个计划，他已经筹划了许久了，现在已正式进入了实质操作阶

段。

　　——那些『有罪』的女人，必须都得到最残酷的惩罚和凌厉的调教！直到她

们屈服认罪，乖乖的成为自己的性奴……

　　阿威想到这里阴森森一笑，昂然而起，大步走进了一间阴暗的地下室。

　　明灭不定的灯光下，只见一个半裸着玉体、胸部丰硕的美丽女郎就如祭坛上

的雪白羔羊般，被铁链绑缚着仰躺在张手术平台上。

　　她身上穿的是标准的办公室女秘书制服，时髦合身的天蓝色套装上衣，包裹

着浑圆臀部的窄裙，半透明的丝袜，发亮的高跟鞋，无论从打扮还是气质来看，

都是个高雅骄傲的白领丽人。

　　不过现在，这光彩照人的美女却狼狈的像头母狗，上衣被扯拦的只剩下几片

布条了，裙子也倒翻到了腰间，露出扯脱的摇摇欲坠的吊袜带和被剥去了内裤的

赤裸下体。她满脸潮红，嘴里发出淫乱的呻吟声，一只手拚命揉捏着自己完全袒

露的饱满高耸的双乳，另一只手按在私处上快速的捣鼓着，竟是在不知羞耻的手

淫！

　　看到阿威进来，这女郎的俏脸上闪过一丝恐惧、憎恨的表情，但手指的自慰

动作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在阴道里进出的更迅速了，雪白的大腿也张的更开。

　　「你……你……快来吧……啊啊……我受不了了……求求你……快来……」

　　女郎一边喘息哀求着，一边扭动着惹火的胴体，两颗饱满高耸的豪乳在胸前

乱摇乱颤，漾开了一阵阵乳浪。

　　「求我过来干嘛？嗯？大声、清楚的说出来啊！」

　　阿威故意逗她，淫笑的脸庞显得更加丑陋狰狞。

　　女郎的眼泪鼻涕一齐涌出，泣不成声的痛哭了起来，失控般尖叫道：「来上

我！上我……啊啊……主人！我真的受不了啦……求你快来上我吧……」

　　阿威满意的打了个响指，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嘿嘿，我的『原罪』药剂真是太神奇了……还不到两天，强烈的药效就

使一个原本贞洁的女人彻底放弃了尊严，成为了急不可耐期待交媾的荡妇……

　　『原罪』是阿威秘密开发的一系列强力催情药物，作用于人体后，能够最大

程度的激发出原始的本能欲望，导致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变成性敏感区域，稍微

刺激就会春情勃发。更厉害的是，这种药物还会让人很快上瘾，用惯了以后就会

产生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依赖，一天不用药就会浑身难受，产生强烈的空虚感，就

跟犯了毒瘾一样痛苦的生不如死。

　　阿威从手术台边拿起一支注射器，将满满一管的淡红色药液注射进了女郎的

胳膊。

　　女郎的哭闹声顿时缓和了下来，轻轻喘息着，仿佛已舒服了不少。但是她的

俏脸却更红，身体的扭动也更销魂，喉咙里也发出了更淫荡的呻吟声。

　　「啊啊……好热、好痒……啊……主人……操死我吧……」

　　起先只是低声的、哽咽的呢喃，到后来逐渐越来越大声，变成了焦急的、不

顾一切的乞怜恳求——刚才注射的药液，虽然缓解了犯瘾的痛苦，但是渴望交媾

的空虚感却更增强了，折磨的女郎简直要发疯。

　　严格的说，『原罪』实际上是一种兼有春药和毒品特性的药物，发作之后除

了要进行药液注射之外，还要来一次激烈的交媾才能暂时压抑住汹涌的欲望。二

者缺一不可。

　　不管意志多么坚定的女人，在『原罪』面前也要败下阵来，这一点现在阿威

已有了绝对的信心。不过这药也不是毫无缺陷，其中一个最大的遗憾是，这药会

严重损害女性的身体机能，尤其是在交媾的过程中，过于激烈的高潮经常导致女

性当场亢奋死亡。

　　幸好，经过试验改良后的二代『原罪』已经去除了若干副作用，可惜还不彻

底，女性虽然不会再当场毙命了，但就像吸毒的人最终难逃厄运一样，注射『原

罪』的次数一多，健康状况仍然会迅速恶化，免疫力急剧下降，甚至还会诱发多

种神经性疾病，就算不死也会成为瘫痪、痴呆的废人。

　　为了解决这一弊病，阿威近日又花了一笔巨款，开始研制第三代『原罪』。

　　刚才给那女郎注射的就是最新研制出来的成果，她也是第一个试验品！至于

效果如何，就要慢慢观察、过几周才能知道了。

　　假如失败，等待这女郎的就是惨死的结局。不过阿威一点也不在乎，虽然这

女郎的容貌、身材都相当不错，丰满的双乳已够的上『波霸』级别，但是，和阿

威心目中的『完美目标』比起来，还差的太远。因此，这样的试验品就算多死几

个，他都不会觉得可惜。

　　——谁叫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原罪』呢？犯了原罪的女人，死在『原罪』

之下，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能够不死更好，让那些有罪的猎物永远活在自己的淫威下，终身驯服

的赎罪，才是最好的结局！

　　「贱货！你们这些骚蹄子，一个个都是贱货！」

　　仿佛想起了什么往事，阿威眼里闪过凶光，恶狠狠的盯着眼前一丝不挂的美

丽裸女，盯着她胸前那对颤动正欢的浑圆肉球，怒火和欲火同时狂涌了上来，二

话不说就翻身压了上去……

　　地下室内响起了男女混杂的狂呼乱叫声，过了不知多久，才渐渐平息下来。

　　喘着粗气，阿威心满意足的站起，再也不看裸女一眼，仿佛失去了兴趣般，

缓步走出了地下室。

　　手机响了。

　　阿威按下接听键，一个沙哑苍老的声音从彼端传来。

　　「是我！你要我调查的事，已经有眉目了。」

　　「辛苦啦，请说吧。」

　　「一切都跟你想的一样，不过，也有一点小误差。那个死掉的家伙生下的不

是一个女儿，而是两个！」

　　「哦？是两姐妹？」

　　「是的。而且，妹妹还是个很不好惹的棘手角色，在本市就算黑道都不敢得

罪她……」

　　「哼哼，再不好惹，我也吃定她了！」

　　斩钉截铁的迸出这句话，阿威狞笑着，满脸疤痕都在扭曲，看上去真是说不

出的恐怖。

　　接下来两人又低声交谈了一阵，才结束通话。

　　阿威目光闪烁，沉思了许久，忽然又坐在了镜子前，取出精致的面具戴了起

来，然后娴熟的使用起一些化妆品，仔细的修饰、掩盖着面具的细微处，直到每

一个地方都完全自然。

　　魔鬼之脸消失了！现在出现在镜子里的，是一张正常的男人面孔了！

　　也是他平常出现在大众眼前的面孔。

　　除了这张虚假面孔外，他还有一个假名，和一个掩饰的天衣无缝的假身份。

　　这些都已经使用多年了，都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堪称毫无破绽。

　　——罪大恶极的女人们啊，你们赎罪的日子很快就要来临了！我发誓，一定

要让你们堕入无穷无尽的深渊，为你们那巨大的『原罪』付出代价！

　　心里反覆喊着这庄严的宣言，装扮停当的阿威站起身，迈着从容的步子走了

出去，就如一个来自地狱的恶魔，悄然降临到毫无察觉的人世间……

第０１章　女高中生被擒

　　四月的天气，在Ｆ市里每年都是春雨连绵的，今年也不例外。纷纷扬扬的雨

点星子一下起来就没个完，就像是个凄怨的美女在不停的泪水长流。

　　下午五点钟，正是放学的时间。市立第一高中的校门缓缓打开了，一群男女

学生有说有笑的走了出来，不少人手里牵着自行车。

　　「哇！雨停了，今天可以先逛逛街再回家了！」

　　七八个女孩子喜笑颜开的聚在校门口，唧唧喳喳的商议着该去哪里玩一阵。

　　她们穿着清一色的校服，亮丽的鲜红色的衬衣，配着蓝白相间的细格长裤，

使每个女孩看上去都洋溢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

　　不过，其中最出众的还是一个正在走出校门的少女，眉清目秀的脸蛋，白皙

细致的五官，脑后扎着个清爽的马尾辫。更难得的是她不仅容貌漂亮，就连身材

也发育得十分成熟，校服下一对高挺的双峰很是显眼，一下子就能吸引住旁人的

视线。

　　「萧珊，一起上街逛逛怎么样？」几个女生招呼着她。

　　「不了，我要回家看电视。」萧珊不感兴趣的撇了撇嘴，背着书包旁若无人

的走开了，没有再多望女伴们一眼。

　　「算了吧，叫她干什么？」有人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人家可是‘校花’！

当然是由帅哥陪着，怎么会跟我们一起逛街？」

　　这句话说的声音不大，可萧珊还是听见了。她不但没生气，反而还觉得挺得

意的。由于遗传了母亲的全部美丽，再加上生长在显赫的高干家庭，从小时候起

她就有一份天生的优越感，到哪里都像是小公主般骄傲。

　　没走几步，一辆的士挨着人行道开了过来。萧珊用娴熟的手势拦下了车子，

弯腰坐了进去。

　　「去金泉花园！」

　　就在的士开动的同时，停在校门不远处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也发动了，不疾不

徐的尾随在的士后面。

　　为了抢时间，十个的士司机就有十个都开得飞快，见缝插针的在车流里穿行

着。许多车辆都被超越后远远的抛开了，可是那白色的面包车却始终能保持着一

定的距离。

　　五分钟后，坐在的士上的萧珊望见了接近金泉花园的路口，连忙「喂」了一

声：「不用拐进去了，我就在前面那个报摊边下。」

　　车子停稳后，萧珊付完钱下车，站在报摊边挑起杂志来。

　　她没有注意到在身后十多米远处，那辆白色的面包车静静的停在那里，一双

冷酷到令人心寒的，却又是灼热无比的视线正在盯着她。

　　萧珊买了几份报纸杂志，一边走一边翻看了起来，两条修长匀称的美腿不紧

不慢的向前迈动，踩着细带凉鞋的双足小心的避开了积水的深洼。

　　从路口到她家所在的金泉花园要经过一条小巷，大概有百来米的距离。由于

住在这片小区里的都是有钱人家，平时来往经过的路人一向稀少，巷子里显得很

僻静。

　　萧珊先看的是《Ｆ市晚报》，头版照例登的是省市领导的宣传讲话，其他版

面上似乎也都是些无聊的内容。草草的浏览了一下，只有第三版角落里一则消息

让她注意了一下。

　　「……半个月前在鼓楼区发现的那具无名女尸，身份已在昨日下午被最终认

定，是在某某小学教书的黄姓女教师，三月初时因个人原因而辞职，之后就再无

音讯……直到住在外地的父母许久未接到黄某电话，才惊疑女儿遭到不测……据

警方估计，死者遇害前曾被凶手禁锢了至少十多天，并曾多次遭到性侵犯……这

已是今年以来本市第五起奸杀案，警方提醒所有单身女子小心变态色魔……」

　　——唔，变态色魔？听起来好像蛮恐怖的嘛，不知道是不是跟电影里演的一

样？

　　受到男朋友的影响，萧珊经常看些渲染暴力血腥的恐怖片，所以读到这则新

闻时完全不以为意，就跟看短篇小说似的，看过了也就抛到了脑后。

　　她把报纸夹到左腋下，打开了另一本《南方娱乐周刊》，扉页是张色调鲜艳

的彩图。一个美丽动人，风姿绰约的倩影正在上面灿烂的微笑着，旁边还配着两

行醒目的小字。

　　——歌坛性感天后楚倩全力出击，下个月即将来Ｆ市举办个人演唱会！

　　「耶……太好了！」

　　萧珊兴奋得脸颊绯红，雀跃了两下，胸前挺拔的双峰仿佛也被快乐感染了，

就像小兔子似的在校服下活泼的弹跳。

　　楚倩是个家喻户晓的女明星，出道已经十多年了，最擅长的是劲歌热舞。不

过她之所以能享有高知名度，其实主要不是靠音乐，而是靠美艳的姿容和前凸后

翘的惹火身材，特别是那对足足有３７寸Ｆ罩杯的丰满乳房，不知令多少男性歌

迷垂涎欲滴，是他们暗中自渎时的首选对象。以至于在很多人的脑子里，这位女

歌星的名字简直就是「性感」的代名词。

　　虽然被专业人士讽刺为「花瓶」，但楚倩还是以无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一大

票少男少女的心。萧珊就是她的忠实崇拜者，不但收藏了她所有的唱片，就连卧

室里都贴满了这位偶像明星的玉照。

　　「真棒啊！下个月就可以亲眼看见楚倩了，说不定还能跟她握手呢！」

　　萧珊把杂志贴在胸口，满脸陶醉之色的站在原地喃喃自语着，仿佛已经沉浸

在了和偶像会面的美好气氛中……

　　突然，一辆白色面包车悄无声息的开了过来，从萧珊身边飞快的擦了过去，

「哗啦啦」的溅起了路上的一大滩积水。

　　「哎呀！」萧珊惊叫了起来，睁开眼低头一看，蓝白相间的长裤上溅满了星

星点点的污迹。

　　「操你妈，怎么开车的？赶着去奔丧吗？」

　　她气急败坏，冲着远去的面包车叫骂了起来。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很难相信

这样一个外表清秀漂亮的女高中生，竟然会如此不顾形象的口吐脏言。

　　话音刚落，面包车就在前面刷的停住了，一个带着墨镜的男人头从车窗里探

了出来，冲着她做了个抱歉的手势。

　　——哼，想这样子就算数吗？没门！

　　萧珊的大小姐脾气发作了，想也不想的就快步走了过去，弯下腰在车窗上敲

了敲，气咻咻的痛斥：「搞脏了我的裤子，你起码也该下车……」

　　这句话还没说完，萧珊突然愣住了。

　　——驾驶座上竟然空空如也，刚才那个男人不见了！

　　萧珊吃惊的揉了揉眼睛，正想再向里张望，忽然听到身后传来车门拉开的声

音。

　　她本能的回过头望去，正好见到一个男人身影敏捷的跳出来。

　　——原来他钻到了后排座位去，难怪……

　　这个念头才刚泛起来，口鼻上蓦地里被一条手帕给按住，浓烈的麻醉剂气息

传了过来。

　　萧珊两眼一黑，惊恐的呼叫声还来不及发出就被堵了回去，大脑在一瞬间就

已变得迷迷糊糊。她下意识的拚命挣扎，可是四肢却已经不听使唤了，怀里的杂

志「啪啦」的滑落在地。

　　跟着，她感到自己被两条手臂架起，动作麻利的抬上了车。仅仅几秒钟后，

她就像一滩烂泥似的昏了过去。

　　「嘿嘿嘿，真是太简单了！捕捉这样的小绵羊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戴墨镜的男子发出邪恶的笑声，随手关上车门，用保险带扣好这具青春成熟

的胴体，然后回到了驾驶座。

　　马达轰鸣，白色的面包车缓缓的发动了，转头驶出了小巷子。

　　车轮碾过地上的杂志，在女歌星楚倩笑容灿烂的倩影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

不去的齿轮痕迹……

　 ＊＊＊　　　　＊＊＊　　　　＊＊＊　　　　＊＊＊

　　傍晚五点半，天快黑了。

　　Ｆ市东区的一个小公园里，清洁工老张清理完地上少量的垃圾，嘴里哼着京

剧正准备离开，忽然瞥见在十几米开外的灌木丛里有片白花花的东西。再仔细一

看，那竟是一截白皙裸露的女人小腿。

　　「娘的，现在的年轻人真不像话！」

　　老张暗暗摇头，心想又是哪对野鸳鸯躲在那里风流快活。他已经在这树林里

碰到过不下十对男女了，真不知道现在的小青年是怎么想的，居然喜欢在室外野

合寻求刺激。

　　他板着脸走了过去，重重的咳嗽了两声。

　　灌木丛里没有任何反应。

　　老张又好气又好笑，大喝一声：「出来吧，你们还想躲到什么时候？」

　　还是没有人回答，那截白皙纤秀的小腿仍然一动不动。

　　老张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再走上两步，用扫帚拨开灌木丛探头一看。

　　「啊！」他大惊失色，双膝一软差点跌倒在地。

　　出现在眼前的是赫然一具全裸的女尸！尸身上写着两个漆黑如墨的大字『有

罪』，如咒符般涂满了整个上半身，反衬着惨白的死人肌肤，仿佛闪耀着一种触

目惊心的妖异色泽！

　 ＊＊＊　　　　＊＊＊　　　　＊＊＊　　　　＊＊＊

　　萧珊从昏迷中渐渐的苏醒了过来，只觉得头脑还是昏沉沉的，两个太阳穴痛

得厉害。她使劲的摇了摇头，又过了一会儿才勉强睁开了眼睛，神色迷惘的打量

着四周。

　　然后她发出了一声恐惧之极的尖叫！

　　眼前是间黑暗的地下室，就像是噩梦中的地狱一样阴森恐怖，空气里充满了

潮湿难闻的气息。头顶上仅有的一盏灯泡射出黯淡的光线，仿佛绿幽幽的鬼火闪

烁着，照射在对面一条人影的身上。

　　看到她睁开眼睛，这人影嘶哑的怪笑了起来，嗓音如同夜枭般，说不出的难

听。

　　「你……你是谁？快放开我！」

　　萧珊惊慌失措，她发现自己躺在一块斜放约六十度的木板上，双手高举过头

顶被铁链铐住，木板上还有一圈钢环紧紧箍住自己的小蛮腰。

　　人影慢慢的从角落里走了出来。虽然因逆光的缘故，看不大清楚他的面容，

可是从身形轮廓上一眼就能看出，他就是开着那辆白色面包车的男子。

　　「是你！」萧珊瞪大眼睛，脑子里霎时回想起自己晕倒前的一幕，颤声说：

「你……你为什么把我绑在这里？快放开我！」

　　对方依旧没有说话，一步步的靠近了她。

　　「别过来……走开……你别过来！」

　　萧珊惊恐的奋力挣扎，把扣在双腕上的铁链拉动得叮呤叮呤响，可是却怎么

也挣不脱坚硬的禁锢。她心里更加恐惧，嘴里叫得越来越大声了。

　　男子恍若不闻，一直走到她身边才停下脚步。昏暗的灯光照在他脸上，一张

恐怖如魔鬼的脸孔出现在视线中，两颗眼珠里闪耀着野兽一样的妖异光芒。

　　萧珊魂飞魄散，几乎吓的晕了过去。

　　这男子自然就是阿威了，他看着这女高中生惊惧的表情，心里充满了变态的

快感，嘿嘿笑着伸手逗起了她的下巴。

　　「我爸爸是副市长，妈妈是人大代表……」萧珊怒目而视的尖叫，「你要是

敢伤害我，他们不会饶了你的……」

　　话还没说完，阿威就「啪」的摔了她一巴掌，那白皙娇嫩的脸蛋上立刻出现

了五个指印。

　　萧珊「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从小到大她还从来没挨打过，这一下连疼痛带

害怕，眼泪扑簌簌的就掉了下来。

　　「别打……求求你……放了我吧……」

　　她抽抽噎噎的痛哭着，双肩一下下的耸动。

　　阿威盯着她那窈窕动人的躯体，高挺的双峰正在校服下一起一伏。不管是在

电视上还是现实生活中，从来没见过哪个女高中生有这么丰满的胸脯。

　　一个容貌漂亮的女高中生本来就很吸引人了，何况她还是穿着校服被禁锢在

自己面前，而校服下又有两团弧度诱人的耸起在颤动……

　　阿威目中倏地喷出了火焰，魔掌一把握住了少女的胸脯。

　　「啊！」萧珊的脸蛋一下子涨红了，发出耻辱的羞叫声。

　　「嘿嘿，果然是个货真价实的小波霸！」

　　阿威喋喋怪笑着，手掌隔着校服揉捏少女挺拔的乳峰，体会着那充满弹性的

肉感。

　　「你想干什么？拿开你的手！」萧珊又惊又怕，拚命的扭着身子嘶声喊叫，

「救命……来人啊……救命……」

　　「尽管叫吧，这里的隔音设备很好。」阿威咧开血红的嘴唇，就像是在欣赏

着陷阱里垂死挣扎的猎物，「希望，等一下我操你的时候，你也能叫得这么响亮

哦！」

　　「不……不要……」萧珊吓得魂不附体，泣不成声的苦苦哀求，「你发发善

心放过我吧……我家里很有钱……我父母会给你很多钱的……」

　　阿威不为所动，低沉着嗓音说：「我感兴趣的并不是钱，而是这个……」

　　他的手突然向下一滑，只听「嗤——」的轻响，鲜红色的衬衣拉链被一下子

拉到了底，向左右两边敞了开来。

　　跃入眼帘的是一件纯白色的棉质胸罩，上面绣着几朵紫色的小花，充满了稚

气少女的味道，可是罩杯的大小却已经是成年女性的尺码了，紧紧的包裹着挺拔

鼓起的胸脯。

　　「不，这件不合身。」阿威摇摇头说，「你起码应该穿再大一号的胸罩。」

　　确实如此，在女高中生发育得十分成熟的胴体上，即使是这件已有３５寸Ｄ

罩杯的胸围仍然显得小了些，白嫩的乳肉不甘束缚的从罩杯旁边挤了出来。

　　「你放我走……回去我立刻就换合身的……」

　　萧珊哭得梨花带雨，那种小公主般盛气凌人的骄傲完全消失了，漂亮的脸蛋

上满是泪水，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阿威狞笑着继续摇头，狰狞的丑脸看上去更加恐怖怪异。

　　「第一，你既然来到这里，就永远不可能再回去了。第二，你以后也都用不

着再戴胸罩这种累赘的东西……」

　　阿威说完猛地扯掉了萧珊的胸罩，一对比同龄少女丰满许多的雪白乳房倏地

弹了出来，在胸前充满青春气息的巍然俏立。两个耸挺的乳峰顶端各镶嵌着一颗

娇嫩的蓓蕾，娇艳欲滴的令人欲尝之而后快。

　　萧珊又哭又叫，手足身躯都拚命的扭动着，就像是一只可口鲜嫩的待宰羔羊

绝望而无助的在祭坛上垂死挣扎。

　　阿威一言不发，眯起眼盯着那因挣扎而颤动不休的赤裸双乳，瞳孔里又渐渐

的燃起了两团炽烈的火焰。

　　等到萧珊哭喊得嗓子都快哑了，终于精疲力竭的放弃了挣扎，他才冷不丁的

问了一句。

　　「你叫什么名字？」

　　萧珊呜呜的抽泣着，咬着嘴唇不说话。

　　阿威眼露凶光，又是重重的一巴掌掴在她白皙的脸颊上。

　　「如果你不想皮肉受苦，在我面前最好乖点，像条温顺的小狗那样听话。」

　　阴森森的语气，令人从骨髓里泛起寒意；脸颊上传来火辣辣的感觉，更是令

萧珊这个从未吃过苦头的娇娇女痛彻心肺，什么骄傲和自尊都被打跑了。

　　「叫什么名字？」嘶哑的嗓音又问。

　　「萧……珊！」女高中生哽咽的说。

　　「今年几岁了？」

　　「十……十七！」

　　阿威眼睛里的火焰烧得更旺，脸上仿佛带着种痛恨的表情，两只手都探到了

萧珊的胸前，狠狠的揉着那两团挺拔柔软的乳肉。

　　「才十七岁，奶子就这么大了，真是够淫荡啊！」

　　「啊……轻一点……好痛……」萧珊痛得倒抽冷气，泪水像断线珍珠般不停

的滑落。

　　「嘿嘿，要舒服还不容易？这样子就不痛了吧？」

　　阿威连声淫笑，用手指夹起其中一颗娇嫩的小肉蕾捻弄着，同时又把脑袋凑

向另一边的滑腻乳峰，伸出舌头舔吸着峰顶淡红色的乳晕。

　　「不要……」

　　萧珊激烈的摇着头，敏感的乳尖上传来又热又湿的感觉，伴随着一阵阵的麻

痒冲上脑门。想到对方惨白色的僵尸脸，她就恶心得想吐，可是身体的本能反应

却无法自制，两颗蓓蕾在捻弄吸吮下还是慢慢的竖立了起来。

　　「果然是个小骚货…」阿威抬起头来，讥讽的嘿嘿冷笑，「嘴里在说不要，

其实奶子已经淫乱的兴奋起来了……」

　　「不……不是的……」萧珊羞的无言以对，忍不住又哭出声来，「别这样…

拜托你停手……」

　　阿威哪里肯听，双掌在女高中生发育成熟的胸脯上肆意玩弄，把那两颗充满

弹性的乳球捏来捏去，眼光中闪动着狂热的神色，就像是小孩子拿到了最喜爱的

玩具般爱不释手。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停止了揉捏，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你刚才说，

你爸爸是副市长？难道你是萧川副市长的女儿？你妈妈就是那个有名的人大代表

林素真？」

　　「嗯。」萧珊眼噙热泪的点点头。

　　「很难相信呀，你似乎一点也没有他们俩的气质。」阿威哼了一声。

　　「是真的，我没骗你！」萧珊的脸蛋涨得通红，抽泣着说，「不信你到我的

书包里翻翻，那里面有一张我们的全家福照片。」

　　阿威依言走到角落里，拎起了萧珊的书包打开，很快就从一本书的夹页里找

到了照片，对着灯光细细的看了起来。

　　照片上是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神采飞扬的女儿坐在中间，满脸都是甜美的笑

容。左边坐着的父亲是个已经发福的中年阿威，气度俨然，Ｆ市的所有居民都可

以一眼认出他就是萧川副市长，是个手握实权的大人物。

　　不过阿威对他却并不在意，只扫了一眼就把视线移到了右边的母亲身上。

　　那是一位戴着眼镜的端庄女子，大约四十岁上下的年纪，风韵犹存的白皙俏

脸浅浅含笑，尽管身上穿的是件宽松的居家服，可却还是掩不住那成熟诱人的体

态，胸前醒目的鼓起饱涨的曲线。

　　这也是位全市知名的人物、连续多年都当着人大代表的林素真。

　　阿威目不转睛的盯着照片里的这对母女，双眼渐渐的越来越亮。女儿已经是

个小波霸了，母亲的胸部却更加丰满，完全可以想像到在那居家服下的双乳是多

么的肉感十足。

　　「嗯，看来你的确是他们的女儿！」好一阵阿威才收回目光，返身走到萧珊

的身边，「我说怎么觉得你面熟呢，原来你是林素真那个贱人的女儿……」

　　听到对方侮辱自己最敬爱的母亲，萧珊的眼里本能的露出愤怒之色，可是一

碰到阿威狰狞的视线就吓得缩了回去，全身瑟瑟发抖。

　　「怎么？难道不是吗？你妈妈和你一样，都是有罪的贱女人！」阿威咬牙切

齿的说，「长着那么大的一对奶子，隔三差五的到电视上出风头，目的就是为了

勾引男人吧？真是可恶啊……我老早就想教训她一顿了！」

　　他恶声恶气的咆哮着，血红的嘴唇上下翻飞，样子极为可怖。萧珊吓得连大

气都不敢透一口，拚命的忍住饮泣声，只希望他别把火气撒到自己身上来。

　　可惜事与愿违，阿威突然望着她狞笑。

　　「正好，既然你送上门来了，我就先教训一下淫贱的女儿吧！」

　　他随手抛下照片，像是一头野兽般猛地扑了上去，两三下就解开了萧珊的裤

带，用力的向下拉扯。

　　「不……不要啊……停手……不要……」

　　萧珊发出惊恐的哭叫声，上半身剧烈的扭动，双腿拚命的挣扎踢腾，可是又

有什么用呢？阿威很快就把她的内外裤一起剥了下来，跟着又撕掉了她的衬衣。

　　昏暗的灯光下，一个漂亮的女高中生被禁锢在斜放的木板上，全身上下一丝

不挂，两条雪白大腿徒劳的紧紧夹在一起，中间那一小块漆黑透出无尽的诱惑。

　　但在阿威的眼中，最吸引人的还是少女赤裸的胸脯。高挺的乳房就像是对受

惊的大白兔般慌乱的颤动着，粉红色的乳尖因紧张而坚挺发硬。

　　「真是受不了啊……」阿威的欲火腾的窜了起来，自己也三下五除二的脱了

个精光，胯下一尊雄壮的大炮早已屹然举起，三角形的龟头又粗又突。

　　「求你……放过我吧……求求你……放过我……」

　　不理会女高中生涕泪交流的苦苦哀求，阿威抓住了她的双腿向两边大大的分

开，让神秘的花园完全暴露，勃起的肉棒对准了那道密闭的细缝。

　　「来了！」

　　龟头迫开两瓣娇嫩的花唇，强行挤进了还没有经过充分润滑的干涩阴道里，

一点一点的没了进去，很快就碰到了一层薄薄的处女膜。

　　「不要……痛死我了……啊……」

　　萧珊绝望的睁大眼，泪水不断的滚落下面庞，白嫩的屁股猛力的左右摇晃，

想要甩脱那即将夺去自己贞节的不速之客。

　　徒劳的挣扎反而更激起了阿威的兽性，他喘了口气，毫不留情的将腰部猛地

向前一送，粗长的肉棒一下子就尽根捅入了股沟间！

　　「啊呀呀呀……妈呀……」

　　萧珊发出凄厉的惨叫声，感到整个身体就像是被刀锋劈成了两片，耳边嗡嗡

作响，剧痛令她几乎昏了过去。

　　「喔……好爽……给副市长千金开苞……感觉就是棒……」

　　阿威嘿嘿淫笑，充分享受着萧珊鲜嫩的处女肉体。阳具被包裹在一个十分紧

窄温暖的所在，因疼痛而不断收缩的阴道内壁带给龟头极大的刺激。

　　他不理少女刚破瓜的巨大痛楚，腰部大起大落的挺送着，只顾发泄自己的兽

欲，完全没有半点怜香惜玉之情。

　　「喔呜……痛……咿呀……停下……呜呜……呀……不要……」

　　女高中生痛哭嘶叫着，感到下体好像被分裂后再逐寸逐寸的撕碎。本来是紧

闭的两瓣花唇，现在已被巨大的肉棒撑得张开，殷红的血液和分泌物混杂着从结

合处淌下来，看上去无比的凄惨。

　　阿威却干的意气风发，整个人压在那青春亮丽的胴体上，手掌抓住耸挺的双

乳狠狠揉捏，指尖掐着、挤着两颗娇嫩粉红的乳头。他的脸上带着种复杂异样的

表情，对掌中的这两团嫩肉既像是充满了狂热，又像是充满了难以理解的痛恨。

　　「小骚货……才十七岁就发育的……这么淫荡……真是不可原谅……」

　　他一边不断重复念叨着这两句话，一边有节奏的抽插着美妙的少女肉洞，大

概几百下之后就到了兴奋的最高点，把浓浓的精液喷泉似的射了出来。

　　「啊啊啊——」凄恻的哀叫声中，萧珊的娇躯控制不住的颤抖起来，阴道内

清楚的感觉到那罪恶之物插入到最深，烫热的液体全部注入了子宫……

　　半晌，阿威长长的吁了口气，意犹未尽的直起腰部，将沾满血丝的肉棒抽离

了女高中生的身体。

　　浊白色的精液和处女之血混在一起，缓缓的从敞开的双腿间流下。萧珊就像

痴呆了一样瘫在木板上，美丽的眼睛失去了神采，泪水似乎已经流干。

　　阿威俯身捡起照片，走到地下室的另一头坐了下来，点起了一支烟。

　　烟雾缭绕中，他久久的凝视着照片上的女人大代表林素真。那对饱满丰腴的

乳房仿佛要从平面中跳出来似的，立体感十足的诱惑着他的视线。

　　不知不觉间，刚刚才发射过的肉棒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阿威望了片刻，突然把左边的萧川副市长撕了下来，揉成一团扔到角落里。

　　于是残余的照片上就只剩下了一对娇美的母女花，在昏暗中闪烁着迷人的光

泽。

　 ＊＊＊　　　　＊＊＊　　　　＊＊＊　　　　＊＊＊

　　天已经全黑了。五六辆警车停在小公园里，耀眼的警笛在车顶上一闪一闪，

几个入口处都已经拉上了封锁线。

　　几十个警员在夜幕下紧张而有序的忙碌着，探照灯把周围照得亮如白昼，那

片人工树林里不时传来警犬的吠叫声。

　　「这是今年本市发生的第六起奸杀案！」

　　年轻的警官王宇自言自语的说，浓黑的眉毛皱在了一起，露出沉思的表情。

　　「是呀，这该死的凶手太可恨了！」站在旁边的女搭档孟璇自己接过话头，

气忿忿的说，「那位黄老师的身份才刚刚确定，想不到第六个受害者的尸体这么

快就出现了。」

　　「这就说明——」王宇欲言又止。

　　「什么？这说明了什么？」孟璇好奇的瞪大乌溜溜的眼睛，「你想到什么就

快说呀，别吞吞吐吐的行不行？」

　　「说明我们必须尽快破案才成，不然面临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废话！这还用你说吗？」孟璇没好气的打断了他，白了他一眼嗔道，「我

还以为你对案子有什么高明的见解呢，真是的……」

　　王宇若有所思的说：「对案子的见解当然有，不过现在还只是推测，等石队

长来了再详细讨论吧。」

　　「哼，又想在石姐面前卖弄自己呀！」孟璇撇撇嘴，「都说我不会抢你功劳

的，干嘛每次都这么不爽快？」

　　王宇不置可否的笑了笑，一副很沉得住气的样子，闭上嘴又开始沉思了。

　　他今年只有二十五岁，满是书卷气的脸上带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老成，看上

去不像是个警察，倒像是个落拓不得志的艺术家。

　　而二十四岁的孟璇却恰恰跟他相反，性格活泼而开朗。她的身材娇小玲珑，

留着一头朝气蓬勃的短发，只果般的脸蛋上有两个浅浅的酒涡，笑起来给人清甜

的感觉。不过要是因此而以为她是中看不中用的「花瓶」，那可就错了，她是女

子自由搏击的行家，警队里一大半的须眉男子都不是她的对手。

　　现在，这漂亮女刑警身上穿的是便服，绛紫色的圆领羊毛衫下，鼓起的胸脯

骄傲的凸现出高挺的轮廓，下身是一条浅棕色的西装裤，一双白皙裸露的脚穿着

黑色凉鞋。

　　「其实，这个案子要是早点交给石姐接手就好了。」孟璇叹了口气，惋惜的

说，「那样肯定早就抓住凶手了，就不会有这么多女子无辜受害。」

　　「别说得那么肯定。」王宇认真的说，「这次的凶手是个非常狡猾、非常残

忍的家伙。即使石队长带领我们出马，和凶手较量的胜负机率也只有五五开。」

　　「喂，你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好不好？」孟璇信心满满的说，「邪

不胜正，我们一定能捉住这个凶残的恶魔……」

　　话还没说完，突然耳边再次响起了「嘟——嘟——」的警笛轰鸣声，又一辆

警车从远处迅速的驶了过来。

　　「呵，是石姐来了！」

　　孟璇忙快步走过去迎接，王宇跟在身后。

　　警车开到封锁线附近停下，刚停稳车门就打开了，一双漆黑发亮的尖头皮鞋

踩到了地面上，皮鞋上方是一截套着肉色丝袜的纤柔小腿，粉光致致的流动着玉

一般的色泽。

　　「石姐！」

　　孟璇清脆的叫唤着，同时车门「砰」的一声干净利落的关上了，王宇的视线

很自然的从那纤浓合度的小腿上移开，迎上了一双蕴含着聪慧、镇静、坚毅和清

冷的眸子。

　　这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有『Ｆ市第一警花』之称的女刑警队长石冰兰！

　　她今年才二十八岁，不但是Ｆ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刑警队长，也是所有警

花当中最动人的一位。无论是那清丽脱俗的容貌、威严冷峻的气质还是惹火浮凸

的身材，都焕发出一股无与伦比的魅力。孟璇无疑也是个漂亮的女警，可是和石

冰兰站在一起就完全给比了下去，成了不起眼的陪衬。

　　此刻，这位女刑警队长像任何时候一样一丝不苟，那足有一米七二的高挑身

段上，整整齐齐的穿着全套的警服。墨绿色的上衣扎在深蓝色的齐膝制服裙里，

使她看上去显得神采奕奕、英气逼人。不过最吸引人视线的还是她那异常高耸的

胸脯，一对足有３８寸的丰满乳房将警服撑得涨到了极限，给人一种随时都会裂

衣而出的错觉。

　　「阿宇，小璇，你们怎么这身打扮？」石冰兰望着两个下属，姣好清丽的瓜

子脸庞上，那两道弯弯的秀眉皱了一下，「出现场怎么没穿制服？」

　　孟璇吐了吐舌头：「我们刚才正好在这附近散步，一听到报案就急着赶过来

了。」

　　她说完不由自主的看了王宇一眼，神色有点娇羞。

　　「哦！」石冰兰点了点头，清澈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她本来给人的是一

种不易亲近的冷艳感，甚至还威严得有些吓人。这微微的笑意就像是冰雪融化，

令人如沐春风。

　　警局里的所有同事都认为王宇和孟璇是天生的一对，可是他们俩却不知怎么

搞的，尽管关系很要好，但却很长时间都没能建立起恋人的关系，直到上个月才

忽然有了突破的进展。

　　石冰兰是已经结了婚的女人，当然知道这『散步』的含义是指什么。她由衷

的替这两位得力下属感到高兴。

　　「这是短短四个月里凶手犯下的第六起奸杀案！」王宇开门见山的说。

　　「现在只能说是谋杀案，有没有被强奸，还要等法医鉴定过才能知道。」石

冰兰一边走向小树林一边说，「所以目前还不能断定，这件案子的凶手和前五件

是否同一人。」

　　「我的直觉告诉我，凶手一定是同一个！」王宇出神的说。

　　石冰兰倏地停下了脚步，回过头冷峻的望着他：「阿宇，身为警察，我们应

该着眼于事实，用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分析去得出结论。直觉很多时候是靠不住

的。」

　　「当然不仅仅是靠直觉。」王宇耸耸肩，「我这么说正是经过了‘严谨的分

析’！」

　　最后五个字他故意加重了语气，听起来怪腔怪调的。孟璇被逗得有点想笑，

连忙咬住下唇忍着。

　　「哦？先说来听听！」石冰兰不动声色的说。

　　王宇清了清嗓子：「如果是一般的谋杀案，凶手总是希望死者越迟被发现越

好，抛尸的地点大多会选择在荒僻的地方。可是这个小公园呢？虽然最近游人稀

少，但是中途被人撞见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凶手是冒了相当大的风险，才把尸

体运送抛弃到这里的。这是比较反常的行为，可前五件案子却偏偏全都如此！」

　　孟璇顿悟说：「没错！前面五件案子，有三具尸体抛在马路上，两具抛在居

民小区里。凶手真是嚣张啊，好像还生怕我们发现得太迟呢！」

　　「他这是在向警方挑战！」王宇双眉一扬，「连续杀人的凶手都会有某种独

特的作风，我正是因此而做出的判断！」

　　石冰兰沉默了片刻，美丽的脸庞上露出沉思的表情，双臂习惯性的环抱在胸

前，遮住自己饱满高耸到可以令任何男人疯狂的双峰。

　　「如果真是这样，这意味着已经有第七个女性遭殃了！」她冷静的说。

　　「确实。」王宇深表赞同。

　　「为什么这样说？」孟璇望着恋人的眼光里充满疑问。王宇却没有回答。

　　「从以往五件案子来看，凶手在抛弃掉尸体——也就是上一个受害者——的

当天，马上就会再绑架一位女性！」石冰兰解释说。

　　孟璇这才明白了过来。然后三个人都不说话了，脑子里同时泛起一个念头。

　　——不知道这次被绑架的会是谁？

第０２章　有罪之恋

　　昏暗的地下室，萧珊一个人赤身裸体的瑟缩在角落里。她已被从木板上放了

下来，可以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自由活动了，不过足踝上却拴着一根长长的铁链，

另一端固定在墙上，使她最多只能走到接近门口的位置。

　　周围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她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声在响着。被撕裂的私处还在

传来剧痛，两腿间留下了精液和处女之血干涸后的痕迹，粘糊糊的很是难受。

　　萧珊又忍不住抽泣起来，害怕和悲痛令她全身发抖。她希望这一切只不过是

场噩梦，只可惜却是残酷的事实。

　　这间地下室大概有四十多平方，虽然有股潮湿的气息，但总体上还算干净。

　　一张半旧的床垫放置在墙角，床单，枕头和被子一应俱全。床旁是个摆着脸

盆的三角架，再过去一点是个红木漆的马桶。

　　这里怎么看都像是个监狱，一个专门囚禁女人的监狱！

　　「妈妈，快来救我呀……」萧珊默默的流着泪，在心里不断的大声悲呼。这

时候她最想念的就是疼爱她的母亲了。

　　「光当」一声，门突然打开了，恶魔的身影又出现在面前。

　　萧珊恐惧的睁大眼，赤裸的身子抱成了一团。

　　「这是你的晚餐。」

　　阿威阴森森的笑着，把一个托盘放到了地上。里面是一碗白饭，一碗炒蛋，

一碗青菜，还有一盆瘦肉汤。

　　饭菜的香气传进鼻端，萧珊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直叫了，可是她却一点胃口

也没有，忽然双膝着地的跪了下来，泣不成声的苦苦哀求。

　　「求你……放我回去吧……我家里会给你很多钱的……很多很多……」

　　「我早说过，钱我不感兴趣。」阿威咧开嘴，白森森的牙齿令人不寒而栗，

「我想要的是这个……」

　　他满脸淫笑，伸手探到女高中生赤裸的胸前，揉弄着挺拔的乳峰。

　　「呜……不要……妈妈呀……」

　　萧珊只能发出耻辱的哭泣，红肿的眼睛里露出绝望的表情。

　　「嘿嘿，还叫起妈妈来了！放心吧，我会让你跟妈妈团聚的。」

　　「真的吗？」女高中生全身一颤，惊喜的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然是真的。」阿威眼里闪动着邪恶的光芒，揶揄的说，「我会把你那个

淫荡的妈妈也抓来，让你们俩在这地牢里团聚的……哈哈……」

　　他说着兴奋起来，放声怪笑道：「到时候，你们母女俩就会一起光着屁股跪

在我面前哭泣，一起摇着同样下贱的大奶子轮流地挨操，这副场面一定会精彩极

了……哈哈……哈哈……」

　　萧珊的脸蛋刷的通红，接着马上变成惨白色。她突然发出尖叫声，歇斯底里

的劈手掀翻了托盘，只听乒哩乓啷连声响，饭菜汤水洒了一地。

　　「放我出去……你这个狗娘养的……快放我出去……」

　　她狂乱的嘶喊着，跳起身像疯了似的扑向对方，不成章法的拳打脚踢。

　　阿威敏捷的侧身闪开，两三下就擒住了女高中生的手腕，用力的反扭到了身

后。

　　「小悍马，看来我还要再教训你一顿才行！」

　　他狞笑着，一只手抓住萧珊纤嫩的双腕，另一只手突然捏住了她的脖子。

　　「唔……唔……」萧珊的呼吸立刻停滞了，满脸痛苦之色。她拚命的扭着身

子挣扎，可是脖子上的手掌就像是铁钳似的，怎样也无法摆脱。

　　阿威双目射出冷酷的光芒，手掌越收越紧，越收越紧……

　　眼珠渐渐的凸了出来，萧珊感到天旋地转，胸口憋闷得快要爆炸了。十七岁

的她，第一次如此接近的感受到死神的气息。

　　面前这个男人冷酷的眼光，很清楚的传递出了这样的信息——他真的会毫不

留情的扼杀她，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

　　恐惧传遍全身，萧珊的瞳孔里露出强烈的乞怜之意。她还年轻，还不想这么

早去见阎王。

　　就在眼前开始发黑时，阿威才冷哼一声，突然放开手把她推了出去。

　　「哇！」

　　萧珊踉跄着一屁股坐倒在地，揉着脖子剧烈咳嗽，眼泪鼻涕一起淌了下来。

　　阿威却不给她喘息的时间，走上去一把拽住她的秀发向上拉扯。

　　「啊……痛……」

　　萧珊身不由主的站起，大声的哭了起来。

　　「不许哭！」

　　阿威恶狠狠的说，像是牵狗一样，把赤身裸体的女高中生拉到洒了一地的饭

菜边：「把这些通通给我吃下去，一粒米也不准剩！」

　　「这……」萧珊迟疑了一下。在家里她被当成公主一样侍侯着，别说是掉到

地上的食物，就是饭菜的味道稍微差一点都不肯入口的。

　　阿威沉下脸，在她裸露的小屁股上「啪啪」就是两巴掌！

　　「啊！」萧珊发出羞耻的尖叫声。两团翘起的臀肉可怜的颤抖着，出现了红

红的巴掌印！

　　「给你十分钟，不把地板上的饭菜舔干净，我就打烂你的屁股！」

　　「不要……」

　　萧珊失声痛哭，泪水啪嗒啪嗒的往下掉。婷婷玉立的少女被人打屁股，疼痛

倒还在其次，心理上的耻辱才真的让人感到生不如死。

　　她再也不敢耽搁了，乖乖的趴到地上，一边无声的抽泣着，一边把饭菜一口

口的吞进了肚中。

　　「还有这些肉汤，也要全部喝干净！」阿威冷冷的下命令。

　　萧珊仿佛已经认命了，光裸着雪白的胴体跪在地上，啜起双唇吸溜着满地的

汤汁，然后又伸出舌头舔着那些细小的饭粒。

　　「很好，你的舌头很灵活，是个口交的好料子……等一下我会好好训练你这

方面的技巧的……哈哈哈……」

　　阿威得意的望着这狼狈的女高中生，心想这种从没受过苦的娇娇女果然容易

屈服，看来用不着给她注射『原罪』，就可以顺利的把她调教成温顺性奴了。

　　为了检测『原罪』的功效，这段时间已经牺牲了六个试验品，尽管阿威丝毫

也不觉得可惜，但要是能不依赖药物就真正征服一个猎物，使之死心塌地的终身

服侍自己，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壮举！毕竟，活下来的性奴才是成功的象征，

能让人感到极大的满足。

　　这次他很想试试自己的手段究竟如何，顺便多积累一些调教的经验，真样子

将来擒住那『真正的目标』时，能够更加有把握令其臣服。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女高中生的母亲可是个又成熟、又

美艳的大人物。留下女儿的性命，才能设法将母亲也诱进圈套来！

　　到那时，就可以尽情尝试一下『母女双飞』的销魂滋味了，嘿嘿嘿，那情景

真是想想都让人兴奋哇！

　　想到这里，阿威又咯咯怪笑了起来，笑声久久的在地下室里回响……

　 ＊＊＊　　　　＊＊＊　　　　＊＊＊　　　　＊＊＊

　　第二天中午十二点，Ｆ市刑警总局。

　　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可是『特大连续奸杀案』专案组的成员们仍在开会，

如火如荼的分析着案情。

　　昨夜在小公园里发现的女尸身份很快就被确定，是一位已经失踪多日的女导

游。

　　验尸报告表明，受害人的死亡时间不足二十四小时。死因是由于过量注射了

某种有害药物，导致心、肺、肾等重要器官全面衰竭而亡。该药物的成份相当复

杂，有强烈的催情效果和成瘾反应，对神经系统和身体机能都有极大的损害，但

又不是任何一种常见的毒品或者春药，就算是法医学专家也都对之闻所未闻，只

能推测出这是一种最新制造出来的混合型药物，具体情况还在进一步研究中。

　　此外，死者生前还曾遭受过多次性侵犯，阴道和肛门都有明显的撕裂，躯干

上留有鞭打和捆绑的痕迹，但是从中并没有提取到凶手的指纹、毛发和精液。

　　在抛尸现场的小公园里也仅仅只发现了几个鳄鱼皮鞋的脚印，还不能完全肯

定是罪犯留下的，除此之外再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显而易见这是一个狡猾

的、具备一定反侦察经验的罪犯。

　　除了以上这几点外，还有许多方面，这件案子和前五件奸杀案的手法都如出

一辙，比如尸体上都有那两个醒目的大字「有罪」，经鉴定笔迹也是相同的。与

会者一致同意这次的凶手仍是同一个人，不是其他罪犯的故意模仿或者恶作剧。

　　「毫无疑问，凶手是个残忍而变态的色魔。」

　　女刑警队长石冰兰正在发言，她端坐在正中的位置，穿着警服的惹火娇躯挺

得笔直，胸前一对足有３８寸的丰满乳房高高耸立，令人产生无穷无尽的遐想。

　　「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绑架一位年轻女性，禁锢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供自

己长时间的施暴淫乐，期间他丧心病狂的给受害人注射大量催情药物，导致其健

康状况迅速化，并最终不堪折磨而死亡。而色魔则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

　　她说到这里，清亮锐利的眸子环视着会议室里的诸人：「对于案情和凶手，

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

　　「能三次把尸体抛弃在马路上，我想凶手肯定自己有辆车。」身材娇小的女

警孟璇抢着说。

　　「凶手一定是个单身男子，而且有一套独立的住宅，不大可能是住在居民楼

里，否则他无法长时间的囚禁受害人而不被察觉。」一位姓田的老警官说。

　　「所有受害者都遭到了性虐待，这说明凶手对此有特别的嗜好……」有人补

充。

　　「凶手很有可能是个极端偏激内向的人，平时不受女性欢迎，所以才产生了

暴虐变态的心理……」王宇的语气很肯定，俨然是个心理学专家。

　　「……」

　　石冰兰一声不响的倾听着，不管是谁发言，她都听得很用心，不施脂粉的素

净脸庞带着专注的神色，两片纯天然的嫣红朱唇紧紧的抿着，那副认真的样子使

她看上去更加美丽动人。直到大家都说完了，她才沉稳的出了声。

　　「有没有人想过凶手的动机问题？」

　　与会者都愣了一下。鸦雀无声了好几秒钟后，孟璇不解的问：「动机不是很

明显吗？色魔为了发泄自己的兽欲，所以接连绑架女人先奸后杀……」

　　「那只是表面，任何一个连续犯罪的作案者，都会有某种深层次的心理因素

在起引导作用。比如以前有个‘雨夜屠夫’案，凶手每到下雨的夜晚就忍不住想

杀人；还有在国外发生过的‘开膛恶魔’案，凶手专门残杀那些衣着暴露的女孩

子……」石冰兰冷静的侃侃而谈。

　　王宇眼睛一亮：「队长，你的意思是说，这次的凶手也有某种特别的动机，

构成了他自己的作案规则？」

　　石冰兰望了他一眼，清丽的瓜子脸上浮现出赞许之意：「嗯！换句话说，我

相信这六位死者必定有什么共同点……」

　　「未必吧。」有人表示异议，「六位死者的职业分别是机关女秘书，餐馆服

务员，发廊小姐，企业女经理，女教师和女导游，可以说是各个阶层的人都有，

而且她们全都互不相识，完全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

　　孟璇嗤的一笑：「别忘了这六位死者长得都挺漂亮的，我看也只有漂亮才是

她们的共同点……」

　　「不，即使是挑漂亮的下手，凶手也会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观！」石冰兰用肯

定的语气说。

　　「我完全赞同队长的看法！」王宇若有所思的道，「这几天我一直在想那个

老问题，受害人明明都是守法公民，可色魔为什么在每具尸体上要写下‘有罪’

和‘罪大恶极’呢？」

　　警员们对视一眼，都陷入了沉思。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大家很久了。每一具被发现的尸体，躯干上都有浓墨写着

的「有罪」两个字，而且生怕警方看不懂中文似的，旁边还用小字加注了一个英

文词组「ＳｉｎＩｍｍｅｎｓｉｔｙ」！

　　警方为此曾专门请教过英文专家，专家回答说从字面上看，该词组的意思是

「罪恶无限」。不过，这种用法并不是很正规，凶手的英文程度应该不是很好，

大概是胡乱翻字典找出的两个单词，要表达的就是『罪大恶极』的意思。

　　起初警员们都推测，色魔挑选的女受害者都是他自己的仇人，所以才会留下

这些指控有罪的字样，但这个想法马上就被推翻了，因为受害者们的身份、职业

相差太远，几乎没可能得罪到同一个仇人的。之后又有人提出，也许受害者们本

身都曾犯下什么重大过错，因此才会成为色魔的目标，但调查结果表明，她们都

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其中一个女孩甚至还是本市模范青年的候选人，一辈子都没

做过啥亏心事，更谈不上『罪大恶极』了。

　　由于一直查不出原因，到后来大多数警员都倾向认为，那不过是色魔用来混

淆视线的一种手段，故意留下字样企图把侦察方向引到歧路上去，再不然就是随

手发泄的恶作剧，总之对破案并无什么实用的价值。

　　「也许我们错误理解了‘有罪’的含义。色魔是个变态的家伙，他对罪恶的

理解跟我们是不同的！」王宇沉声说，「或许一件在旁人看来是十分正常的事，

在色魔看来却是罪大恶极。日本曾经有过一个典型案例，凶手是个偏执狂，专门

奸杀常去日光浴的女人，因为该凶手认为凡是肌肤晒的太黑的女子都是邪恶的，

都应该被送进地狱受罚……」

　　孟璇动容道：「你的意思是说，‘有罪’这两个字是色魔有意无意留下的线

索，已经暗示了这些女受害者的共同点？」

　　王宇点头：「我的直觉告诉我，只要解开了‘有罪’的谜底，就能明白色魔

是如何挑选目标的……」

　　「又是直觉！」石冰兰又好气又好笑，但是却没有再责怪他。从过往的例子

来看，这位下属异想天开的直觉居然有好几次都是准确的。

　　王宇满脸自信，拍着胸膛说：「队长你放心好了，虽然这中间的关键暂时还

不清楚，但是我迟早会想出来的！」

　　「那你就慢慢想吧。」石冰兰微微一笑，站起身宣布：「上午的会就开到这

里，大家先去吃饭，半小时后再回来开工。老田，你等一下打电话通知全市所有

分局，查一查从昨晚起是否有女性失踪，如果有接到这一类的报案要立刻向总局

报告。」

　 ＊＊＊　　　　＊＊＊　　　　＊＊＊　　　　＊＊＊

　　下午五点半，萧川副市长的家。

　　一对中年夫妻坐在客厅里，满面都是焦灼不安之色，眼光一会儿望向墙上的

挂钟，一会儿又望向案几上的电话。

　　男的大约五十多岁年纪，本是红光满面的方脸上平添了许多皱纹，看起来显

得苍老而憔悴。女的哭得泪水涟漪，金丝镜片下的双眼略有些红肿，不过那端庄

妩媚的容颜还是那样令人心动。虽然年已四十了，但是肌肤还是相当白皙，身材

也完全没有走样，３６寸的饱满胸部耸起熟透了的鼓胀曲线。

　　这对夫妻正是女高中生萧珊的父母，Ｆ市的副市长萧川和人大代表林素真。

　　「所有的亲戚朋友都问过了，所有可能去的地方也都找遍了。天，珊儿会去

哪里呢？」

　　林素真失神的流着泪，嘴里不停的喃喃。

　　「放心吧，珊儿一定没事的，也许她只是到哪个新认识的朋友家去玩了。」

　　萧川只能这样安慰妻子，可是这话说来连自己都不相信。宝贝女儿平时尽管

有些任性，但从来也没有过夜不归宿的记录。

　　「到现在都没有珊儿的消息，她一定是出事了！」林素真抓住丈夫的手，心

慌意乱的恳求道：「老萧，我们赶快报警吧！」

　　「再等一等！」萧川声音嘶哑的说，「如果珊儿真是被人绑架了，对方的目

的又在于勒索，那么我们贸然报警恐怕会把事情搞糟，最好能先听听对方有什么

条件。」

　　他说着，又向电话望了一眼，真希望那铃声能响起来。林素真点了点头，只

能坐在沙发上小声的饮泣。

　　「别急，先看看电视好了！」

　　萧川强自镇定，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想要让妻子的心绪平静下来。

　　电视里播放的新闻恰好是林素真在妇联所做的演讲，在屏幕上看来，女人大

代表更显得成熟而端庄，处处展现着女性的高雅气质。以往遇到这样的画面，夫

妻俩都会看得笑容满面，可是今天却什么心情也没有了。

　　魂不守舍的又过了二十分钟，电视里突然出现了一段令人心惊肉跳的新闻。

　　「本市再次发生一起奸杀案，死者是个已经失踪半个月的女导游……警方估

计犯下累累血案的凶手已经又绑架了一位女子，只是暂时还未接到报案。如果广

大市民发现周围的女性亲戚或者朋友失踪的，请赶快联系警方以协助调查……」

　　萧川和林素真看得目瞪口呆，两颗心同时沉到了脚底，怔怔的互相凝望了几

秒钟。

　　「快报警！」

　　蓦地里，两个人一起尖叫了起来，跌跌撞撞的扑向电话……

　 ＊＊＊　　　　＊＊＊　　　　＊＊＊　　　　＊＊＊

　　傍晚六点十分，Ｆ市刑警总局。

　　「登，登，登……」

　　一阵清脆的皮鞋敲击地面声响起，由远而近的从走廊传了过来。这熟悉的脚

步声透着从容和庄重，但又不失女性的优雅娇柔，一听就知道是女刑警队长石冰

兰！

　　「阿宇，还不下班回家么？」

　　经过会议室门口时她停下了脚步。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这位年轻的下属

一个人坐在张办公桌前，正呆呆的望着打开的电脑屏幕出神。

　　「队长，我……我一直在想你中午说的话，罪犯到底有什么作案规则？」王

宇抬起头来，浓厚的眉毛皱的快打了结，「可是到现在我还毫无头绪……」

　　石冰兰忍俊不禁，差点笑了出来。

　　「这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想到的，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女刑警队长的

清澈眼波就像是姐姐看着弟弟一般，温和而关切的说：「你也别太着急呀，从昨

夜忙到现在都没合眼，也该回家歇歇了，不然会累垮的。」

　　「我哪有你累呀？今天下午我都没挪过窝，光坐在这里整理分析资料；队长

你带着警队四处调查了一下午，现在还赶回局里来开工，你比我累多了。」王宇

感慨的说。

　　「噢，我回局里只是为了拿走今天的会议记录，这就准备下班了。我会先回

家吃顿饭小憩一阵，然后再来详细考虑案情。」

　　石冰兰说着，想到幸福的小家庭，对自己关怀备至的丈夫，美丽的脸庞上不

自禁的流露出一抹温馨。她正要离去，王宇却叫住了她。

　　「队长，新的警服已经做好送来了，厂方那边叫我们每个人都马上试试，如

果不合身就尽快送回去修改。」

　　「好的。」

　　石冰兰转身离开，迳直的走向自己的办公室。她没有看见，身后的王宇眼神

忽然变得很古怪。

　　女刑警队长的身影刚消失，王宇就立刻来到了门口，先探头向走廊张望了两

眼，跟着「砰」的将门反锁了起来。

　　他满脸激动，一个箭步冲回桌前坐下，右手快速点击着鼠标。

　　只见电脑屏幕闪烁了一下，跳出了一个摄像头拍摄着的小窗口，画面是石冰

兰的办公室。

　　刚把小窗口切换成全屏幕，女刑警队长的倩影就出现了。她显然完全不知道

自己正被镜头拍摄着，顺手关上了房门，走到办公桌边拿起会议记录看了两眼，

确定无误后放进了小挎包。

　　桌上还放着一个纸袋，石冰兰伸手把里面的新警服抽了出来，贴到身上比了

比。

　　「试穿吧……快试穿吧……」

　　王宇焦急的喃喃念叨，手心里全是汗水，一颗心紧张的咚咚直跳。

　　下午他趁人不注意，冒险将一个微型摄像头放在了隐蔽的角落里，等待的就

是现在这一刻的机会。上帝保佑不要白费功夫！

　　新警服并无多大改变，只是增添了一些修饰的花纹，看上去更美观大方了。

　　石冰兰本来是想回家再试穿的，可是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她虽然是个警察，

但也有女人爱美的天性，看到新衣服也会忍不住想马上穿起来看看。

　　铜质的钮扣一颗一颗的解开了，女刑警队长在浑然未觉的情况下，面对着镜

头很自然的褪掉了身上的制服，直到最后只剩下贴体的三点式……

　　「老天！」王宇激动的屏住了呼吸，全身都在控制不住的哆嗦。

　　尽管全警局的人都知道「Ｆ市第一警花」有着魔鬼般凹凸起伏的身材，但是

毕竟谁都没有见过庐山真面目。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就算在最热的夏天里，石

冰兰都不肯露出太多的肌肤，顶多是穿着短袖，胸部更是从来都捂得严严实实，

没有给过任何人哪怕是窥视到一丁点春光的机会。

　　而现在，这位女刑警队长终于褪掉了遮掩物，把她那最神秘、最令人想入非

非的成熟胴体，绝大部分的裸露在了镜头前！

　　那平常就已经将警服涨得快爆裂的丰满胸部，原来还只是受到束缚的结果，

在解开警服之后，明显可以看出真实的尺寸比想像中更加惊人。赤裸的雪白娇躯

散发出成熟的女人味，只有重要部位被紧窄的黑色布料遮住，那足以令ＡＶ女星

都自愧不如的骄人曲线展露无遗。

　　「３８Ｆ……我的天……」

　　王宇颤抖着嘴唇读出这个数字，下半身一下子充血坚硬。

　　眼前看到的是一件法国名牌的黑色蕾丝奶罩，精致的细吊带挂在石冰兰赤裸

的双肩上，由于受到紧迫牵扯而深深勒进了肌肤。即使是Ｆ号的巨大罩杯，跟她

的胸脯一比也显得十分渺小，完全无法包裹住那两个巨大丰满的乳房。

　　原本是全罩杯型的奶罩由于被撑得太过绷紧，看起来像是成了半罩杯，只能

勉强遮盖住硕大乳峰中间的一部分，周围的一圈雪白乳肉都挤到了外面来。从镜

头所在的角度，可以很清晰的看到饱满乳房裸露出来的下缘。

　　「天呀……天……」王宇一阵晕眩，不由自主的张开了手掌。他知道自己的

手几乎可以抓得住篮球，但却绝不可能满把握住石冰兰胸前的这对巨乳。

　　更令人热血沸腾的是，那饱满怒耸的双峰下是一段纤细的腰肢，看上去最多

也不会超过２３寸，再下去的曲线又急剧的扩张成肉感十足的丰臀。窄小的黑色

内裤只能包裹住一半的性感大屁股，露在外面的白皙臀肉又浑圆又结实，在眼前

充满诱惑的微微撅起。

　　「嘀嘀嘀……嘀嘀嘀……」

　　石冰兰刚把新警服披到身上，一阵手机的悦耳铃声响了起来。她忙就这样敞

着衣领弯下腰，伸手到脱下来的衣服堆里摸索出手机。

　　屏幕前的王宇猛地睁大了眼睛，一颗心几乎要从嗓子眼跳了出来！

　　就在石冰兰弯下腰的短短一瞬间，贴体的奶罩随之松弛垂下，两颗丰满硕大

的雪白肉球竟然掉出了三分之二来，连那道深邃的乳沟都几乎一览无余。

　　热血直涌入大脑，王宇只觉得下体一阵强烈的冲动，险些就这样狂射而出！

　　「喂！」石冰兰按下了手机的应答键。

　　「是小冰吗？」

　　一个熟悉的女声传来，语气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意。

　　「是呀，姐！什么事这样开心？」

　　石冰兰笑着坐到了椅子上，侧头把手机夹住，空出双手开始一颗颗的给新警

服系上钮扣。

　　电话那头的是她的姐姐石香兰，今年刚满三十岁，是Ｆ市协和医院的一位护

士长。两姐妹不但一样的天生丽质，而且还都是东方人中少见的巨乳美女，都有

一副诱人犯罪的绝佳身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小冰。我已经当妈妈啦！」电话那头响起由内心发出

的笑声。

　　「真的？恭喜你啊姐姐！什么时候生下来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石冰兰也高兴极了，满脸都是笑意。

　　她知道姐姐怀孕差不多九个多月了，算起来预产期就在最近。自己接手连续

奸杀案后太忙了，没去看过姐姐不说，这几天连电话都忘了打。女刑警队长心里

不由涌起一丝歉意。

　　「昨晚十点整生下的，是个大胖小子呢……」姐姐停顿了一下，声音忽然变

的有点伤感，「可惜你姐夫没能亲眼见到儿子，这小囝的眉眼鼻口简直跟他生前

一模一样……」

　　不用问，姐姐肯定是又想起了去世的姐夫。姐夫也是个警察，去年在执行公

务时英勇殉职。悲痛欲绝的姐姐参加完追悼会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怀了两个月的

身孕。她毫不犹豫的就做出了决定，要把丈夫的遗腹子生下来抚养成人。

　　柔弱的姐姐并非不了解，单身女人独自抚养孩子会是多么困难，可是对丈夫

的爱超越了一切。这使她很快就从悲痛中振作起来，为了肚子里的结晶勇敢的面

对生活。

　　「小囝一定很可爱吧？有没有称一称多重呢？」石冰兰有意岔开话题。

　　姐姐果然又高兴了起来，满怀骄傲的说个没完：「是呀，他真的长得好可爱

呦！足足有七斤重，小手小脚都胖乎乎的，还会眨巴着眼睛冲我笑呢……」

　　石冰兰连话都插不上，只能微笑着偶尔附和几声。她一边听着电话，一边拿

起了新的制服裙，舒展开修长匀称的双腿套了进去……

　　——结束了！

　　王宇坐在屏幕前无声的叹了口气，恋恋不舍的望着心目中的女神站起身来，

把她那成熟性感的胴体重新裹进了衣物中。

　　不过，年轻的警官马上又精神一振，迫不及待的伸手操纵着鼠标，先关掉了

摄像头，然后点击硬盘里刚保存下来的一个文件。

　　刚才的那一幕，在拍摄的同时就已经自动录了下来，以后想看多少次都行。

　　屏幕一闪，石冰兰褪下警服的画面重现了，王宇目不转睛的盯着，炽热的眼

光仔仔细细的逡巡每一寸娇躯、每一个动作。

　　等到那个弯腰的姿势再现时，他眼疾手快的按下了暂停键，把这个春光无限

的画面定格。

　　于是，女刑警队长的倩影静止住了。她在电脑屏幕上深深的弯下腰，把自己

那对丰满之极的３８寸巨乳绝大部分的展现出来。白皙的乳沟是那样诱人，像是

磁石般吸引着火辣辣的视线。

　　王宇的两眼连眨都不眨一下，颤抖的伸手到裆部，释放出了早已涨到发痛的

分身。

　　他一边用力摩擦着坚挺的肉棒，一边发出低低的喘息声，脸上泛起赤红的朱

砂色。

　　「兰姐……冰兰……我爱你……爱你……兰……」充满感情的呢喃中，一股

温热的精液很快就射了出来，强劲的喷洒在桌面上。

　　喘息声渐渐的平复了，年轻的警官眼睛里带着无比的空虚，站起身用纸巾擦

掉了污迹。

　　屏幕上的石冰兰依然定格在那里，看上去是那么的圣洁，那么的高贵，就像

是个正义化身的完美女神。

　　「队长……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

　　王宇突然露出了痛苦之色，抱着头颓然跌坐在椅子上，双手狠命揪着自己的

头发，强烈的内疚感令他的良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谴责。

　　他呆呆的不知坐了多久，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伴随着女搭档孟璇清

脆的叫声：「阿宇你在里面吗？阿宇……」

　　王宇猛地一惊，一边大声答应着，一边手忙脚乱的关掉了电脑，匆匆赶过去

打开了会议室的门。

　　「干嘛一个人反锁在里面？神秘兮兮的！」孟璇劈头问了一句，有点疑惑的

打量着他，「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

　　「嗯……没什么呀！」心里有鬼的王宇不自然的强笑了一下，岔开话题说：

「你敲门这么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孟璇的神色立刻紧张了起来，点了点头说：「刚刚接到报案，第七个被绑架

者是咱们萧川副市长的千金！」

　　「啊！」王宇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目瞪口呆。

　　「别愣着了，石姐叫我们马上和她一起去萧副市长家里，快走吧！」

　　孟璇拽着王宇的手，风风火火的沿着走廊跑了出去。

　 ＊＊＊　　　　＊＊＊　　　　＊＊＊　　　　＊＊＊

　　「你们是怎么办案的？罪犯已经连续犯案六次了，你们都还抓不到他，害得

我女儿也遭了殃。你们实在太无能了吧！」

　　女人大代表林素真气恼的痛斥着，风韵犹存的俏脸上满是泪痕，平时那种优

雅的风度和端庄的气质全都不见了，胸前饱满的双乳在衬衣下激动的起伏。

　　「是……您说的是……这是我们的失职……」Ｆ市刑警总局的赵局长陪着笑

脸，连声安慰说，「您别着急，我们一定会动员所有警力尽快破案，把小萧姑娘

营救出来。」

　　林素真却不依不饶，一边抽泣一边继续数落，过了好一阵才逐渐收声。

　　副市长萧川沉重的说：「老赵，这个案子你准备让谁来挂帅呢？」

　　赵局长还来不及答话，站在他身后的石冰兰应声走了出来。

　　「目前这一系列的恶性奸杀案是由我来负责！」

　　「你？」萧川露出惊讶的表情。因为心情不好，他直到现在才注意到这位美

艳如花的女警，还有她那在警服下高高耸起的、尺寸相当惊人的丰满乳房。

　　「这位是刑警队长石冰兰。」赵局长介绍说。

　　「哦，你就是号称‘第一警花’的石队长呀！」林素真打量着石冰兰，语气

里带着一丝讽刺。虽然这个响亮的名字耳闻已久，但她一直都觉得那只是警界自

我炒作出来的花瓶人物。

　　「听说你文武双全，还是警队里为数不多的高学历，屡屡侦破大案要案。可

是这次的罪犯已经横行四个多月了，你怎么还没摸到他的影子呢？」

　　「罪犯虽然出动四个月了，可是案子我上周才刚刚接手。」石冰兰不卑不亢

的回答。

　　萧川皱了下眉头，望着赵局长说：「老赵啊，我本不该干涉你的安排。不过

这次关系到我亲生女儿的安危，你看……能不能让一些经验丰富的老警员来坐镇

呢？」

　　赵局长赶忙说：「原来是由姜平老队长挂帅的，他忙了几个月都毫无结果，

而且还累得心脏病发住院了。至于其他几位老同志，现在已经都调到石队长手下

工作了……」

　　林素真恼怒的说：「难道全市的警局都没人了吗？让一个年轻女警来当头，

这也太轻率了吧！」

　　「女警又怎么了？」

　　性格泼辣的孟璇再也忍不住了，正要开口顶撞回去，却被石冰兰使了个眼色

制止了她。

　　「我记得上个月您还在电视上说，男女都是平等的。」石冰兰心平气和的对

女人大代表说，「……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一样能做得到，而且还能做得更

好！难道不是么？」

　　「这……」林素真语塞了。

　　「这个案子就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将罪犯绳之于法，把

小萧姑娘营救出来！」

　　石冰兰郑重其事的说，任谁都听的出她声音里所蕴含的强大决心。那美丽的

脸庞上满是庄严的表情，使她看上去更是有种神圣凛然的气质，令人不敢逼视。

　　「好，我相信你！」萧川点了点头说，「我女儿就拜托你了……」

　　他站起身来，主动和女刑警队长握了握手。那是一只温暖而滑腻的玉手，可

是纤长的手指却十分有力。

　　「老萧！」林素真不满的叫了一声。

　　「我们应该相信石队长的能力，让她证明，自己的确是个实至名归的刑警队

长！」

　　萧川意味深长的说着，眼光不由再次掠过那对硕大而丰满的乳房。

　　石冰兰抽回手退后了两步，双臂环抱在胸前，神色就像冰一样的冷峻。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调查了。萧副市长，关于您女儿我要先搞清楚几个问

题……」

　 ＊＊＊　　　　＊＊＊　　　　＊＊＊　　　　＊＊＊

　　当天夜里，专案组又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作为组长的石冰兰通报了最新的

案情，并且有条不紊的分配好了任务，侦破工作就此紧锣密鼓的展开了。

　　警方很快找到了最后一个见到萧珊的人，也就是那个在路口经营报摊的老太

婆。根据她所提供的情况了解到，萧珊大概在傍晚五点多时坐一辆的士在摊边下

车，买了几份报刊杂志后就自己走进了小巷子，此后直到六点钟收摊，老太婆都

很肯定没有再见到萧珊走出来。

　　这就是说，罪犯是在这短短一百米的小巷子里下手绑架的！

　　经过调查人员的反覆询问，老太婆又回忆起了在萧珊进入小巷子没多久，有

一辆白色面包车跟着开了进去，还不到一分钟就又开了出来，不过车牌号码完全

没有留意到。

　　整个Ｆ市里不知道有多少辆白色面包车，仅仅靠这一点线索去寻找罪犯，其

难度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全市的警力还是立刻都动员了起来，进行了艰苦的排查工作。

　　与此同时，副市长千金被色魔杀手绑架的新闻在第二天就传遍了Ｆ市，全城

为之哗然震动。

　　警方一边呼吁市民踊跃提供线索，一边提醒所有单身女郎加倍小心，下班最

好早点回家，天黑后尽量不要独自外出。

　　新闻播出之后，载过萧珊的那位的士司机主动找上了警局，他也说那天傍晚

开车驶向目的地时，有一辆白色面包车一直在后面跟着，而且是从学校门口开始

的，在萧珊下车后就停下了。他起初以为只是碰巧，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可疑。

　　这一情况和老太婆所说的完全相符，证实了罪犯的确是个开着一辆白色面包

车的男人！

　　可惜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了，一转眼就过去了七天，案情

并无任何进展。

　　赵局长每天都要打来好几个电话，急切之情溢于言表。石冰兰虽然保持着一

贯的镇定从容，可是心里也无可避免的渐渐沉重起来。

　　从以往六起案件来看，罪犯不会让绑架到手的猎物活太久，最短的记录只有

十天，最长的也没超过三个星期。

　　石冰兰相信，这是个很容易就喜新厌旧的家伙，一旦他厌倦了萧珊的肉体，

就会毫不手软的将她杀害，然后再去寻找新的目标。

　　要是不能在短期内找到罪犯，时间一久萧珊就死定了。可偏偏现在进行的是

细致而繁琐的调查，想快也快不起来。

　　女刑警队长只能暗暗希望，全城所有的女子都保护好自己，不再给罪犯任何

可乘之机。这样即使他真的厌倦了萧珊，如果一直绑架不到新猎物的话，很可能

会暂时留住她的性命。

　　可是事与愿违，这一次罪犯在第八天就再次出动了！不过情况和前几次却有

些不同……

第０３章　恶魔收藏家

　　晚上十点，Ｆ市西区城郊的一栋小公寓前。

　　两道车灯的光芒照亮了地面，一辆桑塔纳小轿车沿着僻静的小路开来，缓缓

的在路边停住了。

　　车门打开，一位身材惹火的金发女郎钻出来。她穿着一身低胸的性感服装，

两团雪白的丰满乳球大半都露在外面。超短裙只刚好盖过浑圆高翘的屁股，赤裸

着的一双美腿修长而结实。

　　另外一边的车门也同时打开，从驾驶座下来的是个帅气的小伙子，恋恋不舍

的望着眼前的金发女郎。她并不算漂亮，但是充满了西方女郎的火热青春气息，

那娇俏的高鼻梁下，略微丰厚的鲜红嘴唇显得格外性感。半裸的３６寸美乳更是

让人口水都要滴下来。

　　「索妮娅，明早我来接你上班好吗？」小伙子用英语问。

　　「哦，不用麻烦了吧。」索妮娅耸耸肩说，「我室友也有车，我们每天都一

起上班的。」

　　小伙子的表情很失望，嗫嚅的说：「你知道，本市最近有个变态色魔接连作

案，有我陪着你会安全一些……」

　　「得了吧，色魔胆子再大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动手吧？密斯脱陈，你这个

借口很没有说服力哦！」

　　索妮娅说着咯咯咯的放声娇笑，高耸饱满的双乳醒目的上下颤动。

　　小伙子尴尬的陪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显然他是个比较羞涩的人。

　　「好啦，你明天想来就来吧。」

　　索妮娅突然走上前，踮起脚尖主动的在他脸上响亮的亲了一口，留下一个鲜

明的口红印。

　　「拜拜！」

　　金发女郎不等小伙子反应过来就笑着跑开了，用钥匙打开公寓的门，转身冲

着他挥了挥手，然后门就关上了。

　　满脸激动的小伙子站在原地，足足过了五分钟才留恋的坐进驾驶座，怀着对

明天的美好期望开动了轿车。

　　他当然不会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这位心仪的美国女孩。

　　桑塔纳开走了。不远处的阴暗角落里闪出了一条鬼魅般的人影，正是色魔阿

威！他躲在旁边目睹了刚才的整个经过，丑陋的脸上露出冷笑。

　　——我不敢在众目睽睽下动手吗？嘿嘿，就让你看看我的胆子有多大！

　　今晚他冒着冷风守候了整整三个钟头，就是为了等待目标索妮娅。和之前的

所有猎物不同，这个丰乳肥臀的漂亮洋妞，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早就认识的人！那

还是六年前的事，当时他人也在美国，邂逅了刚上大学的索妮娅，被她那火爆的

身材所吸引，曾展开过热烈的追求，结果不但被拒绝，还被尽情奚落了一番。阿

威一气之下当即立誓，将来发达了一定要想法得到她的身体再无情的抛弃她，报

自己受辱之仇。

　　这之后阿威远走他国谋生，再也没见到过索妮娅，时间一长也渐渐忘记了这

件事，毕竟他心中还有更深刻、更执着的仇恨，远比这一点小屈辱强烈的多。想

不到回到中国后，几个月前居然在Ｆ市的街头再次遇到了索妮娅。后者并未留意

到阿威，只顾擦肩而过匆匆赶路，浑然不觉被他暗中跟踪回家，将底细调查了个

一清二楚。

　　原来，今年二十六岁的索妮娅，居然已经在中国住了整整五年了。她原本只

是出于好奇到中国来留学的，后来渐渐喜爱上了东方的美食、文化以及氛围，毕

业后就在Ｆ市的一家美国驻华企业找了份工作，长期的定居下来。郊外的这间公

寓是索妮娅和三个西方室友合租的，大家共用客厅厨房等设施。

　　从重见索妮娅的第一眼起，阿威就已决定要绑架她！不过，他没有立刻就动

手，而是沉住气，又耐心等待了几个月。因为对索妮娅的调查虽然是暗地里进行

的，但难免留下些蛛丝马迹，要是索妮娅马上就被绑架了，很容易会引起警方怀

疑，从而引火烧身。等过了一段时间再下手，这两件事就不会被联系起来了，到

时候人人都会以为索妮娅只是恰好成为色魔的下一个目标，不会想到其中另有内

情了。

　　现在，下手的时机已经到了！

　　就在今天上午，第三代『原罪』已经研制成功，现在阿威急于找一个试验品

来检验药效。女高中生萧珊留着还有用，在将她母亲也搞到手之前，阿威还不想

拿她的生命去冒险，所以必须另外绑架猎物才行。身体健壮的西方美女索妮娅自

然成了最佳人选！

　　夜色下，阿威敏捷的窜到了公寓门前，开始了罪恶的勾当！

　 ＊＊＊　　　　＊＊＊　　　　＊＊＊　　　　＊＊＊

　　「我回来了！」

　　索妮娅蹬掉高跟鞋，欢叫着走进了客厅。

　　三个年龄相仿的西方女孩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们个个都很漂亮，蓝色的

眼睛像海水一样的通透，睡袍下露出一双双雪白修长的美腿。

　　「怎么样，索妮娅，今晚的约会如何？」中间一个较高的女孩问。

　　「哦，那是一个中国小男生。别提多腼腆了，我想他以前大概连女孩的手都

没摸过。」

　　索妮娅吃吃笑着说，一屁股坐了下来，惬意的揉着自己有点酸痛的赤足。

　　那姓陈的小伙子是上周在一个酒会上认识的，对索妮娅一见钟情，今天鼓起

勇气把她约了出去，可是除了聊天之外却什么也没做。临别的亲吻居然还是索妮

娅主动，这让她感到很是新鲜有趣。

　　听着索妮娅叽叽咕咕的叙述着约会中的趣事，三个西方女孩笑成了一团。

　　聊了一阵后，索妮娅到自己卧室取了套干净内衣，打算舒舒服服的洗个澡。

　　她刚返回客厅，忽然哗啦一声巨响传来，同时灯光倏地熄灭了，眼前一片漆

黑。

　　四个姑娘不约而同的发出抱怨声，第一个反应是又停电了，但是仅仅只过了

几秒，她们的声音突然变成了惊惶的尖叫！

　　只见黑暗中亮起了手电筒的光芒，一个头上套着长筒袜的男子闯了进来，右

手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利刀，嘶哑着嗓音用英语喝道：「不许叫！一个个都给我坐

好！」

　　几个姑娘反而叫得更大声了，像是受惊的小鹿似的，抓起手边的茶杯、遥控

器、沙发垫等东西，没头没脑的向他掷去。

　　「ＦＵＣＫＹＯＵ！」

　　阿威骂了一句，突然冲上来挥刀砍在茶几上，把边角部分剁掉了一大截！

　　「谁再出声我就杀了谁！」

　　恶狠狠的咆哮，亮闪闪的利刀，再配上那杀气腾腾的冰冷眼神，这一切看上

去是那样可怕。姑娘们全都吓坏了，噤若寒蝉的闭上了嘴。

　　「你要钱的话，我们这就拿给你。」索妮娅鼓起勇气说。

　　阿威冷哼一声，左手从怀里抽出了几捆麻绳扔给了她。

　　「把她们绑起来！」

　　索妮娅犹豫了一下，拿起绳子挨近室友，按照恶魔的要求逐一反绑住了她们

的手腕，接着是足踝。

　　「好了。」她战战兢兢的退到旁边。

　　阿威握着刀，一步步逼近了三个被绑住的西方女孩。

　　姑娘们惊恐得脸色煞白，全身瑟瑟发抖。

　　阿威走到最高的那个女孩身边，眯起眼盯着那半敞的睡袍，左手毒蛇般的滑

了进去。

　　「哇……」

　　女孩忍不住哭出声来，感觉到一只戴着手套的男人手掌，冰冰凉的摸到了自

己的胸部上。

　　「闭嘴！」

　　阿威低喝一声，伸手刷的扯下了女孩的奶罩，揉成团强行塞进了她的嘴里，

然后又走向了她旁边的女孩……

　　索妮娅心惊胆寒的看着，不知道该怎么办，脑海里一片空白。她手足无措的

瑟缩在角落里发怔，有种做噩梦的感觉，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这时三个室友的嘴都被各自的奶罩堵住了，阿威转过身来，对着索妮娅嘿嘿

狞笑：「走！到公寓外面去！」

　　「你……你想干什么？」索妮娅升起不祥的预感。

　　「叫你走就走，多啰嗦什么？」

　　阿威冷冷的说，手里的刀锋抵住了她的脖子。

　　「啊……我走就是了……别用刀对着我……」

　　索妮娅声音发颤，一步步的走了出去。阿威紧跟在她身后，刀锋距离她只有

咫尺之遥。

　　两个人的身影从视线中消失了。

　　大约半分钟后，屋外传来车子发动的轰鸣声。

　　最高的那个女孩突然站了起来，努力想要迈出被捆绑的双脚，但却一个踉跄

跌倒在地。她忙顺势滚动到窗户边，挣扎着支撑起身体向外望去。

　　黯淡的星光下，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正在飞快的驶进黑沉沉的夜色。

　 ＊＊＊　　　　＊＊＊　　　　＊＊＊　　　　＊＊＊

　　二十分钟后，接到报案的警方迅速赶到了现场。小小的公寓里多出了十几位

警员，细致有序的勘查了起来。

　　客厅里，三个西方女孩的束缚已经解开了。她们都在抽抽噎噎的哭泣着，脸

上满是饱受惊吓的表情。

　　孟璇和另一位担任翻译的女警不断的柔声安慰，过了好久她们的情绪才略为

稳定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他一定就是你们要抓的变态色魔！」高个女孩颤抖的说，「我看到那辆白

色面包车了，可惜看不见车牌号……但我肯定就是他！」

　　女刑警队长石冰兰冷静的听完这一切，眉头微微蹙起，心里产生了疑问。

　　如果这次的袭击者真的就是变态色魔，按照他以往的惯例，被绑架的副市长

千金萧珊应该已惨遭毒手了，但是今天一整天都没接到任何发现女尸的报案。

　　色魔还有另外一个惯例，就是将尸体抛弃在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让警方早

点知道又有人遇害了，以此满足他挑衅的心理。要是他杀害了萧珊，应该不会悄

无声息的处理掉。

　　难道说，这次犯案的不是那个变态色魔，只是一次凑巧的入室绑架案？可罪

犯却有一辆白色面包车……

　　这时警官王宇走了过来，面色凝重的说：「报告队长，屋外发现了鳄鱼皮鞋

的脚印！」

　　石冰兰眼睛一亮。在发现女导游尸体的小公园树丛里，同样也有几个鳄鱼皮

鞋的脚印，只是当时无法肯定是否罪犯留下的。

　　白色面包车出现了两次，鳄鱼皮鞋也出现了两次……很难相信这只是巧合，

看来罪犯十有八九就是同一人！

　　「小璇，你们再多问问这三位女孩，让她们尽可能的描绘出罪犯的特征。」

　　石冰兰吩咐着手下的女警，然后把王宇叫到了客厅的另一头。

　　「你觉得是那个恶魔吗？」她开门见山的问。

　　「我想是吧。」王宇低着头说，「大门是被开锁工具撬开的，进屋后立刻捣

毁了电源装置，现场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整个作案过程显得镇静而老练……我想

应该是他！」

　　石冰兰点点头：「和我想的一样，这是罪犯第八次出动了。不过，这次他的

手法和以往七件案子有些不同。以前他都是在户外趁人不备时绑架女孩的，这次

居然胆大到强行入室行凶。」

　　「我们警方发出呼吁之后，广大市民都提高了警惕，他不像过去那样容易找

到目标下手了，所以不惜闯进室内铤而走险。」王宇分析说。

　　「是这样。但更大的不同之处是我们没有得到上一个被绑者萧珊的消息。」

　　石冰兰探询的望着王宇，清亮的明眸眨也不眨，「你看，她现在会不会已经

遇害了？」

　　「我倾向于认为她还活着，否则不至于到现在都没人发现尸体。」

　　「那么，这次罪犯是在还没杀害她的情况下，就绑架了第八位女性的，这一

点很值得研究。」

　　「是不是罪犯知道绑架的是副市长千金，心里有顾忌而不敢下手呢？」王宇

说到这里，自己伸手敲了下脑袋哑然失笑，「这不可能，反正六条人命案都犯下

了，无论是谁也都不会放在眼里。」

　　「当然不是顾忌，我相信变态色魔一定有某种原因……」

　　石冰兰停顿了一下，忽然凝视着他问：「阿宇，你这几天是怎么了，为什么

在我面前老是低着头？」

　　王宇的心怦怦跳起来，自从那天偷拍下女刑警队长半裸的玉体后，他就一直

心里有愧，平时不太敢正面迎视她，总觉得那锐利明亮的目光就像是能看透一切

似的，直接的触及了自己丑陋的灵魂。

　　「没有，我只是在……在低头思考问题……」年轻的警官支支吾吾着，赶快

岔开了话题，「队长，我刚才发现有件事似乎有点奇怪……你瞧，这是那位索妮

娅的照片……」

　　他伸出带着手套的右手，拿起一个精致的相框递过去，上面是一张四个女孩

合影的照片，索妮娅站在最左的位置。

　　「有什么不对吗？」石冰兰挨近过来，仔细的打量着他手中的照片。

　　淡淡的香气飘进鼻端，王宇强压下心猿意马说：「你不觉得，另外三个女孩

无论哪个都比索妮娅漂亮得多吗？」

　　「那只是你们男人的审美观吧！」

　　石冰兰口头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其实也认同这一点。照片上的对比是很明显

的，三个室友确实都比索妮娅更漂亮。

　　「好，就算不是这样，这三个女孩都是美女你总得承认吧？罪犯为什么单单

挑上索妮娅呢？你上次说过罪犯不是随便找人下手的，他必定有自己的一套选择

标准。」

　　「嗯……你说的有道理，索妮娅身上肯定有独特的地方吸引了罪犯！」

　　石冰兰不自觉的把身体更靠近了一些，视线久久的落在照片上。

　　王宇的心跳得更快了，心目中的女神就在身边，那快要撑裂警服的丰满胸脯

距离他已不到半尺，他要用全身的力量才克制住自己，才没有借故用手肘去碰一

下高高耸起的硕大乳峰。

　　不过，他的眼光却还是偷偷的瞄了过去。在客厅的灯光下，女刑警队长的胸

部将制服涨得满满的，两颗钮扣之间不经意的留下了一丝空隙，从这个角度刚好

可以瞥见里面的黑色蕾丝奶罩，那丰满到惊人的双乳连Ｆ罩杯也容纳不下，露出

了一小半雪白而浑圆的乳球。

　　下半身立刻不受控制的翘了起来，王宇呻吟一声，慌忙把相框塞给石冰兰，

走开几步掩饰着自己的丑态。

　　——老天，队长的身体真是太令人冲动了……再这样下去，我也要变成罪犯

了……变成罪犯去尽情揉捏她的大奶子……

　　王宇痛苦的想着，茫然四顾的眼光无意中掠过客厅的某个角落，看到那里的

地板上扔着好几件款式不同的奶罩。

　　一个念头猛然冲进脑海，王宇心中一动，快步走过去将所有四件奶罩都拎了

起来，转过身打断了正在询问三个女孩的孟璇。

　　「这些奶罩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有点异样。

　　孟璇白了他一眼：「三件是被罪犯扯下的，分别用来堵她们的嘴。还有一件

是索妮娅的，她当时正拿着内衣准备去洗澡……」

　　王宇不等她说完就又开口用急切的语气对旁边的女翻译说：「问问她们，哪

一件是索妮娅的奶罩？」

　　女翻译依言询问，三个西方女孩各自指认了自己的奶罩，剩下一件浅蓝色半

透明的就是索妮娅的了。

　　「果然是这样！」王宇一拍大腿，两眼发亮的叫了起来。

　　「什么？你发现了什么线索？」孟璇好奇的问。

　　另一头的石冰兰也被惊动了，连忙走了过来，灵秀的双眉征询的一挑。

　　「队长你看，索妮娅的尺寸是３６寸Ｅ罩杯，而她们三个人的尺寸都没超过

３３，最大的也只有Ｃ罩杯！」王宇激动的说。

　　孟璇明白了他的意思，俏脸腾的红了：「这……这太荒谬了！」

　　「不，我相信这个猜测没错！」王宇兴奋的握着拳头，「罪犯只对大胸脯的

女人有兴趣。所以他放过了这三位更漂亮的女孩，只单单绑架走索妮娅！不信的

话，我们马上去调查以前那七位受害者的胸围，我敢打赌她们的胸部都很大！」

　　「王宇！」孟璇哭笑不得，故意板着俏脸嗔道，「身为警察跑去调查女人的

胸围大小，亏你想得出来！」

　　王宇没有答腔，转头望着石冰兰恳切的说：「队长，我……」

　　他的声音突然顿住了，倒抽了一口凉气。

　　女刑警队长静静的站在那里，双臂环抱在丰满的胸前，冷艳清丽的瓜子脸森

寒如冰，双眸里满含着愤怒的火焰。那是一种能令所有罪犯不寒而栗的目光，像

是能把一切邪恶都烧成灰烬！

　 ＊＊＊　　　　＊＊＊　　　　＊＊＊　　　　＊＊＊

　　昏暗的地下室里，金发女郎索妮娅尖声哭叫着，泪痕斑斑的脸上满是惊恐之

色，两片娇艳的嘴唇已经变得惨白。

　　她的处境相当狼狈，仰面躺在只铺着一张床垫的地板上，两只手腕各被一根

结实的绳索拴住，另一端分别固定在两侧的墙上。雪白修长的双腿也难堪的大大

张开着。纤细的足踝之间还用绳子捆着根木棍，使两条美腿根本无法合拢。

　　室内无端的吹来一阵阴森森的冷风，超短裙的下摆被卷了起来，露出了性感

的鲜红色丁字裤。饱满白嫩的屁股直接感受到了凉风所带来的寒冷，但是真正令

金发女郎不寒而栗的，还是站在眼前的这个恶魔般的男人。

　　在看到那辆白色面包车的时候，索妮娅就清楚了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惶急之下她本能的试图进行反抗，结果对方没费什么劲就把她给制服了，捆绑好

她的手脚，堵住了她的嘴，像是对待货物似的把她塞进了一个大麻袋里。

　　然后车子大约开了半个多钟头，等索妮娅被阿威从麻袋里丢出来时，她已经

处身在这个地下室里了，接着又被绑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不理会她的哀求、哭叫和痛骂，阿威从容不迫的脱光了自己的衣裤，再摘下

了套在头上的长筒袜，那满是伤疤的可怖脸孔出现在视线中。

　　索妮娅惊骇的睁大了双眼，整个身体都在颤抖。她看出这张脸是被大火严重

烧毁的，丑陋的令人心悸。女性的直觉告诉她，眼前这男子似乎有点眼熟，仿佛

在哪里见过，但是一时却想不起来了。

　　也难怪，当年她见到的阿威一直都是戴着人皮面具的、容貌完好的正常人，

从来没目睹过他这张恐怖的真面目，再加上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过去的记忆早已

模糊了，自然不可能认出阿威来。

　　阿威则盯着索妮娅那傲人的胸部，丰满高耸的双乳因恐惧而急剧的起伏，两

颗奶头在低胸装下明显的凸了出来，看上去说不出的诱人。

　　「嘿嘿嘿，西方女人的身材就是好，奶子这么大！」

　　他的眼睛里射出狂热的光芒，狞笑着慢慢的蹲下身来。

　　「ＮＯ……ＤＯＮ‘ＴＴＯＵＣＨＭＥ……ＮＯ……」

　　索妮娅吓得大声尖叫，扭动着成熟迷人的娇躯使劲挣扎。可是绳索捆绑得十

分牢固，这种徒劳的挣扎配上那惊惶羞辱的表情，反而更容易唤起男人的兽欲。

　　遭到色魔绑架，她深知自己免不了被强奸，本来已有逆来顺受任凭对方发泄

的打算，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张可怖的脸孔凑过来，巨大的恶心和害怕令她

下意识的拚命抗拒起来。

　　阿威欣赏着索妮娅的无助模样，猛地伸手抓住她的衣襟一拽，只听「嘶啦」

一声响，低胸装被整个撕裂扯下，两个雪白的大肉球从胸前沉重的弹了出来。

　　索妮娅发出羞耻的呜咽声，身体扭动得更厉害了。

　　「好肥嫩的奶子呀！手感真他娘的棒！」

　　阿威粗鲁的探手到她胸前，张开手掌搓揉着那对赤裸的大乳房。两个弹性十

足的肉团感觉沉甸甸的，细腻的乳肉从指缝间乱冒出来。

　　「骚货，长了两个这么大的咪咪，到中国来就是为了给男人干吧……真是不

要脸啊……」

　　男人恶狠狠的说着，粗糙的手掌使劲的挤压着浑圆肥硕的乳球，指尖捏住了

两颗淡褐色的奶头，毫不留情的向上拉了起来。

　　「啊……放手……好痛……」

　　索妮娅痛得冷汗直冒，眼睁睁的看着奶头被越拉越高，原本是浑圆的乳房被

扯得又扁又长，疼痛和羞辱令她不断的发出尖叫声。

　　直到乳峰的高度足足增加了一倍，娇嫩的奶头都快被扯断了，阿威才倏地松

开了手。两颗被拉到极限的乳尖立刻强劲的反弹了回去，引起那对丰硕肉团好一

阵剧烈的颤动，在胸前凄惨的乱摇乱晃。

　　「ＦＵＣＫ！骂你不要脸了还敢乱晃奶子……洋女人就是欠操……」

　　阿威咬牙切齿的咒骂着，双手发狂的撕扯着金发女郎身上残余的布片，很快

就把破碎的低胸装和超短裙都扒掉了，最后粗暴的一把拽下了鲜红色的丁字裤。

　　索妮娅低声抽泣着，成熟的肉体一丝不挂的裸露了出来。张得很开的两腿间

是一丛修剪整齐的金黄色阴毛，半遮半掩的盖住了那道迷人的肉缝。

　　「让我看看……洋女人的贱穴有什么不同，是不是更骚一些……」

　　阿威说着伸手按到金发女郎的阴部上，拨开了那浓密蜷曲的阴毛，狞笑着将

手指插入了干燥的肉洞，并且还用指甲狠狠掐着阴道内壁的嫩肉。

　　「ＮＯ……ＰＬＥＡＳＥＳＴＯＰ……」

　　被人这样粗暴的玩弄性器，索妮娅痛得大声哭叫，同时心里充满了强烈的屈

辱，两条雪白的大腿虚弱的不住颤抖。

　　「妈的，贱穴这么松……在美国是做鸡的吧，真是让人没胃口……」

　　阿威口吐污言秽语，一句接着一句的辱骂金发女郎。六年前遭受的屈辱，现

在加倍讨回来了，这种报复的感觉真是说不出的畅快。

　　其实索妮娅是比较洁身自爱的女性，在男女关系上并不随便，只是因为西方

女人天生骨架大，阴道确实不比华人女性的紧密，但也绝不能用「松」来形容。

　　但阿威却把她当成了廉价的娼妓似的，一点尊严都不留给她。

　　「呜呜……呜……」

　　索妮娅满脸泪水，天蓝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悲痛和惧怕，只能不停的摇着头。

　　阿威骂了一阵，忽然用手掰开她赤裸的屁股，两团白花花的臀肉间，深色的

菊花蕾正在羞耻的微微蠕动。

　　「唔，看来屁眼还比较紧，就马马虎虎用这里替代吧……」

　　阿威自言自语的嘀咕着，提起横在索妮娅足踝间的棍子，将她的双腿压向那

高耸的胸部，使圆滚滚的雪白屁股被迫高高翘起，然后他伸手握住了自己乌黑粗

长的肉棒凑了上去，准确的抵住了金发女郎狭小的屁眼。

　　「不……别插那里……求求你……不要……」

　　索妮娅没想到对方的目标竟然是肛门，她清楚的感觉到那根家伙的尺寸是多

么的惊人，强烈的恐惧和羞耻令她吓得魂不附体，不顾一切的挣扎了起来。

　　「谁叫你的贱穴那么松……认命吧……」

　　阿威目光冷酷，坚硬的阳具顶在那拚命摇晃的双臀间，鸡蛋大小的龟头缓缓

的陷进了紧窄的菊花蕾。

　　「啊……快停下来……呀呀……」

　　一阵火辣辣的剧痛从肛门传来，索妮娅脸色惨变，整个身体像垂死的鱼儿般

剧烈的扭动，拼尽全力阻止对方进一步深入。

　　但这一点力量又有什么用呢？阿威用双手牢牢的抓住她的屁股，腰部猛地向

前一送，剩下的一大截肉棒倏地尽根陷进了屁眼中。

　　「啊啊啊！」

　　索妮娅发出凄厉的惨叫声，感到好像有根烧红的铁棍捅进了体内似的，手足

四肢疯狂的乱动乱踢，但是却被绳索固定住无法挣脱男人的凌虐。

　　「不错……走旱道果然是最佳选择……」

　　阿威狂笑着，抱住金发女郎肥嫩的大屁股来回抽插，无比野蛮的奸淫着她的

屁眼。肉棒深深的插进了直肠里，体验着被紧窄的括约肌包裹住肉棒的快感。

　　一丝鲜血顺着被撕裂的肉洞淌了下来，索妮娅几乎痛得昏了过去，全身都快

要麻木了，惟一的感觉就是那根硬邦邦的肉棒在体内横冲直撞，猛烈的冲击着自

己的直肠。

　　「求求你……快拔出来……真的好痛……求你……」

　　「就是要痛死你……贱货……我就喜欢虐待……你这种大咪咪的女人……」

　　阿威兴奋的喘着气，两只手绕过索妮娅高举的双腿，探到她胸前尽情揉捏着

那对饱满白嫩的大肉团，指尖用力的掐着柔嫩的奶头。

　　「ＩＴＨＵＲＴＳ……ＯＨ……ＮＯ……」

　　金发女郎涕泪横流的哀嚎哭叫着，肥硕结实的臀肉被撞击得一下下乱抖。直

肠里传来火烧火燎的疼痛，大颗大颗的泪珠流满了脸庞。

　　阿威根本不顾这凄惨的哭嚎，继续残忍的蹂躏着索妮娅的屁眼，肉棒一次次

的重重插进肛门里，肆意的发泄着自己变态的兽欲，折腾了足足一个钟头后，才

尽兴的达到了高潮，将火热的精液全部射进了金发女郎的直肠里。

　　随着肉棒的拔出，那被奸淫得红肿撕裂的肛门发出「噗」的一声，混合着血

迹和浓精的液体汩汩的倒流了出来。

　　索妮娅失神的睁大眼，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精力似的，成熟迷人的肉体软软的

瘫在地上，嘴里发出哭泣般的微弱呻吟。

　　「ＳＨＩＴ……要不是你长着这么一对大奶子，像你这样的女人送给我都不

要！」

　　阿威不屑的「呸」了一声，两手却留恋的把玩着那两个肥硕浑圆的肉球，抚

摸了好一阵后才意犹未足的松开，起身取来了注射器，将第三代「原罪」药液扎

进了索妮娅的胳膊，然后就离开了地下室。

　　门「铛啷」的关上，四周陷入黑暗。金发女郎沉浸在巨大的疼痛和惊惧中，

忍不住又大哭大叫了起来。

　 ＊＊＊　　　　＊＊＊　　　　＊＊＊　　　　＊＊＊

　　翌日上午十点，Ｆ市刑警总局。

　　女刑警队长石冰兰坐在办公室里，冷艳的俏脸神色十分严峻，正在认真的听

取着两位下属的报告。

　　「我和小璇已经分头查出来了。」王宇看着手里记录的小本子说，「七位受

害者真的都是大胸脯的女人，她们当中胸围最小的算是女高中生萧珊了，但也都

有３５寸Ｄ罩杯的尺码。」

　　「哇，现在的小女生发育得真好。」女警孟璇吐了下舌头，啧啧有声的说，

「才十七岁就有这么大的尺码，真是难以想像……」

　　「不要以偏概全吧！」王宇一本正经的说，「３５寸Ｄ罩杯！别说是在女学

生当中，就是在所有中国女性的范围里，我相信能达到这个尺码以上的人绝对是

少数。」

　　「嗯，这话我同意。我调查的那几位受害者在她们各自的生活圈子里，无一

例外的都有‘波霸’的外号……」

　　孟璇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的挺起了胸脯，娇小玲珑的身材包裹在警服里，

可以明显的看出高挺双峰的曲线。从外观上看，这位漂亮的女警也绝对属于『少

数』的那类女性。

　　不过这只是对一般人而言，和石冰兰比起来却还有很明显的差距。女刑警队

长的胸围尺码可是足足有３８寸Ｆ罩杯，丰满的乳房已经把警服撑到了极限，很

多人甚至怀疑只要她急促的深呼吸起来，前襟的钮扣就会全部吃不住劲而四散迸

开。

　　「队长，一连七个女性有同样的特征，这无论如何不会是巧合。」王宇目不

斜视，控制着自己不去瞄顶头上司那诱人犯罪的胸部，「我相信，我昨晚的推断

一定没错！」

　　「确实没错。其实你昨晚一提出这个观点，我就基本上同意了，因为我想起

了以前一直搞不懂的一个问题。」

　　石冰兰冷静的说，清澈锐利的明眸里闪烁着聪慧的亮光。

　　「什么问题？」孟璇和王宇异口同声的问。

　　「你们忘了么？上次开会时还曾提出的，为什么色魔要在每个受害者尸身上

都写下‘有罪’的字样？」

　　孟璇愕然道：「不懂……难道，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系？」

　　女刑警队长眼光望向另一位下属。

　　王宇想了想，蓦然顿悟道：「莫非是色魔认为，胸部丰满的女性都有罪？」

　　石冰兰缓缓点了点头：「那个英文词组‘ＳｉｎＩｍｍｅｎｓｉｔｙ’是什

么意思？我始终觉得，翻译成‘罪恶无限’、‘罪大恶极’是不妥当的，并没有

把色魔的暗示完全表达出来……直到阿宇你提醒了我，我才突然想明白了，英文

的‘Ｉｍｍｅｎｓｉｔｙ’除了无限之外，还有‘巨大’的意思。色魔明明是在

告诉我们，‘大，就是原罪’！这才是他真正想用英文表达的挑衅之言啊！」

　　办公室里一下子鸦雀无声，两位年轻的男女刑警都被震惊了。自入行以来也

算抓过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可还从来没遇到过如此明目张胆挑战警方、想法如

此变态的色魔。

　　「简直是不可理喻，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疯子！」孟璇不禁打了个冷战，

生平头一次感觉到寒意。尽管她的搏击之术称雄于整个警队，但这种变态色魔真

是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王宇面色沉重的说：「可惜昨晚那三个西方女孩没能提供出多少线索，当时

客厅里光线太暗，她们只能凭着感觉认定罪犯身材适中，应该是不胖也不瘦，身

高在一米七到一米八之间。而屋里屋外除了那几个鳄鱼皮鞋印外，照旧没能找到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这样的人在街上放眼都是，特征太不明显了。」孟璇叹了口气，「难度够

大的。」

　　「难度再大我们也要抓到罪犯，否则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无辜女性遭殃。」女

刑警队长的瓜子脸上满含着无比坚定的意志，「我们还是从面包车司机调查起，

出动所有可能的警力一一进行排查，凡是在萧珊被绑架的那天下午五点到六点，

以及昨晚十点到十一点之间行踪不明者，都是我们重点怀疑的对象。」

　　「好，我们这就抓紧时间开工！」孟璇爽朗的说。

　　「还有，通过媒体呼吁一下，要所有女性提高警觉加倍小心，回到家一定要

锁好门。索妮娅就是太大意了，没有随手锁上防盗门，才会被罪犯轻易的闯入室

内。」

　　「明白！」

　　孟璇对石冰兰敬了个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王宇跟在后面走了几步，在门口突然回过头来，两眼怔怔的望着正低头整理

文件的石冰兰。

　　「队长……」他欲言又止。

　　「什么事？」石冰兰抬起头来，两道灵秀的眉梢一挑。

　　「没……没什么了！」

　　王宇避开她的视线，逃也似的匆匆离开了办公室，沿路上思绪翻腾，女刑警

队长那比一般女性丰满许多的乳房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队长，你自己也千万要小心。」他在心里默默的说出了这句话。

　 ＊＊＊　　　　＊＊＊　　　　＊＊＊　　　　＊＊＊

　　夕阳西下，最后一抹光辉斜斜的照进屋里，映出了一个鬼魅般的身影。

　　阿威舒舒服服的靠在沙发上，双臂搂着一个全身赤裸的美丽少女，两只魔掌

在她胸前肆意的活动。

　　「开苞才十天，奶子就又大了一圈，手感也更好了…嘿嘿嘿……我敢打赌，

你一定是全国奶子最大的女高中生……」

　　听到这样猥亵的话，萧珊羞耻的嘤嘤抽泣着。她的足踝上依然拴着铁链，早

已哭得肿起的眼里又流下了泪水。

　　「哭什么？小贱人，难道你不喜欢我摸你吗？」

　　阿威语气森冷，指头夹住那两粒粉嫩的乳头重重一拧。

　　萧珊几乎哭出声来，但马上颤抖着嗓音答话。

　　「珊奴……喜欢被主人摸……请主人好好玩弄珊奴的奶子……」

　　她涨红着脸说，一丝不挂的胴体瑟瑟发抖，就像是受了惊的小鹿。

　　「唔，不错……总算学会了性奴的基本礼仪……」

　　阿威荷荷怪笑，一边继续把玩女高中生的双乳，一边漫不经心的看着电视。

　　几分钟后，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女歌手，正在一群伴舞者的簇拥下，踩着现代

舞的步子扬声歌唱。她狂热的扭动着纤细的腰肢，胸前两颗硕大的『肉弹』随着

节奏欢快的颤动，全身都洋溢着一股野性和性感的魅力。

　　这就是有「性感天后」之称的、红得发紫的女歌星楚倩。

　　阿威盯着她曼妙的舞姿和惹火的身段，呼吸渐渐急促了起来。他蓦地将萧珊

推到一边，伸手将直挺挺勃起的肉棒掏出了裤裆，凑到了女高中生的嘴唇边。

　　萧珊迟疑了一下，噙泪张开了小嘴，将粗大的龟头含进口中舔吸起来。

　　「哦……好爽……真他妈的爽……」

　　阿威兴奋的呻吟着，双手大力揉捏着女高中生的双乳，眼光却直直的盯着电

视里的女歌星，那对３７寸的饱满豪乳不知令多少男人梦寐以求，渴望着能一睹

庐山真面目。

　　「你迟早是属于我的……迟早是……」

　　女歌星的歌声结束时，阿威也发出了低沉的吼声，将一腔灼热的精液喷射进

了萧珊的小嘴……

　　「咳咳……」

　　萧珊被呛得咳嗽连连，两道精液顺着唇角淌下，滴在赤裸洁白的胸脯上，原

本清纯的女高中生看起来变得无比淫荡。

　　「好了，你可以滚回去了！」

　　阿威喘息着站起身，粗鲁的一把揪住了萧珊的秀发，完全不理会她疼痛的哭

泣声，就这样像是牵牲口似的把她拖回了底层的一间地下室。

　　「放我出去……求你……放我出去……」

　　萧珊可怜兮兮的痛哭哀求着，可是阿威却一点也不动心，「光当」的将门锁

死就离开了。

　　底层一共有六间地下室，每一间都安装了良好的隔音设备，再大的声音也无

法传到外面。

　　阿威走进了最后一间地下室，轻轻的掩上了门。一双鬼魅般的眼睛里突然露

出了极度兴奋的表情，就像是一个艺术家走进了自己收藏珍品的储物仓。

　　事实上，他的确把这里当成储物仓，收藏着他心目中的艺术品——室内的四

面墙壁上，贴满了美女胸部的特写照片。一对对赤裸的乳房形状各不相同，有的

是满月形，有的是蜜桃形，有的是半球形，各有各的特色。不过也有一点是相同

的，那就是每对乳房都很丰满，看上去都是那样的肉感十足。

　　每张照片下面，还贴着一张小纸条，注明那是哪一位女受害者的乳房，而且

还详细写明了『年龄，职业，是否处女，是否生育，乳房尺码，罩杯大小，制作

日期』等内容。

　　每抓到一个猎物，阿威都会给她拍摄下胸部的特写照，等该猎物不堪折磨而

死后，这些照片就成为『珍贵的收藏』，像档案似的永远保存起来，供他长期欣

赏。几乎每天，他都会到这里来呆上一阵，陶醉在这片巨乳的世界里，尽情满足

着自己变态的欣赏嗜好。

　　足足半个小时后，阿威才步出储物仓，走到旁边的一间地下室门口，从门缝

向里张望。

　　只见室内最阴暗的角落里，赤身裸体的金发女郎索妮娅正席地而坐，嘴里大

声唱着英文歌曲，脸上满是傻傻的笑容，仿佛活的甚是舒心惬意。

　　灯光下看的清楚，她的双腿张的很开，臀股间潮湿的跟尿了一样，淫汁流满

了大腿；手里还握着一根粗大的黄瓜，随着歌声一下又一下的插入阴道，节奏感

极强，也不知她到底是在享受手淫的快感呢，还是在为自己的歌唱打节拍。

　　阿威看的眉头皱起，心中犯了难。

　　给索妮娅注射三代『原罪』已经半个多月了，从表面上看状况相当不错，催

情的效果比前两代药物更强，但又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她的健康状况迄今为止都

保持良好，生理机能也并未受到任何损害，对药物的依赖性却一天比一天强烈，

几乎是无时无刻都沉浸在性快感中。

　　可是，或许是精神上遭受了太大刺激，这个美国妞虽然彻底被药物征服了，

但同时也发了疯。从第五天起，她就似乎完全丧失了记忆，整天不是痴痴呆呆的

傻笑，就是引吭高歌，对于阿威的所有命令虽然全都服从，但就像是个没有思想

也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般，只剩下机械的反应和原始的本能了，除了吃喝、性交之

外什么也不知道，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

　　阿威对此腻味透了——他要的是一个温驯、忠心、但却神经正常的性奴，不

是这种跟白痴差不多的傻子。

　　他曾怀疑过这是索妮娅在伪装演戏，但囚禁她的地下室里装有隐秘摄像头，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拍摄下她的一举一动，阿威专门花了时间反覆观看录像，没

看出任何毛病来。这金发女郎既不是演员，也不是受过特殊训练的女超人，假如

是伪装的话，绝不可能在这么多天里连一秒钟的破绽都没露出过的，因此阿威可

以肯定，她是确实疯了！

　　现在的问题是，发疯的原因是什么？是纯属偶然，还是药物引起的？这会不

会是第三代『原罪』的最新产生的一种副作用呢？

　　阿威苦苦思索了许久，忽然一拍大腿，仿佛若有所悟。

　　——咳，在这里瞎猜有个屁用？再找个试验品来检测一下，不就知道答案了

么？

　　他的眉头顿时舒展了，脑子里马上冒出了一个新的邪恶计划，嘿嘿奸笑着转

过身来，大步离开了地下室。

第０４章　大胸脯的烦恼

　　Ｆ市刑警总局，专案组再次召开了案情分析会议。

　　以往总是上一个受害者遇难后，色魔才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但现在第七个被

绑架的萧珊有很大可能还活着，色魔就又绑架了第八个目标索妮娅，而且两次绑

架仅仅只间隔八天，这令所有警员都有措手不及的感觉，意识到罪犯已经越来越

肆无忌惮，并且不一定再按照过去的游戏规则出牌了。

　　「罪犯之所以没杀害萧珊，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无非一种……」年轻的警官王

宇说，「他的兽欲还没有在萧珊身上发泄够，暂时还不舍得杀她。」

　　「为什么对其他七位女性都下得了手，就是单单不舍得杀萧珊呢？」有人提

出疑问。

　　「也许是因为萧珊还在发育阶段吧。别忘了她才十七岁，胸围还有继续扩展

的空间。」

　　王宇的话听起来像是信口开河，但是似乎又有那么几分道理。

　　女刑警队长石冰兰还是像往常一样的冷峻，双臂自始至终的环抱在胸前，遮

挡住那对将警服撑得高高耸起的３８寸丰满乳峰。

　　「队长，我觉得通过面包车来排查凶手不是个好办法。」一位姓田的老警官

担心的说，「这次的凶手明显是个高智商的人物，他已经知道我们留意到面包车

了，一定不会在这里留下什么手尾的。」

　　「说得对，我们需要找出新的线索。」石冰兰冷静的说，「在开会之前，我

又去找了索妮娅的三个室友反覆询问，结果发现了一个我们从前忽略掉的重要细

节。」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众人屏息静气的望着她。

　　「罪犯把那三个女孩的奶罩一一扯掉，目的是想看看她们的尺寸是否符合他

的要求。可是，罪犯并没有去检查索妮娅的胸部！索妮娅遗在现场的奶罩不是被

扯掉的，而是她自己带出来的换洗内衣。罪犯是直接就把她给绑架走的。这就表

明他不是碰运气的随便闯进这家公寓里，再经过挑选而看中了索妮娅，事实上他

根本就是冲着索妮娅来的！」

　　「队长，你是说罪犯原来就认识索妮娅，是熟人作案？」

　　身材娇小的女警孟璇眼睛一亮，齐耳短发配着合体的警服显得分外精神。

　　「也不一定是熟人。」王宇的眼睛也亮了，「应该是罪犯在外面就碰到了索

妮娅，被她硕大的胸围所吸引，然后跟踪她回来再下手绑架的。」

　　「那个姓陈的小伙子说，当晚他和索妮娅只去了一家『好客来』餐厅，罪犯

十有八九是在那里碰到索妮娅的！」孟璇抢着道。

　　「这倒未必！」石冰兰摇了摇头，「罪犯是个行事非常周密的人，他有可能

是很多天前就在其他场合盯上了索妮娅，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下手。」

　　「同意队长的看法！我们可以先调查一下，索妮娅被绑架的前几天，比如说

前一周内去过哪些地方。罪犯必定是在其中的某处碰到她的。」有人插嘴说。

　　「没错。同时我们再去询问其余六位受害者的亲属朋友，尽量把她们出事前

一周去过的场所都搞清楚。我相信，所有这些场所必定会形成几个交集。因为任

何罪犯都会有自己潜在的行事规则，这一个也不会例外。我可以肯定，他绝对是

在某几个固定的地方寻找猎物！」

　　女刑警队长从容不迫的说，俏脸上带着自信的神色，清澈的眸子闪闪发光。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定点守候，张网以待，一定可以抓到这个凶残的恶

魔！」

　 ＊＊＊　　　　＊＊＊　　　　＊＊＊　　　　＊＊＊

　　黄昏，小雨淅淅沥沥，天色十分阴沉。

　　在Ｆ市临海的一个小码头上，停着一艘快艇。五六条大汉正在紧张忙碌着，

将一箱箱货物从艇上搬到岸边。

　　这是一艘走私船，经常将境外的手机、名牌手表等商品偷偷运来Ｆ市贩卖，

虽然市政府几次组织力量严打，但都没能收到实效。据说是因为警方内部有人被

买通了，每次都给走私犯们通风报信，甚至还有传言说某位市里的高官本人就是

最大的后台，因此走私活动才会如此猖獗。

　　码头边有一间小茶馆，空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只有阿威一个坐在靠窗的角

落里，默不做声的喝着热茶。

　　此刻他已戴上了精巧的面具，遮起了丑陋可怖的脸孔，看上去跟正常人没什

么两样。不过他戴着一副墨镜，宽大的镜片和茶杯一起形成了阴影，恰好将现在

这副「假脸」也都挡住了大半，给人一种神秘诡异的感觉。

　　喝下第三杯茶后，小茶馆的门被推开，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头缓缓走了进来，

径直到阿威身边坐下。

　　阿威随手替他斟上热茶，淡淡说：「你迟到了，老孙头！」

　　「没办法，路上塞车，又要甩掉那些不放心我安全的随从……」老孙头啜饮

着热茶，苦笑说，「能赶来见你已经不错了。」

　　「嗯，知道你忙，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上次的忠告我已经照办了，那辆面

包车我已经把主要部件都拆散，分别卖给二手车市场和修理厂了。我敢说，现在

就算那帮笨警察站在它面前，也不可能认出它就是犯案工具了！」

　　「很好，小心驶的万年船。警方里还是有能人的，我们不可轻敌！」

　　阿威嘿嘿一笑：「过虑了吧！只要我们两人联手，本市的黑白两道都尽在掌

握之中，难道还怕几个所谓『能人』不成？」

　　「话可不能这么说！」老孙头正色道，「目前我们的计划才刚走出一小步，

离成功还很遥远，万万不能大意！」

　　阿威表面上作出不以为然的样子，心里却暗暗点头赞许。

　　这老孙头是他亡父的故交，目前在Ｆ市里颇有势力，不过对手的力量也十分

强大。就在一年多前，阿威与他开始合作，双方商量制定了一系列完整的犯罪计

划，来实现各自的罪恶目的。这个计划若能成功，阿威固然能绑架到更多巨乳美

女，了结自己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老孙头也能同时扩大自己的势力，借变态色魔

事件展开某个阴谋，铲除掉挡住自己道路的对手。

　　可以说，双方是狼狈为奸、一拍即合。

　　阿威原本以为，到了老孙头这个年纪，就已经是老朽昏庸之人了，想不到几

次合作下来才发现，此人的头脑相当冷静，并不会因一时的胜利就忘乎所以。跟

这样的人合作，成功的希望无疑会大大增加。

　　当然，赞许归赞许，阿威对老孙头还是防着一手的，因此才会故意在他面前

表现的自大而浅薄。不过，双方的合作是各取所需，利益上丝毫没有冲突之处，

彼此又都必须依靠对方才能完成计划，暂时倒也没必要担心太多。至于成功之后

如何，那就要看各人的手段了，阿威深谋远虑，早已有了通盘的考虑和完善的谋

划，不愁此人能翻的出自己的手掌心。

　　「今天找你来，是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想请你帮忙。」

　　阿威点燃一支香烟，抽了两口，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索妮娅目前的情况。

　　「哦，发疯了？那你直接杀掉不就行了么？」

　　「不，我还想多留她的小命一段时间，看看后期是否还有其他的副作用，这

样才能真正确定第三代药物的性质。」

　　「那就继续圈养在你的囚室里啊，有什么不好呢？」

　　「开玩笑！她现在简直是白痴，有够麻烦的，每天还要我像照顾病人一样的

看管着她，谁有这么好的耐心？我想来想去，干脆委托你把她卖掉算了。随便卖

到非洲哪个小国的土着人部落里，交给那些野蛮人配种。或者白送都行，只要每

隔一段时间，把她的健康情况向我做一次报告就好。」

　　「那没问题啊，包在我身上，你放心好了。」老孙头一口答应了下来，眯着

眼道，「不过，把自己的女人就这么卖了，不可惜么？」

　　阿威仰面喷出一口烟雾，不屑道：「对我来说，她只是个贱货！不是女人，

更谈不上自己的女人，连做我的性奴的资格都没有！」

　　「那要什么样的女人，才有资格做你的性奴呢？」

　　「这个嘛，你明知道答案的，何必多此一问呢？哈……哈哈哈……」

　　两个男人彼此对视着，都纵声大笑了起来，笑声都是那样阴阳怪气。

　　「好啦，我要走了。你把那美国妞移交给我，我马上帮你搞定！」

　　「人我已经带来了，就关在我车子的行李箱里。」

　　「那就赶紧去提人吧，等一下就有一艘走私船要返回非洲，正好把她运走，

省得夜长梦多！」

　　「ＯＫ！」

　　两人喝完了茶，匆匆起身结帐，一齐走出了小茶馆。

　 ＊＊＊　　　　＊＊＊　　　　＊＊＊　　　　＊＊＊

　　——啪嗒！

　　女人大代表林素真恼怒的扔下电话，胸脯剧烈的起伏着，两个充满肉感的饱

满乳房气鼓鼓的在睡衣下颤动。

　　宝贝女儿被绑架快一个月了，警方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林素真简直

是心急如焚。她刚才给刑警总局的赵局长打了个电话，本来是想尽力控制住自己

的，可是说着说着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不顾形象的折腾了好一阵才罢休。

　　丈夫萧川还在市政府上班，家里就剩一个小保姆陪着。林素真已经好几天都

没外出过，无论做什么事都魂不守舍的，原本保养得法的容颜也开始变得憔悴。

　　她摘下金丝眼镜，用手帕拭去了眼角的泪痕，拿起手边的女儿的影集呆呆的

望着。

　　一张张照片里的萧珊，看上去都是那样的漂亮活泼，身材发育得十分成熟，

胸前骄傲的鼓出高挺的轮廓。

　　「珊儿，不管花多大的代价，妈妈也要把你救出来……」

　　女人大代表默默的下定了决心，含泪把影集紧紧的搂在胸前，很长时间都动

也不动。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摆在茶几上的手机发出悦耳的音乐声。

　　「哪位？」

　　林素真稳定了一下情绪，没精打采的拿起手机。

　　一阵嘶哑难听的怪笑声传了过来，是个陌生男人的嗓音。

　　「副市长夫人，老公不在家很寂寞吧，要不要我满足你一下？」

　　林素真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第一个反应就是无比的愤怒。这些年她早

已习惯人人都对自己毕恭毕敬，几时听过这样的下流话。

　　「你是谁？敢给我打骚扰电话，你好大的胆子！」她厉声斥责。

　　「不敢当，我的胆子再大也比不上你的奶子大呢……」猥亵的语声怪里怪气

的淫笑道，「在电视上我就看出来了，你的胸部比你女儿更有份量得多，不过她

比你坚挺……哈哈……」

　　林素真全身一颤，脸上的表情一下子转为惊惶。

　　「是你……珊儿在你手上是不是……你把她怎么样了？快放了她……」

　　女人大代表激动得语无伦次，整个人都在发抖。

　　「这要看你听不听话了……」

　　「你想干什么？要钱的话，多少我都会想办法凑给你的，只要你不伤害我女

儿！」

　　林素真着急的说，风韵犹存的俏脸上血色褪尽，看上去再没有平时那副女强

人的模样了。

　　「我不要钱，只要你帮我做些事，这个小波霸我就还给你……」

　　「等等，你先让我听听珊儿的声音！」女人大代表忽然起了疑心，「我女儿

要是真的在你手里，先让她过来跟我说两句话。」

　　电话里传来「卡」的一声轻响，跟着是一个少女低低的抽泣声。

　　「妈妈，我被这个人绑架了……你一定要听他的话……他叫你做什么，你就

做什么……不然我就没命了……呜呜……」

　　语声说到这里就嘎然而止了，这的确是萧珊的声音，不过却是事先录好后播

放出来的。

　　「珊儿呢？我不要听录音，我要跟她本人说话！」

　　听到女儿熟悉的嗓音，林素真心里的焦虑陡然又增加了十倍。

　　「你放心，她还活着。」对方像是看穿了她的心思，喋喋怪笑着说，「过段

时间我就会放了她，前提是你要答应我的条件……」

　　「你放了她，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真的吗？哈，哈……不要说得那么肯定，如果我的条件是跟你打一炮呢，

你也肯？」

　　「你……」

　　女人大代表又气又羞，粉脸一下子涨红了。

　　「虽然你四十岁了，可是身材却比大多数二十岁的女孩更好啊，尤其是你那

对经常在电视上摇晃的大奶子……啧啧啧……真是想想也受不了哇……」

　　「够了！」林素真再也听不下去了，忍不住怒叱，「你到底有什么条件？快

说吧！」

　　「好，你听着！我要你打听出警方破案的最新进展，随时向我报告……」

　　「这不可能！」林素真断然拒绝，「这件事我做不到……」

　　「你做的到。只要你给警方高层施加压力，以关心女儿的名义要求知道案情

进展，警方迫于无法向你做出交代，多多少少都会被逼问出些内部消息来的。」

　　「我不答应！你这个恶魔！」女人大代表气得全身发抖，「你想继续残害更

多的女性，我绝不会做你的帮凶！」

　　「哼哼，你就不想想你的女儿？」

　　「你不要威胁我……赶快放了珊儿！」林素真的声音颤得厉害，「不然我这

就报警了……」

　　「随你便。」电话那头狂笑起来，「反正我已经杀了七个女人，也不在乎再

多杀一个……明早等着看新闻吧，副市长夫人。再见！」

　　「等一下！」

　　林素真霎时乱了方寸，惊慌失措的喊叫了起来。

　　「我给你一天时间考虑，明晚午夜时分我会再打电话来。如果你敢把这件事

告诉警方，嘿嘿，你自己知道后果！」

　　「啪」的一声，电话挂断了。林素真焦急的连「喂」了几声，过了好一阵才

颓然的放下手机，整个人的力量仿佛都被抽走了，软软的倒在了沙发上。

　　萧珊的影集还摊开在茶几上，青春甜美的笑容是那样的可爱。难道就这样看

着亲生女儿惨遭不幸吗？

　　女人大代表的视线变得模糊了，两行清泪不受控制的顺着脸庞滑下……

　 ＊＊＊　　　　＊＊＊　　　　＊＊＊　　　　＊＊＊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晚上十一点整，夜深人静。

　　浴室里雾气蒸腾，女刑警队长石冰兰躺在浴缸里，在滚烫舒适的热水中放松

着疲惫的身躯。

　　褪下了警服和贴身内衣的美丽胴体，几乎全部沉浸在沐浴液泛起的泡沫里，

只有两条骨肉匀称的晶莹小腿从水面中露了出来，将纤美的脚掌自由惬意的高跷

在浴缸上。

　　热水包围着肌肤，全身的劳累疲乏一点点的消退了。尽管今晚一直忙到十点

半才下班回家，清丽的瓜子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倦容，但是石冰兰的心里却充满

了兴奋。

　　同事们按照她的最新建议展开工作后，很快就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仅仅只用

一天的功夫，八位被绑架者出事前所去过的场所就给查了出来。

　　由于年龄，职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极大，八位女性常去的场所也是截然不

同，可是经过对比后发现，她们所有人被绑架前都去过同一个地方，那就是「Ｆ

市百货商城」！

　　只要是这个城市的居民，没有哪个没去过Ｆ市百货商城的。那是全市最大最

有名的一家商场，从价格最低廉的针头线脑，到昂贵得令人咋舌的珠宝钻石，全

都可以在那里买到。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几乎所有阶层的女性都会去的场所！

　　专案组立刻感到莫大的鼓舞。只有这个地方是八位被绑者的『共同点』，这

绝不会是巧合！罪犯十有八九是在Ｆ市百货商城搜寻猎物的，这一点想想也十分

合理，因为那里有最多的机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大胸脯女人。

　　在商城里确定目标后，罪犯再对懵然不觉的猎物进行跟踪，用几天的时间摸

清她的作息规律，然后找到适合的机会下手劫持！

　　这就是整个犯罪的过程和手法，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个身材绝佳的女性先

后落入了色魔的掌心。

　　专案组一致同意了这个结论，并决定从明天起派出精锐的便衣警员，先把Ｆ

市百货商城严密的监视起来，看看是否能找到可疑的人物。

　　——明天……明天还有很重的任务在等着我……不过我有信心，一定能查出

那个恶魔的蛛丝马迹！

　　石冰兰想到这里，双眼闪耀着明亮的神采，多日积淀下来的疲劳一扫而光，

只觉得全身都充满了干劲。

　　她从热水里微微直起身子，洁白赤裸的双肩露出了水面，那上面各有一道深

深的勒痕。在晶莹无暇的肌肤上，这两道略有些红肿的痕迹显得很是醒目。

　　女刑警队长掬起沐浴液，小心翼翼的拭洗着肩部，轻轻的叹了口气。

　　这两道痕迹都是奶罩的吊肩带勒出来的，拥有一对３８寸的丰满巨乳，固然

令无数女性做梦都在羡慕，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却也是个极其『沉重』的负担。

　　每天早上，石冰兰都要花上不小的功夫来调整，才能把胸部很费力的束缚进

奶罩里。只有她自己才知道，这两颗丰满到极点的乳球绝对不止Ｆ罩杯。过于紧

窄的奶罩仿佛密不透风的铁箍般，紧紧的禁锢着女刑警队长丰硕的双乳，有时候

令她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而勒在肩部的两条细带更是不堪重负，每一刻都绷到了极限磨蹭着肌肤，时

间长了，感觉像是被刀子刮着一样疼痛，简直就跟受刑没什么区别。每晚回到家

后，被胸前这对沉甸甸的硕大肉团拖累了一整天的肩膀都又酸又痛。天长日久下

来，原本娇嫩的双肩上就留下了两道清晰的红痕，多少年来都没有消失过。

　　可是，石冰兰宁可忍受这样的折磨，也不愿意换上更大尺码的奶罩，让自己

的胸部曲线真实的展现在众人眼前。

　　和一般的女性相反，她非但一点也不以傲人的胸部为荣，反而深深的为之苦

恼，恨不得这对丰满到惊人的乳房能够大幅度的缩水，最好是变成平胸。

　　当护士的姐姐石香兰也和她一样，突出的上围足以令任何人鼻血直流。这大

概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她们的母亲本身就是个『乳牛』级的美女，生下来的两

个女儿还更青出于蓝，凡是看到过这对姐妹花的男人，再老实的都会情不自禁的

涌起扒光她们的冲动。

　　因为营养好的关系，她们两姐妹从小时候起就发育得比同龄人快。尤其是石

冰兰，早在八岁时，胸脯已经有了明显隆起的轮廓；十岁时别的小女孩还是飞机

场，她的胸前却好像是蘑菇破土般醒目茁壮；十二岁初潮来后不久，她就已经戴

上了Ｃ罩杯的奶罩。

　　这之后进入青春期，石冰兰更是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身材发育之快

令人惊叹。胸脯一天比一天高的鼓出来，好像所有摄入的营养都被胸前这两大团

嫩肉给吸收了，奶罩的尺码很快就超过了母亲。

　　她的个头也迅猛的向上窜，十五岁时就已是全年级最高挑的女生，甚至连绝

大部分男孩子也都矮她一截。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的胸脯。少女饱满而又坚挺的乳峰将校服撑得满

满的。每日做课间操时，那对已经无法「掌握」的肉球像是果冻般欢快弹跳的样

子，不知道令多少女孩暗中嫉妒，又令多少男孩偷偷看到两眼发直。

　　就连校外的纨裤子弟都注意到了这个身材惹火、气质却冷艳清丽的少女，经

常有人等在校门口约她出去玩，但都被洁身自爱的石冰兰婉言拒绝了。

　　可是她发育超前的胸部实在是太诱人了，有天上完晚自修回家时，一个外校

的高年级男生在僻静的巷子里袭击了石冰兰。他亮出刀子，又是威逼又是哀恳，

只求能亲手摸摸她的乳房。

　　「这不能怪我，只能怪你自己长了这么一对大奶奶。」石冰兰至今还记得那

个男生的话，贪婪的眼神像是恨不得一口咬住她的胸部，「再有自制力的男人，

想到你乳房的尺寸都会疯狂的……都会变成野兽……」

　　这样的猥亵话语当然令石冰兰又害怕又羞怒，所幸那家伙还来不及发疯，刚

好出来迎接女儿的石父就赶到了，当场把对方制伏并扭送到警局。

　　这次事件虽然有惊无险，但还是使石冰兰的心灵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创伤。从

那时起她开始隐约的意识到，过于丰满的胸脯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很容易就会唤

起男人潜藏的兽欲。

　　但真正给她造成重大打击的，还是在读高三的那一年。刚满十八岁的石冰兰

已经是个远近闻名的『波霸』了，一米七的修长身段更是显得鹤立鸡群，无论走

到哪里都是男生们注目的焦点。

　　由于课业压力重，连着几次考试她都没能取得好成绩。有一次老师竟当着所

有人的面冷嘲热讽的训斥她。

　　「你是怎么读书的？笨成这个样子，我看你智商有问题吧？胸大无脑！」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起来，石冰兰的脸蛋刷的涨红了，泪珠在眼眶里打转，但

却咬牙强忍着没掉下来，等回到家后才躲到卧室里偷偷哭了一场。

　　从此以后，『胸大无脑』这四个字就跟定了石冰兰，仿佛成了为她量身定做

的讽语。那些早就妒忌她的女同学常常故意提起这个四个字，以此来达到打击她

的目的。

　　石冰兰气得要命，敏感的心灵深深的体会到了耻辱。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她对自己胸前这对巨乳产生了懊恼和愤恨，如果不是胸围的尺寸过大，她又怎么

会蒙受这样的屈辱呢？

　　不过她也知道只有用事实来说话，才能甩掉这个不光彩的称呼。于是她发奋

用功读书，誓要用最好的成绩证明自己的智商非但没有问题，而且比任何人都高

明得多。

　　高考填志愿时，出乎家人意料，石冰兰居然报考了全国最有名的一间警校，

并且以最高分顺利录取。在警校里她也一直保持着勤奋好学的作风，不管文的还

是武的，每门科目都始终名列前茅。毕业后她被分配回Ｆ市刑警总局，成了一个

专门铲除邪恶的女警察。

　　自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石冰兰就自觉养成了认真负责的习惯，无论做什么

事都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态度令所有同事都为之钦佩。再加上聪明的头脑和要

强的性格，她全身心的投入工作，接连参与破获了多起重要大案，其才干、能力

和敬业精神都深得上司赏识，六年多来屡屡获得破格提拔，两个月前已经成了Ｆ

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刑警队长。

　　至此，『胸大无脑』的胡言可以说是不攻自破了，但石冰兰的潜意识里依然

对此留有阴影，极不愿意别人关注到她饱满发达的胸部。

　　为此，她不惜忍受『束胸』的痛苦，拚命也要把乳房限制到一个较『合理』

的尺寸，让人看上去不至于有太过震撼的感觉。尽管束缚之后她的胸围依然比一

般女性大得多，但是至少心里能有个自我安慰。

　　石冰兰希望自己能以一个坚强、干练、聪慧、冷静的形象闻名全市，而不是

靠胸前这两个浑圆鼓胀的大肉团来吸引目光。

　　这些年她无疑做得非常成功，『Ｆ市第一警花』的威名不仅在警局里如雷贯

耳，在全体市民中也都叫得极其响亮，令所有犯罪分子闻名丧胆、又恨又怕。

　　风风雨雨都闯过来了，眼下要面对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棘手案件，犯下累累血

案的变态色魔居然嗜好折磨大胸脯美女！这令本来就对『巨乳』有某种心结的石

冰兰非常愤怒，发誓一定要将这个恶魔绳之以法……

　　舒舒服服的泡了半个钟头的热水澡，女刑警队长用毛巾擦干身上的水珠，裹

着件黑色的浴袍走了出来。

　　这是件十分蓬松的浴袍，只用一根细细的腰带随意的系着，像是随时都会被

风吹得散开，令人兴起窥视里面性感肉体的强烈冲动。由于她是光着身子披上浴

袍的，被禁锢了一整天的双乳总算得到了释放，那两颗丰满硕大的雪白乳球简直

是呼之欲出，就像是要蹦出宽敞的领口似的，随着脚步漾起了汹涌的波涛。

　　「冰兰，今天晚上你真是太……太迷人了……」

　　丈夫苏忠平盘膝坐在卧室的床上，一看到石冰兰走进来就坐直了腰板，两眼

都发出了光。

　　女刑警队长「嗤」的一笑，清丽的容颜看起来更是美艳如花，「每天都说这

句话，你就不会换句新鲜点的吗？」

　　「这是心里话啊，其他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苏忠平半开玩笑的说。

　　石冰兰微嗔的白了他一眼，走到梳妆台边坐下，打开暖风机吹着湿漉漉的秀

发。

　　望着妻子窈窕动人的背影，想到她浴袍下那对足以令任何男人疯狂的完美巨

乳，苏忠平全身都热了起来，裤裆里立刻搭起了帐篷。

　　三十二岁的苏忠平是北方人，一米八的身高和妻子正好相配。他长得相貌堂

堂，是那种虽然说不上英俊，但却很能吸引女性的男人。

　　「案子进展如何？那个变态色魔露出狐狸尾巴了吗？」

　　嗤嗤的暖风机吹动声中，男人关心的询问妻子。

　　「还没有。不过我们已经有了新线索，相信很快就能抓到他！」

　　石冰兰简单的回答，声音里透着冷静和自信。

　　可是苏忠平却皱着眉头，脸上一副担忧的表情。他大致上也了解，这次要追

捕的是怎样一个凶残、嗜血而又狡猾的恶魔！

　　「我说冰兰……」他迟疑了片刻，试探性的开了口，「上次我跟你说的事，

你是不是可以再考虑一下？」

　　「什么事？」

　　「长期干刑警这一行太危险了，还是调到公安厅这边做个文职人员吧……」

　　丈夫满怀恳切的话还没说完，暖风机的声响嘎然而止，女刑警队长沉下了脸。

　　「你再问我一千遍，我的回答都不会改变！」她冷冷的说，「从恋爱起我就

告诉过你，我热爱刑警这一行，永远都不会转行去做个小秘书！」

　　「可是……」

　　苏忠平还想再劝，话头却又被石冰兰截住了。

　　「你说过会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才答应嫁给你的。怎么，结婚没半年就想

反悔吗？」她咄咄逼人的质问。

　　「好，好，老婆大人……」男人只好暂时打消念头，「我只是关心你的安全

嘛，提个建议而已，决定权仍然在你自己的手上……」

　　「这还差不多。」

　　石冰兰微微一笑，态度缓和了下来，又打开了暖风机。

　　「你呀，真是……」

　　苏忠平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心里只能苦笑。

　　能成功的追求到这位眼界极高的女刑警队长，本就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两大成

就之一。只有他才能亲眼目睹女刑警队长美妙的裸体，享受到占有她的快乐。

　　另一个得意的成就是才三十二岁，就已经当上省公安厅人事处的处长，可以

说是前途无量，春风得意。不过比较起来，还是第一个成就更令人骄傲，『Ｆ市

第一警花』可是完全凭他自己的本事追到手的。

　　要知道从读中学起，石冰兰就一直是男孩们追逐的目标，后来在警校里读书

的时候，身边更是包围着一大群的仰慕者，其中不乏英俊潇洒的帅小伙子。可是

石冰兰先后谈了六个男朋友，都是交往还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

　　散伙的原因惊人的一致：每个男朋友都无法克制对她胸部的垂涎，相处还没

多久，约会的时候就会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企图伸手探进衣服里直接抚摸她的

乳房。

　　这令石冰兰反感到极点，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她都毫不客气的用一个清脆的

耳光结束了恋人关系。

　　——难道男人都是野兽吗？为什么都急色成这个样子？

　　连续吹了六个男朋友后，石冰兰深深的失望了，逐渐的再也提不起谈恋爱的

兴趣。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那些男友。只要一和石冰兰挨近到『恋人』的距离，

望见那对平时远看就能让人鼻血狂喷、足有３８寸的丰满巨乳就在触手可及的范

围内，恐怕就是石头人也无法压抑住狂涌而起的冲动，都会本能的把手按到上面

去吧。

　　不过石冰兰没有想过这些，她心灰意冷的拒绝了所有仰慕者的进攻，把全部

精力都集中到了学业上，这也是她就读警校期间能够取得优异成绩的一个原因。

　　碰钉子的人一多，后来倒也没人有胆量再去尝试了。这个高不可攀的女孩看

上去是那样的冷艳，很快被全校男生起了一个『冰美人』的外号，甚至还有人一

语双关的叫她『石女』。

　　再之后到Ｆ市警局参加工作，石冰兰更是一头扎进了各种各样的案件里，根

本无暇考虑个人问题。随着她破获的案子越来越多，职位越升越快，在警局里的

威望也越来越高。除了少数老前辈，中青年的警员们对她都带着由衷的尊重，甚

至是怀着敬畏的心理，没有一个敢把她当成恋人去追求。

　　起初，还有家里人热心的替石冰兰张罗对象，但之后父母在一次车祸中双双

遇难，只剩下她和姐姐石香兰相依为命。两姐妹都是『事业型』的女人，自然是

谁都没有急着嫁出去的念头。于是这对身材同样火爆、都让周围男人馋得口水直

流的姐妹花，就在很长时间里都保持着单身。

　　一直到两年前，快满三十岁的姐姐石香兰才穿上婚纱，嫁给了一位已追了她

几年的男友（仅仅一年后，这位新婚的姐夫就因突发心脏病不幸逝世）。正是在

姐姐的婚礼上，石冰兰经人介绍认识了苏忠平，后者对她一见钟情，当场就被这

位美貌的女警深深的吸引住了。

　　与之前的所有追求者不同，苏忠平是个很有头脑的人。他在示爱之前先花了

很大心思去了解石冰兰，包括她的性格和爱好都打听得清清楚楚，连她最要好的

几位小姐妹都被他『收买』了，从她们的嘴里，苏忠平了解到了前六位男友失败

的症结所在——那就是绝不可以轻率的去触碰女刑警队长的胸部。

　　遵循着这个原则，苏忠平对心上人发动了最猛烈的爱情攻势。凭着出众的自

身条件和良好家境，再加上刻意表现出来的『守规矩』，他果然慢慢赢得了石冰

兰的好感。在每次约会的时候，尽管他同样被那对近在咫尺的硕大乳峰撩得冲动

万分，但每次都强行克制住了自己的欲望。

　　就这样，经过一年零四个月锲而不舍的追求，苏忠平终于打动了石冰兰的芳

心，如愿以偿的和她步入了婚姻殿堂，在一片羡慕的眼光中把『Ｆ市第一警花』

摘到了手。

　　结婚半年以来，两个人的感情总体上是和谐恩爱的，当然也免不了有些许摩

擦，刚才说的工作调动就是其中一个……

　　头发吹干了，女刑警队长起身走到床边，一边蹙着眉思考着明天的具体任务

安排，一边弯下腰整理着毛毯被单。

　　宽松的浴袍领口顿时敞了开来，丰满之极的胸脯露出了大半，两颗Ｆ罩杯也

容纳不下的雪白大肉团整个跃入眼帘，一道诱人的乳沟望不见底的深邃。

　　苏忠平看得热血直冲脑门，不假思索的凑了过去。

　　「干什么？」

　　完全是一种职业的本能反应，女刑警队长清叱着使出一个漂亮的擒拿动作，

反手扭住那只向自己伸来的手掌一拧。

　　「啊啊——」

　　苏忠平痛得叫了起来，不过他以前当兵时也练过两下功夫，一甩手就挣脱了

妻子的擒拿，反而把她拉向自己的怀抱。

　　两个人都是下意识的出手，又都下意识的立刻停止，一起忍不住好笑。

　　「你谋杀亲夫啊！」苏忠平捧住痛得不轻的手腕，故作夸张的叫嚷，「出手

这么重，是不是把我当成了那个变态色魔？」

　　「谁叫你突然毛手毛脚的？」

　　石冰兰噗哧娇笑，心疼的拉起了丈夫的手，替他按摩着腕关节。

　　「这不能怪我，你刚才的样子实在太诱人了……」苏忠平苦笑着说。

　　女刑警队长的瓜子脸上微微泛起了红云，看上去更是令人怦然心动。

　　「老婆，今晚开心一下好么？」

　　男人忍不住用另一只手搂住了她的腰肢，嘴唇在耳边吐着热气。

　　「前几天不是才来过吗？」

　　石冰兰侧过头避开丈夫的亲热，语气里不是很愿意。她对房事一向都缺乏热

情，更何况今天已经劳累了一整天。

　　「来嘛，我今晚真的很想……」

　　苏忠平腆着脸，手已经开始扯她浴袍的腰带。

　　石冰兰无声的叹了口气，她本来是想拒绝的，但看到丈夫有点红肿的手腕，

心里又软了下来。

　　「记得戴套！」她轻声叮嘱。

　　苏忠平精神一振，迫不及待的从床头柜里取出了一个避孕套，迅速在胯下摆

弄好，然后把妻子抱上了床。

　　「啪嗒」一声，即使是被丈夫热吻着，女刑警队长也没忘记伸手关掉电灯，

室内顿时一团漆黑。

　　男人兴奋的喘息声响了起来……

　 ＊＊＊　　　　＊＊＊　　　　＊＊＊　　　　＊＊＊

　　午夜十二点，萧川副市长的家。

　　放在茶几上的手机突然响起悦耳的音乐，划破了夜晚的宁静。

　　围坐在茶几边的夫妻俩同时震动，一齐探头望了眼来电显示，然后交换了一

个紧张的眼神。

　　「用电话卡打来的，应该就是他！」女人大代表林素真颤声说。

　　从吃完晚饭起，她和萧川就在等这个电话了，两个人都早已坐卧不宁。

　　萧川深深吸了口气，安慰的拍了拍女人的手背，强自镇定的打开了手机。

　　「喂，我是副市长萧川。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请求你放了我女儿……」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讽刺的怪笑声。

　　「副市长大人，你给我听好。我只想跟你老婆对话，只要让我再听到你说一

个字，我立刻就挂机！」

　　萧川气得血压都升高了，但还是强控住怒火，把手机递给了老婆，自己凑近

脑袋聆听。

　　「我女儿呢？让我跟她说两句话！」林素真一接过手机就焦急得乱了方寸。

　　「那就要看你答不答应我昨天开出的条件了？」对方阴森森的说。

　　林素真脸色苍白，戴着金丝眼镜的双眼望着萧川，在丈夫的示意下说出了事

先商量好的话。

　　「我可以把警方目前的案情进展告诉你，但你要第一时间释放我女儿……」

　　「哼哼，哪有这么便宜的事？你必须替我多打听几次情况才行。不过我可以

向你保证，一个月之内就会让你们这对大奶母女团聚。」

　　恶魔的语气相当的猥亵下流，可是林素真和萧川都只是听得恼火，谁也没注

意到他说的是『母女团聚』，而不是释放萧珊。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食言？」

　　「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和警察合作呀！」对方冷笑。

　　「你不要太嚣张了！」林素真色厉内荏的怒斥，「你以为我们真的不敢告诉

警方吗？也许他们马上就能抓到你……」

　　「卡」的一声轻响，电话里又响起了萧珊哭泣的嗓音，一听就知道是先录好

再播出来的。

　　「妈妈，你们千万别报警呀……他在我身上绑了炸药，呜呜……他说只要一

被警察围住，动根手指就能把我炸死……呜哇……」

　　林素真和萧川惊呆了，夫妻俩都面如土色。

　　「不要，你不能这么做！」

　　女人大代表控制不住的尖叫了起来，惊恐的全身发抖。

　　「哈……哈……」对方得意的狂笑，「想要女儿活着，你最好祈祷我长命百

岁。如果这一个月里你们把我出卖给警察，我就是死也要拿你女儿来垫背！」

　　林素真就像跌进了冰窖里似的，整个人都被巨大的恐惧所包围。她下意识的

用征询的眼光望着丈夫，只见他表情无比沉重的、缓缓的点了下头。

　　「好，我们答应你的条件！」她咬了咬牙，终于说出了通过向赵局长施压而

探听来的机密，「警方目前的进展是……」

　　夜色深沉，四周鸦雀无声，只有低低的嗓音在电话里密语。女人大代表再也

想不到，今后她会为自己的愚蠢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　　　　＊＊＊　　　　＊＊＊　　　　＊＊＊

　　天空是漆黑的，血红色的月亮比平时足足大了一倍。天地间弥漫着令人窒息

的恐怖气氛。

　　石冰兰一个人在黑暗中狂奔着，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恐惧，眼前的道路在晃

动颠簸。

　　她已经把速度加快到极限了，一对丰满到极点的巨乳在胸前剧烈的跳动，仿

佛随时都会从警服里蹦出来，两边模糊的景物闪电般的向后倒退。

　　可是身后的脚步声还是越来越接近了，一个魁梧的黑影已经出现在脚下。

　　夜枭般的喋喋怪笑声响起，路面上映出了一双又粗又长的手臂倒影，呈环抱

之势的向自己合拢。

　　石冰兰骇然，猛地转过身，右手按到了腰间的枪套，可是却摸了一个空，向

来从不离身的配枪竟然不翼而飞！

　　——啊呀！

　　惊叫声中，两只大手劈面揪住了女刑警队长的衣领，把她用力撞到了路旁的

一棵大树上，然后慢慢的向上拎了起来。

　　「放下我……放下……我是女警察……你这是在袭警……」

　　不理她的厉声警告，身体还是一点点的离开地面越来越高，背部将树干摩擦

得咯吱咯吱响，双腿徒劳的凌空踢腾。

　　「你到底是谁……是谁？」

　　奇异的感觉泛上心头，石冰兰一边竭尽全力的挣扎着，一边睁大眼睛盯住对

方，女人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可是眼前站着的只是一个黑乎乎

的高大身影，完全看不清五官面容。只能瞥见一双亮得可怕的眸子，射出野兽一

样的嗜血光芒。

　　「嗤啦」「嗤啦」几声响，对方的大手粗暴的拉扯着，转眼间就将警服连同

内衣一起撕成了碎片。

　　「住手！」

　　石冰兰羞愤的大叫，眼睁睁的看着碎裂的布片漫天飞舞，胸前两个雪白丰硕

的大肉团赤裸裸的弹了出来，沉重的掉进了早已等待的魔掌中。

　　「嘿嘿嘿……真是大得令人疯狂啊……果然是名副其实的波霸女警！」

　　淫邪而又刺耳的怪笑声在耳边轰鸣，双腿突然被强行分开，一根足足有小臂

粗的阳具猛地刺入！

　　女刑警队长整个人都被撞得飞起，发出高亢的悲鸣声，毫无反抗之力的迎接

着对方猛烈的抽送，一丝不挂的晶莹胴体在黑暗中抛起抛落。

　　「哈哈哈……母狗……我要你一辈子做我的性奴……」

　　黑影纵声狂笑，抓住她胸前来回跳动的巨大而成熟的果实，握在掌里恣意挤

压揉捏。女刑警队长被干得失声哭喊，明明心里很羞耻，可是身体却感受到了一

种被凌虐的快意，而且越来越强烈，直到对方吼叫着喷射出滚烫的精液……

　　——啊！

　　石冰兰低呼着醒了过来，猛地睁开双眼，整个人同时在床上剧烈的颤动了一

下。

　　「怎么了……冰兰，出什么事了吗？」

　　睡在身边的丈夫立刻被惊醒，迷迷糊糊的问了一句。

　　「没什么，我落枕了……你继续睡吧。」

　　漆黑的卧室里，女刑警队长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平静，尽管她全身大汗淋漓，

丰满的胸脯还在心有余悸的起伏。

　　苏忠平「嗯」了一声，翻了个身子，很快又发出了有规律的鼾声。

　　等丈夫睡熟了，石冰兰才静悄悄的起身下床，赤足刚踩上地板，光裸的大腿

间就感觉到一股暖流缓缓淌下。

　　她的脸微微发热，轻手轻脚的挪开被单，把垫在自己这边床上的毛毯扯了出

来，摸黑走向浴室。

　　不用开灯看也知道，毛毯的中间部分全部湿透了，只要轻轻一拧就能挤出大

量的汁水来，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女人气息……

第０５章　引蛇出洞

　　「喔喔……啊……噢噢噢……啊……」

　　萤光闪闪的屏幕上，一对赤身裸体的日裔男女在狂乱的交媾着，不知廉耻的

浪叫声响遍整间黑暗的卧室。

　　阿威一个人舒舒服服的躺在床上，发亮的眸子目不转睛的盯着屏幕。

　　片子里的女主角是个巨乳女优，长相清纯甜美，胸部却巨大得令人震撼。她

一边风骚无比的骑在男演员身上尖叫，一边夸张的甩动着胸前那对大奶球。

　　很长时间过去了，阿威的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自始至终的盯着女优硕大的

胸脯。那两团赤裸裸的大奶在眼前不断的跳跃着、跳跃着……

　　视线渐渐模糊了，很多年前发生的一幕情景，蓦地像镜头闪回似的从记忆中

浮现。

　　那时候他只有十五岁，还是个正上初中的少年，有一天下午提早放学回家，

经过父母房间时忽然听到里面传来隐约的呻吟。

　　他好奇心起，静悄悄的凑到门缝上一看，整个人都惊呆了。

　　跃入眼帘的赫然是母亲一丝不挂的胴体！她像是只发春的母兽一样，手掌和

脚掌都撑在床上，高高的撅着滚圆的臀部。一个满身肥肉的啤酒肚男人正狞笑着

跪坐在她身后，粗黑的肉棒一下下的捅进白花花的屁股。

　　「啊啊……插死我了……啊……大鸡巴……呀……干我……用力干我……」

　　母亲发出声嘶力竭的哭叫声，美丽的脸庞上满是淫荡的表情，两个赤裸的乳

房沉甸甸的垂在身下，雪白浑圆的肉团看起来显得极其丰满。

　　脑海中「嗡」的一响，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女人是自己的母亲，那个美丽、

端庄、温柔、慈爱的母亲。她居然瞒着父亲，跟一个如此粗鄙的男人偷情！

　　「贱女人！平常一副高不可攀的样子……鸡巴一插进来……就浪得跟妓女一

样……看我插死你……插死你……」

　　肥胖男人气喘吁吁的淫笑着，嘴里喷出的酒气连门口都能闻到，双手放肆的

伸到母亲胸前，发狠的抓捏着两颗圆滚滚的肉球。

　　少年的视线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直勾勾的凝注着那对倒垂下来的肥硕巨乳。

　　胯下的阴茎霎时条件反射般勃起，在极度的震惊中，他的大脑一片空白，视

野中好像只剩下了这对不断摇晃的大奶子，在眼前两倍、五倍、十倍的放大……

　　「咚」的一声，少年的脑袋不知不觉的磕在门上，房门敞了开来。

　　耳边传来了母亲的惊呼声，可是他没有抬头，没有去看她慌乱羞耻的神色，

他的眼光依然瞪着她胸前那对裸露的乳房。

　　「阿威，别看……啊啊……你……别看妈妈……阿威……呀……求求你……

别看……」

　　母亲呼唤着他的小名，惊慌失措的苦苦哀求，扭动身躯想要挣脱肥胖男人的

驾御，可是却反而被对方搂得更紧，抱住她的大屁股更疯狂的抽插。

　　「嘿嘿，反正都被你儿子看到了，还有什么好装的……就让你儿子也开开眼

界，认清你这个淫乱母亲的真面目吧……」

　　「不……放开我……不……阿威……你别看……啊……」

　　听着母亲凄厉的哭泣声，他蓦地心头怒火万丈，冲进去伸手抢过床头柜上的

一把剪刀，不假思索的刺了出去！

　　肥胖男人的惨叫声立刻响起，猛地将母亲推下床，肚皮上有鲜血喷出来，星

星点点的溅满了母亲袒露的胸脯。

　　鲜红鲜红的血，丰满雪白的乳房……这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的触目惊心，永远

的定格在了他脑海中……

　　之后，父亲气得心脏病发作逝世，他则因过失伤人被判处三年劳教，在监狱

里受尽了折磨。

　　至于母亲……他心里永远不会原谅她！服刑期间母亲曾多次来探监过，甚至

声泪俱下的痛哭着跪在他脚边，乞求他宽恕，他却冷冷的无动于衷。

　　最后一次来探监时，他清楚的记得，那是在闷热的夏天，母亲只穿着单薄的

衬衫，肚子明显的隆起，居然是已经怀了身孕！

　　盯着母亲那因怀孕而显得更加鼓胀的双乳，他又想起了那被人肆意狎玩的画

面，不禁一阵恶心，同时也感到一种异样的疯狂冲动。

　　于是他猛然伸手，抓住了这对丰满浑圆的肉球，体验着那酥软弹力的手感，

然后，在母亲惊愕不信的目光中，嘲讽的道：「既然可以给奸夫捏，让亲生儿子

玩一玩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吧？」

　　母亲颤抖着摔了他一巴掌，哭嚎着掉头奔了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来过了。

　　直到刑满释放后，他才知道，母亲一直都是被逼的！那无耻的粗鄙男人，先

用春药迷奸、霸占了母亲，后来又以他的性命相威胁，逼迫母亲改嫁，沦为其发

泄性欲和传宗接代的工具。

　　听说他出狱，这狠毒的仇人竟还不肯放过他，派出杀手放了一把大火，企图

赶尽杀绝。虽然他侥幸没死，但却被完全烧毁了容貌。幸好父亲的故交老孙头义

气深重，暗地里将他偷渡送到了美国，又帮他改名换姓，才总算逃过了追杀。

　　这以后的许多年，他都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吃了数不清的苦，但也逐渐培

养出了顽强的意志、高超的身手和残忍的性格。不知何时起，他发现自己对女人

的乳房有种特别的嗜好，尤其是那些大胸脯女人的乳房。那是一种极其强烈的、

暴虐而变态的欲望。只有狠狠的折磨那些巨乳美女，欣赏到她们的痛苦和羞辱，

他才能获得身心上的最大满足。

　　现在，他终于混出头了！怀着深刻的报仇渴望，他以全新的身份返回Ｆ市，

开始秘密复仇。

　　可惜的是，仇人却已经不在人世了，母亲也已逝世。不过还好，仇人还留下

了两个女儿，而且都是超级『波霸』，拿她们俩来复仇，正是天经地义、一举两

得！

　　不单是她们俩，还有那许许多多长着丰满大奶的美女，都是罪人！都必须得

到应有的惩罚……正好自己的计划，也需要先用一些牺牲品来混淆警方的视线，

这样最终向那对姐妹下手时才不至于引起怀疑……就让所有这些巨乳婊子在地狱

里，一生一世的偿还自己的罪孽吧……

　　把如此邪恶的念头付诸实施，开始绑架『猎物』不过是这半年来的事。可是

他心里很清楚，早在十五岁的那年，那个小名叫『阿威』的男孩就已经失去了人

性，黑暗的种子从那时起就已在血液里发芽了……

　　回想起往事，阿威的双眼闪过冷酷而讥诮的寒光，在黑漆漆的房间里看来，

更显得如同恶魔一样的狰狞可怖。

　　「啪」的一声，他关掉ＶＣＤ机，翻身下床。

　　「该去调教一下那个姓萧的小波霸了……哈哈……哈……」

　　自言自语的狞笑声中，阿威大步向囚禁女高中生的地下室走去。

　 ＊＊＊　　　　＊＊＊　　　　＊＊＊　　　　＊＊＊

　　城南西湖湖畔。全市最有名的Ｆ市协和医院就坐落在这里，里面不但设备一

流，还有许多全国知名的医学专家和教授，整体的医疗力量相当先进。

　　早上八点整，正是上班的时间。心胸外科的主治医师沈松打着哈欠走进了医

务室。

　　他三十多岁的年纪，长相算是比较英俊，可是皮肤泛着不健康的青白色，眼

睛深深的陷下去，显然是太多的夜生活导致的，令他看上去显得有点颓废。

　　「沈医生早上好！」四五个年轻护士半开玩笑的打着招呼，「看你眼里都是

红丝，昨晚又到哪里玩通宵了吧？」

　　沈松不置可否的淡淡一笑，随口寒暄了两句，走到桌边拿起一叠病历翻看起

来。

　　几个护士一边整理归类着药品，一边唧唧喳喳的聊着天。

　　「三号病床的老头好凶哦，老是骂人，而且还动不动就投诉……唉，要是香

兰姐在就好了。她总是能让病人服气，以前就算有什么纠纷，她这个护士长一去

都能迎刃而解。」

　　「香兰姐还在休产假呢，儿子刚生下来两周，起码也要等坐完月子才来上班

吧……」

　　听到「香兰」这个名字，正在看病历的沈松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表情似乎

有些阴沉，转过身默不作声的向外走去。

　　几个护士互相使了个眼色，全都闭上了嘴。

　　协和医院的职工全都知道，沈松一年前刚调到这里时，就对胸科护士长石香

兰一见钟情。可惜那时候石香兰已经准备结婚了，当然不可能接受他的追求。

　　但沈松不死心，有一天竟然在医院里捧出九百九十九朵玫瑰，大张旗鼓的向

美丽动人的女护士长求爱，没想到却闹了个灰头土脸，还是遭到了断然拒绝。

　　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一起随风调落，沈松在众目睽睽之下颜面尽失，连续几天

都失魂落魄的缓不过劲来。这之后他虽然没有再死缠烂打，可是从此就变得比较

沉默寡言了。

　　「看来沈医生还爱着香兰姐呢。」一个护士压低嗓音说。

　　「当然，香兰姐这么漂亮，现在又是单身妈妈……」另一个护士用羡慕的口

吻说，「医院里有不少人想重新追她呢，听说还包括我们的郭大主任……」

　　「哇！」几个护士不约而同的啧啧惊叹。她们以为沈松已经走远了，说话不

再有顾忌，却不知道他还静悄悄的站在门口，把刚才的话全都听到了耳里，苍白

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眼神闪烁不定的呆了有半分钟，沈松无声的叹了口气，正准备开始例行的查

房，忽然间身体一震，睁大了两眼望着前方。

　　走廊上，一个美丽的倩影正迈着优雅轻快的步子向这边走来，洁白整齐的护

士服看起来分外的醒目。素净的脸庞几乎不施脂粉，完全没有那种浓妆艳抹的妖

娆。一头乌黑的秀发用发卡高高的别起，显得非常清爽利索。

　　「香兰……」沈松有点吃惊的看着她，脱口而出的说：「你怎么来了？」

　　迎面走来的正是胸科护士长石香兰。她的脸形轮廓、五官容貌都和妹妹石冰

兰有六七分相似，都有种与生俱来的出众气质。不过，和妹妹的冷艳威严相反，

她给人的是一种温柔端庄的感觉，令人一见就油然而生亲近之意。

　　当然，从身材上来看，石香兰同样有一副令人喷血的美妙曲线。极其丰满的

胸脯和妹妹的尺寸不相上下，即使是罩在宽松的白大褂里，也还是很明显的耸起

惊人的弧度。

　　此刻沈松的眼光就落在这高耸的胸脯上。随着女护士长矫健的步伐，两个胀

鼓鼓的硕大肉球醒目的在她胸前颤动着，使人情不自禁的泛起伸手去抓的冲动。

　　「沈医生你好。」石香兰在他面前停下了脚步，礼貌的对他点点头说，「我

来上班了。」

　　她对这位主治医师并不反感，一年多前之所以严词拒绝他，主要是怕当时的

未婚夫误会，结果搞得对方下不了台，事后她心里也觉得有几分歉疚。

　　沈松抬起视线：「怎么不多休息几天？你才刚生产两周，月子都还没有坐完

呢！」

　　「喔，在家里呆不住，还是到医院来工作更踏实些。」

　　女护士长微微一笑，白皙的俏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红晕。产下儿子后，她增添

了一股由母性所焕发出来的动人光辉，身材也比以前稍微丰腴了一些。更明显的

变化还是在胸部，在这样近的距离内可以看出，她胸前的双乳至少又增大了一个

尺码，那种呼之欲出的饱满肉感，绝对可以让任何男人热血沸腾。

　　沈松的眼睛里似乎有亮光一闪，但马上又黯淡了。

　　这时医务室内的护士们闻声而出，见到石香兰都欢笑着围了上来，亲热的在

她耳边说个不停。

　　「香兰姐，怎么今天就回来上班了？你可真是够敬业的！」

　　「家里那个大胖小子怎样了？这几天有没有哭闹得厉害？」

　　七嘴八舌的语声中，石香兰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深深的感受到友情和关怀。

　　她「嘘」了一声，微笑着说：「这里是病房走廊，大家安静一点，到医务室

里再说吧。」

　　「嘻嘻，香兰姐真是时刻也不会忘记职责。」

　　护士们嘻笑着，纷纷簇拥着石香兰回到了医务室。

　　沈松目送着女护士长的背影消失，眼睛里再次闪过炽热的亮光，然后若无其

事的走开了。

　 ＊＊＊　　　　＊＊＊　　　　＊＊＊　　　　＊＊＊

　　上午九点，Ｆ市刑警总局。

　　一身警服、英气逼人的女刑警队长石冰兰站在房间中央，清亮的眸子里满含

威严，正在有条不紊的向下属们分派着任务。

　　男警们都站在她左边，右边是八位高矮不同的女警，个个都很年轻漂亮，上

围的数字也都相当骄人。虽然还不能和石冰兰胸前那对３８寸Ｆ罩杯的丰满乳房

相比，但在一般男性的眼中都已经是绝对的「波霸」了。

　　这些女警是从全市各个分局里挑选出来的，刚刚抽调到由专案组领导的破案

队伍中来。在众多的警花中之所以选中她们，主要原因就在于她们都有尺寸突出

的胸围。

　　石冰兰望着这八位身段诱人的女警，心里忽然觉得有些悲哀。

　　对Ｆ市百货商城的监视已经进行了三天了，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数

十位精干的便衣警察潜伏在来往商城的人流里，认真细致的观察着身边的男性顾

客，寻找着可疑的人物，但是三天以来并没有任何收获。

　　专案组经过分析后一致认为，罪犯是个极其狡猾而又谨慎的人，不会那么容

易就被抓到破绽。这几天他没有露出马脚，很有可能是因为暂时没发现值得下手

的目标。

　　自从连环奸杀案的新闻通过电视报纸传开后，人人都知道了有这么个危险的

变态色魔，专门以大胸脯女子为袭击目标。一时间人心惶惶，那些拥有『伟大』

上围的女人全都吓得要命，穿着一下子保守了起来，生怕哪天被恶魔当作猎物给

盯上。几乎是一夜之间，平时数量不少的低胸装打扮就在公共场合销声匿迹了。

　　针对这个情况，专案组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的行动计划，投罪犯之所好，

让局里的警花换上性感衣着来作诱饵，争取把他给引出来。

　　经过精心挑选，除了本来就参与此案、自告奋勇要当诱饵的孟璇外，又从其

他分局里挑出了七位女警。今天早上她们正准备第一次参加任务。

　　男警们不论老少，看着这些英姿勃勃的姑娘们站在面前，精神饱满的挺着一

整排高高鼓起的胸脯，或多或少都有些眼光发直。

　　只有王宇一个人连眼角都没扫警花们一下，包括自己的恋人孟璇。他自始至

终都表情冷漠，只是在无人留意的时候，才迅速的瞥一眼女刑警队长丰满到惊人

的胸部。

　　警局里谁都看得出来，这位女上司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波霸，胸前那对巨乳

连ＡＶ女星都要甘拜下风，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建议让她也去当诱饵，甚至连想

都没有这样想过。

　　在他们心里，这位女刑警队长不仅是上司，也是不可亵渎的女神。要她也穿

上袒胸暴露的装束，那简直是无法想像的画面。

　　石冰兰自己当然也不会有这种念头，事实上，她虽然赞成诱捕的方案，可是

不知怎地，一想到要靠这样的方式去捉拿凶手，内心深处还是十分不舒服。

　　不过她毕竟是个很理智的人，从来不会被私人感情干扰到工作，只是稍微停

顿了几秒，就断然的对警花们下了指令。

　　「……具体的安排就是这样，现在你们换衣服去吧，然后分批赶到Ｆ市百货

商城！」

　 ＊＊＊　　　　＊＊＊　　　　＊＊＊　　　　＊＊＊

　　十二点整，Ｆ市协和医院。

　　一身洁白护士服的石香兰脚步轻捷的走向病房大楼。她刚协助科里做完一场

手术，脸上的口罩还没摘下来，两只手各提着一个装满药品的袋子。

　　阳光照在身上，美丽的女护士长显得分外娇俏动人，口罩上方的眼睛明媚而

温柔。刚过膝盖的护士裙下露出一小截白皙的玉腿，浑圆饱满的丰臀随着步伐轻

轻摆动。

　　穿过大厅，石香兰来到电梯旁边抬头观望，闪烁的数字显示出四架电梯有三

架还在上升，只有最右边的一架开始下降了，于是她就站在那里等待着。

　　「请问一下，心胸外科在哪里？」一个声音在身旁响起。

　　石香兰转头一看，是个梳着油亮头发、一身名牌服装的男人，打扮举止都像

个花花公子。

　　「在十六楼。」石香兰动听的嗓音透过口罩传出来，礼貌的回答道，「我就

是胸科的护士。请问您想找哪位？」

　　「喔，我找你们的科主任郭永坤。」

　　花花公子嘴里一边说话，视线一边逡巡着女护士长诱人惹火的身段，最后停

留到了那高高鼓起的大胸脯上，三角眼里射出色迷迷的光芒。

　　「好的，我带您去吧。」

　　虽然心里十分厌恶，但石香兰依然保持着微笑。毕竟这种眼光她平时见得多

了，早已学会心平气和的去对待。

　　「那就多谢啦。」花花公子满脸堆笑的套着近乎，「我叫余新，是你们郭主

任的好朋友……请问护士你怎么称呼？」

　　按照院里的规定，所有医护人员上班时都挂着一个胸牌，上面不单贴着本人

的正面彩色照片，还清晰的印着职位和名字。

　　「协和医院……胸科……护士长……石……香……兰……」

　　花花公子余新把脑袋凑近女护士长的胸脯，直到不足半尺的距离内才停下，

仿佛近视似的眯起眼睛，一字一顿的念着牌上的字句。

　　他故意读得很慢，目光其实根本不是在看牌子，而是借机端详着眼前高耸入

云的轮廓，洁白的护士服紧紧的绷在胸前，勾勒出一对丰满到不能再丰满的硕大

乳房，就像是胸襟里满满的塞着两个大甜瓜般，看上去无比的诱人。

　　石香兰不悦的蹙起眉头，本能的向后退了两步。虽然她天生的脾气温和，可

是对方那种贪婪的眼神未免也太露骨了些。

　　这时电梯「叮」的一声到了，门自动打开。只有寥寥几个人走出来，里面还

剩下两个工人推着一张安着滚轮的病床。他们做了个手势，示意还要上去。

　　那张病床至少占据了一半的空间，石香兰走进去正准备按数字「１６」，余

新已经抢先一步替她按下了。

　　「谢谢。」

　　石香兰话音刚落，外面忽然又一窝蜂的涌进七八个乡下人，电梯里顿时变得

十分拥挤，两个人被迫挪到了最角落的位置。

　　门缓缓关闭，电梯平稳的向上升去，一组阿拉伯数字挨个闪亮。

　　石香兰背靠着冰冷的壁角，身前身侧都是人。她被挤得连动都不能动了，几

乎有种透不过气的感觉。

　　前面站着的就是花花公子余新。他的背部紧贴着女护士长，正有意无意的挨

擦着那对丰满高耸的乳峰。

　　石香兰立刻感受到胸部被压迫，直觉告诉她对方一定是故意的，白皙的脸庞

腾的红了。

　　平时她也好几次遇到过这种情况，特别是坐公共汽车时，只要人一多就会有

人借机想要占便宜。以往女护士长总是用手臂护在胸前，不给任何人毛手毛脚的

机会。

　　可是今天偏偏两只手都提着袋子，而且份量都不轻，没有可能抬到胸口的高

度来加以保护，只能眼睁睁的任凭对方侵犯了过来。

　　——哇，真是一对超级大奶子！

　　背部传来柔软、鼓胀而又十分饱满的感觉，余新在内心啧啧惊叹着，背部肌

肉不着痕迹的上下左右旋转磨蹭，去感受那两大团东西的美妙触感。

　　「可恶，这人实在太离谱了！」

　　石香兰咬着嘴唇，曲起膝盖企图顶开对方的身子，但却无济于事。她还是第

一次遇到如此大胆的色狼，饱满的胸脯被对方紧紧的压迫着，两颗巨硕的乳球已

经被挤得变了形，将护士服撑得更加紧绷鼓起。

　　更要命的是，她才刚刚生产两周，正是乳汁分泌最旺盛的时候。今天上班时

奶水就一直沁个不停，专门配置的乳垫早已吸收到饱和的程度了，现在再被这么

一压，简直就像是被人用力抓住挤奶一样。女护士长可以清晰的感觉到双乳间潮

流涌动，汩汩的泌出了大量温热的汁水。

　　「糟糕！」

　　她惊慌起来，心里的尴尬一时间还多过气愤羞恼。胸前一大片肌肤都变得凉

凉的，湿淋淋的内衣贴在身上。不用看也知道，薄薄的内衣被奶水浸透了，护士

服上肯定出现了不雅观的湿痕。

　　余新也在同时觉察到背部有点湿，不过倒没想到乳汁上去，也没怎么在意这

回事。他全部的感官都放在了她的胸脯上，被那两个硕大无比的肉团亲密无间的

贴着背部，除了无与伦比的刺激外，内心更多的是惊叹。

　　他已经几乎把上半身的重量都压向了女护士长，可是不管怎样用劲，背部都

被那极其丰满的双乳给撑开一段距离，始终无法接触到对方平坦的小腹。由此可

以想像到，这对奶子究竟大到了怎样惊人的地步。

　　石香兰气得几乎要流出眼泪，心里充满了羞耻和愤怒。可是斥责的话音冲到

口边还是咽了回去，僵在喉咙深处。

　　她是个很要面子的女人，一向又温柔又斯文，不能想像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

的难堪。再加上被乳汁浸湿了胸前的护士服，如果不做声也许还不会有人留意，

要是声张起来被所有人都看到，那可真是要尴尬得无地自容了。

　　石香兰突然灵机一动，两手的袋子同时向前方递了过去：「劳驾，请替我拎

一下！」

　　余新一呆，双手不由自主伸出，一左一右的接过了两个药品袋。

　　石香兰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空出的双臂立刻顶到他肩上，将这个令人厌憎

的男子推离自己的胸脯。

　　——上当了……他妈的，早知道就不该帮她……

　　余新心里懊悔不迭，一时无计可施，只好规规矩矩的站在原地。

　　十六楼终于到了，那七八个乡下人又是一窝蜂的涌了出去。余新和石香兰也

紧跟着走了出了电梯。

　　「跟我来，郭主任在这边！」

　　尽管女护士长无比的羞愤，但仍然没有发作。她强行控制着自己，沉着脸在

前头带路。

　　余新手提药品袋跟在后头，盯着那诱人的腰身曲线，越发显得垂涎欲滴。

　　石香兰边走边整理着自己的衣领，这样子双臂就很自然的护在胸前，遮挡住

了那一大片被奶水打湿的污迹。

　　走到胸科护士专用的值班室内，她不假思索的拐了进去，站在门口侧着身子

说：「走廊尽头那间就是郭主任的办公室了，你自己过去吧！」

　　「嘿嘿……明白了……」

　　花花公子嬉皮笑脸的递过了袋子，石香兰气忿忿的瞪了他一眼，几乎像是抢

一样的夺了过来，然后「砰」的关上了房门。

　　尽管她动作很快，但是手臂伸出来的时候，余新还是瞥见了她胸口湿得跟打

翻了水杯似的，很清晰的透出了包裹着硕大美乳的白色奶罩。

　　「难道是……」

　　余新难以置信的愣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什么，忙脱下身上的外衣。

　　质料轻软的外衣背部，赫然有两圈不太显眼的水迹。凑到鼻端一闻，散发出

一股淡淡的奶香。

　　「哈，哈……原来是头正处在哺乳期的大奶牛哇……真是太妙了！」

　　也不顾过道上还有不少人来往，花花公子毫无顾忌的吻着那被乳汁侵湿的地

方，唇舌贪婪的在上面咂吮。尽管透过衣料已经很难再咂出汁水来，而且尝起来

也没有什么味道，但他还是从心理上感到了极大的满足。直到背部的衣料整个起

皱了，他才依依不舍的放下来，将外衣搭在臂膀上，缓步走向主任办公室。

　 ＊＊＊　　　　＊＊＊　　　　＊＊＊　　　　＊＊＊

　　「咦，香兰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眼睛红红的，你在哭呀？」

　　胸科值班室反锁的门被用钥匙打开，两个年轻小护士有说有笑的走了进来。

她们看到石香兰后有些吃惊，一齐关心的询问她。

　　「没什么……刚才眼睛里不小心溅了点碘酒……」

　　女护士长勉强露出一个笑脸，抬手拭去了眼角的泪痕。

　　刚才她独自一人在值班室里十多分钟，趁着没有其他人在，赶快脱下了粘腻

腻的贴在身上、早已感觉十分难受的内外衣衫。满溢的奶汁不仅浸透了乳罩和内

衣，连护士服的前襟部分都湿得可以挤出水滴来。

　　幸好石香兰今早来上班时已经做了预备，随身带着一件备用的乳罩，专门吸

收奶汁的乳垫更是准备了好几个，护士服医院里也有备用的，不至于搞得狼狈万

分。

　　由内到外都换上干净清爽的衣服，她才感觉舒服了些，可是想起刚才在电梯

里受到的侮辱，心里还是羞愤不已，眼泪不由自主的掉了下来。

　　「老公……你为什么抛下我走了？害得我被流氓欺负……要是你还活着，你

一定会替我出这口气……」

　　女护士长伤心的叹了口气，伸手探进衣领内。高耸饱满的双峰被乳罩束缚后

互相挤压，中间形成了一道深得令人咋舌的白皙乳沟。一个美丽的心型坠子由颈

子上悬挂下来，安静的躺在诱人的乳沟里，比乳罩更亲密的接触着那两颗雪白丰

硕的大肉球。

　　她把坠子拉了出来，打开前盖，里面是一张小小的照片。丈夫熟悉的脸庞在

对着她微笑，亲切的目光充满爱意。

　　丈夫是个在医学界小有名气的全能型专家，在世时不单薪水极高，私底下还

在一位同学的推荐下，为国外的一家药厂当顾问，帮助发明了不少新药品，每个

月都能领到丰厚的红利。后来丈夫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这些经济上的来源就都

断了，靠着过去的积蓄和本身的薪金，石香兰虽然不至于艰难度日，但总有了相

对紧迫的感觉，因此经常会怀念起过去的幸福时光。

　　眷恋的凝望了好一会儿后，石香兰神色黯然的将坠子放回两乳间。自从丈夫

逝世后，这个坠子就片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丰满乳房，因为那里最贴近她的心，

也是丈夫生前最喜欢和留恋的地方。

　　还来不及拭去眼泪，两个小护士就打开门走了进来。石香兰忙掩饰着自己的

情绪。虽然她性格温柔，又比较爱面子，可是骨子里也和妹妹石冰兰一样，是个

不愿轻易在人前示弱的女性。

　　「对了香兰姐，三号病房的陈老伯怎么也不肯打针，跟个孩子似的，我们谁

都拿他没办法……」两个护士抱怨说。

　　「是吗？对病人应该耐心一点呀。来，跟我一起去看看。」

　　一听到工作上的事，女护士长立刻关注起来，强迫自己把悲伤委屈放到了一

边，收拾起心情，脚步匆匆的走了出去。

　 ＊＊＊　　　　＊＊＊　　　　＊＊＊　　　　＊＊＊

　　「嘿，你们科室的那位护士长石香兰，身材真是比西方女人还劲爆啊！」

　　胸科主任办公室里，余新一边吞云吐雾的喷出烟圈，一边冷不丁的冒出了这

么一句话。

　　坐在他对面的郭永坤主任本来谈得正开心，闻言笑容顿时敛住了，神色复杂

的望着他，不置可否的「嗯」了一声。

　　他今年还不到四十岁，就已经是全省有名的心脏手术专家了，又有曾留学美

国的经历，举手投足都充满绅士风度，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

　　尽管在外貌和气度上，郭永坤和余新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但这并不妨碍

他们成为朋友。两个人认识一年多来言谈甚欢，周末常常聚在酒吧里喝酒聊天。

　　「她今年芳龄多少？是不是刚生了孩子？」

　　余新抽着香烟，用一种很随意的语气问。

　　「你问这些作什么？难道想打她的主意吗？」郭永坤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

「头一次来就打听我们全科室……不，是全医院最漂亮的护士长，你是什么居心

啊？」

　　余新仰天打了个哈哈。

　　「你别说，我还真有点儿想泡她呢！」他舔了舔嘴唇，啧啧有声的说，「那

么大的胸脯，别说是在中国的女性里，就是洋妞中都少之又少啊！她要是肯去给

《花花公子》拍裸照，亮出那两团大咪咪，哇靠！保证连那些做过隆胸的金发女

郎都望尘莫及……」

　　这边唾沫横飞说得高兴，那边郭永坤却似乎听得不怎么入耳，皱着眉头严肃

的说：「小余，人家可是良家妇女，跟你在酒吧里泡的风尘女子可不一样……」

　　「有什么不同，无非就是奶子比她们更大吧……哈哈……」这花花公子肆无

忌惮的笑着，「老兄，我想跟她交个朋友，帮我介绍一下如何？」

　　「不行，我不能让你对我科室里的护士下手！」郭永坤的脸色不大好看了。

　　余新又是一阵嘿嘿干笑，把话题岔了开去，指着带来的一份产品说明书道：

「这些医药器材都是优惠价，老兄仔细研究一下吧，小弟不会让你吃亏的。」

　　他是省公安厅余厅长的侄子，读的也是医科专业，曾在国外打拼过数年，赚

了不少钱，现在是海外某制药企业驻Ｆ市的法人代表，今天是到医院推销新药来

了。

　　「嗯，我还要跟其他几位副主任商量商量。」郭永坤说，「你明天这个时间

再来一下吧！」

　　两个人又聊了一阵天，余新站起身告辞，郭永坤把他送到了门口。

　　「小余，别去惹石护士长，就当给我个面子好吗？」他郑重的交代说。

　　余新满口答应的离开了，但是语气里缺少真诚的意味，明显是在敷衍了事。

　　望着他的背影，郭永坤木着脸，眼睛里闪耀着阴郁的光芒。

　 ＊＊＊　　　　＊＊＊　　　　＊＊＊　　　　＊＊＊

　　Ｆ市百货商城是一栋二十层高的建筑，里面售卖各种各样的商品。从价格低

廉的日用品到昂贵的金银首饰，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下午五点，这家商城像往常一样热闹，进出的人流络绎不绝。没有人知道，

这表面的昌盛下隐藏着汹涌的暗流，整个百货商城都处在警方的严密监控下。一

共有四十多位便衣警员混杂在顾客里，分散在每一层楼执行任务。

　　其中八位是作为『诱饵』的美丽警花，她们有的扮成白领丽人，有的扮成居

家少妇，有的扮成青春的女大学生，有的扮成前卫的时髦女郎。

　　虽然假扮的身份不同，但是她们的装束打扮全都十分性感，一律是低胸装、

超短裙和高跟鞋，将火辣辣的身材曲线展露无遗。

　　这八位警花主要负责诱出罪犯，其余的三十多位男警则混在人群里监视，暗

中观察着来往的顾客，寻找露出蛛丝马迹的可疑人物。

　　具体的做法就是找出有哪些人对警花们特别留意，并且在偷偷的跟踪她们。

　　先把这样的人列为重点监视对象，然后再进一步的观察。

　　凭心而论，碰到美女会贪婪的多看两眼，甚至跟在身后一段时间，这些都是

男人正常的反应。但那个色魔的特点却不是跟踪几步路这么简单，按照专案组的

推测，色魔一旦确定猎物之后，就要一直跟踪到能确定她的起居路线为止，以便

将来能顺利实施绑架。

　　所以，在发现有男人长时间跟踪某位警花后，这位警花就会不动声色的离开

百货商城，看看对方是否会继续跟踪自己回家。如果是的话，那嫌疑可就大了，

预先准备好的男警员就会马上动手抓人。

　　当然，观察的对象也不只局限于对警花有兴趣的男人，若有人盯着商城里的

其他女性不放，也一样会被密切留意。

　　这一切都是在以石冰兰为首的专案组指挥协调下进行的，每个警员都通过暗

藏的通讯器来进行联系，随时汇报情况和听从调遣。

　　百货商城的对面是一栋刚施工完毕、正在后期粉刷的大楼。在二楼的一间厅

室内，房门终日紧闭着，专案组的总指挥场所就设在这里。

　　宽敞的室内空空荡荡的，只摆着桌椅和通讯设备。女刑警队长石冰兰正有条

不紊的指挥着工作，得力助手王宇和七八位老警员都在忙碌着，一时和商城里的

警员们紧张的联络，一时低声的讨论着案情。

　　『引蛇出洞』计划执行到现在，确实有不少男性顾客对警花们动过脑筋，有

的借故搭讪，有的趁人群拥挤时猛吃豆腐，也有的跟在身后流连忘返……但是，

这都只局限于在百货商城内部，当警花们离开商城时，这些男人顶多只跟到大门

口就放弃了。

　　这就是说，真正的罪犯至今都还未露面。

　　「不要着急，继续监视下去。罪犯迟早会忍不住露出马脚的。」

　　女刑警队长沉着的发出指令，神情充满了信心。这股自信仿佛也感染了周围

的下属，人人工作起来都更加积极有干劲了。

　　可是他们不知道，其实石冰兰的心里却有种不祥的预感，隐隐觉得事情不会

很顺利。

　　这纯粹只是一种女性的直觉，她自然想不到，这个「引蛇出洞」的计划早已

被对手全部洞悉。

　 ＊＊＊　　　　＊＊＊　　　　＊＊＊　　　　＊＊＊

　　「想抓我？嘿嘿……你们这帮笨警察做梦去吧！」

　　就在这同一时刻，阿威正在发出得意的低笑声。他果真就在这百货商城里，

坐在十层冷饮厅一个靠近门的座位上，一边悠哉游哉的享用着酸奶点心，一边欣

赏着路过的美女。

　　冷饮厅的墙壁有一半都是透明的玻璃，坐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清楚的看见经

过这里的人群。半个小时之内，已经有四五位打扮性感的大胸脯美女引起了他的

注意。

　　不过，阿威一眼就看了出来，这几位美女都是警方布下的诱饵！

　　道理很简单。自从『变态色魔』的新闻传开后，人人都知道他是以大胸脯女

性为袭击目标。这段时间全市几乎所有女性都不敢穿低胸装了，生怕成为下一个

受害者。而今天百货商城里却突然冒出了这么多位大胆女子，一个个衣着又是这

样暴露，这不是陷阱才怪呢！

　　——哈，哈……你们这些没脑子的警察，以为我会这么容易上当吗？真是笑

死人了！

　　嘴里不屑的冷笑着，阿威呷了一口酸奶，眼光转向别处。

　　对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张歌坛『性感天后』楚倩的宣传大海报，美艳动人的

姿容栩栩如生。这是一张身穿比基尼泳装、在海滩边拍摄的巨幅图片，女明星娇

媚的甜笑着，乌黑的长发散在双肩上，胸前一对３７寸的丰满乳房简直是波涛汹

涌，那雪白硕大的肉球根本无法被窄小的比基尼包裹住，就像是要从海报中跳出

来似的，看得人口水都要滴下来。

　　海报上还有两行醒目的彩字：「女歌星楚倩五四青年节倾情演出，将在我市

工人体育馆举办个人演唱会！」

　　「五四青年节就是下周日哦！」阿威沉思了一下，瞳仁里射出兴奋的光芒，

「这么说楚倩很快就要来了……哈，波霸女明星，下周我就可以亲眼见到你的真

人了！」

　　想到楚倩胸前那对令全国男人都垂涎三尺的豪乳，他的下体立刻硬了起来，

全身都在发热，过了好久才渐渐回复原状。

　　又吃了两块点心，阿威无意中重新将视线转了过来，恰好看见迈着细碎的步

子、正不紧不慢迎面走来的女警孟璇。

　　二十四岁的孟璇个头只有一米五八，漂亮的脸蛋看起来十分清甜。她打扮成

大胆开放的小辣妹模样，米黄色的无扣衬衫下紧身露脐的胸衣刚刚过腰，露出一

小截柳腹。下身则是火红色的迷你超短裙，光溜溜的雪白双腿居然没有穿丝袜，

脚上也没有穿袜子，踏在细带高跟鞋里的是一双裸露的赤足。

　　阿威双眼一亮，目光不禁在孟璇身上多停留了几秒。虽然她身材娇小玲珑，

可是胸脯却相当的丰满，白嫩的双峰几乎袒露了一小半出来，可以看出尺寸绝不

是一只手可以掌握得了的。

　　下身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被女明星挑起的欲火再次冲上脑门。他忽然有了种

强烈的性冲动，想要抓住一个漂亮的警花狠狠的干一顿。既然她们故意打扮成这

样来引诱自己，为什么不索性将计就计，想办法将诱饵安然无恙的吞下去呢？

　　「嘿，嘿！」阿威眯着眼冷笑起来，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海中产生！

　　【第一集完】

　　 《冰峰魔恋（２）》

＊＊＊＊＊＊＊＊＊＊＊＊＊＊＊＊＊＊＊＊＊＊＊＊＊＊＊＊＊＊＊＊＊＊＊

　　 目录：

　　第０６章　只身救人质

　　第０７章　巨乳姐妹

　　第０８章　女歌星被盯上

　　第０９章　巧妙的绑架

　　第１０章　艳舞

＊＊＊＊＊＊＊＊＊＊＊＊＊＊＊＊＊＊＊＊＊＊＊＊＊＊＊＊＊＊＊＊＊＊＊

　　 第０６章　只身救人质

　　女警孟璇嘴里嚼着口香糖，挽着一个精致的小手袋，俏丽多姿的在商城里闲

逛着，所过之处吸引了不少男人的目光。

　　穿着这身暴露的衣着，表面看来性感火辣得让人羡慕，可是她心里却在大叫

受罪。只要风稍微大一点，半露在低胸装外的胸脯就感受到一股寒意，超短裙下

赤裸的双腿也凉飕飕的。更难受的是脚上穿的高跟鞋，时间长了不仅脚跟疼痛，

走起来屁股还会不由自主的一扭一扭。

　　「都怪那个该死的色魔……抓到他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孟璇在心里诅咒着，脚步走得更慢了。她一向是个阳光型的运动女孩，最讨

厌的就是低胸装和高跟鞋这类打扮。现在她只希望那个色魔快点出现，快点被自

己亲手擒拿——她的徒手搏击术在整个警局里都出了名的厉害，自信世上还没有

几个男人能对付得了她。何况，拎着的手袋里还藏着配枪，到紧要关头制伏色魔

绰绰有余了。

　　装作漫无目的的样子，孟璇在百货商城里上上下下的逛了好几圈。凭着培训

出来的敏锐观察，她注意到一些暗中瞟向自己高挺胸脯的贪婪眼光，但很明显那

都是些「有贼心没贼胆」的家伙，并不是她想要缉捕的色魔。

　　而真正坐在冷饮厅里的色魔，她却偏偏毫无所觉。

　　这是因为冷饮厅前的玻璃阻隔着，里面的人望出来一清二楚，而外面的人由

于逆光的缘故，无法看清里面的人是怎样的表情神态。

　　看看手表，时间是下午五点三十五分。这时候手机响了。

　　「小璇，你那里情况怎样？」

　　按下应答键，恋人王宇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

　　「还是一样，没有任何收获。」

　　孟璇压低嗓音回答，语气闷闷不乐。

　　「收到！继续观察，有新情况随时报告……」王宇在那头停顿了一下，又加

了一句：「你自己也多加小心，就这样！」

　　电话挂断了。尽管这句话说得很匆忙，但却蕴含着满满的关切之意。孟璇心

里涌过暖流，脸上不禁露出了甜蜜的微笑。

　　不过她还是很快将情感的涟漪平复，继续沿着事先安排好的路线在商城里逡

巡，留神注意着四周的动向。

　　再一次经过十楼的冷饮厅时，这里的人流已经变多了。孟璇正混杂在顾客群

里走着，忽然感觉左手拎着的手袋一紧，似乎正在被人用力拽走。

　　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她的左手猛地使劲往回拉，同时旋过身来右手握拳击

出。

　　可是拳头还没打到对方，忽然听到「扑通」一声，脚边沉重的跌倒了一个身

躯，疼痛的呼声响了起来。

　　孟璇愕然睁大眼睛一看，仰天摔倒在地的是个独臂残疾人，满脸络腮胡，左

边空荡荡的袖子飘在背后，身旁散了一地的零碎日常用品。她不禁一呆，及时刹

住了拳头。

　　「哎呦……姑娘你……你干嘛推我一跤？」

　　独臂人嘴里哼哼唧唧的，手肘吃力的按在地面上，姿势狼狈的爬了起来。他

的身子歪歪扭扭的站立不稳，显然已经扭伤了腿脚。

　　孟璇再低头看看左手，自己的手袋还牢牢的攥在掌中，此外还有一柄弯柄的

雨伞怪模怪样的挂在上面。

　　看来是这独臂人跟自己擦身而过时，雨伞的弯柄不慎勾到了自己的手袋上，

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真是的，雨伞也不收好一点，害得我以为有人要抢手袋。」

　　孟璇在心里抱怨着。因为手袋里有枪，她刚才的本能反应才会这么激烈，要

是把这独臂人摔坏可就麻烦了。

　　「先生……是您的雨伞勾住了我的手袋，我不是故意的……」

　　抱怨归抱怨，但她还是赶快伸手去扶独臂人，并将地上的物品收拾了起来，

装进他拎着的塑料袋里。

　　「不要紧，不要紧……」想不到独臂人倒挺朴实和气，憨厚的道，「也怪我

没收好雨伞，给你添麻烦了……」

　　「哪里……这都是我的错。」孟璇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说，「真是对不起

了，我这就叫朋友送您上医院。」

　　她连连道歉，拿起手机就想打电话给同事。

　　「不用去医院，我家里有专门的护理医生！」独臂人急忙阻止了她，顿了一

顿又说：「我的司机就在楼下等我，小姐你能不能把我扶到下面的停车场去？我

只要回家就没问题了……」

　　「这个……」

　　孟璇有些为难了。要是在往常，别说是自己撞倒了人，就算本来不关自己的

事，热心肠的她也会答应的。但今天她却是在执行任务中，怎么能随便走开呢？

　　「不方便吗？那我自己慢慢下去好了……」

　　独臂人说着想要自己站稳，但却明显的力不从心，身躯摇摇欲坠。

　　这时周围的顾客都投来责备的眼光，孟璇也觉得撒手不管太说不过去了。她

迅速的转着念头，突然望见人群里混杂着两个闻声赶来的男警员，或许可以叫他

们来代劳？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逝，她马上就否决了。假如色魔此刻也在人群里，那

么突然有两个男人来帮忙肯定会引起他的疑心。何况石队长也嘱咐过，所有便衣

之间只能通过特定的程序来联系，以免被人识破。

　　「好的，我打个电话就送您下去。」

　　接通了王宇那头，她压低嗓音，先用暗语交代了几句，然后三言两语的说出

了事情的经过。

　　「去吧，快去快回！别让这个意外继续闹大了，那样对我们的潜伏侦察很不

利。」

　　石冰兰的声音接了过来，简短而沉稳的做出了指示。

　　孟璇答应了，关掉手机，左手拎着自己的手袋和独臂人的塑料袋，伸出右臂

去搀扶他。

　　独臂人却仿佛有些紧张的侧开身子，不让她碰到断臂的那边肩膀，歉然说：

「小姐，我扭伤的是右脚，您还是从右边搀扶我吧，我好掌握平衡。」

　　孟璇不疑有他，果真走到右边来，搀扶着独臂人的肩背，小心翼翼的向前走

去。

　　两个人先乘电梯到最底层，接着出了百货商城的大楼，转入地下停车场。

　　尽管被搀扶着，独臂人还是显得步履蹒跚，全身几乎一半的重量都压在孟璇

身上，肩膀时不时的碰到她丰满挺拔的胸脯。

　　由于触碰得很轻，加上对方又确实是腿脚不灵便，因此年轻的女警并没有在

意。

　　地下停车场相当庞大，但是这个时间段停靠的车辆却不多。空旷的场地上只

停着三十多辆类型不同的车子，沿途竟然没有碰到一个人。

　　天快要黑了，开灯的时间却还没到，停车场内的光线不是很足。寂静的环境

里，只有脚步声在「笃、笃、笃」的响着，给人的感觉很有点儿阴森。

　　「我的车在最靠尽头的那里，就是那辆桑塔纳。」独臂人对着远处的某个角

落努了努嘴，「司机可能在打盹，不然早该出来接我了，也不用劳累你一路扶我

走过去啦……」

　　「没关系的，就这么几步路还累不着我！」

　　孟璇爽快的说，为了表示自己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女孩，搀扶着独臂人的右

臂又加了几分力，不知不觉跟他贴得更近了。

　　独臂人咧嘴呵呵一笑，肩膀触碰着漂亮女警的高耸乳峰边缘，隐隐的感觉到

那里传来的柔软和弹性，一双眯着的眼睛忽然变得有些闪烁不定。

　　这是只有心术不正的人才会露出的眼神，可是孟璇却没有注意到。她更不知

道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这独臂人赫然就是她想要抓捕的色魔阿威！

　　刚才在十楼发生的一切，都是阿威一手策划的阴谋，目的就是为了将眼前的

「诱饵」引到停车场来。

　　为此他进行了周密准备，先返回住处精心的化装成了一个独臂残疾人。对他

来说，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小时候在他还没遇上最顶级的整容医师、戴上人皮面

具时，为了掩饰自己恐怖的尊容，他就已经学过了不少高明的化装术，懂得怎样

利用人造革、假发、胡须和浓厚的各种女用粉底，来使自己的容貌发生大变化！

倒是伪装独臂有点困难，但这么做能更加放松对手的警惕，因此还是必须的。

　　阿威的计划是，将孟璇骗到车边后，假装惊讶说司机可能自己去洗手间了，

让孟璇先把自己扶进车内，然后突然发难将她打晕，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实现

成功绑架了。惟一可虑的是这小女警应该接受过搏击术的训练，不过她再怎么厉

害，在自己面前也是小菜一碟。

　　——哼哼，想引蛇出洞吗？这次我就绑架一个女警给你们看看，而且还是在

你们眼皮子底下绑架……哈哈哈……

　　正在得意的盘算着，忽然一阵马达轰鸣声由远而近的传来，视野内出现了一

辆宝马车，从停车场的另一头驶了过来，缓缓的停靠在了相隔不远的位置上。

　　阿威的眼角跳了一下，心里依然很镇定。他早已考虑过，停车场里很可能有

其它人在，但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他可以用迟缓的行动来拖延时间，磨蹭到无

人经过时再下手；而且凭着自己的功夫，打晕女警就是那么一眨眼的事，整个过

程不会造成多大的动静，除非有人就站在车旁，否则不会察觉到这边发生了什么

事。

　　——总之，这个计划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遇到人也没什么大不了。多

一点风险还更刺激呢……

　　阿威想到这里，眼光不由望向那辆已经停稳了的宝马车。只见司机下车拉开

后座车门，一个打扮得很有品味的美丽女子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风韵极佳的女子，端庄考究的衣着下浮现出成熟女性才有的美妙曲

线，白晰的脸颊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气质显得知性而高雅。不过她的神色有点

儿憔悴，一副愁眉不展心事重重的样子。

　　尽管隔着十多米远，但阿威还是一眼就注意到她的胸脯相当饱满，以目测来

判断，这样的胸围起码也有３６寸。

　　「喔，真是可惜了……」

　　因为这次的目标是警花，只好放过这个送上门的猎物了，阿威在心里连呼遗

憾。

　　戴眼镜的女子在司机的陪同下朝这边走来，同时孟璇搀扶着阿威也从那一边

接近……

　　「咦，那是……」

　　双方的距离一接近，孟璇就认出了迎面走来的女子是谁。她的躯体一震，正

想低头避开对方，身后蓦地传来了响亮的叫嚷喧哗声。

　　她急忙回头一看，停车场的入口处突然冲进了一伙人。前面是一个矮个子的

年轻人在拚命的拔足狂奔，后面是六七个魁梧大汉紧追不舍。

　　「小璇，拦住他……他就是罪犯，快拦住他……」

　　大汉们边追边吼叫着，一张张脸孔都很熟悉，原来他们都是警局里的便衣警

员。

　　孟璇一听就明白了过来，敏捷的将阿威扯到了身边的一辆车旁安置好，刚转

过身来，那矮个子已经一阵风似的冲到眼前了。

　　「哪里跑？」

　　孟璇清叱一声，超短裙猛然扬起，赤裸的玉腿倏地飞出来一勾一绊，极其准

确的踢在对方的脚踝上。

　　矮个子在出其不意之下被拌了个狗吃屎，整个人「咕咚」一声重重的俯跌在

地，身体在惯性作用下又向前滑了足足五米远，衣服摩擦地面发出嗤嗤的声音。

　　孟璇立刻像雌豹似的飞扑过去，准备将对方一举成擒。可是她才迈出两步，

忽然脚下一个踉跄，几乎摔倒，也发出了「哎呦」的惊叫声。

　　「啊，该死的高跟鞋！」

　　在这节骨眼上，谁想到鞋根竟然因用劲过猛而折断了！孟璇气得要命，一拐

一拐的冲了几步，速度远远比不上平时。

　　就这么一耽搁，那矮个子已经挣扎着爬了起来，跌跌撞撞的继续向前狂奔。

　　「快躲开！你们快躲开……」

　　眼看矮个子就快冲到对面那戴眼镜女子的身前了，孟璇焦急的放声喊叫，干

脆踢掉了碍事的高跟鞋，光着脚飞快的追过去。

　　戴眼镜的女子显然没经历过这种场面，惊惶得不知如何是好，倒是那个司机

及时反应了过来，赶紧拉住她向旁边躲避。

　　「别跑，站住！」

　　前面的入口处突然也涌进了一批便衣警员，呈包抄之势的迎面围了过来。这

一来，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就算是插翅也飞不出停车场了。

　　矮个子哇哇大叫，猛地转身冲向了近旁的戴眼镜女子。司机吓得自己拔腿就

逃，扔下女子一个人尖声惊呼，马上就被矮个子捉住了，胳膊立刻给反扭到了身

后。

　　「放开我！」

　　女子惊慌失措的奋力扭动身躯，两只脚乱踩乱蹬，但是对方的手臂死死的箍

住了她的腰，跟着被抓住的胳膊上蓦地传来一阵剧痛，根本就无法挣脱。

　　「别动……你他妈的听到没有，别动！」

　　嘶哑的喊声中，眼前寒光一闪，矮个子拔出了一柄锋利的大号水果刀。半尺

多长的雪亮锋刃架上了女子的脖颈。

　　女子的挣扎一下子僵住了，金丝镜片下露出恐惧的眼色。与此同时，围拢过

来的警员们本来已追到了很近的距离，这下也全都停住了脚步。

　　「把刀放下……你已经逃不掉了，把刀放下……」

　　孟璇满脸怒容，漂亮的眼睛里喷出怒火，粉拳握得紧紧的，赤着双脚一步步

慢慢接近。

　　「不要过来！否则老子就杀了她……不要过来！」

　　矮个子失控般狂吼着，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暴起，手里的水果刀一紧，女子

光洁的脖颈上霎时出现了一道血痕。

　　「哇啊……不要杀我！不要……」

　　女子吓得杀猪般大叫，面青唇白的不住发抖，原有的风度和气质荡然无存。

　　孟璇只好站住了。警员们也全都站着不动，但是一支支乌黑的枪口已经平端

在手。

　　「别逼我杀人……别逼我……」

　　矮个子红着眼，左臂牢牢控制着女子的身躯，右手持刀对准咽喉部位。他的

人躲在女子的背后，扯着她向一个靠壁的角落挪动。

　　那是停车场内一个凹形的死角，背面和左边都是厚厚的墙壁，右边停着一排

的车辆，恰好组成了一个十多平方大小的空间。

　　只有这个方位是没有警察的，矮个子显然害怕背后挨枪子，拖着人质警惕万

分的移动了过去，背部一直贴着墙壁。他每移动一步，警员们也都跟进一步，双

方互相对峙着，现场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就在那个空间右边停靠的一整排车辆中，最接近的就是阿威的那辆桑塔纳。

孟璇刚一跑开，他就悄悄的走到了车边，打开车门坐到了驾驶座上，目睹了整件

事的经过，情况居然会出现这种戏剧性的变化，他事先也没有想到。

　　「操他妈，真是倒霉透顶……煮熟的鸭子飞了……」

　　阿威明白经过这么一闹，绑架警花的计划算是彻底泡汤了。看到矮个子朝自

己这边挪动，他咒骂了两句，准备立刻开车离开，免得等一下警匪交锋时自己遭

到池鱼之殃。

　　正要拉开车门，戴眼镜女子忽然像是恢复了一点镇静，对矮个子说起话来。

　　「你放开我，有话好好说……」她的眼睛望着脖子上的刀锋，声音依然在发

颤，「我是人大代表林素真，我老公就是萧川副市长……你要是伤害了我一定会

被从重判刑的……」

　　阿威的手刚抓住钥匙准备点火，就猛然顿住了，抬起头来，目光透过茶色玻

璃望了出去，闪耀着异样的亮芒。

　　——难怪刚才觉得这女人有点面熟，原来她就是林素真！就是家里那个小波

霸萧珊的亲生母亲！

　　「喔，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阿威眼露兴奋之色，自言自语的说，「我还

等着你和你女儿在地牢里团聚，一起为我表演母女淫乐的好戏呢。」

　　他考虑了几秒钟，打消了离去的念头，一个翻身跃到了后排的车座上。这里

的玻璃是单面的，外头的人无法看进来。无论是矮个子还是警方，没有人发现这

辆车里还藏着一个人。

　　阿威点燃了一支香烟，嘴里慢悠悠的喷出几口烟雾。他决定相机行事，如果

能协助警方救下林素真，今后就成了她的救命恩人，这将更有助于尝到这块肥美

的鲜肉；另外说不定能让眼前这小子当替死鬼，这样警方也更不可能怀疑到自己

的罪行了。

　　「走开……你们再往前一步，老子就杀了她！」

　　矮个子厉声吼叫着，满脸涨得血红。他已经挪动到了死角里，虽然不可能逃

出去了，可是也再没有后顾之忧。

　　这时候灯光已经大亮，整个停车场都被警方重重包围，两个入口也都被封锁

了。项目组的所有成员都赶到了现场，就站在最前沿的一排警员身边。

　　「石姐，色魔抓住的人质就是林素真！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孟璇焦急的问，漂亮的脸庞上满是懊恼之色。

　　石冰兰没有回答，凝神望着十多米远处的矮个子，灵秀的眉毛紧紧蹙着。

　　在一刻钟之前，「引蛇出洞」计划终于奏效了。就是这个矮个子盯上了「诱

饵」，不单跟踪那位警花出了百货商城，还企图在光天化日下动手绑架。结果潜

伏的男警员们一拥而上，见势不妙的矮个子急忙逃跑，慌不择路的跑到了停车场

里来。

　　——难道这家伙真的就是自己追捕的变态色魔？

　　女刑警队长微微摇了摇头，感觉到有很多地方不对劲，不过暂时无暇去仔细

梳理思绪了，眼下最要紧的是救出人质。

　　「……放下刀子，你这样跟警方对立，对你是没有好处的。有什么条件可以

慢慢谈……」

　　王宇手持着扩音器对矮个子喊话，嘹亮的回音震得人人耳膜直响。

　　「不谈！老子不跟你们这些拿枪的臭男人谈……你们全都给我滚出去，滚出

这个停车场！不然老子就要放血了……」

　　矮个子声嘶力竭的吼着，尖锐的嗓音中仿佛带着股说不出的愤恨。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借谈判来拖延时间，想找机会一枪打爆老子的脑

袋！一分钟之内，你们要是不离开这里，我就马上杀人！反正老子也不想再活下

去了，正好跟这个婊子一起送命……」

　　「糟糕！」王宇关掉扩音器，脸色一下变得十分沉重，「看来这是一个本来

就想寻死的人，想要用心理攻势劝降他恐怕是难上加难了……」

　　现场鸦雀无声，警员们都把视线望向石冰兰，等着她拿主意。

　　「再难也要试一试！」

　　石冰兰沉稳的说，瓜子脸上露出坚毅的神色，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我来跟你谈谈好么？我是女人，而且为了表示诚意，我不会带枪。」

　　清越的嗓音回响着，女刑警队长解下后腰系着的枪套，交到了旁边一个警员

手里，高举着双臂一步步走过去。

　　「站住！」

　　矮个子目露凶光，手里的刀锋又是一紧，林素真再次惊惶的尖叫起来。

　　「你还害怕什么呢？」石冰兰心平气和的说，「我手里已经没有武器了，根

本没有可能威胁到你，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或许是她的坦诚语气起到了作用，矮个子眼里的凶光渐渐平和了一些。

　　「好，你可以留下来！但是其它人要全部在一分钟内退出停车场，这是我最

后的让步！」

　　他停顿了一下，大声宣布：「现在开始计时！六十、五十九、五十八……」

　　「行！」石冰兰点了点头，转过身对下属们做了个手势，「你们都出去！」

　　「队长！」

　　好几个警员不约而同的反对，王宇更是神情激动：「这家伙神经不太正常，

我们不能让队长一个人冒险！」

　　「不用担心，我一个人也对付得了他！」

　　石冰兰轻松微笑，明亮的双眸中满含着自信和冷静。

　　「那我跟队长一起留下！」

　　王宇说着也想解下枪套，但却被女刑警队长喝止了。

　　「别浪费时间了，对方是不会同意的。你们先离开这里！」

　　气氛一时凝滞了，只有矮个子的声音在刺耳的回荡。

　　「……四十、三十九、三十八……」

　　石冰兰俏脸一沉，清冷的目光凌厉的逼视着众人，一字一句的说道：「快出

去，这是命令！」

　　警员们互相对视了一眼，枪口一齐垂下，井然有序的向外退去。

　　只有王宇还站着不动，压低嗓音说：「队长，我会想办法躲在里面。这里有

这么多车辆可供掩护，也许我能找到机会击毙他！」

　　「不行！」石冰兰斩钉截铁的否决道，「你看看他的位置！那里不但不利于

枪手狙击，从那个角度还可以把周围五十米都一目了然，两个入口处也逃不过他

的视线。现在只有靠我随机应变，在近距离内出其不意的制伏他！你是帮不上忙

的，快出去吧！」

　　「可是队长……」

　　王宇还想再说什么，孟璇赶忙打断了他。

　　「阿宇，我们听队长的话没错！别再让她分心了……」

　　王宇一咬牙，只能闭起嘴不再出声了。孟璇拽住他的手腕，两个人各自望了

石冰兰一眼，然后一起转身离开。

　　他们是最后退出去的两个警员，在矮个子数到「五」的时候，整个停车场里

已经变得空空荡荡的，只剩下石冰兰一个人笔直的站在原地。

　　明亮的灯光照在身上，女刑警队长看起来更是美艳如花，冷峻威严的气质令

人不敢轻侮，就像是冰天雪地里的一朵圣洁的幽兰。

　　隐身在桑塔纳里的阿威双眼陡然瞪大了，心脏激动的砰砰直跳，犹如掀起了

滔天巨浪！

　　——是她！这一定就是她……Ｆ市第一警花，我终于见到你了！哈哈……你

果然跟我想象中一样漂亮，胸部跟你姐姐也有的拼……真是太感谢老天爷了！这

个游戏将更加好玩……我的复仇计划，会因为你这对大奶而更加完美的……

　　这一瞬间，阿威的脑海里犹如播放电影般，又想起了那个永远无法忘记的黑

色下午，母亲赤裸的饱满乳房不知羞耻的晃动着，被那害惨了自己一家的仇人捏

在掌中，淫笑着肆意玩弄……

　　现在，仇人已经魂归地府，但他的女儿却穿着一身英姿飒爽的警服，俏生生

的站在眼前，而且还骄傲的挺着她那高耸的胸脯，墨绿色的警服上装被双峰撑得

紧绷绷的，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迸裂开。

　　——真是罪恶呀……总有一天，我要把你父亲曾做过的事情，在你和你姐姐

身上也做一遍……不，是千遍、万遍！直到洗净你们的原罪……

　　阿威恨恨的想着，贪婪的望着，瞳仁里炽热得像是燃起了火焰。刚才他企图

绑架的孟璇就已经是「波霸」了，可是和石冰兰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她根

本用不着穿低胸装来引人注目，单是看到胸前警服鼓出来的惊人弧度，就已经足

以令任何男人为之疯狂了。

　　「好了，现在没有其它人在了。我们来好好谈一谈吧！」

　　石冰兰的声音十分温和，美丽的瓜子脸上也是一副诚恳的表情。

　　「还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过是想抓老子罢了！」矮个子冷笑着，额头的青筋

在跳动，「我劝你也出去，过半小时后再进来，到时候老子会自己扔掉刀子投降

的！」

　　「不！石队长你不能走……别扔下我一个人，石队长……」

　　女人大代表林素真惊恐的尖叫着，丰腴成熟的身躯在矮个子臂下瑟瑟发抖。

　　「你现在还没有犯下大错，只要悬崖勒马，完全可以从宽处罚的……」

　　女刑警队长一边柔声劝说着，一边若无其事的向矮个子走来。饱满而又坚挺

的双乳在警服下轻轻颤动，虽然这种颤动并不明显，像是被什么束缚强行抑制住

了，但还是可以看出那份量是多么的令人震撼。

　　「站住！别过来！」

　　矮个子狂喊一声，双眼又变得血一样红。

　　石冰兰在距离五六米远处停下了，再次高举双手平静的说：「别紧张，我身

上没有武器！」

　　这时候她就站在桑塔纳旁边，隔着玻璃望出去，那将警服撑得胀鼓鼓的高耸

胸脯仿佛近在咫尺。阿威几乎忍不住想摇下车窗伸出魔掌，先在这对足足有３８

寸的大奶子上抓一把再说。

　　「我只是想帮助你！」石冰兰又说，「你还年轻，我不希望你一失足成千古

恨，今后的人生就这样毁掉……」

　　矮个子突然仰天狂笑起来。

　　「哈，哈……今后的人生……哈哈哈……」他狂笑道，「老子的艾滋病已经

到了晚期，最多也活不过一年了！哪还有什么今后的人生？」

　　听到「艾滋病」三个字，林素真恐惧的血色尽褪，差一点晕了过去。石冰兰

显然也出乎意料，耸然动容了一下，但马上就恢复了冷静。

　　「即使一年也应该好好活着，跟你的亲人一起度过…放下刀子去医院好吗？

我们会给你安排最好的治疗……」

　　「不用费那个心了！」矮个子咬牙切齿的说，「老子早已不想活了！这病是

一个婊子传染给我的，我发誓死前也要传染给十个女人来报复……老子已经干了

九个了，想不到第十次被你们给抓住！不过还好，顺手逮住的这个人质也不错，

哈……哈……」

　　「不要！放过我……石队长救命啊……救命……」

　　林素真听出了他的意思，吓得魂不附体的高声尖叫起来。

　　矮个子狞笑一声，手里的水果刀向下一挑，势如破竹的割开了女人大代表的

衣襟，覆盖在名贵内衣下的胸部圆滚滚的，虽然尺寸上无法和石冰兰相比，但也

给人一种果实熟透了的诱人感觉。

　　「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现在你该明白了，老子是不会杀她的。你可以滚出

去了，等我干完这个婊子，半小时后会自己束手就擒的。但你们警察要是想提前

救人，老子就先杀了她再说！」

　　「你不要太冲动……」

　　尽管女刑警队长见过许多大风大浪，亲手逮捕过不知多少犯罪分子，可是面

对这样一个完全自暴自弃的歹徒，她不得不承认心理攻势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快滚！你不走就马上替她收尸，半小时后进来她至少还能留着条命……老

子再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现在开始计时！六十、五十九、五十八……」

　　石冰兰的心抽紧了，脑筋飞快的转动着。她知道自己如果不能把时间拖延下

去，女人大代表的噩梦就要注定了。

　　「等等，我还有另外一个提议！」

　　矮个子恍若不闻，继续「四十九、四十八、四十七……」的数下去。

　　女刑警队长咬了下嘴唇，当机立断的做出了决定，就在报数声中说出了令人

震惊的话。

　　「你能不能放过这位女士，让我来代替她？」

　　这句话一说出来，躲在车里看热闹的阿威、处在极度恐惧中的林素真都呆住

了，就连矮个子都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嘴里的报数声嘎然而止。

　　石冰兰的神色却还是那样自然，清丽的瓜子脸上保持着一贯的冷峻镇定，就

像在说着一桩无关紧要的交易。

　　「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矮个子用怀疑的眼光瞪着她。

　　「什么阴谋也没有。」女刑警队长庄严而平静的说，「因为我是人民警察，

绝不可以见死不救。别说是代替人质被你强奸，就算替她挨枪子都不会皱一下眉

头！这是我的职责。」

　　矮个子呆了好几秒钟没有做声，脸色阴晴不定。

　　「反正你想要的只是一个女人的身体，对像换成是我还不是一样？我的条件

难道会比这位女士差么？」

　　石冰兰说着，有意无意的挺起自己丰满到惊人的胸脯，同时脚下不动声色的

缓缓向前走去。

　　矮个子的视线不由自主的望了上去，眼睛里射出贪婪的光芒。显然他也被女

刑警队长极其惹火的身材吸引住了，只是暂时踌躇不决。

　　躲在车里冷眼旁观的阿威低低声的笑了，悠然吐出一口烟圈：「好一个大无

畏的警花！居然这么有牺牲精神……不错，我喜欢……」

　　「站住！」

　　矮个子突然大吼一声，拽着林素真向右侧挪动了两步，一直缩到了最角落的

凹陷处，又拉远了和石冰兰的距离。

　　「你别想骗我上当！虽然你手里没枪了，但是肯定练过功夫！老子是不会让

你接近的……」

　　石冰兰站定脚步，灵秀的双眉一扬，从腰间摸出了一副闪亮的手铐。

　　「我可以把自己的双手铐起来，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

　　她的表情略带鄙夷，不过语气还是很认真，说完正要把双腕伸进手铐里，矮

个子却突然叫住了她，面上浮现出一丝诡笑。

　　「好主意！不过在铐上之前，你给我把衣服脱了！」

　　女刑警队长的脸色微微一变，清冷的双眸里不禁闪现出怒意。

　　「我怎么知道，你身上是不是还藏着第二支枪啊？」矮个子振振有辞的说，

「你先把衣服脱光，再戴上手铐走过来，这样老子才能彻底放心。」

　　「你……」

　　石冰兰愤怒的盯着对方，一对丰满无比的乳房在警服下气恼的起伏。她急速

的转动着念头，可是一时间也想不出应对的良策。

　　「哼，连衣服都不肯脱，还说什么诚意！」矮个子神经质般狂笑，「你快点

滚吧，老子还是干这个婊子更安全！」

　　「啊……不要，求你不要……石队长救救我……」

　　林素真带着哭腔的绝望叫声响彻四处，听来令人悸动。

　　女刑警队长的心有些乱了。过去她也曾多次身临险境，即使是面对生命威胁

时，她都能保持绝对的镇定。可是这一次歹徒竟然要她脱光衣服！对她来说，这

种屈辱简直比死亡还要可怕得多。

　　「嗤」的一声，水果刀继续划过林素真的衣领，保养良好的娇贵肉体在无助

的颤抖。

　　「停手，我这就脱！」

　　石冰兰忍不住清叱一声，跟着深深的吸了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矮个子果然停下了手，双眼灼灼的望着她。

　　同样用炽热眼光望着她的，还有躲藏在车里的阿威。他几乎屏住了呼吸，两

眼眨也不眨的注视着窗外，注视着警服下那性感惹火的诱人曲线。

　　「你到底脱不脱？」

　　不耐烦的声音传来，石冰兰明白自己没有时间再犹豫了。她一横心，侧过身

正面对着矮个子，伸手将墨绿色的上衣从制服裙里拉了出来，然后缓缓的解开一

颗颗铜质钮扣。

　　由于几次改变位置，这时她正好站在矮个子和阿威所在的桑塔纳之间。从车

窗望出去，阿威只能看见女刑警队长窈窕的背部。

　　「ＦＵＣＫ……这个角度太差劲了……」

　　阿威喃喃诅咒着，但也无可奈何。

　　墨绿色的警服很快抛到了地上，跟着是里面白色的衬衫。女刑警队长似乎已

经沉住了气，镇定的脱掉身上的一件件衣物，动作从容的就像在自己卧室里更衣

似的，完全看不出一丝惊慌。

　　很快的，石冰兰的上半身就只剩下一件黑色蕾丝的奶罩了，细吊带挂在赤裸

的双肩上。那象牙般光洁的躯体露出了绝大部分，冰肌雪肤在灯光下闪耀着玉一

般的光泽。

　　「哇……老天，她一定是货真价实的超级波霸！」

　　阿威的眼睛陡然睁得老大，连嘴里的香烟都吃惊的掉了下来。尽管他无法看

到女刑警队长的正面，可是从背面望过去，居然可以瞥见她胸前那对丰满乳房的

外侧，清楚的看到小半个裹在罩杯里的球体轮廓。

　　凭着多年来的对巨乳的狂热爱好与研究，阿威知道只有尺码达到Ｆ罩杯以上

的胸围，才能从正后方看见胸前的一部分乳球。

　　过了好久，他发直的眼珠才能稍微移动，贪婪的视线向下落去，当他注意到

石冰兰那只有２３寸的细腰时，更是除了惊叹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了。虽然他见

识过不少胸脯尺寸硕大的女人，可是她们的身段也都相应的比较丰腴，他还从未

见过哪个巨乳美女的腰肢能够如此纤细。

　　这样的胴体实在是太诱人了！不仅阿威看得双眼发直，对面的矮个子也看得

目瞪口呆，色迷迷的目光死盯着女刑警队长的身躯。

　　被男人充满饥渴的眼光盯着，石冰兰的俏脸一阵发热，终于还是忍不住泛起

了红晕。这一瞬间她意识到不管自己多么坚强勇敢，但毕竟还是一个女人。

　　「我身上根本没有第二支枪，现在你该相信了吧？」

　　强忍着内心羞愤，女刑警队长竭力平静的望着矮个子，希望他能就此停止。

只要不是光着身子，就算双手被铐住了，她也有把握能够制伏他！

　　「谁说我相信了？」矮个子满脸兴奋之色，嘴里开始喘气，「老子从来没见

过哪个女人戴这么大号的奶罩，里面多藏几支枪都绰绰有余……别再啰嗦了，快

点脱下来让老子好好检查！」

　　石冰兰气得脸色惨白。她看得出对方根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居心极其的淫

邪。

　　——要忍耐，冰兰……一定要忍耐下去，机会很快就来了！

　　女刑警队长不断的给自己打着气，两只手慢慢的伸到背后，碰到了奶罩的挂

钩。

　　在矮个子眼中看来，她还是那样的宁定镇静；可是阿威却敏锐的注意到，那

修长的手指在不易察觉的颤抖……

　　停顿了十来秒，背后的挂钩终于松开了。石冰兰猛一咬牙，干脆利落的将奶

罩从肩头扯了下来，用力抛在了地上。

　　空旷的停车场内静悄悄的，女刑警队长半裸的站在原地，气质仍然是那样的

冷艳。她的上身一丝不挂，腰部以下的制服裙却依然整整齐齐，这种不对称看起

来更令人热血沸腾。她没有像一般女人那样，试图用双臂环抱在胸前遮挡，因为

她知道这一定是徒劳的。

　　虽然感受到了极大的屈辱，可是这一刹那石冰兰的头脑反而变得更加冷静敏

锐，勇敢的袒露着自己赤裸的乳房，清亮的眸子冷冷的盯着对方。

　　「干！岂有此理！」

　　阿威全身燥热的骂了起来，真想不顾一切的打开车门跳出去，绕到正面瞧一

瞧女刑警队长裸露的胸脯。他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强烈渴望，想要亲眼见到那

对大奶子的庐山真面目，看看是否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完美。

　　可是现在他只能强行压下这种渴望了，不过远远望去，矮个子的神态已经很

能说明问题。那对眼睛瞪得比乒乓球还大，鼻孔里居然缓缓的流出了两道暗红色

的鼻血。

　　「继续脱，给我全部脱光！」

　　矮个子连借口都不找了，脸颊上的肌肉抽动着，嗓音嘶哑的喊叫。

　　石冰兰面无表情的弯下腰来，将齐膝的制服裙缓缓拉高一截，伸手探进裙里

捋动着。修长匀称的右腿伸得笔直，把肉色的丝袜一点一点的褪了下来。

　　这时她的身子自然而然的向右侧过一个角度，从后面看过去，只见右边那颗

巨硕的肉团赫然出现在视野中。那丰满无比的巨乳就像鼓足了气的大皮球般圆滚

滚的，整个雪白赤裸的球体都几乎完全暴露给了阿威。

　　「ＭＹＧＯＤ……这简直是上帝最美妙的杰作……」

　　阿威激动得连呼吸都停顿了。按照常识，太丰满的乳房都难免会下垂，只要

罩杯的尺码到了Ｅ以上，由于份量过于沉重，不下垂的可能性简直是微乎其微。

　　但石冰兰却显然是个例外。她的乳房看上去巨大而坚挺，可以肯定罩杯尺码

绝对不止Ｆ。令人惊异的是这颗丰硕浑圆的乳球非但一点也没有下垂，反而违背

常规的微微向上耸起，极其顽强的抗拒着地心的吸引力。

　　虽然还没能看到最诱人的乳尖部位，可是阿威已经可以断定，这是一对可遇

而不可求的、万中挑一的极品巨乳！

　　「这么完美的大奶子，只有我这种男人才配拥有！我发誓……不管用什么样

的手段，我都一定要得到你……一定……」

　　昏黑的小车里，阿威的双眼闪动着极其狂热的光芒，暗地里发下了誓言。

　　再看看车外，石冰兰已经将右腿的丝袜褪到了足踝。她的脸色冷得像冰，单

腿站在地上，伸手除下右脚的尖头皮鞋，然后缓慢的把丝袜剥了下来。

　　矮个子满脸涨红，喉结上下滚动着，显然欲望已经相当的强烈。他的鼻血一

滴滴的滴下来，粗重的呼吸声已经是清晰可闻。

　　石冰兰抛掉丝袜，不动声色的赤着右脚踩在地上，无形中向前踏上了一步。

　　跟着她又开始褪掉左腿的丝袜，脱下来后又顺势前进了一步，离矮个子只有

不到五米的距离了。

　　最后，女刑警队长的双手再次探进制服裙里，非常缓慢的在裙下捋动着，显

然是正在将内裤褪下来……

　　矮个子两眼发光，鼻血流得更厉害了，口鼻间粘粘的十分难受。他忍不住将

水果刀交到钳制着人质的左手，举起右臂用衣袖擦拭着血迹。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石冰兰的双手猛地从裙下伸出，伴随着一声清叱，

一块巴掌大小的布片闪电般飞了出去！

　　——啊！

　　惊呼声中，布片准确的砸中了矮个子的眉眼，在他脸上溅开了一大滩血花，

一时间连眼睛都睁不开了，鼻中同时嗅到股淡淡的腥味。

　　他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女刑警队长已经敏捷的一个箭步跃了过来，一把夺过

了他左手的水果刀，接着抬腿用力撞在他的小腹上。

　　矮个子闷哼一声，来不及扯掉脸上的布片，本能的闭着眼睛乱踢乱打。突然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大腿上被水果刀重重的刺了一刀。他立刻像是滚地葫芦似的

跌倒在地，两手捂着腿部不断的扭动哀嚎，指缝间涌出大量的鲜血。

　　短短三秒钟，这场战斗就结束了！现场倒下了两个人！

　　另一个倒下的是饱受惊吓的林素真。女人大代表连一丝油皮都没碰破，可是

在歹徒倒地的同时，她终于承受不住的晕了过去。

　　那块布片已掉了下来，静静的躺在地面上，原来是一块沾满血迹的月经带！

第０７章　巨乳姐妹

　　这一下的变化十分突然，几乎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女刑警队长就完全控制住

了场上的局面。

　　——好家伙……看来这巨乳女警有两下子，将来我也要小心！

　　躲在车里的阿威冒出了一身冷汗。他虽然早就料到石冰兰不会甘受侮辱，一

定会出其不意的发动奇袭，但也没想到整个过程能如此干脆利落、一击即中！

　　不过再仔细一看，女刑警队长掷出来的竟然是月经带！这更是令阿威出乎意

料，然而又感受到一种很变态的刺激，刚刚才软下去的肉棒马上又硬了起来。

　　这时「喀嚓」的金属撞击声响起，抬眼望去，矮个子的右腕上多了一副闪亮

的手铐！他的整只手掌都被鲜血染红，满脸痛苦的神色，嘴里不断的哀嚎嘶叫。

　　石冰兰不为所动，随手扔下水果刀，俏脸冰寒得令人生畏，内心深处却一阵

阵的羞愧，充满了难以形容的强烈耻辱。

　　刚才她正准备脱下内裤时，无意中碰到了垫在里面的月经带，脑海中顿时灵

光一闪，抓住对手疏忽的瞬间猛地将它掷了出去，果然一击成功！

　　这完全是面临紧急情况时的本能反应，当时想都没想就这么做了，可是现在

危机过去之后，女刑警队长却难堪得无地自容。

　　——啊，这么羞耻的东西……我居然用它来给自己解围，真是好丢脸喔！以

后要是被部下们知道了，我还有什么颜面当他们的上司……

　　她又羞又恼，勉强控制住自己想要痛打对方几个耳光的冲动，将矮个子的身

躯向旁边拖了几步，手铐的另一头铐到了墙角的一根钢管上。

　　「下流痞子，你等着接受最严厉的惩罚吧！」

　　女刑警队长清亮的眼眸里闪烁着怒火，最终还是忍不住重重踹了对方一脚，

引起那极其丰满的巨乳在胸前一阵弹跳。尽管从后面只能望见大半颗雪白浑圆的

肉球在抖动，但是那种波涛汹涌的感觉已经足以造成极度的震撼了。

　　「哇哇……好有弹性啊，真想抓到手里狠狠的捏一捏！」

　　阿威不禁搓着自己坚硬无比的肉棒，心里热切的盼望着石冰兰能转过身来，

让他把那对「极品」看清楚。

　　「萧太太……你还好吧？萧太太……」

　　石冰兰弯下腰推了推林素真，连叫几声都没有反应。她只好先将地上的衣物

拾起，用最快的速度穿回身上。半分钟过后，一身英姿飒爽的警服又整齐的裹住

了那魔鬼般的身材。

　　不过，由于太匆忙，奶罩和丝袜就只好算了（对石冰兰来说，戴奶罩可是一

件很费功夫的活儿），只能顺手塞进警服的口袋里。

　　然后她捡起那染满血迹的月经带，俏脸羞得连耳根都红了，赶快扔到了不远

处的一个垃圾箱里，接着抱起林素真快步向外走去。

　　清脆的皮鞋声中，女刑警队长再次经过阿威藏身的桑塔纳小车，这一次是面

对着他走过来，那张清丽脱俗的瓜子脸就在车窗外掠过，近在咫尺的眉目五官显

得分外生动。

　　「啊！放开我……放开！」

　　停车场里忽然又响起了林素真的尖叫声。她被石冰兰抱着快步行走，摇晃了

几下就醒了过来，一睁开眼睛就本能的使劲挣扎，嘴里发出惊慌失措的喊叫。

　　「别紧张，是我……萧太太你别紧张，是我呀！」

　　听到耳边镇定的女子声音，林素真这才回过神来，猛地抱住女刑警队长失声

痛哭起来，丰腴的肉体缩在她怀里瑟瑟发抖，就像是受惊了的小女孩。

　　石冰兰又好气又好笑，只得就这么抱着女人大代表，加快脚步走了出去。

　　她虽然聪明而机警，可是毕竟脑后没长眼睛，看不到后面有辆桑塔纳的车门

无声无息的打开了，一个男子恶魔般的身影敏捷的钻了出来。

　　眯着眼目送女刑警队长的背影远去后，阿威无意中低下头，目光一下子发亮

了——前面几米远的地上，一副黑色蕾丝奶罩醒目的跃入眼帘！

　　石冰兰原本是将这副奶罩塞在警服口袋里的，大概是林素真刚才挣扎的时候

动作过于剧烈，害得它从口袋里掉了出来。

　　半秒钟都没犹豫，阿威轻灵的窜了过去，伸手捡起了奶罩，迫不及待的贴在

脸上深深一嗅。

　　鼻端传来女人胸脯特有的淡淡乳香，罩杯上依然带着微热的体温，想到三分

钟前这副奶罩才从那么丰满的大奶子上剥下来，阿威差点忍不住将一腔精液射在

裤子里。

　　他强压下心中的激动，匆匆将奶罩拿回桑塔纳收好，再出来的时候，双手已

经戴上了厚厚的手套。

　　「救我……求你……快救救我……」

　　痛楚的呻吟声响起，矮个子靠在墙角勉力的扭动着，向他投来求援的目光。

　　阿威点了点头，俯身拾起地上的水果刀，走过去递给对方没被铐住的左手。

　　「等一下警察进来，你就拿我当人质吧，这次别再大意了噢！」

　　矮个子本能的接过刀，因失血而迷糊的头脑还没能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阿

威却猛然抓住了他的左手，只见寒光一闪，锋利的刀刃深深的划过了脖子。

　　大量鲜血喷射而出，矮个子狂叫一声，脑袋歪歪的垂在了一边。

　　阿威嘶哑的狞笑着，松开手向后退去，片刻也不停留的迅速回到桑塔纳里。

　　「砰」的一声轻响，车门关闭的同时，矮个子恰好断了气，手掌却还牢牢的

抓住刀柄，指节捏得发白。

　　而这时在停车场的两个入口处，也正好涌进来大批的警察……

　 ＊＊＊　　　　＊＊＊　　　　＊＊＊　　　　＊＊＊

　　「……现在播报本台刚刚收到的新闻。今天傍晚五点四十五分时，在本市百

货商城发生了一起劫持案……被歹徒劫持的人质是人大代表林素真女士。关键时

刻，刑警总局的警员们犹如神兵天降，在队长石冰兰的指挥下包围了停车场……

面对丧心病狂的歹徒，智勇双全的石队长沉着应战，只身一人留在停车场里巧妙

周旋……短短十分钟后，石队长就将歹徒当场击毙，顺利的解救出了人大代表林

素真……」

　　电视里播放的是晚八点档的《Ｆ市新闻》，屏幕上出现的是停车场入口处的

画面。警察们正准备收队，纷纷钻入四五辆车灯闪烁的警车里。显然电视台派人

赶来的时候，整个行动已经结束了。

　　有几个警察被记者拦住了询问问题，其中就包括女刑警队长石冰兰。虽然她

站在人群里，可是出众的气质使她永远都显得那样引人注目。穿着警服的惹火身

段挺得笔直，清澈冷峻的目光可以令任何犯罪分子不寒而栗。单看电视恐怕谁也

不会想象到，这样一个威严的女警不久前在没有旁人的停车场里，曾被迫屈辱的

裸露出了上半身。

　　「啧啧……那么大的奶子，真是一回想起来就让人受不了哇……迟早我也会

让你在我面前脱光的……咱们走着瞧吧！石冰兰……」

　　低沉的喃喃自语中，阿威赤身裸体的坐在沙发上喘息，两条毛茸茸的大腿张

开。一丝不挂的女高中生萧珊温驯的跪在他身前，正含泪吸吮着对方又粗又长的

阴茎。她的表情是惊恐而呆滞的，一滴滴眼泪掉在自己白嫩的少女椒乳上。

　　「大奶警花，你的乳香很好闻嘛！哈哈哈……」

　　阿威盯着电视里的石冰兰，双眼闪烁着野兽般的光芒，贪婪的嗅着手上的黑

色蕾丝奶罩，半颗脑袋几乎都可以埋进大罩杯里去了，还伸出舌头猥琐的舔着里

面的乳尖部位。

　　屏幕上，石冰兰简短的说了几句话就上了警车。在她快步走路的时候，可以

瞥见失去了束缚的丰满乳房在警服下诱人的颤动。阿威只看得热血狂涌，吼叫着

把滚热的浓精射到了女高中生的口中……

　 ＊＊＊　　　　＊＊＊　　　　＊＊＊　　　　＊＊＊

　　第二天上午，Ｆ市刑警总局。

　　「石姐，你好了不起呀！刚才连赵局长都没口子的夸奖你呢，你可真是我的

偶像！」

　　在队长办公室里，身材娇小的女警孟璇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大眼睛乌溜溜

的望着顶头上司，漂亮的只果脸上充满敬佩的神色。

　　石冰兰却没有作声，微蹙着眉毛站在原地不动，警裙下露出的光洁玉腿紧紧

并着，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昨晚当手下的警察冲进停车场时，矮个子已经当场毙命，看起来显然是畏罪

自杀的。他的身份已调查清楚了，果然是一位艾滋病晚期的患者。项目组成员一

致认定此人不可能是警方要找的变态色魔。首先因为矮个子的身高只有一米六，

而根据索妮娅室友的指证，色魔的身高应该在一米七到一米八之间；其次，色魔

也不会这样沉不住气，还没准备好就匆忙的下手绑架，以至于一败涂地。

　　虽然女人大代表被顺利的解救了出来，石冰兰因此而得到了上司和下属们的

一片称赞声，但是她却没有露出半点得意之色，反而显得颇为沉重的样子。

　　孟璇并未注意到她凝重的神色，还在兴致勃勃的说下去：「昨晚好多人都收

看了新闻，我敢说，现在全市没有几个人不知道石姐「第一警花」的大名了…」

　　「小璇！」王宇打断了恋人，对她使了个眼色。

　　孟璇这才有所察觉，诧异的问：「怎么了，石姐？虽然没能抓到那个色魔，

但是你奋不顾身的救出人质，毕竟是立了一大功劳呀……」

　　石冰兰轻轻的叹了口气。

　　「如果有可能，我倒是希望这一切都没发生过。昨天傍晚这么大张旗鼓的一

闹，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打草惊蛇。现在色魔肯定看穿了百货商城早已被警方监

视，引蛇出洞的计划等于是彻底失败了。」

　　孟璇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队长，这都怪我不好！」她垂下头难过的说，「如果我昨天能及时截住犯

人，就不会搞出那么大的动静了……」

　　「确实啊，小璇。」王宇不满的说，「以你的功夫，当时怎么会迎面都捉不

住人？平时的水准哪去了……」

　　「阿宇，我……」

　　孟璇有些委屈的想辩解，但又咬着嘴唇忍住了。

　　「好了，王宇！这不能怪小璇，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石冰兰连忙安慰着孟璇，她一向把这个小自己四岁的女警当成妹妹来看待，

而孟璇也早就将她看成是姐姐。

　　「队长，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王宇发愁的问，「色魔知道了我们布下

圈套要捉他，恐怕会避风头潜伏一段时期的，那样可就糟了……」

　　「不，我认为正好相反！」女刑警队长清澈的眼波蕴含着无比的聪慧，冷静

的说，「我以前就说过，色魔是个挑衅心理极强的人。他很有可能会反过来主动

出击，妄想给予我们更沉重的打击……」

　　「这就是说，新的受害者很快就会出现了？」孟璇着急的又问了一遍，「我

们该采取什么对策好呢？」

　　石冰兰沉吟着，走回办公桌边坐下。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你们也先出去想一想吧！」

　　王宇和孟璇齐声答应，转身走出了队长办公室。

　　「对了石姐。」孟璇临出门时又回过头来说，「听说林素真昨晚惊吓过度，

回到家后就生病了，好象是什么心脏上的问题，当夜就住到协和医院里去了。」

　　石冰兰微微一怔，随即点头说：「好的，我知道了。」

　　门关上了，办公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女刑警队长拿起保温杯喝了口热茶，想要静下心来认真的思索一些问题，可

是一转眼看到桌上放着的一张报纸，情绪立刻变得十分糟糕。

　　这是最新一期的《Ｆ市日报》，在头版显眼的位置上，油亮的黑体字印着两

行引人注目的标题。

　　「美丽女警花一人独挫好色歹徒，孤身救人质智勇更胜须眉男子」

　　标题下面是长长的一段新闻稿，和昨晚电视台播出的内容差不多。因为没有

人亲眼看到石冰兰是怎样制伏罪犯的，停车场内发生的事只能根据她本人的简单

描述来添加。而石冰兰一向不是那种爱表现的女人，昨晚只用三言两语就打发了

记者，她被逼脱光上衣的经过当然也是只字未提。

　　平心而论，这段新闻稿写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字里行间都是对石冰兰的赞扬

之辞。可问题出在旁边配着的彩图上，那是当时记者拍下来的其中一张照片，色

彩亮丽的占据了好大一块版面。

　　照片上拍摄的是女刑警队长的半身像，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镜头很露骨

的集中在她那高高耸起的胸脯上。威武的警服被那对足有３８寸的巨乳撑得鼓鼓

突起，看上去尺寸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夸张，很清晰的勾勒出了两颗肉球硕

大而浑圆的轮廓。

　　不管是谁第一眼看到这张图片时，视线百分百都会首先望到这「突出显示」

的胸部上去。就连石冰兰本人都不例外，也只有她自己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由

于当时她没有戴奶罩，警服下的丰满双乳骄傲的展现出了最真实的尺寸，再加上

镜头引起的视觉扭曲，自然而然的造成了这种极其令人震撼的效果。

　　今早出门之前，石冰兰就看到了这张报纸，当时她的脸唰的一下红了。这哪

里还像是一个堂堂的女刑警队长？简直就像是那些下流的日本片里，故意穿着警

服来挑逗男性的ＡＶ女星嘛！虽然她在照片上的气质还是那样的英姿勃勃，可是

这无疑只会更加挑起好色之徒的欲望。

　　「真是世风日下……连主流的报纸都用这种低俗手段来取悦读者……」

　　不满归不满，石冰兰却也无可奈何。她只能存着万一的希望，祈祷看到这份

报纸的读者们不要过多留意自己的胸脯，读一读新闻报道本身就够了。不过她仍

感到极大的悲哀，想不到自己即使是作为先进人物被报纸正面宣传，人们首先关

注的也仍然是她胸前这两个饱满挺拔的大肉团。

　　「算了吧，我只要做好自己的本份……别人爱怎么想是他的事，我能够问心

无愧就好了……」

　　石冰兰无声的安慰着自己，强压气愤草草吃完早餐，避开那两个小青年的视

线离开了。

　　她下决心不把这些猥亵的话语放在心上，可是事实表明，这番话给她的心绪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直到现在还不能完全释然于怀。

　　——别再想这些令人烦恼的事了，冰兰！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用更出色的

成绩来证明自己！

　　想到这里，坐在办公桌旁的女刑警队长振作精神，重新开始全神贯注的思索

案情。

　 ＊＊＊　　　　＊＊＊　　　　＊＊＊　　　　＊＊＊

　　中午十二点，Ｆ市协和医院。

　　胸科护士长石香兰走出值班室，正准备再到各个病房查看一下病人们的护理

情况，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呼唤。

　　「姐姐！」

　　她闻声转过头来，就看到一个全身警服的女警官脸带微笑，正沿着走廊向自

己轻快的走来。

　　「小冰！」

　　石香兰高兴的迎了上去，洁白的护士服裙摆微微飘扬，一对浑圆巨硕的美乳

在胸前醒目的颤动。

　　「今天不用上班吗？怎么有空中午到医院来？」

　　石冰兰嗤的一笑：「过来看看姐姐呀！咱们姐妹俩都快两个月没见面了吧，

再不来我怕都不记得姐姐长什么样了……」

　　「呵呵，贫嘴！」石香兰打趣的说，「你这个女英雄可了不起啦，昨晚又上

电视又上报纸，不会是风光得忘记了姐姐吧？」

　　两姐妹亲热的开起了玩笑。只有在姐姐面前，石冰兰才不再是那个冷艳威严

的女刑警队长，恢复了一个年轻姑娘的调皮和轻松；特别是没有外人的时候，她

甚至还会对姐姐撒撒娇，感受一下被亲人疼爱呵护的滋味。

　　不过，现在身上还穿着警服，毕竟不能像家里那样太过随意，所以石冰兰只

是局限在口头上的活泼欢快：「姐姐，不要取笑我啦。这一段是真的太忙了，连

那么可爱的小侄儿都没空去看一眼，我真想早点听到他叫我一声「姨姨」呢。」

　　「哎，刚生下来的小囝，哪有那么快就学会说话呀！」一提到儿子，女护士

长不禁流露出做母亲的幸福笑容，「小冰，小囝满月的时候，希望你能有空来喝

满月酒哦。」

　　「但愿吧！」石冰兰顿了顿，岔开话题，「姐姐，我今天来看你只是顺路，

其实我是因为公事想找一个人，就是昨天被我救下的人大代表林素真。听说她回

去后心脏病发作了，连夜住到了你们胸科来……」

　　「哦，只是轻度的心肌炎吧。郭主任说主要还是因为惊吓过度，多休息就没

事了……」

　　她们面对面的站在走廊上说话，彼此距离得很近。姐妹俩的身材都是极其的

性感惹火，诱人犯罪的美妙胴体站在一起，吸引力何止倍增，几乎每个经过的人

都会忍不住多看她们两眼，甚至情不自禁的流露出色迷迷的目光。

　　这其中最贪婪的两道目光，赫然是色魔阿威射出来的！他就站在走廊转角的

阴影里，不动声色的偷窥着这边的一举一动。

　　——果然，这两头大奶牛是亲生姐妹……

　　阿威暗暗点头，在心里比较着两姐妹的身材曲线。妹妹的个头比较高挑，全

身焕发出健康青春的活力；姐姐的身段却比较丰腴，更有成熟少妇的动人韵味。

　　妹妹穿的是英姿飒爽的深色警服，姐姐穿的则是整齐洁白的护士装，站在一

起正好互相辉映，就像是两朵色调截然不同的鲜花同时绽放似的，看得人赏心悦

目。

　　当然，最令人垂涎欲滴的，还是姐妹俩那比一般女性大得多的胸脯。两对同

样丰满的巨乳都在胸前高高的耸起，把各自的制服撑出了胀鼓鼓的惊人弧度。

　　比较起来，姐姐的胸围在尺寸上似乎更胜一筹，就像是护士服下塞进了两个

熟透了的大甜瓜般诱人。但妹妹的双乳不单只丰满无比，更难得的是又坚挺又结

实，再加上她具有姐姐无法比拟的纤细腰肢，强烈的视觉反差使她的胸脯显得格

外高耸硕大，看上去简直是令人鼻血狂喷。

　　无论是多么有定力的男人，看到这样一对美艳如花的巨乳姐妹并肩站立，恐

怕都会无法自制的产生强烈的性冲动，想要把她们赤裸裸的剥光。

　　别的不说，单是想象一下这对巨乳姐妹惹火的胴体，如果能让她们一起一丝

不挂的站在面前，各自羞耻的裸露出两对雪白丰硕的滚圆巨乳……如果能让这副

香艳旖靡的场景成为现实，那绝对是任何男人都拒绝不了的诱惑……

　　阿威想到这里，两道炽热的目光更是亮得可怕，然后马上又隐去了。

　　——我千万要沉住气，不能在大庭广众下露出破绽来……千万要沉住气……

　　他强迫自己闭上了眼睛……

　　两分钟后。

　　「沈医生，十七床的家属刚才有事找您。」

　　看到主治医师沈松匆匆的走过来，石香兰忙暂停和妹妹寒暄，叫住他提醒了

一句。

　　沉松站住脚步，随口答应了一声，眼光却在打量着女刑警队长。

　　「介绍一下，她是我妹妹石冰兰，在刑警总局工作。」石香兰热情的给彼此

做着简单介绍，「这位是我们科室的沈医生……」

　　话还没说完沉松就似乎震动了一下，恍然说：「哦，难怪我觉得面熟。这不

是昨晚新闻里报道的神勇女警官吗？原来是石护士长的妹妹呀，真是没想到…」

　　女刑警队长谦逊的笑笑，沉松和她们聊了两句，就告辞走开了。

　　「奇怪，他看着我的表情好象有点不自然……」

　　石冰兰望着沉松的背影，微蹙着秀眉轻声说。

　　「哪儿呀？沈医生平常就是这副样子的。」石香兰不以为然的嗔怪，「你们

当警察的都有职业病，把什么人都看得跟罪犯似的……」

　　石冰兰哑然失笑。

　　「不说这些啦。林素真在哪个病房，麻烦姐姐带个路吧。」

　　姐妹俩有说有笑的沿着走廊前进，转了两个弯，来到一间僻静的高级病房。

　　女人大代表林素真正半靠在病床上，腰部以下盖着被子，宽松的蓝色病号服

在胸前鼓起成熟饱满的线条。

　　副市长萧川坐在床沿，一只手握着妻子伸在被单外的手，苍老的脸上又增添

了好些皱纹，神情显得悲伤而担心。

　　病床前还站着四、五个医生，除了胸科主任郭永坤等人外，连正副院长都来

了，正在纷纷安慰着容色憔悴的副市长夫人。

　　「绝对不需要手术，这点我可以打包票。」郭永坤用专家的口吻说，「只要

今后按时吃药，病情就可以稳定的控制住，过两年说不定还能痊愈。」

　　「我知道了，多谢各位费心。」林素真一脸疲倦的答应着，眼光忽然看到刚

走进来的石冰兰，不由一怔，「石……石队长！」

　　医生们也都转头看了过去，视线齐刷刷的先落在姐妹俩丰满高耸的胸脯上。

这完全是一种男性的本能反应，不过他们立刻就将目光移开了，恢复成道貌岸然

的模样。

　　「香兰，这位是……」

　　郭永坤看上去有些诧异，仿佛是在猜度着这个全身警服、看上去冷艳威严的

女警是什么来头。

　　女护士长只好又介绍了一遍。虽然石冰兰以前也来过医院几次，可是不巧都

只碰到一些护士，科室里的医生没有一个见过她，今天居然都是初次见面。

　　「我有点事想跟萧太太谈一下，请诸位暂时回避。」

　　石冰兰开门见山的说，掏出证件给几位院领导过目。

　　「我可以在这里陪着她吗？」

　　萧川到这时候才将眼光望向女刑警队长，嗓音低沉的说。

　　「工作的需要，最好您也能回避。」

　　石冰兰的话语虽然客气，可是却很坚决。萧川先是恼怒的脸一沉，但在林素

真暗中推了他一把后，他还是慢慢的站起身来，掉头走出了病房。

　　医生们也跟着退了出去，女护士长最后一个走出去，轻轻的带上了房门。

　　「石队长，谢谢你昨天奋不顾身的救我。」

　　林素真感激的说，她原来看石冰兰不顺眼，现在态度是迥然不同了。

　　「没什么，那是我应尽的职责。」石冰兰踌躇了一下，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昨天我救出您的整个经过，只要你我两个人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有些细节……

嗯……没必要说的太详细……」

　　「我当然不会对任何人说的，连老萧我都没提起。」林素真脸色苍白的微微

哆嗦着，似乎还在后怕，「这件事就跟噩梦一样，我只希望尽快忘记它……」

　　「我理解。不过例行手续，警方还需要你在这份证言上签个字。」

　　石冰兰说着从随身的提包里取出一份文件递了过去，林素真接过来，戴上金

丝眼镜翻看了几页。那上面记载着整件事的经过，但并未提及歹徒有艾滋病，对

停车场内交代的也很简略，只说石冰兰是趁歹徒不备时，出其不意的击毙了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女人大代表露出一丝苦笑，爽快的拿起笔签下大名，

「为了避免旁人胡思乱想，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安排。」

　　「萧珊的案子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您好好休息吧。」

　　石冰兰简单有力的说完这句话，将文件放回包里，站起身告辞了。

　　她刚打开病房门，林素真突然在她身后叫道：「石队长，关于萧珊的事，我

还有话想跟你说……」

　　石冰兰闻声回头，刚露出询问的眼神，房外的副市长萧川却浑身一震，三两

步的抢进了病房来，冲到林素真的床前，眼睛里射出焦急凌厉的光芒。

　　「没……没什么了！」女人大代表脸上阵青阵红，凄然垂头说，「我只想拜

托石队长，无论如何要把珊儿活着救回来……」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石冰兰秀眉一扬，掷地有声的又重复了一遍，转过身快步离开了。

　　萧川「砰」的关上房门，满面怒容，压低嗓音对妻子吼道：「你想对她说什

么？你不要珊儿的命了？」

　　林素真激动得语声哽咽：「石队长救过我，又一心一意的想救珊儿，而我们

却……却瞒着她跟罪犯交易，这太说不过去了……」

　　萧川默然不语，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缓缓的抬起右臂亮出掌中的手机。

　　「刚才我又接到那恶魔打来的电话了……」

　　林素真「啊」的惊呼一声，脸上霎时失去血色。

　　「他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警告说如果我们敢跟石队长坦白，他马

上就切掉珊儿的……珊儿的胸部……」

　　林素真倒抽了一口冷气，全身都发抖起来，病号服下饱满的胸脯不住起伏。

　　「他还说，只要我们听话，五四一过就放了萧珊……」

　　「你就那么相信这个恶魔的话？」女人大代表忍不住怒叱，「如果他……他

是骗我们呢？」

　　萧川叹了口气，把手机迎面丢到床上。

　　「老实说，我心里也犹豫不决……」他的声音充满痛苦，「要不，你就打电

话给石队长，把她叫回来吧……」

　　林素真颤抖着拿起手机，呆了十几秒，突然手机「当啷」的砸在了地上，摔

得四分五裂。

　　与此同时，她的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

　 ＊＊＊　　　　＊＊＊　　　　＊＊＊　　　　＊＊＊

　　下午一点半，Ｆ市刑警总局。

　　「队长，刚才有人送东西给你。」

　　石冰兰刚吃完午饭回到局里，有个下属就把一个狭长而扁平的包裹递过来。

　　「哦，是谁送来的？」

　　石冰兰接过来一看，这是个用彩纸包装起来的盒子，上面没有任何留言或者

署名。

　　「是个民工模样的人，他说是你老家的亲戚交代送来的，已经跟你打过了招

呼。」

　　「没有呀。」

　　女刑警队长有些奇怪了。她在乡下的亲戚确实有时会送些土特产来，这倒不

足为奇，可是今天并没有哪个亲戚跟她联系过。

　　——也可能是跟忠平打过招呼吧，回家问问就知道了……

　　石冰兰这样想着，并没当作一回事，随手接过了包裹。

　　走进自己办公室，她心想也许留言在包裹里，于是拿到办公桌上拆了开来。

　　里面是一个长形的精致扁纸盒，打开来一看，女刑警队长几乎不能相信自己

的眼睛。

　　纸盒里静静放置着的，居然是一副透明的黑色蕾丝奶罩！

　　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冒上心头，石冰兰的身躯猛然僵硬。她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是自己在停车场里被迫脱下的奶罩！

　　——怎么回事？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一瞬间，女刑警队长的冷汗唰的冒出来，脑子里闪电般回想起那天发生的

事。

　　当时她被逼脱光了上身的衣物和腿上的丝袜，在成功制伏歹徒后，由于时间

紧迫，来不及将奶罩和丝袜穿回去，直接套上警服就抱着林素真离开了。

　　紧接着警员们冲进停车场，发现矮个子已经气绝身亡，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忙

乱、清理现场，一切必要的工作都做完了，才全体收队返回警局。

　　石冰兰记得很清楚，奶罩和丝袜是分别塞在警服上装的左右口袋里的，可是

回到家后，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却只有丝袜，奶罩竟然不翼而飞了！

　　她十分尴尬，料想是在什么地方不慎掉出来了，自己匆忙中没有察觉。要是

被什么人看到了，那可真是够令人难堪的。

　　不过再怎么难堪，都比不上在矮个子面前所蒙受的种种羞辱。石冰兰一想起

来就充满愤怒，当她在停车场内看到矮个子已经自杀时，第一个反应是无比的解

气，同时也暗暗的感到庆幸——如果这个人不死，将来询问口供时必然会说出那

些十分不堪的经过，她可不愿意这件事再被任何其它人知道。

　　所以，女刑警队长才亲自到协和医院跑了一趟，和林素真达成了默契，希望

能把这段不痛快的经历永远埋藏。

　　可是现在，丢失的奶罩居然被放在包裹里送了回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说……

　　石冰兰的身子颤抖了一下，手臂慢慢的伸向纸盒，突然将奶罩拎了起来。

　　再仔细一看，她清亮的眼眸里闪过惊疑不定的神色——这并不是她脱下来的

那件奶罩！

　　明朗的光线下看得分明，这是一件全新刚开封的奶罩，上面还带着一股新商

品特有的气息。和原来那件一样，都是石冰兰最喜欢的法国名牌Ｌｅｊａｂｙ。

那是专门为大胸围女人设计的盛夏新品，因此乍一看才会认错。

　　不过牌子虽然相同，款式却又很不一样。她原来的那件是全罩杯的，这件却

是暴露的半罩杯；原来的罩杯尺码只有「Ｆ」，这件却足足达到了「Ｇ」，真正

可以说是巨大到惊人。

　　而且这件的黑色丝绸明显更加轻薄，整件奶罩几乎是全透明的，只在乳尖部

位有比较密集的蕾丝花纹遮住，看起来极其的大胆挑逗。

　　女刑警队长的俏脸腾的红了，随即又变得煞白。

　　大约过了半分钟，她突然放下奶罩，三步两步的冲出办公室，找到了刚才递

交包裹的那位下属。

　　「送东西来的那个人究竟长得什么模样？估计是多大年纪？身高大概多少？

还说过什么话？」

　　一连串的问话急促的迸出来，那位下属楞了一下才思索着说：「就是普通的

民工模样，黑黑的，脏兮兮的……四五十岁年纪……身高么，跟我差不多……」

　　石冰兰打断了他：「你马上去找绘图科的小宋，让他画出这个民工的面貌。

快！一秒钟也别耽搁了，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民工找出来！」

　　下属应声去了，王宇、孟璇和老田等警官都闻声过来，询问是怎么一回事。

　　女刑警队长不答，紧蹙双眉思索了一阵，突然凝视着孟璇说：「小璇！昨天

在百货商城里，你说曾经撞倒了一个残疾人，整件事的详细经过是怎样的？」

　　孟璇吐吐舌头，不好意思的将事情说了一遍。

　　石冰兰留心听着，脸色越来越郑重：「你把他扶到地下停车场，后来呢？」

　　「后来？」孟璇想了想说，「矮个子冲进来以后，我就忙着去追击他，没再

顾到那残疾人了。他应该是马上就离开停车场了吧？」

　　石冰兰转向众人：「当时你们有谁注意到，有这样一位残疾人离开么？」

　　警员们纷纷摇头，都说不要说残疾人了，好象没看见任何人离开停车场。

　　石冰兰骤然变色。

　　这时候在场的每一位警员都吃惊的望着女刑警队长，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

位精明强干的女上司露出这样可怕的神色。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石冰兰脸罩寒霜，一字字的说，「那个残疾人

就是我们一直想追捕的变态色魔！」

　　所有人都惊呆了，好几个人脱口而出的惊呼：「什么？」

　　「不可能吧？」孟璇愕然道，「索妮娅的室友们是见过色魔的，如果他是个

独臂的残疾人，她们应该会发现的呀……」

　　石冰兰反问：「小璇，你真的能确定那个人只有一条手臂？你是否碰到过他

断臂处？」

　　孟璇张口结舌，努力回想了一下，脸色也渐渐变了。

　　「我想起来了，在我去搀扶他的时候，这人有意躲开了断臂的那边肩膀不让

我触碰……对了石姐，我还想起好几个不对劲的地方……这人是个络腮胡，我当

时第一眼见到他，就觉得他的胡子太多了，而且面部肌肉有些不自然，说话的声

音也很奇怪，好象嘴里含着什么似的……还有，天气并不冷啊，他却戴着手套！

难道说……是因为怕留下指纹？」

　　「肯定是的！听你的形容，此人必然经过了精巧的化装！」石冰兰沉声道，

「他设下圈套本来是想绑架你的，但却被矮个子的意外出现打断了。」

　　孟璇听得目瞪口呆。

　　「在我营救林素真的整个过程中，这个色魔一直都躲在他的车里窥视。」

　　女刑警队长用极其肯定的语气说出这几句话，明亮的眼睛里闪动着令人不寒

而栗的怒火，谁都看得出她处在极度的愤怒中。

　　她毕竟是查过无数案件的侦破好手，看到奶罩后只稍微骇异了一下，马上就

断定这一定是罪犯指使人送来的——只有这个意图向警方挑衅的狂妄恶魔，才会

用这种方式来羞辱自己。

　　跟着石冰兰立刻又想到，色魔能送来这件相同牌子的奶罩，说明自己原来的

那件一定落到了他的手里。他很有可能目睹了自己脱光上衣的一幕，亲眼看到了

自己赤裸的胸脯，才会挑选出这个尺码的罩杯。而当时他最好的躲藏地点，就是

比较接近矮个子的某辆车。

　　那么，色魔为什么要事先躲在那辆车里呢？他不可能预知自己会在那里脱衣

的，惟一的解释就是，他本来有另外一个重大的图谋……

　　正是顺着这样的脉络一步步推理下来，女刑警队长终于猜出了事情的真相。

　　「队长，你怎么知道昨晚色魔也在场？」

　　面对下属们疑问的目光，石冰兰忽然说不出话来了。难道要告诉他们自己是

从刚收到的奶罩上得到启发的？那就意味着停车场内所受的羞辱也必须和盘托出

了……

　　就在这时候，旁边一张办公桌上的电话「叮呤呤」的响了起来。

　　一个警员拿起话筒，听了两句就伸手递了过来：「队长，找你的。」

　　石冰兰接过话筒，刚「喂」了一声，里面就传来一阵阴恻恻的怪笑。

　　「大奶警花，我送你的奶罩合不合身呀？」

　　石冰兰的心猛地一沉：「是你！你居然敢打电话到警局里来！」

　　「嘿嘿…我为什么不敢？」嘶哑的男人嗓音得意洋洋的笑道，「色胆包天，

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是我不敢做的！」

　　石冰兰犹豫了足足两秒钟才下定决心，用力一咬嘴唇，转身对一众下属做了

几个手势。

　　警员们顿时心领神会，训练有素的展开了行动。王宇等人分别静悄悄的拿起

几架分机，一边监听一边动用仪器追踪电话来源。

　　「萧珊在哪里？」女刑警队长的声音十分严峻，「我知道她一定还活着，请

你马上放了她！」

　　「放了她也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对方肆无忌惮的说，「只要你大奶

警花肯代替她，永远做我胯下忠诚不二的性奴！」

　　正在监听电话的王宇额头猛地青筋暴起，差点控制不住的怒骂出声。其余各

位警员也都露出了愤然之色。

　　石冰兰却依然神色不变：「行！你先放了她，其它一切都可以慢慢商量。」

　　「哈……太棒了！」对方显得很兴奋，「我强奸过那么多波霸，想不到昨天

居然发现，石队长你才是本市的第一巨乳美女啊……哈哈哈……你胸前的那对大

奶奶至少有３８寸吧？他妈的，小日本的ＡＶ女星都要对你甘拜下风哇，真是想

想都让人流口水……」

　　「够了！」石冰兰终于忍不住勃然变色，「这只是你的幻觉，我看你需要去

医院看一下精神科医生！」

　　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对电话来源的追踪还在紧张的进行着，这时候自己应

该尽可能的拖延时间，诱导对方多讲几句话才对，怎么反而喝止了他？这可是很

低级的错误。

　　幸好对方并没有放下电话的意思，又是一阵喋喋怪笑：「对了，你还没告诉

我，送你的那件奶罩合不合身？」

　　「很抱歉，我已经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女刑警队长冷冷的说。她明知对方故意会用猥亵的话语调戏自己，但也只能

继续跟他耗下去。

　　「真可惜，那可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哦。」嘶哑的嗓音一本正经的说，「你

不要再戴Ｆ罩杯的奶罩了，那简直就是在束胸嘛。你的奶子绝对不止那个尺码，

昨天在停车场你一脱掉奶罩我就看出来了，那么巨大的两个球体，起码也应该是

Ｇ罩杯才对……」

　　「住口……你胡说八道！」

　　石冰兰再次失去了冷静，微微颤抖的声音蕴含着无比的愤怒、惶然和羞愧。

她刚才之所以犹豫了一下才叫下属监听电话，就是担心色魔说出停车场里发生的

那一幕，结果这种不好的预感竟然真的变成了现实。

　　对方却仿佛更加兴奋了起来，滔滔不绝的一路说了下去。

　　「哪里是胡说？我明明亲眼看到的！昨天你在那个矮个子面前脱光衣服的时

候，我就躲在旁边的一辆车里偷看……后来你脱掉的奶罩就是被我拿走了，不然

我怎么会知道你喜欢用法国名牌Ｌｅｊａｂｙ呢……」

　　「闭嘴！你给我闭嘴！」

　　石冰兰不顾一切的怒叱着，清秀白晰的瓜子脸涨得通红，一对极其丰满的巨

乳在警服下剧烈的起伏。

　　「卡嚓」一声轻响，王宇左手握着分机的话筒，右手掌紧紧的捏着桌上的一

只搪瓷茶杯。他的眼睛已经变成血红色，茶杯上出现了五六道裂纹。

　　尽管年轻的警官已经用了最大的努力克制，但是极度的愤怒还是令他的呼吸

声蓦地粗重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狂笑声。

　　「怎么样？大奶警花的战友们，听到这些是不是很惊讶呢？你们以为这位石

队长真的那么厉害吗？哈哈哈……告诉你们！昨天她是靠裸露出大奶奶挑逗矮个

子，不惜牺牲色相去吸引对方的注意才偷袭成功的……」

　　女刑警队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虽然没有抬头，但是她可以感觉到下属

们的目光齐刷刷的射了过来，就像是一根根尖针似的扎在自己身上。

　　这一瞬间，她的内心仿佛打翻了五味瓶般，羞耻，愤恨，痛苦，悲哀……各

种滋味一起涌了上来。她知道自己这些年来发奋努力，在警局里苦心塑造出来的

形象算是就此崩塌了，以后再怎么解释都将无济于事……

　　就在这时候，操纵追踪仪器的两位警员突然使了个眼色，示意已经追到了电

话来源。

　　石冰兰一个激灵，强迫自己重新冷静下来。

　　「我们别说这些无聊事了，还是谈谈正题吧。我刚才说过，只要你肯放了萧

珊，一切都好商量……」

　　她一边强忍着怒气和羞辱，竭力平声静气的跟对方谈条件，一边对周围的干

警们连打手势，准备立刻就去抓人。只有马上将这个恶魔抓到，才有望完全恢复

自己的尊严和威望。

　　可是色魔接下来的话却犹如兜头一盆冷水浇下。

　　「我知道，你已经查出我现在的位置了。不过在你的人到来之前，我绝对有

充足的时间逃走。」

　　「你究竟想怎么样？」

　　石冰兰一字一句的质问，俏脸冷得像冰，清亮眸子里的怒火却如烈焰熊熊。

　　「哈哈哈，大奶警花……在谈条件之前，请先换上我送你的那件奶罩。它可

以展现出你胸部的真实尺寸，而且还能把你的奶子烘托得更加丰满……等你换上

了我们再来谈判吧，拜拜！」

　　电话「啪」的挂断了，女刑警队长清冷的容颜就像雕像般面无表情，只有嘴

唇在微微颤抖，将手里的话筒缓缓的放下。

　　「操你妈，老子一定要枪毙了你！」

　　王宇突然对已经挂断的电话狂吼了一声，整张脸痛苦的扭曲了，握住碎裂茶

杯的右手指缝间渗出了一丝丝鲜血。

第０８章　女歌星被盯上

　　夜晚九点，万籁俱寂。

　　阿威走进了囚禁萧珊的地下室。推开铁门，借着绿幽幽的灯光，一眼就可以

看见全身赤裸的女高中生。

　　她披头散发的蜷曲在角落里，嘴角挂着一丝长长的口涎，表情也有些痴呆。

才关进来不到半个月，一个原本漂亮可爱的女孩子已经变成了邋遢的囚犯。

　　阿威冷哼一声，大步走过去抓住萧珊的头发，恶狠狠的将她拽了起来。

　　「小波霸，你又忘记我教你的礼仪了吗？是不是想讨打啊？」

　　萧珊的身体颤动了一下，立刻摇摇晃晃的跪了下来吻着他的脚，像母兽一样

四肢着地，饱满的乳房肉鼓鼓的垂在胸前摇晃。

　　「请主人……好好教训珊奴吧……」

　　她的声音嘶哑而无力，才刚说了一句话，忽然身躯一软，犹如烂泥般瘫倒在

地昏了过去。

　　「起来！你装什么死？」

　　阿威恼怒的骂着，踢了她一脚，但是她却毫无反应。他一怔，弯下腰仔细看

去，才发现这女高中生双颊嫣红的不正常，额头滚烫，竟然是在发高烧。

　　——不妙！这从没吃过苦头的娇娇女，才关几天就生起病来了……要是有个

好歹，以后还怎么玩「母女双飞」啊……

　　阿威忙转身奔出，取来了几片退烧药，用凉开水化开了，撬开萧珊的牙关强

行灌了进去，接着又用毛巾浸满了酒精涂抹着她赤裸的肌肤，替她做物理降温。

　　片刻后，萧珊迷迷糊糊的呻吟了一声，似醒非醒的呢喃道：「妈……珊儿好

难受……你在哪呀……妈妈……」

　　焦急的呢喃了一阵后，女高中生终于睁开眼睛，看到阿威那恐怖的脸孔，立

刻「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妈妈呢？我要妈妈……咳咳……珊儿要死了……珊儿要妈妈……」

　　她仿佛崩溃了似的，语无伦次的摇头痛哭着，边哭边大声咳嗽，小脸涨的更

红了，显得十分辛苦。

　　「放心吧，你妈妈很快就会来这里跟你做伴的！」

　　阿威不耐烦的抛下这句话，大步走出了地下室，重新将铁门锁起，心里实在

很不爽。

　　这段时间出于各种考虑，他没有绑架任何猎物，因此也就没有新的样品来试

验「原罪」药物，这项研究被迫陷入停顿状态，本来就已经令他很郁闷了，今晚

本想好好的发泄一下兽欲，体验调教和征服的快感，结果又是这个局面。

　　其实就调教本身而言，萧珊早在一周前就已经完全屈服了。不管他发出多么

变态的命令，她都会乖乖的照作不误。那几天无疑是他对自己的「成果」最满意

的时候。

　　可是现在呢，还有许多调教的花样没尝试，这女高中生就已经半死不活了，

再这样下去，搞不好性奴还没培养出来，就不堪折磨而毙命了，那可就亏大了！

　　阿威这才明白，那些日本ＳＭ色情小说和电影里的情节都是在胡扯。要把一

个良家妇女调教成完美的性奴，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这并非因为女人的反抗力

量强大，恰恰相反，是因为没有几个女人能长时间活在这种非人的虐待里。即使

勉强活着，过度的摧残也会令她们很快就形容枯槁，或者是神经就此崩溃。

　　到现在为止，阿威还不能确定，金发女郎索妮娅发疯的原因究竟是因为「原

罪」呢，还是本身经受不起凌辱才导致失常的。

　　——看来，「猎物」本身必须具备足够坚韧的意志、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体

力，才能经得起长期的奴化调教。

　　回到卧室坐下，阿威思索良久后，很自然的得出了这个结论。

　　「这种软弱的小女孩真是没意思。」他自言自语的说，「下一次，老子要绑

架个坚强勇敢的女性来试试……当然，她首先必须拥有一对大奶子……」

　　说到这里，脑海中情不自禁的又想起了女刑警队长石冰兰，眼前浮现出她那

英姿飒爽的身影。

　　就如条件反射般，阿威的肉棒一下子硬了起来，马上感到十分兴奋。

　　——大奶警花，你的乳房是我所见过中最丰满、最坚挺、也是最完美的……

你本身就是ＳＭ的最佳人选！就算没有上一代的仇恨，我也不会放过你的……我

一定要得到你，把你变成我永远的性奴！

　　情欲立刻高涨，阿威忍不住伸手到衣袋里，又掏出了女刑警队长脱下的那件

奶罩，两手用力抓着巨大的罩杯，陶醉的忘乎所以，就像是真的抓住了那对３８

寸的丰满巨乳一样……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恋恋不舍的收起奶罩，随手打开了电视机。

　　「……现在是娱乐圈动态时间。有「性感天后」之称的女歌星楚倩已于今天

傍晚到达本市，明天上午她将在Ｆ市国际大酒店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准备五四那

天的个人演唱会事宜……」

　　阿威身躯一震，眼睛里闪烁出兴奋的光芒。

　　「啧啧……这个波霸女歌星终于来了！不知道她的乳房跟大奶警花比起来又

如何呢……嗯，只好等我去亲自鉴定了……顺便在她身上试验一下新一代的「原

罪」，看她是否会给我带来好运……哈哈……哈哈……」

　　阴森森的房间里，他的笑声听起来分外的淫邪、分外的恐怖。

　 ＊＊＊　　　　＊＊＊　　　　＊＊＊　　　　＊＊＊

　　石冰兰又做梦了。她梦见自己回到了那个停车场里，满脸都是痛苦的表情，

正在被一个高大的黑影从背后强奸！

　　没有灯光，四周漆黑一片。她无法看见强奸者究竟是谁，只是本能的感觉到

那似乎是个自己认识的人。

　　「大奶警花……我干得你爽不爽？说啊……爽不爽？」

　　背后的人影反扭着石冰兰的双臂，嘴里嘿嘿狞笑着，粗大的阳具一下下的捅

到她两腿之间，将她的身体撞击得不断一起一落。

　　嘶哑的狞笑声激荡着耳膜，各式各样的车辆围在身边。在黑暗中看来，每一

辆车都像是个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

　　石冰兰忍不住嘤嘤抽泣起来，低下头悲哀的看着自己一丝不挂的雪白胴体。

魔鬼般凹凸起伏的身材再没有任何遮掩，赤裸裸的任凭恶魔肆意糟蹋。

　　蓦地里，耳边响起此起彼伏的淫笑声，每辆车里都钻出了一条黑色的人影。

无数个黑影将前后左右全都包围，一步一步的逼了过来。

　　石冰兰又惊又怕。她可以感觉到，至少有上百道炽热的目光集中在自己赤裸

的胸脯上，直勾勾的瞪着那对比一般女性大得多的丰满乳房。所有的目光都充满

了贪婪和饥渴，仿佛是一只只看到最可口美味的野兽。

　　「别过来！你们都走开……别过来……」

　　不理会石冰兰羞愤的抗议，人群缓缓的围拢，目光更炽热、更贪婪的盯着她

的裸体，令她无地自容。

　　——我被强奸了……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强奸……

　　心里仿佛有个声音在凄苦的嘶喊，石冰兰感受到极其强烈的羞耻，可是身体

却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兴奋的反应，体内的快感也像潮水一样越聚越多。

　　不知过了多久，她无意中抬起头来，骇然发现有许多黑影的脸正在变清晰。

　　那是一张张熟人的脸——丈夫苏忠平、局长老赵、得力助手王宇以及警局里

所有的男同事、还有她从前亲手逮捕过的众多犯人……

　　他们每个人都用冷漠的表情看着她，目光里却充满兽性的欲望，显得灼热而

邪恶。

　　羞耻感和快感立刻一起达到了最高点，石冰兰全身一阵哆嗦，整个人都被汹

涌的情欲洪流吞没，在狂乱的哭叫声中迎来了绝顶高潮……

　　然后她就猛地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淡淡的月光从窗口洒进来。还好，这只是个梦而已。自己还躺在

家里的卧床上，丈夫还在身边发出熟悉的鼾声。

　　和往常一样，石冰兰悄悄的起身下床，将铺在身下的毛毯抽出，轻手轻脚的

离开卧房。

　　毛毯的中间部分照旧是全部湿透了，散发出一股淫靡的女人气息。

　　把毛毯扔进洗衣机后，女刑警队长叹了口气，悄无声息的回到床上躺下，两

眼望着窗外漆黑的天空。

　　夜色是宁静的，她的内心却起伏不定，思绪万千。

　　已经多少次做过这样的噩梦，石冰兰自己也数不清了。印象中，自从警校毕

业正式投身到刑警这一行以来，她就常常在睡觉时发噩梦。

　　梦的内容虽然各式各样，但有一点是固定不变的——她每一次都在噩梦里被

人强奸！而且每一次居然都被强奸出高潮，然后在泄身的同时醒过来。

　　石冰兰对此感到相当羞愧。一直以来她都对房事毫无兴趣，结婚半年多来，

和丈夫做爱的次数几乎是寥寥可数，态度更是十分勉强。不管苏忠平怎样挖空心

思的增添夫妻间的乐趣，始终都没什么显着的效果。可奇怪的是在梦里，她却偏

偏能获得清醒时体验不到的快感和高潮。

　　这的确是件相当令人烦恼的事，每次女刑警队长从梦境中惊醒后，都会发现

不仅自己的内裤湿透了，连床单上都湿漉漉的汁水淋漓。因此这些年来她养成了

习惯，睡觉的时候在身下垫一张毛毯，以免三天两头的更换床单。

　　这件事只有石冰兰自己才知道，连同床共枕的丈夫苏忠平都不晓得。她曾经

去香港请教过一个有名的心理医生，得出的结论是工作压力太大造成的。由于职

业的关系，经常会接触到那些令人发指的性犯罪，不知不觉就带到了梦境里来。

　　石冰兰接受了这一解释。事实上她也早已察觉到，每当工作不怎么紧张的时

候，她都不会做这样的噩梦。可是只要一有新的重大案件发生，她接手之后神经

总是绷得很紧，晚上就会梦见自己被人强奸。

　　而在梦境里强奸侮辱她的，往往就是她正在追捕的那个罪犯。工作越紧张，

案子越重要，罪犯越凶残，她做梦的频率就越频繁，梦里的高潮也来得越强烈。

　　说出来恐怕谁也不会相信，在现实中，女刑警队长是那样英勇无畏的打击着

邪恶；可是在每晚的噩梦里，她却会梦见自己跟那些亲手逮捕的罪犯们无耻的交

媾。

　　这一方面令她无地自容，另一方面也令她更加憎恶犯罪份子，打击起来更是

绝不容情。

　　而这一次要追捕的「巨乳迷变态色魔」，无疑是石冰兰自投身警界以来，所

遇到的最狡猾、最邪恶也是最可怕的对手。想到这个恶魔的时候，身经百战的女

刑警队长心里居然也有些发冷。

　　但同时，内心中更多的还是愤怒，以及一定要把对方绳之以法的坚定信念。

这既是为那些惨遭杀害的无辜女子，也是为自己的荣誉。

　　五天前色魔打到警局的那个电话，使女刑警队长的威信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

害，起码她自己这样认为。

　　她永远也忘不了当时同事们齐刷刷望过来的目光，那里面有惊愕，有同情，

有不解，甚至也有鄙夷。

　　——你们这位石队长，是靠裸露出大奶子挑逗罪犯，不惜牺牲色相才偷袭成

功的……

　　色魔的狂笑声仿佛又在耳边回响，石冰兰紧紧的攥着身上的被单。她下意识

的看了一眼身边的丈夫，由于觉得难以启齿，这件事她并没有告诉他。可是警局

里那么多同事都一起听了电话，恐怕迟早都会传进苏忠平的耳朵。

　　前几天他看到报纸上大张旗鼓的报导自己，又刊登了那张「突出大胸脯」的

照片，脸色就不是很好看了，只是没说出来而已。这次要是再知道自己被迫在歹

徒面前赤身裸体，可以想象他内心将会多么生气……

　　——忠平，我这都是为了工作……相信你一定能理解我的！

　　心里虽然这样安慰自己，但女刑警队长却不愿意再想下去了，思绪又回到了

案子上来。

　　这几天，侦破的工作一直在紧张的进行着。那个把装着奶罩的包裹送到警局

的民工很快被找到，据他说，这是一个络腮胡男人出钱雇他干的，先叫他去商店

买了这件奶罩，打好包裹后再送到警局里来。至于该男子的外貌形象，和孟璇在

Ｆ市百货商城撞倒的那个几乎一样，只是双臂都完好无缺。

　　至此，项目组可以肯定，此人必然就是变态色魔！对他的身高、体重、大致

身形也有了个初步了解，但色魔既然精于化装，本来的容貌一定跟看到的相差极

多，想要找出他来仍是困难重重。

　　不过，色魔本人却更乐于直接向警方挑衅。今早他又一次打电话给石冰兰，

厚颜无耻的要求她戴上那副「亲手为她挑选」的奶罩，否则会有「严重后果」！

　　——什么严重后果？这家伙准备再次伸出罪恶的魔爪了？

　　果真如此的话，石冰兰希望这次色魔能以自己为目标，这样她才有机会将他

一举抓获，洗清自己蒙受的耻辱。

　　——来吧！该死的恶魔，我等着你……我一定会亲自送你下地狱！

　　惨淡的月光下，女刑警队长清亮的双眼在黑暗中喷发着怒火，过了很久才缓

缓阖上，在丈夫的鼾声中重新睡着。

　 ＊＊＊　　　　＊＊＊　　　　＊＊＊　　　　＊＊＊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Ｆ市国际大酒店。

　　底层的大堂里坐满了一排排的记者，过道上横七竖八的架着许多摄像机，一

派热闹景象。

　　女明星楚倩的新闻发布会即将在这里召开，这位歌坛巨星果真是人气极旺，

早在半个钟头前，娱乐记者们就已经来到现场早早占好了位置，等待着这位性感

女神的出现。

　　阿威也混杂在人群里。他就坐在第三排中间的座位上，戴着一顶压得很低的

鸭舌帽，手里拿着一架小型摄像机，打扮和举止都和周围的记者没什么两样。

　　此刻，他的眼光正望着大堂的前方，那里竖着好几张楚倩的特大海报。色调

鲜艳夺目的宣传海报，每一张都比真人还要大，而且无一例外都是女歌星的「清

凉照」。

　　其中最大胆的一张，楚倩只穿着一套火红色的比基尼，骄傲的展现着自己玲

珑浮凸的诱人身段。她略带挑逗的微笑着，上身微微前倾，胸前那对丰满的乳房

仿佛要挤出窄小的胸罩似的，露出了一道深深的乳沟。

　　阿威长时间的盯着这张海报，胯下不觉蠢蠢欲动起来。

　　托一个熟人的关系，他轻轻松松的混进了这个会场，目的就是为了能亲眼目

睹楚倩的风姿。打从这位女歌星出道起，他就已经被她那极其骄人的上围吸引，

这些年来和全国的无数男人一样，不止一次的幻想过那无比惹火的美丽肉体。

　　「出来了，她出来了！」

　　周围突然起了一阵骚动，阿威闻声转过头去，就看见女歌星楚倩在经纪人和

保镖的簇拥下，仪态万方的款款走来。

　　现场顿时此起彼伏的响起了按动快门的卡嚓声，记者们立刻开始抢拍照片。

　　闪烁不停的镁光灯下看得清楚，这位一直以性感着称的女明星，今天并没有

像大家期待的那样，穿着低胸装和超短裙来出席发布会。不过她穿着的是一袭丝

质的短袖淡色薄衫，修长的粉颈和白晰的玉臂露在外面，再配上拖到足踝的纯黑

长裙，看起来倒很有种典雅高贵的美。

　　人群发出「噢——」的声音，似乎都有点失望。可是大家马上就发现，随着

楚倩走过来的步伐，她胸前那对３７寸的饱满豪乳颤巍巍的晃动着，轻薄的衣衫

根本掩不住汹涌而来的波涛，每个人的心跳仿佛都在随着那要命的颤动而激荡。

　　阿威更是看得双眼发直，目不转睛的望着女歌星走到主席台前坐下。经纪人

坐在她旁边，先简短的做了个开场白后，就把话筒移给了她。

　　楚倩接过话筒，用很娴熟的公式化语气说：「很高兴能到Ｆ市举办个人演唱

会，我这是第一次来Ｆ市……这里风景如画，很漂亮，我很喜欢这里……谢谢大

家，现在有问题可以提问了。」

　　阿威回过神来，打开手上的小型摄像机，凑到眼前调整着焦距，让女歌星的

倩影清晰的落入镜头。

　　耳边传来一个记者的问话声。

　　「请问楚倩小姐，听说您的新专辑很快就要推出了，可以透露一下情况吗？

这次演唱会上，您会不会演唱几首新歌？」

　　「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新专辑应该会在下半年上市。」楚倩微笑着说，

「具体情况暂时还要保密，这次演唱会我也不会演唱里面的新歌……」

　　她的嗓音并不见得动听，微微有点儿沙哑低沉，不过却有种令人怦然心动的

磁性。阿威暗想，这样的声音如果能发出羞耻的呻吟，那一定会别有一番乐趣。

　　他很自然的将镜头对准了女歌星的脸。打着淡蓝色眼膏的睫毛下，是一双水

汪汪的眸子，仿佛天生就会放电。当她说话的时候，鲜红的双唇一张一阖，散发

出无比性感娇艳的魅力，令人不禁产生淫亵的性幻想，有种想让这两片红唇替自

己吸吮阳具的冲动。

　　「楚倩小姐，我是《Ｆ市晚报》的记者。听说香港有出版商在游说您拍摄个

人写真集。」另一个记者站起来提问，「小道消息说您开价两千万，能拿到这个

数就答应拍摄全裸写真，请问是不是真的？」

　　「这绝对是谣言！」女歌星义正言辞的说，「我不可能像港台明星那么开放

啦，不管出多少钱，我都不会裸露到那个程度。」

　　「可是著名导演张一毛即将拍摄的大片《绝代歌姬》中，张导说不可避免的

会有正面裸露的镜头，还说有意邀请您出演女主角，看来您是不可能答应了？」

　　「这个嘛……」楚倩的眼里放出了光，「张导是国际知名导演，我相信他的

审美情趣。为了艺术，我可以考虑做出突破以往尺度的牺牲……」

　　「能牺牲到什么程度？如果是露点也会考虑吗？」记者穷追不舍的问。

　　楚倩犹豫了一下，点头说：「是的。」

　　席间马上响起了一片惊叹声，还有人吹起了口哨，几乎所有人都为之哗然。

　　要知道楚倩出道近十年，可以说最令歌迷神魂颠倒的不是她的歌声，而是胸

前那对极有份量的豪乳。可惜她虽然一直在卖弄性感，却始终不肯来真的，这次

居然答应「考虑」露点，可谓是前所未有的松了口。

　　阿威忍不住贪婪的吞着口水，摄像机的镜头向下滑动，落到了女歌星鼓起的

胸脯上。由于外衣是比较紧身的，两个胀鼓鼓的乳房简直是呼之欲出，骄傲的凸

现出饱满的轮廓。

　　镜头慢慢的向前拉近，图像也越来越清晰……

　　接下来提问的是一个女记者：「楚倩小姐，上个月在国内各大网站举行的评

选中，您被网友们投票选为「中国第一美胸」，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楚倩扑哧笑了：「谢谢，我认为我当之无愧。不过希望将来有一天，我留给

大家的印象是不仅胸部最丰满，唱歌也是全国最动听。」

　　这时阿威已调整好了焦距，嘴角边露出奸笑，手指按到了摄像机的一个按钮

上。

　　不可思议的画面出现了——女歌星身上的外衣突然消失了，镜头里出现一片

雪白赤裸的肌肤。

　　原来他手上拿着的，就是曾轰动一时的索尼ＴＲＶ９红外线摄像机，配上高

级的夜视镜头后，就能在白天达到透视衣服的效果。

　　这种摄像机原产日本，一推出之后就因为这个功能而被全面回收。阿威是花

了几倍的价钱才设法搞到了一架，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哇，真是没想到！

　　阿威的眼珠子差点掉了出来，赫然发现女歌星居然没有戴奶罩，被红外线一

透视，诱人的胸脯立刻活灵活现的暴露在眼前。

　　镜头里看来，这对令万千歌迷流口水的乳房格外的丰满，绝对无法被任何人

用单手掌握。雪白浑圆的双乳几乎是完全赤裸的，可以清楚的看到左乳下缘纹着

一朵梅花刺青，惟一遗憾的是乳尖处贴了不透光的胶纸。

　　虽然没法进一步透视胶纸，但是能窥视到这两颗坚挺乳球的形状，也已经是

难得的眼福了。阿威只感到一阵口干舌燥，胯下的阳具不由充血得更加厉害。

　　——好一对名不虚传的大奶子！看来３７寸Ｆ罩杯果真不是吹的……

　　耳边忽然传来一个记者的声音：「……不知道您是否听说了，本市最近出现

一个变态色魔，专门袭击像您这样的大胸脯女性，而且还割掉她们的乳房……请

问楚倩小姐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我鄙视这样的社会渣滓！」楚倩毫不犹豫的说，「这种人应该千刀万剐，

相信这里的警方很快就能抓到他！」

　　阿威眼里杀机一闪，无声的冷笑起来。

　　——千刀万剐？嘿，好狠的心肠……臭婊子，你等着瞧吧，我会让你为这句

话付出代价的……

　　他考虑了片刻，将摄像机放在座位上，悄悄的走了出去。

　　大约五分钟后，阿威重新出现在大堂里，坐回了自己的位子。他依然一边用

摄像机拍摄女歌星半透明的胴体，一边倾听着她和记者的问答。

　　「……我是《女性健康杂志》的记者，我想向您请教一下丰胸的秘诀，女性

怎样才能拥有您这样的健美胸部？」

　　「其实没什么秘诀，我的胸部是天生的呀。」楚倩咯咯笑道，「一定要说的

话，嗯……第一是我经常游泳啦，每星期游两三次，每次至少一小时，这是最好

的健胸运动。第二呢，我每晚临睡前都要洗澡，洗完趁皮肤还没干，马上搽十五

分钟胸肌紧缩霜……还有睡姿也很重要，最好是仰卧，这样不会压迫胸部……第

三是饮食方面，多吃点木瓜啦，猪脚啦，这些都是我常吃的丰胸食品……」

　　女歌星侃侃而谈，炫耀似的一条条说着护胸心得，足足说了六七条才意犹未

尽的闭上嘴。

　　现场的记者一个接着一个的提问，又过了十分钟左右，经纪人看看手表，宣

布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

　　楚倩站起身，在经纪人和保镖的簇拥下离开大堂。不少记者根本没得到问话

的机会，纷纷心有不甘的围了过来，话筒和摄像机七手八脚的递来递去，吵吵嚷

嚷的乱成一团。

　　只有阿威一个人不慌不忙，慢慢的收好小型摄像机，取出一副宽大的墨镜戴

上，随在人流后面向外挤去。

　　靠着身强力壮的保镖开路，女歌星总算顺利的出了大堂。她本做好准备外面

会有更多的歌迷包围，谁知道一走出酒店竟然吃了一惊。

　　酒店外面停着六、七辆警车，几十个警察封锁了附近的道路，没有人能接近

这一带。

　　「楚倩小姐吗？我是Ｆ市刑警总局侦察科的刑警队长，我姓石。」

　　一个全身制服、英气逼人的女警官迎面走了过来，脸色冷峻的先做了自我介

绍。

　　「有什么事？」

　　楚倩停下脚步，戒备的望了石冰兰一眼。但是接下来她突然呆住了，视线霎

也不霎的盯着对方那高高耸起的胸部。眼前这位女警官居然拥有一对极其罕见的

丰满巨乳，将胸前的警服撑得几欲裂开。

　　——天哪，她的胸围居然比我还大……

　　这是女歌星脑子里泛起的第一个念头，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的，她感受到一股

酸溜溜的妒意。一直以来都只有别人羡慕她的身材，除了电视里的少数西方女人

外，楚倩还从来没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哪个女人的乳房比自己更大更饱满……

　　可是今天，她不仅见到了，而且首次尝到了嫉妒的滋味。

　　「我有很重要的事想跟您谈一谈。」石冰兰开门见山的说，「有件案子，警

方需要您协助调查……」

　　「抱歉，我没有时间。」楚倩打断了她，「我马上要出席一个慈善机关的签

字仪式……」

　　由于嫉妒而起了本能的反感，她的态度颇不客气，甚至还莫名的产生了种剥

光对方的冲动，想看看她胸前的那对巨乳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只需要十分钟，而且这件事也关系到您的人身安全……」

　　女刑警队长的话还没说完，后面蜂拥而至的记者已经跟了上来，在场的警察

和保镖们连忙一起维持着秩序，努力将这些人隔开一段距离。

　　一听到「人身安全」这四个字，旁边的经纪人先紧张了起来，不等楚倩回答

就先开了口：「是怎么一回事？石队长，不会是…有黑社会要对我们不利吧？」

　　「一言难尽，先离开这里再说吧。」石冰兰说着，指了指旁边的一辆警车，

「坐我的车，我们可以在路上谈。」

　　楚倩踌躇了一下，她不能不关心自己的安全，正想答应下来，身后喧哗的记

者群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大嗓门的高呼。

　　「瞧，那个不是前几天报道的「第一警花」吗？」

　　记者们闻声望了过来，他们的视线本来是集中在楚倩身上，这时候却转向了

石冰兰，很多人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

　　「是啊，就是她！」

　　认出正和楚倩攀谈的这位就是女刑警队长，记者们更是个个都兴奋了起来，

马上敏锐的联想到了一些事。几乎是不约而同的，至少有一大半人扔下女歌星，

争先恐后的将采访话筒向石冰兰伸去。

　　「让开，你们都让开！」

　　十多个警员急忙冲过来增援，挡在石冰兰和楚倩的面前，不让记者靠近。但

是七嘴八舌的问题已经纷纷抛了过来。

　　「石队长，请问警方找楚倩小姐是不是跟色魔的案子有关？」

　　「色魔对大胸脯的女人感兴趣，警方是不是认为楚倩小姐将是他的下一个目

标？」

　　「请问你们打算怎样保护楚倩小姐的安全……」

　　劈头盖脸的问话令人应接不暇，石冰兰沉着脸，一律以「无可奉告」回答，

可是却引来更多锲而不舍的追问……

　　冷眼望着这一切，混在记者群里的阿威得意的笑了，刚才的大嗓门正是他喊

出来的。

　　他歪着头，目光从墨镜里射出来，一会儿望向女刑警队长，一会儿又望向女

歌星，贪婪的在她们高耸的胸脯上来回逡巡。

　　——唔，比较起来，还是大奶警花的胸部更有料，罩杯明显要大出一个尺码

呢……

　　得出了这个结论，阿威再次起了邪恶的念头，怪声怪气的又喊了一嗓子。

　　「石队长，我看你的胸围一点不比楚倩小姐逊色。你是否考虑一下，也去参

选「中国第一美胸」啊？」

　　哄笑声和叫好声一齐响起，还有人辟里啪啦的拍起了巴掌。石冰兰想不到有

人敢公然调侃自己，愤怒的目光扫向人群，可惜攒动的人头挡住了视线，看不见

是谁喊出来的。

　　「咱们走！」

　　楚倩恨恨的一跺脚，对石冰兰的妒意更浓了，突然转身招呼经纪人和保镖们

一起离开。

　　「阿倩，你别激动……阿倩！我们还是应该听听警方说什么……」

　　经纪人追在后面，企图去拉女歌星的胳膊，但是却被她猛地甩开了，昂首坐

进自己来时乘坐的那辆奔驰。

　　「我不想跟那个大奶队长说话，要听你自己去听！」

　　这句牢骚话说得相当大声，许多人都听见了，又引起一阵哄笑。石冰兰气得

脸色惨白，拳头握得咯咯响。

　　「对不起，石队长……她就是这个性格！」经纪人擦着汗，回过头来诚恳的

说，「不然我坐你的车走，你先跟我说也是一样的。」

　　女刑警队长深深吸了口气，控制自己冷静下来。

　　「好吧，咱们车上谈！」

　　两分钟后，奔驰车和警车突破了记者群的包围，缓缓的离开了Ｆ市国际大酒

店。

　 ＊＊＊　　　　＊＊＊　　　　＊＊＊　　　　＊＊＊

　　「什么？色魔扬言要绑架楚倩小姐？」

　　正在行驶的警车里，经纪人张大了嘴，满脸惊愕的倒抽了口凉气。

　　坐在他左边的石冰兰点了点头：「半个小时前，色魔亲自打电话到警局声明

的。」

　　经纪人的嘴角蠕动了两下，迟疑着说：「这会不会是……恶作剧呢？」

　　身材娇小的女警孟璇从前排回过头来，心直口快的插嘴说：「这个魔鬼已经

绑架了八个女人，并残酷的虐杀了其中七个，你说他是不是恶作剧？」

　　经纪人呆了一下说：「有不轨之徒企图绑架楚倩小姐，这我可以想象。但他

竟然会事先通知警方防备，这个……是不是太夸张了点……」

　　「他不是普通的罪犯！」石冰兰说，「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这人是个心理

变态者，而且智商极高。他只要说到就一定会做到…起码他会竭尽全力去做！」

　　她的表情十分严肃，谁都可以看得出，她并不是那种夸大其辞的人。

　　「好吧！」经纪人终于被说服了，「我愿意相信警方的判断……」

　　「谢谢！」石冰兰的脸上漾开了一丝笑意，但是很快又恢复成清冷的神色，

微微的蹙着秀眉。

　　她在想着半个小时前色魔打来的那通电话。那阴恻恻的嗓音仿佛仍在耳边回

响，肆无忌惮的发出了最无耻的威胁！

　　「……如果你再不戴上我送你的那副奶罩，我就要让Ｆ市的所有大胸脯女人

都堕入地狱……你不信我有这个能力？好，我就先拿那个来开演唱会的女歌星楚

倩开刀！」

　　女刑警队长听得出来，这嘶哑的声音跟自己一样满怀自信。那一瞬间她直觉

的感到，自己这次是真正的遇到了空前厉害的强劲对手！所以她才会在对方一切

断电话后，就马上赶到国际大酒店来找楚倩，准备从一开始就全力提防……

　　「石队长！」经纪人的询问打断了她的思绪，「请问我们应该怎么配合警方

呢？」

　　「嗯，我会派手下的精锐警员贴身保护楚倩小姐。他们可以混在保镖里面，

只要你们对警方的安排合作一些就行了。」

　　「我明白了！」经纪人又开始擦汗，「好在我们只在Ｆ市停留三天，希望一

切都平安无事吧。」

　 ＊＊＊　　　　＊＊＊　　　　＊＊＊　　　　＊＊＊

　　傍晚。Ｆ市一家格调高雅的小咖啡吧里。

　　阿威和老孙头坐在幽静的角落处，一边喝着香浓的咖啡，一边低声交谈。

　　「那个叫索妮娅的美国妞，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按你的要求，她被卖到了非洲一个土着人部落里，成为全部落男人的泄欲

对象，这辈子都不可能回到文明社会里来啦！」

　　「我不是问这个，我是想知道，她的疯病是不是一直都没好？」

　　「是啊，不但没好，还更严重了，就跟个白痴一样，整天除了傻笑，就是缠

着所有见到的雄性动物跟她性交！」

　　「嗯，这么说来，第三代「原罪」会导致人发疯的可能性很大，要继续改良

才行了……」

　　「不要灰心，慢慢来。你要不要考虑请个助手来帮忙？」

　　「不用，这件事不宜让外人知道，否则万一泄漏出去，迟早会惊动警方的。

再说，我已经有了个绝对得力的助手了！平常他承担了绝大部分具体操作工作，

我只负责在关键处指导……」

　　「是吗？此人是谁？」

　　阿威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又简单介绍了几句，老孙头听罢眉头一皱。

　　「听你这么说，这是个有正当职业的良民啊，他会同意帮你研究这种害人的

药物？你还是谨慎点好，不要阴沟里翻船哪！」

　　「不会的。第一，我救过此人，是他的恩人，第二，我支付给他重金作为报

酬，第三，他根本不知道这药物是用于人体的。我骗他说，这是用来给某种极其

稀少的灵猿注射的，目的是促进配种繁殖。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做了我的帮凶，

就算将来发觉了，我也有办法控制他，让他不敢出卖我！」

　　「既然你这么有把握，我也就放心了。」老孙头说到这里，苍老的脸上露出

难得的慈祥之色，「别怪我啰嗦，我已经老了，又得了癌症，活不了多久了。但

我还是希望能看到你亲手复仇以后，再闭上眼睛。」

　　阿威仿佛也有些感动，但又不知说什么好，半天才道：「别这么说，您一定

长命百岁……」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老孙头淡淡一笑，岔开话题道，「最近可有

新的计划？还要我帮什么忙么？」

　　阿威点了点头，伸手掏出一张ＣＤ唱片放在桌上，指了指印在包装壳上的女

明星头像。

　　老孙头一惊：「你连她的主意都敢打？」

　　「为什么不敢啊？她不过也是个女人而已，同样的两个大奶一个洞！」

　　阿威满不在乎的淫笑着，拿起咖啡壶，将两人的杯子都斟满。

　　「你若真能绑架她，当然再好不过了。这么有名的女明星出了事，刑警总局

那姓赵的王八蛋一定难辞其咎，只要他下了台，我的日子会好过很多……不过，

绑架名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尤其是楚倩这种级别的明星，保安一向极其周密，

你怎样下手呢？」

　　「我自有办法，您只要帮我做一件事就行！」

　　老孙头面露难色：「如果我帮你打听了警局内部的消息，事后一定会留下线

索，引起怀疑的。」

　　「不是叫您帮这个啦，警局内部我自有办法，您要做的是另外一件绝不会引

人注目的事……」

　　阿威说着，声音越发低沉了，几乎是对着老孙头的耳朵窃窃私语，听的他耸

然动容……

　 ＊＊＊　　　　＊＊＊　　　　＊＊＊　　　　＊＊＊

　　夜晚十一点半，副市长萧川的家。

　　女人大代表林素真抽泣着放下电话，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高耸的胸脯在睡

衣下颤颤的起伏。

　　「那恶魔怎么说？」萧川焦急的问，「什么时候释放珊儿？」

　　「他说五月八号上午一定让我们团圆，到那天会再打电话来通知。」

　　林素真低声说，嘴唇几乎没有血色。她刚从医院搬回家，心脏虽然没有大碍

了，但是一激动起来就跳得特别快。

　　「那就好，那就好……」萧川喃喃说，「我只希望他能守信用……」

　　「不过，他要你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林素真的声音更低了，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艰难的复述出了恶魔的要求。

　　听完后萧川呆住了，然后夫妻俩互相望着对方，久久的默然无言。

　 ＊＊＊　　　　＊＊＊　　　　＊＊＊　　　　＊＊＊

　　午夜十二点，夜深人静。

　　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卧室里，男人粗重的喘息声在回响。

　　床铺也在有节奏的摇着，发出咯吱咯吱声……

　　突然「啪」的一声，床头灯蓦地打开了，照得卧室里一片光亮。

　　女刑警队长的惊呼声响起，猛然将伏在身上的丈夫推了出去，跟着伸手抓过

被单遮住了赤裸的胴体。

　　「你这是干嘛？谁叫你开灯的？」

　　苏忠平被蹬得几乎跌下床，手肘重重的撞在床尾的铁铸栏杆上，痛得脸颊都

痉挛了起来。

　　「为什么我就不能开灯？」他一下子来了气，提高嗓门大声道，「结婚半年

多了，每次都黑灯瞎火的做，我连你的裸体是什么样都不知道！」

　　石冰兰吃惊的看着丈夫，从认识到现在，这还是他第一次冲自己发火。

　　「做……做这种事的时候怎么能开着灯呢？」她有点不知所措的说，「什么

都被看到……那太难为情了……」

　　苏忠平更加恼火了，口不择言的吼叫：「你可以自愿在罪犯面前赤身裸体，

却不肯让我这个作丈夫的看一眼，这真是岂有此理！」

　　女刑警队长浑身一颤，就在短短的一瞬间里，她的俏脸上先后掠过许多种表

情——惊愕，羞惭，愤怒，失望……最后则是一种被侮辱的伤心。

　　「苏忠平，你如果认为这样我就对不起你了……」石冰兰一字字地说，「我

们可以离婚。」

　　这回轮到苏忠平震动了，明亮的灯光下，他发现妻子的眼圈似乎有些红了，

可清澈如水的眼神却冷静得令人心颤。

　　「好吧，算我说错了。」他沉着脸说，「可是你也应该想想，我也有男人的

自尊心。自己老婆的身体被别人给看到了，你说有谁受得了……」

　　女刑警队长一声不响，裹着被子下了床，拿起枕头和衣裤向外走去。

　　「你这是干什么？」苏忠平不解的大叫。

　　「我去客厅睡！」

　　冷冷的抛下一句话，石冰兰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卧室。

　　目送她的背影消失，苏忠平火冒三丈，抓起床头柜上的茶杯猛地摔在地上，

发出「光当」的瓷器碎裂声。

第０９章　巧妙的绑架

　　五月四日晚八点，Ｆ市工人大剧院。

　　能容纳一万人的梯形剧场里座无虚席，节奏明快高亢的音乐响彻全场，兴奋

的尖叫声和口哨声不时的夹杂在其中。

　　歌坛「性感天后」的个人演唱会才刚刚开始，场面的气氛已经十分热烈了。

不少歌迷手里挥动着鲜花，后排的甚至站到了椅子上去，兴致勃勃的向心目中的

偶像打出「Ｖ」型手势。

　　舞台上，光彩照人的楚倩正在演唱今晚的第一支歌。她穿着一袭纯白的连身

蓬蓬裙，修长的脖颈上套着个皮革扣带，上面挂着几圈银闪闪的金属环。而与金

属环相连的，是支撑着整件礼服的流苏白金链。马甲式的弹片盾牌掩不住那惹火

的胴体，使得她自腋下后缘到雪白的脊背全都暴露在空气中。

　　这身装束性感而又不失典雅，一出场就起到了令人眼前一亮的效果。歌迷们

有的拿着望远镜眺望，有的抓着照相机猛拍，纷纷捕捉着女歌星的倩影风姿。

　　沉浸在激动中的歌迷们自然谁也没想到，这场演唱会将是「性感天后」在公

开场合的最后绝唱。

　　正如谁也不知道变态色魔此刻也坐在观众席里，两道阴森森的目光霎也不霎

的盯着他们的偶像。

　　——好好表演吧，今晚就是你的告别演出了！哈哈……哈……

　　阿威发出低低的奸笑声，举起望远镜贪婪的打量着舞台上的楚倩。她正手持

麦克风边歌边舞，略带嘶哑的低沉嗓音传遍全场。虽然她的歌喉并不见得出类拔

萃，但是舞姿却热力四射，似乎全身都洋溢着一种充满野性的动感。

　　通过望远镜阿威可以清楚的看见，楚倩的前胸是开衩式的，白晰的乳沟几乎

是一览无余，从高耸的双峰间一直到肚脐都是袒露的，敞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

　　这样的服装设计真是香艳极了，令女歌星胸前的那对饱满乳球简直是呼之欲

出。加上周身弹片不时溢出若隐若现的春光，搭配着脖子上的金属环，隐隐的有

种ＳＭ味道的淫靡风格，只要是男人看了后都会忍不住血脉贲张。

　　——母狗！你倒是很懂得挑逗男人……等着瞧吧，我会让你尝到真正的ＳＭ

的……

　　阿威垂涎欲滴的想着，裤裆里的肉棒已经硬了起来。要是能够把这个万人迷

的女歌星给调教成性奴，那种场面光是想想都让人亢奋。

　　这时候楚倩已经连着唱完了三首歌，在雷动的掌声中微笑鞠躬，然后对全场

的观众说起话来。

　　「谢谢，谢谢大家…Ｆ市的歌迷朋友们，你们是我见过的最最热情的歌迷…

真的，你们的热情都感染了我，让我觉得全身好热好ｈｉｇｈ……」

　　说到这里，楚倩似乎当真激动起来，突然伸手解开纯白的蓬蓬裙，远远的掷

到了舞台另一边。

　　「哇！」

　　全场立刻为之哗然，跟着口哨声此起彼伏的响个不停。

　　女歌星脱掉连身裙后，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双高达膝盖的长筒靴，雪白而丰

满的大腿几乎完全裸露，下身只穿着件超低腰的性感小热裤，肚脐下的一片光洁

肌肤都露在外面，这热裤只要再低一点，就要连小腹下的阴毛都露出来了。

　　不过最引人遐想的还是在大腿的两侧，那里用皮绳交叉连接着两片惹火的布

料，不仅可以看到大腿的全部曲线，还可以轻易的看到至少一半的迷人臀肉。这

饱满浑圆的屁股正放肆的扭动着，每扭一下，都引来一阵更加轰动的口哨声。

　　——干！她不会是里面没穿内裤吧？

　　阿威的心跳都要停顿了，脑子里一下子就冒出了这个念头。他相信现场的所

有男人只要生理还正常，都肯定会情不自禁的产生这种怀疑。

　　——这个骚货，老是这样子吊人胃口，真是可恶啊……好在她很快就要落入

我的掌心了！到时候我一定要把她当成奴隶好好调教，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热血沸腾的遐想着，阿威的肉棒更加坚硬了，真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台去把楚

倩按到身下，先狠狠的操她三百回合再说。

　　就在这时，怀里的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

　　「喂！」他按下接听键。

　　「是我！」老孙头的声音传来，「我已准备好了，什么时候行动？」

　　「现在时机还没到，您等我通知吧！注意别露出马脚！」

　　「我晓得了……」

　　双方收线后，阿威继续不动声色的坐在座位上，通过望远镜欣赏着楚倩香艳

热辣的表演。

　　全场越来越热烈的气氛中，一个半钟头很快就过去了。楚倩唱了十二首歌，

中途换了三次服装，都是那种能让人鼻血狂喷的火辣辣打扮。

　　尤其震撼的是在刚唱的那首歌里，女歌星不仅服饰挑逗，而且还充分展现出

了劲歌热舞的强项。她穿着金黄色的斜肩中空小可爱，本就已经丰满之极的乳房

显得更加突出，当她在舞台上动感无限的又唱又跳时，胸前高耸的双乳就像两团

火焰般醒目的晃动着，抖出了一阵阵极其汹涌的波涛，霎时把整个演唱会的气氛

推到了最高潮。

　　歌迷们全都发疯似的尖叫沸腾起来，直到音乐声嘎然而止，楚倩已经飘然闪

到了幕后，兴奋的狂呼声都久久的未能平复。

　　接下来，司仪和两个小丑插科打诨的搞笑了一阵。大约过了十分钟，女歌星

再一次出现在台前。

　　这次她没有再换暴露服装了，一身复古的欧式长裙，墨绿的裙角像是倒扣的

海碗般覆盖在地上，全身都遮得严严实实，和刚才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

　　除此之外，楚倩的头上还戴着个狐狸型的罩子，遮着上半张脸庞，娇艳的双

唇涂得分外鲜红。这是她去年推出的专辑《柔媚如狐》里面的造型，每次演唱里

面的歌曲时都固定是这个打扮，那些死忠的歌迷们都知道得很清楚。

　　周围响起了轻微起哄的啧啧声，虽然演唱会还有好一阵才结束，可是大部分

歌迷显然希望这位女歌星能从头到尾都演绎性感的风格。

　　——是时候了！

　　阿威意犹未尽的看了看手表，现在是晚上九点半！

　　他深呼吸几口，强迫自己收拾起所有绮念，站起身悄没声息的离开了座位。

　　歌迷们的眼睛全都望着舞台，没有人注意到有这么个脸孔隐藏在黑暗处的男

人，静悄悄的从剧场左边的安全门走了出去。

　　安全门外是一条走廊，阿威的身影鬼魅般地移动着，边走边按下了手机的号

码。

　　「行动开始！」

　　他轻声说出这四个字，一双眸子射出亮得可怕的光芒。

　 ＊＊＊　　　　＊＊＊　　　　＊＊＊　　　　＊＊＊

　　就在这同一时刻，石冰兰正好也抬腕看了眼手表，时针指着九点半。

　　——演唱会将在十点一刻结束，只要再安然度过剩下四十五分钟，今晚这一

仗自己就赢定了！色魔的绑架计划将彻底宣告失败，如果他真有这个计划的话。

　　她心里这样想着，脸上却冷静得完全不动声色，挺得笔直的娇躯也稳稳的纹

风不动，和周围那些手舞足蹈的喧闹歌迷形成鲜明的对比。

　　坐在相邻座位上的几个发烧友都觉得奇怪，偶尔投来纳闷的眼神。这个秀发

披肩、气质出众的美女是怎么回事？自始至终神色都那么的冷漠，跟演唱会的狂

热气氛格格不入。

　　而她坐的偏偏又是第一排！这里的位置票价卖得极贵，而且还要走后门托关

系才能搞得到，坐在这一排的个个都是对楚倩如痴如醉的超级歌迷，但这个美女

却显然不是。这真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真不明白她来这里干什么。

　　察觉到这种疑问的目光，女刑警队长只能微微的苦笑。她一点也不喜欢楚倩

的歌，更加讨厌女明星的为人，可是今晚却不得不出现在这里，为的就是亲自做

好保护的工作。

　　在色魔发出绑架的威胁后，石冰兰就派遣手下的警员轮流当值，不管楚倩到

哪里都有人跟着。女歌星就在这样严密的保护下无惊无险的度过了三天，什么事

也没有发生。

　　项目组里有不少人认为，罪犯打电话来挑衅只是在说大话，根本不敢真的和

警方较量。但是石冰兰却有种直觉，这个恶魔绝不是那种知难而退的人。他之所

以一直没出现，是在暗处等待着最佳时机发动奇袭。

　　由于今晚是楚倩在Ｆ市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演唱会一结束，她就要马不停

蹄的赶去另一个城市。所以色魔如果真要下手，这个演唱会也是他最后的机会。

　　为此，石冰兰丝毫也不敢大意，不但本人亲自坐镇在近距离盯着女歌星，还

布置了三十个便衣警员潜伏到现场的各个角落，就连换装的更衣室里都有女警把

守，可以说是做好了防止任何不测的准备。

　　——如果今晚能成功挫败色魔的阴谋，就算不能当场抓住他，也将对他的心

理造成重大的打击。一般来说，这种高智商的罪犯平时都十分自负，但一旦遭到

沉重挫折后，对自信心的影响也比普通人大得多，接下来就很容易犯下更多致命

的错误，这样自己就有十足的把握能捉到他了……

　　石冰兰想到这里，清澈的双眼更加明亮了。她今晚也穿着便衣，一身优雅大

方的休闲服套在身上，恰到好处的勾勒出魔鬼般的曲线。那巨乳细腰的绝佳身材

简直令人惊艳，就连舞台上的「性感天后」都要甘拜下风。

　　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楚倩又唱了好几首歌。接下来是一首节奏风格较

为古典的歌曲，身后还有十二个充满青春气息的女孩伴舞。一群优美的倩影翩翩

旋转着，手中鲜艳的彩带随着歌声在飘来挥去，令人看得眼花缭乱。

　　就在这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完全没有任何预兆的，只听到「辟啪」两声响，整个剧场的灯光蓦地一起熄

灭，四周围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观众席上立刻响起口哨声和叫骂声。

　　石冰兰的心猛然往下一沉，身躯却条件反射般腾的跃起。就在这同一刹那，

她听到舞台上传来了一声惊呼！

　　那是楚倩发出的惊呼声！

　　女刑警队长暗叫糟糕，想也不想的就摸黑往舞台的方向冲去，沿途踩了好几

个人的脚，腰部还被某个地方的栏杆重重的撞了一下。她也顾不上疼痛，凭着感

觉飞快的上了舞台。

　　「楚倩！你怎么样了？你在哪里？楚倩……」

　　此时剧场里已经变得十分糟杂，她的喊声几乎淹没在吵吵嚷嚷的喧嚣中，只

听见台上也是唧唧喳喳的一片，却始终没有得到女歌星的回音。

　　石冰兰身上沁出了冷汗，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先后碰到了好几个伴舞女孩，

但一问之下都不是楚倩。

　　正在着急时，眼前突然又重现光明。舞台上的布景灯重新亮了起来，虽然光

线黯淡闪烁，可是毕竟比刚才睁眼瞎的情况要好得多了。

　　凭着敏锐的目力，石冰兰一眼就看见了楚倩。原来女歌星距离自己并不远，

那墨绿色的长裙和狐狸型的装饰都十分醒目，尽管混杂在众多舞伴里，也还是可

以轻易的辨认出来。

　　「你怎么应都不应一声？」

　　女刑警队长有些生气的斥责着，不过心里却松了一口气。刚才她真担心女歌

星出事了，幸好只是一场虚惊。

　　说时迟，那时快，这口气还没透完，舞台上蓦地滚出了一团圆溜溜的东西，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骨碌碌的滚到了女孩们的脚下。

　　「哎呀——啊！」

　　站得最近的一个女孩突然尖叫了起来，声音里饱含着极度的惊吓。那竟是一

颗血肉模糊的人头，沿路留下了一连串的血迹。

　　仿佛传染似的，女孩们纷纷发出了凄厉的惊呼，连楚倩也不例外，一个个四

散奔逃。

　　——不好，这是色魔的阴谋！

　　石冰兰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如果只是灯光无缘无故熄灭，那还有可能真的

只是意外，但现在却可以完全肯定这是色魔在捣鬼！

　　「别慌，大家别慌……都在原地别动，不要乱跑！」

　　女刑警队长高声喊叫着，可惜却没人听她的指挥，不但舞台上乱成了一团，

连下面靠前的几排观众席都炸开了锅，显然有很多人都目睹了这可怖的场面。

　　石冰兰一跺脚，只好先三步两步的赶上正在奔逃的女歌星。她当机立断，心

想不管现场怎样混乱，只要自己能不受影响的保护好楚倩，就能让色魔最终无功

而返。

　　不料她刚从后面扳住楚倩的肩头，女歌星就惊慌失措的尖叫起来，歇斯底里

般扭动着身躯挣扎。显然她已经吓破了胆，连声音都因恐惧而完全变了调。

　　「是我！冷静点……是我呀……我是来保护你的……」

　　石冰兰一连说了好几遍，同时强行将女歌星转过来，让她面对面的看清楚自

己。

　　楚倩被迫转了个身，罩子内的眼神闪烁着显而易见的惶然。她伸手掩面，突

然「哇」的哭了出来，像是见到救星般投入了女刑警队长的怀中。

　　「好了，别害怕……没事了，别害怕……」

　　石冰兰一边拍着她的背心随口安慰，一边警惕的观察着四周。如果有任何可

疑的人物靠近，她将毫不犹豫的拔出暗藏腰侧的配枪。

　　楚倩一直在瑟瑟发抖，双臂紧紧抱着女刑警队长，脸颊埋在她高耸的胸部上

抽泣着鼻子，仿佛是个饱受惊吓的小女孩。石冰兰本来对这个骄横的女歌星十分

反感，此时此刻却不由得泛起了一种母性的怜惜，更加下定了决心要全力保护好

她，不管怎样都不能让色魔得逞。

　　「队长！」「队长！」

　　好几声熟悉的嗓音响起，七八个警员从各个方向冲到了舞台这边。从灯光熄

灭到现在不过只有半分多钟时间，他们的动作算是相当快捷了。

　　石冰兰精神一振，立刻开始下命令。

　　「王宇，你马上到供电房看看是怎么回事……小璇，你负责那些伴舞女孩的

安全……老田老李，你们带一批人尽力维持剧场秩序……剩下的人先留在这里，

配合我做好保卫的工作……」

　　女刑警队长飞快而有序的分配着人手，沉着镇静的语气一下就起到了稳定人

心的作用，警员们也被她的气势所感染，纷纷答应着执行起了各自的任务。

　　这时全场已经是一片骚乱，上万人发出的喧哗声震耳欲聋。有不少歌迷高喊

着楚倩的名字向舞台这边拥挤，被一排由警员和剧场保安组成的人墙奋力挡住，

双方一时僵持不下。

　　「队长你看！」一个年轻的警员蹲在那颗人头旁边，突然惊奇的喊了起来，

「这不是真的人头……这是蜡像雕刻的！还有这些血迹也是假的……」

　　「嗯，我知道了！」

　　石冰兰点了点头，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这显然是色魔故意引起混乱的诡

计，目的就是为了浑水摸鱼。

　　「楚倩小姐，这里太危险了，我叫人保护你到后台休息。」

　　看到歌迷们越来越逼近舞台，石冰兰意识到不能再让女歌星留在这里，否则

场面根本不可能得到控制。

　　「老刘，老吴，你们把她送到二楼的休息室去！」女刑警队长回头叮嘱身边

的两个部下，「记住，你们要寸步不离她左右，就算有天大的事都不准走开。」

　　两个部下应声过来，带着楚倩迅速的从幕后离去。

　　临走的时候，石冰兰感觉到怀里的人先是猛地抱紧了自己一下，然后才哆嗦

着放了手，似乎很不情愿和自己分开。这一瞬间她心里忽然有了种沉重的不祥预

感，隐隐觉得这个指令也许是个错误，她不应该让对方离开自己的视线！

　　但现在已经顾不上多想了，女刑警队长俯身抓起麦克风，威严的语声通过扩

音器响遍全场，严厉警告歌迷们不要再闹事。

　　看到心目中的偶像已经不在舞台上了，人群也就不再往前拥挤，只是吵嚷的

声音依然不绝于耳。

　　石冰兰松了口气，又调动部下们分成两批，一批继续维持现场秩序，另一批

将通向二楼休息室的入口看守住，禁止任何陌生人进出。

　　十分钟后，警方终于控制住了局面，剧场里大致停止了骚动。

　　石冰兰吩咐几个老警官负责善后，自己则走到了旁边的更衣室里，听取几批

部下反馈回来的报告。

　　渐渐的，她的脸色越来越绷紧，眼睛里烧起了熊熊怒火。

　　派出去的警员发现，供电房和调配室都遭到了袭击，里面的工作人员非死即

伤，血流满地，都是被人用尖锐利器暗算的结果。另外一个被袭击的地方是化妆

间，几个替补的伴舞和美容师都死于非命，就连一同前来的经纪人也都被割断了

咽喉。

　　——好一个凶残冷血的恶魔！我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的……

　　女刑警队长强压下愤怒，紧紧蹙着眉头思索着。她后悔没有事先也派警力看

住这些地方，可是色魔为什么要杀这些人呢？除了供电房之外，其它人对他绑架

女歌星的行动并没有什么阻碍呀，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队长，我想色魔一定还在剧场里！」王宇的眉头皱得跟她一样紧，「现在

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把他找出来。」

　　石冰兰「嗯」了一声，也感到情况十分棘手。剧场里面有上万观众，总不可

能强行留下他们一个个的调查。

　　「这家伙真是太疯狂了！」孟璇恨恨的说，「还好楚倩仍然被我们保护着，

他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得逞的……」

　　石冰兰没有说话。按理来说，女歌星身边有两个警员寸步不离，通向二楼的

入口处也有人把守，应该是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可是为什么心里那种不祥的预感

却越来越强烈了呢？

　　「阿宇，小璇，你们跟我来！」

　　她蓦地跳起身，不等两个部下反应过来，就快步的向休息室那边跑去。

　 ＊＊＊　　　　＊＊＊　　　　＊＊＊　　　　＊＊＊

　　晚上十点零五分，夜色漆黑。

　　剧院门口的停车位上，几十辆车密密麻麻的停在这里。

　　观众们都还没退场，自然没有车主过来开车，保安们则全都入场维持秩序去

了，四周围一片寂静。

　　突然，夜色下出现了一条黑色的人影。

　　他在黯淡的路灯下无声的移动着，身前推着一个长长扁扁的箱子，底下安着

滑轮，大小恰巧可以装进一个人。

　　走到一辆桑塔纳旁边，黑色人影打开了后座车门，小心翼翼的将长箱子放了

进去。

　　然后他坐到了前排的驾驶座上，点火发动了油门。

　 ＊＊＊　　　　＊＊＊　　　　＊＊＊　　　　＊＊＊

　　石冰兰的心一直沉到了脚底，全身一片冰凉。

　　二楼的休息室里，她的两个得力部下——警员老刘和老吴已经变成了两具尸

体。他们的后脑整个的裂开，红白相间的脑浆鲜血触目惊心，竟是被人用钝器活

生生的敲死的。

　　女歌星楚倩则不翼而飞！

　　搜遍了二楼的所有房间，只找到她身上穿的那套欧式演出服。墨绿色的长裙

上沾满了血迹，她的人却无影无踪。

　　除此之外，二楼的过道上还躺着五六个工作人员，全都奄奄一息的倒在血泊

中，微弱的发出痛苦的呻吟。

　　——完了，楚倩被色魔绑架了！今晚的较量我输了……

　　仿佛有个声音在心里不断呐喊，石冰兰脸色惨白，极其丰满的胸脯控制不住

的剧烈起伏着，显然内心震荡的厉害，充满了无法形容的愤怒和焦急。

　　「这不可能！」负责把守入口的几个警员闻声赶来，一个个都无法置信的惊

叫起来，「我们亲眼看着老刘老吴护送楚倩上楼的，这之后连只苍蝇都没从这里

飞过。」

　　孟璇跺着脚叫嚷：「那楚倩怎么会失踪了？这些死伤者又是怎么回事？」

　　「这只有一个可能！」王宇紧握双拳，咬牙切齿的说，「色魔从一开始就潜

伏在这里。他在供电房那边行凶完毕，切断电源后就马上躲到了休息室来。因为

他猜到现场一混乱起来，楚倩十之八九就会到这里暂避……」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石冰兰极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打断了他，「没错，

色魔可以事先就进来，但是得手以后他又是怎样离开的呢？还要带着楚倩那么一

个大活人！」

　　王宇呆住了。其余的警员们也全都茫然不解，互相大眼瞪着小眼。

　　刚才搜索的时候他们就注意到了，这里所有的房间窗户都安上了防盗钢条，

要想从二楼离开，惟一可走的就是警员们把守的那个出入口。

　　——那……色魔是怎样绑架楚倩离开的呢？难不成他会隐身术？

　　石冰兰打了个寒战，一股冷气直冒上来。自从投身警界以来，她面对过无数

个形形色色的罪犯，这还是头一次毛骨悚然得身体发颤。

　　不过仅仅只是一刹那而已，她马上就恢复了常态，锐利的眼光仔细审视着身

周的一切，大脑飞快的运转起来。

　　——老刘和老吴都是经验丰富的老警员，色魔怎么能如此轻易的干掉他们？

　　——看现场的情形，他们不但没有拔枪，也没有剧烈抵抗的痕迹，甚至连叫

都没叫一声就被色魔解决了。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当然，最奇怪的还是「隐身术」的问题。这世上当然不可能有法术，那

么是这层楼上还有什么潜藏的暗道吗？

　　「还呆着干什么？」王宇冲着警员们吼，「快跟我一起到其它地方搜一搜，

光站在这里是不可能破案的！」

　　心急如焚的警员们齐声答应，一半以上的人都跟着王宇四处搜查去了。剩下

的人也都老练的忙开了，有的在现场进一步的寻找线索，有的七手八脚的抬起那

几个受伤极重的工作人员，准备送去医院抢救。

　　石冰兰苦苦的思索着，视而不见的任凭一个个伤者从自己面前抬过去。大约

半分钟后，她忽然全身一震，猛地注意到一件很不对劲的事！那批已经抬到楼梯

口的伤者中，有一个人是没穿上衣的，另一个人却没穿裤子。

　　——难道说……

　　女刑警队长灵光一闪，突然飞步追了过去，同时嘴里高喝道：「等一下，别

走！」

　　负责抬人的警员们一楞，还没回过神来，石冰兰已经动作敏捷的拔出配枪，

「卡嚓」一声将保险上了膛。

　　「出什么事了，石姐？」

　　孟璇满脸愕然的问，不明白队长为什么会突然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大家小心，色魔根本就没走！」石冰兰一口气喊了出来，「他扮成了一个

工作人员，就混杂在这几个伤者里……」

　　所有人都发出了「啊」的惊呼声，就在这同一瞬间，倒数第三个正被横抬着

的、原本看上去已经半死不活的身躯腾的跃起，双拳猛然击中了旁边两个警员的

太阳穴。

　　场面霎时大乱，两个警员轰然跌倒，其余的人全都不由自主的手一松，伤者

们辟里啪啦的摔了一地，正好挡住了女刑警队长的去路。

　　「别动，不然我开枪了！」

　　石冰兰厉喝一声，乌黑的枪口正要瞄准对方的小腿射击，突然一阵恶魔般的

嘶哑狂笑声响起，一个冒烟的椭圆形物体凌空抛来。

　　「大家快趴下！」

　　女刑警队长骇然尖叫，左手拉住身边的孟璇一齐扑倒在地。只听「轰隆」一

声响，地面似乎都震动了起来，灰尘砂土滚滚而落。

　　「混蛋！」

　　石冰兰咬牙抬头，眼前弥漫着一股烟雾，恶魔的笑声已经远去了。

　　「是自制的简易炸药！」

　　烟雾中有人咳嗽着惊呼，石冰兰强忍着刺鼻的气味跃起身来，用最快的速度

追了出去。

　　——轰隆，轰隆！

　　爆破声接连传来，等她赶到前台时，剧场里已经有好几个地方冒着浓烟。上

万名观众又像炸了锅似的骚乱起来，汹涌的人群惊叫着「炸弹，有炸弹啊」，争

先恐后的挤向安全出口，不管警察和保安们怎样竭力阻挡都无济于事了。

　　女刑警队长不得不停下脚步，她明知道色魔就混在这潮水般的人流里，却只

能眼睁睁的望着、望着……

　　枪口缓缓的垂下，石冰兰懊恼的叹了口气，全身突然涌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

无力感，以及深深的挫败、沮丧和悲哀。

　 ＊＊＊　　　　＊＊＊　　　　＊＊＊　　　　＊＊＊

　　——哈，哈，大功告成啦！这次行动圆满成功！

　　阿威无法抑制心头的兴奋，翘着二郎腿靠在桑塔纳车的后座上，悠然的吹起

了口哨。

　　车窗两旁的街景飞快的倒退着，脚下踏着的一个长型箱子在轻微的晃动。他

忍不住弯下腰来，轻轻的打开了箱盖。

　　女歌星楚倩的姿容赫然跃入眼帘！

　　她闭着眼静静的躺在箱子里，就像是一朵春睡的海棠，呼吸平稳而均匀。

　　「果然是个大美女，我见犹怜哪！」老孙头坐在驾驶位上，一边开车一边耸

耸肩，「不过这个明星以后就是你的私人玩物了！能有这种艳福，全国的男性恐

怕都要嫉妒得发狂呢！」

　　阿威哈哈大笑，伸手在昏迷的女歌星脸上拧了一把，然后合上了箱盖。

　　「这次多亏了有您帮忙，我才能如此顺利得手啊……」

　　「我帮忙只是其次，主要还是你自己神机妙算嘛！」老孙头由衷的说，「看

到那帮笨警察被你耍得团团转，连我这个老江湖都不得不说声佩服了！」

　　阿威笑得更加得意了，半小时前的绑架行动就像精彩的电影一样，那刺激而

又惊险的全过程仿佛又浮现在了眼前……

　 ＊＊＊　　　　＊＊＊　　　　＊＊＊　　　　＊＊＊

　　「可恶！原来色魔一直都在我们身边！」王宇揪着头发，恨不得重重的给自

己一个耳光，「我早该想到的，入口处有兄弟们守着，他哪有可能逃得掉？」

　　「我真是搞不懂……」孟璇百思不解的插话说，「如果色魔本人逃不出去，

要靠伪装成伤者来骗过我们，那楚倩呢？他是怎么把楚倩绑架出去的？」

　　王宇答不出来，眼光望向女刑警队长。其余警员的视线也跟着望了过去。

　　「答案说穿了很简单。」石冰兰露出一丝苦笑，「楚倩根本就没上过二楼！

其实在剧场灯光熄灭的时候，她就已经落到色魔的掌心了。」

　　警员们全都目瞪口呆。

　　王宇第一个叫了起来，连声音都发颤了：「队长，你是说灯光复明之后，出

现在我们眼前的那个楚倩是……是……」

　　石冰兰沉重的点了点头：「是色魔亲自假扮的冒牌货！」

　　足足半分钟，所有人都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傻傻的听着女刑警队长一个

人解说。

　　「今晚的整个经过，我推测大致是这样的：楚倩换上那套长裙加面罩的演出

服后，色魔就赶到了化妆间，逼迫美容师给他换上跟楚倩一模一样的打扮。演出

服一般都是有备份的，做到这一点并不难。然后他杀人灭口，再指示同伙赶到供

电房配合行动。」

　　「接下来的绑架，色魔是利用了舞台传送装置来完成的。我刚才检查过了，

这里的舞台上有十二个用于传送的开口。演出的时候，工作人员是从舞台下边的

地下室里，把演员从这些方形开口送到舞台上的。但今晚的演唱会用不着这个装

置，这就给了罪犯可趁之机。」

　　「等楚倩站到其中一个开口上时，色魔的同伙立刻切断电源，让她在黑暗中

一下子落到了地下室。色魔本人早已等待在那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她麻醉了，

然后站到舞台上伪装成楚倩。由于这身演出服把头脸身躯基本都遮住了，灯光复

明的时候又比较黯淡，我们谁也没发现楚倩已经被调了包。」

　　「原来是这样！」孟璇恍然大悟，随即又疑惑的问：「但他为什么要这么麻

烦的假扮楚倩呢？直接从地下室逃走不就得了？」

　　「如果楚倩当时就从舞台上失踪，那么现场就会大乱，剧院也会马上被我们

封锁，那样绑架还是不能得手。所以色魔搞这么多手脚，目的就是为了给同伙的

离开争取时间。他知道只要楚倩还在舞台上，警方的所有部署都会围绕着她来进

行，不会有精力去管别的事。」

　　石冰兰说到这里，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眸子里却

有羞愤的光芒在闪烁。

　 ＊＊＊　　　　＊＊＊　　　　＊＊＊　　　　＊＊＊

　　「……确实，刚才的掉包计真是一次孤注一掷的冒险啊，老实说当时我也紧

张得要命，生怕被那些警察给认出来！」

　　说到这里，阿威也有些惊魂未定，靠在椅背上吁了口气：「好在老天爷还是

站在我这边的，不但让这次计划圆满成功，还附送给了我一个额外的收获……」

　　「什么额外的收获？」老孙头问。

　　阿威发出「嘿，嘿」的淫笑声，没有回答，脑子里又回想起了那令自己心潮

起伏的一幕场景。

　　当他假扮成楚倩制造出混乱，女刑警队长从后面抓住他肩膀时，那一瞬间阿

威全身的肌肉猛然僵硬，冷汗一下子沁出，以为自己的伪装已经被识破。

　　幸好这只是虚惊一场，石冰兰显然并没有认出他来。也难怪，那时四周围一

片混乱，灯光又那么黯淡，加上自己戴着遮住上半张脸的面罩，不仔细看还真的

不容易露馅。

　　但局面还是太危险了。阿威灵机一动，索性装出害怕的样子投入女刑警队长

的怀里，脑袋埋进她的胸脯，这样就没人能看到他的脸了。

　　这一招真是太妙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警员们和那些伴舞小姐，谁都没有

对此起疑心。

　　刚开始，阿威只是单纯的用这种手段来掩饰，可是当他的脸颊一贴上那鼓鼓

突起的胸部，心脏立刻不受控制的怦怦狂跳。

　　——天哪，我碰到她了……碰到这对超级大奶了……

　　热血直涌入大脑，阿威激动得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自从那天在停车场里见

过石冰兰后，他就一直对她胸前那对极其罕见的巨乳念念不忘，做梦都想亲自体

验一下，接触到那比一般「波霸」都要大得多的胸脯是何种感觉。

　　——哇哇，真是好有弹性，好坚挺……

　　内心发出难以形容的惊叹，阿威情不自禁的搂紧了女刑警队长，小心翼翼的

磨蹭着她高耸挺拔的双峰。这对３８寸的丰满巨乳简直能令任何男人疯狂，尽管

还隔着厚厚的内外衣衫，但他还是能感觉出那惊人的尺寸和沉重的份量。

　　——绝对不止Ｆ，至少也有Ｇ罩杯……不，也许还不止……

　　阿威苦苦忍耐着，用最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的冲动。他真想不顾一切，现在

就伸手抓住这两颗浑圆巨硕、几乎要把上衣都给撑破的大肉团。这一刹那他真有

种眩晕的感觉，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埋首在母亲柔软的胸脯里撒娇……

　　——大奶警花，你这对巨乳是属于我的！我一定要得到你，一定……

　　恶狠狠的誓言中，阿威身体里的熊熊烈火越来越旺，脸颊更紧的贴向那充满

弹性的大奶子。蓦地全身又是一阵颤抖，竟然忍不住把一股热流射在了裤子里。

　　也就在这时候，石冰兰叫他跟着两个警员到二楼的休息室去。于是他只好收

起意犹未足的心情，迅速离开了这危险而又刺激的舞台……

　　「这真是一个额外的惊喜啊……大奶警花，我期待着跟你的下一次交锋……

哈哈，哈哈……」

　　坐在飞驰的桑塔纳车里，阿威再次发出喋喋怪笑，踌躇满志的吹起了口哨。

　　＊＊＊＊＊＊＊＊＊＊＊＊

　　「说吧！有什么话这么神秘，还要单独跟我说？」

　　石冰兰秀眉一扬，清亮锐利的目光望着王宇。这时他们俩走到了一个角落，

其它的警员没有跟过来，不可能听到这边的谈话。

　　「队长，今晚我们的确是一败涂地了。」王宇欲言又止的说，「但这不能怪

你……」

　　女刑警队长脸一沉：「现在不是说安慰话的时候。何况你应该知道，我从来

也不是那种推卸责任的人……」

　　「队长，我是说真的！」王宇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色魔对我们的部署

似乎了如指掌！我怀疑有人泄漏了消息给他……」

　　石冰兰霍然抬头，目光亮得令人不敢逼视。

　 ＊＊＊　　　　＊＊＊　　　　＊＊＊　　　　＊＊＊

　　夜晚十一点。当阿威怀着兴奋的心情走进一间地下室时，女歌星楚倩已经醒

了过来，正坐在墙角的沙发上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为了招待这位闻名全国的「性感天后」，他特意将这间用来囚禁女人的地下

室布置了一番，不但有沙发床铺等家俬，连灯光也比别的地方明亮些，看起来并

不是很阴森恐怖，倒有点像是一间比较宽大的卧室。

　　「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把我弄到这里，你好大的狗胆！」

　　一看到他走进来，楚倩就俏脸含煞的喝叱了起来，刚想挣扎着站起身，却又

摇摇晃晃的跌坐在了沙发上。

　　「嘿嘿，楚倩小姐。先自我介绍一下，今晚之前我都是你的超级歌迷喔。」

阿威淫笑着向她走了过去，「不过从现在起我已经是你的主人了！而你则是我的

性奴隶……」

　　「放屁！什么主人，奴隶？胡说八道！」

　　楚倩生气的骂了一句，感觉脑子里晕晕的，麻醉剂的药性还没完全过去，手

脚都几乎使不出力气来。

　　「你还搞不清楚状况吗？大美人！」阿威的声音充满嘲讽，「你已经被我绑

架了，从今以后就是我一个人独占的性奴隶……」

　　他一边说，一边凝视着眼前的女歌星。这个平时只能在电视上和杂志里看到

的，以「性感」征服了全国男人的超级偶像，今晚终于和自己近在咫尺了。那惹

火到极点的诱人身段不再是遥远的梦想，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接触到。

　　灯光下看来，她的真人跟电视上一样漂亮，两片饱满的嘴唇涂得鲜红。由于

老孙头将她运送出剧院的时候，已经顺便除掉了那件累赘的欧式拽地长裙，因此

女歌星现在的打扮十分「清凉」。上身是金黄色的斜肩中空小可爱，几近全裸的

背上只有两根系带；下面则是暴露的热裤加白色长筒靴，都是她在演唱会上穿过

的服装，因为反正有长裙遮住，所以中途换装时也就懒得脱掉了。

　　「你不要命了吗？知不知道我干爹是谁？」

　　楚倩提高了嗓子，用威胁的语气恫吓对方。到现在为止她对这个男人都毫无

惧意，因为她深信只要一亮出「干爹」的名号，不管是谁都要吓得屁滚尿流。

　　会产生这种自信是有原因的。五年前楚倩就曾经被绑架过一次。那时候她和

「干爹」的关系还是个秘密，有一次，一个对楚倩垂涎已久的黑道大哥派人绑架

了她，当时女歌星惊恐万分，以为自己免不了被轮奸的厄运了。不料当这位黑道

人物一听说她是「干爹」的人后，立刻轮到他脸色大变了——得罪了这位中央大

员，这个小小的黑帮不被连根铲除了才怪。

　　结果楚倩不但被安然无恙的送回，该大哥还对她极尽讨好的赔罪，就差没磕

头求饶了。就是在这件事之后，女歌星和「干爹」的关系才迅速的在全国流传开

来。街头巷尾议论之余，从此再也没人敢动念对她用强了，也使楚倩养成了天不

怕地不怕的骄横性格。

　　「不就是那个姓江的老糊涂吗？有什么大不了？」

　　阿威轻描淡写的说着，一屁股坐到了楚倩身边，灼热的眸子色迷迷的盯着女

歌星惹火的胴体。她胸前的硕大乳房胀鼓鼓的，包裹在又紧又窄的小可爱里显得

格外的诱惑。

　　——唔，虽然还比不上大奶警花丰满，但也已经是一对世上极其少见的豪乳

了！难怪她的露点写真会开价到两千万……

　　阿威啧啧赞叹，忍不住伸臂搭上了楚倩赤裸的肩膀，另一只手施展开禄山之

爪，隔着小可爱在她丰满的乳房上重重的捏了一把。

　　「啊！王八蛋！」楚倩气急败坏的怒骂着，身子本能的扭动了一下，「你不

怕我干爹宰了你？」

　　阿威哈哈大笑，像是听到什么最滑稽的笑话似的，嘶哑的笑声轰鸣不绝。

　　楚倩的心渐渐沉了下去。她并不笨，到这时已察觉到「干爹」牌根本毫无作

用；而这种疯子般的笑声，更预示着对方是那种不顾一切也要蛮来的狂人。

　　「大美人，你没听说过「色胆包天」么？」

　　阿威嘲弄的舔了舔嘴唇，左手搂住女歌星纤细的腰肢，将她拉向自己，右手

摸到了她修长光滑的美腿上。

　　楚倩双眉竖起，下意识的想要挣扎推拒，可是浑身都软绵绵的不听使唤，连

动弹一下都很吃力。

　　阿威看在眼里，又发出了得意的淫笑声，手掌慢慢移到了大腿内侧，指尖钻

进了那用皮绳交叉连接着的两片薄薄布料里。

　　「看演唱会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好奇，你到底有没有穿内裤呢？现在我要来亲

自验证一下了！」

第１０章　艳舞

　　淫笑声中，阿威的手掌长驱直入，滑进了只能包裹住三分之二臀肉的布片。

　　「住手！你给我放规矩点！」

　　冷冰冰的声音传来，雪白浑圆的大腿夹紧了，不让那只手继续深入。

　　阿威不由愣了一下。以前绑架来的那些猎物，到这种关头没有一个不被吓破

了胆，全都痛哭流涕的哀求自己放过她。像女歌星这样依然能保持着气度，还敢

冷冷的向自己发话的还是头一次遇到。

　　这令他产生了一种很新鲜的感觉，同时占有的欲望也更加强烈了，「哼」了

一声，随手抽出了一柄水果刀，拇指一按，锐利的刀锋弹了出来。

　　「大明星，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如果给划花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叫「万人迷」

呢？」

　　刀尖在女歌星的脸上比划来比划去，阴森森的语气充满杀机，听了令人不寒

而栗。

　　楚倩全身一颤，睁大的眼睛里闪过恐惧，两条腿慢慢的松开了。

　　阿威满意的收起水果刀，手掌完全探入了女歌星的禁区，指尖在三角地带摸

到了一小块贴体的丝绸。

　　「喔，还是有穿内裤的嘛……真是可恶啊，故意给大家造成那种错觉……」

　　原来楚倩穿的是一件极其窄小的丁字裤，只能覆盖住前面一小块三角地带，

后面只剩下一条丝带夹在股沟里，整个臀部基本上是光溜溜的，难怪站在舞台上

会让歌迷浮想联翩。

　　阿威咯咯怪笑，伸手揉捏着女歌星赤裸的大屁股，丰腴肥嫩的臀肉充满了弹

性，肌肤十分光滑。

　　楚倩咬着嘴唇，一声不响的任他肆意的抚摸，高耸的胸脯开始急促的起伏。

　　「真不愧是大明星啊，屁股又圆又结实！是不是被老不死的「干爹」给操出

来的啊？」

　　阿威故意羞辱着女歌星，一把就将她的丁字裤扯了下来，手指随即接触到了

一片柔软蜷曲的茸毛，然后又碰到了那道狭长的温暖裂缝……

　　「混蛋，你给我滚开！」

　　楚倩突然怒骂着跳起，猛地一头撞在阿威的下巴上，这出其不意的一击令他

猝不及防，脑袋向后一晃，嘴里多出了舌尖被牙齿磕破的血腥味。

　　「救命啊，救命……」

　　女歌星成功摆脱了对方的控制，全身的力气似乎都回来了，一边惊惶的高声

呼救，一边跌跌撞撞的冲向门口。

　　「该死的臭婊子！」

　　阿威一下子狂怒了，跃起身大踏步的赶了上去。楚倩吓得大叫，心慌意乱中

一时无法打开铁门，被男人劈手揪住了早已散乱的头发。

　　「啊——」

　　长长的惨叫响起，几百根乌黑的发丝被硬生生的扯了下来，楚倩只感到眼前

金星直冒，同时屁股上一凉，两片由皮绳连接的布料已经在嗤啦声中被扯脱。

　　阿威「呸」的一声，一口含着血丝的唾沫狠狠的吐到了女歌星脸上，跟着把

她整个人像抓小鸡似的拎起，毫不留情的扔了出去。

　　楚倩重重的摔在地板上，这次连叫都叫不出声来了，痛得流出了眼泪，好一

阵都爬不起来。

　　「贱女人，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来要让你吃尽皮肉之苦，才能改掉你那大明

星的臭脾气！」

　　阿威走到地下室的另一头，从墙上摘下了一根拇指粗细的皮鞭，狞笑着猛然

挥了出去。

　　「啪啦！」皮鞭发出尖锐的呼啸声，沉重的落在了女歌星光裸的背上。

　　「啊！」

　　楚倩发出凄厉的哀嚎，背部传来火辣辣的痛感，倒在地上的身体痛苦的蜷曲

了起来。

　　「母狗！你的惨叫声很好听嘛……你继续叫啊，叫啊……」

　　阿威龇牙咧嘴的咆哮着，手里的皮鞭劈头盖脸的抽出，发出响亮的噼里啪啦

声。

　　「啊……别打了……啊啊……快停手……」

　　楚倩痛得大声哭叫，在地板上来回翻滚着企图躲开皮鞭的抽打，但是根本无

济于事，不管她连滚带爬的躲到哪里，皮鞭都极其准确的落在她身上。

　　「啪嗒」一响，背部仅有的两根系带应声断裂，金黄色的贴身小可爱离体跌

落，丰满的胸脯立刻一丝不挂的裸露了出来。

　　楚倩羞耻的惊惶尖叫，两个雪白硕大的赤裸乳房在胸前颤巍巍的晃动，左乳

下缘纹着一小朵鲜艳的梅花刺青，在白晰的乳肉上看来十分醒目，平添了一种奇

异的媚惑力。

　　阿威的眼睛里霎时闪过狂热的神采，充满了变态的情欲和渴望。这对令人鼻

血狂喷的３７寸豪乳，一直以来都只是在媒体上半遮半掩的卖弄性感，不知道让

全国多少男人心痒难搔。

　　「终于看到你露点了，贱女人……平常总是不肯爽快的脱光，故意吊老子的

胃口！他妈的今晚我就要让你付出代价……」

　　嘶哑激动的语声中，皮鞭挥动得更凶狠更密集了，把女歌星打得惊天动地的

惨叫哭嚎。每一鞭挥舞下去，都在她性感惹火的胴体上留下一道鲜红的鞭痕。

　　很快的，细嫩白晰的肌肤被抽得皮开肉绽，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痕迹，惟一幸

免的只有胸前那对高耸浑圆的乳房，其余地方都已伤痕累累。

　　「求求你，别打了……呜呜……可怜可怜我吧，求你了……呜……」

　　楚倩泣不成声的哭叫着，刚才那种傲然的气质已经荡然无存。她再也顾不上

尊严了，蜷缩在地上拚命的摇着头，苦苦的哀求这个自己一刻钟前还十分鄙夷的

男人。

　　阿威也打得有些累了，停下鞭子审视着眼前的女人。这个在公众场合总是光

彩照人的大明星，此刻的模样真是说不出的凄惨狼狈。她的双眼已经哭得红肿，

全身上下几近全裸，只剩下一件贴体的粉红色丁字裤遮住秘密花园。白晰美丽的

肉体上到处都是一道道的血痕，看上去令人触目惊心。

　　「贱女人，你还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不敢了……呜呜……我再也不敢了……」

　　女歌星抽泣着说，火烧火燎的剧痛令她面容都扭曲了，满脸都是泪珠。

　　「听着，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性奴隶了！」阿威的声音听来很冷酷，「你要

无条件的服从我的任何命令。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一律要在前面加上「主人」

两个字……听懂了吗？」

　　「听……听懂了！」

　　哽咽的语音刚落，突然鞭影闪动，楚倩的肩膀上又结结实实的挨了一鞭，发

出了疼痛的哀鸣。

　　「母狗，你不记得回答「主人」了吗？」

　　阿威怒吼着，又扬起了手里的皮鞭。

　　「啊，不要！」楚倩吓得大叫，「主……主人……求你别打我……主人！」

　　阿威一阵兴奋。听到这个红遍全国的女歌星亲口喊自己「主人」，那种感觉

还真不是一般的爽。

　　「很好，你学得很快嘛！」他吹了声口哨，把玩着鞭子，又下了一道命令：

「脱掉你的裤衩！」

　　「是，主人！」

　　楚倩涨红了脸，含泪屈辱的低声答应。她摇摇晃晃的坐起身，赤裸的修长双

腿蜷曲了起来，伸手缓缓的褪下了丁字裤。

　　地下室里的空气仿佛凝滞了，灯光照耀在女歌星无比诱惑的雪白裸体上，那

性感惹火的胴体毫无遮掩的出现在视线里，丰满白嫩的大腿夹得紧紧的，尽头处

是一蓬乌黑的芳草。

　　「张开双腿，把骚穴露出来！我来看看大明星的骚逼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女歌星羞愤得几乎要晕了过去，但却说什么也不敢反抗，只能被迫将两条浑

圆的大腿缓缓的分开，露出了自己最私密的禁区。

　　阿威隐藏在面具后的双眼陡然发亮，贪婪的咽了下口水。

　　「嘿，果然跟我想象中一样……骚毛又多又浓密，真是下贱哪！」

　　嘴里不齿的讥笑着，胯下的肉棒却早已竖起老高，内心的占有渴望也越发强

烈了，忍不住又发出了指令。

　　「用手把骚穴掰开些，里面也要让我看清楚！」

　　楚倩的脸色倏地变白了，身体微微的颤抖。一直以来她都很骄横傲慢，这种

羞辱实在是超出了她心理能够承受的范围。

　　但是一看到对方那冷酷的眼神，有意在手里打得「啪啪」响的鞭子，女歌星

就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知道自己惟一能做的事就是乖乖屈服。

　　她轻轻抽泣着，右手慢慢伸到下体，食中二指扒开了两片阴唇，将自己的阴

道口纤毫毕现的袒露给对方。

　　「啊，好丢脸……」

　　长这么大，楚倩还是第一次感觉到如此强烈的羞耻。她也曾经浏览过色情网

站，看到过一些ＡＶ女星的「掰穴」照片，说什么也想不到自己也会摆出这么淫

荡露骨的姿势。

　　「哈哈哈……」阿威目不转睛的盯着眼前的美景，兴奋的放声怪笑了起来，

「大明星，你这个样子真是太迷人了……拍写真集就是要拍这样的画面嘛，你以

前出的那些根本就是在骗钱……」

　　楚倩被奚落得无言以对。她无法想象，如果真的被歌迷看见自己这副样子，

那她以后还怎么去见人。

　　阿威喋喋淫笑着，欣赏了一会儿女歌星的羞辱姿势，裤裆里的肉棒翘得越来

越高。他掷下鞭子，三两下的脱光了自己的衣服，同时命令她起身走过来。

　　楚倩听话的照办了，忍着周身热辣辣的痛感，赤身裸体的一步步挪到了对方

身边。

　　阿威的眼光这才离开她的下体，移到了女歌星裸露的胸脯上。这位歌坛天后

果真不愧是性感女神，胸前挺着一对货真价实的３７寸豪乳，饱满硕大的乳球看

上去充满了肉感，那傲人的胸围的确不是靠任何东西垫出来的。

　　他不假思索的张开双掌，一手一个的抓住了这对丰满的乳房。两个圆滚滚的

大奶子十分柔软，抓在手里的感觉真是舒爽得难以形容。

　　「喔……好肥的奶子，比我想象中还要肥……手感真是一流啊，难怪全国那

么多男人都梦想着要抓一把……」

　　淫邪的笑声中，阿威尽情的玩弄着女歌星赤裸的双乳。胀鼓鼓的乳肉从指缝

间乱冒出来，像是鼓满了气的球体似的顽强抗拒着手掌的揉捏，怎样也无法完全

掌握住。

　　楚倩一声不响的任他为所欲为，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时不时露出痛楚的表

情，显然是乳房被对方粗鲁的捏痛了。

　　「长了对这么大的奶子，不去拍三级片取悦男人，偏偏跑去当什么女歌星，

真是浪费了老天的良苦用心！」

　　阿威边说边捻弄着楚倩诱人的乳尖。她的乳晕是淡褐色的，两颗奶头又大又

圆，直径很明显的超过一般女性的尺寸，被手指一拨就敏感的突了起来。

　　「开价两千万请你拍写真，就是为了让你露这两点？呸，还不如干脆的把你

绑架来，爱怎么看就怎么看……哈哈……哈……」

　　阿威得意的大笑着，拇指和食指旋转着女歌星的奶头，手掌搓揉得越来越起

劲，令那浑圆肥硕的双乳在她胸前不停的摇晃。

　　「主……主人，求求你放过我吧……」楚倩哀哀的恳求，「我回去之后保证

什么也不说，而且还会给你很多钱……一百万，一千万都行……」

　　「别傻了，骚母狗！」阿威不耐烦的说，「我根本就不缺钱，我缺的是像你

这样的大奶性奴……」

　　他把女歌星推开，在她赤裸的丰臀上重重的拍了一下：「去，到沙发上去趴

好，把屁股撅起来！」

　　嘶哑的语气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楚倩的心沉到了脚底，她知道自己绝对免

不了被这个男人强暴了，不可能有任何奇迹出现。

　　「是，主人！」

　　嘴里机械的应着，女歌星无可奈何的走到了沙发边，颤抖着身子跪了上去，

高高的翘起了丰满滚圆的屁股。

　　虽然觉得有些屈辱，但她想被强奸怎么也好过挨鞭子甚至被杀，还不如索性

乖乖的配合对方，也许还有打动他放过自己的希望。

　　心里这样想着，楚倩的性奴命运也就从此注定了。她趴在沙发上，光溜溜的

肥美屁股上交错着几道鞭痕，白嫩的臀肉由于疼痛而微微的颤动着，看起来真是

令人血脉贲张。

　　看着眼前像母狗一样趴着的女歌星，再联想到两个小时前她还是个在舞台上

劲歌热舞、可望而不可及的超级偶像，阿威激动得全身都热了起来，一个箭步就

冲了上去，迫不及待的跪到了楚倩身后，早已勃起的阴茎从后面对准了她迷人的

肉缝。

　　「啊呀呀！」

　　伴随着一声惨叫，粗大的肉棒没有经过润滑就直接捅了进去，一口气就塞进

了将近一半。

　　「轻一点……啊啊……轻……啊……痛……」

　　阿威哪里忍耐得住，一点也不顾女歌星的感受，喘了口气后猛然一挺腰，肉

棒尽根没入了她雪白的屁股。

　　「哈哈……大明星，我干到你的骚穴了……真是好爽啊……好爽……」

　　嘴里发出兴奋的狂笑声，双手毫不客气的探到楚倩胸前，大力的揉捏那对倒

垂下来的硕大肉球，十根手指使劲的蹂躏着柔软滑腻的乳肉。

　　「噢噢……哦……好痛……啊……主人饶了我吧……喔喔……求你饶了我…

啊……」

　　楚倩嘶哑的尖叫着，成熟惹火的胴体被撞击得前后摇摆。她只有一半是因为

疼痛，另一半则是装出来讨好对方的。而且随着时间的过去，阴道里逐渐适应了

肉棒巨大的尺寸，甚至还自动分泌出了不少淫水润滑，使痛感大大的降低了，反

而还不如身上的鞭伤厉害。

　　「骚母狗，叫得这么淫荡………真该给你灌成唱片，让全国的歌迷都来听一

听……」

　　阿威咬牙切齿的咒骂着，操纵肉棒疯狂的进出女歌星的身体，发泄着自己对

她许久以来的兽欲。

　　「啊啊啊……主人你太……啊……太威猛了……喔喔……啊……」

　　楚倩被插得失声哭叫，两团赤裸丰硕的乳房沉甸甸的坠在身下晃动，这时候

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有几分是在演戏，又有几分是发自内心的呐喊。

　　夜是宁静的，地下室里响彻着一男一女的狂呼嘶叫，赤条条的肉体在沙发上

疯狂的纠缠、交媾，汗水和淫水四散飞溅，共同谱写出一曲激烈而淫靡的乐章…

　 ＊＊＊　　　　＊＊＊　　　　＊＊＊　　　　＊＊＊

　　凌晨三点。Ｆ市刑警总局里一片忙乱，所有的警员都被连夜动员了起来，在

全市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搜查。

　　大名鼎鼎的女明星楚倩被变态色魔绑架了！而且还是在演唱会的中途，当着

上万观众的面绑架的。这件事的震撼程度不亚于投下一颗原子弹，就连年近花甲

的赵局长都被惊动了，深更半夜的爬出被窝，心急火燎的亲自赶到了警局里来。

　　「这是怎么回事？」他气忿忿的斥责，「你们这么多人都在现场，居然还保

护不了一个女歌星？她可是全国知名的人物，这下子警方该怎么向公众交代？」

　　几个项目组的警官全都面带愧色的低下头，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不敢吭

声。

　　「局长，这是我的失职。」石冰兰的神情透着一丝疲惫，然而那裹在警服里

的魔鬼身段还是挺得笔直，「是我没能及时识破色魔的诡计，主要责任在我。」

　　赵局长不满的看了她一眼。这位「Ｆ市有史以来最年轻、最美丽、也是身材

最好」的女刑警队长，正是自己一路破格提拔到这个位置的，一个月前也是自己

大胆做出决定，将变态色魔一案全权交给她指挥，但是现在他开始怀疑这两个决

定是否正确了。

　　「色魔不仅绑架了楚倩，还造成了工作人员六死四伤的惨剧。」王宇嗓音低

沉的向一把手汇报，「除此之外，剧场里还因为炸弹而引发了大混乱，一共有十

三名观众被拥挤的人群踩死，另外有二十多个人不同程度的受伤……」

　　「岂有此理，这是极其严峻的恶性案件！」赵局长气得脸色铁青，「不管抽

调多少警力，你们一定要给我尽快破案，不然大家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了！」

　　警官们默然的听着，一个个心头都越发沉重起来。色魔迟迟未能落网，社会

舆论本来就颇有微辞，今晚再一下子死伤了这么多条人命，可以想象明天全体市

民肯定会一片哗然，警方的压力等于是骤然增加了好几倍。

　　「局长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在石姐的带领下抓到色魔的！」

　　孟璇机灵的端过来一杯热茶递给上司，打破了略有些僵硬的气氛。

　　赵局长神色稍缓，接过茶杯喝了一口，眼光又望向石冰兰：「现在你打算怎

么办？」

　　「我要去找一个人。」女刑警队长沉声说，「我怀疑是他给色魔提供了关于

警方的内幕消息，并且还间接的参与了这次绑架。」

　　「是谁？先把他抓起来再说……」

　　赵局长重重的放下茶杯，话才说一半就被石冰兰给打断了。

　　「是副市长萧川！」

　　「啊！」赵局长吃了一惊，想也不想的脱口而出，「这不可能！」

　　「我这样怀疑不是没有根据的。」石冰兰冷静的说，「我已经调查过了，昨

晚在楚倩开演唱会之前，萧川曾亲自到工人大剧院和她见了一面，先是送了一个

足有一人高的檀香木观音雕像给她作礼物，然后又很关心的过问了警方的部署情

况……堂堂的副市长这样公开的给一个女歌星捧场，这难道不可疑吗？」

　　赵局长摇了摇头，难以置信的说：「这个理由太勉强了！而且，约见过楚倩

的人应该不止萧副市长一个吧？你为什么不怀疑别人？」

　　「就是那个观音雕像让我起了疑心！」女刑警队长坚持道，「这个雕像现在

还放在剧场后台。可是萧川送来的时候，外面是用一个长形的箱子置放的。案发

后这个箱子却不见了，我指挥警员翻遍了整个剧场都没找到。」

　　「一个箱子有什么重要的？」赵局长不解的问。

　　「当然很重要，色魔就是用这个箱子把楚倩运送出剧场的！要不然，他虽然

能在熄灯的时候弄晕了楚倩，也不可能就这样大摇大摆的把她扛出去，总得需要

遮掩一下。萧川专门赶到剧院送礼物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把箱子这个犯案

道具搬运过来。」

　　赵局长发呆了几秒钟：「但这也有可能是巧合……」

　　「是的。不过联想到过去的一些疑团，我越想越觉得这就是真相！」

　　石冰兰说到这里顿了顿，清澈的目光更加锐利了：「局长，萧川是不是曾经

向您施压，要求知道警方的破案进展？」

　　赵局长点了点头，紧接着突然震动了一下：「你是说，他一直都在把警方的

情况泄漏给色魔？」

　　王宇发出一声刺耳的冷笑：「难怪，从百货商城的诱饵行动开始，我们事事

都一败涂地！原来什么步骤都被对方了如指掌，我们能抓得到色魔才稀奇呢！」

　　赵局长老脸一红，还是有些半信半疑的样子：「可是萧副市长没有理由这么

做呀！他自己的女儿也是受害者，怎么可能给色魔当帮凶呢？」

　　石冰兰肯定的说：「就是因为女儿落在色魔的手里，所以他才会在对方的威

胁下做出了违心事。」

　　「那现在该怎么办？」赵局长第二次问这句话了，愁眉不展的说，「如果他

不是副市长，我们还能软硬兼施的想办法逼他说出实话，问题是……」

　　「难度是够大的。」女刑警队长脸色沉重，「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要尽力去

试试，这是目前惟一的线索了！」

　 ＊＊＊　　　　＊＊＊　　　　＊＊＊　　　　＊＊＊

　　足有五十多平方米的大厅里，节奏明快的音乐声正在高亢的回响。四处空空

荡荡的，只在角落里有一套沙发茶几，还有就是置放在大厅另一头的高级音响设

备。

　　女歌星楚倩站在大厅的正中央，脸色苍白，不知所措的呆呆站在原地。

　　她穿着一套布料少得不能再少的「演出服」，性感惹火的胴体大半袒露着，

高耸的胸脯上挂着一圈金属环。脖颈间有两条黑色的宽皮革沿着肩膀向下，绕到

那丰满的双乳下缘打了个交叉，看上去就像被捆绑着一样；下身穿着的则是一件

超短的迷你裙，两条雪白浑圆的大腿整个裸露在外面。

　　再往下看，女歌星双足上套着的是闪闪发亮的紧窄长筒靴，沿着匀称小腿的

曲线一直达到膝盖。此外她的手上还执着一支麦克风，整个装束打扮都跟演出时

没有太大区别，只是更加暴露挑逗一些，猛一看还真像是正要登台演唱呢——就

连她自己都短暂的产生了这种错觉。

　　可惜左脚上却拴着一根长长的铁镣，死死的固定在墙上。这个事实无情的提

醒了她，自己不是在舞台上面对万千热情崇拜的歌迷，而是被囚禁在色魔的秘密

巢穴里，以性奴隶的身份来单独取悦主人。

　　耳边听到的是熟悉的旋律，那正是女歌星唱过无数次的成名歌曲。以往熟极

而流的曲目，今天她却艰难的蠕动着嘴唇难以出声。

　　坐在墙角沙发上的阿威不耐烦了，突然推开正伏在腿间舔吸肉棒的女高中生

萧珊。后者胆怯的抬起头来，清秀的小脸充满恐惧，以为是自己令「主人」不满

了。

　　「他妈的，你是不是哑巴了？怎么还不开始？」

　　阿威恼怒的重重一拍茶几，右臂一挥，长长的皮鞭呼啸着落在楚倩身前的地

板上，发出响亮的「噼啪」声。

　　楚倩吓得浑身一哆嗦，赶快举起麦克风颤声唱了起来。开头几句简直是语不

成声，连音调都变得厉害，唱到一半的时候才有所好转，渐渐的找回了状态。

　　「跳啊，边唱边跳舞啊……你他妈的别敷衍了事，给我投入些……嗯嗯，这

还差不多……」

　　在阿威的「指挥」下，女歌星身不由己的表演起最拿手的劲歌热舞，略带沙

哑的歌喉响彻整间大厅。她一边手持麦克风歌唱，一边动感十足的跳着现代舞，

那无比诱惑的迷人胴体配合着玉臂粉腿的动作，焕发出足以令任何人热血沸腾的

魅力。

　　这位歌坛「性感天后」的名声果真不是吹的。尽管刚开始觉得别扭，但楚倩

还是很快产生了类似舞台的感觉，舞姿越来越娴熟自如。在狂热的音乐节奏中，

她疯狂的扭动着腰肢，身上挂着的金属环叮叮当当直响，胸前一对半裸的硕大美

乳波涛汹涌的上下跳动，充分显示出了那傲人的弹性和沉甸甸的份量。

　　「好一对让人喷血的大奶子，简直就是在引诱男人犯罪嘛……」阿威的双眼

射出炽热的光芒，嘴里肆无忌惮的大声戏谑，「喂，你别光顾抖奶子，屁股也扭

得更用力点啊……对了，再用力点……」

　　听到色魔的命令，楚倩果然将臀部扭动得更加夸张了，饱满滚圆的屁股在裙

下大幅度的摇摆，抖出一阵阵眼花缭乱的乳波臀浪。

　　「哈哈……哈哈哈……」

　　阿威得意的笑了起来，伸手拉起胯下赤身裸体的萧珊，把她像小孩似的抱在

身前。

　　「瞧，这就是你的偶像嘛……我特意把她请回来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演唱会，

这可是别人都看不到的演唱会喔……你说好看不好看？嗯？」

　　萧珊饮泣着凝望楚倩，眼光里闪过一丝悲哀。这几年来，她一直梦寐以求的

想要见到这位心目中的偶像，谁知道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见到她……

　　阿威兴致勃勃的欣赏着女歌星的歌舞，面具后不时的发出喋喋怪笑声。音响

里播放的伴奏带都是他爱听的曲目，这套颇有ＳＭ风格的演出装束也是他特意弄

来的。

　　不过，无论什么样风格的服装，都比不上里面包裹的那具成熟肉体吸引人。

阿威双眼里的光芒越来越炽热，忍不住高声喊道：「脱衣舞……给我跳支脱衣舞

看看！」

　　这一次，楚倩只迟疑了两秒钟就乖乖的照办了。她嘴里依旧唱着歌，空着的

一只手解开了上身那本就很精省的布料，连同叮当响的金属环一起脱下。两个浑

圆肥硕的豪乳立刻欢蹦乱跳的弹了出来，黑色的宽皮革绕过雪白肉球的下缘，使

本就丰满之极的双乳被托得更加高耸了，两颗淡褐色的奶尖醒目的挺立在顶端。

　　「啧啧，奶头这么大，不拍露点写真是太可惜了……」

　　阿威喃喃自语着，情不自禁的舔了下嘴唇。女歌星已经被他绑架了超过二十

四个小时，这期间他终于如愿以偿，尽情的舔吸了那对以往只能在脑子里想象的

诱人乳尖。

　　热烈的音乐声还在继续，楚倩索性扔掉了麦克风，专心致志的跳着脱衣舞，

动作居然并不比职业的舞娘生涩多少。她很快又褪掉了迷你裙，全身只剩下长筒

靴和用来托高乳房的皮革，雪白赤裸的肌肤上留着几十道鞭打留下的红痕，看上

去既触目惊心，又有种说不出的香艳淫靡。

　　阿威只看得热血沸腾，胯下的肉棒早已冲天翘起。他随手抓住怀里女高中生

的头发，又把她的脑袋按到了自己两腿间。

　　「哧溜，哧溜，」萧珊知趣的吸吮着肉棒，小小的粉红色舌尖覆盖上了充血

的龟头。

　　与此同时，女歌星豁了出去，强迫自己抛弃了所有的尊严和脸面，越发讨好

的跳出热辣辣的舞姿。她极尽夸张的扭动着身躯，胸前的两颗豪乳抖出了一阵阵

令人咂舌的惊涛骇浪，赤裸的美腿故意分了开来。在那白晰光洁的大腿根处，一

小蓬漆黑的阴毛伴随着节奏激烈的飞舞，就连神秘的私处都时不时的春光乍现。

　　——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有谁能相信红遍全国的「性感天后」，竟然也会跳

出这种「三点毕露」的色情艳舞呢？

　　「不用再脱了，剩下的留在身上！」阿威兴奋得连声音都嘶哑了，对女歌星

一招手，「过来，到我这儿来！」

　　音乐的节奏骤然加快，楚倩将长发甩到脑后，一路摇臀晃乳的舞动了过来。

　　她爬上了茶几，肥硕的屁股淫荡的扭来扭去，同时双手不停的抚弄着自己丰

满的乳房，并且摆出托起双乳奉献的挑逗姿势。

　　阿威再也忍耐不住了，猛地探身向前，两只大手一把抓住了楚倩胸前沉甸甸

的雪白肉团，握在掌中大力的揉捏。

　　「哎呀……」

　　女歌星轻轻的叫了起来，身体却反而有意的靠上去，让对方更加方便的玩弄

自己的乳房。

　　她已经想清楚了，形势比人强，现在自己只能用肉体来尽量取悦这个恶魔，

才能免吃眼前亏。要是侍候得他舒服了，一高兴，也许会发善心放了自己也说不

定。

　　心里既然打定了主意，楚倩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企图最大限度的讨好眼前

的男人。

　　「来，你也替我吹一吹！」

　　阿威淫邪的笑着，从萧珊嘴里拔出肉棒，站起身向女歌星挺了过去。

　　楚倩脸上微微一红，人却毫不犹豫的跪了下来，双唇徐徐向前含进了紫红色

的龟头。

　　「喔喔，好爽……想不到你的口技比唱功还好，是不是女明星都专门练过这

个啊……」

　　阿威舒服得直哼哼，凝视着俯伏在脚边的女歌星，心里涌起极大的满足感。

能让万人迷的性感女神乖乖的给自己口交，只要是正常的男人都会感到由衷的骄

傲。

　　受到夸奖后楚倩更加卖力了，嫣红的朱唇将肉棒吸吮得啧啧有声，舌头灵活

的舔起了龟头尖端的马眼，并用脸颊讨好的磨蹭着男人结实的大腿。

　　望着女歌星不知廉耻的举动，萧珊呆呆的跌坐在旁边，脑子里一团混乱。心

目中的偶像竟然会露出如此淫乱的一面，令她感到整个世界似乎都要崩塌了，悲

恸得只想放声大哭，可是又不敢哭出声来……

　　楚倩的舌功相当厉害，还不到两分钟，阿威的呼吸已经变得十分粗重。他连

忙拍了拍女歌星的脸，将早已膨胀到极限的肉棒抽了出来，弯下腰贴在了她赤裸

的胸脯上。

　　「大明星，我想看看你是否还会另外一种服务……」

　　楚倩楞了一下，马上心领神会的捧起双乳夹住肉棒，双手分别按住饱满乳房

的外侧，从两边向中间用力的挤压。

　　「哈……女明星果真是天生的最佳性奴，连调教的功夫都省了……哈哈……

哈……」

　　阿威发出狂笑声，尽情的享受着乳交的绝妙滋味，阳具被两个足有３７寸Ｆ

罩杯的大奶子包裹着，那种心理上的兴奋简直难以用任何笔墨来形容。

　　夜枭般的怪笑声中，一根粗黑的肉棒在雪白高耸的双乳间快速的穿梭着、穿

梭着，仿佛永远也舍不得停下……

　 ＊＊＊　　　　＊＊＊　　　　＊＊＊　　　　＊＊＊

　　「我回来了，姐！」

　　石冰兰关上大门，站在玄关处弯下腰来，一边脱掉尖头皮鞋一边向里屋喊了

一声。

　　她的姐姐石香兰闻声走了出来，伸手去接她的挎包，嘴里关心的说：「又忙

到这么晚呀，晚饭吃过了吗？」

　　「还没呢！」女刑警队长换上拖鞋，神色疲倦的伸了个懒腰，魔鬼般诱人的

身材在警服里曲线毕露，「我什么也不想吃，就想洗个澡好好的睡一觉！」

　　「那怎么行？不吃饭会把胃搞坏的。」石香兰疼爱的看着妹妹，「我今晚包

了些饺子，这就叫阿丽给你下去！」

　　她不等回答就叫来了小保姆阿丽，交代下一锅的猪肉白菜馅水饺，阿丽答应

着到厨房忙去了。

　　「天，我哪吃得下一锅水饺？」

　　石冰兰有些好笑，但知道自己是拗不过姐姐的。自从父母过世后，姐姐就自

觉的承担了半个母亲的角色，尽管她只不过比自己大两岁。

　　「小冰，你真的应该多吃点，看你这段时间明显的瘦了！」女护士长怜惜的

抚摸着她的脸颊，「还有，你也别再跟忠平怄气了，他刚才又给我打了电话，要

我劝说你回家去……」

　　石冰兰闻言沉下了脸：「我不回去！要劝他自己来劝好了！」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激怒了女刑警队长，她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姐姐家里来居

住，到现在还跟丈夫苏忠平处于「冷战」的状态。

　　「你呀，就是脾气太倔强！」石香兰诚恳的说，「小冰，夫妻俩难免都会闹

别扭，大家各退一步就风平浪静了。我看得出忠平是非常爱你的，你别身在福中

不知福呀。像姐姐这样连个吵嘴的人都没有了，那才真的是难受呢……」

　　她说着，眼睛里闪烁起了泪光。女刑警队长知道姐姐又想起了逝世的姐夫，

心里一软，赶快把话题岔开。

　　「对了，小苗苗睡了吗？我们会不会吵到他？」

　　果然，一提起宝贝儿子，女护士长立刻露出了幸福的笑容：「他都睡了大半

天了，刚刚才醒过来，我正准备给他喂奶呢！」

　　她说着又返身进入里屋，石冰兰也跟了进去。姐妹俩走到摇篮边一看，躺在

里面的婴儿眨着圆溜溜的大眼睛，大概是已经饿了，正在咂巴着小嘴发出不满的

咕噜声。

　　石香兰忙俯身抱起了婴儿，解开胸前的衣襟，露出左边的那颗雪白肥硕的巨

乳，开始给婴儿喂奶。小家伙立刻叼住了母亲甘甜的奶头，就像小动物似的贪婪

吸吮了起来。

　　「呵呵，小苗苗还真可爱呀！」

　　女刑警队长微笑的看着这副温馨的画面，心里不由的也涌起了一种母性的柔

情。她忽然想到自己也已经二十八岁了，是不是也该考虑生个孩子了呢？

　　不过这个念头仅仅只是一刹那，取而代之的是压在心头的一团浓厚阴云，一

想到手头正在处理的案子，她的心情顿时无比的沉重，什么柔情兴致都消失得无

影无踪。

　　今天是五月六号。女歌星楚倩已经被绑架整整两天了，警方的调查依然毫无

进展。虽然根据『上头』的指示，这个消息暂时被全面封锁，除了少数办案人员

之外，还没有广泛的传播出去，但当红女明星毕竟不是一般人，想要长久的瞒住

公众根本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那晚剧场里发生大规模骚乱，踩死踩伤了数十位歌迷，这起悲剧本身

已经闹得满城风雨，舆论的压力也要求警方尽快的做出交代。

　　「我给你五天时间，五天之内一定要破案！」

　　这是赵局长给石冰兰下的死命令。她已经两天两夜没有好好休息过了，一直

都和部下们紧张的忙碌着，直到实在撑不下去了，在同事们的一再劝说下才勉强

回来，准备睡上几小时再接着开工。

　　凭心而论，侦破工作之所以会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女刑警队长指挥不力的

缘故。事实上她早已发现了绑架案的最大疑点——也就是Ｆ市的副市长萧川！

　　但萧川本人却坚决否认和色魔有任何联系，声色俱厉的说这是对他人格的最

大侮蔑，将警方从上到下都给臭骂了一通。

　　项目组对此束手无策。没有确凿证据，总不能将堂堂的副市长大人抓回警局

问话，虽然几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员都看出萧川恼怒中隐藏的心虚，可却无法像对

付一般的嫌疑犯那样，抓回来通过疲劳审讯甚至「大刑侍候」的方法取得口供。

　　石冰兰十分恼火，明明发现了线索却不能追踪下去，这真是令人窝囊。她只

好一边按照常规在全城展开大规模的调查，一边继续想办法从萧川这边打开突破

口……

　　「哇，好香啊！」

　　煮好的饺子端了上来，石冰兰本来没有胃口，一闻到那股热腾腾的香气又恢

复了食欲。她迫不及待的接过装满饺子的海碗，伸筷子夹起一个咬了下去。

　　「真好吃……姐姐的手艺还是那么棒……」

　　女刑警队长赞不绝口，狼吞虎咽的将整碗饺子一扫而光。石香兰站在旁边微

笑着直摇头，在她看来，妹妹和怀里吃奶的儿子一样，都是需要人照顾的孩子。

　　门铃突然响了。

　　「谁呀？」

　　石香兰将吸足了奶水的婴儿交给小保姆，自己则把裸露的大奶子收进衣服里

遮好，然后走过去打开了门。

　　「小冰，你看看是谁来了？」

　　姐姐笑吟吟的语声传来，女刑警队长循声望去，跃入眼帘的是一束绽放的鲜

花，还有丈夫苏忠平熟悉的面容。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一看到鲜花，石冰兰的气立刻消了一半，但还是故意冷冷的不假辞色。

　　「冰兰，我真诚的向你道歉。为夫这厢有礼了！」

　　苏忠平学着戏文里的腔调，略有些夸张的将尾音拖得长长的。这下子石冰兰

想继续板着脸也做不到了，「嗤」的一声笑了出来。

　　「呵，终于雨过天晴了吗？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赌气一辈子呢！」

　　苏忠平松了口气，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

　　「谁说雨过天晴了？我可还没原谅你！」

　　嘴上虽然还很强硬，可是女刑警队长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一刹那

她忽然发现，原来自己对眼前这个男人的爱竟是这样深，以至于他只要稍微说句

好话，心里就马上原谅了他的所有过失，想生气都生不起来了。

　　「小冰！」心地善良的女护士长也帮着劝说，「忠平都送花来了，诚意是明

摆着的，你就别难为他了！」

　　「没关系呀香兰姐！老婆既然还有气，我就让她狠狠的打两巴掌，这样总可

以解恨了吧？」

　　苏忠平装模作样的弯下腰来，脸上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表情。他本来就是哄

女孩的高手，要不然当初也不能轻易摘走「Ｆ市第一警花」了。这两天他已意识

到那晚自己过火了，主动认个错是应该的，而石冰兰的脾气他再清楚不过了，吃

软不吃硬，绝对不会多刁难人的。

　　「哼，我是警察，怎么可以随便打人呢！」石冰兰白了丈夫一眼，「算啦，

看在姐姐的面上，这次就饶了你吧。」

　　她一向不是那种拖泥带水的小女人，很爽快的就表明了心意。另外也有一层

原因是手头的案子已经搞得人焦头烂额，她也想尽快处理掉家庭的小小纠纷，免

得自己增加麻烦。

　　「哈哈，好老婆，我就知道你舍不得！」

　　苏忠平一把搂住女刑警队长，旁若无人的就去吻她。

　　「啊……你干嘛……」

　　石冰兰本能的想要躲开，可是被丈夫强有力的臂膀搂住不放，脸颊上「叭」

的就被亲了一口。那宽厚的胸膛让她微微的有些眩晕，一股暖流霎时传遍全身。

　　女护士长看得咯咯直笑，心里也由衷的为妹妹高兴。

　　「走，咱们回家吧，别再打扰香兰姐了！」

　　苏忠平抚摸着她的头发，声音听起来更是满含温柔。

　　石冰兰红着脸点了点头，本已疲惫焦虑的身心仿佛被注入了一股力量。突然

间，她又觉得精神焕发了，有了种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

　　——变态色魔，我一定能亲手抓住你的……一定能！

　　【第二集完】

　　 《冰峰魔恋（３）》

＊＊＊＊＊＊＊＊＊＊＊＊＊＊＊＊＊＊＊＊＊＊＊＊＊＊＊＊＊＊＊＊＊＊＊

　　 目录：

　　第１１章　自食其果

　　第１２章　血疑

　　第１３章　色魔正面挑战

　　第１４章　失手被俘

　　第１５章　侥幸脱逃

＊＊＊＊＊＊＊＊＊＊＊＊＊＊＊＊＊＊＊＊＊＊＊＊＊＊＊＊＊＊＊＊＊＊＊

第１１章　自食其果

「主人！我不敢了……主人，求你别杀我……我真的不敢

了……」

　　地下室里响起了楚倩惊恐的尖叫声，嗓音已经带上了哭腔，在四周围激起了

一阵又一阵的回音。

　　惨碧色的灯光下，阿威目光阴沉的盯着眼前的楚倩。

　　这位女明星全身一丝不挂的绑在椅子上，手脚都被皮绳牢牢的紧缚住，就连

丰满的胸脯也未能幸免，几根绳索横七竖八的缠绕在乳肉上，使本就硕大的豪乳

显得更加突出。

　　她一边尖叫着，一边拚命摇晃身体，两条浑圆雪白的大腿被迫大大的张开，

肉感的丰臀紧张的不停颤动，彻底暴露在外的性器也微微的裂开了一条缝。

　　阿威冷冷道：「你要我放你回去是么？好啊，我答应你！」

　　楚倩的叫声嘎然而止，睁大眼睛望着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被绑架到这里后，她很快认清了自己的处境，不得不放下明星的架子委曲求

全的生活，就像一个真正的性奴隶一样，无比屈辱的取悦着『主人』，用自己美

妙的肉体供他发泄兽欲。

　　也许是演过戏的缘故，女歌星虽然心里对色魔又恐惧又憎恶，但是表面上却

能尽心竭力的讨好他。不管是多么变态的要求，她都能无条件的乖乖服从命令，

让阿威充分的享受到了作为『主人』的成就感，心满意足之下，对她的态度也相

对缓和了一些。

　　楚倩误以为这是对方心软了，于是再一次哀求他释放自己回去。想不到阿威

竟嗤之以鼻的说这绝无可能，她今后将永远被囚禁在这里当他的性奴隶。

　　残余的希望霎时破灭，遭到重大打击的女歌星忍不住大哭大闹，发狂般的想

跟色魔「拼了」，结果却被轻而易举的制伏，五花大绑的捆到了这张椅子上。

　　她原本产生了豁出去的念头，觉得就算死也好过一辈子当性奴苟且偷生。可

是一被绑起来之后，看到恶魔那满含煞气的眼神，所有的勇气突然间就消失得无

影无踪。

　　楚倩深深的后悔了，她从那眼神中看出来，对方绝对可以做到毫不留情的杀

掉自己，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惜。对死亡的恐惧马上压倒了一切，她忽然又觉得只

要能活着就比什么都强……

　　可是现在，恶魔居然说要释放她！这……这不是在说反话吧？

　　阿威看出了女歌星的惊疑不定，冷笑一声，转身取出了一支灌满药液的注射

器。

　　「知道这是什么药么？嘿嘿嘿，你一定没听说过，这种药叫『原罪』，只要

注入身体，你就会永远沉浸在欲仙欲死的高潮里，再也离不开它了……」

　　楚倩控制不住的发抖起来，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在Ｆ市的这几天里，

她对色魔一案的详情也有所了解，知道所有死去的女受害者体内都曾发现一种罕

见的毒素，虽然未必是直接导致死亡的原因，但可确定对身体会造成极大伤害，

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完全有可能当场送命，那可就完了！

　　「不要……求求你不要……」

　　她的声音颤得厉害，眼睛里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

　　「放心，我保证你不会死的！」阿威猜出了她的心思，语气很是温柔，「这

药并不会致命，除了有可能使你变成白痴外，我敢肯定没有其它副作用……」

　　他越是说得柔声细语，楚倩就越是吓得魂不附体，眼看着注射器渐渐接近，

嘴里发出了凄厉之极的尖叫。

　　「不！我不要做白痴……」她发疯般摇着头哭叫，「求求你，主人……我什

么都听你的，我愿意永远做你的性奴……求你高抬贵手饶了我……」

　　阿威阴恻恻的冷笑，注射器的针头已对准了女歌星胳膊上的动脉：「我凭什

么相信你？想想也是，这世上哪有人会心甘情愿的当性奴……」

　　「我愿意，我真的愿意……」女歌星什么脸面都不顾了，语无伦次的苦苦哀

求，「我天生就喜欢当性奴隶……求主人别把倩奴变成白痴，这样倩奴才可以更

好的用这对大奶奶来取悦主人……」

　　阿威全不理睬，正要将针头扎进去，忽然腰间挂的手机响了起来。

　　由于整个魔窟里都没有安装通讯设备，当他处身其间时，这手机就是他惟一

对外联络的工具，２４小时绝不离身，以免不小心落入哪个女奴之手。

　　阿威掏出手机一看来电显示，是老孙头打来的。他忙放下注射器，一边走出

地下室一边接通电话：「是我！」

　　「你现在有看电视么？」老孙头劈头就问了一句，不等他回答就道，「快看

看娱乐频道正在播出的新闻，不，随便哪个频道都行，都快引起轰动了……」

　　「哦，我去看看！」

　　阿威拿着手机快步奔到卧室，打开了电视机，只见各台都在插播一条爆炸性

新闻：国内著名女歌星楚倩从Ｆ市返回北京时，在机场不慎摔了一跤，造成多处

骨折，不得不暂时退出娱乐圈。目前她已被送往海外治伤、疗养，所签的影视、

广告等工作都暂时搁置，估计损失将高达数千万云云。

　　镜头随即播出了楚倩在北京机场跌倒的几张照片，然后又转到了新闻发布会

的现场，那是由楚倩的经纪人主持的，面无表情的回答着一拨拨记者的提问，除

了一口咬定楚倩是因不慎受伤才去休养、绝非怀孕或者身患绝症外，其它的问题

大多以「无可奉告」回避……

　　阿威看的又是吃惊，又是好笑：「这是在玩什么把戏？」

　　老孙头沙哑的嗓音从手机里传来，显得十分阴沉：「警方的老花样，目的是

欺骗公众，封锁楚倩被绑架的消息，机场拍的那些照片都是侧面的模糊照，一看

就是合成的……要不然，如果让公众知道楚倩落入色魔手里，他们的压力将大的

多。明星跟普通老百姓就是不同啊……他妈的，这下姓赵的老家伙又可以多撑一

段时间了……」

　　阿威明白了过来。老孙头一直视刑警总局的赵局长为眼中钉，想方设法要将

他拉下马。上次在工人大剧院不惜亲身冒险配合自己行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

望通过楚倩的被绑架，造成恶劣的影响，从而使赵局长被迫辞职。但现在，这个

目的暂时没法达到了。

　　「这经纪人也够大胆的，竟然敢帮着警方这样子睁眼说瞎话，也不怕被拆穿

了……」

　　「这倒难怪，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让公众知道楚倩落入色魔的手里，

那即使将来她被救出来了，名声也将受到很大打击，所以他短期内一定会配合警

方把谎撒下去的！」

　　「没关系，我们可以马上炮制一段楚倩正在受虐的录像，公布出去揭穿他们

的谎言！」

　　「不，我不赞成这么做！」老孙头斩钉截铁的道，「我之所以急着给你打电

话，就是要提醒你，这时候千万不能轻举妄动！警方高层很清楚，除了他们自己

人外，就只有色魔才知道楚倩被绑架的真相，而色魔又是个挑衅心理很强的人，

这种想要揭穿他们的想法早在他们意料之中，所以这一段他们一定会严密监视网

络、电视台等传媒机构，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去传播录像，都容易留下蛛丝马迹被

他们发现线索的……」

　　阿威听了却不以为然，心想只要掩饰的好，未必就能追查到自己，看来老孙

头毕竟是年纪大了，做事过于谨慎。但他也是为自己着想，没必要去唱反调，于

是道：「那我再去多绑架一些猎物，掀起更大的风浪，看那赵老头的屁股还能不

能坐的稳！」

　　「嘿，在中国这种体制下，一般小民受害再多都没屁用啦！」老孙头冷笑，

「顶多只会让官僚受到一些所谓的『严厉』批评啦、党内警告处分啦，位置照样

坐的稳如泰山！除非被绑架的又是个知名人士，并且及时被媒体曝光了，地位才

会彻底动摇……」

　　「好啦，我知道了！放心吧，我不会乱来的。」

　　老孙头又再三叮嘱他要多加小心后，才挂断了电话。

　　阿威则返回地下室，刚进去就闻到了一个尿臊味，仔细一看，原来是美女歌

星居然吓得失禁了，一股淡黄色的尿液从双腿间淌了下来，汩汩滴在了地板上。

　　「求求你放过我，主人……求你！」

　　看到他回来，楚倩又声泪俱下的恳求起来。

　　其实她就算不求，阿威这时也已改变了主意，不打算注射「原罪」了。因为

他已隐隐察觉，这女明星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若能将之彻底征服、收为己用的

话，说不定将来在破除警方谎言、令其颜面扫地时，能够起到奇兵之效。而注射

药物后万一变成了白痴，效果就将大打折扣了。

　　——以后让她亲口去控诉警方，指名道姓的责备高层玩忽职守、昏庸无能，

岂不是比任何重磅炸弹杀伤力都强么？这张牌的作用还是不可低估的……

　　当下阿威清清嗓子，狞笑道：「好，我就暂时放过你，先看看你这个性奴是

否称职！如果不称职我再注射也不迟……」

　　女歌星这才惊魂甫定的松了口气，全身一软，余下的尿液更是像开了闸的水

龙头般狂泻出来，羞得她面红耳赤。

　　「谢谢主人……我一定会称职的……谢谢主人……」

　　尿水刚排完楚倩就赶快哽咽着道谢，生怕对方又会突然反悔。

　　阿威点了点头，伸手又从铁盒里取出了一对金属铸造的乳环，上面还挂着两

个小铃铛。

　　「来，我给你穿上这对乳环……你的奶头这么大，不搞点装饰品真是太可惜

了……」

　　楚倩的神经立刻又绷紧，满脸惊惶之色：「主人，我很怕痛的……求你别给

我穿这个……」

　　「少啰嗦！」阿威怒喝道，「是注射药物还是穿乳环，你自己选一样！」

　　「那……那……还是穿乳环吧……」

　　女歌星战战兢兢的回答，眼泪不自禁的又流了下来，垂下头看着勒紧自己丰

满双乳的绳索低低抽泣。雪白的乳肉上，那两颗又圆又大的奶头正在可怜的蠕动

颤抖……

　 ＊＊＊　　　　＊＊＊　　　　＊＊＊　　　　＊＊＊

五月七日下午四点，萧川副市长的家。

　　「……你别再劝我了，石队长。」女人大代表林素真黯然说，「我还是那句

话，老萧对警方是怎么说的，我也就对警方怎么说……」

　　石冰兰的心沉了下去，一股怒火却涌了上来。

　　由于萧川坚决否认跟色魔有私下联系，警方的工作陷入了僵局。女刑警队长

想到自己曾经救过林素真，说不定能从她那里打开突破口，只是说服工作必须背

着萧川进行才有希望成功，所以一直等到今天下午三点，在确知萧川已去参加市

里的一个重要会议之后，石冰兰才登门找上了女人大代表。

　　谁知道对方竟然同样是顽石一块，任凭她说得口干舌燥，就是怎么也不肯松

口。

　　「我最后再提醒您一次，色魔是绝对不会安着好心的。」女刑警队长强抑着

怒气，「跟他谈交易是非常危险的事，不但会害了萧珊，也会害了你们自己。」

　　林素真全身一颤，金丝眼镜后闪烁着泪光，嘴唇欲言又止的微微翕动。

　　石冰兰重新燃起一线希望，诚恳的说：「萧太太，跟警方合作吧！过去你们

是被迫答应罪犯的要求，这是天下父母心，我很理解。但现在警方既然已经察觉

了，你就应该相信我们能够解决这件事，否则就真的跟帮凶没有两样了……」

　　林素真的眼泪流了下来，可是那种犹豫的神色却又消失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石队长……」她木然说，「如果珊儿能平安回来，那

时候不管你要我做什么都行……」

　　「恐怕那时候就已经太迟了！」

　　石冰兰霍地起身，冷冷的抛下这句话，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女人大代表呆呆的坐在沙发上，很长时间都一动不动。明亮的光线照在她风

韵犹存的苍白脸颊上，几乎看不出是四十岁的女人，饱满高耸的胸部释放出极其

成熟的魅力。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嘿嘿……」一拿起话筒，耳边就响起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声，「闲话

少说，明天我就会让你们母女团聚，不过你还要叫副市长大人给我准备二十万现

金！」

　　「什么？」林素真失声惊呼……

　 ＊＊＊　　　　＊＊＊　　　　＊＊＊　　　　＊＊＊

傍晚五点，石冰兰刚回到Ｆ市刑警总局，就接到了女人大代表打来的电话。

　　「石队长，我决定跟你们合作！」

　　听到这哽咽的话语从话筒里传来，女刑警队长喜出望外。

　　「我想清楚了，石队长！你说的没错……」林素真在电话那头悲愤的抽泣，

「那恶魔刚才又向我敲诈二十万……我想来想去，这个人反复无常，还是警方才

值得我们信任……」

　　「您明白就好了。」

　　「但是……这事我没跟老萧说……」女人大代表显然还是有点踌躇，「我想

他八成是不会同意的，所以偷偷的跟你联系……」

　　「没关系，只要有您配合就行了！」石冰兰果断的说，「萧太太，我马上派

手下火速赶到你那里，他们会给你家的电话安上监控装置，这样当罪犯再和你联

络的时候，一切情况我们就都了如指掌了……嗯，萧副市长现在还没下班吧？」

　　「还没有，会议应该要到六点才结束。」

　　「好，我的人十五分钟内就能赶到！」

　　放下话筒后，石冰兰精神一振，清亮的眼睛里射出充满自信的动人光辉。

　 ＊＊＊　　　　＊＊＊　　　　＊＊＊　　　　＊＊＊

「玎玲，玎玲……」

　　清脆悦耳的声音响个不停，全身赤裸的女歌星楚倩正在跳舞。她双眼红肿，

脸上还挂着泪痕，可是动作却丝毫也不敢怠慢，火辣辣的舞姿充满了香艳淫靡。

铃声是从胸前传来的，两个浑圆肥硕的乳房波涛汹涌的颤动着，紫葡萄般的大奶

头上赫然镶嵌着一对铃铛，正随着节拍不断的发出玎玲声。

　　「啧啧，太他妈的动听了！这个装饰品真是棒极了……哈哈……哈……」

　　阿威仰靠在沙发上放声大笑，心满意足的点了起一根烟。就在烟雾缭绕中，

兴致勃勃的欣赏着女歌星的艳舞。

　 ＊＊＊　　　　＊＊＊　　　　＊＊＊　　　　＊＊＊

五月八日上午九点，Ｆ市刑警总局。

　　项目组的所有成员围坐四周，中间坐着的是脸色冷峻的女刑警队长石冰兰。

她穿着一身墨绿色的警服，胸前一对３８寸的丰满巨乳醒目的高高耸起，制服上

的钮扣绷紧到几乎要四散裂开。

　　每个人的神色都极其的凝重，正在倾听着监控仪器里传出来的说话声。

　　「……二十万现金我已经准备好了！」这是萧川副市长的声音，满含着无法

掩饰的焦急，「你到底什么时候释放我女儿？」

　　「别急嘛，副市长大人！」

　　喋喋的怪笑声响起，警员们眼睛一亮，全都听出这正是色魔的声音，不由得

都握紧了拳头。

　　「你把现金装在一个手提包里，马上到西郊的五里亭去，我们就在那里一手

交钱一手放人！」

　　「好，我这就去。」萧川顿了顿，低沉着嗓音说：「希望这次你别再节外生

枝，不然我拼掉这条老命也不会放过你的！」

　　「放心吧，副市长大人！」色魔的语气阴森森的，「不过你要是敢私下报警

的话，哼哼，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我没有报警，一切都遵照你的要求！」

　　「那就好，我们等一下再见！」

　　「啪」的一声，色魔收线了。由于通话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追踪到他的具体

位置。

　　不过能探听到西郊五里亭这个交易地点，已经是个极大的收获了，项目组人

人都为之振奋不已。警方最怕的就是罪犯躲起来不露面，只要他肯出动，落网的

机会就大大增加了。

　　「一秒钟也别耽搁了，立刻出发！」女刑警队长一整腰间的配枪，精神抖擞

的站起身，「我们一定要抢先到达现场，布置好天罗地网等待罪犯上钩！」

　　两分钟后，四辆呼啸的警车飞快的开出了Ｆ市刑警总局，风驰电掣的驶到了

大街上。

　 ＊＊＊　　　　＊＊＊　　　　＊＊＊　　　　＊＊＊

「队长，萧川刚出门，现在正在上车……」

　　「萧川的车已经到了南街口，正在等待绿灯……」

　　「报告，目标刚经过「醉仙楼」……」

　　「……」

　　奔驰的警车上，手下警员的汇报不断通过无线电波传来，石冰兰始终冷静的

听着，一言不发的微微点头。

　　王宇坐在她身边，望着这位上司清秀的脸侧轮廓和坚定沉稳的表情，眼睛里

闪过敬慕的神色。

　 ＊＊＊　　　　＊＊＊　　　　＊＊＊　　　　＊＊＊

上午九点二十分，城郊五里亭。

　　小小的亭子古色古香，坐落在安静的林间小径上，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木。

　　几十个便衣刑警分散在方圆百米的范围内，扮成游人静静的等待目标出现。

　　石冰兰和项目组的成员则埋伏在不远处的树丛里，手持望远镜观望着这边的

动静。

　　经过这里的人并不多，每一个都被警方暗中细细的观察，直到确信他不是罪

犯。

　　九点三十分，副市长萧川出现在视野内。

　　他的车停在路边，一个人佝偻着身子的缓缓走来，手里拎着个鼓鼓囊囊的提

包。

　　亭子里有五六张石桌石凳，萧川在其中一张石凳上坐下，伸手将提包搂在怀

里，焦虑的眼光东张西望。

　　他大概是以为罪犯已经到了，自己一来就会现身招呼，可是等了好一会儿，

并没有哪个人过来跟他搭讪。

　　九点四十五分，烈日当头。罪犯仍未出现。

　　萧川已经坐立不安了，不时的抬腕看手表，额头汗如雨下。

　　十点整。亭子里依然只有萧川一个人。

　　这个时候，连石冰兰都有点沉不住气了，手下的警员们更是面面相觑。

　　——罪犯为什么一直不来？难道他已经发现了这里有警察埋伏，悄悄的知难

而退了？还是说……

　　「队长，有件事我觉得有点奇怪……」王宇忽然皱着眉，低声说，「色魔为

什么会想敲诈二十万？他有车有房，按理说并不会看重这个数目的金钱呀……」

　　女刑警队长心中一动。

　　「那也未必。」孟璇插嘴说，「钱嘛，没有人会嫌多的！」

　　王宇摇了摇头：「不，真要敲诈赎金，他早就可以提出来了，为什么等到昨

天才开口？而且先拿到钱再放人不是更安全吗？反正萧川也不敢不从，有什么必

要跑到郊外来「一手交钱，一手放人」呢……」

　　石冰兰脸色突然变了：「糟糕，跟我来！」

　　她腾的从隐蔽处跃了出来，大步流星的冲向不远处的亭子。警员们虽然不明

所以，但还是反应敏捷的跟了上去。

　　急骤的脚步声惊动了亭子里的萧川，他转过头一看，只见十多个警察正向这

里奔来。

　　「啊，你们怎么来了？」

　　萧川先是目瞪口呆，随即气急败坏的喊起来，苍老的脸上一副绝望的表情。

　　「萧副市长，快把提包给我。」

　　石冰兰一踏进亭子就伸出了手，想要拿过对方抱在怀里的提包。

　　「不，你们别管我的事！走开……不然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们！」

　　萧川声色俱厉，狠狠的瞪着女刑警队长，恼怒的嘴唇直哆嗦。

　　石冰兰秀眉一蹙，对身旁的孟璇打了个手势，后者立刻二话不说的窜上来，

强行从萧川怀里抢走了提包。

　　「太放肆了，我要跟赵局长投诉！」

　　激动的吼叫声中，提包被打开了，跃入眼帘的是一张张百元大钞。可是把表

面上的一层钞票揭开，里面赫然是塞得满满的旧报纸！

　　「啊……怎么会这样？」怒吼变成了惊呼，萧川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明明从银行里提出了二十万现金的，素真亲手替我装进这个包里……」

　　「果然，我们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石冰兰脸色铁青，话还没说完就掉头冲出了亭子，警员们也跟着纷纷抢出，

只剩下萧川一个人楞楞的呆在原地。

　 ＊＊＊　　　　＊＊＊　　　　＊＊＊　　　　＊＊＊

「嘀呜，嘀呜，嘀呜……」

　　好几辆警车呼啸着疾驰而过，刺耳尖锐的警笛声倏地从长街这头传来，转眼

又从长街的另一头消失。

　 ＊＊＊　　　　＊＊＊　　　　＊＊＊　　　　＊＊＊

上午十点二十分，萧川副市长家。

　　虚掩的防盗门被猛地撞开，石冰兰带领着一群警员涌了进来。

　　装潢考究的厅室内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个特大号的信

封，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着两行字。

　　「钱和人我都带走了！大奶警花，这一次你又输了，哈哈哈！这是我送给你

的礼物。」

　　女刑警队长面寒如水，一言不发的撕开了信封。

　　首先从里面倒出来的是一件黑色蕾丝的名牌奶罩。她一眼就认出，这是上次

自己在停车场丢失的那件奶罩。

　　鼻中同时嗅到一股淡淡的腥味，再仔细一看，奶罩上赫然布满了星星点点的

白色斑痕。

　　——男人精液干涸后留下的斑痕！

　　石冰兰像触了电似的将奶罩甩开，恶心得几乎连隔夜饭都给呕了出来。

　 ＊＊＊　　　　＊＊＊　　　　＊＊＊　　　　＊＊＊

昏暗的地下室，灯影憧憧。

　　绿幽幽的黯淡光芒洒遍每个角落，令人寒毛直竖，有种恍如处身地狱的鬼魅

气氛。

　　地下室的正中央摆着一张巨大的平台，有个穿着居家长裙、戴着金丝眼镜的

女子跪在上面，脸上满是惊恐愤怒的表情。

　　「为什么绑架我？你说话不守信用！快把我放开……放开呀……」

　　林素真尖声叫喊，徒劳的扭动着身躯。她的双手被反绑在后面，上半身还可

以自由活动，下体却被牢牢的固定住了。长裙掀到膝盖的位置，两条白晰的小腿

上各拴着一个连根铸造的钢圈，迫使她不得不屈辱的跪在平台上。

　　阿威就站在她身边两米远，双眼射出两道兴奋的光芒，打量着这个已经落到

掌心里的猎物。

　　「嘿嘿，我怎么不守信用了？」他的语气满含嘲讽，「我说过会让你们母女

团聚的，没错啊，就是在这地牢里团聚嘛……」

　　女人大代表全身一震，这才醒悟到自己上了当，又羞又气的差点晕了过去，

强烈的悔恨一下子充塞了胸臆。

　　昨天她根本是在阿威的授意下打电话给石冰兰的，目的就是为了设下一个将

计就计的圈套。接下来警方的一切行动都在阿威的意料之中，他知道电话已经被

监听，装模作样的叫萧川赶去城郊五里亭，真正的用意其实是把警方调开，他自

己却神不知鬼不觉的找上了门。

　　而萧川提包里的钱会变成旧报纸，当然也是林素真偷偷调换的。她之所以会

瞒着警方和老公跟阿威合作，完全是因为被他软硬兼施的威胁手段给镇住了——

阿威恐吓她说，既然石冰兰已经产生了怀疑，肯定会派警员盯住萧川和她夫妻俩

的。如果想要交易顺利进行，就必须用调虎离山之计将警方引开，最好的办法是

连丈夫也一起骗过，这样才能达到逼真的效果。

　　救女心切的林素真被迫答应了下来，丈夫刚一离开，她就接到了阿威的电话

说萧珊已经在楼下了。女人大代表不知是计，带着二十万现金急匆匆的下了楼，

不料刚一接近停在门口的桑塔纳就被麻醉剂弄昏了。接着阿威从她身上搜出了防

盗门的钥匙，叫老孙头回去放下「礼物」，自己开车将她运回了魔窟。

　　「骗子！恶魔！你……你好卑鄙！」

　　林素真咬牙切齿的痛斥着，心里后悔到了极点，可是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

　　阿威喋喋怪笑，目光色迷迷的逡巡着女人大代表成熟的曲线，最后落在了她

那鼓鼓突起的胸脯上。

　　「你想干什么？别过来！走开……别过来……」

　　察觉到对方不轨的企图，林素真颤声惊呼，风致不减的俏脸上霎时失去了血

色。

　　「哈！我强奸你女儿的时候，那个小骚蹄子也跟你现在一样的反应……你们

母女俩还真像啊……哈哈哈……」

　　阿威一边调侃的淫笑着，一边饿狼般的扑了过来，双手七上八下的撕扯着林

素真的衣服。

　　「不要……住手……不……不要……」

　　惊恐凄厉的尖叫声中，伴随着布料撕裂的「嗤嗤」声响，女人大代表保养极

佳的娇贵肉体暴露在空气中。她的肌肤白晰而又光滑，一点也没有中年女人常见

的那种松弛。

　　很快的，林素真全身被剥得一丝不挂。最后离体而去的是一件尺寸硕大的乳

罩，两团赤裸的大奶立刻沉重的掉了出来，颤巍巍的在胸前晃动。

　　阿威眼睛一亮，女人大代表的胸部比他想象的还要饱满，一对雪白肥硕的豪

乳竟然不比女歌星楚倩小。只是她毕竟已经四十岁，这么大的两个乳房显然是过

重了，无可避免的微微有些下垂，但是乳球本身却非常的滑腻。

　　「啧啧，手感真不错……这么柔软的奶子还是第一次摸到……哈哈哈……」

　　嘴里说着污言秽语，双手毫不客气的揉捏着这两颗嫩滑的大奶球，雪白丰腴

的乳肉软得像是要融化了似的，抓在掌心里真是说不出的舒服。

　　「住手……恶魔，快住手……不要……住手……」

　　林素真羞耻的哭出声来，不断奋力的挣扎着，可是却始终甩不掉盘踞在胸前

的那对魔爪，丰满的双乳反而被捏得越来越狠，痛得她眼泪都掉了下来。

　　「贱女人！挺着一对大奶子，隔几天就在新闻上露个面，目的就是为了勾引

男人吧？嗯？」

　　「不……不是的，你胡说！」

　　林素真满脸通红的怒斥，气得几乎要吐血。一直以来别人对她都是恭恭敬敬

的，几时受到过这种侮辱。

　　阿威却哈哈大笑，故意埋头到她胸脯上，伸出舌头贪婪的舔着光滑的肉球。

　　大概是哺乳过的关系，乳晕已经变成了黑色，不过却更有一种成熟淫靡的味

道。

　　「奶头这么黑，一定没少被老公吸吮吧？嘿……真是淫荡啊……」

　　尽管觉得有些美中不足，可是想到这个女人高贵的身份，阿威还是一下子就

兴奋了起来，忍不住将其中一粒奶头吸进了嘴里。

　　「啊……放开我！不……不要……」

　　林素真激烈的反抗着，乳晕上传来冰凉湿润的触感，娇嫩的奶尖被一条粗糙

的大舌头舔吸得咂咂响，那种感觉真是说不出的恶心。

　　阿威却兴致勃勃，两手肆意的玩弄着这对丰满雪白的大肉团，唇舌吸吮得更

加起劲了。敏感的奶头很快的硬了起来，深色的乳晕也扩大了好几圈。

　　女人大代表不停的挣扎哭叫，但在男人强有力的胳膊面前根本无济于事，一

阵阵异样的酥麻从奶尖上传来，令她又是羞愤又是罪恶。

　　「唔，跟我想象中差不多，弹性上不如你女儿好……」阿威意犹未尽的松开

嘴，用手掌掂着那两团沉甸甸的大奶子，就像在鉴定什么稀有物品似的，「不过

她没有你这么柔软，而且尺寸上显然是你更大一些……」

　　「啊，不要再说了……」

　　林素真连耳根都红透了，被一个陌生男人这样评论自己的乳房，还要拿女儿

来作比较，这真是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忍受的羞辱。

　　「我女儿在哪里？你……你把她怎么样了？」

　　阿威阴恻恻的一笑：「放心吧，你很快就会见到她的。」

　　说完，他伸手抓住林素真的胳膊，先解开了她手腕上的绳索，然后再迅速拽

到前面来，扣到了铸在平台上的另外两个钢圈里。

　　这样一来，女人大代表就被摆弄成了一个四肢着地的姿势。她被迫跪趴在平

台上，摇着头哭泣嘶喊着，成熟美满的裸体一丝不挂，圆滚滚的赤裸屁股高高翘

起，那样子就像是一头正等待着交配的母兽，看上去无比的下贱淫荡。

　　可是她整个人还是焕发出一种高雅的气质，戴着金丝眼镜的白晰脸庞更是有

种知性的美，只可惜配上这不堪入目的姿势后，反而更能激起雄性的征服欲望。

　　阿威只看得欲火大炽，绕到林素真的身后，突然举起巴掌重重的打在她肥硕

的屁股上，发出了「啪」的一声脆响。

　　「啊呦！」

　　女人大代表惊呼着猛地一仰头，白花花的臀肉凄惨的抖动着，上面留下了一

个清晰的掌印。

　　四十岁的年纪竟然会被人打屁股，这真是情何以堪，林素真羞愧得简直想一

头撞死。

　　突然，股沟里传来被温暖物体接触的感觉，她是有经验的女人，当然知道那

是什么东西，不由得发出了恐惧已极的尖叫，浑圆的大屁股拚命左右摇摆。

　　「不要……求你放过我！不要……」

　　话还没说完，一根坚硬如铁的肉棒已经强行捅进了裂缝。

　　林素真凄厉的尖叫一声，眼泪夺眶而出，清晰的感觉到那粗大的龟头迫开阴

唇，狠狠的插进了阴道深处。大概是对方涂抹了润滑油的缘故，干涩的腔道也无

法阻止肉棒长驱直入。但由于对方的阴茎大得可怕，下体还是传来了一阵撕裂的

痛楚。

　　「嘿嘿……这个骚穴还不错嘛，还不算太松……」

　　嘶哑的淫笑声中，又粗又长的肉棒一口气顶到了尽头，完全占有了女人大代

表的身体。

　　林素真痛哭失声，全身都颤抖了起来，泪流满面的疯狂摇头。

　　「妈的，贱女人……平常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我早就想用大鸡巴好好教训

你一顿了……」

　　阿威粗重的喘息着，肉棒一下下的捅进温暖的阴道里，身子有节奏的撞击着

肥厚圆实的屁股，发出啪啦啪啦的响声。

　　女人大代表全然无法抗拒，只能悲惨的承受着色魔的侵犯，心里再次涌起强

烈的悔恨。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她是绝对不会跟色魔合作的，然而现在一切都已

经太迟了……

　　「是的，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哈哈哈……」

　　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阿威放声大笑，加快了胯下抽插的速度。每一下都是

直进直出，毫不留情，把女人大代表腔道内的壁肉插得来回翻转。

　　「啊……我错了，错了……」

　　嘴里失神般喃喃自语着，林素真丰满成熟的肉体被撞击得前后摇晃，两个赤

裸的大奶子吊钟一般倒垂下来，也跟着身体一起剧烈的晃动着，然后又被男人抓

在手掌里使劲揉捏。

　　绿幽幽的灯光照耀下，地下室里响彻着男人的狞笑和女人的哭叫，其中还夹

杂着肉棒抽插阴道的「嗤嗤」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林素真的泪水已经干涸，身体的感觉也快要麻木了。就在

这时候，忽然听到身后的色魔提高了嗓音喊道：「进来！」

　　几秒钟后，金属在地面摩擦的声音响起，一个全身赤裸的少女慢慢的从门口

爬了进来。

　　她的脸蛋被散乱的长发遮住了一半，像是一只真正的四足动物似的在地上爬

着，手脚都拴着铁镣，胸前雪白滚圆的双乳同样倒垂下来，看起来有种与年龄不

相称的鼓胀肉感。

　　「珊儿……你，你是珊儿！」

　　林素真突然发出一声悲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整个人都傻了。

　　少女缓缓抬起头来，麻木的表情看了令人心碎，正是被绑架了将近一个月的

女高中生萧珊。

　　「我说过会让你们母女俩团聚的……瞧，我没有骗你吧？哈哈哈……」

　　阿威笑得十分猥亵，抱着女人大代表肥大的屁股，抽送得越来越起劲了，令

她胸前那对柔软的大肉球摇晃得更加厉害。

　　「不……我不要这样的团聚！」林素真泪如泉涌，无地自容的对女儿哭喊，

「别看我，珊儿……闭上眼睛，别看妈妈丢脸的样子……求你了，珊儿……别看

妈妈……」

　　「为什么别看？这么精彩的好戏可不是谁都能看到的！」阿威一边尽情的捏

着她饱满的豪乳，一边喋喋怪笑道，「不但妈妈丢脸的样子要给女儿看到，女儿

也要让自己丢脸的样子给妈妈看到……」

　　他说到这里，目光又转向女高中生：「珊奴，给你妈妈表演一下手淫吧。」

　　萧珊还是那副麻木的样子，温驯的在地上坐好，两条赤裸的美腿张了开来，

把自己的阴部展露在了母亲面前。

　　「珊儿你干什么？别这样……珊儿，求你别这样……」

　　女人大代表声嘶力竭的喊叫着，希望能唤醒女儿的自主意识，可是萧珊就像

中了咒语一样，伸手探到自己的双腿间，指尖熟练的抚弄起了娇嫩的阴蒂。

　　「不，不……珊儿！」

　　林素真的嗓子都哭叫哑了，突然「哇」的吐出了一口鲜血，同时心脏一阵剧

烈的疼痛。

　　可是阿威对此视若无睹，依然毫不怜惜的猛干着她，只把她当成发泄兽欲的

工具。

　　就连萧珊都没有任何反应，她的手指已经插进了自己的阴道，两条雪白的大

腿微微颤动着，嘴里发出了低低的呻吟。

　　手指还没活动几下，女高中生就明显的兴奋了起来，脸色一片潮红，指缝间

隐约的反射出了水光。

　　林素真只觉得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这样昏了过去。

　　临失去知觉的一刹那间，她听到身后的色魔一声暴喝，跟着阴道里的肉棒突

然猛烈弹跳，将满腔滚烫的液体喷射在了自己的子宫口上……

第１２章　血疑

纸是包不住火的，尽管有关方面全力隐瞒，女人大代表林素真被变态色魔绑

架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整个Ｆ市。她的丈夫、副市长萧川在妻子被绑架的当天

就脑血栓发作了，被送往协和医院紧急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病情仍然相当

沉重，并且随时都有复发的可能。

　　夫妻俩都是政界名人，因为女儿的缘故不得不跟色魔合作的消息被媒体曝光

后，引起一片哗然。市民们的反应各不相同，持同情态度的固然不少，但大多数

人还是提出了激烈批评，认为身为副市长竟然不相信警方的力量，不但害了别人

也害了自己，尝到这种恶果根本就是自作自受。

　　当然，最引起轰动的还是「变态色魔」本人。他一下子成为全国名声最响亮

的罪犯，虽然其人的真实身份还是一个迷，但却使案件本身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恐

怖的气氛。

　　一张有史以来最严密、最庞大的法网已经在Ｆ市撒开了，警方还宣布了五十

万元的巨额悬赏，誓要将这个凶残狡猾的变态色魔捉拿归案……

　 ＊＊＊　　　　＊＊＊　　　　＊＊＊　　　　＊＊＊

清晨，雾气浓重。

　　Ｆ市九仙山陵园里，空荡荡的杳无人迹。今天不是清明节，也不是节假日，

天气又不好，基本上不会有人选择在这时候来扫墓。

　　在密密麻麻的墓碑群中，只站着阿威一个人。他正驻足在一块新建不久的汉

白玉墓碑前，望着上面雕刻的慈爱人像出神。

　　那是他早逝的父亲！而今天，正是父亲逝世的纪念日。

　　当年，父亲的遗体火化后，骨灰他一直随身携带，即便偷渡到美国期间，都

没有须臾离身，直到近年返回Ｆ市，阿威才决心让父亲叶落归根、入土为安，于

是选择了市内最豪华的陵园安葬。

　　现在，墓碑前摆满了酒菜、供品，纸钱也烧完了。如同往常祭奠时一样，他

又一次默念起了誓言。

　　——我会替您完成未了的心愿的……您放心，我一定会！

　　擦干眼角的泪痕，阿威缓缓的离开了父亲的墓碑，向右侧前行了百来米，忽

然站定在另一座墓碑前。

　　那是座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一对合葬的夫妻的头像和名字。

　　凝视着这两个名字，阿威双眼射出复杂而炽热的光芒！

　　这男的不是别人，正是夺走他母亲、气死他父亲的仇人；而女的，正是他可

怜的母亲！

　　人死万事休，阿威心里早已原谅了母亲的背叛和不贞，也深深理解了她当时

的苦衷；但是对于夺母害父的仇人，他却永远也不能原谅！

　　——耻辱啊，母亲居然跟仇人合葬在一起……父亲在天之灵见到了，想必灵

魂也不能安息吧……

　　尽管并未听父亲亲口嘱咐过，但阿威却执着的认定，自己十分了解父亲的心

思，只有将母亲的骨灰从仇人墓碑中夺回来，迁入父亲墓中合葬，同时将仇人的

骨灰也掘出，在二老墓前狠狠践踏，令之灰飞烟灭不留痕迹，才能了结父亲未能

说出口的遗愿！

　　「等着瞧吧，老杂碎！我要你在地狱亲眼看着，你的两个女儿如何落入我的

魔掌，替你偿还一辈子的罪孽！」

　　阿威愤然冷笑着，朝墓碑吐了一口唾沫，转身准备离去。

　　这时浓雾中忽然传来了一阵辟里啪啦的鞭炮声。

　　阿威循声走了过去，才发现鞭炮声是在自己父亲墓前响起的，一身素服的老

孙头正指挥着几条大汉，将供品香烛一一摆好。

　　两人见面，互相打了个招呼。阿威想不到事隔这么多年，老孙头居然还记得

自己父亲的忌日，特意赶来祭奠，心中不禁一阵感动。

　　拜祭完毕后，两人一起走出了陵园，坐上了老孙头的专车。至于阿威自己的

车，则由老孙头的手下帮忙开走。

　　专车的后舱是用密封设备隔开的，具有隔音的效果，谈话连司机也听不到，

方便于两人私下交谈一些秘密的事情。

　　「小威，你太乱来了！」老孙头一上车就露出责备的神色道，「我不是再三

叮嘱过你，这段时间不要轻举妄动吗？你怎么还瞒着我去绑架林素真？」

　　「咦？你只叫我不要去传播楚倩的受虐录像，没说不要绑架猎物啊？」

　　老孙头啼笑皆非：「这还用说吗？绑架猎物比传播录像更危险啊，要是失手

被抓了怎么办？」

　　阿威满不在乎的点上一支烟：「放心啦，那帮笨蛋警察，在一个胸大无脑的

花瓶指挥下，只会浪费纳税人的钱，能抓到我才怪呢！」

　　「你不要太自信了！这次你的冒险是侥幸成功了，但不代表你的运气会一直

这么好！」老孙头警告道，「现在全市的警力都已经动员了起来，你再厉害，也

不可能跟正面挑战整个警界，稍有不慎就必然会被抓获无疑！」

　　「我不是正面挑战他们，只是出其不意的打游击罢了！」阿威仰面吐出一口

烟雾，「警方也并非什么案子都能破的了，即便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有几十年

都抓不到的罪犯嘛！再说，那天也是你自己抱怨，不能凭借楚倩事件弄倒赵老头

的，我绑架林素真也是在帮你啊，又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

　　「你……你真是太不理解我的苦心了！」老孙头勃然变色，嗓门也提高了，

「我不需要你这样子帮忙！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就算姓赵的马上离职或者死掉，

我都将抱憾终身！」

　　他说的十分激动，忽然剧烈咳嗽了起来，忙取出一块手帕捂住了嘴。

　　阿威瞥眼见到那帕子上有殷红的血迹，不禁一惊，知道他的病比自己想象的

还要沉重，忙掐灭烟蒂道：「ＯＫ，ＯＫ，我知道了……你多歇一歇吧，下次我

不会轻举妄动了！」

　　老孙头好一阵才止住咳嗽，叹息道：「或许你在心里笑话我老了，变的胆小

怕事……不过，你父亲不但是我故交，也是我的恩人……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了，拼着这把老骨头，也会全力帮你顺利的完成心愿……」

　　阿威安慰他道：「没关系的，我的心愿可以慢慢来，我并不着急。你还是养

好病要紧，要帮我也不一定每次都亲自出手啊，多派一些能干的手下来也是一样

的嘛……」

　　「不！我只会派手下去打探消息，绝不会派任何一个人来直接帮助你！」老

孙头正色道，「事实上从一开始到现在，我几乎没动用过自己手下的势力来直接

介入，而宁愿以老弱之躯亲自冒险帮你行动，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阿威眼珠转动：「是为了更好的保密？」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我派了很多人来帮你，无论

要做什么事，绑架也好，暗杀也好，当然都更容易实现目标。可问题是，人多固

然好办事，但人多也更容易留下马脚！警方并不是傻子，他们现在认定色魔只是

个单独作案的高手，要找到你的破绽和线索，无异于大海捞针。换句话说，你现

在是非常安全的隐匿在人群里，让警方无从下手！」

　　「我明白了！」阿威顿悟、接口道，「假如有很多人协助我犯案，警方迟早

都会发觉，一系列的绑架案都有团伙犯罪的迹象。他们就会想到，我不单单是一

个人，而是背后有个庞大的集团在支撑。而要寻找一个犯罪团伙，比寻找一个人

简单多了，警方只要从外围下手，抓住几个小喽啰后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查到在

本市具有举足轻重黑道背景的你身上，最终就会锁定我为嫌疑人……」

　　「正是这样！你要记得，中国并不是意大利，黑道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奢

望像黑手党那样嚣张，能正面跟警方对抗。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姓赵的老东西深恶

痛绝，但却不能跟他来硬的，只能设法逼他自己辞职的缘故！」

　　阿威点了点头，示意记住了。

　　老孙头又道：「到现在为止，我手下的线人、卧底虽然到处打听警方内部的

消息，但他们全都以为我是为了方便走私，或是例行的刺探机密，没人知道我跟

你这个色魔有联系。所以他们随便哪个人就算被怀疑到了，也绝对牵连不到你身

上来！」

　　阿威无可奈何的一笑：「我知道你的意思……好吧，我向你保证，以后我若

要采取任何行动，一定先与你商量，绝不再犯轻敌冒进的错误了……」

　　老孙头满脸的皱纹为之舒展，高兴的呵呵直笑：「这就好！这就好……」

　　阿威耸耸肩：「其实我这次之所以绑架林素真，美色和帮你都是其次，主要

还是因为「原罪」缺少试验体。如果再不绑架她，研究就要陷于停顿了……」

　　「你手里不是已经有两个猎物了么？楚倩和那个女学生，还不够你用？」

　　阿威只得含糊道：「我要同时在三个试验体身上注射药物，才能更好的观测

她们的发展情况，以便进行比较分析。」

　　老孙头半信半疑的皱起眉：「这药物就真的那么重要么？我一直搞不懂，你

为何非要花那么多的精力和金钱去开发一种春药？难道将来你真打算推向市场，

公开贩卖不成？」

　　「因为这药够神奇啊！我敢打赌，将来发明成功后，就算意志再顽强再坚定

的女人，在它面前都要溃不成军，彻底沦为它的奴隶！」

　　阿威说的得意洋洋，眨眼道：「到时候我拿几支给你，你找个目标试试就知

道它的威力了！那绝对是调教猎物的必备武器哇……」

　　「用不着！」出乎意料的是老孙头竟一口拒绝，淡淡道，「在我看来，春药

虽然是调教美女的一种手段，但却不是必须的手段，过份依赖春药，本身就落入

了调教的下品！兵法说「攻心为上」，调教也是这个道理！所以真正的高手，对

猎物身体的凌虐、性欲的开发只是辅助手段而已，攻陷其心理上的防线、使其意

志彻底崩溃，才是真正的终极武器！」

　　阿威全身一震，犹如不认识般瞪着老孙头，过了好久才回过神来，蓦地喝声

彩，啪啪的鼓起掌来。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由衷的道，「老孙头啊老孙头，我真想

不到，原来你才是这方面的真正行家哇……刚才这番话就跟醍醐灌顶一样，让我

猛然醒悟了过来，感觉自己整个眼光、见识都跟以前不同了……」

　　老孙头失笑道：「有那么夸张吗？其实这只是理论罢了，你真要成为调教的

高手，还要多加实践、尝试，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才行。而且还必须拥有一个

绝佳的、完美的被调教对象，这样才能让你心中的黑暗欲望得到尽情发泄……」

　　说到这里加重了语气：「所以，调教的最高境界，是由高明的「主人」和完

美的「性奴」共同完成的、互相融为一体的无与伦比的艺术！

　　「精彩，实在太精彩了！」阿威翘起大拇指，啧啧夸赞道，「我会回去好好

咀嚼你的理论精髓，争取早日成为高明的「主人」的，至于完美的「性奴」，相

信石家姐妹也一定可以愉快胜任的。哈哈……哈哈哈……」

　　他笑的十分开心，但老孙头却只是干笑了两声，仿佛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

显得有些担忧。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老孙头迟疑了片刻，最终还是说了出来，「石

家姐妹有没有可能，是你同母异父的亲生姐妹呢？」

　　「不可能！」阿威断然道，「我母亲只为那老杂碎怀孕过一次，而且几个月

后就流产了。即便是真的生了下来，我计算过了，那孩子长大成人后的年龄，跟

她们姐妹俩都不相符，所以我母亲不过是她们的继母而已，她们绝不可能是我的

姐妹！」

　　「喔……那就好！」

　　老孙头嘴里虽这么说，但神色仍未释然。

　　阿威用肯定的语气道：「那老杂碎结过三次婚，石家姐妹一定是前两任老婆

生下来的！」

　　「不是的！」老孙头摇头道，「我调查过了，老杂碎和他的前两任老婆都是

Ａ型血，而石家姐妹却都是ＡＢ型。因此她们俩绝不可能是那两个前妻生的！而

你的母亲血型是Ｂ，跟老杂碎才有可能生出ＡＢ型血的女儿来……」

　　阿威怔住了，在心里又默默计算了一遍，坚决道：「绝不可能是我母亲。因

为这里面相差的年龄不是一两年，而是整整五年！我是不会搞错的！」

　　老孙头按照阿威提示的时间年代，掰着指头也计算了一次，终于点点头道：

「嗯，的确不是你母亲的骨肉。她在石家姐妹出生的时间段里都没有怀孕，这点

我可以确定无疑。唉，人老了记性真是变差了，本来我早该想到的……」

　　说完又骂道：「妈的，这个老杂碎，简直风流的可以！看来石家姐妹是另外

哪个情妇偷偷生下来的……」

　　阿威冷笑道：「就算她们真是我母亲的骨肉又如何？只要身上流淌着那老杂

碎的血液，就是罪人！我就要她们替那该死的父亲，终身作我的性奴来赎罪！」

　　老孙头目光闪动：「那如果她们跟老杂碎也没有血缘关系呢？说不定是他收

养的孩子，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是亲生的也好，不是也好，现在对我来说都没任何区别了！」阿威双眼射

出狂热的神采，森然道，「单凭她们胸前那对硕大无比的奶子，我，就已经宣判

了她们有罪！这就是她们无法逃避的宿命！」

　　老孙头微笑不语，心里却叹了口气。

　　——他真的是因为上一代的仇恨，才如此执着的要向石家姐妹下手吗？还是

说，复仇的情绪早已被时间冲淡，现在充塞胸臆的不过是种纯粹的、变态的欲望

呢？这，或许连小威自己也不一定清楚吧……

　　这时专车已经开到了老孙头家门前，停了下来。阿威道谢，拉开车门准备下

车。

　　老孙头又叮嘱了一次：「记着，至少在四个月内，不要再采取任何蛮干的行

动！等风声过去了，我们再一起好好商量下一步怎么做！」

　　「没问题！」阿威一口答应，「这期间我一定好好做个良民，保证禁绝违法

乱纪的勾当。最多嘛，只会用一些正当手段去骗取这对大奶姐妹的好感，凭我的

本事说不定也能手到擒来呢，嘿嘿嘿……」

　　老孙头轻轻叹了口气：「你别小看了她们，尤其是石冰兰！要骗她未必就像

你想的那么容易……」

　　「好啦，我什么手段都不采取，你老人家总能放心了吧！」阿威翻着白眼嘀

咕道，「其实我也并不急着擒获她们姐妹，反正她们飞不出我掌心的。再说，手

里已经有了那么精彩的几件货色，不好好花点时间充分调教享用她们，岂不是白

白浪费了好东西么？哈哈……」

　　笑声中举手告辞，走向了后面自己的车子，潇洒的驾车离开了。

　 ＊＊＊　　　　＊＊＊　　　　＊＊＊　　　　＊＊＊

石冰兰坐在办公室里，翻看着桌上厚厚一叠案情报告，秀眉紧紧的蹙着。

　　自接手案子以来，项目组已经开了不下数十次会议，结果却始终被色魔牵着

鼻子走，这固然有「泄密」的因素存在，但这个对手智商之高也是无可置疑的。

　　女刑警队长第一次对自己破案的信心产生了动摇，尽管她一直强行压制着这

种想法，可是必须承认，两次正面交手的失利都给了她最沉重的打击。

　　不过塞翁失马，林素真的被掳也使萧川的谎言不攻自破。社会舆论一致谴责

这对夫妻充当帮凶，这样子给罪犯通风报信，也难怪警方迟迟都不能破案。

　　有了这个理由对公众解释，警方算是获得了喘一口气的机会。赵局长也暂时

收回了最后期限，但石冰兰清楚自己的压力依然相当巨大，尤其是女人大代表已

经被绑架一个多月了，案情还是没有实质的进展。色魔就像是突然人间蒸发了似

的，再也嗅不到半点蛛丝马迹。

　　显然，警方的大规模搜捕令他心存忌惮，暂时的偃旗息鼓了。但是这种心理

变态的高智商罪犯是不会就此罢手的，肯定还躲在暗处伺机而动。

　　这正是石冰兰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无论是警方还是市民，紧张的弦都不可

能绷得太久，只要一松懈下来，就难免又给了色魔可乘之机……

　　想到这里，女刑警队长的眉头蹙得更紧了。她沉思片刻，眼光望向桌上的一

个特大号的信封。

　　这是上次在萧川家里，色魔遗留给她的「礼物」。里面除了自己那件溅满精

液的奶罩外，还有一大沓的彩色照片。

　　奶罩上自然没有留下指纹，那些干涸的精斑由于遗痕时间过久，也已经失去

了鉴定的价值；因此真正有用的也就是那一沓照片了。

　　照片一共三十八张，是用高清晰度的彩色照相机拍摄的。当石冰兰第一眼看

到它们时，她内心的震撼和愤怒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甚至还超过了自己的奶罩

被玷污的羞恼。

　　——色魔留在现场的，竟然是三十八张大胸脯女人的裸照！

　　经过比较认定，被拍摄的正是色魔绑架的八个女受害者，连女高中生萧珊都

在其中。每一张照片都有意给这些不幸女人的胸脯来了个特写，一对对丰满硕大

的乳房都被拍得立体感十足，在各自的照片上都占据了将近一半的画面。

　　然而，这还不是重点……

　　更加让人震惊的是，每张照片上的乳房都在遭受着羞人的折磨！还不仅仅是

一般的折磨，是各种各样的、淫秽不堪的凌辱虐待！

　　有的是女受害者的胸脯被绳索五花大绑，本就高耸的双乳被捆之后显得更加

突出；有的是在乳尖上夹着两个金属做的铁夹子，女受害者痛得号啕大哭；有的

是在乳房上纹着刺青，色彩鲜艳的图案令人触目惊心；还有的竟然在娇嫩的乳蒂

上残忍的穿了个洞，然后挂上铃铛或者乳环。

　　最令人心神颤动的，则是一个明显正处在哺乳期的女受害者，两颗紫褐色的

奶头正在渗出乳汁。她一边羞辱痛苦的哭泣着，一边用双手使劲挤压自己圆滚滚

的肥大奶子，白色的乳汁从奶头里强劲的喷射出来，就像是喷水池龙头似的四散

飞溅……

　　所有这些都让女刑警队长无比震动，只感到全身血液都要凝固了。在此之前

她也接手过一些涉及性虐待的案子，可是从来也没有哪个罪犯像此次的变态色魔

这样，专门针对女性的胸脯来下手。她也从未想过世上还有这么多残忍的方式，

可以用来狎玩凌辱女人的乳房。

　　每张照片的背面，还都打印着一行醒目的铅字。

　　「奶大，就是女人的原罪！」

　　——变态，疯子！这家伙一定是个神经不正常的疯子！

　　这是石冰兰看到这行字后，在怒火中泛起的第一个念头。然后又转变成了挥

之不去的梦魇，这些天来始终纠缠着她。

　　晚上她做噩梦的机率更加频繁了，而且以往只是在梦里被强奸，现在却急剧

增多了性虐待的内容。她总是梦见自己和照片里的这些女人一样，乳房遭受到种

种非人的折磨：捆绑，刺青，夹奶头，穿乳环，最后羞辱哭泣的喷射出乳汁……

　　——大奶警花，你将来也会尝到这些手段的……哈哈哈……你会全部品尝到

的……

　　梦里那恶魔般的怪笑声仿佛又在耳边回响，女刑警队长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

噤，双臂本能的环抱到胸前，护住自己那对将警服撑得高高耸起的丰满乳房。

　　她的身体也不易察觉的微微颤抖了一下，过了好几秒才平静下来，强迫自己

埋首桌前，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了那些照片上……

　 ＊＊＊　　　　＊＊＊　　　　＊＊＊　　　　＊＊＊

水声哗哗，雾气蒸腾。

　　宽敞的浴室里，纯白大理石地面上有个正冒着热气的水池，正咕噜咕噜的涌

出水泡。

　　三个全身赤裸的女人并排趴在池边，雪白的胴体已经被热气蒸成了粉红色。

她们的手脚都像四足动物似的撑在地面上，光溜溜的屁股对着水池高高翘起。

　　这是一种非常淫荡的姿势，从后面看过去，可以很清楚的将每个女人的下体

都一览无余，臀缝里的骚穴和肛门两个肉洞全都暴露在视线中。

　　「唔，奶子是倩奴最大，屁股是真奴最肥…」一个同样赤身裸体的男人舒服

的泡在水池里，嘶哑着嗓音对她们品头论足，「不过，皮肤却是珊奴最好……你

们各有各的特色，哈哈哈……」

　　喋喋怪笑声中，男人的双眼闪烁着淫亵的光芒，随手在三个圆滚滚的屁股上

各拍了一巴掌，发出「啪、啪、啪」的三声脆响。

　　女人们同时低呼了一声，白花花的臀肉一起颤动了起来，看上去说不出的淫

靡香艳。

　　林素真和萧珊分别趴在两边，母女俩一起羞耻的低下了头，发出嘤嘤的抽泣

声。趴在中间的女歌星楚倩却十分温驯，浑圆肥嫩的屁股翘得更高了，而且还有

意无意的微微摇动。

　　阿威看在眼里，咯咯咯的又是一阵大笑，心里充满了得意。

　　这个以往只能在电视里瞻仰，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傲女明星，现在已经成了他

胯下驯服的女奴隶，不但无条件服从他的任何命令，有时还会主动的用肉体来取

悦他，以求博得「主人」的欢心。

　　这大概是因为楚倩在娱乐圈混了十几年，本来就比较「放得开」，既然短期

内肯定免不了当性奴的命运，她索性全心全意的讨好起色魔来，这样起码目前的

日子不会太难过，不管将来能否获救逃出去，少吃点眼前亏总是没错的。

　　相比之下，女人大代表就没有这么厚脸皮了。虽然在色魔的皮鞭下，她也很

快放弃了一切尊严哭泣求饶，无比屈辱的过着奴隶般的日子，可是她始终只是在

被动的承受。

　　而且，从受人尊敬的副市长夫人沦落为悲惨的性奴，这种巨大的转变也令林

素真不堪忍受。特别是还要跟亲生女儿一起被色魔肆意蹂躏，每当想到母女俩的

身体竟然被同一个男人占有了，那种羞愧欲死的感觉真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她

宁肯自己再接受十倍的侮辱，也不想当着女儿的面露出种种丑态。

　　可是阿威却偏偏喜欢「母女通吃」，几乎每一次都把母女俩叫在一起同时玩

弄。丑恶的肉棒刚从妈妈的阴道里拔出来，马上又捅进女儿娇嫩的肉缝，轮流占

有着两具美丽迷人的肉体，最后在母女俩的哭泣狂叫声中射出精液……

　　「三只不要脸的母狗，竟然把身体搞得这么脏，真是不可原谅！」

　　阿威轮流揉捏着她们三个人的赤裸屁股，享受着手上美妙的触感，嘴里却故

意骂了起来。

　　「他妈的，隔着老远都能闻到你们身上的骚味。瞧瞧你们的这两个肉洞……

啧啧啧，最下贱的娼妓都比你们干净些！」

　　听到这样的辱骂，不但林素真母女无地自容，这次就连楚倩都羞红了脸。她

们被囚禁以后，虽然天天也都有被带出来洗澡，但卫生条件毕竟不如外面好，加

上色魔随时都会心血来潮的对她们发泄兽欲，每个人的身上都难免留下了一些污

迹。

　　「贱母狗！自己连澡都洗不干净，还要我这个作主人的帮你们一把……」

　　阿威羞辱着她们，随手抓起池边的一根软橡皮水管，一拧龙头，白花花的热

水立刻喷了出来。

　　「啊呀！」

　　三个女人一起发出惊呼，滚热的水柱猝不及防的喷到身上，就好象突然给人

抽了一鞭似的，下意识的反应就是侧身躲避。

　　「躲什么躲？你们给我洗啊……洗啊……」

　　阿威大声狞笑，手里的水管射出一道道水柱，强劲的冲刷着三具成熟性感的

胴体。他就像玩水枪一样，专门瞄准她们的臀缝喷去。

　　虽然热水浇在股沟上并不痛，但阴毛却被冲得七零八落，水柱有力的喷射着

娇嫩的阴部和肛门，蹂躏着这两个最羞耻的部位。

　　三个女人惊呼得更大声了，不由自主的都转过身来正面对着水池，但马上又

被水花浇了个劈头盖脸，眼睛都快睁不开来了，鼻子嘴巴也呛了不少水。

　　「他妈的，难道还要我给你们洗澡不成……都给我洗啊……」

　　阿威反复的怒吼，水管又对准了她们赤裸的胸脯，三对形状各异的丰满乳房

被水柱冲撞得不停颤抖，沉甸甸的悬挂在胸前晃来晃去。

　　楚倩最先回过神来，赶忙弯下腰捡起了地上的一筒沐浴液，倒了点液体在掌

心里，开始在迎面洒下的水花里擦洗自己的身子。

　　「叮呤，叮呤……」

　　随着胸前滚圆豪乳的抖动，拴在奶头上的两个小铃铛也有节奏的响了起来。

楚倩有意讨好色魔，两手大力搓揉着自己饱满硕大的双乳，铃铛的响声更加急促

了。

　　阿威哈哈大笑，水管对准她冲洗了一阵，然后又转向另外两个女人。

　　「你们俩也别呆着，给我学着点！」

　　咆哮声中，林素真母女被迫也擦上了沐浴液，一边低低的饮泣着，一边清洗

自己饱受屈辱的肉体……

　　整整一个钟头过去了，这次洗澡才宣告结束。三个女人遵照色魔的命令，又

像狗一样在池边趴了下来，雪白的裸体上挂满了星星点点的水珠，光溜溜的屁股

依旧高高的翘向半空。

　　「嗯，让我来检查一下，你们到底洗干净没有？」

　　阿威嘿嘿淫笑，分别将她们的屁股掰开，让那小小的菊穴彻底裸露出来。灯

光下看得分明，三个女人的肛门都略有些红肿，显然都曾经遭受过坚硬物体的入

侵。

　　「啊……」

　　林素真忽然全身一颤，感觉自己肥嫩的臀肉被大大的分开，一股冷风直灌进

屁眼，跟着色魔的鼻尖竟然凑了过来，唏唏唆唆的像是在嗅着什么气味。

　　「唔唔，粪便的气味是没有了，但是前面这个浪穴的骚味还是很重……」

　　林素真羞得几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堂堂的副市长夫人竟然会对罪犯撅着光

屁股，让他这样子检查自己的肛门和阴部，这实在超出了她心理承受的极限。

　　「过来，帮你妈妈舔一舔……」

　　阿威揪着萧珊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女人大代表的身边，强迫她低头接近母亲

的臀缝。

　　「不要……求你别这样，不要……」

　　林素真惊慌失措的尖叫起来，肥硕的大屁股拚命的左右摇摆。自从被绑架以

来，她的前后两个肉洞都已多次遭到玩弄奸淫，可是还从来没有被亲生女儿近距

离接触过。虽然女人的尊严她已经被迫通通放弃了，但身为母亲的潜在心理却还

没有完全消失。

　　「妈的，动什么动？给我老实点……」

　　阿威不耐烦的喝叱着，重重的在女人大代表的肥臀上拍了几巴掌，跟着又探

手胸前，一把捏住了她柔软饱胀的大奶子，指尖狠狠的掐着乳头。

　　可是林素真却依然哭叫挣扎着，怎么也不肯配合，手脚用尽全力的抵抗。

　　阿威勃然大怒，转头冲着楚倩喝道：「你帮我一起抓住这头母狗，我要好好

的教训她！」

　　楚倩应声站起，二话不说的就向林素真扑了过去，将她的上身紧紧的抱住。

　　「放开我……放开……」

　　女人大代表被搂得喘不过气来，紧接着两条腿又被阿威牢牢的抓住了，那铁

钳般的大手只一扭，她就痛得哇哇大叫，眼泪鼻涕一起涌了出来。

　　还不到半分钟，这场实力悬殊的较量就结束了。母亲的身体再也动弹不得，

只能绝望的摇着头，任凭女儿默默的俯首在她双腿间，伸出舌头舔着阴毛丛中的

肉缝……

　　「啊……珊儿不要……噢噢……啊……停下来……啊……珊儿……」

　　圆滚滚的屁股性感的摇晃着，林素真发出羞愧和快感交杂的哭泣声，突然张

嘴一口咬了下去，咬在抱住她不放的女歌星肩头。

　　楚倩痛得嘶声尖叫，两手胡乱的撕扯着对方的头发。一时间浴室里乱成了一

团，三个赤裸裸的女子你推我搡的挤在一起，白花花的肉体互相摩擦交缠。

　　「岂有此理，你们这些教不好的母狗！」

　　阿威怒气冲冲的爬出了水池，大踏步的走到门边拎起了放在那里的皮鞭，猛

地回身，一连几鞭向林素真和萧珊狂抽下来。

　　「劈啪！」「劈啪！」

　　可怜的两母女同声哀嚎，连滚带爬的左躲右闪，光滑的肌肤上又绽开了一道

道血痕。整间浴室里响彻着鞭打声、怒吼声和哭叫声，久久也没有停歇……

　　过了好半晌，阿威的欲火和怒火才平息下来，抛去鞭子，既感到心里变态的

欲望得到了极大满足，但同时也感到相当的遗憾。

　　——干！要成为真正的顶级调教高手，看来比想象中更难咧！

　　阿威不禁有点沮丧。自从那天聆听到老孙头关于调教的高论后，他真有茅塞

顿开的感觉，回来后就孜孜不倦的照此施行起来，希望能像老孙头说的那样，不

靠药物就把这三个精彩的猎物调教成完美的性奴。但是连续多天下来，进展却是

差强人意，今天的「阶段测试」更是搞的一团糟。

　　其实，林素真母女若是分别接受调教，都还算比较「乖」，除了会不停哭泣

外，对大部分凌辱方式都逆来顺受。可是只要把母女俩凑在一起，她们就会出现

一定程度的情绪反弹，怎么也不肯乖乖配合了，甚至还会出现刚才那样的激烈抗

拒。这大概是母女天性在起作用，一时很难「纠正」过来。

　　至于女歌星楚倩，倒是对阿威言听计从、俯首帖耳，甚至真的被调教出了一

定的被虐倾向，性感的肉体在适度的ＳＭ下会真正兴奋起来，并迅速达到高潮。

但是阿威总有些怀疑，这女明星或多或少带着演戏的成份，未必就有性奴对主人

的那种「忠心」。她将来若有机会获救，恐怕很容易就会摆脱性奴的阴影。

　　而注射了「原罪」的猎物，对药物会产生一辈子戒不掉的依赖感，不管心理

上如何倔强，肉体也会完全彻底的屈服。而且，平常还会被旺盛的性欲折磨的死

去活来，单是欣赏着她们犯瘾后那种崩溃狂呼、拚命哀求的模样，就是人生的一

大乐事。只要能让猎物长期处于这种状况下，量变终将引起质变，心理上的沦陷

也将是迟早的事。

　　——算了，还是先给林素真母女注射原罪吧……顶级高手也不是一天就能练

成的，我完全可以在更多的猎物身上慢慢学嘛……再说完全放弃研究了这么久的

原罪，也实在太可惜了……我不妨双管齐下好了，最终也一样能成功的！

　　想到这里，阿威打定了主意，拿起铁链将精疲力竭的林素真和萧珊捆了个结

实，然后狞笑着取来了两支明晃晃的注射器，逼向了目露惊恐之色的两母女……

第１３章　色魔正面挑战

数日后的一天傍晚，Ｆ市西湖大酒店一如平时的生意兴隆，门前车水马龙。

　　这是全市最有名的一家酒店，坐落在风景如画的西湖湖畔。每逢遇到结婚、

寿筵等喜庆的场面，兜里有点钱的市民都会到这里来摆酒请客。

　　今晚也是这样，在一楼的庞大厅堂里，有八张圆桌满满围坐着客人，欢声笑

语不绝于耳，气氛相当的热闹。

　　石香兰坐在正中间一张圆桌的位子上，礼貌大方的招呼着身边的客人喝酒吃

菜。她的脸上满含笑容，内心却时不时的涌起黯然悲伤的情绪。

　　最亲爱的丈夫已经逝世一年多了，每当想起他来心里还是会痛如刀绞，幸好

他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遗腹子，让她可以在这个爱的结晶身上寄托无尽的思念。

　　「……好好玩啊，让我抱抱小家伙！」

　　酒席上不断传来快乐的笑声，宾客们正在轮流逗着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那

就是她的心肝宝贝，几乎每个人看了都十分喜爱，忍不住想接到手里抱一抱。

　　看着这可爱的儿子，石香兰的伤感顿时减轻多了，心中十分欣慰。今天是儿

子的满月，来此祝贺的都是亲朋好友、单位里的同事。以她的节俭，原本不想这

么大张旗鼓的办满月酒的，但是经不起丈夫那边亲戚的再三要求，再加上本身也

想以此寄托哀思，告慰丈夫在天之灵，于是就有了今晚的盛大宴席。八张圆桌上

高朋满座，就连号称「工作狂」的妹妹石冰兰都特意忙中拨冗赶来参加了。

　　「来来来，石护士长……多谢你今晚的盛情款待，我敬你一杯！」

　　随着说话声，一个满身名牌，打扮的像个花花公子的男人走到石香兰面前，

笑嘻嘻的将她的杯子斟满了啤酒，嚷着要跟她干杯。

　　石香兰蹙起眉头，心里颇为烦恼。

　　这男人名叫余新，是国外一家大药厂驻Ｆ市机构的法人代表，曾经在协和医

院的电梯里吃过她豆腐，对这种好色之徒她原本是半点好感都没有。但是上个月

有天晚上回家时，遇到两个抢匪拦路打劫，正在惊惶时，幸好余新偶然经过，奋

不顾身的出手打跑了抢匪，并把她送回了家。

　　虽然有些怀疑这是否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戏，但天性善良的石香兰却不愿

意轻易冤枉别人，尤其是当她看到余新确实被殴打的伤痕累累时，她的心软了。

虽然从感情上来说还是一点都不喜欢这个男人，更不可能接受他的追求，但出于

礼貌和感激，她还是和他成为了朋友——当然，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泛泛之

交。

　　今晚石香兰原本没有请余新来的，但这家伙厚脸皮，不知从哪打听到了她请

客的地点，居然不请自到，并且还大模大样的过来敬酒。女护士长想要拒绝，但

又怕扫了他的面子后，他会借着酒劲做出什么当众追求自己的惊人之举，只好勉

强端起了杯子。

　　一股啤酒特有的气味冲到鼻端，石香兰的脸色有点儿发白。她本来就不会喝

酒，今晚为了不让大家扫兴，已经强撑着陪人喝了好几杯了，这时候实在有些难

以下咽。

　　正在为难时，旁边突然有只结实的胳膊伸过来，按住了她握着酒杯的右手。

　　石香兰惊讶的转头一看，这个人是她医院里的同事、胸科主治医师沈松。

　　「抱歉啊，余先生……香兰的身体不好，恐怕已经不能再喝了，还是用可乐

来代替吧！」

　　沉松说完也不等余新同意，就一只手拿走了女护士长的酒杯，同时另一只手

递上了一杯可乐。

　　石香兰不由自主的接了过来，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

　　余新自然不肯，伸手去夺杯子，嘴里嚷道：「那怎么行？喝可乐也太没诚意

了哇！」

　　沉松神色不愉，忽然低声对余新说了句什么，后者一听就吐了下舌头，苦笑

说：「好好，看在你沈医生面上，可乐就可乐吧！来呀，石护士长，我们干！」

　　石香兰如蒙大赦，忙微笑着端起可乐杯，与余新碰了杯、喝了下去。

　　周围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有人半真半假的打趣道：「沈医生，你这么热心

替石护士长解围，是不是想重新追求她呀？」

　　沉松淡淡一笑，显得不置可否，望了石香兰一眼就若无其事的走开了，回到

了自己的座位上。

　　石香兰的脸颊微微泛红，忙掩饰的坐下来替客人夹菜。她当然明白沉松的心

思，可是她这辈子已经没有再谈婚论嫁的念头了，只想好好的将丈夫的遗腹子抚

养长大。

　　身旁的起哄声更响了，不少人也都开始口没遮拦的逗趣取乐，酒席间笑声一

片。只有胸科的科室主任郭永坤面无表情，自顾自的咀嚼着嘴里的食物。

　　当他偶然抬头，目光和坐在对面的沉松相碰撞时，两个人都露出了很不自然

的神色，眼睛里仿佛都有火花一闪而逝。

　　这只是短短一瞬间的事，四周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除了坐在同一桌酒席上

的女刑警队长石冰兰。

　　她对郭永坤和沉松都是首次见面，完全不熟悉姐姐的这两个同事，但这并不

妨碍她凭着职业的敏锐洞察力，很快就发现了这两个人表面上互相客气，其实骨

子里却彼此不和。

　　「看来他们俩是情敌，都对姐姐有好感呢……」

　　女刑警队长这样想着，不由的在心里先拿两个人比较了一番。从外貌、气质

和年龄等方面来看，这两人与姐姐都是般配的，且不相上下。两人家庭经济状况

也都相当富裕，都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在本职工作上，郭永坤是胸科主任，名气

是更大一些，但刚才听同桌的医生介绍，沈松在医学界有「鬼才」之称，能够双

手同时开刀，治好过不少官员的垂危重症，只是因对世俗的功名利禄颇有些不屑

一顾，才没能获得相应的职位和荣誉罢了。

　　「在想什么呢？怎么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耳边响起丈夫苏忠平的浑厚嗓音，打断了她的思绪。石冰兰回过神来，微微

一笑，悄声对丈夫说出了自己对郭永坤和沉松的观感。

　　「你觉得呢？他们哪个跟香兰姐更般配？」

　　苏忠平扫了一眼两个医生，摇摇头说很难比较，接着半开玩笑的道：「你怎

么只提他们俩？没看到余新对你姐姐也很有点意思么？他的条件也不差嘛……」

　　「条件是不差，但这人是个有名的花花公子，我可不放心姐姐嫁给他！」

　　石冰兰认真的说。她今晚虽然也是第一次见到余新，不过之前已经听说过这

个人了，知道他是省公安厅余厅长的侄子，挂着个药厂法人代表的虚名，据说整

天靠着叔父的关系做买卖。在她印象里，余新属于那种市侩的生意人，根本就不

够资格追求姐姐，所以刚才压根没考虑他。

　　「这就是你误解啦！」苏忠平却为余新辩护，「你别小看这家伙，他也是国

外知名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呢！而且为人挺讲义气的，也帮过我的忙，跟香兰

姐也算是门当户对的……」

　　「得啦，你不是说认识他才几个月吗？哪里就能知道一个人的底细？还是等

了解清楚再说吧！」

　　石冰兰打断了丈夫的话，岔开话题谈起了别的事，不过没说几句忽然又走了

神，仿佛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般呆呆的思索着。

　　「你呀，难得出来轻松一下，吃饭的时候就别再想案子了。」苏忠平敏锐的

发现了妻子的异状，忙挟了只龙虾放进她碗里，「多吃点吧，你这段时间整个人

都瘦了……」

　　他念叨得没错，和几个月前比起来，石冰兰是明显的清减了。由于没日没夜

的操劳在案子里，她的容色略有些憔悴，体重也掉了好几斤，原来就只有二十三

寸的细腰变得更加纤细，上周一量竟然只剩下二十二寸了！

　　幸好腰身虽然瘦了许多，那极其劲爆的胸围却丝毫未受影响，三十八寸的超

大尺寸一点也没有「缩水」，胀鼓鼓突起的双乳还是那么的饱满硕大，和消瘦的

腰肢一对比，那种不成比例的反差倒引起了更强烈的视觉震撼。

　　再加上现在是夏天，女刑警队长穿的是一套较薄的短袖警服，那魔鬼般凹凸

起伏的身段根本遮掩不住，极其惹火的曲线真是足以令任何男人垂涎三尺，别的

不说，单是看到在那只有二十二寸的细腰上面，居然挺着对足足有三十八寸的丰

满巨乳，只要是正常的男人都会产生强烈的生理冲动。

　　事实上从石冰兰一进入酒楼起，就有许多人偷偷的瞄过她醒目高耸的胸脯，

但都只是飞快的瞥一眼就移开了视线。毕竟她穿的是一身威严的警服，天生就具

有震慑的力量，还有那清冷锐利的眼光更是令人心生惧意，自然而然的不敢在她

面前放肆。

　　可是，例外也还是有的……

　　女刑警队长总是有种隐隐的直觉，今晚有人在暗中窥视着自己，每次都是在

她低头吃东西的时候。只要一抬起头来，凝注过来的目光就会无影无踪的消失。

　　——究竟是谁呢？这么鬼鬼祟祟的……

　　石冰兰十分不悦，纤长的手指剥着碗里的龙虾，暗中冷眼观察着四周。可是

一直到筵席结束，她都始终没能找到这个人。

　　宾客已经陆续散去了，石冰兰只能压下心中的疑虑，起身走到了姐姐面前。

　　「姐！忠平是开车来的，我们送你回去吧。」

　　女护士长正要答应，旁边的郭永坤却抢先说：「还是我送你吧，香兰，反正

是顺路，就不要麻烦石队长啦！」

　　「好啊，那我就把姐姐交给你喽！」

　　石冰兰随口开了个玩笑，也不等姐姐娇嗔着落下拳头，就赶紧拉着丈夫苏忠

平告辞了。

　　两人坐电梯到了楼下，找到车子坐了进去，由苏忠平驾驶着往回开。

　　「忠平，你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有谁一直在盯着我？」

　　「有啊！」

　　「哦，快告诉我是谁？」

　　「嘿，太多了……」苏忠平自豪的吹嘘，「看到我这么性感漂亮的老婆，哪

个男人不想多看两眼呢！」

　　「我是跟你说真的！」石冰兰微嗔道，「你正经一点好不好？」

　　「正经的说啊……我的回答就只有不知道了……」

　　石冰兰正想再详细询问，忽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她忙取出来按下接听键，

里面传来了姐姐惊慌失措的声音。

　　「小冰！你赶紧回来……他们打起来了，打的好凶！」

　　女刑警队长一惊：「谁？姐姐你别急，慢慢说……谁打起来了？」

　　石香兰的语音里已带着哭腔：「还有谁，就是郭主任他们呗……三个人争着

要送我，说僵了就动手了……小冰你快回来帮我一下呀！哎呦……」

　　只听电话里传来玻璃碎裂的巨响，接着是石香兰惊恐焦急的哭劝声。

　　「别打了……求求你们！快停手……」

　　然而几个男人互相喝骂的声音却更大了，响动也更激烈，然后手机就突然挂

断了。

　　女刑警队长知道不妙，忙对丈夫道：「快掉头回去，姐姐那里出事了！」

　　「这里没法掉头啊，我开到前面转弯吧！」

　　石冰兰往窗外一看，这一带的马路中间都隔着栏杆，只有到前方很远处一个

十字路口才能掉头回来，情急之下叫道：「停车，停车！」

　　苏忠平刚踩下刹车，整辆车都还没停稳，石冰兰已推开车门跳下车，一个漂

亮的动作飞身翻过栏杆，跃到了马路对面飞步疾奔。

　　「你小心点啊！我马上开回来……」

　　丈夫的喊话声从后传来，石冰兰顾不上回答了，向后挥了下手就步流星的向

来路奔去。

　　转了个弯，很快就看到了酒店大门，只见门口停着好几辆车，窗玻璃都被砸

的粉碎，沈松、余新和郭永坤三人正在大打出手。三人显然都有些醉了，你打我

一拳、我踢你一脚，互相打的不可开交，而且口中还骂声不绝。

　　姐姐则抱着小苗苗，站在旁边一边跺脚一边哭叫哀求三人停止，但却无济于

事。而宾客们全都走光了，连个能劝架的人都没有。四周的围观者倒是有不少，

但都只是袖手旁观看热闹，显然是不想招惹麻烦。

　　只听一声清叱「住手」，石冰兰已箭步窜前，伸臂拦在三人中间，想将他们

强行拽开。

　　谁知这三个男人打的兴起，已经不顾形象的互相纠缠在了一起，一时间怎么

也拆解不开，忙乱中反而殃及鱼池，不知从哪里飞出一只手来，刚巧抓到了女刑

警队长丰满的胸部上。

　　石冰兰勃然大怒，拳掌腿脚旋风般齐出，分别在三人的肋下、腰间和后背上

狠击了一记！虽然打的都不是要害，但力道上再也没有留情，存心给他们一点颜

色瞧瞧。

　　三个男人果然都发出了惨叫声，弯腰的弯腰、滚地的滚地，全都狼狈不堪，

这才被分了开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了，怎么还这样胡闹？」

　　石冰兰愤然怒斥，对这几个家伙真是失望极了，心想难怪姐姐一直都说不想

再嫁，原来追她的都是这种外表堂堂、骨子粗野的货色，姐姐又怎么可能动心？

　　「石队长，这不能怪我！是他……他们欺人太甚……」

　　「你还好意思说，是你……余新先动手的！」

　　「郭永坤，我是不想跟你争那个主任的位置，不然未必轮的到你！」

　　三人都被打的丧失了战斗力，但兀自趴在地上互相责骂。石香兰脸色惨白，

忽然一扭头，抱着孩子呜呜哭着就奔了出去。

　　「姐姐！」

　　石冰兰忙也快步追出，百忙中不忘用手机打了个电话到局里，命令几个值班

警察立刻前来维持秩序，若这三个家伙再闹事就一律抓回警局。

　　这时苏忠平已驾驶着车子回到了酒店门口，而女刑警队长也追上了姐姐，将

她拉回车上，正想开口劝劝她，但却被石香兰悲伤而坚定的制止了。

　　「别劝我了！小冰……我很好！」她强忍着泪水道，「什么也别说了，你只

要把我送回家就行了！」

　　看着姐姐脸上的表情，石冰兰就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姐姐自己冷静，于

是点点头，示意苏忠平开车。她则握着姐姐的手，一路默默无言的陪伴着……

　 ＊＊＊　　　　＊＊＊　　　　＊＊＊　　　　＊＊＊

目送着车子远去，阿威缓缓爬起身来，伪装的醉酒和痛苦状都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闪烁的得意眼光。

　　——大奶警花，多谢你自己送上门，让我又吃了一次可口的豆腐！哈哈……

　　从今晚第一眼见到石冰兰，阿威的阳具就在裤裆里充血勃起了，眼光几乎离

不开她那清凉而又英姿飒爽的短袖警服，那包裹在里面的魔鬼胴体、尤其是高耸

硕大的饱满双峰，真是太性感、太令人鼻血狂喷了，可惜为了掩饰好自己的公开

身份，只能偷偷在暗地里欣赏如此美景，还要提心吊胆的害怕会被她敏锐的视线

抓个正着。

　　等到刚才女刑警队长趋近拆解三人时，眼看着那对丰满巨乳在眼前晃动，阿

威再也忍耐不住了，佯装是无意中失手，大着胆子在那撑起警服的巨硕肉团上捏

了一把，超级美妙的手感立刻令他爽呆了！尽管只有短短一刹那，但还是能清晰

的感觉到掌中的美肉是多么的鼓胀、坚挺且弹性十足。

　　——可以肯定，就算自己五指尽量伸展开来，手掌也还盖不住她半个奶子！

　　阿威兴奋不已，这是他第二次冒险偷占石冰兰的便宜了。虽然这一抓的代价

是被痛打了一记，可他还是觉得值回票价。惟一担心的是这临时的冲动会否使自

己露出破绽，但目前看来对方的心思都在她姐姐身上，还不至于怀疑到自己。

　　当然，即便被怀疑偷吃豆腐，石冰兰顶多也只会警觉到自己是个道貌岸然的

伪君子，不可能识破自己是变态色魔的。毕竟这个假身份已经伪装了多年，「表

演」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不仅脸上戴的是高科技合成的面具，就连那一口纯

厚的男中音，其实都是靠不断服用一种润喉药剂维持的——多年前的那场大火令

他的嗓子也受了伤，只要隔几天不服药，就会恢复嘶哑难听的本色音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女刑警队长这几下含怒出手中，阿威对她的拳脚功夫心

中有数了。不错，她是很强，一般的男刑警也未必打的过她，但绝对不会胜过自

己，相信单挑起来自己必能占据上风！

　　这令阿威对于将来的较量更加充满信心！他拍拍满身的尘土，一边继续回味

着刚才的美妙手感，一边迈着八字步回到了酒店里，走进了事先开好的小房间，

打算换一件干净的衣服再离去。

　　刚脱掉上衣，突然门被撞开，一个男人兴高采烈的闯了进来，嚷道：「他妈

的，终于把那王八蛋给揍了一顿，今晚真是太解气了！」

　　阿威吃了一惊，慌忙探头出去一看，好在没有旁人经过。他赶紧将门关上，

不满的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千万别让外人知道我们

的真正关系……」

　　来人笑道：「放心啦，我是确定没有熟人了才过来的。再说，我们刚才演了

那场戏，人人都会以为我们有仇，谁也猜不到内情的！」

　　阿威这才稍微松了口气。

　　「嘿嘿嘿，刚才真的好过瘾喔，我打了那家伙十几个耳光，还在他胯下狠狠

踹了一脚，刚才他痛的那个惨样呀，就差没有哭爹喊娘了……哈哈哈！」

　　阿威淡淡说：「可你自己好象也挨了不少拳头……」

　　「无所谓啊，我又不痛！要害部位都被你罩着，我一点事也没有……」

　　来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也难怪，所有目睹刚才那场打斗的人，包括女刑

警队长石冰兰在内，都以为那是三个男人互相为敌彼此殴打，谁能料到内幕竟是

如此惊人！实际真相是其中两个男人在联手痛殴另一个，他们之间只是伪装打斗

罢了。

　　「我答应过要帮你这个忙，让你亲手揍他一顿的，不过你好象让咱们的梦中

情人生气了！」

　　阿威用调侃的语气和来人开玩笑，但来人一听仍圆瞪双眼，大声道：「那是

我的梦中情人，不是「咱们的」，你只是假装对她有好感，可不能来真的！」

　　「知道啦，我跟你说笑呢！」阿威岔开话题道，「对了，我正想跟你谈谈第

三代药物的情况。我给那对灵猿母女连续注射了半个多月，结果她们虽然没有发

疯，但却一起失去了记忆！现在就像两个幼儿园……不，刚出生的小灵猿，智力

上也出现了严重倒退！」

　　「真的吗？」来人颓然坐倒，喃喃道，「上一个是发了疯，这两个是丧失记

忆……天哪，难道第三代药物真的对脑神经有强烈副作用吗？这该如何是好？」

　　「我觉得，只有在这几种药品上进行调整……」

　　阿威打开桌上的笔记本计算机，调出一份满是数据、图表和化学公式的电子

文件案，和来人详细讨论起对「原罪」的后继开发工作来，那就是即将进行的第

四代「原罪」药物试验。

　　「我说，你最好让我看看那对灵猿试验体，也许我能根据她们的症状，总结

出一些经验教训……为什么你每次都不让我接触这些试验对象呢？」

　　「不行，你会引起怀疑的！」阿威斩钉截铁的道，「我说过了，这些灵猿都

是珍稀动物，我们现在的试验是非法的！我一个人悄悄去接触、注射药物，万一

将来被抓到了也只是我自己倒霉，你作为没有直接参与的轻微违法者，就可以免

除刑事责任……」

　　来人感动的说：「老大，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没说的，我一定竭尽所能搞好

这项发明，报答你的大恩！」

　　阿威暗暗好笑，表面上当然装的一派义气深重的模样，安慰了对方几句。两

个人就又认真投入到了对「原罪」的研究中，埋头演算、商讨了起来……

　 ＊＊＊　　　　＊＊＊　　　　＊＊＊　　　　＊＊＊

日历飞快的一页页撕去……一转眼，已经到了八月中旬。

　　震惊全国的「变态色魔」案依然悬而未决，色魔本人像是人间蒸发了，从五

月初起就在Ｆ市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过。

　　警方的「大网」已经撒出去了很久，大规模的调查也一直都在进行，可是始

终都没能取得决定性的斩获。

　　跟以往任何「重大」案件一样，媒体先是蜂拥齐上的连续报道，早期给警方

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但案子迟迟未见进展，时间一长，媒体基本上都失去了

兴趣，既然炒不出什么新闻价值来，在官方的授意下也就纷纷低调处理，偶尔才

用一个小小的版面跟进一下案情。

　　就连Ｆ市的市民们也都渐渐淡忘了这件案子。炎热的夏天里，又开始有女郎

身着挑逗性感的低胸装外出，袒露着丰满雪白的双乳招摇过市。

　　「变态色魔」的阴影正在一点点的从人们的记忆中散去。至少在表面上，全

市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和安宁。

　　然而到了八月底，失踪超过三个月的林素真母女忽然有了消息。对警方来说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是对Ｆ市的副市长萧川来说，却是个坏消息——不，甚至

可以说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他的病情本来已有所好转，刚从医院回到家里静养，

不料却收到了用平邮寄来的一张照片。

　　这是一张妻子和女儿的合影！两个时时刻刻都在牵肠挂肚的亲人，目光呆滞

的坐在铺着报纸的地板上，两张颇为相似的美丽脸庞都已失去了神采。她们赤裸

着雪白丰腴的肉体，互相搂抱在一起，不知羞耻的触摸着、舔吸着对方的敏感部

位——这对曾经高高在上的两母女，竟然搞起了乱伦兼女同性恋的淫荡游戏！

　　萧川急怒攻心，一口鲜血从嘴里狂喷而出，照片上斑斑点点的溅满了血迹。

　　一个小时后，Ｆ市副市长因抢救无效，在协和医院的手术台上逝世，享年五

十二岁。

　 ＊＊＊　　　　＊＊＊　　　　＊＊＊　　　　＊＊＊

「这么说，你真的已经决定了，要向她们姐妹下手了？」

　　在惯常碰面的咖啡吧里，老孙头一边品尝着精美的点心，一边凝视着阿威问

道。

　　「是的。」阿威不容置疑的道，「我当初答应你等四个月再下手，现在，四

个月已经到了！」

　　「就不能再等等吗？你的第四代「原罪」反正还没研制成功，那对母女和女

歌星的调教也够你过瘾的了……」

　　「她们我已经玩腻了！再说，温柔乡是英雄冢，再耽搁下去，我怕自己连犯

罪的胆量和身手都要荒废了！至于原罪嘛，跟这个也不矛盾，我完全可以慢慢改

进药效……」

　　老孙头剧烈的咳嗽起来，用手帕捂着嘴，半晌才停止，沉重的道：「要人还

是要枪？你尽管说吧！」

　　「都不必了！」阿威喝了口热咖啡，淡淡道，「你曾经说过，如果牵扯了黑

社会杀手或者枪支进去，就会留下线索，被警方捉到蛛丝马迹，最终大家一起完

蛋。还是我自己出手比较稳妥！」

　　老孙头苦笑：「我是这么说过。可是，你这次的目标不是以前那些弱女子，

而是大名鼎鼎的「Ｆ市第一警花」！你知道有多少罪犯打过她的主意、下场都是

多么悲惨么？想要赤手空拳、单枪匹马的收拾掉她，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未必吧……要是跟她所代表的整个警界硬拚，我当然必败，可要是能抓住

她好大喜功、爱逞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富有牺牲精神的弱点，我还是很有把握

对付的了她的……」

　　老孙头目光闪动：「这么说你已经有具体行动计划了？」

　　「对！步骤我已经想好了，还是老样子，只要我们俩个配合行动，至少有七

成把握能成功……」

　　说着，阿威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和袅袅飘散的咖啡热气一起，消失在老孙

头耳边……

　 ＊＊＊　　　　＊＊＊　　　　＊＊＊　　　　＊＊＊

「……照片里的报纸是《Ｆ市晚报》，日期是八月三十号！」

　　在刑警总局的队长办公室里，年轻的警官王宇正和上司讨论着案情。

　　孟璇也站在旁边，不过她很多时候都插不上话，只是认真的倾听。

　　「显然，色魔不会无缘无故的拍出这张报纸。」王宇沉声说，「他这是故意

拍给我们看的。」

　　石冰兰同意：「他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要向警方示威宣战；第二是想证明，

至少到八月三十号——也就是前天——林素真母女还活着！」

　　「但色魔这么做又是为了什么呢？」王宇皱着眉头，「以往只有想要勒索的

罪犯，才会用这种方式证明人质还活着。但色魔这次却没有开出任何条件！」

　　女刑警队长沉默了片刻：「我想，他很快就会把条件开给我们的……」

　　话音未落，桌上的电话铃声突然「叮呤呤」的响起。

　　石冰兰伸手拿起话筒，一阵久违了的喋喋怪笑声从里面传来。

　　「大奶警花，这几个月是不是很想念我啊？」

　　王宇和孟璇勃然变色。说曹操，曹操到，色魔还真的把电话打来了！

　　「是，我每天都在想你。但我想的是怎样抓到你，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

　　女刑警队长的声音很沉着，挥手制止了两个部下追踪电话来源的意图，她知

道这肯定没用。

　　「哈，我可是天天想着你胸前那两个大肉包子呢……」

　　色魔厚颜无耻的淫笑，王宇和孟璇气得脸都红了，石冰兰却还是冷静的不动

声色。

　　「真可怜，你也只敢在脑子里想想而已！不是男人！」

　　「什么？」对方陡然怪叫，「你骂我不是男人？」

　　「我有说错吗？」女刑警队长冷笑，「是男人的话，就别老是躲在阴暗的角

落里，有本事就出来找我啊！只敢在嘴巴上讨几句便宜，真是让我看不起！」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了粗重的呼吸声。

　　石冰兰心中暗喜，知道自己的激将之计已经奏效了。这还是那晚从丈夫身上

受到的启发，果然色魔也一样，受不了别人骂他「不是男人」。

　　「废话少说！那三头母狗我已经玩腻了，如果你不想她们死，最好无条件的

答应我的要求！」

　　「可以，你有什么要求？」

　　「嘿，答应得这么爽快，一听就知道没有诚意！」

　　「难道你希望我跟你慢慢谈判吗？」石冰兰反将一军。

　　色魔哑口无言了。因为害怕被追踪到电话来源，每次他都只能说上几句话就

匆匆收线。

　　「要不然，咱们面对面的来谈一谈！」女刑警队长忽然语出惊人，「时间、

地点都可以由你来挑，就我们两个人单独见面！我保证不带任何手下……你有没

有这个胆量呢？」

　　「好啊，不用另约时间了，就是现在！」出乎意料，色魔也一口就答应了下

来，「告诉我你的手机号码！」

　　等石冰兰念完了一组数字，嘶哑的嗓音又道：「六点十分，我在城南老区的

那块废弃工地等你，到时候再联系！」

　　电话挂断了。女刑警队长一看手表，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四十分！

　　「石姐，我马上出去布置人手，兄弟们跟你一起去抓他！」

　　孟璇雀跃的就要往外跑，却被石冰兰喝住了。

　　「不行！好不容易才激得他肯出来见面，如果带着大批人手肯定会吓跑他，

下次就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队长，我们绝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王宇激动的说。

　　「放心，我对付得了他！」

　　石冰兰从腰间抽出配枪，匆匆检查了一遍弹夹，又塞回了枪套里。

　　「无论如何，让我和小璇跟着你！」王宇坚持说，「就我们两个人悄悄跟在

后面，不会引起什么大动静的。」

　　石冰兰考虑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三个人动作迅速的离开了刑警总局，没有惊动其它任何一位同事。

　 ＊＊＊　　　　＊＊＊　　　　＊＊＊　　　　＊＊＊

傍晚六点十分，城南老区的废弃工地。

　　女刑警队长驾驶着一辆不起眼的小轿车，正好准时的在工地前面停下。

　　车子刚熄火，手机就嘀嘀的响了。她一边打开车门，一边按下了应答键。

　　「他妈的大奶婊子，你竟敢耍我！」尖锐的怒吼声几乎震破了耳膜，「别以

为我不知道，你的手下开着一辆面包车尾随你！哼……既然你没有诚意，那咱们

这就一拍两散，你等着给那三头母狗收尸吧……」

　　「等等，是他们自己一定要跟来！」石冰兰急忙说，「咱们可以换一个地点

见面，我保证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

　　「好，我再相信你一次！你的车就留在原地，自己步行出来，到路口打的到

儿童游乐场！限你十五分钟内赶到，别再跟我耍花样，不然你一定会后悔的！」

　　收线后女刑警队长一秒也不敢耽搁，立刻离开轿车奔到路口，拦了辆的士坐

了进去。

　 ＊＊＊　　　　＊＊＊　　　　＊＊＊　　　　＊＊＊

傍晚六点二十五分，Ｆ市儿童游乐场。

　　由于晚上没有营业，大门前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

　　一辆的士在门前停下，石冰兰敏捷的从后座钻出，一眼就看见地上用粉笔写

着两行字。

　　「把手机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限二十分钟内赶到华夏商城！」

　　女刑警队长的心一沉。刚才她已通过手机命令王宇和孟璇不得跟来，但是有

将儿童游乐场这个地点告诉他们，以便他们随时做出后援。但眼下色魔不但另约

场所，还要自己将手机留下，这就意味着以后无法再跟这两个部下取得联系。

　　——看来，一切还是只能靠我自己来应付了！

　　石冰兰无暇多想，扬手将手机掷进了门口的垃圾桶里，然后重新坐进了的士

后座。

　　的士绝尘而去两分钟后，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头慢慢的走过来，用扫把擦去了

地上的粉笔字。

　　他眼中闪动着警惕的光芒，东张西望了一阵，伸臂到垃圾桶里摸出了手机。

　　「嘀嘀，嘀嘀……」

　　信号一闪一闪的，有人正往里面打电话。

　　老头咧嘴笑了，切断手机的电源，佝偻着背慢慢的离开。

　 ＊＊＊　　　　＊＊＊　　　　＊＊＊　　　　＊＊＊

天渐渐黑了，整个城市华灯初上。

　　的士飞快的在长街上疾驰，女刑警队长望着窗外不断倒退的街景，恼火的蹙

起了眉头。

　　已经坐车在全市兜了好几圈了，色魔变换了四五次地点，始终不肯爽快的见

面。

　　——很明显，这家伙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他这是在反复检验自己是否欺

骗他，并以此甩掉其余警员的支持。

　　石冰兰又瞄了一眼手表，时间是晚上七点半！

　　——别急，只要耐心耗下去，对方迟早会沉不住气的……

　　想到这里，她的心态平静了下来，放松身体靠在座椅的靠背上，就在养精蓄

锐中静静的度过时间。

　 ＊＊＊　　　　＊＊＊　　　　＊＊＊　　　　＊＊＊

「队长呢？队长到底去了哪里？」

　　儿童游乐场里，王宇和孟璇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地在空旷庞大的场地里

团团转。

　　和石冰兰失去联系已经超过了一个半小时！从六点十分开始，她的手机就再

也没有打通过！

　　尽管最后一次通电话时，女刑警队长叮嘱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但两个人挂念

她的安危，最终还是忍不住跑到了儿童游乐场来。

　　里里外外都搜了个遍，没看见任何可疑的人，也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两个人的心都揪紧了，这说明色魔约见的地点并不在这个游乐场，而石冰兰

只身前去跟他见面，危险性可想而知。

　　「阿宇，放心吧！」孟璇只能安慰搭档，「石姐智勇双全，又那么机警，肯

定不会有事的！」

　　王宇满脸懊恼，狠狠一拳砸在游乐场的铁门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　　　　＊＊＊　　　　＊＊＊　　　　＊＊＊

晚上八点二十五分，石冰兰站在一个女卫生间里环顾着四周。

　　这里是Ｆ市一家名叫「黑豹」的迪斯科舞厅，这次色魔不知道又在玩什么花

样，竟然叫她到舞厅的女卫生间里看下一步的指示。

　　四顾无人，女刑警队长快步走到第三个小隔间里，随手锁上了门，然后掀开

老式水箱的盖子，里面用胶布固定着一个不漏水的塑料袋。

　　袋子里装的是一整套衣物，还有一张纸条。

　　「换上这套衣服，空手到舞厅里来！我就在外面等你！」

　　石冰兰精神一振，终于要跟色魔面对面的交锋了！这一瞬间，即使是身经百

战的她也不禁心脏怦怦直跳。

　　定了定神，她伸手拎起衣物，脸色突然一沉。

　　这赫然是一套相当暴露的服装！色魔显然经过精心考虑，连丝袜和高跟鞋都

准备齐了！

　　——可恶，这家伙分明是想借机羞辱我……该怎么办呢？是放弃计划还是硬

着头皮撑下去……

　　女刑警队长犹豫了片刻，一咬牙，毅然的脱掉了威武整齐的警服，快手快脚

的将全套服装换上。

　　这还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穿这么大胆的服装，而且穿上以后才发现，开衩的

领口低得连奶罩都遮不住，看上去极不雅观。

　　石冰兰只好摘掉了奶罩，拉开门走到了卫生间的镜子前。

　　天啊，她差点站立不稳的跌倒！

　　——这……这个女人是我吗？

　　只见镜子里的自己穿着露肩低胸的黑色连衣裙，整个惹火的身材曲线毕露。

光裸的双肩下面是一大片高高鼓起的白嫩胸脯，超低胸的Ｖ型领口根本遮不住任

何春光，那对三十八寸的丰满巨乳至少有一半都暴露在外面。两颗雪白浑圆的硕

大肉团简直是呼之欲出，中间那道深深的诱人乳沟完全一览无余。

　　而下身的挑逗程度也让人咂舌，连衣裙的下摆只能勉强盖住臀部，一双粉光

致致的玉腿完全露在裙外，纯黑色的半透明吊带袜更是性感无比，紧紧的裹着她

结实有劲的腿肌，白晰的脚掌踩在清凉露趾的高跟鞋上。

　　石冰兰的脸红了。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打扮成这样……这哪里还像

英姿飒爽的女刑警队长？简直就像个刻意取悦男人的「鸡」……

　　——这太丢脸了，我绝对不能这样走出去！

　　——不……不，为了亲手抓到色魔，我必须做出牺牲……

　　整整过了两分钟，石冰兰才下定决心，迅速收拾好换下来的警服和内衣，卷

成一团塞进了塑料袋里，用胶布固定回水箱。

　　她本想带着配枪防身，可连衣裙上根本一个口袋都没有，只好打消了这个念

头。同时醒悟到这也是色魔要她换装的目的之一，因为穿得如此暴露是不可能携

带枪支的，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空手」去见他。

　　——该死的色魔，我今晚一定要将你缉拿归案！

　　无声的默念着这句话，女刑警队长仿佛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心一横，步出卫

生间向外面的舞厅走去。

第１４章　失手被俘

晚上八点半，Ｆ市「黑豹」舞厅。

　　喧嚣的音乐声震耳欲聋，灯光在一明一暗的闪动，宽敞的舞厅里聚集着上百

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烟味。

　　口哨声和尖叫声时不时响起，一群身着奇装异服的男女正在热火朝天的跳着

舞；另一些顾客则三五成堆的坐在一起，大声谈笑着猛往嘴里灌酒。

　　只有阿威是孤零零的独自一第人，悄然坐在舞厅最不起眼的小角落里，对周围

的一切就像没看到似的，自顾自的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根香烟。

　　这是他坐下后的第三支烟了，在吞云吐雾中，阿威努力使自己的情绪保持在

最平稳的状态。他知道，即将到来的女警花绝非等闲之辈，虽然自己有把握能吃

定她，但也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嘿嘿，大奶警花……今晚我会让你好好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男

人」……

　　心里这样想着，阿威已经忍不住有些勃起。他弹了弹烟灰，目光望向舞厅的

后门口，阴鹜的双眼突然一亮。

　　一个身材极其惹火的美女低着头，略有些局促的慢慢走了进来。

　　她的衣着相当暴露，只穿着件薄如蝉翼的黑色连衣裙和半透明的丝袜。赤裸

的双肩下面，超低胸的领口几乎是敞开的，半露着两团饱满硕大的雪白乳球。那

凝脂般的玉臂和修长匀称的双腿更是毫无遮掩，白晰健美的四肢全部裸露在外，

被全黑的装束反衬得更加耀眼炫目。

　　谁都看得出，即使她穿着最保守的衣服，那惊心动魄的身材也都绝对无法掩

盖住，更何况现在穿的这套大胆装束，根本就是在有意的突出她的曲线，将那凹

凸起伏的诱人胴体彻底展现出来。

　　舞厅里响起了一片啧啧惊叹声，至少一半人的视线都被吸引了过去，睁大眼

睛盯着这个刚走进来的美女。

　　她似乎并不是很适应这身暴露的打扮，小心翼翼的踩着步子。高跟鞋的后跟

斜得吓人，使她本就超过一米七的个头看上去更是高挑，而且被迫挺胸翘臀，胸

部和臀部两个性感部位得到最充分的强调。尽管她走得很小心，但是鞋跟毕竟太

高了，走路时屁股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撅起来，像是故意挑逗般的左右扭动。

　　而她的裙子又是这样短，布料比最前卫的超短裙还要精省，只能刚好遮住浑

圆结实的臀部。随着她艰难的步伐，裙角自然而然的微微飘起，小半个白嫩的屁

股时隐时现，甚至连大腿根部的黑色吊袜带都能惊鸿一瞥的窥见。

　　但最要命的还是她那高高耸起的胸脯。舞厅里并不缺少穿低胸装的女子，可

是这些女子哪个也没有她这么丰满的乳房。任何人都看得出，这个美女的胸围比

一般「波霸」都要伟大得多，以目测看至少也有３８寸，罩杯绝对不会小于Ｇ，

这几乎是只有在外国色情影碟里才能见到的惊人尺码。

　　而此时此刻，这对丰满到极点的巨乳却活色生香的展现在眼前，诱惑十足的

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每走一步，这两个半裸的雪白大肉团都跟着沉甸甸的上下一

颤，仿佛随时都会从那低低的领口里弹跳出来。

　　周围每一个男人都露出了垂涎三尺的表情，目不转睛的盯着这难得的美景。

阿威更是看得双眼发直，瞳仁里燃起了两团熊熊烈焰。东方女人清丽脱俗的面孔

和西方女人才有的魔鬼身材，竟是奇迹般的在她身上融合在了一起，这样的美女

绝对是任何雄性动物都最渴望占有的那种类型……

　　感觉到众多火辣辣的视线包围着自己，石冰兰的脸颊一阵发热，这是她有生

以来最难堪的时刻了，几乎有种想要不顾一切逃走的冲动。

　　——冷静，一定要冷静！

　　她提醒着自己，竭力保持着从容沉着的姿态，先将整个舞厅环视了一遍。看

到的只是一道道贪婪的眼光，没发现哪个人特别像自己想要寻找的目标。

　　女刑警队长只好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等待色魔自己现身。

　　屁股刚坐到椅子上，本就短得离谱的裙子又向上缩了几公分，白晰的大腿全

部滑出了裙外。这下子别说是吊袜带了，就连里面的高腰蕾丝内裤都无法避免的

春光乍泄。石冰兰急忙将双腿交叠，又下意识的将短裙拚命往下拉了一截，这才

挡住了那些不规矩的目光。

　　阴阳怪气的口哨声响起，好几个小痞子放肆的淫笑着，故意大声说起了下流

话。

　　「哇哇！我看到了……小裤裤是黑色的！」

　　「靠，这还用看，猜都猜得出来……」

　　「啧啧，这么大的奶子穿低胸装，老子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我敢打赌，这个大胸脯娘们一定是鸡……」

　　越说越不象话了！石冰兰忍无可忍，脸色一沉，清亮的眼眸里射出无比森寒

的视线，冷冷的逼视着这些痞子无赖。

　　她当了多年警察，自然而然的养成了一种威严，平时那凌厉的目光就像能洞

穿一切邪恶的利剑，令不少犯罪份子胆寒心虚，很少有人敢跟正面迎视。

　　可是女刑警队长却忘了一件事，平时她身上穿的是警服，现在却是一身挑逗

暴露的服装。没有了警服的震慑作用，那冷峻的眼神非但无法再起到威吓作用，

反而更容易激起男人潜在的征服欲。

　　一个臂上纹着刺青的壮汉率先走了过来，满是横肉的脸上嘿嘿淫笑着，带着

几分醉意色迷迷的瞅着石冰兰。

　　「美女，请你跳支舞好吗？」

　　「对不起，我在等人！」

　　石冰兰冷冰冰的回答，连眼角都不扫他一下。

　　「那……我请你喝一杯！」

　　「没兴趣！」

　　醉汉楞住了，重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美女。她的容貌清丽脱俗，身材惹火得

令人喷血，那浑然天成的巨乳细腰，就连最当红的ＡＶ艳星都要自愧不如。

　　看她的打扮明明是个妓女，可是气质却是如此冷艳，有种凛然不可侵犯的高

傲。

　　「哈，哈……别这么不给面子嘛……」

　　壮汉涎着脸干笑着，嘴里喷出中人欲呕的酒臭，一只手就想搭在石冰兰光裸

的肩上。

　　女刑警队长一侧身，猛地将伸过来的手臂打开，霍然站起怒喝：「拿开你的

脏手！」

　　一片哄笑声此起彼伏的爆出，不少人开始起哄。

　　壮汉顿感颜面无光，一下子勃然大怒。

　　「臭婊子，你他妈的装什么正经……」

　　怒吼声中，铁塔般的身形恶狼般扑了上去，张开双臂就是一个「熊抱」！

　　石冰兰秀眉一蹙，再次闪身避开，同时伸足勾住了对方冲过来的脚踝。只听

「扑通」一声，壮汉当场就摔了个狗吃屎。

　　「哇呀呀！」

　　壮汉恼得哇哇大叫，连眼睛都红了，跳起身势若疯虎的冲来。却被女刑警队

长避过正面，反手一个肘拳重重的撞在肋下。他痛得惨叫一声，不由自主的弯下

腰。石冰兰顺势在他太阳穴上补了一拳，壮汉两眼一黑，摇摇晃晃的晕倒在地。

　　现场立刻大哗，四五条身影从不同的方向围了过来。他们的装束举止和壮汉

如出一辙，一看就知道是他的同伙。

　　「操你娘的！敢打我们老大，你这大奶妞不要命了……」

　　流氓们纷纷暴喝着扑上，有的手里还亮出了刀子，舞厅里响起不少人的惊呼

声。

　　躲在角落处暗中观察的阿威也微微一惊，不禁替石冰兰担心起来。她能对付

得了这么多人围攻么？何况脚上穿的还是一双不方便的高跟鞋……

　　但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女刑警队长的徒手格斗可不是一般

的了得。她随手抓起一把椅子招架刀锋，再配合着拳脚的进攻，就连高跟鞋的尖

锐鞋跟都变成了武器，没几下就打得对方落花流水，哀嚎痛叫声不绝于耳。

　　阿威松了口气，微笑着又点燃了一支香烟。他一边悠闲的喷着烟雾，一边眯

起双眼欣赏着石冰兰矫健的身姿。每当她的动作稍微剧烈一点，超短裙就会随风

飘起，不但黑色吊袜带全部暴露了出来，那被紧窄内裤包裹着的丰满屁股也都一

览无余。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胸前那对半裸的巨乳。两个硕大浑圆的雪白肉团惊

心动魄的弹跳着，有好几次都险些蹦出了低胸装。

　　仅仅过了一分钟，战斗就全部结束了。所有的流氓全被打趴在地上哎呦呦的

痛苦呻吟。

　　女刑警队长毫发无损的站在原地，清叱一声：「滚！」

　　流氓们灰头土脸的挣扎起身，伤势较轻的搀扶着依然昏迷的壮汉，狼狈不堪

的离开了。

　　石冰兰重新坐了下来，冷冷的环视了整个舞厅一眼。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露

出了敬畏之色，再也不敢用那种猥亵的眼光看她了。

　　舞厅的老板早已闻声赶到，由于这伙流氓是当地有名的黑帮，他和几个保安

从头到尾都噤若寒蝉，到这时候才满脸堆笑的走上前来殷勤招呼。

　　石冰兰知道对方误以为自己也是黑道上的人物，又好气又好笑，正想三言两

语将他们打发掉，忽然心念一动，脑子里冒出了个主意。

　　「你这里是舞厅，还是流氓集中营啊？」女刑警队长板着脸训斥道，「治安

都乱成什么样了也不管管，太不象话了！」

　　舞厅老板被训的诚惶诚恐，连声道：「小姐息怒、息怒……」

　　「谁是小姐？你给我放尊重点！」石冰兰声色俱厉，「我是本市刑警总局的

警察，今晚奉命来检查娱乐场所，请叫我石队长或者石警官！」

　　「是、是……石警官……」老板一脸苦水的道，「我并不是不想管这些流氓

恶棍，而是根本惹不起他们。您也看到了，这些人都是随身带刀的呀……」

　　石冰兰不耐烦的打断了他：「我不管！我现在怀疑你跟黑社会流氓有勾结，

至少也有纵容犯罪的严重过失，我要吊销你的营业执照！」

　　老板听了大惊，打躬作揖连连哀求，就差没下跪了，可是女刑警队长却不为

所动，仿佛是把心里的郁闷都迁怒于这些人般，嘴不留情，俏脸也越发冷漠。

　　「把执照拿出来，别浪费我的时间！」

　　如果说刚才她出手教训众多流氓，还赢得了不少舞客的好感，然而现在一副

逼人太甚的嚣张模样，却令众人都有些看不惯了。

　　人群里有人低声议论：「靠，她有什么权力逼人家拿执照！倒是她自己，应

该先出示警证才对，不然谁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警察？」

　　「就是！我看一点也不像警察！哪有警察奶子这么大的，而且还穿的这么暴

露……」

　　石冰兰却对议论声充耳不闻，盯着舞厅老板道：「难道你是非法经营者，拿

不出执照来？」

　　老板哭丧着脸：「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可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

　　话还没说完，石冰兰双眸忽然射出煞气，一字字道：「你拿不拿？」

　　老板不禁倒退了两步，生怕这美女乱发起脾气来，自己也要皮肉受苦，只好

颤声道：「拿！拿……我这就派人到办公室去拿……」

　　说着对手下的保安使了个眼色，后者会意的匆匆走开，老板本人则陪笑着请

女刑警队长先坐一阵，说执照很快就拿来。

　　石冰兰哼了一声，回到原来位置坐下，短裙向上滑动，仍然遮不住那白嫩的

大腿和几乎走光的内裤，可是这次没有哪个人敢再色迷迷的瞅她了，也没有谁再

敢靠近这个衣着暴露的美女。虽然她的身材性感得让人发疯，但现在人人都知道

这是一朵带刺的鲜花，惹上她只会白白扎痛自己的手。

　　只有阿威一个人例外！他从头到尾看完了这场戏，此刻正在沉思，这巨乳女

警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清楚，石冰兰并不是那种仗势欺人的恶警，这样子去

逼迫一个素不相识的舞厅老板，一定有她的原因！

　　——是了，一定是大奶警花在怀疑，为何我这个色魔最终会选这里来见面？

她疑心老板跟我有勾结，或者是在某些方面被我收买了，所以想先摆出调查的姿

态来，使我和老板都感受到压力，紧张之下说不定会犯错误，她就有机会了……

　　——不管这猜想对不对，久拖总是不利，还是早点出场吧！

　　阿威想到这里，刚摁灭烟蒂，手机突然发出了嘀嘀的短信声。他取出一看，

是老孙头发来的一条信息：「警服已找到，枪支亦在内。我已连塑料袋一起投入

进门第一个垃圾筒。」

　　「哈，干得不错嘛！」

　　阿威低声一笑，昂然起身，步伐稳健的离开了座位。

　 晚上八点四十分，Ｆ市刑警总局。

　　项目组的警员们全都没有回家，会议室里的气氛仿佛要窒息了似的，每个人

都是一副沉重的表情。

　　「等，现在能做的只有等了！」年纪较长的警官老田说，「队长应该是暂时

不方便通电话，目前只能静以待变，相信她会想办法跟我们联系的。」

　　大家纷纷点头，低声的交头接耳起来，阐述自己的见解。

　　只有王宇一言不发，狠狠的揪着自己的头发，揪得是那样用力，仿佛想把浓

密的黑发连根拔起。

　　孟璇默默的望着自己的恋人，以往明朗活泼的只果脸上，仿佛多了点成熟女

人才有的淡淡哀伤。

　 ＊＊＊　　　　＊＊＊　　　　＊＊＊　　　　＊＊＊

——是他！一定就是他！

　　石冰兰的心跳猛然加快了，只是第一眼看到对方，她就已经可以百分之百的

肯定，这个人正是自己想要缉拿的变态色魔。

　　闪烁昏暗的灯光下，一个身形彪悍的男子缓缓走向这边，全身仿佛都焕发着

一股妖异的邪气。

　　石冰兰冷眼望着他一步步走近，脸色渐渐的沉了下来。

　　这男子的面部明明已出现在眼前，可是五官相貌却还是看不清。因为他的脸

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油彩，那血红的嘴唇，高隆的假造鼻梁和厚厚的化妆，简直

就跟马戏班里的小丑一模一样，把本来面目完全掩盖住了。

　　——岂有此理，竟然跟我玩花样……

　　女刑警队长十分失望。她本以为今晚就算抓不到色魔，至少也可以知道他长

什么模样，谁知对方竟玩了这一手！她不禁泛起被愚弄的感觉。

　　这微妙的表情没有逃过阿威的眼睛，他嘿嘿一笑，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拉

过一张椅子坐到了女刑警队长对面。两个人中间只隔着一张小方桌。

　　——抓住他！

　　石冰兰的脑子里闪电般掠过这个念头，但马上又自己否决了。

　　很明显，色魔胆敢有恃无恐的出现，身手肯定相当了得。自己手中无枪，要

是不能干净利落的将他制伏，对方很容易就可以借着舞厅的混乱逃之夭夭。

　　——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我绝对不能轻举妄动！

　　女刑警队长在一瞬间就打定了主意，正想开口说话，不料阿威却抢先发出了

嘶哑难听的怪笑声。

　　「大奶警花，你今晚的打扮好迷人哦！」

　　石冰兰的俏脸腾的红了。身为一个专门打击罪犯的女警，此刻竟然穿着色魔

亲手替自己准备的挑逗服装，暴露出惹火的身材曲线任他浏览，这真是前所未有

的奇耻大辱！

　　阿威又是哈哈一笑，视线落到了女刑警队长性感的低胸装上，双眼立刻射出

了炽热的光芒。

　　和穿着警服时相比，她那半裸的胸脯看上去更是诱惑无穷，款式挑逗的领口

低得不能再低了，基本上遮不住什么春光，两只饱满雪白的乳球各自袒露出了至

少大半颗。事实上，这种大开衩的Ｖ型设计，本意就是要令丰满的双乳尽可能多

的裸露出来，中间部分的空隙最夸张，以至于那道深深的乳沟根本就毫无遮掩。

　　——啊啊啊……要是能把鸡巴插到那里去，那一定爽呆了……

　　阿威贪婪的舔着嘴唇，眼光直勾勾的盯着石冰兰诱人犯罪的酥胸。那鼓鼓隆

起的硕大乳房很集中的向前挺立着，赤裸的乳沟不但深邃，而且还相当的紧密匀

实，一看就知道是最适合拿来乳交的那种类型。

　　肉棒马上条件反射般充血勃起，阿威情不自禁的把脸凑得更近了些。这一次

看得更加清晰，竟然还瞥见薄薄的低胸装上隐约的有两点小突起。

　　「你放尊重点！」

　　石冰兰顺着他的眼光一看，这才发现由于舞厅里的空调太冷，自己敏感的乳

头已经不知不觉冻得变硬竖起了，赫然出现了激凸的不雅场面。她羞愤的怒斥一

声，身子赶忙向后仰靠，同时双臂交叉搭在桌上挡住对方的目光。

　　阿威恋恋不舍的坐好，抬起头来望向女刑警队长清丽的脸容。

　　这一瞬间，他忽然有种恍惚的错觉，仿佛又回到了许多年前的青春岁月，那

时候他还是个纯真的孩子，望着对面坐着的温柔慈爱的母亲。那同样丰满无比的

胸脯，蕴育的全是圣洁和母爱，不带一丝亵渎的意味……

　　然而仅仅只是一刹那而已，喧闹的舞厅将阿威重新拉回了无情的现实，一切

美好的东西早已一去不返了，剩下的就只是邪恶而疯狂的欲望！

　　「我很尊重你呀，大奶警花！」他轻佻的道，「你想跟我约会，我不是舍命

陪君子的赶来了么？」

　　石冰兰满脸鄙夷：「可是你连真面目都不敢暴露，这算什么英雄？」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敢做的事，英雄也不例外。」阿威喋喋怪笑，脸上五彩

斑斓的肌肉都在颤动，看起来说不出的诡异，「你还不是一样不敢暴露？有本事

的话，就把你的大奶子全部暴露出来给我看看啊！」

　　「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石冰兰的脸又红了，气得真想给他一耳光。

　　阿威却毫不在意，打了个响指将侍者叫了过来。

　　「给我来瓶啤酒……」他转头望向女刑警队长，「你喝点什么？」

　　「不用了！」

　　「那怎么行？嗯……就给她来瓶可乐吧！」

　　阿威不由分说的做了决定，石冰兰还来不及阻止，侍者已经答应着转身离开

了，很快就把饮料端了过来，「啪」「啪」两声撬开了瓶盖。

　　「拜托！一个人喝酒很闷的，就当是陪我吧！」

　　阿威笑嘻嘻的说着，拿起啤酒仰脖子就灌了一大口。

　　石冰兰已经几个小时滴水未进，再加上刚教训完一帮流氓，本来就口渴得厉

害，于是也就不再坚持了。

　　不过职业的本能使她依然保持着警惕心，注意到侍者手中的可乐确实是新开

的，又是玻璃瓶装，绝不可能在里面下药，这才插进一根吸管浅浅的啜饮起来。

　　舞厅里一片骚动，不少人向这边投来惊奇羡慕的眼光。这个巨乳细腰但又冷

若冰霜的美女，难道一直等待的就是此刻坐在她对面的那个男人？

　　那男人的脸上涂满花花绿绿的颜料，简直就像个滑稽的小丑。虽然现场也有

不少打扮稀奇古怪的嬉皮士，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但这样一个猥琐男子居然会和

全舞厅最耀眼的美女坐在一起，反差的巨大还是令人跌破眼镜。

　　女刑警队长无暇理会周围投射来的好奇视线，喝了几口可乐，清亮锐利的眼

光紧紧的盯着色魔。厚厚的颜料油彩将那张脸改扮得不堪入目，在昏暗的灯光下

显得更加狰狞，完全看不出本来的模样。

　　稍微停顿了一下，这回是她先开了口。

　　「我知道，你对女性的胸部有种特别的嗜好……」

　　「错！我只对大胸脯的女性有特别的嗜好！」阿威摇了摇手，低沉着嗓音狞

笑，「一看到胸脯饱满的女性，我就会忍不住热血沸腾，想用最粗鲁的方式撕掉

她的乳罩，狠狠的玩弄里面那两个肥硕的大奶子……」

　　「你不觉得自己很变态吗？」石冰兰愤然打断了他，「就为了这个变态的嗜

好，你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女人……」

　　「不，她们不是无辜的！」阿威理直气壮的反驳，「谁叫这些女人都长了一

对那么大的乳房，挑起了我的本能欲望呢？要怪就怪她们自己淫荡……」

　　「荒谬！乳房的大小是天生的，天生的特征怎么能叫淫荡？两者根本毫无关

系！」

　　「那就是她们天生就该受到惩罚！」阿威眼里的光芒亮得可怕，从牙缝里恶

狠狠的迸出一句话，「奶大，就是女人的原罪！」

　　女刑警队长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噤，随即怒容满面。

　　「你是个疯子……你把女人的乳房看成什么了？」

　　阿威咯咯怪笑：「很简单！女人的乳房，只不过是为了取悦男人而长的两团

淫肉！」

　　「胡说八道！」石冰兰再也听不下去了，气得险些拍案而起，「造物主赋予

女人乳房，目的是为了哺育下一代！乳房是母爱的象征……你懂吗？母爱！」

　　「哈……如果是为了哺育，有奶头就足够了。母猩猩的胸部就是瘪的，不是

照样可以养育后代？为什么人类的乳房却要在胸前饱满的鼓起来？」

　　石冰兰一时哑口无言。

　　阿威俯身向前，趁热打铁的追问：「再说科学家已经证明，胸部的大小和出

奶量根本无关。反正都可以哺乳，为什么女人的乳房不但是鼓起的，而且有些人

还要鼓得这么大……」

　　说着他突然伸长右臂，食指出其不意的点到了石冰兰高耸的胸脯上，指尖深

深的陷进了她左边那颗无比硕大的浑圆肉球，然后马上被惊人的弹性给弹开了。

　　「放肆！」

　　女刑警队长羞怒交加，本能的一巴掌掴了过去，却被阿威敏捷的低头躲过，

同时反手抓住了她的手腕。

　　如此迅速的反应令石冰兰耸然动容，但她临危不乱，倏地跳起身来，左拳当

机立断的猛击对方面门。阿威一只手依然抓住她不放，身子也从桌边跃了出去。

　　脚步还没站稳，女刑警队长又是一声清叱，拳脚攻势如暴雨般袭来，但由于

一只臂膀受制于人，全都被对方沉着的化解了。

　　突然一阵剧痛传来，阿威猛地将她的右臂扭到了身后，再用力向上一拧。石

冰兰痛得双眉蹙起，左手也立刻被牢牢的抓住了，无法再造成有效的威胁。

　　她正想屈膝撞击对方的小腹，耳边却响起低沉的喝声：「别动！不然我就扯

掉你的衣服！」

　　石冰兰心中一紧，白晰露趾的脚掌悬空绷得笔直，停顿了好几秒钟，高跟鞋

最终还是缓缓的落回了地面。

　　她十分懊恼，如果不是自己在激怒中贸然出手乱了方寸，也不至于这么轻易

就受制于人。现在的形势很明显，对方的格斗功夫相当厉害，真正放手一博的话

很难预料胜负，但自己穿着这身该死的装束，这眼前亏恐怕是吃定了。

　　「放开我！」

　　女刑警队长冷冰冰的说，脸上就像罩着寒霜，可是身体已经松弛了下来，显

然是不打算再搏斗下去了。

　　阿威嘿嘿一笑，两只手分别抓住她的左右手腕，不但没有放松，反而蓦地握

紧了向身前一拉，双臂呈环抱之势的搂住了石冰兰。

　　「糟糕！」

　　这下女刑警队长更是后悔，本来她还有反抗之力，现在上半身却连挣扎都没

法挣扎，完全被对方给控制住了。

　　舞厅里突然爆发出一片起哄声，还有人吹着口哨高声叫好——这个冷艳的美

女刚才气焰太过嚣张，早就已经激起「公愤」，想不到转眼也会被人制伏。这自

然令现场的众多痞子大感痛快，纷纷的摇旗呐喊起来。

　　阿威笑得更加得意了，低头俯视着怀中的猎物。她正冷冷的瞪着自己，眼光

里充满了不可侵犯的凛然正气，惹火的胴体上有股极淡的香水味飘进鼻端。

　　「你要是敢吻我，我发誓会咬掉你的舌头！」

　　她敏锐的看穿了对方的心思，用平静却坚决的声音一字字说。

　　阿威果然不敢再俯下头了，干笑了两声，贪婪的视线色迷迷的逡巡着女刑警

队长性感惹火的胴体。

　　由于双臂被向后反扭，她被迫将本就丰满到极点的胸脯挺得更高，半裸着的

巨乳也更多的滑出了开衩领口。从这个角度望下去，正好可以将低胸装里的一切

尽收眼底。不仅那道深深的乳沟一览无余，连那两个雪白硕大的浑圆肉团都能瞥

见至少三分之二。

　　——哗……果然是乳中极品！

　　阿威在心里惊叹着。大奶子的女人他见多了，只要乳房的尺码超过Ｆ罩杯，

绝大部分都会因过重而略有些下垂，像是大木瓜一样软绵绵的坠在胸前，必须要

靠奶罩托起来才能显得高挺迷人。

　　但眼前的石冰兰却无疑是个例外。她的乳房又饱满又坚挺，谁都看得出她并

没有戴奶罩，可是这样一对巨大的乳球却丝毫也没有下坠，就像能够抗拒地心引

力似的，自然而然的在胸前挺拔的耸立着。

　　灯光下看得十分清楚，那惹火的黑色低胸装被双峰撑得高高鼓起，薄如蝉翼

的布料绷紧到几乎就要裂开了，上面那两个小突点的痕迹已变得更加明显。

　　阿威只看得双眼喷火，咧着嘴发出吃吃怪笑：「放心，你的小嘴我会留着以

后再吻的……现在我只想吻这里……」

　　他蓦地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低头在那道裸露乳沟的上缘重重亲了一口，

发出响亮之极的声音。

　　石冰兰全身剧颤，气得手脚都冰冷了。由于对方的动作实在太快，等她反应

过来时已经缩回了脑袋，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抗拒。

　　舞厅里几乎沸腾了，轰然叫好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女刑警队长的俏脸涨得

通红，一股强烈的屈辱感涌上了心头。

　　「你要是再敢碰我一下，我会不惜任何代价跟你同归于尽！」

　　声音冰寒到令人害怕，眼里射出的光芒更是森冷凌厉得令人心悸，就连阿威

都有些心虚起来，不由自主的避开了她的视线。

　　双方僵持了片刻，周围的起哄声依然不绝于耳。

　　「你还不放开我？」

　　「就这样放手，我怕观众们都不满意耶……」

　　阿威玩世不恭的耸耸肩，换来的是石冰兰一声讥讽的冷笑。

　　「那你打算就这样对峙下去？」

　　「当然不！」阿威眼珠转了转，涎笑道，「我只想请你赏脸和我跳支舞！」

　　说着，他的左手依然反扭着女刑警队长的手腕，右手却松开了她的另一只胳

膊，按到了她那只有２２寸的细腰上。

　　石冰兰下意识的一挣扎：「我没这个闲情逸致！」

「难道你忘了今晚是来跟我谈判的？」阿威的语气充满威胁，「我只要打个

电话，就可以叫人马上杀了那三头母狗！」

　　女刑警队长俏脸变色，她不能不考虑人质的安全。

　　「卑鄙！」

　　双唇气忿忿的迸出这两个字，她只好停止了挣扎。

　　「这就对了……」阿威龇牙一笑，跟着又压低嗓音阴森森的说道，「不怕老

实告诉你，我身上还藏着遥控炸弹哦……你最好别扫我的面子，如果你不想「五

四」那次的悲剧重演的话……」

　　他忽然伸手掀开自己的外衣，只见领口里赫然滑出了一截导线，然后马上缩

了回去。

　　石冰兰倒抽了口凉气，整个心都悬了起来，那次对方为了绑架女歌星楚倩，

竟在工人大剧院里引爆了多枚炸弹，结果导致多人死伤。今晚的情形十分类似，

舞厅里挤满了这么多人，假若真有炸弹爆炸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怎么办呢？我本来就很难打得赢他，根本不可能再兼顾到炸弹……

　　她一时仿徨无计，脑子里正苦苦思索着对策，喧哗的舞厅里却忽然响起色魔

提高嗓音的说话声。

　　「女士们先生们，经过本人的不断努力，这位美女终于放下她高傲的架子，

答应陪我共舞一曲了！」阿威装模作样的向四处鞠躬，炫耀般大声道，「大家能

不能掌声鼓励一下，再给我们来点有情调的音乐啊？」

　　众人果然全都哄笑鼓掌起来，激烈的迪斯科音乐也马上停下了，取而代之的

是柔和的交谊舞乐曲。

　　石冰兰气得面色铁青，同时腰肢上一紧，身不由己的被拉向舞池中间。

　　暴雨般的掌声中，Ｆ市有史以来最变态的色魔和最美丽的警花搂在一起，在

众目睽睽之下跳起舞来。

　　四周的客人都自动让出了一大块空地，一个个情绪兴奋的望着这对奇异的组

合，嘻笑叫嚷声始终没有停歇。

　　五彩的灯光明暗不定的闪烁着，高跟鞋清脆的敲击着地面，惹火的连身裙随

着舞曲不断旋转，裙摆时不时的整个飘开。所有人都毫不费力的看到了裙下的春

光，窄小的内裤无法完全包裹住那浑圆结实的屁股，一小半迷人的臀肉裸露了出

来，被黑色吊袜带反衬得耀眼的雪白。

　　——该死，肯定全部曝光了……

　　石冰兰羞愧不已。平常她是那种衣着最保守的女人，魔鬼般的身材总是藏在

严严实实的警服里，从来也不肯多露半点肌肤。想不到今晚却前所未有的突破了

尺度，让这么多人任意饱览自己半裸的乳房和屁股。

　　——冷静，要冷静……色魔这么做就是为了羞辱你……别上他的当……一定

要冷静！

　　女刑警队长反复告诫着自己，努力将心神集中到目前的局面上来，一边机械

的踩着舞步，一边飞快的动起了脑筋……

　 ＊＊＊　　　　＊＊＊　　　　＊＊＊　　　　＊＊＊

晚上九点整。Ｆ市刑警总局的会议室里，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警员们都精神一振，王宇陡然跳起身去拿话筒，但孟璇已抢先一步抓到了手

中，刚对答了一句就露出泄气的表情，回头道：「是值班室打来的……」

　　众人也泄了气，没精打采的坐下。

　　孟璇心不在焉的说了几句后，就放下了话筒。老田在旁随口问道：「值班室

说什么？是有什么突发案件么？」

　　「嗯。一家歌舞厅，报案说有人假冒女警察想要敲诈他们，我已经叫值班室

派人去了解情况了。那大概是个疯子，连警服都不穿、警证也不伪造就敢假冒警

察，胆子真是太大了……」

　　「等一下，你说什么？」王宇霍然抬头，「假冒女警察？几个人假冒？有同

伙么？」

　　「就一个女人，先是大打出手，接着又非常嚣张的敲诈老板，说是奉命去检

查歌舞厅，还要吊销执照。老板不敢正面得罪她，所以打电话报案来了……」

　　「这女人的样貌和年龄，值班室有问吗？」

　　王宇的声音仿佛有些发颤，孟璇愕然道：「这就不知道了。怎么了，阿宇？

这种小案子，随便叫两个人去看看就行了，我们今晚可有正事要干的呀……」

　　「这就是正事！唉，你们难道没发觉么？」王宇双眼发亮，「一个单身女人

敢公然到娱乐场所去敲诈？你们几时听说过这种事？再说，她既然要冒充警察，

总该尽量装的像一点，怎么会连基本的伪装都不做呢？」

　　听他这么一说，警员们也都觉得古怪了，老田动容道：「的确，正常人都不

会这么做的。假如不是疯子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那女人故意无理取闹，

目的在于逼歌舞厅老板去偷偷报警……」

　　王宇急促接口道：「这说明她自己肯定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没法直接报

警，所以希望用这种办法来告诉我们，那个歌舞厅有异常！」

　　这下连孟璇都听懂了，失声惊呼：「你们的意思是……那女人真的就是石队

长？这是她在紧急通知我们，她此刻就在那歌舞厅里？」

　　「那还用说？我敢打赌一定没错！」王宇边说边飞步向外奔去，「一秒钟也

别耽搁了，我们赶紧去接应队长！」

　　话音未落，人已冲出了走廊，孟璇紧跟着奔出，其它警员也都纷纷振奋的跃

起。不过老田心细，仍坚持留下一半人在会议室坚守，免得这只是个一厢情愿的

误会，自己带着另一半人快步追了出去。

　　灯光柔和，音乐悠扬。舞厅里大部分人都在围观一男一女跳舞，没有人注

意到，有个佝偻着背的老头慢吞吞的走了出来。

　　他的手里拿着一瓶插着吸管的可乐，走到石冰兰和色魔刚才所坐的方桌边，

忽然将可乐瓶往桌上一放，然后吃力的蹲低了身子，慢条斯理的系起了鞋带。

　　半分钟后老头又站了起来，伸手拿起了桌上的一瓶可乐，若无其事的穿过舞

厅离开了。

　　谁也没有注意到，他拿走的不是自己带来的那瓶可乐，而是石冰兰喝过的那

瓶！

　　就连石冰兰自己也都没看见这一幕，此刻她的心神分成了两半，一半用来提

防近在咫尺的色魔，一半用来紧张的思考对策。

　　——这里的老板应该已经报警了，现在就看同事们能否察觉自己的暗示……

如果察觉的话，也许很快就会赶来了……不过，唉，这个办法其实未必管用，看

来还是要做好自己应付一切困难的准备……

　　阿威则完全沉浸在激动的心情中，几乎有些飘飘然了。

　　终于把这个冷艳的巨乳女警抱在怀里了，尽管她的身体充满了抗拒和排斥，

但是身为变态色魔的自己，居然能跟本市第一警花在公开场合公开共舞，鼻中闻

到她身上传来的淡淡幽香，这一切就跟做梦似的，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刺激。

　　足足过了两分钟后，阿威才从神魂颠倒中略微清醒，望着那清澈的美眸开了

口。

　　「对了，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什么问题？」她冷冷道。

　　「即使是跟人类最接近的黑猩猩，奶子也是瘪的。可是为什么当猿类进化成

人的时候，胸部却开始鼓了起来呢？」

　　石冰兰寒着脸一声不响，这个问题她既不懂得答案，也根本就不想回答。

　　这样的反应正在阿威意料之中，他自顾自的侃侃而谈了起来。

　　「那是因为，对于进化中的母猿来说，胸部大才更有利于求偶，才能吸引到

最强壮、最优秀的异性跟她配种，从而繁殖后代将进化延续下去……」

　　女刑警队长只听得俏脸飞红，贝齿可恼的咬住下唇。

　　「可见，对于从猿类进化而来的人类来说，丰满的乳房就是情欲的象征！奶

子大的女性，潜意识里都会有种很强烈的、想要勾引异性的原始本能……而我，

就是被你这对大奶子给勾引来的，你命中注定是我的女人！」

　　「胡说！」石冰兰忍不住怒斥，「我不是你的女人，我只属于我丈夫！」

　　阿威轻薄的淫笑起来，双臂忽然将她用力搂得更紧，用胸膛露骨的触碰着那

对饱满硕大的乳球。

　　「真可惜，胸大的母猿只有求偶的本钱，但却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力。谁能打

败其它的竞争者，他就理所当然的拥有了她！」

　　听到对方竟然把自己比作「母猿」，石冰兰气得全身发颤，女性的尊严受到

了极大的羞辱，甚至忘了把他推开。

　　「难道不是吗？我亲爱的小母猿？」阿威淡淡道，「你现任的丈夫不也是被

你的胸围吸引来的么……还有你那死去的色鬼老爸，先后霸占的三个老婆全都是

奶牛级的波霸，这不也是最好的证明么？」

　　「不许你侮辱我父亲！」

　　石冰兰怒火更炽，正要痛加训斥，但是心中忽然一凛，醒悟到这样下去只是

给了色魔更多机会吃自己豆腐。

　　「我今晚来这，不是听你说这些废话的！」她强抑怒气道，「爽快点说吧，

你要怎样才肯释放三位受害者？

　　「哈，哈……要我释放那三头母狗，条件很简单，只要石队长你肯让我一亲

芳泽！」

　　「可以，但你要先放人！」

　　「你当我是傻瓜吗？没有了这三张王牌，你们警察会遵守诺言才怪！」

　　「可是你自己呢？我又凭什么相信你会守信用呢？」

　　「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没什么好谈了……」

　　舞曲恰好在这时悠然而止，阿威出人意料的松手放开了女刑警队长，转过身

自顾自的走回座位。

　　石冰兰一怔，只好跟了上去。两个人回到座位坐了下来。

　　舞厅里传来一片遗憾的嘘声，显然是大家都意犹未尽。不过见这边没有什么

动静了，众人也就纷纷散开，各自寻找自己的娱乐去了。

　　「要不这样，你先释放林素真和萧珊母女！」石冰兰做出让步，「等我……

兑现了诺言，你再释放楚倩……」

　　「我才没那么笨呢！」阿威拿起啤酒瓶喝了一大口，嗤之以鼻的说，「这次

你是因为突然跟我约见，来不及布置手下帮忙抓人。下一次你有充分的时间进行

准备，等待我的百分百是个陷阱。」

　　「不会的，我以刑警队长的身份向你保证……」

　　「那有屁用！」阿威不耐烦的打断了她，停顿了一下说，「这样吧，我也退

一步。从现在起两小时之内，只要在这个舞厅里你肯答应我的任何要求，时间一

到我就通知放人！」

　　石冰兰沉默了。

　　这时舞厅里已经重新播放起了淫靡激烈的音乐，灯光更加昏暗了，而且闪烁

得更厉害。即使近在咫尺的人也很难看清对方的面部，只能瞥见一闪一闪的模糊

身影。

　　热烈喧嚣的气氛中，一对对男女搂抱着跳起了贴面舞，躯体紧紧贴着扭在一

起，互相伸手在对方身上摸来摸去。

　　女刑警队长厌恶的蹙起了秀眉，似乎已经明白到色魔的用意，沉重的点了点

头：「行，一言为定！」

　　「好极了！」阿威兴奋的打了个响指，用命令的口吻说，「大奶警花，把你

的内裤脱下来给我！就在这里脱！」

　　石冰兰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眼睛里充满了惊讶和愤怒。

　　「这不可能！你不要欺人太甚……」

　　「怕什么？你就坐在位子上悄悄的脱！」阿威不怀好意的淫笑着，「光线这

么暗，我又替你挡在前面，不会有人看见的！」

　　石冰兰气得脸色惨白，猛然伸手握住了可乐瓶，像是想要砸到对方的脑门上

去。

　　阿威却丝毫不怕，自顾自的喝着啤酒，用挑衅的眼神向她示威。

　　女刑警队长紧紧的抓着手中的玻璃瓶，全身都在不易察觉的轻轻发颤，过了

好一会儿才逐渐的平复了下来。

　　「怎么样？考虑清楚了吗？」

　　阿威的声音似乎也有点异常，双眼发亮的催促道。

　　石冰兰心一横，豁了出去，双手放下玻璃瓶伸进了裙子里，同时抬起屁股稍

微的离开座椅，将内裤褪到了膝盖附近。然后臀部坐了回去，抬高小腿飞快的把

内裤扯出了高跟鞋。

　　这一系列动作还不到五秒就完成了，阿威笑嘻嘻的看着，突然感到腿上被触

碰了一下，有东西从桌下递了过来。

　　「拿去！」

　　石冰兰沉着脸一甩手，将内裤掷到了色魔的脚边。想到自己现在除了连身裙

和吊带袜外什么都没穿，乳房和屁股都是光溜溜的赤裸着，她简直是羞得无地自

容，心里涌起强烈的屈辱感。

　　阿威呵呵大笑，弯下腰捡起了这件带着体温的黑色蕾丝内裤，迫不及待的放

到鼻边一嗅，马上闻到了一股女人下体特有的成熟气息。

　　他的肉棒倏地翘了起来，斜眼又看到两条裹在半透明丝袜里的玉腿交叠在眼

前，架在上面的右足离自己很近，于是不自禁低头凑了过去，在那光洁的小腿上

轻轻一吻。

　　意外的，女刑警队长竟没有踢他，只是默默的把双腿尽量缩回自己的座位。

　　——哈……她已经屈服了！

　　阿威暗暗高兴，将内裤塞到衣服口袋里，重新坐直了身躯。

　　「很好，你很配合！嘿嘿……接下来的两小时一定会很令人难忘的……」他

举起啤酒瓶，装腔作势的说，「为了这个难忘的夜晚，干杯！」

　　石冰兰面无表情的拿起可乐瓶，含住吸管默默的啜饮了起来。

　　望着瓶内的可乐缓缓减少，阿威仰脖子将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心跳怦怦的

加快了。

　　——大奶警花，你逃不出我的掌心了……

　　他激动得呼吸都有些急促了，勉强克制着自己，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女刑警队长也没有出声，只是冷冷的凝视着他。

　　相对无言了片刻，石冰兰的上身突然晃了晃，仿佛想要站起，但又立足不稳

的跌坐了下来。

　　她霍然抬头，神色有些变了：「你在我可乐里下了什么？」

　　阿威发出阴恻恻的笑声：「最新进口的高效能Ｇ水！服用之后神智就会变得

迷迷糊糊，只能听凭别人摆布了……哈哈……哈……」

　　他难以掩饰心中的得意，一边说一边放声狂笑了起来。

　　石冰兰勃然变色，猛地将方桌一推，两个瓶子砸到地上摔得四分五裂，残余

的液体流得满地都是。

　　她的人也顽强的站起，可是还没走出两步就一个跄踉，被色魔伸长手臂拉进

了怀里。

　　「你……你想怎么样？」

　　女刑警队长徒劳的挣扎了一阵，很快就不动了，眼神似乎已经有些朦胧。

　　「带你回家，然后把你调教成最驯服的巨乳性奴！」

　　阿威的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右手撩起石冰兰的超短裙，在她赤裸的屁股

上重重的拍了一巴掌，发出「啪」的清脆响声，就连喧嚣高亢的音乐声也无法掩

盖住。

　　石冰兰剧烈的颤抖了一下，眼里露出羞愤耻辱的表情，但却没有做出任何反

抗，只是软绵绵的半靠在对方臂弯里。

　　阿威一秒钟也没耽搁，右臂环绕着怀里美女的细腰，半扶半抱的强行将她拉

走。女刑警队长仿佛失去了所有力气似的，要靠对方架着才能脚步蹒跚的前进。

　　就这样，两个人在跳舞的人堆里见缝插针，不一会儿就穿出了整个舞池。

　　周围的人都以为石冰兰是喝醉了才被同伴拖走，这种情形见得多了，谁都没

觉得有什么不妥，最多只是对搂着这个巨乳美女的男人投去暧昧的眼光，羡慕他

今晚能和如此惹火的尤物共度春宵……

　　走到舞厅门口，阿威想起了老孙头提到的垃圾筒，忙走过去打开，果然从里

面翻出了那个黑色塑料袋。他刚将之拎起，手机的短信铃声又突然响了起来，打

开一看，上面赫然是一行触目惊心的黑字：「有大量便衣包围，速逃！」

　　阿威大吃一惊，双腿一下子僵在了原地。

　　老孙头由于生怕跟石冰兰照面，下药之后就赶紧退出了歌舞厅，在路边的一

家小吃店里等待自己。那店距离这里还不到五十米，这说明便衣们已经近在咫尺

了，一出去肯定碰个正着。要想抱着一个女人避开他们的视线，再摸上自己的车

子逃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大脑只一闪念就做出了精密分析，阿威当机立断，将塑料袋夹在腋下，伸手

抄起石冰兰的膝弯，将她整个人打横抱了起来，飞快的退了回去。

　　当然，不是退回到人最多的舞池里，而是奔上二楼，穿过一条狭窄的过道，

闪进了洗手间。

　　阿威事前已经对「黑豹」舞厅进行过详细的踩点，知道二楼的这个洗手间靠

向另一条偏僻的小巷，跳窗出去不算难事，是危急时逃跑的好出口。

　　此刻洗手间里正好一个人也没有，阿威不禁松了口气，但是当他奔到窗边探

头一望时，一颗心立刻重新悬了起来，原来小巷的尽头居然已被警车给拦住了，

显然是警方做足了准备功夫，将包围圈铸的严严实实，令人无处可逃！

　　——这是怎么回事？警方好象是有备而来，确定自己就在这里啊……难道，

是大奶警花趁自己不注意时，偷偷把消息秘密传给了警局？可是明明没看到她打

电话，或者跟其它任何人接触求助过啊……

　　阿威惊疑不定，全身不断冒出冷汗，一时无计可施，又怕被其它舞客无意中

闯入撞见，只能先抱着石冰兰进入一个大解隔间里，把门反锁了起来，紧张的思

考着对策。

　　理智告诉他，这时候最正确的做法，应该立刻抛下昏迷中的大奶警花，一个

人施施然离去。因为警方并不认得自己，便衣们一定是先到舞厅里寻找石冰兰，

按照她的指示来配合行动，所以暂时还不会搜查整个舞厅。现在自己单身一人离

去，并不会引起警方怀疑，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从正门走。

　　可是，费了这么多功夫，好不容易才将这大奶警花擒获，难道就这样功亏一

篑么？

　　阿威实在不甘心，可是他清楚，假如不把握住这个机会，过了一会儿当便衣

们发现找不到石冰兰时，就会猜到她已遇险，然后只要向周围的人一打听，马上

就能查到是一个男人刚刚拖着她离开舞池的。那警方将马上展开强行搜查，用不

了多久就会找到这洗手间来的。

　　——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还是安全脱险要紧……

　　阿威一咬牙，万般不舍的将石冰兰放下地来。这巨乳女警的身躯依然是软软

的，眼神很是朦胧，似乎处在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

　　手臂揽着那分外纤细的腰肢，沮丧的心情、焦躁的情绪忽然间就转变成了一

股极其强烈的欲望。

　　——今晚总不能白来……逃走之前，我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大奶警花的身体！

　　这个念头一窜起来，他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抛下塑料袋，猛地一个翻身将石

冰兰压到了墙上，嘴巴狠狠的吻住了她的双唇。

　　「呀……」

　　女刑警队长开始本能的扭动挣扎，看来她虽然中了迷药，还是会下意识的反

抗男人的非礼。

　　但这种反抗毕竟十分微弱，阿威轻而易举的就将之化解了。他一边发疯般狂

吻着石冰兰的樱桃小嘴，吸吮着那湿软香甜的唇舌，一边将她动人的肉体使劲挤

在墙上摩擦，体会着和这魔鬼般的身材全面接触的销魂滋味。

　　——今晚他的神经已经绷得太紧，只有将情欲彻底发泄出来，才能重新将情

绪恢复冷静。

　　胸膛上立刻传来胀鼓鼓的感觉，两颗坚挺丰硕的肉球紧紧的顶着自己，那惊

人的弹力和饱满到极点的触感，绝对足以令任何人蜕变成赤裸裸的野兽。

　　热血直涌上大脑，阿威的眼里燃烧起了饥渴的火焰，热吻雨点一样落在女刑

警队长赤裸的双肩上，然后是修长的脖颈，渐渐的下移到白晰深邃的乳沟……

　　他的两只手也没闲着，探到裙下用力揉捏着那毫无遮掩的光屁股。结实的丰

臀手感十分光滑，两团充满弹性的臀肉被抓在掌心里肆意的抚摸。

　　石冰兰的呼吸急促了起来，牙齿紧咬着下唇，闭着眼睛全身发颤，仿佛在忍

受着巨大的折磨。

　　这副样子更是挑起了阿威的占有欲，这时候他脑海里再没有其它念头，甚至

连玩弄巨乳的嗜好都忘记了，只有一个声音在心里雷鸣般狂吼。

　　——肏她……先肏了她再说！

　　连裤子都来不及脱下，阿威飞快的从拉链里拽出早已充血的狰狞肉棒，然后

用膝盖将女刑警队长的双腿分开，再伸手抄住她一条雪白修长的玉腿抱了起来。

　　「唔唔……唔……」

　　石冰兰的双唇再次被封住，突然从喉咙里发出了焦急的声音，大概是残余的

潜意识察觉到即将失身的危险，竟然有了想要猛烈挣扎的迹象。

　　昏暗的灯光下，半裸的女刑警队长衣衫凌乱的微微喘息着，低胸装的领口又

向下扯低了一截，那对巨大丰满的乳房已经快要整个裸露了出来。她只剩右腿站

在地面上，穿着高跟鞋的左腿被迫高高抬起，姿势真是说不出的淫荡。

　　很明显，这是一个已经做好准备站着交媾的姿势。阿威兴奋的脱掉外衣，往

手掌里吐了几口唾沫，胡乱的抹到了粗长的肉棒上。

　　然后他蹲低身子，牢牢摁住石冰兰不断摇晃的赤裸屁股，同时膝盖将她雪白

的大腿撑得更高，低吼一声，整个人猛地向上顶了过去。

　　「不——」

　　女刑警队长蓦地大声尖叫，奋力将前额向前一撞，重重的砸在了阿威的脑门

上。这一下出其不意，阿威只觉得天旋地转，四肢的力道不由自主的松懈了。

　　说时迟，那时快，石冰兰的左腿立刻摆脱了对方的控制，清叱声中，屈膝狠

狠的撞中了男人的裆部。

　　阿威嘶声惨呼，最脆弱的睾丸遭受到重击，痛得他捧着肚子弯下腰，跟着脸

上又挨了一记重拳，巨大的冲力令他撞破了反锁的隔间门，沉重的摔倒在外面的

地板上。

　　女刑警队长敏捷的也跃了出来，光滑迷人的玉腿仿佛变成了致命的武器，毫

不留情的朝他踹了下去。

　　——上当了！她根本没中迷药……

　　心里闪电般掠过这个念头，阿威忍痛翻滚着，接连避过好几下针对要害的攻

击，但是左脚最终还是被踩了一下。高跟鞋尖锐的后跟穿透了他的皮鞋，结结实

实的穿凿在脚面上。

　　「啊！」

　　阿威发出野兽受伤般的狂吼，痛苦得全身都绷了起来。不用低头去看，他也

知道自己至少有一根脚趾头已经断裂。

　　不过剧痛也激发了潜在的力量，他倏地反手抓住了对方的小腿一拉，失去重

心的女刑警队长霎时俯跌了下来，正好倒在他的身上。

　　「他妈的臭婊子……」

　　暴跳如雷的怒叫声响起，两个人展开功夫殊死搏斗，一会儿翻到上面，一会

儿又被压到身下。

　　阿威毕竟是男人，强劲的臂力使他很快占据了上风，一骨碌骑到了女刑警队

长的小腹上，两只手死死的捏住了她的脖子。

　　「得不到你的人，带回你的尸体也一样……」阿威歇斯底里的狂笑，「你这

对大奶子活着的时候不能属于我，死了我也会割下来好好收藏……」

　　石冰兰的呼吸都透不过来了，满脸艰难的紫涨着，手脚还在拚命的挣动，可

是已经逐渐的软弱了下来。

　　突然，右手无意中碰到了一个塑料袋。仿佛绝处逢生般，她精神一振，伸手

探进去摸索着自己换下的警服……

　　几秒钟后，黑暗中蓦地传来一下轻微的金属撞击声。

　　——这赫然是手枪上膛的声音！

　　阿威的笑声嘎然而止，在震惊中双手本能的一松！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眉心。

　　「站起来！」石冰兰辛苦的咳嗽了几声，低沉着嗓音厉喝，「别耍花样，不

然我就开枪了！」

　　阿威动作僵硬的缓缓站起。

　　女刑警队长跟着爬了起来，右手的枪依然稳稳的对着他，左手从塑料袋里取

出了一副手铐。

　　「卡嚓」一声，冰凉的手铐锁住了阿威的双腕。他的眼睛里露出了绝望的光

芒。

　　「退后五步，在角落里蹲下来！」

　　在黑洞洞的枪口下，阿威不得不照办了，一颗心直沉到了脚底。

　　——完了……这次玩完了……

　　他不由得全身发抖，双膝一软跌坐在地。

　　石冰兰鄙夷的「呸」了一声，俯身拾起色魔扔在地上的外衣，小心翼翼的将

衣领翻开一看，里面只不过是半截导线而已，根本就没有炸弹和任何遥控装置！

　　——混帐王八蛋，白白让我受了那么多羞辱！

　　她简直是怒不可遏，想起刚才自己险些被强奸，简直恨不得一枪干掉这个罪

大恶极的恶魔。

　　原来女刑警队长之所以没中迷药，完全是由于机警的缘故。在跳完舞回来的

时候，她一拿起可乐瓶，马上就察觉瓶子被人掉包了——老孙头犯了一个微小的

错误，放着迷药的这瓶可乐，里面的容量比她原来喝过的那瓶要多。尽管只多出

少许，可还是被石冰兰敏锐的发现了。

　　她立刻意识到色魔的阴险用心，本想当面直斥其非，但是偶然注意到旁边一

张空桌上乱糟糟的摆着不少瓶子，其中一瓶也恰好是只剩一半的可乐。

　　一个大胆的想法泛上心头：如果自己装作被药物迷倒，色魔必然会将自己运

回老巢。只要远远离开这家舞厅，遥控炸弹想来就起不了作用了，等到了目的地

后自己再突然发动奇袭，说不定能既抓到他又同时解救出人质。虽然这样做有些

冒险，但色魔要是真的相信自己中了迷药，肯定不会有什么戒备，成功的可能性

还是相当高的。最起码可以消除掉炸弹的威胁，以免造成损失惨重的伤亡。

　　打定主意后，女刑警队长精心的演了一场戏。她故意把内裤扔到地上，就在

阿威俯身去捡时，她动作神速的将邻桌的可乐调换了过来。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本来都很顺利，由于见过女受害者服用Ｇ水后的反应，她

伪装得也相当像，果然瞒过了对方。谁知竟会发生车子暂时开不过来的意外，导

致色魔在紧张焦虑中兽性大发。

　　石冰兰本以为他最多只是动手动脚满足一下，为了确保舞厅内群众的生命安

全，她自始至终都咬牙忍耐着，想要先万无一失的让炸弹远离舞厅再说，直到那

根火热肉棒捅到自己赤裸的大腿根部时，她才忍无可忍的发动了反击！

　　——事实证明，这个恶魔的身手比预料的还要厉害。自己刚才已经偷袭得手

了，但假如不是碰巧摸到手枪的话，今晚恐怕还是输定了……

　　女刑警队长想到这里，脊梁骨不禁凉飕飕的，肌肤冒出了后怕的冷汗。

　　——幸好，我总算把他给抓住了！

　　她长长的吁了口气，一手持枪稳稳对着阿威，一手从他衣服里搜出手机，打

通了孟璇的电话。

　　「小璇吗？是我！你们快到「黑豹」歌舞厅来……什么？已经在这里了？很

好，我在二楼的洗手间，已经抓到了罪犯……嗯，叫阿宇他们把警车开到门口来

等我……好，就这样！」

　　挂断电话后，石冰兰才算真正松了口气，正要收起手机，忽然听到短信的嘀

嘀声。她打开一看，只有短短五个字：「怎么还不撤？」

　　——这一定是色魔的同伙！

　　石冰兰耸然动容，略一沉吟，忙回复了一条短信：「正在撤，你先走！我们

在东侧的小巷尽头会合！」

夜晚九点半。两辆警用面包车停靠在「黑豹」歌舞厅门口，十多个全

副武装的警察如临大敌、虎视耽耽的监视着周围的一切。

　　三分钟后，一个戴着手铐的男子被押了出来，塞进了前面的那辆警车。

　　刺耳的警笛长鸣，很快消失在长街的另一头。

第１５章　侥幸脱逃

「队长，色魔居然会这么合作，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

　　飞驰的警车上，年长的警官老田脸色凝重，突然冒出来了这样一句话。

　　坐在车里的警员们闻言都望了过来。女刑警队长石冰兰也一蹙秀眉，投注过

来征询的眼光。

　　这时她已经换下了那套暴露的低胸装，身上穿回英姿飒爽的警服，完全恢复

了平时冷艳威严的模样。

　　「他对自己的姓名身份、同伙的去向都躲闪其词，但说起楚倩和林素真母女

的囚禁地点来，却如此干脆，居然还主动配合着带路……」老田说到这里摇了摇

头，忧虑的道，「这里面究竟有什么阴谋诡计？我感到很可疑……」

　　「嘿，不管他玩什么花样，咱们这么多人难道还对付不了他？」有人不以为

意的插嘴说，「老田，你也太过虑了吧！」

　　老田没有答腔，只是望着坐在对面的女刑警队长。

　　石冰兰的秀眉蹙的更紧了。

　　虽然色魔终于落网了，但是他的同伙却并未被自己回复的短信骗到，根本没

有去赴约会合，就直接溜之大吉了，为这次追捕留下了一个隐患。而色魔所说的

囚禁地点，是在远离城市的一个小郊区里。他说自己在那里有栋单独的住宅，三

个女子被囚禁在秘密的地下室里，但入口要靠他本人带领才能找到。

　　于是，两辆警车离开『黑豹』舞厅后没有返回刑警总局，而是直接向色魔说

的那片郊区驶去，准备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老田说的对，那家伙是有可能在玩花样！也许是想以此拖延时间，到老

巢后想办法借助熟悉的地形逃跑吧……

　　女刑警队长想到这里，锐利的视线透过车窗望了出去。色魔就被押解在前面

的那辆警用面包车里，包括王宇和孟璇在内的六个刑警牢牢看守着他，后面还有

自己这辆警车紧跟着。虽然那个不知名同党逃掉了，但除非是搬来整个黑社会团

伙的救兵进行大规模袭击，否则色魔是绝对没有机会逃脱的。

　　但不知为什么，心里却隐隐有不祥的预感……

　　「我同意老田的看法！但是救人要紧，目前顾不上那么多了！」石冰兰沉声

说，「到目的地后大家提高警惕，如果色魔是想指望躲在那里的同伙搭救，我们

正好来个一网打尽！」

　　警员们齐声答应，老田也点了点头，神色这才显得比较轻松了一些。

　　可是女刑警队长自己的心情却沉重了起来，尤其是想到色魔的狡诈和邪恶，

警裙下的两条白晰大腿不由自主的紧紧夹在了一起。

　　事实上，从上车起石冰兰就小心翼翼的并拢着双腿，生怕一不小心走光，被

人发现自己没穿内裤的秘密。

　　她的内裤是在舞厅里脱给色魔的，后来虽然用枪制伏了他，但是在紧张的气

氛中一时忘记了。直到部下们赶过来支持后，去女卫生间里换回警服时才想了起

来。她不想让这么丢脸的事尽人皆知，这件内裤只好暂时不去取回了。此刻警裙

里除了黑色吊袜带外什么都没有，丰满的屁股是赤裸的。

　　这也正是石冰兰没有跟色魔同坐一辆警车的原因——虽然人是自己亲手抓住

的，但是在光着屁股的情况下，她的潜意识里无法做到在一群部下面前，面对知

悉自己秘密的罪犯还能保持住警察的威严。

　　然而，现在她却后悔了！

　　——等到达之后，我一定要寸步不离的亲自盯住色魔，免得出了什么岔子！

　　呼啸的警笛声中，石冰兰望着前面那辆警车上不断闪烁的红灯，暗暗的下定

了决心……

　 ＊＊＊　　　　＊＊＊　　　　＊＊＊　　　　＊＊＊

夜晚十点整。两辆警车一先一后的在山路上前进。

　　这是到郊区必经的一个小山坡，道路比较狭窄，一共要环绕着山峰转上十多

个圈子，体质不好的人很容易就会晕车。

　　警笛依然在尖锐的长鸣，车速却减慢了下来，在漆黑夜色下小心的行驶着。

　　在前面的那辆警用面包车里，年轻的警员们都沉浸在兴奋的情绪中。经过半

年多的辛苦努力，终于让恶贯满盈的变态色魔落入了法网，他们每个人心里都充

满了胜利带来的巨大喜悦。

　　只有警官王宇似乎是个例外，一个人默默的抽着香烟，脸色铁青的吓人。

　　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睛里仿佛有怒火在燃烧，眨也不眨的瞪着龟缩在角落的

色魔阿威。

　　阿威也正目不转睛的盯着王宇，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他的双腕铐着冰冷的手

铐，被两个警员一左一右的挟持着，满是伤疤的狰狞面目显得说不出的邪恶。虽

然脸上的颜料和化妆都被洗掉了，但是在场的警员却没有一个能认出他来，要知

道此人究竟是谁，只能回到警局里再详加审问了。

　　「咯咯……咯咯咯……」

　　突然，阿威神经质般低笑了起来。

　　「老实点！」

　　坐在左右的两个警员吆喝了一声，然而阿威却毫不理睬，自顾自的咯咯笑个

不停。周围的几个警员都喝叱了起来，但一时也阻止不了他。

　　「你他妈的笑个屁！死到临头了还笑！」

　　王宇掷下烟蒂，怒吼着跳起身窜了过去，一把揪住了他的衣襟。

　　「哈哈……我就是要笑……哈……」阿威就像疯子一样纵声大笑，「死到临

头又怎么样？哈哈……能干到Ｆ市第一大奶警花，我死而无撼……」

　　「什么？」王宇的手臂突然发抖了，颤声道，「你……你胡说什么？」

　　「我说……你们那个大奶刑警队长，虽然我不小心中了她的美人计，可是她

也付出了肉体的代价，被我狠狠的肏了一顿……哈哈……我够本了……哈……」

　　「放屁！」

　　王宇厉声怒喝，猛地扬起巴掌就是重重几耳光，打的阿威眼前金星乱冒，嘴

角溢出了一丝血迹。

　　「小王！冷静点！」「阿宇，别这样！」

　　警员们都吃了一惊，赶快纷纷开口相劝。孟璇也从座位上站起，伸手拉住了

恋人的胳膊。

　　阿威却越笑越疯狂了：「我可以理解，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哈哈……

但你心里早就已经相信了！哈……要不是用肉体做诱饵，她怎么会穿成那样跟我

单独呆在一起？哈哈……」

　　「住口……你给我住口！」

　　王宇拚命的怒吼，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的暴起，然而一颗心却沉到了脚底。

　　当他和同事们赶到『黑豹』舞厅，在那个阴暗的洗手间里见到石冰兰时，虽

然人人都对她单枪匹马制伏了色魔佩服不已，但她那身暴露的打扮却也令大家目

瞪口呆。

　　王宇更是犹如五雷轰顶，永远也忘不了女刑警队长当时的形象——她穿着一

套极其挑逗的裸肩连身裙，低胸的领口上满是皱巴巴的折痕，饱满雪白的胸脯大

半袒露在外面。而那短的只能刚好遮住屁股的超短裙也是凌乱不堪，裙角明显的

有拉扯过的迹象，包裹住光滑玉腿的丝袜也到处都是撕裂的抽线。

　　不管是谁看到这副画面，头脑里都会马上泛起一个念头：眼前这个美女一定

是刚刚被男人上过！而且还是一场很激烈的、狂风暴雨般的交媾！要不是石冰兰

手里还平端着乌黑的枪口，怎么看她都不像是个女警察，倒像是个刚被罪犯蹂躏

过的女受害者！

　　实际上警员们的确或多或少产生了怀疑，但出于长久以来对这位女上司的敬

畏，这种怀疑只是被深埋心底，而且还都暗暗告诫自己不要胡乱猜测。

　　受到最大震荡的自然是一直暗恋着女刑警队长的王宇，他已经一个人胡思乱

想许久了。本来还抱有侥幸的心理，然而现在色魔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宣称，石

冰兰付出了「肉体的代价」！

　　「放你娘的屁！狗杂碎……你说的我一个字也不信！」

　　王宇狂怒的咆哮着，雷鸣般的声音大的吓人，两眼已经变的血一样红。

　　阿威却反而平静了下来：「不信你就再到我身上仔细搜一搜好了！在我胸前

汗衫的内侧有个隐秘小口袋，你们刚才没翻到那里，现在你再看看吧，那里面藏

着什么……」

　　话音未落，王宇已经咬牙切齿的弯下腰，伸手就想去搜色魔的身。

　　「阿宇，这个混蛋是在故意找茬……别理他就是了！」

　　孟璇和几个警员都看出王宇的情绪太过激动了，人人都担心的劝了起来。

　　但王宇就像没听见似的，右手探到阿威的衣服里搜索了一阵，突然间脸色大

变，手掌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似的猛地抽回。

　　警员们的视线齐刷刷的射来，只见在那摊开的手掌上，赫然是一件性感的黑

色蕾丝内裤！

　　警车里的气氛一下子凝滞了，所有人都呆若木鸡。

　　王宇的脑袋轰然鸣响，只感到眼前一黑，全身都不由自主的颤抖了起来。

　　他一眼就认出这的确是女刑警队长的内裤——五个月前的一天下午，他鬼迷

心窍的偷拍下石冰兰更换警服的镜头，那时她穿的就是这个品牌的内裤！

　　「不……这不是真的……不是……」

　　王宇痛苦的面容扭曲，仿佛有一柄尖刀深深的刺进了心脏。

　　他多么希望这只是个巧合，但稍微将内裤凑近面前，就隐隐的闻到了一股女

人下体的成熟气息，无情的说明了它是刚从肉体上剥下来不久的新鲜货色！

　　「哈哈……哈……你们一定很意外吧？」阿威又狂笑了起来，「刚才你们赶

来的时候，大奶警花的短裙里可是真空的！光屁股已经让我操了个够……」

　　「你给我闭嘴！」

　　王宇目龇欲裂的狂吼，猛地将阿威从座位上拽起，迎面一拳把他打翻在地，

跟着又是重重几脚踢在他身上。

　　警车里霎时大乱，警员们不约而同的站起身，有的高声喝叫着要王宇冷静，

有的冲过去想要把他拉开。但年轻的警官显然已经被彻底激怒了，势若疯虎般的

猛扑着，一时竟没有人能拦的住他。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愤怒！」阿威一边倒在地上尽力躲闪，一边依

然在喋喋怪笑，「因为你也喜欢这个大奶婊子，没想到她居然被我这个狗杂碎给

操了……你这是在嫉妒我！哈哈……嫉妒……」

　　这时孟璇本来已经抓牢了王宇的臂膀，听到这几句话后心里咯登一声，手上

的力量不自觉的松了。而王宇也像是突然遭到了更大刺激似的，蓦地里爆发出了

惊人的力气，将周围的几个同事全都甩开了。

　　「老子打死你！」

　　他完全失去了理智，俯身又将阿威一把揪起，拳头脚尖暴雨般落了下去。

　　「阿宇！」

　　孟璇及时回过神来，尖叫一声，从后面将恋人连人带胳膊的紧紧抱住了。其

他几个刑警也从旁边围上，七手八脚的拽住了他。

　　「打死你……打死你……」

　　王宇仍在厉声怒骂，上身被按牢了无法动弹。他就向后一个仰靠，双腿顺势

朝前猛踢而出。

　　「砰砰」的闷声响起，阿威的胸膛被踢个正着，整个人凭空飞跌了出去，仰

面朝天的撞到了驾驶座旁边的椅背上。

　　正在开车的司机吓了一跳，还没反应过来，阿威突然忍痛一个翻身压到了他

肩膀上，白森森的牙齿一口咬住了他的喉管。

　　「啊呦！」

　　司机发出长长的惨叫声，痛的在座位上挣扎蹦跳。孟璇大惊，忙松手放开王

宇，两人双双箭步奔了上来，吆喝着抓住了阿威的头发向后拉扯，但是他却说什

么也不肯松口。

　　鲜血从司机的脖颈处狂涌而出，驾驶立刻失控，整辆警车开始急剧的左右摇

摆。警员们纷纷惊呼起来，跌跌撞撞的站不稳脚步。

　　「大家同归于尽吧！」

　　阿威嘶哑的狂喊了一声，戴着手铐的双臂猛然伸到前面，抓住方向盘奋力打

起了圆圈……

　 ＊＊＊　　　　＊＊＊　　　　＊＊＊　　　　＊＊＊

夜晚十点十分，两辆警车刚驶到接近峰顶的拐弯口。

　　突然，前面那辆警车像是喝醉酒的疯汉似的，在山路上划出了歪歪扭扭的轨

迹。

　　后面的警车险些撞了上去，幸好及时的将速度减了下来。

　　但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前面的警车就完全失去了控制，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

了几下，蓦地里向右来了个九十度的急转弯。

　　右边赫然是悬崖！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警车撞断了石制防护栏，顺着陡峭之极的斜坡一路

翻滚了下去。

　　——吱呀！

　　后面的警车立刻刹住停下，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

　　车门打开，一群警员飞快的跳下，三步并作两步的跑了过来……

　 ＊＊＊　　　　＊＊＊　　　　＊＊＊　　　　＊＊＊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

　　石冰兰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眼睁睁的望着崖下的一片漆黑，无比懊恼的

跺着脚。

　　极度的震撼令她惊呆了，内心充满了悲痛和悔恨。

　　——这一定是色魔搞的鬼……要是我也坐在那辆车上就好了，就不至于发生

这种惨剧……

　　「队长，我们赶快下去看看！」站在旁边的老田提醒她道，「没听到车子的

爆炸声，他们也许还活着……」

　　石冰兰不由精神一振。

　　从这里向悬崖下眺望，陡峭的斜坡只延伸到半山腰处，那里有一个相对平缓

的山坳，密密麻麻的种满了大片面积的树木。警车肯定是一路冲撞到树林去了，

夜晚看不清具体在什么位置。

　　「走！」

　　女刑警队长一声令下，率先奔回了停在路边的那辆警车，身后几个警员也快

步跟了进去。

　　马达轰鸣，尖锐的警笛风驰电掣的掉头转向山下。

　 ＊＊＊　　　　＊＊＊　　　　＊＊＊　　　　＊＊＊

短暂的昏迷过后，阿威醒了过来，只觉得全身上下都痛的厉害。

　　睁大眼睛一看，他发现自己姿势怪异的躺在车里，整辆警车已经变成了倒栽

葱，到处都是震碎的玻璃渣。

　　再看看周围，前后左右都躺着穿警服的身躯。六个警察加上司机和他自己，

八个人分别滚倒在车厢的不同角落。

　　——万岁！我还活着！

　　阿威暗叫侥幸，借着闪烁车灯的微弱光芒，发现自己身前是个鼓足了气的特

大号气囊。看来多亏是驾驶座自动弹出这个气囊缓冲，自己才不至于当场死亡。

　　不过他还是受了不轻的伤，额头有几行鲜血缓缓的淌下，几乎模糊了眼帘。

　　——这样都能让我死里逃生，真是没想到……

　　阿威发疯般将警车驶出悬崖时，本来是抱着必死之念的。他并没有指望自己

能活下来，只是想临死前多拉几个垫背的。

　　这个念头是在警员们涌进「黑豹」舞厅时产生的，阿威那时真正的绝望了，

知道再也不可能在这么多警察押送下逃跑。想到等待自己的将是法律最严酷的惩

罚，他简直是不寒而栗，心想多苟延残喘几天也只是白白受辱，还不如早点自我

解脱干脆。

　　于是当警方逼问楚倩三女的囚禁地点时，阿威假装配合的表示要亲自带路。

在警车驶到崎岖的山路上后，他有意的制造了这样一起混乱。

　　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他敏锐的观察力——王宇一出现在面前，阿威就察觉到

他对石冰兰的感情非同一般。看到女刑警队长那身暴露挑逗的打扮，别的警员都

只是惊愕，只有王宇的眼神里露出了明显的痛苦。

　　这之后在警车上的表现更加证明了阿威的判断没错。接下来他故意去激怒王

宇，原本是希望对方狂怒下开枪打死自己，不料年轻的警官自始至终都只是用拳

脚痛殴。最后阿威总算抓住了一个意外的机会，亡命的将警车开出了悬崖……

　　幸好老天保佑，他居然没死！

　　「嘿，嘿……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

　　阿威喃喃自语着，环顾身周，所有人都躺着一动不动。

　　很明显，从这么高的悬崖摔跌下来，这批可恶的警察就算没死光，活着的人

也都重伤昏迷了。只有自己和司机以及王宇孟璇四人因为翻倒在驾驶座周围，在

大气囊的缓冲下，情况才会相对好些。不过司机因喉管被咬断，失血过多早已毙

命了，王孟两个年轻警察则还没有醒过来。

　　他想了一下，记得石冰兰是把手铐的钥匙交给了孟璇，于是吃力的爬到了她

身边搜索衣袋。先是摸出了个钱包，接着是手机，最后才找到了钥匙。

　　「卡嚓」一声，冰冷的手铐打开了，双手终于恢复了自由！

　　阿威如释重负的吁了口气，顺手将孟璇的钱包和手机塞进自己兜里，然后又

抽出了她腰间皮套里的配枪，也一并收了起来。

　　「他妈的，原来是你！」

　　他这时才认了出来，眼前的女警就是上次自己在「Ｆ市百货商城」想要绑架

的目标。她的胸围尺寸也相当壮观，虽然还不能跟石冰兰的那对超级巨乳相提并

论，但也绝对算的上是「波霸」了。

　　微弱的光线下，这个漂亮的警花也不知是死是活，胸前的警服高高的鼓着。

阿威忍不住伸手探了过去，隔着警服捏了一把她丰满的乳房。

　　谁知就是这么一捏，孟璇娇小的躯体突然微微挣动了起来，嘴里发出了呻吟

声。

　　阿威吓了一跳，再也不敢在现场停留了，手脚并用的迅速爬到门边，摸索着

打开了倒置的车门，费了很大的劲才钻了出去。

　　外面繁星满天。已经撞的破破烂烂的警车倒翻在一片树林里，车头还在冒着

硝烟。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喝叱。

　　「站住！」

　　阿威回头一看，孟璇已经完全醒了过来，正圆睁着双眼向外爬动。

　　他赶快撒腿就跑，跌跌撞撞连滚带爬的奔向树林深处。

　　「别跑……给我站住！」

　　孟璇强忍着头晕眼花的不适感厉声大叫，看到同事们生死未卜的到处躺着，

她难过的眼含热泪，焦急万分的伸手摇晃着王宇。

　　「阿宇……你没事吗？阿宇！」

　　「我……还好！你快……先把色魔抓回来！」

　　王宇喘息着，摇摇晃晃的坐起身子。在孟璇发出第一声叫唤时，他就已经恢

复了知觉。

　　「呀……你流了这么多血！是不是伤的很重……」

　　「死不了！」王宇辛苦的咳了几声，突然冲着她吼了起来，「你快去抓色魔

啊！别让他给跑了……这点伤我自己能处理！」

　　他的声音虽然含着痛楚，但是中气却还是很足。孟璇这才稍稍放下了心事，

咬了咬嘴唇，转身用最快的速度钻出了警车。

　　「小心点！」

　　王宇高声喊叫，目送着那娇小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

　　跟着他狠狠的摔了自己两耳光，望着身旁一个个紧闭双眼的同事们，眼里流

下了痛悔的热泪。

　 ＊＊＊　　　　＊＊＊　　　　＊＊＊　　　　＊＊＊

晚上十点二十分。石冰兰带领着六个警员，动作敏捷的在夜色下潜行。

　　由于警车无法越过沟壑，她和部下只能徒步跋涉，穿过杂草丛生的陡峭坡度

后，总算来到了这块林木茂盛的小山坳。

　　这里并没有人工开凿的道路，黑黝黝的树林延伸出好几里长，就算是白天都

不容易进行搜索，更不要说是漆黑的夜晚了。

　　女刑警队长不禁暗暗焦急。

　　刚才王宇已经打来了电话，语声哽咽的说出了最坏的消息——失事警车内的

刑警非死即伤，色魔打开手铐逃进了树林里，只有孟璇一个人紧跟着追捕去了。

他自己则左腿骨折无法行动，正在努力抢救身边的几个同事。

　　——就这么点人，根本就不可能对色魔形成包围圈，只能碰碰运气了……

　　石冰兰心情沉重的环顾着六位部下。总局里虽然已经派出了支持的人手，但

至少要半个小时后才能赶到这里。眼下就凭这区区几个人去搜捕色魔，无疑是太

少了些。

　　「时间紧迫，我们分开来搜索！」她的声音听起来还是很沉着，「你们六个

人分成三路，我自己一路。无论是找到警车还是发现色魔，马上先用手机互相联

络！」

　　六位警员齐声答应。

　　漆黑的夜空下，女刑警队长和部下们散了开来，分别向树林的四个方向搜了

过去。

　 ＊＊＊　　　　＊＊＊　　　　＊＊＊　　　　＊＊＊

阿威精疲力竭的跌坐了下来，背靠着一棵大树不停的喘息。

　　身体的各个部位都传来火烧火燎的痛感，左脚骨折的足趾更是已经肿起，每

走一步都带来钻心的剧痛。

　　——他妈的石冰兰，这都是你害的……如果我今晚能逃脱大难，我发誓将来

一定要让你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怒火在心里熊熊的燃烧着，再想到女刑警队长胸前的那对巨乳，阿威不禁恨

的牙痒痒的，本就很强烈的占有欲陡然又增加了十倍。他还从未试过如此渴望得

到一个女人的肉体，渴望着用最变态的方式来凌辱她。

　　但，一切都要等先逃过眼前的危机再说！

　　五分钟前警笛由远至近的响起，另一辆警车已经赶来了。不用说，大奶警花

现在肯定正率人在树林里到处搜寻，危险已经迫在眉睫！

　　使用从孟璇身上搜来的手机，阿威给老孙头打了个电话，彼此简单的交代了

一下各自的情况。

　　原来老孙头何等老奸巨猾，收到石冰兰伪装阿威发来的短信后，立刻本能的

起了疑心。为安全计，他没有前去赴约，而是躲在舞厅附近查看动静，果然几分

钟后就看到阿威被警察押了出来。

　　老孙头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知道已到了生死关头，无奈之下一横心，正在紧

急调动手下的黑势力杀手，准备在警方返回的途中突袭警车，拚个鱼死网破救出

阿威。如此蛮干自然是下下策，好在现在接到了阿威电话，原计划可以取消了。

　　「你先冷静下来，别着急！我这就开车去接你！」老孙头的声音仍然十分镇

定，「你等着，等快到了我们再联系！」

　　电话匆匆的挂断了，阿威却仍焦躁不安。老孙头的动作固然神速，但警方派

来增援的人手肯定也在争分夺秒赶来，双方谁能先到还是个未知数。

　　——不管怎样，先设法回到正规的公路再说，也许能自己拦截一辆路过的车

子……

　　想到这里阿威精神一振，撑起满是伤痛的疲惫身躯，准备继续亡命奔逃。

　　「呔！哪里跑！」

　　清脆的娇喝声蓦地响起，一条娇小俏丽的人影在黑暗中出现。

　　阿威骇然变色，急忙发足向前狂奔，可是一拐一拐的始终跑不快，没几步就

被拉近了距离。

　　「站住！」

　　孟璇一边喝叱一边伸手到腰间去拔枪，不料却摸了个空。她微微一怔，心想

大概是翻车的时候从身上跌落了，于是猛然纵身跃起，迅捷无比的直扑了过去。

　　就在这一瞬间，阿威也伸手到衣袋里去拔枪，但又突然犹豫了。

　　——不能开枪！那会把别的警察吸引过来……

　　就这么一迟疑，孟璇已经飞身撞中了阿威的脊背，将他整个人撞倒在地。

　　阿威顺势一个打滚，骨碌碌的滚出了五六米远，然后一个鲤鱼翻身跳起。他

还来不及站稳脚步，身材玲珑的女警官已经闪电般的冲到了面前。

　　——好敏捷的身手！

　　阿威心中震惊，奋力抵挡着那勇猛矫健的攻击，可是因为失去了先机，才招

架了三四招就又被一个肘拳击中了小腹，痛的他弯下腰来，只能用脑袋去撞击对

方的胸脯。

　　孟璇闪身躲开，心里也有少许的惊异。这个色魔的徒手搏击竟是相当高明，

换了一般人这时早就已经爬不起来了。

　　两个人你来我往，拳脚交加的又拚斗了十多个回合，吆喝声此起彼伏。

　　阿威渐渐招架不住，暗地里叫苦不迭。这个年轻女警的功夫比石冰兰还要厉

害，就算是平时自己也未必有把握打赢她，更何况现在全身不是伤就是痛，足趾

折断的左脚还大大的影响了功夫的发挥。

　　其实孟璇在翻车后也是周身骨头隐隐作痛，身手也不如平时那么灵活了，但

比较起来还是要好的多，所以从一开始就占据着绝对的上风。

　　「呀——」

　　娇喝声中，孟璇娇小的身影倏地跃高，凌空一记漂亮的旋风腿，结结实实的

扫在了阿威的面颊上。

　　这一击的力道又重又狠，阿威整个人都被踢飞了，惨叫着摔倒在几米开外的

泥土堆里。

　　左颊传来剧痛，他张开嘴，吐出了四颗牙齿和血红的唾沫。

　　孟璇不等对方喘息过来就飞快的扑上，又是一脚准确的踢中了他的太阳穴。

　　阿威只感到天旋地转，眼泪、鼻涕和唾液一起狂涌而出，所有的力气仿佛都

随着痛感消失殆尽。

　　「人渣，束手就擒吧！」

　　孟璇喝叱着掏出了一副闪亮的手铐，俯下身正想扭住对方的手臂反铐起来，

但是她突然间楞住了。

　　黯淡的星空下，赫然有一只乌黑的枪口对准了自己！

　　枪已上膛，阿威尽管痛的全身痉挛，但持枪的右臂却还能努力维持着平稳。

　　「没想到吧？臭婊子！」

　　他嘶声狞笑，涂满颜料的脸颊完全扭曲了，看上去更是说不出的狰狞可怖。

　　孟璇仿佛有些不知所措，瞪大眼睛盯着枪口，表情又是惊奇又是愤怒。

　　阿威喘着粗气，摇摇欲坠的勉力站起身，左手一把夺过了孟璇拎着的手铐。

　　「转过身去，双手背到后面来！」

　　孟璇犹豫了一下，只好照办了。

　　——我真是粗心大意呀！他能打开石姐的那副手铐，肯定是从我身上搜出了

钥匙，配枪当然也是被他顺手拿走的，而我刚才居然没想到这一点……

　　她心里十分懊悔，只觉得伸到背后的手腕一凉，冰冷的金属已碰到了肌肤。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孟璇的身躯猛然向下一蹲，跟着以左足为轴心，

右腿闪电般的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像长了眼睛似的飞踢向阿威持枪的右手。

　　她的格斗经验极其丰富，知道自己的双腕一被铐住，对方的戒备就会有所松

懈，而这正是发动突然反击的最佳时刻！

　　可惜阿威同样也是个搏击行家，虽然伤痛令他的功夫大打折扣，但是积累下

来的经验却并没有消失。

　　僻静的树林里，蓦地响起了一声痛楚的叫声！这次是女子的声音。

　　孟璇跌倒在地上，右腿极其痛苦的蜷缩了起来，脚上的皮鞋已经不翼而飞。

　　「现在，我们两个公平了！」阿威咯咯的怪笑，「我是左脚断了脚趾，而你

是右脚受到重创！哈哈……哈……」

　　足踝处传来彻骨的剧痛，孟璇痛的眼泪都快流了出来，刚才那一脚被色魔用

枪柄狠狠击中，伤的实在不轻。

　　——该怎么处置这个警妞呢？

　　阿威踌躇不决。开枪会惊动别的警察，就这么扬长而去也不妥，除非是把她

活活勒死。但以自己现在的虚弱体力，恐怕并不容易做到。而且这个警妞的胸脯

涨鼓鼓的，还没玩过就杀了也太可惜。

　　——干脆挟制着她逃跑吧！关键时候还可以当人质来用……

　　主意马上就打定了，阿威退后几步，发出龇牙咧嘴的咆哮声：「站起来！动

作快点……站起来！」

　　在凶狠目光和乌黑枪口的威逼下，孟璇挣扎着爬了起来，右腿颤抖着支到了

地面上。

　　还好！虽然痛的相当厉害，但看情形应该只是被枪柄敲击成骨裂，还不至于

断掉脚踝。

　　「老老实实的向前走！」阿威的声音充满凶残，「我警告你，别他妈的跟我

耍花招！否则你会死的很难看！」

　　孟璇愤怒的瞪着他，一言不发，默默的迈动了艰难的步伐。

　　夜色下，两条相距不远的人影缓慢的移动着，脚步都是一瘸一拐，走起路来

相当的吃力……

　 ＊＊＊　　　　＊＊＊　　　　＊＊＊　　　　＊＊＊

——该死！这都是我的疏忽造成的……我本应该跟色魔同一辆车监视……

　　站在那辆失事警车的旁边，石冰兰神色黯然，清澈的明眸里有泪光在闪烁。

　　除了王宇外，车里的其它部下全部殉职了！有两个奄奄一息的，还是等她找

到这里后，亲眼看着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

　　而王宇也因为伤势沉重，失血过多而陷入了半昏迷。

　　——等着瞧吧，魔鬼……我一定要亲手抓你归案，让你接受法律最严厉的制

裁！

　　女刑警队长的脸上露出无比悲愤的表情，含泪弯下腰搀扶起王宇，背着他迅

速沿着原路返回，快步奔向停在山坳外面的那辆警车。

　 ＊＊＊　　　　＊＊＊　　　　＊＊＊　　　　＊＊＊

夜幕深沉，山路上黑漆漆的。

　　路边停着一辆警车，车头灯的光芒照亮了前面十多米远的距离。

　　「别出声，不然我就开枪打死你！」

　　阿威嘶哑着嗓音，枪口紧紧顶着孟璇的脊背，胁迫她一步步的接近了警车。

　　两个人在树林里转了好一阵，早已不辨东西南北，好不容易横穿过树林回到

了公路。抬头一看，仅余的那辆警车恰好就停在不远处。

　　——没有车根本逃不远，干脆就劫持这辆警车算了……

　　阿威的心脏激动的咚咚直跳。表面看这是一个大胆到荒谬的念头，但仔细想

一想，就凭自己现在的情形，沿途经过的车子恐怕一眼就能看出不妥，根本不会

停下车来让自己拦截。

　　而用手里的女警做人质，也许倒还能劫走这辆警车。警员们肯定都跟石冰兰

去树林里搜捕了，最多剩下一两个人留守，用偷袭的方式应该还是不难解决的。

　　想到这里，阿威决定冒险孤注一掷，借着夜色的掩护，押着孟璇悄悄的从后

方接近了警车。

　　孟璇已经猜到了他的意图，可是在枪口的威逼下无法反抗，只有尽量的放慢

步子拖延时间。好在她和阿威的脚伤都不轻，两个人本来行动就异常艰辛，阿威

倒也没怎么催她。

　　可是，和警车的距离终究还是在一点点的缩短！

　　十米……五米……三米……

　　孟璇急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正想不顾一切的出声警告，警车的门却突然

光当的拉开了！

　　一个看上去很嫩的年轻男警员跳下车子，猛然一抬头，脸上立刻大惊失色。

　　「别动！我……」

　　嘶哑的命令声还没说完，这年轻男警员已经大声惊叫着，伸手拔出了腰间的

配枪。

　　阿威再也来不及多想，本能的举起右臂，抢先一步扣动了扳机。

　　「砰、砰、砰！」

　　三声震耳欲聋的枪响接连爆出，划破了郊外夜空的宁静！

　　男警员踉踉跄跄的退后了几步，胸膛上冒出了三处血流泉涌的大洞，当场倒

地身亡。

　　他的眼睛瞪的大大的，完全是死不瞑目——这个刚入行的年轻小伙子是留在

这里看车的，刚才并未发现色魔逼近，本来只是准备下来撒泡尿而已，想不到就

这样做了枪下冤魂。

　　「呀……我跟你拼了！」

　　硝烟未尽，孟璇就发出悲愤的尖叫声，拼尽全部力气合身撞了过来。

　　但受伤的脚踝严重限制了她的速度，阿威及时的侧身躲过，毫不留情的反手

一拳打在女警官的肋下，将她娇小的身躯打的斜斜跌倒。

　　「小贱货，你他妈的给我配合点！」阿威一把抓住孟璇的头发，将她硬生生

的从地上扯起，目露凶光的怒吼，「老子已经开枪杀了一个，不在乎再多杀你一

个，懂吗？」

　　孟璇眼睛都红了，胸脯急促的起伏着，漂亮的脸蛋上充满了强烈的恨意，但

是却没有再挣扎。

　　「这就对了！」

　　阿威咯咯狞笑，正想再说几句狠话吓唬她，突然听到有纷杂的脚步声远远传

来。

　　他警觉的回过头一望，只见有几条人影穿出树林越过山坳，正沿着公路向这

里飞奔。

　　「不许动！举起手来！」

　　清冷威严的喝声非常熟悉，一听就知道是女刑警队长石冰兰的嗓音。她冲在

最前面，手里已经平端起了配枪。

　　阿威立刻缩到了孟璇身后，左手紧紧箍着她的腰，右手持枪指住她的脑袋，

狞笑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小璇！」

　　在距离五六米远处，石冰兰倏地停住了脚步，脱口发出惊呼声。

　　远远的她就已经望见色魔挟制着一个人质，走近了才发现竟然是孟璇，一颗

心顿时沉了下去。

　　「很意外吧？大奶警花！」阿威神经质般的狂笑起来，「我不但没死，还抓

住了你手下这个小波霸……哈哈……哈哈……」

　　石冰兰俏脸冰寒的怒视着他，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开动脑筋判断着眼前的

局势。

　　身后的两个警员也都奔到近前停下，其中一个还背负着重伤的王宇。他刚刚

才被枪声惊醒，一看清楚是孟璇就骇然震动，发出又惊又怒的吼叫声。

　　「恶魔！你快放开小璇……你要是敢动她一根头发，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阿威冷笑一声，根本不屑跟他说话，发亮的眼光只是紧紧的盯着石冰兰。后

者也正在冷然逼视着他。

　　——要是我早一步赶到就好了！

　　女刑警队长十分懊恼，本来她一个人背着王宇赶回警车这里，中途正好遇到

了两个部下，从她背上接过王宇没多久，那突如其来的三声枪响就轰然传来！

　　而这时正规的公路已经在望了，如果能提早一分钟到达，也许都能制止部下

被枪杀的悲剧。

　　「统统把枪丢掉！」

　　嘶哑的声音咆哮着，在寂静的环境中听来分外的尖锐刺耳。

　　「队长！别听他的……队长！」

　　孟璇焦急的呼喊着，但阿威马上捏住了她的嘴，同时枪口狠狠的顶了一下她

的头。

　　石冰兰缓缓的垂下右臂，松手扔掉了配枪。其余两个警员也只得照作了。

　　「今晚算你赢了！放了她，我们让你离开就是了！」

　　「哈！我才不会这么蠢呢，白白的把人质放掉！」阿威挟制着孟璇，一步步

的向警车退去，「我当然要带着她一起走，直到完全摆脱你们警方的追踪……」

　　女刑警队长耸然动容，猛然踏上两步，但却被阿威厉声喝止了！

　　「你再敢往前半步，我就立刻开枪！」

　　「你这狗杂碎！快放了她……」

　　王宇又发出了怒吼声，但石冰兰却回头瞪了他一眼，用凌厉的眼神示意他安

静。

　　阿威的声音却越发狰狞了：「再说，这个婊子刚才把我打的好痛，我也绝不

会这么容易放过她……我要让她尝到身为女人的最大痛苦！」

　　「你敢！」王宇气的险些又晕了过去。旁边的两个警员也都满面怒容。

　　可是眼前的局面如此严峻，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眼睁睁的望着阿威退到

了车门边。

　　「等一下！」石冰兰突然道，「放了她，让我来做你的人质！」

　　话音刚落，所有人都惊呆了。

　　王宇和孟璇异口同声的先叫了起来：「不行！队长……这绝对不行！」

　　石冰兰不为所动，凝视着阿威平静的说：「是我亲手把你抓住的！你最想报

复的人应该是我，不是吗？」

　　阿威的心跳陡然停顿了，眼里射出亮的可怕的目光。

　　郊外明朗的星空下，清丽冷艳的女刑警队长就站在眼前，比ＡＶ女星还要惹

火的魔鬼身材挺的笔直，一对极其丰满的乳峰将胸前的警服撑的几欲裂开。

　　——是的，今晚害惨了我的人是大奶警花！而且，我最想占有、虐待的也是

她……

　　想到石冰兰在舞厅里穿着那身暴露服装的模样，还有她光屁股站在过道里，

被迫高高抬起一条雪白大腿的淫荡姿势，阿威全身的血液都热了起来，胯下的肉

棒情不自禁的翘高了。

　　——啊啊……真想现在就把这个巨乳女警掳回去，用长长的铁链拴住她的脚

踝，将她永远的囚禁起来，然后再当成性奴来一点一点的好好调教。

　　「嘿，你又想跟我玩花样吗？」考虑了几秒钟后，阿威发出冷笑声，「那次

在百货商城的停车场里，你是怎样大显身手制伏罪犯的，我可是记忆犹新……」

　　「不过，我还是愿意冒一次险！」出乎意料的，他的语气突然又变了，龇着

牙吃吃怪笑道，「和那次的条件一样！想要我释放人质，你先把身上的衣服全都

脱光，再戴上手铐走过来！」

　　石冰兰的身躯微微一颤，脸色随即变的惨白。那是一个她再也不愿意去回忆

的噩梦，想不到现在又要再一次重演！

　　「队长，千万不行！」「队长，别听他的……」

　　王宇、孟璇和两个警员纷纷叫嚷了起来，但女刑警队长却恍若未闻，平稳了

一下呼吸，伸手缓缓的将警服上的钮扣一颗接着一颗的解开。

　　脱掉了墨绿色的上装，然后是贴身的内衣……全都扔在了脚边，雪白晶莹的

胴体逐渐裸露了出来。

　　「哈！哈……看你脱衣服脱的多么熟练！以前大概都是靠这种方式来抓罪犯

的吧？也难怪，有一对这么大的奶子当然要好好利用啦……哈哈……」

　　阿威肆无忌惮的狂笑着，警员们却都气的手脚发抖，一个个将拳头握的咯咯

直响。

　　很快的，石冰兰的上身就只剩下奶罩了。她咬着嘴唇，用最大的毅力控制着

自己，弯下腰来屈起修长的左腿，准备先把丝袜褪掉。

　　「慢着！」阿威笑的更加诡异淫邪，「你先脱裙子！」

　　石冰兰只能遵命，将齐膝的制服裙脱了下来，也扔到了地上。

　　——哇！

　　每个人都在心里惊呼出声，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女刑警队长的臀部赫然是赤裸的！

　　——原来……她真的没穿内裤……

　　王宇两眼发黑，痛苦的整张脸都扭曲了，伤处更是传来极其剧烈的疼痛。

　　感觉到现场所有人的视线都直楞楞的盯着自己，石冰兰的俏脸刷的一下涨的

通红。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内心涌起了一股强烈的羞耻感，比几个小时前在

歌厅里所蒙受的羞辱还要强烈！

　　——太丢脸了……我竟然又在这色魔面前光着屁股！而且这次还有部下们在

旁边看着……

　　石冰兰想到这里无地自容，本能的用双手捂在私处上，挡住前面色魔投射来

的灼热目光。至于后面裸露的臀肉，就只好不去管它了……

　　夜风吹过，星光更加闪烁。

　　僻静漆黑的山路上，女刑警队长半裸着性感惹火的胴体，全身只剩一件黑色

的奶罩和半透明的吊带丝袜，一丝不挂的雪白屁股因为羞耻而微微的颤动着，看

上去挑逗淫靡到了极点。

　　——啊啊，要是再穿上高跟鞋，就是一具很完美的等待受虐的肉体了！

　　阿威激动的呼吸急促，上下逡巡的眼光最后落到了那对诱人犯罪的巨乳上。

薄薄的奶罩根本遮盖不住她胸前的伟大，两个极其丰满的硕大肉团简直是呼之欲

出，在罩杯的烘托下显得更加高耸挺拔。

　　「队长！」

　　一声炸雷般的狂吼突然响起，王宇不知从哪来的力量，从同事的背上挣脱下

地，跄踉着摔倒在石冰兰脚边。

　　「求你了！队长……别再脱了……」他泪流满面，抱住女刑警队长的双腿哽

咽哀求，「那家伙没安好心……求你别再脱了……」

　　「小璇就像我的亲妹妹一样，我不能看着她被毁灭！」石冰兰极力控制着自

己，声音还是保持着冷静，「阿宇，你放手吧……」

　　「不，不！」王宇发狂般摇着头，「我也不能眼看着队长你被侮辱……」

　　「哇哈哈哈，真是精彩而感人的一幕啊！」阿威阴恻恻的怪笑道，「好吧，

就让这位多情种子来做个决定！反正我只能绑走一个人，是绑走你的女上司呢，

还是这位漂亮的小警花？我给你十秒钟考虑！」

　　「等等！」石冰兰一听就急了，「不是说好了我来代替她当人质吗……」

　　「十……九……八……七……」

　　阿威毫不理睬，自顾自的报起了数字。

　　「王宇！你别再给我添乱了！」女刑警队长双眉竖起，焦急万分的喝叱，「

就照我的意思办，这是命令！」

　　孟璇却静静的望着自己的恋人，什么话也没说。

　　「三……二……一……时间到！」

　　王宇浑身一震，不由自主的狂吼：「我绝不会让你把队长带走！」

　　时间仿佛突然停顿了。

　　一滴泪珠从孟璇的眼角悄然滑落，这一瞬间她的目光似乎蕴含着千言万语，

然而却没有人能真正读的懂了……

　　「好，一言为定！」

　　阿威不再多说一个字，伸手拉开车门，警惕的退了进去，跟着将孟璇也扯进

警车。

　　「等一下，听我说！」

　　石冰兰猛地踢开王宇，冲上两步还想申辩，但车门却「砰」的一声关上了。

　　「好好睡一觉吧！」

　　车里的阿威冷笑着，突然一掌切在孟璇的后颈动脉上，身材娇小的女警官立

刻软软的倒了下去，人事不醒的昏迷了。

　　他连看都不看一眼，飞快的爬到了驾驶座上，点火发动了油门。

　　马达鸣响声中，警车一下子就把速度拉到了最快，像个庞然大物似的猛冲了

下来，从石冰兰和警员们的身边险险擦过。

　　「别走！」

　　女刑警队长一个翻身捡起地上的配枪，悲愤的尖叫着，手指连连扣动扳机。

　　「砰、砰、砰……」

　　震耳欲聋的枪声又接连不断的响起，整座山峰仿佛都在枪声中微微震荡。

　　可是，警车还是就这样在眼前绝尘而去，眨眼功夫就消失在夜色中……

【第三集完】

　　 《冰峰魔恋（４）》

＊＊＊＊＊＊＊＊＊＊＊＊＊＊＊＊＊＊＊＊＊＊＊＊＊＊＊＊＊＊＊＊＊＊＊

　　 目录：

　　第１６章　沉重的打击

　　第１７章　惊闻身世

　　第１８章　狠下辣手

　　第１９章　同性淫虐

　　第２０章　女护士长误入陷阱

＊＊＊＊＊＊＊＊＊＊＊＊＊＊＊＊＊＊＊＊＊＊＊＊＊＊＊＊＊＊＊＊＊＊＊

　　 　第１６章　沉重的打击

　　晚上十点五十分，Ｆ市近郊公路。

　　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四五辆警车远远的呼啸而来，刚驶到近处

就突然减慢了风驰电掣般的速度，齐刷刷的剎车停了下来。

　　数十个警察从车里钻出，人人全副武装，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只见前方不远处，赫然有一辆熄了灯的警用面包车，孤零零的停在路边。

　　为首的警官一打手势，训练有素的警员们拔出配枪，悄无声息的掩了过去。

　　猛然间车门「光当」拉开，随着暴喝声，七八支乌黑的枪口一齐指向车厢。

　　随后，又不约而同的缓缓垂下。

　　——车内赫然是空的！

　　绑架走女警的色魔早就已经离开。

　　＊＊＊　　　　＊＊＊　　　　＊＊＊　　　　＊＊＊

　　「老孙头，幸好你比警察早一步赶到，不然我这次还是死定了！」

　　飞驰的小轿车里，阿威筋疲力尽的倒在座位上，连说话的声音都透着虚弱。

　　「幸好？你以为有那么幸好的事吗？」老孙头哼了一声，「是我指使几个手

下制造了一场交通事故，使刑警总局前面的道路堵塞了十多分钟，他们不得不绕

了个大远路，才会落在我后面的！」

　　「原来如此，难怪警车来得那么慢……」

　　阿威刚说到这里，一口气喘不上来，剧烈的咳嗽了起来。

　　「小威你不要紧吧？」老孙头担心的望了他一眼，「要不要去医院？」

　　「不能去医院，被人怀疑就糟了，还是回家自个儿处理吧！」

　　「真的没问题么？你这次伤的不轻啊，我看，起码要调养几周才能痊愈。」

　　「何止伤的不轻？简直是要了我大半条命！特别是这个小警妞，下手可真他

妈的毒辣……」

　　阿威说着回头瞪着车后座，双眼喷出怒火。

　　双手被反铐着的孟璇一动不动的躺在后座上，全身又加绑了好几道绳索，人

依然还在昏迷中。

　　「不过，这小警妞只是出招毒辣，而石大奶却是心肠狠毒！」阿威气的咬牙

切齿，「为了抓到我她真是不择手段，竟然可以忍受我在她身上占便宜那么久。

在我欲火升的最高，戒心降的最低的时候才给我致命的一击……」

　　「我早就警告过你了，这个大奶队长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角色！」老孙头的

语气隐含责备，「你太低估她了！怎么样，现在尝到她的厉害了吧？」

　　「确实厉害，但这样也让我更想征服她！我发誓，无论如何也要把她给搞到

手！」

　　老孙头微微一笑：「那她提出自己来当人质，你为何又不答应呢？」

　　「我才没那么笨呢！」阿威撇嘴冷笑道，「我伤痛满身，已经累的跟狗熊一

样了，而石大奶的体力精神正充沛。万一在交换人质的过程中她突然发难，我十

有八九应付不过来。既然手里已经控制住小警妞了，我何必去冒那个险？」

　　「可是，你又叫她自己脱光衣服？」

　　「哈哈，那是故意的。」阿威显得有几分得意，「我一开始就没打算交换，

但是今晚被她害的这么惨，正好借机修理她一下……哈哈……哈……」

　　邪恶的怪笑声又响了起来，随着车子一起向前方飞驰。

　　没多久，黑暗的魔窟就到了。阿威在老孙头的帮助下，将昏迷的孟璇搬下了

车。

　　「你好好养伤吧，有什么需要就跟我打个招呼……」

　　老孙头交代了几句后，正要上车离去，阿威却突然伸手拉住了他，笑嘻嘻的

说：「别急着走啊，进去坐坐嘛。我还想请你欣赏一下好东西……」

　　「什么东西？」

　　「你看了就知道啦！」

　　老孙头见阿威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心念一动，也就笑着答应了。

　　这魔窟是座小型的别墅，四面都有高墙和带电的铁丝网环绕，厚重的大门则

是用密码电子锁控制的，假如不知道密码，就算是最好的开锁专家也不是那么容

易就能打开。因此整个别墅可谓风雨不透，是个进行秘密非法勾当的好地方。

　　当下阿威输入密码打开了大门，然后在门铃上有规律的按了几下。

　　不一会儿，只听脚步声传来，一个窈窕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老孙头循声低头看去，顿时一怔。

　　他之所以要低头，是因为对方并不是「走」到门口来的，而是四肢着地的爬

过来的。

　　月色下看的分明，这个像宠物狗一样爬来的，是个年纪顶多只有十六、七岁

的美丽少女，身上穿著一套经过改装的高中生校服，领口极其暴露，两个已经完

全发育成熟的饱满乳房几乎裸露在外；高高翘起的屁股上居然还插着根玩具狗尾

巴，随着她的步伐一晃一晃的，看上去真的很像是小狗在摇尾欢迎主人归来。

　　看到除了「主人」之外，还有其它外人在旁，这少女居然也毫无羞耻之色，

摇头摆尾的爬到了阿威脚边，喉咙里发出喜悦但却含混的声音，围绕着他不停的

打转，甚至还用身体亲热的磨蹭着他的双腿，跟小狗的动作简直一模一样。

　　「她就是那个女高中生萧珊吗？」老孙头一边眯起眼打量着，一边啧啧称赞

道，「看来你调教的不错嘛，至少在外形上，她已经被改造成美人犬啦……」

　　「何止是外形啊！」阿威得意的一笑，拍了拍萧珊的脑袋，命令道：「乖珊

奴，来呀，跟客人打个招呼！」

　　萧珊应声而起，人半蹲在地，两手曲起如狗爪状，向着老孙头连连拜动，那

模样真是滑稽极了。

　　老孙头哑然失笑：「训练的很出色嘛！难怪你非要我留下来欣赏，果然给了

我惊喜啊……」

　　「嘿嘿，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呢！」

　　阿威笑得更加神秘了。他吩咐萧珊起身，将昏迷中的孟璇拖去地下室，自己

则带着老孙头走进了别墅内的一栋屋舍。

　　「主人，您回来啦！」

　　刚进门，就听到一个柔顺的女子嗓音响起，只见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穿著女

仆围裙的中年美妇跪在地上，先恭恭敬敬的磕了个头，然后俯身亲吻着阿威的双

足。

　　老孙头定睛一看，「啊」的惊呼了一声，这次他是真正的呆住了。

　　原来这中年美妇，赫然竟是前副市长夫人、女人大代表林素真！

　　刚才看到萧珊时，老孙头其实已隐约猜到，同样落到阿威手中的林素真必然

也会有类似遭遇，但是此刻当真目睹到眼前的情形时，他还是感到了相当程度的

震撼。毕竟萧珊还只是个脆弱稚嫩的孩子，屈服于淫威是很正常的；但林素真却

是个见过大世面、一向自重端庄而且作威作福惯了的政界名流，居然也会做出如

此低三下四的淫荡表演，这实在令老孙头跌破眼镜。

　　尤其令人不能置信的是，林素真那张成熟美艳的俏脸上，连一点被迫无奈的

羞耻表情都没有，仿佛觉得这么做是天经地义、十分自然的事。

　　阿威满意的点点头：「起来吧，去给我们倒两杯热茶来！」

　　林素真温婉的应了一声，站起身弯着腰退出数步，然后才转身去厨房泡茶。

　　就在她转身的瞬间，老孙头的双眼瞪的更大了，这才瞧见这美妇身上原来除

了一件单薄的围裙外，什么都没有穿！涨鼓鼓的胸脯将前襟高高撑开后，腋下就

形成了很大的空隙，以至于从侧面几乎可以将雪白肥硕的乳球一览无余；整个光

滑的背部和肉感的大屁股也都赤裸裸的暴露在空气中，只有三四根系带在后腰上

松散的绑着个结，维系着整件围裙不至于从身上滑脱下来。

　　当她走动的时候，还有意将肉滚滚的美臀翘的老高，那性感屁股的每一下扭

摆、淡褐色屁眼的每一下收缩和雪白臀肉的每一下颤动都看的清清楚楚，充满了

淫荡和挑逗的意味。

　　「老天！」

　　以老孙头城府之深，此时也不由自主的一阵心绪荡漾。他过去也曾多次在公

开场合见过林素真，每一次她都是衣冠楚楚、高雅大方的，而现在却打扮成这副

在日本Ａ片中才会看到的淫靡模样，那种反差之大绝对令人瞠目结舌。

　　这反应落在阿威的眼中，他的神色越发得意了：「怎么样啊，感觉如何？」

　　足足过了十多秒，老孙头才如梦初醒，由衷的赞道：「这份惊喜超出预期了

啊！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能让她也这么听话、温驯的臣服在你脚下……」

　　「哈哈哈……」

　　阿威开心的大笑起来，挥手示意老孙头坐下，他自己则翻出了一个小药物箱

来，开始对伤口进行简单的消毒和包扎。

　　「实话告诉你吧，能把她们母女调教成这样，我自己的本事只占一小部分，

最主要还是『原罪』的功劳！」

　　老孙头一惊：「就是你发明的那种春药？它真的这么神奇？」

　　「是啊，效果你已经亲眼看到了嘛！」

　　阿威口中说话，手上麻利的操作着绷带和药物，显然对这些器材十分熟悉。

　　这时林素真端着两杯热茶回到了大厅，摆放在了两人面前。她似乎已完全不

认识老孙头了，看都没多看他一眼，双眸只是凝注在阿威面上，眼神中带着无比

的温驯、恭敬、畏惧和讨好……总之，是个标准的「女奴」望着主人，既害怕又

希望得到宠爱的眼神！

　　「好啦，没你的事了。先回去睡吧！」

　　阿威随口将林素真打发走，然后将「原罪」药物的进展以及调教的经过简略

说了一遍。

　　原来，林素真母女注射第三代「原罪」之后，虽然没有变成疯子，但却失去

了所有记忆，将过去的往事忘的干干净净，连自己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甚至也

不记得对方是自己的亲人。她们就像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小孩一样，脑海里一片空

白，对大多数事情都十分茫然，心里也充满了无助、仿徨和惊惧。

　　这一来方便了阿威，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给母女二人的彻底「洗

脑」——她们的脑袋就像白纸一样，爱怎么涂就可以怎么涂——再辅助以激烈的

肉体调教和生理刺激，将她们的性欲和被虐的快感完全开发了出来，连同对自身

性奴身份的认同一齐根深蒂固的植入了大脑，将母女俩改造成了最驯服的性奴。

　　「……整个经过就是这样啦，她们现在简直把我看成神呢，对我的每句话都

深信不疑，每个命令都坚决服从，比机器人还要听话呢！哈哈哈……」

　　阿威说到这里，笑的嘴都合不拢了，加上伤处已大致包扎完毕，今晚遇到挫

折后的颓丧仿佛也一扫而空。

　　「原来是这样……唉，可惜了、可惜……」

　　出乎意料的是老孙头听完竟叹气起来，神色显得颇不以为然。

　　「你用这种方法达到目的，固然简便快捷，但是严格说来，你得到的只是两

个失去了精神意志的空皮囊而已……我并不是说不能用药物来辅助调教，但药物

若强烈到令人失忆，还有啥趣味可言呢？要知道这世上有许多美女之所以会令人

欲调教之而后快，不单是因为她们的肉体，更重要的是因为她们独特的内心世界

和反抗精神啊……对于她们心灵的打击和调教，才是ＳＭ的最大乐趣……」

　　「好啦、好啦，你的那一套ＳＭ调教理论，我耳朵都听起茧了！」

　　阿威啼笑皆非，赶紧打断了正在絮絮叨叨的老孙头，向他好一通解释。

　　「我给她们母女注射的是第三代『原罪』，已经好几个月了，会产生失忆的

副作用，老实说连我也没有想到，只好将错就错的就这么调教下去了……不过你

放心，最新一代的『原罪』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马上就要成功了。相信它不会

再导致失忆，而只会充分激发女性的肉体淫欲！到那时候，嘿嘿，我一定会调教

出那种还保持着记忆和本性、但精神与肉体都被我彻底征服的完美性奴的！」

　　「好啊，有志气！这才是我欣赏的顶级色魔！」

　　老孙头翘起大拇指，一本正经的夸奖起来。跟着两人对视一眼，蓦地里一起

捧腹狂笑。笑声就像倾盆大雨一样，将残余的挫折气氛也彻底冲刷了出去，昂扬

的斗志重新充斥在了这黑暗的魔窟中……

　　 ＊＊＊　　　　＊＊＊　　　　＊＊＊　　　　＊＊＊

　　第二天上午九点整，Ｆ市刑警总局。

　　「石冰兰，你这个刑警队长是怎么当的？」赵局长脸色铁青，敲着桌子咆哮

道，「这么多警力看不住一个罪犯，明明抓到了竟然还会让他逃掉，而且还殉职

了六个部下！我……我真要被你气死啦！」

　　一身警服的石冰兰笔直的站在办公桌前，涨红着脸，一声不响的听着上司的

训斥。

　　「案子交给你整整五个月了，你的表现一次又一次的让我失望！」赵局长忿

忿然的说，「我不得不对你的能力产生怀疑……」

　　石冰兰垂下头，贝齿紧紧的咬住了嘴唇。

　　这还是她进入警界以来，头一次遭到上司如此严厉的批评，自尊心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巨大打击。

　　「我知道，你很勤力也很辛苦。」赵局长的声音缓和了一些，「不过，你或

许需要时间休息一下……」

　　石冰兰猛地抬起头，失声道：「我不……」

　　话还来不及说出口就被赵局长打断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担任『变态色

魔』一案的项目组组长，我将指定其它人负责总指挥……」

　　石冰兰陡然激动了起来：「局长，我……」

　　赵局长却根本不让她说下去：「就这么决定了！你先放假休息两周吧，写份

检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两周之后回来，你还是可以协助参与侦破工作。」

　　威严的语气是不容置疑的，石冰兰的身躯凉了半截，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了。

　　她对上司行了个礼，迈着沉重的步伐，转过身默默的走出了局长办公室。

　　 ＊＊＊　　　　＊＊＊　　　　＊＊＊　　　　＊＊＊

　　地下室里火光闪耀，四盆熊熊燃烧的炭火分别摆在四个角落，窜动的火苗不

断发出辟里啪啦的声音。

　　有风吹过，摇晃的火光映照出了一个娇小窈窕的身影，赫然是被绑架的女警

官孟璇！

　　只见室内正中的天花板垂下来一根极粗的绳索，尽头处牢牢的捆绑着孟璇的

双腕，将她整个人凭空吊了起来；两个纤细的脚踝上各拴着一根铁链，另一端固

定在对面的墙壁上，使她笔直匀称的双腿被迫大大的张开，看上去呈「人」字型

的悬挂在离地尺许的半空中。

　　「水……水……」

　　孟璇吸动着干裂的嘴唇，漂亮的只果脸憔悴无力的低垂着，眼光黯淡的失去

了神采。四周灼热的炭火烤的她汗出如浆，额前贴着一缕湿漉漉的秀发，样子显

得狼狈而凄惨。

　　更糟糕的是她的警服也被剥掉了，只剩下贴体的内衣穿在身上。被汗水湿透

的内衣几乎变成透明的了，将那曲线玲珑的身段完全的显露了出来。

　　在这个地狱般的囚室里，年轻的女警官已经被吊了整整２４个小时。起初她

一直在不断的怒骂尖叫，但任凭她骂哑了嗓子也无人理睬，地下室内始终都只有

她一个人悬吊在那里。

　　时间一长，孟璇终于停止了无谓的喊叫，咬牙忍耐着这残酷的折磨。被绳索

铁链捆绑住的手脚早已痛到麻木了，大量的出汗更是迅速削弱了她的精神体力。

一天一夜下来，她的人已经接近半昏迷……

　　「光当」一声，紧闭的铁门突然打开了。

　　孟璇立刻惊醒了过来，抬眼一看，阿威那矫健的身形出现在门口。

　　「哈哈，可爱的小警妞，烤火的感觉如何呀？」

　　阿威喋喋怪笑，精赤着上身走到了孟璇身边，脸上那斑驳的伤痕可怖的扭曲

着，看上去显得更加触目惊心。

　　和女警官的情况正相反，他是整整休息了一天一夜，养足了精神才过来的。

　　虽然全身的伤处还在隐隐作痛，刚接好趾骨的左脚还有些跛，但这些都不至

于妨碍他淫虐女人的乐趣。

　　「你这恶魔！社会败类……快把我放下来！」

　　孟璇哑着嗓音怒喝，抬腿想要去踢他，被吊着的身躯徒劳的扭动了起来。

　　「嘿，居然还有力气打人，真是不简单喔……」

　　阿威的语气充满调侃，眼光色迷迷的盯着这俏丽的女警花。她的身材娇小而

匀称，因为长期运动锻炼，那裸露大半的胴体充满了青春健康的美感。鼓鼓的胸

脯骄傲的高耸着，湿透的内衣很清晰的勾勒出了两个挺拔乳峰的轮廓。

　　「啧啧，看你流了这么多汗，我帮你把衣服脱掉凉快一下吧！」

　　阿威假假的一笑，突然伸手抓住孟璇的内衣用力拉扯，「嗤」的撕裂开了一

道口子。

　　「啊！滚开……别碰我！王八蛋你滚开……啊……」

　　孟璇尖叫着拚命挣扎，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绳索被荡的摆来摆去，拴住脚踝

铁链叮当直响，整个娇躯在半空中剧烈的摇晃。

　　但这根本阻止不了对方的暴行，阿威粗鲁的撕扯着她的衣衫，只听布片碎裂

声不绝于耳，没几下就把她给剥光了。

　　「王八蛋！畜生……王八蛋！」

　　孟璇羞耻的面红耳赤，嘴里反复的大声怒骂。阿威却充耳不闻，歪着头自顾

自的欣赏她雪白的裸体。

　　火光照耀下，这一丝不挂的漂亮女警无助的颤抖着，两个丰满的乳房赤裸裸

的暴露在空气中。

　　「嗯，不错喔……很光滑，手感也好极了……」

　　阿威毫不客气的探出两只魔掌，一手一个的握住了这对饱满而富有弹性的肉

球，上面那两个嫣红的乳头正在害羞的微微蠕动。

　　「放手！啊……恶魔……快放手！」

　　孟璇挣扎的更加激烈，又羞又气的几乎哭出声来。她虽然功夫高强，但毕竟

是个很注重颜面的女孩子，就连恋人王宇都没摸过她赤裸的胸脯，想不到却被眼

前的恶魔给玷污了。

　　「哈，哈……真是看不出来，你的身材小小巧巧的，竟然也能长出一对这么

大的奶子……啧啧啧……」

　　阿威一边咯咯淫笑，一边放肆的揉捏着这两个浑圆挺拔的肉团，脑子里不禁

联想起了女刑警队长石冰兰。在「黑豹」舞厅里他曾经亲密接触过她胸前的那对

巨乳，尽管中间还隔着一件低胸装，并没有直接的接触到赤裸的乳房，但还是可

以清楚的感受到那硕大无比的尺寸和沉甸甸的份量。

　　很明显，现在掌中的这对乳房虽然丰满，却还远不能和石冰兰相提并论。不

过，凭着手感来判断，这两个肉球起码也有Ｄ罩杯，在中国女性中已经算是少见

的「波霸」了。而且孟璇的身段如此娇小玲珑，身高差不多只有一米五六，对比

之下胸脯更是显得格外的高耸，甚至还有种丰满的不成比例的错觉。

　　「嘿，怎么刑警队里这么多波霸呢？难道……你们是按照胸围大小来招收女

警的？哈哈……本市的犯罪份子可真有福气哇！」

　　「住口！你少胡说八道……」

　　孟璇羞愤交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对方恣意玩弄自己的双乳，娇嫩的奶头被

他夹在指缝间熟练的捻弄着，很快就不由自主的微微突了起来。

　　「哈，难道不是吗？奶子最大的就当了女刑警队长……哈哈……」

　　「呸！」孟璇双眼圆睁的怒叱，「我不许你侮辱我们刑警队，更不许你侮辱

石姐！」

　　「石姐？嘿嘿，你们的石姐根本就是个胸大无脑的蠢女人！」阿威停顿了一

下，故意说，「可是男人偏偏就吃这一套。不仅是我，连你的心上人也都被她那

对大奶子给迷住啦……」

　　「放屁！」孟璇情急之下连粗话都骂出了口，整张脸都涨红了，「阿宇不是

那种人……」

　　「是吗？」阿威冷笑着反问，「那我叫他在你和石大奶之间做出选择，为什

么他选的不是你？」

　　「明知故问！要阿宇牺牲石姐来救我，你叫他怎么说的出口……」

　　「哈哈，别再嘴硬了！」阿威纵声大笑，「连我这个外人都看出了他对石大

奶的迷恋，我就不信你平常一点也没察觉！」

　　孟璇哑口无言，眼圈一红，两道泪水缓缓的流下了脸庞。

　　她不是木头人，当然能感觉到王宇对石冰兰的感情超乎寻常，只是痴心的她

一直都在自己骗自己，宁愿相信那只是一种对异性上司的朦胧好感，不需要太过

在意。

　　可是昨晚所发生的一切，却令这个快乐爽朗的女孩尝到了有生以来的最大痛

苦——虽然理智上她也绝对支持王宇的抉择，但当恋人亲口说出来的一剎那，她

的心还是被重重的刺了一下，刺的她好痛、好痛……

　　「恶魔！我绝不会让你把队长带走！」

　　恋人的嘶吼声仿佛又在孟璇耳边回荡。在喊出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中很明

显的流露出狂热的爱意！而这种满含爱意的眼神他却从未给过自己……

　　于是她懂了，流泪了，心碎了……

　　看见孟璇脸上的哀伤表情，阿威的瞳仁里射出残忍而兴奋的光芒。他不仅要

用暴力占有她的肉体，还要从心理上狠狠的打击她，这样才能稍解昨晚被擒受辱

的心头之恨。

　　「知不知道，为什么王宇喜欢的人不是你？」

　　孟璇哽咽着摇了摇头，肩膀在一耸一耸的颤动。

　　「笨哪！这都不明白？因为你的奶子没有她那么大，吸引力当然也就没她强

啦……」阿威笑的十分淫邪，手掌抓着孟璇胸前两个饱满的肉团不断搓捏，「我

好心建议你，不妨考虑去做手术隆胸吧！把这两团肉增扩到石大奶那样的尺寸，

王宇说不定就会对你回心转意了……哈哈……哈……」

　　孟璇气的七窍生烟，羞愤立刻又压倒了悲伤，像只受了伤的小母猫一样厉声

怒骂起来。

　　阿威却满不在乎，嘴里继续嘲弄着漂亮的女警官，两只手尽情的把玩着她赤

裸的乳房，过了一会儿又缓缓向下移动，滑过平坦的小腹，探到了她双腿之间长

满耻毛的娇嫩禁区。

　　「混蛋，你……你想干什么！」

　　孟璇惊慌失措的尖叫起来，身体挣扎的更加剧烈，并且首次露出了恐惧的神

色。

　　「嘿，总算知道害怕了？」

　　阿威发出讥诮的冷笑声，来回抚摸着那道细嫩的肉缝，突然曲起中指徐徐的

捅了进去。

　　「不！不要！」

　　孟璇反应激烈，两条被迫分开的光裸美腿使劲的踢腾着，固定在墙上的铁链

响声大作，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扯下来。

　　可惜这并不能阻止她的下体遭到侵犯，但阿威的中指才刚捅入一小截，竟意

外的遇到了一层薄薄的阻碍。他一怔，随即兴高采烈的将手指抽了出来。

　　「哗，原来你还是处女呀！这下真是捡到了……」

　　他的兴致陡然涨高，三下五除二的把自己脱了个精光，亮出了胯下那根雄伟

粗长的男性象征。

　　「你男友已经拋弃你了，开苞的任务就由我来完成吧！哈哈……」

　　淫笑声中，阿威抹了几把孟璇身上淋漓的汗水，胡乱擦在自己的阳具上，然

后抓牢她笔直结实的双腿，坚硬的肉棒对准那因紧张而不断颤抖的娇嫩花瓣。

　　「不要！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孟璇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面对即将被强奸的悲惨遭遇，这个平时一向坚强

乐观的女警也露出脆弱的一面，跟普通的女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这令阿威更加兴奋，深深的吸了口气，猛地挺腰向前直撞了过去！

　　「不要……不！」

　　痛楚的惨叫声响起，孟璇只感到一根火热的东西强行迫开了阴唇，像长矛般

粗鲁的刺进了自己柔嫩的阴道。霎时间，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剧痛从下体传来，她

的热泪狂涌而出，被悬吊着的身体痛的几乎弓了起来。

　　「唔唔……又是警妞，又是处女……真是太爽了……」

　　阿威嘿嘿淫笑，抱紧孟璇仍在挣扎扭动的光屁股，一下下的将肉棒贯入她的

身体。然后又低下头埋首胸前，脸颊发疯般磨蹭着她高耸挺拔的乳峰。

　　孟璇泪流满面的哭叫着，拚命的摇着头，企图将侵犯自己的男人推开。但是

她手脚都被绑缚的牢牢的，加上一天一夜的折磨早已耗尽了她的体力，这微弱的

抗拒根本毫无用处，反而更激起了男人征服的欲火。

　　「哭啊，叫啊……你昨晚揍人的本事哪去了？现在还不是只能张开大腿任我

插……」

　　阿威越说越是解恨，将昨夜的怨气全都酣畅淋漓的发泄到女警官雪白的肉体

上。两只手一会儿握住她丰满的乳房大力揉捏，一会儿又伸到后面抱住她汗浸浸

的光屁股，肉棒像打桩机似的在阴道里快速的抽插。

　　一股殷红的处女鲜血从被粗暴奸淫的肉穴里流了出来，染红了两个人紧密结

合的性器官，再沿着孟璇白晰的大腿缓缓淌下，在火光的照耀下显得说不出的鲜

艳夺目。

　　阿威干的兴致勃勃，很快就濒临了爆发的边缘，情不自禁的将怀中的躯体搂

的更紧。谁知身子才刚靠近，悲哀羞愤之极的女警官猛地俯下头，张嘴在他的肩

膀上狠狠的咬了一口。

　　「啊呦！」

　　阿威狂叫着推开孟璇，肉棒一下子拔出了她的体内，整个人都踉踉跄跄的险

些摔倒在地。

　　他痛的龇牙咧嘴直抽冷气，斜眼一看，自己的左肩上已是血肉模糊。

　　「他妈的小贱人，你竟敢咬我！」

　　阿威勃然大怒，扬起巴掌一连摔了女警官七八记耳光。

　　孟璇被打的头晕眼花，脸颊都肿了起来，可是却完全没有求饶的意思，仍然

用满含泪水的双眼顽强不屈的瞪着他。

　　「你要跟我玩狠的？好啊，咱们就玩个够！」

　　阿威像被激怒的野兽般咆哮着，脑子里泛起了歹毒的念头。他连伤口也不去

包扎，径直的绕到了孟璇的背后。

　　只见女警官的背部肌肤光洁紧绷，由于双腿被强行分开张大，白嫩结实的屁

股也变的门户洞开，两团赤裸臀肉间的小巧菊肛毫无遮掩的暴露了出来。

　　「小贱人，让我给你通一通屁眼吧！」

　　阿威狞笑一声，粗暴的扒开了孟璇一丝不挂的光滑双臀，勃起的肉棒顶到了

那紧紧闭合的菊穴上。

　　「啊——」

　　凄厉的长长惨叫声中，女警官再一次体验到撕裂般的巨大痛楚，屁股后面猛

然传来火辣辣的剧痛，娇嫩的肛门被对方又粗又长的阳具毫不留情的贯穿了，一

直捅进了自己的直肠深处。

　　这简直是非人的残酷折磨！已经被悬吊了一天一夜的孟璇再也吃不消了，虚

弱的肉体早已不堪忍受，就这样在剧痛中两眼发黑的晕了过去……

　　 ＊＊＊　　　　＊＊＊　　　　＊＊＊　　　　＊＊＊

　　傍晚六点，石冰兰步履沉重的回到了家。

　　「咦，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苏忠平这几个月已经习惯了妻子晚上加班加点，今天突然她准时回家了，反

倒有些诧异了起来。

　　石冰兰「嗯」了一声，神情郁郁寡欢的脱下了皮鞋，走到客厅里缓缓坐下。

　　「出什么事了？」

　　苏忠平敏锐的察觉到气氛不对，连忙跟了过来出声询问。

　　「没什么……有点累而已！」

　　女刑警队长勉强一笑，曲起左腿，隔着丝袜揉着自己的足心。

　　苏忠平怜惜的望着妻子略带憔悴的美丽俏脸。她这段时间真是清减多了，腰

肢纤细的令人心疼，对比之下，胸脯的尺寸看上去更是丰满到惊人，高耸硕大的

双乳将警服撑的几乎要迸裂了似的。使人情不自禁的替她担心，那过于细窄的腰

肢是否会因不堪重负而折断。

　　「案子不顺利是吗？你也别太苛责自己，尽了力就行了……」

　　苏忠平一边说一边走到妻子身后，手法熟练的替她按摩起了肩胛骨。

　　石冰兰鼻中一酸，咬着嘴唇没有回答，清澈的眼里泛起了泪光。

　　以往她也曾有过侦破工作失败的经历，但是哪次失败也没有这次来的严重。

不仅被上司劈头盖脑的痛斥了一顿，还被剥夺了项目组组长的指挥权。

　　很明显，这意味着赵局长已经不再信任她的破案能力了。对一贯心高气傲的

女刑警队长来说，这真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

　　自从接手这起案子以来，石冰兰就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挫折和屈辱。为了捕获

色魔，她险些付出了作为女人最惨痛的代价，而且还先后两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出

丑。在舞厅里穿暴露服装也就罢了，被迫在部下们面前光着屁股却实在令她无地

自容，觉得自己什么尊严威信都消失的干干净净。

　　「怎么了，冰兰？你有什么委屈就跟我说呀……说出来就会好受一点……」

　　听着丈夫温柔的话语，女刑警队长所有的坚强都被粉碎，泪水终于忍不住掉

了下来。

　　她轻轻抽泣着，将自己被解除了项目组领导职务的事告诉了丈夫。

　　「别哭……别哭！」

　　苏忠平双臂搂紧她，连声安慰着，内心却在暗暗高兴。他巴不得妻子离那些

重大案件远一点，最好是赶快听他的话调离刑警队，换一个安全又轻松的闲职。

　　「想开一点吧，冰兰！赵局长也是为你好……你这段时间太累了，就先在家

里休假两周吧……」

　　「罪犯还没有落网，你叫我怎么休息的下去？」

　　「你呀，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好！」苏忠平无奈的一笑，「上司叫你休假都不

肯，你的责任心也未免太强了吧……」

　　石冰兰用很轻的声音，但却是斩钉截铁的说：「如果没有责任心把色魔绳之

以法，我就对不起身上的这套警服！」

　　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光芒，仿佛是在庄严的宣誓，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也要勇往直前。

　　苏忠平被震撼了。他忽然隐隐感觉到，这个样子的妻子才是最美丽的，最有

一种令人倾倒的气质。

　　「好，好，假可以不休，但饭总不能不吃吧！」苏忠平伸手轻拍着妻子细瘦

的小腹，半开玩笑的说，「我听到你的肚子饿的咕咕叫了，真的好可怜喔！」

　　「去你的！」石冰兰被逗笑了，忍俊不禁的说，「是你自己想吃饭了吧，还

好意思赖在我身上！你打开冰箱看看有什么吃的，我这就做饭去……」

　　她嘴里这么说，但身体却一动也不动，一来是因为人累的够呛，二来是心情

实在很糟糕。

　　苏忠平看在眼里，十分体贴的说：「算啦，今天就别做饭了，我到楼下买一

些现成的饭菜打包回来吃吧！」

　　石冰兰点头答应了，于是苏忠平又好言安慰了她几句后，就披衣出门去了。

　　女刑警队长呆坐了片刻后，站起身走进了书房，打开抽屉取出了一张很大的

彩色照片，怔怔的望着出神。

　　这是许多年前照的一张「全家福」，是父亲、母亲、姐姐和她自己的合影。

那时的生活是多么快乐呀，一家四口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可惜在那之后不久，父母的婚姻就出现了严重问题，并最终以离异收场……

再后来，父亲居然很快就再婚了，给她们姐妹俩又娶回了个后妈……

　　应该承认，这位后妈对石家姐妹还是非常好的，尤其是对冰兰，简直就跟亲

生女儿一样疼爱。但是石冰兰却不领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她充满敌意，甚

至只肯称呼她为「小妈」。

　　为此她没少受父亲的责骂，她还记得，有一次父亲喝醉了酒，很感慨的对她

念叨说，这位「小妈」是个苦命之人，她本身和前夫也有一个儿子的，可惜因为

犯罪坐牢了，并且狠心的和她断绝了母子关系。大概是因为如此，她才会把满腔

母爱都转移到石家姐妹身上吧……

　　由于酒醉后口齿不清，父亲有许多话说的颠三倒四的，石冰兰根本就没听明

白，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渐渐懂事了，知道了「小妈」作为女人的不容易，

对她也产生了同情和怜悯，双方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然而没过几年，「小

妈」就患上了绝症，医治无效后与世长辞了。

　　在那之后，父亲明显苍老了许多，经常一个人坐着发楞，仿佛是沉浸在孤寂

和痛苦之中。而离异多年的母亲也一直未改嫁，于是石冰兰和石香兰开始积极撮

合二老复婚，费了许多周折，眼看已水到渠成了，想不到两年前二老竟会在一次

车祸中意外双亡，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

　　霎时间，那令人悲痛欲绝的一刻仿佛又重新于眼前。石冰兰清楚的记得，当

时母亲在送院的半途已经断气了，父亲却在急诊室了抢救了许久，因此她们姐妹

俩还赶来含泪见了父亲最后一面。临终之时，父亲只交代了几句话，第一就是将

他和母亲、小妈三人的骨灰合葬在一起。

　　姐妹俩痛哭着答应之后，父亲仿佛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抓住她们俩的手

断断续续的道：「有件事……我憋在心里二十多年了，现在应该……告诉你们，

是关于你们身世的……你们俩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妹，但是……但是……」

　　他说到这里已极其吃力，脸上的神色也相当焦急、绝望，喉咙咯咯作响着，

仿佛想用尽全身力气说出某个秘密，可是最终一口气没能喘上来，就这么瞪大着

双眼咽了气。

　　姐妹俩悲痛的办完了葬事。这以后，石冰兰也曾想起父亲那几句莫名其妙的

话，但却没有太当一回事，毕竟父亲当时神智已有些胡涂，总不能单凭他留下的

片言只语，就当真以为姐妹俩的身世隐藏着什么秘密吧。那可是三流影片里才有

的剧情，而现实生活又不是电影，哪会有那么多的传奇性？

　　因此，这件事石冰兰很快就淡忘了，今天之所以会突然回想父亲来，是因为

昨晚与那变态色魔短兵相接时，对方竟出人意料的提起了父亲！而且说的话也透

着古怪。

　　——嘿嘿嘿，你那死去的色鬼老爸，先后霸占了三个老婆，全都是奶牛级的

波霸……

　　色魔的声音又在耳边回响，石冰兰反复琢磨着这两句话，回想着对方当时的

语气神态，心头逐渐泛起了疑云。

　　——这色魔似乎很了解我爸爸啊，而且好象对他有种说不出的轻蔑和鄙夷，

这是为什么？

　　本来警匪双方既然互为对手，警员在调查罪犯的同时，罪犯自然也会去调查

警员，这是很正常的事。但是，连警员死去的父亲曾经结过几次婚都去调查，还

知道娶的都是「波霸」，这就未免有些蹊跷了……

　　石冰兰紧蹙秀眉，清亮的眸子闪烁着，一个全新的念头在脑海中倏地掠过。

　　——难道说，色魔一开始就已将我视为猎取的目标，所以才会彻查我和亲人

的所有情况么？那样的话，他之前袭击那么多女受害者，会不会只是在放烟雾弹

而已？

　　——但是，等一下……为什么他说「三个」老婆都是波霸？

　　——母亲的确是胸部极其丰满的波霸，「小妈」胸前高耸的也是一对豪乳，

这一点色魔说的十分准确！但是，父亲几时结过三次婚呢？他明明只先后娶过母

亲和「小妈」两个人呀！

　　假如换了一个稍微粗心的警察，此时此刻是不会纠缠于这么一个小细节的，

因为这完全有可能是色魔的调查出了差错，或者是一时口误，将「两」个说成了

「三」。但是石冰兰却凭着敏锐的洞察力和女性特有的细心，感觉色魔本身也是

个极其仔细的人，不可能会如此马虎的。而且他当时的语气非常肯定，甚至还特

意加重了「三」字，一点也不像是口误的样子！

　　石冰兰越想越觉得疑窦丛生。从表面上看，「两」也好，「三」也好，自己

的父亲究竟结过几次婚，跟色魔一案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一个优秀的警

探是不会放过任何线索的，哪怕二者之间只存在最微不足道的联系，说不定将来

就会成为破案的关键！

　　女刑警队长想到这里精神一振，开动脑筋默默思索了一阵后，拿起手机开始

飞快的拨打电话……

　　 第１７章　惊闻身世

　　「啊，主人……求你，不要……折磨我了……啊啊……求你……」

　　呻吟声断断续续的响起，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赤身裸体的趴在地上，乌黑的

长发凌乱的披散下来，遮盖住了她的面孔；光洁的脖子上被残酷的套上了一个灰

色的项圈，项圈上拴着一根长长的铁链，另一端握在了站在身后的阿威手中。

　　「不要脸的母狗，这么快就湿成这样了……瞧你多下贱！」

　　随着咆哮声，阿威左手抖动铁链，右手拿着一根鞭子狠狠的抽了下去，发出

「啪」的清脆响声。

　　赤裸的女人「哎呦」的悲呼着，浑圆肥硕的光屁股上立刻添了一道红痕。由

于像狗一样的趴着，她的臀部高高的翘起，姿势淫荡而凄惨。令人吃惊的是挨了

这一鞭之后，那两团雪白的臀肉间竟然有一股汁水缓缓的淌到了大腿上。

　　「是，主人……我是不要脸的母狗……求主人好好的操母狗一顿吧……」

　　女人一边哭泣着，一边伸手到后面，把自己白晰肥厚的屁股掰开。只见私处

的阴毛已经剃的干干净净，前后两个紧凑迷人的肉洞都毫无遮掩的袒露在外面。

褐色的肥美阴唇羞耻的微微颤抖着，滚热的淫汁正从里面汩汩的涌出。

　　阿威哼了一声，掷下鞭子走到女人的正面，伸手揉捏着她胸前一对涨鼓鼓的

丰满乳房。那两颗娇嫩的奶头上各拴着一个小铃铛，赤裸的豪乳在他掌中不断变

形，铃铛晃动着发出叮呤叮呤的清脆声音。

　　女人的嘴里发出性感的呻吟声，成熟的肉体立刻发烫，饱满滚圆的屁股也开

始轻轻的摇晃，看上去诱惑之极。

　　阿威只看的欲火大盛，飞快的扯掉裤子，赤条条的肉棒送到了她的嘴边。

　　用不着再发出命令，女人自动张开小嘴，含住肉棒乖乖的舔弄了起来。

　　她舔吸的十分卖力，披散的长发被拨到了旁边，露出了一张美艳而羞辱的、

几乎可以说的上是家喻户晓的脸孔。

　　灯光下看的分明，她赫然是女歌星楚倩！

　　要不是亲眼看到，恐怕谁也不会相信这个淫贱无比的女人，就是不久前还红

遍全国的、歌坛最有名的「性感天后」楚倩。

　　经过这几个月的调教，她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性奴隶，美丽性感的胴体成

为私人的收藏品，专门供给眼前这个男人发泄兽欲用。

　　镁光灯，舞台，银幕，走穴……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只有在晚

上做梦的时候才会偶尔回忆起来。

　　刚开始，女歌星还指望着警方能迅速破案，把她救出这个可怕的魔窟。可是

随着日子的一天天过去，希望越来越是渺茫，她也渐渐的心灰意冷了。随之而来

的就是开始自暴自弃，仿佛想要借助肉体遭受的性虐待来麻醉自己，导致她彻底

沉溺到了这种变态疯狂的罪恶中……

　　「下贱的母狗，老子要捅烂你的肛门！」

　　肉棒被吸硬后，阿威回到楚倩的身后，二话不说的按住她圆滚滚的大屁股，

肉棒对准了肥美肉丘之间的褐色小屁眼狠狠的插了进去！

　　「啊啊啊……主人你太威猛了……喔……母狗要被主人操死了……啊……」

　　直肠里传来火热的充实感，楚倩不知廉耻的哭叫哀号起来，主动的摇摆丰满

的屁股迎合着对方的节奏。

　　这种配合自然令阿威舒爽之极，可是他仅仅只是生理上愉悦，内心却反而感

到很不爽。

　　——他妈的，为什么有的女人就能这样驯服，有的女人却那么难调教呢？

　　他想起了四天前抓回来的孟璇。这个身材娇小的女警官，在惨遭强暴和肛奸

之后，这几天又受到了包括鞭打在内的种种折磨，可是她全都咬牙忍了下来，自

始至终都没有屈服。

　　阿威束手无策。他虽然对ＳＭ暴虐有狂热的爱好，但却有一定的限度，不喜

欢那种被折磨成奄奄一息的血人。而孟璇却是警校训练出来的优秀女警，忍耐痛

苦的能力远远超过一般女子，所以阿威一时间也无可奈何。

　　——看来只有等第四代「原罪」发明成功后，靠药效来打败这小女警了……

唉，这说明我的调教手段还不够高明啊，连孟璇都不能对付，将来还想征服更坚

强的大奶警花吗？恐怕会比我想象的更艰难呢……

　　想到孟璇那痛恨不屈的眼神，阿威的怒火和欲火一起高涨了起来，咬牙切齿

的加快了胯下抽插的速度，把女歌星干的喊爹叫娘的哭叫不绝。

　　「干死你……他妈的……干死你这骚货……」

　　「噢噢……主人……骚货的屁眼……啊……屁眼要被插烂了……啊啊……」

　　狂乱的哭叫声中，阿威很快就达到了高潮，怒吼着抓住女歌星胸前摇晃不休

的饱满豪乳，将精液尽情的喷射进了她的直肠……

　　 ＊＊＊　　　　＊＊＊　　　　＊＊＊　　　　＊＊＊

　　中午十二点半，Ｆ市协和医院。

　　石冰兰手提着一网兜只果，走进了安静舒适的高干病房。

　　「队长！」

　　一看到她熟悉的身影，王宇就从病床上坐了起来，激动的涨红了脸。

　　「怎么样？阿宇，你好点了吗？」

　　女刑警队长放下只果，在床边坐了下来，双眼关切的望着自己的部下。

　　「好多了……」王宇心里涌过一股暖流，「骨头已经接好，医生说过两个月

就会痊愈！」

　　石冰兰看了一眼他那被石膏夹板固定住的左腿，欣慰的点了点头：「那我就

放心了。你好好调养身体吧，争取早日康复。」

　　王宇嗯了一声，喉头仿佛被哽住了，好一阵说不出话来。

　　石冰兰叹了口气，黯然说：「对不起，我那天没能保护好小璇……」

　　「队长，这不能怪你！」王宇的眼圈红了，「这都是我的责任，一切都怪我

自己……」

　　「其实，你不应该阻止我去当人质的。」女刑警队长温和的责备他，「小璇

当时已经受了伤，让我去替换她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不！我绝不能让队长你落入色魔的掌握！」王宇情不自禁的抓住她的手，

「小璇被绑架了，我很难过……可是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还是会做出那样的选

择！」

　　「你真是……唉！」

　　石冰兰有点儿感动的望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个年轻部下的眼神激动

而充满感情，没来由的忽然令她有些心跳。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队长！是我把事情搞糟了……」

　　王宇语声哽咽，把阿威有意挑衅、自己在狂怒中不慎造成了混乱，结果被恶

魔将警车开出悬崖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女刑警队长这才明白那晚警车为何会失事，脸色渐渐的严峻了起来。

　　「阿宇，你怎么会这么胡涂？他这是在故意激怒你啊，你当时就不能冷静点

么？」

　　「我知道……我也很想冷静下来。可是一听到色魔用那样下流的话侮辱你，

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

　　说到这里，王宇泪流满面的痛哭失声。他哭的就像是个孩子，仿佛要把内心

的所有悲伤、悔恨和痛苦都通过泪水宣泄出来。

　　石冰兰的心软了。她一向把这个机智又热情的部下看成弟弟，此刻更是有一

种女人天生的母性温柔泛上心头。

　　「别哭了，阿宇。」

　　她柔声安慰着，身体靠近了王宇，伸手去擦拭他的眼泪。

　　「队长！」不料王宇突然张臂抱住她，激动的声音都哆嗦了，「我……我喜

欢你！」

　　石冰兰吓了一跳：「什么？」

　　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于忘了推开对方，被他紧紧的搂住了。

　　「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暗中喜欢你，队长。」王宇的情绪显然有些失控了，豁

出去般颤声道，「所以我才不能忍受色魔用脏话侮辱你，更不能眼看着他把你绑

架走！不管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我都要保护你不受到任何伤害！」

　　「阿宇，你真的好傻……」

　　石冰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心里又是感动又是震撼。这个年轻部下对自己的

感情，她平常自然也有所察觉，但一直以为那只是对方的偶尔迷糊，从来也想不

到这份爱竟是如此之深。

　　「你听我说……」

　　她想先劝对方两句，可是才刚一开口，清新如兰的气息飘进王宇鼻端，他的

热血陡然沸腾，忍不住就吻了过去。

　　「别乱来！」

　　女刑警队长惊呼一声，双臂用力推拒，本能的使出功夫挣脱对方的搂抱。

　　「哇呀！」

　　王宇发出哀嚎声，受伤的左腿正好被撞了一下，痛的他脸色大变，嘴角的肌

肉痛苦的痉挛了。

　　「啊，怎么样了？你没事吧？」

　　石冰兰立刻露出着急的表情，转头去查看他那条打满石膏的伤腿。

　　王宇痛楚的哼了两声，缓过一口气来，又把石冰兰给搂住了。

　　「队长……」他语无伦次的呜咽，「你是我心里最完美最高贵的女神！我已

经失去小璇了，我不想再失去你……」

　　石冰兰没有再挣扎，只是用那双清澈如水的目光静静的望着他。

　　那目光里包含着责备、惋惜、同情和谅解，是温和的，但却又有种不可侵犯

的凛然。

　　王宇的手臂慢慢的松开了，眼里又涌出了热泪。

　　「对不起，队长……对不起！我错了……」

　　女刑警队长站起身来，态度十分平静。

　　「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吧！王宇，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助手，好弟弟……我

相信，你一定能够自己走出心理上的困境。」

　　「嗯……我会的！」

　　王宇很快的擦掉了泪水，眼里射出混合着感激和崇敬的光芒。他更爱这位美

丽圣洁的女上司了，可是从这一刻起心里再没有其它杂念。

　　石冰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做逗留，告辞出了病房。

　　「好好养伤，我等着你回来继续参与工作。」她在门口回过头来，声音无比

的坚定，「法网恢恢，我们一定能抓住恶魔，让他接受法律最严厉的审判！」

　　说完她又送上一个鼓励的笑容，这才轻轻带上了房门。

　　刚转过身来，忽然吃了一惊，失声道：「姐姐！」

　　只见走廊上站着个身穿洁白护士服的美女，正是姐姐石香兰，正含笑望着自

己。

　　「姐姐，你……你来了多久了？」

　　女刑警队长脸上泛起红晕，虽然刚才的事自己问心无愧，可毕竟是大白天的

跟一个男性下属搂抱了一阵，想想也怪不好意思的。

　　「够久啦，久的可以听见一切了！」

　　石香兰眨眨眼，似乎带着点半开玩笑的挪瑜神色。

　　「讨厌！姐姐你怎么可以偷听人家说话……」

　　石冰兰脸更红了，举手做势要打。

　　「放心吧，以后忠平问起来，我会替你的清白作证的！」

　　姐姐咯咯轻笑着逃开了几步，妹妹则不依的追上去拧她的嘴，气氛一时颇为

欢快。

　　这时姐妹俩离病房比较远了些，石冰兰忽然又叹了口气，脸上神色黯然。

　　「怎么了，小冰？」女护士长忙拉起她的手，恳切道歉说，「对不起呀，姐

姐不是故意偷听你说话，我刚才正想进去给你部下换药，正好撞到而已……」

　　「我本来就没怪你啦，姐姐！你不要误会……」

　　石冰兰苦笑了一声，原来是姐姐无意中提到丈夫，又勾起了她的心事。

　　这次败给色魔，丢脸的程度还超过上次在「百货商城」停车场里脱光上衣，

她不想再引起家庭纠纷，只好被迫豁出颜面，再三叮嘱警员们不得泄漏内情，因

此苏忠平暂时还蒙在鼓里。但这令她心里很不舒服，有种疙疙瘩瘩的别扭感觉。

　　或许这就是身为女警，特别是一个又美丽又性感的女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吧！毕竟人生有很多事就是如此无奈……

　　「那为什么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真的担心那个『阿宇』害单思病？」

　　女护士长显然是想逗妹妹开心，随口又开起了玩笑。

　　「姐姐！」

　　石冰兰娇嗔着，正要采取点「制裁」措施，忽然眼光一转，也抿着嘴笑了起

来。

　　「姐姐，我看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好了，别把色鬼们全都吸引来了喔！」

　　石香兰一怔，顺着她的视线望向自己胸口，也「啊呦」的惊叫了起来。

　　只见洁白的护士服上，双乳高高耸起处赫然有两团极淡的湿迹，显然是奶水

漏了出来。

　　她不禁大羞，本能的用双臂抱在了胸前。自从做了妈妈后她的奶水就涨的厉

害，常常走着路乳汁都能溢出来，今天上午已经换了两次奶罩了，想不到还是在

妹妹面前出了丑。

　　「小冰！你还笑……看姐姐以后还疼不疼你！」

　　石香兰满脸通红，赶快向医务室的方向奔去。

　　「好啦，我不敢笑了！原谅我吧，姐姐……」

　　女刑警队长忍住笑，大步追了上去，拉住了石香兰的手臂。

　　「对了，姐姐，我今天来这里除了探病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想问问你。」

　　「哦，什么事？很要紧么？」

　　石冰兰点了点头：「嗯，本来我昨晚就想给你打电话的，但是仔细一想，这

件事还是当面商量比较好。」

　　女护士长见妹妹一脸郑重，心知必定是重要事情，忙说：「好的，不过现在

我要去给一个病人换药，你先到我的医务室等我吧。我很快就来！」

　　石冰兰答应了，于是姐妹俩暂时分开，她一个人走到了医务室里，坐在椅子

上耐心的等待着姐姐。

　　在等待的过程中，女刑警队长百无聊赖的张望着四周，无意中瞧见墙上贴着

的一张「胸科医务人员表」，然后她的神色一怔，似乎看到了什么奇怪的现象。

　　几分钟后，石香兰快步走了进来，关上门笑道：「好啦，从现在起我比较有

空啦，不过顶多只有半小时喔，小冰你有什么事就快说吧！」

　　石冰兰不答，却指着那张医务人员表问道：「姐姐，你们胸科的主任不是那

个大名鼎鼎的郭永坤么？怎么换掉啦？」

　　「唉，郭主任他几个月前就办了停薪留职，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到现在

都没有一点消息呢！」

　　女刑警队长诧异的道：「这人真怪，好端端的为何要办停薪留职呢？是遇到

什么麻烦事了么？」

　　「别提了，还不就是那次打架斗殴惹来的麻烦！当时你也在场呀，幸亏有你

及时出手制止，才没有酿出更大的祸事……」

　　石香兰苦笑着叹了口气，将整个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妹妹。原来数月前在

Ｆ市西湖酒店里，郭永坤和沈松、余新三人因醉酒失态，彼此打的不可开交，最

后还是石冰兰含怒制止了他们，之后赶到的警员将三人都带到了警局里，狠狠批

评了一顿，并施以罚款和拘留一夜的惩处。

　　虽然罚的不重，但三人都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居然闹出这种纠纷来，也算颜

面扫地了。郭永坤大概自己觉得难为情，第二天就向院长递交了报告，不顾挽留

坚持办理了停薪留职，其后就仿佛失踪了一般，很长时间都没再露过面。

　　「……其实不仅是郭主任啦，沈医生似乎也受到了蛮大的打击！」石香兰补

充道，「他自那之后就变的郁郁寡欢，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来，整天一副萎靡

不振的样子，而且还三不五时的请假，一点工作的心思都没有。听说前两天他又

请了个长假，连原因都不予说明，将我们领导气的要命，嚷着要开除他呢！」

　　石冰兰嗤的一笑：「我的好姐姐，你似乎对这两个追求者都蛮心疼的嘛！」

　　「又胡说了！」女护士长瞪了她一眼，认真的道，「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小

冰。自从那次看到他们打架之后，我就对他们失望极了，我是绝不可能答应他们

任何一个的追求的！」

　　听到姐姐斩钉截铁的语气，石冰兰也不敢再开玩笑了，收起笑容道：「嗯，

姐姐你做的对。虽然我很希望你早点重新找到真爱，但是宁缺勿滥，这两个男人

都还不配作我的姐夫！」

　　「行啦，别说这个话题啦！」石香兰又有些害羞起来，嗔道，「你不是说有

重要事情跟我商量么？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进入正题呀，我的警花小姐？」

　　「好好，我现在就说！」

　　女刑警队长的面色更加凝重了，而且显得有些难以启齿，迟疑了好几秒后才

谨慎的出了声。

　　「姐姐你知道吗？爸爸在跟妈妈结婚之前，还曾经有过一次婚姻的……」

　　石香兰一惊，脱口而出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昨晚叫人调来了爸爸的所有档案，又打电话询问了他那些健在的老友，

虽然大部分人都不清楚这件事，但最终我还是得到了确凿的证据，证明爸爸原来

总共结过三次婚！跟咱们的妈妈已经是他的第二次婚姻了，在妈妈之前，爸爸还

曾娶过一位姓唐的女性……」

　　石冰兰说到这里，双眼忽然一亮，望着女护士长道：「姐姐，原来你早就知

道这件事了！」

　　「我……我怎么会知道？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呢……」

　　石香兰显得略有些慌乱，避开了妹妹的目光。

　　「别骗我啦，姐姐！你根本就不会撒谎！」

　　女刑警队长提高了声音，尽管她极力抑制着自己，但是语声却十分激动。

　　「如果你真是第一次听说，刚才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本能的认为不可能！而不

是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石香兰无言以对，只得垂下了头，表情极其矛盾，呼吸也明显急促了起来。

　　「为什么啊？姐姐，你既然早就知道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石冰兰的语气略有些责备，因为从小到大，两姐妹的感情都好的不得了，彼

此之间基本上是无话不说的，现在骤然发现姐姐原来隐瞒着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没

告诉自己，难免令石冰兰心里有些不高兴。

　　蓦地里，另外一个念头闪过脑海，女刑警队长身躯一震，一把握住了姐姐的

手道：「爸爸临终之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姐姐你其实也是明白的，是不是？」

　　「我……我……」

　　「快告诉我吧！爸爸说他有几句话憋了二十多年了，是关于我们两姐妹的身

世的……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姐姐你快说呀！」

　　石冰兰摇晃着姐姐的手，一迭连声的催促着，连嗓音都有些颤抖了，显然心

中已是激动万分。

　　「小冰，你……你真要知道么？」石香兰脸色苍白，眼眶中已闪烁起了晶莹

泪光，「这秘密对你也许是个很大的打击，你还是……别问的好……」

　　「不，我非知道不可！」女刑警队长执拗的道，「因为这事不仅关系到我们

姐妹自己，还关系到我手头正在侦破的一起特大要案！假如不把真相弄个水落石

出，耽误了破案也许会害死很多人命的，姐姐！你快说吧，不管是多么惊人的秘

密，我都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接受……真的，姐姐！快告诉我吧……」

　　在她催促下，石香兰一咬牙，艰难的吐出了一句话：「这秘密就是，我们姐

妹俩……并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

　　「什么？」

　　石冰兰骇然惊呼，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姐姐你……你会不会搞错了？」

　　尽管她事先做出过种种猜想，但猛然听见抚养自己长大的妈妈原来不是亲生

母亲，还是犹如晴天霹雳般震撼。

　　「唉，我知道你一时之间很难接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我很小很小

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而且，我还曾见过我们的亲妈……」

　　石冰兰大脑一阵晕眩，颤声道：「真的吗？你见过我们的亲妈……她姓什么

叫什么？长得什么模样？」

　　「我不知道姓名，就连模样也完全模糊了……那时候我才三岁呢……」

　　石香兰语声苦涩的说，接下来的十多分钟里，她将隐藏在心中二十多年的秘

密详详细细的告诉了妹妹。

　　原来，在石香兰的记忆中，三岁之前是在一个小乡村度过的，寄住在父亲的

某个乡下亲戚家里。她很清楚的记得，当时父亲是一个月左右来看望一次，妈妈

却是几乎每周都会来看她，而且每次都会给她带来好吃的和好玩的，临别时总是

抱着她亲了又亲，久久的不放手，不停的流泪，难舍难分。

　　那时候的石香兰尽管年纪幼小，但却已经隐约懂事了，感觉到妈妈好象一点

也不快乐，甚至可以说十分痛苦。后来她亲眼目睹到妈妈的肚子渐渐大了，有一

次好奇的问起来时，妈妈破涕为笑，告诉她肚子里有了一个小弟弟或是小妹妹，

问她喜不喜欢。小香兰高兴的直点头，从此以后每天都盼着妈妈快点把弟弟或是

妹妹生下来……再后来这愿望果真实现了，妈妈有一天抱着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来了，那就是妹妹冰兰！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妈妈看着你的眼神是多么慈爱、多么深情！」

石香兰的声音哽咽了，充满感情的回忆道，「她就像以前抱我亲我那样，不停的

吻着你的小脸蛋，眼泪一滴滴的掉下来，就像要生离死别似的……然后她用另一

只手拉住我的手，千叮嘱万交代般对我说了两句话！那也是我最后听到她说的两

句话……」

　　「哪两句？她说了什么？」

　　石冰兰焦急的追问着，她也受到了感染，眼眶早就已经湿了。

　　「跟爸爸临终之前说的差不多，原话大意是说，这女婴是你的亲妹妹，你一

定要记住，你们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妹！就是这两句……」

　　石冰兰的眼泪夺眶而出，突然抱住了姐姐的身躯，将头埋在她肩上，堵着嘴

无声的痛哭。

　　「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亲妈的另有其人！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呀，

姐姐……害的我蒙在鼓里这么多年……」

　　「是爸爸，妈妈——我是说从小抚养我们的那个妈妈——他们不让我说的，

因为他们不想增加你的心理负担，想让你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

　　石香兰也哭了起来，抽泣着继续说了下去。当时她们的生母在说完那两句话

后，就将刚出生的小冰兰也寄养在了乡下亲戚家里，然后泪眼婆娑的离去了，从

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又过了一个多月，父亲突然到来，将两姐妹一齐接回

了城里抚养，父女三人相依为命了好一段日子。

　　应该说父亲对她们也是非常慈爱、尽心尽责的，只是有一点，每当小香兰向

他询问妈妈下落时，父亲都会勃然大怒，非打即骂，厉声训斥她永远不准再提起

妈妈，小香兰吓的要命，此后果真就不敢再问了。

　　再接下来，父亲很快再婚，迎娶了第二任妻子。那也是个十分善良、温柔的

贤惠女子，一开始就将姐妹俩视为己出、疼爱有加，而当时的小冰兰只不过一岁

多大，哪里知道这些内幕呢，因此才会一直将对方也视为自己的生母。

　　「那我们的亲妈后来究竟怎样了？她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她现在又是否还健在人世？」

　　石冰兰如连珠跑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姐姐却只是黯然摇头、叹息。

　　「爸爸有次曾肯定的告诉我，妈妈已经死了，骨灰就撒在他们初次相识的地

方，但却不肯说在哪里……也许爸爸临终之前，就是因为突然看开了，想告诉我

们更多的真相吧，可惜他来不及说出来就过世了……」

　　至此，石冰兰总算解开了困扰于心的一大疑团，但这并没能解决她的问题，

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疑惑，使她如同坠入了一层深重的迷雾之中。

　　「姐姐，照这样看来，爸爸的第一任妻子，就是那个姓唐的女人，应该就是

我们的生母了？」

　　「谁知道呢？其实我长大后有设法寻找过她，但是一无所获……我也在家里

仔仔细细找过了，爸爸没有留下关于她或者生母的任何资料，哪怕是半个字都没

有……」

　　姐妹俩正在含泪互相诉说、交流着，突然敲门声响了起来，是几个护士在门

外大声呼唤着石香兰，说是急诊室出现紧急状况，主治医师要她立刻前去协助。

　　石香兰忙答应了一声，擦干眼泪对妹妹道：「先这样吧，我要去工作了。这

件事以后我们再慢慢聊，小冰你也别太难过了，这都是命呀！妈妈在天之灵是不

会怪你的……」

　　说完爱怜的拍了拍妹妹的脸颊，就这么匆匆开门出去，跟着护士们奔走了。

　　剩下女刑警队长一个人站在医务室里，脸上的激动神色依然未褪，心中就像

有惊涛骇浪在翻腾着，过了很久很久才逐渐平息……

　　 ＊＊＊　　　　＊＊＊　　　　＊＊＊　　　　＊＊＊

　　「怎么样？小贱人……你还不肯向我求饶吗？」

　　阴森恐怖的地下室里，阿威的声音充满恼怒，森寒目光恶狠狠的瞪着孟璇。

　　身材娇小的女警官一丝不挂的躺在块斜放的钢板上，手脚都被很厚的皮革牢

牢束缚住了，就连腰部上也有一圈钢环固定着，使她无法挣扎动弹。

　　「人渣！败类……我死也不会向你求饶的！」

　　孟璇圆睁着双眼，嗓音嘶哑的骂不绝口。经过一连多日的肉体折磨和残酷性

虐，她全身上下都火辣辣的疼痛，骨头断裂的右脚脚踝更是痛的钻心，可是她却

始终没有屈服。

　　「我不会给我们刑警队丢人的，更不会给石队长丢人！」

　　「又是石大奶！」一提到石冰兰，阿威的瞳孔中就喷出了灼热的火焰，嘴里

却冷冷的说，「你的心上人都被她抢走了，难道心里就一点都不嫉恨她么？」

　　「你少挑拨离间！」孟璇涨红了脸蛋，「就算王宇真的喜欢石姐，也不会影

响我对她的尊敬和感情！」

　　阿威目光一闪，若有所思的自言自语：「没想到哇，石大奶的部下竟然这么

拥戴她……」

　　「她本来就是我们每个刑警学习的好榜样！」孟璇倔强的昂起头，「我敢打

赌，石姐很快就会把你缉捕归案的！你的末日就要到了！」

　　「哈哈，小贱人！到现在还敢嘴硬……」

　　阿威放声狂笑起来，大步走到一张桌子旁边，打开了一个小铁盒。

　　「榜样？嘿，照我看，石大奶也只有胸部才是你学习的好榜样！哈哈……」

　　他举着一支吸满了液体的特大号注射器，咯咯笑着向赤裸的女警官走去。

　　「你……你想干什么？」

　　孟璇泛起了不好的预感，一颗心陡然悬了起来。

　　「给你注射药物啊！嘿嘿嘿，这是一种叫做『原罪』的高效春药，最新型的

昨天才刚刚研制出来，现在正好拿你来做试验……」

　　孟璇全身剧震，想起了以前死在色魔手中的那些女受害者，法医曾鉴定她们

体内都注射过一种烈性药物，兼具春药的催情反应和毒品的成瘾效果，对人体具

有极大的危害性。想不到今天这种药物也要注射到自己身上来了。

　　阿威狞笑一声，空着的一只手伸了出去，放肆的揉捏着女警官胸前赤裸的高

耸乳峰。雪白的肉团丰满而又挺拔，在他手掌中不断的改变着形状。

　　「让我给你介绍一下吧，我亲爱的小警妞！这药注射到人体的哪个部位，就

能把那里迅速改造成淫荡的敏感带。只要稍微触碰到，就会被刺激出强烈的生理

快感，产生潮水般的性欲；要是不去触碰呢，皮肤又会奇痒难当，而且是越来越

痒，保证比世上任何酷刑都难受……」

　　「你这个变态！你给我滚开……滚开！」

　　孟璇怒喊着，一股极度的恐惧涌了上来，声音都颤抖的厉害。她并不怕死，

但是却怕自己抵挡不住这种前所未闻的药物，沦为情欲和瘾头的奴隶。

　　阿威的眼睛里闪烁着残忍的光芒，左手抓住其中一个饱满坚挺的肉球，右手

握着注射器缓缓的凑了过去。

　　「假如我把所有剂量都注射到你的奶子里，你猜猜，会出现什么状况呢？」

　　「不！不要……我不要注射！不要……」

　　孟璇惊惶失措的拚命摇头，娇小的身体剧烈的挣扎扭动。可是钢环和皮革将

她固定的死死的，根本没有办法阻止对方的任何行动。

　　冰冷的针尖从乳房下缘刺了进去，注射器的液面一点点的在下降……

　　「变态！你干脆杀了我吧，变态……」

　　孟璇大声哭叫，眼睁睁看着注射器里的液体全部进入了自己体内。

　　阿威却哈哈大笑，转身又将液体吸满了一整管，然后如法炮制，将针尖干脆

利落的插进了孟璇右乳的下缘，把药液源源不绝的注了进去！

　　「人渣！变态！」

　　除了哭泣痛骂之外，孟璇已经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她感觉双乳里迅速泛起

了一股麻痒之感，刚开始还比较轻微，只像是被蚊虫轻轻叮了几口。但是还没两

分钟，麻痒的程度就急剧增加了数倍，就仿佛有上百只蚂蚁在乳房的肌体、血管

里面不停的啃噬。

　　「啊啊……好痒……王八蛋！啊……」

　　孟璇难受的俏脸都扭曲了，本能的想要伸手去抓痒，但是双臂被牢牢的固定

着，连动都没法动。她忍不住哀嚎起来，拚命的挣扎着想要扯脱双臂，将皮革和

钢板拉扯撞击的砰砰作响。

　　「嘿嘿，别白费力气了！」阿威一边欣赏着她的狼狈模样，一边尽情取笑着

她，「手臂你是绝对不可能挣脱的，我劝你不如用脑袋去蹭吧，说不定还能蹭到

奶子的一点边缘……」

　　孟璇明知对方说这话是在戏弄自己，但难以忍受的奇痒还是令她果真伸长了

脖子，竭尽全力的用脑袋去磨蹭赤裸的胸脯。这么做还真的稍微起了点作用，凡

是被摩擦到的肌体都暂时好受了一些，痒的不是那么厉害了。

　　只可惜由于被固定的姿势的原因，她不管如何努力，也只能触碰到胸部最顶

端的一小片地带，双乳的绝大部分球体仍是奇痒无比。她的脖子都伸的酸了，到

最后甚至不由自主的吐出舌头来，想去舔弄最痒的一些部位。那样子看上去真是

又凄惨又怪异，女警的形象荡然无存。

　　阿威却看的更加兴致高昂，口中不断的冷嘲热讽，用各种污言秽语继续打击

着孟璇。

　　起初孟璇还羞怒交加的回骂几句，但后来就完全无暇顾及了，脑袋的磨蹭已

失去了效果，麻痒的程度在进一步升级。那上百只蚂蚁仿佛骤然变成了成千上万

只跳蚤，同时在两颗乳球的外部和内部爬动、咬啮。那种痛苦简直比她之前所受

的任何一种皮肉之苦都难忍万倍，令她几乎要发狂了。

　　「呀呀呀……放开我！啊……好痒……呀呀……快放开我！」

　　孟璇声嘶力竭的哭喊着，疯狂的抖动胸前两颗圆滚滚的肉球，企图借助摇晃

时彼此的碰撞来减轻麻痒，但这么做依然收效甚微，只不过使她看起来更显的淫

荡而狼狈罢了。

　　「哈哈哈，原来你这么喜欢摇奶子啊！哇哇……还这么有节奏感！一、二、

三、四……二、二、三、四……加油啊！三、二、三、四……」

　　阿威兴高采烈的拍着巴掌，嘴里念着节拍，眼看这曾经痛打过自己的小女警

在「原罪」的药效下哭叫颤抖、毫无反抗之力，心情的愉悦真是无以复加。

　　又过了五六分钟，孟璇的惨叫声越发尖锐凄楚，两个饱满奶子甩动的「啪、

啪」作响，原本雪白的乳球几乎开始发红了。嘴唇也被牙齿咬出了血，显然忍耐

已几乎逼近了极限。

　　阿威这才哈哈一笑，双掌探出，一边一个的抓住了两颗丰乳，用力的握在掌

心里挤捏。以他的强悍手劲，这么捏法本应带来剧烈的痛楚，但是孟璇反而感到

好受多了，就仿佛那些肆虐的蚂蚁、跳蚤被捏死了不少似的，赤裸的奶子从里到

外都是一阵舒服。

　　她情不自禁的挺起胸脯，想要更好的止痒，不料阿威竟看穿了她的心意，反

倒故意松开了双掌，但是也不移开，就这么似碰非碰的虚按在前面。

　　「想要舒服，你就自己把奶子送到我手中来吧……我会大发善心，好好满足

你的！嘿嘿嘿……」

　　「谁要你满足？畜生！把你的脏手拿开……拿开！」

　　孟璇气急败坏的尖叫，但是嘴里虽然这么喊，身躯却像中了魔咒似的，不由

自主的拚命向前挺动，将丰满的双乳自动贴上对方手掌，疯狂的挤压摩擦起来。

　　「哈，到这时候还口是心非，明明是你自己在用奶子非礼我嘛……啧啧啧，

真是个不要脸的小骚货！」

　　「住口！我迟早有一天会枪毙你的……啊啊啊……恶魔！别碰我……啊……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

　　孟璇泪流满面的痛哭着、怒骂着，躯体却完全违背了大脑的意志，不由分说

的将胸脯一次又一次的送进魔掌。她心里羞愧难当，可是在对方的搓揉挤捏下，

两个奶子的麻痒得以大大减轻，这又使她期盼对方能更有力、更大范围的玩弄自

己的双乳，极度矛盾的心情令她思维整个紊乱了，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想干啥。

　　「怎么样，感受到『原罪』的威力了吧？谁叫你长了这么一对大奶子啊？奶

大，就是女人的原罪！以后，我会天天都让你这对奶子品尝『原罪』的滋味，直

到它们彻底认罪为止！哈哈……哈哈哈……」

　　夜枭般的怪笑声在地下室里回荡。孟璇心胆俱裂，只觉得自己跌进了一个无

比黑暗的深渊里，而且还在不断的向下坠落、坠落……

　　 第１８章　狠下辣手

　　深更半夜，伴随着一声尖叫，石冰兰蓦地惊醒了过来，猛然从床上坐起了身

子。

　　卧室内漆黑一片，夜色静悄悄的，只有她自己惊魂未定的喘息声在回响。

　　「怎么了？冰兰……出什么事了？」

　　床头灯「啪」的亮起，睡在身边的苏忠平也迷迷糊糊的坐起，睡眼腥松的望

着妻子。

　　灯光下，女刑警队长容色惨淡，极其丰满的胸脯正在急促的起伏着，薄薄的

睡衣已经被汗水湿透。

　　「没什么，做了个噩梦！」

　　她犹有余悸的吁了口气，只感到肌肤凉飕飕的，不但出了一身冷汗，两腿间

也像往常一样湿滑粘腻的厉害，还有少量温暖的液体正在倒流到大腿上。

　　「怎么你老是做噩梦？」苏忠平怜惜的轻拍着妻子的腰背，「一定是压力太

大了……我看你真的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啦，免得神经绷的太紧，工作的时候

也会受到影响。」

　　石冰兰默然。

　　「别想那么多了，快躺下继续睡吧！」苏忠平揉着眼睛打了个哈欠，随口问

道，「你做的是什么噩梦？很恐怖吗？」

　　女刑警队长苍白的脸上突然泛起了红晕，咬着嘴唇一声不吭。

　　刚才的噩梦实在是难以启齿，在梦里她一如既往的被恶魔强奸，而且还遭到

了各种各样令人发指的性虐待。

　　鞭打，捆绑，肛交，夹奶头……色魔将这些残酷的手段轮番使了出来，她在

梦境中痛苦呻吟着，哭泣求饶着，可是那种被虐的快感却越来越强烈……最后又

是在高潮的极度愉悦中猛然惊醒……

　　——大奶警花，我要把你调教成最驯服的巨乳性奴，永远的性奴！

　　梦境里嘶哑的狂笑声依然在耳边回响，石冰兰冷汗淋漓的抓紧被单，身体不

易察觉的微微颤抖起来。

　　「忠平，我……」

　　她突然产生了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忍不住想偎依到丈夫宽厚温暖的怀抱里，

让他那有力的胸膛给自己增添信心和勇气。

　　可是转头一看，丈夫早已懒洋洋的躺了下去，朦胧的睡眼都快睁不开了。

　　「不记得了吗？呃……我也常常这样，一醒来就把刚做的梦给忘了……早点

睡觉，明天我还要上班……」

　　声音越说越低了，然后床头灯「啪」的一声关掉，卧室里又是一片黑暗。

　　石冰兰失望的叹了口气，在床上静静的坐了片刻，等丈夫有规律的鼾声逐渐

响起时，她才卷起被汁水打湿的毛毯悄悄的下了床。

　　将毛毯放进洗衣机后，女刑警队长一个人走到阳台，望着满天繁星的夜空，

无声的叹了口气。

　　离天亮还早，但她已睡意全无，脑子里就像一锅粥似的凌乱，各种各样的念

头此起彼伏。

　　她需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

　　除了考虑如何对付变态色魔外，前几天骤然得悉的身世秘密，对石冰兰来说

也不亚于平地惊雷，令她又是激动又是仿徨，心态也大受影响。

　　——原来我还有个亲妈的……她到底是谁？到底是谁？

　　这问题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石冰兰脑海里盘旋，她暗自下了决心，无论要费多

少周折，也一定要将生母的所有资料查个水落石出，解开关于自己姐妹俩身世的

谜团，这样子心里才能得到安慰。

　　——老天爷，若你真的有灵的话，希望你保佑我尽快实现两大目标！第一是

抓住变态色魔，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第二就是能找到我的生母，不管她仍然在

世还是已经与世长辞……如此我这个女儿才不至于抱憾终身……

　　石冰兰有种隐隐的直觉，就是这两个目标本身之间，似乎也暗藏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尽管可能不是直接的关系，但是石冰兰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色魔

对自己的家庭和身世有一定的了解，甚至很可能知道父母那一代所发生的一些隐

秘事件。

　　证据就在于色魔所说的那句话——你父亲结过三次婚，先后娶的三个老婆都

是「波霸」！

　　这两天石冰兰更加详细的调查了父亲的第一任婚姻，事实证明，这段三十多

年前的婚姻几乎无人知晓，只在极少数尘封的档案里才能找到相关材料。因此色

魔居然能一口说中这件事，这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其中必有蹊跷！

　　再加上色魔提到父亲时那种略带讽刺、愤恨的口吻，使石冰兰逐渐产生了一

个大胆的想法——会不会色魔原本就认识父亲，并且跟父亲颇有嫌隙呢？

　　这想法令她心跳都加快了，仿佛在迷雾之中看到了曙光，于是她当即采取了

行动，开始利用这段「休假」的日子四处奔波，再三走访了父亲健在的所有老朋

友，调查父亲生前究竟跟多少人有过冲突……这种繁琐的工作令石冰兰比正常上

班还更加忙碌，投入了比平常更多几倍的时间和精力。大概是因为操劳过度的缘

故，最近晚上才会频发噩梦，而且都是刚才那种不堪入目的恶劣内容。

　　生平第一次，她感到了一丝丝身为女性的软弱，这时候的她是多么希望有个

强有力的臂膀可以倚靠啊！让她可以从中获得温暖，吸取到无穷的力量。

　　应该说丈夫苏忠平对她还是相当不错的，可是她心里总有些许不满足。是因

为丈夫始终不怎么支持她当刑警，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石冰兰自己也说不清

楚。不过她也不是那种非要有所倚靠才能做出事业的人。事实上，她刚才所感受

到的软弱仅仅只存在了一瞬间，就被好胜心和沸腾的热血驱赶的无影无踪了。

　　星光依旧灿烂，此刻站在阳台上的，也依然是那个独立自主、坚毅顽强的石

冰兰，Ｆ市最优秀、最出色的「第一警花」！她确信，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后

的胜利一定是属于自己的……

　　＊＊＊　　　　＊＊＊　　　　＊＊＊　　　　＊＊＊

　　离地下室还有好几米远，阿威就已经听到了里面传来的一声声哀嚎。

　　他放轻脚步，悄无声息的走到铁门边弯下腰，一只眼凑上钥匙孔向里窥视。

　　只见在昏暗的光线下，年轻的女警官孟璇痛苦的哀嚎着，蜷曲起身体在地板

上扭来扭去。

　　她全身上下一丝不挂，双脚戴着一副乌黑沉重的脚镣，两只手也被手铐给牢

牢的铐着，娇小白晰的赤裸胴体上布满了鞭痕，看上去凄惨而又狼狈。

　　这已经是孟璇被囚禁在魔窟里的第八天了！

　　才八天的功夫，英姿飒爽的女警官就已被折磨的憔悴不堪，漂亮的只果脸变

的干涩枯黄，原本活泼明朗的一双眸子也完全失去了神采，目光呆滞而茫然。

　　此刻，她正吃力的抬起被铐住的双手，拚命搓揉着赤裸的胸脯，两个饱满的

肉球在胸前淫荡的甩动着，嘴里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由于阿威每天都往她的乳房里注射「原罪」，她的胸脯已变的极其敏感，药

效仿佛已永久的停留在了肌体中。就算是睡觉时都不例外——事实上，孟璇现在

几乎无法长时间入睡了，就算是昏沉沉睡着了，每隔几十分钟就会又被一阵阵麻

痒感弄醒，非要伸手将两个奶子挤、搓、捏上好一会儿才能暂时回复正常。

　　——哼哼……谁叫你要逞强，痒死了活该！

　　阿威在心里冷笑，这个小警妞也算是硬朗了，居然能一直忍受到今天。

　　他取出钥匙「光当」打开铁门，大摇大摆的走进了地下室。

　　孟璇闻声抬头，像是只受了惊吓的小兔子似的，整个人都在控制不住的瑟瑟

发抖。

　　她的眼神虽然充满了愤怒羞耻，但更多的已经被惊恐所取代，再也看不到八

天前那种嫉恶如仇的坚强了。

　　「怎么了？奶子又痒了是不是，要不要我帮你抓一抓啊？」

　　阿威狞笑着向女警官走去，眼睛里闪烁着残忍的光芒。

　　「不……不要！我不痒……你走开……」

　　孟璇嘴里说的倔强，但是比起以前来声音、语气都轻了许多。

　　「是吗？原来你不痒啊！那我就给你再打一针，让你痒起来好了！」

　　阿威阴恻恻的说着，人已逼近到孟璇面前，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把她戴着

手铐的双臂拉到头顶，固定到墙上的一个铁钩上。

　　「我不要打针！放开我……不要！」

　　孟璇拚命的反抗挣扎，可是被囚禁了这么多天，她的体力已经虚弱了很多，

轻而易举的就被对方给制伏了。

　　「小贱人，这可由不得你！」

　　阿威哼了一声，两手探到孟璇赤裸的胸脯上，抓住那对饱满滚圆的雪白肉团

搓揉了起来，由于这些天注射了大量药液，这对奶子感觉膨胀了不少，两团涨鼓

鼓的乳肉摸起来手感极其柔软，就像是随时都会在掌中融化了一样。

　　孟璇羞耻的无地自容，扭过头轻轻的啜泣着，眼眶里已有泪水在打转。

　　「怎么？今天不再破口大骂了？」

　　阿威冷冷的一笑，握住丰满肉团的手掌又加了几分力气，同时用指尖狠狠的

拧着那两个已经充血的娇嫩乳头。

　　「啊啊！」

　　孟璇痛的哭泣呻吟，赤裸的身体不停的颤抖，满含屈辱的泪水不争气的掉了

下来。

　　阿威喋喋怪笑，肆意的玩弄着掌中这对大奶子，尽情侮辱着悲惨可怜的女警

官，过了好一会儿才松手放开她，取出随身携带的铁盒。

　　打开盒盖，他拿起那支吸满了药液的特大号注射器，眼里射出不怀好意的嘲

弄视线。

　　「把针拿走！我不要打针……拿走！拿走……」

　　孟璇发出狂乱的哭叫声，发疯般的摇着头。

　　阿威全然不睬，像以往一样，狞笑着伸手抓起其中一颗饱满肉团，将注射器

缓缓凑了上去。他的动作故意十分缓慢，目的就在于增加一种无形的心理压力，

让这小女警感受到更大的恐惧。

　　眼看着针尖离自己的胸脯越来越近，孟璇几乎要昏了过去，忍不住放声大哭

了起来。

　　「不要！别再给我打针了……不要……呜呜……放过我吧……呜呜……求求

你……」

　　阿威眼睛蓦地一亮。这个倔强的小警妞，她终于开口求饶了！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再说一遍！」

　　他停顿住手里的注射器阴冷的问，明晃晃的针尖在灯光下闪耀着，已经快要

碰到左边那颗丰硕的乳球了。

　　孟璇醒悟了过来，自己刚才竟然脱口而出的向恶魔哀求，这真是太丢脸了。

　　她不禁又羞又悔，整张脸都涨红了。

　　「不肯说么？好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凶狠的语气令人不寒而栗，阿威左手掐住柔嫩肉团的下缘，右手的针尖作势

就要往里扎进去。

　　「不要！」

　　孟璇吓的大声尖叫，极度的恐惧像潮水般的涌遍全身。突然间，她的防线彻

底崩溃了。接连多日的身心折磨延续到现在，就算是再坚强的人承受力都有个极

限，再加上巨大的精神摧残，终于将女警官残存的意志完全击垮。

　　「求你放过我……呜呜……别再折磨了我……求你……呜呜……求你……」

　　哀求的话一旦说出口就再也收不住了，孟璇失声痛哭起来，整个人像失去了

魂魄一样，哽咽着嗓音不断重复这几句话。

　　阿威咯咯大笑，随手将注射器拋开，从铁盒里又取出了一样黑黝黝的东西。

　　那赫然是一根电动阳具！

　　「小贱人，不打针也可以，你就尝尝这根东西吧！」

　　他顶开女警官的两条腿，将电动阳具一下子捅进了她的阴道，然后打开了开

关。

　　孟璇毫无防备，只感到一根冰冷的东西硬塞进自己紧狭干燥的肉洞里，想要

夹紧双腿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嗡嗡的响声大作，电动阳具在体内快速的震颤了起

来。

　　「啊啊啊……快拿出去……啊……不要……」

　　女警官哭叫着扭动着腰肢，感到阴道里的冰冷家伙开始高速的颤动，自动摩

擦自己娇嫩的阴道内壁，就好象被酥酥麻麻的电流不断击中似的，她只有痛苦的

摇晃着身体，随着电动阳具的震颤不住发抖。

　　「闭嘴！不想被注射原罪就给我乖一点！」

　　阿威恶狠狠的咆哮着，一只手抓牢电动阳具，不让它从女警官的双腿间掉下

来，另一只手老实不客气的又伸到她胸前，继续玩弄那两个雪白滚圆的大奶子。

　　孟璇果然不敢吭声了，惨白的脸上露出害怕到极点的表情，显然「原罪」两

个字已经让她吓破了胆。她宁愿再遭受任何一种残酷的折磨，也好过让乳房如此

受罪，那实在太可怕了！

　　阿威的眼里露出满意的表情，低下头来舔吸着女警官丰乳上嫣红的蓓蕾。自

从注射了药物后，那两颗娇嫩的乳尖就始终处于挺立的状态，而且还更加的敏感

了，被牙齿咬住的奶头很快变的像钻石一样坚硬。

　　孟璇忍不住哭泣呻吟，没多久就被电动阳具折磨的痛苦不堪，电流般的麻痒

仿佛一直通到了子宫里。她不停的抽泣着，使劲的扭动赤裸的光屁股，眼神逐渐

的散乱呆滞了起来。

　　「小贱人，轮到你来让我舒服了！」

　　阿威的肉棒早就已经高高翘起，这时候也忍耐不住了，将电动阳具拔出了拋

掉，接着将孟璇被铐住的手腕从墙上放了下来。

　　女警官两眼发黑，筋疲力尽的瘫倒在地上，迷人的肉体仍在无助的颤抖着，

光洁的大腿依然紧紧的夹在一起互相摩擦。

　　阿威却丝毫也没有怜香惜玉的念头，大声喝叱着发出了一连串命令，要女警

官摆出一个等待挨操的姿势。

　　孟璇羞耻的泪流满面，只好乖乖的趴在地上，顺从的撅起了丰满而雪白的屁

股。

　　看见这个倔强的小警妞终于屈服了，阿威兴奋的弯下腰来，在她赤裸的臀肉

上狠狠的拍了一巴掌。

　　「他妈的，当警察的就是贱！非要受够了皮肉之苦才肯听话……」

　　嘴里嘲笑着，人已经迫不及待的跪到了孟璇身后，抱住她娇小玲珑的身体，

将肉棒对准了被插的红肿起来的可爱屁眼，毫不留情的用力向里捅了进去！

　　疼痛的哭叫声又在地下室里回响了起来，再加上恶魔的狂笑声、喘息声，很

长时间都没有停歇……

　　 ＊＊＊　　　　＊＊＊　　　　＊＊＊　　　　＊＊＊

　　「太好了，忠平！我明天可以回项目组工作了！」

　　刚放下电话，石冰兰就喜孜孜的回过头对丈夫宣布了这个消息，清澈的眼眸

里蕴满了笑意。

　　躺在床上看书的苏忠平闻言一怔：「赵局长同意了？」

　　「嗯！」女刑警队长开心的说，「他说从其它分局抽调了一位刑侦处长过来

坐镇，要我好好的从旁协助他，争取早日破案。」

　　「噢……赵局长居然这么快就回心转意了！」

　　苏忠平心情复杂的说，脸色很不自然。本来还想在这几天再对妻子提起调职

的事，现在看来又泡汤了。

　　「是啊，我也觉得意外呢。他一向都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石冰兰若有所思的站起身，将湿漉漉的秀发拨到脑后。她才洗过澡没多久，

薄薄的睡衣覆盖着那白里透红的肌肤，清冷的脸庞像是出水芙蓉一样的娇艳。

　　「忠平，是你悄悄的托关系说情了是吧？」

　　女刑警队长走到床沿坐下，双眼眨也不眨的望着丈夫。她知道苏忠平在省公

安厅里很吃得开，有许多关系很「铁」的哥们，要找一个熟人对赵局长讲情并不

是什么难事。

　　「没有啊……」

　　苏忠平正想矢口否认，却被妻子笑吟吟的打断了。

　　「别装模作样了！我明白，你是怕我不高兴。」她的声音很温柔，将脸颊靠

在丈夫肩上，「你知道我不想开口求人办事，所以你就瞒着我去了……」

　　「不是的，这肯定是误会……」

　　苏忠平简直啼笑皆非。他是巴不得妻子别插手案件，怎么可能去说情呢。

　　「好了，好了……你不想承认就算了！」石冰兰嗔怪的白了他一眼，「这又

不是在审讯，难道我还能逼供你吗？」

　　「嗯，嗯！」

　　苏忠平含糊其辞的答应着，心想这种事没必要辨白，就让妻子以为这是自己

的功劳好了，也有利于增进夫妻间的感情。

　　想到这里，他忽然泛起了一个念头，伸手过去搂住了石冰兰纤细的腰肢。

　　「冰兰，咱们生个孩子好么？」

　　女刑警队长的俏脸飞红了，嗔道：「怎么突然说起这个来了……」

　　「我是认真的！」苏忠平诚恳的说，「咱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应该好好考虑

一下这件事了……冰兰，热心工作是没错，但也不能剥夺了你自己做母亲的权利

吧！」

　　石冰兰的秀眉蹙了起来。其实刚结婚不久，丈夫就几次提过生孩子的事，每

次都被她以工作繁忙为理由坚定的否决了。可是自从看到姐姐产下的那可爱胖小

子后，她内心深处的母性也在不知不觉间被激发了，今晚听到丈夫再一次提起，

忽然就觉得十分心动。

　　「好吧！」她沉吟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等我破获手头这个案子，把变

态色魔绳之于法后，我就……哎呀！」

　　话还没说完，苏忠平就兴高采烈的大叫一声，搂紧妻子热烈的吻住了她。

　　「嗯，讨厌啦……」

　　石冰兰红着脸想要躲闪，但是却被丈夫强有力的臂膀抱住了。她只是象征性

的挣扎了几下，跟着就柔顺的靠进了他宽厚的怀抱。

　　看到妻子娇羞温顺的一面，苏忠平的热情陡然涨高了，猛地将她摁倒在了床

上，一只手撩开了那薄薄的睡衣……

　　女刑警队长没有拒绝。尽管她一向缺乏做爱的兴致，可是这段时间一直早出

晚归，已经冷落丈夫太久了。而且明天又要恢复繁忙的工作，今晚也应该好好的

补偿他一下。

　　灯光熄灭了，卧室里响起咿咿唔唔声。

　　「等等，今天是危险期……」黑暗中传来女人的惊呼，「你快戴上套……」

　　「用不着了吧！」男人的声音迫不及待的喘息，「你刚才都不是都答应……

生孩子了吗……」

　　「我是说等抓到色魔之后！」女人坚持，「也许还要再过好几个月呢！万一

有事，我总不能挺着大肚子去破案……」

　　「好吧，好吧！」

　　苏忠平拗不过妻子，只好摸黑到床头柜里翻出保险套戴上，然后重新压到妻

子身上。

　　石冰兰这才松了口气，开始承受那逐渐剧烈起来的一波波攻势……

　　她再也想不到，今晚的决定将会令她后悔终身，以后永远沉浸在巨大的痛苦

中！

　　 ＊＊＊　　　　＊＊＊　　　　＊＊＊　　　　＊＊＊

　　「什么？你说石大奶已经开始调查她父亲的仇人了？」

　　阿威怪叫一声，险些失手打翻了桌上的咖啡杯。

　　老孙头赶紧对他做了个手势，低声说：「嘘！小声点，别把周围的人都吸引

过来了！」

　　这是两人惯常见面的那家小咖啡吧，优雅的外国乐曲缓缓流淌着，很好的掩

盖住了说话的声音。

　　阿威定了定神：「你的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好几个在地方派出所工作的内线都给我传来了消息，说石冰兰

近期突然开始调查她父亲的资料，从工作、婚姻到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二十年

前的所有材料和档案，她全都搜集殆尽，连任何细枝末节都不放过，同时她还遍

访了那老杂碎所有尚未过世的老朋友。我起了疑心，派人找到了其中几位，用拐

弯抹角的办法套问他们的话，得到的答案惊人的一致。我可以百分百的肯定，石

冰兰现在正在给那老杂碎曾经得罪过的人排队，你父亲必然也在其中！」

　　阿威的身躯震动了一下，尽管他戴着精巧的面具，但都似乎掩饰不住脸色的

难看。

　　「奇怪，她是怎么想到老杂碎头上的？我费尽心力，不惜冒险绑架了那么多

局外人，就是想要把水搅混……按理说，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我做的这些案子都

和老杂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为何她这么快就能摸到正确的方向？」

　　「这就要问你了，小威！」老孙头神色严峻的说，「单从案件本身应该不可

能露出马脚，但你跟她打过电话，那晚在『黑豹』舞厅又面谈了那么长时间，你

是不是沉不住气，曾无意中说漏嘴了一两句话，以至于被她发现了线索啊？」

　　「不会吧！我跟她说的话虽多，但从未提过老杂碎呀……」

　　「你再仔细想想，真的从未提到过么？哪怕是旁敲侧击的提到？」

　　阿威沉吟片刻，猛然醒悟道：「在舞厅里我是提到过一次，当时我好象是讽

刺了她一句，说你爸爸也跟我是同好，先后娶的三个老婆都是波霸……」

　　「唉，那就是了！」老孙头跌足长叹，「小威你怎么如此大意呀！老杂碎的

第一次婚姻是在乡下娶的，他本人觉得颜面无光，进城工作之后几乎绝口不提，

甚至还尽力掩饰这段婚姻的。时间又过了这么久，知道的人基本都死光了。只有

如你我这样的仇人，而且还是兼具『熟人』身份的仇人，才会如此清楚他的底细

的。石冰兰就凭你这句话，已足够推断出不少真相了，你以为她『第一警花』的

称号是白叫的吗？你太小看她啦！」

　　阿威被数落的无言以对，满腔郁闷也发泄不出来，只得端起热咖啡狠狠的灌

进嘴里，咬牙切齿的道：「现在我知道了，她的确是个难缠的对手，大脑也够灵

光，并不输给她那发达的胸部。下次我绝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嗯，那就好。不过你也别太紧张了，她虽然摸到了正确方向，但我估计一

时还怀疑不到你父亲头上！」

　　老孙头自觉刚才语气过重了点，忙为阿威又倒了杯咖啡，安慰起他来。

　　「那老杂碎当年做过生意，混过官场，还进过娱乐圈，人生经历极其丰富，

有意无意得罪过的人不在少数。石冰兰要一一调查出这些人，还要具体分析每个

人的情况，短期内是不可能完工的。退一步说，就算她当真怀疑到当年身为少年

犯的你，也绝对查不到你的下落的，更不会想到你后来会远走异国他乡，改名易

容之后再回来。你目前伪装的这个身份应该还是安全的！」

　　「我知道。假如我只是被动躲避她的追捕，那当然不用担心。可是我不愿意

伪装一辈子啊！在我报仇雪恨之后，我还希望有一天能恢复从前的姓名和身份，

堂堂正正的出现在社会上。如果被石大奶怀疑到了当年的我，那我就只能永远隐

瞒下去，再也不能实现这份心愿了……」

　　阿威苦恼的说，眼睛里充满了落寞的表情。有谁会愿意一辈子戴着面具生活

呢？他很早以前就下定决心，只有在替父母报了仇、并将石家姐妹彻底征服后，

才会去做整容手术，修补掉结在脸上多年的伤疤，以全新的面貌投入生活。

　　老孙头理解的点点头，叹息了一声说：「那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阿威双目闪烁不定，伸手轻轻一拍桌面，沉声道：「我想来想去，现在惟一

的补救办法就是主动出击，设法将石大奶引入歧途！」

　　「哦，怎么个引入歧途法？」

　　「我已经有了个粗略的想法，但是细节部分还有待完善，另外，还必须靠你

帮忙才行……」

　　阿威推开咖啡杯，将嗓音压的更低，把想到的计划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　　　　＊＊＊　　　　＊＊＊　　　　＊＊＊

　　「砰」的一声，石冰兰关上办公室的门，心情沉重的走到桌边坐下。

　　孟璇已被绑架十多天了，一想到这位情同姐妹的好助手落入了恶魔的手里，

肯定免不了惨遭蹂躏的命运，女刑警队长就觉得心如刀绞，恨不得马上就能把她

救出火坑。

　　可是项目组的工作却一直不顺利。赵局长从城南分局里调来了一位名叫李天

明的刑侦处处长，接替石冰兰担任项目组的领导。据说这位李处长曾经破获过不

少大案要案，但是这次面对狡猾残忍的高智商罪犯，他显然也无从入手，案情至

今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

　　而老李同时又是个大男子主义思想很重的人，骨子里看不起石冰兰这样的女

刑警，对她的工作方式和破案方法很不以为然。当石冰兰在会议上提出，色魔很

有可能是跟她父亲有嫌隙的人时，老李的反应十分冷淡，显然是觉得单凭色魔的

一句话就做出这种推断，未免太异想天开了。虽然他勉强同意石冰兰继续朝这个

方向调查，但是一点也不热心，令石冰兰心里很是不快。

　　不过更令她不舒服的还是老田等几个部下。自从那天晚上目睹过自己在舞厅

里的暴露装束后，女刑警队长隐隐有种感觉，这些以往对自己尊重而又敬畏的干

警们，最近投射过来的眼光变的有些异样了。除了把她当作上司之外，也开始把

她看成是一个身材惹火的性感尤物。

　　特别是其中有两个警员，还和王宇一起见过自己只穿著奶罩丝袜、光着屁股

的丢脸模样。当时那副场面大概对他们的震撼太大了，以至于到了现在，这两个

家伙每次碰到自己都不大自然，视线总是忍不住瞄到她的胸脯或者臀部上去。

　　这对石冰兰来说，无疑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甚至比被解除了项目组组长职

务的打击还要沉重。

　　她感到自己不单辜负了上司的信任，同时也失去了对部下的威信，一种前所

未有的挫败感时时的萦绕在心头。

　　——难道这一次，我最终会输给罪犯吗？难道……噩梦里的那些可怕场面，

将来全都会成为现实？

　　女刑警队长的身体微微一颤，赶快强行打断了自己的念头，然而一颗心却迟

迟也不能恢复平静。

　　这时，敲门声响起。

　　「请进！」石冰兰闻声抬头，见到走进来的是王宇，不由一怔，「阿宇，你

怎么不多休息几天？瞧你的脸色还这么苍白！」

　　她边说边仔细打量着王宇。这位年轻的部下显然是伤势才刚好转，瘦削的脸

孔颧骨高耸，一看就是副大病初愈的模样。

　　「没问题的，队长！」经过一连串的重大挫折和打击，王宇明显的更加成熟

了，「请给我分配任务吧，我一定可以胜任完成。」

　　石冰兰欣慰的点了点头，正想说话，办公室门口又出现了一个男警员。

　　「队长，刚收到你的包裹！」

　　王宇走过去接过了包裹，石冰兰对那个男警员道了声谢，后者就离开了。

　　「咦？这……这是小璇的笔迹！」

　　拿着包裹递给石冰兰的时候，王宇无意中望了一眼上面的字，突然变色的惊

呼起来。

　　女刑警队长也吃了一惊，拿过来一看，果然是孟璇那娟秀熟悉的笔迹。

　　她连忙拆开包裹，里面竟是一盘录像带。

　　两个人面面相觑，心里都泛起了不祥的预感。

　　——很显然，这个包裹是色魔寄来的。上面的字当然也是他强迫孟璇写的，

那么这盘录像带是……

　　石冰兰神色沉重，拿起录像带走到办公室的另一角，打开放在那里的电视，

然后把带子塞进了录象机。

　　王宇随手关上了门，身体微微有些颤抖，呼吸声清晰可闻。

　　按下播放键，石冰兰退后两步，和王宇肩并肩的站在了一起。

　　只见屏幕闪烁了几秒钟，跟着就出现了孟璇的面容。

　　她看上去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漂亮的脸蛋上已找不到昔日的活泼明朗，有的

只是一脸的憔悴、悲哀和恐惧，双眼失神而茫然，嘴角边还挂着一缕白色浑浊的

液体。

　　「小璇！」

　　王宇情不自禁的低呼一声，眼里涌出了泪光。

　　屏幕上的孟璇抽泣着鼻子，过了好一会儿后开始说话了。

　　「石姐，你不用挂念我。我在这里……活的很开心……」

　　石冰兰的心揪紧了，知道她必定是被迫这么说的，由此可以想象她受到了多

么痛苦的折磨。

　　「我现在已经是……主人的性奴隶了，主人每天都会玩弄我的……大奶奶，

我被玩的……很爽……」

　　孟璇哽咽着嗓子，泣不成声的说着，涨红的脸上露出羞耻的表情。

　　镜头逐渐的拉远了，原本只是她的脸部特写，现在则把她的全身都拍摄了进

来。

　　尽管早已有思想准备，石冰兰和王宇还是霎时如堕冰窖，看到了一副令人无

比震惊的画面！

　　饱受屈辱的女警官一丝不挂的出现在屏幕上，全身都布满鞭痕和乌青，丰满

挺拔的双乳上更是青一块、紫一块的；双脚脚踝处还各铐着一条铁铸的脚镣，将

她光裸的美腿向两边大大的分开。

　　只见下身的肉洞赫然已被插的红肿了起来，里面还有残留的白色精液正在缓

缓的倒流而出，看上去凄惨而又狼狈。

　　石冰兰的头脑「嗡」的一响，只感到全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王宇更是悲愤

的额头青筋暴起，紧握成拳的十根手指都被捏的发了白。

　　「怎么样？大奶警花，是不是给了你一个惊喜呀？」

　　屏幕上突然传来了嘶哑的狂笑声，虽然人没有出现，但还是可以听出那是色

魔的嗓音。

　　「你等着瞧吧，我还会陆续给你送来更大的惊喜的！哈哈……哈……」

　　录像到这里就结束了，屏幕上闪烁起了一片雪花。

　　办公室内的两个人动也不动的站在原地，心里的惊骇、悲伤和愤怒已经不是

任何语言可以形容了，刚才看到的场景仿佛仍在眼前一遍遍的回放，久久的灼烧

着两个人通红的视网膜……

　　 ＊＊＊　　　　＊＊＊　　　　＊＊＊　　　　＊＊＊

　　「太过份了！这是挑衅……性质极其恶劣的挑衅！」

　　会议室里，新任项目组组长李天明脸色铁青，重重的一掌拍在了桌上。

　　他是个已经有点发福的中年胖子，塌鼻子阔嘴唇，气咻咻的样子显得有几分

滑稽。

　　警员们也都个个满面悲愤之色。漂亮大方、性格开朗的孟璇在刑警队里一向

人缘极好，眼看她居然受到色魔如此虐待，人人心中都愤怒到了极点。

　　王宇却一言不发，睁着血红的双眼反复观看这色魔送来的录像，看了一遍又

一遍，蓦地里嗓子里发出一声暗哑的低呼。

　　石冰兰注意到了他的异常，动容问：「阿宇，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

　　「队长，李处长，你们看录像上小璇的左手手指！」

　　王宇一边颤声叫着，一边用遥控器倒带，重新播放了起来。

　　众人都闻声围上，仔细观看着屏幕。只见孟璇在抽泣说话的同时，左手是撑

在地上的，食指仿佛触电了似的不断敲击着地面，仔细听还可以隐约听到「叩、

叩叩……」的轻微响声。

　　「怎么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她只是在无意识的敲击地面嘛！」

　　李天明迷惑不解的问。他原本以为孟璇是在暗中用手指写字，但看来看去都

不像，那明明只是单纯的敲击而已。

　　石冰兰却双眼一亮，脱口而出道：「不，这些敲击的节奏、疾徐是完全不同

的，但又很有规律……对了，这一定是摩斯密码！」

　　「是的，我敢肯定是摩斯密码！」王宇激动的道，「在警校里我和小璇一起

上过这门课的……她一定是在偷偷用摩斯密码跟我们传话！」

　　刑警们顿时恍然大悟，经他一言提醒，有不少人也都认出了这的确是摩斯密

码。

　　李天明也精神一振，叫道：「快看看孟璇究竟是在说啥？」

　　众人哪里还用的着他说，早就认真观察了起来，不过片刻后都纷纷摇头，表

示无能为力。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摩斯密码需要很强的记忆力才能运用自如，刑警们虽然

大都学过相关课程，但很久没有亲自使用，早就已经忘记的差不多了。

　　老田等人忙奔了出去，将警局里专门负责密码破译的研究员找了来，很快就

把孟璇敲击的信息翻译了出来。她反复敲打的一共只有三个字。

　　九仙山！

　　这是Ｆ市郊外的一座荒山，除了山脚下住着少数村民外，山上几乎没有什么

人烟。

　　「原来是九仙山啊！看来小璇是发现自己被囚禁在那里，所以才抓住机会偷

偷向我们传达信息……」

　　「是呀！色魔的老巢一定就在九仙山上，就是不知道具体在什么位置……」

　　「那不难，我们把九仙山封锁起来，每一寸地皮的搜索过去，老子就不相信

搜不出来！」

　　刑警们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一个个摩拳擦掌、满脸喜色，振奋的气氛笼罩了

整间会议室。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听我统一安排……」

　　李天明威严的挥着手，示意刑警们听他指挥。众人遵命安静了下来，开始听

从这位新任项目组组长的调度和部署，准备打一场干净漂亮的「围剿」战，将色

魔牢牢的困在包围圈里，再将之像「瓮中捉鳖」一样手到擒来……

　　应该承认，李天明的部署还是相当周到、严密的，充分展现出一个老刑侦处

长在经验上的炉火纯青。刑警们也都听的极其认真，还纷纷提出补充建议，令整

个「围剿」行动的计划更趋完善，争取不出一丝差错。他们都踊跃的献计献策，

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的相当热闹。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石冰兰却自始至终没有出声。她秀眉紧蹙，仿佛并不看

好这次行动似的，眸子时不时流露出奇怪的神色，好几次她都欲言又止，似乎想

恳切的说出什么，但是最终还是把话咽了回去……

　　 ＊＊＊　　　　＊＊＊　　　　＊＊＊　　　　＊＊＊

　　「好久都没聚在一起喝酒啦……来，咱哥俩好好干一杯！」

　　在Ｆ市一家最大的酒吧里，两个男人正对面而坐，每人前面都放着一大瓶扎

啤。

　　坐在左边的是个头发梳的油光滑亮的男子，闪烁的灯光下看的分明，他就是

公安厅厅长的侄子余新。

　　右边的则是协和医院胸科科主任郭永坤，他似乎已经喝的颇有醉意了，但还

是拿起酒瓶和对方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

　　「小余啊……」他眯着醉眼，口齿不清的道，「你……你最近还有没有……

去骚扰石护士长？」

　　「早就没有了！」余新耸耸肩，「那次被你老兄重重打了一顿，小弟哪里还

敢再不识趣呢？再说，我后来见到了石护士长的妹妹。啧啧，那才真是让小弟惊

为天人哪，胸部比她姐姐还大，身材要多魔鬼就有多魔鬼……」

　　「她妹妹？」郭永坤皱眉回想了一下，好几秒后才道，「哦！记起来了，她

妹妹……可是本市最有名的女……女刑警，是……是带枪的喔！你吃了豹子胆，

敢打主意到……她头上去？」

　　余新哈哈一笑，神气活现的吹道：「这种长满刺的花，摘起来才刺激嘛……

小弟已经开始着手做准备了，比如说前几天主动……」

　　说到这里却突然顿住了，伸手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

　　「前几天主动干什么？」

　　郭永坤目光闪动的追问，然而余新却尴尬的挠挠脑袋，把话题给岔开了。

　　就在这时，一只胳膊突然从背后伸出来，重重的落在余新肩膀上。

　　「啊呦！他妈的是谁？」

　　他吃痛的叫起来，转过头一看，是胸科的另一位医生沈松，不知什么时候悄

悄走到了自己身后来，正脸色铁青的怒视着自己。

　　「石家姐妹都是好人，你要是再敢动她们的歪脑筋，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冷然拋下这句话后，沉松就迈开大步，头也不回的离开了。

　　「呸，你算老几？凭什么对老子指手画脚？」

　　余新这才反应过来，似乎有点恼羞成怒的骂了两句，悻悻然的抓起酒瓶又灌

了几大口。

　　郭永坤却一言不发，只是若有所思的望望沉松的背影，又望望对面的余新，

眼睛里射出一种异常明亮的光芒……

第１９章　同性淫虐

　　「嘀呜，嘀呜」的长鸣声中，十多辆警车呼啸着开回了Ｆ市刑警总局。

　　最先的一辆警用面包车车门打开，项目组成员们陆续跳了下来，人人脸上都

是一副沮丧的表情，脚步疲惫的走向会议室。

　　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这次苦心策划的「围剿」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在动用了全局上百名警员，将

九仙山几乎翻了个底朝天的情况下，最后竟然既没有救出孟璇，也没能搜索到色

魔的下落，这对警方来说实在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尤其是王宇，一副懊恼之极的绝望表情，双眼中的红丝几乎都要爆了出来，

痛苦的不断揪着自己的头发。

　　至于石冰兰，自然也难掩失望之色，不过她似乎对这结果毫不意外，似乎这

本来就在她预料之中……

　　「怎么啦，一个个哭丧着脸干嘛？」李天明故作轻松模样，满脸的肥肉硬生

生挤出个难看的笑容，「虽然没找到人，但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啊。抄到了色魔

的巢穴，这本身就是一大胜利嘛，何况还新发现了不少重要的线索，只要把这些

线索分析梳理清楚，说不定明天就能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这话顿时起了一点作用，刑警们也显得鼓舞了一些，脸色舒缓了不少。

　　毕竟这次行动确实颇有收获，经过地毯式的搜索，警员们在九仙山的一个偏

僻山洞里发现了有人居住的痕迹，除必要的生活用品外，还有大量女性的衣物。

其中一套警服经王宇等人辨认后，证实是孟璇被绑架时穿的。单凭这一点已经可

以推断，这山洞极有可能就是色魔囚禁女性猎物的巢穴！

　　然而，山洞里却没有一个人，显然是色魔已经胁持着猎物们逃走了，而且逃

走的十分匆忙仓惶，到处都是一片凌乱的痕迹。

　　李天明当即下令对整个山洞进行彻底勘查，技术人员在仔细检验后发现，色

魔临走时匆匆擦拭了山洞的绝大部分地方，似乎是在做清除指纹的工作。不过尽

管如此，在少数几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还是提取到了明显的男性指纹，以及一些

人体掉落的指甲和毛发。

　　这还是警方第一次获得色魔身体上的「第一手资料」，可谓相当宝贵的线索

了，因此李天明才说这次行动「本身还是一大胜利」。

　　回到会议室坐下后，刑警们又针对这些新线索、新情况讨论了起来，大部分

人都认为，在警方对九仙山完成包围之前，色魔就已经匆忙逃走了。会出现这种

意外，说明色魔对九仙山附近一带的地形极其熟悉，以至于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

惊觉，并且充分利用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小路、岔路，见缝插针的钻出了警方尚未

完成的包围圈……

　　他们谈的十分热闹，石冰兰却依然蹙眉坐在一旁不吭声，仿佛满腹心事。此

外她还时不时用手机低声打着电话，仿佛在确认什么事情。

　　就在这时，技术人员走了进来，呈上了指纹鉴定报告。报告上说经计算机数

据库核对，该男性指纹虽然不是任何一个累犯留下的，但是却与两年前邻县的一

起入室奸杀案有关。该案一直未能破获，当时在案发现场也遗留下了少量指纹和

毛发，经鉴别后可认定两者确系来自同一人。

　　在报告的最末，还附上了两年前那起奸杀案的详情介绍。邻县警方虽未能破

案，但毕竟还是调查分析出了许多有用的资料，只是由于一些原因导致案子半途

被耽搁了，这才成为了一桩积压的悬案。

　　项目组刑警们传阅了这份报告后，都像被注入强心针似的，一个个重新精神

大振了起来。因为从报告上看，这案子的凶手虽然心狠手辣，但犯罪的手法却一

点也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很稚嫩粗糙，远不像今天的色魔这样处心积虑、还懂

得一定的反侦破技巧。刑警们都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当时是色魔第一次犯罪，

心态和手段都还不成熟，所以才会留下了那么多的破绽。

　　「这样的案子都没能侦破，县局的警队也太不负责了！要是换了我们，两年

前早就抓到色魔了，哪里还会让他至今都逍遥法外、继续危害一方呢！」

　　「唉，县局不比咱们市局啦！他们的人手、设备都不够，领导的水平也低，

平时只能抓抓一些偷车的小毛贼，不知道积压了多少杀人放火的大案呢……」

　　好几个刑警或是鄙夷、或是感慨的发表着意见，对邻县同行的工作成绩嗤之

以鼻。

　　「总之，案情有了最新的重大发现，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刚才就说

了嘛，我们的『围剿』行动虽然没能抓到人，但是收获还是巨大的……」

　　李天明眯着眼呵呵直笑，满脸的肥肉都快乐的颤抖起来，仿佛已经十拿九稳

能将手铐戴上色魔的双腕了。

　　他跟着宣布，下一阶段将把这起旧案与变态色魔并案侦察，并将工作重心和

主要精力转移到该案上去，即日起派遣人手与邻县警局充分合作，争取以该案为

突破口，搜寻出更多关于色魔的资料，从而最终将目标锁定，云云。

　　宣布完毕后就散了会，众人陆续离开了会议室。

　　石冰兰刚回到自己办公室坐下，王宇就跟了进来，开门见山的道：「队长，

你是不是心里并不同意李处长和大家的看法？」

　　女刑警队长淡淡一笑：「你看出来啦？」

　　王宇点点头，苦恼的说：「其实，我也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不，应该说从『围剿』行动刚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但又不明白为什么……队

长，能告诉我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么？」

　　「当然可以！不过你要有接受的勇气才好哦……」石冰兰顿了顿，缓缓道，

「我认为你从一开始就错了！小璇在录像带里偷偷敲击摩斯密码，这根本就是色

魔故意设下的圈套！」

　　王宇大吃一惊，失声道：「什么？队长你的意思是，那其实是色魔本人命令

小璇敲击的？」

　　「对！你想想就知道了，运用摩斯密码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小璇又是那种大

大咧咧、最怕记忆的女孩，虽然学过这门课程，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你们每

个人都忘的差不多了，小璇怎么会反而记得那么清楚，临阵就派上用场呢？」

　　王宇顿时醒悟，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来。

　　「为了慎重起见，我刚才还打电话到警校，查了小璇的理论课成绩。关于密

码学的课程她是学的最糟糕的，补考了两次才勉强通过呢。你说她怎么可能在紧

要关头突然福临心至，想起了『九仙山』三个字的密码呢？」

　　王宇满脸通红，羞愧的说：「队长，是我上当了……唉，我真是太没用了，

居然又中了色魔的奸计！」

　　「这不能怪你，是色魔太狡猾了！」

　　「那么，我们找到的那些指纹、毛发等，也都是色魔故意伪造的假货了！」

　　「那是肯定的啦！可惜，李处长他们却都认定是真的……」

　　石冰兰无奈的摇了摇头，心里涌起了懊丧之感。

　　本来，她那次在「黑豹」舞厅与色魔直接正面交锋时，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取

得对方的指纹，当时色魔并没有戴手套，至少在三个地方必定会留下指纹。

　　第一就是在舞厅里，色魔接触过的地方是最多的，但是当他被抓走之后，舞

厅继续营业，大量客人早已将现场破坏无遗了，不可能再提取到任何清晰完整的

指纹。

　　第二是在拉载色魔返回的那辆警用面包车上，然而当时她急着要救王宇，加

上认为可以很快抓回色魔，并不觉得需要去提取指纹，因此也没有保护好现场。

　　第三则是在她被迫穿上的那件性感黑色连身裙上，色魔与她跳舞时也摸到了

好些地方，但当时石冰兰将那身打扮视为奇耻大辱，支持的警员们一赶到，她在

换回警服时就面红耳赤、羞愤交加的狠狠将连身裙揉成一团，像是拋弃最骯脏恶

心的东西一样扔到了垃圾箱里。色魔成功逃脱后，她回想起这件事后悔不迭，赶

紧派人去舞厅翻找，但是早已被清洁工处理掉了，白白浪费了一个机会。

　　这三个机会，只要随便把握住了一个，这时候已有了货真价实的色魔指纹，

现在色魔设下的圈套就不攻自破了，李天明他们也就不至于上当受骗。

　　「唉，看来我们现在是完全落在下风，被色魔牵着鼻子到处走了！」王宇的

情绪颇为消沉，苦涩的说，「我们在明他在暗，难道我们就只能被动的等着他一

次次出手害人后，再来寻找他的破绽吗？

　　「你也不要那么悲观，色魔虽然狡猾，但他设圈套这一招却是弄巧成拙，不

但没能骗过我，反而使我有了两个新收获！」

　　「哪两个？」

　　「第一，色魔为何会煞费苦心来布置这么一个骗局呢？这说明我原先的推断

是正确的，以我父亲为线索会调查出某个不为人知的真相来，色魔对此产生了恐

慌，所以才会想用圈套把我引到歧途上去……」

　　石冰兰的语声十分冷静，清亮的眸子闪动着聪慧的光芒，使她看上去更有种

超凡脱俗的美感。

　　「第二，色魔必然是知道了我最近一段的调查方向，才会产生恐慌的。试问

他是如何知道我的行动的呢？我调查的时候虽然没有千叮万嘱要保密，但也是刻

意低调行事的。色魔平时也会注意我的动向，这固然不错，但是他居然这么快就

对我的调查内容了如指掌……阿宇，你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王宇浑身一震，惊疑不定的道：「队长，你是说……咱们警局里有内奸？」

　　「内奸倒未必，至少在直接办案的人员里，应该没有人有意跟色魔勾结，否

则那次在『黑豹』舞厅里，有内奸的协助，色魔要对付我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不会失手被我抓住了……不过我调查的内容泄漏也是个事实，这说明色魔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掌握我的行动，甚至能够监视我是如何出招的，以便他在第一时间

采取对策……」

　　王宇打了个寒噤：「队长，这些话你有提醒过李处长么？」

　　石冰兰一声叹息：「怎么没有？在去九仙山的路上，我就已经跟他反复说过

了。但他根本不相信……现在他认定邻县的旧案也是色魔所为，已经决定要以此

为突破口全力侦破了，更不可能认同我的看法。毕竟我刚才说的那两点仅仅只是

我的推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而同事们也都支持他……不过，李处长倒也

没反对我继续沿着我的方向去调查，只是要他领导的项目组大力配合我，看来是

不可能的了！」

　　「没关系，队长，你还有我支持你！」王宇将胸膛拍的咚咚响，激昂的说，

「无论何时何地，我一定都站在你这边！」

　　看着他颇有些孩子气的模样，女刑警队长忍不住笑了，不过她马上就收敛了

笑容，严肃的说：「非常感谢你，阿宇。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是关于我本人

的身世谜团。本来我是不想跟任何人说的，可是既然我们要齐心协力的破案，我

当然应该百分百的信任你，因为这谜团本身说不定跟色魔一案有某种关联……」

　　王宇的心跳霎时加快了，热血沸腾的几乎不能自已。他为自己能得到石冰兰

的绝对信任而深感骄傲，这差一点使他又心神荡漾起来，他忙用了最大毅力控制

住自己，仔细聆听起这女上司性感诱人的红唇中吐出的每一个字……

　　 ＊＊＊　　　　＊＊＊　　　　＊＊＊　　　　＊＊＊

　　「啊啊啊……快停手！啊啊……别再揉了……我受不了啦……啊……」

　　阴暗的地下室里，孟璇一边流着泪羞耻的尖叫着，一边却发疯般扭动着光裸

的屁股，主动套弄着插入体内的粗大肉棒，令之一次次尽根没入阴道最深处。

　　她感觉自己仿佛被魔鬼附体了，明明内心中充满了抗拒，可是身体却不由自

主的做出种种丑态，沉溺在与色魔交媾的肉欲快感中。

　　「没问题啊，只要你停止强奸我的鸡巴了，我也就不再揉弄你的奶子了……

我向你保证，你一停，我也马上就停！」

　　阿威吃吃怪笑着，仅用一只强有力的左臂搂着孟璇的腰肢，将她娇小玲珑的

身躯整个凌空抱起，双方的生殖器正在做着最亲密的接触，而孟璇的双臂被反铐

着，两条圆润美腿则自动盘旋在阿威腰后，紧紧的夹着不肯放松。因此这姿势与

其说是阿威抱着她，倒不如说是她自己靠双腿的力量缠着阿威，像树熊一般拚命

挂在他身上。

　　而他空着的右手正抓着女警官的左乳肆意揉捏，大半个丰满的球体尽在掌握

之中，掌心和五指都充斥着乳肉的光滑质感与饱满弹性，美妙的手感与女人抑制

不住的呻吟声交相辉映，促使他越发的兴奋起来，低头在另一边的乳球上加重了

唇舌的舔、吸、吻、咬以及搅动的力道。

　　孟璇被刺激的大声哭叫起来，不管她如何竭尽全力的想要停止屁股的扭动，

都无济于事，就仿佛大脑已经失去了对臀部的指挥权。

　　会出现这种状况，自然是「原罪」造成的恶果了！虽然自从她屈服后，阿威

就没有再注射「原罪」来折磨她，但是她的肉体已经被强烈的药效给改造了，特

别是饱受折磨的双乳，由于之前已习惯了靠阿威的手掌揉捏来止痒，现在竟已变

的离不开这对魔掌了！然而在止痒之后，却又总是会有一股强烈的无可抗拒的性

欲狂涌而起，令孟璇迷失在极度快感的漩涡里。

　　「瞧，是你自己舍不得停嘛！你就不要再扮纯情了，嘿嘿嘿……」

　　阿威尽情享用着这可口的果实。由于孟璇接受过严格的格斗训练，而且还十

分高明，那经过充分锻炼的身体每一处都是超常的柔韧，极其富有动感和活力，

以至于阴部的括约肌也有着极强的韧性和弹力，令阿威爽到了极点，「被动」的

抽送了数百下后，很快就在兴奋的吼叫声中爆发了。

　　而孟璇也同时达到了高潮，猛烈汹涌的充实感和前所未有的快感瞬间涌来，

喷洒向全身每一处血脉和肌肤。炽热的欲望燃烧着女警官的肉体和意志，伴随她

一声长长的狂呼，阴道最深处在「滋滋」声中被浇灌了滚烫的精液，强大的冲势

迫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涨红的俏脸流露出愉悦狂乱的表情，但悲痛的热泪却也

在同时滚滚洒下……

　　射精结束后，阿威意犹未尽的拔出了疲软的肉棒，放下孟璇的身体，退后两

步坐了下来，拿起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徐徐的吐出了一口烟雾。

　　生理欲望发泄完了，现在他只感觉到一阵空虚，还有就是说不出的焦虑和烦

恼。

　　就在几个小时前，阿威先后得知了两个不好的消息。虽然这两个消息暂时都

不至于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但总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第一个不好的消息，是他从「原罪」药物的合作研究者那里证实了，最新发

明的第四代药物仍存在重大缺陷！这个缺陷其实是所有四代药物共有的，但直到

最近才被大量的试验所证明。

　　阿威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一件怪事，就是他先后强暴了如此众多的女受害者，

居然没有一个人因此而怀孕！起初他对此一点也不在乎，反而觉得省掉了很多麻

烦，但是后来他却逐渐萌发了一个邪恶的念头，就是将来要让石家姐妹怀上他的

种子！

　　——既然她们的父亲曾无耻的令自己母亲受孕，那理所当然的应该让姐妹俩

也尝尝这种滋味！将来就让她们用生孩子的方式来赎罪，并以此结束几代人的恩

恩怨怨吧……

　　有了这样的念头，阿威开始在意起怀孕的事了。为此，他专程到医院做了检

查，结论是他完全正常，没有一点生殖方面的毛病。那么剩下的可能性就只能是

女方出了问题，而这么多女性都出同样的问题，罪魁祸首必然是在她们共同注射

过的「原罪」身上。

　　几小时前药物合作者告诉阿威，他经过试验后发现「原罪」的成份里含有一

种特殊激素，会抑制女性生殖细胞的功能，使其无法与精子结合受孕。而且糟糕

的是这种激素关系到「原罪」最基本的构成，如果强行去除的话就一定会影响到

刺激情欲的药效，二者不可调和，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解决的两全其美的办法！

　　——或许这就是天意啊！自古以来春药都是有违天和的……非要用药物激发

欲望，最终只会导致无后……

　　合作者一本正经的书呆子语言，令阿威啼笑皆非，但一时间也束手无策，只

能暂时作罢，等日后再重新研究解决之道。

　　第二个不好的消息，是老孙头告知的。他称得到可靠情报，石冰兰仍坚持她

认定的方向，继续调查她父亲生前曾得罪过的人，显然是并未被阿威精心设下的

圈套骗过！

　　这令阿威十分沮丧，他是费了很多苦心才布置出九仙山那个假巢穴的，既要

像是那么一回事，又不能太着痕迹惹人怀疑，在各种细节上不知耗费了多少脑细

胞。至于留在现场的那些指纹、毛发，则来自于老孙头手下的一个黑道人物，是

从他手下那些身负命案的亡命之徒中，经过仔细挑选后找出来的「替死鬼」。当

然这人现在已被悄悄「处理」掉了，就连尸首都已彻底消失。原本阿威以为这样

子的圈套已足够了，功夫都已经做到家了，谁知还是瞒不过石冰兰的眼光！

　　好在老孙头安慰他说，虽然石大奶没上当，但项目组的新任组长李天明却深

信不疑，指挥几乎整个警局的力量往歧途上奔驰去了。石大奶缺乏足够的支持力

量，单靠她和几个忠心的手下独自努力，短期内必定难有什么作为。

　　阿威听了总算略感放心，但总是难免心情有些郁闷，因此才会又到孟璇身上

发泄兽欲，以排遣情绪。

　　抽完了一支烟，阿威没精打采的站起身，离开了囚禁孟璇的这间地下室，打

算返回自己卧室去休息。

　　他在阴暗的过道里走着，经过林素真、萧珊母女住的地下室时，隐约听到里

面传来了一阵阵热闹的声响，有嬉笑、有呻吟也有浪叫，似乎闹的不亦乐乎。

　　阿威听出嗓门最大的是女歌星楚倩的声音，心中一动，忙静悄悄的走到了门

边，从门上的栅栏间隙向里望去。

　　只见楚倩正站在地下室中央，手里挥动着一根长长的皮鞭，对着趴在地上的

林素真母女骂骂咧咧。她身穿性感的超短裙，雪白的大腿尽皆暴露在外，双足踏

着火红色长靴，打扮的像个典型的日式ＳＭ女王一样，充满了妖艳的美感。

　　而林素真和萧珊却是赤身裸体，像两条母狗一样四肢着地的趴着，并排撅着

光溜溜的屁股，一边挨打挨骂，一边发出哭泣般的呻吟声。

　　「啊……倩姐姐，别再折磨我了……快把那根东西插进来吧！快呀……」

　　萧珊带着哭腔回过头来，一脸可怜的哀求着，同时急不可耐的摇晃着屁股。

　　然而她得到只是狠狠的一鞭，「啪」的抽打在背部，在白嫩的肌肤上留下了

一道鞭痕。

　　「你这下贱的小骚货！真他妈的不害臊，一天到晚就只想着那根东西……」

　　楚倩板着脸厉声训斥，将皮鞭挥舞的呼呼作响，过大的动作使超短裙飘了开

来，露出了里面的赤裸的屁股。原来她短裙内竟没穿内裤，两瓣丰满雪白的臀肉

间，赫然插着根粗大的仿真假阳具，正在轻微的震动着。

　　「求求你了，倩妹妹……」旁边的林素真也涨红着俏脸恳求起来，那成熟丰

美的裸体上布满了汗珠，充满肉感的大屁股摇晃的比女儿更剧烈，「我……我们

真的……熬不住了……啊……求倩妹妹……可怜可怜我们……」

　　「谁跟你们姐姐妹妹的？不要脸的老骚货，难怪你能生出跟你一样不要脸的

女儿来！」

　　楚倩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右手继续挥动皮鞭，左一下、右一下的分别抽打

着母女二人，令她们继续发出似痛苦又似快乐的尖叫；而她的左手却偷偷伸到自

己股间，在假阳具的末端调整了一下。顿时假阳具震动的更厉害了，令女歌星也

「啊」的一声娇喘，身躯猛然颤抖了起来，俏脸上也泛起了兴奋的红晕。

　　这一幕情景落在了阿威眼里，他不禁又好气又好笑，想不到这三个美丽性奴

竟发展成了如此畸形的关系。

　　之前他给林素真母女注射了「原罪」，轻而易举就将失忆的母女俩征服了。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就是母女俩每天药效发作时，都必须经过一

场激烈的性爱、肉体得到满足后才能逐渐平息，否则就像犯了毒瘾的吸毒者一样

痛不欲生，甚至狂呼滥叫，吵的人不得安宁。

　　起初这种情况正合阿威心意，调教起来也更方便多了，但他毕竟不是性爱超

人，不可能天天都和母女俩打炮，再说日子久了也难免感到单调、厌烦。最近抓

到了孟璇后，阿威的兴趣更是完全转移到了这小女警身上，愈发无暇去「光顾」

林素真和萧珊了。因此他索性叫这母女俩使用假阳具、皮鞭等道具，自己互相解

决旺盛的性欲，并且还「好心」的叫来了女歌星楚倩，让她在必要时从旁帮忙。

　　谁知帮来帮去，竟变成了这么一个结果，这连阿威也始料未及，颇有荒谬的

感觉。

　　「你们想要这根家伙是吗？行啊！」

　　只听楚倩不怀好意的笑声响起，她伸手将臀间的假阳具拔了出来，炫耀般在

掌心中转动。

　　「过来舔我的下身！舔的好，我就马上如你们所愿！」

　　林素真母女已经被欲火焚烧的忍受不住了，再加上失去记忆后大脑都有些迷

迷糊糊的，虽然不至于是弱智，但廉耻之心和判断力都大大降低，因此都没有丝

毫犹豫，立刻双双转身爬了过来，分别跪在女歌星的身前和身后，用唇舌用心的

舔着她的私处和屁股。

　　这举动母女俩显然「练习」过很多次了，配合的十分熟练，不一会儿就令楚

倩发出了舒服的哼哼声，面色越来越艳红，胸前半裸的美乳剧烈的起伏着，栓在

两颗奶头上的乳环也一起上下抖动个不停。

　　——靠，这娘们还蛮有两下子嘛！背着我狐假虎威的玩花样，居然也能玩出

这种成绩来……看来她内心中也潜藏着很强的施虐欲嘛，要是能好好利用，说不

定将来能帮我不少忙呢！

　　阿威一边欣赏着地下室里的表演，一边突发奇想的产生了这个念头。在先后

抓来的这么多猎物里，楚倩是惟一一个没有注射「原罪」，就已经在肉体上对他

完全屈服的人，甚至可以说，在接受他的调教时，反应还相当狂热、激烈，令他

相当有成就感。不过，阿威还是有点疑心，不能确定女歌星是否是凭借身为艺人

的高超演技，在刻意的讨好和麻痹自己，其实内心里却别有算盘。

　　其实，阿威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楚倩的堕落速度之快、程度之深，比他

想象中还厉害的多。她原本只是自暴自弃，放纵自己沉溺在肉体的极度快感中，

来抵消被永远囚禁的绝望感。而阿威强健的体魄、种种新奇的调教手法和性爱花

样，也令她的肉体的的确确被彻底征服了，甚至很快享受起被他玩弄的感觉来。

　　而那个时候，林素真、萧珊母女还未失去记忆，很多时候不能像她那样完全

屈从色魔，导致经常遭受皮肉之苦。楚倩曾多次目睹到阿威是如何折磨这对母女

的，起初她只是觉得恐惧而已，但后来不知不觉中她自己也产生了一种怪异的渴

望，想要亲身下去尝试一下身为「主人」，尽情虐待性奴隶的滋味，而且这种渴

望越来越强，到后来强烈到了连她自己也感到惊讶的程度。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楚倩身为红遍全国的女

明星，这么多年来摆威风惯了，猛然间被打落成性奴隶，身份的转换令她有巨大

的失落感，潜意识里很想通过虐待其它奴隶来获得补偿；二则是因为阿威的ＳＭ

调教对她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了隐藏在楚倩心灵深处的变态欲望，使那

股黑色的火焰熊熊燃烧了起来。

　　因此当她一获得机会，就克制不住的将邪恶虐欲付诸实施了，兴致勃勃的打

扮成ＳＭ女王，将林素真母女肆意踩在了脚下……

　　「妈的，瞧你的屁股扭动的多淫荡！什么狗屁人大代表，我看你比妓女还下

贱！」

　　楚倩的骂声又响了起来，满嘴都是脏话，虽然听的很刺耳，但是配上她一流

的容貌和惹火的身材，以及这身火辣辣的打扮，看上去倒别有一种淫乱刺激的味

道。

　　「啊啊……是的，我是妓女……求倩妹妹让妓女满足一下吧……啊……」

　　「什么叫满足？你干脆去卖淫好了，骚货！」

　　「是的，我是卖淫的骚货……啊呦、啊呦，好痛……求你饶恕我吧……呜呜

呜……」

　　声泪俱下的求饶非但没有打动楚倩的心，反而令她的虐欲更加狂涌，她猛的

将母女俩一起推开、踢倒，嘴里不停的辱骂着，手中皮鞭劈头盖脑的挥向母亲，

而穿著长靴的脚掌则踩在女儿的双腿之间，残忍的压着柔嫩的私处。

　　阿威看的啧啧称奇，心想自己猜测的没错，楚倩这样的疯狂表现，已经可以

算的上是一名「女色魔」啦。只不过，她是个容貌美艳的女色魔，虽然内心中已

跟自己一样充满黑暗的欲望，但那丰满匀称的身体却足以令所有男人垂涎欲滴，

洁白的肌肤宛如凝脂，饱满滚圆的豪乳更是极具魅力。

　　——看起来，是可以考虑将她培养成我的助手！她身为女人，自然更懂得如

何才能让女人最快的屈服……

　　阿威暗暗点头，心里已开始盘算该如何让楚倩更加服帖、死心塌地的成为自

己的帮凶。就在他思考的同时，楚倩总算「发了慈悲」，将假阳具恩赐给了两母

女，不过她却继续挥动鞭子抽打着她们，于是地下室里也就继续上演着三个波霸

美女的淫虐之戏，鞭打声、哭叫声和得意的浪笑声不绝于耳的传来，久久的在魔

窟里回响……

　　蓦地里，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突然响起，打断了阿威的思绪。他定睛一看，

只见室内似乎发生了剧变，萧珊双手捧腹的倒在地上哀嚎，林素真惊惶的跪在她

身旁又哭又叫，而楚倩却手足无措的站在旁边，惊骇的完全呆住了。

　　阿威忙踢开地下室的门，大步冲了进去，喝道：「出什么事了？」

　　楚倩吓的手一松，皮鞭「啪」的落地，哭丧着脸道：「不关我的事，我……

我只是轻轻踹了她一脚……」

　　阿威狠狠瞪了她一眼，推开她低头望去，顿时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骇然瞧

见萧珊的身下赫然有一小滩鲜红的血水，而两条大腿之间也是血迹斑斑。任何一

个稍微有妇科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流产了！

　　这一瞬间，以阿威的见多识广和心计深沉，也一下子傻了，过了好几秒钟才

勉强回过神来。

　　——这是怎么回事？萧珊怎么会流产呢？难道她……之前已经怀孕了？

　　阿威对此不能不感到震惊，因为从外表上他一点也看不出萧珊怀孕的迹象，

想必是怀孕还没有多久。但是，萧珊明明是注射过「原罪」的，其它所有美女都

被药物摧毁了生育能力，为何她一个人却能够怀孕呢？

　　要不是第一次强暴萧珊时，确定她真的是个处女，阿威几乎要怀疑在把她抓

进来之前，这女高中生就已经偷尝过禁果，肚子里不知被哪个野小子下了种了。

但是这种可能性可以百分之百被排除，因为萧珊被掳来已经很久了，如果在那时

就已「中标」，那现在的肚皮绝对已有了相当的规模。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可能了——萧珊的体内或许有某种抗体，能够抵消

「原罪」里那种破坏生育能力的激素，所以她能够正常的受精怀孕！

　　阿威越想越是这么回事。本来嘛，任何药物的功效都不是绝对的。现代医学

中所谓万试万灵的打胎药，也还都有一时间打不下来的胎儿呢。每个女人的体质

都是不同的，「原罪」对女性生殖功能的破坏固然强悍，但会出现极少数例外完

全可以理解。

　　「主人，救救她……求你快救救她！」

　　林素真转头爬了过来，抱住他的双腿凄厉的哭喊着，眼泪鼻涕一齐擦在了腿

上。虽然她失去记忆后，已不记得萧珊是她女儿，但血缘天性毕竟不是那么容易

消除的，母女俩平时自然而然就有种亲切感，彼此十分维护。现在骤然见到萧珊

受伤，林素真不由自主的就感到悲痛、害怕之极，潜意识里仿佛有种拼尽全力也

要拯救对方的强烈念头，连她自己都不清楚是为什么。

　　「还楞着干什么？还不赶快上去，把绷带药品那些东西拿来？」

　　阿威冲着楚倩怒吼，后者如梦初醒，慌忙答应着奔了出去。而阿威则好言安

慰了林素真几句，蹲下身查看起萧珊的伤势来。

　　这之后的几分钟，阿威满头大汗、手忙脚乱，却怎么也止不住不断涌出的血

水。虽然他医学、药学的知识都很丰富，但对妇产科却几乎等于是外行，眼看着

萧珊痛苦的浑身颤抖，一声高过一声的呼痛，他却束手无策，焦急的直跺脚。

　　「送她去医院……主人，这样下去她会失血过多的，你快送她去医院！」

　　楚倩脸色煞白的提醒了一句，阿威却暴跳起来，怒骂了声「废话！」，挥手

就将她赶出了这间地下室。

　　「送医院……就能救她是吗？主人，那咱们快送她去呀！求你了……」

　　林素真仿佛被一言提醒似的，满脸泪痕的望着方强，双眼中满是乞求之色。

　　阿威心知她失忆后很多常识也都忘了，只得耐着性子骗她道：「不能去！我

跟你说过的，外面的世界都是坏人，只有呆在这栋房子里才是安全的！如果你们

出去了，那些坏人会把你们关起来，不让你们回来我身边的……」

　　这正是他平常用来哄骗林素真母女的话，母女俩对此也深信不疑，甚至对这

魔窟本身都产生了依赖。有一次阿威故意发脾气，假装要将母女俩赶出大门，结

果她们吓的痛哭流涕，死也不肯离开半步。这令阿威笑的连嘴都合不拢了，很得

意自己只用一道无形的精神枷锁，就把母女俩永远锁在了魔窟里，心甘情愿的永

不逃跑。

　　然而现在这一招却不管用了，林素真虽然面露恐惧之色，但只迟疑了半秒，

就「扑通」一声跪下，额头咚咚的磕着地面，声泪俱下的哭叫道：「救救她！主

人，要是她死了，我……我也不想活了……」

　　阿威被她吵的心烦意乱，一时矛盾之极。虽说这母女俩已被自己彻底洗脑过

了，不会做出卖自己的事，但要送到医院总是件冒险的事。但若不送的话，就只

能眼睁睁瞧着萧珊失血过多而死，搞不好林素真也会自寻短见，那是一下子损失

了两个最乖的性奴，而且还是如此完美的一对母女花，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除此之外，萧珊还有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她竟然能够怀孕，这一点对于下一

代「原罪」的发明极具研究价值，说不定就要着落在她身上，解开这个难题呢！

假如她死了，将来搞不好很难再找到这种「例外」，那就会遗憾终身了……

　　——罢了！为了确保将来能搞大石家姐妹的肚皮，这个风险还是应该冒的！

　　阿威幻想着石冰兰、石香兰双双挺着滚圆的大肚子、羞耻接受自己调教的画

面，不禁热血沸腾起来，一咬牙，沉声道：「好，我这就送她上医院！」

　　「太好了，谢谢主人！谢谢……」

　　林素真喜极而泣，又重重的磕了一个响头，这才爬起身来，小心翼翼的去搀

扶萧珊。

　　阿威一边上前帮她，一边郑重其事的说：「你听着，为了保证你们不被外面

的坏人抓走，到医院后的一切行动你都要听我指挥！还有，我下面交代的这些话

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全部给我记牢……」

　　林素真犹如鸡啄米般不停的点着头，满含泪水的双眼却只是望着萧珊，也不

知是否真正听清并记住了阿威的话。

　　五分钟后，一辆黑漆漆的小车风驰电掣般驶出了魔窟……

　　 ＊＊＊　　　　＊＊＊　　　　＊＊＊　　　　＊＊＊

「不，不像！她跟我印象中的亲妈差太多啦，我敢肯定不是她！」

　　宽敞明亮的客厅里，石香兰凝视着茶几上摆放的一张黑白照片，认真的说。

　　照片已经微微发黄了，一望而知有至少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上面是个衣着朴

素的村妇，容貌端正，胸部硕大饱满。

　　坐在旁边的石冰兰诧异的说：「姐姐，你上次不是说，已经完全不记得亲妈

的样貌了吗？怎么现在一下子就能肯定不是这位唐阿姨呢？」

　　虽然姐妹俩都知道了父亲的第二任妻子，其实只是她们的养母，但毕竟彼此

相处多年，感情最为深厚，因此姐妹俩在提到她时都还是称呼「妈妈」，而对于

生母，她们就称呼为「亲妈」。

　　至于照片上的村妇，则是父亲第一任妻子唐某。石冰兰费了很大功夫，才找

到了她的一张黑白照片，今天特意拿来给姐姐过目。她原本觉得这唐某很有可能

就是「亲妈」，谁知姐姐只看了一眼就坚决否决了。

　　「虽然我不记得亲妈的具体样貌了，但我有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她是那

种很有气质、明显来自大城市的人。而照片上的这位阿姨，一看就是个憨厚的、

受教育不多的农村女性，二者是截然不同的！」

　　石冰兰见姐姐如此肯定，只能苦笑了一声，叹道：「唉，看来我是白忙了。

原来我们的亲妈，并不是爸爸明媒正娶的三个老婆中的任何一个，咱们姐妹俩居

然都是私生女啊！过去只在电视里看过这种情节，想不到竟千真万确发生在咱们

自己身上……」

　　石香兰低声说：「小冰，你是不是有些责怪爸爸太……太花心了？」

　　「何止花心，我调查起来才知道，原来爸爸他……他早年做过不少见不得光

的事！幸好他晚年逐渐改邪归正，又做了不少慈善来弥补，要不然我跟人谈起来

都会觉得脸上无光呢……」

　　石冰兰闷闷不乐的说。一直以来在她心目中，父亲都是个慈祥、和蔼、尽职

尽责的好爸爸，谁知那只是在家里的形象，与社会上对父亲的评价似乎有不小的

落差。她仿佛直到现在才发现，父亲原来在外还有另外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这

令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小冰！」姐姐温和的责备她，「不管爸爸做过什么错

事，但他都是我们的爸爸，何况你也说了，爸爸晚年都在尽量的弥补过错，我们

身为他的女儿，应该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继续帮他弥补才对，而不是指责他……」

　　石冰兰脸红了，不好意思的道：「姐姐你说的对，是我错啦……嗯，我们是

应该替爸爸做出一些补偿，就比如说小妈吧，姐姐你知道么，在小妈还没跟她前

夫离婚的时候，爸爸就跟她有不正当关系了，而且这关系保持了十多年，甚至在

我们俩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有一次爸爸在小妈家偷情的时候，被她的孩子当场

撞见，结果被他一怒之下给刺伤了呢……」

　　「是啊，这事我知道。当时你还小，你记不记得有一年爸爸住院了一个多月

才回来？爸爸不想让你小小年纪害怕，就骗你说是胃病开刀，其实他就是在治疗

刺伤啦！」

　　「唉，果然是这样，现在我全都明白了。后来小妈那孩子被判刑入狱，并跟

小妈断绝了母子关系，让小妈伤心透了，这件事爸爸真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只可惜小妈那孩子出狱后就不知所踪了……对了，姐姐，你有听小妈说过那孩子

的下落么？」

　　「有啊，那孩子死于一场意外，小妈知道这消息后，曾悲痛的昏了过去，爸

爸心里也很不好受，几天都没吃下饭呢！」

　　石冰兰「嗯」了一声，看看手表，说道：「很晚啦，姐姐你早点休息吧，我

要回去了。有什么新发现我再来找你！」

　　「好的，路上注意安全！」

　　石香兰将那张黑白照片还给妹妹，起身将她送到了门口。

　　在换鞋的时候，石冰兰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取出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

递给了姐姐，说道：「这是我手下两个便衣的电话，从明天开始，你上下班的时

候要提前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会一路上暗中跟随、保护你！」

　　石香兰愕然道：「出什么事了？为什么突然要派人来保护我？」

　　「姐姐你没听说么，本市出了个专门绑架大胸脯女性的变态色魔，而我正好

负责缉拿他。我担心他会把主意打到你身上来，这么做是有备无患！」

　　「小冰你太过虑了吧？你也知道，晚上我一回家就会反锁防盗门，任何一个

生人来都绝不会开门的。而白天在医院里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就算真有坏人想

下手也找不到机会啦！」

　　「所以，我只派人护送你上下班，并不是２４小时贴身保护嘛。你这里到医

院必经一条僻静的小路，有时候经过的人很稀少，还是不能不防呀。」

　　石香兰清楚妹妹的脾气，一旦认定了一件事就是说一不二的，于是也就不再

违拗了，笑着答应了下来，然后挥手告别，目送妹妹下楼离开了。

第２０章　女护士长误入陷阱

　　「好了，别哭了！引起别人注意就麻烦了！」

　　医院安静的走廊上，阿威一边压低嗓音警告着，一边用戴着手套的右掌取出

纸巾，替林素真抹拭着脸上的泪珠。

　　林素真乖乖的点着头，但泪水还是不受控制的流下，把阿威的手都弄湿了。

她满面焦虑担忧之色，带着哭腔道：「主人，你说珊奴她……她不会有事吧？」

　　「肯定没问题啦！刚才医生不是说了么，送院还算及时，估计抢救一下就好

了！」

　　阿威嘴里虽这么说，但心中却没有什么把握。他抬头望了一眼急诊室门口亮

着的警戒灯，心里的焦急其实不在林素真之下。不过他更多焦虑的是手术时间已

经很长了，在这里多呆一分钟，就多一分被人发现的危险。

　　这是整个Ｆ市规模最小的一家医院，设备简陋，来看病的人一向很少，基本

都是郊外乡村的农民。选择这里来就诊，相对来说应该是最安全的。

　　但是阿威却还是提心吊胆，因为林素真身为人大代表、副市长夫人，在Ｆ市

算是数一数二的知名人物。她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市电视台和报纸等媒体上，绝大

部分市民都认得她的。虽然阿威给她换了一身不起眼的衣服，摘掉了她的金丝眼

镜，又胡乱打散了她惯常的发型，但只要仔细看恐怕还是能轻而易举认出来。

　　而阿威自己就更不用提了，他连面具都没戴，就这么裸露着一张疤痕累累的

脸。幸好他还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衣领又尽量向上翻起，遮住了大部分脸庞，

才没有把周围的人都吓晕过去。但是这副样子却显得鬼鬼祟祟，还是有不少人投

来诧异的目光。

　　其实，那幅精巧的面具就在外衣口袋里，只要阿威愿意，不要两分钟就能以

伪装的身份出现。但是，现在对他来说伪装的身份更加重要。假如被人瞧见这伪

装的身份和林素真在一起，那这身份就暴露了！不管将来编出何种借口来解释，

都难免会引起警方的怀疑。

　　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阿威还是决定以烧伤的真面目出现，反正没有多少

人目睹过这副尊容，周围的过路人顶多被吓一跳，还不至于露出什么破绽。

　　「不好意思啊，先生。请问能借个火吗？」

　　突然一个熟悉的苍老嗓音在耳旁响起，阿威转头一看，是乔装打扮后的老孙

头，嘴里还叼着支烟斗。

　　在驾车前来医院的途中，阿威就用手机打电话给老孙头，简单说了事情的经

过，要他赶来帮忙。

　　「没问题。不过这里不能抽烟的，咱们到外面去一起抽吧！」

　　阿威不动声色的说着，与林素真打了个招呼，就跟老孙头一起走到了拐弯无

人的僻静处。

　　「你太欠考虑了！怎么能冒这种风险？」

　　老孙头第一句话就是严厉的责备，看的出他在尽力压抑着火气，假如面对的

不是阿威的话，已经早就骂个狗血淋头了！

　　「就算你非要到医院来，带萧珊一个人就够了，干嘛把林素真也带来啊？我

真是要被你气死了！」

　　阿威苦笑说：「第一，她吵着要来；第二，有她在，一路上可以照顾萧珊；

第三，必须要靠她出面办手续、跟医生打交道，虽然这么做比较冒险，但假如是

我一个大男人把萧珊送来，样子如此的恐怖、鬼祟，萧珊身上又有明显的受虐伤

痕，医生不疑心才怪呢，恐怕当场就会报警吧……让林素真以母亲的名义出面，

别人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老孙头闷哼道：「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是聪明呢，还是

胡涂？是心狠手辣、残酷无情的罪犯呢，还是天良未泯、妇人之仁的笨蛋？」

　　阿威耸耸肩，苦笑不答。

　　「算啦，不说那么多了。我已经替你开了一辆新车来，你可以放心驾驶。你

的车就由我开走，过几天再换回来吧！」

　　两人互换了车钥匙后，老孙头就匆匆坐电梯下楼了，而阿威则返回到林素真

身边，继续耐心的等待手术结果。

　　不知过了多久，急诊室的灯终于暗了，室门推开，一个戴着口罩的医生走了

出来。

　　林素真忙奔过去，颤声询问治疗结果。那医生说手术非常成功，病人目前已

经没有大碍了，只是胎儿没有保住。只要再住院观察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林素真喜动颜色，连声道谢，一颗心总算是落了地。

　　她正要进手术室亲眼看看萧珊，突然旁边一个丑陋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看

到她后「咦」了一声，脱口叫道：「素真！这么巧啊，你也来这里看病？」

　　此言一出，阿威当即遍体冷汗，心中大叫糟糕。听这中年丑妇的语气，叫的

这么亲热，想必是林素真的熟人，这下可要露馅了！

　　林素真也吃了一惊，下意识的反应就是先望了一眼阿威，见主人正对自己连

使眼色。她这才想起之前阿威叮嘱的话，忙慌乱的道：「你……你认错人了！」

　　转身就想躲到阿威身后。

　　那丑妇却哪里肯信，奔到她面前嚷道：「笑话！我怎么可能认错？我跟你是

二十年的老同学了，你化了灰我也认得！怎么啦，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我也摆出副

市长夫人的架子，不肯跟我说话啦？」

　　这时周围的不少人已经注意了过来，林素真越发惊惶，大声叫道：「我都说

不认识你啦！你……你走开！」

　　「哈，连说话的声音都一模一样，还想赖！对了，你不是被绑架了吗？什么

时候得救的也不说一声……」

　　那丑妇滔滔不绝，还想继续唠叨下去，突然看到阿威凶狠的眼神，吓的她倒

退了两步。接着她猛的神色大变，似乎醒悟到了什么，转身飞快的跑走了。

　　阿威知道不妙，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丑妇一定是报警去了，危机已在

顷刻之间！

　　「听着，坏人很快就要来捉你们了！」阿威凑在林素真耳边，用急促的嗓音

说道，「我现在去付钱、办理出院手续；你赶紧借一辆轮椅来，把珊奴带到电梯

口等我！听懂了吗？」

　　林素真颤声道：「不，不，主人，我们一起带珊奴走！我害怕……」

　　阿威恼怒的骂道：「怕什么？快照我说的去做，快！」

　　边说边伸出手来，在她肥厚多肉的大屁股上狠狠的拍了一巴掌，就像是在驱

策一匹母马。

　　而林素真也果然就像挨了鞭子的母马一样，哆嗦着跳了起来，踉踉跄跄的奔

进手术室去了。

　　接下来的几分钟，阿威用最快的速度办理完了一切手续。他来之前就已准备

好大量现金，迅速付清了费用，然后返回到电梯口，正好与林素真母女会合了。

　　三人进入电梯，门刚关上，蓦地里只听一阵警笛声由远到近的传了过来。

　　阿威骇然震动，知道已经来不及了。警方既然已经赶到，自己无论如何不可

能带着母女两人逃走，何况其中一人还要坐轮椅。

　　林素真更是被吓的浑身颤抖，脸上血色全无。她失忆后并不清楚警笛声意味

着什么，只是下意识的觉得这刺耳的声音十分可怕，不用问也知道，肯定就代表

着主人所说的「坏人」了。

　　萧珊则尚未从手术麻醉中完全清醒过来，似睡非睡的靠在轮椅上一声不响。

　　阿威当机立断，伸手摁下大楼最顶层的按键，然后转身一把抱住了林素真。

　　「真奴，你相信不相信主人的话？」

　　「当然相信！」

　　「那好，主人现在告诉你，等一下主人不得不自己先逃走了。不过你放心，

主人很快会再来找你们，把你们平安接回去的……」

　　林素真惊恐的尖叫道：「主人，你要拋弃我们了吗？那真奴宁愿去死，也不

想落在那些坏人的手里……」

　　这时电梯一震之后停了下来，显然是外面有人摁了向上搭载的按键。阿威跃

到门边，在电梯门打开的瞬间大喝一声，拳脚旋风般齐出，将两个正想进来的医

生推搡了出去，然后重新按键关闭了电梯门。

　　电梯又缓缓向上升去。

　　「你要听话，真奴！」阿威厉声道，「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真的永远不

要你了！」

　　林素真「哇」的哭了出来，不顾一切的张开双臂紧紧搂住阿威，丰满诱人的

成熟躯体死命的贴在他身上，怎么也不肯松手。

　　阿威啼笑皆非，耳中听到警笛声已到了最近处轰鸣，显然警方已进入医院大

楼了。他心中焦躁，突然冒起一股毒念，想要一不做二不休将这母女二人杀掉算

了。这样子才是万全之计，保证不会泄漏给警方任何线索。

　　但是下一秒钟，当他感觉到林素真的热泪洒在自己肩头，而她胸前那对肥硕

柔软的饱满乳球摩擦着自己胸膛，带来高度的刺激，令他又不忍心下手了。

　　——看来老孙头没有说错，对于已经臣服的性奴，我还真是妇人之仁呢！

　　阿威摇头苦笑，正想出手打晕林素真，不料她却突然自己松了手臂，退后一

步，满含热泪但却神色执着的说：「主人你赶快走吧！真奴会乖乖听话，等着你

早日来救我们的……」

　　阿威大感欣慰，叮嘱道：「那些坏人是最会骗人的，不管他们说什么，你和

珊奴都别相信！记住了么？」

　　林素真流着泪答应了。

　　电梯到了顶层，阿威伸手将所有楼层的按键都摁下，然后跃了出去。接着电

梯就又带着林素真母女缓缓下降了。

　　这医院阿威曾经来过，他知道顶层是牙医区，晚上基本没人，因此放心的奔

到了这一层的洗手间里，用最快的速度取出面具戴上，再将外衣脱下，里面赫然

又是一件外衣，不过款式、颜色都完全不同。

　　这正是他来之前所做的准备措施，当下阿威将两件外衣对调了一下，原来里

面的那件穿到了外面来，再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仪表。嘿，现在的他和两分钟之

前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任凭再好的眼力都不可能看出破绽。

　　阿威镇定了一下心神，施施然的走了出去，沿着楼梯向下，走了五六层后正

碰上一队警员快步冲上，与他擦身而过，谁也没有多望他一眼……

　　＊＊＊　　　　＊＊＊　　　　＊＊＊　　　　＊＊＊

　　第二天，Ｆ市所有地方媒体都播出了一条爆炸新闻——被色魔绑架数月的林

素真、萧珊母女，昨晚出人意料的在医院出现，现已被警方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据消息人士透露，母女俩是被色魔胁迫到医院来的，警方随即包围了医院，可惜

仍被色魔逃脱，只成功救出了母女俩、云云。

　　除此之外的所有细节，警方都以保护当事人隐私和破案需要为由，全部守口

如瓶。但是许多小道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市的大街小巷。其中流

传最广的「版本」是，母女俩已经被色魔折磨的不成人形了，女儿到医院是去堕

胎的，而母亲已经发疯。

　　至于色魔为何会突发善心，将她们送来医院，那更是众说纷纭了。市民们纷

纷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力，添油加醋的发表着自己的看法，一时间各种离奇、荒诞

的故事争相出炉，汇编起来足可拍成一大堆三流电视剧。

　　而刑警总局内部的每个警员，包括石冰兰在内，也都为这个问题感到迷惑不

解。他们绝不相信色魔会发善心，但是也想不出其它能说服人的原因来。李天明

等人认为，色魔是故意释放林素真母女二人的，目的在于以此嘲笑警方的失败。

石冰兰却认为以当时的种种迹象来看，色魔的行动显得十分匆忙，假如是故意释

放完全不必要把他自己搞的那么紧张……

　　双方各持己见，只能暂时先搁置争议，从其它方面着手寻求真相。但是经过

调查，收获却甚微。虽然当晚医院里不少人都见到了色魔，然而他们对色魔的观

察，还不如石冰兰在「黑豹」舞厅里看的仔细，基本没能提供出有新意的线索。

　　另外，警方当晚在赶到医院之后，就扣押了停放在停车场内的所有车辆，想

要找出色魔开来的那辆车。他们将车主一个个传讯到警局，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

查证，结果却仍是以失望告终——阿威当晚驾驶的车早就被老孙头开走了，而他

离去时，当然不会笨的去开老孙头留下的新车。

　　总之，警方的调查几乎是交了白卷。本来他们还想通过林素真、萧珊母女，

来获得关于色魔的更多第一手资料。谁知这母女俩真的像是神经出了问题，只要

任何一个警员一靠近，她们就会惊恐的尖叫发抖，仿佛见到世上最恐怖的恶魔一

般。

　　更令人骇异的是，医生检查后发现她们都已失去了记忆，必须在情绪不受外

界干扰的情况下，先静养好身体，再逐步接受医学专家的会诊治疗，说不定才有

希望恢复记忆。在这期间警方的询问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只会加重她们的病情。

　　也就是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都不用指望能从这母女俩嘴里问出什么来

了！

　　不过，警方却并未因此而气馁。以李天明为首的项目组已经查出两年前邻县

那起奸杀案的关键所在，案情有了重大进展，他们都乐观的估计，用不了多久，

所有的疑点和线索都必将指向同一个嫌疑人，到时候色魔的真实身份就将昭然若

揭了……

　　 ＊＊＊　　　　＊＊＊　　　　＊＊＊　　　　＊＊＊

数日后的某天晚上八点，夜幕刚刚降临。

　　在协和医院的胸科医务室里，女护士长石香兰手拿着电话话筒，心里涌起一

阵强烈的不安。

　　——怎么回事？家里为什么会一直没人？

　　今晚轮到她在科室里值夜班，按照以前的老习惯，她临睡前往家里打了个电

话，准备交代小保姆阿丽注意锁好门，以及问一问宝贝儿子的情况。

　　谁知道从七点钟到现在，整整一个钟头过去了，石香兰已经重拨了七八次号

码，电话那头始终都没有人接听。

　　——奇怪，就算是出去买东西也用不着这么久呀，难道是出了什么事？

　　女护士长的心悬了起来，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缓缓的放下了话筒。

　　「叮呤呤……」

　　她的手还没挪开，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石香兰连忙重新拎起话筒。

　　「您好，这里是协和医院胸科……」

　　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个机械难听的嗓音打断了：「请问你是石香兰女士吗？」

　　「是的，请问您是……」

　　石香兰觉得这声音十分古怪，好象是被某种仪器修饰过一样，令人听了很不

舒服。

　　「我是省立医院的。有个女孩子出车祸受了重伤，被过路人送到我们这里抢

救，她昏迷前说是你家的小保姆，还告诉了我们这个电话……」

　　石香兰失声惊呼：「什么？」

　　「对了，这个女孩子还带着一个婴儿……」

　　对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女护士长听到「婴儿」两个字就像晴天霹雳般尖

叫起来：「婴儿怎么了？他是我儿子……他怎么样了？」

　　「你先冷静，冷静点听我说！」对方低声说，「婴儿也受了点轻伤，不过没

有什么大碍……」

　　石香兰身躯一晃，脸色顿时变的惨白，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哭腔：「我儿子到

底伤到什么程度，你快说呀！快说……」

　　「真的不严重，你放心。」对方顿了一下又说，「你赶快到省立医院来吧，

我在院门口等你……」

　　女护士长忧心如焚的放下电话，匆匆交代了几个小护士替她值班，自己连制

服都来不及换下就乘电梯下了病房大楼，快步奔出了医院。

　　医院门口停着一辆的士，本来是熄灯熄火的。石香兰刚出来这辆的士就发动

了，主动向她身边驶去。

　　完全顾不上多想，女护士长急忙招手拦了下来，打开车门钻进了后座。

　　「去省立医院！」

　　的士调了个头，开足马力驶到了大路上。

　　车窗外的景物飞快的倒退着，石香兰焦急的无以名状，一颗心七上八下。

　　——小苗苗，心肝宝贝……你千万别出什么事呀！不然妈妈也不想活了……

　　她忍不住想哭，魂不守舍的坐在那里发呆，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咦？师傅，我是去省立医院，你往哪里开呀？」

　　司机没有回答，自顾自的打着方向盘，拐到了一个距离目的地更远的路口。

　　「师傅！你走错了，师傅……」

　　石香兰接连叫唤了几声，对方始终不理不睬，连头都不回，她这才感到问题

严重了。

　　「你想干什么？停车，快停车呀……」

　　女护士长惊慌失措，转身拉动门把用力往外推，谁知车门竟纹丝不动！她不

死心继续摇撼车门，但直到手几乎脱臼还是徒劳无功。

　　「别白费力气了！」一个沙哑难听的嗓音传来，「车门是用中控锁锁住的，

只有我这里才能打开！」

　　「你……你是什么人？」

　　石香兰觉得这声音似乎有点耳熟，隔着前后座之间的铁丝网仔细看去，可是

只能看见一个后脑勺。而车子的后视镜又被调整成向下的角度，根本看不到司机

的脸。

　　「别管我是谁，跟着我来就是了！」对方冷冷的说，「我保证你能见到你儿

子……」

　　石香兰骇然变色，立刻明白自己上当了，颤声道：「刚才那个电话……电话

是……」

　　「是我打给你的！」司机阴恻恻的奸笑，「想不到你这么好骗呢，哈哈……

哈哈……」

　　女护士长又惊又怒，粉脸变色的愤然斥责：「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能拿这

种事开玩笑？快把孩子还给我……」

　　「我已经说了，现在就是带你去见儿子。」

　　说完司机就不吭声了，任凭女护士长责骂，恳求，叫嚷，威胁……他始终一

言不发，只是稳稳的驾驶着的士向前飞驰。

　　——怎么办，我被歹徒绑架了！

　　石香兰终于绝望的静了下来，一股惧意直泛上心头。想起妹妹不久之前叮嘱

的话，她后悔自己太大意了，中了对方的计。

　　本来这些天她上下班时，的确是按照石冰兰的吩咐，先给那两个便衣刑警打

电话，由他们一路上尾随保护的。但刚才骤然听说儿子受伤，情急之下哪里还顾

的上打电话呢，就这么样孤身冲了出来，结果就落入了对方设下的圈套。

　　看来这人是蓄谋已久，故意用这奸计来避开刑警骗我上当的！女护士长想到

这里不寒而栗，再想到孩子也落在对方手里，那份焦虑担心就别提了。

　　她不知如何是好，失神的瘫坐在车座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窗外的道路越来越偏僻了，沿途上几乎看不见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在一条林荫小径上七弯八拐了一阵后，的士驶进了一栋幽静的别墅。

　　这栋别墅的围墙上爬满了植物，里面黑漆漆的居然没有任何灯火，充满了一

种阴森恐怖的气氛。

　　当的士驶入之后，两扇大闸门就在身后自动缓缓关上了，隔绝了跟外界的一

切联系。

　　石香兰更是害怕，美丽的俏脸上满是恐惧的表情，身子不由自主的微微发起

抖来。

　　的士停稳，司机下了车，像个幽灵似的飘进了前面的屋舍。

　　「喂，喂……你怎么把我丢在这里？快放我出去！」

　　女护士长焦急的叫着，伸手敲打着玻璃，无意中又拉动了一下门把，不料车

门竟应手推开了。

　　她一怔，随即不假思索的钻了出去，环顾着周围的情景。

　　四面都是高达两米以上的围墙，上面还架着密密麻麻的电网，厚重的大门紧

紧的关闭着，显然是要靠特定的控制系统才能打的开。

　　一句话，这里简直就像个密不透风的监狱。进来容易，想出去可就千难万难

了。

　　石香兰呆呆的站了几秒钟，鼓起勇气，一步步向那漆黑的屋舍走去。

　　她虽然害怕，可是始终担心自己的孩子，明知是陷阱也不能不先闯进去了。

　　再说反正也逃不出这里，倒不如快点和对方面对面的解决问题。

　　屋里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隐约瞥见这是

一间宽敞而空旷的厅室。

　　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咚、咚」声，在死一般的寂静里听来更是平

添了恐怖的气氛。

　　石香兰紧张的心脏怦怦跳，只感到后颈凉飕飕的，牙关控制不住的打战。如

果不是母子挂念的力量支撑着，她早就已经吓的掉头逃走了。

　　「有人吗？你出来啊……」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颤的厉害，在空荡荡的厅室里引起了嗡嗡的回音。

　　半晌，毫无动静。

　　女护士长只好继续向前走，胆战心惊的迈着步伐，下意识的朝那微弱的光源

处走去。

　　来到近处才瞧见，原来那是一盏安在墙上的小灯泡。灯泡下面是只相当大的

铁笼子，里面放着个摇篮。

　　再定睛一看，摇篮里赫然躺着一个婴儿，就是自己的宝贝儿子！

　　「苗苗！」

　　石香兰发出惊叫声，扑上去将两臂伸进铁笼，隔着栏杆抱起了婴儿。

　　小家伙睡的正香呢，口鼻平稳的呼吸着，看上去安然无恙。

　　女护士长喜极而泣，连连亲吻着心肝宝贝稚嫩的脸蛋，一直悬着的心总算稍

微松了些，但跟着又发起愁来。

　　孩子是没事，可是怎么把他弄出这个铁笼子呢？栏杆之间的缝隙太小了，连

小脑袋瓜子都出不来。

　　她不得不又将婴儿放回到摇篮里，在一根根栏杆上触摸着，很快就找到了笼

门，可是马上就发现上面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铁锁。

　　就在这时，一阵夜枭般的怪笑声突然响起，室内灯火通明。

　　石香兰出其不意，心脏都吓的差点跳了出来，惊魂未定的转身望去。

　　只见宽敞的厅室正中摆着一张沙发，有个戴面具的男人正端坐其上，全身光

溜溜的只穿著条裤衩，大模大样的翘着二郎腿。

　　看到那僵尸般的可怕面具，女护士长尖叫一声，情不自禁的退了两步。

　　「你……你是谁？快让我们母子离开这里，不然我要报警了！」

　　阿威喋喋怪笑，嘶哑的嗓音充满淫邪：「好不容易才把你请来，何必那么急

着走呢？起码也应该赏脸陪我玩一玩吧，我对石护士长可是仰慕已久了啊……」

　　石香兰越听越觉得这人的声音耳熟，女性的直觉告诉她，对方一定是自己见

过面的人。

　　「请把面具摘掉！」

　　阿威目光闪烁：「我的脸被大火烧毁了，已经吓死过十几个女人，你还是别

看的好……」

　　「你骗人！」石香兰忽然镇定了下来，生气的打断了他，「你当我认不出你

是谁吗？」

　　她从牙缝里迸出了几个字，阿威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全身剧震，霍地从沙发上

站起。

　　「无耻！」女护士长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温柔的俏脸上露出少有的鄙夷

表情，「用这种下三滥的骯脏手段强迫人，我永远也看不起你！」

　　阿威闷哼一声，随手扯掉了面具，露出了那张伤痕累累的丑陋脸孔。

　　石香兰骇然倒退了两步，双眼睁的大大的，仿佛不认识这个人了。

　　「怎么，害怕了？是你自己叫我摘下面具的，现在看到我的真实脸孔，感觉

如何呢？」

　　阿威阴冷的说着，声音里充满了嘲弄和悲怆。这是石氏姐妹的父亲给他留下

的『杰作』，每一处疤痕里都饱含着人生的一段苦难。

　　「废话少说！你……你到底想干什么？」石香兰鼓起勇气怒斥，「快把苗苗

还给我，放我们母子出去……」

　　「那就要看你今晚听不听话、配不配合了！」

　　阿威淫亵的笑着，所谓的『听话』和『配合』是什么意思，任谁都能听的出

来。

　　「痴心妄想！」

　　石香兰脸色煞白，身体虽然微微有些颤抖，但秋水般的明眸里却满是坚定不

屈的神色。

　　阿威眼里像是要喷出火来，狠狠的瞪着这美貌端庄的女护士长，各种滋味一

起涌上心头。

　　那晚他虽然顺利从医院里脱身，但是却失去了林素真母女，这可以算是阿威

化身色魔以来最大的一次挫折，甚至比失手被擒的那次的打击还要大。林素真哀

求他不要拋弃自己、悲痛哭泣的声音仿佛一直在耳边回响，令他黯然神伤。

　　很自然的，阿威将这一切迁怒到了石冰兰身上。对这个巨乳细腰的女刑警队

长，他一方面恨的牙痒痒的，可是另一方面对她肉体的渴望也更加强烈了。阿威

无时无刻都在幻想着，用各种各样残酷的手段去尽情凌辱石冰兰，在她那对极其

丰满的乳房上发泄出自己最变态的兽欲。

　　可是想归想，他暂时还不敢轻举妄动。女刑警队长智勇双全，身上又有枪，

贸然动手恐怕会再次遭到惨败，一定要事先精心谋划好才有可能成功。

　　——奸不了大奶警花，先把她的姐姐抓来代替一下也好啊！

　　阿威很自然的产生了这个念头。事实上早在注意到石冰兰之前，作为姐姐的

女护士长就已经是他垂涎已久的猎物。只是石冰兰身上那种冷艳高傲的气质更吸

引人，更有一种让人想要疯狂凌辱她的欲望。

　　此刻，这位美丽动人的女护士长就站在眼前。她的容貌跟石冰兰有七八分相

似，只是没有妹妹的那种威严冷峻，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少妇特有的妩媚风韵。

　　不过，她的身材倒是跟妹妹一样的惹火，胸前那对乳房丰满的令人咋舌，将

护士服撑的高高的鼓了起来。

　　阿威只看的双眼发直，忍不住举步走了过去。

　　「你想干什么？别过来……别……」

　　石香兰失声惊呼，本能的向后退去。

　　「来吧，美人儿！」阿威像老鹰似的张开双臂，淫笑着向她逼近，「我保证

肏的你舒舒服服……」

　　「走开！别过来呀……走开……」

　　女护士长无路可逃，被迫一直退到了墙角。她的俏脸上已经恐惧的没有一丝

血色，整个人都在控制不住的发抖。

　　阿威贪婪的咽了口唾液，盯着那因惊吓而急促起伏的饱满胸脯，又往前走了

两步。

　　「站住！」石香兰的声音颤的厉害，「你再过来，我就一头撞死！」

　　她说着，额头盯住坚硬的墙壁，脸上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愤神色。

　　阿威满不在乎的耸耸肩。

　　「好啊！既然你不想活了，那我就做个好事，让你儿子也跟你一块死吧！」

　　他转身走到铁笼子旁边，右臂从栏杆间伸进去，像抓小动物般将婴儿一把拎

起。

　　「别碰他！」

　　石香兰惊叫着冲了上来，对亲生骨肉的关心使她忘记了一切危险，奋不顾身

的扑到了笼子旁边。

　　阿威的目的就是要把她骗过来，哈哈一笑，突然又把婴儿拋回了摇篮，张臂

将自己送上前来的女护士长搂进怀里。

　　「看你往哪躲！」

　　他怪笑着低下头，迅雷不及掩耳的吻住了石香兰柔软的双唇，同时两只手伸

到她胸前，老实不客气的抓住了她高耸的乳峰。

　　「唔、唔唔……」

　　女护士长被吻的透不过气来，好不容易才挣脱，可是对方仍然紧紧握住她丰

满的乳房不放。她气的脸色惨白，扬手「啪」的掴了他一记清脆的耳光。

　　阿威眼露凶光，也还以颜色的回敬了石香兰一巴掌，打的她脚步踉跄眼冒金

星，白嫩的脸颊上冒出了几道红肿的指痕。

　　「他妈的，是不是想要我现在就杀了你儿子？」

　　他怒吼着，一只手又伸进笼子里，作势要去抓起婴儿。

　　「不要！」石香兰惊慌失措的大叫，「别碰我儿子！你有什么手段就冲着我

来……」

　　她又扑了上来，不顾一切企图阻止对方。阿威冷笑一声，随手将摇篮推远了

些，距离上刚好让女护士长够不着，然后掉头回到沙发边坐了下来。

　　「苗苗，苗苗……」

　　石香兰语带哭音，眼睁睁的望着自己的宝贝儿子。小家伙经过这么一折腾已

经醒了，正眨巴着乌溜溜的眼睛安静的躺着。她拚命的伸长手臂挥舞，肩膀都深

深的陷进了栏杆间的缝隙里，可是指尖却差着那么几公分碰不到摇篮。

　　过了好一会儿，女护士长才绝望的放弃了，慢慢的抽回手臂，转过身来怒视

着恶魔。

　　「你要怎样才肯放过我们母子？」

　　阿威的语气充满恐吓的意味：「那就要看你听不听我的话了！」

　　「只要你别伤害我儿子，要我做什么都行！」

　　这一瞬间石香兰暗暗下了决心，孩子是过世的丈夫留下来的惟一骨血，不管

自己遭受到多大的屈辱，也绝不能让他受到半点损害。

　　「好，你过来！」

　　阿威轻佻的勾了勾手指，就像是在招呼一个下贱的风尘女子。

　　女护士长拖着沉重的脚步，无可奈何的走到了他身前一米远处停下。她的脸

上挂着泪痕，然而目光里却有种凛然不屈的神色。

　　「呆在那里干什么？还不自己把衣服脱掉？」

　　石香兰的心一下子抽紧了，尽管她已经做好了失贞的准备，可是要她当着色

魔的面自己动手宽衣解带，还是让她一时间难以承受。

　　「别磨磨蹭蹭了！」阿威不耐烦的威胁，「我没有什么耐心的，不想儿子有

事就给我快一点！」

　　石香兰身躯一震，赶快伸手到胸前，颤抖着解开了衣服上的第一粒扭扣。

　　时值初秋，她穿的是一身洁白素净的连身护士服，裙摆刚好遮到膝盖，纤浓

合度的小腿上包裹着半透明的纯白丝袜，玉足踩着一双半高根的白色帆布鞋。

　　这是协和医院里所有护士的标准打扮，从上到下一身全白的装束，恰好衬托

出了女护士长高雅娴静的气质，看上去就像一个圣洁的天使。

　　不过，那过于丰满的胸脯却实在太显眼了，两个巨大的乳房将护士服撑出了

夸张的弧度，很容易就会令人产生一种想要玷污圣洁的强烈冲动。

　　扣子一粒接着一粒的解开了，石香兰强忍内心的羞愤，将护士服脱了下来，

轻轻的拋到了地板上。

　　阿威双目射出灼热的视线，眨也不眨的盯着这个近在咫尺的美女。

　　灯光下，女护士长半裸的站在面前，上身只穿著一件象牙白的棉质奶罩，圆

润的裸肩上挂着精致的细带。这件奶罩是四分之三罩杯的，根本无法裹住那两个

极其硕大的浑圆肉团，小半颗雪白的乳球从杯上方裸露了出来，在胸口处形成了

一道深深的乳沟。

　　她的下身则只剩下内裤和丝袜。两条玉腿丰腴而浑圆，紧窄的蕾丝内裤遮盖

着双腿间的最后禁区。肉滚滚的屁股相当的肥硕，有一小半白晰光洁的臀肉都露

在外面。

　　「接着脱啊！」阿威咽了口唾沫，恶狠狠的催促，「我让你停下来了吗？快

点脱！

　　石香兰咬着嘴唇，玉臂反转到了背后摸索着奶罩的挂钩，屈辱的泪水在眼眶

里转来转去。她的动作是那么的羞涩犹豫，但每一下举手投足在男人看来却都充

满了诱惑。

　　「啪」的一声轻响，背后的挂钩被松开，绷紧的罩杯立刻松弛了，一对丰满

到不能再丰满的滚圆乳球应声蹦出，像两个雪白的大肉团一样沉重无比的掉了出

来，坠在胸前颤巍巍的晃动。

　　这一瞬间，女护士长的心也仿佛跟着向下急剧坠落，脑子里霎时一片空白，

只感到天地都在旋转……

　　——哇……真是超级大奶霸啊！

　　阿威只觉得口干舌燥，眼珠子都差点掉了下来。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大的一对

纯天然巨乳，那惊人的尺寸足以令任何一个ＡＶ女优都甘拜下风。无论是在现实

中还是出版物品上，也只有那些反复隆胸过的人造假奶才能跟她相提并论。

　　当然，惟一的例外就是她的妹妹，女刑警队长石冰兰了！不过以前感觉姐妹

俩的胸围几乎不相伯仲，现在看起来，刚生产过后的姐姐会稍微更丰满一些。

　　由于正处在产奶期，那对赤裸的巨乳就像是熟透了的大甜瓜一样肥嫩多汁，

给人一种水份极其充足的饱涨感。顶端的乳晕上突起两颗又大又圆的奶头，也许

是亲自哺乳过的缘故，乳尖是很成熟诱人的紫红色，令人一见就情不自禁的想啜

进嘴里砸吮品尝。

　　奶罩轻轻的飘落到了地板上，石香兰的身体颤抖的更厉害了，曲起一条美腿

开始褪下自己的丝袜……

　　阿威眼珠一转，弯下腰将奶罩捡起，捂在鼻边贪婪的嗅了起来。

　　女护士长俏脸一红，羞愤无比的转过头去，不想看到对方的丑态。

　　「唔唔，好浓郁的奶香哇…」

　　阿威故意夸张的抽动鼻子用力嗅着，还猥琐的伸出舌头去舔罩杯的内侧。

　　不料一舔之下，舌尖竟传来湿漉漉的感觉。他定睛一看，两眼顿时瞪大了。

　　罩杯内侧已经湿的一塌糊涂，棉质布料上赫然印出很明显的水痕，而且还在

缓缓的扩散。

　　阿威呆了一下，抬起头望向女护士长饱满的乳峰。那两颗葡萄般的乳头羞耻

的微微蠕动着，细细的奶孔里果然正在渗出白色的乳汁。

　　「哈哈哈……」他忍不住大笑起来，「大奶牛，你的奶水好充足哇！居然溢

了这么多出来，真是浪费呀……」

　　「啊！不要说了……」

　　石香兰羞的要死，脸颊一阵阵的发烧，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过来吧，大奶牛！」

　　阿威怪笑着身体前倾，伸长手臂一把抓住了女护士长的玉手，将她整个人拉

扯了过来。

　　石香兰猝不及防，惊叫声中，性感迷人的娇躯失去了重心，正好跌坐到了对

方的怀抱里。

　　「放……放开我！」

　　女护士长惊慌失措的挣扎起来。自从丈夫逝世以后，这还是她头一次这样子

被男人搂抱着，而且还是近乎裸体的只剩下一条内裤，这令她本能的就想要激烈

反抗。

　　「别乱动，不然我就对你儿子不客气了！」

　　这句话仿佛附有魔咒似的，石香兰浑身剧震，挣扎的力量蓦地里就消失的无

影无踪了。

　　——老公，原谅我……为了咱们的亲生骨肉，我只能委曲求全了……

　　心里这样想着，她脸色凄然，听天由命的软了下来。

　　「哈，这就对了……乖！」

　　阿威搂着女护士长，强迫她侧身坐在自己的大腿上，嘴唇亲吻着她滑腻的脸

颊，然后又封住了柔软清甜的双唇。

　　石香兰含泪不语，忍受着对方那满嘴的烟酒臭味。她希望这是一个噩梦，只

想早点从这场噩梦中醒来。

　　接了一个热吻后，阿威的注意力很快就移回到石香兰的胸脯上，忽然「咦」

了一声，发现在那道白晰诱人的乳沟里躺着一个心型的坠子。

　　「你怎么也戴这种小女孩的玩意？」

　　他嘀咕了一句，随手将坠子扯到旁边，迫不及待的伸出魔掌探向石香兰高耸

的乳峰。

　　到这时候阿威才真切的感受到，女护士长的乳房是多么的丰满。自己的手掌

已经是相当巨大了，但还是无法完全掌握整只乳房，只能勉强的抓住一小部分。

　　他啧啧惊叹着，手掌转到其中一颗浑圆巨乳的下缘，张开来托了托那沉甸甸

的肥硕肉团，仿佛是在掂量着乳球的重量。

　　「嘿嘿……好沉的奶子啊！都可以当哑铃用了……」

　　石香兰脸上「唰」的涨红起来，这个男人实在是太下流了，她气的真想痛斥

对方一顿。

　　然而更下流的事却还在后面，阿威突然手掌一紧，用力的捏了一下这颗丰满

无比的乳球，柔软而富有弹性的乳肉霎时被捏的变了形，圆圆的乳头向上一翘，

凹槽般的奶孔里「嗤」的喷出了一股极细的乳汁。

　　「哎呀！」

　　女护士长惊呼一声，眼睁睁的看着这股乳汁喷到了对方的胸膛上。洁白的奶

水沿着黝黑的胸肌缓缓的流淌了下来，看上去真是说不出的淫靡。

　　「哈……哈！射奶啊！」

　　阿威怪笑着抓住她的另外一只乳房，如法炮制的用力一捏，又是一股乳汁应

手喷了出来。这次是向外喷出去的，足足射了将近半米才跌落下来。

　　「不……别这样！」

　　石香兰面红耳赤，屈辱的泪水夺眶而出，下意识的又挣扎起来。但是一想到

宝贝儿子命悬人手，她的全身就泛起一阵难以抗拒的无力感，挣扎的十分软弱，

根本无法给对方造成任何有效的威胁。

　　「啧啧，瞧你射的多远！真是淫荡啊……」

　　阿威一边冷嘲热讽，两只手一边伸到女护士长胸前，尽情的玩弄她那对光滑

赤裸的巨乳，手掌一下下的挤捏着硕大滚圆的肉球。每捏一下，就有一股白色的

乳汁从奶孔里喷射而出，就像是玩具水枪一样百试不爽。

　　——啊，真是太丢脸了……

　　石香兰羞耻的无地自容，忍不住失声痛哭了起来。在她纯洁的心地里，乳房

和奶水都是用来哺乳婴儿的，哪想的到会被色魔用这么猥亵的方式来凌辱。

　　只见一道道奶水在空中喷射，溅的身上一片湿淋淋的痕迹。两个丰满雪白的

大奶子被男人抓在手掌里肆意玩弄，柔软滑腻的乳肉可塑性极强，被揉捏成了各

种不堪入目的形状。

　　捏了十多下后，阿威才意犹未尽的停了手，改为用指尖在乳晕上划着圈，轻

轻佻逗着那两颗暗红色的奶头。

　　「怎么样？大奶牛，感觉如何呀？」他故意羞辱她。

　　石香兰一言不发，努力控制住了抽泣声，带着泪痕的美丽脸庞上满含愤怒，

眼光里还是充满了不屈的神色。

　　阿威有点儿惊讶。在他的印象中，石香兰是那种性格柔顺的女人，原以为很

容易就能令她屈服。可是现在看她的眼神就知道了，女护士长绝对比自己预计的

要坚强。

　　——干！这两姐妹都是一样的臭脾气……

　　心头不由火起，两手在那对圆鼓鼓的巨乳上又狠狠的抓了几把，无意中将坠

在胸前的心型坠子给扯了下来。

　　「还给我！」

　　石香兰倏地伸手去抢，反应之激烈远远出乎意料。

　　阿威本来想随手拋掉的，见状不由一怔，捏紧了掌心里的坠子。

　　「拿过来……拿来！」

　　石香兰嘶声喊叫，不知道从哪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胳膊肘重重的在阿威胸

膛上撞了一下，居然撞的他颇有几分疼痛。

　　「去你妈的！」

　　阿威勃然大怒，猛然将女护士长推倒在地，然后又一脚将她踢出了几米远。

　　「还我……这是我丈夫的遗物，快还给我！」

　　石香兰捂住小腹，痛的一时间爬不起来，只能蜷曲在地上断续的说话。

　　阿威这才明白过来，将心型坠子塞进裤兜，咧着嘴嘿嘿冷笑：「贱女人，以

后你就是我的性奴了，不许你再想着那个死鬼丈夫！」

　　「不，不是的……」

　　石香兰拚命的摇着头，泪流满面的发出凄厉的嘶叫。

　　就在这时，铁笼子那边突然传来了「哇」的婴儿哭泣声。大概是小家伙也感

受到母亲遭受的苦难，声音响亮的啼哭了起来。

　　「苗苗……苗苗！」

　　女护士长的心思立刻转到了儿子那里，勉力撑起上半身，手足并用的爬到了

铁笼子旁边。

　　她的两只胳膊又从栏杆里挤了进去，在空中无助的挥舞着。但就是还差短短

几公分的距离，手指始终没法碰到摇篮。

　　几公分，就这样活生生的隔开了一对母子！

　　阿威毫无同情心的冷笑着，起身慢慢的走了过去。

　　「拜托你打开笼子！苗苗这是饿了，他要吃奶……」

　　石香兰转过身来，涨红着脸焦急的恳求。

　　这还是她首次哀求阿威，之前即使是被玩弄奶子的时候，也没有露出过这种

心慌意乱的软弱神色。

　　阿威心中有数了。

　　「求你了！先让我给孩子喂奶……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求你了……」

　　石香兰失声痛哭，匍匐着跪倒在他的脚下。

　　「喂奶么，那很简单……」

　　阿威大步走向墙角的柜子，回来时右手多了个空杯子，俯身放到了女护士长

面前。

　　「大奶牛，把你的奶水挤到这里吧！」

　　石香兰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张俏脸羞的连耳根都红透了。

　　「这……这怎么可以……」

　　「不挤也行，你儿子就等着挨饿好了！」

　　阿威斩钉截铁的说，冷酷的语气丝毫也没有商量的余地。

　　石香兰又羞又急，手足无措的拿不定主意，眼泪哗哗的流了下来。

　　婴儿的啼哭声越来越响亮了，仿佛刀子似的，一下下的剜着母亲的心。

　　她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赶快伸手捡起水杯凑到胸前，另一只手捧住自己左

边的那颗丰硕乳球，手指捏住乳尖部分挤压了起来。

　　明亮的灯光下，只见一股白色的乳汁缓缓的沁出了奶孔，随着手指的轻柔挤

捏，源源不绝的落到了杯子里。

　　这真是一副震动人心的画面——高贵的女护士长为了不让亲生骨肉挨饿，被

迫在色魔面前裸露出丰满的乳房，用挤奶的方式来满足他变态的欲望。

　　阿威兴奋的眼光发亮，目不转睛的盯着那正在分泌奶水的滚圆巨乳。以前看

过许多跟奶汁有关的暴虐Ａ片，早就想找在现实中抓个女人来亲身体验一下。可

是正处在哺乳期的波霸实在不好找，直到今天才终于实现了这个愿望……

　　奶汁滴滴答答的往下掉落，石香兰的泪水也流个不停，感到自己作为女人的

尊严已经荡然无存。这种屈辱是她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完全超出了心理上的承受

能力。

　　就在无地自容的极度羞耻中，她精神恍惚的挤完了左乳的奶汁，然后是右乳

……没多久，两个乳房里的容量终于枯竭了，白色的奶汁装满了大半杯。

　　阿威心满意足的接过了杯子，凑到嘴边喝了一口，砸着唇舌啧啧有声的品尝

起来。

　　「唔……好鲜啊，比牛奶还好喝呢！」

　　象征着母爱的甘美乳汁，竟然被这个自己恨之入骨的色魔给品尝了！石香兰

内心的羞愤耻辱已经不是任何笔墨可以形容了，真想一头撞死在地上！

　　「快让我给孩子喂奶！」她泣不成声的哭叫。

　　阿威却仰起脖子，将杯里的乳汁一饮而尽，然后变魔术般从身后亮出一个奶

瓶。

　　「你的奶水以后只能供我享用！至于你儿子，喝奶粉冲泡的溶剂就行了！」

　　他说着走到铁笼子旁边，伸臂将奶瓶向摇篮里递了过去。

　　那婴儿已经哭的声嘶力竭了，脸蛋突然碰到了奶瓶上柔软的奶嘴，马上张嘴

含进了口中，安安静静的吸吮了起来。

　　跟着走过来的石香兰这才稍微放下心事，含泪恳求道：「把笼子打开好吗？

我想抱抱孩子……」

　　阿威转身将奶瓶塞到了她手里，食指轻佻的逗起她的下巴：「想抱孩子，除

非你肯做我的性奴，主动的张开大腿求我肏你！」

　　石香兰涨红着脸不吭声，强烈的自尊心使她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我给你充分的时间考虑，你可以呆在这里慢慢的想清楚！」阿威指了下墙

角的一只塑料袋，「如果你想通了，就换上那里面的服装到隔壁来见我。」

　　说完他转过身，咯咯狞笑着离开了这间厅室。

　　石香兰望着他的背影，整个人都在控制不住的哆嗦，目光悲愤而绝望。

　　这时笼子里的婴儿又不满的哭闹了起来，她只好贴身紧靠到栏杆上，将奶瓶

向摇篮里的儿子递了过去。

　　虽然女护士长的手臂不够长，但是加上瓶子的长度后，奶嘴恰好可以碰到婴

儿的嘴唇。只是她要尽量的向笼子里伸长手臂，感觉相当的吃力。

　　小家伙重新静了下来，有滋有味的吸吮着奶嘴，两只胖乎乎的小手还向上举

着，看上去可爱极了。

　　石香兰的眼泪又像断线珍珠般的掉下，一滴滴的洒在自己那对雪白而丰满的

乳房上……

　　【第四集完】

　　 《冰峰魔恋（５）》

＊＊＊＊＊＊＊＊＊＊＊＊＊＊＊＊＊＊＊＊＊＊＊＊＊＊＊＊＊＊＊＊＊＊＊

　　 目录：

　　第２１章　奶水与淫汁

　　第２２章　危机隐伏

　　第２３章　欲擒故纵

　　第２４章　抉择是如此残酷

　　第２５章　只是恋人不是爱

＊＊＊＊＊＊＊＊＊＊＊＊＊＊＊＊＊＊＊＊＊＊＊＊＊＊＊＊＊＊＊＊＊＊＊

　　 第２１章　奶水与淫汁

　　晚上十点，Ｆ市刑警总局。

　　同事们基本都已下班了，女刑警队长石冰兰却仍然没有回家的念头。她坐在

办公桌前，拆开了一个刚收到的公文袋，从里面倒出了十来份档案。

　　每一份档案上，记载的都是一个女子的详细资料，还附有半身正面的照片。

　　这些资料都是从刑警总局下辖的各分局、各派出所里分别搜集来的，花费了

石冰兰和王宇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两人这半个月来跑遍了Ｆ市全城、连同郊外以

及周边的所有乡镇，不辞辛劳的察访着任何有关石冰兰生母的点滴信息，希望从

中既能解开石家姐妹身世的谜团，又能发现侦破变态色魔一案的重要线索。

　　石冰兰原本以为父亲的第一任妻子就是自己的生母，这个推断被姐姐坚决的

否定之后，她只得一切从头开始调查。起初她实在茫无头绪，因为父亲过去的老

友健在的本就不多了，而尚存者们似乎谁也不清楚，父亲几十年前是否与其它女

人生下过孩子，甚至根本不知道父亲除了三任妻子之外，还跟另外的女人有肉体

关系。

　　这方面的调查毫无进展，石冰兰却没有气馁。她灵机一动，转而从自己姐妹

的身上查起。姐姐和她都是在Ｆ市的一家乡镇医院出生的，时间分别为三十年前

的九月和二十八年前的十一月。石冰兰先带着王宇赶赴了那家医院，要求院长调

出那两个时间段的医疗记录，搜集齐全了所有在那两个时间段生产的产妇名单，

初步统计就多达上百人。

　　毫无疑问，石家姐妹的生母必然就是其中的一人！

　　不过，三十年前也正值『文革』刚结束之时，整个社会秩序尚未恢复正常，

该医院的管理也是一片混乱，名单上有许多产妇的身份、年龄等资料的记录都乱

七八糟、多有缺漏，有一些女性甚至用的是假名、小名，或者连名字都写错了，

这些都给她们的身份核实以及现况追查带来极大的困难。

　　好在各分局、派出所的警员都提供了热情协助，派出人手一个一个的走访当

事人，经过多日艰苦努力，终于将范围缩小到了十来个女性。现在她们的资料就

摆在石冰兰桌上，等着她依靠自己的直觉来判断，究竟哪一个才是「正主」了。

　　灯光下，石冰兰认真的阅读着每一个女性的详尽资料，就连最细微的地方都

不肯放过，生怕遗漏了什么线索……

　　当她翻到第五份资料时，习惯性的先翻看了一下照片。她突然「啊」的一声

轻呼，双眼一下子瞪大了。

　　那是一张年代已经久远的黑白照，照片上是个梳着两根辫子、大约二十左右

的年轻少女。虽然身上穿的是洗的快发白的旧军装，但却掩不住她那天生丽质、

清纯脱俗的气质，更掩不住她那发育的十分成熟的身材——尽管她的俏脸颇有那

个年代普遍的饥色，但胸前却奇迹般的丰满隆起，有着即便是今天的大多数女性

都要为之嫉妒的「伟大」胸围。

　　而从这少女的眉梢眼角、脸颊五官之间，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石家姐妹的轮廓

和影子，再加上那裹在旧军装里醒目突起的两大团，任何人一个熟悉石家姐妹的

人只要看到这张照片，第一个本能的反应都会将她们和这少女联系起来！

　　——是她！一定就是她……她一定就是我的亲妈！

　　石冰兰激动的心脏狂跳，情不自禁的站了起来，久久的凝视着这张照片，过

了好一会儿才略微平静心绪，赶紧翻看起了这份档案的具体内容。

　　档案上写着这少女的名字，叫做『瞿卫红』。『卫红』是文革时女性热衷给

自己改的名字，普普通通，没有任何特别。年龄上倒是差不多，假如她至今健在

的话，今年正好四十八岁，还是比较符合的。

　　三十年前瞿卫红是某支地方军队文工团的成员，既美貌又活泼，被称为『军

中之花』，原本前途一片光明，不料后来竟突然未婚先孕，引起了轩然大波，而

她又死也不肯说出是谁令她怀孕的，结果被军队开除。之后她产下一个女婴，据

说生下来没多久就被送走了，没有人知道送到了哪里。过了两年，她再度怀孕产

女，家人觉得丢脸，气恼的与她断绝了一切关系。她只得一人含泪离开了家乡，

从此不知所踪……

　　除此之外，档案上就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记载了。不过以上的材料已经足

够吻合了！石冰兰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照片上的这位少女就是年轻时的亲

生母亲！

　　可惜的是，地方派出所这些年来一直将瞿卫红列为失踪人口来处理，八十年

代之后当地几经变迁，而瞿姓家人又不幸全部死于瘟疫，户籍上也早就注销了，

因此当地派出所也只能找到有限的资料，其余事就都不清楚了。

　　尽管如此，对石冰兰来说已经是意外惊喜了。现有的资料虽然匮乏，但她相

信，只要再花时间到瞿卫红的家乡去做一次细致的调查，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她按捺住兴奋的心情，坐在椅子上整理了一下思绪，对今后的调查步骤、方

式等都拟定出了详细的计划，正要打电话给王宇等手下交代任务，只听脚步声响

起，赵局长推开门走了进来。

　　「小石啊，这么晚了还不回家么？」赵局长关切的看着她说，「工作再忙也

要注意休息，别累坏了身体！」

　　「谢谢局长关心，我还不累。」石冰兰忙站起身来，微笑着说，「再说，您

不是也还坚守在岗位上么？」

　　赵局长哈哈一笑，随即又叹了口气说：「我跟你不一样啊。其实我是早就想

走了，是李天明那家伙一直赖在我办公室里不走，唠叨了半天，我差一点都想直

接把他轰出去了！」

　　石冰兰听出上司的语气明显带着不满，一时也不知该如何回答。

　　赵局长却突然意味深长的道：「你知道他唠叨的是什么吗？」

　　女刑警队长摇了摇头。

　　「他在告状！」赵局长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告你的状！说你整天不

务正业，不单完全没有心思查案，还动用了大批基层警力帮你调查私事，搞的同

事们都很不满啊……」

　　石冰兰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声辩道：「局长，我查的确实是私事，但是，这

件事本身跟色魔一案有莫大的关系，所以我才会急着去调查的。要不然，我完全

可以等到案子结束以后，专门请假一段时间来进行这项工作……」

　　赵局长挥手制止了她，淡然说：「我知道。这里面的前因后果你都对我汇报

过嘛，我也一向是赞同的！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只要你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查下去，不要理会其它人对你的指指点点，我会无条件的支持

你！」

　　「是！谢谢局长！」

　　石冰兰感激的挺起丰满胸脯，敬了个礼。

　　「不用谢。这些日子，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赵局长懊恼的说，「当初

我或许不该解除你的项目组组长职务的，唉……可是当时毕竟出了那么大纰漏，

我也受到了上头的很大压力，这才不得不把李天明调来接替你的位置……」

　　「局长您不用解释啦，这些我都明白的。」石冰兰诚恳的道，「说到底全都

是我自己的责任，我从来就没有介意过谁来当组长，只希望能早日破案，将色魔

绳之以法！这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

　　赵局长欣慰的点了点头：「你能这样想就最好啦！李天明这人虽然有不少毛

病，但你还是应该跟他多沟通，争取能让他也理解你、支持你才是……」

　　「我好几次尝试着与李处长沟通，可我们的看法相差的太远了！」石冰兰露

出无奈的表情，「他组织了大量警力去调查邻县的那桩旧案，依我看是完全错误

的！那根本就是色魔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可李处长却始终固执己见……」

　　「嘿，他并不是固执己见，而是懂得怎么做官！」赵局长冷哼一声说，「色

魔如此嚣张，省市里的领导和公安厅的头头都不断给我们加压，要求我们尽快破

案。要是每次向他们汇报案情的时候，都毫无进展，你说他们能高兴吗？李天明

抓住了一桩旧案不放，他心里未必就不清楚那是错误的，但是他给领导汇报的时

候，却可以夸口说那是『重大进展』，对社会舆论也有了一个很好的交代，让大

家觉得他很努力，并且很快就能出成绩，他的位置坐起来当然就更稳啦！」

　　石冰兰愕然说：「可是，这只能掩盖一时啊。要是一直抓不到色魔、破不了

案，到最后还是交代不过去呀！」

　　「所以，他也做了两手准备嘛。虽然他刚才向我告你的状，但却又表示不会

阻止你继续沿着你的方向调查。这是为什么呢？嗯，我猜测，是因为他也想暗中

观察你的进展，假如以后事实证明你是对的，那他再转变过来接受也不迟。到时

候他以项目组组长的身份接手你的成果，最大的功劳仍然是他的……」

　　石冰兰恍然，苦笑了一下，没有说话。她从来一门心思只想着破案、捉拿凶

犯，对于这些官场上勾心斗角的得失算计，她完全是个外行。

　　接着，赵局长又安慰、鼓舞了她几句，然后就离开了。

　　石冰兰收拾好文件档案，也离开了办公室，正要开车回家，突然手机铃声响

起。

　　她按下接听键：「喂，是我……什么？我姐姐怎么了？你再说一遍！」

　　后半句话连声音都颤抖了，同时她的脸色也变的煞白如雪、惊怒交加！

　 ＊＊＊　　　　＊＊＊　　　　＊＊＊　　　　＊＊＊

　　宽敞的卧房里，节奏明快的卡拉ＯＫ音乐正在鸣响。女歌星楚倩一手持着麦

克风，劲歌热舞的跳的正欢。

　　她半裸着雪白诱惑的胴体，上身只穿著一件露胸束腰的皮制马甲，光滑的背

上用皮绳交叉打结，下身则是一件丁字皮绳内裤。

　　马甲显然只是用来将腰肢箍的更加纤细，对胸部没有任何遮掩的作用，只有

一道钢圈将赤裸的丰满乳房托的高高耸起。两个紫褐色的大奶头俏生生的露在外

面，上面挂着的小铃铛正随着动作叮叮直响。

　　而所谓的内裤就更离谱了，不过只是几根环绕着大腿根部和腰肢的皮绳，紧

紧的勒着饱满雪白的臀肉，迷人的私处和屁股全都毫无保留的裸露了出来。

　　昔日歌坛的性感天后，就这样穿著一套不知廉耻的暴露装束，卖力的表演着

她最拿手的歌舞。

　　观众只有阿威一个人。他脱光衣服半靠在床上，一边吞云吐雾的抽着烟，一

边色迷迷的欣赏着女歌星性感惹火的身段。

　　一曲舞罢，音乐声嘎然而止。楚倩香汗淋漓的走了过来，温驯的跪倒在他身

前。

　　阿威嘿嘿一笑，两条毛茸茸的长腿伸了出去，放肆的踩在女歌星赤裸的胸脯

上，脚掌摩擦着她那两团饱满浑圆的乳肉。

　　这对曾经引起全国男人无限遐想的豪乳，现在好象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低贱物

品似的，只能让他用骯脏的臭脚踩在上面来取乐。

　　令人吃惊的是，女歌星对此非但没有半点抗拒的意思，反而十分配合的伸手

托住对方的脚踝，让他更加方便的踩踏自己胸前柔软的肉球。

　　同时她低下头来，嘴唇轻柔的吻着脚掌，甚至还用舌头讨好的舔着一根根脚

趾。

　　灯光下看的清楚，楚倩的眸子里还隐含着一丝羞耻，但是脸上却充满了娇媚

和春情，显得说不出的淫荡。

　　她已经完全的堕落了！

　　——我已经无法回到正常社会了……因为我早已成为色魔的帮凶……

　　由于潜意识里一直存在这个念头，楚倩变的不敢面对现实，开始自暴自弃的

逃避这一切。而肉体的彻底放纵正是逃避的最好方式，再加上阿威有计划的调教

和引诱，她很快就全身心沦陷进黑暗的深渊，每天都靠官能的快感来麻醉自己，

沉溺在变态的肉欲中不可自拔……

　　「石香兰怎么样了？她还没想通么？」

　　阿威直起身子，将烟蒂掐灭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随口问了一句。

　　楚倩停止亲吻他的脚，抬起头来说：「我去送饭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呆呆的

站在铁笼子旁边，应该是一夜都没睡吧，就是望着那个小家伙流眼泪。」

　　阿威嗯了一声，用脚趾拨弄着女歌星的乳尖，挂在上面的铃铛清脆的响着，

两粒坚挺的大奶头很快就发硬勃起，显著的挺立在高耸的乳峰上。

　　「你没替我劝劝她？」

　　「我已经劝了，主人……嗯……没用的，她还骂我……不要脸！嗯嗯……」

　　楚倩从鼻子里发出娇吟声，娇嫩的奶头被脚趾用力夹住了，微微的疼痛反而

令她产生了快意，那已经习惯受虐的肉体兴奋的颤动了起来。

　　「不要脸？哈哈，这头大奶牛！」阿威冷笑道，「落在我手里，她迟早也会

跟你一个样的！等着瞧吧，我会把她改造成比你更不要脸的性奴……」

　　「这是肯定啦！」女歌星露出讨好的媚笑，「那个姓孟的小警妞，刚开始多

倔强啊，现在还不是在主人面前服服帖帖！」

　　阿威摇摇头：「她虽然听话了，但还不能做到像你这么死心塌地，还要多调

教一段时间才行……」

　　楚倩厚颜无耻的随声附和：「祝主人早日大功告成！」

　　阿威沉吟不语。他这段时间比较少光顾孟璇了，倒不是说对她已经失去了兴

趣，毕竟当初被这小警妞揍的很惨，只要一想到她挥舞拳脚时的模样，就会产生

狠狠凌辱她的欲望。不过相对来说，石氏姐妹才是阿威最渴望的目标！现在垂涎

已久的姐姐已经到手了，阿威自然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转移了过去……

　　「一定要把石香兰调教成最驯服的巨乳性奴，给大奶警花做个榜样……」

　　想到这里，阿威不禁冲动了起来，脚掌更加用力的踩着那对饱满的肉团，叮

叮咚咚的铃铛声和楚倩夸张的呻吟声交杂在了一起，听起来分外的淫乱。

　　就在这时，「笃、笃」的敲门声轻轻响起。

　　阿威眼睛一亮：「进来！」

　　卧房的门缓缓推开，女护士长石香兰垂着头默默的走了进来。

　　她面色苍白，美丽的眼睛已经哭的红肿了，看上去更有种少妇楚楚可怜的味

道。

　　「哈……大奶牛，你终于屈服啦！」阿威得意的大笑，眯着眼色迷迷的打量

着她，「不错，不错……这身打扮真是养眼极了！」

　　石香兰脸上一红，羞耻无比的扭开了头。

　　她现在身上穿著的，是一套阿威特意从日本定做的情趣护士服，专门为了满

足男人的变态趣味而制作的，跟医院里的正规着装完全不同。虽然也是一身洁白

素净的装束，但却不是常见的那种连身护士服，而是像泳装一样分成上下两截。

　　上面那截被剪裁成了一件带衣领的露脐小背心，领口倒是竖的很高，但脖颈

以下的布料却精省到离谱，就像袒胸露臂的肚兜似的，根本包裹不住那丰腴成熟

的胴体。胸前那对巨大的乳房简直是呼之欲出，将洁白制服上醒目的红十字标记

撑的高高耸起，裸露的腰身像是雪一样白。

　　下面的超短裙也短的不象话，浑圆白晰的大腿足足露出了十五公分。丝袜是

超薄透明的，若有若无的紧绷着玉腿嫩滑的肌肤，脚上踏的是一双只有几根细带

的性感高跟鞋，十根足趾和柔美的脚面全都暴露在外面。

　　阿威看的眼睛都直了。女护士长的气质圣洁而高贵，就像一个纤尘不染的白

衣天使，可是身上却偏偏穿著如此挑逗淫荡的衣着，这种强烈的反差足以令任何

男人热血沸腾。

　　「求你发发善心，让我抱一下孩子吧！」她眼中含泪，嗓音哽咽的哀恳道，

「就算让我抱五分钟都好！我求你了……」

　　「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听话了！」阿威的语气很是阴森，像使唤佣人般对她一

招手，「站那么远干嘛？过来！」

　　石香兰硬着头皮，惴惴不安的走到了他的身边。

　　看到楚倩恬不知耻的用胸脯取悦色魔，她的眼里露出厌恶鄙夷的神色。后者

也毫不示弱的瞪着她，故意表现的更加起劲了，挺起赤裸的双乳主动的来回磨蹭

男人的脚丫。

　　阿威咯咯淫笑，抬起脚在女歌星脸上拍了拍：「倩奴，去把床底下的东西拉

出来！」

　　楚倩依言俯低身子，从床下拖出了一个暖水瓶和一个搭着毛巾的脸盆。

　　两个女人都不解的望着阿威。

　　「听说石护士长工作起来尽职尽责，遇到瘫痪的病人还会帮他擦身呢，真是

羡慕死我了！」阿威不怀好意的淫笑，「现在你就把我当成病人，也让我享受一

下这种周到的服务吧！哈哈……」

　　石香兰气的全身发抖，知道对方是要故意羞辱自己，用心实在卑鄙下流。

　　她一言不发的拎起暖水瓶，往脸盆里倒了小半盆热水，动作麻利的搓好了毛

巾。

　　只穿裤衩的阿威在床上平平的躺了下来，脑袋舒服的靠着一个大枕头，眼神

里充满了嘲弄。

　　女护士长僵硬的犹豫了几秒钟，终于豁了出去，将湿毛巾铺上男人赤裸的胸

膛，开始替他擦拭起来。

　　阿威长长的吸了口气，不禁发出了舒服的呻吟声。热毛巾敷在皮肤上，每个

毛孔都扩张了开来，再加上一双柔软的玉手替自己按摩身体，那种感觉真是说不

出的畅快。

　　鼻端飘来混合着苏打药品的清淡香水味，他一边享受着石香兰的擦身服务，

一边欣赏着她裸露的玉臂美腿，还有那涨鼓鼓的饱满胸脯。

　　拧过几把毛巾后，女护士长弯下腰擦拭着阿威的肩膀，胸前一对丰满的巨乳

自然而然的垂了下来。由于小背心式的制服开口实在太低，那两颗浑圆雪白的肥

硕肉团快要整个掉了出来，沉甸甸的悬挂在眼前轻轻颤动。

　　这副美景真是太诱人了，阿威贪婪的咽着口水，连片刻都舍不得挪开目光。

　　石香兰自然感受到了这种饿狼般的视线。她涨红了脸颊，尽量的直起腰拉远

距离，可是因为她的胸脯实在过于丰满，圆鼓鼓的大奶子离对方的鼻尖只有咫尺

之遥，不但深邃的乳沟完全被一览无余，还可以清晰的看到护士服上两粒奶头突

起的痕迹。

　　「难怪你在病人中的口碑那么好啊！」阿威赞不绝口，「就冲着这对奶子，

男人不被你迷的神魂颠倒才怪呢！」

　　「就是嘛！」跪在旁边的楚倩也乘机落井下石，幸灾乐祸的一起嘲讽，「表

面是上在擦身，其实是想暴露自己，用胸部来吸引病人的注意……这才是真的不

要脸呢，在主人面前一下子就原形毕露了！」

　　「胡说！你……你们不要侮蔑我的职业尊严！」

　　女护士长实在听不下去了，气的真想哭出声来，心地纯洁的她从未想到过如

此龌龊的念头。

　　阿威吃吃怪笑，倏地伸手抓住了倒垂在眼前的硕大美乳，尽情的揉捏着那露

在外面的一部分赤裸肉团，柔软滑腻的乳肉真是令人爱不释手。

　　石香兰先是条件反射般挣扎了一下，但随即不再做无谓的尝试了。她羞红着

俏脸，咬住嘴唇默默忍耐着，一声不响的继续用毛巾抹擦他的肩部。

　　「啧啧，好肥的奶子……」

　　阿威索性将两只手都插进了护士服里，直接的玩弄那对超出常规尺寸的饱满

肉球，掌心掠过坚挺的乳尖时，感觉那里潮湿的厉害。

　　「哈，又在溢奶啊！」

　　手掌轻轻一捏，护士服的左右胸襟上立刻同时出现了湿痕，从那醒目突起的

小圆点处扩散开来，很快就弥漫成了两大团湿漉漉的污迹，连红十字的标记都被

打湿了。

　　「啊……别这样！请放手好吗……」

　　石香兰羞不可抑，觉得这真是太丢脸了，不禁低声哀求了起来。

　　阿威却一声冷笑：「护士不就是应该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吗，怎么能对病人

指手画脚的提要求？」

　　他说着，索性抓住护士服用力一扯，那对雪白肥硕的巨乳立刻从小背心里弹

跳了出来，两个赤裸裸的浑圆大肉团沉重无比的向下一坠，正好掉进他等待着的

手掌中。

　　「出来透透气吧，这么大的两个咪咪，藏在里面不嫌难受么？」

　　阿威动作夸张的掂了掂掌中的份量，然后将制服的边缘卡到女护士长双乳的

下端。丰满的乳肉全都挤到了上方来，双峰被托的更加高耸了，形成了两颗更加

巨硕滚圆的乳球。

　　「瞧，穿成这样才好看呢！给病人玩起来也方便……」

　　他怪笑着伸出指头，猛然弹了一下其中一粒圆圆突起的奶头，娇嫩的乳蒂弹

性十足的颤动了起来，带动整颗巨乳都跟着前后摇晃，抖出了一阵汹涌的波涛。

　　石香兰痛的脸色惨变，心里涌起强烈的羞耻和悲哀，眼角已经控制不住的涌

现出泪光。

　　「放开我，我要去换水……」

　　她的声音虽然在抽泣，可是眼神里却依然有种不甘受辱的悲愤神色，迥然不

同于以往绑架来的那些弱女子，一吓唬就彻底的屈服了。

　　但这反而令阿威更加兴趣盎然，知道对付这种女人只有用更多下流的手段去

羞辱她，才能最终打垮她的自尊心。

　　「我来帮你换水，你继续替主人服务吧！」

　　一直饶有兴趣旁观着的楚倩突然站起身来，抢着端过脸盆走到窗边泼掉脏水，

然后将暖水瓶里剩下的温水倒了进去。

　　阿威赞许的望了她一眼，笑嘻嘻的摇了摇头。

　　「其实用不着换的，她这里明明就有现成的『水』嘛！」

　　说着他又抓住石香兰饱满的乳房一捏，这次捏的十分用力，将奶水从圆圆的

乳头里挤了出来，抖动着洒到了自己的肩膀和脖子上。

　　「听说用女人的奶水擦身可以保养皮肤呢，让我也试试好了……哈哈……」

　　楚倩也跟着吃吃浪笑，随声附和的一起嘲笑女护士长。也不知怎地，看到这

个端庄的女人被羞辱，她心里竟感受到一股隐隐的快意。

　　「啊……这太离谱了！」

　　奚落的笑声中，石香兰整张俏脸红到了耳根，但却完全无能为力，只能眼睁

睁的看着自己柔软的乳肉被肆意挤压，洁白的乳汁汩汩沁出，在对方身上流的到

处都是。

　　「还呆着干什么？接着擦啊！」

　　阿威怒喝一声，在她的奶头上重重掐了一把，痛的女护士长失声悲呼，不得

不颤抖着双手拎起毛巾，蘸起奶水继续擦拭他的身体。

　　纯洁的乳汁竟被用来擦洗男人骯脏的身体，这真是任何女人都难以忍受的巨

大屈辱。石香兰心中的羞愤简直难以形容，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流着泪机械的

持续手上的动作。

　　毛巾慢慢的磨蹭着阿威的脖颈，搓下了许多污垢，原本是洁白的奶水很快被

染成了污浊之色，皮肤却白里透红的干净了许多。

　　老实说，乳汁涂在身上粘粘腻腻的，感觉并不是很舒服。可是那种心理上的

快感却无与伦比，令阿威爱不释手的玩弄着这对巨乳，将掌中两个肥硕嫩滑的大

肉团捏了又捏，挤出更多的奶水来。直到上身的所有地方都擦完了，他才意犹未

尽的松了手。

　　石香兰喘了口气，忍气吞声的起身换了一盆水，在脸盆里搓好了毛巾，转过

身准备清理阿威的下半身。

　　「护士小姐，拜托帮我把裤子脱掉！」

　　阴阳怪气的命令声中，石香兰只得照办，纤手替他脱下了裤衩。

　　一根又粗又长的肉棒腾的弹出，面目狰狞的暴露在面前。女护士长不由自主

的脸颊发烧，心脏紧张的砰砰剧跳，移开视线不敢去正视它。

　　她定了定神，毛巾搭上男人的膝盖，避重就轻的擦拭了起来。

　　阿威心中冷笑，暂时也不点破，只是用饥渴的眼光视奸着美丽端庄的女护士

长。

　　此刻她是背对着自己，两条穿著透明丝袜的美腿笔直的蹬在高跟鞋里，由于

弯着腰，本就短的要命的裙角又向上收缩了一截，大腿根部的吊袜带若隐若现。

　　这的确是一套令人鼻血狂喷的护士服，阿威只看的口干舌燥，脑袋情不自禁

的伏到床沿底下，由下至上的窥视她的裙内春光。

　　只见那丰腴白晰的大腿尽头，一丝不挂的光屁股赫然跃入眼帘，裙子里面竟

是真空的！

　　「不要脸的贱女人！」阿威兴奋的热血上涌，提高了嗓音大声喝叱，「你居

然连内裤都不穿，真是太淫荡了！」

　　他说着随手撩开了裙子，一巴掌重重打在那赤裸雪白的肥大屁股上，发出清

脆的响声。

　　「啊！」女护士长惊叫一声，涨红着脸委屈的申辩，「……明明是你不让我

穿的！」

　　在阿威留给她的那只塑料袋里，只有小背心，短裙，丝袜和高跟鞋，另外还

有一张纸条，严词命令她不可以再穿任何内衣。

　　端庄自爱的石香兰一看就面红耳赤，她是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才迫于无奈

的放下了尊严，换上这身耻辱的装束走进来的。

　　「还敢狡辩！」阿威将她的裙子掀的更高，让那丰满雪白的臀部完全暴露出

来，「你根本就喜欢光着屁股来勾引男人，我一眼就把你给看穿了！」

　　楚倩也在一旁添油加醋：「真想不到呀，外表端庄的石护士长，骨子里竟然

是个暴露狂……」

　　「不……不是的！」

　　石香兰又羞又急的哭了起来，一时间百口莫辩，觉得自己浑身是嘴都说不清

了。

　　阿威哈哈大笑，两只手都按到了她的屁股上，肆无忌惮的抚摸起了赤裸的丰

臀。

　　「干！原来你不光奶子大，屁股也大的超乎想象哇！」

　　阿威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啧啧称奇，女护士长的屁股比一般女性饱满许多，而

且圆滚滚的肉感十足，手掌抓下去满把都是肥腻的嫩肉，嫩滑的像是能捏出水来

一样。

　　「好一个让人犯罪的大屁股！是被病人轮流操大的吧？」

　　「啊……求你别……别再说了！」

　　石香兰泣不成声，强烈的羞耻感冲击着全身上下每一处神经，真想塞住自己

的耳朵。

　　阿威却不放过她，手掌更加用力的揉捏那富有弹性的大白屁股，像是搓面团

似的，十根指头深深的陷进了白花花的柔嫩臀肉里。

　　「真他妈的肥啊！比你妹妹的屁股手感还要好……」

　　这句话是无意中说出来的，石香兰听了却如同平地一声惊雷，娇躯剧震的转

过头来。

　　「你……你刚才说什么？」

　　她的嘴唇没有一丝血色，连声音都在颤抖。

　　阿威一怔，随即醒悟过来，不以为意的嘿嘿冷笑。那晚在「黑豹」舞厅的昏

暗过道里，他曾逼迫石冰兰脱掉内裤，伸手到裙子里直接感受过她的臀肉。

　　「你妹妹的光屁股我也摸过了，感觉比较结实，不像你这么肥嫩多肉……」

　　话还没说完，女护士长整个人都颤抖起来，突然发出悲愤之极的尖叫声。

　　「恶魔！你连小冰也侵犯了！我……我跟你拼了！」

　　她忍无可忍的霍然转身，抓起床头柜上的烟灰缸，猛地朝男人头上砸去。

　　阿威没料到一向温柔亲切的石香兰居然也会怒火爆发，差点被打个正着，危

急中脑袋一低，烟灰缸「砰」的撞在墙上摔的四分五裂。

　　「你激动什么？老子只不过摸了你妹妹的屁股，还没干到她呢！」

　　阿威恼羞成怒的厉声大叫，牢牢抓住了女护士长的手腕，毫不怜惜的赏了她

两耳光。

　　「你要是伤害了小冰，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石香兰拚命的扭动身躯，失控一般的哭叫了起来，手足四肢不停的挣扎。

　　阿威更是生气，咆哮道：「大奶牛，你竟敢威胁我！看我不把你教训的服服

帖帖……」

　　嗤嗤几声响，他双手疯狂的撕扯着石香兰那身暴露的护士服，在女人的惊呼

悲泣声中，没两下就把她剥的干干净净。

　　「你杀了我吧！恶魔……我再也不要受你侮辱！你杀了我吧……」

　　石香兰痛哭失声，两手掩着胸脯蹲了下去，夹紧双腿遮住私处。

　　「吵什么吵？主人是看的起你才玩弄你，敬酒不吃吃罚酒！」

　　楚倩双手叉腰，像头忠心的母狗一样帮着吆喝，眼光讨好的望向阿威。

　　「主人，这头奶牛恐怕要受点皮肉之苦，才会乖乖的听话！」

　　「说的对，倩奴！」阿威的语气十分阴狠，「是应该让这头贱奶牛吃点苦头

了，你把她的手臂抓住！」

　　楚倩应声上前，美眸里露出兴奋的光芒，向蹲着的女护士长扑了过去。

　　这半年多来她一直饱受凌辱，心态已经变的很不正常，想到可以欺负这个贞

洁端庄的美女，内心莫名的就泛起了一种变态的愉悦感，仿佛自己的痛苦也找到

了发泄的渠道。

　　「啊，走开！你想怎么样……走开！」

　　石香兰惊恐的尖叫挣扎，和女歌星在地上扭成了一团。楚倩的力气明显占据

了上风，很快就将她的双臂反扭到了背后，然后用膝盖顶住她的背部，强迫她跪

了下来。

　　「干的好！」

　　阿威狞笑着，人也蹲了下来，眼光灼热的逡巡着眼前这具惹火诱人的胴体。

　　灯光下，赤身裸体的女护士长双膝跪地，整个上身俯伏着，头脸被迫贴在冰

凉的地板上，赤裸的大白屁股高高的翘了起来。

　　「妈的，屁股撅的这么高，想勾引谁呢？」

　　阿威恶狠狠一巴掌拍了下去，「啪」的一声脆响，肥嫩的臀肉被打的一阵乱

颤。

　　石香兰头一仰，嘴里发出痛楚的哀嚎，丰满白晰的大屁股上应声出现了几道

红痕。

　　「大奶牛！装什么清高，奶大的女人全都是贱货！」

　　喝骂声中，阿威两手轮流而上，巴掌此起彼伏的落向那圆滚滚的丰臀，接连

发出辟里啪啦的淫靡响声。

　　石香兰羞的无地自容，一丝不挂的肥嫩屁股在掌击下不停的摇晃着，两道泪

水夺眶而出，觉得自己简直是在地狱里煎熬。

　　肉体上的疼痛还在其次，更令她难以忍受的是那种心理上的极度羞辱。自己

好歹也是做了母亲的女人了，竟然会被人像惩戒小孩子一样的罚打屁股，稍微有

点自尊心的人都会羞愤欲死。

　　「杀了我吧……恶魔，你杀了我吧……」

　　她泪流满面，翻来覆去的呢喃着这句话，虽然全身心都被羞耻和剧痛充溢，

可是她却始终没有求饶，咬紧牙关守护着自己最后的骄傲尊严。

　　「嘿，看不出你的骨头还蛮硬的嘛！」

　　阿威停下手，歪着脑袋欣赏自己的杰作。浑圆嫩滑的大屁股已经被打的红肿

了起来。白花花的臀肉上布满了乌青的巴掌印。

　　「主人，这头奶牛还要逞强，我们用鞭子抽她！」

　　楚倩迫不及待的嚷嚷，眼睛里闪烁着残忍的快意。

　　「暂时还用不着！大人既然不肯听话，我就拿孩子来出气！」

　　阿威眼露凶光，打手势示意女歌星放开石香兰，自己大步走出了卧房。

　　「不要！」女护士长跌倒在地上，不顾屁股上传来火烧火燎的剧痛，颤声惊

呼着爬了起来，光着身子跌跌撞撞的追了出去。

　　外面宽敞的厅室里，阿威正手拿着一个遥控器，指向铁笼子上方按了几下。

　　只听嘎嘎几声响，天花板上突然出现了一支金属铸造的机械臂，慢慢的从上

面伸进了笼子里，目标正对着置放在中间的摇篮。

　　机械臂的前端，赫然是个高速旋转的电锯，发出令人胆寒的轰鸣声。

　　「不！快停下……不要！」

　　女护士长惊恐万分的狂叫，冲上去抓着栏杆拚命的摇晃，绝望而徒劳的伸长

手臂想要把宝贝儿子拉过来，可是却怎么也碰不到。

　　电锯一寸寸的下降，很快接近了婴儿的小脑袋。

　　石香兰吓的魂不附体，简直就要急疯了，突然秀发散乱的向阿威奔去。

　　「快关掉！恶魔……快把它关掉！」

　　她歇斯底里般哭喊着，用尽力气去抢夺他手上的遥控器。

　　阿威却主动递给了她。

　　「有本事你就自己关掉啊！」他阴森森的冷笑道，「不过要是按错了哪个按

钮，你儿子死的更快可别怪我！」

　　石香兰接过来一看，遥控器上有一整排的按钮，旁边都是她不认得的英文单

词，全身的血液顿时冰凉。

　　电锯还在轰鸣，锋锐的边缘闪出耀眼的寒光！

　　女护士长心胆俱裂，双膝一软就跪了下来。

　　「求求你……快把锯子关掉！求你了……快关掉！」

　　她的精神几乎崩溃，哭个像个泪人似的，母爱使她彻底的软化了。

　　「我什么都听你的，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放过孩子……」

　　阿威冷哼一声：「真的么？」

　　「真的！我不骗你……我真的会听话……求你相信我……」

　　石香兰仿佛看到了一线生机，泪如雨下的不断哀求，痛哭着连连向他磕头。

　　——嘿嘿，果然是拿孩子来威胁更有效，马上就摧毁了她的反抗心理！

　　阿威暗暗得意，拿回遥控器按了几个钮。

　　机械臂缓缓停止了下降，前段的电锯悬在半空中，离婴儿的小脑袋只剩下短

短几公分！

　　真是千钧一发，好险！

　　「拜托，把它收回去……」女护士长惊魂未定的松了口气，声音仍在发颤，

「距离那么近太危险了，离远一些好吗？」

　　「行！」阿威一口答应，淫笑着说，「不过你要像昨天那样，先给我表演一

场挤奶秀！」

　　说完他吩咐楚倩端来了一个瓷碗，放在了地板上。

　　女护士长不敢犹豫，直起身子，一手拿起瓷碗，另一手按向自己的乳房。

　　「如果你能挤满一整碗的份量，我就把电锯收回去。」阿威故意危言耸听，

「如果挤不满，我就撒手不管了。这个电锯虽然安装的不是很牢靠，但也未必会

在今天就掉下来……」

　　石香兰俏脸失色，明知道对方是在吓唬自己，可还是情不自禁的担惊受怕。

　　「是……我这就挤……」

　　哽咽着嗓音，她伸手挤压起了自己丰满的乳房，洁白的乳汁一滴滴的落到了

碗里。

　　阿威把跟到厅室里的楚倩叫了过来，搂住她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一边在女

歌星身上东捏西摸，一边观赏着眼前这副淫靡的美景。

　　石香兰正处在哺乳期，奶水本来是非常旺盛的，可是刚才擦身的时候已经被

阿威浪费了不少，因此才挤到大半碗的份量，乳汁就渐渐的枯竭了。

　　她心中焦急，手指奋力的掐着自己浑圆的巨乳，两个乳尖都被捏的发红了，

奶水还是溢出的越来越少，很快就连半滴都挤不出来了。

　　阿威轻薄的吹了声口哨：「可惜可惜，只差这么一点呢！」

　　「求你开恩……求你……」

　　石香兰脸带泪痕，目光里全是恳求的神色，更是显得楚楚可怜。

　　「没脑子的奶牛！」阿威骂道，「没有奶水了，可以用其它东西来代替啊，

反正要把这个碗装满才行！」

　　「其它……东西？」女护士长迷惘不解。

　　「笨蛋！」楚倩咯咯笑道，「女人在发情的时候，下面不是也会流出水儿来

吗？流多一点就有希望装满了呀！」

　　石香兰这才明白过来，俏脸刷的一下又涨的通红。她迟疑了一下，轻声抽泣

着半蹲在地上，将瓷碗挪到赤裸的光屁股下面放好；然后伸手按到自己的私处，

纤长的手指轻轻的抚摸了起来。

　　当着男人的面手淫，本来对她来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可是今晚承受了这

么多巨大的羞辱，她的精神已经差不多麻木了。

　　「把腿张开！」阿威命令道，「再张开……张到最大，让我看清楚！」

　　石香兰紧紧咬着嘴唇，两条雪白的大腿呈Ｍ型的分开，完全暴露出了女人最

隐私的部位，修剪整齐的乌黑阴毛和肥美娇嫩的性器尽收眼底。

　　她急促的喘息着，手指在自己两瓣肉唇间来回拨弄，脸颊绯红的像是熟透了

的只果，两粒诱人的肉蕾很快就充血勃起，硬硬的挺立在饱满乳峰的顶端。

　　「哈，好熟练的手势……」阿威无情的嘲笑她，「看来这头大奶牛经常手淫

呢，动作一点也不生疏！」

　　女护士长充耳不闻，仿佛完全豁了出去。一只手抚摸着下体，另一只手配合

着捻弄自己敏感的乳尖。

　　「嗯……嗯嗯……」

　　她闭着眼睛，嘴里发出克制不住的呻吟声，没过多久，两腿之间就缓缓的淌

下了少量温热的汁水。

　　瓷碗的水面上泛起了涟漪，大半碗洁白的奶水里，又滴进了女人春潮泛滥的

淫水。最圣洁的母乳和最淫秽的体液就这样混在了一起，水乳交融的再也无法分

开……

　　也不知过了多久，石香兰突然一声长长的呻吟，汗淋淋的娇躯痉挛般的颤了

几下，一股热流狂涌而出，沿着赤裸的大腿流到了瓷碗里。

　　「满……满了！」

　　她哆嗦着嘴唇吐出几个字，人已虚弱的瘫软在地。

　　「真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啊！」

　　阿威辟里啪啦的鼓起掌来，和女歌星一起咯咯大笑。

　　「快……把电锯移开！」

　　石香兰崩溃般痛哭起来，羞愧的连头都抬不起，感到自己简直比妓女还要下

贱，所有的尊严都已丧失殆尽。

　　「放心，我说话算数的！」

　　阿威拿起遥控器，只听嘎嘎声传来，带着电锯的机械臂一寸寸向上升起，缩

回到了天花板中。

　　女护士长这才完全放下心事，全身已经精疲力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只

是跌坐在地板上的痴痴的流着泪。

　　阿威耸耸肩，推开楚倩站起身，把遥控器塞到她手上。

　　「让这头贱奶牛休息一会儿，然后你来继续调教她。如果她表现的好，就让

她隔着铁栏杆抱一抱儿子！记住，只能隔着栏杆抱，绝对不能把小家伙从笼子里

放出来，明白了吗？」

　　楚倩连忙答应，跟着又有些奇怪的问：「主人，你不想上她吗？」

　　「哼哼，急什么？等她被调教的差不多了再说，难道她还能飞出我的手掌心

不成？」

　　阿威嘶哑着嗓音，目光变的十分阴沉，情绪仿佛陡然低落了下来，令人不寒

而栗。

　　楚倩不敢多问了，乖巧的拿过香烟盒和烟灰缸，递到了他的手边。

　　阿威点燃了一支香烟，闷闷不乐的吸了几口，默然沉思了起来。

　　没有急着占有石香兰那淫荡的肉体，一方面固然是想先调教好她，但另一方

面也是因为这些天的心情十分糟糕，暂时提不起什么兴致。

　　林素真母女的得而复失，对阿威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虽然说暂时不至于带

来危险，但他还是暗暗焦虑，生怕警方迟早有一天发明出「原罪」的解药来，令

她们母女恢复记忆，那就一切都完了。

　　阿威拿起手机，本想和老孙头打个电话商议一下，但是老孙头的肺病最近恶

化了，前些天才刚做完一场手术，听说效果并不理想，现在都还卧病在床，这种

情况下还是不打扰他为好。

　　——哼哼，就凭我自己的力量，问题也不是不能解决的……关键是不能坐以

待毙！必须想出办法来，主动采取某些措施扭转目前不利的局面……

　　凝视着指缝间缭绕的烟雾，阿威动也不动的端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更深的思

索中……

第２２章　危机隐伏

　　——姐姐被绑架了！

　　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般，令女刑警队长石冰兰焦急的几乎失去了冷静，一颗

心沉到了脚底。

　　她接手过无数的大案要案，不知多少次遇到过旁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可

是从来没有哪次像现在这样焦虑恐慌、担心的不知所措。

　　毕竟，现在出事的是她的亲姐姐！

　　「队长，绑架香兰姐的未必就是色魔，也许是其它罪犯也不一定……」

　　在刑警总局的办公室里，闻讯赶来的王宇望着脸色憔悴的女刑警队长，低沉

着嗓音诚恳的说。

　　石冰兰苦涩的一笑，无论怎样也无法放宽心怀。一想到姐姐现在可能已经惨

遭凌辱折磨，她就难过的心如刀割。

　　「别再安慰我了，阿宇！如果是一般的罪犯绑架我姐姐，不管是为了钱财还

是私仇，绑架她一个人也就足够了，为何要连她的孩子也一起弄走呢？这明显是

想拿孩子来威胁她就范啊！再说，也只有变态色魔这样的高智商罪犯，才会处心

积虑的想出那个圈套避开便衣，骗我姐姐自己上了钩……」

　　石冰兰边说边懊恼的摇着头，后悔自己没有更加仔细的做好防范措施。其实

她之前就有提防到色魔会向姐姐下手，因此派了两个便衣每天护送她上下班。谁

知色魔竟如此狡猾，利用母子情急关心的天性，把姐姐单独从医院骗了出去。早

知道这样，当时就应该命令手下昼夜不停、寸步不离的贴身保护她才是。

　　不过姐姐也太大意了，当时那两个便衣就在休息室里等候她下班，假如跟他

们说一声就不至于造成这种后果。他们是在石香兰离开医院整整一小时后，才发

现她不告而别了。两个便衣都大吃一惊，不过心里仍然存着指望，暗想她是不是

自己回家去了。于是两人匆匆驾车赶赴石香兰住处，敲了半天门都无人应答，打

电话也始终打不通。

　　两人失望之余，正要离去，蓦地瞧见门缝下居然有血水渗出来。两人骇然破

门而入，迎接他们的是一具年轻女孩的冰冷尸体。

　　经辨认，死者是屋主石香兰雇用的小保姆阿丽。其系被人用锋利的刀具割断

咽喉，失血过多而死亡。死前未受暴力侵犯。

　　现场没有翻箱倒柜的痕迹，可以肯定不是劫财。但卧室里的摇篮倒翻在地，

看情形像是婴儿被罪犯顺手牵羊的带走了。

　　两个便衣心知不妙，这才慌忙通知了石冰兰。

　　女刑警队长又惊又急，当即亲自赶到协和医院进行调查，很快就搞清楚了来

龙去脉——姐姐是接到省立医院的电话，被告知儿子出了事才急匆匆离开的。但

省立医院却否认有任何急救病人或者婴儿被送来过，更没有哪位工作人员给姐姐

打过电话！

　　至此真相可以说大白了，这分明就是一起精心策划的骗局！而变态色魔理所

当然是惟一的、也是最大的嫌疑人！

　　这些情况王宇自然都十分清楚，他无声的叹了口气，眉头皱了起来。

　　「有一点我觉得奇怪，色魔是怎么闯入室内的？防盗门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看起来像是小保姆主动开门的……」

　　「应该是这样。」石冰兰同意道，「阿丽是乡下来的女孩，心地比较单纯，

很可能是被色魔花言巧语骗开门的。」

　　王宇苦恼的自言自语，「现在该怎么办呢？到底怎样才能找到色魔的蛛丝马

迹？」

　　「就算我们找不到他，他也会来找我的！」石冰兰沉着脸说，「我想，我自

己才是他最想要的目标！」

　　「队长！」王宇紧张了起来，「我这就带上几个兄弟，２４小时轮班的贴身

保护你！」

　　「不用！」石冰兰一口否决了，「我自己可以保护自己！」

　　王宇还想再劝，却被女刑警队长用坚决的手势打断。

　　他只好把话吞了回去，可是暗地里却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保护这位女上

司的周全。

　　石冰兰想的却是另一件事。色魔虽然一定会来找她，她自己也很有把握，只

要假以时日就能查清自己的身世，并从中发现有关色魔的更多线索，但是现在姐

姐落在了色魔手中，每多过一天都多一分的痛苦，以姐姐的柔弱体质，能经的起

多少天的折磨呢？再说，色魔还掌握着那么可怕的药物，要是也给姐姐注射了进

去，会不会也……

　　女刑警队长打了个寒噤，几乎不敢想下去了。过了好一阵，她才脸色苍白的

问道：「阿宇，林素真和萧珊两母女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她们身上的药物反应

有没有改善一些？」

　　「没有。听说她们已经失去了记忆，连自己是谁都不晓得了。更糟糕的是，

她们每天都至少会有一次强烈的成瘾反应，发作起来就跟发情的母兽一样，声嘶

力竭的又哭又闹，嘴里除了不断念叨『主人、主人』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而

且持续的时间非常长，到最后只好给她们注射镇静剂让她们昏睡过去，才能暂时

缓解症状！」

　　「那么，从她们那里什么线索都没问出来么？」

　　王宇双手一摊：「怎么问？她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之中，而且身体都很虚

弱，难得清醒的时候也不肯跟我们配合，一问她们任何话，她们的情绪就会变的

极其激动，一直哭叫着要回到主人身边去，然后就开始诱发成瘾反应……现在医

生已经对我们提出了警告，必须让她们好好休息，精神上不能受到任何刺激，否

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会有生命危险么？」

　　石冰兰想起了最早发现的那些女受害者，全都因为注射药物的缘故引起器官

衰竭而死亡，不禁担心了起来。

　　「现在还很难说。我昨天问过这件事，好象色魔给她们母女注射的药物，跟

以前给那些女受害者注射的有些不同，或许暂时还不至于引起器官衰竭。但是，

长期会如何谁也不敢保证……另外，林素真本身心脏不好，药效的频繁发作已经

引起了心室的过重负担，使她的病更加难治了。好在全省所有药物学专家和心脏

病医生都召集起来了，后天将举行一次联合会诊，相信他们能解决问题的！」

　　女刑警队长「嗯」了一声，心中略感宽慰。她沉吟片刻，冷静的道：「会诊

之前要再三告诫这些专家，所有关于林素真的情况——包括她的病情和治疗所在

地——都要最严格的保密，哪怕对他们的亲人也都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收到！队长你放心好啦，我还会派更多弟兄加强对林素真母女的看护，保

证任何可疑人物都无法接近她们！」

　 ＊＊＊　　　　＊＊＊　　　　＊＊＊　　　　＊＊＊

　　「找王宇警官？他就住在前面那栋宿舍的２０４。不过现在是上班时间，他

肯定不在家啦。」

　　传达室的看门老头一边欣赏着破旧电视机里播放的京剧，一边漫不经心的随

口说道。

　　「没关系。俺是专程感谢他来的，俺就到他门口等他好了！」

　　身穿粗布衣裳、化装成乡下农民模样的阿威傻乎乎的笑着，用扁担挑起两个

大箩筐，举步就向前走去。

　　来到２０４号宿舍门口，阿威四顾无人，迅速摸出了一柄钥匙，插入防盗门

试探着一旋转，马上就顺利的将门打开了！

　　——哈，果然不出我所料！

　　他打了个响指，心里十分得意。

　　之前擒住孟璇时，阿威曾从她衣服中搜出了一串钥匙，当时他也没在意，随

手扔在一边。前几天在思索如何反击警方时，阿威突然想起了这事，忙把这串钥

匙找了出来，然后他逼问出了孟璇的住处，当天夜里偷偷持钥匙潜入了进去，想

看看是否能找到刑警总局关于案情的报告，以便了解对方究竟掌握了多少线索。

　　然而找了半天却一无所获，看来孟璇并没有将公文带回家来看的习惯。阿威

只得懊恼的退了出来。

　　不过，他却注意到了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串钥匙中有两柄特别粗大的，明显

是开启防盗门的铜钥匙，其中一柄已经开启了孟璇的家门，那另外一柄呢？

　　任何一个人稍微动下脑筋，就能想到那最有可能是王宇家的钥匙——孟璇一

直以王宇的恋人自居，两人又是搭档关系，女孩在恋爱时就提前配制了男友家的

钥匙，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于是阿威又设法找到了王宇家来，抱着万一的希望，想要找到点有价值的东

西。

　　这是一个典型的单身汉的住所，到处都堆着脏衣服、袜子、旧报纸和空可乐

罐，显得凌乱不堪。

　　阿威戴上手套，细致耐心的在屋子里搜索了起来，东翻翻、西找找，既没有

漏过哪怕一个微小的地方，又要注意保持各类物品摆放的原位置，以免事后被王

宇察觉。

　　翻找了半个多小时后，阿威仍是毫无收获。他最后走到书桌前坐下，打开了

桌上的一台液晶显示屏计算机，操纵鼠标快速浏览着硬盘的各个分区，里面存放

着不少音乐、游戏和影片，但似乎没有任何与案件有关的图片或者文文件。

　　就在这时，一个被加密了的隐藏活页夹引起了阿威的注意。

　　这活页夹足有五十多Ｍ的容量，文件名叫做「ＭＹ　ＧＯＤＤＥＳＳ」。用

鼠标双击之后，跳出了一个提示输入密码的对话框。

　　阿威双眼一亮，本能的感觉有戏。他知道这文件名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的女

神」的意思，王宇心目中的女神的是谁，这还用得着问吗？若能取得这活页夹里

的资料，必然大有用处！

　　现在的问题是，王宇设定的密码是什么？

　　阿威想了一下，首先输入了王宇这两个字的拼音，得到的显示是错误。他再

输入王宇的出生年月，仍然是错误。第三次他输入了石冰兰这三个字的拼音，仍

然错误。第四次输入了石冰兰的出生年月，还是错误。第五次他将石冰兰的拼音

名和生日一起输入，这次终于正确了，顺利的进入了活页夹。

　　这活页夹里存放着许多图片和录音文件，占空间最大的是一个录像档案。

　　阿威先点击打开了那惟一的录像档案，屏幕上顿时播出了一段明显是偷拍的

视频。偷拍的地点是间警用办公室，随后女刑警队长石冰兰出现了，她浑然不觉

的面对着镜头缓缓褪下了警服，露出了那惹火到极点的半裸玉体，直到全身只剩

下胸罩和内裤……

　　阿威激动的差点喷出了鼻血，双眼死死盯着屏幕，胯下如一柱擎天般充血翘

起，整个人都仿佛沉浸到了梦幻的世界里，过了好一阵才回过神来。

　　——嘿嘿嘿，这真是太妙了！虽然没有找到跟案情有关的资料，但总算是不

虚此行啦！

　　阿威兴奋的跳起身来，无暇再去看其它档案，马上取出随身携带的Ｕ盘，将

整个活页夹复制到了Ｕ盘里，然后匆忙关了计算机，锁好门离开了王宇的宿舍。

　　当他走出传达室时，那看门老头正随着电视里的京剧节拍摇头晃脑，甚至连

问都没有多问一句，以至于他事先编好的满腹谎言都没机会说出来。

　 ＊＊＊　　　　＊＊＊　　　　＊＊＊　　　　＊＊＊

　　「挤啊，用力挤啊……贱奶牛，别给我偷懒……挤啊……」

　　兴奋的尖叫声中，女歌星楚倩趾高气扬的站在大厅里，身穿一套极具ＳＭ风

格的挑逗渔网装，上面挂满了银闪闪的金属环，丰满的乳房和迷人的私处都毫不

吝惜的袒露在外面。由于她抬起一只脚踩在沙发上，白晰的大腿尽头又没有穿内

裤，那道剃光了阴毛的肉缝可以瞧的一清二楚，姿势真是说不出的诱惑。

　　就在她的身前，女护士长石香兰全身一丝不挂，俏脸上满是泪痕，小腹处用

皮带固定着一只特大号的海碗，双手正在拚命的挤压胸前那对肥硕无比的雪白肉

球，两粒乳头里源源不断的分泌出乳汁，一滴滴的全都落到了海碗里。

　　灯光下看的清楚，她光着肥大的屁股坐在一只小木桶上，就像是在蹲马桶方

便似的。双腿之间插着个电动阳具，大半截都陷入了她体内，只剩下一小半在外

面高速的震动。

　　伴随着嗡嗡的震动声，被电动阳具撑开的暗红肉唇凄惨的颤抖着，也有一股

汁水从里面滴滴答答的落到木桶中。

　　望着这副悲惨而又淫乱的情景，女歌星心里感到极其痛快，自从接受了调教

石香兰的任务后，她就一直被变态的兴奋感所充斥，而且还越来越强烈。阿威不

在身边时，她非但丝毫都没有手下留情，反而还变本加厉的折磨起对方来。

　　「骚货！装什么清高，给我再淫荡一点……」

　　楚倩嗤之以鼻的恐吓着，甩动手里一根拇指粗细的皮鞭，「啪啪」的抽在木

桶旁边的地板上。

　　石香兰惊吓的浑身发颤，两只手果然更加用力了，同时嘴里发出哭泣般的性

感呻吟，乳汁和淫水的流量一起骤然增加了，像是三道细细的溪水般汩汩流下。

　　她满脸通红，双眸隐含着屈辱羞愧的神色，脸上却是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

明显是正沉浸在身不由己的矛盾快感中……

　　这些天来，阿威每餐都在她的食物中混入一种特殊的催乳药物。这种药本来

是南美的一些牧场里专门给奶牛催奶用的。据说只要是雌性动物，服下后都会大

幅度的增加产奶剂量，后来在动物保护组织的压力下停止了生产。

　　阿威是花了大价钱才买到这种药物的，强迫石香兰三餐服食，效果果然十分

显著。原来她每天只能挤出一小碗的奶水，才几天的功夫，现在就已经换成大海

碗了，满溢的乳汁就跟永不枯竭似的，断线珍珠般不停的洒到赤裸的胴体上。

　　「挤啊！给我挤啊……挤啊……」

　　女歌星眼睛都红了，狂热的喊叫一声比一声大，右手将鞭子挥舞的更响，同

时左手奇痒难搔般的疯狂揉起了自己的私处。突然她声嘶力竭的高呼着，大腿根

部赫然也有热热的淫液倾泄而出，和女护士长洁白的乳汁互相喷洒在了一起……

　 ＊＊＊　　　　＊＊＊　　　　＊＊＊　　　　＊＊＊

　　上午十点，Ｆ市温泉疗养院的某间高级干部病房里，挤满了将近二十位或穿

白大褂、或西装革履的专家。他们都是第一流的药物学和医学工作者，应邀来此

给女人大代表林素真会诊。

　　铺着洁白床单的病床上，一身宽松病号服的林素真瑟缩在被子里，双眸茫然

无助的望着眼前这些人，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那样子就像个受了惊的小女孩，

眼神里装满了恐惧。

　　专家们围在病床边，有的低声的交头接耳，有的轮流走上前来，用听诊器在

她身上比划，还有的握着她的手腕替她把脉。林素真显得更加害怕了，索性闭上

了眼睛，任凭他们议论也好、检查也好，问话也好，她都自始至终一声不响、恍

若未闻。

　　这情形落在阿威的眼里，他暗暗点头，感到十分欣慰。此刻的他已戴上了精

巧的面具，样貌衣着都化装的天衣无缝，混在这群专家堆里就如鱼入大海一样，

完全看不出半点破绽。

　　这段时间，阿威一直在设法打听林素真母女的下落，但是警方对这一消息封

锁甚严，即便是老孙头买通的内线也都无法打听出来。正在无奈之时，想不到机

会却自己从天上掉了下来，他居然能以会诊的名义来到这家疗养院，毫不费力就

见到了林素真。

　　当然，见虽然是见到了，要想从这里把她们母女偷偷带走，基本绝无可能—

—在这间高级病房的门口，就有三名全副武装的警员日夜看守，此外疗养院里还

有不少便衣来回巡逻。任何人没有拿到刑警总局或者公安厅的许可通行证，都绝

不可能接近这间病房。就算是像今天这样侥幸混进来了，但要想只身将两个大活

人偷运出去，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阿威一边假装参与着专家们的会诊，一边在心里苦苦思索着办法。其实他来

之前就已经考虑好一个大胆的计划，但是必须要林素真配合才能完成。不过眼下

众目睽睽，林素真又并未认出自己，如何才能跟她沟通呢？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

　　过了半个多小时，该检查的都检查完了，专家们依次走出了病房。按照事先

的安排，接下来他们将在这疗养院顶层的一间会议室里商讨治疗方案，并向刑警

总局项目组汇报具体情况。

　　阿威却偏偏在这时上前，煞有介事的翻看起了病历，还拿着桌上的药瓶念念

有词，慢吞吞的拖延着时间。

　　「老兄，刚才你心不在焉的，这时候怎么倒认真起来了？」一个认识他的专

家从门口转过头来，半开玩笑的道，「别在那里浪费时间啦，快点去开会吧！」

　　阿威忙应道：「你先去吧，我再检查一下药品，马上就来！」

　　那专家摇头笑着，随手关上了病房门，跟随众人一起走了。

　　听到纷乱的脚步声远去，阿威镇定了一下心神，悄然在床沿坐下，俯身仔细

打量起林素真来。

　　刚才人多的时候，他生怕露出马脚，没有太多的细看她，现在才敢用肆无忌

惮的目光任意逡巡这美丽的女人。

　　只见她半靠在床头，双眼仍然紧闭着，眼睫毛在微微颤动，显然心里的惊恐

还未消失。上身的病号服尽管十分宽松，但仍能瞧见胸前饱满丰腴的形状，将衣

襟撑的高高鼓起。

　　阿威色心忽起，情不自禁的伸出右掌，隔着衣服在那柔软的大奶子上捏了一

把。

　　林素真「啊」的一声低呼，脸颊唰的红了，接着她全身发抖的滚向床角，颤

声说：「你……你这坏人！你别过来……主人说了，你们都是想欺负我的坏人！

别过来……」

　　她说话时紧缩着脖子，脸颊朝向另一侧，看都不敢看对方一眼，仿佛随时都

会大声哭叫出来。

　　阿威忙「嘘」了一声，低声说：「真奴你小声一点，是主人我啊！」

　　林素真不为所动，还是头也不回的道：「骗人！你不是我的主人……我认得

我主人长什么样的，你别想骗我……」

　　「我没骗你，你转过头来再看一看嘛！谁骗人谁是小狗……难道主人的声音

你都听不出来了么？」

　　说话的声音仿佛突然有了改变，变的熟悉了起来。林素真身躯一震，蓦地回

过头来，映入眼帘的果然是那张丑陋可怖、犹如魔鬼般的脸孔！

　　这正是摘下了面具伪装、还原为本来面目的阿威！

　　「主人！真……真的是你！」

　　林素真惊喜的热泪夺眶而出，不顾一切的扑向了阿威怀里，饱满的双乳死死

的挤压着他结实的胸膛。

　　阿威生怕她激动的闹出太大动静来，忙伸手掩住了她的嘴，低笑说：「我说

过不会扔下你和珊奴不管的。别哭别哭，等下被人看见可就糟了……」

　　林素真忙擦去眼泪，破涕为笑说：「主人，我知道您一定会来接我回去的！

哦，这些天看不到您，我真是痛苦极了……我们快些走吧，主人！这里我一秒钟

也不想多呆了……」

　　说着就要翻身下床。

　　阿威忙按住她，苦笑说：「今天还不能走。那些坏人还在门口守着，他们人

太多了，我们必须另找机会……」

　　林素真犹如被一盆冷水迎头浇下，哭泣着紧紧搂住阿威哽咽：「带我走！主

人……求你了，现在就带我走……」

　　阿威只得好言安慰了一阵，又问起萧珊的下落。林素真回答说，萧珊也在这

疗养院里，只是被隔离到另外的病房治疗，她自己也从未见到过萧珊。

　　阿威沉吟片刻，用严肃的语气说：「你听我的话，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救你出

去。不过我下面的话你一定要认真听清楚，牢牢给我记住，后天夜里照作不误，

懂了吗？」

　　林素真这才相信主人不是空言劝慰，重新燃起一线希望，乖乖的拚命点头。

　　阿威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了一支灌满「原罪」药液的注射器，塞在了病床

靠里面那头的床垫底下，接着又在林素真耳边低声说了一番话。

　　林素真虽然失去了记忆，头脑总是迷迷糊糊的，言谈上也变的像是孩子，但

却不是傻瓜，听完之后立即心领神会，脸上也露出了喜悦的表情。

　　阿威又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然后起身想走，林素真却恋恋不舍的拉住他手

臂不放，恳求道：「主人，我……我实在很想要……在您走之前，求您再好好调

教我一回吧……」

　　阿威不由啼笑皆非。看来这美妇真是被药物和洗脑调教的太成功了，毫不犹

豫就能说出如此不知羞耻的话，而且那幅淫荡、饥渴而又楚楚可怜的样子，配上

她那裹在病号服里熟透了的性感肉体，的确是男人梦想中性奴的标准「样本」，

足以唤起最强烈的欲望。

　　「乖真奴，别着急！回去之后我会天天调教你的……」

　　林素真神色委屈，勉强答应了，但是她的俏脸却已红的发烫，呼吸也不知不

觉急促了起来，丰满的胸脯剧烈的上下起伏。而她的一只手已忍不住隔着病号服

大力捏着自己的豪乳，另一只手则拚命揉弄着双腿之间的区域。

　　这是「原罪」成瘾反应即将发作的症状！

　　「给我……主人！快……给我……」

　　林素真失神般呻吟着，眼神已开始狂乱，显然已不能控制自己。突然她张臂

抱住了阿威，死命用胸脯、屁股磨蹭他的身躯，动情的喘息声也更加粗重。

　　阿威被她这么一撩拨，欲火顿时也高涨了起来。虽然理智告诉他，这么做实

在不妥，但当林素真的手掌熟练的拉下他的拉练，将那根粗长坚硬的肉棒掏了出

来，忘情的含在口中吸吮起来时，所有的理智一下子都飞到了九霄云外……

　　阿威猛然伸臂将林素真的娇躯抱了起来，一把扯掉了她的裤子。后者也立刻

默契的用双腿盘绕住他的腰部，整个人挂在了他身上，光溜溜的肥大屁股急不可

耐的向着那竖起的肉棒坐了下去。

　　「唔——」

　　一声极度舒爽的尖叫，从林素真嘴里发出，同时又被阿威眼明手快的抓起枕

头堵了回去，变成了一声长长的闷哼。接着两人就这么用站立的姿势激烈媾和起

来……

　　这实在是一次最冒险的交和！就在一门之隔的室外，就有三个荷枪实弹的警

员站岗，只要有一点异常的声响惊动了他们，后果将可想而知。然而也正是这种

近在咫尺的危险感觉，在令人心惊胆战的同时，也让人感觉更加刺激！

　　阿威拚命克制着自己不发出兴奋的叫声来，一边操纵肉棒奋力抽送，一边将

两手伸进了宽松的病号服里，肆意玩弄着那对柔软温热的肥嫩肉球。心情的紧张

和气氛的淫靡令他很快就达到了高潮，肉棒跳动着将一股股灼热精液全都射进了

这成熟美妇的阴道……

　　两人的喘息声逐渐平息，还未完全从绝顶快感中回过神来，蓦地里只听一阵

脚步声从远到近的传来，显然是有人正向这病房奔来。

　　阿威骇然变色，慌忙将林素真拋回床上，手忙脚乱的整理好衣服。林素真则

来不及穿回裤子了，情急下赶紧拉起被子盖在身上，遮住了赤裸的下半身。刚做

好这两下动作，门就被推开了，一个年轻警员走了进来。

　　「我说，您怎么还在这里呀？」这警员是负责将众位专家带来之人，他一眼

看到阿威的背影，就皱眉叫道，「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您赶紧上去吧！李处长

他们都在等着呢……」

　　「好的，我正好也检查完了，收拾一下就上去！」

　　阿威的声音已恢复如常。他背对着那警员，佯装收拾着放在床沿的公文包，

心里叫苦不迭。

　　刚才他为了表明身份，已经将脸上的面具揭下了，这时候只要一回头就会在

那警员面前原形毕露。重新戴上面具虽然只需要几秒钟，但那警员就在身后眼睁

睁的望着，根本连半秒的空隙都没有，怎么可能戴上脸呢？

　　豆大的冷汗一粒粒的从阿威额头上沁了出来！

　　这一瞬间的时间，仿佛变的无比漫长。阿威只能尽量放慢动作，企图拖延时

间，但是收拾公文包总不可能收拾太久，否则对方一样要起疑心的。

　　「劳驾，请您快一点啦！」

　　那警员又催促了起来。阿威焦急的心脏狂跳，他这时候才发现，由于林素真

挂在自己身上时流了大量淫汁，自己的裤子上有一大片都被打湿了。就算面具完

好，这样子也是够可疑的了！

　　——怎么办？怎么办？

　　危急关头，阿威蓦地里灵机一动，对同样不知所措的林素真使了个眼色，然

后用细如蚊蝇的声音悄悄说了几句话。

　　林素真先是露出不能置信的表情，但在他严厉目光的威逼下，不知哪里冒出

了一股勇气，一咬牙，伸手抓起了床头柜上的保温杯，将满满一杯热茶劈头泼了

阿威一脸一身。

　　阿威发出一声哀嚎，抬起双手捂住了整张脸孔，踉踉跄跄的倒退了好几步。

　　那警员吃了一惊，冲上前正要搀扶他，那边林素真已歇斯底里般尖叫起来，

将手边的枕头、闹钟、药品等物一一扔了过来。

　　「滚开！你们都给我滚……我不想见到你们，滚！」

　　她一边投掷一边怒骂，仿佛受到刺激的狂躁症患者。

　　那警员慌忙大声叫人，两个恰巧经过的护士闻声奔进，三人一起上前抚慰、

阻拦着林素真。

　　就在他们忙乱的同时，阿威已趁机双手抚面的进入了卫生间，取出面具迅速

套上，对着镜子用最快的动作恢复了化装。

　　等他镇静自如的走出来时，林素真也「正好」安静了下来，那两个护士继续

安抚着她，而警员则陪同阿威一起离开了这间病房。

　　「您没事吧？有没有被烫伤？」

　　警员打量着阿威，关心的问道。

　　阿威挤出一个笑容说：「没事，那水不算烫。可能是我问的话太多了，让她

的情绪突然变坏了。唉，看来她的状况比我们想象的更糟……」

　　边说两人边进入了电梯。

　　两分钟后，阿威在警员的带领下走进顶楼会议室，刚刚找到位置坐下，这次

汇集了全省医学届和药学届专家、并且有刑警总局项目组成员参与的会议就正式

开始了。

　 ＊＊＊　　　　＊＊＊　　　　＊＊＊　　　　＊＊＊

就在这同一时刻，恐怖的魔窟里，在最昏暗的那间地下室内，年轻的女警孟

璇蜷曲在地上，娇小的身躯弯成了弓形。

　　她的牙齿咬着一枚别针，两眼全神贯注的盯着双腕上的手铐，用嘴将别针捅

进了细小的锁孔里。

　　半晌，「卡嚓」一声响，手铐打开了！

　　孟璇的双手脱了出来，拿起别针，费劲周折后又打开了拴在脚踝上的铁链。

　　——总算可以自由活动了！

　　她站起身，如释重负的活动着酸麻的四肢，一颗心激动的怦怦直跳。

　　这枚别针是她昨天被牵出去洗澡的时候，无意中在浴室里发现的，凭借在警

校里接受过的开锁训练，她终于打开了禁锢在手脚上的枷锁！

　　现在，只要能冲出这间地下室，就有机会逃离这恐怖的魔窟了！

　　孟璇做了几个踢腿动作，发现骨裂的右脚已经基本痊愈，尽管身上还是鞭伤

累累，但比起以前已经好的太多了。

　　自从被抓来之后，孟璇遭受到种种残酷的折磨，本来已经彻底丧失了反抗的

勇气，但是这段时间恶魔似乎忙于其它事情，很少来这间地下室折磨她。

　　随着伤势的逐渐好转，潜藏在内心深处的不屈意念也慢慢的恢复了，毕竟她

是一个接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刑警。

　　而且，她也绝不甘心永远囚禁在这里，一辈子当别人的性奴。外面的世界还

有那么多她牵肠挂肚的人，特别是恋人王宇，她每时每刻都在渴望着与他重逢。

　　当然还有对变态色魔的痛恨，最珍贵的处女贞节被他夺走，年轻的女警一想

起来就悲痛欲绝，所有这些都形成了一股动力，驱使她重新振作了起来！

　　孟璇活动了一阵手脚，认真的想了一下，回到墙角坐了下来，把手铐和铁链

栓回了四肢。

　　吃一堑，长一智，现在的她已经学会沉住气了，准备等待一个最好的机会逃

出地狱！

　 ＊＊＊　　　　＊＊＊　　　　＊＊＊　　　　＊＊＊

　　上午十一点整，在温泉疗养院顶楼的会议室里，对林素真病情和诊治方法的

讨论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绝大部分与会的专家都轮番发表了意见，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都认为根据

林素真的体检报告来看，她体内残留的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奇特春药，具有很强的

成瘾性。目前林素真相当于正处在『戒断』状态，她所感受到的痛苦与真正的戒

毒所差无几，而且很难说究竟还要多久才能将之完全戒掉。

　　更糟糕的是，林素真的体质本就不好，心脏病已处于随时可能诱发的边缘。

如果继续让她这么煎熬下去的话，说不定哪天会突然面临生命危险。而治疗心脏

病的药与「戒断」的疗程偏偏又有不少互相干扰、互相克制的地方，这些都给诊

治带来了极大困难，使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专家们同时承认，即便没有心脏病因素的干扰，要彻底解决春药的后遗症也

有很大的难度。除非能掌握该药的详细配方，才有可能发明出相应的解方来。目

前所能做的，只能是采取中药配合针灸等一系列保守疗法，尽量减轻林素真的痛

苦，然后再抓紧时间研制专门的解方……

　　整个会议的发言十分热烈，但充斥着大量的医学、药学的专业术语，专家们

讨论的很是投入，旁听的刑警总局项目组成员们却经常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以

至于李天明等人不得不时常打断这些专家的发言，委婉的提醒他们用更通俗的语

言予以解释，这样才算弄明白了一个大概。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展开，组员们听的

越来越无趣，不少人都昏昏欲睡了起来。

　　只有女刑警队长石冰兰仍保持着清醒，她一边认真听着发言，一边逐个观察

着每个专家的样貌表情。这是她身为刑警的职业习惯，敏锐的目光仿佛天生就带

有一种洞穿别人内心的力量。

　　今天到会的这些专家，有好些人她以前都曾接触过。比如曾在协和医院胸科

工作的郭永坤和沉松两位医生，此刻也都赫然在座。只是他们的情绪似乎都颇为

低落，仿佛心不在焉似的，很少出声发言。两个人彼此之间更是互不理睬，连望

都不望对方一眼。

　　原本代表协和医院胸科前来参加会诊的是沈松，但郭永坤毕竟是该领域的权

威人物。因此他虽然已经辞职赋闲了好一段时间，省市领导仍点名要求他来参加

此次会诊。

　　——姐姐被绑架对他们也是很大的打击吧……唉！

　　石冰兰心中泛起感触，隔了一会儿，眼光再望向会议室另一头。在最不起眼

的角落里，坐着个头发梳的很亮、一身名牌服装的男人，看上去仿佛有点眼熟。

她转头悄悄的向王宇询问。

　　「哦，是他呀！」王宇答道，「他叫余新，是公安厅余厅长的侄子。」

　　石冰兰顿时想了起来，那次在西湖酒店为姐姐的孩子庆贺满月时，就是这个

余新和郭永坤、沈松三人扭打在了一起，当时还是自己强行拆解开的。

　　「这人怎么也来了？他也是医生？」

　　「不，他是一家国际制药企业驻本市的法人代表，听说读的是医药专业，对

各种进口药品的性能了如指掌，所以领导指示也让他参加会议，看看能否对那种

未知的春药提供一些信息。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家伙好象什么忙都没帮上嘛！」

　　石冰兰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了，视线再次分别扫过郭永坤、沈松和余新这

三个人，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　　　　＊＊＊　　　　＊＊＊　　　　＊＊＊

　　中午十二点半，阿威刚坐上自己的车子，还没点火激活，手机铃声就响了。

　　——见鬼，这小子真沉不住气，这么快就打来了！

　　他看着来电显示嘀咕了一句，心里迅速将之前想好的说辞重温了一遍，然后

从容的按下了接听键。

　　「喂，是我！」

　　「你搞什么鬼，怎么也不等我一下就自己走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愤

怒、焦急的声音，「你现在在哪里？我这就来找你当面谈谈……」

　　「不，你不能来找我！」阿威断然道，「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在人前尽量减

少面对面的接触……」

　　「可我现在快要急疯了！」那声音六神无主的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林素真的体内为何会被注射了『原罪』？你刚才一定也看出来了，那明明就是我

们俩合作发明的『原罪』呀！」

　　「这话正是我想问你的！」阿威狡猾的倒打一耙，冷哼道，「警方说这药是

色魔绑架林素真后给她注射的，难道你就是那个该死的变态色魔？」

　　「胡说！我怎么可能是色魔？」那声音颤抖了起来，「你……你不要开这种

玩笑好不好？我刚才在会议室里就已经吓的要命了！天哪……如果警方知道这药

是我们俩研制出来的，那我们将会是多大的罪名啊！搞不好他们会认定我们就是

色魔的同谋的……」

　　「完全有这种可能！」

　　「那怎么办？」那声音显然有些失控了，语无伦次的道，「你当初不是说，

研制这药是为了促进灵猿的繁殖配种吗？现在它为什么会注射到了人体上去？为

什么？」

　　「我也不清楚啊。唉，事到如今我就告诉你实话吧。要求我们研制『原罪』

的，是国外的一家动物研究机构，所有资金和报酬都是他们提供的。咱们先后发

明的四代『原罪』，我都将配方如实转交给他们了。我怀疑，也许他们将配方又

倒卖给了其它人，甚至不慎流入了黑社会被用于非法勾当，然后色魔又刚巧从国

外买到了这种药物……」

　　阿威侃侃而谈的编造着谎言，无论语气、声音和伪装出来的不安情绪都恰到

好处，令人想不相信都很难。

　　「看来也只有这个解释才合理了。」那声音绝望的沉默了几秒，带着哭泣的

嗓音道，「我说，我们不如去自首算了。把这个情况对警方详细说明，他们应该

会对我们宽大处理的，毕竟我们也是不知情的受害者啊……」

　　「行啊，我没意见。不过我要提醒你，按照警方的一贯做法，我们所得到的

巨额报酬就要作为非法收入如数上缴了，你最好有个思想准备。」

　　阿威一边说，一边暗暗冷笑。他知道对方在生活上一向挥霍无度，自己支付

给他的钱早就花掉了大半，否则凭着对方那令人羡慕的职业、稳定的高薪，哪里

用得着花费几乎所有业余时间来苦苦研制药物呢！

　　果然，对方一听要如数吐出报酬，当即犹豫了：「这……这个……」

　　「怎么，缴不出来吗？哈，那你就别犯傻啦！」阿威说到这里转变了语气，

安慰对方道，「其实你担心个啥呢？『原罪』的专利权是卖断给那家机构的，将

来即便大规模生产上市也不会挂咱们的名。而且人家外国人都是最重视商业道德

和保密措施的，他们答应过我，绝不会泄漏咱们这两个真正发明者的名字。Ｆ市

的警方怎么可能查的到我们身上？难道还能出国去传讯审问老外不成？」

　　「嗯，这倒也是！」

　　那声音终于如释重负，很清晰的吁了一口气。

　　「所以嘛，我刚才看出是『原罪』时，只是一开始吓了一跳，后来就完全不

紧张了！我敢跟你打赌，这件事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牵连到咱们的！」

　　阿威轻松的笑了起来。

　　「好啦，你回家好好休息一下，过几天我们在老地方碰面，商量一下怎么继

续研究第五代『原罪』。关于如何解决第四代引起的不孕症，我最新有了一些想

法……」

　　话还没说完，却被对方打断了：「不，我是不会再研究这种伤天害理的药物

了！我原来以为它只会用在动物身上，谁知道却被色魔拿来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女

人！我……我真是太对不起她们了……」

　　只听「啪啪」的掌掴声响起，显然是对方一边哽咽一边狠命的抽打着自己的

脸颊。

　　「喂，你这么想就太荒谬了。好比说罪犯拿了枪去杀人，错的是罪犯本人，

不是发明枪的人啊……」

　　「你别说了，我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声音斩钉截铁的道，「假如色魔没有

绑架石香兰，我也许还能昧着良心继续研制下去。但是现在，我最爱慕的女人都

落在了色魔手里，也许现在就在承受着『原罪』的折磨。这真是人生的莫大讽刺

啊……难道我还能再研制出更多药物，再被辗转提供给色魔助纣为虐吗？不，我

绝不这么做！绝不会……」

　　他说着，突然哈哈哈的狂笑了几声，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然后电话就挂断

了。

　　阿威忙重新拨打回去，得到的却是对方已关机的信息。他恼火的拍了一下方

向盘，心想这倒是个不大不小的麻烦事。不过目前对方正处在极度伤心之中，是

听不进任何劝说的，只能等过些日子再慢慢设法了。好在这家伙性格上有不少弱

点，再加上金钱的攻势，想来总能搞的定他的……

　　想到这里，阿威心中释然了，转动钥匙点着了火，驱车驶出了温泉疗养院。

　　半小时后，车子停在了另外一间医院的病房大楼前。阿威下车，信步走到了

大楼后面的小花园里。那里有不少病人正在亲属的扶持下，三三两两的散步。

　　一个护士推着个轮椅慢慢的迎面走来，轮椅上坐的是一脸病容的老孙头。

　　阿威上前跟他打了个招呼，两人寒暄数句后，老孙头挥了挥手，那护士就知

趣的回避开了。

　　「你怎么来了？」老孙头不满的道，「我不是说过吗？我们应该尽量在隐秘

的地方会面，以免被人察觉我们的关系！」

　　「话是这么说，可你病的这么重，我总该来看看你的！」阿威停顿了一下，

又说，「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你的忙我是一定会帮的。可是，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恐怕无能为力和你

一起行动了……」

　　「我知道，你就安心养病吧。我不是要你亲自出马，只要你派几个不相干的

手下来就行了！」

　　阿威耸耸肩，将上午发生的所有事都详细说了一遍，包括与林素真的见面、

专家会诊和最后合作者打来的电话，全都告诉了老孙头，只是隐瞒了他与林素真

偷情的那一幕。

　　「你要我派出手下，帮你把林素真弄回来么？」

　　「那倒不用，这个我自己干就行了。我是要你派人去对付那个合作者，让他

重新乖乖的听从我的指令！」

　　阿威说着，取出了那合作者的一张名片，递给了老孙头。

　　「名字、职务和电话都在上面，想来你也听说过这个人！」

　　「嗯，包在我身上好了。你要我怎么对付他？派人威胁恐吓么？」

　　「不，这家伙恐怕不吃那一套。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派一些小混混去接近

他，引诱他去参加赌博——这家伙从前就很喜欢赌的，后来为了追求石香兰，一

咬牙戒掉了。但是现在石香兰失踪，他又伤心又苦闷，相信很容易就能诱惑他重

新下水的——然后你再叫人设局，让他在赌桌上输的一塌糊涂，最好欠下巨额的

赌债。嘿嘿，等债主逼上门来，他走投无路之时，我再如救兵般出现在他面前，

那时候就不由得他不重新成为我的助手、替我研制新药了！」

　　「好啊，没问题。就按你说的办吧！」老孙头爽快的一口答应了下来，接着

又道，「你刚才说，你要自己把林素真弄回来？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你已经

有了具体计划么？」

　　「这个嘛……我还没有想好。反正也不着急，等以后再说吧！」

　　阿威含糊其词的敷衍着。既然老孙头已不可能亲身出马，而自己又无法信任

其它任何一个人，那整个计划即便告诉老孙头也没用，反而只会让他担心而已。

说不定他还会大惊小怪，认为该计划实在太过冒险了，根本就不可行。因此还是

守口如瓶为妙！

　　「也好。你若有了详细计划，千万先跟我说一声啊，别太鲁莽行事！」

　　老孙头淳淳叮嘱了几句后，就催促阿威赶紧离去，免得被哪个来医院熟人无

意中撞见。阿威对他这种过于谨慎的做法并不以为然，但也不想违拗这重病在身

的老人家，于是就依言告辞了。

第２３章　欲擒故纵

　　黑暗的魔窟里，一声声嘹亮的婴儿哭闹正在回响，身穿日式情趣护士服、暴

露着大半性感胴体的石香兰倚在铁笼子旁边，双臂隔着栏杆搂抱着自己的孩子，

边流泪边柔声的哄着他。

　　婴儿躺在她的臂弯里，大概是由于这一段老是关在笼中，憋闷的太厉害了，

正咧着嘴哇哇的哭着表达抗议。

　　「小苗苗，不哭不哭……妈妈抱……不哭……」

　　女护士长轻轻的摇晃着臂弯，爱怜无限的瞧着宝贝儿子。小家伙圆头圆脑的

十分可爱，营养好的很，才半年多就长成一个白白嫩嫩的大胖小子了。

　　在她温柔慈爱的哄声中，婴儿渐渐的安静了下来，不一会儿哭声就歇止了，

闭着小眼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石香兰怔怔的望着儿子安详的睡相，泪水如断线珍珠般跌落到地上。被抓到

这里已经半个月了，这十五天简直就像噩梦一样！她被囚禁在这间厅室里，吃喝

拉撒都没离开半步，晚上睡觉就在铁笼子旁边打地铺。

　　色魔始终不肯打开笼子，只允许她这个做母亲的隔着栏杆照顾儿子，就算是

换尿布和擦澡都不例外，这令女护士长痛苦万分。但不管怎样，毕竟还能将心肝

宝贝抱在臂弯里，还可以亲吻他的小脸蛋，总算令她得到些许的安慰。

　　不过就连这点小小的安慰，也是靠她牺牲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屈辱的服从那

些变态要求而换来的。色魔和楚倩每天都会对她进行调教，除了挤奶之外，还逼

着石香兰自己手淫，或者用电动阳具强行刺激她的生理快感，直到她泄出大量的

淫水才肯罢休。

　　这根本不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女人能够忍受的羞辱！要不是为了孩子，石香兰

早就已经羞愤绝望的自杀了。然而母爱的力量就是如此伟大，支撑着她苦苦的忍

耐了下来。

　　「小家伙睡着了吗？」阿威嘶哑难听的嗓音从身后传来，狞笑道，「睡着了

就放下他吧，你该跟我亲热亲热了！」

　　女护士长凄然亲吻了一下婴儿，依依不舍的将他放到了摇篮里。

　　虽然她很想多抱一会儿孩子，可是却不敢多耽搁哪怕几秒。要不然天花板上

的电锯就会立刻冒出来，铁笼子的哪个角落都在它的威力笼罩之下，想躲也躲不

开。

　　按照规定，只要石香兰「表现的好」，每日早中晚可以各跟儿子亲密一个小

时。不过刚才是因为婴儿哭闹了起来，只好让她这个作母亲的去哄安静。

　　——乖宝宝，为了你妈妈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屈辱都能忍受……

　　女护士长默默的流着眼泪，内心中有个声音在不停的喊着，两手抓着栏杆舍

不得松开。

　　脚步声响起，一只强壮的胳膊从后面伸了过来，搂住了她的腰肢，同时有张

热烘烘的大嘴凑到了嫩滑的脸颊边。

　　「这个小东西每晚都要吵闹，真是讨厌哪！打断我的兴致……」

　　热气吹进耳朵里，石香兰痒的缩了一下头颈，苍白的俏脸上泛起了红晕。

　　「刚出生半年的孩子，哪有不吵的……」她用哀求的语气说，「你要是觉得

烦，就放我们母子离开吧……我保证不会去报案！」

　　「那怎么行？」阿威笑的十分冷酷，双手沿着裸露的腰身向上滑动，插进了

半截的小背心式护士装里，放肆的抓住了胸前那对极其丰满的巨乳，那两颗柔软

滑腻的肥硕肉团真是令人爱不释手，「我就算舍得你走，也舍不得你这对大奶奶

呀……」

　　女护士长在他的手掌下颤抖着，忍不住轻轻抽泣了起来：「你究竟要把我们

母子关到什么时候？」

　　「不是关，是圈养！像你这样的大奶牛可是稀有品种，我要把你当成宠物饲

养一辈子！」

　　阿威一边舔着她圆润的小耳珠淫笑，手掌一边揉捏着那对涨鼓鼓的大奶子，

掌心压着温热乳肉上的敏感奶尖，感觉到那两粒突点正在逐渐的发硬，而且还有

些汁水分泌了出来。

　　「我是人，不是什么……奶牛！」

　　石香兰涨红了脸申辩，心里充满了羞耻和悲愤。

　　「嘿，你一天不肯承认自己是奶牛，我就一天不让你获得自由！」

　　阿威冷哼一声，伸手将那对丰满到惊人的巨乳从背心里拽了出来，让那两颗

雪白滚圆的大肉团暴露到空气中，肥腻的乳肉被衣领卡着，挤到上面来形成了一

道深邃无比的乳沟。

　　「啊……为什么你要这样折磨我？为什么……」

　　女护士长耻辱的哭了起来，泣不成声。

　　「就算我曾经拒绝过你的求爱，但我心里还是把你当成朋友的，难道做不成

爱人，你就要把我当成仇人来对待吗？」

　　阿威一时语塞，隔了一会儿才缓缓说：「你对我确实还算不错，但，你的死

鬼老爸却跟我有深仇大恨！你现在不过是代他受过罢了……」

　　石香兰顿时醒悟过来，颤声道：「原来你是为了报复，才故意接近我的！可

是，不管我父亲跟你有什么仇，跟我都没有关系呀！我和孩子都是无罪的，你怎

么能把上一代的仇恨报复到下一代身上来？」

　　「无罪？哼哼，谁叫你长了一对大奶子呢？奶大，本身就是女人的原罪！」

阿威只能强词夺理道，「看看你自己！胸前挺着两个这么大的咪咪，每天还要穿

着性感的护士服在医院晃来晃去……你这不是故意诱人犯罪吗？贱女人……我把

你圈养起来是为民除害，省的你招蜂引蝶的勾引男人！」

　　说着他用力一捏掌中的两个光滑巨乳，柔软而又富有弹性的乳肉淫靡的颤动

着，奶孔里溢出了白白的乳汁。

　　石香兰的俏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内心充满了悲哀。这些天她被禁止用母乳

哺育婴儿，充足的奶水完全沦为了色魔发泄兽欲的玩物，以往象征着母爱的圣洁

乳汁，现在带给她的只是无穷无尽的屈辱和羞愧。

　　「喔，怎么奶水这么少的？是不是奶头不通畅流不出来？」

　　阿威故意做出诧异的样子，指尖深深的陷入其中一边的深红色乳晕，让那粒

柔嫩的乳蒂更加坚挺的突出来，尖端的凹槽形的奶孔豁然扩大了一倍，能够清清

楚楚的看见乳汁从里面分泌而出，形成水珠状的奶白色液体滴下来。

　　「不是的！我今天已经挤满一大碗了……」

　　石香兰羞的满脸发烧，扭过头不去看这淫荡之极的情景。

　　「一碗怎么够啊？奶牛的产量应该不止这么点才对啊！」

　　阿威喋喋怪笑，将女护士长的身躯扳了过来，让她正面对着自己，强迫她抬

起那羞红的面庞。

　　「听说发情期的奶牛泌乳最旺盛……」他信口胡诌，「还有，交配也可以增

加奶牛的产量，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石香兰的心骤然沉了下去，俏脸失去了血色。

　　被抓来之后，她本以为自己会马上惨遭奸污，谁知色魔虽然每天都乐此不疲

的调教她，用各种不堪的手段玩弄她胸前的那对巨乳，但却始终没正式占有她的

肉体。很明显，在色魔眼里她是块已经叼到嘴边的鲜肉，并不需要急着吞下去，

等待的只是一个胃口最好的时机。

　　——听这个魔鬼的语气，厄运终于要来了……我再也不可能保住贞节了……

　　心里闪过这个念头，石香兰全身都轻微的颤抖了起来，尽管对这一天的来到

早已有心理准备，但事到临头仍然感到难以承受的恐惧。

　　「我问你话呢！」阿威怒喝一声，用虎口狠狠掐着掌中肥嫩滚圆的大肉团，

「快说！」

　　石香兰痛的泪水直流，眼睛里都是羞愤之色，忍不住用哽咽的嗓音怒斥道：

「你要强奸我，我反正没法子抗拒，还找那么多借口干什么？」

　　「你这头不懂礼貌的奶牛，竟然敢跟主人顶嘴！」

　　阿威表面上凶霸霸的大发雷霆，其实心里却十分满意这种反应。

　　他知道，像石香兰这样洁身自爱的端庄女性，心理防线是不会那么容易被彻

底摧毁的，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打垮她强烈的自尊心。这些天她虽然在表面上

屈服于自己的淫威，其实内心还存在很强的抵触意志，只是不敢表现出来罢了。

　　要把这样的女人调教成性奴，就要设法先将她潜藏的反抗意志激发出来，然

后再用更厉害的手段击溃它！这样，她才能由单纯的表面顺从，进一步沦陷到连

内心也彻底的屈服，再也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念，成为一个全身心都奴化了的精彩

玩物。

　　「大奶牛，看来我要好好惩罚你一顿才行！」阿威阴森森的冷笑，转过头朝

门口的方向高喊，「倩奴，把机器推进来！」

　　女歌星应声走进了厅室，手里推着一个安着轮子的活动平台，看起来像是架

机器，上面装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古怪装置。

　　「过来！到这里来！」

　　阿威大声吆喝着，连拖带拉的将石香兰扯到了平台旁边，强迫她爬了上去。

　　「这……这是什么？」

　　女护士长战战兢兢的蹲在上面，内心泛起不好的预感，惊疑不定的打量着这

架机器。

　　阿威狞笑不答，对楚倩做了个手势。两个人一起动手，抓起平台上的铁链，

不由分说的将她的四肢给铐上了。

　　「你们……想怎么样？」

　　石香兰颤声惊呼，被迫摆出了一个四肢着地的姿势，像母兽似的趴在了平台

上。

　　她的衣领已经完全撕裂开了，那对极其丰满的雪白巨乳倒垂了下来，像是两

个大吊钟似的坠在胸前，随着徒劳的挣扎动作沉甸甸的颤动不休。

　　「这是我改装后的吸奶器，原来是国外养牛场里用的，现在就拿你这头大奶

牛来试一试！哈哈哈……」

　　狂笑声中，阿威拎起平台上的两根透明吸管，吸管前端各有一个狭长的玻璃

容器。他左手抓住女护士长赤裸的大奶子，右手将玻璃容器「啪」的扣了上去，

吞进了一小部分的饱满乳球，然后将另一边的奶子也如法炮制，把乳尖塞进了另

一个玻璃容器里。

　　「不！我不要用这种东西吸奶……不要……」

　　石香兰惊恐万分，扭动身躯激烈的挣扎起来。

　　「别乱动！」楚倩站在后面，照着她摇晃的大屁股就是一巴掌，娇声喝道，

「你再动来动去，一不小心机器把你弄伤就糟了！」

　　石香兰吓的面青唇白，果然不敢再动了，只好眼睁睁的任凭对方为所欲为。

　　阿威怪笑着将玻璃容器摆正位置，接着转动底端的旋钮，容器口边缘的钢丝

立刻向里收缩，紧紧的箍住了那两颗肥硕浑圆的巨乳。

　　「准备好了吗？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阿威伸手按下了吸奶器的开关，机器发出了低沉的轰鸣声。

　　「不……我不要这样子吸奶！快把它关掉……不要！」

　　石香兰悲恸的哭叫了起来，这种凌辱的方式真是完全超乎了她的想象，本来

已经被折磨的有些麻木的羞耻心又复苏了，而且再一次的遭受到沉重的打击！

　　「哇，奶子鼓起来了……鼓起来了！」

　　楚倩瞪大了眼睛，像是个看到新奇事物的小女孩般直嚷嚷。

　　机器才一开动，吸管就抽空了玻璃容器里的空气，挤压在里面的柔软乳肉受

到压力的作用，就像是气球似的缓缓膨胀了起来。只见扣在容器内的小半颗雪白

的乳球越胀越大，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裂开来，连晶莹肌肤下的青色血管都隐约

可见，扭曲变形的样子简直是淫靡不堪。

　　「好痛……求你快停下……痛死了……」

　　女护士长失声痛哭，不断的扭动着肥厚的大白屁股求饶。她只觉得胸脯传来

撕裂般的疼痛，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吸力在强行拉扯乳尖，圆圆的乳晕足足扩大了

一倍，两粒葡萄般的奶头像是种子发芽一样长长的凸了起来。

　　霎时间，全身的血液仿佛都集中到了乳尖，痛感也伴随着上升到了极限，跟

着猛然间泄了出去……

　　「啊呀呀！」

　　石香兰蓦地发出哀嚎声，两粒奶头像是弹簧似的一弹一缩，洁白的乳汁就如

喷泉般狂洒到容器底部，片刻也不停留的被吸管抽走了。

　　叫声还没止歇，奶头又被长长的吸了起来，乳房上再次传来短暂的剧痛，然

后在痛感消失的同时，又是两股奶汁被隔空吸走了。

　　「哈哈……果然还有这么多奶水可挤啊，看来这架机器用对了！」

　　阿威看的兴高采烈，拍着巴掌大笑起来，楚倩也跟着凑趣起哄，一起毫不留

情的羞辱着凄惨的女护士长。

　　只见随着机器的有节奏震动，一股股雪白的奶汁接连不断的喷出，溅的整个

玻璃容器上都是星星点点的斑痕。越聚越多的奶水汇聚成两道细流，沿着透明的

吸管汩汩涌动着，全部流到了平台后方的一个采集箱里。

　　「啊啊……恶魔！你太没人性了……呜呜……」

　　石香兰羞愤交加的痛哭着，整个身心都被强烈的耻辱感占据。被机器这样子

强行抽奶，她感到自己真的成了一头牧场里的奶牛，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都荡然

无存了。

　　阿威却兴致勃勃的欣赏着这一切，极度变态的心理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这架吸奶器的功率十分强大，还没两分钟，女护士长的乳汁就渐渐枯竭了。

两粒奶头都已经被吸的又扁又长了，可却只能滴出极少量的汁液。

　　阿威这才停下了机器，把两个玻璃容器从乳房上拔了下来。

　　石香兰摇摇晃晃的跌坐在平台上，泪眼朦胧的望着自己饱受摧残的胸脯。那

对丰满无比的巨乳顶端被勒出了两圈乌青，雪白的乳肉很明显的红肿了起来，柔

嫩的奶尖处传来一阵阵火烧火燎的疼痛。

　　「三百西西……不错嘛！」阿威拎起放在后面的采集箱，手指弹着上面的刻

度，咯咯怪笑，「大奶牛，用了吸奶器才知道，你的产奶量原来这么惊人呀！哈

哈……哈……」

　　女护士长满脸涨的通红，内心的羞耻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低下头不停的抽

泣痛哭。

　　「主人，我看这头奶牛的潜力还很惊人，训练好了也许能破世界纪录呢！」

　　楚倩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嗲着嗓音靠进阿威怀里，惹火的胴体讨好的磨蹭

着他的身躯。

　　「说的对！」阿威嘉许的拍了一下女歌星的光屁股，「明天继续用机器给她

吸奶，争取早日破纪录！」

　　石香兰眼前一黑，差点晕了过去，只感到整个人天旋地转，仿佛跌进了一个

看不见尽头的无底深渊……

　 ＊＊＊　　　　＊＊＊　　　　＊＊＊　　　　＊＊＊

　　黄昏，太阳快要下山了。

　　女刑警队长石冰兰一个人站在房间里，长长的影子拖在地上，看起来倍显孤

单。

　　这是姐姐的家，曾经是个多么热闹温馨的场所，可是现在物是人非，到处都

落上了厚厚的灰尘，冷冷清清的一片凄凉。

　　——姐姐，都是我连累了你……色魔是冲着我来的，你是因为我才会被绑架

的……

　　每当想起情同手足的姐姐，石冰兰都难受的心如针刺。这十多天来，她几乎

每天都在寝食难安的焦急中度过，看上去明显又憔悴了不少。清瘦的脸颊令人心

疼，本就已经很纤细的腰肢进一步的「缩水」了，仅只剩下不堪一握的２１寸，

那鼓鼓突起的胸脯被反衬的更加丰满巨硕。

　　今天下班后她之所以又拐到姐姐家来，是希望能再从现场发现一些过去忽略

掉的线索，可是结果依然是深深的失望。

　　——为什么在这个案子里，我老是被色魔牵着鼻子走？难道……我真的命中

注定要输给他？不……不，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

　　石冰兰隐隐感觉到，自己的思维中有某个「盲区」，假如能把它找出来看清

楚，案子就能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她苦苦思索了好一阵，直到天已经完全黑了，才蹙着眉离开屋子。

　　刚出门，冷不防和一个男人撞了个满怀，鼻中同时嗅到股浓重的酒气。

　　石冰兰本能的退后一步，仔细一看，这人竟是姐姐医院里的同事、胸科主治

医生沈松。他显然已经喝醉了，胡子拉杂的脸上满是酒意。

　　「沈医生，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女刑警队长略有些奇怪的问。

　　沉松抬起醉眼望着她，目光陡然灼热发亮了起来，踉跄着冲上来张臂就抱。

　　「香兰……你终于平安回来了！没事就好……香兰，我真的好想你……」

　　他语无伦次的呼唤着女护士长的名字，眼里露出狂喜的神色，一副激动到极

点的模样。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香兰……沈医生！你清醒些……」

　　石冰兰又好气又好笑，一边再三声明着，一边想要挣脱对方的搂抱。

　　「我每天都在担心你，都盼望着你能回来！香兰……我爱你……」

　　沉松似乎醉的厉害，双臂紧紧搂住女刑警队长不放。

　　石冰兰只好使出格斗的技巧，手肘重重的反撞了过去，将沉松打的「咕咚」

跌倒在地，摔了个四仰八叉。

　　「沈医生你没事吧？沈医生……」

　　见对方似乎被自己打晕了，女刑警队长吓了一跳，连忙蹲下身来焦急的摇晃

着他的身体。

　　好一阵，沉松才悠悠醒转，昏头昏脑的睁开了眼，捂着小腹哼哼唧唧的叫起

痛来。

　　石冰兰吁了口气：「你没事就好，下次别喝这么多酒了……好啦，你家住在

哪？我送你回去吧……」

　　她正要搀扶起对方，昏黑的楼梯上突然又闪出了一条人影。

　　「阿宇！你怎么会在这？」女刑警队长一怔。

　　王宇避而不答，抢上来接过沉松的胳膊：「让我来吧，队长……」

　　「不，不用送了……我自己能走……能走……」

　　沉松昏头昏脑的嘟哝着，挣脱了王宇的搀扶，脚步不稳的下楼去了。

　　石冰兰目送他离开，清澈的眼光转向自己的部下。

　　「阿宇，你还没回答我！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

　　王宇低着头不吭声。

　　女刑警队长明白了，脸色微微一沉：「你一直跟在身后保护我？阿宇！我不

是说过了吗？我有能力保护自己，不需要你这么做……」

　　「不见得。」王宇认真的说，「从离开警局起我就跟在队长后面，一路上你

居然毫无察觉，队长你这样的精神状态怎么能让人放心呢？」

　　石冰兰一时无言以对。她挂念着姐姐的安危，精神上难免有些恍惚，竟没发

现这个忠心的部下在暗中保护自己。

　　「下次我会注意的了，你不必再……」

　　「队长！」王宇打断了她，一脸执拗的说，「这件事我不会听从你的命令！

没保护好小璇，我已经终身后悔了，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

　　提到孟璇，石冰兰又是一阵难过，心里软了下来。

　　「那好吧，不过以后你要在我的指挥下行动。」她努力排遣开内心波动的情

绪，脑子里恢复了冷静，「每天上下班的时候，你都跟在我身后观察，但是你一

定要保持较远的距离，尽量不被旁人发觉。假如色魔准备对我下手了，他肯定也

是从跟踪我开始，那就逃不过你的视线了……」

　　两个人很快的商议妥当了，然后一先一后的离开了女护士长的家。

　 ＊＊＊　　　　＊＊＊　　　　＊＊＊　　　　＊＊＊

夜已经深了，石香兰依然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

　　她和往常一样在厅室里打地铺，就躺在铁笼子的旁边。四周围静悄悄的，可

以清晰的听到宝贝儿子的平稳呼吸声。

　　没有风，尽管是光着身子睡在凉席上，女护士长还是感到无比燥热，赤裸的

肌肤上汗津津的，令她难受的无法入睡。

　　更糟糕的是除了流汗之外，两个奶头还在不断的分泌乳汁！虽然只是渗出细

细的少许，但却一直没有间断过，每隔一会儿就会将胸脯完全打湿。

　　——完了，我真的成了奶牛了……

　　石香兰一阵绝望，羞愧的真想哭出声来。

　　这些天阿威变本加厉的折磨她，每天都用吸奶器强行给她抽奶。也许是『产

奶潜力』真的被机器给开发出来了，她的乳汁产量一天天的飞速递增，仅仅半个

多月的功夫就翻了两倍，昨天足足被吸出了一千三百西西的奶水，都快能装满一

个小脸盆了。

　　每次使用吸奶器的时候，石香兰都羞愤欲死，觉得自己不是女人，简直就是

一头专门提供奶水的母畜，身心所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

　　特别是刚开始几天，强行抽奶的过程无异于一场酷刑——真空吸管的每一下

抽取，都令两粒娇嫩的奶头痛的要命，以至于抽完后都红肿了起来。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概是逐渐适应了的缘故，痛感慢慢的降低了，取而

代之的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每当奶水喷出去的时候，敏感的乳尖就会产生一种

得到宣泄的轻微快意，而且渐渐的越来越强烈。最近发展到不但奶头传来快感，

全身也都仿佛通电般麻酥酥的，甚至连子宫也随着吸奶的节奏一紧一缩的抽搐，

那种滋味真是难以形容。

　　最夸张的是在前几天，吸奶器工作完毕后，女护士长突然察觉两腿间有些潮

湿，伸手一摸，这才发现自己居然不知不觉的分泌出了淫汁！这真是太丢脸了，

当场就把她羞的无地自容，面红耳赤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石香兰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阿威偷偷给她服食了大量的催乳药物。这种

原产南美、现在已经被全面禁止的药物，尽管本身没有催情作用，但却改变了她

的内分泌，使身体的敏感度大大的提高了，再加上『奶阴相连』的缘故，导致了

她稍受剌激就很容易性趣盎然。

　　此外她每天还被迫体验种种快感，被逼着自渎以及使用电动阳具调教肉体，

已婚女人的情欲被全面的激发了，下体经常不自觉的渗出淫水来。

　　而今晚又不知道怎么搞的，阿威和楚倩竟一反常态的没有折磨她，好象把她

给忘记了。石香兰内心深处虽然暗自庆幸，可是生理上却不由自主的备受煎熬，

全身上下哪里都觉得不对劲。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我已经被调教出了渴盼受虐的倾向？

　　这个念头闪电般冒出来，女护士长羞愧的脸颊发烧，突然身体一颤，双腿间

涌出了一股爱液。

　　她喘息着，抓起手边的一条干毛巾，摸黑擦拭着湿漉漉的阴部，很快就把整

条毛巾都染湿了……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这样的湿毛巾已经增加了四条。有的是被淫水打湿的，

有的是被乳汁打湿的。全身好象有股热流在不停的奔涌，非得找到渠道畅快的宣

泄出去不可，否则就要把她憋的爆炸了！

　　黑暗中，石香兰脸烫如火，蜷曲的身体不断颤抖着，大腿紧紧的夹在了一起

互相摩擦……

　　就在这时候，耳边突然传来极轻的呼唤声。

　　「香兰姐……香兰姐！」

　　女护士长霍然一惊，猛地翻身坐起，颤声道：「谁？」

　　「是我，我是孟璇啊！」

　　漆黑的厅室里，隐约可以看到一条娇小的身影窜了过来，扑到凉席上握住了

她的手。

　　「啊……孟璇！」石香兰惊喜交加，激动的说话都结巴了，「真的……是你

呀！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她认识孟璇，知道她是妹妹的得力部下，在自己之前就被抓进了魔窟，原来

以为已经凶多吉少了，想不到今晚竟然能够见面。

　　「嘘……小声点！」孟璇急忙竖起食指在嘴唇上，「我一直被囚禁在地下室

里，今晚才成功逃出来……」

　　早在半个多月前，孟璇就已经打开了手脚上的镣铐，但地下室牢门上的铁锁

却还是撬不开。束手无策的困了许多天，一直到今天晚上，色魔又过来狠狠凌辱

了她一顿，离开时居然忘记粗心大意的忘记了上锁，她才抓住机会逃出了牢笼。

　　女歌星楚倩就关在旁边的一间地下室里，孟璇也顺手将她救了出来，叫她先

到外面等候，自己则冒险偷摸到厅室里来找石香兰。

　　「这地方真见鬼，连电话都没安装一架！」女警官的声音充满懊恼，「要是

能够打电话给石队长就好了，她一定能很快带人找到这里来……」

　　「好象……只有那个魔鬼的卧室里才有电话！」石香兰压低嗓音说，「不过

他防备的非常严密，平常我根本没有机会偷偷报警……」

　　「那么我们只能马上逃跑了！香兰姐你行动没什么障碍吧？」

　　女护士长嗯了一声，脸色却羞的通红：「可是我身上没穿衣服……」

　　经她提醒，孟璇这才想起自己也是一丝不挂的，自从被抓来后就再也没有任

何布片遮体，内心不由也泛起了一阵羞耻感。

　　漆黑的厅室里，两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互相对望着，都下意识都用手臂掩着自

己雪白的胴体。

　　「不管这些了，先逃出去再说！」孟璇一咬嘴唇，「不然我们就要永远被囚

禁在这里了……」

　　「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能把他弄出来么？」

　　石香兰指了指身边的铁笼子，满怀希望的望着孟璇。

　　孟璇走过去尝试了一阵，摇了摇头：「除非有钥匙，否则是很难打开的。」

　　女护士长失望之极：「那……你自己走好了，我要留在这里陪着儿子……」

　　「香兰姐你别犯傻啊！」孟璇急忙劝说，「你先跟我一起逃出去，孩子还怕

救不了吗？」

　　「不！」女护士长的眼泪流了下来，哽咽的说，「我绝对不能把孩子一个人

留在这里……我放心不下……你还是自己赶快逃吧！只要你能逃的掉，我和孩子

一样可以得救！」

　　「你怎么这么胡涂呀，香兰姐！」孟璇直跺脚，「不行！我无论如何也要把

你救出去……」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费了不少唇舌，好不容易才勉强说服了石香兰，几乎

是半强迫的抓着她的手臂，将她拉出了漆黑的大厅。

　　刚奔出没几步，女警官蓦地剧震，「啊」的惊呼出声。

　　只见前方不远处，一个邪恶人影冷冷的站在那里，浑身仿佛都散发着一股令

人毛骨悚然的妖异之气。

　　女歌星楚倩则像头忠心的母狗似的偎依在他身边，嘴角泛着冷笑，正用一种

幸灾乐祸的表情望着她们。

　　「你！你出卖我们！」

　　孟璇恍然大悟，心里真是又气又恨，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般瞪着女歌星。后

者却完全不在乎，反而示威般昂起了头。

　　「贱女人，你们果然想逃跑！」

　　嘶哑的狞笑声响起，阿威故意大摇大摆，一步步的走了过来。

　　石香兰吓的全身发颤，两腿一软，惊恐的跌坐在地上。

　　孟璇却娇喝一声，亮开格斗的架式，冲上去主动展开了攻击。

　　「胆子不小哇，居然还敢反抗！」

　　阿威冷哼着扬起右臂，手中抓着一根电棍，大踏步的迎向女警官。

　　两人在客厅里打了起来。赤身裸体的孟璇奋力招架，一边尽力闪避着电棍，

一边拳脚交加的发动反击。

　　她的伤已经痊愈了，但是毕竟囚禁了多日，体质仍未恢复，再加上急躁的心

情影响了身手的发挥，斗了十多个回合后逐渐落在下风。

　　「嗷！」

　　激斗中，女警官的腰部不慎被电棍点中，蓝色的弧光一闪而过。她发出痛苦

的嚎叫声，立足不稳的摔倒在地上。

　　「小孟！」

　　石香兰一声惊叫，突然奋不顾身的扑了上来，从后面搂住阿威的身躯。

　　「快逃啊！孟璇，快逃……」

　　她焦急的呼唤着，用尽全身力气抱紧男人，希望女警官能抓住机会逃走。可

是孟璇的四肢抽搐着，好一阵都爬不起来。

　　阿威咯咯怪笑，一点也不着急，反手揉捏起了女护士长赤裸的光屁股。

　　「就算跑出这个厅室又有什么用？外面大门的电子锁，不懂的密码照样打不

开啊！」

　　石香兰浑身一震，绝望的感觉再次泛上心头，力气不由自主的松懈了。

　　阿威轻而易举的推开她，弯下腰嘲弄的道：「蠢女人！每个地下室都有微型

摄像头监视，你的一举一动我根本就了如指掌！今晚我是故意放你跑出来的……

哈哈……哈哈……」

　　孟璇气的差点吐血。十万伏的高压击在身上，她已经基本失去了反抗能力，

但还是想努力的挥拳打来。

　　「省省吧！」

　　阿威挡开那毫无劲道的颤抖手臂，毫不留情的将电棍再次戳向女警官，这次

点中的是她突起的粉嫩乳头。

　　——啊呀呀！

　　孟璇痛的尖声嘶叫，电光辟里啪啦的在胸脯上闪耀，全身不受控制的乱蹦乱

颤了几秒钟，然后就如一滩烂泥般再也不能动弹了。

　　「小孟，小孟！」

　　石香兰不顾一切的爬了过来，拚命的摇晃着女警官娇小的身躯，一边晃一边

失声痛哭了起来。

　　阿威却放声大笑，像老鹰捉小鸡般抱起柔弱的女人，将她拎回了厅室。

　　楚倩亦步亦趋的跟在后面，经过孟璇身边时居高临下的望着她，双唇不屑的

吐出了两个字：「活该！」

　　女警官怒视着对方，挣扎着断断续续道：「你为什么……要……为虎作伥？

为什么……」

　　楚倩又冷笑了起来，就像是听到了什么最白痴的话。

　　「你真不是一般的蠢耶！」她蹲低身子讥诮道，「像主人这么厉害的角色，

怎么可能犯忘记锁门这种低级错误？明摆着是拿来考验我们每个人是否真心臣服

的……为了我自己，我当然只能顺水推舟的把你们俩卖掉了……」

　　话还没说完，孟璇圆睁双眼「呸」的打断了她：「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婊

子！你不得好死……」

　　女歌星勃然大怒，狠狠踢了孟璇一脚，接着转身奔进了厅室里添油加醋的告

起状来。

　　阿威听罢只是淡淡一笑，嘱咐楚倩看管好石香兰，自己大步奔出，将已失去

反抗能力的孟璇抱回了地下室。

　　然后他取出碘酒绷带，细心的替孟璇包扎好了几处擦伤的地方，还关心的问

道：「怎么样，感觉好些了么？」

　　「别跟我假惺惺！」孟璇愤然道，「我承认我失败了，要杀要剐随便你！不

过这事跟香兰姐没关系，请你不要为难她！」

　　「啧啧，很有骨气嘛！明知道『原罪』的药效有多可怕，居然还能态度这么

强硬……」

　　阿威的语气一半带着调侃，一半却也带着欣赏。

　　孟璇的俏脸唰的白了。她宁愿遭受更残酷十倍的痛苦，也不愿意再体验「原

罪」药物发作时的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但尽管如此，她却仍倔强的紧紧咬着嘴

唇，不肯说出求饶的话，不过那娇小的身躯已控制不住的颤抖了起来。

　　「好！有性格！」阿威竖起了大拇指，接着又拍掌赞道，「说真的，小璇。

我真是蛮欣赏你的。你说楚倩是不知羞耻的婊子，哈，一点都没错！她不但是婊

子，还是个马屁精！你比她可爱多了，假如你肯诚心臣服我的话，作为奖赏，我

会给予你比楚倩更高的地位，而且会无条件的信任你，不管你要做什么都行！」

　　「但就是不能离开这里，对吧？」

　　孟璇挖苦的说。她不懂对方为何突然和颜悦色起来。

　　「谁说不能啊？」阿威意味深长的道，「只要你凝视着我的双眼发誓，说你

的确已经臣服了，我就马上放你走！」

　　「真的吗？这有何难！」

　　孟璇说着望向阿威，嘴唇张了张，仿佛想要说什么，但是她的脸却不自然的

红了起来，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的说道：「我……我是的的确确……臣服……」

　　一边说，一边下意识的移开了视线。

　　「不算！你没有凝视我的眼睛！」

　　「我……我是真的……臣服……」

　　「不算！」

　　孟璇又「我」了好几次，整张俏脸都涨的通红，最后她拚命摇着头，无可奈

何的放弃了。

　　阿威哈哈大笑：「我没说错吧？小璇你是个不会撒谎的人……」

　　「别叫我『小璇』，这称呼不是你叫的！你还是叫我『璇奴』好了！」

　　孟璇显然豁出去了，圆睁双眼，完全恢复成了刚被擒时那誓死不屈的样子。

　　「好吧，璇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阿威点燃一支香烟，悠然喷了一口

烟雾，「只有你最尊敬的『石姐』和最爱的『阿宇』，才能叫你『小璇』，是不

是？哈，哈，只可惜这两个伪善之人根本就不配得到你的尊敬！他们早已背叛了

你！一个背叛你的信任，一个背叛你的爱情……」

　　「住口，你就别再挑拨离间了！我上次已经说过，阿宇不让石姐牺牲她自己

来交换我，是正确的决定！这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换了是我自己，在当时的

情况下也会那么做的！」

　　「是吗？哈，可是你的阿宇和石姐已经发生了肉体关系，你还认为『没有任

何问题』吗？」

　　「你胡说！恶魔，这种鬼话我死也不会相信的！」

　　「那我就给你看看证据好了！」

　　阿威说着摁灭烟蒂，出去端来了一台笔记本计算机，放在孟璇面前开了机，

指给她看一个活页夹。

　　「这是我从王宇的计算机里拷贝过来的，你自己睁大眼睛瞧瞧吧！」

　　说完，阿威用看图软件打开了其中一张图片。孟璇定睛一看，全身的血液顿

时一下子冲到了大脑！

　　那赫然是一张王宇和石冰兰赤身裸体的『性爱』图！图中的石冰兰趴在地上

高高的翘着屁股，而王宇则从后面插入她！

　　「不，这不是真的！」孟璇本能的尖叫起来，「这是你伪造合成的！对了，

一定是用移花接木技术『换头』合成的！」

　　「换头？我才没那闲功夫呢！你再仔细看看吧，你和王宇毕竟是恋人，虽然

没发生过关系，但是他身体的一些特征总该比较了解吧！」

　　阿威有意提醒道。其实用不着他说，孟璇也已看出来了，图片上的确是王宇

本人，从脑袋到身体都是——王宇的背部和臀部上各有一个明显的胎记，这特征

知道的人极少，色魔是绝不可能打听出来的。

　　她的心沉了下去，绝望的目光望向了图片中的石冰兰。然而石冰兰平时的衣

着一向保守，从未过多暴露过半点肌肤身材，孟璇也不清楚这图片上的裸体是否

就是石冰兰本人的！

　　她只能死死盯住了图片上的脖子部位，希望能看出那里有『移花接木』的痕

迹，但是怎么看都不得要领。假如这图真是伪造的，合成者的改图技术堪称炉火

纯青，连最细微之处都修饰的十分自然，单凭肉眼是无法判断真伪的。

　　而王宇正是一个计算机修图的高手，孟璇平常看他操作过很多次。假如色魔

没有说谎，这图真是从王宇的计算机里拷贝来的，那就必然是他本人的『杰作』！

　　当然，也说不定是色魔直接拿了王宇的裸体照片去合成伪图，但这张图片上

王宇的姿势非常自然，摆出的是极其不雅的后背式性交姿势，要单独用这种姿势

拍照是十分奇怪的；而且看他脸上那陶醉、兴奋的表情，可以肯定他拍照时的确

沉浸在激情的幻想之中……这些独特的因素都决定了，色魔要想伪造如此逼真的

一张图片，可能性恐怕是微乎其微。

　　——阿宇怎么能这么做……就算他并未与石姐发生关系，但合成这样一副图

片又是什么意思呢？

　　孟璇只感到心痛欲裂，鼻子一酸险些落下泪来。

　　「照片上的男人是阿宇，但女人一定是合成的！」她强忍悲痛道，「我了解

石姐，她是绝不可能同意拍这么下流的照片的……」

　　「说实话，我也但愿这图片是合成的！哼哼，你也知道我是多么渴望占有石

大奶，看到她跟其它男人淫乱的图片，我他妈的比你还更恼火呢！」

　　阿威声色俱厉的咆哮着，仿佛也突然激动了起来。

　　「难道你就敢百分之百的肯定，这图片上的女人不是石大奶么？」

　　「不知道！不知道！」孟璇终于忍不住哽咽了，「我又没看见石姐脱光过，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她！」

　　「你看这里！」阿威伸手指向图片的某一处，「这具身体在肚脐和骚穴之间

有粒小小的美人痔，石大奶身上到底有没有？」

　　「我说了不知道！不要再问我了，我什么也不知道！」

　　孟璇几乎要发飙了，伸手捂住双眼，指缝间已有泪水涌了出来。

　　阿威看的暗暗好笑，表面上却装的义愤填膺模样，破口大骂不绝。

　　这张图片当然是合成的，这一点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当他第一眼看到图片

时，第一反应也是惊怒交集，不过当他反复细看了石冰兰脱下警服半裸玉体的那

段录像后，他终于发现，尽管王宇将图片上的女性身体修饰的十分完美，甚至连

双肩上勒出的胸罩肩带痕迹和肚脐下的美人痔都照搬了过去，但二者毕竟还是有

许多不同。

　　因此，这张图片只不过是王宇为了满足性幻想，而精心制作出来的罢了！只

要随便拿给一个计算机专家一扫瞄分析，所有破绽就将无所遁形了！

　　然而此时此刻，孟璇却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条件去分析图片，虽然她心中也不

太相信自己信赖的女上司和恋人会做这种事，但是不管怎样，这张图片毕竟给她

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冲击，使她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难受的疙瘩，而只要能在她心

里埋下这个疙瘩，阿威的目的也就已经达到了！

　　「无论如何，我不相信石姐会和阿宇做这种事！」

　　孟璇又喃喃重复了一遍，仿佛既要说服别人，也要说服自己。

　　「你还真痴情耶！不过你实在太不了解男人了！」阿威摇头叹息，「让我告

诉你吧，一个男人在关键时刻，总是会本能的去保护跟他发生过关系的女人的！

上次王宇之所以会舍你而选石大奶，正是这个原因啊……好吧，假如只是一次如

此，还可以说是偶然，那我们就再做一次试验好啦……」

　　他胸有成竹的样子，仿佛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边说嘴角一边露出阴谋快

要得逞的奸笑。

　 ＊＊＊　　　　＊＊＊　　　　＊＊＊　　　　＊＊＊

凌晨五点，Ｆ市刑警总局里临时召开了紧急会议，除了所有项目组成员都到

齐之外，连赵局长都从被窝里爬了出来，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先跟大家通报一下情况！」李天明用难得的紧张语气，开门见山的说，

「半个小时前，值班室接到了变态色魔打来的电话，他声称要释放孟璇，但条件

是要用林素真来交换！」

　　赵局长脱口而出：「这混蛋疯了吗？这种条件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答应的！」

　　坐在他身旁的石冰兰嘴唇动了一下，仿佛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沉默着没有

出声。

　　「是，是，这条件确实太荒谬了！」李天明先陪笑着附和了一句，接着又说

道，「不过色魔还有下文，他说他这么要求是一番好意，因为林素真随时都有生

命危险，而他却是惟一可以拯救她的人……」

　　「怎么拯救？继续给林素真注射药物吗？」

　　王宇铁青着脸，冷笑着插了一句口。

　　谁知李天明竟点头说道：「三天前全省专家会诊时，大家都承认『戒断』疗

法基本宣告失败了，林素真现在的状况的确极其糟糕。专家们的意见是，假如有

可能的话，是可以考虑继续给她注射药物。这么做虽然会加重她的成瘾反应，但

她的身体却可以摆脱痛苦的煎熬，这样她心脏的负担不至于太重，至少短期内足

以保住性命了。接下来才能够采取新的疗法，先彻底治好心脏病，再来考虑重新

戒断的问题……」

　　赵局长不悦的扫了他一眼：「什么意思？难道我们真要把林素真送回色魔手

中，让她继续被侮辱被奸淫吗？那社会舆论会怎么看待我们警局？」

　　「我不是这个意思……唉！」李天明谨慎的选择着措辞，「我只是觉得，假

如林素真突然有何不测的话，也许我们的处境会更被动……」

　　赵局长一时哑然。

　　石冰兰双眉蹙起，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交换是肯定不行的！我觉得，我们

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样利用这次跟色魔接触的机会，一举把他抓住！」

　　「说的好！这才是刑警应该说的话！」

　　赵局长一拍大腿，给石冰兰送去一个赞赏的眼光。

　　「当然当然，设法抓住色魔肯定是我们的首选方案！」李天明眼中闪过一丝

嫉恨，嘴上却赶紧道，「我只是考虑，色魔如此狡猾，万一抓捕失败的话，我们

的底线究竟可以让步到哪里……」

　　「底线，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林素真绝对不能送还给色魔！」赵局长斩

钉截铁的说了一句，停顿了一下又道，「当然我们可以先假意答应色魔，跟他约

好一个交换的地点，再设法当场抓住他！」

　　李天明点头称是。接着警员们就讨论起了行动方案，虽然色魔尚未指明交换

的地点和方式，但他们对这类场面都经历多了，有不少惯例的布置是可以提前准

备好的，还有一些细节问题也需要预先商量清楚，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

　　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交换时是否真的带林素真前去？

　　大部分项目组成员认为，林素真是非带去不可的，否则色魔绝不可能现身出

来。但也有小部分人对此表示担心，毕竟交换的过程必将充满风险，再加上林素

真本身就病情颇重，万一出事了恐怕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正在激烈争论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李天明起身接听之后，神色顿时变的

十分凝重，大声转告众人道：「色魔又打来电话了！他下了最后通牒，说假如不

肯交换就算了，他将于一个小时后将孟璇处死，然后通知我们去收尸！」

　　众人一片哗然，全都露出愤怒之色。

　　李天明又道：「假如肯交换的话，色魔说就要听从他的安排，四十分钟之内

带着林素真赶到市南街口对面的麦当劳门前，那里有个公用电话亭，他到时候会

打来电话通知具体的交换地点！最后，色魔还态度强硬的指定，警方只能派两个

人来赴约，而且这两个人必须是……」

　　他说着，有意加重了语气，缓缓道：「石队长和王宇！」

　　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望向了石冰兰和王宇。二人却仿佛一点也不意外，神色都

十分平静。惟一的区别是王宇的双眼瞪的血红，仿佛有火焰在瞳仁里燃烧。

　　「狗娘养的王八蛋！又来玩这种花样！」

　　赵局长一拳砸在桌上，恼怒的咆哮起来。

　　王宇豁然站起：「局长，请您下命令吧！我跟队长一起去，保证有信心完成

任务。我们不但要救回小璇，还要把色魔活捉回来！」

　　赵局长却沉下了脸，厉声说：「豪言壮语我已经听的够多了！现在，我倒宁

愿听到你们最谨慎、最保守的说法……」

　　「明白了，那我就说保守一点吧！」石冰兰淡淡说，「这次的任务，捉拿色

魔只是其次，保住林素真和尽量营救出小璇，才是第一要务！假如连这个目标也

有困难的话，那么最低限度，我会尽力将林素真完完整整的带回来！」

　　王宇惊呆了，叫了声「队长」，但下面的话还没说出来，就被她严厉的眼色

堵了回去。

　　室内鸦雀无声，每个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赵局长，等着他的最后决定。

　　赵局长踌躇片刻，猛然一咬牙道：「我不管你尽力不尽力，我要的是结果！

这么说吧，色魔抓的到、抓不到，孟璇能不能救出来都不要紧。但林素真要是有

什么三长两短，你们俩这辈子就别再当警察了！」

第２４章　抉择是如此残酷

　　凌晨六点二十分，天色已露出鱼肚白。

　　Ｆ市南街口的麦当劳门前，一辆警用面包车从远处飞速驶来，「吱——」的

一声稳稳的在了公用电话亭旁边。

　　车门左右打开，石冰兰和王宇分别跳下车，刚进入电话亭，刺耳的铃声就响

了起来。

　　石冰兰伸手拿起了电话：「喂！」

　　「很好，石大奶！你果然准时！」听筒里传来了那难听嘶哑的假嗓音，嘿嘿

笑道，「这是咱们的第二次约会了，希望能比上一次更愉快……」

　　「废话少说！人我已带来了，到底在哪里交换？」

　　「在说出地点之前，请你和你的小白脸助手把手机、通讯器等等联络工具，

全部给我自觉的拿出来，扔到旁边的垃圾筒去！我警告你们别玩花样，否则你们

会后悔的！」

　　石冰兰毫不犹豫的道：「好，没问题！」

　　她对王宇使了个眼色，两人当即掏出手机，并将安装在衣领里面的通讯器摘

下，扔到了不远处的垃圾筒里。

　　石冰兰重新拿起电话：「我已经照办了，现在你该说地点了吧！」

　　「别急，会告诉你的！现在请你站到公路中央，拦下你遇到的第一辆车子，

告诉司机你们是警察在执行任务，要紧急征用他的车子……」

　　这本是个无礼的要求，但石冰兰仍是眼睛都不眨的答应了，指挥王宇将警用

面包车开到了公路上，横过车身堵住了交通。

　　这时天还没大亮，道路上来往的车还很稀少，半分钟后才有一辆的士开了过

来，停下车探出脑袋正要开骂，但一见到是两个身穿警服的男女，骂声顿时咽了

回去。

　　王宇奔过去亮出警证，跟那司机说了几句什么，看的出司机显然很不愿意，

想要跟他争辩，但王宇很快不由分说、几乎是有些粗暴的将司机拽了出来，自己

坐上了驾驶位。

　　石冰兰再次回去拿起了电话：「车已经换了！」

　　「很好，你们在二十分钟内赶到华侨酒店的大堂来！」

　　说完就挂断了。

　　石冰兰放下电话，从警车里扶出林素真，坐上了的士。王宇踩下油门，车子

立刻如风驰电掣般标出。

　　三人仍是一路无言，气氛沉闷的令人窒息。

　　「１号、１号，我是２号，刚刚发现了你们的空车……情况是否有变化？你

们是否有麻烦？请回答！」

　　突然只听李天明低沉的声音，从安装在耳边一个隐蔽的微型通讯器里传来，

石冰兰吃了一惊，忙伸手虚按着左边脸颊，低声答了句：「一切正常。完毕！」

　　然后她轻轻拨弄着埋在秀发深处的通讯器，将声音调到最小，同时通过倒后

镜瞥了一眼林素真，只见后者正露出关注的神色、做出侧耳倾听状。

　　石冰兰泛起不安的感觉，心里暗骂李天明太沉不住气了。

　　在她和王宇出发之前，身上都被安装了好几个通讯器。对这一安排石冰兰并

无意见，毕竟上次单独与色魔在「黑豹」舞厅见面的经历令她也吸取了教训，充

分认识到单枪匹马呈英雄是不妥的，尤其是对付如此凶残狡猾的对手，同事们的

后援支持更显得极为重要。

　　因此，虽然色魔命令只有她和王宇两人前来赴约，但大批精锐的警员仍然同

时出动了，只要有需要，他们随时都能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不过，石冰兰也提出了惟一一个要求，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时，尽量不要与她

通话联系。尽可能由她来掌握时机，单方面向同事们汇报情况、寻求支持。这么

做是为了防止被色魔发现破绽。石冰兰之前就已经料到，色魔会要求她和王宇解

除所有通讯设施，甚至她还做好了心理准备，会像上次在「黑豹」舞厅里那样被

迫换上色魔准备的衣物，因此她将其中一个微型通讯器隐藏在秀发后面，即便其

他通讯器都被收缴，只要这一个还在，警方都将立于不败之地。

　　谁知李天明却如此莽撞，情况稍有些变化，就沉不住气的主动联系过来了。

大概他觉得反正尚未与色魔碰面，联系一下也没什么要紧。然而石冰兰却本能的

感觉，此刻坐在车里的林素真是个潜在的危险因素！刚才这一下通话等于是在她

面前泄漏了底牌，搞不好将成为致命的错误。

　　对这个已经被色魔洗了脑、口口声声尊他为『主人』的女人大代表，石冰兰

从一开始就抱有戒心。她原本以为，林素真既然面临「生命危险」，应该是一副

举步惟艰、半死不活的模样了。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刚才到温泉疗养院接人时，

林素真的精神、体力都明显比预计的好的多，完全不像是被成瘾反应折磨的痛不

欲生的病人。

　　对此，监护的医生也表示奇怪，说昨晚林素真还是病恹恹的令人担心，怎么

一夜之间突然好起来了？但因时间紧迫，医生已来不及细查原因，就这么匆匆让

林素真上路了。石冰兰本来没有太当一回事，毕竟这是医学专业上的问题，但是

现在细想起来，这里面似乎有某些不易察觉的疑点。

　　——林素真是「突然」好转起来的，而色魔偏偏也是在这个时候，「突然」

提出交换她，双方就好象有默契一样，这真的只是个巧合吗？

　　石冰兰又想起了开会时李天明曾说过，专家们认为假如继续给林素真注射药

物，是可以令她暂时摆脱痛苦的煎熬的。难道说，林素真的突然好转，恰恰就是

因为这个缘故？

　　——不，这不可能！林素真一直都被严密看守着，除了医护人员和会诊专家

外，任何外人都绝对无法接近她！除非，色魔是买通了那些内部人员当中的某一

个……

　　这想法令石冰兰心中一动，但还无暇认真考虑下去，车子已开到了华侨酒店

门口停了下来。

　　三人下了车，刚走进酒店大堂，就听见柜台前一个服务员小姐抬头高声叫道

：「哪一位是石大奶女士？石大奶在吗……有您的电话！」

　　石冰兰脸一下子涨的通红。王宇勃然大怒，跳过去一巴掌拍在柜台上，怒喝

道：「你嘴巴放尊重一点！」

　　那小姐吓的一哆嗦，颤声道：「对方就是这么说的啊，我再三问过的，他说

就是这个名字……」

　　王宇还要再说，石冰兰却已无心计较这些了，挥手制止了他，问道：「电话

在哪里？」

　　那小姐神色委屈的递过来一个话筒，石冰兰接过，冷冷道：「我们到了！」

　　阿威得意的笑声从话筒里传来：「很好。你把林素真叫过来，我先跟她说两

句！」

　　石冰兰暗叫不妙，但也只能把话筒转交给了林素真，自己则退后一步，伸手

从发梢里摸出那惟一的微型通讯器，摘了下来。

　　王宇失声说：「队长，你怎么……」

　　话还没说完，就听林素真手拿话筒欣喜的叫了声『主人』，接着一五一十的

将这边的情况详细说了出来。

　　王宇顿时恍然，林素真不仅是色魔此行想要夺回去的目标，还是他设置来监

视自己和石冰兰的一枚棋子！这边警方的所有布置，都将被这枚棋子给破坏无遗

了！

　　色魔的确是太狡猾了！

　　——看来之前色魔逼迫换车，也是因为担心警车上安装有其它通讯设施，下

一步搞不好就要逼着换掉全身衣服了……不过幸好，队长似乎早已料到这种危急

局面会发生，暗中已有了个针对性的补救措施，现在就要看看运气如何了……

　　「喂，石大奶！主人叫你来说话！」

　　林素真的叫唤声打断了王宇的紧张思绪，他抬眼看去，只见林素真将话筒交

还石冰兰的同时，另一只手从她手中夺去了微型通讯器，扔在地上重重的践踏起

来。

　　石冰兰却仿佛视若无睹，对着话筒平静的道：「现在我身上是真的没有任何

通讯设备了，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叫林素真来搜我们的身！」

　　「那倒不必，哈哈哈！我会有办法继续检验你们的……好啦，闲话少说。你

们从此刻开始一切听从林素真的指挥，她会把你们带到我面前来的！不过，除了

问路的对答外，你们不准跟她说任何题外话，否则这次会面立即取消！你可要听

好了，别再给我耍花样，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哼哼，好自为之吧！」

　　由于阿威的说话声音极大，站在旁边的王宇将整个对话也听的一清二楚，气

的鼻子都要歪了，石冰兰却还是不动声色，对王宇摇了摇手，后者这才强抑怒火

冷静了下来。

　　「好啦，你们也听到主人说了，接下来的行动，你们俩都要听我指挥哦！」

　　林素真神气的挥着手，脸上满是红晕，显得又是激动，又是开心，就像小孩

子过家家似的兴奋。或许在她那跟孩童同样『不懂事』的大脑里，本就以为现在

是在玩一个跟过家家差不多的游戏吧。她根本就不知道电话两端的双方进行的是

一场勾心斗角、险象环生的殊死搏斗！

　　石冰兰淡淡一笑：「一切听从吩咐，就请您带路吧！」

　　于是，三人走出了华侨酒店，先到隐蔽之处，让林素真简单的搜了一下身。

王宇身上的通讯器，还有他和石冰兰的配枪都被搜了出来，扔进了一个下水道，

然后仍由王宇驾驶的士，迅速的离开了。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在林素真的『指示』下，王宇被迫驱车又赶赴了三

个不同的地点，而且每次还都换了新车。这些车都是由过路人驾驶的来往车辆，

只因适逢其会，就这么倒霉的被警方给临时『征用』了过来。

　　很明显，色魔通过林素真，指挥着石冰兰和王宇在全城大兜圈子，目的在于

检验是否真的已甩脱了后援的警员。

　　这一办法虽然老套，但却无疑十分管用。起初王宇还时不时的碰到警局同事

驾驶的便车擦身而过，但是随着来回兜圈、换车的次数增多，渐渐的再也没碰上

任何一个同事的车子了。王宇对此感到忧心如焚，但是却无可奈何。有林素真在

旁监视着，他根本无法挥手或是停车招呼这些同事，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被远

远拋离。

　　七点十分。王宇操纵着一辆最新征用来的奥迪车，在几栋正在施工的大楼前

停了下来。

　　这是位于Ｆ市旧城改造区的一个偏僻地段，里面的三栋大楼已经快要修建好

了，最后一栋却只刚搭好个骨架。由于上班时间未到，工地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四周围一片寂静。

　　三人依次下车。王宇和石冰兰紧贴在林素真左右，神色都十分警惕，防备着

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

　　「终于到啦！这就是主人说的见面的地方！」

　　林素真一边说，一边指着那最后一栋刚开始搭骨架的大楼，当先走了过去。

　　石冰兰和王宇紧随其后，转过了一堵刚彻了一半的围墙，跃入眼帘的情景令

两人骇然止步，心脏几乎狂跳了出来！

　　黎明的微弱曙光下，只见前面一根用来支撑楼层的粗大圆柱上，赫然绑着一

丝不挂的孟璇！她那娇小玲珑的赤裸胴体，就跟待祭的白嫩羔羊一样，被漆黑粗

大的铁链栓的牢牢的，胸前一对浑圆挺拔的肉球被勒的通红，全身上下至少有十

多个地方都缠着电线、挂着黑色的球状物，上面还有小小的红灯在一闪一闪。

　　「小璇！」

　　王宇惊呼出声，飞步就想奔去，但却被石冰兰一把拉住了。而孟璇也正抬头

望过来，双眼含泪面色惶急。她的嘴唇被厚厚的胶布给封住了，似乎想说什么却

发不出声音来，只能焦虑的拚命摇头。

　　「阿宇你冷静一点，小璇身上绑满了炸弹！你这么鲁莽反而会害了她的！」

　　石冰兰沉声告诫着王宇，同时眼光警觉的打量着四周。这里是个面积极大的

宽敞空间，虽然堆了不少施工的设备、砖头和水泥等物，但却没有任何可以隐藏

一整个大活人的地方，色魔显然不在这里面。

　　王宇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骇然惊呼道：「队长，这会不会是个圈套？色魔的

目的其实是想把我们骗来一起炸死？」

　　「我想不会！」石冰兰肯定的说，「假如色魔想炸死我们，完全可以给孟璇

穿上衣服，把炸药都隐藏在衣服里，等我们接近她身边时突然引爆，没必要让我

们在这么远的距离外就看到炸药！」

　　「那……色魔这是想干嘛？吓唬我们？」

　　「我也不清楚。看这态势，或许色魔暂时还不想跟我们近距离接触，还准备

玩其它把戏……」

　　刚说到这里，突然一阵悦耳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王宇循声望去，这才发觉脚边不远处的地面上摆着一只手机。他正要去拿，

林素真却已抢先弯腰捡起，按下了接听键。

　　「主人吗？对，是我！好的，您稍等！我这就叫石大奶来……」

　　石冰兰也不等她再啰嗦，就从后面劈手夺过了手机，林素真倒被吓了一跳，

整个人向后跌入了她怀里，差点就滑倒在地了。

　　石冰兰一手扶稳林素真，另一手将手机凑近脸颊，冷然道：「你这是什么意

思？」

　　「没什么意思，嘿嘿，只是我信不过你们警察，不得不多做一点防备。」

　　「所以你就害怕的连现身出来的胆量都没有了，只敢通过手机跟我联系？」

石冰兰的语气充满讽刺，「上一次约见你还蛮有勇气、表现的蛮像个男人的，这

次怎么做起了缩头乌龟来？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哼，收起你的激将法吧，那对我是没用的！」阿威的声音听起来仍是那么

冷酷无情，「我是否现身出来有什么所谓？反正孟璇我已经放在你们面前了，这

表明的是我交换的诚意。但是我却不知道你们是否真有诚意，还是又想在交换过

程中玩花样。所以，只要你们先让林素真离开这里，我保证这炸弹不会爆炸。当

林素真到达我指定的安全地点时，我会遥控解除引爆装置，你们就可以安全的带

走孟璇了！」

　　王宇早已将头凑近手机，听到这番话后怒吼起来：「这办不到！我警告你，

赶快将小璇身上的炸药解除！要是她少了一根寒毛，我饶不了你……」

　　「哈哈哈，她身上早就少了好多毛了，何止一根寒毛啊……」

　　阿威在电话另一头发出露骨的淫笑声。王宇怒极，但却还是硬生生控制住了

自己没有破口大骂，目光望着石冰兰等她拿主意。

　　「我明白你的顾虑。」石冰兰的语声仍显得镇定无比，「可是，如果我让林

素真离开后，你不守信用怎么办？我也一样无法相信你啊！」

　　「怎么会呢？有你和王宇守在这，我就算想反悔，也无法把孟璇掳走啊！」

　　「但你可以照样用她的生命来威胁我们，逼着我们让路……」

　　「拜托！你睁大眼睛仔细瞧瞧好不好？孟璇身上那么多炸药，又是绑在柱子

上的，动作只要稍大一点就会轰然爆炸。就算是我自己，都不敢在没有解除引爆

的情况下去给她松绑！你说我怎么掳的走她？」

　　石冰兰心想，这倒也是，不由沉吟了起来。

　　「我需要考虑考虑……」

　　「行啊，慢慢考虑吧。不过我要提醒你，这炸弹虽然可以遥控解除，但设置

上却是定时的。假如你自己耗费了大量时间考虑，说不定等一下林素真还没到我

指定的地点，这炸药就要自动爆炸了，到时候可就不能怪我了啦！」

　　「讹诈！」

　　王宇气的脸色铁青，恨恨骂了一句。

　　石冰兰将手机移开，手掌按住了说话的位置，转头对王宇道：「阿宇，你说

咱们该不该冒这个险？」

　　她的双眸清澈如水。王宇先是一怔，随即明白过来，因为在队长眼中，自己

和孟璇是恋人，所以她不忍代替自己做出抉择。

　　这一瞬间，王宇心乱如麻，陷入了深深的矛盾。

　　他对孟璇的感情虽然不是爱情，但却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关怀。假如色魔威胁

的只有他一个人，那他真的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去救孟璇。然而现在，石冰兰既然

也在场，那自己的抉择是否会对她造成不利，才是需要考虑的第一要素！

　　「我……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队长！」王宇苦恼的敲着脑袋，结结巴巴的

道，「不过，赵局长不是说了么，这次行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别的，是保证能安

然无恙的把林素真带回去……」

　　这话无疑是表明了，他不赞成答应色魔的要求！因为若让林素真离去的话，

即便真的救回了孟璇，这盘棋石冰兰也等于是输了，并且还会被永远解除职务，

输掉职业生涯；而假如拒绝色魔的要求，不管怎样总可以保住林素真，虽然救不

回孟璇了，但已达到了对赵局长承诺的「最低限度」，还能算是一盘平局。

　　石冰兰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她仿佛有些惊讶王宇竟会如此抉择，瞪了他一

眼，用责备的语气道：「阿宇，你怎么能这么说？难道你忍心看着小璇被炸的粉

身碎骨么？」

　　王宇被说的一阵羞愧，下意识的望了一眼孟璇，只见她显然也听到了、并且

听懂了这些对话里的含义，一双大眼睛正呆呆的望着自己，俏脸上神色惨然。

　　王宇的心仿佛被针刺了一下，不敢再迎视孟璇的目光。

　　石冰兰却已重新拿起手机，一字字道：「我考虑好了，就按你说的办！」

　　「哈，你果然识时务！把手机给林素真吧，我还有话对她说！」

　　手机递过去后，林素真显得更加激动了，俏脸绯红的认真倾听着彼端传来的

嘱咐。石冰兰和王宇也竖起了耳朵，竭力捕捉着散发出来的微弱声音，隐约听见

对方说在这工地的后面已安排下一辆空车，要林素真马上前去，开着那辆车迅速

离开此地，到另外一个地点等待会合……

　　刚说到这里，蓦地只见林素真回过头来，娇叱道：「主人叫你们别偷听，都

给我走远一点！」

　　两人只得退开数步，眼睁睁瞧着林素真和色魔亲热的对话，却不知道又说了

些什么了。

　　石冰兰忽然道：「阿宇，你说色魔怎么会知道我们站的很近，而且正在偷听

他和林素真通话呢？」

　　王宇神色一变，心想这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色魔虽然并未现身出来，但却能

看见这里发生的一切情景！但问题是，他究竟是躲在哪里暗中窥视着己方呢？

　　这附近三面都是高高的围墙，惟一视野开阔的就是刚才进来的方向，那里空

荡荡的连个鬼影都没有，只有开来的那辆奥迪车孤零零的停着。

　　奥迪车的后面，分别矗立着三栋已经修建的差不多的大楼，色魔会不会就藏

身在其中一栋里面呢？

　　王宇正要出声，却见石冰兰微微摇手，随即会意过来，于是他一边假装继续

瞪着林素真，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四处张望。

　　这时已是七点半钟，天已大亮，日头正在升起，一缕缕阳光正从东面斜射过

来，照耀着这凌乱骯脏的工地。

　　突然，王宇感觉到位于对角线位置的那栋大楼里，似乎有一道刺目的光芒一

闪而过！

　　他起初并未在意，但几秒钟后，又是一道光芒掠过！

　　王宇猛然醒悟过来，那分明是有人正在那大楼里用高倍望远镜偷看，镜片反

射太阳光引起的闪烁光芒！

　　他的心跳猛然加快了，正要咳嗽一声提醒石冰兰，却见她轻轻点头，显然也

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没错，色魔就藏身在那栋楼！

　　王宇心中雪亮，表面上当然还是不动声色，暗中却已用余光死死的观察着，

当那反射光芒再次掠过时，他已敏锐的捕捉到了光源的具体位置，大约是在三层

靠窗的其中一个房间！

　　「两位，多谢你们送我来到这里。现在我要走啦，再见！」

　　林素真听完了色魔的嘱咐，将手机交还给石冰兰后，就高高兴兴的离开了。

片刻后一声马达轰鸣从远处隐隐传来，显然是她已驾驶着色魔为她准备好的车逃

走了。

　　王宇暗暗焦急，虽然现在已弄清了色魔的藏身之地，但自己和石冰兰的一举

一动都在色魔的监视之下，要骤然出其不意的抓住他简直难如登天。只怕还没等

两人冲进对面大楼，色魔就已经溜之大吉了，搞不好还会危及小璇的性命！

　　王宇绞尽脑汁的苦思对策，但却怎么也想不出两全其美的办法来。那边石冰

兰和阿威则通过手机继续对话起来了。

　　「好啦，公事暂时告一段落了。亲爱的石大奶，接下来咱们可以交流一下感

情了……」

　　「跟你，我没什么可交流的！」

　　「哎呀呀，不要这么冷漠嘛！难道你一句话都不想聊么？」

　　「对！」

　　「连你姐姐的情况也不想知道？」

　　石冰兰的手臂不易察觉的颤抖了一下，但声音仍然保持平静，就仿佛在说着

一个与己无关的人般漠然：「不想！」

　　电话那头一时噎住了。显然阿威对这回答出乎意料。原本他是希望用石香兰

来打击女刑警队长，令其愤怒悲痛、情绪不稳，这么做一来可以享受到一种变态

的快感，二来也能大大影响石冰兰的斗志和判断力，这样后面的计划实施起来就

会更有成功的把握。

　　谁知石冰兰竟仿佛洞悉其奸，一口拒绝了阿威的『好心建议』，这使阿威颇

有使不出力的感觉。虽然他也可以主动告知石香兰的情况，但如此一来主客之势

倒转，倒好象是他求着石冰兰非要了解情况一样，无论打击的力度和说话的气势

都将大为削弱，对石冰兰这种意志坚定的人就将很难发生作用了。

　　这第一回合的交锋，女刑警队长无疑占了上风！

　　「ＯＫ，我们就换个话题好了！」阿威的声音很快又传了过来，嘿嘿笑道，

「我对你的了解远比你想象中更多，不管是你的内心还是你那诱人的身体，迟早

有一天都会在我面前完全赤裸的！你信不信？」

　　「我真觉得你很可怜……」石冰兰冷笑着反唇相讥，「你连站到我面前的勇

气都没有，却能厚着脸皮如此大言不惭。真那么想看我的裸体，你为什么不现在

就亮相出来呢？我可以现在就脱光衣服等着你，问题是你敢来吗？你敢吗？」

　　「队长！」

　　王宇哽咽着热泪盈眶，心里真是痛极了。他知道石冰兰说这些话用心良苦，

目的仍是为了「激将」，刺激色魔现身到近距离来，这样两人才有骤然制服对方

的机会。但尽管如此，听到心目中的女神为了擒敌不得不如此忍辱负重，他仍感

到心如刀割。

　　其实换了过去的石冰兰，也是宁死都不肯说出诸如『我的裸体』和『我可以

脱光』这样的话的，但与变态色魔交手以来所遭受的那些挫折令她越发成熟了，

她无论在心态、情绪还是意志上都已更加稳定，她就像承受了风雨洗礼的果敢雌

鹰一样，正变的更加坚强。

　　这第二回合的言辞交锋，阿威仍然没能取胜。他的声音显得恼羞成怒了，冷

哼道：「要知道你的裸体啥样，也不一定要亲眼去看啊。哈，有人已经亲口对我

描述过你全身的每一个部位、每一处特征，比如你肚脐之下、阴毛之上有一粒可

爱的美人痔！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呢？哈哈哈……」

　　这几句话听到石冰兰耳朵里，就跟惊雷猛响一样，令她俏脸变色，心中顿时

骇异莫名。要知道她一向衣着保守，在如此私密部位长着的一粒痔，从小就只有

她自己才晓得，就算是亲如姐姐石香兰、丈夫苏忠平都未必知道。那色魔又是如

何得知的呢？

　　她迅速转着念头，回想自己虽然曾在『黑豹』舞厅里换上性感服装，但当时

暴露的是胸部和大腿，而且灯光又十分昏暗，色魔就算有透视眼看到了自己的裸

体，也绝不可能看清肚脐下那么小的一粒痔的。因此，这个秘密必然是通过其它

人了解来的！

　　——但这人又是谁呢？虽然自己平常从不穿暴露装，然而夏天执行任务、锻

炼健身时难免会有「走光」的可能，也许无意中落入了旁人的眼里……但这人肯

定也是自己能够信任的人之一，时常出现在自己身边，所以才会有这种『眼福』

……再不然，就是家里的卧室或者浴室被偷偷安装了摄像头，自己更衣和洗澡的

时候被人偷窥了……

　　一时间，各种念头纷至沓来，令石冰兰不能不胡思乱想起来。虽然她竭力控

制着自己保持镇定，但心中的震撼确实无以复加。她甚至真的有了种被人脱光的

感觉，并且隐隐对身边的所有人都开始抱有怀疑的态度。

　　这第三回合的言辞交锋，她知道自己输了！至少，没能像前两回合那样，给

予色魔有力的回击……

　　忽听王宇在旁脸红脖子粗的大叫：「王八蛋，你少废话！林素真已经走了那

么久了，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放过小璇？」

　　「别急啊，我现在就可以解除引爆装置。」阿威听到了王宇的叫声，呵呵笑

道，「不过在这之前，我想先跟王宇说几句话。这话是男人之间的私下交流，可

不能让你石大奶听到！」

　　石冰兰冷冷道：「要我掩住耳朵回避一下么？」

　　「那最好不过了！」阿威顺水推舟的道，「你往东边走三十步，地上有一个

橡皮耳塞，你拿起来戴上，再背朝王宇站立。我说完那几句话，就会解除孟璇的

引爆装置！」

　　「你他妈的哪来那么多花样？是不是又想玩什么阴谋……」

　　王宇气急败坏的大骂起来，但是石冰兰却再次制止了他，将手机递给他的同

时，用细如蚊蝇的声音轻轻道：「冲动只会误事！你一切随机应变！」

　　说完她朝东边走了二十多米，果真看到地上有一个宽大的耳塞，她伸手捡起

戴上，静静的站在原地不动了。

　　王宇咬牙切齿的抓着手机，怒吼道：「好了，队长已照你说的做了。你有屁

快放！」

　　「别激动嘛，我只是想确定一下，为了救孟璇，你愿意冒上生命危险么？」

　　「老子当然愿意！」

　　「很好。那你到孟璇身边去吧，我教你如何解除爆炸装置，首先你用小刀割

断她身上一根黄色的导线……」

　　听色魔竟突然如此爽快起来，王宇倒有些不能置信，但这时候已顾不上想太

多了，他疾步冲到了那大圆柱前，俯身仔细观察，就在孟璇赤裸的胸前果然有一

根黄色的导线。

　　王宇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掏出小刀，正想割断导线，忽然手机里又传出了阿

威的声音：「等一下！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假如孟璇和石大奶同时有了生命危

险，而你只能救一个，那你会去救谁？」

　　由于这声音非常响亮，加上孟璇已近在咫尺，所以这几句话她也听的清清楚

楚，那含泪的双眸重新抬起，满怀希望的望着王宇，仿佛所有的情话都从眸子里

说了出来。

　　但是王宇却仍然不敢正视孟璇的双眼，怒斥道：「我没功夫跟你瞎扯……」

　　一边说，一边已用刀割断了导线。接着他正要询问下一步，猛然间听见圆柱

后面似乎有「嘀哒、嘀哒」的声音传来。

　　王宇忙探头一看，只见后面另外有一根导线上连着个微型时钟，上面正显示

着秒数的倒计时。

　　「２８、２７、２６……」

　　「很遗憾，这问题你非回答不可！」与此同时只听阿威突然放声大笑，「实

话告诉你吧，你这一刀不仅没解除爆炸装置，反而是激活了定时设备，当数字归

零时就将把你的小璇炸成肉酱！」

　　「啊！你这王八蛋！」

　　王宇惊怒交加，手忙脚乱的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赶紧解开绑缚救走孟璇，但

又怕一不小心引爆了炸药。

　　「我话还没说完呢！看到那时钟上有个绿色按钮了么？只要你一直按住它，

归零以后整个爆炸装置就将彻底失灵了！」

　　王宇忙用大拇指按住了那绿色按钮。

　　「２１、２０、１９……」

　　「对了，我还要告诉你，石大奶现在戴的耳机里，也埋着一枚小型炸药，爆

炸时间与孟璇的相同。现在就看你如何用行动来回答问题了！哈哈哈……」

　　笑声中手机挂断了！而王宇心胆俱裂，大脑在瞬间一片空白！

　　「１５、１４、１３……」

　　这几秒就仿佛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蓦地里王宇飞身跃起，就跟离弦之箭般冲

向石冰兰那边，同时嘴里连连狂呼。

　　「把耳机扔掉！队长，把耳机扔掉！」

　　可惜那耳机本来就是用来隔音的，石冰兰显然没有听到，仍是背对而立。

　　「９、８、７……」

　　王宇心急如焚，狂喊声中飞奔的速度已快到了极限！

　　「６、５、４……」

　　孟璇直勾勾的望着恋人远去的背影，神色无比的绝望。她感到自己的心正在

死亡……

　　「３、２、１……」

　　石冰兰终于察觉到身后响动异常，霍地转了过来，伸手摘下了耳机，而王宇

也在同时冲到了她身边，一把夺过了耳机奋力投掷了出去，并且抱住她的身体就

地滚去。

　　只听孟璇那边隐约传来了「轰」的一响。而这边却足足过了五六秒后，仍是

全无动静。

　　「怎么回事？」

　　被扑倒在地的石冰兰推开了王宇，愕然站起身来。

　　「炸药！色魔说……耳机里有炸药……」

　　王宇惊魂未定、上气不接下气的说。

　　「哪有炸药？你上当啦！」

　　石冰兰白了他一眼，快步向孟璇处奔去。

　　王宇紧随其后，远远就望见那大圆柱和孟璇全都好端端的，哪有半点爆炸的

样子？他不禁大喜，跟着石冰兰奔到近前再仔细一看，孟璇身上绑着的那些『炸

药』的确都炸裂了，她满头满身都是烟灰，但整个人却还是完好无缺的，只是紧

闭双眼昏过去了而已。

　　看来，色魔设置的只是没有杀伤力的『空包弹』，孟璇不过是被震动的昏迷

了，而刚才无论石冰兰还是孟璇都毫无生命危险，这出戏从头到尾只不过是个恶

作剧罢了！

　　王宇先是松了一口气，接着心里泛起强烈的遭到戏弄后的屈辱感。

　　「王八蛋！我饶不了你！」

　　他狂怒的大吼一声，再次暴跳了起来，飞步向色魔藏身的那栋大楼奔去。

　　「阿宇！别追了……阿宇！先救小璇要紧……」

　　石冰兰的声音在背后呼唤，然后王宇已经急红了眼，生平第一次没有听从这

位女上司的话，仍是头也不回的冲去找色魔拚命了。

　　他没有发觉，当他奔过停在空地上的那辆奥迪车时，车身后面有双精光闪烁

的眸子在暗中盯着他。

　　那正是阿威的眼睛！

　　目送着王宇的背影消失在对面大楼的入口处，阿威那张丑陋狰狞的脸上，泛

起了得意的笑容。

　　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跟他预计的八九不离十！而接下来即将发生的

事，他自信也都在预料之中——王宇冲上那栋楼后，会发现那窥视的地点只放着

一架望远镜，人却踪影全无。他肯定会不甘心的挨个房间搜索过去，企图把色魔

找出来。

　　其实，阿威自始至终都不在那栋大楼上，那里仅仅就只是放着望远镜而已。

前两天清晨他已做过了试验，确定只要把望远镜摆好在某个特定位置，太阳光就

将通过镜片反射到绑缚孟璇的圆柱附近。而这一现象肯定会引起石冰兰和王宇的

注意，误以为他本人就藏在那里，殊不知这反而是跌入了圈套！

　　就在两人留神观察大楼时，阿威趁机从另一个藏身之地出来，神不知鬼不觉

的接近了奥迪车，之后他就一直躲在车旁，一边与两人对答一边监视着动静。

　　之所以要大费周章设下这样一个圈套，第一是为了逼着王宇进行一次残酷的

抉择，并让孟璇亲眼目睹；第二，则是为了在这出戏演完之后，重新把孟璇夺回

来！甚至，说不定还能连石冰兰也一起绑架走！

　　阿威打的如意算盘是，当石冰兰和王宇发现所谓『炸药』不过是骗局时，假

如两人都愤怒的先拋下孟璇，冲向那栋大楼抓他，那他就能轻而易举的将孟璇带

走了。假如两人只有一个去抓他，另一个留下来照顾孟璇，这种情况是最可能发

生的。这样一来两个人都落了单，而自己却躲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偷袭起来

成功的把握极大，完全可以将他们逐个击破、一举成擒！

　　现在，情况正跟阿威预想的一模一样，王宇不顾一切的冲进了大楼找人，而

石冰兰则解开了孟璇的绑缚，背着她快步向奥迪车走来。

　　阿威尽量缩起身躯，躲在车身的另一侧，从车底眼看着那双纤巧的黑色皮鞋

逐渐靠近了车身，跟着就听到后排车门打开的声音。

　　他猫着腰，蹑手蹑脚的从车尾绕了过去，探头见到石冰兰正将昏迷的孟璇扶

进车里，然后她自己曲膝趴在车门边，小心翼翼的用安全带固定着孟璇的身躯。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阿威从衣袋里取出了一块沾满麻醉气体的手帕，悄无

声息的扑了过去，左手从后面抓向石冰兰肩膀，右手同时将手帕劈头按了过去。

　　按照常理，任何人肩膀被抓后的第一反应都是本能的回过头，这样就会正好

迎上手帕被捂住口鼻，在不到三秒钟的时间里，就将完全失去意识。

　　不料阿威的手还未碰到石冰兰肩膀，猛然间只见她一声娇喝，上半身向前俯

倒，修长的右腿顺势向后倒踢而出，就跟长了眼睛一样又准又狠的踹中了阿威的

胸膛！

　　阿威痛的惨叫一声，整个人被踢的飞了出去，身体重重的跌落在一堆建筑用

的沙石里，摔的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他心知中计，忍痛向旁一个打滚，左手抓起一把沙土暴洒而出，右手摸出了

裤兜里的一柄尖刀，凭着直觉反手向后胡乱砍去。

　　「嗤——」的一声撕裂声响起，刀锋仿佛削中了什么，但几乎在同时阿威的

后脑又挨了沉重的一踢，眼前顿时一阵发黑，几乎要晕了过去。他竭尽全力才保

持住清醒，狂叫声中一边将刀锋挥舞的风雨不透，一边踉跄后退了几步，直到疼

痛稍减、视力重新恢复正常。

　　然后他才看清楚，石冰兰正站在四五米远处，清亮的眸子冷冷盯着自己。她

胸前的警服被刀锋划破了，撕裂的开口处隐隐露出黑色的Ｇ杯乳罩和大片雪白的

肌肤，但看情形并未受到皮肉之伤。

　　「你这点小伎俩只能骗的了王宇，你以为我会那么容易就上当？」石冰兰双

臂抱在胸前，满脸鄙夷的冷笑道，「蠢材！你叫我向东走二十步，我一站定就发

现，那个位置是对面大楼没法观测的『死角』！在这种紧要关头，你怎么可能让

我离开你的视线呢？这说明你根本是藏身在另外一个能够看到我的地方！我将计

就计，就是在等着你自己现身出来！还不给我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这场较量你已

经彻底输了……」

　　她的手臂根本遮不住那极其丰满的胸脯，反而因为双臂互相夹住的缘故，使

得半裸的硕大乳球彼此挤压形成更加壮观的肉感。这虽然是不经意流露的春光，

但却比故意卖弄性感的裸露更令人觉得诱惑。

　　然而阿威却已无心欣赏这一幕了，他面如死灰，提刀摆了个进攻的架势，但

脚步却反倒往后慢慢退却。退了几步后他猛然转过身，跌跌撞撞的冲出了这块建

筑工地，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没命的逃跑了。

　　石冰兰没有去追赶，暗地里吁了一口气。

　　此刻她手无寸铁，真要拚斗起来未必打的过阿威，虽然她刚才抢先发难重创

了阿威两下，但是阿威骤然反击的一刀也差点劈伤了她，幸亏她闪的快才没有当

场挂彩，但是她为此也暗暗心惊，知道若逼得阿威狗急跳墙殊死拚命的话，自己

绝不可能制服他。

　　甚至，阿威若能镇定心神，持刀稳扎稳打的进攻，完全有可能在王宇赶回之

前，反而制服赤手空拳的石冰兰，照样能实现将她和孟璇一起绑架回去的目标！

　　石冰兰一瞬间就看清了这个形势，所以并不主动攻击，而是故意侃侃而谈，

用一副成竹在胸的胜利者姿态和凛然威严作为武器，将阿威的气势一下子打击了

下去。再加上阿威伤痛在身、心慌意乱之下已经胆寒，本能的就被吓跑了。

　　假如换了过去的石冰兰，此时一定会奋不顾身的追去，就算明知打不过也会

非打不可，就算当场牺牲都在所不惜，但现在的她已深深懂得，只会单枪匹马逞

血气之勇是不可取的，何况她已预先准备好了一枚『棋子』，足以将自以为逃脱

的阿威重新抓回来。

　　这枚『棋子』，说穿了也很简单，就是偷偷安装在林素真身上的一枚信号追

踪发射器！

　　在从疗养院接出林素真时，石冰兰就已考虑到，自己和王宇的通讯设备很可

能被色魔切断，林素真也很可能会心甘情愿的跟色魔逃走，为了应付这一局面，

最保险的做法是在林素真本人身上安装上信号发射器，这样就能保证她绝对飞不

出警方的掌心！

　　因此，在疗养院护士的协助下，林素真懵然不觉的换上了一件安装有微型信

号发射器的外衣。而之后发生的情形果然与石冰兰预料的分毫不差——色魔很小

心的解除了她和王宇的所有通讯设备，甚至连车子都逼迫着换了，但却没有注意

林素真本人是否有不妥——这正是人性思维上的盲区！正因为色魔已将林素真成

功洗脑，所以才会完全信任她，根本没想到『祸根』恰恰就藏在林素真身上。

　　只是这枚信号发射器并不是通讯设备，无法用来对答，只能让警方通过信号

追踪来确定林素真的方位。不过这样也已经足够了！只要林素真当真按照色魔所

说的，赶到了某个隐蔽地点去等着与他会合，那警方只要妥善布置好，到时候就

能轻轻松松的让色魔自己钻进口袋里来……

　　片刻后王宇赶了回来，问明情况后大为羞愧，举手就摔了自己好几记耳光，

然后又要驾车去追击色魔。

　　石冰兰摇手阻止了他，告诉他色魔从前面那条小巷子逃走好一会儿了，那巷

子太窄，车开不进去，追也是枉然，还是赶紧送孟璇去医院要紧。

　　王宇点头称是，依言驾驶着奥迪飞驰而去。石冰兰则返回圆柱周围找到了色

魔留下的那个手机，匆忙联系上了李天明，将整个经过做了个简略的汇报。

　　「什么？你竟然任凭林素真走掉？」李天明失声叫了起来，「赵局长不是下

过命令吗？绝对不能让林素真离开你的视线，以免她出任何意外！你怎么能这样

不负责？」

　　「抱歉，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别无选择！假如她真的出了意外，我会承担

所有责任！」石冰兰先诚恳的道了歉，又问道，「现在林素真在哪里，您追踪到

她的具体位置了么？」

　　「早追踪到了，就在市公园喷水池附近徘徊。我们的人正在全速赶去，顶多

再过两分钟就能找到她，然后马上送她回疗养院……」

　　「等一下，李处长！暂时先别这么做！」石冰兰忙道，「色魔刚从我这边逃

脱没多久，估计现在肯定是找林素真会合去了。我们应该先不惊动林素真，多派

人手在周围撒下一张无形的大网，等色魔入网之后正好抓住他！」

　　「你是在开玩笑吗，石队长？现在不赶紧把林素真安全护送走，到时候色魔

要是拿她做人质怎么办？」

　　「不会的，色魔现在很信任林素真，完全没有伤害她的意思。而且为了掩人

耳目，色魔走的时候一定会和林素真一先一后分别离开公园，免得目标过大引起

过路人注意。那时正是我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不行，这样做毕竟是在冒险！」李天明坚持己见，「再说，送走林素真，

跟你的计划并不矛盾啊！色魔不会知道林素真已被救走了，而我们的警员仍然守

在那里，等他一露面就能来个瓮中捉鳖！」

　　「李处长，色魔是非常狡猾的。」石冰兰只得继续耐心劝说，「他在公园里

一定给林素真留了通讯设备，彼此能互通消息的。只有当他确定林素真确实在指

定地点等他并且没有任何危险时，他才会现身跟她相见……」

　　可惜不管她如何苦口婆心、好说歹说，李天明就是不肯答应，到最后还把领

导搬了出来，说根据上级指示，林素真的安全比能否抓到色魔重要的多！也就是

说，他宁可放跑色魔，也不愿意让林素真出一丁点差错，哪怕这个差错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石冰兰满腔气恼，但是又发作不出来，只能退而求其次道：「那么，先派人

把林素真控制起来，但是不离开原地，争取从她嘴里套出暗号行不行？只要她人

在，暗号也对，说不定还有机会抓到色魔……」

　　李天明犹豫了一下，答道：「我请示一下上级再说吧！你稍等……」

　　这一等就是足足十分钟。石冰兰一边奔到公路上，拦截了一辆经过的车子直

奔现场，一边心急火燎的频频看表，简直有度秒如年的感觉，生怕在上级指示之

前林素真就已被警员们带走了。

　　「我刚才问过了。上级的指示是……」半晌李天明才终于打来了电话，慢吞

吞的道，「林素真是有病在身的人，我们应该早点让她远离色魔、远离危险，一

秒钟也别耽搁的送她回疗养院去！」

　　「光当」一声，手机从石冰兰手里无力的滑落，跌在车内发出沉闷的响声。

眼看到手的胜利就这么化为泡影了！她的心脏仿佛也遭受了沉重的一击般，充满

了无比的失望、悲伤、无奈和沮丧，整个人软绵绵的靠在座位上，仿佛再也提不

起劲来。

　　——早知道如此，我刚才就应该不顾一切的去追击色魔呀！那样说不定现在

已经抓到他了……冰兰呀冰兰，你究竟在顾虑什么、害怕什么呢？你难道不知道

吗？单枪匹马的冒险固然容易招致失败，但太过谨慎也只能眼睁睁的坐失良机！

　　女刑警队长的心中充满了懊悔，一时之间，原本已经被理智所取代的「个人

英雄主义」倾向，又在她胸中强烈沸腾了起来。她暗自发誓，下次面对色魔时，

即便冒再大的风险，也绝不能再浪费这种宝贵的机会……

第２５章　只是恋人不是爱

　　当天晚上，Ｆ市协和医院。

　　王宇一手捧着鲜花，一手提着一网兜葡萄，走向住院大楼五层的一间病房。

　　在病房门口，他站住脚步，迟疑了足有半分钟之久，才轻轻的敲了敲门。

　　里面传来孟璇熟悉的、虚弱的声音：「请进！」

　　王宇推门而入。

　　躺在病床上的孟璇正睁开眼来，一看见是他，立刻又把双眼紧紧闭上了。

　　王宇走到床边，插好花，将水果放在床头，柔声说：「今天感觉怎么样，好

一点了么？」

　　「还好吧！」

　　孟璇的声音很轻，原本健康、红润的只果脸，现在明显的瘦了，而且十分苍

白。

　　王宇低头审视着她，心里泛起难受、心疼的感觉，但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

过了好一会儿才道：「这是你最爱吃的葡萄，我已经帮你洗干净了……」

　　「谢谢！」

　　孟璇的态度仍是淡淡的，但是紧闭的眼睫毛却在不停的颤动，显然心中并不

平静。

　　病房里陷入了难堪的沉默。

　　王宇有些举止失措了。孟璇一向是个活泼、开朗，有什么心事都写在脸上的

女孩，以往两人在一起时，她总是叽叽咕咕的说笑个没完，基本上话题也都是她

挑起的，王宇大部分时间只是静静的倾听，偶尔插上几句话而已。像现在这样的

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孟璇的眼角突然沁出了晶莹的泪珠。

　　王宇慌了手脚，连声安慰起来：「你放心，小璇！虽然你……受到了那恶魔

的侮辱，但在我心里，你永远像以前一样纯洁、可爱！你千万不要因此而觉得自

惭形秽，好么？等你一好起来，我们就……结婚吧！」

　　「结婚？为什么要结婚？」孟璇猛然睁开了眼睛，「阿宇，你这是在可怜我

么？」

　　「谁说我在可怜你？我们本来不就是恋人吗？」

　　「恋人，呵呵，恋人……那你告诉我一句真心话，你真的爱我么？」

　　「当然爱！」

　　「请你直视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

　　这是色魔曾经用过的招数，孟璇不知不觉也照搬了过来，然后她发现这一招

果然灵验，王宇望着自己的双眼还不到一秒，就下意识的低下了头。

　　「我……」

　　「你不用说啦，阿宇。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热泪从孟璇眼眶泉涌而出，她已听懂了王宇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不敢说出来

的话。

　　——我们没错是恋人，我也一定会娶你。但是我心里爱的并不是你。

　　只是恋人，不是爱！

　　看着孟璇那伤心欲绝的样子，王宇也流露出痛苦的神色。他颓然退后两步，

跌坐在椅子上默然不语。

　　孟璇伸手擦拭着泪痕，幽幽的说：「阿宇，你真的……那么爱石姐吗？为了

她，你连性命都可以不要？」

　　「你……你别胡思乱想啦，这跟队长没关系。下次你若有生命危险，我也一

样会不顾一切的去救你的！」

　　「这我相信。但假如还是我和石姐一起出事，那你仍然会放弃我而去救她，

是么？」

　　「这……唉，你别再纠缠这个问题了好不好？」王宇苦恼的说，「你应该也

知道，这是色魔故意设下的圈套，目的就在于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你一向是个

很懂事的女孩，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如此想不开呢？」

　　「我就是想不开！」孟璇突然双眼圆睁，爆发般尖叫起来，「你自己做过什

么事，你心里明白！既然你那么爱石姐，你去找她好了。我不想看见你……你走

啊！你走！」

　　边说边抓起那一网兜葡萄，狠狠扔了过去。

　　王宇本能的伸手接住，也有些生气了，怒道：「我做过什么了？我跟石姐之

间清清白白，你不信就算啦……好吧，你自己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说完重新放下葡萄，泱泱的走出了病房。

　　孟璇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忍不住扑倒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这还是她有生

以来头一次哭的这么伤心，即便落在色魔手中惨遭强暴、凌辱，她都没有如此号

啕痛哭过。

　　也不知哭了多久，忽然病房的门又被人推开了，女刑警队长石冰兰悄然走了

进来。

　　孟璇忙用被单捂住俏脸，不让她看到自己这副哭鼻子的模样。

　　「怎么了，小璇？和阿宇闹别扭了么？」

　　石冰兰在床沿坐下，爱怜的轻抚着孟璇的后脑勺。

　　孟璇赌气的一甩头：「你问他好了！」

　　这也是她头一次用这种语气与石冰兰说话，虽然还谈不上「呛」，但毕竟是

给了一个钉子。

　　石冰兰并不介意，温和的说：「小璇，我知道，阿宇关键时刻做出的抉择让

你很伤心……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

　　「石姐，我并不是因为他没来救我而伤心！」孟璇打断了她，大声说，「我

孟璇并不是那种自私怕死、强人所难的人！假如当时是另外一个无辜人质面临危

险，王宇选择先救对方，那我绝不会有半句怨言！」

　　石冰兰这才恍然明白了孟璇的意思，原来她在乎的并不是王宇去救谁，而是

在吃自己的醋。

　　「小璇，你这么想不是太傻了么？我一向只把阿宇看成是弟弟，他呢，虽然

当时急着来救我，但是难道你感觉不出来，他在放弃你的同时已经抱了必死之心

么？如果色魔绑在你身上的炸弹是真的，你认为他现在还会活下去吗？」

　　孟璇终于掀开了被窝钻出头来，睁大疑惑的泪眼：「你是说，他是想救你，

但跟我一起死？」

　　「你说呢？对于阿宇的性格脾气，你应该比我更了解呀！」

　　孟璇想了一下，虽然心里仍半信半疑的，但脸上总算露出了一点笑容。

　　石冰兰也笑了，继续柔声劝慰着孟璇，表面上毫无异状，其实心里却还是略

有隐忧。

　　她当然清楚，王宇对自己确实存在爱慕之心，那次住院表白时虽被自己劝解

了，但从这次「取舍」的实际情况来看，恐怕他内心深处的结并未完全解开。而

这种事又是无法劝的太多、说的太直白的，不然只怕有反效果，现在只能期望王

宇和孟璇双方都能互相理解、互相包容，逐步消除彼此之间的误会和情感上的裂

痕吧……

　 ＊＊＊　　　　＊＊＊　　　　＊＊＊　　　　＊＊＊

　　时间已经是正午时分了，厅室里却还是相当黑暗，密不透风的窗帘将阳光完

全遮住了，感觉就像是阴森的地狱。

　　女护士长的哭泣声又在地狱里响起。

　　她赤身裸体的跪在平台上，白晰的足踝被皮革牢牢的固定着，双臂则反铐到

身后，丰满无比的胸脯被迫高高的挺了起来，姿势显得耻辱而诱惑。

　　从昨天深夜到现在，石香兰已经跪了将近八个小时，双膝早已从发痛到麻木

了，双腕也都快磨破了皮。

　　然而更令她受罪的还是胸部，由于一天一夜没有挤奶，两个乳房被旺盛的奶

水涨的厉害，好象有股热流在里面不停的蠢蠢欲动，那种难受简直无法用笔墨来

形容。

　　——啊，涨死了……我要涨死了……

　　石香兰又羞愧又狼狈，真想马上把奶水全部挤出来，可是两只手偏偏动弹不

得。她无意识的拚命扭动着身躯，仿佛这样可以减轻痛苦似的，胸前那对浑圆的

巨乳颤巍巍的上下弹跳了起来。

　　随着双峰的跌荡起伏，涨的满满的奶水终于在惯性的作用下溢了出来，两粒

突起的奶头里缓缓的渗出了极细的乳汁，一滴滴的淌到了平台上。

　　石香兰顾不上难为情了，本能的将胸脯抖动的更剧烈，丰满的乳房就像两个

巨大的容器在摇晃似的，试图让奶水滴出的更多更快。

　　「哈……不要脸的大奶牛，瞧你像什么样？」一直坐在旁边观看的阿威哈哈

大笑，故意羞辱她，「被绑起来了还要摇晃奶子勾引男人，真是太淫荡了！」

　　他侥幸逃脱追捕返回魔窟之后，想想自己这次又被石冰兰打的一败涂地，非

但没能实现绑架她的最高目标、也没能实现接回林素真的基本任务，甚至孟璇都

被对方救了回去，真正是输的惨不忍睹！于是这股怒气就一股脑的发泄到了女护

士长身上。

　　「呜呜……」

　　石香兰羞的抬不起头来，泪流满面的哭泣着，可是胸脯还是在不由自主的乱

摇乱颤。

　　阿威站起身，手上拿着两个塑料夹子走了过来。

　　「你……你又想干什么？」

　　女护士长颤声惊呼，吓的全身都发起抖来，这个男人在她眼里比真正的魔鬼

还要可怕，令她心胆俱裂。

　　「没有我的允许，你居然敢随随便便的漏奶！哼哼……你既然会漏，我就帮

你给堵上！」

　　阿威狞笑着，左手抓住石香兰胸前一颗沉甸甸的饱满乳球，指头掐住柔软雪

白的乳肉，使那粒色泽成熟的奶头最大限度的凸出来。

　　「不，不……求你不要……啊呦！」

　　凄厉的哀嚎声中，塑料夹子残忍的夹住了娇嫩的乳尖，痛的石香兰两眼发黑

的几乎昏倒。

　　热泪刚刚夺眶而出，阿威已动作迅速的转向另一边乳房，将乳尖也夹住了。

　　「呜呜……好痛……快把夹子拿开……呜……」

　　石香兰面青唇白的哭叫挣扎，想要甩掉胸脯上的两个架子，可是却完全无济

于事，只不过使自己显得更加凄惨而狼狈罢了。

　　阿威却兴奋的直拍巴掌，得意洋洋的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只见那两粒奶头都

被夹成了可怜的扁平形状，中间的奶孔已经无法通畅的溢奶了，再也淌不出一滴

乳汁。

　　「啊……求你别再折磨我了！呜呜，求你……」

　　女护士长容色惨变，声泪俱下的苦苦哀求男人。

　　阿威嘿嘿一笑：「只要你肯承认自己是奶牛，并且以后称呼我为『主人』，

我就马上放了你……」

　　石香兰的俏脸刷的一下又涨的通红，这是她有生以来听到的最下流的话，只

是听听都令她感受到莫大的屈辱，更别提要自己亲口说出来了。

　　「不肯说吗？」阿威冷哼，「那你就继续熬下去吧！」

　　他坐回沙发上，好整以暇的欣赏着这巨乳美女的痛苦，内心充满了变态的快

意。

　　光阴一分一秒的流逝着，厅室里回响着女人的哀嚎哭泣声，很长时间都没有

断绝……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石香兰连泪水都流光了。她感到自己的乳头完全失去了

知觉，而奶水则涨的越来越厉害，胸前的乳房已经变成了两个无比肥硕的肿胀肉

团，仿佛里面每一根血管流动的都是乳汁，身子稍微一动弹就引起钻心的剧痛。

　　身心俱疲的女护士长终于忍耐到了极限，所有的意志彻底崩溃了。

　　「我承认，承认了……」她不顾一切的哭叫道，「我是奶牛！主……主人，

我知道自己是奶牛了……呜呜……求求你放过奶牛吧！」

　　「哈，哈……这就对了，乖奶牛！」

　　阿威兴奋的打了个响指，走过去轻轻抚摸着石香兰光洁的背部，就像是真的

在安抚着一头家畜。

　　「说吧，奶牛想干嘛？」他进一步的诱导她。

　　「啊！奶牛的……大奶奶好痛，主人……啊……求你饶了奶牛……」

　　石香兰眼泪汪汪的哽咽着，说出了连自己也难以置信的无耻话。

　　阿威满意的笑了，伸手将她胸前的两个塑料夹子松开。

　　女护士长如释重负的喘了口气，可是胸脯依然痛的要命。那两粒娇嫩的乳头

被钳成了凄惨的扁平形，好半天都无法恢复原状，奶水还是流不出来。

　　「挤奶……挤奶，我要挤奶！」石香兰语无伦次的哭喊，「奶牛憋的受不了

了！主人……求你快给奶牛挤奶……」

　　她一边哭，一边急不可耐的摇着光屁股，那样子真是淫荡到极点，护士的圣

洁高贵气质已经荡然无存。

　　阿威淫笑着抓住她胸前的那对浑圆巨乳，拇指和食指掐在乳晕周围，然后双

手同时用力一捏。

　　石香兰的头猛地向后一仰，嘴里发出凄厉的叫声。积蓄在胸口的洪流终于找

到宣泄的渠道，大量雪白的乳汁从两个奶头里狂喷了出来，如同喷泉似的射向四

面八方。

　　这一瞬间她与其说是痛苦，倒不如说是一种解脱的畅快，憋的太久奶水酣畅

淋漓的喷射了出去。强烈的刺激令她全身的肌肉都不受控制的痉挛着，在喷出奶

水的同时居然失禁了，下体淅沥淅沥的撒出了一股淡黄色的尿液。

　　「啊呀呀呀……」

　　石香兰歇斯底里般哭叫着，全身都被释放的快感剧烈的冲击着，撒完尿水后

还来不及歇一口气，下身紧接着又涌出了温热的淫汁，汩汩的全都流到了雪白的

大腿上。

　　「哇，真精彩啊……你这头不知廉耻的奶牛！」

　　阿威只感到热血上涌，再也忍耐不住沸腾的欲火了，飞快的解开了女护士长

足踝上的皮革，将她的人抱到了沙发上。

　　「挤奶！别停……快给我挤奶……别停下来……」

　　石香兰的神智显然有些不清了，过度的折磨已将她的理性和自尊完全摧毁。

她的双腕仍被反铐在身后，焦急无比的扭动着身躯不断哀求哭叫。

　　阿威抓住女护士长的腰肢，让她两脚叉开的蹲在自己身上，光溜溜的大白屁

股悬在半空中，恰好对准了自己高高勃起的阴茎。

　　「想要挤奶么，那就先把我的大鸡巴塞到你的骚穴里去……」

　　话音刚落，石香兰就迫不及待的摇摆着屁股，很快将湿漉漉的肉缝对准了男

人粗大的龟头，然后猛地向下一坐。只听哧溜的一声响，已经充分润滑的阴道立

刻将肉棒吞噬了进去，长驱直入的一捣到底。

　　一股酥麻酣畅的快感沿着神经中枢直迫脑际，石香兰像久旷的怨妇受到雨露

的浇灌，几乎是立刻就来了个高潮，子宫里狂涌出大量滚烫的汁液。

　　阿威也兴奋的仰天嘶吼，双手尽情挤捏着女护士长胸前那对圆鼓鼓的巨乳，

粗大的阳具迅猛无比的冲击着她的阴道，发出淫靡不堪的肉声。

　　「插……插死我了……啊啊……插死我了……」

　　石香兰狂乱的哭泣着，脑子里一片空白，洁白的乳汁一股接着一股的从奶头

里喷出来，洒的两人身上全都是湿滑粘腻的奶水，空气里充满了浓郁的奶香。

　　「贱货！贱货……看你这对大奶子，就知道你是最淫荡的贱货！」

　　阿威青筋毕露的狂吼着，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十三岁那年的情景。光着身子

的母亲抖着胸前一对极其丰满的奶子，不知羞耻的迎合着姘头的抽插……

　　他更加疯狂了，突然低下头拚命的狂吻石香兰的胸脯，一边将那两个雪白滚

圆的大肉团捏的变了形，一边把娇嫩的奶头含进了嘴里拚命吸吮。

　　「啊啊……别吸……别……」

　　女护士长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叫，只感到乳汁像决堤似的被吸了出去，极度的

羞耻和强烈的快感交织着遍布全身，很快就再一次迎来了高潮……

　 ＊＊＊　　　　＊＊＊　　　　＊＊＊　　　　＊＊＊

　　就在这同一时刻，Ｆ市刑警总局的队长办公室里，伏在桌上的石冰兰也是一

声惊呼，全身颤抖的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她急促的喘息着，睁大眼环顾着四周，好一会儿才渐渐平息下来，确定自己

还好端端的坐在椅子上，而不是处身在那恐怖的性虐梦魇中。

　　然后，女刑警队长的俏脸忽然红了，因为她察觉到自己的大腿上传来熟悉的

温热感，警裙下贴臀的内裤已经湿的一塌糊涂。

　　——该死，怎么连白天都做这种梦……

　　她又羞又恼，一时间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该如何是好。

　　以往石冰兰虽然每遇到压力极大的案子时，就很容易做惨遭强奸的噩梦，但

都是夜晚躺在自家的床上做的，次数上也从来没有如此频繁过。这些日子以来她

不仅发梦的频率越来越密集，现在还发展到在单位午休时也会发梦了，而且刚才

只是因太过疲倦而不知不觉的睡着，稍微打了十来分钟盹而已，居然就……

　　温热的感觉仿佛蚯蚓般，滑腻腻的一路蜿蜒向下。很快的，连包裹住小腿的

半透明丝袜都给打湿了，出现了一道道不雅的痕迹。

　　石冰兰简直是无地自容，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每一根神经都已绷紧到快要

断裂！

　　过去的经验告诉她，性梦做到最激烈的时候，就是和罪犯对决之时！

　　她忽然感到种莫名的恐惧，手足无措的跳起身，用最快的速度把湿透的内裤

和丝袜都脱了下来，卷成一团塞进了手袋里。

　　这绝对是女刑警队长有生以来最强烈的一次性梦，站起身来竟然感觉到连双

腿都酸软的厉害，摇摇晃晃的站不稳脚步。幸亏警裙上没有沾到什么污迹，不然

就真要狼狈万分了。

　　但目前这样显然也很不妥，好在值班室里自己还有干净的换洗衣物，赶紧过

去换上吧。只有短短的几步路，但愿不会被哪个同事察觉异常。

　　想到这里，石冰兰小心翼翼的走过去打开了办公室门，正想悄没声息的溜出

去，整个人却忽然僵住了。

　　只见在走廊上，王宇正大步流星的奔过来，满脸喜色的叫道：「好消息！队

长，好消息……你要我调查的事，我有了重大进展……」

　　「什么事把你激动成这样？」

　　女刑警队长有些哭笑不得，这个时候她真不想在任何人身边多呆一秒钟，可

是看对方那迫不及待的样子，一时又不好喝止他。

　　「就是那个瞿卫红呀！我在她的家乡问遍了所有人，终于查到了一条不为人

知的重要线索……」

　　石冰兰「啊」的一声，双眸顿时亮了起来。自从她看过瞿卫红的照片后，就

认定这个当年的『军中之花』十有八九就是自己生母，于是她和王宇竭尽全力的

想要找出瞿卫红的下落，不管其人如今是否健在，总之是要找到为止。

　　「你查到了什么线索？快说！」

　　石冰兰惊喜的问，浑然忘记了自己下体的尴尬状况。

　　「瞿卫红当年离开家乡之后，人人都以为她失踪了，其实她是隐姓埋名去了

一个合作农场当女工，至少在那里住了五年，然后才真正不知去向了。不过，据

当时跟她一起工作的其它女工说，瞿卫红临走时曾向那农场的负责人打过报告，

透露过她日后想去的地点。但具体是什么地点就都不清楚了……」

　　王宇说着，递上了一份详细的案卷，里面陈列着他调查来的所有材料。

　　石冰兰匆匆翻阅了一下，俏脸绽开了灿烂的笑容：「阿宇，你立了大功了！

真的要谢谢你哦，找到了这么有用的线索……」

　　被心目中的女神夸奖，王宇通体舒泰，连日的疲劳和郁闷情绪也一扫而光，

嘴上却谦虚的道：「可惜那农场早已被改造成了新城，所有的报告文档也都没有

保留下来，不然我们还会有更大的收获呢……」

　　「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到当年农场的负责人来问问，他或多或少总该有些印

象的……嗯，让我看看负责人是谁……啊，孙德富！」

　　念到这个名字，石冰兰明显吃了一惊，失声说：「难道就是……我们市的那

个政协委员孙德富？」

　　「就是他！」

　　石冰兰的脸色一下子凝重了，笑容已消失。

　　孙德富，外号老孙头，是本市一个重量级人物，在黑白两道都能吃的开。有

许多人传说，他是本市最大的走私团伙的后台，只可惜一来没有直接证据，二来

他毕竟是个政协委员，警方轻易也奈何不了他。

　　石冰兰自当刑警以来，有好几次都直接或者间接的与孙德富打过交道，对这

人全无好感。她被提升为刑警队长后，更是将搜集罪证铲除孙德富作为自己的长

远目标，只是因为变态色魔一案突然横空出世，她无暇兼顾于此，才暂时没有去

找孙德富的麻烦。

　　然而现在，自己要调查的事却偏偏跟这个孙德富有关！这也不知是好事呢，

还是坏事……

　　「队长，我会带一帮弟兄陪你去见孙德富，谅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

　　王宇误以为石冰兰对孙德富的黑道身份有所忌惮，因此自告奋勇的提出了建

议。

　　石冰兰微微一笑：「那倒不必。孙德富本来就不会对我怎么样。他这种老奸

巨猾的人，是绝对不会公开正面的得罪我们警察的！」

　　王宇点点头，走上一步正要说话，忽然他的鼻子一皱，敏锐的嗅到了空气中

弥漫的一股淡淡的酸酸的气息。

　　他呆住了，至少半分钟！直到……

　　「阿宇，阿宇！你在发什么呆？你有没有听见我的话？」

　　被清脆的嗓音连喝了几声，年轻的警官这才猛醒过来，暗中狠狠的掐了自己

两下！

　　——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呀！队长怎么可能那样……王宇呀王宇，你不是下决

心要痛改前非吗？怎么思想还是这样下流……

　　在心里埋怨着自己，他不好意思的请石冰兰将命令再说了一遍，原来石冰兰

是要他尽快联系上孙德富，约好一个见面的时间。他二话不说的答应了下来，转

身就执行去了。

　　而石冰兰则迅速奔到了值班室，翻出了干净的内裤换上，再回到了自己办公

室里，静静的思索了起来。

　 ＊＊＊　　　　＊＊＊　　　　＊＊＊　　　　＊＊＊

次日下午，在一栋修建的富丽堂皇的豪宅里，石冰兰和王宇如愿以偿的见到

了孙德富。

　　「欢迎、欢迎，石队长大驾光临，鄙人真是不胜荣幸啊！」

　　孙德富拄着拐杖，颤巍巍的从书房的沙发上站起来笑脸相迎。他形容枯槁，

面色蜡黄，一副大病未愈的模样，看上去精神、体力都十分欠佳。

　　石冰兰对他虽没有好感，但看他这副衰老虚弱的模样，恐怕已没有多长时间

好活了，不由略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温和的向他问了好，并对打扰了他休息表示

歉意。

　　这纯粹只是一种礼貌，但孙德富似乎颇为感动，呵呵笑道：「石队长您太客

气了。我知道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需要我老头子帮忙的，请您尽管开

口，我一定义不容辞！」

　　「那就多谢啦。我今天来，是想请您回忆一下这个女人的事……」

　　石冰兰取出那张瞿卫红的黑白照片，放在了孙德富面前。

　　孙德富戴上老花眼镜，刚看了照片一眼，身体就微微震动了一下。他凝神望

着照片好一阵，喃喃说：「很面熟……嗯，感觉真的很面熟，但名字一时想不起

来了……」

　　「她叫瞿卫红，二十多年前曾在您负责的那家合作农场当女工的！」王宇提

醒道，「当时您十分照顾她，还曾推荐过她入党的……您不至于都忘了吧？」

　　「对，对！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人！」

　　孙德富轻拍额头，一副猛然想起的表情，但是石冰兰却敏锐的注意到，他眼

中掠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

　　「唉，老啦，记忆力不行了。这瞿卫红当年是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呢，只可惜

生活作风不好，一连两次未婚先孕，后来还被部队给开除了……」

　　孙德富仿佛沉浸在了回忆之中，絮絮叨叨的说了半天瞿卫红的其人其事，但

都是石冰兰和王宇已经了解的情况，一点新意都没有。

　　石冰兰只得打断了他，单刀直入的问他，瞿卫红当年从农场辞职后，究竟去

了哪里？后来有谁知道她的下落？

　　孙德富眨巴着眼睛回想了半天，遗憾的摇了摇头，说瞿卫红当年曾打过一个

报告，里面确实有谈到今后的去向，但报告早已遗失，而他也完全想不起来了。

　　石冰兰和王宇耐心的反复询问，并且提示各种可能的线索帮助他回忆，但孙

德富始终是在无奈的摇头，满脸冥思苦想而不可得的表情，到最后大概心神耗费

过大，突然间剧烈咳嗽了起来。

　　孙德富忙摸出一块手帕捂在嘴上，另一只手抚摸着胸口，咳了好一阵才停下

来，然后当他移开手帕时，石冰兰和王宇都瞥见了那手帕上已有一片殷红。

　　这么一来，两人均觉得不便再打扰了，再加上也确实问不出什么来，只得起

身告辞。

　　「实在抱歉，我没能帮上你们的忙。如果以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会打电话

给石队长您的！」

　　孙德富边说边拿起拐杖，客气的送两人出来。一路上王宇显得十分沮丧，而

石冰兰却双眸发亮，仿佛闪烁着某种意味深长之色。她一边和老孙头客套着，一

边放慢了脚步，东张西望的打量着沿途经过的一个金壁辉煌的客厅。

　　这是个足有两百平方米的超大客厅，中间摆着长长的西式桌椅，有好些工作

人员正在厅里忙碌的打扫、布置。

　　「看这厅里到处张灯结彩，您是打算在这里办舞会么？」

　　石冰兰随口问道，似乎对眼前的一切很有兴趣。

　　「是呀，下周就是我的六十岁生日！」孙德富开怀笑道，「各界朋友都要前

来庆祝，我准备举行一个小型的晚宴兼舞会，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喔，那我提前恭喜您啦！」石冰兰一反常态，热情的先说了几句祝贺生日

的话，然后又显得很是遗憾的道，「可惜我完全不懂跳舞，不然那天我都想来给

您祝寿了，顺便也能多认识一些政界的朋友……」

　　「石队长如果真想来玩，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啦！」孙德富失笑道，「至于跳

舞，哈，您明明跳的那么好，以为我老头子不知道吗？您就别过于谦虚啦……」

　　石冰兰的眸子顿时更加发亮了，微微一笑：「好，到时候我一定来参加！」

　　说完就和王宇一起出了客厅，挥手告别，坐上警车离开了。

　　「队长，您怎么突然对孙德富这么友好起来了？」王宇一边开车，一边奇怪

的问道，「您是不是怀疑那个舞会有什么不对劲，所以才打算参加的？」

　　「舞会没有什么不对劲的，不对劲的是孙德富这个人！」石冰兰的话犹如石

破天惊，沉声道，「阿宇，我们都知道变态色魔至少有一个帮凶，是不是？假如

我没弄错的话，孙德富正是色魔的帮凶！」

　　王宇大吃一惊，方向盘都差点脱手了，他忙减缓了车速，骇然问道：「您是

怎么看出来的？」

　　「我原本也没看出任何破绽，但是孙德富刚才咳嗽时，一手拿着手帕捂嘴，

另一只手同时抚摸胸口，我突然感觉这个动作十分熟悉，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

仔细一回想，我蓦地里记起来了。那次在『黑豹』舞厅里，我曾经见到一个老头

坐在不远处喝酒，边喝边时不时的用手帕捂着嘴咳嗽，那姿势和动作都跟刚才的

孙德富一模一样！」

　　石冰兰用肯定的语气道。当时她在舞厅里等待阿威时，曾留心的观察周围的

每一个人，想确定对方是否就是色魔。

　　「不过他当时一定有化装，而且他的样子明显太过衰老虚弱了，所以我那时

候并不认为他会是色魔，就没有再去留意他。但是我心里隐约存在一点奇怪的感

觉，就是这老头都病的不轻了，怎么还会到这种乌烟瘴气的地方来？这个印象大

概在我潜意识里保存的很深，所以刚才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王宇恍然大悟，心里对这位女上司的仔细和认真佩服的五体投地。

　　「当然，就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毕竟世上总会有些巧合的事！」石

冰兰又道，「所以我又进行了一次试探，故意扯到跳舞这个话题。嘿，我因为不

喜欢交际应酬，不管公开还是私下都从来没有跳过舞，就算对赵局长和同事们，

也一向都坚称自己不会跳舞的。这些年来我惟一只跳过一次舞，就是那次在『黑

豹』舞厅的时候！」

　　王宇「啊」了一声：「可是孙德富却脱口而出，赞扬你舞跳的很好。这说明

他当时就在舞厅里，亲眼目睹了你跳舞，所以才会有这种反应！」

　　「完全正确！」

　　「孙德富这种身份的人，又是有病在身，为什么那晚会鬼鬼祟祟的出现在舞

厅里呢？他虽然有许多不法的勾当，但一向都是指示手下代劳的，本人绝不会笨

到选择舞厅这种地方乱来。可他那晚却偏偏出现了，这说明他要干的是一件只能

由他本人完成、绝不能走漏风声的隐秘事。那就是——充当色魔的帮凶！」

　　「对极了！尽管现在还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这一点，但孙德富的的确确有重

大嫌疑……」

　　石冰兰语声冷静，但俏脸上已泛起了兴奋的红晕。而王宇更是激动的呼吸都

粗重了，心脏砰砰的狂跳不停。这个意外的发现真是太惊人了，虽然两人此行没

有达到原来的目的，可是这一收获却远比查到瞿卫红的下落更令人欣喜，就如满

天乌云裂开了一条缝，让两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第五集完】

　　 《冰峰魔恋（６）》

＊＊＊＊＊＊＊＊＊＊＊＊＊＊＊＊＊＊＊＊＊＊＊＊＊＊＊＊＊＊＊＊＊＊＊

　　 目录：

　　第２６章　裂痕

　　第２７章　暗助解围

　　第２８章　最危险的亲密接触

　　第２９章　荣誉的巅峰

　　第３０章　最后的遗嘱

＊＊＊＊＊＊＊＊＊＊＊＊＊＊＊＊＊＊＊＊＊＊＊＊＊＊＊＊＊＊＊＊＊＊＊

　 第２６章　裂痕

　　就在石冰兰、王宇二人刚离去不久，孙德富就拖着疲病之躯回到了卧室，拨

通了阿威的手机，一边辛苦的咳嗽着，一边将刚才会面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

　　「什么？你说石大奶来找你，只是为了打听一个不相干的女人？」阿威的声

音从电话彼端传来，显得十分惊讶。「那个叫瞿……瞿什么的到底是谁？居然让

她这么重视……」

　　「瞿、卫、红！」

　　孙德富低沉着嗓音，一字一顿的说出这个名字，跟着叹了口气，彷佛有无限

的感慨。

　　「她可不是不相干的女人，二十多年前，她可是地方部队远近闻名的『军中

之花』，无论是容貌、气质还是身材，都是超一流的，胸部的丰满程度，绝不会

在你迷恋的石大奶之下……」

　　「是吗？啧啧，真是难得，有机会我倒想见识一下这位二十年前的波霸！」

阿威随口笑道，「快老实交代，她是不是你当年的梦中情人？」

　　「是啊，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就神魂颠倒了，马上展开了追求……然而她却是

那么高傲，总是若即若离的，刻意和我保持一段距雕……」

　　说着说着，孙德富彷佛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之中，呢喃的语声犹如梦幻。

　　阿威冷哼一声：「这种不识抬举的女人，就应该用鸡巴好好教训她，直到她

哭着求饶，懂得听话为止！」

　　「还用你说？我正是这么做的！还记得那是一个大雨之夜，我借着酒意闯进

她的宿舍，粗暴的撕开了她那身洗的发白的旧军服，在她的哭喊声中肆意蹂躏着

她胸前的那对大奶子，用鸡巴狠狠的操遍了她身上所有的洞……嘿嘿嘿，那种畅

快淋漓的感觉，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孙德富彷佛突然激动了起来，开始剧烈的咳嗽着。电话彼端的阿威虽然看不

见他的表情，但是也可以完全感觉到他此刻的亢奋情绪。

　　阿威不禁又是吃惊，又是担忧。在他印象中，孙德富是个城府很深、喜怒不

形于色的人，情绪从未如此波动过。他黯然心想，大概这老人真的已经命不长久

了，所以才会倩不自禁的吐露出心事来。

　　只听孙德富在电话里咯咯怪笑了几声，继续道：「事后她哭闹过，反抗过，

还企图逃跑过，但是这些伎俩全都失败了……而我呢，则精心伪造出了她远走他

乡的假象，暗地里却把她囚禁了起来，没日没夜的凌辱她，尽情的发泄着我的兽

欲……那时候物质匮乏，没有现在这么多性虐待道具，也没听说过那些新奇古怪

的日式ＳＭ玩法……我就只是用皮鞭和鸡巴来一点一点的训练她、调教她，直到

把她的傲气全部打掉，乖乖的彻底向我臣服……」

　　「哇！难怪你平常言谈之中，对ＳＭ和调教都那么有心得的样子，原来你早

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亲自实践过了啊！」

　　阿威发出惊叹声，显得肃然起敬。他这才明白，为何当自己炫耀调教那些女

奴的成果时，孙德富会显得不以为然——在这位『奸魔』届的老前辈看来，自己

的手段无疑是太粗糙了！

　　「……我当然实践过了，而且大获成功……哈，只用了半年时间，她就完全

驯服了，每天都赤条条的跪在我面前，一边羞耻的哭泣着，一边淫荡的抖动着她

胸前那两个圆滚滚的大奶子，使出浑身解数取悦我……我无法形容那种感觉……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有一天当你成功调教出一个真正奴化的性奴、一个百分之百

完美的『杰作』时，你就会懂得我的意思了……」

　　阿威「嗯」了一声，在孙德富极富煽动力的语声下，他不由得悠然神往，胯

下居然也蠢蠢欲动了起来。

　　「我说老孙头，如此完美的性奴，为何以前从来没听你提起过啊？你把她囚

禁在什么地方，几时带来让我开开眼界嘛……」

　　阿威说着淫笑了一声。他猜测那瞿卫红当年应该只有二十来岁，现在又过了

二十、也不过是四十多的年纪，虽然已徐娘半老，但说不定更加充满熟女的韵味，

也许还能给人带来惊喜呢！他甚至已经开始考虑，假如他满意的话，将来等孙德

富过世了，完全可以把那熟透的美女作为『遗产』继承过来。

　　谁知此言一出，孙德富竟然呜咽了起来，感伤的道：「人早就已经死啦！那

个时代的医疗太落后了，一场难产就夺走了她的生命……唉，白白花费了那么多

心血，好不容易才调教出来的成果，到最后却还是落花流水一场空……我大受打

击，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提起过这类兴趣了，转而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走私、赚钱和

开拓黑道地盘上……」

　　阿威惋惜的说：「所以，这世上少了一个伟大的『奸魔』，却多了一个普通

的黑帮老大！不过这大概也是命运的安排吧……要不然我今天虽然有个光辉的榜

样可供赡仰，但却没有你苦心经营的势力和眼线来提供间接的协助，无论如何也

不可能斗得过警方的！」

　　「那倒也是！」孙德富又长叹一声，辛苦的咳嗽了一阵，然后他的声音又变

的冷静了起来，彷佛已立刻从回忆的伤感中恢复了过来。「好了，说回到正题吧！

石冰兰今天突然登门，就是为了向我打听瞿卫红，我觉得这件事很不寻常！」

　　「哦？莫非这瞿卫红跟她有什么关系吗？」

　　「嗯，要是我没猜错的话，瞿卫红就是石冰兰和石香兰的亲生母亲！」

　　「得了吧你！上次扫墓的时候，你还猜测她们俩是我的亲姊妹，说她们的生

母很有可能就是我妈呢，怎么这次又换成你自己的性奴啦？」

　　阿威忍不住取笑，接着又装作猛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夸张的惊叫起来。

　　「唉呦！不好，如果瞿卫红是石家姊妹的生母，那她们俩会不会其实是你的

种啊？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

　　「够了！你以为自己很幽默吗？这一点也不好笑！」

　　电话里突然传来了孙德富的咆哮声，他显然是发火了，音量差点把阿威的耳

膜都震破了。

　　「当年瞿卫红来我的农场时，就已经怀孕生产过了，而且就是因为这样她才

会被军队开除的！这件事当时人尽皆知，只不过我后来囚禁她时，想尽量切断她

与过去的联系，所以从没问过她关于那两个孩子的事情，否则我早可以确定她就

是石家姊妹的生母了！」

　　「喂，我开个玩笑而已，用不着这么激动吧！」阿威连忙道歉，小心翼翼的

道，「其实我的意思是，你若只是因为石大奶来向你调查这个瞿卫红，就断定她

是她们姊妹的生母，这会不会太想的理所当然了一些？」

　　「不，我绝不会弄错的！石冰兰的眉梢五官和年轻时的瞿卫红非常像……尤

其是她那种骄傲、倔强的气质，更一模一样……」

　　孙德富执拗的说道。人到了他这种年纪总是很固执的。特别是一个身患重病、

命已不长久的老人，一旦认定了的事情，更是说什么也不会改变看法。

　　阿威本来还想问他，既然二人如此相像，那他也不是第一次见到石冰兰了，

为何以前看到她时却没有认出她就是瞿卫红的女儿呢？不过一转念间，阿威还是

将这问题咽了回去。他清楚孙德富必然会有一个他自认为很合理的理由。

　　「好吧，我相信你不会看错的。」阿威只得顺着孙德富的语气道。「那么你

就要当心了，假如石大奶知道你曾那样凌辱过她的生母，她一定饶不了你！」

　　「哼哼，你放心好了。跟瞿卫红有关的一切，我当年都已做足了手脚，一切

都处理的干干净净！再加上时间已过了二十多年，就算留下什么马脚也都湮灭了。

石冰兰就算明知我在撒谎，也别想调查出任何不利于我的证据！」

　　阿威淡淡道：「你有把握就好！」

　　「但我现在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石冰兰为何突然表示要来参加我的生日舞

会？按理说，警匪誓不两立，无论于公于私她都绝不会来捧我的场的……我有点

怀疑，是不是哪里说错了话，让她已经怀疑到我是你的帮凶！她可能猜测你到时

候也会来参加舞会，所以才想亲自过来查看动静……」

　　「我说老孙头，你是不是神经有点过敏啊？」阿威有些不耐烦了。「石大奶

又不是神仙，哪有可能凭你几句话就猜到你是帮凶！」

　　「怎么不可能？你的毛病就是太轻敌了，所以才会屡次败给了她！」孙德富

厉声道，「别忘了她是大名鼎鼎『Ｆ市第一警花』，这名声绝不是轻易得来的！」

　　阿威的耳朵差点又被震聋了，他苦笑了一声，实在不想跟这个病的喜怒无常

的老头子争辩了，只好应道：「好吧，就算石大奶已怀疑到你了，但她也没有证

据来抓你啊！只要你今后好好养病，不要再出来协助我作案，她永远都拿你没辙

的，更不可能从你身上挖出跟我有关的线索，所以我一样可以高枕无忧！」

　　这次孙德富没有再反驳阿威。他心里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虽然手下有许多

得力的黑道人物，但却没有派遣任何一人去协助阿威作案。若非如此的话，凡是

集团犯案都会留下众多蛛丝马迹，这时候光是忙着灭口就已应接不暇了。

　　「她确实不可能查出什么来，而我现在这样的身体状况，就算想亲自出来帮

你也有心无力啦！」

　　孙德富缓慢的说着，又开始辛苦的连连咳嗽，过了好一阵才勉强停止。

　　「不过，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她说不定会派人监视我……从今天起，你

尽量连电话都别往我这里打，有什么情况我会设法联络你的！」

　　「ＯＫ，我随你便！」

　　「还有，为了保险起见，我生日那晚，你还是不要来参加舞会了，以免节外

生枝！」

　　阿威不耐烦的应了声「知道了」，随手便挂断了电话。

　 ＊＊＊　　　　＊＊＊　　　　＊＊＊　　　　＊＊＊

　　在此同时，石冰兰和王宇返回刑警总局后，立刻将所发现孙德富的疑点向赵

局长做了详细汇报。

　　赵局长大为震怒。他早就知道孙德富参与走私、赌博等不法勾当，只是因为

省市都有高官保着这老顶子，才拿他无可奈何。现在听说孙德富居然还是变态色

魔的帮凶，赵局长气的拍案而起，当即下令从局里抽调出精锐的警力，对孙德富

展开全面的暗中调查。

　　这一命令也得到了李天明的全力支持。原来李天明另率人手追查两年前邻县

的奸杀案，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已锁定一位非常重要的嫌疑犯。据可靠消息，该

犯一早就逃到了Ｆ市来，隐姓埋名继续为非作歹，而他投奔的靠山正是孙德富！

　　不过该犯从上个月起就失踪了，李天明认为，此人一定是被孙德富窝藏了起

来，要抓到人就必须先从孙德富身上打开突破口。

　　尽管石冰兰并不认为该犯就是色魔，为此还和李天明发生过温和的争执，但

是至少在表面上，双方都同意色魔和孙德富必然有勾结！

　　这也算是一种误打误撞的「殊途同归」吧。

　　总之，整个专案组迅速统一了看法，开始齐心协力的对付孙德富。

　　他们首先派人秘密地在孙宅外监视，并密切留意孙德富与何人接触，但大概

是由于孙德富病情实在严重，不仅一连数日都足不出户，就连访客们也都一律谢

绝会见，甚至连电话、电子邮件都不接收了，几乎就像个与世隔绝的隐居者。

　　这使得警方颇有『老鼠拉龟、无从下手』的感觉。

　　虽然石冰兰、李天明都有充分理由相信孙德富涉案，但是却都没有直接的证

据可以证明他就是色魔的帮凶，再加上孙德富本身是政商界的名流，警方不可能

贸然将之拘捕回来审问，那样子只会弄巧成拙。

　　不得已之下，警方只能采取惯用的老招数——对孙德富进行二十四小时不间

断的窃听！企图以此发现线索或是搜集到对其不利的证据。

　　恰好，刑警总局刚从美国进口了一批最新款式的窃听器，反监测能力极强，

号称是『窃听王』，警方内部评估，就算孙宅里有专门检查窃听器的仪器，在还

没有被升级换代之前，对于这种最新款式的『窃听王』也都无能为力。

　　赵局长顶着风险批准了这一个行动。

　　进入孙宅安装监听器的过程，说起来也十分简单——市供电局在警方的指示

下，在某天下午切断了孙宅所在区域的电源，过了几分钟之后再恢复供电，然后

又切断、又恢复……如此循环数次之后，孙宅果然将电话直接打给了供电局局长

本人询问原因。该局长坚决否认供电有问题，反而声称有可能是孙宅内的电路系

统老化所引起的，并且马上热心的派出了检修人员登门检查。

　　一个小时后，两个由警方假扮的检修员进入了孙宅，煞有其事的将整个宅第

所有电路经过的地方，全部检测了一遍。

　　应该说，孙德富对于外来者还是比较警惕，从头到尾都派保镖寸步不离的跟

着两个警员，但是，正所谓隔行如隔山，保镖只能防备到来人有没有偷拿走东西，

对于电路检修的那一套却完全是门外汉了，就在几个保镖的眼皮子底下，两个警

员从容不迫的工作着，将孙德富的卧室、书房、会客室等最经常待着的地方，全

都偷偷安装上了微型窃听器。

　　孙宅的供电问题很快便得到了圆满解决！而孙德富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从那时起也就都落在了警方的掌控之中。

　　但令人失望的是，一连窃听了多日，却始终没听到孙德富与变态色魔进行联

络，甚至从他口中从未说出过跟色魔有关的话，彷佛与其根本就毫无瓜葛。

　　不仅如此，就算是关于走私、毒品和黑道组织内部的事，孙德富都几乎只字

未提：其实这也难怪，孙宅本就不是孙德富指挥犯罪的场所，他平常另有『工作

地点』采进行不法活动，而且自从身患重病之后，他更是基本上『交权』给其他

部下了，目前在孙宅里他就只是在休息昏睡、依靠药物苟延残喘而已。

　　警方唯一搞清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孙德富之所以要费神举办生日舞会，是

因为他自知已不久于人世，因此选定走私集团内部一个名叫丁超的人来接班。

　　这次生日舞会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这个丁超营造声势，介绍他认识更多的

本市名流，广植人脉，以便日后将『友好的关系』持续下去……

　　李天明等人对此都深感气馁，甚至信心都略有动摇，觉得说不定是他们弄错

了，色魔的帮凶或许另有其人。

　　只有石冰兰坚定的认为绝不可能看错孙德富。目前孙德富之所以按兵不动只

是因为他天性狡猾多疑，要多观察一段时间，确定一切都安全后才会跟色魔恢复

联络。

　　事实上，她通过窃听发现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孙德富的确是认识瞿卫红

的，而且关系极不简单！每个夜晚孙德富临睡之前，都会到书房去打开一个保险

柜，从里面取出什么东西来，然后嘴里叨念几声瞿卫红的名字，有时还会发出令

人毛骨悚然的嘿嘿笑声。

　　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石冰兰却无从知晓，她猜测很有可能是瞿卫红的照片，

或是留下来的随身物品，而且从孙德富无意中吐露的只字片语中，石冰兰感觉他

很怕这东西被任何其他人见到，甚至好几次想将其毁掉，但最终还是又放回了保

险柜中。

　　——看起来，只要能将那东西拿到手，孙德富就一定不能再对瞿卫红的事装

傻了，就算想赖也赖不掉！

　　石冰兰对此又是振奋，又是激动。这些天在调查孙德富的同时，她也一样没

放过瞿卫红这条线，虽然因为时间过去太久，无法找到更多线索，但她越来越确

信，瞿卫红百分百就是自己和姊姊的生母！

　　也因此，对于孙德富慎重保藏的那样东西，石冰兰有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

那可能是唯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证据了。假如孙德富哪天又突然改变主意，将之

立即毁掉；那一切都将来不及。

　　她真想立即申请搜查令，出其不意的闯入孙宅夺走那重要的东西，可是，这

么做必然会打草惊蛇，一，孙德富一旦确定自己被警方盯上了，肯定会永远断绝

与色魔的联系，那样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突破口就又完蛋了。

　　该怎么办好呢？石冰兰在左右为难之下，一咬牙决定采取冒险行动。她计划

在孙德富的生日舞会那天欣然赴约，期间暗地里寻找机会偷偷潜入他的书房，亲

自去解开心中的疑问。这计划自然遭到了赵局长的反对。安装窃听器还可以说是

查案的需要，但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偷潜孙宅寻找证据，这绝对是不合法的。

虽然以前警方也使用过这样的办法查案，但这次的对手是孙德富，万一被他当场

抓住，刑警总局将会陷于巨大的危险当中。

　　但是，石冰兰却坚持己见，费了好一番唇舌，终于说服了赵局长。不过赵局

长也警告她说，在这件事上刑警总局将不可能派警力予以支援，以此表明这只是

石冰兰个人的行动。假如她失手砸锅了，所有的后果只能由她自己来承担。

　　石冰兰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　　　　＊＊＊　　　　＊＊＊　　　　＊＊＊

　　晚上十点，Ｆ市医科大学的某间实验室的门被推开，阿威犹如幽灵般飘了进

来。

　　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个熟悉的男子背影，正埋首在一大堆的药品、医学

器材里面紧张的忙碌着，就连他进来了都没察觉。

　　阿威满意的点了点头，走过去一拍那男子的肩膀，笑道：「老兄，这么晚了

还不回去休息？别把身体累坏了啦！」

　　那男子彷佛吓了一大跳，「啊」的一声惊呼，险些连手中拿的试管都跌落在

地，同时猛然回过头来，脸上丝毫没有血色。

　　阿威忙道：「吓到你了吗？抱歉、抱歉……咦，你的胆子什么时候变的这么

小了？脸色居然这么白……」

　　那男子定了定神，没好气的吼道：「废话！旁边那间就是标本室，你突然像

鬼一样冒出来，我差点就给你吓死了！」

　　阿威笑着连连拱手，又再三道歉，那男子才哼了一声，低下头继续忙着手里

的活。

　　「怎么样？第五代『原罪』的进展如何了？」阿威随口问道，「我上次说的

那个解决不孕症的方法，你看是不是具有可行性？」

　　「现在还不清楚，我正在试验！」

　　那男子口气生硬的甩过来一句，显得很不耐烦。

　　阿威耸耸肩，虽然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态度，比起以前来明显疏远了不少，

但也无可奈何。

　　这也难怪，本来这男子自从石香兰被掳之后，就坚决拒绝再参与『原罪』的

研制了，但是阿威却通过老孙头指使了一批社会流氓，引诱他去赌博，很快他就

欠下巨额赌债。正当他被债主追的走投无路之时，阿威犹如救兵般突然出现，苦

口婆心兼威逼利诱之下，终于令他不得不痛苦的违背了誓言，重新成为阿威的助

手，开始遵照要求研制第五代『原罪』。不过，两人的关系却也因此而产生了裂

痕。

　　「看你眼睛都布满了血丝，今晚还是早点回去吧！」阿威假惺惺的表示着关

心 .「试验做到哪了？我来接手就是啦……」

　　「我说，你能不能安静点？别干扰我的工作！」那男子突然发了脾气，额头

青筋毕露，怒气冲冲的毫不领情。

　　阿威讨了个没趣，只得干笑几声，坐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见他聚精会神的无

暇搭理自己，无聊之下也就悄然离开了。听到门轻轻关上的声音，那男子瞥眼见

到阿威确实已走了，这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

　　只有他自己心里才清楚，他刚才之所以会惊吓过甚，是因为他正在研制的药

物并不是第五代『原罪』，而是能够戒除『原罪』药效的解方——虽然他在表面

上被迫答应了阿威的要求，但暗地里却用他提供的药品器材，偷偷研制着能够治

疗『原罪』、使病人重新恢复正常的秘方。

　　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眉宇间充满了焦急之色。

　　——还有十个小时！唉，不知道还能不能来得及……何况还没真正在人体身

上试验过，搞不好会弄巧成拙的……不过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尽力而为……

　　十个小时之后，就是翌日的凌晨八点，女人大代表林素真将被推上手术台，

进行一场生死攸关的心脏移植手术！

　　原来，虽然因为石冰兰的机智防范，使林素真没有被色魔掳走，但是经过来

回的剧烈折腾，令林素真的病情再次恶化了——其实她本来就没有好转过，当时

只不过是阿威留下的一支药剂激发了潜能，同时被『回到主人身边』的兴奋情绪

支撑着，才能在那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表现的那么生龙活虎——当她重新落入警方

的『魔掌』时，极度的失望和惊恐立刻击跨了她，就在被送回疗养院的途中就昏

厥了过去，虽然院方马上进行了抢救、但她却始终没有再苏醒过来。

　　全省的医疗专家立刻第二次云集会诊，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冒险进行心脏移

植手术。这本身也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要知道林素真的身体本就十分虚弱，

又有『原罪』药物引起的多种后遗症，器官功能几近衰竭，就这样去做心脏移植

手术，几乎可以肯定会惨遭失败！

　　所以，这男子这些天没日没夜的忙于试验，就是为了能在手术之前研制出一

些成来。当然要彻底解开『原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特别是要令病体染上的『

性欲型毒瘾』消退，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要运用某些中和性的冶疗

手法暂时抑制住『原罪』的药效，使之至少不会在手术的半途中发作起来，以便

让林素真度过心脏手术的难关，这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

　　总之，他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个无辜女性，因为自己无意中犯下的过错，

而全部沦为欲望的奴隶，甚至是丧失性命！那样他将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的。

　　因此，他发誓一定要连夜研制出成果来，赶在明早八点之前拿到疗养院，趁

医生们都还没到之前替林素真施行注射。因为他本身也是受邀参与会诊的专家之

一，可以自由进出林素真的病房，要做到这点并不难，关键就在于时间是否能赶

得上了。

　　假如林素真能够挺过明天手术的难关，就说明第一步还是成功的。接下来要

做的，是设法令她恢复智商和记忆，这样子警方就能从她嘴里挖出跟色魔有关的

线索来，早日抓到那该死的混蛋了！

　　而自己痴心苦恋的石香兰，也就有很大机会得救了！

　　一想到石香兰，他心中就是一阵绞痛，不过同时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彷佛

这几日的疲倦都一扫而光了！然后他起身洗了个冷水脸，更加觉得全身充满了精

力，马上就又投入到专心致志的试验中去了……

　 ＊＊＊　　　　＊＊＊　　　　＊＊＊　　　　＊＊＊

　　翌日下午两点，Ｆ市刑警总局。

　　「队长，这张就是孙德富宅第的平面草图，虽然不敢说像卫星拍摄的照片那

么标准，但我敢说，至少精确度达到百分之九十！」

　　王宇一边说，一边在办公桌上展开一张很大的图纸。

　　石冰兰低头一看，嘿，他还真不是吹牛。这张图是用直尺圆规等专业工具精

心绘制出来的，看的出费了不少心思，不仅对整个宅第的规格、形状、房间分布

都画的一清二楚，就连过道、花园、游泳池、假山乃至每个房间里的大致家俱情

况都有注明，可谓是极尽详细。

　　「好极了，阿宇！你真能干，这图是哪里弄来的？」听到心目中女神的夸奖，

王宇心里就像吃了蜜一样甜，忍不住用得意的语声说：「是我亲手画的，呵呵！」

　　「是吗，你是怎么画出来的？居然能详细到这种程度？」

　　「很简单。我先找到了当年这栋宅第的建筑商，还有替孙德富负责室内装潢

的设计师，对了，还有上次去安装窃听器的那两位同事，从他们那里问出了整个

宅第的大致情况。然后，我又找到了两个曾经在孙宅做过女佣、现在已经养老退

休的保姆。其中有一个是去年才离开的，对内部所有布置都再熟悉不过啦，我就

是根据她的描述画出这张图……」

　　石冰兰满意的点点头，眼中露出欣赏的神色。她决心要偷偷潜入孙宅后，心

想总要尽可能仔细的将整个宅第了解清楚，才能有利于行动，于是她吩咐王宇设

法去弄到一张孙宅的地图。仅仅只过了一个夜晚加一个上午，他就将任务完成的

如此出色，而且远比她的要求更加周全。

　　而这也就是她之所以倚重王宇的原因。虽然他性格比较冲动，有时候很沉不

住气，但却是个办起事来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人，更重要的是，对她是绝对的

忠诚和服从！

　　「队长你看，这里就是我们上次去时，孙德富招呼我们的书房；这里是那开

舞会的大厅；这里是他睡觉的卧室；这里一般是给客人休息用的客房……」

　　王宇伸手指点着地图，如数家珍般一一介绍起来，俨然是个经常进出孙宅的

熟人。

　　石冰兰用心听完后，又将地图认真的浏览了一遍。整个孙宅里最主要的建筑，

是两栋各有三层高的小洋楼，呈字母「Ｌ」型互相连接着，此外楼下还有个很大

的私大游泳池，旁边是种满花草的凉亭花园。

　　当然，这一切都被高高的围墙给保护着，外面还有保镖巡逻看守，防卫的也

算相当严密了。

　　「现在的问题是，孙德富的卧室、书房以及最主要的活动区域，都在主楼这

边；而开舞会的大厅，却是在副楼那边的底层。这两栋楼虽然外表是相连的，但

也只有在底层才有通道。也就是说，您必须在舞会中途找个机会溜出大厅，沿着

这条通道到达这个门……对，就是这个门……才能进入主楼安装窃听器！」

　　石冰兰「嗯」了一声，在心里计算了一下比例尺后，沉吟说：「这段距离有

二十尺远，假如动作够快的话，几秒钟也就够了……」

　　「但是，孙德富有可能会把这个门锁起来哦！」王宇提醒她道，「也说不定

会派人守在门边，他对您一定还是存有戒心的，这种可能性恐怕相当大！那样您

就无法进入主楼了！」

　　石冰兰同意这个看法，又默默看了一阵地图，突然双眼发亮的道：「有了！

我不一定非要从楼层内部走呀，你看，走这条捷径也许还更快呢……」

　　她伸出一根春葱般的玉指，在地图上缓缓比划着，动作之优美，令王宇心中

一荡，忍不住想入非非起来，神智一阵迷糊，也就没听清她在说什么。

　　就在这时，桌上的电话「铃铃」的响了起来。

　　石冰兰伸手拿起话筒，接听了几句后，简短的答道：「我知道了，谢谢！」

　　然后她挂断话筒，不动声色的对王宇道：「是院方打来的。林素真的手术还

算做的不坏，虽然现在还在重病室里继续观察，但是最艰难的一关已经过去了。

只要接下来的一周不出现问题，就算是彻底度过危险期啦！」

　　「太好了，万岁！」

　　王宇大喜，情不自禁的振臂高呼起来。他一直在担心这次手术，假如林素真

不治身亡，那上次负责护送她去见色魔的石冰兰势必无法交代。虽说后来就连赵

局长都承认，林素真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总会给石冰兰带来沉重的压力。

　　因此王宇听说林素真度过了难关，自然大为兴奋，反而是石冰兰神色如常，

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眼不眨的冷静模样。她继续埋头看着地图，彷佛在认真思考、

完善着自己的想法，等王宇终于从喜悦中平静下来后，才又跟他探讨起关于「路

径」的问题来。

　　两人商量了好一阵子，都觉得这个点子是可行的。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行动的

各项细节了，由于赵局长已有言在先，整个警局都不会再有其他人支援石冰兰。

换句话谈，她进入孙宅后将是真正的单枪匹马，这令王宇非常的担心。

　　「怎么是单枪匹马呢？阿宇，队长不是还有我们俩吗？」

　　突然一个熟悉的女子嗓音从门口传来。石冰兰和王字闻声望去，愣然见到来

人居然是孟璇！

　　「小璇！你……你怎么来了？」

　　王宇失声惊呼。孟璇却不理他，昂首挺胸走到了石冰兰桌前，双脚「啪」的

立定，大声道：「队长，孟璇向您报到来了！请求立刻取消病假、恢复上班！」

　　「小璇，你应该多住院一段时间，等身体完全康复再说……」

　　石冰兰怜惜的望着孟璇，这个以往总是健康活泼、浑身洋溢着青春热情的小

女警，现在却给人一种大病未愈的虚弱感，原本红润可爱的只果脸也变的有些苍

白了，不过这也使她看上去成熟了不少。娇小玲珑的身躯裹在警服里显得分外单

薄，但是胸部却似乎撑大了一圈，丰满的乳房圆鼓鼓的颤动着，虽然还赶不上石

冰兰的尺寸，但诱人的程度却明显更胜从前。

　　「我早就康复啦！」只听孟璇执拗的道。「要我整天躺在床上休养，我才会

被憋坏呢！」

　　「哪有可能这么快就康复啊？小璇你就别逞强了……」

　　王宇话还没说完，孟璇已转过身来，挥手臂踢腿摆了个格斗的架势，瞪着他

道：「不信我们就来较量一下，看看我到底康复了没有！哼，恐怕较量完后就是

你需要时间来康复了！」

　　王宇啼笑皆非，翻了个白眼道：「我说不过你，打也打不过你，你就直接请

示队长吧，只要队长同意了我也没意见！」

　　孟璇回头望向石冰兰，恳求道：「队长，您就让我归队吧！我真的已经康复

了……」

　　石冰兰正想再劝几句，蓦地里心中一凛，察觉到孟璇对自己称呼的改变……

以前她一向是亲热的称呼自己「石姊」的，而现在却开口闭口都是「队长」。

　　她不由泛起一股轻微的失落感，知道有一层无形的隔阂已经产生了，或许再

也不可能消除……

　　「好吧，小璇！欢迎你回来！」石冰兰想了一下，不顾王宇的惊讶眼光，柔

声说道。「我现在就分配给你一个任务，明天开始你和王宇一起去查一查……」

　　王宇愕然，嘴唇刚一动，突然醒悟了过来，队长这是在给自己和孟璇创造单

独相处的机会！他只能怏怏的闭上了嘴。

　　一时间，办公室里的气氛彷佛凝滞了，三人都不同程度的感到尴尬。

　　最后还是石冰兰先打破了沉默，吩咐孟璇和王宇继续去搜集瞿卫红的一切资

料，看是否能挖出更多不为人知的隐情来……

　　「队长只是下去调查走访而已，我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孟璇垂着眼皮，轻

声道。「您现在也很缺帮手，还是让阿宇跟着您吧……」

　　「不行！这一点没的商量！」石冰兰沉下脸，斩钉截铁的说。「这件事就这

么定了，谁要是再啰嗦一句，以后就别再叫我队长了！」

　　王宇和孟璇果然不敢再说了，互相对视了一眼，彷佛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某

种无奈。然后两人就像是在赌气似的，各自转过头，久久回避着对方的视线……

　 ＊＊＊　　　　＊＊＊　　　　＊＊＊　　　　＊＊＊

　　六天后的傍晚，位于Ｆ市黄金地段的孙宅前车水马龙，一波又一波的贵客纷

至沓来，几乎把大门都给挤破了。

　　足有两百平方公尺的超大客厅里，张灯结彩，人声鼎沸，至少有上百名男女

嘉宾在场内随意的走动着，或与老友大声招呼，或与新认识的人互换名片，或是

三三两两的簇拥着闲聊。

　　今晚云集的这些客人可谓鱼龙混杂，从Ｆ市的政界官员到商界大佬，从新闻

记者到地痞流氓，三教九流的人物几乎无所不包。当然，每个人都是在各自领域

混出了名堂的『成功人士』，哪怕是个黑社会头目，此刻也都一身盛装，打扮的

像个『高级的流氓』。

　　几张摆满了芬芳美酒和可口美食的长桌靠在墙角边，任凭这些贵客随意的取

用，除此之外，大厅里几乎没有再摆设任何的桌椅和家俱了，以便空出更多的面

积来作为舞场。因此，宾客们现在全都是站着，就算喝酒进食也都是手端杯盘站

着享用，没有人对此有半句怨言。

　　这大概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举办这个宴会的主人孙德富，已经时日无

多，这是他最后一次庆祝生日了，就算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古怪规矩，大家也都只

会在心中慰慨，绝不会扫了这个垂死老人的兴致。

　　七点整，宾客都到的差不多了，这时忽然有一男一女翩然进入了大厅。

　　这两人明显是一对夫妻，手臂勾着手臂，神色十分亲密，一进来就如鹤立鸡

群般，引起了周围不少人的注意，尤其是那妻子，有着一张清丽脱俗的俏脸、冷

艳而英姿飒爽的气质，再加上那极其惹火、不输给任何ＡＶ女星的魔鬼身材，就

像磁铁似的牢牢吸住男人们的贪婪目光和女人们的嫉妒视线。

　　「啊，你是……石队长？」

　　一个秃顶的老头瞪大眼，失声惊呼了起来，见到那对夫妻微笑点头，他才确

信自己没有认错人，慌忙走上去打招呼。真的是您呀，石队长！哈，您换下警服

我都认不出来了……这位就是您先生吗？幸会幸会……」

　　说话声中，旁边的一些宾客也认出了那妻子，纷纷上来寒暄。剩下的人则好

奇的打量着这场面，悄悄交头接耳起来。

　　「那个大胸美女是谁？好像很出名的样子……」

　　「哇！你连她都不认识吗？亏你小子还在Ｆ市混了这么多年！她就是号称本

市『第一警花』的刑警队长石冰兰呀！」

　　「哎呦，原来是她啊！难怪那双眼睛这么威严，看的我心里怕怕的……」

　　「啧啧，有这样的警花老婆真是赛过神仙哇，又神气，又有艳福……」

　　耳中隐约听到这些讥论声，苏忠平脸露笑容，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他并不因

妻子的风头盖过自己而郁闷，反而觉得骄傲之情油然而生。

　　本来嘛，能让如此出众的『第一警花』成为自己的老婆，这本身就是足以自

豪的巨大成就，苏忠平早就想要在公众场合好好炫耀一番了。无奈石冰兰对这类

社交活动十分反感，特别是那些达官贵人的聚会，无论苏忠平怎么恳求她都不肯

参加，哪怕一次也不行，这令他的虚荣心一直没能得到满足。

　　不料几天前，石冰兰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主动表示要跟他一起

来参则孙德富的生日舞会！

　　这可令苏忠平大为意外，他自己与孙德富也不过是点头之交，今年居然会收

到邀请函，这本身就出乎他的意料了，更加想不到的是一向『自闭』的妻子竟也

彷佛突然开窍了，破天荒的提出想随他到舞会上来开开眼界，令他简直是喜出望

外。

　　而且更令他惊喜的是，石冰兰为了展现出『不同的自我』，还一反常态的做

了精心打扮，脱下了那几乎已成为她标志的死板警服，专门到衣橱里挑了一套晚

礼服换上。嘿，看起来效果比想像的更好，因此才会让那些熟人惊艳赞叹、几乎

『认不出来了』！

　　苏忠平想到这里，情不自禁的又扫了一眼身旁的妻子。此刻包裹着她那诱人

无比的胴体的，是一套淡紫色的晚礼服。这绝对是样式最最保守的一套晚礼服了，

别说没有低胸开口的Ｖ领，就连双肩都遮住了，只袒露着白皙光洁的玉臂；至于

下半身就更保守了，裙角几乎拖到地面，将那两条修长圆润的美腿都掩盖了起来，

只能看到裙下露出的是一双银色的高跟鞋。然而就是这样一套毫不暴露的晚礼服，

穿在石冰兰身上照样又高贵又性感，尤其是胸前那对令人瞠目的丰满巨乳，更是

被晚礼服的样式衬托的格外高耸，走起路来似乎更加波涛汹涌了，充满了无穷无

尽的诱惑。

　　那些靠马甲束腰、钢圈『挤奶』来营造丰乳效果的贵妇小姐虽然一个个都比

石冰兰穿的暴露，有的甚至恨不得把整个胸脯裸露出来，但跟她一比都远远落在

下风，缺乏她那种别具一格的性感味道究其原因，这大概也是因为石冰兰平常太

少穿除了警服之外的其他服装了，因此无论换穿什么都令人眼前一亮，别有一番

新鲜刺激的视觉享受。

　　——嘿，无招胜有招，这种『不暴露』的性感，才是性感的最高境界吧……

　　不过，这境界并不是随便就能达到的，也只有我的冰兰才有这种天赋本钱和

绝佳气质，即便穿最保守的衣服都能令男人热血沸腾……

　　苏忠平越想越是得意，忍不住右臂一紧，更亲密的搂住了石冰兰的娇躯，手

掌还顺势在她那纤细之极的腰肢上捏了一把。

　　石冰兰白了他一眼，低声嗔道：「喂，请注意一下你的形象！」

　　话虽这么说，但语气里丝毫没有责怪的意思，身躯也更靠紧了他，清澈的眸

子里蕴满了温柔、甜蜜的笑意。

　　苏忠平心里升起幸福的感觉，自从结婚后，妻子总是没日没夜的忙于工作，

这还是她头一次这么给自己『面子』，而且流露出身为妻子特有的依恋和柔情。

　　灯光、人群和喧闹声彷佛都恍惚了起来，这一刻真是太温馨了！他甚至希望

这一刻能维持到永久，永远也不要结束……

　　七点十分，一身寿星公服装的孙德富坐在轮椅上，由看护缓缓推了出来。他

大概是心情很愉快，虽然面色不佳，但精神看上去却好多了，满面笑容的向众人

连连挥干、作揖，而宾客们也赶紧围了上去，一个接一个轮流向他问好祝福，不

少人还当场递上贵重的礼物。

　　石冰兰立刻收敛心神，挽着丈夫的手臂，夹在人群中缓缓走向孙德富。她的

步伐、姿势和神色都是那么的放松、自然、气质高雅，但眼神已恢复了职业性的

警惕和威严。

　　对于她来说，刚才和丈夫温存相依的那一刻，也同样是沉浸在幸福之中的。

　　但是从这一秒开始，温馨时刻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她要面临的，是一场并

不亚于生死决斗的危险战役。赌上的不仅是她自己的前途，也有警局的名声！

　　现在这无声、暗潮汹涌的战役已经悄然打响了！

　 ＊＊＊　　　　＊＊＊　　　　＊＊＊　　　　＊＊＊

　　就在这同一时刻，离孙宅仅隔着一条街的小巷里，停着一辆面包车。车厢里

摆放着一台带着萤幕的电子仪器，正在发出高速运转的「嘀、嘀」声。

　　王宇就坐在仪器前，双眼目不转睛的瞪着萤幕，那上面有一个微小的亮点，

正缓缓的向上方移动着。

　　这是由石冰兰身上携带的微型通讯器所发出的信号！

　　和上次去营救孟璇时一样，石冰兰在发梢里藏了一个微型通讯器，用来保持

与外界的联络。假如她在孙宅里遇到任何变故，可以即刻通知到守在外面的王宇

和孟璇，二人就能按照她的指示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援。

　　车门「砰」的打开了，孟璇手里拎着两个饭盒钻了进来，将其中一盒放在王

宇面前。

　　「先吃点东西吧，阿宇！队长那边没那么快采取行动的，起码也要等舞会进

行到一半时才有机会啦……」

　　王宇「嗯」了一声，仍面带忧色：「我就怕突然发生意外，队长一个人孤立

无援，遇到危险只是一瞬间的事，我们的救援未必能来得及……」

　　孟璇见他完全没留意到自己买来的食物，心中微微一酸，眼圈顿时红了。

　　她忙掩饰的打开饭盒，遮住自己的脸蛋，嘴里还在安慰恋人道：「队长在里

面也不是完全孤立的，至少她先生跟她在一起呀。听说她先生是侦察兵出身，拳

脚也很有两下子，关键时刻一定能保护队长的。」

　　「恐怕未必。她先生并不知道队长是去执行任务的，并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

备！」王宇叹了口气说，「其实，队长应该告诉她先生真相的，这样她先生就能

心神领会、在里面充分协助她行动，比我们在外面干着急强多了……」

　　就在今天下午，王宇还曾向石冰兰提过这个建议，但是却被坚决拒绝了。因

为石冰兰清楚，丈夫一向不喜欢她执行那些冒险的任务，要是知道她这次针对的

对象是孙德富，而且行动本身还并不怎么『合法』，绝对会激烈反对的。另外丈

夫虽然身手不错，但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训楝，假如心里怀了『鬼胎』，举手投

足之间很容易露出马脚，反而会引起孙德富的怀疑。

　　石冰兰的这些想法，王宇自然是不会懂的，不过就算懂了也没用，因为她一

旦做出了决定就不会轻易更改的。何况警局本身也有严格的纪律，规定在办案时

不允许将家属卷入进来，以免由于关心情切的缘故造成失误。

　　——唉，但愿队长吉人天相，顺顺利利的完成任务，千万别出任何岔子！

　　王宇只能在心里默默祷告着，机械性的接过孟璇再次递过来的饭盒，在她劝

说下食不知味的咀嚼了起来……

第２７章　暗助解围

　　灯光柔和，悠扬悦耳的舞曲声在大厅里回响。大部分宾客们已分成了一对一

对，下场跳起舞来。

　　孙德富坐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心满意足的望着人群呵呵直笑。他刚才已经

介绍过自己的接班人了。那是个名叫丁超的中年男子，之前只是个默默无闻的马

仔，不过从明天起将正式接管他的所有企业。

　　也许是心情真的很好，孙德富还风趣的告诉大家，他之所以要以办舞会的形

式来庆祝生日，是因为他是个很喜欢热闹的人，但是重病使他无法再承受过于喧

哗的场面，因此才想出了这么一个『附庸风雅』的点子来，这样子既达到了高朋

齐聚的效果，又不至于太过吵闹，可谓一举两得。

　　这话把众人都逗乐了，就连石冰兰也哑然失笑，觉得这老头子倒也坦诚的有

趣，还是有他可爱的地方。

　　现在，她正一只手搭在苏忠平的肩头，偎依在他怀里轻快的踩着舞步，两个

人配合的堪称天衣无缝，娴熟而优美的在大厅里旋转着，在所有宾客里面显得最

为耀眼夺目。

　　动听的音乐声中，夫妻俩连跳了三曲，接下来是难度比较高的『华尔滋』，

两人更是大放异彩，将许多耳鬓厮磨、肢体挨擦的亲密动作演绎的极其完美，引

来了旁观者阵阵的鼓掌声，就连石冰兰自己都十分惊奇，想不到自己这个几乎不

跳舞的人，居然会临场发挥的如此出色。

　　是的，她一向厌恶跳舞，特别是几个月前在『黑豹』舞厅里，被迫穿着暴露

的衣着陪色魔跳舞，不仅被吃了不少豆腐，还当众大大的走光，这更令她心中产

生挥之不去的阴影。可是今晚却不一样，搂着自己跳舞的是至爱的丈夫，所有的

感受顿时完全不同了，原本荒疏的舞技彷佛一下子回来了，而且还有了超水准的

表现。

　　可惜的是，舞会总要交换舞伴，夫妻俩不可能永远旁若无人的跳下去。因此

从第五曲开始，当有人率先向石冰兰邀舞时，尽管夫妻俩彼此都恋恋不舍，但还

是微笑着答应了，各自陪着新的舞伴旋转了开去。

　　一被丈夫以外的男人搂住腰肢，石冰兰的身躯立刻僵硬多了，但是她还是强

迫自己面带笑容，落落大方的踩着舞步。虽然她完全可以借口累了拒绝跳舞到场

外休急，不过当她想到自己今晚来此的另外一个日的时，顿时把其他一切都抛诸

脑后，尽力维持着与刚才一样的水准翩然起舞。

　　这个目的就是，争取引出变态色魔本人！

　　石冰兰有种直觉，色魔十之八九也会来参加孙德富的舞会。当然，他就算来

了也定会化装，就算面对面自己也未必能认出来。不过，假如他也来邀自己跳舞

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每个人跳舞时都有自己独特的姿势、节奏和习惯性动

作，石冰兰相信，只要色魔胆敢搂住自己，不管他再怎么伪装，顶多跳上半曲就

会露出破绽。

　　虽然这并不能做为拘捕的证据，但至少能锁定怀疑的对象，案情就会有重大

进展了！

　　于是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石冰兰几乎是来者不拒，微笑着先后陪十五个

不同年龄、身分的宾客共舞了一曲。然而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这些人虽然也会

色迷迷的满脸丑态，盯着她晚礼服下颤动的丰满乳房流口水，偶尔也会借着某些

舞蹈动作，有意无意的占她一下便宜，但总的来说都算是比较规矩和老实的，看

上去都不像是色魔……

　　——难道我猜错了？色魔根本就没来参加这个舞会？还是说，他特别沉的住

气，竟然能忍住冲动，果断放弃这个光明正大再次吃自己豆腐的好机会？

　　石冰兰满腹疑窦，不过她很快决定，关于色魔本人的疑问要先放在一边，毕

竟今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现在舞会已经进行了一半，孙德富就算暗中一直在观

察自己，也观察了这么长时间，对自己的疑心也该消除了。可以开始寻找机会按

原计划行事了！

　　想到这里，石冰兰一边不动声色的继续起舞，一边留神注意着现场女宾们的

动向。

　　又过了十来分钟，等候已久的时机终于到了！

　　石冰兰不等一曲结束，就礼貌的对男伴说了声抱歉，撇下错愕的对方扬长而

去。她甚至没有去跟正与其他人跳舞的丈夫打声招呼，就小心的避让着一对对舞

伴，穿过人群悄悄的离开了大厅，走向外面的女洗手间。

　　洗手间里面的位置显然已满了，以至于门口还有两个中年贵妇在谈笑着等待

排队，而这正中石冰兰的下怀！她本就是看准了许多女客都出来上厕所，才故意

挑这个时间离开大厅的！

　　当下石冰兰心中暗喜，表面上却装成无奈的耸耸肩，转身走回大厅门口，拦

住了孙宅的一位女佣，红着脸低声撒谎说她内急的厉害，但是底层的洗手间已经

满了，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解决？

　　那女佣不知是计，热心的回答说二楼向东的尽头处也有洗手间。因为孙宅的

副楼本就是专门为接待来宾、娱乐狂欢而修建的，几乎就是一栋小型的酒楼了，

各项设施也都是仿造酒楼来布局的，每一层都有分供男女使用的洗手间。

　　石冰兰道了声谢，脚步匆匆的顺着楼梯上了二楼，很快就找到了女洗手间，

闪身走了进去。

　　如她所愿，这里面没有一个人！

　　石冰兰关上洗手间的门，平稳了一下呼吸，伸手撩开晚礼服的长裙下摆，露

出了一对修长圆润的晶莹美腿。在左边大腿上，赫然用胶布固定着一个薄薄的塑

胶袋，紧帖着大腿白嫩的肌肤！

　　撕开胶布，扯下塑胶袋，里面居然是一件折迭起来的黑色紧身衣！

　　石冰兰将之抖开，心中砰砰狂跳了起来。自从投身警界以来，她一直都自视

为正义的执法者，觉得自己与『偷偷摸摸』是绝缘的！然而现在，她却要第一次

像个小偷似的换上这身所谓的『夜行服』，以一种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方式去执

行任务！

　　这种感觉令她很不舒服，但是她又不得不这么做，这样子等一下的行动才能

方便快速。要不然，穿着这身晚礼服，裙摆太过累赘，别说是攀爬跳跃了，就算

走快一贴都会磕磕绊绊，而且也容易弄脏弄皱，搞不好事后就会被人怀疑。

　　原本石冰兰也有考虑过，直接穿件清爽的长裤来参加舞会，就不用换衣服这

么麻烦了。但是她转念又想，一开始先故意穿上『行动不便』的晚礼服和高跟鞋

出现，可以给孙德富造成一种错觉，这样子他会更加确信，自己的确是诚心来参

加舞会的，对自己的警觉也会更加放松。

　　——别东想西想了，抓紧时间行动吧！

　　石冰兰告诫着自己，随手将紧身衣挂在门后，迅速的将晚礼服脱了下来。顿

时那足以令所有男人疯狂的性感胴体大半暴露在空气中，象牙般的肌肤在灯光下

闪烁着完美的色泽……

　　但是蓦地里，她泛起一种被人窥视的感觉，猛然回过头来，瞪着对面的窗户

低喝道：「谁？」

　　无人应答，只有夜风在窗外轻轻吹拂。

　　石冰兰俏脸一沉，就这么半裸着只穿『三点式』的玉体，一个箭步窜到窗户

边，探头向外望去。

　　这里是副楼的二楼，楼下不远是个私人游泳池，再过去是花园，看来看去也

没发现半个人影！

　　——是我神经过敏了吧，谁会爬到二楼来窥视呢……再说就算有人，也不可

能马上从二楼跳下再找到地方躲起来……

　　石冰兰稍微舒了口气，不过还是本能的先关紧窗户，再脱光了剩余的衣物，

然后再拿起紧身衣，套到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胴体上。

　　这是一套连体式的皮质紧身衣，将她从头到脚都包裹了进去，连脖子和四肢

都不例外，只有头部是露在外面的。

　　一种被勒的紧紧的感觉，立刻弥漫全身。石冰兰忍不住难受的哼了一声，相

对于她发育极其成熟惹火的身材来说，这套紧身衣实在是太小了一些，因此她才

不得不连胸罩内裤都脱掉，要是再多一点布料，恐怕她的人就塞不进去了！

　　本来紧身衣的尺寸是有更大号的，但是石冰兰担心大号的也将更难隐藏，光

是捆绑在大腿上就要占据更大的面积，跳舞时长裙一旦飘开，也就会更容易被人

发觉，所以就选择了刚好能穿下的最小号。

　　幸好，整件紧身衣的质料是又轻又薄的皮质，极其富有伸缩性，这才能勉强

容纳她的娇躯。

　　不过，她那比ＡＶ女星更加丰满的胸部却真正受了大罪，被束缚的极其辛苦

她气都快喘不过来了。只要稍微一深呼吸，胸前那两个硕大坚挺的丰满肉团就几

乎要爆裂似的，拚命同紧身的皮质衣料『抗争』着，想要裂衣而出！

　　最终，较量的结果是双方僵持不下，彼此只能形成妥协，那对超乎常规尺寸

的巨乳总算被吃力的『收服』了，但紧身衣的弹性也被撑到了极限，在胸前不成

比例的醒目突起着，形成了一个夸张到变形的弧度。

　　强忍着胸部的憋闷感，石冰兰用最快的动作，将脱下的晚礼服、胸罩内裤以

及高跟鞋都装进了塑胶袋。她重新推开窗户，瞧瞧四下无人，先将塑胶袋轻轻抛

下，然后自己也翻身越过窗栏，纵身跳下了二楼。

　　只听「啪」的一声轻响，她双足稳稳的站定在地面上，轻盈的就像是狸猫一

样。

　　半秒钟也不耽搁，石冰兰将塑胶袋拎到墙角一个最暗的角落藏好，再沿着整

栋楼的阴影悄无声息的向前奔行。

　　目标是前方五十多尺远处的主楼！只要到达了那里，就可以从底层背面的健

身室窗口翻进去，再神不知鬼不觉的上到二楼、三楼，进入孙德富的卧室和书房

了。

　　这就是石冰兰之前看地图想出来的『捷径』——既然两栋楼内部的通道大门

被锁从了，那就只有从外面走！她的计划是，先由副楼二楼的女洗手间跳出去，

沿着花园和游泳池之间的路径潜行，穿过一个对角线就能到达主楼的背面，那样

就大功告成了！

　　不过这『捷径』比划起来容易，真正走起来却还是颇费周折，因为出发点和

到达点恰好分别在两栋楼的最远端，而两栋楼本身是呈『Ｌ』型连接，和『捷径』

本身正好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假如是白天，只要随便某个客人无意中向楼外望了一眼，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但现在却是夜晚，漆黑的夜色正是最好的掩护，除非用探照灯照射下来，否则几

乎不可能被发现的。

　　石冰兰心情更加稳定了，加快脚步疾奔而去，矫捷的身姿快若闪电。

　　从这一点来说，紧身衣虽然勒的她十分难受，但的的确确令她的动作更加轻

快敏捷，就像融合成了一层肌肤，令她感觉自己彷佛是赤身裸体的奔跑一样，完

全没有衣服的羁绊和拖累。

　　仅仅只用了一分钟，石冰兰就顺利到达了目的地，有惊无险的翻进了主楼的

健身室。

　　假如她这时候回头望一下出发点，而又拥有猫头鹰一般的夜视能力的话，那

她就会骇然发现，那里有一双发亮而淫邪的眼睛，一直都在黑暗之中凝视着她，

就像是猎人凝视着落入陷阱的猎物！

　 ＊＊＊　　　　＊＊＊　　　　＊＊＊　　　　＊＊＊

　　那双眼睛的主人，就是阿威！

　　目送着石冰兰的背影消失在主楼底层，他彷佛突然惊醒了过来，整个人一跃

而起。

　　——不好！石大奶要搞鬼……必须赶紧通知老孙头！

　　正像石冰兰推测的那样，阿威果真有来参加孙德富的生日舞会，并且从一开

始就待在会场里，躲在远处贪婪而静悄悄的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那首次换上的高雅晚礼服、清凉的高跟鞋、优美的舞姿，以及难得流露的女

性特有妩媚，都令阿威看的激动无比、血脉贲张，真想不顾一切的上前邀舞，将

这垂涎已久的巨乳女警再次搂进怀中，狠狠的吃她一顿豆腐！

　　不过，孙德富却坚决制止了他这疯狂的念头。这老头子看到阿威竟然不顾他

的苦心劝告，仍然跑到这里来时，脸上充满失望之色。而且他虽然已身患重病，

但眼光仍然敏锐，一早就看穿了阿威内心的企图，于是当阿威用伪装的身分上前

问候时，他用颤抖的手在餐巾上写了『危险！停止！』四个字，不露痕迹的递给

了阿威。

　　阿威苦笑了一声，将餐巾揉成一团，转身就邀请了旁边一个颇有姿色的大官

夫人，没精打采的跳起舞来。

　　虽然他用理智控制住了自己，但是眼睁睁看着石冰兰被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男

人邀舞，那股强烈的嫉妒还是令他几乎要抓狂了。最后他实在没法忍耐下去，独

自愤然出了大厅，溜到外面闷闷的抽着香烟打发时间，想要来个『眼不见、心不

烦』。

　　抽完了半包烟，阿威的情绪也稳定了不少，正在考虑是否干脆离去算了，就

在这时，他看到石冰兰也走出了大厅，跟女佣说了几句话后，就匆匆奔向二楼去

了。

　　在那一刻，阿威还没有发现不对劲之处——这巨乳女警寻找的时机、假装的

理由和整个行动步骤都无懈可击，换了是其他任何奉命监视她的人，也都不会对

此产生怀疑。

　　阿威也以为石冰兰的确是去解手，不由怦然心动，脑子里浮现出了一幅淫糜

的画面。他想今晚无法与她发生『亲密接触』了，那让眼睛吃一下冰淇淋过过干

瘾总不会有问题吧！这样的机会可绝对不能放过，否则就真正亏大了。

　　想到这里他兴奋了起来，施施然的也上了二楼。他并不怕被石冰兰撞见，因

为他装的也像是憋不住内急，跑到二楼来上洗手间的！当然是男洗手间！

　　男女洗手间本就只有一墙之隔，阿威进入男洗手间后，同样也关上了门，然

后奔到窗口探出身体，想要冒险踏着墙上凸出来的空调管，移动到女洗手间的窗

口处欣赏春色。

　　但也许是不慎发出了响动，女洗手间里突然传来石冰兰的低喝声，阿威吓了

一大跳，慌忙将身体缩了回去，再也不敢发出半点声息。

　　虽然他躲的及时，没有被石冰兰发现，但随后女洗手间的窗口就被关紧，偷

窥的时机已经错过。

　　阿威正在懊恼不已时，却突然听到窗外又传来轻微的异常响声。他悄然探头

一望，愕然瞧见石冰兰居然换了一身黑色紧身衣，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女侠盗」

似的，躇着夜色快步奔向对面的主楼。

　　到这个时候阿威才恍然大悟，连忙奔出洗手间，返回大厅冲到孙德富身边，

低声对他说出了整个情况。

　　孙德富听了微微一惊，随即镇定下来，冷笑道：「哈，警方居然连这种下三

滥的手段都用上了，真是叫我意外呢！不过，假如她是想找我犯罪的证据——

不管是跟色魔勾结的证据还是走私贩毒的证据！都只会是白忙一场了！」

　　阿威听他的语气，知道他必然早已采取了防范措施，销毁了一切可能成为罪

证的物件，一颗心顿时也放了下来。

　　但是孙德富忽然震动了一下，失声道：「不对！假如警方真想找我的罪证，

完全可以直接申请搜查令呀！公开搜查不是可以更彻底、更仔细吗？根本没必要

这么偷偷摸摸的！除非……她是有目的性的、专门针对我的纪念品去的……」

　　说到这里，他的面色已变的十分可怕，犹如骷髅般的深陷眼眶里射出惊怒而

充满煞气的光芒，看上去真是说不出的狰狞。

　 ＊＊＊　　　　＊＊＊　　　　＊＊＊　　　　＊＊＊

晚上九点。孙宅主楼的三楼。书房。

　　一身黑色紧身衣的石冰兰俏无声息的掠进，借着天窗投射进来的微弱星光，

在房内仔细的搜索着。

　　她很快找到了竖立在书架后面的保险柜，插入了一片用来破解密码的电子晶

片。这是警局的技术专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在仔细倾听了窃听器里传来的柜门开

关的声响后，经过计算机数码分析和广泛调查，最终确定了该保险柜的样式和型

号，为石冰兰临时制作了这个破解密码的晶片。

　　「卡嚓」一声轻响，柜门顺利的打开了！

　　石冰兰按捺着激动的心情，伸手从柜子里取出了自己好奇已久的东西。

　　东西不止一样！

　　她睁大眼睛一样一样的检视着，然后她明亮的眸子里逐渐流露出震惊、愤怒

和悲痛的表情，以及无法置信的骇异……

　 ＊＊＊　　　　＊＊＊　　　　＊＊＊　　　　＊＊＊

　　同一时刻。孙宅副楼底层。大厅。

　　「你说石大奶是专门针对你的纪念品去的？」阿威听的一头雾水，愕然道，

「什么纪念品？是很重要的东西吗？」

　　「当然重要！是那个瞿卫红的……唉，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孙德富气急败

坏的道。「总之那东西绝对不能让石冰兰看到！否则她一定会阻止我用它来陪葬

的……」

　　「只是个用来陪葬的纪念品？」

　　阿威一时啼笑皆非。他虽然不知道孙德富说的具体是什么东西，但想无非是

瞿卫红当年留下的遗物，搞不好是曾经穿过的胸罩内裤之类的玩意。就像自己曾

经偷偷拿走过石冰兰的胸罩一样，想不到孙德富居然也有这种趣味。

　　「一样纪念品而已，没什么大不了啦！只要不是能直接证明你有罪的证据就

好……」

　　「你知道什么？那是我费尽心血的结晶……」

　　孙德富恼怒的提高了嗓音，一口气没喘过来，又开始剧烈的咳嗽。身后一个

女佣慌忙走过来，想要替他捶背，却被他粗暴的伸手推了开去。

　　阿威好气又好笑的道：「你激动啥？马上派人拦住她，把你的结晶夺回来不

就行了！」

　　由于两人刚才的说话、动静稍大，已经引来了旁边不少人的注意，孙德富忙

深呼吸了几口，用手帕捂住了嘴，算是暂时平静了下来。

　　等他移开手帕时，惨白的脸上已满是冷酷之色，压低嗓音恶狠狠的道：「夺

回来？不，我要石冰兰也成为那结晶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才能让她永远保守住

秘密……」

　　阿威一震：「难道你想杀了她？」

　　孙德富没有否认，阴恻恻的道：「我没邀请她去主楼，她却偷偷潜入，就算

她是警察，这行为也是非法的！作为这个宅第的主人，我打死一个非法闯入者是

天经地义的，谁也不能说我有什么不对！」

　　说完他举起手对着不远处挥动了一下，刚才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丁超立刻撇

下舞伴，快步走了过来。孙德富低声对他耳语了几句，后者沉稳的点着头，转身

匆匆走出了大厅。

　　阿威感觉事情严重了，孙德富似乎是被触动了某个「逆鳞」，整个人好像已

陷入了某种疯狂的状态。

　　「喂，你派人教训一下石大奶也就是了，可千万不能杀她啊！我还要她留着

一条命，先把她的肉体原罪给我赎完……」

　　「别再说了，我主意已定！」孙德富凶相毕露的说，「老杂碎本人已死，他

的两个女儿反正都将葬送在你手里，早一点死也没什么区别。再说，你也已经得

到了其中一个。不管怎么看，你的仇都已经报的很彻底了！该知足啦……」

　　阿威心里也升起了一股怒意，不客气的抢白着孙德富。

　　孙德富却根本不再与他争辩，吩咐女佣又去叫来了四个西装墨镜的保镖。

　　阿威万万想不到事态竟发展成这样，不由一阵懊悔。这老头简直不可理喻，

早知道如此刚才就不向他告密了，量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

　　「我这也是为你好，小威！我早就发现你太沉迷于她的美色了，这令你失去

了进碓判断的能力和果断狠辣的心肠，说不定哪天就会吃大亏……」

　　孙德富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停顿了一下，又安慰阿威道：「不过，我会尽

量让你达成心愿。我刚才已下令，尽可能抓活的……到时候会先让你爽完了，再

把她处死的！」

　　阿威啼笑皆非，用挖苦的语气道：「真是谢谢你了。不过要活捉石大奶恐怕

不容易，我还是等你杀了她之后奸尸好了，也省得那么麻烦！」

　　孙德富恍若未闻，招手叫四个保镖走近身边，指着阿威道：「这位客人的钱

包被一个女贼偷走了，你们现在到二楼的女厕里去等那个女贼，如果她从窗口进

来，你们出其不意的抓住她，然后交给这位客人亲自去搜身……」

　　四个保镖齐声答应。

　　孙德富又道：「不过要是那女贼反抗，你们就给我当场杀了她！不要有丝毫

犹豫！」

　　四个保镖再次答应了，然后动作迅速的转身离去。

　　阿威看出他们腰间略有鼓起，显然是都有枪在身，一颗心不由更沉了下去。

　　他知道这时候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无可奈何的苦笑了一声，也跟在保镖们

身后走出大厅，来到了二楼的女洗手间里面仍然是空无一人！

　　四个保镖有默契的站好了位置，两个分左右守在窗边，两个则躲在门口把风，

以防万一有其他女客进来坏了事。

　　阿威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心中的焦急真是不用提了。

　　现在的形势很明显，丁超一定已奉了孙德富的命令，率人到主楼去对付石冰

兰了，而这里又埋伏了四个保镖。她实际上已被包围了，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

都是死路一条！

　　阿威清楚，石冰兰绝不是肯束手就擒的人，必然会奋力反抗，被当场打死的

可能性极高。

　　他绝不能看着她就这么毙命，死亡对她来说未免太便宜了，一辈子做自己的

性奴才是她命中注定的结局！

　　阿威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很想挥拳击倒这四个保镖，暗中助石冰兰一臂之

力。这念头令他自己也觉得荒谬，哈，色魔居然想帮助一心想抓到自己的女警！

人生真是太富有戏剧性了！

　　不过他却没有动手，要同时对付四个带枪的保镖，即便以自己的身手也是难

上加难，必须另外等待时机……

　　大约三分钟后，那两个守在窗边的保镖忽然一齐拔出了枪，同时尽量贴住墙

壁隐藏好身躯。

　　阿威抬眼一瞧，只见夜色下一条黑色的窈窕人影飞快的移动着，转眼就到了

窗口正下方。

　　其中一个额头有疤痕的保镖忙对阿威做了个手势，示意他躲到暗处去，千万

不可以出声。

　　阿威只得先蹲低身体，霎时间已打定了主意，准备等石冰兰爬到窗口时故意

发出一点声音来，好及时引起她的警觉，这样子说不定能救她一命……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四个保镖在全神贯注的等待着猎物入网，阿威的神

经也绷的紧紧的，手心里都是冷汗。

　　谁知又过了好一会儿，窗口却一直没有动静。石冰兰竟始终没有攀爬上来！

　　窗边的两个保镖惊疑不定，忍不住闪身出来，探头向下望去。映入眼帘的是

空空如也的墙壁和地面，根本就没有半个人影！

　　这一来不仅保镖们都错愕异常，就连阿威也大感意外。不过所有人都马上想

到，一定是石冰兰察觉有异，所以赶紧顺着原路返回主楼了，要不然就是躲到了

花园和游泳池那边去。

　　阿威暗地里松了一口气。而保镖们则仍各回原地，尽职尽责的继续把守岗位，

观察着外面的动静。

　　与此同时，透过窗户可以望见主楼的房间正在逐一亮起灯光，显然是搜查者

正缓慢、但十分仔细的向前推进，绝不会漏过任何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

　　换句话说，石冰兰现在已经处于严密的包围之中，虽然暂时还没被发现，但

那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罢了！

　　情况真是危急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阿威突然心中一动，冒出了另外一个念头。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起

来，拍了拍那额头有疤痕的保镖肩膀，发牢骚道：「那女贼既然跑了，我也不耐

烦在这厕所里多待。对不起啊各位，我要先走啦，你们慢慢等吧，抓到了她再告

诉我好了！」

　　那保镖之前见到孙德富对他的神态，知道他必定是身分非同一般的贵客，忙

恭敬的道：「您请便。这里就交给我们吧！」

　　于是阿威大步走出了女洗手间，对守在门口的那两个保镖也打了声招呼，然

后向前走了几步，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又反身折回，走进了旁边的男洗手

间里。

　　里面也空无一人。

　　阿威凝神细望，只见这里面共有四个小隔问，其中最靠里面的那间的门是紧

闭的。

　　他的嘴角立刻露出了微笑，暗想果然不出自己所料，石冰兰一定是躲在那隔

间里——当这巨乳女警发现女洗手间里有埋伏时，并未如常人所想般慌忙逃走，

而是想到可以从旁边的男洗手间爬进去，那也是一条生路！刚才她必然是听到自

己的脚步声接近，所以才赶紧躲到了那小隔间里。

　　——呵呵呵，石大奶你果然还是有些头脑的，没有让我失望！不过，你现在

还没有脱离险境，唯一能救妁的人只有我啦……但我要是就这么直接出现在你面

前，一定会令你疑心的……要怎么样才能取得你的信任，让你主动向我求助呢？

　　嗯，这倒是个难题……

　　阿威只稍微想了一下，就又有了主意。他张开嘴，伸食指枢了两下喉咙，顿

时「哇」的吐了出来，吐完后大声打了两个饱嗝，摇摇晃晃的走向水池边洗脸，

一副标准的醉汉模样。

　　洗了两把脸，阿威嘴里呢喃了几句连他自己也不知所云的含糊话，然后突然

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香兰啊，香兰……你到底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好

想你……想到我的心都在发痛……」

　　他一边说，一边挤着嗓子，发出呜呜咽咽的抽泣声，就彷佛是醉酒之后突然

想起了心爱的人般，将满怀心事都吐露了出来，倾诉着自己对石香兰的思念，说

的是深情款款，跟言情片里的一流男主角有的一拼。

　　——喂，石大奶你听到了没有？我对你姊姊如此一往情深，你该本能的对我

有了好感吧……至少该相信我不会是坏人……

　　阿威在心里叨念着，但是那隔间里却毫无动静，彷佛石冰兰并没有被他所打

动。

　　——岂有此理！难道是我的演技太拙劣，被她看穿了？还是她仍在犹豫不决

之中？

　　阿威一咬牙，索性什么话都不说，哭的更加伤心了。他原本只是做戏，但当

他想起自己从小父死母弃，一个人又是被劳改，又是流亡海外，这些年来受过无

数的委屈，吃过无数的苦头。那些往事点点滴滴的浮上心头，令他一时间触动了

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伤疤，竟真的忍不住悲从中来，像个孩子一样泪流满面的痛哭

了起来。

　　有多久没有这样释放出内心的痛苦和感情，好好的哭泣过了？十年？还是二

十年……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阿威才感觉自己身上的兽性和邪恶暂时消退，重

新像是一个有着正常感情的普通男人了……

　　或许是这一真情流露的确产生了效果，或许是感觉到时间紧迫不能再拖延，

躲在隔间里的石冰兰终于有了反应。只听一声轻响，一身黑色紧身衣的她如燕子

般轻灵的掠出，箭步就窜到了阿威跟前。

　　尽管对此已有心里准备，但阿威还是「啊」的低呼一声，吓了一跳！——石

冰兰竟不是从最后一个隔间里出来的，而是倒数第二个！原来她故意将最后一间

的门关上，完全是为了迷惑人的，其实她却是躲在倒数第二间的门后。假如阿威

刚才心生歹意，悄悄接近最后一间企图暗算她，那倒霉的就会是他自己了！

　　不过也由于这么一下意外，使阿威的吃惊样子表现的更加自然，目瞪口呆的

指着石冰兰，彷佛要吓的大叫出来。

　　石冰兰赶紧伸手掩住他的嘴，低声道：「别出声！是我，我是石冰兰……」

　　阿威佯作恐惧的拚命点头，同时身体不断发抖，跟正常人受惊时的反应完全

一样。

　　其实，这种恐惧也有一半是真实的。因为阿威很担心石冰兰目光锐利，凭着

曾在『黑豹』舞厅与自己近距离接触的相似感，一眼就看穿眼前的自己就是变态

色魔伪装的那么自己的假身分也将被她拆穿，失去了与警方周旋的最大本钱，以

后的较量必然是一败涂地。

　　不过还好，石冰兰也许是被刚才那番深情的表白打动，有了先入为主的好印

象，也许是心思放在思考如何脱离困境上，似乎并没有发现眼前的男人就是她苦

苦追查的色魔。

　　「我是香兰的妹妹呀！」只听她松开手，温和的道，「我们是见过面的，你

不认识我了吗？」

　　阿威喘了几口气，像是这才回过神来，故作惊奇的说：「啊，是石队长啊！

你……你怎么躲在这里？」

　　石冰兰松手放开了他，身体稍微退后，但又竖起食指「嘘」了一声，示意别

惊动了外面的人。

　　阿威点点头，接着道：「你怎么会躲在这里？而且还……这种打扮？」

　　「唉，一言难尽！我今晚是为了查案子才来的，乔装打扮也是迫不得已，因

为警方的这次行动必须绝对保密……」

　　石冰兰简单的解释了两句，说的十分含糊，并未透露她真正的目的，只说是

来秘密搜查孙德富宅第，现在恐怕已经被发觉了。

　　「难怪，我刚才经过女洗手间，瞧见好几个保镖模样的人站在门口！」阿威

紧张的道。「那些人一定是来抓你的，石队长您可要小心点……」

　　石冰兰听了心中一沉。她之前原本想从女洗手间攀爬进去，但是职业的警惕

令她比常人多留了一个心眼，先躲在下面观察了半分钟，然后她发现窗玻璃的两

边有淡淡的水雾在若隐若现，那分明是有人就躲在窗边，口鼻喷出的呼吸造成的！

于是她当机立断，冒险试着攀爬进了男洗手间，但是由于不知外面的底细，一时

也不敢贸然出去。

　　「孙德富这家伙，我对他早就看不惯了！」阿威心想演戏索性演到底，扮作

一脸正气的道。「这次只是因为盛情难却、加上看在他已经活不了几天了，我才

来勉强来捧场的……」

　　石冰兰「嗯」了一声，随即轻蹙秀眉沉吟不语，似乎是在思索着如何应付眼

前的危机。

　　假如换了一个人，这时候肯定赶紧向守在孙宅外的王宇和孟璇求救，让二人

立即强闯进来支援。但石冰兰却不愿意这么做，毕竟这次是警方『理亏』，强攻

并不具备合法性。再说仅凭他们两人也是寡不敌众，搞不好还会刺激孙德富而狗

急跳墙，那后果就更是凶多吉少了……

　　阿威见这女警似乎对自己的确没有丝毫疑心，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他迷起双

眼。开始用一种男人欣赏美女的目光来打量对方。

　　他虽然早已看见石冰兰穿的是一套紧身衣，但之前却一直没敢看的太放肆，

现在他当然不会再错过机会了，然后他在内心深处发出了一声赞叹。

　　眼前的美景实在是太性感、太令人狂喷鼻血了！

　　这巨乳女警玲珑浮凸的魔鬼身材，被完全包裹在黑色的紧身衣里，所有美妙

的部位都显得曲线毕露，被富有弹性的皮质淋漓尽致的勾勒了出来。

　　那对丰满无比的大奶子，绝对是被箍的最紧的，在胸前鼓起两个尺寸惊人的

球体弧度。灯光下看的清楚，那两个硕大圆球的顶端还各有一粒明显的凸痕，看

上去极其细嫩小巧，但却能将皮质顶出清晰的痕迹。

　　而那原本就纤细之极的腰肢，在紧身的束缚下更加不堪一握，和高耸的胸乳

恰成鲜明对比；至于修长健美的双腿、饱满耸翘的臀部，更是被最完美、最真实

的展现了出来。甚至，就连双腿之问的私处形状也都纤毫毕现的透出皮质来，可

以隐隐瞧见那两片肉唇的凹凸轮廓。

　　总之，这套紧身衣根本就不像遮身的衣服，倒像是一层人工的皮肤，造成的

效果跟裸体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假如是眼力不好的人，乍一看甚至会产生错觉，

误以为站在面前的根本是个一丝不挂、光溜溜的黑皮肤美女！

　　阿威看的热血沸腾，火辣辣的视线反覆上下边巡着、游移着这具诱人到极点

的胴体，干燥的喉结上下翻滚。他实在不想露出急色的模样，可是却怎么也无法

控制住自己贪婪的目光。

　　石冰兰很快察觉到了这不礼貌的目光，这才想起自己这身装束实在不雅。她

的俏脸略微一红，但想这是男人的正常反应，也很难怪对方，于是也没发怒，只

是轻声道：「你转过身去，不许回头！」

　　阿威恋恋不舍的应了一声，只得转身背对着她。

　　只听背后隐约传来哗啦声，似乎是有个塑胶袋被打开了，接着是一阵极其轻

微的衣服摩擦肌肤的声音，显然是对方正在将那套紧身衣剥离她性感的肉体！

　　阿威脑子「嗡」的一响，心脏几乎从胸腔里跳了出来！他几乎忍不住想回身

扑过去，现在就目睹这巨乳女警的真正裸体，然后将她压在身下彻底征服！

　　但是不知怎的，他彷佛感觉到两道锐利的目光如刀锋般盯着自己后背，令他

泛起一股寒意，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他也害怕暴露了真面目，因此只好咽着口

水强忍下了下来。

　　等到他终于获准回头时，石冰兰已换回了之前进入舞会时的装束，一身高雅

大方的紫色晚礼服和银色的高跟鞋，令她完全恢复了冷艳而迷人的风姿。

　　然后她向阿威借来了指甲刀，将脱下的紧身衣戳了好几个裂痕，再将之撕裂

成一条条的碎片，扔到抽水马桶里冲掉了。

　　穿着这紧身衣，固然能使石冰兰行动方便快捷，但是她也想清楚了，此时此

刻绝不能再逃到楼外去，否则万一被捉住或者打死，单凭这紧身衣，自己的非法

行动就赖不掉！孙德富可以堂而皇之指控自己做贼。现在换回了晚礼服，情形就

好多了，假如能设法回到大厅里去，那她对刚才偷偷潜入的事完全可以矢口否认！

　　孙德富又没有当场『人赃俱获』，就算他仍穷凶极恶要除掉自己，但至少名

声保住了，也不会拖累到刑警总局。

　　因此在权衡利弊之下，石冰兰毅然决定抛弃紧身衣，倒并不是因为春光泄漏

才换衣的。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返回大厅了！

　　石冰兰似乎很快想出了主意，走到旁边拨弄着发梢里隐藏的通讯器，顺利联

系上了王宇，用极轻的声音简短的说起话来。

　　就在这时，外面又传来了纷乱的脚步声！

　　阿威和石冰兰都是一惊，赶紧躲进倒数第二个隔间里，关上门反锁了起来。

　　来者显然是那几个保镖，只听那额头有疤痕的嗓音响起，大声呼唤着阿威的

尊称。

　　阿威先是不敢答应，但石冰兰却推了他一把，使了个眼色，他才勉强应道：

「在上厕所啦！干嘛？」

　　「没事！我们见您进来好久了，怕您有事，所以来问问！」

　　那保镖一边说，一边已向这里走来。石冰兰目光一转，忽然无声无息的跨到

了马桶盖上站定，同时轻轻一拉阿威的臂膀，让他也坐在自己脚边。

　　阿威先是不解，但随即明白了——隔间和隔间虽然有壁板遮挡，但壁板的底

部却有将近一尺的空隙，是可以看见隔壁之人的腿脚。

　　他不禁暗暗惭愧，看来同样是在紧急的情况下，石冰兰的注意力、观察力和

镇定都比自己略胜一筹。

　　逅时那保镖已走进了隔壁的隔间。

　　两人都透过壁板底部的空隙，盯着那穿着皮鞋的脚在隔壁移动，连大气都不

敢喘一口。石冰兰固然一颗心悬到了喉咙，阿威也是紧张万分。因为这些保镖并

不知道自己和老孙头的真正关系，若他们一旦和石冰兰生死对决，是绝不会特别

照顾自己的小命，那时十之八九自己也要玩完了。

　　想到这里，阿威心里忽然泛起一种荒谬绝伦的感觉。自己和她明明一个是色

魔，一个是女警，彼此誓不两立，但此时此刻却彷佛成了一条绳上的蚱蜢，被命

运紧紧的联系了起来。

　　是的，紧紧的联系着……就好比说两人身体的某些部位，此刻就「联系」的

是那么紧……

　　由于要伪装成大解的姿势，阿威不得不坐在马桶盖的前方，但只能坐大约半

个屁股，因为石冰兰就站在他身后！

　　她的双手正支撑在阿威肩膀上，以便保持着平衡；那双修长圆润的美腿，则

隔着晚礼服的裙角紧紧贴着他的背脊。，踏在银色高跟鞋里的双足，更是亲密无

间的触碰着阿威的臀部，鞋尖甚至被他压到了臀下。

　　这种接触的面积虽然并不多，但却令阿威感觉到怦然心动，彷佛有种从未体

验过的刺激。

　　一直以来，他最垂涎、最关注的都是石冰兰那饱满发达的胸部，可是现在他

发觉，这美女不单是巨乳诱人，简直可以说胴体的每个部分都具有强大的『杀伤

力』！

　　不过这念头只是刚一闪，就被骇然所取代了。因为两人同时瞥见，隔壁的保

镖正在蹲下身体，手掌也按到了地面上，显然是要通过空隙向这边张望。

第２８章　最危险的亲密接触

　　「喂，你干什么？」阿威忍不住大喝一声，「你是变态狂吗？居然偷看我上

厕所！」

　　那保镖慌忙缩回身体，尴尬的道：「先生您误会了，我是在捡掉到地土的手

帕！」

　　「是吗？或许你应该用手机或者镜子照一照我这里，那样不是更方便！」

　　阿威讽刺的道。他这是抢先把话说出来，以免对方真的用手机或是镜子来偷

窥，那样可比趴在地上看更加方便。

　　「对不起，先生！对不起……请您原谅，我这就走！」

　　那保镖连声道歉，赶忙起身出了隔间。原来他确实是怀疑石冰兰躲在里面，

但却无论如何想不到阿威居然主动掩护她——因为这保镖亲耳听到孙德富说，抓

到了「女贼」要交给阿威发落的，可见两人必然不是同伙——他只是怀疑石冰兰

是否制住了阿威，逼着阿威撒谎，所以才俯身想要查看究竟，但是听阿威如此中

气十足、态度自然的责骂自己，显然并未受制于人，因此这保镖疑心尽去。他可

不想得罪孙德富请来的贵客，慌忙道歉走出了隔间。

　　阿威和石冰兰同时无声的吁了口气，但是危机还未完全过去，那保镖的脚步

声仍在洗手间里回响，只不过走到窗户那边去了，显然是还要观察其他地方。

　　不过比起刚才来，阿威的心跳已稳定多了，敏锐的感官顿时又回到了与自己

亲密接触的肌体上来。

　　他先是故意轻微挪动着屁股，将石冰兰的脚掌更多的坐在臀下，等到她本能

的缩足回避时，阿威突然伸出右手，直接握住了她那穿着高跟鞋的纤巧右足！

　　石冰兰想不到对方竟动手动脚起来，愕然向下望去，却见阿威一脸苦相，示

意她的鞋尖踩痛了他。

　　石冰兰歉然，正想把脚移开的更远些，谁知阿威却握住不放，而且还用左手

轻轻替她脱掉了高跟鞋。

　　石冰兰娇躯一震，俏脸微微泛红了。由于今晚要换穿紧身衣，她为了抓紧时

间，来的时候就没有穿丝袜，赤裸的脚掌顿时被对方直接捏到了手中。

　　但是这种情况下对方的要求无疑是正当的，她也不好拒绝，只得随手接过了

自己的一只高跟鞋，有些不知所措的拎着。

　　阿威见她没有反对，胆子更大了，如法炮制的将她的另一只脚也抓了起来，

替她脱鞋。这次他故意将动作放的更慢，好延长手握这美女裸足的时间。那莹白、

绵软而温润的脚掌，慢慢的随着高跟鞋的离开而全部暴露了出来，然后垫个落入

了阿威的掌握。那细嫩的足趾就像雕刻出来的一样，柔滑的脚心显然十分怕痒，

正在手掌的触摸下轻轻的颤抖、软弱的挣扎。

　　光是看着这完美的足掌，阿威就已经兴奋的裤裆突起了帐篷，要非常辛苦才

能掩饰住这副丑态。

　　他怕暴露了嘴脸，因此只是有意无意的稍微把玩了一下，就规规矩矩的放了

下来，重新扮出正人君子的嘴脸。

　　还没来得及偷看一眼石冰兰此时的脸色，蓦地里，远处隐隐传来了警笛的响

声。

　　阿威心想这一定是石冰兰招来的救兵，正略感安慰，谁知警笛声到了某个还

有明显距离的地方后，就一直没有变化了，显然是警车已停在那里不再前进。

　　尽管如此，这警笛声还是起了震慑作用，那保镖的脚步声立即奔出了洗手问，

一边喊着什么一边远去了。

　　石冰兰忙赤脚跳下马桶，重新穿上高跟鞋，略带红晕的俏脸上露出振奋的表

情，对阿威悄声说：「你到窗边看看，是不是有很多人穿过花园，向后门那边跑

了过去？」

　　阿威依言开门出去，走到窗边举目一望，果然，夜色下隐约见到十多条黑影

在忙乱的窜着，向后门的方向跑去。而警笛声也正是从后门那里传来的！

　　——奇怪，这些人怎么全都冲向警车？是在找死啊！

　　阿威一转念间，忽然明白了，石冰兰是有意指使部下将警车开到后门，摆出

一副从那里强攻的架势。这样子孙德富听到后，就会下令保镖们都往那里冲，不

惜一切代价也要拦住警方的支援力量。她自己就可以借机从这洗手间里脱身了。

　　——好一个调虎离山之计！这正是我惯常用的招数啊，想不到石大奶你也学

会了嘛！

　　阿威在心里暗暗赞许。其实他只猜对了一半，王宇将警车开到后门后，并未

摆出强攻的架势，只是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条绳索隔着高墙抛了进来，然后又在墙

角扔下一只银色高跟鞋，伪装成石冰兰已经攀墙逃到了孙宅外面的假象。

　　总之，这个布置显然已成功了，阿威亲眼瞧见，就连那丁超都亲自冲向了后

门，基本上所有保镖都被吸引了过去。

　　不过，这些人也算训练有素，并未闹出多大的动静，因此似乎也没惊动到大

厅里正在跳舞的人群，大概是里面的舞曲声本就很响，将这一切都掩盖了过去，

否则单是听到警笛轰鸣，恐怕早就有人出来查看究竟了。

　　不到半分钟，警笛声又渐渐远去了。接着保镖们垂头丧气的返身回来，三五

成群往主楼那边去了。

　　「怎么样？那些人是不是全都走了？」

　　石冰兰的声音自后传来，显得胸有成竹，彷佛一切都在她意料之中。

　　阿威正想回答说是，但忽然想这样一来，她就可以放心的扬长而去了，这一

局她又是大获全胜！

　　说起来也有些莫名其妙，当石冰兰有生命危险时，阿威忍不住拚命救她，但

是一旦这种险境解除，看到石冰兰那自信十足的样子，他又觉得有气，很想好好

教训一下她！

　　何况，还没有占够她的便宜呢！拘束在那小小的隔间里，也许还有其他花样

可以玩……

　　「嗯，大部分都走了！」阿威先装出欣喜的样子，然后好心的对石冰兰说，

「不过还是别大意，你先别急着出去，我替你探一下路吧，看看他们会不会还有

人守在外面！」

　　说完也不等石冰兰回答，就返身奔向洗手间的门口，煞有其事的向外望去。

　　门外果然没有保镖了，只有两个穿着工作服的佣人正拿着拖把和水桶，正要

进入女洗手间清理卫生。

　　阿威对着其中一人招了招手，等他走到身边时，低声说道：「我的手机不小

心掉到马桶里了，请你们帮个忙，设法帮我捞出来好吗……是最里面隔间的那个

马桶……嗯，那手机里存有对我非常重要的资料，找不到的话你们孙老先生是会

发脾气的，千万拜托了！」

　　那佣人恭敬的答应了，转身招呼着同伴一起走向走廊另一头，大概是先去找

工具了。

　　阿威则回到了石冰兰身边，假装惊惶的道：「不好了！走廊上还有几个保镖

没走。他们仍在怀疑这个隔间里有人，正在商量用什么借口再进来检查一次！」

　　饶是石冰兰机智镇定，听到这话也倒抽了一口冷气，微露沮丧的神色。

　　她掠了一下秀发，平静的道：「我知道了！你赶紧出去吧，他们要对付的是

我，与你无关！」

　　「那怎么行？」阿威反对道。「我出去了谁掩护你？你会马上被发现的！」

　　石冰兰淡淡一笑：「你在这里也阻止不了他们来检查呀！还是赶紧走吧，别

白送了一条命！」

　　「不，我绝不走！你是香兰的妹妹，如果我就这样抛下你走了，将来一定没

脸去见香兰！」

　　阿威扮出激动的模样，其实心里却差点笑破了肚皮。

　　「不会的啦。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尽到了最大的努力。我和姊姊都会永

远感谢你的！」

　　「别说了！我决心跟你同生共死！」

　　阿威斩钉截铁的做了个手势，转身又将隔间的门反锁了起来。

　　石冰兰目光闪动，重新审视着阿威，以前她觉得眼前这个男子绝对配不上姊

姊。但是就在刚才短短的十分钟里，既听到他为了姊姊是如此伤心，又看到他不

惜生命保护自己的壮举，这都令石冰兰颇为感动，对他的好感也在增加中。「好

吧，那咱们一起来想想办法，看怎么样能把他们骗过去！」石冰兰沉吟着道。「

我估计，他们生怕得罪贵客，还是不敢强闯的，只会另外找借口从这个缝隙偷窥

过来……」

　　阿威点头称是，忽然蹲低身子趴在地上，也向隔壁张望了一眼，然后起身说

：「以这个缝隙的大小，只要他们不是明日张胆的把脸凑过来，那么当脑袋凑到

最低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这个高度……」

　　说着伸手比划了一下，正好比马桶的高度还要高出几公分石冰兰轻叹一声，

十分失望，心想就是这几公分坏事，导致对方可以瞥见自己的双脚，自己总不可

能悬空停在半空中吧。她还来不及说话，阿威突然伸出双臂，一手揽住她的纤腰，

一手抄在她的腿弯处，将她整个人打横抱了起来。

　　石冰兰吃了一惊，本能的想要挣扎，但马上想到对方将自己抱起来，倒是可

以躲过隔壁的窥视。

　　但她的俏脸仍羞红了，嘴里轻声道：「这样是不行的，快放我下来！」

　　「怎么不行？我抱的这么高，他们一定看不见你的啦！」

　　阿威说着，双臂将石冰兰抱的更紧了，感受着怀里这具温热、柔软而玲珑浮

凸的娇躯。

　　说也奇怪，她的身高足有一百七十二公分，胸前这两颗巨乳又是如此的份量

十足，但抱起来的感觉竟是相当的轻盈、苗条，而且柔软的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

似乎随时都能在怀里化去。

　　「真的不行啦！」

　　头一次被丈夫以外的男人这样抱起，石冰兰脸烫如火，只感到被抄住的膝弯

一阵酸软，竟然失去了挣扎的力量。

　　「你抱着我手很容易累的，万一他们拖延时间，你很快会支持不下去……」

　　阿威暗暗好笑，但也不得不装模作样的道：「嗯，这倒也是。不然我背着你

妤了！」

　　「你……你先放我下来！」

　　「啊，是是！」

　　石冰兰被放下来后，脸上的红晕还未褪尽，就在形势所逼和阿威的苦劝下终

于「想通」了。她默不作声的趴到了他的背上，任他的双手分别托住自己两条大

腿，将自己整个人背了起来。

　　不过这一回，是阿威很快不干了。因为他发现，白己虽然可以恣意的轻捏石

冰兰的大腿，但是她却挺直了上身，胸部跟自己的背脊距离的远远的，根本没法

触碰到那对丰满无比的乳房。

　　——必须尽可能多接触她的身体，这场游戏才会玩的有趣！

　　阿威越来越兴奋，于是他假装想起了不妥，惊叫说这样背着人自己就无法坐

下，说不定也会被发现破绽。

　　「那怎么办？我总不能骑在你脖子上吧？」

　　石冰兰在焦急之中，冲口说出了这句话，说完才觉得不雅，俏脸更加发烫。

　　阿威装着苦恼的想了一下，忽然眼睛发亮的道：「我看，只有这种姿势最保

险了……」

　　边说边比划了一下。

　　石冰兰一看就面红耳赤，连连摆手说不行。这时只听脚步声传来，有两人先

后走进了洗手问，直奔隔壁的隔间。

　　阿威瞥眼一瞧两人的鞋子，看出正是刚才碰到的佣人，精神不由更振，心想

这下好戏来了。

　　他听出隔壁那两个佣人已蹲到马桶边，开始用工具掏挖了起来。不过从壁板

的缝隙处看不到他们的动作，只能看到他们跪蹲的膝盖，单以姿势而论，跟早前

进来窥视底细的保镖几乎是一模一样，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

　　说时迟，那时快，阿威迅速无声的解开皮带松开外裤，令之垂到脚边，然后

不由分说的猛然正面搂住石冰兰的纤腰，将她整个身躯向上举了起来，并用恳切

的眼神催促她别再婆婆妈妈。

　　到此地步，石冰兰骑虎难下，也只能含羞按照阿威的吩咐，伸手搂住了他的

脖子，同时张开双腿夹住了他的腰部，使自己像个树熊一样『挂』在他身上。

　　——啊，这种姿势……我全身几乎都被他碰到了……真是好丢脸哦！

　　石冰兰只觉得无地自容，下意识的正想挣脱，但这时隔壁那两个人已都蹲在

地上，彷佛是要捞取什么东西似的，围着隔壁的马桶忙开了。她心中一惊，原本

推拒的双手反而更紧搂住了阿威的脖子，两条光滑美腿也更用力、死死的夹住了

他的腰部，而且还绕到腰后互相交缠了起来，生怕自己不慎跌下来。

　　阿威顺势将她的晚礼服裙摆完全向上翻起，使她的大腿和屁股一起暴露在空

气！

　　石冰兰大羞，感到自己只穿着丁字裤的光溜溜臀肉上，传来被冷风吹拂的感

觉，心中只感到极其不妥。但是为了不使长裙下摆被隔壁看到，如此翻起来又是

必须的，根本没有理由反对。

　　她只能咬牙切齿的对老天祈祷，希望隔壁那两人赶紧窥视完、赶紧离去，免

得自己多受罪……

　　阿威的心情却跟她完全相反，巴不得隔壁的活永远也别结束，好让他永远沉

浸在与这巨乳女警胸腹相贴、腿股交缠的销魂滋味！

　　——嘿嘿嘿，我亲爱的石大奶，要是你知道此刻如此亲密搂着你的，就是你

费尽心机想抓的变态色魔，你会不会气的晕过去哇！哈哈哈……

　　他在心里狂笑着，尽情享受着既捉弄了这美女的心灵，又侵犯了她高贵玉体

的双重快感！

　　特别是，他的双手早已故意不用劲了，只是假装楼着那纤细的腰肢而已，基

本是靠石冰兰自己的力量盘踞在他身上的，一想到这点，阿威就兴奋的不行。

　　当然最令他兴奋的，还是再次零距离接触到了那对梦寐以求的极品巨乳！

　　此刻他的脸部，正亲密无间的挤压在那高耸的双峰间。虽然，这中间还隔着

石冰兰的晚礼服和乳罩，但是那对极其富有弹力、鼓鼓耸起的丰满肉球，就算是

再厚的衣料也遮挡不住那无与伦比的美妙触感！

　　尽管阿威拚命想掩饰自己的冲动，但是胯下的肉棒还是激动的充血勃起，不

但撑的他自己的内裤凸起，还无可避免的顶到了石冰兰光滑的大腿上；如此明显

的生理变化，石冰兰自然立刻感觉到了，芳心顿时剧震，清澈的眸子里也露出嗔

怒之色，狠狠的瞪着阿威。

　　「对……对不起，我不是有心的……实在是控制不住身体的本能反应……」

阿威哭丧着脸，用细如蚊蝇的声音解释起来，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

　　石冰兰心烦意乱，真想不顾一切的跳下地来，结束这羞耻的亲密状态。但这

时蓦地有说话声从隔壁传来。

　　「奇怪，好像没有呀……」

　　「不可能吧！你看仔细了没有？起来起来，让我来找找……」

　　这两个佣人的对话听在阿威耳中，当然知道他们是在辛苦的寻找那根本不存

在的手机，可是在石冰兰听来，却以为是对方仍要继续检查下去。她一惊之下，

四肢不由自主的重新缠紧了阿威，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阿威大喜，表面上却也装着十分恐惧的样子，上下牙关都哆嗦着打起架来。

　　石冰兰生怕这战栗声招人怀疑，情急之下来不及多想，下意识的将阿威的头

颈更深的埋进自己胸前，将那声音堵了回去。

　　——哇！我的妈呀！

　　阿威只觉得面颊猛然陷入了两大团丰满柔软的肉山里，口鼻正好被夹在中间

堵住，呼吸都快凝滞了。虽然这是他梦寐以求的绝顶享受，但假如长时间被如此

伟大的「凶器」埋葬着，搞不好真会被闷死在里面呢！

　　他只能忍痛割爱的探出头来，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同时双手托住了石冰兰近

乎赤裸的屁股，将之用力的抬起，使双方的身体稍稍分离。

　　而这时石冰兰也猛醒过来，俏脸顿时连耳根都红透了。她对自己的胸部一向

「严加看管」，就连对丈夫都几乎没有开放过，不料今晚却被眼前这男子再三接

触到，虽然还隔着衣物，但也已经令她羞愧之极、手足无措了。

　　因此当她见到阿威主动从自己双峰间探头出来，心中又增添了一分好感，刚

才些许怀疑他吃自己豆腐的想法也随之消失了。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石冰兰虽然接下来很快感觉到，阿威的手托着自己光

溜溜的臀肉，停留的时间似乎过长了，但她却默许了这一接触。这一方面也是因

为她的双腿勾住阿威的腰部太久，已经很是酸麻了，这时候也只能含羞将屁股坐

在对方的掌上，以便节省体力！

　　这种默许令阿威的欲望更加狂升，色胆也越发膨胀，他甚至露骨的缓缓移动

手掌，感受着这冷艳女警结实而弹性十足的臀肉，并且摸到了只包裹着小半屁股

的丁字裤边缘。

　　虽然看不见这丁字裤的颜色和样式，但是阿威还是凭着手感判断出，这是一

条蕾丝半透明丁字裤。无论款式还是布料的精省程度，都比她上次在『黑豹』舞

厅时穿着的、后来被逼着脱下交给自己的内裤更加性感！

　　哼哼，好一个表里不一的骚货！外面不管是穿着威严的警服还是端庄的晚礼

服，里面都是这么的挑逗……

　　阿威忽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用另一种方式来将这巨乳女警彻底征

服！过去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用暴力手段将她掳走，囚禁起来肆意的

强奸、调教，直到她大声哭泣着向自己求饶臣服……

　　但现在，他忽然很想试试，看自己能否用假身分来接近这女警，用『温情』

的手段来勾引她，挑起她的性欲，令她心甘情愿的还原出最淫荡的那一面，然后

自己再突然揭开真面目！那时候她将会是何等的震惊呀，自己就可以更好的嘲笑

她、打击她了……

　　这个大胆的想法真是太诱人了！阿威激动的心脏狂跳，双掌故意一松，令怀

中温暖的胴体微微下沉，而他自己勃起的阳具立即顺势迎上，又碰到了那细嫩的

大腿内侧，而且一下子就逼近了尽头！

　　石冰兰猝不及防，骤然失去重心的感觉令她只顾本能的夹紧对方，等到她惊

觉姿势不对时已经迟了，双方的下体已彼此靠拢，紧紧贴在了一起。

　　假如不是双方都穿着内裤，那么这一下很可能已有了『突破性进展』，但虽

然如此，石冰兰还是能清晰的感觉到，那根顶着自己阴部的肉棒是多么的灼热和

粗大！

　　她险些「啊」的惊呼出声来，满脸通红的瞪大眼，彷佛不能相信会有这种事

发生。

　　下一秒钟，她的呼吸骤然急促了起来，丰满无比的胸部剧烈起伏着，一下接

着一下的轻擦着阿威的面颊，但是她的躯体却并没有挣扎动弹，甚至也没有挪开

下身，就这么维持着亲密接触的姿势。

　　阿威明知此时不能性急，应该慢慢的挑逗起她的情欲，但是那种隔着自己内

裤和她的丁字裤，彼此的生殖器互相摩擦的感觉真是太销魂了，他一时失去了控

制，龟头猛然弹跳着爆发了，将极度的愉悦强劲喷射了出去。

　　到这时候石冰兰似乎才反应过来，又羞又急的抬起屁股想要后退，但阿威却

不容分说的死死按住她的双臀，肉棒持续的喷发着滚烫的热情，直到将自己的内

裤和她的丁字裤完全湿透！

　　在这个过程中，尽管两人都拚命压抑自己，但还是不可避免的发出了粗重的

声响，大概是惊动了隔壁的佣人，只听壁板发出了「扣、扣」的敲击声，接着传

来其中一个佣人关切的询问声：「先生，您没事吧？」

　　「没……没事！」

　　阿威喘着气，尽力用正常的声音回答。

　　「嗯，是这样的，先生！」那佣人停顿了一下又道，「我们已经仔细的找过

了，并没有发现里面有手机……」

　　阿威生怕穿帮，慌忙打断他含糊其词的道：「原来你们是来找手机的啊！吓

我一跳……嗯，没有就没有啦，你们还不赶紧出去！」

　　那两个佣人显然觉得十分奇怪，一边小声嘀咕着「有没有搞错」，一边收拾

好工具离开了洗手间。

　　听到脚步声远去，石冰兰猛然挣脱阿威的怀抱，双腿「腾」的跳下地来，但

长时间的『悬挂』姿势显然使她腿部肌肉僵硬了，加上穿的又是高跟维八立厄不

稳之下差点又跌入阿威怀中一『小心！』

　　阿威忙伸手扶稳了她，然后突然扬起巴掌，重重的给了自己两个耳光。

　　「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他一边挤出哽咽的嗓音，不断重复这三个字，一边扮作悔恨交加的模样，双

膝着地跪在石冰兰面前。

　　石冰兰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将原本被撩起的晚礼服裙摆重新拉下，遮住自己

赤裸的双腿。

　　尽管她的动作很快，阿威还是如惊鸿一瞥般窥见了双腿之间的春光。那遮住

神秘禁区的丁字裤原来是鲜红色的，半透明镂空的蕾丝已经完全被浊白的精液浸

透，清晰的现出前面一小团黑色来，看上去真是说不出的淫糜。

　　可惜这一美景很快就一闪而过了，接着耳边传来的是石冰兰的斥责声：「你

是该死！你这样怎么对得起我姊姊？」

　　阿威听出她的声音略微发颤，似乎心情颇为激动，但又不太像愤怒致极的样

子。他抬头一看，只见石冰兰双颊晕红，丰满的胸脯仍在快速的起伏，明亮的眼

眸彷佛微含嗔怒和责备，同时也有着些许的慌乱和不知所措。

　　「是，是，我对不起她！」阿威掩面发出抽泣声，「但我……真的不是故意

的！刚才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真的……」

　　石冰兰神色复杂的望了他好一阵，才幽幽叹了口气说：「算了，这也不能全

怪你……你起来吧，我们现在必须赶紧离开这里，其他事都等出去再说！」

　　阿威点头称是，这才站起身来，再次假装走到洗手间门口『望风』，那当然

是啥危险都空有，就连刚才那两个佣人都不知去哪了。

　　他再返回隔间，就见到石冰兰正紧蹙秀眉，右手探入裙子里捣鼓了几下，然

后将。一团皱巴巴的草纸扔进了马桶。

　　显然，这巨乳女警是在擦拭下体和大腿上沾染的精液。她大概原本还想将那

条彻底弄脏了的丁字裤脱下来的，但是又不好意思，加上阿威已经回来了，打手

势示意一切安全，如此良机实在一秒都不宜拖延，于是她只好咬牙忍受着私处传

来的粘乎乎、脏兮兮的恶心感，跟着他快步走出了男洗手间。

　　穿过走廊，沿着楼梯到了底层，迎面见到宾客们正纷纷从大厅里涌出来，就

好像电影院散场似的，形成拥挤的人潮。

　　阿威和石冰兰忙加入到人潮之中，一齐向大门的方向走去。边走边听到身边

的客人在议论纷纷，原来孙德富不知如何突然晕倒，已送往医院急救，众人自然

也无心继续跳舞了，今晚的舞会就此正式结束。

　　「哈，冰兰！你在这里呀，总算找到你了！」

　　忽听身后传来惊喜的叫嚷声，阿威回头一看，原来是苏忠平不知从哪冒了出

来，正穿过人群挤到了石冰兰身边。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我一直找你都找不到……」

　　听到丈夫这略带埋怨的语气，石冰兰俏脸微红，含含糊糊的支吾了两句，还

鬼使卑台吸瞥了一眼阿威。不管是因为情势所逼也好，为了保命脱身也好，刚才

她总是瞒着丈夫，和另外一个男人躲在洗手间的小隔间里，发生了一些很不应该

的逾矩行为，这不能不令她感到内心有愧。

　　「苏先生，您好啊！」阿威却神色自若，主动的向苏忠平伸出手，笑咪咪的

说，「刚才您夫人是跟我在一起，她对我刑讯逼供了半天，差点把我吓死了！」

　　「是您啊，好久不见了！」

　　苏忠平认出了对方，尽管两人只有数面之缘，但他还是礼貌的跟对方握了握

手。他以为是妻子的「职业病」又发作了，舞会半途突然想起什么案情，所以离

场去审问人家，心中顿时释怀。

　　「她当警察的就是这个脾气，工作生活都不分了，希望您别介意哦！」

　　「我当然不介意啦，石队长让我有了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

　　阿威一语双关的说着，同时意味深长的望着石冰兰，只见她俏脸微红，转头

躲闪着丈夫的眼光。

　　「我们也因此而改善了关系，加深了友谊。是吧，石队长？」

　　阿威却还不肯放过她，假装随意的又追问了一句，石冰兰只好点了点头，神

色更见尴尬。

　　阿威心里泛起一股恶作剧的兴奋感。他这是当着苏忠平的面，不露痕迹的轻

轻调戏了一下石冰兰。想到这巨乳女警被迫让自己占口舌的便宜，而且当着她丈

夫的面，晚礼服下还穿着一条被自己弄脏、精液斑斑的丁字裤，那种感觉真是说

不出的爽！

　　——嘿嘿嘿，姓苏的蠢驴，要是你知道，此刻你老婆正『携带』着浓浓的精

液走在你身边，而且那精液全都是我射上去。你会不会气的吐血呢？哈哈哈……

　　苏忠平哪里知道阿威心中的淫邪念头，跟他又客套了几句后，就挽起妻子的

手臂，顺着人潮一起走出了大门。

　　阿威跟在后面，出了大门后就向夫妻俩挥手告别，找到自己的车子坐进去，

点火开走了。

　　他一边开车，一边回味着在那小隔间里的美妙享受，今晚的收获真是太丰富

了！可以说是既饱了眼福，又过了手足之瘾，最后还彻底宣泄了一回欲望。

　　想一想，那具玲珑浮凸的魔鬼身材，几乎每个部位都被自己碰到了呢！

　　所不同的只是碰到的轻还是重、是否露骨而已……单是亲手触摸到的部位，

就有足掌、膝弯、大腿、屁股、纤腰和脊背；生殖器更是基本顶着她大腿内侧、

乃至深入到尽头……唯一可惜的是对她那对巨乳的接触还不够亲密、时间还不够

长，但也已经是空前的惊喜了……

　　阿威越想越是得意，忍不住发出「嘿嘿」的淫笑声，过了好一会儿才收回思

绪，想起出来时听说孙德富昏倒了，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歉疚。

　　看来老孙头说的那什么『纪念品』，对他真的很重要呢，所以才会气昏过去

吧……不过，我刚才几乎碰遍了石大奶全身，可以确定她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呀！

那纪念品又没被拿走，真搞不懂老孙头为啥那么想不开……

　　阿威满腹疑窦，同时也很牵挂孙德富的安危，很想马上掉头到医院看望一下

他，过转念一想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毕竟警方现在严密盯着孙德富，而自己之

前对石大奶表示过对孙德富的反感，总不能这么快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还是稍

等一些日子另找理由上门去看望比较好些。

　　打定主意后，阿威踩下油门，加快车速返回了魔窟。

第２９章　荣誉的巅峰

　　数日后的清晨，Ｆ市刑警总局。

　　石冰兰坐在办公室里，清亮的眸子眨也不眨的盯着手里的一张单据，俏脸上

满是掩饰不住的激动，就连双手都不由自主的微微发抖。

　　这是一张ＤＮＡ化验报告单，上面明白无误的写着一个结论——经鉴定，瞿

卫红的的确确就是她的亲生母亲！

　　鉴定的样本，来自于瞿卫红遗留下来的一小截发丝，而这发丝，正是石冰兰

冒了巨大风险，从孙德富的书房里偷拿出来的！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些天了，但是回想起当时那一刻的情景，石冰兰还是犹

如被石头重重击中了胸口般，心里充满了震撼、痛苦、愤怒和惊骇。

　　当时她打开书房的保险柜后，首先摸出来的是一本相簿，翻开来一看，里面

果然全部都是瞿卫红的照片。这些照片大多数是黑白的，也有少数彩色的，看的

出年代已经久远，全部都已微微泛黄了。但是照片上那清丽脱俗的容色、高雅出

众的风姿和一颦一笑的动人表情，却都还是活生生的无比鲜明，彷佛真人跃然眼

前。

　　这些照片的背景，大部分正是在孙德富负责过的那个农场，起初还都是些正

常的生活照，但翻了十多页后，相簿里已赫然出现了衣衫半褪、坦胸露乳的半裸

照！而且越往后翻页，照片上的瞿卫红衣服也就穿的越少，到后来竟出现了一丝

不挂的全裸照！尽管是黑白的，但她那涨红的俏脸、含泪的羞耻神色也还是看的

一清二楚。

　　在这些全裸照里，瞿卫红不仅被迫脱的光溜溜，摆出面对镜头张开双腿、或

是翘起屁股的种种淫荡姿势，更令人骇异的是，她还同时遭受着惨无人道的性虐

待！有的是她正痛苦的在地上滚动挣扎着，身上满是一条条的鞭痕；有的是她被

全身赤裸的吊在半空中，下体处居然摆放着一支蜡烛，正在嗤嗤的烧着她的阴毛！

　　不过最令石冰兰震惊愤怒的，还是相簿的最后三张照片！那居然是三张瞿卫

红的遗像。第一张显然是在某医院照的，她紧闭双眼，苍白的遗容显得说不出的

安祥、宁静，彷佛在庆幸自己终于告别了这个吃人的痛苦世界；第二张，她身上

的衣服已被脱光，露出了丰满的双乳和带着斑斑血迹的下身；第三张，她的遗体

居然被放进了一个很大的透明玻璃容器里，就像实验室里的动物标本似的，永远

的保存起来！

　　由于当时时间紧迫，加上光线昏暗，石冰兰并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是一个什

么样的容器、究竟放置在农场的何处。她强忍着悲痛，将相簿放回原处，伸手继

续在保险柜里摸索着，很快又给她找到了一小团乌黑的发辫，和一双小巧的绣花

鞋。

　　石冰兰凭直觉感到，这一定都是母亲的遗物！于是她小心的抽取了其中一丝

秀发，用透明胶粘在自己手臀上，使之不至于掉下来，然后她关起柜门悄然离开

了。

　　这之后遇到阿威，由于石冰兰带走的只是细细的一缕发丝，因此阿威根本就

没有察觉。次日返回警局后，石冰兰立即将那缕发丝送到了专门的化验室，开始

进行ＤＮＡ鉴定。

　　在苦苦等待了数日后，现在鉴定结果终于出来了！石冰兰心中百感交集，一

方面为确定了自己的身世而激动、感慨，另一方面，也为生母曾遭受过如此惨无

人道的折磨而倍感痛心、气愤。

　　——这个该死的孙德富！他跟变态色魔简直是一样的货色……我一定要将他

也绳之以法，为屈辱而死的妈妈报仇！

　　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石冰兰铁青着脸霍然站起。她已不想再等下去

了，真想马上就对孙德富采取拘捕行动。

　　但是，单凭自己生母惨死的『罪状』，显然还不足以缉拿孙德富。毕竟自己

手上还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何况事情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早过了法律上追究

的时效。但要是再这么拖下去的话，孙德富说不定随时会一命呜呼，那时不仅追

查色魔的线索又将断掉，关于母亲的旧案也将再无无查清之日，永远成为一桩悬

案了……

　　该怎么办好呢？石冰兰陷入了左右为难之中。幸好就在这时，负责监听孙宅

的部下传来了一个特大的喜讯——孙德富这老狐狸终于沉不住气了，露出了他的

狐狸尾！

　　石冰兰闻言精神大振，忙亲自赶到监听室询问究竟。原来孙德富在生日那晚

晕倒送医之后，只打了一夜的点滴，次日凌晨就又返回了孙宅。然后他彷佛遭受

到致命的打击一般，变的更加沉默寡言了，基本上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令警方的

监听毫无所获，这期间他唯一接见的客人，是一位来自美国的白人律师，不过谈

的都是他的身后事安排，跟案情本身毫无关系。

　　警方随后暗中调查了那位名叫亨利的美国律师的不法犯罪活动也无任何勾结，

只是单纯的接受孙德富的遗嘱委托而已。

　　原本警方已几乎要气馁了，谁知今早突然听到孙德富用低沉的声音打了个电

话。他一共只说了几句话，但是这几句对警方来说却不亚于平地惊雷！

　　——３号吗？是我！我叫你处理掉楚倩和石香兰，你进行的怎么样了？嗯，

很好！从现在起你就给我消失，永远别再出现在我面前！

　　虽然警方无法测出，孙德富到底是将电话打给谁，也没听到对方如何回答，

但是至少『楚倩』和『石香兰』两个名字，却是听的清清楚楚、绝无差错！

　　石冰兰听后心急如焚，再次向赵局长提出了拘捕孙德富的请求，并且立刻获

得了批准。

　　半小时后，十多辆警车呼啸着开到了孙宅。接下来的事情竟是出乎意料的顺

利，孙德富起先还装傻充愣，百般抵赖与色魔有何牵连，还扬言要上告到省政府

和媒体那里去；但是当石冰兰毫不留情的当面怒斥，并且出示了录音证据后，孙

德富立即面如死灰，整个人瘫软在轮椅上，任凭双腕被警员戴上了手铐。

　　之后就是按惯例的彻底搜查、抄家，但什么也没找到！书房的保险柜已变的

空空如也，想必里面的『收藏』早已被销毁。

　　石冰兰对此已有心想准备，也不是很在意，一挥手，命令警员将孙德富押回

了警局。

　　严厉的审讯随即开始。

　　或许是垂死的躯体已丧失了顽抗下去的意志，孙德富并未如预计的那样难以

对付。事实上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只能由石冰兰一个人单独审问他，他才

肯交代所有犯罪事实。

　　这个要求遭到了赵局长和李天明的反对，不过二人反对的动机各不相同。赵

局长是担心孙德富想耍什么花样，李天明却纯粹是嫉妒，不希望在审讯上又让石

冰兰独自立了大功。

　　「放心吧，局长！他是个只剩一口气的衰朽老头了。就算真有什么不良的企

图我也应付的了！」

　　石冰兰安慰着赵局长，后者想想也对，再加上若不答应这个要求，孙德富就

宁死不愿开口，最后只好让步。

　　于是，这场审讯果真由石冰兰一个人进行。当然，警方在审讯室内布置了监

控设备，专案组的所有成员虽然全都坐在外面，但却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举一动。

　　尽管石冰兰坚信自己「应付的了」，但是当她真正走进审讯室面对孙德富，

在他那双虽然昏暗无神、但却仍然充满邪气的目光注视下，石冰兰还是感到极不

舒服，彷佛全身的衣服突然间被剥光了，整个人赤身裸体的站在这老头面前。

　　幸好除此之外，孙德富倒没有丝毫过分的言语和行为。他只是不停的辛苦咳

嗽着，对石冰兰的审讯全部有问必答。

　　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真相』，令所有人都大大的吃了一惊。

　　「没错，你们警方要找的变态色魔就是我！从去年到现在，所有那些针对大

胸脯女性的奸杀案、绑架案，都是我一手指使、策划的！

　　——当然喽，我只是负责用头脑指挥，真正用鸡巴教训那些大胸脯婊子的，

都另有其人，前后一共有三个。毕竟我已经老啦，虽然还有着强烈的性冲动，但

是却已经丧失了性功能，只能够用我的双眼，来欣赏那些婊子被性虐待、被折磨

的好戏。

　　——所以，你说我是色魔的同伙，这话既对也不对。严格的说，那三个家伙

不过是供我驱策的傀儡罢了！他们代我在那些女人的身上发泄兽欲，让我也获得

了极大的满足。

　　——嗯，你要知道那三个人的名字身分？行啊，我这就告诉你。不过，前两

个因为先后被李天明和你盯上，已被我派人除掉了。其中就包括那个差点在『黑

豹』舞厅强奸了你、事后又绑架凌辱了孟璇的毁容者！嘿嘿嘿，他那张脸够恐怖

吧……我想你这辈子都很难忘记他……然而很可借，他已经被乱刀碎尸，丢到海

里去喂鲨鱼了……

　　至于楚倩和你姊姊，我真的很遗憾。恐怕你很难再把她们找回来了。我通过

走私的管道，把她们偷偷运到了非洲的土着部落交易场所，在那里卖了个好价钱。

也许她们现在正被哪个土人酋长收藏在后宫里，卖力的承受着传宗接代的光荣任

务呢……哈哈哈……」

　　石冰兰越听越怒，气得脸色惨白，几乎想一个耳光狠狠甩过去。但是还没等

她动手，孙德富就在一阵狂笑声中，突然一口气吸不上来，连人带椅的仰天摔倒

在地- 口吐白沫再度陷入昏迷。

　　审讯不得不临时中断。孙德富被抬上警车，紧急送往协和医院抢救……

　 ＊＊＊　　　　＊＊＊　　　　＊＊＊　　　　＊＊＊

　　「哇，整整一千西西！果然是产量惊人的大奶牛啊……」

　　黑暗的魔窟里，阿威啧啧惊叹着，瞥了一眼盛装奶水的采集箱，那里面洁白

色的乳汁装的满满的，几乎都要溢了出来。

　　他心满意足的关掉了吸奶器，然后将两个玻璃容器从石香兰的胸脯上摘下，

让她帅的双乳恢复自由。

　　石香兰如释重负的喘了口气，俏脸涨的通红，眼睛里满是屈辱而又羞愧的表

情。

　　她像母兽一样四肢着地，光着身子狼狈的趴在平台上，性感成熟的胴体微微

的哆嗦着，胸前那对雪白肥硕的巨乳沉甸甸的坠在胸前，两粒奶头上还各挂着一

滴白色的乳汁。

　　「主……主人，求你把后面的……也关掉……」

　　石香兰的声音有些发颤，羞红着脸自己獗起了肥嫩滚圆的光屁股。那两瓣白

花花的臀肉间夹着根电动阳具，一端深入体内发出嗡嗡嗡的震动声。

　　「为什么？你不想要这根假的，难道是想要我这根真家伙肏你？」

　　阿威故作诧异，伸手拍打着石香兰汗津津的、肉感丰满的大白屁股，发出沉

闷淫靡的「啪啪」声。

　　「呜、呜……」

　　石香兰无言以对，怎么回答都不合适，只能发出羞耻的呜咽声。

　　「嘿嘿，不好意思承认吗？那我就开大一点好了……」

　　说着阿威拨动电动阳具的按钮，将功率调整到最大。

　　石香兰娇躯一震，哭泣声顿时响彻整间厅室，整个人彷佛触电般不停颤抖着，

饱满浑圆的大屁股激烈的左右摇摆起来。

　　敏感的阴道里传来酥酥麻麻的快感，随着她肥美肉臀的狼狈晃动，一丝闪亮

的液体顺着双腿间迷人的溪谷缓缓淌下，流到白皙大腿上反射出淫秽的光泽。

　　「啊呀呀……啊啊……」

　　很快石香兰就被生理快感的洪流完全淹没，她扭动身躯大声的呻吟着、哭泣

着，身不由己的被推上了欲望的颠峰，灵魂好像突然出壳飞到了九霄云外，然后

缓缓的跌回了凡尘……

　　「啧啧，你这头发情期的奶牛，真他妈的太淫荡了！」

　　阿威随手拔出电动阳具，汹涌的淫汁立刻从肉缝里狂涌了出来，一大滩将地

面全都打湿了。

　　刚从高潮中跌落下来的石香兰失神般软倒在平台上，彷佛还没从极度的快感

中恢复过来似的，嘴里发出轻轻的喘息声，高耸的胸脯依然在大幅度的急促起伏。

　　她的肉体又一次的背叛了理智，彻底沉溺在欲望的璇涡中！

　　——我完了……被人这样子侮辱都会达到高潮，我已经是个道地的淫乱女人

了……

　　石香兰羞愧的无地自容，内心充满了痛苦的自责。

　　由于不间断的服用催乳药物，这些天来她的乳汁产量一直有惊人的增长，每

天都要用吸奶器三四次才能抽取干净，否则就涨的十分难受。现在的她非但不排

斥吸奶器，反而还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快意，每一下吸取都会引起子宫的兴奋抽

搐，在溢奶的同时渗出淫汁。

　　再加上电动阳具的刺激以及持续不断的调教，石香兰的防线终于被阿威完全

攻陷，所有的意志和勇气都被彻底粉碎，虽然心里还感觉到羞耻和悲哀，但却再

也没有反抗的念头了。她就像个训练有素的性奴一样，每天都温驯的用成熟美妙

的肉体侍奉着『主人』，供他发泄种种变态的兽欲。

　　「给我爬起来！不要脸的贱奶牛，自己爽过就算了？都不想想主人的需要还

没解决……」

　　阿威厉声咆哮，一把揪住了石香兰的头发，将她的身躯扯了起来。

　　「用嘴给我吸一吸！」

　　他冷酷的狞笑着，手指自己胯下耀武扬威的生殖器，就像在命令一个最下贱

的妓女。

　　石香兰强忍着内心的羞愤，面红耳赤的垂下头。长期养成的卫生习惯使她对

口交极其厌恶，一闻到那股浓重的体臭就几欲作呕。

　　可是在阿威阴冷视线的威逼下，她知道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含泪埋进

男人的两腿间，张开双唇小心翼翼的将龟头含了进去。

　　「给我吸认真一点……拿出你当护士的敬业精神来！」阿威语带恐吓，「要

是敢敷衍了事，我就再像上次那样，罚你一整天不准挤奶！」

　　石香兰全身一颤，赶紧卖力的吸吮起来，全心全意的舔弄着男人那根丑陋的

阳具，洁白贝齿不时轻刮龟头，还用舌尖仔细的料理骯脏的稜沟。

　　「喔喔……。不错，舌功很有进步……唔……」

　　阿威舒服的直哼哼，两只魔掌情不自禁的探到石香兰胸前，抓住那对赤裸的

巨乳揉捏起来。温暖而又光滑的乳肉，酥软的像是两大团棉花一样，满手都是肥

腻的美妙触感。

　　「真是搞不懂，你这对大奶子是怎么长出来的？居然肥成这样……」

　　嘀咕声中，阿威伸出蒲扇大的巴掌，狠狠拍击着这对丰满到不能再丰满的巨

乳，发出「啪啪」的清脆响声。两个巨大滚圆的柔软肉团应声颤动了起来，就像

是拍皮球一样在胸前可怜的摇晃着，雪白滑腻的乳肉上很快出现了红红的掌印。

　　「唔唔……」石香兰羞耻的几乎哭出声来，眼睁睁的看着对方肆意凌辱自己

的乳房，身子连闪避一下都不敢，嘴里依然乖乖的吸吮着腥臭的肉棒。

　　「哈，我看是遗传来的吧！」阿威自己回答了问题，喋喋怪笑道，「难怪，

你妹妹的胸前也挺着一对那么大的奶子……你们姊妹俩都是一样的货色！」

　　他本是随口说出这些话的，可是一提到女刑警队长石冰兰，双眼不禁射出了

狂热而又凌厉的目光。

　　这个巨乳细腰的清丽女警，一直以来都是阿威梦寐以求的猎物。不仅因为她

有着一对尺寸极其罕见的丰满乳房，还因为她那种冷艳的气质、坚韧的神经和顽

强的意志都深深的吸引了阿威。他知道，这样的女人才是ＳＭ的最佳人选，如果

能把她变成自己胯下任意鞭挞的性奴，那将会是身为男人的最大享受！

　　「石冰兰……大奶警花！」阿威忍不住喃喃自语，声音里都透着兴奋。「你

迟早也是属于我的……迟早……」

　　听到妹妹的名字，石香兰一震，不由自主的张嘴吐出了肉棒。

　　「主人……我求求你……」她脸色惊惶，眼里充满恳求之意。「别伤害我妹

妹……。求求你放过她……」

　　阿威噗哧一笑：「我没伤害她啊！相反的，前几天她遇到危险时，我还暗中

保护了她呢……」

　　他说着，忍不住得意洋洋的将那晚在孙宅里，如何目睹了石冰兰穿着紧身衣

的模样，如何与她在狭小的洗手间里共处一室、并且趁机大吃其豆腐的经过，详

详细细的叙述了一遍，直说的眉飞色舞、口沫横飞。

　　「啧啧啧，你是没亲眼瞧见，她当时那双腿是多紧的夹着我，死死的缠着我

不放……我当然不会跟她客气啦，该摸的部位我全都摸了，该碰的地方我也都碰

了……尤其是她光溜溜的屁股，哈，臀肉虽然没有你肥满，但却比你结实，而且

非常有弹力……虽然她最吸引我的是她那对超级大奶，但是将来等落到我手里时，

我也会专门的、好好的『招待』一下她的臀部的。哈哈哈……」

　　「不，不……求你发发善心……」石香兰泣不成声，搂住他的腿苦苦哀求。

「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只要你肯放过小冰……」

　　「假如她的胸围没有那么大，我或许还可以考虑……」阿威狞笑着说。「要

怪就怪她跟你一样，胸前长着一对惹人犯罪的巨乳吧！」

　　石香兰的心沉了下去，知道再怎么说都没用了，只能流着泪暗暗的为妹妹祈

祷，希望她永远也不要被这个恶魔捉住。

　　阿威彷佛猜到她在想什么，冷哼一声，心里涌起更加暴虐的欲望。

　　「趴到地上……把屁股翘起来！让我再来检查一下，你和你妹妹的屁股还有

什么地方不同……」

　　他命令石香兰重新摆出四肢着地的羞人姿势，雪白肥厚的大屁股高高的翘起，

正对着自己的视线。

　　然后他粗暴的扒开了那两团白花花的臀肉，将她的屁眼完全暴露了出来，紧

窄浑圆的小肉洞是淡淡的褐色，由于紧张和羞耻正在微微的翕动着。

　　「啊！不要……那里不要……」

　　石香兰惊恐的尖叫了起来。尽管她早已知道恶魔有肛交的嗜好，自己是不可

能逃脱厄运的，可是事到临头依然感到强烈的耻辱和害怕。

　　「少废话！」阿威使劲的掐着富有弹性的臀肉，语气森冷到不带一丝感情。

「你敢说一个『不』字，我就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石香兰吓的浑身发颤，对这个男人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再一次的屈服在他

的淫威下。

　　阿威满意的笑了，伸手用力揉捏着石香兰胸前那对雪白柔嫩的大肉团。她的

乳房就像超大容量的产奶器似的，虽然刚被抽取了一千西西的奶水，但在对方的

使劲挤压下，还是很快又分泌出了少量的乳汁。

　　「哈，连润滑剂都是现成的！」

　　阿威嘿嘿淫笑，用手指蘸了点奶水涂抹到石香兰的肛门口，剩下的全都擦在

自己勃起的肉棒上。

　　圣洁的母乳竟被用来当作肛交的润滑剂！这本来应该是任何女人都无法忍受

的屈辱，可是石香兰却只是涨红着脸羞愧的抽泣着，驯服的趴在地上不敢反抗。

　　「来了！」

　　阿威兴奋的吼着，肉棒顶端对准石香兰的菊穴，用力的向里面顶了进去。

　　石香兰脸色惨变，喉咙里发出一声苦闷的嘶叫，感到屁眼被男人粗大的龟头

顶穿，火辣辣的剧痛霎时传遍全身。

　　「痛死了……啊……太……太大了……」

　　她痛的眼泪夺眶而出，本能的扭动身躯挣扎起来，但阿威却从后面牢牢的抱

住了她肉感十足的大白屁股，暴喝一声，猛地将肉棒捅到了直肠深处。

　　「喔喔……真是美妙的屁股啊！」

　　阿威赞不绝口，操纵场具大力抽插着女人最隐秘的排泄器官。借助奶水的润

滑作用，又粗又黑的肉棒在两团雪白浑圆的臀肉间一下下进出，尽情享受着那被

直肠嫩肉夹紧的强烈快感。

　　「好痛……啊啊……求你拔出去……」

　　石香兰痛的死去活来，屁股里彷佛有锋利的锯子在来回拉扯，每一下抽动都

似要将直肠撕裂似的，令她不断发出声嘶力竭的哭叫声。

　　「别叫……多插几次就适应了……」阿威一边喘息，一边咯咯狞笑道，「到

那时候你就会发现，肛交就跟挤奶一样的爽……你这头奶牛一定会迷死这种感觉

的……哈哈哈……」

　　「挤奶」两个字一传进耳朵，石香兰顿时心如鹿撞，在羞愧的同时下体竟不

由自主的流出了淫汁，肛门的撕裂感彷佛也减轻了许多，子宫深处开始传来阵阵

酥麻的快意。

　　「啊……啊啊……」

　　石香兰上气不接下气的哭喊着，肥大白嫩的屁股不知不觉又摇晃了起来，看

上去分外的淫荡。

　　「干死你！干死……」

　　就在男人兴奋已极的高亢叫声中，石香兰丰满成熟的娇躯不停的颤抖着、哭

泣着，迷人的肉体又一次被他彻底征服了……

　 ＊＊＊　　　　＊＊＊　　　　＊＊＊　　　　＊＊＊

深夜十一点五十分。Ｆ市协和医院。病房大楼十六层。

　　四个荷枪实弹的警员，守卫在一间幽静的高级病房门口。虽然每个人脸上都

已有了倦意，但身躯都还是站的笔直。

　　该病房里住的，正是已被警方拘捕的要犯孙德富。五天前他被送医急救后，

虽然再次保住了性命，但身体状况却也变的更差，随时可能一命呜呼。在医生的

郑重警告下，警方不得不同意让孙德富留院继续治疗，就连询问口供也都在医院

里进行。

　　病房的门开了，石冰兰、王宇和孟璇走了出来，沿着安静的走廊走向尽头处

的值班室。那里已经腾出了两个房间，供三人晚上休息睡眠之用。由于孙德富声

称只肯接受石冰兰一人的审问，因此，他住院了五天，石冰兰不得不也跟着「陪」

了五天，好抓紧一切机会继续询问口供。王宇和孟璇则是自愿留下来，作为她的

助手帮她整理供词。

　　就在刚才，石冰兰刚刚结束了一次审问，又获得了不少口供。但是她的俏脸

上却毫无喜悦之色，反而秀眉紧蹙，似乎有着很重的心事。

　　「队长，您是不是认为，孙德富并没有老实交代全部的真相？」

　　王宇查看着她的脸色，小心翼翼的问道。

　　石冰兰点了点头：「嗯，虽然他对每一次绑架、奸杀案的细节都瞭如指掌，

但我总觉得他的供词不尽不实，似乎是在故意揽祸上身，以便掩护其他人。他说

他自己才是色魔，是本案的主犯，我们那次在『黑豹』舞厅逮捕的只不过是个傀

儡，这一点我实在很难相信……」

　　「是呀，这老家伙一定是在玩花样！」王宇紧握拳头恨恨道，「他说楚倩和

香兰姊早就被卖掉了，我看也是撒谎！她们俩现在一定还在真正的色魔手中。」

　　听他提到姊姊，石冰兰心中又是一阵刺痛，表面还要装的冷静无比：「可孙

德富既然一口咬定，我们只能先按他招供的去查一查，把情况核对清楚。只要我

们能拿出证据，证明根本就不存在他所说的『傀儡』，那他就无计可施了……」

　　两人谈的热烈，孟璇却只是低着头，默默跟在后面倾听着，始终没有吭声。

　　这时三人已走到走廊拐弯处，迎面有张活动病床正被四个医务人员推过来，

病床上躺着一个戴着呼吸面罩、正在吊点滴的男子，紧闭双眼不知死活。而病床

两旁各有一个年轻人快步跟随着，目光都专注的望着那男子，神色十分悲伤。

　　这是在任何一家医院里，都司空见惯的情景，因此三人也未在意，都先恻身

让在一旁，等这群人簇拥着病床擦身而过之后，才又接着向前走去。

　　但是就在这一剎那，石冰兰猛然停下脚步，转过头向后望去。她那敏锐的视

线立刻注意到一件事——那悬挂着的吊瓶是空的，里面并没有一滴液体！

　　她立刻警觉的叫道：「等一等，你们请留步！」

　　那四个医务人员和两个年轻人却反而加快了脚步，小跑着向前冲去。

　　石冰兰立刻飞步去追，嘴里清叱道：「警察！给我站住！」

　　王宇和孟璇愕然相顾，虽然他们也看到对方撒腿狂奔，但想这不过是医务人

员为了抢救病人赶时间罢了，搞不懂队长为何如此大惊小怪。

　　不过，出于职业的本能，他们俩也还是一起追了过去，正要出声劝解，蓦地

里只听一声惊呼「小心！」，接着前面不远处那张病床霍然打横了过来，而病床

边的六个人也一齐转身，手中全都握着漆黑的手枪，二话不说的就向这边开火！

　　只听「砰砰砰」的枪声如暴雨般响起，好在石冰兰早有戒备，立刻翻身向后

疾扑，同时双臂张开，分别拽住了王宇和孟璇向下按去，三人一齐卧倒在地。

　　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三人头顶的墙壁已被打的弹痕累累、触目惊心！

　　王宇和孟璇这才大吃一惊，不过他们的反应也算够快，立即就地急速翻滚到

拐弯处，跃起时掌中都已握住了手枪。而石冰兰更是早已飞身撞开了旁边的一间

空置病房，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开始举枪还击。

　　枪声骤然大作，响的更震耳欲聋、更密集了！

　　石冰兰沉着应战，枪法极准，头两枪就分别命中了两个枪手，令其胸膛冒血

的倒了下去。

　　剩下的四人吓的慌忙躲到了病床后，以其为掩体，一边射击一边就这么拉着

病床向后退去。他们的火力十分凶猛，一时间压的石冰兰三人抬不起头来。

　　孟璇清叱一声，蓦地里趴在地上双足一蹬，娇小的身躯犹如游鱼般向前滑了

出去。

　　只听子弹呼呼的从耳边掠过，饱满的双乳摩擦着地面，尽管隔着警服也令她

感到一阵疼痛，不过也令她的斗志更加昂扬，双手紧握着枪，借着滑行的惯性痛

快淋漓的扫射起来。

　　又一个枪手胸口爆出连串血花，嚎叫着跌倒了。而与此同时，那张病床上也

冒出了斑斑血迹，显然是躺在上面的那个男子也中弹了！

　　石冰兰心中一沉，暗想那男子似乎不是对方一伙的，但这紧张时刻也来不及

多想了，枪口接连喷出火星，和王宇一起用火力支援着孟璇。

　　双方原本僵持不下，但枪声早已惊动了那四个守在病房前的警员。他们也立

即拔枪开火，两面夹攻之下，顿时将剩下三个枪手打成了蜂窝。

　　然而枪声还未止歇，蓦地里变故又生，不远处的电梯门突然打开，从里面又

冲出了二十多个蒙面持枪大汉，密集的弹雨霎时将警方的火力完全盖了过去！

　　接下来的半分多钟，上演的场景就好像港产的警匪片。轰然作响的枪声狂射

下，不时有人哀嚎着倒下。石冰兰、王宇和孟璇三人虽然都未受伤，也先后击毙

了七八个枪手，但火力上毕竟处于劣势，被逼得退回了走廊拐弯处。而那四个警

员由于缺乏躲避的地方，火力上又首当其冲，很快就一个接着一个的中弹、殉职

了，鲜血溅满了墙壁和走廊。

　　其余的十多个枪手则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与石冰兰三人对射，另一部分迅

速冲进了病房里，七手八脚的将孙德富扛了起来，在同伙枪弹的掩护下奔进了电

梯。

　　石冰兰的心沉了下去。这显然是一起早有预谋的行动，目的就在于营救出孙

德富。也怪警方大意了，竟被这些亡命之徒攻了个措手不及！

　　其实，这情形警方并不是没有顶料到。五天前在拘捕孙德富时，警方是真正

的如临大敌，出动了许多精锐人手，生怕拘捕时遭到黑帮分子的顽抗。但后来什

么事也没发生，孙德富极其配合的束手就擒，入院五天以来也没有过任何异状，

因此包括石冰兰在内的所有警员，思想上都有些麻痹，仅仅只派了四个警员进行

守卫。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德富这么多年来从未对警方发动过正面攻

击。他属于那种老奸巨猾、总是躲在幕后的人。像这样子指使手下硬碰硬的跟警

方交手，而且还将他本人也牵扯进去的做法，还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阿宇，你守在这里牵制这些人，我和小璇从楼梯追下去！」

　　石冰兰果断的分配了任务，也不等王宇回答，就冒险就地打滚到了楼梯口，

然后跃起来箭步向下奔去。

　　孟璇也跟了过来。两人用最快的速度在台阶上跳跃飞跑着，只听的楼上的枪

声渐渐远去，但是密集的程度却一点也没变化。

　　「当、当、当……」

　　不知悬挂在哪一层的时钟敲响了，现在已是午夜十二点整！也幸好如此，医

院里的人已相对稀少，虽然沿途偶尔也会撞到吓的发抖的医生、护士和病人匍匐

在地，但这些人并未受伤。假如是白天上班高峰期，说不定早已吓的人群一窝蜂

的恐慌窜逃，造成更大的悲剧了。

　　急促的脚步声中，两个女警官越奔越快，转眼就到了四楼。但石冰兰却忽然

停住了脚步，差点让孟璇撞上了她的背脊。

　　「怎……怎么了？」

　　孟璇喘着气奇怪的问，却见石冰兰抬着头，目光正瞪着旁边墙上的一行闪亮

的数字。那是标一不电梯所停楼层的数字。现在数字刚好由「１」变成「２」。

　　也就是说，尽管她们俩箭步如飞，但电梯的速度毕竟更快，现在电梯已到了

底层，而她们却还在四楼，无论如何也来不及赶上了。

　　说时迟、那时快，石冰兰突然返身奔到了走廊边，抬腿跨上了栏杆。她想直

接从四楼跳下去，才能及时将对方堵截住，否则一出了医院大门，要追上对方就

是难上加难了。

　　但四楼毕竟太高，看着快二十尺远的地面，以她的勇气也不禁稍一迟疑。就

在这一剎那，忽然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抢着抱住了石冰兰的腰，并且夺去了她

手中的枪。

　　「队长，让我来！」

　　孟璇的语声在耳边响起，话音刚落，她已毫不犹豫的翻过栏杆飞身跃下！

　　「小璇！」

　　石冰兰失声惊呼，伸手要拉已经慢了一步，只能眼睁睁看着孟璇从四楼跃落

地面。尽管她的身手在整个警队里都堪称一流，但着地后还是连续几个翻滚，想

要站起却重新一跤摔倒，大概是腿脚已严重扭伤。

　　石冰兰大急，正想不顾一切的也跃下救援孟璇，但这时孟璇已奋然直起上半

身，嘴里发出愤怒的叫声，双手各握着一支枪对着前方连续开火。而对方也展开

了反击，子弹嗖嗖嗖的全部打在孟璇周围的地面上，激起了一阵阵的尘土。

　　石冰兰心想自己手无寸铁，这样跳下去只会沦为活靶子。但是孟璇一人独自

阻截众多枪手，肯定独力难支，加上子弹有限，耗完了就是死路一条了！

　　危急之中，石冰兰一咬牙，猛然窜回电梯旁按下了按钮，正好令另外一架正

在下降的电梯停了下来。

　　电梯门刚一打开，扑鼻而来的就是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只见里面歪歪斜斜倒

着好几具枪手的尸体。显然他们都是被王宇击毙的，唯一只剩下最后一个枪手还

活着，正浑身哆嗦紧张兮兮的举起枪来，眼看食指就要扣动扳机。

　　石冰兰却是早有准备，电梯门刚一打开她就已蹲下身来，一个凌厉无比的扫

荡腿，出其不意的将那唯一的枪手击倒，然后夺过了他的手枪。

　　「别动，否则我毙了你！」

　　石冰兰用枪口顶着对方的腰部，面罩寒霜的厉声道。那枪手吓的脸如土色，

鸡啄米般不断点头。

　　电梯门关上，缓缓向下降去，数秒后就到了一楼，然后门又打开了。

　　石冰兰早已闪身躲在门后的死角，枪口仍对准那枪手，低声道：「你大声喊

给他们听，说可以从二楼跳窗到围墙外去，叫他们赶紧过来！」

　　那枪手哪敢不听话，当即扯着嗓子喊了起来，虽然声音颤抖，但夹杂在喧闹

枪声中居然也听的十分清楚。

　　此时在底层与孟璇对射交火的枪手，只剩下五个人了！他们听到喊叫声，回

头见到自己的同伙拚命招手，全都没起疑心。其中两人立即抬起孙德富，连滚带

爬的冲了过来。

　　刚进入电梯，一支乌黑的枪口已顶住了孙德富脑门。

　　「都把枪给我扔了，举起手来！」

　　清脆而威严的嗓音，令昏昏沉沉的孙德富彷佛突然被惊醒，睁开眼来，看到

的是脸冷若冰霜的石冰兰。

　　他苦笑着叹了口气，使了个眼色，阻止了那两个仍然意图拚死顽抗的手下，

淡淡小笑道：「石队长，这局你又赢了，而且是大赢特赢！不过我向你保证，世

上没有永远的嬴家，迟早有一天，你会连本带利的输回去，而且是输到光屁股的

下场……」

　　「闭嘴！」

　　石冰兰寒着脸，右手仍持枪警惕的对准他，左手缓缓伸出，分别缴了那两个

枪手的械。

　　剩下几个枪手面面相觑，大约都知道大势已去，无可奈何的也都把枪扔在了

地上，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

　　「你放心，我会闭嘴的……其实现在你就算想叫我别闭嘴，也很难了……」

　　孙德富说着，声音渐渐缓慢了下去，头也无力的垂了下来。

　　石冰兰突然发现，这老头的病人服上赫然有两个血洞，正在汩汨的溢出鲜血

来！

　　看来他也中了枪！

　　石冰兰猛然意识到，这已经是孙德富生命的最后时刻了。她忙俯身凑到他面

前，大声道：「我母亲的遗体，你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快告诉我！」

　　这个问题石冰兰已经问了好几次了，之前孙德富每次都坚持说，瞿卫红的遗

体早在多年前就已销毁。但是石冰兰却完全不相信，因为她看到照片上的母亲遗

体是被装在一个巨大的标本容器里，那表明孙德富一开始就有意长期保存母亲的

遗体。她有种直觉，母亲的遗体现在一定还在某个地方，只是对孙宅和其他好些

地方的搜索都一无所获，令她更加急切的想在孙德富死前问出准确信息来。

　　「你……你会知道的……这是你母亲和你的……宿命！你会知道的……」

　　孙德富浮现出古怪的笑容，答非所问的最后挤出了两句话，就闭目断气了！

　　「老大！老大……」

　　枪手们纷纷狂呼着围了上来，小小的电梯空间里，哭声和叫声顿时响成了一

片。

　　石冰兰听出这其中一人的声音，正是孙德富的接班人丁超！看来他倒是很讲

江湖义气，不惜亲自冒险来救旧主，但是这样一来也彻底暴露了。这个罪恶多端

的黑帮团伙现在已元气大伤，恐怕很快会随着孙德富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难怪

刚才孙德富会苦涩的说她『大赢特赢』了这一局。

　　可是，这一刻的石冰兰，心里只觉得极其茫然，一点也没有『大赢特赢』的

喜悦，有的只是沉重的心情和怅然若失的迷惘！

　　远处，总是迟到一拍的警笛声正渐渐传来……

　 ＊＊＊　　　　＊＊＊　　　　＊＊＊　　　　＊＊＊

翌日清晨，在Ｆ市各大媒体的卖力报导下，发生在协和医院的警匪激烈枪战

案很快传遍了全城，成为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

　　市民们为之哗然。特别是当他们通过报纸刊登的照片、电视台播放的镜头，

看到那些血淋淋的画面时，人人的第一反应都是无比震惊。过去他们只在好莱坞

和港产的黑帮片里，看过这样的场景，一直以为那不过是演电影而已，万万想不

到在现实生活中，居然真的有黑社会团伙胆敢公然袭击警方，而且还造成如此血

腥、猖獗的惨案。

　　不过，当市民们从新闻中得知，该黑社会团伙的头目是孙德富时，倒是没有

几个八觉得意外，反而都有『难怪』的感觉！孙德富是个在黑白两道都能呼风唤

雨的人物，与多起走私案都有牵连，这在Ｆ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因此，当

听说孙德富此次被警方当场击击毙时，市民们大都鼓掌叫好，为这一消息感到振

奋。

　　到了中午时分，媒体的报导热度有增无减，并且又传来了爆炸性的新闻——

孙德富之所以被警方盯上，原来不仅仅是因为走私案，更主要的是他居然也是『

变态色魔』一案的嫌疑犯。本市一年多来连续被绑架、奸杀的多名女受害者，都

是他丧心病狂的指使手下干的！

　　而作为逮捕孙德富、并亲手击毙之的最大功臣，Ｆ市『第一警花』石冰兰的

大名，也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大街小巷，再次成为全市瞩目的警界明星！

　　在媒体的极度渲染下，这位『第一警花』简直被塑造成了智勇双全、弹无虚

发、武艺无敌的女超人！是她，首先发现了孙德富的嫌疑，并力排众议的主张将

其尽快逮捕；也是她，在协和医院里临危不惧，在同事们死伤殆尽的紧急关头，

以一人之力对抗众多持枪歹徒，并取得击毙匪首孙德富、打伤并生擒其接班人丁

超的『辉煌战果』，使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都减到了最低。

　　一时间，石冰兰成了这个城市里知名度最高的人，有关她的英雄事迹在大街

小巷迅速流传着，经过反覆的夸张和加油添醋后，更是赢得了市民们的普遍好感

和极大的敬佩。就连从不轻易夸奖人的市长都对她赞不绝口，表示要在下周召开

表彰大会，亲自为她颁发一等功勋章……

第３０章　最后的遗嘱

　　「为什么会这样？局长……为什么新闻只报导我一个人？而且只有我获得一

等功？」

　　Ｆ市刑警总局的局长办公室里，石冰兰满脸愕然，望着赵局长不解的问。

　　昨夜枪战刚一结束，她就奉命马不停蹄的展开后续工作，先是立即提审了丁

超，从他嘴里搞清楚了，原来这次营救孙德富的行动完全是他本人的主意，孙德

富倒并不知情，因此整个行动策划的十分仓促，最后才会功败垂成。

　　紧接着，石冰兰又一一隔离审讯了落网的其他头目，挖出了该黑帮团伙的许

多内幕资料，凭借这些作为线索和证据，再顺藤摸瓜的查下去，相信不久就可以

将这个黑帮彻底剿灭！

　　总之，这次意外的血腥袭击虽然使警方牺牲了四个警员，但相比之下收获还

是更大一些。石冰兰从凌晨一直忙到中午，手头的工作才稍微告一段落，从审讯

室出来喘上一口气。

　　然后她就从电视里，看到了那些连篇累牍赞扬自己的新闻报导！原本她以为

那只是记者凭着想像胡乱吹嘘，但是之后她竟惊讶的看到，刑警总局的发言人在

面对记者追问时，居然也跟着一起推波助澜，不仅没有指出那些夸张不实之处，

反而还有意将自己吹捧的更厉害。

　　「局长，没有那四位牺牲的同事支援，没有阿宇和小璇的奋不顾身，我一个

人绝不可能支撑到最后的……尤其是小璇，她差点把命都送了呢！她才最应该拿

一等功……」

　　石冰兰说着，眼眶都有些湿润了。原来孟璇从四楼跳下后，那条受过伤的右

腿再次骨裂了，而且比上次更加严重的多，整个关节都肿了起来，以至于她无法

站起，只能趴在地上与枪手们交火。等支援的同事赶到、形势得以稳定之后，她

立刻痛的昏了过去，被送到医务室进行了紧急处理。由于她落入色魔手中后遭受

过巨大折磨，身上的旧伤本就还没完全愈合，现在骤然又遭受剧烈痛楚，使得她

很快发起高烧来，到现在还在医院里昏沉沉的吊点滴治疗。

　　「孟璇是有很大功劳！可是，唉……」赵局长叹了口气，皱眉道，「她同时

也闯了大祸！你知不知道那些枪手一开始伪装成医务人员时，还胁持了一个病人

躺在病床上作为掩护？孟璇和王宇在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就胡乱开枪，把那病人

打成了重伤！今早人家家属都找上门来了，局里又是道歉、又是赔偿，才算封住

那些人的嘴。他们俩给局里惹来了这么大的麻烦，功过相抵就差不多了，怎么还

能表彰他们呢？」

　　「可是，当时那种情形下，很难避免伤及无辜呀！」石冰兰仍然试图解释，

「而且开枪我也有份的，不能只怪阿宇和小璇……」

　　赵局长摇了摇头：「从那病人身上取出来的子弹，都是从他们俩的枪里射出

来的，没有你的份！」

　　石冰兰涨红了脸道：「就算如此，那也不该把小璇的功劳移到我头上来——

是她在一楼开枪击中了孙德富，不是我！」

　　赵局长诧异的道：「怎么可能？孙德富身上取出的子弹明明是你枪里射出来

的啊！」

　　「那是因为小璇不想让我冒险，抢走了我的枪……」石冰兰只得将当时的情

景详细说了出来，跟着转身道：「我这就去向新闻界说明，他们搞错了，真正立

功的人是小璇才对！」

　　「回来！现在不是你发扬高风亮节的时候！」赵局长沉下了脸，恼怒的说。

「这件事已经惊动了省市领导，批示要表彰你了，新闻界也都播出去了，现在再

去更正已经太迟了！不仅会让领导脸上无光，别人也会笑话我们警局整个一团混

乱。别的不说，单是孟璇夺走你的枪，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

　　「局长，这样对小璇太不公平了！」石冰兰几乎哽咽了，」一是她应得的荣

誉呀，怎么可以随便剥夺？」

　　赵局长默然良久，忽然又叹息一声，黯然说：「冰兰，我也是为你好。你知

道下个月局里就要人事调动了，如果你这次能获得最大的荣誉，完全有希望破格

提拔为副局长那绝对是全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副局长！这样子等我退休之后，

你才可以大展拳脚。至于孟璇，以后可以慢慢补偿她。否则，你将来要一直在李

天明的指挥之下工作，你自己说心里话，你会心甘情愿吗？」

　　「局长，我……」

　　泪水完全弥漫了双眼，石冰兰忽然感到难受极了、痛苦极了，过了好一会儿

才垂下头，从嘴唇里轻轻吐出一个「不」字。

　 ＊＊＊　　　　＊＊＊　　　　＊＊＊　　　　＊＊＊

阿威坐在宽敞明亮的咖啡屋里，呆呆望着杯子里冒出的热气，眸子里隐隐流

露出悲伤。

　　这是他和孙德富经常见面的地点，以前两人总是在这里密谋策划怎样对付警

方，然而现在却物是人非，这个对自己有情有义的老头子已经不在了。

　　尽管早知道孙德富得的是肺癌，肯定活不过今年，但是病死无论如何也好过

惨死于枪弹之下，而且他的名声、开创的基业也都毁于一旦，恐怕在九泉之下也

无法瞑目吧！

　　——石大奶你这个贱货！你又欠了我一条命……等着瞧吧，这个仇我会要你

付出十倍、百倍的代价来偿还！

　　阿威双眼喷火，恶狠狠的将桌上的一张报纸揉成了一团。那报纸上有半版刊

登的都是石冰兰的彩色巨幅照片，极其性感的魔鬼身材裹在那威武的警服里，显

得格外英姿飒爽。

　　她的名声已如日中天，报纸上全都是赞美之词，除了原本的『第一警花』叫

的更加响亮之外，现在还又多了『神勇女警探』、『警界霸王花』等如雷贯耳的

新绰号。

　　而这些，都是从孙德富的尸首和血泊之中建立起来的！

　　失去了这个唯一的『战友』，阿威在悲痛的同时，也感到了彷徨。现在他等

于也失去了最灵活的耳目，从今以后他将无从瞭解关于警局内部的任何消息了，

他等于成了彻底的聋子和瞎子，更加无法与石冰兰较量。

　　阿戒紧琐眉头，正在苦苦思索着对策，忽然咖啡屋的门被推开，一个矮胖身

材、蓝眼珠的白人男子走了进来，转头四处张望。

　　「是亨利先生吗？这里！」

　　阿威忙站起身，一边对着那白人男子挥手，一边用英语招呼着。

　　这个名叫亨利的外国人，是美国纽彴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职员，今早突然打电

话到阿威的手机，说受人委托有要事相商，想与阿威面谈一下。于是双方约定了

在这咖啡屋见面。

　　当下这白人律师亨利走过来坐下，跟阿威互相交换了名片后，就开门见山的

道：「我今天来找您，是受贵国一位孙德富先生的委托……」

　　阿威手一抖，差点打翻了咖啡杯，失声道：「孙德富？」

　　亨利见他神色大变，忙道：「是的，就是Ｆ市警方刚刚击毙的那位孙先生。」

　　上周我曾见过他一面，他委托我帮他处理一些身后事。根据他的遗愿，在他

死亡之后，我领取了他的遗体，送到贵国最好的医学研究室里，准备将之制成标

本。

　　可是在解剖遗体时，工作人员居然在他的胃里面发现了这个……

　　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公事包，取出了一个微型的硬碟，放在了桌上。

　　阿威难以置信的瞪大了眼，就像听一个最离奇的故事一样，惊愕的说不出话

来。

　　亨利接着道：「我当时也觉得奇怪极了，于是我打开它看了一下，里面储存

了相当多的资料，但是没有密码都无法阅读。我唯一能看到的只有一封写给我的

信，是他亲手写在纸上，然后扫瞄成图片档案，可以确定是他本人的笔迹。」

　　说着，他耸了耸肩道：「我不知道孙先生为何要这么做。他若有事想要委托

我。完全可以在见面时直接告诉我呀……但是不管如何，委托人的遗愿总是应该

被尊重和完成的。我仔细看了这封信。他在信里只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我找到

你，把这个硬碟整个交给你，他说这里面是他给你的最后遗嘱和礼物！」

　　说完，亨利微笑着将硬碟递给阿威，又取出一份收据让阿威签了名后，就起

身鞠躬告辞了。

　　他走了好久之后，阿威还愣愣的坐在座位上，彷佛做了个梦似的，脑子里乱

成了一团。

　　但是蓦地里，阿威双眼一亮，骤然间恍然大悟，完全明白了前因后果！

　　孙德富临死之前很想把这个硬碟交给自己，但是他已经遭到警方严密监视。

用什么管道传递都不安全。因此他心生一计，先委托一个美国律师负责处理他的

身后事，然后将硬碟吞进了肚子。他这是料定在他生前警方的盘查固然严密，但

只要他死了，绝不至于连遗体也不放过。这样子，等他死后就可以借助美国律师

之手，将硬碟转送给自己了。

　　老孙头呀老孙头，为了瞒过警方，你连自己的遗体都利用上了，我可真服了

你！

　　阿威心里感叹着，赶忙起身结帐，拿着硬碟迅速返回了魔窟，将之插入了电

脑。

　　里面果然是个加了密码的档案。密码提示问题是：『父亲的姓名缩写』。阿

威输入之后，顺利打开了档案，里面全部都是扫瞄的图片档案。其中第一张图片，

是一份手写的信件，虽然每个字都歪歪斜斜的，但的确是孙德富的笔迹。可见他

当时必定是忍着痛楚，抱病亲自写下了每一个字句。

　　阿威含泪阅读了起来。

　　小威：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为何我要用这种方式给你写信，

想必你已猜到了，我就不再多说了。

　　时间紧迫，我没有体力写太多字，就让我长话短说吧。

　　我生日那晚，很多事情来不及对你说，现在可以告诉你了。在我书房的保险

柜里，的确藏着有关于瞿卫红的许多重要东西！而我所谓的『纪念品』，则是若

干年前用瞿卫红的遗体制作的人体标本！我原本打算在我死后，用这标本来陪葬，

让她的遗体永远待在我身边，日夜陪着我，就算死了也永远是我的性奴。

　　不要笑我变态！小威，你以后会懂得的，对一个女人的终极占有，不仅应该

贯穿她的一生，还应超越生与死，一直延续到生生世世；要让她深切的感觉到，

就算是死亡，对她也并不是解脱，哪怕到了阴间做了个女鬼，也永远逃不脱你的

魔掌；这才是真正有气魄的男子汉所为！

　　嗯，扯远了。重新说回那晚的事，虽然瞿卫红的遗体被我藏在别处，保险柜

里仅放着照片而已，但是只要让石冰兰看到那些照片，她就会更加确认瞿卫红是

她的生母。而她也会竭尽全力去寻找遗体的下落，阻止我用之来陪葬的！所以那

天晚上，我才会发狠的想杀死石冰兰，可惜还是被她脱身了。

　　小威，我不用猜都知道，一定是你帮石冰兰脱身的。唉，我不想批评你，但

还是想提醒你一句，你会如此关心她的安危，说明在你的心里，不知不觉对她已

有了感情——不，你先别急着摇头否认，听我说完——我能够感觉的出来，尽管

你每次见面，都咬牙切齿的表示要报复她，可是我能从你眼睛里看得出来，你谈

到她时流露出的情感，和对石香兰、对你之前绑架的所有猎物，是完全不同的。

　　也许你自己认为，那不过是一种强烈的变态占有欲罢了。不过我却认为，你

可能会有失控的危险。我猜，你帮助她脱身之后，已经赢得了她部分的信任和好

感，也许你现在正盘算着，看能否先从感情上骗取到她全部的身心，然后再占有

她，以便最后无情的打击、嘲笑她……

　　千万别这么做！真的，千万别！

　　石冰兰并不是个笨人，而且在她心里，至高无上的只有事业。你若想跟她玩

感情牌，失败的一定会是你！对她，只有一种办法才会奏效，那就是用暴力的手

段去凌辱她、调教她、征服她，把她的骄傲和自尊彻底击垮，让她最终明白，你

是一个她无法战胜的强者，是她命中注定的『主人』，她才会意志崩溃，乖乖的

向你臣服。

　　相信找，小威。一个成功的ＳＭ高手，对他的调教对象是绝不能有『爱』的。

尤其是对石冰兰这种顽强、机警而坚定的女性，爱只会使你软弱。就算你能成功

令她真的爱上你，但结果只会是你受到她的影响，双双走向光明。而不是她被你

征服，心甘情愿的陪你一起走向黑暗！

　　所以，请别让心里有『爱』。不仅是对石大奶，就算对我也是一样！不必对

我的死亡感到悲伤，你应该收起这些柔情！不管你是想为父母复仇也好，还是想

当一个纯粹的色魔也好，全力扮演好复仇者、色魔的角色就足够了，其他的都请

你早日抛弃！以上这些话我心急如火的想早点告诉你，可是，目前的形势太恶劣

了。我敢肯定，我住宅里一定有人被警方收买做了内应，或者被安装了监控装置，

导致我的一举一动都瞒不过警方的耳目，因此那晚石冰兰才能一开始就直奔书房

保险柜而来！这说明她对我的情况暸如指掌。我若想跟你联系，不管是通过手机

也好，网路也好，寄信也好，派人传话也好，都不可能保证绝对安全。

　　我想来想去，看来只有等我一命呜呼了，才有希望把我的警告及时传递给你！

　　这也许不是个好办法，不过反正我已命不长久，无论如何总要试一试。我会

事先做好充足准备，等警方审讯我时，尽量揽罪上身，并且引开他们的视线……

　　这是我最后能为你做的事了，以后的路只能靠你一个人走下去。多保重吧。

　　 孙德富绝笔

又及：我扫瞄给你的图档，都是瞿卫红的受辱照片。若有需要的话，你将来

可以拿去羞辱石冰兰。另外，还有瞿卫红的遗体，说不定也是对付石冰兰的有效

武器，你尽管拿去好了。那遗体现在存放在我老家孙家村的墓地里，那是我给自

己修建的坟墓，位置我已经画好了图附在后面。虽然这个秘密我没有告诉过任何

人，但是凭着石冰兰的本事，她一定会查出线索来，很快找到那里去的。你自己

要小心！

　　长长的一封信，总算全部看完了！

　　阿威眼中忍不住已有泪水流下。

　　——老孙头，你这个老糊涂！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怎么可能对石大奶

产生感倩？怎么可能嘛！你完全是杞人忧天，白白的把自己给赔了进去……

　　虽然嘴里这么喃喃咒骂着，但是阿威心里却明白，孙德富的担心也不全是胡

思乱憩。事实上，那晚自己的确曾经头脑发热过，企图用伪装的身分进一步接近

石冰兰，慢慢用『温情』来俘获她……只是因为石冰兰十分警觉，马上怀疑到自

己是色魔，还跟踪了自己好几天，这才吓的自己打消了念头！

　　——放心吧，老孙头！你用生命传递给我的警告，我一定会牢牢铭记的！等

待石大奶的绝不会是温柔的感情陷阱，而是……赤裸裸的暴力！

　　阿威擦去眼泪，眸子里重新射出冷酷无情的寒光！从这一刻开始，他下定决

心要让自己仅存的温情都完全消失，真真正正的、完全投入的成为一个变态色魔！

　 ＊＊＊　　　　＊＊＊　　　　＊＊＊　　　　＊＊＊

「慢一点，小璇！慢一点……小心！」

　　随着关切的声音，王宇一把揽住了险些失去平衡的孟璇，将她娇小的身躯扶

稳，嘴里用疼爱的语气埋怨了起来。

　　「躺不了几分钟，你怎么又爬起来了？要是再撞伤了骨头怎么办？」

　　边说，一边半强迫的按着孟璇肩膀，让她坐回了床沿。

　　孟璇赌气般撅着嘴，只果脸上带着一种小女孩撒娇的可爱表情：「人家已经

卧床好多天了，闷都闷死了！阿宇，你就让我起身多活动一下嘛！」

　　「不行！在拆石膏之前，我绝对禁止你乱动！」王宇板着脸道。「医生已经

说了，你这条腿要是再受一次这样的重伤，下半辈子你就都别想离开拐杖了！你

可别当成儿戏哦！」

　　他说着，视线不无忧虑的落在孟璇的右腿上。由于从四层楼跳下造成严重骨

裂，那条健美、圆润而匀称的小腿裹了厚厚的石膏，从足踝到膝盖都无法自由活

动。

　　这对于性格活泼、好动的孟璇来说，简直比任何酷刑都要难受。她勉强在医

院住了一周后，就吵嚷着非要出院回家不可。院方考虑到她目前已不需要再接受

什么治疗，只要静静等待骨头生长愈合即可，于是也就同意了。

　　今晚正是孟璇回到自己家的第一晚，身边又有心上人王宇陪着，因此她的心

情很不错，眼睛里都是甜蜜的笑容。

　　「哼，你跟我在一起要不就不说话，一说话就是教训我。真讨厌，我不理你

了！」

　　孟璇大发娇嗔，假装生气的扭转头，但是不到十秒钟，她又转回头来，望着

王宇柔声道：「阿宇，谢谢你这些天一直照顾我！」

　　王宇哑然失笑：「怎么突然客气起来了？我们是恋人，照顾你本来就是应该

的嘛！」

　　盂璇脸一红，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仍然望着他，低声说：「其实我自己能够照

顾自己的……如果，队长那里需要你去帮忙，你尽管去好啦！不用管我……」

　　「小璇！」

　　王宇一阵感动，情不自禁伸臂搂紧了孟璇，心中充满了怜惜。

　　孟璇也柔顺的伏在他怀里，一脸安静，默默无言。

　　这个娇小可爱的女警，以前脾气一向是相当孩子气和任性的，但自从惨遭色

魔绑架凌辱之后，她就明显成熟、懂事了许多。现在更可以看出，似乎她在尽力

的学习石冰兰，遇到事清都先冷诤下来想一想，学会用理智来处理间题，而不再

一床的冲动。

　　然而，不管她如何努力的学习，她也是代替不了石冰兰在王宇心里的神圣地

位。这一点，或许孟璇还不懂，或许她懂，但还是无怨无悔……

　　王宇苦涩的在心里叹了口气，正想用什么话来安慰一下孟璇，忽然他感觉到，

怀抱里的躯体呼吸变的十分急促，而且体温明显在上升。

　　「你怎么了？小璇！」

　　王宇吃惊的问，伸手一摸孟璇的额头，感觉并没有发烧。但是她的只果脸却

红的像喝醉了酒似的，眸子里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抱紧我，阿宇！」

　　孟璇忽然颤声呢喃起来，身体也变的更烫，灼热的呼吸几乎能把人融化。

　　王宇的心跳加快了，他彷佛到现在才发现，孟璇身上原来只穿着件很薄的衬

衫，而且显然没戴胸罩，丰满的胸脯将衬衫下摆顶的微微悬空，看上去十分诱人

；下身也光裸着两条大腿，被纯绵内裤包裹的小屁股紧贴着自己磨蹭着，肌肤上

已渗出了一层层细细的汗珠。

　　「小璇，你……你这是……」

　　王宇张口结舌。这还是他头一次见到孟璇流露出如此动情的模样，令他不知

所措。

　　但是孟璇接下来的举动却更加大胆，她突然抓起王宇的一只手，按在了自己

丰满挺拔的乳房上。

　　王宇脑袋「嗡」的一响，虽然隔着衬衫，但也能感觉到掌中肉团的温热与弹

性。他下意识的就想把手缩回去，但却被孟璇死死的压住了。

　　「我好痒……阿宇，这里痒的厉害！你……你别放手……」

　　孟璇的声音里满含着焦急和恳求，彷佛已不能控制自己似的，挺起胸脯磨蹭

着王宇的手掌。

　　她之前被囚禁在魔窟里时，天天都被阿威在乳房上注射了『原罪』，导致双

乳变的极其敏感。之后虽然被石冰兰救了回来，但是药性的后遗症一直未能得到

解决，每晚一到固定的时刻，胸脯就会如同条件反射般奇痒难当，同时还伴随着

性欲的昂扬高涨，令她既难堪又无奈，受尽了生理和心理的折磨。

　　不过，以前由于王宇不在身边，药性发作时孟璇只要咬紧牙关，最终还能勉

强忍耐下去，但今晚恋人就坐在身旁，而且还搂紧了她，这就使得孟璇的自制力

大幅度下降，情欲一下子就沸腾如火。

　　「不！小璇，不能这样……」

　　王宇惊慌失措，红着脸猛然一把抽出了手掌。他不是没有跟孟璇亲热过，但

都只局限于拥抱接吻，还从来没有接触过胸部这么关键的部位。

　　更重要的是，他的脑子里莫名的蓦然冒出了石冰兰的音容笑貌，令他就像触

电一样，神经质的跳了起来，而且使劲的推开了孟璇。

　　「阿宇，你……」

　　孟璇惊愕的睁大眼，泫然欲泣。

　　「小璇，你……你身体还弱，今晚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王宇语无伦次的说着，手忙脚乱的抓起被单往孟璇身上一盖，然后转身奔了

出去。跟着听到大门「砰」的一响，脚步声迅速的远去了。

　　孟璇呆呆的靠在床边，双眼充满了羞愧和伤心之色，片刻后她突然「哇」的

一声，号啕大哭了起来。

　　但是才哭了几声，她又嘎然而止，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双手分别伸进了衬

衫和内裤里，不知羞耻的揉弄了起来。

　　「啊……啊啊……好痒……啊……」

　　带着哭腔的呻吟声中，孟璇喘息加剧，只果脸红的就跟熟透了似的，一只手

拚命揉捏着自己饱满的乳房，另一只手快速捣弄着私处。没多久她的娇躯猛然一

弓，颤抖着斜斜倒在床上，从内裤里抽出的手指闪亮着晶莹的光泽……

　　就在这时，「咚咚」的敲门声突然响起。

　　孟璇先是吓了一眺，随即露出喜色，一边叫着「阿宇」，一边蹦下床来，悬

空高翘着包裹在石膏里的右腿，仅靠完好的左腿一跳一跳的奔到了大门边，迫不

及待的打开了防盗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满布疤痕的可怖脸孔！

　　「恶魔！是你！」

　　孟璇惊叫一声。她的反应也算够快，右手立刻挥拳佯攻，左手同时将防盗门

用力关上。

　　但阿威却根本不与她过招，一脚直接踹向防盗门，将之踢的反而向后翻转，

重重的砸在孟璇身上。

　　只有一条腿立地的孟璇重心不稳，当即失去平衡跌倒在地，受伤的右腿连带

着被碰了一下，痛的她「啊」的叫出声来，脸色顿时煞白。

　　阿威昂然而入，随手关上防盗门，锁死，然后嘿嘿淫笑着蹲在孟璇身边。

　　「想不到吧？我亲爱的小璇，咱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你……你这恶魔！我要杀了你！」

　　孟璇咬牙切齿的骂着，奋力抬起左腿想去踢他。

　　可惜这一击软弱无力，阿威一伸手就抓住了她的赤足，故意向旁拉扯。由于

她的右腿打上了石膏移动不便，这一下双腿顿时分了开来。

　　「哈，瞧你……都湿成这样了，还要嘴硬！」

　　阿威笑的更开心了，眼光贪婪的盯着眼前的美丽猎物。她的衬衫已然向上翻

起，露出了大片高耸白嫩的胸脯，两腿之间的纯绵内裤湿了一大块，隐约透出里

面私处的痕迹。

　　孟璇又羞又怒，一边高声叫骂，一边继续挣扎想要踢打对方。但是一不小心

又碰到了伤腿，痛的她眼泪夺眶而出，一时间不敢再胡乱动弹了。

　　阿威哈哈一笑，伸臂将她的娇躯抱起，大踏步走到床边放了下来。然后随手

拿起床头柜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并将声音开大，掩盖过了孟璇的怒骂声。

　　「你不乖哦，小璇……是不是又想让我给你打一针呀？嗯？」

　　阿威冷哼着，从外衣口袋里缓缓取出一支注射器，在手掌上一抛一抛的。

　　孟璇脸上立刻充满了惊惧，脱口尖叫道：「不！我不要打针！」

　　双臂掩住胸脯，身子拚命往床里面缩去。

　　她虽然是个勇敢、坚强的女警，可是在魔窟里被一连多日注射『原罪』，双

乳遭受到的奇痒简直不是人力所能抵抗，那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感受令

她印象太深刻了，现在只要一回想起来，都会感到深入骨髓的恐惧。

　　「离我远一点！色魔，我死也不要打针！」

　　孟璇浑身发抖的喊叫着，翘着包扎石膏的右腿，爬到床尾想要去拿挂在墙上

的警服，那里面有枪。然而阿威又抢先了一步，伸手夺过警服，搜出了配枪，冷

笑着对准了她的脑袋。

　　「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孟璇颤声怒斥，这时候她还真想早点死去，免得再遭受惨不堪言的凌辱。

　　「哈，我怎么舍得呢？」

　　阿威轻佻的用枪口挑起她的下巴，色迷迷的说。

　　孟璇「呸」的一声，正想拚死反抗，但看到他另一只手所拿的注射器，突然

之问又害怕了起来。同时胸脯彷佛受到感应似的，麻痒的感觉骤然加强了数倍，

就像有千百只蚂蚁在血管里爬行。

　　「啊啊！痒死我了……」

　　极度的难受，使得孟璇再也顾不得颜面和矜持，竟然忍不住将衬衣一翻，两

手再次按到了自己的胸脯上，抓住饱满的双乳揉捏起来。

　　阿威看的呵呵大笑，随手将枪和注射器都收好，再抓住孟璇衬衣的领口用力

一撕，「嗤嗤」声响中，衬衣裂开，白嫩耸挺的酥胸整个袒露了出来！

　　「哇！才几周不见，你的奶子就变大了不少嘛！」阿威故意吹了声口哨，双

眼放光的道。「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经常用手去揉，所以才变大的啊？哈哈哈，照

这样下去，说不定有一天真的能赶上石大奶的尺寸呢！那样王宇就会对你回心转

啦……」

　　「放屁！」

　　孟璇气急败坏的骂了一句粗话，整张只果脸都涨的通红。这段时间她确实每

晚都痒的不断搓揉自己乳房，这令她有种被人拆穿了的无地自容。

　　「别不好意思承认呀！嘿嘿，还是让主人我来帮你一把吧！」

　　淫笑声中，阿威肆无忌惮的探出魔掌，强行拨开孟璇的手臂，伸手抓住了她

胸前赤裸的乳球。

　　「放手！」

　　孟璇怒叱一声，挥拳猛击了过去。阿威左手挡开，右手使劲的将掌中的肉团

狠狠一捏。孟璇痛的俏脸变色，但奇痒的感觉却也大为消退，反而很是受用。

　　「怎么样，很舒服吧？」

　　阿威狞笑着更加捏紧了掌握的丰乳，满足着自己的变态欲望。但孟璇的搏击

之术毕竟了得，尽管下身无法移动，但情急拚命之下，冷不防一拳击中了阿威脸

颊，差点将他的鼻血都给揍了出来！

　　阿威头脑一晕，连着倒退了好几步，脸上泛起怒色，「唰」的又抽出了枪对

准孟璇。

　　「小贱人！老子宰了你！」

　　「来呀，那就开枪呀！」孟璇彷佛是豁了出去，充满仇恨的喊道，「孙德富

就是我亲手击毙的，你快点杀了我替他报仇啊！你还等什么？」

　　「什么？孙德富是你杀的？」

　　阿威先是愕然，回想起看过的新闻报导，都说孙德富是石冰兰击毙的。不过

他转念一想，马上就明白了过来，双眼露出了凶光。

　　「是啊，是我开枪毙了他的！一共开了两枪，一枪打在他腹部，一枪打在后

背……」

　　孟璇越喊越大声，显然是想激怒对方。这段时间她肉体和心灵都承受着巨大

的痛苦，这一剎那真正有种想要一死了之、以便解脱的绝望感，免得再受那无穷

尽的煎熬。

　　谁知阿威似乎看透了她的心思，脸色反而缓和了下来。

　　「杀就杀了吧！我觉得你很可怜耶，小璇……不单恋人被石大奶霸占了，就

连本应属于你的功劳和荣誉，也都被她卑鄙的夺走了！」

　　「你……少挑拨离间！」

　　阿威重新放下枪，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望着她：「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哈！石

大奶因为『孤身』击毙孙德富、生擒丁超的大功，刚刚被授予个人一等功勋章，

而且很快又要得到提拔了……这消息早就已经家喻户晓了，大概只瞒着你一个人

吧！你们警局也真够黑的……。」

　　「胡说八道！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

　　「那你就自己看看新闻吧！」

　　斗威说着拿起遥控器，调到了Ｆ市电视台。现在是夜晚十一点，该市的晚间

新闻就要开始重播了。

　　孟璇看他的神色不像骗人，全身霎时冰凉。在医院养伤期间，她既没看电视

也没看报纸，完全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但此刻回想起来，这两天来看望自

己的同事们，包括石冰兰在内，神色似乎都有些不大自然，彷佛真有什么事情瞒

着自己似的，神色也隐含歉疚。

　　难道……阿宇他们真的都在骗我吗？

　　这个念项一冒出来，孟璇的心里一阵酸楚疼痛，只感到双乳和下阴的奇痒又

猛然发作了，而且比刚才更加强烈百倍！

　　「我不看……混蛋，你……你给我滚出去！」

　　孟璇含泪摇着头，犹如小女孩般发起脾气，同时两只手又不由自主的开始了

『自摸』。

　　阿威心中有数了，三下五除二的解除了衣裤，狞笑着上前抱起孟璇，「嗤啦

啦」一声将她的内裤也撕成了两片。

　　孟璇怒骂反击，然而她毕竟行动受阻，再加上胸脯和下体的搔痒，令她的功

夫更加打了折扣，因此阿威没费多大劲，就顺利的分开了她的大腿，将坚硬的肉

棒狠狠捅进了私处！

　　「噢……不错！还是跟以前一样紧嘛……」

　　阿威发出满意的喘息声，在孟璇的激烈抗拒哭骂声中，操纵肉棒大力冲杀了

起来。

　　盂璇羞怒交集，一只手揉弄着自己丰满的乳房，另一只手握拳狠命的捶打着

阿威。她力气不小，也确实揍的阿威甚是疼痛，但这疼痛反而更激起了男人的征

服欲望，竟然不顾她的痛击，肉棒抽送的更加深入、快速了！

　　「别再自己骗自己了，小璇！」阿威一边享受着这小女警的美妙胴体，一边

嘿嘿笑道：「我只是强占了你的身体，可石大奶却抢走了你的爱情、功勋和所有

一切……她才是咱俩共同的敌人呀！你不如跟我合作吧，我们一起搞垮她……」

　　「我不会跟你合作的，恶魔……啊啊！」孟璇满脸热泪的悲鸣着，手足渐渐

酸软无力，娇小的身躯彷佛不听使唤了，只能被动的承受着对方凶猛的攻击，「

属于我的东西，我……喔喔……我会自己夺回来……」

　　「别犯傻了！我敢跟你打赌，只要石大奶在，你就永远不可能夺回王宇心…

…」

　　「那我也不会……跟你合作的！噢噢噢……我是警察，警察！啊……你害惨

了那么多女性，我……啊啊啊……我一定要把你绳之以法！」

　　「这并不矛盾呀！你先帮我搞定了石大奶，让她也尝到被强暴、被绑架的滋

味，然后，你再运用你的本领，设法把我缉拿归案！这样你才能向王宇证明，你

比石大奶更强！比她更值得去敬佩爱戴……要不然你在王宇心中，只会永远都比

石大奶低一截……」

　　「花言巧语！我是……不会上你的当……噢噢……做你的帮凶的！」

　　「你真是死脑筋！除掉了石大奶，你才有可能爱情事业双丰收呀……顶多我

答应你，以后我不再去侵犯新的波霸了，石大奶就是我的最后一个目标……」

　　两人嘴巴上不停的争辩着，赤条条的肉体同时也在拚死挣扎、纠缠。

　　这时电视里早已开始重播晚问新闻了，播音员的声音和两人的喘息声混杂着

响彻整个房间。孟璇忽然全身一震，转头瞪着电视萤幕，只见那上面正在播放市

长给石冰兰颁发一等功勋章的画面。

　　看着萤幕上那热闹的场面，被媒体记者包围、在镁光灯闪耀下显得更加英气

勃勃的石冰兰，一股极其强烈的嫉妒感再次涌遍了孟璇全身。她忽然发现，自己

与这位曾经情同姊妹的女上司，距离原来是如此的遥远，感觉是如此的陌生。

　　「呵呵呵，现在你该清楚，石大奶是什么样的人了吧！」阿威注意到了孟璇

的神态，连忙乘胜追击。「你，还有王宇，不过都是她事业上的踏脚石。你已经

成为可怜的牺牲品了！要是再不除掉她，以王宇对她的痴心，迟早也会重蹈你的

覆辙的！难道你忍心看到王宇也是这种下场吗？」

　　「不！」

　　孟璇蓦地凄然尖叫一声，就彷佛要发泄出所有的愤懑和悲痛似的，光溜溜的

屁股突然开始急速的上下运动，将阿威的肉棒一次次吞噬进身体的最深处！

　　阿威大喜。尽管孟璇的动作与他并不是很合拍，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无意识的

疯狂举动，并非是性爱上的主动迎合。但不管怎样，这小女警总算是不再抗拒他

了，而那狂野的动作本身就令他享受到更大的肉体欢愉！

　　「这就对啦，我亲爱的小璇……来吧，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美好未来！

　　阿威吃吃怪笑，索性坐到了床上不再用力，欣赏着这美丽女警自己狂热扭动

的模样。她大概一方面是有了自暴自弃的心理，另一方面也是阴道里确实痒的厉

害，所以才会罕见的完全放开了自己，第一次像个荡妇般和自己激烈交媾。

　　——嘿嘿，真是看不出来哇，这小警妞一旦疯狂起来，原来在性爱上是这么

的「野」，啊……嗯嗯，只要再好好调教她一番，以后说不定会比楚倩更加激情

十足哩……

　　阿威心里这样想着，不禁兴奋的无以名状。要知道，孟璇本身就是个容貌、

身材都堪称一流的美女，虽然身高还不到一百六十公分，但是这更增添了娇小玲

珑的美感，也使得她本就饱满耸挺的双乳，显得更加突出。更重要的是，她由于

苦练过搏击之技，娇小的身体很有柔韧性，抽插的时候「承受力」极佳，有种完

全不同于石香兰、楚倩等人的独特滋味。

　　假如不是因为有石冰兰这个更加完美、更令人垂涎的超级波霸，单是眼前的

孟菰残，对阿威来说就已经是一等一的尤物了！现在他更下定了决心，要令这小

女警完全臣服于己，成为被自己牢牢掌控的玩物！

　　想到这里，阿威再次挺动腰部，卖力的抽送起来，同时两手百般玩弄着孟璇

胸柿欢弹跳的双乳，很快就将她送上了高潮，在她犹如哭泣般的呻吟声中，低吼

着射出了一股股滚热的精液，全部喷洒进了她的子宫……

【第六集完】

后记——群魔乱舞

　　月黑风高，正是奸魔们出来犯案的好时机！

　　在某个不知名的山洞里，史上最强的几位奸魔中人，正在此聚餐。

　　与会人员有蒙面奸魔、蜘蛛奸魔、玲珑奸魔，以及……胸大奸魔！

　　四大奸魔围成一圈，笑呵呵聚在一起……吃火锅。

　　蜘蛛奸魔：咦，这场面好像蛮熟悉的说。

　　玲珑奸魔：对啊，好像我们上次见面也是在这个山洞……

　　蒙面奸魔：嗯，吃的也是火锅……

　　胸大奸魔：正常。因为本来就是同一个导演、同一批编剧和同一群演员嘛！

　　玲珑奸魔（怒）：那也不能总安排在同一个地点、吃同样的菜色啊！简直太

可恶了！

　　蒙面奸魔：就是！再这样我就要罢工了！吼吼……

　　蜘蛛奸魔（白眼）：少来了！你们两位早就已经退休啦，这时候才叫罢工有

鬼用，要罢工也是我和胸大奸魔两个人的事。

　　胸大奸魔：我？我才不罢工呢。现在失业率高升，听说有大把人排队等着当

奸魔啊。这么有前途的职业，我才不会轻易放弃呢！

　　蜘蛛奸魔：是啊是啊，我也是。再说了，导演已经承诺，安排ＡＶ界气质最

冷艳、胸部最硕大的第一巨乳女星来跟我演对手戏，哇哈哈哈！我太激动了……

　　胸大奸魔：靠，你激动个啥？最近巨乳戏很走红，找她演出的戏多啦。她脱

下军装就换警服，一场接着一场的演啊！我已经跟她演了六集的男女主角了，几

乎每一集都有亲热戏呢！嘿嘿嘿……

　　听到这话，其余三大奸魔不约而同的竖起了中指，露出鄙视的眼神。

　　玲珑奸魔（怒）：你那叫什么亲热戏啊？每次都到要紧的地方就停止了！还

不如不演呢！

　　胸大奸魔（慌忙陪笑）：咳咳，诸位息怒！我在这里保证，下一集，我一定

跟她演出所有限制级的镜头！什么捆绑啦、强暴啦、浣肠啦……全部都有，而且

还是不带套……

　　蜘蛛奸魔：啥米？你居然敢抢在我前面不带套？太太太太……可恶了！看我

怎么扁死你……

　　胸大奸魔：哇哇，饶命！

　　蜘蛛奸魔：要我饶你也可以，哼哼，你不带套那场戏，由我顶替你演出！

　　胸大奸魔：顶替？这……这样不好吧？很没有职业道德的说。

　　蒙面奸魔（插嘴）：少来了！你们俩互相顶替演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

次第四集不是还演穿帮了嘛，露出了那么大的马脚……

　　胸大奸魔（硬凹）：靠，那又怎么样啊？反正，我演出的时候都是戴着人皮

面具的，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究竟姓啥……

　　玲珑奸魔：还能姓啥？反正不是姓沈，就是姓郭，或者就是姓余……

　　蜘蛛奸魔：哈哈哈，全错！实话告诉你们，他跟我是兄弟，真实的姓应该是

姓方！

　　蒙面奸魔：谁说的啊？应该是姓黑才对！

　　玲珑奸魔：放屁！应该是姓Ｒ……

　　胸大奸魔（喝止）：够了！都给我住口！你们一个个都少跟我套近乎……不

带套那场戏，我已经期待好久了，绝对不会让给你们任何人的！真那么想顶替我，

以后有遇到我挨揍的戏，我倒是很乐意让你们去表现……

　　众魔：靠！没义气的家伙！咱们先在这里废了他的武器，看他怎么不带套！

　　数秒后，山洞里传出了暴打声和惨叫声，久久的在夜空中回荡。

　　 《冰峰魔恋（７）》

＊＊＊＊＊＊＊＊＊＊＊＊＊＊＊＊＊＊＊＊＊＊＊＊＊＊＊＊＊＊＊＊＊＊＊

　　 目录：

　　第３１章　圈套

　　第３２章　满盘皆输

　　第３３章　巨乳女警之淫缚

　　第３４章　惨遭凌辱

　　第３５章　姊妹同悲

＊＊＊＊＊＊＊＊＊＊＊＊＊＊＊＊＊＊＊＊＊＊＊＊＊＊＊＊＊＊＊＊＊＊＊

　　 第３１章　圈套

　　不知过了多久，室内终于恢复安静，电视也被关了。又不知过了多久，低沉

的说话声缓缓响起。

　　「你要我跟你合作，可以。但是有三个条件！」

　　「哪三个？」

　　「第一，我只帮你对付石冰兰，但不能帮你继续对无辜者犯罪！要是你再去

绑架任何其他的女性，合作就结束了！」

　　「这你放心好了！我刚才说了，石大奶是我最后一个目标！」

　　「第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你伤害王宇！」

　　「ＯＫ，没问题！」

　　「第三，把『原罪』的解药给我！」

　　「这个嘛……呃，也没问题。不过，要在石大奶落到我手里之后！」

　　「好！一言为定。现在你说吧，要我怎么合作？」

　　「别急啊，我会慢慢告诉你的！现在，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好好的再快乐一

下吧，嘿嘿嘿……」

　　「放手！你又想干什么？」

　　「啊呦，别这么凶嘛！我只是想证明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有诚意合作……」

　　「我只能给你口头上的承诺，信不信随你！」

　　「行啊，就用『口头』来承诺好了！哈哈哈……」

　　室内再次陷入了沉寂。

　　半晌，孟璇瞪着阿威，只果脸上满是红晕，撇嘴冷笑道：「你就不怕我一口

咬断你的命根子？」

　　阿威的笑容有点僵硬了，但仍强笑道：「我愿意赌一赌！」

　　他嘴里虽这么说，但一只手已伸出去握住了枪，有意无意的拎在掌中旋转。

　　孟璇哼了一声，再也不看阿威一眼，慢慢的俯下身，闭起眼睛，张嘴就将他

的肉棒含进口中。

　　阿威愉悦的浑身打着哆嗦，肉棒马上又充血坚硬了起来，在孟璇温暖湿润的

唇舌舔弄下，喘息声也再次加重了！

　　虽然孟璇的技术十分生涩，但是他心里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因为他彷佛已

经看到，因为孙德富之死而断掉的一条线，重新由这小女警接了起来……

　 ＊＊＊　　　　＊＊＊　　　　＊＊＊　　　　＊＊＊

　　翌日中午，Ｆ市刑警总局。

　　大门口人声鼎沸，堵着好几辆电视台的采访车，众多手持摄影机或者麦克风

的新闻记者就跟蝗虫一样，团团围住刚走下警车的石冰兰。

　　「石警官，请问您获得一等功勋章后，有什么感想？」

　　「我是《Ｆ市日报》的，请问您确定变态色魔就是孙德富吗？关于色魔一案

的全部案情，为何警方到现在都没有给个详细交代？」

　　「听说您姊姊也被绑架了，而且到现在还下落不明，请问是不是真的？」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劈头向石冰兰丢过来，同时镁光灯和快门声也响成了一

片。

　　门口五、六个警员慌忙跑过来，帮着石冰兰奋力拨开人群，好不容易才挤进

了总局大门口。

　　在整个过程中，石冰兰都神色淡然，除了偶尔说声「谢谢」和「无可奉告」

之外，俏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就好像没有听到记者们的问话。

　　走进警局后，大门关上，总算把喧闹之音都关在了门外。回到办公室坐下，

石冰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桌上的报纸，上面又刊登着一张自己的照片；身着警服

的俏丽英姿，占据了几乎一半的版面。

　　击毙孙德富都已经好些天了，媒体对她关注的热度仍是有增无减。电视台、

报纸要求采访的电话都快将警局总机打爆了，出门也时常会遇到记者纠缠拦截，

令石冰兰烦恼不已。

　　她并非不喜欢荣誉、以及这种受到万人景仰的骄傲感觉，可是，每当石冰兰

一想到这荣誉原本应该属于孟璇的——至少应该由孟璇跟自己分享，现在却被自

己一个人独吞、『篡夺』了孟璇的功劳——她就觉得十分别扭，脸上火辣辣的充

满羞愧。

　　所以刚才石冰兰才会以一种近乎冷漠的态度，拒绝了所有记者的采访。

　　现在她唯一想做的，就是重新找到线索，尽快抓住变态色魔。她已经打定了

主意，到那时候，她会将所有的功劳都『让』回给孟璇，比如让孟璇亲手逮捕色

魔、也获得跟自己一样的最高荣誉，这样子才能略微减轻自己心中的愧疚。

　　不过，孙德富的死亡，几乎使所有的线索都断得一干二净，要抓住色魔变得

更加困难。

　　石冰兰一点也不相信孙德富所说的，他本人就是变态色魔的口供，更不相信

姊姊石香兰和女歌星楚倩已经被卖到了非洲。不过她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得

到上级同意后，紧急派人到孙德富所说的那个非洲小国进行调查。

　　经过各方面的多日努力，调查总算略有进展，虽然并未查到石香兰和楚倩的

下落，但是却意外获得了一个名叫索妮娅的美国姑娘的消息。她正是色魔绑架的

其中一个女受害者，神经严重失常，被卖到一个土着部落里当公娼后染上了多种

性病，上个月刚不治身亡。据做成这笔买卖的中间人确认，将索妮娅运来贩卖的

正是孙德富的手下。

　　这一消息似乎间接证实了石香兰和楚倩的确有可能也被卖到了非洲。只可惜，

Ｆ市警方不可能跑到非洲进行公开的传讯和搜查，只能继续委托当地的华人探询

消息：在那犯罪率居高不下、几乎是无法无天的小国里，这个工作的难度可想而

知，恐怕短期内谁也不能百分百肯定，孙德富到底是不是在撒谎。

　　另一方面，Ｆ市温泉疗养院昨天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经过专家的

精心治疗会诊，林素真的身体不仅逐渐康复，还奇迹般的恢复了神智！她终于记

起了自己的身分是民意代表、前副市长萧川的妻子，而不是什么『真奴』。

　　然而，林素真在恢复记忆的同时，却把最近一段时间的经历给忘了。她最后

保持的清晰记忆，是自己准备了巨额赎金想要赎回女儿，这之后一直到昨天发生

过什么事，在她脑里却变成了空白。她甚至根本不记得自己曾被色魔绑架，并惨

遭强暴了。

　　精神科医生对此的解释是，在曾失忆的患者中，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虽然

患者恢复了过往的记忆，但是对于失忆期间发生的事却又记不起来，大概是因为

那期间遭受了一些太过恐怖或太过悲痛欲绝的打击，致使大脑启动自我保护的潜

意识，将之永远的封闭起来。

　　这就使得警方企图从林素真嘴里打听出更多线索的希望也泡了汤。不过，警

员们并没有气馁，因为这种局部性的失忆是暂时的，只要妥善加以治疗、休养，

相信总有一天会全部想起来的。

　　石冰兰正在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她抬头

一看，只见王宇满脸悲愤的冲了进来。

　　「队长，小璇她……她……」

　　王宇哽咽着嗓音，半晌说不出话来。

　　「小璇怎么样了？你不要着急，慢慢说！」

　　「色魔昨晚闯进小璇家里，又再一次强暴了她！」

　　石冰兰霍然而起，清亮的眸子里喷出怒火，一拳砸在办公桌上，然后大步奔

了出去。

　 ＊＊＊　　　　＊＊＊　　　　＊＊＊　　　　＊＊＊

　　四十分钟后，在孟璇家里，石冰兰和王宇分别坐在床铺两侧，听孟璇讲完整

个经过。

　　「……我想我只能先假意答应他，设法稳住他再说，不然他会杀了我的！」

孟璇轻轻抽泣着，只果脸上都是泪痕。「为了把谎话说的逼真，我还编造了那三

个合作的条件，看起来他应该是相信我了……之后他又折腾了我很久，直到下半

夜才心满意足的离开……」

　　「唉，那你当时就应该赶紧打电话给我呀，为什么一直拖到现在？」

　　王宇的语气略带埋怨，但更多的是怜惜和痛苦，血红的双眼几乎要爆裂了开

来。

　　「因为我不能确定那恶魔是不是真的走了，还是只是在试探我！」孟璇垂下

头道。「我担心当我打完电话后，他会突然从哪里又冒出来，带着一脸揭穿了我

的奸笑，对我痛下毒手！」

　　石冰兰沉静的道：「小璇顾虑的有道理。色魔敢公然闯入室内施暴，说明他

对小璇暗中监视已久，对这里的所有情况了若指掌……阿宇，你昨晚怎么能抛下

小璇一个人呢？就算你要走，也应该另外派人来这里保护才对！」

　　王宇面红耳赤，伸手打了自己一个巴掌，懊恼的说不出话来。

　　孟璇淡淡道：「这不能怪阿宇，是我不愿意拖累同事们来保护我。而且这也

算因祸得福吧，虽然我受到了一些羞辱，但是我想，我拖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求援，

色魔应该已经比较相信我了！只要能好好利用这一点，我们就能设下圈套抓住他！」

　　王宇失声道：「小璇，难道你……你打算跟色魔虚与委蛇的周旋下去？」

　　「是的。所以我刚才在电话里反覆叮嘱，要你暂时别把这事告诉其他同事，

就和队长两个人悄悄的过来，并且还带上了鲜花和水果。这样子他就算仍在外面

监视，我也可以解释说，你们只是正好在这个时间过来看望我而已。」

　　王宇面色古怪，用一种不认识的目光望着孟璇。她从前是个大剌剌、办事有

点粗枝大叶的外向型女孩，想不到现在也学会了用心计，思虑更是比过去周详多

了。

　　「小璇，色魔是个非常狡猾的人，你这一手未必就能骗过他。再说你的伤还

没好，不应该再承受这么大的危险……」

　　石冰兰正想劝说孟璇，但却被孟璇斩钉截铁的打断了。

　　「队长，我已经决定了，请不要阻拦我！我愿意冒这个险，您至少应该让我

试试，不然我会抱憾终身的！」

　　石冰兰听到『您』字，心中一阵难受。虽然孟璇刚才一再表示，她对击毙孙

德富的荣誉归属于谁丝毫不在乎，但是从『石姐』到『队长』再到『您』，从这

越来越客气的称呼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感情已越来越疏远了。

　　「好吧，小璇，我答应你！」

　　石冰兰一咬嘴唇，只能同意了。她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已经耽误了孟璇一次

立功机会，要是现在再阻止孟璇行动，说不定会造成更大的误会。

　　「不过，你一定要小心又小心。除非色魔真的已经毫无保留的信任你，否则

千万千要采取任何行动……」

　　「放心吧，队长。我只是想保持着我这条线索，不让色魔跑了，至于什么时

候行动、该如何行动，我都完全听从上级的安排！」

　　石冰兰双眸闪过欣慰之色。不管怎样，孟璇的确是成熟、稳重了许多，只要

再增加些经验和阅历，假以时日成就绝不会在自己之下。

　　这时王宇已取出了简单的检测工具，想要从卧室里搜集色魔的指纹、精液和

毛发，但孟璇却摇头告诉王宇说，色魔临走时特意花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将整

间卧室都打扫了一遍，然后还把她抱到浴室洗了个澡，清理掉所有犯罪的痕迹。

　　「这么说来，色魔走的时候确实很不信任你，唯恐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王宇嘴上这么说，但还是大略搜索了一下整间房，忙了好一会儿，果真是一

无所获。

　　石冰兰关心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色魔要你跟他合作，他有没有具体给你

分配任务呢？」

　　「有，他要我帮他打听警局的内幕消息，不断把这案子的破案进展、以及跟

你本人有关的任何事都探听清楚，等他打电话来时汇报给他！」

　　「喔，原来如此，色魔是要你做他的线人！」石冰兰胸有成竹的点了点头。

「好吧，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设下圈套让他自己上钩！」

　　三人商议了一阵后，石冰兰就起身离开了孟璇家，而王宇则继续留下陪伴孟

璇，直到晚上才走。

　　石冰兰返回刑警总局后，马上召集专案组成员开会，向李天明等人报告了此

事。专案组当即派出了两名精锐便衣，伪装成出来找工作的大学生，在孟璇家附

近租了个房间住下，轮流用望远镜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的监视着动静。

　　接下来的十多天，除了王宇经常来看望孟璇外，刑警总局的其余同事谁都没

有登门过。表面看来一切都风平浪静，没有任何异常。专案组期望，假如色魔再

次来找孟璇，进门时不管他再如何警觉观察，绝对感觉不到半点危险的气息，这

样才有可能将其瓮中捉鳖。

　　然而，色魔的狡猾和谨慎显然还在他们估计之上，再不然就是他已打定主意，

只透过孟璇来刺探警方的内幕，而不打算再蹂躏孟璇了，所以这之后半个月都再

没有露面。

　　不过，他的电话倒是几乎每晚都会打来，显然他也急于了解警方的底牌。

　　孟璇遵照石冰兰的指示，透露了不少似是而非的假情报。一方面她如实告诉

色魔，专案组并不相信孙德富临死前的鬼话，仍在全力调查色魔的真正身分；另

一方面，对于调查的具体进展，则是能瞒就瞒，或者故意说的跟真相相反。

　　至于色魔究竟是否相信孟璇的这些话，暂时就不得而知了；每次孟璇说完之

后电话那头都只是传来一声淡淡的「嗯」，就没有下文了。

　　倒是色魔对石冰兰个人的兴趣，反而更加大了。每次他都要求孟璇详细打听

石冰兰的一举一动，甚至还问到了石冰兰是否仍在寻找她母亲瞿卫红的遗体。

　　尽管色魔的语气是轻描淡写，但问的次数一多，还是很快引起了石冰兰的注

意。

　　——为什么色魔会这么关心母亲的遗体呢？按理说，母亲和孙德富之间的恩

怨，已经是上一辈的事了，跟色魔本人毫无关系。自己就算找到了母亲遗体，也

不可能凭此抓住色魔的。

　　难道，母亲的遗体上，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石冰兰满腹疑窦。她的确一直在寻找母亲遗体的下落，孙德富生前的部下、

远亲和朋友等人，她几乎全都认真查询过了。而孙德富在各地买下的别墅、房屋

和掌控的企业、工厂等，她更是一个都没放过，全部亲自进行了搜查，但却没有

发现半点跟母亲遗体有关的线索。

　　究竟孙德富将母亲的遗体藏到哪里去了呢？

　　石冰兰本能的感觉到，色魔一定是出于某种目的，才会如此热衷于打听母亲

的遗体，只是暂时无法猜到这个目的是什么罢了。

　　不过她突然灵机一动，心想不妨先用假消息试探一下色魔，看看他有什么反

应，或许能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于是，当色魔再次打来电话时，孟璇按照石冰兰的嘱咐，撒谎说因为毫无头

绪，石冰兰已灰心了，认为母亲的遗体很可能早已被孙德富销毁，因此已放弃寻

找。

　　这消息大概令色魔十分兴奋，电话里传来了他一声情不自禁的「太好了」，

随即就挂断了。

　　这一反应令石冰兰双眼发亮，隐约猜到了真相——母亲的遗体十之八九是落

在色魔的手里！而且必定存在着某一条线索，可以使警方找到遗体，所以当色魔

听说自己放弃寻找时，才会显得那么高兴。

　　假如能找到那条线索，说不定整个案情会有惊人的进展。而母亲生前既然跟

孙德富有那么多恩怨纠缠，那么这条线索应该还是跟孙德富有所关连！

　　石冰兰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已经死亡的孙德富。她发现自己遗漏了一个很重要

的情况，那就是孙德富死后，她几乎调查了跟孙德富有关的一切，但却没有理会

尸体下葬的事宜。

　　当时领取走孙德富尸体的，是一位名叫亨利的美国律师，是遵照孙德富的遗

嘱来替他办理身后事，本身没有可疑之处，所以警方也就没有再关注这件事。

　　但现在回想起来，这里面说不定已造成了疏忽！

　　石冰兰越想越是不安，当即派出警员老田，追查起孙德富尸体被领走后的情

况！

　　两天后，老田回报，孙德富的尸体已被送回了他的老家、距离尹市不远的孙

家村。虽然按照国家规定，罪犯死后禁止土葬。但孙德富被击毙前尚未移交法院

正式审判，再加上当地的那些远亲大都是法盲，竟然就将他安葬在他生前就修建

好的一个豪华墓地里。

　　「豪华墓地？怎么个豪华？占地有多大？」

　　石冰兰彷佛突然想到了什么，连声追问起来。

　　老田回答说，占地至少有三十多坪，就好像一个小型的住宅，陪葬的各类物

品一应俱全，也是在孙德富生前就准备好了的，保守估计总价值也有数百万元。

不过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石冰兰想了想，又问：「把尸体送去安葬的，是那个美国律师亨利吗？」

　　「是的。当时有不少村民亲眼目睹了整个安葬过程。说起来也真好笑，孙德

富的尸体居然是先被制作成了标本，装在一个盛满药液的巨大容器里，然后才运

到墓里去的。大概他也像埃及那些法老一样，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朽吧，哈哈

……」

　　老田随口说笑了起来，但是才笑了两声就顿住了，因为他惊讶的发现，石冰

兰双颊绯红，呼吸也彷佛有些急促了，神色明显不太对劲。

　　「队长，你……没事吧？」

　　「没事，我很好！老田你辛苦了，先下去休息吧！」

　　打发走部下后，石冰兰紧咬着嘴唇，丰满无比的胸脯剧烈的起伏着，显得又

是激动、又是愤怒。

　　标本！又是标本！

　　多年前孙德富就把母亲的遗体制作成标本，现在又利用遗嘱，把他自己的尸

身也制作成标本。他真正目的是想干啥，已经昭然若揭了！

　　——这疯狂的老头，他要母亲的遗体来陪葬！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陪葬，那

绝对是一种极其变态、骇人听闻的陪葬方式，所以才会需要事先制作成标本。

　　石冰兰几乎有种作呕的感觉，心中的愤慨也更强烈，同时她的头脑也更加清

晰了，马上想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美国律师并不懂前因后果，只是单纯执行

孙德富的遗嘱，将他制作成标本并送入墓中就完事了。而母亲瞿卫红的遗体，必

然是由色魔本人日后寻找机会，悄悄送进去与孙德富合葬。所以色魔才会生怕自

己一直追查母亲遗体的下落，不断要孟璇打听情况。

　　没错，一定是这样……

　　而自己前两天刚透过孟璇给出了假消息，如果色魔果然上当中计的话，那他

现在应该已经放心、大胆的将母亲遗体送入墓中了。

　　想到这里，石冰兰的心咚咚跳了起来，激动的几乎坐立不安。

　　她决定立刻亲自赶往孙家村，到墓地里去一查究竟！母亲生前所受的羞辱已

经够多了，她绝不能让母亲死后再继续被孙德富羞辱下去，那样九泉之下的母亲

将永远无法瞑目安息！

　 ＊＊＊　　　　＊＊＊　　　　＊＊＊　　　　＊＊＊

　　孙家村距离Ｆ市有两百多公里的距离，开车差不多要三个小时。

　　当天下午五点多，一辆小轿车载着石冰兰、王宇和老田三人，飞驰进了孙家

村。

　　他们特意不坐警车，也不惊动当地警方，静悄悄的向孙德富的墓地驶去。

　　他们之所以如此低调，是生怕跟当地村民发生冲突，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毕

竟他们现在是要去搜查孙德富的坟墓，而在当地村民纯朴的观念里，人死为大，

就算他生前再怎么十恶不赦，也应该得到充分尊重，绝不允许外人冲撞墓地惊扰

遗体。

　　何况，孙德富虽然恶行累累，但对自己家乡却贡献极大；多年来慷慨捐资搭

桥铺路、兴办学校，做了许多慈善事业，深得村民们的崇敬爱戴。听说他被Ｆ市

警方击毙，全村人都悲痛了很久，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之前老田进村

调查时，处处都感觉得到村民们的深深敌意，搞得很是狼狈。仅是调查就已经如

此了，更不敢想像假如公开搜查孙墓，村民们会被激怒到何等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石冰兰并没有证据能证明母亲的遗体就一定在孙墓里，因此这

次来并没有获得搜查令，可谓是『名不正、言不顺』，不可能单凭警察的身分就

堂而皇之的强行进入孙墓……这些原因都决定了这次到孙家村来，第一必须悄无

声息、尽量不被太多村民知晓；第二则是软语恳求看守孙墓的人，争取让他偷偷

行个方便，绝不能持强硬来。

　　「看守孙墓的是孙德富的一个远房堂弟，叫孙德贵。」老田一边开车，一边

介绍道。「我上次见过他，态度还算不错。不过这人极其好赌，家产都败光了，

手头十分缺钱。最多我们给他一点好处，应该就可以『说服』他了……」

　　石冰兰「嗯」了一声，没有说话。自从车子开进孙家村后，她表面上平静如

水，但其实心跳一直很快，彷佛有种深沉的悲哀和隐约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笼

罩住她。

　　是因为就要亲眼目睹到母亲的遗体吗？还是因为直觉告诉自己，与色魔的决

战已经迫在眉睫？

　　石冰兰不能回答自己。她下意识的摸了摸腰间的配枪，然后默默的深呼吸了

几下，竭力令自己不去想太多，以便尽快恢复完全的冷静和沉着。

　　半个小时后，车子停在孙家村最偏僻的山坳边。这里几乎荒无人烟，只有一

间破败的砖房伫立眼前。

　　房主孙德贵是个面色黝黑、满嘴黄牙的老头，看上去比孙德富更加苍老。他

闷闷的抽着旱烟袋，听石冰兰三人说明来意后，先是面露为难之色，但最后还是

勉强答应了下来。

　　「真是搞不懂啊，一个墓地而已，有啥好看的？」只听见孙德贵小声的嘀咕

道。「怎么这么多人都想偷偷进去，难道里面真有什么金银珠宝陪葬不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石冰兰心中一凛，问道：「除了我们，最近还有谁偷

偷进过您堂哥的墓吗？」

　　「有啊，是个小伙子，说是我堂哥生前的好友，要送一件自制的艺术品到墓

里去做纪念。」孙德贵唠唠叨叨的道。「我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结果一看，不

过就是个装着光屁股女人雕像的玻璃箱而已，尺寸既大，份量又沉，是我拼了老

命才帮他一起搬进墓里去的……」

　　三人一听都耸然动容。石冰兰更是双颊泛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忙继续追

闻当时的情况。但孙德贵显然所知有限，只记得那『小伙子』戴着口罩和墨镜，

声音很沙哑，说话不多，从头到尾都没透露过身分姓名；将『艺术品』送进孙墓，

支付报酬后就匆匆离去了。

　　尽管如此，石冰兰还是凭着职业本能确信，此人必然就是色魔，而他送到墓

里的艺术品并不是什么『雕像』，而是自己生母被制成标本的遗体！

　　想到这里，石冰兰迫不及待的提出要孙德贵立即带路进入墓地。孙德贵却不

疾不徐，先抽完了一整袋旱烟，回到内室换了身干净衣服，又收拾了一个大箩筐，

这才挑着扁担出发了。

　　由于孙墓是修建在山腰的一处风水宝地上，车子开不上去，加上天已黑了，

崎岖的山路很不好走，四个人靠着打火机照明，小心翼翼的迈动着脚步。

　　幸好距离并不算远，大约走了数百公尺就到了。那是个用大理石打造的豪华

坟墓，长宽高各有十多公尺，就像个小型的别墅，墓门前还雕刻着两尊门神像，

前面居然摆放着不少花圈、供品，大概都是当地村民『孝敬』的。

　　孙德贵走到墓前，放下扁担，从箩筐里取出个小香案，点起蜡烛，又斟了几

杯酒洒在墓前，然后像个巫婆似的，一边缓慢的手舞足蹈一边念念有词，模样滑

稽极了。

　　王宇好奇的问他这是在做什么。孙德贵回答说，开启墓地会惊扰死者，他要

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先进行一个安抚死者灵魂的祭奠仪式，将礼数做足，以免

将来折损阳寿。

　　因此三人只得耐心的等下去。这仪式实在又臭又长，足足半个多小时过去了，

还是没有结束的迹象。

　　王宇低声骂了句「岂有此理」，感到肚子已饿得咕噜叫。他正打算先返回刚

才停车的地方，从车里拿点干粮清水上来，忽然手机响了起来。

　　王宇按下接听键，对答了一阵后露出狂喜之色，奔回石冰兰身边兴奋的说道

：「队长，是小璇打来的！好消息，色魔已经成功的上钩啦……」

　　「什么？上了什么钩？」

　　石冰兰有些愕然！老田更是莫名其妙。

　　王宇忙对二人解释起来。原来刚才孟璇在家接到了色魔的电话，交谈的过程

中，色魔似乎心情很好，不断出言挑逗孟璇。于是孟璇将计就计的与之周旋，假

装被『原罪』的药效折磨到濒临崩溃了，又是哀恳又是用激将计，要求色魔再次

登门到家里来满足一下她。色魔显然已十分信任孟璇，竟爽快的一口答应下来，

嘿嘿淫笑着约好了时间，说是要在十一点左右给孟璇『一个惊喜』。

　　这消息带来的震撼比刚才更大。要知道这些天来，警方一直处心积虑的设法

想要利用孟璇这个『诱饵』将色魔钓出来。但色魔的警觉心很高，始终没有上当。

今晚他大概实在忍不住了，终于同意要来找孟璇。这无疑是警方将其缉拿归案的

最好机会！

　　当然，色魔的狡猾和谨慎不可低估，登门之前一定会再三观察、试探，稍有

风吹草动就会逃之天天。但不管怎样，这毕竟是个难得的良机！

　　「局里已经在紧急开会、调派人手了。我们检查完坟墓后马上开车赶回去，

正好来得及捉住色魔！」

　　王宇兴奋的挥着拳头，说罢奔到仍在念念有词的孙德贵身边，用命令的语气

要他立即打开墓门，以免耽误了时间。

　　但孙德贵却是个死脑筋，大声抗辩说对死人不敬是会遭到报应的，所以怎么

样都不肯从命，非要将他那套繁琐的仪式执行完不可。

　　王宇急得额头暴出青筋，双方几乎要脸红脖子粗的吵了起来，最后还是石冰

兰制止这场争端。

　　「算了，阿宇。别让孙老伯为难了，咱们先回去抓人，等明晚有时间，再来

这里也是一样的！」「是啊是啊，你们可以明天再来嘛，这坟墓又不会跑掉！」

孙德贵感激的对石冰兰打躬作揖，又拍着胸脯道。「最好是白天来，到时候我打

开墓门，你们爱在里面看多久都行！」

　　石冰兰点点头，对他道了谢，带着两个部下，快步离开了孙墓。

　　老田对此自然毫无异议，毕竟目前擒拿色魔才是第一要务，其余的不妨暂时

放在一边。王宇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过他比老田更加清楚，孙墓中的遗体对石冰

兰是何等重要，因此更加佩服这位女上司能如此迅速的冷静下来，理智的做出抉

择。

　　不料还没走出多远，石冰兰突然停下脚步，对王宇和老田道：「你们俩自己

开车回去吧，我还是想留在这里，尽快搞清楚一些问题！」

　　王宇和老田相顾愕然。

　　「队长，那我跟你一起留下！」

　　王宇脱口而出。虽然他不懂为何石冰兰会突然来了个大转变，但他还是马上

也强迫自己转变过来。

　　「不，阿宇，你必须赶紧回去，小璇现在需要你！」石冰兰用不容置疑的语

气说。「虽然小璇很坚强，又有同事们保护她，但你是她的恋人，她现在一定潜

意识里渴望你能在关键时刻待在她身边。你要是不回去，也许她的情绪会受到些

许影响，被色魔发现破绽就危险了！」

　　对此，王宇说不出话来了。

　　旁边的老田紧接着开了口，不过他却是劝石冰兰一起返回Ｆ市，以便指挥抓

捕色魔。

　　石冰兰仍是摇头拒绝了，淡淡道：「有李天明和专案组同僚们坐镇也是一样

的，这种张网以待的场面他们比我更有经验，一定会指挥得比我更出色的！」

　　两人见说服不了她，都感到无奈，同时心里确实又牵挂着抓捕色魔的任务，

最后在石冰兰半强制的命令下，只得敬礼服从了。

　　「队长，你……你一切要小心！」

　　王宇没走几步又回过头来，最后叮嘱了石冰兰一句。假如不是有老田在身边

的话，他真想违抗命令偷偷逗留在附近，可是看到石冰兰那清澈却严厉的眼神，

他就不敢乱来，只能乖乖跟着老田离去了。

　　片刻后，两人已回到车里。在引擎轰鸣声中，小车飞快的驶了出去。

　　王宇从车窗玻璃向后望去，也不知是否错觉，借着闪烁的星光，他似乎隐约

望见了心目中女神那完美的身影，正远远的俏立在山坳的一个转角处，也在默默

的眺望着自己。

　　突然，一大片乌云飘过来遮住了星光，那身影顿时被漆黑彻底吞没了！

　　王宇一惊，心中猛然泛起一种很不祥的预感，彷佛有什么不幸的悲剧即将发

生！然而仔细想想，这种预感似乎又很荒谬。现在面临最大危险的，明明是正被

色魔虎视眈眈的小璇，而队长虽然一个人独处在这荒山野地里，但凭她的身手本

领，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能威胁到她，其实反倒比去追捕色魔更加安全。

　　「是我太多虑了吧！」

　　王宇无声的苦笑了一下，努力收回思绪，掏出手机开始拨打专案组同事的电

话，准备在路上听从调遣、做好捉拿色魔的全部准备……

　 ＊＊＊　　　　＊＊＊　　　　＊＊＊　　　　＊＊＊

　　听到小车的引擎声远去了，石冰兰才转过身来，重新悄悄走向孙墓。

　　她之所以不肯现在就回Ｆ市，绝不是因私废公，将寻找母亲的遗体看得比抓

到色魔更重要。事实上，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痛恨色魔，更渴望能早日将其捉

拿归案，将深陷魔窟的姐姐拯救出来。不过，和过去相比，石冰兰在心态上已更

加成熟了。尽管色魔与她有着诸多新仇旧恨，她却并不强求非要『亲手』抓住这

穷凶极恶的罪犯！

　　只要色魔最终能伏法，由谁将其抓获，不都是一样吗？

　　甚至，在石冰兰心里，还隐隐盼望由警局的其他同事——比如孟璇或者王宇

——来获得『亲手』逮捕色魔的殊荣。因为她在潜意识里仍觉得，击毙孙德富的

功劳是被自己不光彩的独吞，最好能有机会『偿还』出去，这样良心上才能得到

些许安慰。

　　假如色魔这次又是在她的指挥下落网，那么，就算整个警局的同事都获得了

上级的集体荣誉奖，但是恐怕媒体和市民们也只会把焦点集中在她一人身上，令

她的名声更加响亮，同时也会更加『高处不胜寒』吧！

　　不过，这还并不是石冰兰拒绝返回Ｆ市的最主要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她突

然对眼前的形势产生了一丝怀疑。

　　——为什么色魔打电话给孟璇时，将登门的时间定在今晚的十一点？这个时

间刚好足够他们从孙家村返回Ｆ市，可谓不早也不晚，这种安排会不会太巧了一

些？

　　——假如时间定的太早，不足以及时返回孙家村，或者时间定的太晚，有充

足的余暇赶路返回的话，那么自己和王宇、老田此刻都会留在这里，耐心等待孙

德贵打开墓门了。

　　——难道说，色魔故意把时间定在『十一点』，目的是为了……

　　石冰兰心念电转，脚下无声而迅速的移动着，三、两步就潜回到孙墓前。她

借着夜色的掩护，从一颗大树后悄悄探头张望，只见孙德贵正从箩筐里翻出一台

手机，瞇着眼睛吃力的按着号码，正准备打电话。

　　石冰兰不及多想，飞步跃出，一把擒住了孙德贵的手腕。

　　孙德贵「啊」的惊呼一声，抬头看见石冰兰去而复回，顿时面如土色，结结

巴巴的叫道：「你……你……你怎么还没走？」

　　石冰兰不答，沉声道：「你要打电话给谁？」

　　「没……没给谁……」孙德贵张皇失措的道，「啊，不……是给我在外地的

儿子……」

　　石冰兰冷笑一声，劈手夺过了手机，一检查，那上面调出的赫然是一组熟悉

的号码！那正是色魔平常打给孟璇的手机号码！警方已经用技术手段暗中追踪这

个号码许久了，可是色魔每次通话时都是在不断移动的交通工具上，通话时间又

都很短，因此至今也未能凭此抓住他。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不认识那位『小伙子』，他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络方式

吗？为什么现在又打电话给他？」

　　石冰兰声色俱厉，双眸明亮、凛然生威，彷佛能直接看穿人的内心深处！

　　孙德贵兀自嘴硬：「那又怎样？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

　　「我一早就告诉过你了，这人是警方通缉的要犯！」石冰兰怒斥道，「你包

庇他就是同谋，要抓起来判刑的！你懂不懂？」

　　孙德贵这才软了下来，哭丧着脸「扑通」一声坐倒在地，爬不起身来了。

　　石冰兰脸寒如冰，狠狠瞪了他一眼，又调出该号码的通话记录。只见最近一

个通话时间显示是六点半，那正是孙德贵要带三人到孙墓之前的时刻！当时孙德

贵曾借口换衣服，自己到内室停留了片刻，原来竟是在偷偷跟色魔联络，报告石

冰兰三人找上门的消息。

　　「你自己选择吧，是想主动交代、将功赎罪，还是跟我回警局受审？」

　　孙德贵吓得连连磕头，不等石冰兰再喝问，就主动把一切都招供了。

　　原来他之前所说的只是部分事实，隐瞒了如下真相！那『小伙子』临走前给

了孙德贵一大笔钱和这个手机，要他随时留意，若有警方的人找来要求查看孙墓，

实在无法拒绝时，就偷偷用手机打电话报讯。

　　「……除此之外，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绝对不敢再骗您了！」孙德贵一把

鼻涕一把眼泪的抽泣道，「那小伙子只说我若照办了，以后还会给我重赏，其余

的什么都没告诉我……」

　　石冰兰反覆查问了细节，确定他这次并没有说谎后，又问道：「你六点半不

是已经打过电话了吗，为什么现在又打第二次？」

　　「因为第一次打电话时，那小伙子叮嘱我，要我尽量拖延打开墓门的时间。

他说你们很有可能中途突然改变主意，匆忙返回Ｆ市去……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

况，就赶紧通知他……」

　　石冰兰暗暗吃惊。自己刚才确实差一点就跟王宇、老田一起离开了，色魔居

然能预料的这么准确，彷佛能未卜先知一般，实在令人骇异。

　　她沉思片刻，将手机的音量调到最大，然后塞回孙德贵手中，神色严厉的交

代了几句话。

　　孙德贵如鸡啄米般不断点头，乖乖的再次拨通了色魔的号码。

　　「喂，情况如何了？」

　　手机里传来的果然是那熟悉的嘶哑、邪恶嗓音。

　　孙德贵按照石冰兰的吩咐，战战兢兢的开始撒谎，说石冰兰三人并未返回Ｆ

市，而是已经进入了孙墓，现在他是一个人留在外面，趁没人注意时偷偷打电话

来的。

　　「真的吗？三个人都没返回Ｆ市？」色魔的声音显得颇为诧异，停顿了一下

又问道，「那……他们有没有谁接过电话，或者比较紧张的在一起商量问题？」

　　孙德贯望向石冰兰，见她摇头示意，忙应道：「都没有！他们就是……不断

催促我快点开墓门，然后就进去了……」

　　「很好，非常好！」

　　色魔显然十分开心，发出了一阵愉快的笑声，竟好像一点也不在意自己的推

断出错，最终也没能阻止石冰兰找到生母遗体。

　　孙德贵诧异的张大嘴，喃喃嘀咕道：「可是我六点半打电话给你时，你明明

说很糟糕的……」

　　「是啊，警察终于还是找来了，这件事的确很糟糕！但是，坏事也可以变成

好事的，我由此却证实了我自己并没有被出卖！哈哈……好啦，说给你听你也不

懂的！总之你做的很好，我过几天会把报酬支付给你的。等我的电话吧，就这样！」

　　电话挂断了。孙德贵呆呆的不明所以，一脸迷惘之色。

　　石冰兰却是恍然大悟，猜到了色魔的全部用意！色魔将母亲的遗体迁入孙墓，

达成『陪葬』的效果后，对他来说就已经完成了对孙德富的承诺，并不关心日后

是否会被警方发觉。而他之所以要孙德贵报告警方动向，其实还是为了他本人的

阴谋！

　　因此，色魔刚才打电话给孟璇表示要上门亲热，其真正的目的是在试探孟璇

是否可靠。他想必是这么推测的：假如孟璇是假意臣服，那么她必然会立刻通知

石冰兰和王宇，后二者肯定会马上赶回Ｆ市部署缉拿行动；反之，假如石冰兰和

王宇毫无异状，仍是停留在孙家村里，那就表明孟璇没有惊动任何外人，的确是

一心一意的与他合作。

　　所以色魔才会高兴的说『我并没有被出卖』！现在，他一定已顾虑全消，将

曾放心、大胆的去找孟璇了！

　　——这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今晚迎接色魔你的，将不是你自以为征服了的

『性奴』，而是恢复坚强的小璇和代表正义的恢恢法网！

　　石冰兰想到这里时无比振奋，忙用手机拨通了王宇的号码，将刚才的全部经

过详细说了一遍。王宇也是又惊又喜，雀跃的说这是色魔气数已尽，看来今晚必

定能将之一举擒获！

　　石冰兰叮嘱他不可轻敌，又分别打了电话给李天明和专案组的另几位同事，

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了，才如释重负的挂断手机。

　　她相信，这些同事必然会做足准备，不负所望的抓住色魔的。自己只要在这

里等待好消息就行了。

　　当然，在等待的同时，还有一件对她来说更重要、更震动心灵的事要做。那

就是——终于要亲眼目睹到母亲的遗体了！

第３２章　满盘皆输

　　「老婆，我回来啦！」

　　晚上八点，机场巴士在长街上疾驰。苏忠平望着车窗外飞逝而过的夜景，嘴

里默默念叨着这句话，内心充满了归家的幸福和温馨。

　　他到外地出差了两个星期，刚刚才从机场回来。小别胜新婚，他真恨不得能

马上见到妻子那美丽的倩影，好一慰这十多天来生理和心理上的思念。

　　作为一个正当盛年的男人，苏忠平生理上的需求还是挺旺盛的，虽然妻子有

点性冷淡，再加上工作忙的关系，自结婚以来夫妻俩的房事少得可怜；但平常起

码也能将她搂在怀里亲热一下，不像这次分离了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

　　想到妻子那巨乳细腰的魔鬼身材，就连西方女人都要羡慕不已的惹火胴体，

苏忠平不禁蠢蠢欲动了起来，小腹涌过一股热流。

　　——老婆，好久都没来过了……今晚无论如何也该来一次了吧！嘿嘿……

　　他一边盘算着说辞，一边忍不住哑然失笑，只希望今晚妻子没有再加夜班。

万万没有想到即将来临的，将会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和巨大的失望。

　 ＊＊＊　　　　＊＊＊　　　　＊＊＊　　　　＊＊＊

　　就在同一时刻，石冰兰手举着明亮的蜡烛，热泪盈眶的站在孙墓里，俏脸上

满是又激动又痛苦的表情。

　　在她眼前的，是两个巨大的玻璃容器，一新一旧，里面都盛满了透明的液体，

使整个坟墓内部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药味。

　　在那比较新的容器里，液体中浸泡的正是孙德富的遗体标本。死气沉沉、布

满皱纹的脸孔，被解剖后又缝合起来的惨白皮肤，以及虽然衰老不堪但却暴挺而

起的阳具，都使其看起来显得分外恶心、恐怖，令人毛骨悚然。

　　而在那比较旧的容器里，液体赫然已被冻结成了冰块，生母瞿卫红的遗体正

镶嵌在其中。那光溜溜、一丝不挂的胴体被摆成了个下跪的造型，而且跪拜的方

向正朝着孙德富。远远望去，就像是她永远屈辱、驯服的跪在他的脚边，随时准

备去取悦那勃起的丑陋阳具！

　　尤其堪称惊人的是，虽然这具遗体标本已经历了长久的岁月，但依然保持得

十分完好；无论是饱满高耸的乳房，浑圆白嫩的光屁股，双腿间裸露的性器官，

全都从透明的冰层里纤毫毕现的透了出来，看上去甚至更加栩栩如生！难怪那老

眼昏花的孙德贵会将其看作是『艺术品』，因为整个容器就像是个巧手制成的冰

雕，充满了一种残忍而绚丽的凄美！

　　「妈妈！」

　　石冰兰哽咽的低声叫了一句，眼泪夺眶而出，心绪激荡的无以复加。

　　虽然她之前已经从照片里看过母亲遗体的模样，可是那陈旧模糊的黑白照片，

造成的视觉效果又怎么能跟这立体感十足的实物相比呢？眼前这座冰雕彷佛有生

命似的，母亲的遗体更犹似在默默哭诉着她所承受的侮辱和折磨，令石冰兰彷佛

感同身受般，从心灵到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对不起，妈妈。女儿太没用了，让您逝世后还受了这么多年的羞辱……不

过女儿向您发誓，您的苦难就到今天为止了！不，是就到此刻为止……」

　　石冰兰说着拭去泪水，上前奋力想要推动冰雕，想要立刻将之移出这该死的

墓穴，至少也要远离那盛装着孙德富丑恶尸体的玻璃容器，但这东西的重量毕竟

太沉了，费了半天劲都徒劳无功，气得她一跺脚，转身大步冲出了坟墓。

　　孙德贵仍畏首畏尾的蹲在门前，被她用手铐锁在旁边的栅栏上，半步也无法

离开。

　　石冰兰解开孙德贵的手铐，问他当初是如何将那么沉重的『艺术品』运上这

崎岖山路，并搬进墓里的；他回答说，那时是用村里的两头毛驴拉着平板车，再

靠他和小伙子两人合力才搬来的。如果石冰兰有需要的话，他明天就去叫几个村

民来帮忙，一起把『艺术品』再搬出来。

　　「不要等明天了，就是现在！」石冰兰斩钉截铁的道，「也不要叫其他人，

我可以帮你！我是练过武术的，力气并不比一般男人小多少。我们辛苦一点，连

夜就把它搬走，我有急用！」

　　她如此着急的运走母亲遗体，一来的确是心中痛恨这个墓穴和那作呕的仇敌

尸体，不愿意母亲再多停留，哪怕是片刻；二来也是因为担心夜长梦多，明早若

给那些缺乏理智的村民们知道了，搞不好会平添无数麻烦，还是早一点离开比较

妥当。

　　在她命令下，孙德贵不敢不答应，但是他说平板车以及搬运工具都在山脚的

一个大仓库里，毛驴也栓在家中，要先回去一趟才行。

　　石冰兰怕他耍花样逃走，坚持要跟他一起前去取工具。

　　那大仓库是从前孙家村堆放化肥和生产物资的地方，近年来早已荒废了，几

乎成了孙德贵一个人的私人仓库，距离他家很近，走了十多分钟后就到了。

　　「就是这里了！我进去推车，您在外面等我一下。」孙德贵讨好的说。「里

面太脏，您就不用进去了吧！」

　　石冰兰抬眼望去，那废弃的巨大仓库就矗立眼前，在黑沉沉的夜色下看来，

显得分外的破败荒凉。

　　她见仓库只有一个门，不愁孙德贵溜掉，于是也就点头同意了。

　　孙德贵进入仓库后，石冰兰又打了个电话给王宇询问情况，得知整个警局都

已行动了起来，同事们早已各就各位，在孟璇家附近布下了一张严密的罗网，现

在所有人都已全神贯注的高度戒备，就等色魔上门了！只要他一现身，哪怕就是

会七十二变的孙猴子，这次也绝不可能再翻出警方的手掌心！

　　尽管王宇的语气十分肯定、自信，但石冰兰却总是有种隐约的不安感，直觉

事情千会这么简单。但现在她已来不及赶回去亲自指挥了，也只能在电话里再三

嘱咐不可大意，然后才收了线。

　　看看时间，孙德贵已经进去好一会儿了，一直都没有出来。石冰兰忍不住走

到门边，高声叫唤催促了起来，然而她喊了好几声，却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石冰兰一惊，暗想莫非仓库里有地道，孙德贵已经偷偷逃走了？她忙快步走

了进去。

　　这仓库里没有灯，放眼望去是一片漆黑，彷佛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

　　石冰兰将蜡烛和打火机都留在了孙墓，只得取出手机，借助萤幕发出的微弱

光线往前探路。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仓库，隐约可以看到周围横七竖八的堆着许多杂物，还有

一个个架子竖立着，感觉很是阴森。

　　「孙德贵，你在不在？孙德贵……别再躲躲藏藏了！」

　　石冰兰清脆的嗓音响起，在整个仓库里激起了嗡嗡的回音。

　　回音很快歇止了，无人回应。

　　石冰兰怒气填膺，又往前走了十来步，正要转弯，突然她全身一震，骇然瞪

大了双眼。

　　只见头顶几公尺远处，一根横梁上悬挂着一具苍老的人体，眼珠已经如死鱼

般凸了出来，正是孙德贵！

　　横梁下面还有一张高脚凳，看情形他竟是上吊自杀了！

　　石冰兰吓了一跳，赶紧冲上去想要将他解下来，看看还有没有救。但是她的

手才刚碰到孙德贵的身体，蓦地里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这感觉来自于那张高脚凳！这种凳子很难移动而且重心不稳，上吊的人蹬开

它后，按理说应该倾倒在地的。但现在这凳子的位置未免太正了，就像是有人特

意摆放过来的！

　　这念头其实很模糊，仅只是在她脑子里一闪念而已。但敏锐的职业本能反应

还是令她立刻惊觉有异，猛地推开了孙德贵的尸体。

　　几乎就在同时，只听「哗啦啦」声响起，一张大网从天而降！

　　石冰兰飞快的向后卧倒，紧接着连续几个翻滚，险险躲开了大网。要是她刚

才稍迟一点察觉孙德贵并非自杀，那现在她已经被牢牢的捆入网中，被吊起到半

空毫无反抗之力了！

　　——好险！

　　石冰兰暗叫侥幸，还没来得及擦去冷汗，就听身后传来仓库门「卡卡」关闭

的声音。她霍然回头，正好借助仓库门刚关上的那一剎那微光，瞥见一条人影迅

速闪过。

　　然后，整个仓库陷入了一片黑暗。

　　石冰兰一颗心霎时提到了喉咙间。刚才危急之中的大动作翻滚，手机不知何

时已跌落，失去了唯一的照明设备。她心知不妙，飞快的从腰间枪套里拔出了配

枪。

　　「色魔，你、给、我、滚、出、来！」

　　石冰兰并未摸黑去追击对方，反而稳稳的立在原地，平端枪口一字一句发出

怒叱。

　　——变态色魔！这一定是变态色魔在搞鬼……我中计了！他今晚的目标根本

就不是小璇，而是我本人！

　　尽管石冰兰并没有看清那个人影，但是直觉却告诉她，那必然就是色魔！而

且她马上醒悟到自已一时大意，不知不觉就堕入了色魔的圈套。

　　「我知道是你，色魔！是男人就给我出来！」

　　石冰兰提高了嗓音娇喝。她内心虽又懊恼又震惊，但仍迫使自己将情绪尽可

能平稳下来，以便迎接眼前的危机！

　　嗡嗡的回音很快又歇止了，仍然没有人回答，仓库里恢复了如死一般的寂静。

　　黑暗中，石冰兰努力睁大眼睛，可是眼前却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她听到自己的心脏在砰砰剧跳，掌心里沁出了冷汗，握枪的手腕正不受控制

的微微发颤。

　　自投身警界以来，石冰兰无数次面临过千钧一发的危险，也和许许多多最凶

残的罪犯较量过，可是却从未像今晚这样，内心充满了强烈的挫败感和不祥的预

兆。

　　今晚局面的凶险真是前所未有。她一个人被困在这里，手机又丢失了，不可

能向外界或警局求援；而在这样一个荒僻废弃的仓库里，也不用指望有人会被枪

声惊动而赶来；更糟糕的是漆黑一片的环境里什么也看不见，想要应付对方的突

然偷袭简直是难上加难。

　　——镇静……一定要镇静！

　　石冰兰反覆告诫着自己，可是冷汗还是不断沁出，心跳也越来越剧烈。

　　她头一次发现，黑暗竟是如此令人恐惧，就像一个不可测的无底深渊，将人

的信心和勇气一点点的吞噬。

　　——只要能有少许光线就好……哪怕只有少许……

　　石冰兰小心翼翼的迈动脚步，凭着感觉一步步摸索到了大门旁边，想要打开

门让外面的星光透进来。

　　门被锁死了，完全文风不动！

　　这一刻，石冰兰真有种跌入绝境的感觉，全身一片冰冷。

　　就在这一剎那，她突然感到有只手掠过臀部，隔着警裙在自己饱满的屁股上

重重捏了一把。

　　「啊！」

　　石冰兰猛然转过身来，只听「砰砰砰」的枪声如爆雷般辔起，愤怒的枪口爆

出了一道道的火花。

　　借着这短暂的光亮，她隐隐瞥见有个人影闪身缩到架子后面去了，她连忙飞

步追了过去。

　　「出来……你出来！」

　　石冰兰厉声喝叫，对准那个方向接连扣动了扳机，子弹呼啸着一发发射了出

去，在仓库里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开枪造成的火光毕竟太微弱也太短暂了，她很快就完全失去了对方的踪影，

不知道该向哪里追击才好，只能站在原地急促的喘着气。

　　——啊哈哈哈！

　　黑暗中蓦地传来一阵夜枭般的怪笑声。

　　石冰兰骇然震动，本能的前后左右转动身形，想要确定对方的大概方位。可

是仓库里的嗡嗡回声严重干扰了她的判断，使这笑声彷佛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根本听不出具体的位置。

　　「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大奶警花！」只听阿威那嘶哑的嗓音响起，喋喋怪

笑道。「虽然你刚才躲闪大网的动作很漂亮，但是，这仓库里还有许多陷阱在等

着你……我劝你还是赶紧投降吧，你已经输定了！」

　　「应该投降的是你！」石冰兰咬牙怒斥。「我正愁找不到你，今晚正好把你

逮捕归案！」

　　「好啊……咱们就走着瞧，看今晚究竟是谁抓到谁！」

　　说完这句话后，阿威久久都没有再出声，仓库里又安静了下来。

　　石冰兰心中一紧，悄悄的靠着旁边的架子蹲低身躯，以双手射击的标准姿势

紧握着配枪。尽管眼睛看不见，但她自信其他感官还是相当敏锐的，全神贯注的

戒备着可能从黑暗中突如其来的偷袭。

　　谁知那猥亵的嗓音突然又咯咯怪笑了起来。

　　「两条腿要注意合拢，不然什么春光都被我看见了哦！」

　　石冰兰这才察觉自己蹲下时为了稳住重心，双膝很自然的一高一低，不单裹

着丝袜的光滑大腿全都露了出来，连警裙的开衩都被撑出了最大的空隙。她只觉

得脸颊发烧，下意识的立刻将两腿并拢，同时一颗心却沉到了谷底。

　　——恶魔怎么能看见自己裙下春光的？莫非……他戴着某种夜视装置？

　　「没错，我带着红外线夜视镜，所以我才说你输定了！哈哈……哈……」

　　阿威彷佛猜透了她的心思般纵声大笑。多日以来的苦心总算没有白费，这个

自作聪明的巨乳女警果然钻进了自己布置好的圈套里来。

　　「从一开始你就错了，大奶警花！我早就在孙家村等着你了，我给孟璇打电

话，不是为了验证她是否可靠——哈，不是我夸口，其实我远比你更了解她我完

全是为了透过她传给你错误的信息，令你信以为真！而我跟孙德贵说的话，更是

为了骗你上钩编造出来的！包括假装相信他在你逼迫下撒的谎，所有这些的最终

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你确信我今晚真的会去找孟璇！这样你才会把两个部

下都派回Ｆ市，使你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

　　漆黑的仓库里，这些话就像一盆盆冷水从头浇下，让石冰兰全身寒意直冒，

从头凉到脚。一股完全落在下风的懊恼、悔恨感，充斥着她的每一条神经。

　　隐身在暗处的阿威越说越是得意，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

　　「你赢不了我的，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预料之中！哈……你害怕了吗？怎么

胸部起伏的那么厉害……这个样子真是迷死人啦，啧啧啧……」

　　阿威故意用更加淫邪的话来羞辱石冰兰，通过红外线夜视镜可以清楚的看到，

她已经气的脸色煞白，那对高高耸起的丰满乳房正在胸前急促的起伏着，看上去

无比诱人。

　　「恶魔！你去死吧！」

　　石冰兰羞愤交加，忍不住又向前方「砰砰」的开了好几枪。她想既然对方能

形容出自己的胸脯和大腿，那么至少可以肯定不是在自己的后面。

　　可是枪声未落，怪里怪气的嗓音却偏偏从后面传了来：「真笨哪！全都没打

中，我在这呢……」

　　「砰！砰！」

　　「还是没打中……哈哈！我在这呢……」

　　「砰！砰！砰！」

　　「我在这呢……在这呢……在这呢……」

　　诡异的嗓音忽而在前，忽而在后，如同鬼魅般根本捉摸不定。

　　「你的枪法太差了，连我的寒毛都没碰到！还是快点自己脱光衣服，让我来

给你表演一下男人的『枪法』吧……嘿嘿嘿……」

　　听到这些有意激怒自己的挑衅话语，石冰兰却反而警醒了起来。

　　——不行！他这是想耗光我的子弹，我绝不能上当……

　　她强迫自己沉住气，鄙夷的冷笑一声：「你算是什么男人？只敢躲在暗处自

我吹嘘的可怜虫！如果你真是男人的话就站出来，光明正大的跟我决斗！」

　　「行啊！」阿威一口答应。「只要你把枪扔掉，我就开灯出来跟你单挑。」

　　石冰兰咬紧下唇不做声，她现在唯一的优势就是手中的枪了，当然不会这么

轻易的放弃掉。

　　阿威倒也没催她，继续透过夜视镜欣赏着石冰兰的惹火曲线，嘴里不停的发

出淫声笑语。其实现在要制伏她已非难事，可是他却不急着下手，准备像猫捉老

鼠那样尽情的戏弄羞辱这个巨乳美女，等她筋疲力尽了再稳稳的手到擒来。

　　——怎么办？难道我今晚真的是在劫难逃？不……不会的……石冰兰强压下

心中越来越不祥的预感，慢慢的挪动了几步，突然瞥见在一片漆黑中，前方不远

处闪烁着一个极其微弱的光点。

　　那是手机讯号发出的光芒！

　　石冰兰心中一喜，刚才不慎跌落的手机如果能拿回来照明，起码也不至于如

此狼狈。

　　她连忙加快脚步走了过去，右手握枪警觉的防备四周，不料没走几步脚后跟

上蓦地一紧，彷佛有股极大的力道牢牢的抓住了双足足踝。

　　石冰兰低声惊呼，下意识的想要飞身跃开，可是两脚却像灌进了千斤重量似

的，被固定在原地再也动弹不得。

　　——不好，这是强力万能粘胶！

　　她立刻明白自己被骗了，慌乱之下本能的又扣动了扳机，砰砰的枪声再次震

耳欲聋的在仓库里鸣响，震的四周墙壁上的沙石滚滚而下。

　　伴随着枪声响起的，依然是阿威那得意之极的狂笑声。石冰兰就在这笑声中

拼命想要拔起双足，就像是条被渔网困住的美人鱼般挣扎着，动作显得徒劳而绝

望。

　　「哈哈哈，大奶警花，现在你总该承认自己输定了吧？我早就说了，今晚你

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话还没说完，石冰兰突然灵光一闪，俯身飞快的解开了鞋带，两只脚拔出了

粘在地上的皮鞋。然后她奋力向前方一跃数公尺，赤足跳出了粘胶所在的区域。

　　还来不及站稳身躯，耳边就接连响起清脆的玻璃破碎声，令人寒毛直竖。

　　石冰兰倒抽了口凉气，地上显然已经遍布了碎玻璃，自己现在光着脚，要是

被锋利的碎片割伤可就糟了。

　　正在不知所措之际，忽然「啪啪」两声响，像是有双鞋子掷到了自己脚边。

　　石冰兰小心的伸手一摸，脸颊刷的涨红了。

　　那竟是一双完全镂空鞋面、清凉露趾的性感高跟鞋！

　　「瞧，我为你想的多周到！」阿威咯咯怪笑道，「怕你的美腿嫩脚被割伤，

就连鞋子都替你准备好了……哈哈……」

　　石冰兰气的真想把高跟鞋掷回去，然后将愤怒的子弹如暴雨般倾泄而出！

　　可要是没有鞋子，脚掌肯定会被玻璃划破流血的，那自己的处境无疑将更加

不妙！

　　权衡利弊，她最终还是强忍内心的羞愤，一声不响的将双足套进了高跟鞋。

　　熟悉的感觉倏地从脚上传来；石冰兰本来并不抗拒穿高跟鞋的，但是那次在

『黑豹』舞厅里，色魔曾逼她穿上这样一双性感挑逗的高跟鞋。另外不久前在孙

德富举办的生日舞会上，她为了迷惑对手也自己选穿了一次高跟鞋。这两次带给

她的，都是极其不愉快的难堪记忆。

　　回想起当时发生的情景，强烈的羞耻感霎时涌遍全身。这高跟鞋就像是附有

魔咒似的，令她感到自己什么颜面都丢光了，连职业的尊严和勇气都遭受到了最

沉重的打击！

　　停顿了好几秒钟，石冰兰才勉强控制住波动的情绪，重新迈动步伐向墙角摸

索。目前的局面是如此被动，唯一的希望就是背靠墙壁占据住一个有利地形，然

后争取跟恶魔长时间的对峙下去，等天亮了才有机会反败为胜。

　　才走两步，石冰兰就感到极其别扭。脚下高跟鞋的后跟实在斜的要命，她不

得不尽量翘起屁股来保持平衡，亦步亦趋的缓缓前进。

　　绕过几个布满蜘蛛网的货物架子，忽然一声布片撕裂的声音响起，石冰兰只

觉得臀部一凉，齐膝的警裙赫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想必是被钉子之类的尖锐物

体勾住划破的。

　　她顿时连耳根都红透了，尽管黑暗中看不见，但也可以清楚感觉到自己白嫩

的屁股已大半曝光。她这辈子还从来没有像今晚这么狼狈过，真是太丢脸了！

　　「嘿嘿，连衣服都刮破了吗？」阿威的声音又响起，淫笑道，「你往左边走

几步，那里还有我替你准备的三点式比基尼，情趣露奶装和日式皮衣皮裤，从里

面任选一件换上吧……」

　　「你给我闭嘴！」

　　口冰兰又羞又气；这些淫荡的服装可不比高跟鞋，已经完全超出了她所能承

受的底线，就算死她也绝不肯穿到自己身上！

　　「哈，你还不好意思吗？那就让我来替你挑吧……嗯，我猜你一定喜欢那件

露奶装，就是那种在胸口开两个大圆洞的紧身衣……全身都紧紧包裹着，只有白

白的大大奶子完全裸露出来，这样的衣服肯定最适合你穿了，哈……」

　　石冰兰真想把耳朵掩起来，不去听这些下流至极的恶心话，可是伸出去的手

臂情不自禁掩住的却是自己高耸的胸脯。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受到一股股寒意，

彷佛丰满无比的双乳已经暴露在空气中。

　　「什么？哪一件都不肯穿吗？那我只能认为，你最喜欢的是光溜溜一丝不挂

的样子了，就跟你母亲一样！」

　　阿威说的更加兴奋起来，不断发出狂笑声。

　　「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你和你姐姐的奶子都那么大了，原来都是遗传你母

亲的优良基因啊。哈，她老人家的身材真是没话说，死了都保持的那么好，害我

差点涌起去奸尸的念头……」

　　「你敢！」石冰兰气的发抖，冲口而出的怒喝道，「你要是敢做这种丧尽天

良的事，那我也会把孙德富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啊呦呦，别那么冲动嘛！」阿威阴阳怪气的道。「我只是开个玩笑。其实

我对你死去的母亲尊敬的很呢。若不是有她那具艳丽的遗体，我哪里能这么顺利

就设下骗局，把你引到这仓库里来？」

　　石冰兰先是不解，但一转念间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心中一酸，泛起悲凉而

无奈的宿命感。

　　——这狡猾邪恶的色魔，故意在孙墓里把母亲的遗体摆成屈辱的姿势，其实

就是为了激起自己的怒火，产生急于移走母亲遗体的强烈意愿。他预料到自己会

逼迫孙德贵连夜搬运，所以早就在这仓库里布置下了陷阱，让自己心甘情愿的踏

了进来！

　　「别再负隅顽抗了！」阿威的语气充满了调侃，彷佛是警方在下最后通谍。

「你的肉体迟早都是我的囊中物，再玩下去只会让你自己更难堪……」

　　「你想都别想！」石冰兰突然厉声打断了他，用凄厉而悲愤的语气一字字道，

「我宁愿自杀，也绝不会让你碰到我一根手指！」

　　说完她抬起手臂，毅然决然的将枪口指向自己的太阳穴，手指缓缓的向扳机

扣紧。

　　「你干什么……住手！」

　　这一着可完全出乎阿威的意料；他失声叫着飞跃过来，一掌将石冰兰持枪的

右臂推开。

　　石冰兰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一声清叱，左肘向后重重的撞中对方的小腹，

枪口立刻转过来顶住了他的身躯。

　　「不许动！」

　　她厉声命令，清澈的眼眸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阿威整个人一下子僵硬了，这才明白这次是自己上了当，嘴里陡然发出惊怒

的怪叫。

　　「蠢材！还没把你逮捕归案，我怎么可能自杀！」

　　石冰兰俏脸寒如冰霜的「呸」了一声，右手紧紧的握着枪，左手就伸到腰后

去摸手铐。

　　谁知就在这一瞬间，耳边突然传来「轰隆」的爆炸巨响，震的整个仓库彷佛

都在摇晃。她惊叫着，高跟鞋踩了个空，身不由己的失去了平衡。

　　阿威也几乎立足不稳，但他立刻抛掉了手中的遥控炸弹装置，狂吼着合身一

头撞进了石冰兰的怀里，两个人骨碌碌的滚倒在地。

　　「砰、砰、砰……」

　　暴雷般的枪声接连不断响起，石冰兰拼命想要调转枪口，可是持枪的手腕被

对方死死按住，每一发子弹都从头顶打到了天花板上。

　　「卡」的一下轻响，子弹终于打光了。阿威松手放开石冰兰的手腕，哇哇怒

吼着猛掴她耳光，打的她脸颊热辣辣的肿了起来，嘴角沁出血丝。

　　石冰兰忍痛还击，施展全部格斗技巧和对方周旋。两个人在地上翻来滚去，

扬起了一阵阵呛人的灰尘。

　　阿威毕竟是身强体壮的男人，没多久就占据了上风，一个翻身压到了石冰兰

的身上，将她的两只手臂都扭到头顶，呈大字型牢牢的按在地上。

　　石冰兰奋力的扭动身躯反抗，同时屈膝想要撞击对方的下体，但阿威的膝盖

却抢先顶住了她浑圆的大腿，令她四肢都被制住动弹不得。

　　「怎么样？我早说过你不是我的对手！」

　　阿威哑声狞笑，全身都压在石冰兰成熟惹火的胴体上，两条腿分别紧紧夹住

她的一双美腿，令她再也不能发动任何攻击。

　　被丈夫之外的男人如此紧迫的压到身上来，石冰兰简直羞耻的无地自容，可

是几次努力挣扎都徒劳无功，她只好暂时放弃抵抗，躺在地上不停的喘息。

　　阿威乐得轻松，也就顺势压在石冰兰身上休息。伴随着急促的喘息声，她胸

前那对丰满无比的巨乳一下下碰到阿威的胸膛，使他情不自禁的将她压得更紧，

在黑暗中尽情感受着这两颗裹在警服里的弹性惊人大肉团。

　　石冰兰强忍着内心的羞怒，一声不吭的任凭对方轻薄，准备等他稍有松懈时

再突然进行反击。

　　可是阿威却得寸进尺，竟然连下身也不安分起来；用膝盖将石冰兰的双腿顶

开，胯下那坚硬勃起的部分强行挤进了警裙的开衩里，开始侵犯到她裸露的大腿

内侧。即使是隔着色魔的长裤和自己的丝袜，她也可以很清晰的感觉到那根火热

的肉棒已经碰到了蕾丝内裤上，正在磨蹭自己最私密的禁区。

　　「不要！」

　　石冰兰就像触电一样娇躯剧震，又开始竭尽全力的激烈挣扎。突然口鼻上呼

吸一窒，双唇已经被灼热的大嘴重重的封住了，同时舌尖也被对方吸到口中。

　　「唔……唔……」

　　阿威热烈的狂吻着身下的巨乳美女，品尝着她柔软嫩舌和香甜津液，内心的

兴奋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两只手不知不觉的松开，隔着警服揉捏起她胸前那

对足以令任何男人疯狂的饱满乳房。

　　石冰兰的羞愤已经到了极点，得到自由的双手拼命的捶打拉扯，可是怎样都

无济于事。她急怒攻心下忽然伸手探到对方胯下，抓住那两粒睪丸使劲一捏。

　　「哇呀呀！」

　　阿威发出惊天动地的哀嚎，痛的眼泪鼻涕都狂涌出来，终于从石冰兰身上滚

离。

　　「你这个贱人！我饶不了你！」

　　他怒吼着站起身，彷佛受伤的野兽般猛扑过去揪住她的衣领，将她整个人拎

了起来。

　　措手不及的石冰兰只感到身体一轻，人就像腾云驾雾似的飞了出去，娇躯一

连砸倒了四五个架子，如同一滩烂泥似的重重摔在地上。

　　这一摔真的很重，石冰兰连叫都叫不出来了，全身骨头都似散了架般，剧痛

令她四肢完全麻——不，我不能就这么认输……不能！

　　石冰兰咬紧牙关，努力使自己保持着清醒，手肘撑地试图摇摇晃晃的支起身

子。

　　这时阿威已经大步奔了过来，毫不留情的抬腿踢中她的背脊。

　　石冰兰闷哼一声，娇躯重新跌倒在地。她的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悲哀，明知自

己已经一败涂地了，但还是顽强的撑起身躯。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绝不放弃抵抗！

　　强烈的信念激发出残存的潜力，石冰兰全身都在颤抖。她已经无法再站起来

了，只能手足并用的在地上匍匐爬行，丰满圆耸的屁股高翘着缓缓摇摆，撕裂的

警裙凄惨的随风飘飞着，看上去真是说不出的狼狈。

　　阿威眼露厉光，对准石冰兰的屁股又是一脚狠狠踢了出去，端端正正的踹在

那两团臀肉的正中间。石冰兰被踢的向前滑出了好几公尺远，眼前霎时金星乱冒，

连最后点力气都消失的无影无踪。

　　「游戏结束了，大奶警花！」阿威俯下身揪住她的头发，嘶哑的嗓音咯咯怪

笑。「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囚犯，永远的囚犯！」

　　挂在腰间的手铐被扯了出来，卡嚓的铐住了石冰兰的双腕。她只觉得全身冰

冷，一颗心不住的往下沉、往下沉……沉入眼前这无边无际的黑暗……

　 ＊＊＊　　　　＊＊＊　　　　＊＊＊　　　　＊＊＊

　　墙土的自鸣钟机械性的敲了起来，苏忠平抬头一望，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

　　尽管刚从外地出差回来，身体很疲倦，但他到现在仍还没入睡，还在耐心的

等待自己的妻子。

　　——冰兰今晚是怎么回事？深夜没回家也就罢了，竟然连个电话也不打回来？

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苏忠平不禁有些担心起来，刚到家时他曾拨打过石冰兰的手机好几次，可是

一直都是关机。他想妻子可能又在加班开会，于是也就没有再尝试了，直到现在

才渐渐开始觉得不安。

　　抱着姑且试试的想法，苏忠平又拿起话筒拨打了一次，没想到这次手机居然

开机了，但传来的居然是个陌生男子的声音：「喂！」

　　这一瞬间苏忠平几乎以为自己打错了，他飞快的瞥了眼座机上的拨号显示，

那上面的号码明明正确无误。

　　「你是谁？」他奇怪的脱口而出。

　　「打电话过来的是你，难道你不知道自己要找谁？」

　　这是个嘶哑难听的男人嗓音，语气阴森森的，令人听来很不舒服。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是我太太的手机！」

　　为慎重起见，苏忠平还是把号码报了一遍。他在想是不是信号的问题搭错线

了。

　　「喔，这么说你就是石大奶的老公喽？」

　　「是的！」由于对方声音含混，苏忠平没听清，以为他说的是「石大姊」，

吁了口气笑道，「你是她的同事吗？请叫她来接电话。」

　　「抱歉，她现在无法接你的电话。」

　　「这样啊……」苏忠平心想妻子大概是在执行什么夜间任务，连手机都交给

同事保管了，「那麻烦转告她，忙完了就往家里打个电话……」

　　「抱歉，她也不会再打电话给你了！」

　　苏忠平失声道：「她今晚又要忙通宵吗？」

　　「ＮＯ，ＮＯ……她一点也不忙，只是要到我家里去过夜！」

　　那声音彷佛带着一丝嘲弄，越发嘶哑的说。

　　苏忠平一愣，有点不高兴了：「朋友，请别开玩笑……」

　　「我没开玩笑啊，她现在就在我车上，我正载着她回家呢！」

　　说着，两下响亮的喇叭声传了过来，苏忠平这才听出，电话里隐隐还有引擎

轰鸣的声音在响着，显而易见对方是一边驾驶着车子一边跟自己通话。

　　「这是怎么回事？」他开始恼火了，认定这是哪个无聊的同事在搞恶作剧。

「请把手机交还给她，我要跟她说话！」

　　「我已经告诉你了，她不会再听你的电话！」

　　「为什么？」苏忠平提高嗓音、变了脸。

　　「因为我不允许！」

　　「你凭什么不允许？」他声色俱厉，「冰兰是我老婆！我有权力……」

　　「冰兰？」对方却忽然截口道，「冰兰是谁？这里没有这个人！」

　　苏忠平再次呆住了，脑袋一片糊涂。

　　「我要找的是石冰兰，你车上坐的不是她？」

　　「不是！」

　　「啊……奇怪，难道我们刚才说的不是同一个人？」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车上载的这位女警官也姓石，不过她的名字叫石大

奶。」

　　「哦，那我搞错……」苏忠平忽然惊觉不对，「你说什么？石……什么？」

　　「石大奶呀！」对方故意拖长声音道，「怎么，你没听说过吗？本市刑警队

最有名的大胸脯女警、波霸中的波霸……有个响亮的外号叫『大奶警花』……」

　　「混帐王八蛋！」苏忠平终于醒悟了过来，火冒三丈道。「我警告你！开玩

笑也要有个限度，你要再敢说这种话侮辱我老婆，别怪我不客气……」

　　「你老婆？哈哈，那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她不再是你老婆，也不再是石冰兰

了！」

　　那恶魔般的声音低沉的怪笑。「你前妻从今天起正式改名叫石大奶，新身分

是我的女奴隶，或者说是一只被我饲养的宠物也行！哈哈哈……」

　　「放你娘的狗屁！」

　　苏忠平忍不住厉声骂了起来，可是内心却感到一阵恐惧。世上不会有人开如

此离谱的玩笑，难道是妻子落到了罪犯的手里？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叫阿威！」嘶哑的嗓音停顿了一下又慢悠悠的说。「不过，Ｆ市的市民

都尊称我『变态色魔』……」

　　「啊！」苏忠平大叫一声，惊怒交集的连声音都发颤了。「恶魔！你……你

想对我老婆怎么样？」

　　「当然是想彻底征服她喽！啧啧……她的奶子真是大的让人流口水啊，哪个

男人看了都会克制不住的想去犯罪的……」

　　「你敢！我饶不了你！」

　　苏忠平发出一连串的怒吼声，暴跳如雷的嘶声咆哮。

　　可是恶魔却越说越起劲，能亲口告诉大奶警花的丈夫自己将怎样凌辱她，这

种刺激的感觉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我会好好的调教她！嘿嘿……相信在我的训

练下，过不了多久她就会连最后一丝羞耻心都不存在，成为一个最听话最淫荡的

大奶性奴……哈哈……」

　　苏忠平的肺都要气炸了，但是紧接着他忽然怀疑了起来，强自镇定的冷笑：

「少在这里吹牛！老实说吧，手机是不是你偷来的？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相信冰

兰出事了？我才没那么笨呢！」

　　「哈，随便你！反正你很快就会知道真相的……哈哈……哈哈……」

　　狂笑声中手机啪的切断了，苏忠平的一颗心几乎要蹦出了胸腔，又是焦急又

是愤怒，连忙重新拨打号码。

　　可是手机又处在关机的状态了，而且任凭他多次重拨都没有动静。

　　——不，冰兰不会有事的……不会！

　　心里有个声音在疯狂的喊叫，苏忠平像热锅上的蚂蚁般急的团团转，拿起电

话手忙脚乱的拨通了Ｆ市刑警总局……

第３３章　巨乳女警之淫缚

　　凌晨一点半，五辆警车风驰电掣般赶到了孙家村。

　　王宇第一个跳下车来，带着几十个警员冲到了孙德贵家里，一阵忙乱搜寻。

　　他们原本一直守候在孟璇家附近，准备将变态色魔一举抓获，但色魔却一直

没有出现，也没有再打来电话，就彷佛突然消失了一样。王宇、老田等人正觉得

奇怪，就突然接到了苏忠平传来的坏消息，令他们全都惊呆了。

　　心急如焚的王宇立刻率人全速赶了回来，只可惜他心且中的女神早已不在那

里了。被他找到的，只不过是一双女用皮鞋，一张贴着照片的警员证，还有一柄

打光了子弹的配枪。

　　平常石冰兰从不离身的配枪！

　　还有就是墙上两行充满嘲笑的大字——亲爱的小璇，这就是我送给你的『惊

喜』，请笑纳！

　　「队长——」

　　王宇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惨叫，天旋地转几乎跌倒。

　　其余警员则全都黯然垂下了头，呆在原地许久默默无言。

　 ＊＊＊　　　　＊＊＊　　　　＊＊＊　　　　＊＊＊

　　「砰」的一声轻响，珍藏了十多年的一瓶香槟酒打开了，清醇的酒香立刻飘

遍房间的每一处。

　　阿威仰着脖子咕嘟咕嘟的灌了几大口酒，就像个孩子似的兴高采烈，沉浸在

无比的喜悦中。

　　这辈子最渴望得到的猎物终于成功捕到手了，无论用什么样的笔墨也都无法

形容他此刻的狂喜、激动、感慨和兴奋！到现在他还有种做梦般的恍惚感，几乎

不能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老天爷，你对我实在太好了！哈哈哈……

　　内心得意的狂笑着，阿威一边往嘴里灌着美酒，一边欣赏着眼前一幅美妙的

景象。

　　就在数公尺外的房间正中央，从天花板垂下了几根又粗又长的铁链，尽头处

绑缚一个冷艳的绝色美女，娇躯被吊起悬在半空，只有足尖勉强碰地。

　　她低垂着光洁的粉颈，清丽而惨白的俏脸被略为散乱的秀发遮住了半边，身

上穿着的是一套英气逼人的警服。墨绿色的上衣扎在深蓝色的警裙里，整个装束

原本是相当威武庄严的，可是她的脚上却偏偏踩着一双清凉露趾的黑色高跟鞋，

看上去显得很不协调。

　　而下身的警裙又被撕裂了一条大口子，右侧仅着半透明丝袜的雪白大腿几乎

都暴露在外，给人的感觉又刺激又香艳，再加上配着性感的高跟鞋，警服的震慑

作用已经荡然无存了，反倒充满了一种类似『制服诱惑』的挑逗意味。

　　阿威贪婪的盯着眼前的美女，眼皮连眨都不眨一下，色瞇瞇的逡巡着她惹火

的曲线。

　　那凹凸起伏的魔鬼身材真是掩也掩不住，被合身的警服淋漓尽致的勾勒了出

来。- 由于双臂被反绑到身后，这美女被迫将本就鼓鼓突起的胸脯挺的更高，胸

前那对足有三十八寸的丰满巨乳更是显得怒耸茁壮，将警服撑到紧绷的涨到了极

限，彷佛随时都会因撑不住而裂开。

　　她不但双臂被反绑，纤美的脚踝上也拴着钢镣，踏着高跟鞋的玉足不得不尽

量踮起，只剩几根修洁的脚趾吃力的支撑着全身的重量。

　　这无疑是一种性虐爱好者们最喜欢的捆绑造型！自从将猎物绑成这个凄美的

姿势后，阿威已经欣赏很久了，越看越是心潮澎湃。

　　「怎么样啊？大奶警花……」他放下酒瓶大摇大摆的走了过去，故意将满嘴

酒气喷到她脸上。「哦不，我亲爱的女奴隶，现在应该叫你『冰奴』才对了……

到这地步你该服输了吧？」

　　美女厌恶的紧蹙着双眉，缓缓抬起头来，那张冷艳的俏脸跃入视线，正是有

『Ｆ市第一警花』之称的石冰兰！

　　她一言不发的瞪着恶魔，清澈的眼眸里射出两道森寒冷厉的愤怒光芒，跟着

轻蔑的把头扭到旁边，连正眼都不瞧他。

　　落入恶魔的掌心后，她既没有像一般的弱女子那样哭泣求饶，也没有像烈性

女子那样怒骂痛斥，因为她知道这些都是徒劳，只会让恶魔更加高兴得意。在尝

试过绝对不可能挣脱铁链钢镣后，她甚至没有再浪费力气去挣扎，就像一尊用冰

雕刻成的女神像般冷漠，对自身的险恶处境视如不见。

　　阿威一声冷笑，伸手托起石冰兰的下巴，强迫她转过头来看着自己。

　　在如此接近的距离内仔细欣赏，她那清秀脱俗的瓜子脸更是美得令人心动，

水果般新鲜的双唇上没有涂抹半点口红，虽然因憔悴而略微失去了血色，但却增

添了一种诱人尽情品尝的吸引力。而那双清冷的美眸凛然不屈的怒视过来，反而

更激起了男人想要征服的欲望。

　　「啧啧，像你这样娇滴滴的美人儿怎么能当刑警队长呢？简直是胡闹嘛！」

　　阿威轻佻的抚摸着那吹弹得破的光滑脸颊，彷佛在把玩着一只精美细致的瓷

器：「花瓶人物就应该摆在橱窗里供人观赏，否则一不小心打破就太可惜了……」

　　石冰兰本已打定主意不理他，但这两句话却深深的刺伤了她的职业自尊，忍

不住气恼的怒斥：「闭上你的臭嘴！」

　　「难道不是吗？我知道你十分努力，可是你的能力并不足以胜任刑警队长的

工作！」阿威的语气充满嘲弄。「事实胜于雄辩，你非但不能将我逮捕归案，连

自己都落到了我手里，这不就是『花瓶』的最好证明吗？」

　　石冰兰陡然涨红了脸，咬紧下唇不吭声，显然内心充满挫败的耻辱。

　　阿威的视线向下移动，落到了她那因气恼而微微起伏的胸脯上，贪婪的咽了

下口水。

　　这对极其罕见的丰满乳房已经近在眼前了，半年多来他朝思暮想，就连做梦

都会梦见这对足有三十八寸的超级波霸；不过现在他倒并不急着剥光她一睹庐山

真面目了，宁愿多保留那种期待而又兴奋的神秘感。而且看着这对高高耸起的丰

硕美肉包裹在警服里诱人的颤动，视觉上造成的冲击效果反而更加强烈。

　　好东西是要慢慢品尝的，太急着囫囵吞枣可就大大浪费了。况且阿威早已打

定了主意，要先将对方那骄傲坚强的外壳敲碎，再去品尝里面鲜美的果肉。

　　「现在我相信了，『胸大无脑』的说法确实很有道理！」阿威喋喋怪笑道。

「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因为胸部太大了，摄入的营养分配不均影响到脑部的发

育，结果导致智商偏低……」

　　「闭嘴！你给我闭嘴！」

　　石冰兰羞怒交加，反应十分激烈，再也不能保持住刚才的冷静淡漠了。

　　——胸、大、无、脑……

　　这四个字如同惊雷般反覆在脑子里鸣响，石冰兰一下子回想起了在她十八岁

那年，有一次老师在课堂里当众斥责自己时，用的就是这个令她蒙受莫大屈辱的

评语！

　　就因为这四个字，她的内心深处永远都笼罩着一层阴影，为此不借束胸整整

十年；就因为这四个字，她发愤努力、发愤拼搏，好不容易用出色的成绩赢得了

人们的尊敬，在接受这个案件之前，已经没有任何人敢小观她的才干和勇敢。

　　可是此时此刻，她居然又听到了这句恶毒的嘲讽——胸大无脑！

　　这些年她辛苦付出的每一滴汗水和鲜血，都是为了告诉别人这四个字是多么

荒谬，但眼下残酷的现实却无情的证明了自己所有努力都已沦为可怜的笑柄。

　　阿威察言观色，准确的猜出了石冰兰的心思，顿时暗暗欣喜。看来自己事前

的周密调查没有白做，第一招就打得对手措手不及。

　　他很清楚，像石冰兰这样经过严格培训的优秀女警，生理、心理的稳定度很

高。一般的男人是很难征服她的。相较于肉体上的折磨凌辱，对她心理层面上的

调教无疑更加重要。他必须先从心灵上不断予以打击，彻底的压倒这美丽的猎物，

掌握主动并完全占到上风，才有希望最终将她驯服在自己胯下。

　　「别再自己骗自己了！你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其实是靠勤奋换来的。正所谓

勤能补拙，但这并不能掩盖你智商平庸的事实！要不是你判断错误，楚倩、林素

真和孟璇也不会先后落到我手里，是你这个胸大无脑的警界花瓶害惨了她们！」

　　石冰兰脸色惨白，一时无言以对。恶魔的这些话就像是一柄柄大铁锤，句句

都击中她潜意识里最脆弱的要害。

　　——确实是我连累了她们，这都是我的错……

　　想到林素真和孟璇虽然已被救出，但至今仍无法摆脱药物的阴影和惨痛的记

忆，她的心里一阵绞痛自责，双眼不禁涌现出了泪光。

　　「事情明摆着，你根本就不适合当女刑警！」阿威乘胜追击。「老天赐给你

美丽的容貌和惹火的身材，目的就是让你用这些天赋本钱来俘虏男人的，不是用

你那简单的头脑！」

　　石冰兰「呸」了一声，含泪的美眸又射出愤怒的视线，俏脸寒如冰霜。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她的声音从牙缝里迸出来，每个字都透着冰冷的

恨意。「不然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永远都不会放过你的！」

　　阿威毫不在乎的哈哈大笑。

　　「美人儿，即使你肯放过我，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他说着凑上前去，故意将肥厚血红的长舌头伸了出来，重重舔在石冰兰光洁

的俏脸上，动作就像狗舔骨头似的猥琐，自下而上的将半边脸颊扫了过去。

　　满是烟酒味的口臭扑面而来，石冰兰恶心的想要转开头，但却被对方的手掌

捏住下颔无法闪避，只感到一条湿腻的舌头扫过自己冰清玉洁的脸庞，那种感觉

彷佛是被毒蛇爬过一样难受，令人几欲作呕。

　　她忍不住美目圆睁，将一口香唾狠狠的吐了出去，正中对方的脸庞。

　　阿威不以为意，反而伸舌将唾液舔了个干净，发出咯咯咯的怪笑声。

　　「没关系，你就尽管维持着这股傲气吧，这样我驯服起来才更有意思！ＳＭ

性虐待的真正乐趣，本来就只有在你这种女人身上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被剥光

衣服的羞耻、在绳索捆绑下的颤抖、肉体被凌辱的巨大痛苦……所有这些令人兴

奋的美感，只有像你这样出色的美女才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你这个变态！」石冰兰怒叱。

　　「是的，我是变态！而你却是所有变态梦寐以求的猎物……」阿威的声音开

始狂热了起来。「从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渴望着能把你调教成最温驯的巨乳性

奴……我要好好的开发你这对淫荡的大奶子，把它们变成完全为了取悦男人而长

的两团淫肉！」

　　说完他随手拔出了一柄裁纸刀，锯齿形的雪亮刀锋「啪」的弹了出来，抵到

了石冰兰的衣领上。

　　「你疯了……你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石冰兰一个字一个字的说，尽力控制住自己声音里的颤抖。虽然她早就做好

了受辱的心里准备，可是一想起以前看过的那些照片里，恶魔是怎样用种种残忍

手段来凌虐女人的乳房，她全身就涌起了一股寒意。

　　阿威阴恻恻的一笑，瞇起眼盯着她那快要将警服撑破的怒耸双峰，刀锋轻佻

的在上面比来比去。

　　「真是搞不懂啊，把两团如此硕大的美肉塞进这样紧身的警服里，而且还包

的密密实实的，不嫌挤的难受吗？」他信口雌黄地调侃。「应该向刑警总局提建

议，专门给你这种大奶女警设计一套低胸警服才对，这样子广大男性市民看了也

高兴，才有利于警民合作嘛……」

　　「你少胡说八道！」石冰兰厉声打断他。「警服代表着执法机关的荣誉和尊

严，不是你这种败类可以亵渎的！」

　　「我这是为你好啊！瞧你的警服被这对大波波撑得多辛苦，万一有哪颗钮扣

松了，你只要一深呼吸就会出丑的……不信你看！」

　　阿威说着吃吃怪笑，用裁纸刀挑起了警服上的一颗钮扣，小心翼翼的将底端

的丝线割断了一半，然后抽出了刀锋。

　　石冰兰明知对方是有意戏弄自己，可就是无法压抑住内心的愤怒，胸口气的

剧烈起伏，而且幅度还越来越大；割断少许丝线的钮扣被极其丰满的胸脯绷的一

颤一颤，随着急促呼吸的节奏而摇摇欲坠……

　　忽听「噗」的一下轻响，亮闪闪的铜质钮扣终于吃不住劲了，像是鼓满了力

道的弹弓般强劲的弹了出去，射出了足有两尺远才掉下地来。

　　「啊！」

　　石冰兰短促的低呼一声，俏脸刷的羞红了。

　　迸飞一颗钮扣后，警服的胸襟顿时裂开了一道很大的缝隙，那对丰满硕大的

肉球就像破土而出的种子般，简直是挣扎着要从缝隙里挤出来，将原本狭长的缝

隙撑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巨大开口。警服彷佛变成了挑逗的『中空露胸』装，虽然

里面还有件衬衫，但那足以令天下男人疯狂的巨乳形状已被勾勒的更加清晰。

　　阿威得意的放声大笑，手中的刀锋探进那道开口里，刀尖从里向外的刺穿了

墨绿色上装，然后慢慢的割了下来。

　　「警服代表执法机关的荣誉和尊严？哈……哈！我看对胸大的女警来说，警

服的唯一作用就是勾起男人更强烈的犯罪欲望，只代表着淫荡和耻辱！」

　　淫笑声中，刀锋嗤嗤的划破了制服，又在上面割开了一道长长的日子。

　　石冰兰气得全身颤抖。这些话真是太下流了，任何一个女警听了都会感到莫

大的屈辱。

　　「你可以毁掉这件警服，也可以用各种方式诋毁它……」她凛然清叱。「但

你永远也毁不掉它在我心里的神圣价值！」

　　「见你的鬼！什么狗屁价值，老子偏偏要毁掉它……」

　　阿威耻笑着，快速挥动手里的裁纸刀，只听清脆的布料破裂声接连响起，雪

亮的刀锋将墨绿色上装割开了一道又一道的裂口。原本是英姿飒爽的警服很快变

得千疮百孔，撕裂的布片飘飞着，白皙的肌肤从一个个破洞里露了出来。

　　石冰兰紧紧咬着嘴唇，星星般明亮的双眸里满含愤怒的火焰；刀锋的每一下

划动都彷佛割在身上，她的心在滴血。

　　「你觉得警服神圣是吗？」阿威恶狠狠的狞笑，「好，我就让你体验一下，

穿着一身破烂警服被人强奸的滋味……」

　　「不！」

　　石冰兰不禁叫出声来，声音里充满愤怒恐惧。她宁愿被剥的精光，也不愿意

穿着警服遭人凌辱。那种场面绝对是身为警察的巨大讽刺和悲哀，光是想想都令

她羞耻的无地自容。

　　「那可由不得你了！」

　　阿威冷哼，陡然伸手抓住她的衣领向两边一扯，其余的几颗铜质钮扣立刻四

散迸开。这件庄严的墨绿色上装完全失去了遮蔽的作用，再也无法保护里面那具

动人胴体。

　　接下来，他有意不把这件警服彻底扒光，就让石冰兰维持着衣不蔽体的狼狈

模样，然后又用刀锋将她的衬衣也割裂，再从敞开的制服里硬生生的扯了出来，

随手抛到了旁边的地板上。

　　石冰兰羞恼的脸颊发红，鼻子一酸几乎想哭，连忙拼命忍耐着。

　　这时她的上身除了残破不堪的警服外，就只剩下一件吊肩带的名牌黑色蕾丝

胸罩，大片雪白耀眼的肌肤都暴露在视线中，精致如珠贝的香脐点缀在窈窕的柳

腹上，那足以令ＡＶ女星都自叹不如的骄人曲线展露无遗。

　　阿威久久凝视着石冰兰高耸的酥胸，喉结贪婪的上下滚动。

　　即使是Ｆ号的超大罩杯，跟她的胸围一比也显得渺小紧绷，根本遮挡不住那

对丰满到极点的乳房；两颗硕大挺拔的肉球简直是呼之欲出！从胸罩的上下左右

都顽强的挤出了不少雪白的乳肉。挂在赤裸双肩上的细带显然撑的极其吃力，以

至于在晶莹无暇的肌肤上勒出了两道红肿的印痕。

　　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在高耸入云的双峰中间，那道白皙诱人的深深乳沟；尽

管只裸露出一小半来，但已经给人望不到底的眩晕感觉。

　　「我来目测一下，你胸围的准确数字应该是三十八寸Ｇ罩杯……腰围嘛，最

多只有二十二，是不是？」

　　阿威边说边搂住石冰兰窈窕的娇躯，单臂轻轻环绕住她的纤腰，这才发现腰

围比他估计的更加纤细，几乎给人快要折断的错觉。在这之前，他还从未见过哪

个巨乳美女的腰能纤细到这种程度。

　　「啧啧！冰奴，你的身体真是太诱人犯罪了……你丈夫他妈的是哪辈子烧了

好香，居然能夜夜都搂着这么美丽的肉体睡觉……」

　　这种时候居然听到对方提起丈夫，石冰兰微微一震，悲哀的脸色更加惨白，

泪珠已经在长长的睫毛里滚来滚去。

　　阿威爱不释手的抚摸着她那细细的腰肢，嘴上接着道：「不过从现在起，你

的肉体就只属于我一个了！除了我之外，就算你丈夫也不能再碰你一根手指！」

　　石冰兰的回答是一声充满厌恶、轻蔑和愤怒的「呸」！

　　阿威也不在意，单臂抱着这个半裸的冷艳美女，鼻中闻到她淡淡的体香，手

上感受着柔滑细腻的肌肤，满腔的欲火骤然攀升了起来。

　　他伸出小指，挑起了石冰兰左肩上的胸罩肩带，瞥见在晶莹洁白的肌肤上有

一道深深被肩带勒出来的红肿痕迹。

　　「哎呀，好可怜的肩膀，无时无刻都被如此沉重的负担折磨着！」阿威呵呵

笑道，「现在，就让我来去除束缚，让你的肩膀彻底解放吧……」

　　说着，他小心翼翼的挪动锋利的裁纸刀，开始割起细肩带，嘴里继续吐出低

沉嘶哑的声音。

　　「记得半年前你在百货公司的停车场里脱光上衣时，我只能从背面看到你胸

前一部分美景。你半裸的样子把我的好奇和渴望完全勾了起来，我那时就对天发

誓，将来一定要像那矮个子色狼那样，强迫你正面裸体的出现在我眼前……」

　　话还没说完，其中一边的细肩带已被割断了，黑色蕾丝胸罩的左半边无力的

垂了下来，露出了大半颗雪白饱满的乳球。这副半遮半掩的样子真是比全裸还要

诱惑，令人看的鼻血都要狂喷出来。

　　「现在，我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阿威开始割另一边的肩带，吃吃怪笑

道，「你马上就要再次面对一个穷凶极恶的色魔，被迫袒露出大奶奶供他欣赏狎

玩了，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只恨当时没有发现你！」石冰兰怒视着对方一字一句的说。「不能早一

点把你送上刑场血债血偿！」

　　阿威哈哈大笑，果断的挥刀将肩带彻底割断，失去勾挂的胸罩立刻离开了迷

人的肉体，无声无息的飘落到地板上。

　　石冰兰的心彷佛也跟着沉了下去，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羞愤了，两行清泪无声

无息的夺眶而出。

　　许久不愿回忆的噩梦再次降临，她又一次品尝到在罪犯面前光着上身的屈辱！

　　阿威的瞳仁里却陡然射出了两道亮光！

　　就在胸罩飘落的同时，石冰兰白皙的酥胸完全失去遮掩，一对巨大滚圆而又

极其丰满的乳房倏地弹跳了出来，赤裸裸的袒露到了视线中！

　　这真是一对无可挑剔的极品巨乳，轮廓是最肉感也最诱惑的圆球形，看上去

就像是两颗硕大的成熟水蜜桃，涨鼓鼓的悬挂在胸前颤动。饱满而雪白的乳肉如

同巧夺天工的艺术品一样，隐隐透出一种羊脂白玉般的色泽。

　　更难得的是这对大奶子不仅丰满之极，而且还又坚挺又结实，失去胸罩的衬

托后，那硕大的乳球非但一点也没有因沉重的份量而下垂，反而违背物理定律的

傲然向上耸起，极其顽强的抗拒着地心的吸引力。那完美的形状也丝毫未受到影

响，两边丰乳紧密的互相靠拢着，自然而然的形成深邃的乳沟。

　　「我的天……」。阿威发出由衷的惊叹声。「这简直是造物主的杰作！」

　　石冰兰的俏脸腾的涨红了。这种赞赏的话听到她耳里，更让她感觉到羞耻非

常，一丝不挂的胸脯又开始急促的上下起伏。

　　阿威看的眼珠都快掉出来了，和被警服遮住时相比，她赤裸的乳房明显的更

加『壮观』，真实的胸围至少还要大上一个尺码，而腰肢却纤细的不堪一握，视

觉上的反差简直到了夸张的程度。假如不是亲眼看见，真不敢相信这样一对足有

三十八寸的丰满大奶子，竟是傲然挺立在还不到二十二寸的细腰上……

　　过了好几秒，阿威贪婪的视线才移向双乳的顶端，眼睛又是一亮！

　　只见在那对又圆又大的雪白球体上，两粒樱桃般的乳尖居然是不成比例的小

巧，而且像是处女一样的微微翘起。乳晕的颜色极淡极淡，细嫩的乳蒂也是一种

处女才有的粉红色，一点也不像是结了婚的女人。

　　「太棒了……你这对大奶奶比我想像的还要完美！」

　　嘴里梦呓般的赞叹着，阿威伸出去的魔掌竟然激动的有些哆嗦，悬在空中停

顿了好几秒后，才缓缓的落向石冰兰袒露的胸部。

　　终于，他的手真真实实碰了上去，一手一个的抓住了那对只能用『超级伟大』

来形容的乳房！

　　石冰兰全身猛然剧颤，眸子里露出屈辱羞怒的神色，厌恶的连鸡皮疙瘩都冒

了出来，密布在光滑洁白的肌肤上。

　　「哇哇……好大，好挺……好有弹性啊！」

　　阿威的瞳仁里闪过狂热的神色，低头蹭向那道深邃的难以形容的乳沟，鼻端

立刻嗅到了一股这个部位所独有的、纯天然的诱人乳香，那清新如乳酪般的好闻

气息，再加上被丰满到极点的双乳「埋」在中间的销魂感觉，令他陶醉的连气都

快喘不过来了。

　　「我要死了……真的要死了……如果有一天我死在你手里的话，一定是被你

这对『大奶奶』给窒息死的……」

　　他语无伦次叫嚷着抬起了头，蒲扇大的手掌都已经张到了极限，但也只能握

住掌中赤裸巨乳的一小部分。这对远超常规尺寸的大奶子弹性好的惊人，手指头

只要稍微用力捏下去，就会被鼓得饱饱的乳肉强有力的弹开。

　　「嘿……我就不信抓不住……」

　　阿威陡然加运了点劲力，十根指头总算深深的陷了进去。由于他只能勉强抓

住双乳的下半端，手掌一捏之下，丰厚结实的乳肉全都挤到了上面去，上半颗雪

白的肉团竟如气球般的鼓了起来，看上去更是膨胀到了令人震撼的地步。

　　石冰兰痛的蹙起眉头，但却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射出怒火的美眸完全没有求

饶的意思。

　　「怎么样？堂堂的石冰兰竟然被色魔玩弄奶子，是不是感觉很羞耻、但又很

刺激呢？哈哈哈……」

　　阿威怪声怪气的嘲笑着，两只手在用力揉捏的同时，还将饱满的双乳用力向

上推，涨鼓鼓的乳峰被推压的更加高耸，居然触碰到了石冰兰的下巴。

　　石冰兰马上扭转粉颈避开，俏脸一直羞红到了耳根。以前她虽然也清楚自己

的胸部不是一般的大，但从未试过如此猥亵的动作，现在才知道自己的乳房竟然

丰满到这个程度，用力推高可以碰到自己的下颔！

　　「我只感觉到恶心……令人反胃的恶心！」她咬牙道。

　　「没关系，你很快就会适应的！」

　　阿威轻佻的吹了声口哨，食指蘸了点口水摁到她丰硕而坚挺的巨乳上，以粉

红色的小巧乳头为中心，指尖沿着那圈极淡的乳晕轻轻拨弄着，技巧十足的画着

螺旋型圆圈，但却始终不直接触碰那粒可爱的小樱桃。

　　一阵蚂蚁爬过般的奇痒传了过来，石冰兰的娇躯一个哆嗦，呼吸渐渐的更加

急促，瑶鼻中控制不住的轻哼了一声。

　　「嘿嘿，这么敏感啊……」

　　阿威目露奇光，他的手指才稍微拨弄几下，细小娇嫩的乳头就迅速的变硬，

像花朵绽放般挺立了起来，在饱满雪白的大肉团上微微蠕动；乳晕的颜色也在同

时变成了诱人的嫣红色，表皮上还突起了一粒粒晶莹的粒状层。

　　——奇怪，难道她的老公很少碰她吗？怎么看上去像个没什么经验的少女似

的……

　　阿威忍不住低下头，手掌将她左边的丰满大奶子握紧托起，伸出舌头贪婪的

舔了下那布满粒状层的乳晕，然后张口将娇艳欲滴的乳头含进了嘴里。

　　「不要！」

　　石冰兰羞怒的尖叫一声，反应比预计的更加强烈，被牢牢绑住的娇躯激烈的

挣动了起来。

　　可是在铁链钢镣的禁锢下，一切的挣扎都显得那么徒劳而绝望，根本对暴行

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阿威含糊不清的怪笑着，任凭那赤裸的惹火娇躯在自己怀里挣动，两手像搓

面团似的揉捏着她胸前那对滚圆的巨乳，唇舌轮流舔吸着那两粒可口诱人的乳尖，

故意将柔嫩的奶头吸吮的啧啧作响，发出「哧溜哧溜」的淫靡声音。

　　石冰兰又羞又气，泪水再次控制不住的涌出来。虽然早知道这种羞辱是逃不

过的，但事到临头还是令她感到极度的悲哀和屈辱——就连苏忠平，她最亲爱的

丈夫都还没吸吮过自己的乳头，现在居然被痛恨的变态色魔给含到了嘴里！

　　由于一直对大胸脯存在心理阴影，石冰兰几乎是有种潜意识的反感，厌恶任

何人触碰到自己的乳房，恋爱期间就曾为此吹了六个男朋友；即使是结婚之后，

这种排斥感也始终没有消除。苏忠平始终都没有机会好好把玩过妻子的乳房，每

次做爱时手一放上去，就会被她条件反射般躲开或推开，更别说去吸吮乳头了。

　　对此苏忠平自然是颇为不满，但他心想来日方长，以后可以慢慢的让妻子克

服心理障碍。这也就是为什么石冰兰明明已经结婚，乳晕和乳头都还保持的像处

女一样新鲜。当然两人做爱的次数极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致使她的身材像黄花

闺女远远多过像少妇。

　　——忠平，我对不起你……对不起……

　　心里彷佛有个声音在凄苦的喊着，石冰兰真的是懊悔莫及。自己对爱人是这

样的不近人情，而面对色魔的侵犯却无力阻挡，这令她陷入了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之中。

　　可是尽管如此，生理上的本能反应却无法避免，敏感的乳尖第一次被男人含

在嘴里吸吮，奶头上不断传来一丝丝难以忍受的酥麻快意，那是一种她从未体验

过的奇异感觉。她紧蹙眉头，轻轻的呻吟不由自主的从鼻腔里溜了出来。

　　「嗯……」

　　只是极低微的一下轻哼，石冰兰立时醒觉，赶忙狠狠的一咬嘴唇，拼命的将

剩下的呻吟声咽了回去，然而清澈的眼眸里却已闪过羞愧的表情。

　　「刚才还说恶心，怎么现在又兴奋起来了？瞧你这对淫乱的奶尖……」

　　阿威张嘴吐出口中的美味，指着那沾满亮晶晶口水的乳尖放声怪笑。原本红

豆大小的细嫩乳头已经变的十分坚挺，而且比原来足足扩大了一圈，正俏立在双

峰顶端羞耻的微微蠕动。

　　石冰兰强忍住羞愤，含泪的眸子依然毫不屈服的瞪着他，森寒如冰的眼光令

人不敢正视。

　　阿威彷佛也觉得有些刺日，侧头想了一下，大步走到屋角拿来了一团麻绳。

　　「这么难得一见的超级大奶，不用绳子装饰一下就太可惜了。」

　　他咯咯狞笑，一手捏住石冰兰左边那颗丰硕的肉球，用麻绳在乳根处缠绕了

几圈，使劲勒紧以后打了个死结，然后再将她的右乳也如法炮制。

　　「变态……你这个人渣，变态！」

　　石冰兰气的手足冰冷，恨不得用所有最难听的话语来诅咒他。赤裸的乳房被

绳索勒的极痛，而且令她感到呼吸困难，不得不靠大口喘息来获取身体所需的氧

气，结果又使胸脯起伏的更剧烈。

　　阿威再次发出夜枭般的狂笑声，退后两步，狂热的目光贪婪的盯着眼前的美

景。

　　他用的是最常见的日式紧缚法，乳房上下各用两道绳子勒紧，边角扎成漂亮

的菱形，最后再把绳结打在深深的乳沟里。即使一个女人的胸部不怎么『有料』，

双峰被这样绑住后也会极度向前挺起，造成一种波涛汹涌的视觉效果。

　　这样的捆绑法用到石冰兰那足有Ｇ罩杯的巨乳上，本就硕大无比的乳球顿时

被勒的更加突出，就像充满气的大皮球一样急剧的膨胀了起来，看上去简直是丰

满得惊心动魄。由于乳根被勒紧成了凄惨的扁平状，雪白的乳肉全部向前集中，

那两个饱满挺拔的大肉团变的更接近圆球形，充满了一种被虐的美感。

　　「啧啧啧……被捆绑的奶子果然漂亮极了，尤其是你这样的大奶子……」

　　阿威捏了捏那两粒被绑缚而充血突起的乳头，赞不绝口的欣赏了一阵，注意

力开始转移到这具性感胴体的其他部位。

　　除了胸部饱满丰盈外，石冰兰还拥有一双性感的美腿。她的身高足有一百七

十二公分，双腿的健美修长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足以撩起任何一个男人的炽热

欲望。

　　此刻，这双粉腿也裸露出了大半，只穿着半透明的丝袜展现在自己面前；白

皙脚掌上踩着的是一双清凉露趾的高跟鞋，看上去也相当具有诱惑力。

　　察觉到恶魔的视线不怀好意的盯着下身，石冰兰下意识的将双腿并得更拢，

身体一阵摇摇欲坠。虽然娇躯被吊起悬空后，只剩下几根足趾辛苦的支撑全身重

量，但她宁可维持着吃力的姿势也不愿意露出裙下春光。

　　「嘿，这没用的！」

　　阿威的眼里露出猫戏耗子的嘲弄神色，伸手拉动拴在她右脚脚踝上的铁链。

　　叮叮的金属响声中，石冰兰的纤巧足踝被一股强力牵扯着，只能绝望的看着

自己的右腿慢慢抬起翘高，一直到跟上半身形成六十度左右的锐角才停下。

　　阿威发出色迷迷的淫笑声，将铁链固定到墙角的挂钩上，让她保持现在的姿

势。

　　这冷艳美女的警裙本就撕裂了一个大口子，再这样子单腿高抬的站立着，裂

开的裙口自然而然的向上翻起，再也不能遮掩住里面的春光。

　　从阿威这个角度看过去，不但可以清楚的看见大腿根部的吊袜带，连裙里的

黑色内裤都一览无余。

　　石冰兰当然明白这个姿势是多么淫荡，清丽的瓜子脸涨的更加通红，强烈的

羞耻感遍布全身。

　　「你真是个天生尤物，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充满性的魅力……」

　　阿威喃喃赞叹着，随手握住她高举到自己面前的右足，嘴唇热烈吻着这只美

丽的脚掌，并且沿着光洁的小腿逐寸的向上亲去，经过略微弯曲的膝盖，再到那

闪耀着玉一般色泽的浑圆大腿……

　　因为长期坚持不懈的锻炼，石冰兰的腿肌十分结实有劲；细嫩的皮肤下面，

健美的大腿肌肉正在男人的热吻下颤抖。虽然还隔着一层半透明丝袜，但还是能

感觉到这条腿的清肌无脂，以及暗中蕴含着的强大力量。

　　阿威毫不怀疑这双迷人的玉腿也是危险的武器，只要有机会，绝对可以对自

己造成致命打击。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更加刺激和兴奋。

　　「嗤」的一声，阿威用指甲划破丝袜，将之扯裂了不少下来，双唇直接吻着

那滑如凝脂的大腿腿肌，然后慢慢接近了双腿的根部。

　　跃入眼帘的是一件薄薄的黑色丁字裤，只能遮住小半个白嫩的丰臀，透过蕾

丝可以看到微微隆起的阴部轮廓。

　　「想不到表面冷若冰霜的石队长，居然穿着这么性感的内裤……」阿威一刻

也不放弃的嘲讽着她。「不知道这一次，你内裤里是不是也垫着卫生棉呢……」

　　「下流……无耻！」

　　听到对方再次提起在停车场里的往事，石冰兰简直是羞辱难当，忍不住又怒

叱了起来。

　　「哈哈，更下流的事还在后面呢！」

　　喋喋怪笑声中，阿威拿起裁纸刀将丁字裤的左边挑断，而右边却保持完好。

　　接着把这件残破的丁字裤缓缓褪下，但又不完全剥离肉体，有意让它悬挂在

高举的右腿上。

　　凉风吹上光溜溜的屁股，石冰兰彷佛跌进了最寒冷的冰窖里，全身都泛起了

鸡皮疙瘩。这一瞬间她已经悲哀羞愤的麻木了，脑子里一片空白。

　　「啧啧，这就是『Ｆ市第一警花』的骚穴啊……」

　　阿威自言自语，睁大眼睛兴致勃勃的盯着她赤裸的下体。

　　在那雪白的双腿根部，三角地带长满了浓黑柔顺的耻毛，像是修剪的整整齐

齐的芳草般覆盖在上面，必须拨开阴毛才能看清神秘的性器官。由于她的一条玉

腿被迫抬起，那道诱人的肉缝微微的裂了开来，两片阴唇竟也是类似处女的粉红

色，鲜嫩的穴口赫然只有铅笔粗细，显而易见性行为少的屈指可数，私处几乎没

有得到过任何开发。

　　「你的阴毛很浓，乳房又是向上翘的，这代表你的性欲很旺盛！是个天生当

性奴的好材料……」

　　阿威说着淫邪的一笑，鼻尖凑上去贪婪的嗅着，动作猥琐的像只公狗。

　　石冰兰的下体非常干净，不仅完全没有异味，而且还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

他情不自禁的在那满是耻毛的私处上吻了一下。

　　「变态！」

　　石冰兰倒竖双眉又骂了一句，浑身再次泛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真漂亮呀……我干过的那么多大奶妞里，你的骚穴卖相最好……」

　　阿威伸出食指拨开浓密的耻毛，缓缓将指尖刺入了粉色的阴唇，石冰兰反射

性般身躯剧颤，娇嫩的肉缝猛地收缩，紧紧夹住他的手指。

　　「嘻嘻，连里面都这么紧！妙极了……」

　　嘴里继续取笑着，阿威发觉手指只能进去一小截，很难再向前推进。他暂时

还不想蛮干，于是就将手指拔了出来。

　　石冰兰如释重负的喘了口气。她刚才以为对方马上就要强奸自己了，清冷愤

恨的美眸里难免也有惊恐的神色一闪而过，虽然立刻就消失不见，但还是被阿威

给捕捉到了。

　　——这个大奶妞的意志的确很坚强，但也绝非不可攻克的堡垒……

　　心里这样想着，阿威更加兴趣盎然，拿起绳索将石冰兰的下体也绑了起来。

　　「哈哈……这个造型真是太好看了！」

　　他退后几步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得意的纵声大笑起来，眼里又射出那种狂热

的神采。

　　只见在昏暗的灯光下，气质冷艳高傲的石冰兰被悬空吊起，身上披着的警服

已撕裂的残破不堪，裸露的高耸胸脯上五花大绑，两颗饱满硕大的雪白乳球被绳

索勒的夸张的突出来；同时一条光滑玉腿还被迫高高抬起，摆出一个特别淫荡的

姿势，悬挂在膝盖处的内裤随风摇晃。

　　她的下身也遭到了捆绑，而且绑的更加淫靡香艳。警裙被掀起拉高，几根绳

索先将赤裸的白嫩臀肉像粽子似的牢牢捆着，然后再延伸到前面的私处来。其中

一段绳索穿过股沟深深的嵌入肉缝里，并且在阴蒂上打了个绳结，使那两片阴唇

被完全夹在绳索中间，并向外翻了开来，露出阴道里粉红色的嫩肉。

　　这真是一副令人热血沸腾的绝佳ＳＭ画面，再配上她那充满屈辱、痛苦和愤

怒的清丽俏脸，足以唤醒任何一个男人潜意识中的原始虐待欲！

　　「这么好看的姿势，应该拍照留念才对」

　　阿威变魔术般摸出一架照相机，淫笑着朝石冰兰连连按动快门，镁光灯不停

闪动，从各个角度拍摄着她这具饱受虐待的惹火胴体。

　　热泪不受控制的滑落脸庞，石冰兰本能的躲避着镜头，试图用散乱的秀发遮

住自己满含羞辱泪水的俏脸。假如不是内心还有种不屈的信念在支撑着，她真想

不顾一切的失声痛哭。

　　整整一卷底片很快照完了，阿威收起相机走过来，一本正经的口吻俨然像是

专家：「捆绑都是这样的，刚开始不适应，可是等到你潜藏的受虐渴望被激发出

来后，你会感觉被绳索扎住阴部是多么的有快感，甚至连淫水都会流出来呢！」

　　石冰兰气的嘴唇发抖，虽然麻绳深深嵌入了娇嫩敏感的阴唇后，的确有种异

样的酸麻酥痒感不断传来，但她更多的时候还是痛的冷汗直冒，而且糟糕的是还

有另外一种压迫在渐渐加深……

　　「快放我下来！」她忽然道。

　　阿威摇了摇头，吃吃笑道：「你这个样子多诱人，我还没看够呢！」

　　石冰兰只好咬紧下唇，片刻后终于忍不住了，红着脸道：「放我下来！我…

…我要去洗手间……」

　　阿威一怔，随即笑的前仰后合。

　　「有什么好笑！」

　　石冰兰羞怒交集，一张俏脸红的像番茄。她已经超过十个小时没有上厕所，

在这种情况下又被捆绑的绳索严重压迫着膀胱和尿道，积蓄的『内急』开始泛滥

起来，让她感觉憋的难受极了。

　　「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冰奴……你既然是我的女奴隶，对主人就不应该再

有任何秘密可言了！」

　　阿威边笑边伸臂搂住石冰兰近乎赤裸的娇躯，手掌摸着她的秀发，就像是在

安抚着一只心爱的宠物。

　　「以后你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许背着我！包括洗澡和排泄……」

　　说完他转身从屋角拿来一只木制的尿盆，放到石冰兰单腿站立的玉足旁边，

盆口对准了她的胯下。然后又在几尺开外竖起一个三角支架，在上面摆好了一架

小型的摄影机。

　　「当着我的面撒出来吧！像你这样的气质美女翘起一条腿站着撒尿，绝对是

值得珍藏的宝贵镜头……」

　　「你想都别想！我宁可憋死也不会……不会……」

　　石冰兰怒不可遏的厉声尖叫，但话说到一半就嘎然而止了，「撒尿」这两个

字她非但说不出口，就连想到都觉得无地自容。

　　她只有满脸通红的闭上了眼睛，咬牙苦苦忍耐着那越来越强烈的尿意。

　　「好，好，有性格！」阿威翘起大拇指，「不过我倒是想看看，你的毅力能

坚持多久……」

　　他在角落的一张沙发上坐下，样子一点也不着急，好整以暇的等待着她自己

崩溃。

　　这时候天开始亮了，窗帘的缝隙里已有日光隐隐的透进来。

　　然而对被紧缚在屋里的石冰兰来说，黑暗却才刚刚降临，而且绝望的看不到

任何曙光……

　 ＊＊＊　　　　＊＊＊　　　　＊＊＊　　　　＊＊＊

　　「对不起，石姐！对不起……」

　　清晨，孟璇呆呆坐在床上，心里反覆默念着这句话，只果脸上充满了复杂的

表情。

　　有悔恨、有恐惧、有失落、也有那么一丝悲哀。

　　「是我害了你！是我……是我害了你！」

　　孟璇眼含热泪，颤抖的伸出手，拿起床头柜上的手机，又从枕头套里摸出一

张小小的ＳＩＭ卡。

　　她打开手机，换上这张新的卡，拨了一个令她痛恨、但这些天又已十分熟悉

的号码。

　　可惜对方却关机了！

　　孟漩想了想，手指机械的输入了一条简讯：「你已经得偿心愿了，求你手下

留情，别太折磨她！」

　　输完后，她迟疑了一下，在最前面加上了『主人』两个字，脸蛋涨的通红。

　　不过下一秒，孟璇却又自嘲的苦笑了一下，烦躁的将整个简讯删除了，最终

也没有发送出去。

　　然后她将头埋在枕头里，无声的痛哭了起来。

　 ＊＊＊　　　　＊＊＊　　　　＊＊＊　　　　＊＊＊

　　九点整，阿威伸了个懒腰，眼露异色的站了起来。

　　「冰奴，你比我想像中还更能忍耐啊，真是了不起！」

　　时间过去将近三个小时了，石冰兰虽然俏脸红的快滴出了血，眉头痛苦的紧

蹙着，嘴唇也都快咬破了，但居然还是可以忍住不撒出尿来。

　　听到恶魔的声音，她那清冷美丽的眸子照旧投来愤怒的一瞥，不过却没有再

开口痛骂了。

　　「何必忍的这么辛苦呢？」阿威走到她身边，不怀好意的阴笑，「只要下边

放松一下，把尿撒出来你就可以解脱了，干嘛要这样虐待自己呢……」

　　石冰兰依旧不答，身体像绷紧的弦般微微颤抖，只感到膀胱已经憋的快要爆

炸了，每一秒钟都成了令人发疯的煎熬。

　　她的胸脯正在急促的一起一伏，那两颗滚圆雪白的丰满大肉团由于被捆绑的

太久，晶莹的肌肤下已隐隐透出了淡青色的毛细血管。原本白玉般的色泽因为血

液的集中而变成了粉红色，乳晕也扩散了一倍都不止，两粒娇嫩的乳头更是完全

充血突起，看上去充满凄惨而又诱惑的美感。

　　「要不然，咱们各退一步。」阿威提议。「只要你肯开口求我，对我说『主

人，求你让冰奴去尿尿』，我就让你自己到洗手间解决……怎么样？」

　　相比于单纯的肉体凌虐，精神上压倒对方往往更重要，阿威自然是明白这个

道理的，所以才会提出这个看似让步、实则有利于长远调教的建议。

　　可是石冰兰的脸色却更加羞愤，显然对她来说，自称性奴是件更耻辱的事，

她宁愿当着他的面出丑也不愿意向他屈服。

　　阿威等了几分钟后仍不见动静，微笑着耸了耸肩。

　　「妤吧……你这样的悍马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驯服的，今天我就先帮你一把

好了！」

　　说着他突然伸手，在石冰兰光洁的小腹上重重一按，准确的按在膀胱的位置

上。

　　石冰兰骤出不意，全身不由自主的一颤，原本已忍耐到极限的尿意再也控制

不住了，一股淡黄色的尿柱突然激射出来，有如黄河泻堤般一发不可收拾。

　　「不！」

　　石冰兰绝望的紧闭双眼，听到自己的尿水有力的打在木盆里，发出极其不雅

的响声。由于是高举着一条腿站着撒尿，相当一部分温暖的热流倾泄在自己的大

腿上，把残破的警裙和丝袜都给完全打湿了。

　　「哈哈哈……瞧你撒的多欢，真是不要脸啊！」

　　阿威双眼放光的大笑，操纵摄影机对准她雪白的双腿根部猛拍，在那片乌黑

的细毛丛中，小小的尿孔在湿红的粘膜上绽放了开来，淅淅沥沥的喷洒出淡黄色

的尿液。

　　石冰兰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恨不得全世界都在这一刻毁灭。被摆布成这么

可耻的姿势在摄影机面前排泄，对她的自尊心和人格都造成了最无情的打击。

　　她下意识的拼命收缩尿道括约肌，想要止住这股丢脸的洪流，但积蓄的尿液

一旦得到发泄就再也收不住了，这种努力反而使尿柱变的断断续续起来，显得更

加淫靡不堪。

　　偏偏这股尿水又特别的长，半分多钟了还没有歇止的迹象，石冰兰痛苦已久

的膀胱得到了放松，在极度的羞耻中竟不自觉的露出了一丝舒畅的表情……

　　片刻后尿水总算拉完了，木盆里装了小半盆淡黄清澈的尿液。阿威怪笑着将

盆子端起，凑到石冰兰的眼前让她过目。后者崩溃般轻轻喘息着，羞怒万分的转

开了头。

　　「自己看看吧，撒了这么多尿出来……现在你还有什么警察的威风？还有什

么职业的尊严？」

　　满嘲讽的话语在耳边嗡嗡鸣响，石冰兰陡然觉得五内俱焚，蓦地里身躯一阵

摇晃，两眼发黑的晕了过去。

　　她的意志耐力虽然都无比坚强，但是被俘之前就已被打的浑身伤痛，再经过

整整一夜的身心折磨，羞耻和愤怒都达到了极限，终于承受不住的晕倒了。

　　阿威吃了一惊，也生怕石冰兰有什么不测。她的性子这么刚烈，要是被活活

气死可就糟糕了。

　　他不禁后悔自己太心急了，应该让对方养足了精神体力再来慢慢调教，这样

子才不至于搞出意外来。

　　当下阿威赶快将石冰兰悬空吊起的娇躯放下，取出钥匙打开了她双足上的钢

镣，接着把捆绑住乳房和下体的绳索也都解开了，只留着双臂还反绑在身后。

　　「这不能怪我呀，冰奴……谁叫你长的这么美，身材气质又这么好，我实在

太想看到你被虐待的样子了……」

　　嘴里自言自语，阿威抱着石冰兰晶莹的胴体回到沙发边坐下，仔细审视着她

的俏脸。

　　这冷艳的美女双眸紧闭，脸色气的惨白，连柔软的嘴唇都完全失去了血色。

昏迷中的她看上去添了种柔弱的韵味，令人更加怦然心动。

　　阿威把头凑到她赤裸的胸脯上，耳朵压着那极其丰满的乳房，可以听到心脏

平稳的跳动着，显然她只是急怒攻心下晕倒了，并没有什么大碍。

　　他松了口气，将这具性感惹火的娇躯紧搂在怀里，手掌在她身上四处游移，

一会儿捏捏双乳，一会儿摸摸大腿，就像把玩着最精美的玉器般爱不释手。

　　过了一阵手足之瘾后，阿威的欲火更加高涨起来，俯身趴到了石冰兰胯下，

将她那双白皙修长的玉腿大大分开，贪婪的目光注视着那道红嫩的肉缝。浓密柔

顺的耻毛上还挂着几滴亮晶晶的尿液，散发出一股成熟女性特有的淡淡骚味。

　　他正想伸舌头舔上去，突然眼前一花，那两条光裸的美腿猛地架到自己的肩

部，如同大铁钳似的左右夹住了头颈。

　　阿威全身一僵，抬眼看去，正好迎视到石冰兰那充满愤恨的冰冷眼神。刚才

她虽然昏迷了，但毕竟是受过训练的优秀女警，没几分钟就清醒了过来，抓住机

会一举制住对手！

　　「只要我一用力，你的颈骨就会折断！」她的双颊透出红晕，语音森寒的令

人心悸。「不想死的话，就乖乖把我手上的铁链解开！」

第３４章　惨遭凌辱

　　室内一下子陷入了如死一般的寂静。阿威冷然瞪着半裸的石冰兰，就像木偶

般动也不动。

　　「我说的话你听到没有？」石冰兰圆睁双眼，喝道。「快拿出钥匙来，解开

我手臂上的铁链！」

　　一边说，双腿一边用力夹紧，给对方的脖子带来更大的压迫。

　　阿威却若无其事，目中闪过一丝嘲弄的神色。

　　「你又自作聪明了，冰奴！」他嘶哑着嗓音道。「上次在舞厅里，你就装昏

迷骗过我一次，你以为这次我还会这么容易上当吗？」

　　石冰兰俏脸一沉：「少废话！我现在可以轻而易举的绞断你的脖子……」

　　还没说完，就被一阵大笑声给打断了。

　　「你笑什么？」石冰兰泛起不祥的预感。

　　「别再虚张声势了！」阿威怪笑道，「你要是真的有力气绞断我的脖子，刚

才早以下手了，哪里还会跟我客气！」

　　石冰兰的心沉了下去，绝望中双腿拼尽全力的一绞，只听对方的颈骨咯咯轻

响，但却无法造成致命的伤害。

　　阿威哈哈一笑，反而从容的抱紧了她两条白嫩的大腿，隔着丝袜轻薄的热吻

着滑腻的肌肤。

　　「放开我，放开！」

　　白冰兰愤怒的踢腾着双足，娇躯像活蹦乱跳的鱼一样在沙发上挣扎，可是双

臂被反绑着使她的一切努力都收效甚微。

　　「冰奴，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阿威嘲讽着，一把就抓住了石冰兰的左脚，强行将她修长浑圆的玉腿朝天竖

起，跟着一掌重重切在『膝跳反射』的穴位。

　　石冰兰痛的惨叫一声，俏脸刷的煞白。由于膝盖被对方顶住无法弯曲，这一

击简直是痛入骨髓，她几乎又要双眼发黑的痛晕了过去。

　　阿威松开手，这条颤抖的玉腿就颓然跌到了沙发上，再也不能发动攻击。

　　「怎么样？滋味如何呢？」

　　石冰兰咬唇不答，左腿已经差不多失去了知觉，但右腿还是在竭力挣动反抗，

企图用高跟鞋去踹对方的头。

　　但没几下她的右足就又被捉住了，阿威随手将高跟鞋脱掉甩开，然后将那赤

裸的玉足用力一扭。

　　石冰兰再次发出惨呼，白皙纤秀的脚掌被扭伤了筋，软软的在对方掌握中颤

抖。

　　「这下子舒服了吧？」

　　阿威吃吃狞笑，翻身一屁股坐到了石冰兰的小腹上，像是骑马一样将她牢牢

压住，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她。

　　纤细的腰肢上陡然增添了七十多公斤的重量，石冰兰痛苦的喘着气，娇躯像

被大山压住般再也动弹不得。再加上双臂被绑，双腿剧痛，她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只剩下清冷的美眸怒视着对方，还有那赤裸的胸脯随着呼吸急促的起伏。

　　阿威的视线很自然的盯了过去，眼里又渐渐的燃起了炽热的火焰。

　　「啧啧，你的大奶子真挺呀！」他脱口而出的惊叹。

　　到现在才能真正看出，石冰兰的乳房不仅极其丰满，而且竟是如此坚挺，即

便娇躯已经躺了下来，她的胸脯依然是高高耸起的，双乳之挺拔竟完全不比站立

时逊色，如同两颗熟透了的巨大水蜜桃般傲然怒耸在胸前。

　　「老天……要不是亲手摸到，我真怀疑你这对大奶子是人造的！西方的那些

三版女郎花了上百万美元隆乳，都达不到你这种又硕大又坚挺的效果啊……」

　　阿威嘴里惊叹着，手掌捏住石冰兰袒露的乳房尽情搓揉。入手的感觉沉实而

充满肉感，柔软却极富弹性，可以百分百的肯定是对纯天然的巨乳。

　　或许是这样的手感太美妙了，他的热血再次沸腾起来，情不自禁的伸手解开

裤带，将早已涨到发痛的阴茎掏了出来。

　　石冰兰俏脸刷的通红，跟着又变的惨白。这还是她第一次看见男人的生殖器

（和丈夫做爱时因熄灯的缘故没有目睹过），狰狞的面目和腥臭的气息都令她几

欲作呕，忍不住厌恶的蹙起眉头将脸转开。

　　阿威淫笑一声，两只手扒开石冰兰饱满怒耸的双峰，屁股往前挪动了一点，

丑陋的肉棒贴着她的小腹向上滑动，一下子就插入了那道深深的乳沟。

　　「你干什么……变态！」

　　石冰兰又羞又怒，万万没想到对方的手段这样下流。在性爱上无比纯洁保守

的她非但从未听说过，甚至根本不能想像用女性的乳房来性交。

　　——终于把鸡巴插到这里来了！哈哈哈……

　　阿威兴奋的两眼发亮。早在几个月前，他第一次在黑豹舞厅里看见石冰兰穿

低胸装时，就已经渴望着能用她的巨乳来打一炮了。虽然当时还未能一睹全貌，

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她胸前的这对大奶子丰满而不下坠，双乳非常难得的向前挺立

集中，绝对是最适合拿来乳交的那种类型。

　　「嗷！」

　　嘴里发出愉悦的喘息声，粗长的阳具已经完全陷进了石冰兰的乳沟里，那种

紧凑刺激的感觉竟然比插入女子的骚穴还要强烈。石冰兰的乳沟是自然形成的，

不但深邃而沮还非常的紧密匀实，就像温暖的阴道似的牢牢夹住了肉棒。

　　「变态……快把它拿开！」

　　石冰兰羞愤的无以复加。在她内心深处，女人的乳房是圣洁和母爱的象征，

即使是被爱人用手掌狎玩都是一种亵渎，更不用提拿来套弄色魔的生殖器了。

　　她一边怒叱，一边又开始奋力扭动娇躯挣扎，上身拼命的左右摇晃着，想要

将双乳间的恶心东西甩出去。

　　「是你的大奶奶自己不肯放松啊，你还好意思怪我？」

　　阿威淫笑着稳稳骑在石冰兰的身上，按住她的肩膀不让她晃的太厉害，就像

是在驱策着胯下的一匹母马。由于石冰兰的乳沟极其紧密，而他的肉棒又特别粗，

双手用不着去抓住乳房向里挤压，棒身就被那两个滚圆坚挺的大肉团自然而然的

夹住，严丝合缝的紧紧裹在乳沟里。

　　这副景象真是太淫荡了，石冰兰羞的无地自容。这一瞬间她忽然对自己的身

体充满了罪恶，特别是这从小就带来诸多不便的大胸脯，她更是觉得反感极了。

要不是这对乳房过于丰满的话，被俘之后也不会受到如此多的屈辱。

　　「我早就说过了，女人的奶子只不过是两团淫肉！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取悦

男人的鸡巴……」

　　阿威喘着粗气狞笑，加快速度挺动着腰部，阴茎就像夹在两个大肉包子间的

香肠似的来回抽送，大半支粗黑的棒身都埋没在雪白的双峰间，只有那青筋毕露

的龟头如同毒蛇般的蠕动着，时不时的从两大团嫩肉的夹缝里拱出来。

　　石冰兰起初还竭力挣扎几下，但身体被重重的压住，很快就开始感到缺氧眩

晕。她的眼前金星直冒，不得不靠大口喘息才能获得足够的氧气。

　　而那根狰狞丑恶的肉棒却故意耀武扬威，紫亮的龟头散发出难闻的腥臭气息，

就在双峰顶端的乳沟里上下窜动，有好几次都快捅进了自己的口中。

　　她怒气填膺，低下头一口就咬了下去，恨不得将对方的阳具咬成两段，牙齿

撞击发出卡嚓的响声。

　　阿威吓了一跳，幸好躲的快才没遭到意外。虽然他的确很想让石冰兰替自己

口交，但在没有完全驯服她之前可不敢冒险，于是赶忙将身子后撤了少许，重新

将整支肉棒都埋入她高耸的双乳间；然后又怪叫着将那对丰满巨乳握在掌中狠狠

的搓揉挤捏，并用指尖捻弄着顶端的两粒粉红色乳蒂。

　　石冰兰咬牙忍受着，只觉得双乳被捏的痛得要命，眼前的视线也在渐渐的模

糊。她的体力透支已经到了极限，随时都有可能再次昏厥过去……

　　又抽插了数十下后阿威终于控制不住了，嘴里畅快的吼叫连连，肉棒蓦地一

阵剧烈弹跳，将积蓄了一整晚的热流全都喷了出去！股浓浓的腥骚臭味猛地扑鼻

而来，石冰兰闪避不及，被男人滚热粘稠的精液射了个正着，满头满脸霎时一片

狼借。

　　她气的真想再次痛哭失声，冷艳清丽的俏脸上溅满恶臭的精液，那种感觉真

是说不出的恶心，忍不住张开嘴「哇」的干呕，但又什么都吐不出来。

　　阿威心满意足的抚弄着她光滑的肩膀，咯咯淫笑道：「你这对大奶子真是人

间极品啊，天生就应该用来夹男人的大鸡巴……」

　　「你有什么用？只会欺负不能反抗的女人！」石冰兰羞怒的打断了他，忍住

泪水厉声喝骂。「有本事就松开我堂堂正正的较量一次，看我怎么教训你这头畜

生！」

　　阿威哑然失笑。

　　「到现在你还要嘴硬？真是胸大无脑的蠢女人哪……好，我就如你所愿！」

　　他翻身跳下，将石冰兰手腕上的铁链解开了，然后退开了几步站定身形。

　　石冰兰强撑着从沙发上跃起，手脚全都恢复了自由。

　　她随手抹掉溅在脸上的恶心粘液，先是精神一振，但马上又心情沉重起来，

明白对方为何会有恃无恐。自己被折磨了这么长时间，体力已下降到油尽灯枯的

程度了，而且腿脚的筋肉还酸麻涨痛的要命，一站到地上就已经摇摇欲坠的几乎

跌倒，哪有可能打的过对方？

　　不过形势再怎么恶劣，石冰兰也绝不会轻易认输。她深呼吸了几口，稍微活

动了两下近乎麻木的手脚，光着脚站在地上，摆好了一个徒手搏击的标准架势。

　　而阿威却是满不在乎，嘻嘻笑道：「事先提醒你，我最擅长的功夫是『抓奶

龙爪手』哦！你可要当心一点才好……」

　　石冰兰恍若未闻，双眸炯炯的盯着他，忽然道：「你到底是谁？」

　　「我？我是你追捕已久的色魔啊！也是你命中注定的主人……」

　　「你还有另外一张脸的，是不是？」石冰兰打断了他，冷冷道，「为什么不

让我瞧瞧你的第二张脸？」

　　阿威一震，知道石冰兰已经对自己的身分起了疑心。尽管他平时很少用那个

伪装的身分接触她，但这巨乳女警的直觉很敏锐，显然已产生了怀疑。

　　「我哪有第二张脸啊？真是笑话！难道你认为我这伤痕累累的脸孔是面具不

成？」

　　阿威装作镇定的大笑起来，伸手揪着自己的脸皮，又是拉扯又是抓捏，展示

绝无戴着面具的痕迹。

　　石冰兰秀眉蹙起，十分意外。被俘之后她头一次在明亮的灯光下，仔仔细细

的观察色魔这么久，再加上刚才还经过了『零距离』接触，她的确凭着身形、声

音等因素，隐约感觉到对方似乎是她认识的某个人，但这人大概平常并不算熟悉，

令她无法一下子辨认出来。因此她才突然有种强烈的感觉，对方一定是带着面具。

　　但看色魔此刻的模样，那张恐怖的脸确实是一张真脸，这又使石冰兰的判断

动摇了。毕竟她从未亲眼见过那么精巧的人皮面具，更想不到有人会如此坚忍，

宁愿将面具当作自己的面孔出现在现实社会中。

　　「还不信吗？好吧，我干脆脱光了给你瞧瞧，我身上可有任何伪装之处！」

　　阿威说完，马上将全身脱了个精光，刚刚发射过的肉棒赫然又蠢蠢欲动了起

来，挂在腿间耀武扬威的抖着，显得说不出的淫亵。

　　石冰兰脸一沉，低声骂道：「无耻！」

　　「冰奴，你不如也脱光吧！」阿威顺势岔开话题，色瞇瞇的笑道。「尽量减

少束缚上阵才有赢的可能啊，反正你现在的样子跟裸体也没什么区别……」

　　石冰兰明知他说的有理，但却做不到那样厚脸皮，反而下意识的将早已撕裂

成布片的警服尽力遮到胸前，还把同样破碎不堪的警裙也整了整。

　　「出招吧！」

　　阿威大大咧咧的挥了挥手，示意让她先进攻。

　　「呀——」

　　石冰兰重新燃起希望，一声清叱就攻到了近前来，右腿凌厉的飞踢向对方的

面门。

　　她的动作算是相当快了，但阿威只是一个闪身就躲开了，同时左手五指成鹰

爪式探出，「嗤」的一下将她胸前半遮的警服撕开，令那迷人的胸脯完全袒露。

　　「混蛋！」

　　石冰兰羞红了脸，本能的就想双臂掩胸，但这时已顾不上那么多了，连忙使

出浑身解数拳脚并用，如同狂风暴雨般的攻了过去。

　　可惜她的体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大打折扣的招数根本造不成有效的威胁。

阿威一边轻而易举的拆解着，一边笑嘻嘻的盯着她胸口，贪婪的视线跟随着那对

硕大无比的丰满乳房突突乱跳，完全是一副好整以暇的样子。

　　「瞧你，这么大的奶子暴露在色魔面前抖来抖去，亏你还是象征正义的女警

察呢！真是不要脸啊……」

　　「哇哇，太夸张了吧……这么夸张的抖动幅度……受不了……」

　　「喂，冰奴你平常都是这样抓捕罪犯吗？那我心甘情愿被你抓上一千次、一

万次……哈哈……」

　　「啧啧，我现在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波涛汹涌』了……这四个字简直是

专门为你设计的……只有你这对大咪咪才能最传神的表现出来，哈哈……」

　　耳边不停的傅来这些猥亵之极的露骨调笑，石冰兰听的又羞又怒。她已经是

在拼命了，几乎每一招都想和对方同归于尽，但却完全徒劳无功，反而因动作过

猛导致胸前的晃动更加剧烈。那对令人喷血的超级大奶在撕裂的警服下放肆的震

颤着，看上去比全裸还更挑逗香艳，荡漾出一阵又一阵眼花缭乱的乳浪。

　　——该死！怎么会这样……

　　她气急败坏，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到，太过丰满的胸部对一个女警来说有多麻

烦。这对足有Ｇ罩杯的硕大乳球，平常是靠内衣、胸罩禁锢着才将麻烦减到了最

小。可一旦完全失去束缚，搏斗的时候简直成了一场灾难，胸前就像坠着两个巨

型吊钟激烈摆动，不单累赘，连身手的灵活性也受到了严重影响。

　　阿威却越发起劲了，嘴里唾沫四溅的『解说』着现场。在他绘声绘色的形容

下，石冰兰彷佛不是在生死搏斗，而是淫荡的用色相勾引男人。

　　这时场面上胜负早判，男人要击倒女人已经是轻而易举的事，只不过他故意

像猫捉老鼠一样，对掌中的猎物要尽情戏耍一番，以满足征服的乐趣。

　　没过两分钟，石冰兰就累得气喘心跳，招式露出多处破绽，被阿威瞅准一个

疏忽，蓦地探掌再次突袭胸前，一把就抓住了她左边那只裸露在警服外颤动的浑

圆巨乳，然后猛的向旁甩了出去，动作夸张的像是在掷铅球。

　　「混蛋！啊……」

　　她感到整个人的重心都飞了出去，羞愤骂声中，全身失去平衡的摔倒在地。

这一下摔的很重，眼前霎时金星直冒，好一阵子都爬不起来。

　　「怎么样，现在该认输了吧？」

　　石冰兰喘息了几口，神色仍是那么倔强，咬牙道：「永远不！」

　　她勉强支撑着跃起，随手抓住掉在地上的一根铁链挥舞了出去。阿威猝不及

防，肋下被链子结结实实的扫了一下，精赤的皮肉上顿时出现了一道血痕。

　　「你奶奶的！」

　　他恼羞成怒，像是头凶性发作的猛兽般扑了上去，三招两式就夺过铁链远远

掷开，接着将石冰兰的双臂反扭到身后，「卡卡」两声把她的手肘都扭脱了臼。

　　石冰兰痛的脸色剧变，身躯跟跄的再次摔下。

　　「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喜欢玩激烈的是吗？ＯＫ，老子就陪你玩个痛

快！」

　　阿威恶狠狠的咆哮着，两手抓住石冰兰的肩膀，像老鹰抓小鸡似的拎起她大

步走到角落里，「砰」的重重按在了墙壁上。

　　背脊被撞的剧痛，石冰兰俏脸惨白，只觉得五脏六腑都痛的挪了位，额角渗

出了豆大的汗珠。

　　「放开我……」

　　她本能的拼命挣扎，娇躯被凭空按在墙上，双足离开地面徒劳而无功的踢腾

着，看上去真是说不出的凄惨。

　　「我说过，要让你尝一尝穿着警服被强奸的滋味！」阿威狞笑道。「趁你这

套警服还没有完全变成碎片，老子现在就兑现诺言！」

　　说完他用膝盖叉开石冰兰的双腿，迫使她像扎马步似的骑在自己腰上，再抬

高右膝将她一条雪白的大腿向上拱起，挺起阳具准确的顶向她胯下的禁区。

　　感到一根又热又硬的家伙要破体而入，石冰兰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用尽全

力扭动臀部想要将它摆脱，但却根本无济于事。

　　阿威连顶了好几次，龟头已经微微陷进了温暖的肉缝里，但却没法再继续深

入了。这娇嫩的花径简直就跟处女一样的紧窄，两片阴唇密不透风的合在一起，

穴口大约只有铅笔粗细，而且还很干燥，无论他如何用力都卡在那里寸步难行。

　　「妈的，我就不信插不进去……」

　　他动了真火，发誓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占领这迷人的禁区，于是吐了好几口唾

沫将阳具濡湿，然后沉住气分段用力，逐步逐步的往前顶进少许。

　　皇天不负有心人，在他耐心而持续的努力下，肉棒的前段终于随着腰部的动

作挤进了窄小的穴口，一点一点毫不怜惜的撑开了极其干燥的花径。

　　——完了！

　　石冰兰心中一片绝望，对方那火热的冠状物已经强行迫开了自己阴唇，正在

缓慢的向纵深处挤入。她使劲的缩紧大腿根处和臀部的肌肉，连足尖都绷的笔直，

但却依然不能阻止这卑鄙的入侵。

　　「接受命运吧，冰奴！你命中注定是属于我的！」

　　阿威狞笑着又加了把劲，足有鸡蛋大的龟头已几乎完全穿过了那狭窄的花径

入口。只要突破这个最难逾越的关卡，接下来就可以比较顺利的长驱直入了。

　　「不！」

　　下体传来撕裂般的剧痛，石冰兰骇然尖叫起来，也不知从哪里又生出了一股

潜力，双足在墙上一蹬，整个身躯猛然向上窜起，避免了肉棒一下子深陷穴心。

　　「到这地步你还不放弃反抗？」

　　阿威又好气又好笑，不但没能一捅到底，连龟头都差点从肉缝里滑了出去。

　　石冰兰羞愤不答，目光还是那样的凛然不屈。她的胳膊已脱臼了，只剩两条

光洁玉腿叉开顶在墙上，脚掌踩住凹凸不平的墙面奋力向上撑起，使屁股不至于

落下去将对方的肉棒全部吞进体内。

　　「好啊，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阿威心里泛起捉弄的快感。这时他只要踮起脚向上挺送阳具，或者是将女人

的躯体压下来，都可以马上强行进入她的身体，可是他却没有这么做。

　　「只要你能撑的住自己的身体不掉下来，我也不勉强你！否则的话就是你自

己甘愿献身的，我也就不客气啦！哈哈……哈……」

　　石冰兰的眼里再次闪过悲哀之色，白皙的瓜子脸涨的通红。对方的险恶用心

根本是昭然若揭，不仅想占有自己的身子，还要在心理上给予自己最大的羞辱。

　　——我不会放弃反抗的！永远也不会……就算悲惨的命运最终不可避免，我

也要坚持下去，直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

　　她怀着羞耻、愤怒而又悲壮的心情，咬紧牙关拼命的坚持着，脚掌像壁虎一

样撑在粗糙的墙壁上，几乎支起了半个身躯的重量。这样的姿势实在很累人，不

一会儿她就感到小腿酸麻的厉害，身子开始渐渐的向下沉。

　　就这样，娇嫩的花径又开始一点点的将侵入者吞了进去。这根肉棒竟是长的

超乎想像，感觉上已经捅进体内好一截了，但屁股却依然还是高高空悬的。

　　好像被一把锋利的锯子割开了身体，石冰兰痛得冷汗直冒，心里又是屈辱又

是恐惧。对方的阳具尺寸只能用可怕来形容，她简直怀疑自己的阴道能否容纳的

下，会不会被整个刺穿……

　　「好爽啊……这种慢慢插入的感觉，真是太爽了！」

　　阿威舒服的直哼哼，享受着龟头挤进紧窄肉缝的刺激快感，原本按住石冰兰

肩膀的双手情不自禁的滑下，覆盖在她胸前那对巨大丰满的乳房上恣意揉捏，那

鼓的、饱饱的光滑乳肉真是令人爱不释手；尽管双掌只能握住一小部分的浑圆乳

球，但还是可以感觉到那惊人的弹性和罕见的坚挺。

　　失去了对方双手的扶持，石冰兰承受的压力陡然骤增，双腿不由自主的颤抖

了起来，身体下降的越来越快，将对方的肉棒吞进去更多……

　　——忠平，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对不起……

　　心里悲怆的呼唤着丈夫的名字，石冰兰只觉得体力已透支到极限，酸麻到抽

筋的足踝再也无法支撑下去了，整个娇躯终于完全跌落。

　　「啊——」

　　痛苦的悲呼声中，警裙下的光屁股沉重的跌坐在对方身上。剩下约三分之一

的肉棒一下子没进了她的体内，粗暴的被迫张开了阴道四周的肉壁，足有鸡蛋大

的龟头狠狠的撞击在娇柔的花心上，竟是那样的痛彻骨髓。

　　「终于干到你了……冰奴！」

　　阿威兴奋的热血沸腾，两手搂住她纤细的腰肢，将她的人往上一提，自己的

肉棒几乎都抽了出来，只剩下龟头卡在花径的入口处。

　　然后他的手掌略为一松，怀里这具性感惹火的胴体又重重的落了下来，将整

支肉棒尽根吞没。

　　「啊啊——」

　　撕心裂肺的剧痛再次涌遍全身，石冰兰发出更加凄厉的惨叫声，美丽的俏脸

痛的完全扭曲了，大颗大颗的泪水失控般涌出来。

　　没有前戏，没有润滑，这是真正惨无人道的强奸！即便是新婚之夜被丈夫撕

开处女的封印，开苞之疼都远远比不上此刻的剧痛。

　　「怎么样？被强奸的感觉如何？当你穿着这身警服威风凛凛的逮捕罪犯时，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遭到这种报应？」

　　阿威嘴里嘲讽着，不断的举起石冰兰的身体然后放手，同时阳具疯狂的进出

着那，娇嫩的肉洞，再加上她的体重坠下，使每一下的抽插都狠狠撞中了花心。

尤其令人舒爽的是她的阴道不但紧窄，而且还极其坚韧有力，彷佛温暖的小手般

严丝合缝的挤压着自己的肉棒，带来绝顶销魂的享受。

　　「你……才会……遭到报应！」剧痛令石冰兰连说话都不流畅了，但她还是

毫不屈服的怒叱。「我一定会……亲手送你……下地狱的！」

　　「哈哈，你还是先用这美妙的肉体送我上天堂吧！」

　　阿威得意的连声怪笑，双臂改为勾住这巨乳美女的膝弯，将她两条白嫩浑圆

的大腿牢牢的环抱在自己身体两侧，凭着手臂和胯下的力量把她的人悬空按在墙

上，一下又一下的将阳具顶入那迷人的肉洞。

　　这样的姿势带来的冲击更大，石冰兰的身体凌空全不着力，就像狂风暴雨中

无助的小舟般，只能被动的承受着这一切。她发出痛苦的呻吟，性感惹火的娇躯

被撞的升起又跌落，胸前那对巨硕无比的雪白肉球放肆抖动着，那沉甸甸的份量

简直令人震撼，甩出了一道道惊心动魄的抛物线。

　　看到这样一对丰满到惊人的大奶子在眼前弹跳，再有定力的男人恐怕都会鼻

血狂喷。阿威的眼里射出狂热的神采，忍不住低头一口咬住了娇嫩的乳尖，唇舌

尽情的吸吮舔弄，还用牙齿用力啮咬那小巧玲珑的红樱桃。

　　「变态……疯子……人渣……」

　　泪流满面的石冰兰声嘶力竭的怒骂着。对方的每一次抽插都带来刀割般的剧

痛，她感到自己的阴道快要被整个刺穿了，内壁的嫩肉肯定已经被磨破出血。相

比之下乳房上的一点痛感倒不算怎样难忍，不过却给她的心灵带来更大的羞辱。

　　阿威却爽的无以复加，像是永不疲倦的打桩机一样，抱住怀里这具足以令任

何人疯狂的魔鬼胴体高速抽插。他的持久力和体力都好的不可思议，整整一个钟

头后还越战越勇，而石冰兰却早已筋疲力尽，哭泣痛骂的声音都嘶哑了，饱受摧

残的阴道也渐渐的完全麻木。

　　到这时候，连她的神智都开始支撑不住了，模糊的视线里只看见对方那精光

四射的双眸，闪烁着如同野兽般兴奋的光芒。这一刻她甚至怀疑对方到底是不是

人，否则怎么会对自己的身体有如此强烈的兽欲……

　　又过了不知多久，阿威终于达到了今天的又一次高潮。那根粗壮的肉棒猛然

涨大了一倍，几乎把可怜不堪的花径都给胀爆。然后伴随着一声吼叫，一股滚烫

的精液如同喷泉般射了出去。

　　精液是那样的滚烫，喷射是那样的有力，石冰兰可以清楚的感觉到，一股强

有劲的热流敲打在自己的子宫内壁上，然后是第二股……第三股……

　　失控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她悲哀的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被最骯脏的东西

给玷污了，永远也不再冰清玉洁！

　　她的心在滴血……

　 ＊＊＊　　　　＊＊＊　　　　＊＊＊　　　　＊＊＊

　　Ｆ市第一警花被变态色魔绑架了！

　　尽管官方控制的媒体并未对此进行报导，但这个消息还是很快就不胫而走，

传遍了全城的大街小巷。

　　市民一片哗然。

　　因为色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公开出来挑衅，广大市民原本已逐渐淡忘了他，

想不到他不仅没有落网，还如此嚣张的继续犯下罪行，连负责侦破案子的女刑警

也都落入了他的魔掌。

　　这真是对公共安全和法律尊严的最沉重打击！

　　那些胸围『伟大』的女性再次人人自危，谈虎变色，不约而同的又收起了低

胸装，没有人敢再袒胸露乳的招摇过市了。

　　『变态色魔』的话题也再次被炒热，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谈的都是这

件事。

　　由于刚刚才被报纸连篇累牍的报导过，『Ｆ市第一警花』的大名早已为全体

市民熟悉，她那刊登在许多报纸上，挺着一对极其罕见的丰满乳房、穿着警服英

姿飒爽的彩色照片，更是令不少年轻男子整天都津津乐道。

　　听说她竟然被色魔绑架了，男人们愤慨之余，一个个也都情不自禁的展开了

丰富的联想：这样一个魔鬼身材的女刑警肯定是免不了受辱了，其中的种种细节

若能亲眼目睹，那恐怕比任何一部ＳＭ性虐待Ａ片都要来的刺激……

　　在此同时，警方内部也吵翻了天。专案组连夜开会到第二天上午，然后迅速

展开行动，在孙家村进行了大规模调查，但结果却毫无收获。唯一接触过色魔的

孙德贵，已经被活生生的勒死了。而孙德富的墓里则只剩下他自己的遗体，装有

瞿卫红遗体的容器则不翼而飞。

　　到了这个地步，专案组固然颜面扫地，就连赵局长都受到了牵累。有小道消

息说，上面已经立下了最后期限，如果一个月之内还是不能破案，指挥不力的赵

局长将被调到其他部门，由其他人来接掌刑警总局首座的位置。

　　「我给你们二十九天！」

　　这就是赵局长转头对专案组下的死命令，这里面已经集中了所有精兵强将，

他也只能倚靠这些人了！

　　背水一战的警员们全都拼了，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案件中来，废寝忘食的

展开了工作……

　 ＊＊＊　　　　＊＊＊　　　　＊＊＊　　　　＊＊＊

　　就在同一时刻，石冰兰被囚禁在黑暗的魔窟里，正承受着有生以来最痛苦的

折磨。

　　惨遭强奸后，她在巨大的悲痛中昏昏沉沉的睡了几个小时，那满是伤痛疲惫

的身躯才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又被恶魔给悬吊了起来。

　　这次是双臂高举过头顶，手腕被天花板垂下的一条铁链捆绑住，娇躯高高的

凭空吊起，踩着高跟鞋的玉足完全离开了地面，并且也用铁链拴在脚踝上分别拉

向左右，使她那两条仅着丝袜的修长玉腿被迫大大分开，整个身子形成了一个「

人」字形，看上去更加的凄惨狼狈。

　　「投降吧，冰奴！只要你肯乖乖做我的女奴隶，每天都听话的服侍我，就不

用再受这种罪了！」

　　阴恻恻的嗓音响起，阿威就站在石冰兰的身边怪笑着说，一只手抬起她的下

颔。

　　昏暗的光线下，这张清丽脱俗的瓜子脸更加苍白而憔悴了，眼中虽饱含悲伤

之极的泪光，可是美眸中的凛然不屈却半点也没有消退。

　　「你可以侮辱我，但你永远也没办法让我投降！」她圆睁美目，冰寒着俏脸

一字一句的道。「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看我会不会向你屈服！」

　　阿威嘲弄的吹了声口哨。

　　「放心吧！所有我喜欢的ＳＭ性虐方式，我都会一样一样用到你身上的……

保证每一样都会让你终身难忘！」

　　他说完转动旁边的一个绞盘，天花板垂下的铁链开始吱呀呀的向上升起，将

石冰兰的纤秀脚踝吊的更高，两条修长的玉腿也因此而分的更开，几乎形成了一

条直线。

　　破裂的警裙被拉的完全翻了起来，露出了里面的性感吊袜带，以及白皙双腿

尽头处的一小片漆黑。

　　「哈哈哈，你这是第几次在我面前光着屁股了，嗯？」

　　被恶魔一句话提醒，石冰兰再次羞红了脸。身为专门打击犯罪分子的石冰兰，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穿着象征着威严的警服，被迫在色魔面前暴露出光溜溜的

臀部，这真是对自己职业的最辛辣讽刺。

　　「好一个光屁股警花，你这副样子应该让全市人民都看看才对……」

　　阿威淫笑着绕到后面蹲低身子，一手将石冰兰的警裙撩高，另一手在她赤裸

的屁股上狠狠的拍了几巴掌，发出「啪啪」的清脆响声，雪白光洁的臀肉上立刻

出现了一片青紫色的掌印。

　　双臀传来火辣辣的感觉，石冰兰羞愤交加，但也只有咬紧嘴唇忍耐住。

　　「你的屁股手感不错，不过要是能再肥大一点就好了……」

　　掌击过后阿威又用虎口掐起了一小撮光滑的臀肉，仔细体验着那富有弹性的

厚实肉感。由于长期坚持锻炼，石冰兰的屁股就像运动员一样的健美，臀肉又紧

绷又结实，而且两个白嫩的臀丘还是向上耸翘起来的，用手拍打上去弹力十足。

　　平心而论这已经是个相当丰满的屁股了，足以令绝大多数男人一看就冲动的

勃起，但阿威却觉得意犹未足。他喜欢的是那种要用「肥硕」来形容的大屁股，

走起路来会夸张的扭来扭去，让人感觉到圆滚滚的充满了肉感。

　　「看来你老公那个废物真的很少碰你，不然你这个屁股早应该就变圆了。」

他咯咯怪笑道，「不过这样更好，从现在起看我的吧！两个月之内，我保证把你

的屁股操的圆起来……」

　　石冰兰听的面红耳赤，清澈的美眸里露出更加羞怒的神色。跟丈夫结婚一年

多来，她的身材的确还保持的跟黄花闺女一样，完全没有少妇的富态和丰腴；很

多人初次见面时都以为她还是个冰清玉洁的大姑娘，难以置信她已经结婚了。

　　然而现在，这个即使是丈夫都没怎么接触过的完美胴体，却成为了色魔的盘

中餐，只能毫无抗拒之力的任他奸淫……

　　石冰兰越想越是悲哀，一双美眸愤恨的怒视着恶魔。尽管理智不断提醒她要

沉住气，但接连遭受到这种种莫大的羞辱后，她实在很难再保持住冷静。

　　阿威却得其所哉，两手捏着她光滑结实的臀肉把玩了一阵后，故意将脑袋凑

近她的胯下深深吸嗅着，然后装模作样的扇了扇鼻子。

　　「嗯，好浓的骚味啊……」

　　石冰兰的俏脸一下子红透了。七八个钟头前她被迫站着撒尿，接着又被恶魔

强奸，完毕后都没做清洁的工作，此刻私处的情形可想而知。

　　「瞧，你的骚毛都脏成这样了，真是下贱哪！」

　　阿威转到她前面蹲下，用手指拨弄着雪白大腿之间那长满柔细耻毛的三角区

域。由于沾染在上面的尿水和精液没有得到及时清理，乌黑浓密的阴毛已经浆成

了干硬的一丛丛，而且变成了微黄的颜色，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骚味。

　　平常石冰兰一向十分注意个人卫生，这种情况还是她有生以来头一次碰到；

才看了一眼自己狼借的下体，她就已经羞的无地自容。

　　阿威暗暗高兴，知道想要征服像石冰兰这样坚强的女警可绝非易事。简单的

暴力强奸只会让她悲哀愤怒，但却无法彻底摧毁她的意志。只有从内在入手狠狠

打击她的自尊心，用尽一切手段不断激起她的羞耻感，将她高傲的面具完全剥下

来，才有希望攻克严密的防线，使她的精神力量最终崩溃。

　　想到这里他大步走到屋角，端着一个小箱子走了回来，放在地上打开。

　　箱里盛放的都是一些ＳＭ爱好者常用的道具——各种尺寸形状的电动阳具、

塑料夹子、带环的绳子、不同粗细的银针，还有几个连在一根绳子上的塞口球，

以及皮制的带子和鞭子……

　　石冰兰脸色惨白，娇躯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噤，但那清澈的明眸依然毫不示

弱的冷冷怒视着对方，心里做好了接受『酷刑』的准备。

　　不料阿威在箱子里翻了两下，拿出来的竟是一支药膏状物体，凑到石冰兰的

双腿之间一按，嗤嗤嗤的喷出了大量白色的泡沫。

　　「你干什么？」她不解的怒叱。

　　阿威不答，对准她的私处又按动了几下，半透明的泡沫很快就布满了那长满

耻毛的三角地带。

　　然后他取出了一柄亮闪闪的剃须刀，不怀好意的狞笑道：「我来帮你剃掉这

些不要脸的淫荡阴毛，省得你下次撒尿再搞的这么骯脏！」

　　「不要！」

　　石冰兰失声惊呼，血色霎时褪尽。她想不到对方竟变态到这个程度，俏脸上

再度露出极其恐惧的表情，剃刀上冰冷的寒意直透她心灵的最深处。

　　「嘿嘿，谁叫你的骚毛这么浓密，剃光了才能看清楚啊……」

　　阿威淫笑着掂起剃须刀，轻轻凑近石冰兰下腹那洒满白色泡沫的部位，小心

翼翼的刮下了第一刀。

　　「不……不行！」

　　又羞又气的叫声中，石冰兰眼睁睁的看着锋利的刀片过处，一小丛黝黑的阴

毛连同泡沫一起削落，露出了私处赤裸裸的雪白肌肤和细细的毛根。她甚至可以

听到刀刃切断耻毛时发出的嗤嗤声，感受到刀片刮过的干涩感，巨大的羞耻使得

泪水瞬间溃堤似的涌了出来。

　　「神经病！住手……神经病！」

　　她流着泪厉声痛骂，拼命想要夹紧双腿躲开刀锋，雪白的大腿在不停的颤动，

一丝丝娇嫩的肌肉绷的紧紧的，但在铁链的束缚下却显得那么徒劳无功。

　　「别动，别动……你不想我割伤你吧！」

　　阿威笑的更加淫邪，将沾满泡沫和耻毛的刀片在手巾上擦净，又细心的刮了

起来。

　　他的动作十分熟练，显然不是第一次帮女人剃毛了。随着刀锋的移动，那片

柔顺茂盛的黑色芳草纷纷掉落，迷人的耻丘逐寸暴露出来。还不到两分钟，这片

神秘的花园就被刮的干干净净，连半根阴毛都没有剩下。

　　「好啦，大功告成！」

　　阿威得意洋洋的放下剃须刀，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只见在大大叉开的两条玉腿之间，那诱人的私处赫然变成了光秃秃的不毛之

地。原本覆盖着漆黑浓密阴毛的三角地带，现在却像是刚出生的婴儿一样白净新

鲜。狭长的肉缝在剃光阴毛后显得更加细嫩了，大小阴唇、阴蒂和小穴入口处的

粉红色肉壁都可以看的一清二楚。

　　石冰兰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羞愤，悲痛欲绝的哭了起来。被剥掉衣服还不算是

彻底的裸露，像现在这样连耻毛都被剃光了，她才感到自己是真正变成了完全赤

裸，身体的所有部位再也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纤毫毕现的全部袒露给了对方。

　　「哈哈哈……好一只性感的『白虎』，没毛的骚穴真是太漂亮了……」

　　阿威情不自禁的凑上去，两手抱住石冰兰丰满白皙的大腿，伸出舌头轻轻舔

着那寸草不生的私处。光溜溜的阴唇带着些许毛根扎刺的触感，微微裂开的肉缝

已经被蹂躏得有些红肿了起来，但还是那样又柔软又鲜嫩。

　　「变态！你给我滚开……变态……」

　　石冰兰羞红了脸奋力挣扎。撒完尿后没有及时清洁、又被剃光了耻毛的阴部

竟被色魔如此舔弄，这是任何一个女人都没办法泰然处之的强烈羞辱。

　　但她微弱的挣扎根本无济于事，男人的双唇始终贴在柔嫩的花瓣上，宛若章

鱼吸盘般的厚嘴用力压住耻户，还故意把舌头伸进里面肆意搅动。

　　「啧啧……好美味！」

　　喉咙间含糊不清的嘀咕着，阿威贪婪的舔吸着石冰兰的阴部，就连那股淡淡

的尿骚味他都觉得那么好闻，特别是想到对方是大名鼎鼎的『Ｆ市第一警花』，

平时的气质又是那么冷艳威严，现在却不得不任凭自己舔吸她略带异味的骚穴，

这种反差的刺激感真是太令人激动了！

　　在对方无耻肆虐下，石冰兰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内心虽然羞耻到极点，但

是下体却不断博来电流般的酥麻感。也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剃光耻毛后的阴部似

乎敏感的异乎寻常，令身体很快就出现了本能的生理反应，阴道已经开始有渐渐

潮湿起来的迹象。

　　——不，不能这样！

　　石冰兰羞愧的脸颊发烧。她一直相信自己是个『性冷淡』，平常即使是跟丈

夫做爱的时候，都需要反覆的做足前戏才能稍微湿润，而且从未在清醒时体验过

高潮。想不到被恶魔爱抚时倒这么快的进入状态，这也太对不起丈夫了。

　　她只好拼命咬紧嘴唇，胸前一对丰满的大奶子急剧的起伏着，竭力控制住自

己不动摇。

　　——忠平，我不能阻止自己的身体被侵犯，但是，我一定会坚守住心灵的防

线……一定……

　　想到丈夫，石冰兰感到一阵钻心般的刺痛，难过的双眸含泪鼻中发酸，生理

反应自然而然的渐渐消失了。

　　阿威显然非常熟悉挑逗女人的技巧，专门对准最敏感之处予以重点刺激，可

是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石冰兰的肉缝依然是干燥的，几乎没有什么性兴奋的表

现。而她的神色也依然是愤怒而憎恨，清冷美眸里的坚定意志完全没有改变。

　　这种过人的意志令阿威也暗自钦佩，但还是不死心，唇舌顺着她的那道肉缝

舔了又舔，直到肛门附近才停了下来。

　　没有了耻毛的遮掩，这个女性身上最羞耻的器官也完全暴露在眼前。两团白

嫩臀肉之间的股沟里，小小的菊穴是淡褐色的，看上去非常的纤秀精致。

　　「哇……好可爱的小屁眼哪！」

　　阿威情不自禁的用手将双臀左右分开，小巧的菊穴扩张了一些，可以看见里

面少许的鲜红色肛肉，以及整齐秀气的一圈圈螺旋型肛纹。

　　「下流，变态！」

　　被强行掰开屁股观察里面的构造，石冰兰羞怒的真想马上去死。袒露出来的

肛肉感受到恶魔火热的视线，一阵更加强烈的耻辱感再次遍布全身！虽然她有坚

强的心理防护，但是这种事已经快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极限。

　　「晤，不知道这里开过苞没有？」

　　阿威明知故问，伸出食指蘸了点口水，猥亵的插入屁眼试图向里推进。

　　「啊……不！」

　　惊呼声中石冰兰结实的臀肉猛然收紧，整个肛门反射性地深深陷了回去，然

后再下意识的立刻放松，就似一朵雏菊绽放后再恢复原状似的，用天生的提肛动

作将入侵的食指挤了出去。

　　「哈哈……冰奴，看来你的屁眼还是块处女地嘛！」阿威狂笑道，「这就好

了……虽然前面的处女之身被你丈夫抢先拿走，但后面却注定是属于我的！」

　　石冰兰娇躯一颤，就像是跌进了冰窖般身心冰冷。『肛交』她是知道的，过

去在涉及暴力性犯罪的案子中见过，她对此一向深恶痛绝，觉得那是绝对不可谅

解的暴行，从未想过这样的厄运也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别紧张，我不会现在就替你的屁眼开苞的！」阿威彷佛看穿了她的心思，

悠然自得的说，「将来有一天等你完全驯服了，我要你以性奴的身分，自己心甘

情愿的把肛门的处女献给我作祭礼！」

　　「你做梦！」石冰兰羞愤无比的叫道。「这一天永远也不会来的！」

　　「是吗？那咱们走着瞧吧！」

　　阿威的声音充满自信，俯身又在地上的箱子里翻了一阵，取出一个巨大的玻

璃灌肠器。

　　石冰兰的呼吸霎时顿住，脸色更加惨白了。

　　「我来帮你洗一洗屁股，让你先适应一下肛交的滋味！」

　　阿威边说边走到她身后，一手拿着灌肠器，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她光裸的臀

部。

　　「你又想干什么？你这个变态！」石冰兰激烈挣扎起来，又是害怕又是愤怒

的痛斥。「快把它拿开！你敢这么做我不会饶恕你的……」

　　阿威阴恻恻的一笑，灌肠器的尖嘴猛地插落，准确的没入了那纤巧秀气的菊

穴。「不想洗的话就求我啊，现在还来得及。」他停下手冷酷的道。「只要你说

『主人，求你别给冰奴洗屁股』，我就放过你！」

　　冰凉的玻璃尖嘴摩擦到肛肉，石冰兰恐惧的全身寒毛直竖。这一次她是真的

犹豫了几秒钟，但最后还是毅然扭转粉颈，咬紧嘴唇不吭声。

　　「妤，果然有骨气！」

　　阿威嘿嘿淫笑，毫不留情的将管子里的液体推了进去。

　　「啊……」

　　石冰兰忍不住尖叫一声，雪白的屁股一下子僵硬了，同时肛门也本能的用力

缩紧。

　　但是一股极其冰冷的感觉还是迅速充塞了进来，大量润滑液缓缓灌进了直肠，

几乎是立刻就感觉到小腹有些发胀。

　　「不……住手！」

　　石冰兰痛苦的声音都发颤了，警裙下的屁股拼命的摇晃了起来，徒劳的想要

将尖嘴挣脱。

　　「嘿嘿，才一百ＣＣ……早着呢！」

　　阿威的嗓音也因激动而沙哑，继续将注射活塞向里推进，手指上的轻微压力

使他感到一种注入的实在感，心里涌起了极大的兴奋和满足。

　　吱吱吱……吱吱吱吱……

　　润滑剂源源不绝的涌入直肠，石冰兰全身都冒出了冷汗，肚子里有液体在咕

噜咕噜的响。她开始产生了便意，紧蹙双眉咬着嘴唇，俏脸已经涨的通红，嘴里

发出的声音像是在哭。

　　「哈，你的表情真好看……难怪有人说被灌肠的女人表情是最美的！哈哈，

真是这样呢，你这种苦苦忍耐的样子好迷人呀……而且实在是太性感了……」

　　阿威一边发出惊叹声，一边将剩下的润滑剂加快向里注入。

　　「你……你这个……恶魔……」满脸憋红的石冰兰已经连话都说不完整了，

羞愤欲绝的喘息着，身体绷紧的如同一张弓弦。她眼看着自己的肚子逐渐鼓胀起

来，想排便的愿望和汹涌而入的涨满感越来越激烈，这种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简直要让人发疯。

　　「一百八十、二百九十……三百……大功告成，三百ＣＣ都进去了！」

　　宣布过后，阿威抽出空了的玻璃管，满意的退后了两步，好整以暇的欣赏起

石冰兰的狼狈模样。

　　「啊！快放开我……」

　　石冰兰发出羞耻的尖叫，声音已经跟哭泣毫无区别。她的娇躯悬吊在半空中

不停的挣扎，雪白的大腿颤抖着，沾满汗珠的光屁股在疯狂的晃动。

　　「哈哈哈，现在你体会到灌肠的滋味了吧？是不是很舒服呢？哈哈哈……」

　　阿威纵声狂笑，回音在室内嗡嗡作响，就像是地狱里的恶魔在鬼哭狼嚎。

　　石冰兰已经顾不得去痛骂对方了，呼吸越来越粗重，腹部像刀绞一般难受，

一阵阵难忍的便意冲击着大脑，这真是比任何酷刑都要可怕十倍的折磨！

　　「快……让我去……厕所……」

　　她满脸绯红的嘶叫，感觉自己的肚子快要涨裂了，丰满的双乳如同惊涛骇浪

般起伏抖动；肛门已经开始痉挛，白嫩的臀肉一下下的收缩着，抵御着越来越强

烈的便意。

　　阿威淫笑着伸出手掌，一把抓住她胸前那两个弹跳着的雪白大肉团，握在掌

中肆意的搓揉起来。

　　「我已经说了，只要你肯承认自己是冰奴，以性奴的身分哀求我放过你，那

就一切都好商量！」

　　石冰兰悲愤的瞪着他，全身都在不由自主的颤抖，不可忍受的汹涌便意，混

杂在羞耻之极的绝望中，几乎快要将她摇摇欲坠的精神支柱摧毁。

　　「快承认吧，承认你是冰奴就可以解脱了……」

　　阿威循循善诱的开导她，眼里射出变态的兴奋光芒。能够看到这个冷艳美女

屈服在自己的淫威下，粉碎掉她的威严和高傲，那绝对比任何事都令人满足。

　　「我……我……」

　　石冰兰的脸色痛苦万分，身心已经快要崩溃了；踢腾的双腿将铁链拉的叮当

作响，每一根修洁的足趾都绷的笔直。

　　她的意志几乎动摇了，真想不顾一切的放弃尊严低头求饶，可是潜意识里却

有个声音在告诉她，求饶之后恶魔也不会放过自己的，只会带来更大的羞辱。

　　「不……我……死也……不会……承认……」

　　石冰兰用尽全力咬紧牙关，美眸里依然充满了倔强，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

　　「好，好……你既然喜欢出糗，我就成全了你吧！」

　　阿威吃吃狞笑，退到旁边的位置上站着，静静的等待着好戏上演。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每一秒对石冰兰来说都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她发出

凄厉的哭叫声，性感惹火的胴体在空中弹簧般的乱蹦乱跳，丰满屁股上的嫩肉已

经绷紧的几乎要抽筋，但还是不能阻止快要泻堤的汹涌洪流。那淡褐色的小巧屁

眼逐渐隆了起来，就像是一朵美丽的菊花无可避免的盛开绽放……

　　「啊呀呀！」

　　随着一声惨叫，石冰兰再也忍耐不住了，小腹猛地急剧收缩，一股金黄色的

液体固体混合物从雪白的双臀间狂喷了出来，足足持续了三五秒钟才排泄完毕。

　　「不……不！」

　　她痛哭失声，觉得自己所有的尊严都已消失殆尽，今后就算能亲手抓到恶魔

报仇雪恨，她也将一辈子在对方面前抬不起头来。

　　室内顿时弥漫开一股酸臭的气息，阿威捂住鼻子，心满意足的咯咯大笑。

　　「冰奴，原来你这样的美女拉出来的屎也是臭的……哈哈，哈哈哈……」

　　石冰兰羞的无地自容，眼神里已经没有了往常的凛然清冷，剩下的只是无穷

无尽的屈辱和悲愤，以及一个普通女子面对横暴时的柔弱。

　　少许淡淡的稀屎仍从肛门里流出，淌到那曾经象征着威严的破碎警裙上，将

她内心深处最神圣、最崇高的某种意念完全玷污了，而且无情的击成粉碎……

　　阿威笑着打来了一盆热水，拧了把湿毛巾，开始替她擦拭着大腿和屁股上沾

染到的秽物。

　　「别说我对你不好哦，冰奴……你以前大完便后，你丈夫应该不肯帮你擦肛

门吧！而我这个主人却肯帮你代劳……」

　　他边说边细心的擦拭着，先将外面的少许稀屎都擦的干干净净，然后又用食

指裹着毛巾深入到菊穴里，去清理直肠里面残留的秽物。

　　原本以为这种行为会遭到激烈反抗，出乎意料的，石冰兰只是低声抽泣着，

羞红的俏脸上满是迷惘痛苦之色，彷佛还没有从沉重的打击中回过神来，甚至没

有缩紧屁眼阻止异物入侵，臀肉软软的完全放松，任凭他的手指在自己最羞耻的

部位进进出出……

　　「对啦，你早就应该这么乖才对……这样子多好……」

　　阿威将她的娇躯搂在怀里，像安慰宠物似的轻抚着她的秀发，嘴里又发出了

夜枭般的怪笑声。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声，久久不绝的在黑暗的室内回荡……

　 ＊＊＊　　　　＊＊＊　　　　＊＊＊　　　　＊＊＊

　　苏忠平脸色铁青的坐在客厅里，双眼都是血丝。

　　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也没有吃任何东西，一直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焦虑

之中。

　　到现在他还是不能接受妻子被绑架的残酷事实！

　　有『Ｆ市第一警花』美誉、总是那么英姿飒爽而又冷艳威严的妻子，居然会

落入罪犯的魔掌！

　　更糟的是那个罪犯还是个色魔，一个喜好凌辱大胸脯美女的变态色魔！

　　落到这种罪犯的手里，换了任何一个丈夫都会有绝望的感觉。何况妻子的乳

房是那么的丰满，毫无疑问，色魔是不可能放过她的。

　　一想到这些，苏忠平简直是心如刀绞，整张脸都痛苦的扭曲了。

　　他当然知道，妻子的魔鬼身材长期以来一直引入注目，特别是那极其丰满的

胸脯，不晓得令多少女人发自内心的嫉妒、多少男人暗中垂涎三尺，以前他对此

很是得意，甚至还有几分飘飘然的虚荣心，觉得能拥有如此娇妻真是脸上有光。

　　然而现在，这一切反过来成了耻辱的象征。

　　——她胸前的那对大奶子真是让人流口水啊……哈哈哈……我会把她训练成

一个最听话最淫荡的性奴……

　　恶魔的话语彷佛又在耳边回响，苏忠平满腔愤懑无处发泄，突然狂喝一声，

狠狠一拳打在面前的茶几上。

　　他身强体壮，以前当兵的时候也练习过几下格斗功夫，这一下狂怒中出手，

竟然将结实的桌面「卡嚓」的打凹了一大块。

　　——苏忠平啊苏忠平，连自己老婆都保护不了，你还算什么男子汉？

　　他责备着自己，双拳握的紧紧的，指节上的青筋都冒了起来，胸膛里有股怒

火在熊熊燃烧。

　　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叮呤昤……」的响起。

　　苏忠平心绪烦乱，根本不想接任何人的电话，但是铃声却锲而不舍的响个不

停。

　　他只好走过去拎起话筒，只听见一阵熟悉的阴恻恻笑声传了过来。

　　「是你！」苏忠平猛地跳起，目龇欲裂的吼叫。「冰兰呢？你把冰兰怎么样

了？」

　　「嘿嘿，也没怎么样呀，只是做了我很早以前就想对她做的事……」

　　苏忠平彷佛被当场刺了一刀，心里痛苦的滴出了血，电话里的声音却还在继

续说下去。

　　「剥光了那身警服才知道，她的奶子比我想像的还大呀……啧啧啧，而且还

这么有弹性……还有这大腿，这细腰，这屁股……哈哈，如此性感完美的肉体不

拿来虐待一下，这辈子简直是白活了……」

　　不紧不慢的淫笑声还没说完，就被苏忠平暴跳如雷的怒吼打断了。

　　「你这混蛋！欺负女人算什么英雄？有本事你出来，我跟你一对一决斗！」

　　「好啊，我也正想跟你单挑呢。不过，我还要征求一下你前妻的意见。她好

像很想代替你跟我『大战』呢，呵呵呵……」

　　「少废话！」苏忠平红着眼睛厉声打断他。「你到底敢不敢决斗？是男人就

放个响屁出来，我现在就可以去找你！」

　　「哈哈哈，我是不是男人，你前妻可是比你清楚多了……现在我要先跟她来

场热身赛了，拜拜！」

　　说完电话就「嘟」的挂断了，剩下苏忠平在这一头咆哮怒骂……

　 ＊＊＊　　　　＊＊＊　　　　＊＊＊　　　　＊＊＊

　　切断手机后，阿威吹了声口哨，轻轻摘下了塞在石冰兰嘴里的钳口球。

　　「咳咳……」

　　石冰兰喘了口气，蹙着眉辛苦的咳嗽了起来，娇躯在半空中剧烈的颤动。

　　她依然被铁链悬吊着，这次又换了个姿势，一条腿笔直的高举到头顶，纤美

的足踝和双腕牢牢的拴在一起；另一条玉腿却吃力的站在地上，只有足尖碰地，

依靠着几根修洁的脚趾支撑着全身的重量。

　　这是个类似体操运动的造型，双腿几乎叉开到一百八十度，女人的私密部位

完全一览无余，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那道剃光了阴毛、而且已凄惨红肿的肉缝。

　　「冰奴，你也听到了，是他自己向我挑战的，这就不能怪我心狠手辣了！」

　　阿威嘴里说话，双眼贪婪的望着眼前这个美丽诱人的女猎物。

　　她那魔鬼般惹火的胴体真是令人百看不厌，胸前那对赤裸的乳房又被捆绑了

起来。两个雪白浑圆的巨大肉团上纵横交错的缠绕着绳索，本就极其丰满的双乳

被勒的格外突起，看上去高耸到了夸张的程度。由于血液流通不畅，两圈乳晕已

经涨成了紫红色，娇嫩的乳蒂一直处于充血的状态，醒目的矗立在双峰的顶端。

　　这个巨乳美女已经抓来三天了，除了必要的睡眠之外，其他时间基本都是这

样子悬吊着，并被绳索残酷屈辱的捆绑成各种淫秽不堪的姿势。

　　「有什么都冲着我来，如果你伤害了我丈夫，我就咬舌自尽！」

　　咳嗽声歇止后，石冰兰俏脸冰寒的厉声说。刚才恶魔和丈夫打电话时故意让

她在旁边听着，可是又用钳口球堵住了嘴使她无法出声。

　　——忠平，你别管我……千万不能来送死……千万不能！

　　她的一颗心急得提到了喉咙上，这两句话在心里绝望的吶喊着，可借不能传

到丈夫的耳朵。

　　「哈哈，别骗人了！你的责任心这么强，到现在还幻想着能有一线机会反败

为胜。在没逮捕我归案之前，你不管受到多大打击都绝对不会自杀的！」

　　阿威的目光充满了自信，淫笑着伸手肆意搓揉起了她胸前那对坚挺的巨乳，

将其塑造成各种淫靡的形状，同时还用大拇指拨弄着红豆般的小巧乳蒂。

　　石冰兰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显然被对方说中了心思，只能悲愤的怒视着他。

　　这三天来不仅惨遭奸污，还多次遭到灌肠和强制性放尿；身为女刑警队长竟

被迫在色魔面前排泄，这令她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连这种最见不得人的

羞耻丑态都让对方看到了，女性的颜面和女警的尊严已荡然无存。她的意志正受

着极其的严峻考验，随时都有面临崩溃的危机。

　　特别是第一次被灌肠后，处在巨大羞愤中的石冰兰痛不欲生，一度产生了自

尽的念头。她宁愿死也不愿再受到这种非人的羞辱，可是内心中那股顽强不屈的

斗志最终还是重新燃了起来，极其顽强的支撑了下去。

　　——不，我不能自杀……我要报仇！自杀是弱者的行为，我一定要坚强活下

去。……只有活下去才有胜利的希望……

　　她不停的鼓励着自己，咬紧牙关苦苦忍受住了一次次的羞辱。尽管每次在污

物喷出肛门的时候，她依然会羞耻的哭出声来，但美眸里的愤怒光芒和凛然神色

却始终没有消失！

　　「这样吧，我还是那个条件。」阿威沉声说，「只要你肯承认自己是性奴，

我就放过你丈夫，怎么样？」

　　石冰兰沉默了几秒钟，眼里露出坚定的神采，毅然决然的说：「我是人！有

骨气、有尊严的女人，我永远不会做任何人的奴隶！」

　　「你就不想想你老公了吗？」阿威冷冷的威胁她。

　　「你吓唬不了我的！」

　　石冰兰毫不动容，满脸轻蔑的表情。她刚才已经想明白了，如果对方真的要

杀自己丈夫，绝不会事先打电话让他有所防备，这一招多半还是在逼自己就范。

　　崴勃然大怒，突然眼珠一转，又发出了嘿嘿的淫笑声。

　　「老公的安危你不在乎，姊姊又如何呢？」

　　白冰兰脑中嗡的一响，心神顿时大乱。被俘后她几次想开口喝问姐姐的消息，

但是理智告诉她这么做只是自取其辱，所以才一直隐忍到现在。

　　「你到底把我姊姊怎么样了？」

　　她的声音在颤抖着，毕竟是姊妹倩深，到了这地步已无法再掩饰内心的牵挂

焦虑。

　　阿威笑而不答，转身走到门口，提高嗓音呼唤着女歌星楚倩。

　　「倩奴，把那头大奶牛给我牵进来！」

　　外面有个娇嗲的声音应了一声，片刻后，一阵叮叮当当的铁链响声缓缓的向

这边移来，其中还夹杂着隐约的女子呻吟声。

　　石冰兰激动的心中剧跳，本能的直觉告诉她，来人一定就是自己的姊姊石香

兰！

　　——姊姊还活着……还活着！

　　她高兴的快哭了，可是当她低头看到自己赤裸的娇躯和淫秽的姿势时，内心

立刻又处在最复杂的矛盾煎熬中，羞愧的真想一辈子都别见到门外的亲人……

　　铁链声终于在门口停下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跃入视线。

　　就像是一盆冷水突然兜头泼下，石冰兰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脸色霎时

像纸一样的惨白！

　　 第３５章　姊妹同悲

　　出现在眼前的确实就是姊姊石香兰，然而令石冰兰震惊的是，姊姊居然是四

肢着地，撅着肥大的屁股，就像一只被人饲养的宠物般摇头摆尾爬进来的！

　　她的脚踝上拴着铁链，全身上下一丝不挂，性感成熟的肉体完全裸露着，胸

前那对丰满的不能再丰满的巨乳倒垂了下来，好像两个肥硕雪白的大肉球一样颤

巍巍的晃动着，显得格外醒目和淫秽。

　　巨乳的顶端还箍着手工吸奶器，两个小玻璃罩将乳尖部位牢牢的吸在里面，

底部用两根透明的导管连着，延伸出去后汇合成一根长管子，尽头处是个巨大的

容器，像是挂瓶似的悬挂在女人的脖子上。

　　随着一声狞笑，阿威伸手拽过长管子，在另一头的塑料气囊上用力一捏。透

明的导管内立刻流过乳白色的液体，一滴滴的全都淌到了容器里。

　　「啊……」

　　他捏一下，趴在地上的石香兰就发出一声哭泣般的呻吟，洁白的乳汁就这样

一股接着一股的抽了出来，顺着管子汨汨的流动。

　　石冰兰犹如五雷轰顶般，一颗心都痛苦的揪紧了。这真是一种非人的虐待，

完全没有把姊姊当作正常的女性，根本就是把她当成一头真正的母畜来折磨！

　　「贱奶牛，到这边来！」

　　阿威吆喝着将管子向前一拉，石香兰立刻痛的头发乱摇，那对丰硕的大奶子

被扯的向前夸张的突起，只好跟着向前爬行以减轻疼痛。

　　她一边爬一边低声抽泣，涨红的粉脸难堪的都快低垂到地土去了，肥大滚圆

的屁股却高高的翘起，两团臀肉间赫然还插着一根电动阳具，正高速旋转的发出

嗡嗡的响声。敏感的下体不断被刺激出快感，每爬一步都身不由己的流出淫水，

顺着大腿缓缓的淌到地上。

　　「姊姊！」

　　石冰兰悲痛的狂喊了一声。虽然她早已有了心里准备，知道姊姊免不了和自

己一样饱受屈辱，但真正看到时却仍然惊愕悲痛的无法自制。

　　——姊姊！

　　熟悉的喊声传进耳朵，石香兰身躯一颤，一度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了。这几个

月来只有做梦的时候，她才会看到妹妹的身影、听到妹妹的声音。

　　可是这次的叫声却是这样的真实，她惊骇的抬起头来，这才发现不远处悬吊

着一个几近赤裸的年轻美女，再定睛一看，那不是妹妹是谁？

　　时光彷佛突然停顿了！

　　「小冰！」

　　足足三秒钟过后，石香兰才不能置信的悲呼出声。那是一声心胆俱裂的哀叫，

好像整个世界都在这一剎那彻底崩溃！聪慧机警的妹妹居然也步自己后尘落入了

恶魔的掌心，她实在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事实！

　　「姊姊！」「冰！」

　　姊妹俩同时又喊了起来，哽咽的声音都在颤抖着，内心都充满了无穷无尽的

痛苦、悲伤、屈辱和羞愤。

　　「哈哈哈哈……」阿威得意的纵声狂笑。「想不到吧？你们这对姊妹花竟然

是这样子重逢！」

　　姊妹俩的俏脸一起羞红了，彼此看看对方凄惨狼狈的模样，谁也不比谁好多

少。一个像犯人似的吊在半空中，一个像宠物似的跪趴在地上；一个衣不蔽体，

一个全身赤裸；一个双乳上五花大绑，一个双乳上箍着人工吸奶器；一个被迫竖

起一条玉腿，纤毫毕现的展露出剃光了阴毛的私处，一个高高的撅着屁股，被插

在阴道里的电动阳，具搅弄的淫水直流。

　　四道悲怆的目光交汇在一起，姊妹俩简直羞愧的无地自容，不约而同扭转俏

脸避开对方的视线，恨不得能找个地洞钻进去。

　　「为什么连小冰也捉来，为什么？」几秒钟后石香兰蓦地声泪俱下，爆发般

的对恶魔哭喊。「我已经乖乖做你的性奴了，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她……」

　　「谁叫她长了一对这么淫荡的大奶子，我想忘掉她都办不到呢！」阿威狞笑

道，「你们俩命中注定都是我的性奴，一个也跑不掉……」

　　「求你放了我妹妹……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求你放了她！」

　　石香兰踉跄扑倒在阿威脚下，涕泪交流的咚咚磕起头来。

　　「姊姊，别去求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生……」

　　石冰兰又是羞愤又是难受，话还没说完，站在门口的女歌星楚倩大步冲了过

来，扬手「啪」的给了她一记热辣辣的耳光！

　　「放肆，不准你侮辱主人！」楚倩狐假虎威的喝道。

　　「小冰……小冰！」

　　看见妹妹挨打，石香兰一下子急了，挣扎着站起身跌跌撞撞的就想冲过去。

从小到大她都很疼爱自己的妹妹，特别是父母亲过世之后，她在心里几乎是把妹

妹当成女儿来看待，和自己的亲生儿子占据着同样的份量。

　　「贱奶牛，你还是先顾着自己吧！」

　　阿威咯咯怪笑，一把就将石香兰的腰肢牢牢抱住，另一只手扯掉挂在她身上

的吸奶器，然后将插在她股沟里的电动阳具拨到最大档。

　　石香兰全身剧震，嘴里立刻发出痛苦而又狂乱的哭叫声，下体传来的快感陡

然增加了十倍。她不由自主的激烈摇摆着赤裸的大屁股，敏感的肉缝里涌出了大

量的淫汁。

　　「畜生！快放开我姊姊，不然我一定会亲手毙了你！」

　　石冰兰气的浑身发颤，圆睁双眼厉声怒喝，美眸里喷出极端愤怒的火焰。

　　可是阿威却毫不在乎，反而大模大样的将勃起的肉棒掏了出来，顶到了石香

兰的股沟上磨蹭着淫水。

　　「到这地步你还要说大话，想吓唬谁呢？」他不屑的道。「我偏偏要当着你

的面，干这头奶牛，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话音刚落，被他搂在身前的石香兰又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哭叫，屁眼火辣辣的

一痛，对方的肉棒已驾轻就熟的侵入了自己的直肠里。

　　「不要……」

　　石香兰痛哭失声，拼命的扭动身躯想要挣脱。这两个月来她的肛门多次遭到

奸淫，肉体上的痛楚早已渐渐适应。可此时此刻却是在妹妹面前被肛奸，这种巨

大的羞辱令她痛不欲生，感到自己作为姊姊的最后一丝颜面都已被击得粉碎。

　　「放开我姊姊……放开她！」

　　白冰兰完全失去了冷静，羞愤欲狂的拼命嘶喊，悬吊着的娇躯不顾一切的剧

烈挣扎起来，带动铁链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叮当声。

　　但这反倒让阿威更加兴致盎然，双手突然抄住石香兰的两条大腿，把她整个

人抱了起来，那姿势就像大人抱着小孩子撒尿似的，故意将两人性器结合之处全

部暴露出来，令石冰兰可以清楚的看到姊姊丰满雪白的双臀之间，那褐色的菊花

蕾被凄惨的撑开到极限，有一根又粗又长的丑陋肉棒正在反覆进出。

　　「姊姊……」

　　热泪如泉水般涌出来，石冰兰也忍不住哭了，心里感受到的屈辱甚至更加强

烈。同时还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挫败感。身为专门打击罪犯的石冰兰，竟然不能保

护好自己的亲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姊姊惨遭凌辱，这真正是人世间最大的痛苦

和悲哀。

　　「哭什么哭！」女歌星楚倩站在旁边看着，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等主人

教训完你的大奶牛姊姊后，马上就要轮到你这贱货本人了……」

　　石冰兰转头怒视着她，悲愤的美眸满含泪水：「为什么你要为虎作伥？你也

是被他掳来的受害者，难道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

　　「笑话！我为什么要同情你？要不是你这个胸大无脑的蠢材，我又怎么会成

为『受害者』呢？」

　　楚倩冷冷一笑，伸手狠狠的扯了一下石冰兰散乱的秀发，将几十根柔丝硬生

生扯了下来。

　　石冰兰痛的双眉紧蹙，一时间哑口无言。楚倩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才被绑架，

然后才沦为恶魔的帮凶，自己又有什么理由去横加指责呢？

　　看到她脸上悲伤的表情，楚倩不禁泛起一股极度的快意。半年前她第一眼见

到石冰兰的时候，就对她胸前那对极其罕见的丰满巨乳充满了嫉妒，但当时还有

种侥幸心理，安慰自己说那也许是用魔术胸罩垫出来的。

　　可是，这种侥幸心理就在刚才彻底破灭了！楚倩终于亲眼见到了石冰兰赤裸

的胸部，那绝对是一对货真价实的超级大奶，丰硕到令她这个以『波霸』闻名的

女星都瞠目结舌。单是罩杯的尺寸就比她足足大出了两码，而且乳球本身还显示

出惊人的坚挺，一点也不因沉重的份量而下垂。

　　一瞬之间，楚倩的妒火腾的燃旺了，本就沦陷于黑暗的心灵被妒意扭曲的更

加厉害，竟然变本加厉的折磨起对方来。

　　「哈哈，倩奴说的真好……这对大波姊妹都是没脑子的花瓶，天生下来就是

给男人干的！」

　　这时阿威已经抱着怀里的美女走了过来，就在和石冰兰只有咫尺之遥的距离

内奸淫着她，嘴里还不断的纵声狂笑着，明显是在有意的耀武扬威。

　　「别看我，小冰……别看……」

　　石香兰土气不接下气的哭叫着，两条美腿淫荡的大大张开，成熟的肉体倒在

男人怀里一上一下的抛落。由于这段日子连续服用催乳药物，她的性欲变的极其

亢奋，才短短几分钟时间，她不但阴道里早已湿的一塌糊涂，就连正在被欺凌的

肛门也开始出现了性感。

　　「啊……啊啊啊呀……插死我了……啊……插死我了……」

　　就在妹妹悲痛而惊讶的目光下，石香兰声嘶力竭的浪叫连连，直肠里撕裂般

的疼痛已经被强烈的快意所取代。她极力的想要控制住自己，可是不争气的身体

却很快屈服了，胸前一对雪白而柔软的丰乳像两只大白兔似的活蹦乱跳，赤裸的

大屁股随着男人的淫虐疯狂的扭动起来。

　　「姊姊，你……」

　　石冰兰只觉得寒意直冒，不能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姊姊在她印象中一直

是个端庄、温柔而又斯文的女性，怎么会变成这种不知廉耻的模样？

　　「姊姊……姊姊你怎么了？」她凄厉的喊了几声，明眸又向阿威怒目而视。

「畜生！你究竟对我姊姊做了什么？她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绝对不是……」

　　阿威怪笑不答，就在姊妹俩的哭泣怒骂声中，操纵阳具在那紧凑的直肠里无

所顾忌的冲杀，抽送了百来下后才依依不舍的拔了出来。

　　「啊……不……」

　　石香兰从喉中迸发出一声崩溃般的大哭，突如其来的空虚感猛地涌了上来。

就像是在不断攀升向绝顶高峰的节骨眼上，蓦地脚下一空跌入无底的深渊，那种

空空荡荡的感觉令她难受的快要发疯了，肥大的光屁股不由自主的摇的更激烈，

想要将肉棒重新吞进去。

　　「给我大鸡巴……我要！我要……快给我……」

　　她像个真正的妓女一样完全放弃了尊严，身体不停的颤抖着，哭泣着苦苦哀

求。可是阿威却突然冷笑一声，随手将她整个人抛到了旁边的地上。

　　「贱奶牛，别以为我不清楚你的把戏！」他低沉着嗓音狞笑。「你想让我在

你身上弹尽粮绝？哈哈，门都没有！」

　　石香兰的脸色一下子变的惨白，然后又面红耳赤的哭了起来。

　　石冰兰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姊姊会表现的如此淫荡，而刚才看着自己的眼

神又是如此凄苦。天真的姊姊以为只要能让男人完全满足，他就没有精力再找自

己发泄兽欲。

　　「姊姊……」

　　石冰兰热泪盈眶，视线都变的模糊了。

　　阿威却笑的更加得意，走上一步，手掌轻薄的抚摸着她那满是悲愤泪水的俏

丽脸庞。

　　「求你别碰小冰……求你……」

　　石香兰抽泣着挣起身子，抱住他的腿又苦苦哀求了起来。

　　「你们姊妹俩都是我的性奴，我怎么可能不碰她？」阿威用嘲笑的语气道。

「你还是劝她早点乖乖顺从我吧，也免得吃更多的苦头！」

　　「姊姊，别去求这个恶魔！」石冰兰强忍住眼泪，神色凛然的大声道。「他

无论如何都不会放过我们的！姊姊……屈服只会带来更大的羞辱，我们一定要坚

强起来勇敢的面对……」

　　「小冰！」

　　石香兰哽咽的应了一声，激动的嘴唇发颤，柔弱的娇躯似乎也一下子挺直了

许多。

　　「闭嘴！」

　　阿威心中大怒，挥手掴了石冰兰几记响亮的耳光，打的她嘴角溢出了血丝，

然而她却还是顽强的继续激励姊姊。

　　「别打我妹妹……你快住手！」

　　石香兰大声哭叫，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然死死拽住男人的腿想将他拖开，

但却反而被一脚踹倒。

　　「他妈的！」

　　阿威暴跳如雷。他之所以让她们姊妹重逢，本来是想利用姊姊来使妹妹屈服，

想不到事情的发展竟完全不尽人意。

　　「主人，这两个贱货还没有受够皮肉之苦！」楚倩连忙手捧着皮鞭走过来，

一脸阿谀的讨好道。「您不如用鞭子教训她们一顿，谁不听话就狠狠抽她！」

　　「说的对！」

　　阿威接过皮鞭向空中虚挥了一记，鞭梢发出辟啪的骇人响声。但石冰兰却依

然毫无惧色的痛斥不绝，而石香兰虽然恐惧的微微发抖，却也没有像往常那样软

弱的马上投降。

　　他火冒三丈，正要挥鞭狠抽下去，突然灵机一动，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念头。

　　「倩奴，你的办法还不够好！」他的眼里露出诡笑。「应该反着来，如果姊

姊不听话，我就狠狠教训妹妹；要是妹妹不听话呢，我就去教训姊姊！看她们怎

么办？哈哈……」

　　「好啊！」楚倩拍着手吃吃娇笑。「主人您真是天才耶，这么棒的主意都想

的出要来！」

　　阿威也得意的大笑起来，两姊妹的心却一起沉了下去，石冰兰悲愤的叫道：

「恶魔！你有什么手段就冲着我来，别伤害我姊姊……」

　　话还没说完，只听「啪」的一声脆响，皮鞭毫不容情的抽在了石香兰光洁的

背上，痛的她惨叫了一声，不由自主的蜷缩起了娇躯。

　　「你！」

　　石冰兰怒目圆睁，这一鞭就像是抽在她自己身上，令她心如刀绞。

　　「我可不是说笑的喔，冰奴！」阿威冷哼道，「不想这头贱奶牛皮肉受苦，

你就给我放聪明一点！」

　　石冰兰气的胸膛起伏，贝齿用力一咬嘴唇，终于不再出声了。

　　「对了，这样才乖嘛！」

　　阿威满意的打了个响指，吩咐楚倩替石冰兰松绑，并放松铁链让她的双足着

地站稳，但是两条手臂却仍然反锁在身后。

　　「还不跪下？」

　　善于拍马屁的楚倩不等阿威吩咐，就吆喝着按住了她的肩膀向下压。石冰兰

自然竭力反抗，两条玉腿绷的笔直，说什么也不肯向色魔屈膝。

　　阿威狞笑一声，随手刷刷几鞭挥了出去，直抽的石香兰痛的哀嚎不断，后背

白嫩的皮肤上出现了一道道血痕。

　　「别打了，我跪就是！」

　　石冰兰再也忍不住了，心一横，带着羞辱的表情跪了下来，双膝沉重的碰到

地面。

　　「别管我……小冰！你用不着委屈自己……」

　　石香兰悲痛的语不成句。她知道妹妹一向心高气傲，遇到再凶残的罪犯也都

宁死不屈，而现在却被迫向色魔下跪，这一定比杀了她还令她痛苦。

　　「姊姊！」石冰兰凄然一笑。「你可以为我不惜牺牲颜面，难道我就不能为

你委屈一下尊严吗？」

　　「啧啧啧，姊妹情深，真是太令人感动了！」

　　阿威怪声怪气的吹了声口哨，楚倩则附和着吃吃浪笑不停，姊妹俩却悲伤的

真想抱头痛哭。

　　「那么，甘愿牺牲的石队长，你承认不承认自己是性奴呢？」楚倩故意嘲讽

道。

　　石冰兰脸色惨然，一颗心刺痛的几乎要滴血。『性奴』这两个字只是听到都

带来强烈的屈辱，更不用提要自己亲口承认了。

　　但是看到姊姊身上那斑斑血痕，她的心更痛了，一咬牙，最终还是艰难的点

了点头。

　　「点头算什么，既然承认了就要亲口说出来！」阿威不怀好意的命令道。「

大声，点告诉我，你现在是什么身分？」

　　石冰兰又羞又气的怒视着他，满脸涨的通红，贝齿已将下唇咬出了血。

　　「不说就算了，反正挨鞭子的是你姊姊！」

　　阿威欲擒故纵的狞笑着，作势又要挥出鞭子。

　　「等等！我说了……我……我是……冰奴！」

　　羞愤的泪水不受控制的掉下，石冰兰颤抖着嗓音，说出了这句令自己屈辱终

身的话。

　　这一瞬间她简直是无地自容，并且还有种深入骨髓的悲哀。三天来她宁愿忍

受放尿、剃毛、灌肠等种种羞辱，就算是被对方拿丈夫的生命威胁时，都始终不

肯承认这屈辱的性奴身分，目的就是为了保持住精神上的凛然不可侵犯。可结果

却是如此残酷，她最终还是不得不向色魔低头，之前的努力等于全部付诸东流。

　　「哈哈，冰奴……哈哈哈，好一个冰奴！」

　　阿威心花怒放，征服的快感涌遍全身，狂喜的几乎要手舞足蹈起来。

　　「以后你跟我说话的时候要自称冰奴，还要叫我主人！记住了吗？」

　　石冰兰双眼含泪，僵硬的点了点头。

　　「又点头，你他妈的还是不想亲口回答？」阿威怒吼道。「给我大声说出来！」

　　「主……主人，冰奴……记住了！」

　　内心的羞怒已经到了极点，石冰兰一阵气苦，只觉得连精神上的自尊都受到

了致命的打击，跪在地上的身躯摇摇欲坠。

　　「不，小冰！你别再委屈自己了……」

　　目睹这一切的石香兰泪如雨下，哭叫着奔过来就想搀扶起妹妹，但是却被楚

倩一把拽住了，跟着耳边突然又响起了鞭子的呼啸声。

　　这一鞭却是落在石冰兰白皙修长的大腿上，丝缎般光滑的玉腿立刻添了一道

血痕。

　　「忘了我刚才说的话吗？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打她！再敢违逆我，反而会让你

妹妹受更多的罪！」

　　阿威眼露凶光的瞪着石香兰，威胁的又挥了挥鞭子，吓的她手足无措的不敢

动了，只能掩面失声痛哭。

　　「你也给我跪下，跪到你妹妹身边去！」

　　在恐吓的语音和凶狠的鞭梢下，石香兰重新失去了反抗的勇气，软弱的嘤嘤

哭泣着，被楚倩押到石冰兰身旁跪了下来。

　　姊妹俩赤裸裸的并肩跪在地上，悲伤的互相望着，从对方眼里看到的都是无

尽的羞耻和痛苦。

　　「倩奴，你替我拿着鞭子！」阿威随手将鞭柄递给楚倩。「哪一个不听话，

你就给我狠狠的教训另一个！」

　　楚倩答应着接了过来，也学着他的样子呼呼的挥舞了几下，脸上满是兴奋期

待之色。

　　阿威的眼里同样满是兴奋的光芒，贪婪的盯着这对美丽的姊妹花。

　　他回想起了头一次看见她们一起出现的情景，那是在协和医院胸科病房的走

廊上，她们俩面对面的站在那里聊天，一个穿着警服一个穿着护士服，两姊妹的

胸部同样都是那么的丰满硕大，把各自的制服撑出了高耸到惊人的弧度。

　　当时阿威就看的热血沸腾，暗中发誓不管怎样都要把她们据为己有。半年后

的今天这个梦想总算变成了现实，这对垂涎已久的巨乳姊妹终于全都搞到手了，

而且还被剥光衣服屈辱的跪在脚边，像真正的奴隶似的任凭自己处置。

　　「想不到吧，你们也有今天！」

　　他怪笑着双手齐出，将姊妹俩的俏脸同时抬起，像欣赏玩物似的托在掌上端

详着。她们的容貌很相似，看上去都是那样的清丽脱俗，只不过妹妹有种冰雪般

的冷艳之美，姊姊则多了几分成熟女性的妩媚。

　　「主人，您说她们俩谁更漂亮？」

　　楚倩察言观色，不失时机的插嘴打趣。

　　「这个嘛……」阿威失笑道，「两个贱奴都是少见的绝色美女，各有各的味

道，还真不好比较呢！」

　　听了这话，两张美丽的俏脸一起在他掌中羞的通红，然后一个怒目而视，一

个羞耻的避开视线。

　　「不过身材倒是可以比一比，比如这两对大咪咪……」阿威显然来了兴致，

喝令道。「来，都把胸部挺起来，让我看看谁的奶子更大！」

　　石冰兰气的心胆俱裂，冲口而出的才刚骂了句「混蛋」，楚倩已经毫不客气

的一鞭子抽向石香兰，痛的她哀叫一声，身上又添了一道血痕。

　　「不比较一下，怎么知道谁才是『东方第一巨乳』呢！哈哈……哈……」

　　邪恶的怪笑声中，无法反抗的两姊妹只好按照色魔的要求，腰身挺的笔直，

把本就丰满的胸脯更加夸张的挺了起来。

　　由于她们肩并肩的紧靠着，两对巨硕滚圆的雪白肉球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就

像是四颗水分饱满的大蜜桃一字排开的坠在胸前，看上去令人血脉贲张。

　　「唔，香奴的乳根稍大一些，奶子也更肥硕……不过冰奴的乳峰海拔却要稍

微高点……」

　　阿威俯下身来左望右望，在近距离内的仔细的观察比较着，嘴里一连串的啧

啧惊叹。

　　「香奴丰满的不能再丰满啦，罩杯尺寸上略胜一筹；不过冰奴胜在够坚挺，

这么沉重的肉球竟然可以抗拒地心引力向上耸起，真是绝无仅有的奇迹啊……」

　　被人这样子品头论足，姊妹俩都羞的面红耳赤，眼里露出更加耻辱的神色。

　　阿威却越发的兴奋，忍不住一手一个的按在她们的胸脯上，分别抓住一只裸

露的八奶子搓揉起来。

　　「从手感上来比较嘛，香奴的奶子感觉很柔软！瞧，手指全都陷进乳肉里去

了……冰奴的奶子是非常结实！啧啧，瞧这惊人的弹性，简直就跟充满气的篮球

一样……」

　　他一边由衷的赞叹着，一边尽情享受双掌中截然不同的美好手感，掌中的力

道不知不觉的渐渐加重，将姊妹俩的巨乳揉捏的完全变了形，大把大把的雪白乳

肉从指缝闻乱冒了出来，看上去真是说不出的淫靡。

　　石香兰发出疼痛的哀嚎声，流满泪水的粉脸显得楚楚可怜；石冰兰也痛的紧

蹙双眉，虽然咬紧牙关一声不响，但内心却泛起越来越强烈的屈辱悲哀。假如只

是她一个人被俘的话，她绝不会就这样任凭色魔羞辱，早就已经不顾一切的痛斥

反抗了，可是现在为了姊姊却只有忍耐下去。

　　「对了，香奴的奶子还会分泌乳汁，这可是冰奴暂时还没有的特色喔！」

　　阿威说着哈哈大笑，右手在石香兰乳峰尖端用力一捏，一股洁白的奶水立刻

从鼓鼓突起的紫红色乳头里喷了出来，不偏不倚的刚好射在他的阳具上。

　　「那……主人是对姊姊的奶子更满意喽？」楚倩厚颜无耻的参与了进来，略

带几分妒意的浪笑道。「倩奴也觉得她的胸围似乎稍大一点，『东方第一巨乳』

的称号应该给她……」

　　「那倒未必！」阿威的语气俨然像专家。「香奴毕竟生过小孩，奶子更大并

不出奇；冰奴还没生产过，乳房尺寸就能跟姊姊几乎不相上下了，今后明显更有

发展的潜力哇……」

　　「什么？」楚倩目瞪口呆，「她已经是超级巨乳了，还能再发展？」

　　「当然！冰奴现在是Ｇ罩杯，等她生下孩子后，尺寸至少会增大到Ｈ，如果

发展的好说不定还能到Ｉ呢！到时候姊姊可就比不上她了！哈哈……哈……」

　　石冰兰听的羞愤交加，俏脸唰的红到了耳根，同时却也感到一阵彻骨的凉意。

听恶魔的语气，他不仅要长期囚禁自己肆意奸污，还想要自己怀孕生产？

　　想到这里她简直是不寒而栗，一股真正的恐惧感霎时遍布全身，她不由自主

的微微发颤。

　　「不过，就目前来说这两对大奶奶难分上下，我一样喜欢！」

　　阿威最后做出了总结，喋喋怪笑着将掌中的丰硕肉球揉了又揉，跟着双手用

力向中间合拢，竟然将姊姊的左乳和妹妹的右乳碰到了一起。由于姊妹俩跪的很

近，乳房又都是那么巨硕丰满，两颗雪白的大肉团很容易就彼此接触到，在手掌

的推挤下互相磨蹭了起来。

　　感受到对方的裸露乳肉压迫着自己，姊妹俩不约而同的「啊」了一声，心里

都泛起了一种熟悉和淫乱相交织的异样感觉，并且感到说不出的羞耻。

　　「主人，不如让她们俩一起替你乳交吧！」楚倩忽发奇想，眉开眼笑的嚷嚷

道，「就像现在这样的姿势，一人出一边奶子给你乳交，也许会很好玩噢……」

　　「好主意！」

　　阿威眼睛一亮，果然依言掏出了暴挺的阳具，再用双手分别抓住了姊妹俩的

一颗丰满的巨乳，像是用肉包子夹香肠似的将自己的阳具夹在了中间。

　　「哇哇，真的好爽啊……」他立刻发出愉悦的叫声。

　　这的确是一次前所未见的乳交，用的是两个不同美女的乳房外侧，虽然没有

天然的乳沟可以套弄，但却给人十分新奇的体验。当然更重要的还是那种变态的

刺激感！能同时用这对巨乳姊妹花的大奶子来套弄鸡巴，心理上的满足也远比单

人乳交来的强烈。

　　这种凌辱方式自然也完全出乎姊妹俩的意料；她们都被色魔强迫乳交过，可

是也从来没想过姊妹俩的乳房会一起夹住他的生殖器。

　　「不！」

　　石冰兰再次羞的无地自容，本能的又开始挣扎，但结果却是害的姊姊连着吃

了好几鞭，悲惨的哀嚎声令她心中绞痛，身躯只好又僵硬住动弹不得。

　　「乖一点吧，冰奴！瞧你姊姊多为你着想……你应该多向她学学哦！」

　　嘴里调侃着，阿威紧紧抓住这对姊妹花的赤裸乳房，两只手恣意的捏、揉、

挤、掐、抓……令掌中雪白肥硕的大肉团不住凹陷变形……

　　双掌分别传来迥然各异的美妙感受，右掌中是如同棉花般的肥腻柔软，左掌

中则是充满肉感的坚挺硕大……勃起的肉棒在两颗丰满肉球的左右『包夹』下陷

进钻出，被大堆嫩肉摩擦的舒爽无比，很快就濒临了喷射的临界点！

　　「啊啊啊……」

　　绝顶的酥麻快感陡然到来，阿威兴奋的吼叫着，猛地将肉棒拔了出来从左到

右的一甩，正好将浓浓的精液射到了姊妹俩的胸脯上。

　　和精液一起喷出来的，是姊姊眼里羞辱的泪水和妹妹眼里愤怒的火焰，她们

那溅满精液的高耸胸脯一起剧烈的起伏着，心里都充满了极度的悲哀……

【第七集完】

　　 《冰峰魔恋（８）》

＊＊＊＊＊＊＊＊＊＊＊＊＊＊＊＊＊＊＊＊＊＊＊＊＊＊＊＊＊＊＊＊＊＊＊

　　 目录：

　　第３６章　一石二鸟

　　第３７章　制服姐妹脱衣舞

　　第３８章　再次同流合污

　　第３９章　踏上不归路

　　第４０章　『破冰』出捷

＊＊＊＊＊＊＊＊＊＊＊＊＊＊＊＊＊＊＊＊＊＊＊＊＊＊＊＊＊＊＊＊＊＊＊

　　 第３６章　一石二鸟

　　中午十二点，艳阳高照。

　　苏忠平沉着脸，迈开大步，走进了Ｆ市工人体育中心的大门。

　　这是全市最大的公众体育设施，里面设有网球、保龄球、篮球、足球、游泳

池等各类运动的场地，还有许多间足以容纳上百人的健身室，是市民们锻练的好

场所，每到清晨和傍晚都会涌来不少人，熙来攘往的十分热闹。

　　不过现在是正午时分，并非运动的好时段，整个体育中心里的人寥寥无几，

就连工作人员都纷纷用餐去了，到处显得空空荡荡、寂然无声。

　　苏忠平望着路标，表情木然的朝指示的方向走去，走了数百公尺之后，最后

在「击剑馆」门口停了下来。

　　这个馆是专门供省职业击剑队训练用的，由于这个运动项目比较冷门，很少

受到市民关注，因此这里平常也是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人影。

　　苏忠平警惕地环顾四周，确定没有什么人埋伏后，他平稳了一下呼吸，伸手

从大衣内袋里抽出了一把枪，再次检查一遍弹匣和撞针。

　　这是一柄从黑市买来的仿真枪，是从香港走私运过来的，虽然只能打出橡胶

子弹，但是在近距离内也足以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用来防身也算聊胜于无。

　　今天正是跟色魔约好决斗的日子！就在一个小时前，苏忠平接到色魔打来的

电话，约他到这击剑馆来决斗。双方公平较量，谁也不许带外人。假如他赢了，

色魔声称愿意立刻送回石冰兰：假如他输了，那就从此以后自动放弃丈夫的名份，

并登报声明与石冰兰脱离关系！

　　苏忠平原本并不想带枪来赴约的，他希望凭自己的真本事击败色魔，否则就

算报警捉住了对方，作为一个男子汉，他自觉将永远无法抬起头来、洗刷妻子被

夺被奸的耻辱！

　　不过，这些天他也已经了解到，色魔是个极其狡猾、阴险的家伙，很可能以

决斗为名设下了什么陷阱，就等着自己跳下去，对此他必须有充分的防备才是。

　　因此他带来了枪械防身，尽管区区一柄仿真枪未必管用，但假如色魔真的出

阴招，至少到时候他不会全无还手之力。

　　检查完毕后，苏忠平收好枪，缓缓走进击剑馆内。

　　馆里也是空无一人。

　　他首先进入的是更衣室。里面已摆放好一整套的击剑服装，从面罩、防具到

鞋子和西洋剑，全都是标准的比赛用品。

　　苏忠平心中一紧，暗想色魔准备得如此周到，难道他是个精通西洋击剑的高

手？这玩意自己可从来没有练过，恐怕很难赢得了他……不过他转念又想，这是

生死决斗，干嘛非要严格遵守击剑的规则呢？自己完全可以拿着剑自由发挥，爱

怎么打就怎么打，只要最后能取胜或者杀死他，包就算是报仇雪恨了！

　　于是苏忠平迅速脱下外衣，换上全套的击剑服装。他将枪插到后腰处，用上

衣遮盖好，然后拿起剑挥舞了几下，感觉长短和份量都还算顺手。

　　回剑入鞘后，苏忠平又注意墙角的地上有一个醒目的红信封。

　　他走过去打开一看，里面是张纸条，上面印着一行清晰的黑体字！从左侧门

进入训练馆，我在里面等你！

　　苏忠平全身热血涌起，伸掌将纸条揉成了一团，轻声而迅速的向前奔去。

　　穿过走道，左侧门已在眼前！苏忠平悄悄上前，先隐蔽着身躯，探头朝里张

望了一眼。

　　跃入眼帘的赫然是妻子熟悉的身影！她一丝不挂地站在场地正中央，似乎十

分羞愧，双臂护着自己丰满的胸脯，一动不动的彷佛已经惊呆了。

　　在她面前有个同样身穿全套击剑装的男子，正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腰肢，然后

把她整个人抱了起来……

「住手！给我放下！」苏忠平怒火狂升，大喝一声，飞步冲了进去，拔剑猛

刺向那男子的背部！

　　那男子似乎早有准备，立刻闪身躲开，也拔出剑来抵挡。同时只听「匡当」

一声，他原本抱着的人跌落在地，发出了沉闷的响声。

　　原来那并不是石冰兰本人，只不过是个惟妙惟肖的蜡像而已！

　　苏忠平反而更愤怒了。这该死的色魔！他强暴了冰兰也就罢了，竟然还根据

她的身材制作成裸体蜡像，放在这击剑馆里供人展览……这简直是欺人太甚了！

　　想到这蜡像不知已摆在这里多久了，甚至，不知已被多少男人猥亵过、意淫

过，苏忠平气得几乎要吐血，哇哇大叫着一剑又一剑的狠命向对方攻去。

　　他已经完全不顾自身的安危了，根本就没有任何招数章法，狂乱地挥舞着手

里的武器，彷佛要把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出来！

　　「叮、叮」的剑锋碰撞声不绝于耳。一场激烈的拼死搏斗，在这没有观众的

场馆内惊险的上演了……

　 ＊＊＊　　　　＊＊＊　　　　＊＊＊　　　　＊＊＊

就在这同一时刻，孟璇的家里十分热闹，至少有十多位警员聚集在客厅里，

手中都提著名贵的营养品，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问候着孟璇。

　　这些人大都是平常在警局里比较要好的同事，就连李天明都来了。他们知道

今天孟璇腿上的石膏就要拆了，所以一起登门来看望她。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王宇居然没有出现！对此，孟璇彷佛心中早已有数似的，

并没有多说什么。她默默地躺在床上，原本总是开朗活泼的苹果脸，如今却带着

掩饰不住的苦恼，一副既天真又心事重重的模样。

　　两位医务人员站在床旁，用专业熟练的动作，逐步替她拆掉右腿的石膏，然

后又请她试着下床走动。

　　孟璇这才收回思绪，坐起身来，小心翼翼地下了床，来回走动了数步。虽然

右脚仍有隐隐作痛的感觉，小腿的肌肉也有点酸软无力，但总而来说已经恢复了

行走的能力，并且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这结果令她很是欣慰。

　　这时警员们也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的向孟璇祝贺，又不断叮嘱她要好好保

重身体。他们对于孟璇近来的一连串遭遇早就深感同情，特别是对她击毙了孙德

富但却没有得到表彰这件事，警员们全都暗中替她抱不平，因此今天才会不约而

同的前来看望她。

　　「谢谢大家关心，我……我已经没事啦！」孟璇低着头小声地说。也不知怎

么搞的，她有些不敢正视同事们的目光。尤其是老田等几位经验丰富的老警员，

她彷佛感觉到他们的视线已经洞穿了自己内心，识破了自己的秘密，不由得一阵

心慌意乱。

　　「小璇你怎么了？又不舒服了吗？」老田似乎真的察觉了异样，走过来关心

地问道。

　　「没……没有！啊……」也许是紧张引起的神经紊乱，孟璇话音刚落，蓦地

感到胸前的双乳泛起了熟悉的麻痒感，就好像被许多羽毛同时轻搔一般，令她难

受地哼出声来。

　　「对不起，我……我去一下洗手间！」孟璇胀红了脸，扔下这句话后就飞快

的转过身，也不顾右脚的疼痛，一拐一拐的奔进洗手间，「砰」的反锁上了门。

　　喧嚣的谈笑声顿时小了很多，一切都已被隔绝在外。

　　孟璇喘了口气，弯腰从水槽下面取出一个小盒子，打了开来。

　　里面有支注射器，还有七、八支透明的药剂。

　　她坐在马桶上，拿起注射器，吸满了一支药剂，颤抖着扎进了自己的手臂。

　　拔出针头后不到半分钟，一股奇异而汹涌的热流涌上了小腹，那张可爱的苹

果脸霎时更红了，双眼也闪烁出火热的光芒。

　　这正是注射了『原罪』药物后的典型反应！

　　孟璇忍不住轻轻呻吟了起来，褪下裤子，令下半身完全暴露在空气中，光溜

溜的小屁股在马桶上扭来扭去。

　　她脸上露出挣扎的表情，彷佛在心里斗争着，但是很快她就放弃了，手指娴

熟地探到了胯下，分开两片娇嫩的花唇，插进早已湿漉漉的桃源洞口！

　　——啊，好……好舒服……痛苦立刻减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着兴奋

和罪恶的肉体愉悦，孟漩的眼泪夺眶而出，羞愧而无奈地抽泣着，但是手指却不

受控制的加快了进出阴道的速度。

　　——那该死的恶魔！他给我的……一定不是解药……盂璇心中悔恨交加，然

而一切都太迟了，身体彷佛已经被魔鬼彻底占据，再也由不得她的理智来做主…

　　…原来，前几天色魔依照约定送来了这所谓的『解药』，并声称要连续注射

数月的疗程，才能彻底摆脱麻痒。孟璇虽然半信半疑，但是事到临头也只能尝试

一下了，想不到结果却是注射了更多的『原罪』到体内，导致成瘾症状越来越深。

　　当然，这药物倒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由于之前她仅只是双乳被注射了药

物，所有的奇痒都集中在这两颗丰满肉球里，令她简直是痛不欲生。但现在药效

改为弥漫到全身的各个部位，相对来说胸部的感觉也就不是特别突出了，而且那

种强烈的情欲渴求像潮水般的涌来，足以淹没体内的其他所有感官，令她立刻沉

溺到自慰的快感中去！

　　门外，隐约还能听到同事们的说话声传来，一切彷佛都还是那么熟悉。

　　门内，一个赤身裸体的小女警在忘情地自慰着。然而她的眼光却悲哀地望着

墙上的镜子，觉得镜中的自己是那么的陌生……好一会儿，洗手间的门才重新打

开，满脸潮红的孟璇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一样，磨磨蹭蹭、局促不安的走回客厅。

　　警员们虽然都觉得奇怪，也看出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可是他们都是男士，

总不好意思去追问一个女警的身体情况，于是都没有开口。

　　这时老田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对答了几句后，脸色突然变了，快步走到李

天明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边说还神色古怪地望着孟璇。

　　孟璇先是莫名其妙，随即下意识地醒悟到了什么，失声道：「阿宇！是不是

阿宇出什么事了？老田，李处长，你们快告诉我！」二人都吃了一惊，显然没料

到她的直觉会如此敏锐，脸色都十分为难。

　　孟璇焦急的跺脚喊道：「你们要是不说，我这就自己出去找他！」说着随便

抓起一件外套，披上身就要走。警员们纷纷拦住她。

　　李天明只得道：「孟璇你冷静一点，先别着急……刚刚收到消息，王宇受了

一点伤，正在协和医院里救治……」尽管他尽力说得比较轻松，但对孟璇来说还

是犹如晴天霹雳，她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连声喊了起来：「他怎么会受伤呢？

　　多重的伤？伤在哪里？不行，我现在就要去看他！」说完她再也不顾旁人的

劝阻，脚步踉跄的冲出了家门。李天明和老田等人慌忙一边叫着她的名字，一边

你推我挤的追了出去……

　 ＊＊＊　　　　＊＊＊　　　　＊＊＊　　　　＊＊＊

「你……你杷我丈夫怎么样了？」一看到色魔推开地下室的门，心急如焚的

石冰兰就焦躁的叫了起来，声音里满含着紧张。

　　阿威大摇大摆地向她走去，嘴里发出嘶哑的怪笑声：「你猜呢？」「你要是

伤害了他，我作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石冰兰咬牙切齿地说着，被悬吊的身躯在

空中猛烈地摇晃，带动周身铁链发出一连串清脆的响声。

　　阿威放声大笑，伸手轻佻地拨动她胸前丰满的双乳，使那两只硕大滚圆的雪

白肉团互相碰来碰去，就好像在玩弄一对充满弹性的撞球。

　　石冰兰胀红了脸，闭上眼想要不看这淫荡的画面，但毕竟夫妻连心，没多久

就又忍不住睁眼道：「快告诉我，我丈夫有没有被你怎么样了？」阿威目中寒光

一闪，冷哼道：「你称呼他什么？又称呼我什么？嗯？」

石冰兰顾不得颜面了，心急之下也豁了出去，冲口而出喊：「前夫！我前夫

他怎样了？请主人告诉冰奴……」阿威满意地赞了声「乖」，然后才讥嘲地道：

「放心吧，我没把他怎么样，因为我根本就没去找他决斗！」石冰兰呼了口气，

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不料阿威话锋一转：「不过嘛，另外有人代替我去跟他决斗了，我当然也乐

得早点回来休息！」石冰兰的心又悬了起来：「另外有人？是谁？」阿威神秘地

一笑：「你猜呢？冰奴，恐怕你作梦也想不到答案！」石冰兰的确猜不到。孙德

富已经死了，难道色魔这么快就又找到了其他帮凶吗？没等她多想，对方就自己

揭晓了。

　　「代替我去的人是王宇！嘿嘿，是不是很意外呢？」石冰兰几乎不敢相信自

己的耳朵：「你胡说！王宇怎么可能……」刚说到这里，她猛然醒悟过来，双眼

圆睁道：「我明白了！你把我丈夫和王宇骗到同一个地点，然后再设法使他们误

以为对方就是色魔，因而自相残杀……你好卑鄙！」

阿威大笑：「完全正确！看来你的头脑还不算太笨，跟你的胸部规模还没有

百分之百的搭配哦！」说着又狠狠捏了一把掌中丰满无比的硕大肉团，轻薄之意

溢于言表。

　　石冰兰愤然道：「你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两个互相认识，你的阴谋是不会得

逞的！」她嘴里虽然这么说，但想到苏忠平和王宇只见过几次面而已，彼此一点

都不熟悉，要是在仓促之下并未认出对方来，那可就糟了。

　　只听色魔得意的狞笑道：「认识又如何？这两个笨蛋是在击剑馆里决斗的，

头上都戴着防护面罩，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孔。另外，我还故意在那里放了一尊

你的全裸蜡像，保管他们俩看到后都会火冒三丈，冲动得立刻拼个你死我活！哈

哈哈……真是笑死人了！他们为了个蜡像在那里拼命，真正的你却还是一丝不挂

的吊在这里被我肆意玩弄，你说这是不是太有戏剧性了啊？哈哈哈……」

石冰兰听得又气又急，咬牙道：「你这只不过是想当然罢了！只要他们随便

哪个人一开口说话，就会发现弄错了！」

阿威点点头道：「不错，是有这种可能。但就算他们认出对方来，嘿嘿，我

敢向你打包票，这场搏斗也不会停止的！」

石冰兰冷哼一声，转过脸不再理睬，显然丝毫不相信他的话。

　　阿威吹了声口哨，转身走了出去，片刻后回到石冰兰身边，手上捧着一台笔

记型电脑。

　　「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吧，看看！」石冰兰忍不住转头望去，只见萤幕上正

在播放一段影片。那是一间熟悉的办公室，然后身穿警服的自己走了进来，面对

着镜头，毫无察觉的缓缓褪下了衣服，展露出半裸的胴体……

「这……你这是什么时候偷拍的？」石冰兰惊怒交集，同时脑海中开始飞快

的搜索、回忆往事。她很快就想起来了，那是半年多前的一天，警局里刚发下新

的警服，她临下班时在自己办公室里试穿，想不到全部过程居然被人清清楚楚的

偷拍了下来。

　　「啧啧，这种镜头我哪里偷拍得到啊？」阿威得意地笑道，「这是我在你的

好部下王宇的电脑里找到的！他对你果然够忠心，连你换衣服的时候都怕你有危

险，非要亲眼瞧着才能安心呢！哈哈哈……」石冰兰懊恼地摇了摇头，眼眸里充

满了失望、悲哀和痛苦。其实不用阿威提醒，她也隐约猜到偷拍的人就是王宇了。

　　这一瞬间她只觉得全身冰凉。虽然她早知道王宇暗恋自己，但是却没想到他

竟如此色胆包天，竟敢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装摄影机。

　　——难道……阿宇跟其他那些好色之徒一样，对我的所谓「仰慕」也不过是

欲望而已，真正的想法只是在垂涎我的身体吗？

　　这念头在石冰兰脑海里一闪而过，她瞪着阿威，嘴里仍冷冷道：「是王宇拍

的又怎么样？谁没有做错事的时候？我会原谅他的！」她一边说，一边又想起了

那次在协和医院里，王宇对自己表白心迹后，流泪道歉并发誓痛改前非的情景，

心中顿时宽慰了许多。是啊，偷拍是在那之前发生的事，王午以后的表现都是非

常规矩，并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色魔这是在恶毒的挑拨，千万不能上他的

当！

　　阿威彷佛看出了她的心思，哈哈一笑道：「你原谅不原谅他，不关我事！我

只是想告诉你，在你前夫和王宇去击剑馆之前，我已经把这段影片分别寄给了他

们俩个过目。你能猜得出来，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吗？」

石冰兰呸了一声，恨恨道：「我没空陪你玩猜谜游戏！」阿威嗤之以鼻地道：

「猜不到就算啦。胸大的美女果然都是没脑的，你石大奶更是其中的典型！嘿嘿

嘿……」

石冰兰明知他是激将法，但『胸大无脑』这四个字一直是她的心病，对她来

说仍是极大的刺激。

　　她勃然怒道：「你的险恶用心我不用猜都一清二楚！我丈夫看到这段影片后，

会怀疑色魔就是警局内部的人，至少在警局里有帮凶。他为了保险起见，无论如

何都不会报警求助了。至于王宇，他怕偷拍的丑事曝光，就更不会告诉旁人了。

这样子他们俩个都会单身赴约，你的计划才会成功！」

阿威「啪啪」的鼓起掌来，失笑道：「冰奴你还是有两下子的。不过，这只

是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样才能保证，这两个家伙就算彼此认出了

对方，心中的敌意也绝不会消除了！」

石冰兰先是一愣，随即恍然大悟。的确，苏忠平既然已经怀疑警局里有『内

鬼』，就算他认出王宇来，也只会加重对王宇的怀疑。而王宇呢，当他知道自己

的丑事被苏忠平发现后，心中一定又羞惭又害怕，说不定会一念之差，想要将苏

忠平灭口，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了。

　　她越想越觉得王宇真有可能会这么做，毕竟这个部下一直暗恋着自己，潜意

识里一定将苏忠平当作『情敌』，刚刚才对他产生的信心又开始摇摇欲坠了。

　　「恶魔，你到底有没有人性？他们俩个跟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害

他们？你实在太恶毒了……」阿威冷笑说：「人性？哈，没错。我这正是给他们

设下一道人性的考题。如果他们两个都没有私心杂念的话，就算我再怎么挑拨，

也不可能令他们自相残杀的！」

石冰兰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脸色渐渐煞白，半晌才从牙缝里吐出两句

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及时停手的！你的阴谋一定不会得逞！」

「也许吧。我们走着瞧好啦！」阿威自信地淫笑着，又尽情轻薄了石冰兰一

番，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　　　　＊＊＊　　　　＊＊＊　　　　＊＊＊

下午两点半，Ｆ市协和医院。

　　急救室门口，双眼红肿的孟璇呆呆的坐在椅子上，直愣愣地瞪着紧闭的大门，

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小璇你别着急，王宇没事的……他一定会吉人天相的！」老田等警员都围

坐在旁边，时不时低声安慰着孟璇，有人还递上了纸巾和饮料，但孟璇却没有什

么反应，原本健康可爱的苹果脸变得很苍白，眸子里更是孕满焦虑和茫然的表情。

　　远处的走廊上，两个警员正小声地向李天明汇报。

　　「……暂时还没查出王宇是被谁打伤的！据目击者报告，他是自己开车到城

南路附近，然后车子突然失控撞上栏杆。交警上去查看时，才发现他全身是血的

倒在座位上，人已经昏迷了……我们估计，王宇是在被人打伤之后，还强撑着开

车了好长一段距离，然后才体力不支导致车祸……现在还没查出来打伤他的是谁，

也不知道地点是在哪里……」

李天明皱了皱眉头，表示知道了，又吩咐他们继续去调查。两个警员应声去

了。

　　这时急救室的门打开了，几个医护人员表情凝重地走了出来。

　　孟璇等人赶忙迎了上去，语声紧张地问道：「怎么样了？医生，情况怎么样

了？」一个头发花白的主任医师咳嗽一声，缓慢的说：「病人的胸、腰、腹部有

多处被利器刺伤，造成内脏大出血，经过我们的努力抢救，日前已经脱离了生命

危险……」警员们顿时都松了口气，孟璇更是激动得几乎欢呼起来。

　　但那医师随即改变了语气，遗憾的说：「可是病人出车祸的刹那，头部还受

到重重的撞击，淤血把脑神经完全压住了。我们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他现在

仍然没有苏醒过来……」孟璇骇然变色，心情霎时急转直下，颤声道：「不，不

会的！你们一定有办法让他醒过来的，是不是？你们一定有办法的……」

那医师摊摊手，答非所问地道：「当然，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请你

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治好他。不过，你们也要有心里准备，就是他有可

能会昏迷很久！」孟璇悲鸣一声，突然推开了医师，三步并做两步的冲进了急救

室。

　　警员们也想跟进去，但却被老田做手势拦住了，他们只得默默站在原地，然

后就听见孟璇悲痛的哭泣声和呼唤声，从里面传了出来！

　 ＊＊＊　　　　＊＊＊　　　　＊＊＊　　　　＊＊＊

拖着沉重的脚步，苏忠平缓慢地登上楼梯，靠近了家门。

　　他的肩膀上扛着一个卷成了圆筒的草席，里面包裹的就是妻子的全裸蜡像。

　　这玩意又笨重又累赘，一般的小车子根本就装不进去，加上他绝不愿意被其

他人见到，所以费了好大的劲亲自扛着，转了几路公车以后才辗转运了回来，累

得他整个人都快散了。

　　身上还有几处伤口在热辣辣地疼痛着，这是那该死的决斗对手留下的痕迹！

　　——可惜啊，最后还是让他给跑了！

　　苏忠平懊恼地叹了口气。几个小时前在击剑馆的搏斗，双方原本正拼得难解

难分，但是混乱之中对方好像突然中邪了一样，吃惊得全身都僵硬了，停止了所

有动作，如见鬼般瞪着苏忠平，全然不顾自己接连遭受重创。

　　然后更奇怪的事发生了，这个对手猛然大叫一声，扔下武器转身就跑了。等

苏忠平反应过来，拔腿追出去的时候，对方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苏忠平前后寻找了半天，但仍一无所获。因此他只得扛起妻子的蜡像，悻悻

然地回家。

　　取出钥匙打开门，苏忠平才刚跨进一步，蓦地惊呆了！映入视线的是凌乱不

堪的场面，整个住所彷佛被强盗洗劫过一样，家俱东倒西歪，日常用品扔得满地

都是。

　　——有小偷光顾过？这是苏忠平第一个冒出的念头，但是他马上就否决了，

因为他已经瞥见地上有一个信封，跟他之前在击剑馆见到的信封一模一样！

　　——是色魔！来光顾的是狡猾的色魔！

　　苏忠平咬牙切齿地捡起信封，倒出了一张纸条，上面同样印着两行字——我

拿走了属于我的东西，谢谢！

　　苏忠平咆哮了一声，将纸条撕成碎片，然后他走到茶几边，看到上面散乱地

摆着好几本相册。

　　随便翻开一本，里面所有妻子的相片都被抽走了！而凡是两人的合影照，则

全都被剪成了两半，只剩下自己孤独的身影留在相册中。

　　苏忠平神色惨然，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又走向卧室的衣橱，打开它。

　　里面果然也空了一半！妻子的所有衣物，包括不同季节的警服、便服，连同

内衣、胸罩、内裤、丝袜，全都一股脑的搬了个精光！

　　再看看浴室、阳台，全都一样！凡是跟妻子有关的一切，哪怕是最微不足道

的装饰品也都没有留下……——上当了！原来色魔假装约我去决斗，真正目的是

为了把我引出家门，以便过来拿走跟冰兰有关的所有东西！

　　苏忠平气得肝胆欲裂，茫然呆立了片刻，突然又疯了般跳起来，打开书桌最

右边的一个小抽屉，看到里面空空如也后，他彷佛连魂都没了，一颗心沉到了谷

底！

　　这个抽屉原本是上锁的，里面装的都是妻子的日记、信件等资料，有一次好

像还听妻子提过，她看心理医生的病历文件也在里面，由于关系到不愿说明的隐

私，所以才会这么保密。

　　出于尊重，他从来没有打开抽屉偷看过，想不到现在却全落到了色魔的手里。

　　——假如冰兰真有什么隐私的话，被色魔知悉了底细，会不会对她造成致命

的打击呢？苏忠平心里产生了一种很可怕的预感，因而不由自主的哆嗦了起来。

　　半晌，他强迫自己恢复平静，把今天一整天发生的事仔细回想了几遍，一个

想法逐渐清晰的浮现在心中！

　　——在击剑馆跟我决斗的人，和来到家里拿走冰兰东西的人，绝对不是同一

个人！后者才是真正的色魔。至于前者，有可能是色魔的帮凶，也有可能是毫不

相关的局外人！

　　原因很明显。要在家里搜走那么多跟妻子有关的东西，至少也要花上一、两

个小时，色魔约自己决斗之前，绝对分身乏术，不可能既有时间搜东西，又能及

时赶到击剑馆。而决斗之后对手伤得颇重，就更不可能有体力和胆量赶来这里了，

再说这样也会留下血迹。

　　所以，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骗局。色魔根本就没打算亲身跟自己决斗，派出

来的只不过是个『替死鬼』罢了。

　　苏忠平确认了这点后，心里有些后悔。他若早知道色魔不守信用，自己真应

该通知警方，在家里也设好埋伏，正好可以将色魔一举成擒。

　　尽管当时苏忠平之所以决定撇开警方，倒不是因为看到那段偷拍妻子的影片

那段影片的确令他愤怒之极——他顾虑的是，假如报告了警方，警方必然会派出

大量人手保护自己的安佗一这很容易打草惊蛇，再加上警局里面很可能有『内鬼』，

万一惊动了色魔，导致他放弃赴约，那就会白白错失一个最好的机会。因此苏忠

平反覆考虑后，决定单刀赴会，想不到结果是再次被色魔戏耍。唯一换来的收获，

只不过是妻子的裸体蜡像和那一段影片而已，令人啼笑皆非！

　　想到那段影片，苏忠平忽然心中一动，忙到书房打开电脑，将那段影片重新

播放了两遍。然后他黑着脸，重重的拍案而起。

　　——岂有此理！看这镜头摆放的位置，偷拍者一定是刑警总局内部的人！不

管这人是不是色魔本人，这个责任他都一定要追究到底！

　　他拿起随身碟，将这段影片复制了出来，怒气冲冲的又奔出了家门。

　 ＊＊＊　　　　＊＊＊　　　　＊＊＊　　　　＊＊＊

傍晚，在赵局长的家里，苏忠平强忍着屈辱，又播放了一遍影片。

　　说屈辱是因为他不得不让妻子的半裸体，透过萤幕展现在赵局长眼前——尽

管后者已是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是对妻子有提拔之恩的上司——可是苏忠平又别

无选择。总不能单凭嘴巴就能让赵局长相信，警局里有人下流地偷拍了妻子更衣。

　　已经焦头烂额的赵局长被这段影片震惊了，继而是震怒，脑血栓差点当场发

作。他先是脸色沉痛地向苏忠平表示了歉意，然后发誓一定会迅速查出偷拍者来，

不管是谁，他都将坚决予以严惩！

　　「好的，我相信您。那我就等您的消息了！」苏忠平面无表情地说完，就站

起身告辞了。

　　刚走到门口，赵局长在身后叫住了他，问他这影片是从哪里发现的？是否可

以就此提供更多的资料和线索？

　　苏忠平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是在我家的电脑里发现的，其他的我一概都

不清楚了！」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何会撒这个谎，或许，是潜意识里仍然不信任警

方吧。毕竟偷拍自己妻子的败类就在这个警局里，或许还跟色魔有勾结，在没查

清楚真相之前，又有谁会完全信任这样的机构呢？他说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赵局长目送着他离去，目光转向萤幕上半裸的女下属，脸上的皱纹更深了，

彷佛一瞬间又苍老了许多……

　 ＊＊＊　　　　＊＊＊　　　　＊＊＊　　　　＊＊＊

次日清晨，赵局长果然雷厉风行，一早就集合了警局里的所有警员，由他亲

自出马，展开了滴水不漏的调查行动。

　　根据影片上石冰兰更衣的镜头，很容易推测出偷拍的时间是在四月份的某一

天，当时正在分发新警服，凡是那几天有任务不在警局里的人，都被第一时间排

除了嫌疑。

　　这些人立刻在赵局长命令下，组成了『偷拍事件调查小组』，协助他全面清

查其余的警员，尤其是男警，人人都必须接受询问，一个也不放过。

　　然而调查的初步结果却是，所有人的嫌疑都一个接着一个的被排除了！赵局

长大为意外，开始怀疑偷拍者或许是个外来之人，但马上又自己将之推翻。因为

石冰兰的办公室不是随便谁都能进去的，再加上安装摄影机和事后拆卸都需要费

不少功夫，一个外来者对警局内部的情况又不熟悉，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来干这种

蠢事的。

　　既然如此，那偷拍者到底是谁呢？调查暂时陷入了困境，而偏偏在这时候，

刑警总局里发生的偷拍丑闻突然不陉而走，一下子传遍了全城。几家小报也不知

从哪儿得来的确切消息，绘声绘色的予以详细报导。至于网络上就流传的更加迅

速了，标题也起的更大胆露骨。

　　一时之间，诸如【第一警花惨遭偷拍，暴怒丈夫兴师问罪】，【刑警总局爆

发偷拍丑闻，受害女警已被色魔绑架】等标题纷纷冒出，在各种媒体上吸引着市

民们的视线。

　　全城再次轰动……刑警总局的名声更是一路跌到谷底，成为了舆论一致谴责

的对象……

　 ＊＊＊　　　　＊＊＊　　　　＊＊＊　　　　＊＊＊

「冰奴，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阿

威站在石冰兰面前，故作神秘的对她竖起了双手的食指，一左一右地晃动着。

　　石冰兰敏锐的察觉到，对方一定带来了关于苏忠平的消息，一颗心顿时砰砰

狂跳起来，但表面上仍装着冷淡的回答：「随便！」

「这样啊，那好，我就先告诉你坏消息吧！」阿威笑嘻嘻地说，「我已经探

听过了，王宇在那场决斗中身负重伤，现在还在医院里治疗：至于你前夫嘛，啧

啧，唉……」他故意叹了口气，停住不说了。

　　石冰兰明知对方在吊自己胃口，但夫妻连心，还是忍不住颤声道：「他……

难道他出事了？主人，请你告诉……冰奴……」

「哈，不错嘛，冰奴，你开始学乖了！」阿威得意地一笑，伸手解开了石冰

兰身上的铁链，将她放下地来，但是对于钻隹四肢的镣铐却仍然没有松开。

　　石冰兰被吊得很久了，双足落地后一阵酸麻，再被阿威在肩膀上用力一按，

就不由自主的跪倒在他面前。

　　「想知道你前夫的确切消息，光叫两声主人是不够的，必须先让我这根肉棒

爽了再说！」阿威一边狞笑，一边从裤裆里掏出勃起的粗大肉棒，一挺身就塞到

石冰兰丰满的双乳之间。

　　石冰兰双眸射出愤怒的光芒，紧紧咬着嘴唇，任凭那丑恶的东西肆意接触、

磨蹭着自己赤裸的胸脯，僵硬着身躯没有闪躲开去。

　　然而色魔竟还不满意，冷然说：「喂，我刚才的话没听清吗？在我下半身满

足之前，我是什么也懒得说的！」石冰兰明白他的意思，气得全身发抖，但对丈

夫的关切压倒了一切屈辱感。她强忍羞愤，勉强控制着自己挺直娇躯，夹住色魔

的肉棒一上一下地套弄起来。

　　「对嘛！这才是最乖的乖孩子！」阿威轻薄地笑着，伸手拧弄石冰兰的脸颊，

就好像真的在调戏一个小女孩。不过这个『小女孩』的胸部实在丰满得难以形容，

更令人称奇的是双乳极其的坚挺、集中，能够自然而然的将肉棒夹裹在紧密的乳

沟里，不需要用手扶持着也不会掉下来而且还不影响肉棒在双乳间的抽送。

　　这绝对是任何一个喜欢乳交的男人，都梦寐以求的完美巨乳！

　　阿威发出舒服的呻吟声，只觉得惬意极了。上次跟这性感女警乳交时，他还

必须需用强力来制服她，然而这一次，他根本就无需再费半点力气，全身连一动

都不必动，就这么站着、享受着这女警的自动服务，专心体验着那超一流的愉悦

快感。

　　「节奏快一点、再快一点……嗯嗯，差不多了……我说冰奴，你的大奶子和

我的大鸡巴，真是天造地设的绝妙搭配啊，你说是不是？哈，哈……」石冰兰微

微喘气，额头冒出汗珠，厌恶地瞪了他一眼，牙缝里蹦出四个字：「胡说八道！」

　　「还要嘴硬吗？你自己瞧，要是我的鸡巴稍微细一点，你的奶子就夹不住它

了：要是稍微粗了一点也不行，你的乳沟就会塞不下了……现在却是粗细大小都

刚刚好，简直就像是最精密的尺量出来的一样，哈哈哈……看来你这对大奶子命

中注定，就是为了给我打奶炮用的，这是造物主的安排，哈哈哈……」

石冰兰被他笑得满脸通红，但事实好像的确是如此，一时也不知如何辩驳，

心里不禁泛起了强烈的罪恶感，对自己这对从小就饱满发达得过份的巨乳，产生

了更多的怨气。

　　——真讨厌！这两个累赘的肉团，干嘛尺寸要发育得这么夸张？让我蒙受这

样的羞辱……彷佛赌气一般，石冰兰闭着眼睛迅疾地挺动娇躯，加快了双乳套弄

对方肉棒的速度，就彷佛这对硕大滚圆的肉球已经不是自己的，恨不得将之完全

甩出身体去。

　　这么一来，也大大增加了阿威的快感。他很快便忍不住了，双手一边一个的

捏住丰满无比的肉团，大声喘息着达到了高潮，肉棒夹在双乳里面尽情的喷发了

出来，暴射而出的滚烫精液就跟水枪一样，喷满了石冰兰的整张俏脸。

　　石冰兰悲哀地承受着这一切，没有闪避，默默地任对方对自己进行一次酣畅

的『颜射』。腥臭的精液溅得满脸都是，又无法用手去擦拭，令她很是难受。

　　疲软下来的肉棒终于从双乳间抽了出去，这时石冰兰才抬起头来，迫不及待

开口问道：「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他……他究竟如何了？」

阿威满足地抖了抖肉棒，将最后几滴精液洒在她胸前，然后才慢吞吞地说：

「你前夫他很好啊！虽然不能说一点伤都没有，但起码精神气色都很不错，走起

路来还是虎虎有风呢！」

　　石冰兰惊喜交集，但仍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那……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坏消

息？」

　　「对你来说也许是好消息，对我来说当然是坏消息啦！」阿威露出狡猾的笑

容，使得他那狰狞的面孔看上去更可怖。

　　石冰兰暗中吁了口气，又问道：「那么，另一个所谓的好消息是什么？」「

你自己看吧！」阿威从衣袋里抽出了两张墩巴巴的报纸，扔在石冰兰脚边，自己

则走到旁边坐下，悠然自得的抽起烟来。

　　石冰兰疑惑地弯下腰，也不顾反绑的手脚被勒得更加疼痛，吃力地阅读了起

来。

　　两张报纸都在醒目的版面上，大篇幅的刊登刑警总局的偷拍丑闻！

　　意外的是石冰兰竟十分沉得住气，神色自始至终保持着漠然，就彷佛是个局

外人，在看着一篇毫不关己的新闻。

　　半晌，她看完了，抬头一言不发地瞪着阿威，双眼充满了鄙夷和嘲笑。

　　阿威被她盯的有些不自在了，喷了口烟雾说：「怎么样？对这消息有什么感

想吗？」「没有！」石冰兰冷冷道，「就算有，我也不会说的！」

「为什么？」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石冰兰轻蔑地说。「你身上一定

带着小型录音机想录下我的话，将来放给阿宇或者小璇听，以便你趁机挑拨离间

……这种低级的手法，我怎么会上你的当！」

阿威被她拆穿了西洋镜，不由得有点恼羞成怒，不过他却没有发作出来。因

为他清楚，动怒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令对方更加轻视自己，就算肉体上被

逼迫着予以迎合，内心深处也不会屈服的。

　　跟石冰兰的较量，还只是刚刚拉开序幕……能不能彻底征服她，就要看自己

能不能找出她性格上的弱点了……

这时女歌星楚倩闯了进来，开口嚷道：「主人，我要向您揭发一件事，您刚

方出去的这段时间，这个贱货一直鼓动我跟她一起逃跑……」石冰兰脸上立刻变

色，虽然不能说失去镇定，但却露出了无法掩饰的失望表情。

　　这些天来，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脱困、或是怎样偷袭色魔，可是始终毫

无进展——就连在睡觉中，色魔都把她看管得死死的，不会松开她满身的禁锢。

而姐姐又是分开囚禁，只有凌辱时才会被带过来，平常根本没法子商量任何事。

　　因此在万般无奈下，她今晚才会怀着万一的希望，想要说服楚倩帮忙。毕竟

楚倩比较得色魔『宠爱』，看管方面比较宽松，还可以在室内随便走动。想不到

楚倩的奴性已经太深了，居然一转头就出卖了她！

　　「是吗？」阿威不动声色，淡淡道，「她怎么说的？」「她说将来总有一天

会把您绳之以法的……」楚倩加油添醋地复述着，瞪着石冰兰的目光充满仇恨。

　　「她还恳求我去找找，看屋里有什么武器……说只要我肯帮忙，她有把握用

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倒您……还有好多大逆不道的话呢，倩奴气愤的狠狠骂了她一

顿，扬言要去鞭打大奶牛，她才失望的放弃了……」

「哈，做得好！」阿威翘起大拇指，夸奖道，「倩奴你最近真是越来越能干

了……嗯……这样吧，以后只要我在家，你都可以不戴任何镣铐，平时我也会多

带你到院子外面晒晒太阳，作为我对你的奖励吧……」

「谢谢主人！」楚倩喜滋滋的道了谢，跟着又迫不及待地问。

　　「主人，这贱奴意图对您不轨，您打算怎么惩罚她？」「没必要惩罚，因为

她的想法太天真、太可笑了！哈……哈哈……」阿威仰天狂笑，好一会儿才停了

下来，用奚落的语气调侃石冰兰。

　　「别傻了！你永远也无法打倒我的……你唯一能『打倒』我的武器，就是你

的身体……不，是你胸前的这两个大咪咪才对……哈哈哈……」这猥亵的话语听

进耳内，石冰兰在羞怒的同时，忽然心中一动。

　　——假如，我也能像楚倩这样，取得色魔的信任，能够去除镣铐，甚至拥有

一定程度的自由，那么偷袭或者逃跑的机会就会大得多……——但是话说回来，

要取得色魔的信任谈何容易呢，除非……脑中灵光一闪，石冰兰蓦地面红耳赤，

但同时心脏也砰砰狂跳了起来，有种振奋和罪恶混杂的异样情绪涌了上来，令她

一时间手足无措。

　　以至于她都没有发现，楚倩向色魔送去了一个诡异的眼色，而色魔也正目不

转睛地观察着她，野兽般的瞳仁闪闪发亮了起来……

第３７章　制服姐妹脱衣舞

　　早上九点，Ｆ市刑警总局。

　　「什么？所有人的嫌疑都被排除了？」赵局长愤怒的一拍办公桌，对惶然而

立的老田和另外两个部下吼叫起来。

　　「你们调查了整整一周，就给我这种狗屁结论？如果没有作案的人，那为什

么会出现偷拍的影片？难道是鬼拍摄下来的？」

　　三个部下面面相观，等他的怒火稍微平息了，老田才小心翼翼地提醒他道：

「局长，我们刚才说的是，所有已经接受调查的警员，可以确定都没有嫌疑！」

　　「这有什么区别吗？」赵局长刚说到这里，突然醒悟了过来，愕然道：「你

是说……」

　　老田点头道：「是的，现在全局唯一还没接受过调查的，就是昏迷不醒的王

宇了。假如按照排除法，现在他就有了最大的嫌疑！」

　　「这不太可能吧！」赵局长难以置信地道。「王宇一向对石冰兰最忠心耿耿

了，他怎么会干出这种勾当？」

　　「王宇是对石冰兰极其忠心……」老田欲言又止的说，「不过，这种忠心似

乎已经过头了，超出了一般上下级间的、同事间的情谊……」

　　赵局长狐疑地瞪着他，厉声说：「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难道你认为，这里

面有男女之情的成份？」

　　老田小声地说：「我是有这种感觉……其实不止是我，很多人也都隐约感觉

到了！」

　　另外两个老警员连忙随声附和，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了起来。

　　「我们也早就察觉了，王宇对石队长那真是……怎么说呢，就算对小璇都没

有那么好。平常只要队长不在，他就会无精打采的：而跟队长一起办案时，他就

特别生龙活虎、喜笑颜开……当然这只是王宇单方面的一种好感吧，队长对他倒

是非常正常，至少我们没看出有什么不对……」

　　「是啊，队长被色魔抓走后，王宇简直就跟丢了魂一样，整天痴痴呆呆的，

不知道在想什么。那天小璇的脚拆除石膏，说好了大家一起去看她的，可是王宇

却突然变卦，说有什么重要事情便自己走了，结果遭到袭击受伤！我看，八成跟

这偷拍事件也有关系！」

　　赵局长听得双眉紧皱，不悦地说：「不要胡乱猜测！最大可能还是王宇被色

魔偷袭了！」

　　他嘴里这么说，其实心里也知道有点勉强。因为假如是遭到色魔袭击身受重

伤，那王宇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就用手机报警求援了，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宁可自

己开车逃跑也不求救，这里面一定别有隐情。

　　「王宇现在还在昏迷吗？医生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我们今天早上又打电话问了一次，医生还是说目前的状况没有改善，很难

讲他能否醒得过来……」

　　赵局长沉默了片刻，又问：「你们真的都觉得，王宇的嫌疑最大吗？」

　　老田谨慎地回答：「根据调查，队长更换警服那天，王宇是加班到最晚回去

的人：另外，他也是最经常进出队长办公室的。就凭这两点，等他苏醒过来以后，

就免不了要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赵局长承认他说得有理，苦恼地道：「但王宇一直昏迷，这可就难办了……

嗯，你们看，小璇既然是他的恋人，有没有可能会知道一点内情呢？」

　　「这个……不清楚！老实说吧，局长，小璇现在已经够惨了，我见到她都要

掉眼泪，要是再问这类问题，对她就实在太残忍了！就算您撤我的职，我也绝对

干不出这种事。」

　　另外两个老警员也都连声称是，并且指出以王宇的性格，如果真是他偷拍的

话，他也绝不可能对孟璇泄漏半点口风的，因此去向孟璇调查并无多大意义。

　　「好吧，那你们就去做点有意义的事吧！调查先暂时停止，一切等王宇醒过

来再说。」

　　赵局长沮丧地说着，挥了挥手，示意部下们离开办公室，自己软绵绵的倒在

座椅靠背上，只觉得头脑一阵昏沉。

　　或许，我真的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他这样想着，一张老脸完全垮了下来，

整个人倍显衰老和软弱。

　 ＊＊＊　　　　＊＊＊　　　　＊＊＊　　　　＊＊＊

宽敞的大厅里，赤裸着上身的阿威舒舒服服的靠在沙发上，一边大口的往嘴

里灌酒，一边悠然自得的欣赏着眼前的美景。

　　就在前面三米开外的地方，落入魔掌的姐妹俩分别站在两边。她们已不再是

全身赤裸或者衣衫破碎了，而是都已穿上各自的亮丽制服。

　　姐姐穿的是一身洁白的连身护士服，美观大方的裙摆刚好遮到膝盖，两条浑

圆玉腿上包裹着半透明的纯白丝袜，脚掌踩着一双白色的高跟鞋。

　　妹妹穿的是一身英姿飒爽的墨绿色警服，贴身的警裙裙摆也正好遮到膝盖，

两条修长美腿上包裹的是半透明的黑色丝袜，脚底踩的是一双漆黑的高跟鞋。

　　姐妹俩的穿着一黑一白，看上去恰成鲜明的对比，虽然装束截然不同，但那

高耸的胸脯都涨鼓鼓的突起，紧身制服清晰的勾勒出丰满乳房的轮廓，胸前的钮

扣都被撑得几乎要四散迸开。

　　赤裸的身躯总算重新穿上了衣服，她们显得有精神了一些，被折磨后的憔悴

和虚弱都被掩盖了起来，那种光着身子的羞辱感也减轻了不少，乍一看就像是两

姐妹什么事都没发生过，穿着整齐的职业套装站在那里合影呢。

　　可是再仔细一看，姐妹俩的脚踝上，赫然都拴着一根长长的铁链，另一头分

别固定在两边的墙壁上。冰冷粗长的铁链残酷的标明了一个事实，她们现在是失

去自由的性奴！

　　「哈，怪不得多数男人都有『制服情结』！」阿威双眼闪烁着炽热的光芒，

咯咯笑道。「制服穿在你们这两个大奶淫娃身上，还真的是特别诱惑呢！」

　　姐妹俩的俏脸同时一红，心里又开始感到深深的悲哀。往昔象征着职业尊严

的制服，此刻却成为满足恶魔变态嗜好的耻辱道具。

　　但不管怎样，有衣服穿总好过光屁股，对石冰兰来说尤其如此。这身警服仿

佛能带来震慑邪恶的正气似的，给她平添了无穷的勇气和希望。

　　可是恶魔接下来的话，马上又让她的心一下子跌入了冰窖里。

　　「穿着这么漂亮的制服，跳起脱衣舞来一定很好看，你们就表演一下吧！哈

哈哈……」

　　「你……」

　　石冰兰勃然变色。身为女警，被迫当罪犯的性奴已经是奇耻大辱了，现在对

方居然还要她跳脱衣舞！而且那种轻蔑的语气，就像是把自己姐妹当成了职业脱

衣舞娘似的，令她怒不可遏。

　　「怎么，冰奴你有意见？」

　　阿威哼了一声，伸手拎起旁边的皮鞭，放在掌中一甩一甩。

　　石冰兰顿时哑口无言，只能羞愤的瞪着他不吭声。色魔算是抓住了她们姐妹

俩的致命弱点，为了不使对方皮肉受苦，她们不得不一次次地在他的淫威下屈服。

　　「主……主人，脱衣舞……我们……不会……」石香兰羞红着粉脸，像是做

错事的小孩子般低声说。

　　「不会不要紧，我可以教你们嘛！」

　　耳边传来风骚的浪笑声，蹲在屋角音响旁边的女歌星楚倩按下开关，房间里

立刻响起了节奏强劲的音乐声。

　　「来，来，跟着我一起跳……很容易就学会了！」

　　她娇笑着踩起了娴熟的舞步，扭着光屁股走了过来，开始在姐妹俩面前展臂

甩头的「领舞」。

　　「还呆在那里干什么？都给我跳啊！」

　　怒吼声中阿威唰唰两鞭挥了出去，鞭梢凌厉的抽在姐妹俩身边的墙壁上，扫

下了大量纷飞的石灰屑。

　　石香兰吓得惊叫一声，赶紧手脚发颤的跟着楚倩跳了起来。石冰兰俏脸煞白

的僵立了几秒，贝齿一咬下唇，终于也开始缓缓扭动她惹火诱人的娇躯。

　　「ＯＫ，我们先热身一下……一、二、三、四……屁股扭起来……前、后、

左、右……没错，就是这样……」

　　楚倩像个训练有素的舞蹈教练，一边身体力行的示范着最标准的舞姿，一边

吆喝着节拍兼纠正姿势动作。

　　姐妹俩身不由己地照做着，拴在足踝上的铁链叮当直响，两张脸颊都羞得发

烧，内心感受到强烈的耻辱。尤其是石冰兰，在她看来脱衣舞是一种最不要脸的

淫秽表演！这些年来每次扫黄时，她都亲自率手下扫荡市内的地下三级舞厅，万

万没想到有一天自己居然也跳起了脱衣舞，而且还是穿着威严的警服来跳。

　　「冰奴！你给我认真一点，别敷衍了事……香奴你也是……哪个要是跳得不

好。就别怪我对另一个不客气！」

　　阿威看得兴高采烈，一会儿督促着姐姐一会儿喝骂着妹妹，还时不时的甩动

两下鞭子恐吓她们。这一招果然百试不爽，刚开始时姐妹俩都放不开手脚，可是

因为害怕自己不配合会使对方遭殃，因此两人不得不豁了出去，强忍着羞耻一丝

不苟的学了起来。

　　「注意模仿我的动作，屁股摇晃得再夸张一点……」楚倩的舞姿越发挑逗了，

不知廉耻的边跳边大声嚷嚷。「还有，两只手要不断抚摸自己的身体……」

　　在皮鞭的威胁下，姐妹俩只好含泪照做不误，双手分别在自己的身上来回移

动，同时卖力地扭动着腰肢和臀部。

　　随着音乐的节奏渐渐激昂，她们的屁股扭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大了。每当姐妹

俩将踩着高跟鞋的足尖高高踢起时，浑圆的大腿绷得笔直，墨绿色的警裙和洁白

的护士裙一起飘飞开来，裙下的性感吊袜带就全部曝光了，甚至连遮住私处的丁

字内裤也都被一览无余。

　　阿威贪婪地咽着唾沫，突然眼露凶光，手中的鞭子呼啸着挥了出去。这次是

真的狠狠抽中了石香兰的肩膀，痛得她发出了惨呼声。

　　「别打我姐姐！」石冰兰又是心痛又是愤怒，想要冲过去替姐姐挡住鞭子，

但却被铁链束缚着无法靠近，忍不住跺脚叫道。「好好的你为什么又打她？」

　　「哼哼，我已经说过不许敷衍，你居然敢当耳边风！」阿威厉声喝道。「给

我投入点，手不要总在腰上摸来摸去，多摸摸你的大奶子和骚屁股！」

　　「知道了，别再打我姐姐！」

　　石冰兰羞怒之极，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屈服了。她用了最大的努力来强迫自

己，饱满耸翘的屁股开始激烈的扭动着，双手从小腹处缓缓地向上滑动，一直滑

到高高鼓起的胸脯上，像是欲火焚身般隔着警服抚摸着自己丰满的双乳。

　　「对了，舞动得热烈些，再热烈些……跳脱衣舞就是要ｈｉｇｈ起来才有味

道……尽量的ｈｉｇｈ起来……」

　　楚倩不厌其烦地教导着，在她的指令声中，石冰兰不由自主的上演着平生第

一场脱衣舞。她胀红着俏脸，乌黑的秀发披散着在肩头飞跃着，已经扭动了一阵

的腰身逐渐灵活了不少，动作不再显得那么僵硬，双手一一抚摸过乳房、大腿、

屁股等性感地带。

　　——啊……我这是怎么了，居然能做出这么丢脸的事……

　　石冰兰无比的羞愧，心里乱成一团。她几乎有种要发疯的感觉，拼命控制着

自己才没有掉下泪来，然而所有的骄傲和自尊都已被撕得粉碎。

　　在高亢轰鸣的节拍声中，姐妹俩跟着楚倩卖力的跳着舞。这真是一场难得一

见的艳舞秀，表演者是一个冷艳的女警和一个端庄的女护士。她们穿着令人肃然

起敬的职业制服，可是却被迫像最风骚的舞娘一样，做出一个又一个挑逗而淫荡

的动作姿势。

　　「好，现在开始解开钮扣……」楚倩吃吃娇笑着做出示范，「慢一点，从上

到下一颗一颗的解开……要让人感觉到欲拒还迎的挑逗……」

　　姐妹俩都羞得面红耳赤，一边继续扭动身子，一边伸手探到各自制服的衣领

上。随着钮扣被一颗颗解开，警服和护士服的胸襟向两边散落，露出赤裸的腰身

和贴体的胸罩。

　　她们的胸罩也是截然相反的色调，姐姐戴的是象牙白的，妹妹戴的是纯黑色

的，款式都极其的暴露，连罩杯都『精省』掉了，只剩下两小片三角形的布刚好

包住乳晕，再用很细的带子连在一起。

　　这样一来，姐妹俩丰满的乳房几乎等于是全部裸露在外面，稍微一举手一投

足，都会带来「跌荡起伏」的震撼效果，那两对巨大浑圆的雪白肉团彷佛想要挣

脱束缚似的，使人产生快要从细带中掉出来的错觉。

　　虽然连裸体都看过了，但这一幕香艳的场面还是令阿威热血上涌，连忙抓起

酒瓶骨碌碌的就灌了几大口，这才按捺住马上将这对姐妹花就地正法的冲动。

　　「好，现在把上衣从背后褪到小臂，让它自己滑下去……脱的时候动作不能

停啊！要继续扭屁股……对了！对……同时还要尽量抖动胸部，把大奶奶更夸张

的摇晃起来……ｇｏｏｄ，就是这样……好极了，现在开始脱套裙……」

　　在楚倩的逐步指挥下，姐妹俩先脱掉了上衣，接着是制服裙，然后是高跟鞋

和丝袜……很快的，她们全身只剩下一套全黑和一套全白的『三点式』了，性感

惹火到极点的身材曲线毕露的展现在阿威眼前。

　　欣赏这样两个巨乳美女半裸着惹火胴体，只穿着类似比基尼的精简布料大跳

艳舞，阿威只看得赞不绝口，视线一秒钟也舍不得离开两姐妹的娇躯。

　　「哈……不错嘛，跳得越来越熟练了！」他故意吹着口哨起哄。「你们果然

很有跳脱衣舞的天赋，一学就会、一会就精……哈哈哈……」

　　姐妹俩都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然而舞姿却片刻也不敢停下，模仿着

楚倩的动作摘下了自己的胸罩，扬手掷了过来。

　　阿威呵呵大笑，接住三件胸罩左闻右嗅，最后还把石冰兰的那件挑出来戴在

头上，极尽猥亵之能事。

　　失去胸罩的束缚后，姐妹俩的胸前更是乳波激荡，两对超级丰满的大奶子抖

动得越发剧烈。伴随着眼花了乱的舞步，四颗雪白滚圆的巨硕肉团醒目的上下弹

跳着，那种惊涛骇浪的视觉效果简直是令人鼻血狂喷。

　　不过阿威的贪婪目光却扫向了姐妹俩的下体，她们身上最后的遮羞布，是一

黑一白两件紧身丁字裤。说是丁字裤其实都太勉强，那只不过是用几根细布条编

在一起的装饰品而已。从前面看根本就遮不住神秘的花园，后面看过去就更夸张

了，只有一根细细的绳子陷在白嫩的臀丘中间，姐妹俩的屁股可以说就是完全赤

裸的。

　　「他妈的，奶子大的女人就是下贱！」阿威看得十分兴奋，嘴里却恶毒地骂

道，「两个骚货一定很想被男人干吧，要不怎么会穿这么淫荡的内裤？」

　　姐妹俩被骂得羞愤不已，连眼泪都快掉了下来。这身打扮明明是被对方强迫

换上的，现在却又拿来打击她们的自尊心。

　　足足过了二十多分钟，这场热火朝天的脱衣舞才宣告结束。高亢的音乐声戛

然而止，楚倩带着姐妹俩摆出了一个最后的姿势，身子向后仰倒单手撑地，并把

双腿大大的朝男人的方向张开。

　　「好极了，十分精彩！」

　　阿威辟里啪啦的鼓掌喝起采来，眼睛却紧盯着姐妹俩同样剃光阴毛的私处。

　　她们的这种姿势将丁字裤绷得更紧了，那窄得不能再窄的细布条已经陷进了

肉缝里，象征性的遮羞布只能刚好遮住穴口，迷人的阴唇却被撑开暴露在眼前。

　　——不！这样子……真是太羞耻了！石冰兰的整张俏脸都红透了，实在无法

忍受这种羞辱，仅仅几秒钟后就站起身并拢了双腿，同时还本能的用手遮住了私

处。

　　「谁叫你自作主张站起来的？老子还没看够呢！」阿威恼怒的一鞭子挥了过

去。

　　「快给我重新叉开大腿摆好姿势！」

　　石冰兰气得全身发颤，但也只好照办了，星星般明亮的双眸满含怒火的逼视

着他。

　　这森寒的目光竟然令阿威有些不敢正视。这个冷艳美女虽然被迫低下了高傲

的头，表面上不敢反抗自己的淫威，但还是时时流露出这种强烈反抗的眼神。

　　那间他打定了主意，要继续不断的羞辱她，直到她在自己面前丧尽一切尊严，

再也凝聚不起反抗的信念！

　　「你们这两个大奶贱货，现在把手放到骚穴上去，给我表演一下你们平常是

怎么手淫的！」

　　「不！」

　　姐妹俩几乎是脱口而出的同时叫出声来。不过妹妹是羞怒交加得几乎昏倒，

姐姐却是哭着哀求：「我来表演就好了……主人，求你别太为难小冰……」

　　「啪、啪、啪……」

　　回答她们的是毫不留情的鞭打声，第一下抽在姐姐身上，第二下抽在妹妹身

上，然后又是姐姐，又是妹妹……

　　悲呼声跟着辔了起来，姐妹俩一个下意识的哭泣闪避着，一个咬紧牙关绝不

示弱，但是白皙光洁的裸体上都同样增添着一道又一道的血痕。

　　「谁先开始手淫，就可以让另一个免受酷刑！」阿威狞笑着把楚倩叫了过来，

吩咐她轮流鞭打着两姐妹。「自己考虑清楚吧，反正我不着急……」

　　姐姐的凄惨叫声令石冰兰心如刀割，她心里清楚，自己也许可以硬撑下去，

但皮娇肉嫩的姐姐却不可能挺得住，再打下去说不定会被活活抽死。

　　「住手！我……我答应了！」

　　她再次含泪低下了头，而石香兰也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悲痛哭叫着投降了。

　　「小冰！」「姐姐！」

　　姐妹俩热泪盈眶地对视着，彼此都已明白对方的心意，什么话都用不着再说

了。

　　「别再拖拖拉拉了，快点脱光了自慰给我看！」

　　阿威不耐烦的大喝了一声，催促着她们将仅余的丁字裤也都褪掉，然后分别

侧卧在两边的地板上，抬高了一条雪白浑圆的大腿开始自渎。

　　这样的姿势比刚才更淫荡，像是妓女躺在床上活色生香的勾引客人。姐妹俩

都羞不可抑，颤抖着慢慢伸手按到了双腿之间。

　　指尖碰到自己的两片娇嫩花唇，石冰兰的脸颊一阵发烫。她虽然在性爱上十

分保守，但从前还在少女思春的年纪时，偶尔也忍不住用手指尝试过、体验过那

种羞涩隐秘的快感。只是因为从小受到最保守的正统教育，她一直认为手淫是很

肮脏的，强行克制着自己不去多做尝试，日子久了也就自然而然的断绝了。

　　想不到在结了婚以后的今天，居然要被迫做出这种『脏事』，而且身边还有

一个如此变态的色魔旁观，这真是太丢脸了！

　　她胀红着俏脸，纤长的手指触摸着自己光溜溜的肉缝，目光却依然顽强的怒

视着恶魔，用不屈的眼神宣示着内心深处的凛然自尊。

　　石香兰也同样羞耻得要命，含泪认命的开始自慰，但动作却相当机械。

　　「他妈的，不准打马虎眼！」阿威看得十分恼怒，喝道。「都要泄出来才算

完事！谁要是没达到高潮，我就抽另一个一百鞭！说话算话，一鞭也不会少！」

　　姐妹俩的心都悬了起来，手上的动作果然不敢再敷衍了事，开始认真地揉弄

起双腿闻最隐秘的私处。

　　昏暗的光线下，这对漂亮的巨乳姐妹花抚摸着自己赤裸的阴部，一丝不挂的

雪白裸体蜷曲在地上性感的扭动着，就像是两条光着身子的美人鱼般诱人。

　　她们的俏脸都红透了，眼里满是羞耻的表情，由于各有一条玉腿高高抬起，

剃光了耻毛的阴唇都裂了开来，可以清楚的看到春葱般的手指在肉缝里拨弄。

　　「还有一只手也别闲着，去摸自己的大咪咪呀！」阿威却还是不满意，破口

大骂道。「这都要我教你们，是不是真的想讨打啊！」

　　「就是，你们太没有自觉了！」

　　站在旁边的楚倩也狐假虎威地吆喝着，作势甩动鞭子恐吓她们。被逼迫无奈

的姐妹俩彻底屈服了，就像提线木偶般完全不打折扣的照办。

　　「嗯……嗯嗯……」

　　由于身体被药物调教得分外诚实，石香兰很快就发出了哭泣般的呻吟声，肥

大的屁股不安份的撅来撅去，阴道里已经流出了不少湿滑的爱液。

　　这副情景虽然香艳，但阿威已经见过多次了，此刻他更注意的无疑是石冰兰，

灼热的目光眨也不眨的锁定了她。

　　感受到色魔的视线充满煞气，石冰兰知道他是在用眼神警告自己，心一横豁

了出去，强迫自己更加细致的爱抚着敏感部位。

　　——呀……这种感觉……好……好羞人……

　　石冰兰羞愧地垂着头，一只手被迫揉捏着自己丰满无比的大奶子，指尖轻捻

那红豆般细嫩的乳头：另一只手的纤指轻划着自己的阴唇，颤抖了几下后，终于

迟疑着按到了肉缝顶端的阴蒂上。

　　「啊！」

　　她的娇躯颤抖了一下，竟不由自主的发出喘息声，一股电流般的酥麻霎时涌

遍全身。同时涌起的是一阵强烈的罪恶感，手指条件反射般的缩了回去。

　　——不，不……为了姐姐，再丢脸我也必须坚持下去……

　　贝齿一咬下唇，满脸羞红的石冰兰只是稍微停顿了两秒，就又用手指刺激起

了敏感的阴蒂。

　　「哈哈，这就对了！」看到姐妹俩都逐渐投入，阿威咯咯怪笑道，「你们可

以比赛一下，看看是谁先泄出来，有赏！」

　　「主人好偏心啊，倩奴也要参加比赛嘛！」楚倩讨好地撒着娇。「不知道奖

品是什么呢？」

　　「当然是这根大家伙啦！」阿威指着自己的青筋毕露的肉棒淫笑。「女人的

骚穴馋得流口水，无非就是想尝到男人的大鸡巴吧……哈哈，哈……」

　　就在淫邪的笑声中，石香兰很快被快感的洪潮冲垮了。她迸发出控制不住的

哭叫呻吟声，身体疯狂地颤抖着，肉洞里汨汨的涌出了大量汁水。

　　「真是个不要脸的贱货，母猪发情都没你这么快！」

　　恶毒的嘲讽声再次无情撕毁了石香兰的自尊，她泣不成声地痛哭着，悲哀的

热泪和羞耻的淫水一起淌下，将屁股下的地面全都打湿了。

　　「好啦，现在轮到你了，冰奴！」阿威阴阳怪气地道。「你姐姐会不会吃鞭

子，就看你的表现了！」

　　石冰兰又羞又急，尽管在指尖的努力『发掘』下，身体确实感受到了丝丝快

意，阴道里也似乎略有潮湿的迹象，但潜意识里始终存在强大的排斥抗拒感，怎

么也无法让快意继续增加，更不用说凝聚成高潮了。

　　也难怪，这些年来她一直都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结婚后即使是跟丈夫做爱

也从不体验过性高潮，仓卒间自然不可能突破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障碍。

　　「我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又努力了十多分钟后，石冰兰绝望了，忍不

住喘息着恳求道。「除了这件事，你……你叫我做什么都行……」

　　「ＮＯ，我就是想看你高潮泄出来！」阿威早已看得心痒难耐，霍地站起身

来怪笑道。「你自己做不到是吗？ＯＫ，我来帮你一把！」

　　他从屋角的柜子里取出一大一小两个瓶子，打开封盖后快步走过来蹲下身，

将较大的那个瓶子凑到了石冰兰的唇边，扑鼻而来的是一股药味。

　　「喝下去！」

　　石冰兰颤声道：「这……这是什么？」

　　「放心，不是毒药！」阿威用瓶嘴强行撬开了她的香唇贝齿，并伸手捏住了

她的鼻子。「不想你姐姐挨鞭子，就给我喝！」

　　只听「咕噜咕噜」声响起，石冰兰在犹豫中微弱挣扎了几下，最后还是身不

由己的将大半瓶药液吞咽了下去。

　　「好，这就对了！」

　　阿威随手抛掉空了的大瓶子，抱住石冰兰一条雪白的大腿扛到肩上，令她的

粉红色秘境完全暴露出来，再用指头蘸起小瓶子里的黏稠溶剂。

　　「咳咳……你究竟想干什么？」

　　由于被灌得太急，石冰兰剧烈地咳嗽着，清丽的瓜子脸上泛起了一抹艳丽晕

红：同时感到胃里有一股热流迅速的漾开，霎时间就传遍了四肢百骸。

　　「嘿嘿，这两种都是烈性春药！虽然药效比不上我发明的『原罪』，但也算

是第一流的药物了！一种口服，一种外敷，给你来个双管齐下，就算你真是冰美

人也非发情不可了！」

　　阿威眼露兴奋之色，蘸满药液的手指拨开了两片紧闭的阴唇，胡乱抹到了阴

道内壁的嫩肉上。

　　「不……不要！」

　　石冰兰的心沉了下去，惊怒交加的就想反抗，但是她一开始激烈挣扎，楚倩

就挥舞鞭子重重地抽向石香兰，打得她失声哀嚎。

　　「有春药的帮助你才能达到高潮啊，不然怎样，难道你想看着姐姐活活被打

死？」

　　冷酷的威胁声和鞭梢着肉声在石冰兰耳边轰鸣，就犹如神奇的咒语般，令她

再次含泪放弃了反抗。

　　阿威咯咯怪笑，手指不断蘸着药液抹向她的私处，把里里外外都涂遍了：涂

完后再一把抓过她的右手，将小瓶子的药液也抹到了纤掌玉指上。

　　「我来教你怎么手淫！」

　　他淫笑着握住石冰兰的手，强行挟住她的指尖按上那微微有些湿润的阴部，

操纵着她来回抚摸了起来。

　　「好好感觉一下吧，欲望之火已经开始在你心里燃烧……别再压抑原始的本

能了……你应该彻底放纵自己，尽情的享受肉欲的快乐……」

　　充满煽动性的声音低沉而嘶哑，再加上那双妖魅般的目光灼灼直视，石冰兰

忽然感到一阵眩晕，整个人就如同悬浮在云端里一样，轻飘飘的头重脚轻。

　　这种感觉似乎像是喝醉了酒，摸不清东南西北了……

　　她勉力想振作精神，但脑袋和眼皮都渐渐的越来越沉重，就彷佛被催眠了似

的，自制力大大削弱，手上的动作也不知不觉由轻微抗拒转变为完全服从。

　　由于是自己的手指触摸着私密部位，并没有被男人侵犯的排斥感，这使她肉

体就像刚才一样完全接受了自己的爱抚。涂满了药液的私处似乎敏感了数倍，令

她感受到比刚才更强烈的刺激。

　　而对方显然极为熟悉女性的生理秘密，操纵着她的拇指和食指捏往了柔嫩的

阴蒂，中指和无名指则插入了潮湿的肉缝里反覆摩擦，一点点的撩动她的性欲。

　　「怎么样，是不是很舒服呢？那就继续摸吧……摸吧……」

　　阿威咬着她的耳珠吹了几口热气，另一只手又拉起了她的左手，牵引着她按

到高耸的胸脯上，抓着自己其中一个丰硕的乳房用力搓揉挤捏，同时低下头热吻

着她另一颗饱满硕大的肉球，唇舌挑逗舔吸着那早已发硬突起的细嫩奶头。

　　「嗯……嗯嗯……」

　　所有敏感之处都受到强烈的刺激，石冰兰忍不住颤抖着嗓音轻轻呻吟起来，

小腹里的热流越烧越旺，抹到阴道里的药液似乎也开始生效，不断传来如同蚁虫

爬行般的骚痒。她的指尖已经能摸到一丝丝的爱液，渐渐又从被动的服从转变为

主动的爱抚。

　　阿威暗暗点头，眼里露出狡计成功的得意神色。看来自己的判断丝毫不差，

这个表面上高傲冷艳的『冰山美女』，警服里面包裹的果然是一具情欲极其旺盛

的肉体，也很容易接受心理暗示，只是平常被强行压抑住罢了。

　　——其实这世上本没有春药……最厉害的春药，根本就是你与生俱来的淫荡

基因，和潜藏在久旷之躯里的饥渴欲望……

　　——嘿嘿，冰奴呀冰奴，这一点你很快会明白过来的……不过那时候已经太

迟啦……

　　石冰兰自然对此毫不知情，清澈的双眸已蒙上了一层迷茫之色。她完全没发

现对方已经悄悄松开了手，现在是她自己的双手在分别爱抚着乳房和私处，原本

紧咬的牙关也松动了，柔软的双唇发出越发动人心魄的呻吟。

　　「小冰！」

　　蜷缩在旁边地上的石香兰不禁惊叫了一声，内心十分焦急，生怕妹妹也和自

己一样沦为欲望的俘虏。

　　可是她还来不及提醒，就被阿威用凶狠的眼神逼了回去，接着后者又向楚倩

做了个手势，示意强行捂住她的嘴。楚倩心领神会的照办了。

　　石冰兰并没有看到这一幕，她正望着自己的胸脯，愕然发现双乳就像是中了

魔咒般一点一点的膨胀着，彷佛里面有股热流在拼命扩张，使本就丰满到极点的

乳球又明显胀大了不少，而且愈发坚挺的在胸前高高耸起。两粒红豆般的乳蒂也

完全充血兴奋，从不断扩散的乳晕中凸了出来，显得格外淫靡。

　　——为什么会……会这样？为什么？她没想到自己胸口这两团饱满发达的嫩

肉竟如此敏感、如此忠实的反映出身体感受到的快意，只能羞愧的闭上双眼，内

心陷入了激烈的天人交战。

　　——啊，快感越来越强烈了……我要崩溃了……不，不！不是我输了，我只

是抗拒不了药物……而且为了姐姐，我也只有认输……

　　人一旦给自己找到了借口，心灵的防线就会彻底弃守，再坚毅的性格都将无

济于事，更何况石冰兰自己也想赶快达到高潮，本来就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所

有这些都汇成了一股强劲的洪流，将她残余的理智和清醒完全淹没！

　　「呀……呀……」

　　高傲的石冰兰终于完全迷失了，她嘴里发出跟姐姐一样的哭泣声，拼命摇着

头，指尖控制不住般越动越快，胸前一对酿大的美乳醒目地晃动着，就像是充满

气的皮球般挺立在胸前剧烈弹跳。

　　「对，就是这样……可以泄出来了，泄出来！」

　　阿威也控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伸手一把抓住石冰兰丰满的乳房用力揉捏。

　　这个平常如此冷艳威严的美女，跌入情欲的陷阱后竟比一般人更为狂乱，原

始的欲望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很快就达到了结婚以来从未体验过的绝顶高潮。

　　「啊——」

　　伴随着失魂落魄的尖叫，石冰兰的身躯一阵哆嗦，白皙修长的双腿猛然僵直

了，肉缝里霎时喷出了一股透明的水柱，灼热地喷洒在男人的身上。

　　「哇，潮吹啊！」

　　阿威惊喜地吹了声口哨，想不到她竟是那种会喷射出淫水的女人，高潮竟能

猛烈到这个程度。

　　「不……不……」

　　这一瞬间石冰兰全身都被强烈的羞耻感贯穿，屈辱的热泪抑制不住的涌出眼

眶，这是生平头一次在清醒状态下体验到高潮，可是她感受到的只是痛苦、羞愤

和失落。高潮不但令她丧尽了尊严，还令她在潜意识里失去了自我，产生了一种

至少在肉体上已被对方完全征服的软弱感。

　　视线透过模糊的泪眼望去，只见对方的瞳仁闪闪发亮，充满了轻蔑和嘲弄。

　　「冰奴你好不要脸喔！表面上扮得那么清高，原来骨子里风骚戒这择耙乞啧

啧，瞧你……自己手淫都能爽到潮吹出来，简直比发倩的母狗还淫乱……」

　　「你胡说！胡说……」石冰兰无地自容，泪流满面地嘶声喊道，「是你给我

下了春药！是你给我下了药……」

　　「下药？哈哈……哈哈……哈哈哈……」

　　阿威忽然纵声狂笑，就像是听到了什么最好笑的事般。

　　「你以为刚才那些真是春药吗？」他笑得前仰后合，喘着粗气道，「实话告

诉你，那只不过是加了刺鼻苏打味的烈酒，和最普通的润滑油罢了！顶多只能让

你的自制力稍微下降、性器官更敏感一些而已……」

　　晴天霹雳，石冰兰顿时惊呆了！

　　「我不信！你撒谎……我不信！」她使劲、反覆地摇着头，颤声叫道，「那

一定是春药！一定是……你在骗人！骗人……我绝对不会相信的……」

　　「不信就问问你姐姐吧，那两瓶液体都是我叫她准备的！从调制、混合到放

进柜子，全都是她亲手完成的……你问她，我有没有骗你吧……哈哈……」

　　石冰兰猛然回过头，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眼睁睁地望着姐姐，心里千万遍的祈

祷着，渴盼能听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然而她还是失望了！姐姐的眼徊是那样的悲伤，那样的痛苦，除了泣不成声

的呜咽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石冰兰的心一下子沉到了绝望的深渊！姐姐从小就是个不会说谎的人，现在

她的眼睛也清清楚楚的告诉自己，色魔所说的确是事实————我上当了！原来

春药是假的！假的……

　　——而我刚才的种种快感却是真的，高潮也是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我真是……

　　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狂喊，石冰兰面如死灰，失魂落魄地瞪大眼，整个身躯

都控制不住的颤抖了起来……

　　「该轮到我爽了！」

　　阿威兴致勃勃地冲上前来，一个翻身就压上了石冰兰的裸体，早已勃起的阳

具对准湿淋淋的肉缝用力顶了进去，尽管阴道还是那么的紧窄，但毕竟已经潮湿

得一塌糊涂了，比较顺利的就捅到了嫩穴的最深处！

　　「怎么样？淫妇，没话可说了吧……是不是被我干得很爽呢？嗯？」

　　男人无情地讥嘲着，一边继续践踏这冷艳美女的自尊心，肉棒一边用力捣弄

她迷人的小肉洞，最彻底的侵入那不可侵犯的销魂顶点。

　　「不！我不是淫妇……不是……」

　　石冰兰凄厉地嘶喊，原本明亮的眸子里充满了悲痛与空虚，再也看不到平常

那种坚强勇敢的神色，剩下的只是一个正被蹂躏的弱女子特有的悲哀。

　　「还要嘴硬？他妈的，你就是淫妇……所有胸大的女人都是淫妇！」

　　阿威咬牙切齿地咆哮着，伸手抓住她胸前那对比一般『波霸』还大的乳房肆

意挤捏，把两个雪白柔嫩的巨硕肉团搓成各种淫靡不堪的形状。

　　「你胡说……你这个无耻的恶魔！」

　　石冰兰痛哭失声，娇躯被侵入体内的长矛撞击得一下下颤动。这时候的她已

经感觉不到任何快感，有的只是无尽的屈辱和悲痛。

　　「没错，我是恶魔，你是象征正义的女警！」阿威不怀好意地淫笑。「但你

还不是只能乖乖的张开大腿让我插？而且，说不定还会怀上我的种哦……」

　　石冰兰浑身剧震，猛然想起今天刚好到了自己的危险期。这个念头令她恐惧

得整个人发抖起来，彷佛一下子堕进最寒冷的冰窖。

　　「不要！我不要怀上你的种……」她激烈地挣扎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叫。

　　「别再作无谓的反抗了，你命中注定要替我产子……」极度的愉悦令阿威很

快就濒临爆发了，粗重喘息着将她紧紧搂住。「我会把精子全部射到你的子宫里

的……你就准备好接受我赐予你的生命吧！」

　　「不！不能射在里面……把你的脏东西拔出去！不能射……不能……」

　　话音未落男人已经达到了快乐的颠峰，吼叫着将灼热的浓精全部射了出去！

　　「啊啊……」

　　悲哀羞愧的热泪又一次夺眶而出，石冰兰清晰的感受到一股热流撞击着她的

子宫，在她身体深处轰然爆炸。

　　眼前霎时一片黑暗，她发疯般的大声哭叫，挥拳乱捶乱打对方压在身上的躯

体。有种强烈的不祥预感告诉她，自己真的会在这次强暴中悲惨的怀孕！

　　阿威盘算的显然也是同样的念头，两三下就制伏了石冰兰，然后强行把她的

双腿倒折了起来，再用绳子将膝盖和肩部牢牢的绑住，让她的屁股仰天高高翘起，

使精液不至于从肉洞里倒流出来。

　　「人渣！疯子……」石冰兰羞愤地挣扎着，喊出的每个字都充满恨意，「我

绝对不会替你生孩子！就算怀孕了我也一定会打掉，不会让这个孽种出生的！」

　　「贱奴，你竟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阿威听得心头火起，怒喝道，「你

是不是又忘记我教你的规矩了？」

　　不等他吩咐，楚倩又狠抽了堵住嘴巴的石香兰几鞭，可怜的女人连哭都哭不

出来，只能痛得躺在地上打滚，啪啪的响声令人心惊肉跳。

　　石冰兰的脸颊一下子惨白了，不得不紧紧抿住了嘴唇。

　　「看来你很健忘，老是记不住性奴应该遵守的规矩！」阿威眼珠一转，冷笑

道。「好吧，我就给你点深刻的教训，让你用切肤之痛来时刻提醒自己！」

　　他从屋角端来一盏酒精灯，放到地上点燃了，又拿起一根铁铸的长条，把尖

端架在火焰上加热，几分钟后就烧得通红。

　　「你……你又想干什么？」石冰兰恐惧地颤声道。

　　「帮你烙印啊！性奴就跟宠物一样，身上都应该有主人留下的不可磨灭的标

记，浥样才能让你永远记住自己的身份！」

　　阿威说着拿起铁条的把柄，狞笑着向石冰兰凑了过去，一股逼人的热浪立刻

灼痛了肌肤。

　　「别给我烙印！」石冰兰全身发抖，绝望而无助的拼命挣扎着，用尽所有力

气嘶叫。「我不要这样的标记……不要……不……啊——」

　　凄厉的惨叫声祷次响起，那烧红了的烙铁毫不留情的落了下来，狠狠的贴上

高高獗起的美丽玉臀。

　　「嗤嗤——」

　　烙铁和皮肤的结合处冒起了青烟，剧痛令石冰兰几乎要昏了过去，丰满结实

的光屁股疯狂扭动着想要挣脱，鼻中同时嗅到一股焦臭的气息。

　　「哈哈……」阿威狂笑着抱紧了她的臀部，足足过了五秒钟才将烙铁移开，

退后一步满足的欣赏着。「女警花的屁股上烙着犯人的名字，这真是太妙了！」

　　大颗的泪水滚落脸庞，石冰兰在悲痛欲绝中望向自己赤裸的屁股，只见在左

边的雪白臀肉上，赫然多出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正楷【威】字！

　　乌黑的字迹是那么的显眼，那么的丑陋，不单只印在了她的肌肤上，也毁灭

性的印在了她的灵魂深处，成为一辈子的耻辱象征！

　　她眼前一黑，急怒攻心的晕了过去……

第３８章　再次同流合污

　　午夜十二点，Ｆ市协和医院。

　　宽敞舒适的高干病房里，昏迷中的王宇静静的躺在病床上，头部包扎着厚厚

的绷带，身上连接着各种医疗仪器，看上去是一副标准的重症病人模样。

　　这是半年之内，他第二次住进高干病房了！不过这次的情况要严重得多，是

否还能够苏醒过来，院方连半点把握都没有。

　　身材娇小的女警孟璇就坐在床旁，怔怔地望着恋人，苹果脸上充满复杂难言

的表情。

　　这些天，她几乎是寸步不离的照顾着王宇，替他擦脸抹身甚至伺候便溺，闲

暇的时候还按照医生的吩咐，在王宇耳边一遍又一遍的轻声呼唤着，企图刺激他

的脑细胞。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这么多天过去了，恋人对她的呼唤似乎一点

反应都没有，就连脉搏的跳动都几乎没有变化！

　　不过就在今晚，孟璇忽然心中一动，冒出了个连她自己也觉得荒谬的念头。

她匆匆回到警局，借来了一部小型录音机，放置在王宇耳边，开始播放一张录有

石冰兰讲话的录音带。那是去年在年度工作总结会议上，石冰兰所做的发言，按

照惯例录音下来作为内部资料，录制的效果十分清晰，就好像石冰兰就在耳边说

话一样，没有半点杂音。

　　奇迹出现了！这录音带播放了才几分钟，王宇的脉搏跳动速度就明显加快了，

就连眼皮都若有若无的微微跳动起来。孟璇大喜过望，连忙喊来医护人员，一检

查之下，果然各项数据都有改善的迹象。

　　负责诊治的几个医生都十分振奋，连声夸奖孟璇能干，并嘱咐她继续努力下

去，只要情况能进一步稳定下来，下周就可以进行一次开颅手术，将压迫脑部神

经的一团淤血清除之后，相信就能令王宇恢复知觉了。

　　孟璇听了激动不已，等医生走后，又将录音带反覆重播了好几遍，直到刚刚

才停止。然而眼见恋人有救了，她心中固然喜悦万分，但同时却也充斥着一股难

言的苦涩和心酸。

　　恋人对自己的呼唤毫无反应，但对「情敌」的声音却是如此敏感，哪怕是录

音都能对脑部造成巨大刺激。就算是再豁达大度的人，想起来也都极不是滋味。

　　——干嘛……只要阿宇能醒过来，活得开心幸福，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孟璇深深叹了口气，强迫自己赶走郁闷的情绪，不再去想这事了。

　　她闭上眼，正想趴在床边休息一会儿，忽然听到门被轻轻推开了，有人无声

无息的走了进来。

　　孟璇回头一看，全身剧震，整个人一跃而起，反手就抽出了腰间的手枪！

　　「恶魔！你……你来这里干什么？」

　　她盯着眼前那张狰狞可怖的脸，平举枪口，嘴里发出愤怒的喝声。

　　「喂喂喂，把枪放下！别冲动啊……我是给你送药来了……」

　　阿威双手乱摇，示意自己并未带武器，显得十分诚恳，语声也相当和善。

　　但是孟璇显然并不相信他，咬牙切齿地怒斥道：「骗鬼去吧！你以为我还会

再上你的当吗？你的药根本就是假的！」

　　她越说越气，一个箭步跃过来，右手持枪顶住阿威的脑门，左手握拳狠狠击

中了他的小腹！

　　阿威痛得弯下腰来，跟着又听到「啪、啪」脆响，脸上被掴了好几耳光。

　　「哎呦！快停手……我都叫你别冲动了！你至少该听我把话说完……」

　　阿威捂着脸苦笑说，虽然被打得很痛，但心里却暗暗窃喜。

　　他冒险来到这医院里，最怕的就是这小女警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见面就愤怒

开枪，或是喊来其余的警员捉拿自己，那意味着她已完全觉醒悔悟、下定决心与

自己一刀两断了！而现在她只是痛殴自己，并没有闹大动静的企图，说明她潜意

识里仍把自己看成「同伙」，她现在的反应，不过是被同伙欺骗以后的狂怒罢了！

　　果然，孟璇拳打脚踢了一阵后，力量渐渐减轻了。最终，她喘息着停止了动

作，狠狠地道：「药在哪里？」

　　「在我左边口袋里！」

　　孟璇伸手搜走了一个小铁盒，退后了几步，打开一看，里面果然装满了上次

注射的那种药剂。

　　她关紧盒子，心中一阵悲哀恐惧。虽然她知道这绝非解药，但是这药注射到

体内后，胸部的奇痒的确可以疏解很多。她注射多日后已经不知不觉产生了「药

瘾」，再也离不开它了！

　　阿威见她收下了药物，双眼马上露出得意的狞笑，假惺惺地说：「我知道上

一批的药物，今天差不多该用完了，所以特意赶来给你另送一批新的。怎么样？

我对你还算够意思吧？」

　　「少废话！」孟璇仍然警惕地瞪着他，低声喝道，「你绝不会无缘无故来对

我示好的！快说，你到这里来又有什么阴谋？」

　　「哎，别那么多疑啦！我真的什么阴谋也没有，除了给你送药之外，我来只

不过是想提醒你一件事……一件跟王宇密切相关的事！」

　　盂璇原本满脸不信任的表情，但是一听到「王宇」两字，顿时震动了一下，

厉声说：「我警告你，不许你再动王宇的歪脑筋！他都已经昏迷了……对了，这

次他受伤，是不是又是你下的手？」

　　她说着，苹果脸上浮现出杀气，扣住扳机的食指不住颤抖着，彷佛随时都可

能会失控开枪。

　　阿威背上沁出了冷汗，强作镇定的一耸肩说：「我听说警方发现，王宇身上

除了他自己的血之外，还沾有不少别人的血迹，说明打伤王宇的人自己也受了不

轻的外伤。要不要我现在就脱光给你看看，我身上到底有没有伤口，好证明我的

清白呢？」

　　孟璇听他语气如此平静，心中已经相信了几分，不过事关重大，她还是咬着

嘴唇，点了点头说：「脱吧！」

　　阿威嘿嘿一笑，没多久就脱了个精光。果然全身只有不少旧的疤痕，没有一

处新近受过伤的迹象。

　　孟璇脸上的敌意又减轻了不少，正想说什么，忽然听到脚步声从走廊传了过

来，正向这里接近！

　　她吃了一惊，慌忙将枪收了起来。而阿威更是用不着她提醒，已抓起衣裤躲

进了洗手间，刚掩上门，一个查房的护士就走了进来。

　　这护士只是循例来查房的，跟孟璇打了声招呼，检查了一下王宇的状况后，

就离开了，并未注意到病房里有何不妥。

　　等脚步声远去后，孟璇呼了口气，随手关上了病房门。刚一回头，就见阿威

从洗手间走了出来，全身居然还是赤裸裸的，并未穿上衣裤。

　　孟璇脸一红，目光自然而然的望到了他胯下，只见那根粗大的肉棒正昂然勃

起，彷佛在向自己耀武扬威。

　　她蓦地只觉双腿泛起空虚感，知道是身体又开始产生「需要」了，忙强行压

制下来，转头不再去看那令她脸热心跳的狰狞器官。

　　但阿威却故意走到她面前，示威般抖动着阳具，嘴里还发出嘿嘿的笑声。

　　孟璇抵受不住了，气恼的一跺脚说：「你怎么还不把衣服穿上？」

　　「喂，是你叫我脱光的啊……不亲热亲热就穿回去，我这位老弟恐怕很难答

应……」

　　阿威色迷迷的笑着，张开双臂，做出要搂抱孟璇的姿势。

　　孟璇退了一步，双手握拳怒喝道：「滚远点！我不许你再碰我一根手指！」

　　阿威不在乎的一笑，大模大样坐了下来：「ＯＫ，不碰就不碰嘛，别那么紧

张好不好？我刚才说了，我今天来，是想提醒你一件有关王宇的重要事！」

　　「什么事？你说！」

　　「你知不知道王宇现在的情况很不妙？如果他从此无法苏醒了，固然是毁灭

性的悲剧：但如果他醒过来了，也将马上面临灭顶之灾……」

　　「胡说！」

　　孟璇的苹果脸气得通红，正要怒斥对方，忽然心中一凛，彷佛隐约猜到了是

怎么回事。

　　阿威自然也猜到了她的心思，正色说：「偷拍石大奶的人是王宇，这个真相

刑警总局迟早会调查出来的！搞不好他们现在已经怀疑王宇了，只不过因为王宇

还在昏迷，你又遭遇到很多不幸，他们暂时不忍心追查下去而已。但是只要王宇

一醒过来，他们就没有理由再袖手不管了，到时候一定会来查问王宇的！那时就

将是他的末日！」

　　孟璇打了个寒噤，娇躯开始发冷，但小腹间却炽热起来。她喘了口气，闷哼

了一声：「哪有这么严重？你……你别在这里危言耸听……」

　　「危言耸听？嘿，虽然偷拍本身并不算大罪，但是这件事已经成为本市家喻

户晓的丑闻，你们头头在舆论的压力下，只会严惩王宇而绝不会宽大的……」

　　阿威那讥诮的嗓音不断传来，充满了强大的自信。

　　「想想吧，他的名誉、地位和职业将会在一夜之间全完了！不但肯定会被开

除，而且今后将永远被世人唾弃……这是不是比死更令他难受呢……」

　　孟璇只听得心慌意乱，饱满的胸脯开始急促的起伏，颤声道：「那你说怎么

办？」

　　这句话她完全是下意识的脱口而出，说完后才觉得不对劲。该死！怎么自己

又向这个色魔讨教起来了？

　　阿威慢悠悠地说：「办法我当然有。我可以令王宇躲过身败名裂这一劫……

不过，就怕你狠不下这个心肠！」

　　「什么办法？你……你先说来听听！」

　　孟璇紧紧扯着自己衣角，喘息声不住加剧。她的胸脯已不像过去那样奇痒无

比了，但是全身的每一处彷佛都燃起了火，令她感受到极度空虚的煎熬。

　　「很简单，就是四个字！」阿威似笑非笑的欣赏着她的窘态，加重语气道：

「嫁祸他人！」

　　「嫁祸？不，不行……我那些同事都是好人，我不许你伤害他们……再说，

他们每个人都已经被严格调查过了，根本都不具备偷拍的机会……」

　　「没错，他们一般人是不具备机会。可是有一个人一定具备的，而且从理论

上说，这个人的机会甚至比王宇还大得多！」

　　「谁？」

　　「就是石大奶本人呀！」阿威的话犹如石破天惊，「只要能编出个理由来，

让大家确信，是石大奶自己在办公室安装了偷拍摄影机，自己录制了那个影片，

那么，王宇的危机就解除了！他将来醒过来之后，也不会再有人去调查他……」

　　「你疯了！石……她怎么可能偷拍自己？这话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

　　「怎么不可能？哈，哈，理由我都已经想好了，具体的嫁祸步骤我也都考虑

周全了，保证能让石大奶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当然，前提是她永远落在我掌握

中，没办法亲自出来辩解——所以嘛，现在就看你是否能下这个决心了？只要你

肯牺牲石大奶，和我一起彻底搞臭她，就能挽救王宇的声誉和前途！」

　　孟璇大脑一阵晕眩，双目失神的喃喃道：「不，我不能这么做……我已经出

卖了石……她一次，不能再对不起她了……」

　　阿威冷笑说：「ＯＫ，那我就不管啦，算我多事。王宇将来会怎样，你就听

天由命吧！」

　　说完站起身来，做势欲走。

　　孟璇呆呆的望着，苹果脸上露出挣扎矛盾的表情。

　　阿威一边慢吞吞的披上衣服，一边摇头叹息说：「可怜的王宇，他是自尊心

那么强的人，将来遭到世人唾骂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羞愧得想不开，做出什么

傻事来呢？唉，或许这就是命运吧……」

　　孟璇心中一紧，再也控制不住了，扑过去拦住阿威的去路，惶急地道：「等

一下！你让我……考虑考虑！」

　　「行啊，我就在这里等，你慢慢考虑吧……不过，一边考虑，咱们正好一边

找点乐子，哈哈哈……」

　　淫笑声中，阿威出其不意的踏出两步，伸手抱起了孟璇娇小的身躯。

　　「放开我！」

　　孟璇又羞又怒的叫着，但却没有剧烈的反抗。一方面是因为她心绪已乱，另

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的生理欲望已然全面爆发了，她也非常需要异性的亲密接触！

　　「别假正经啦！我亲爱的小璇……我们俩都已经『合作』过多少次了……只

要我们继续这样合作下去，不管什么难题都能迎刃而解的……」

　　「你……你这个魔鬼！你不要再说了……啊啊……魔鬼……」

　　孟璇嘴上羞愤地哭骂着，但是身体却全然不由自主的热烈迎合起来，自动抬

高了光溜溜的美腿，让对方的大手深入自己裙下，顺利褪下早已湿透的内裤。

　　接下来的几分钟，孟璇又陷入了一片昏眩之中，双眼视线模糊，自己都不知

道自己在干什么，只隐约感到嘴里骂得更凶更厉害了，但同时身体的扭动也越来

越疯狂。

　　片刻后，等到她的视线稍微恢复明朗时，她发现自己就像个小树熊一样，四

肢死死交缠着色魔，悬挂在他强壮的身躯上，而双腿之间的空虚已经被一股灼热

填得满满的，全身的每个细胞都舒爽得彷佛要爆炸了开来。

　　——阿宇，对不起……阿宇！我终于还是没能忍受诱惑，把灵魂和身体一起

出卖给了魔鬼……可我有一大半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我真的是为了你……

　　泪眼朦胧之中，孟璇转过视线，望着病床上静静躺着的恋人，一边在心里反

覆念叨着，一边激烈地扭动着丰满的小屁股，就像一匹发情的小母马一样，主动、

狂热的在阿威身上驰骋着，尽情享受着上下套弄肉棒带来的快感，嘴里的骂声也

渐渐变成了放浪的呻吟。

　　阿威满意的欣赏着这小女警的媚态，一手抱住她的腰肢，一手揉弄着她胸前

饱满的肉球。虽然她的乳房尺寸比起石冰兰来颇有不如，但对于性爱的接受程度

却绝对在后者之上，再加上还有药物的辅助作用加以调教，相信用不了多久，就

能令她身不由的彻底沉溺到肉欲的世界里，再也不能自拔！

　　套弄了数百下后，孟璇全身歇斯底里般颤抖起来，热泪夺眶而出，哭叫着死

命搂紧色魔的躯体，就在自己恋人的病床边达到了绝顶的高潮……

　 ＊＊＊　　　　＊＊＊　　　　＊＊＊　　　　＊＊＊

　　几天后，一个惊人的消息传到了Ｆ市刑警总局，使所有警员为之哗然。

　　赵局长因高血压突然复发，被连夜送到首都疗养院进行治疗休养。他临走时

向上级部门提交了一份申请书，声称自己年老多病，已无法再返回工作岗位，因

此请求提前退休。

　　这一申请是否得到了批准，暂时还没人知道。不过，空出来的局长一职则很

快的宣布，由原专案组的组长李天明先行代理，至于今后具体如何安排，则要等

待上级『进一步研究后决定』。

　　对此，警局里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所谓的『休养』、『提前退休』，不过

是体面的说法，给赵局长保留一点面子罢了。近来刑警总局祸事连连，变态色魔

一案迟迟未能侦破，连受到市政府嘉奖的『第一警花』都被绑架了，这本来已搅

得人人都焦头烂额，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又爆发偷拍丑闻，而赵局长全都拿不出

解决的办法来，当然是只好黯然下台了。

　　对这个结果，警员们其实大都也有心里准备，但是代理局长一职的居然是李

天明，这令许多人又吃惊又不满，肚子里颇有微辞。

　　「……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凭什么是李胖子……谁都知道他是靠

着『手腕活络』才能爬到高位来的，根本什么本事也没有嘛……」

　　中午在办公室休息时，好几个专案组的成员聚在一起发牢骚。

　　「这下子是彻底让外行领导内行了……」刑警老田摇头嘀咕。「我就不信，

他能够带领我们侦破这两个棘手的案件，收拾眼下的烂摊子！」

　　另一个刑警神秘兮兮地说：「据小道消息，上面有秘密指示，色魔的案子和

偷拍的丑闻，李胖子只要能查出其中一个，他就能去掉『代』字，稳稳坐牢局长

的宝座了！」

　　「凭什么啊？」好几个警员都不服气的叫嚷起来，「当初赵局长是对上级立

了军令状，一个月之内要缉拿到色魔，现在一个月时间都还没到，他就已经负责

任的离职了。李胖子想当咱们的头头，也必须立下同样的军令状，否则可就太不

公平了！」

　　说话之间，局里的秘书小蔡匆匆进来，招呼专案组成员们去会议室开会。

　　警员们默不作声的跟着他走进了会议室，李天明已坐在最中间的位置上等着

了。他笑容可掬，对每个人都一一点头问好，又亲自替老田等老警员端来茶水，

丝毫没有因升职就端起了架子，反倒比平常更加热情随和了。

　　众人彼此客套几句后分别就座。李天明先对赵局长的因病离职发表了一番感

慨，将他大大称赞了一番，然后又恳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希望在大家的帮

助下一起努力，早日侦破两大案件，挽回刑警总局的形象云云。

　　尽管他说的都是官样文章，但不可否认姿态足够诚恳，警员们不禁对他略为

有了好感，心中原有的不满和不服都有所消退。

　　之后进入会议正题，先讨论的是偷拍丑闻。

　　李天明清了清嗓子说：「诸位，赵局长由于一些顾虑，在调查丑闻期间一直

没有向大家出示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这或多或少影响了调查的进展。现在，兄弟

我决定把这条线索公诸于众，这样大家才能够充分了解所有细节，集思广益，相

信对破案一定会有所帮助！」

　　说完他一挥手，秘书小蔡就打开了会议室的投影机，播放起一段清晰的影片！

　　警员们一看之下，人人都瞠目结舌，原来这就是石冰兰更衣的偷拍影片！虽

然丑闻已经调查半个月了，可是这个影片赵局长却从未给任何人看过。他们都了

解，这是为了保护石冰兰的隐私，但是心中始终不免有些好奇，特别是好几个正

值血气方刚的壮年警员，平时不可能没注意这位女上司比『波霸』还要丰满的胸

部，因此一听说她居然被偷拍了更衣的镜头，都难免有些想入非非，只不过没有

机会亲眼目睹罢了。

　　然而现在，这段原本秘而不宣的影片，却活色生香的播放了出来！那一向威

严、骄傲而高高在上的队长，居然就在萤幕上脱掉一件件衣物，直到全身仅剩下

『三点式』……

　　当影片终于播放到石冰兰半裸的胴体，在不经意间暴露出最多春光时，现场

彷佛陷入了如死一般的沉寂中，每个人都目不转睛的盯着萤幕，脸上或多或少的

有所失态。

　　唯一一个没有看萤幕的是李天明！他不动声色的逐一望着众人的反应，只见

各种复杂的表情都有，包括惋惜、鄙夷、痛心、甚至还有明显的贪婪欲念！

　　李天明满意地笑了。他确信，日后就算石冰兰出其不意的击毙了色魔，重新

回到警局里，她也不可能在这些部下们面前恢复原有的威信了，永远、永远不可

能……

　 ＊＊＊　　　　＊＊＊　　　　＊＊＊　　　　＊＊＊

　　「冰奴……你真是个天生做性奴的货色！我敢肯定，你将来会比楚倩更有潜

力的……哈哈哈……」

　　在地狱般的宽敞地下室里，阿威坐在沙发上吃吃淫笑，得意地望着怀里的石

冰兰。

　　这个巨乳细腰的冷艳美女，此刻正一丝不挂的跨在自己身上，被迫用『观音

坐莲』的姿势交合着。她的双臂照旧被反锁身后，性感惹火的娇躯承受着一波波

冲击，胸前那对丰满的乳房就像巨大的皮球一样不停的上下摇晃。

　　石冰兰俏脸一红，跟着又转为煞白。

　　「你可以强占有我的身体，逼我做性奴，迫我叫你主人，但我的内心永远也

不会向你屈服！」她咬着牙一字字道。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阿威反而兴高采烈。「老实说，你若太快就屈服

了，我还觉得没意思了呢！」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道：「最完美的性奴，本就是需要时间来精心『打造』

的……她必须非常勇敢、非常坚强，并具备足够坚韧的意志，才能承受得起长期

的ＳＭ调教……否则，在肉体还没完全沦陷于肉欲的时候，精神就先崩溃了，那

乐趣可就大大降低了……」

　　说到这里，阿威的声音渐渐狂热了起来：「我一直在寻找这样的理想目标，

可惜之前绑架的十多个猎物全都失败了……直到我遇到了你！嘿……感谢上苍！

我马上就确定，你就是我苦苦寻觅了这么久、最可能实现我梦想的目标！」

　　「我也确定你根本就是个疯子！」石冰兰只觉得浑身寒气直冒。「你真的该

去看看心理医生了……不然你的心理障碍会越来越严重……」

　　「ＮＯ，该去看心理医生的并不是我，而是你自己！」阿威怪笑道。「可惜

的是，你找了一个三流的医生，根本没弄清楚你真正的障碍在哪里……」

　　「你说什么？」石冰兰的心猛然往下一沉，颤声道，「这是……什么意思？」

　　阿威没有正面回答，自顾自的道：「性，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人类本能，你

却走入了歧途，把性看成是不洁、骯脏的事……你心里充满了罪恶感，一直拼命

压抑自己的性欲，甚至强迫自己相信你是个性冷淡……但实际上，你却是个对性

有着深切渴望、肉体极度需要满足的女人……渴望到每晚都会做春梦……」

　　「住口！你……你胡说！」石冰兰像见了鬼一样，惊慌失措地大叫了起来，

本能的就想否认，「我没有！你胡说……我没有……」然而抬眼望去，对方两道

森寒的目光正犀利地瞪过来，充满了嘲弄和戏嘻，令她全身如堕入冰窖，喊声戛

然而止。

　　——完了，这恶魔掌握了我全部的隐私……

　　只是短短一闪念间，石冰兰就恍然明白了过来，猜到对方一定是看到自己那

些最不愿为人知的、锁在小抽屉里的秘密。

　　她不禁满脸通红，方寸大乱。

　　「真正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是你自己！」阿威用怜悯的眼神望着她。「你

对性爱缺乏科学的认识，拼命压抑的结果，导致你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于是你

的潜意识里开始希望能出现一个强者来征服你！用粗暴的交媾来粉碎你自己设下

的障碍，你才能既享受到肉体的欢愉，又自我安慰『心理没屈服』……」

　　「你神经病……一派胡言！神经病……」

　　石冰兰语无伦次地怒斥着，俏脸上却血色尽褪，恨不得用手掩住耳朵。

　　然而对方那嘶哑、低沉的嗓音却还是如同丧钟般，字字句句敲响在心头。

　　「遗憾的是，这样的强者始终没出现。于是你本能的旺盛情欲，只好透过做

春梦的方式来自我排遣……至于春梦中各种各样的虐待，完全不是那个三流心理

医生说的，工作压力太大的缘故，而是因为你压抑的太久，性心理不知不觉的扭

曲了……你变成了一个具有受虐倾向、只有被自己痛恨的罪犯ＳＭ调教，才能获

得最强烈快感的大奶淫娃！」

　　石冰兰的肺都要气炸了，杏眼圆睁的想要进行驳斥，但却又哑口无言。

　　一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涌了上来，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挫败，彷佛心灵深处有某

样骄傲、圣洁的东西轰然崩塌了，无法再义正严辞地面对色魔。

　　「别再固执了，乖乖作我的性奴吧……你那个窝囊废前夫，根本就没办法满

足你嘛……」阿威故意用手掌托起她光滑结实的臀肉，进一步施加打击。「要是

让他看到，你屁股上有我留下的这个永久标记，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呢？」

　　石冰兰心头「咯登」一下，俏脸更加惨白了，同时露出羞耻悲哀到极点的神

色。

　　这是她毕生也无法洗脱的屈辱！一想起来她就羞愤欲死，觉得自己真的就像

一匹低贱的牲口，身不由己的被人宣示了所有权。

　　这几天每当伸手摸到屁股上那一小块印痕时，她都有种要发疯的感觉，恨不

得拿起一把刀将这块臀肉削去，就算失血过多而死也在所不惜。

　　——是的，如果忠平看到会怎么想呢？自己的妻子不但被色魔强奸，还被烙

上了永远象征着耻辱的印记，他能接受这么残酷的事实吗？

　　石冰兰无声地询问着自己，一时心乱如麻。

　　「主人……主人！」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楚倩的叫嚷声，跟着是石香兰哭泣声和跟跆的脚步声，似

乎是两人正在拉拉扯扯。

　　石冰兰心中凄然，知道性格柔弱的姐姐又被欺负了，可恨自己失去了保护她

的能力，只能任凭她被人凌辱。

　　脚步声很快接近了，楚倩强拽着石香兰闯了进来，后者正在号啕大哭。

　　「这是怎么了？」阿威的兴致被中途打断了，怒火一下子冒了起来。「我让

你去哄孩子，怎么你自己反倒哭起来了？」

　　他指的是石香兰的亲生儿子小苗苗，这个一起被绑架来的小婴儿，一直都是

要胁母亲就范的最有效武器。在阿威的『恩准』下，石香兰只要表现得好，每天

都可以隔着铁笼哄哄儿子亲热一番。起初她还不断苦苦哀求将婴儿放出来，阿威

始终不肯，时间一长她也就死心了。

　　「呜呜……」

　　石香兰涕泪交流地抽泣着，什么话也不敢说，只是用胆怯的目光楚楚可怜地

望着楚倩，彷佛在做无声的哀求。

　　「主人，这个贱奴胆敢违抗你的命令！」楚倩不为所动，幸灾乐祸地抢着道。

「刚才她偷偷的给孩子喂奶，正好被我抓个正着……」

　　「贱奶牛！」阿威果然大发雷霆，咆哮道。「我说过多少次了，那小家伙只

能喝奶粉，你竟敢不听我的话！」

　　「扑通」一声，石香兰吓得跪了下来连连磕头，浑身颤抖地痛哭道：「我错

了……主人！求你饶恕我……我知道自己错了！」

　　目睹这一切的石冰兰又是悲愤又是惊讶，美眸怒视着正搂住自己恣意肆虐的

恶魔，忍不住大声道：「姐姐为什么不能给自己的孩子哺乳？她做错了什么？」

　　阿威冷笑一声：「贱奶牛，你自己说！」

　　「是！」石香兰羞红了粉脸，用发颤的声音道，「贱奶牛的奶水……是供给

主人淫乐用的，只有主人……才能品尝……」

　　「姐姐！」

　　石冰兰心中一酸，含泪说不出话来了。

　　「这么喜欢让人吸奶是吗？好，我就让你吸个够！」

　　阿威恶狠狠的狞笑着，命令楚倩把可怜的女人拖向角落的吸奶机器，强迫她

在平台上摆好了『奶牛』的姿势，然后开动机器开始给她抽奶。

　　「啊呀呀……呀呀……」

　　石香兰像往常一样哭叫了起来，乳尖上传来疼痛和快意交织的感觉，洁白的

奶水一股接着一股的喷到容器里。

　　由于今天已经抽过奶了，她的产奶量虽然旺盛的几乎可以和真正的奶牛相媲

美，但也经不起这样频繁的抽取，两粒紫红的大奶头已经被吸的又扁又长，可是

奶水却渐渐的开始枯竭了。

　　石冰兰看在眼里，彷佛感同身受般痛在心上，真想冲过去解救姐姐的危难，

但是却被阿威紧紧抱住了，怎么挣扎都动弹不得。

　　「他妈的，别动！」阿威双臂箍着她纤细的腰肢，手掌在她浑圆结实的屁股

上使劲拍打，沉声威胁道。「你给我老老实质卧挪着屁股挨操，不然我就让你姐

姐受更大的罪！」

　　石冰兰只好放弃徒劳的反抗，悲哀地望着姐姐。丰满的臀部上不断传来清脆

的掌击声，虽然不是很痛，但却令她越发感到羞耻。

　　「既然你不让姐姐哺乳，又抽那么多奶水出来干嘛？」她忍气吞声地道。

　　阿威喋喋怪笑：「用处可多了，比如漱口，洗脚，冲厕所……哈哈哈！」

　　石冰兰气得全身发抖：「你有没有人性？女人的奶水是圣洁和母爱的象征，

怎么能拿去做那么骯脏的事？」

　　「哈……这算什么？还有更骯脏的呢！」

　　阿威突然灵机一动，泛起一个更加恶毒的念头。他抱着石冰兰大步走到吸奶

器旁边，将她摆弄成双肩着地的跪趴姿势，令她那浑圆雪白的屁股高高的翘了起

来。

　　「圣洁和母爱？哼哼，我看拿来洗洗你这个下流的大屁股还差不多！」

　　他冷笑着抓起吸奶器上的导管，将末端从采集箱里拔了出来，然后用手粗鲁

地扒开了石冰兰的屁股，露出了两个白嫩肉丘之间那小巧秀气的淡褐色菊穴。

　　感觉到肛门骤然袒露出来接触到了冷空气，石冰兰胀红了脸惊呼出声，这才

明白恶魔打的是什么主意：他竟然要用姐姐的乳汁来给自己灌肠！

　　「不……你不要欺人太甚！这太过份了……」

　　她又羞又气的尖叫了起来，光屁股本能的拼命摇晃着想要抗拒，但是导管的

末端还是准确无误的插到了屁眼里，而且一下子就捅进了娇嫩的肛肉。

　　「不准乱动！你又不是没灌肠过，还扮什么清高！」

　　阿威一手抱住她赤裸的臀部，另一只手将导管牢牢的插进她的菊穴，说什么

也不让她挣脱开。

　　「啊……不！」

　　灌肠的熟悉感觉传了过来，尽管已经遭受过很多次了，石冰兰还是羞耻得快

要哭出声来，丰满结实的屁股摇晃得更加激烈。

　　其实姐姐的乳汁是温热的，比那些冰冷的润滑剂要舒服得多，可是这种行为

实在太变态了，在心理上给人带来了更大的羞辱。

　　「主人……求求你别这样……别再折磨我们姐妹了！」

　　石香兰泪流满面的痛哭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两粒奶头不断一弹一缩，被

强抽出来的乳汁顺着透明的导管汨汨流动，全都灌到了妹妹的肛门里。

　　「哈哈哈……姐姐的奶水用来给妹妹洗屁股，这真是太妙了！」

　　阿威得意的连声怪笑，目中射出残忍而愉悦的光芒。他伸长手臂按下了机器

上的旋钮，把功率调到了史无前例的最大档。

　　「啊啊——」

　　石香兰的声音霎时变成了惨叫，本已渐告枯竭的奶水猛地又狂喷了出来。这

样大功率的强行抽奶只在真正的奶牛身上用过，没有任何人能忍受得了。

　　「饶了我吧……主人！啊啊啊……好痛……主人！啊……我再也不敢不听话

了……」

　　剧痛完全盖过了快感，她撕心裂肺般的哀嚎着，感到自己的奶头快要被硬生

生的拉断了，喷射出去的已经不是奶水，而是自己的鲜血！

　　与此同时，石冰兰也正承受着最痛苦的折磨，大量乳汁源源不绝的灌进直肠

里，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小腹里已经发出了咕噜咕噜声，她的屁股开始痉挛了

起来，嘴里忍不住苦闷的抽泣着，感受到强烈的涨痛和汹涌而来的便意。

　　「加油啊！」阿威看得兴高采烈，放声笑道。「你们再比赛一下，看看是姐

姐的奶水流量大，还是妹妹的肛门容量大……哈哈哈……」

　　嘶哑的淫笑声中，姐妹俩发出悲惨的哭叫呻吟，一起扭动着雪白诱人的裸体

徒劳的挣扎着，看上去真是有说不出的凄美香艳。

　　直到石香兰的乳房里再也抽不出半滴奶水了，阿威才意犹未尽的关掉吸奶器，

而这时已有超过三百毫升的乳汁灌进了石冰兰的直肠，痛得她冷汗直冒脸色惨白。

幸好多次的灌肠显然使她有了一定的经验，倒也不至于像头一次那样惊慌失措。

　　「冰奴赢了！」阿威满意地吹了声口哨。「看来灌肠的确有效，你肛门的忍

耐力一次比一次好了，以后夹起鸡巴来一定爽得要命……哈哈……」

　　「快……让我……去方便……」

　　石冰兰羞耻得面红耳赤，颤抖着嗓音断断续续地道。这样的羞辱感每天都要

经历好几回，她已经逐渐麻木了，所不同的是这次有姐姐在旁边看着，面子上还

是放不下来。

　　阿威眼珠一转，竟真的俯身解开了她被反绑在身后的双臂，然后指着墙角阴

笑。「好，你就到那里去拉吧！」

　　石冰兰辛苦的转头一看，这才瞧见那里赫然摆放着一个马桶，俏脸顿时胀红

得像个番茄。她一咬嘴唇，摇摇晃晃的就想起身奔过去。

　　谁知腰肢才刚一直起阿威突然伸手牢牢按住了她的背部，狞笑道：「不准起

来，要方便你就给我爬过去！」

　　石冰兰气得怒目圆睁，但这时已经顾不上太多，只好维持着跪趴的姿势不变，

手脚着地一步步的在地上爬着，浑圆的屁股狼狈的高高翘起，随着爬行的动作自

然而然的摇摆了起来。

　　「哈，真是头天生的母狗！」阿威看得双眼发光，口中却恶狠狠地讥嘲辱骂

道。「这么喜欢在地上爬，你比你的奶牛姐姐还下贱……」

　　石冰兰被骂得羞愤交加，下意识就想停下来，但直肠里却发出了抗议的咕噜

声。她只有咬紧牙关，强忍着内心的屈辱慢慢向前爬动。每爬一步，胸前那对巨

大丰满的赤裸乳房就沉甸甸的上下一颤，令人感受到无与伦比的份量与弹性。

　　「屁股摇的幅度大一点！」

　　暴喝声中，阿威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柄戒尺，俯身对着那高翘的圆臀「啪」

的就抽了下去。

　　「啊！」

　　石冰兰猝不及防，吃痛的臀部条件反射般一抖，差点控制不住，将秽物喷发

了出来。她脸无血色，淡褐色的小巧屁眼拼命的痉挛缩紧着，用尽全力才将便意

压了回去。

　　「摇啊……给我用力摇起来！」

　　阿威声色俱厉，手中的戒尺又逼了过去。

　　臀肉上传来金属冰凉的寒意，石冰兰不由自主的惊叫起来。她可以挨得住皮

肉之苦，但却生怕刚才那种惊险的情况再来几次，万一哪次没能忍住可就糟了。

　　——反正就是这么短短的一段距离，忍辱负重一下吧，熬过去就完事了……

　　心里这样想着，她羞辱万分的屈服了，丰满肉感的光屁股开始摇摆得更为明

显，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夸张的扭动了起来。那雪白的臀肉充满诱惑的晃来晃去，

左臀上小小的【威】字烙印是那么醒目，在眼前一扭一扭的划出性感的圆弧。

　　「对了，就是这样爬才好看……不许偷工减料！你这淫乱的大奶牝犬……」

　　阿威兴奋地吆喝着，时不时的用戒尺发出威胁，或轻或重的抽打着石冰兰的

屁股，逼迫她不断『纠正』并保持着四足母兽爬行的姿势。

　　石冰兰忍气吞声的一一照办了，好不容易快爬到墙角时，不料阿威突然对楚

倩使了个眼色，后者会意地抢了上去，吃吃浪笑着将马桶搬到厅室的另一头。

　　「你们……」石冰兰怒不可遏，简直要气昏了。

　　「你的屁股还摇得不够好，给我再来一遍！」阿威趾高气扬地命令道，那样

子就像个居高临下的帝王。

　　「你这个……魔鬼……」

　　石冰兰从牙缝里迸出这几个字，俏脸憋得通红。直肠里涌起越来越强烈的便

意，火辣辣的涨痛感令她快要崩溃了，不得不吃力的调转爬行的方向。

　　「主人，求你放过小冰吧！求你……」

　　声泪俱下的哭声又响了起来，石香兰挣扎着离开吸奶器的平台，跌跌撞撞的

奔过来恳求着，胸前那对肥硕滚圆的巨乳像柔软的大面团似的上下抖动。

　　她知道妹妹的自尊心有多强，这种把人当作狗来调教的训练，当初连自己都

受不了，羞愤欲绝的几乎想要自杀，此刻妹妹感受到的痛苦肯定更深得多。

　　「谁叫她一直对我的命令阳奉阴违！」阿威停顿了一下，狞笑道。「正好，

你也给我一起爬过去，替她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

　　说着他就一把将石香兰推倒在地，后者不敢违抗，只好含泪趴在地上，乖乖

的也开始爬行。

　　「小冰……都是姐姐不好，是姐姐连累了你！」

　　她悲痛地哭泣着，翘着肥大的屁股手足并用的爬动，就紧挨在妹妹的身后。

　　姐妹俩一前一后的在地上匍匐而行，赤裸的丰臀同样都夸张的獗起来左右摇

晃，直把阿威看得热血沸腾，眼睛里燃烧起了炽热的火焰。

　　「嘿，冰奴！你学得蛮快嘛，看来我给你准备的礼物现在就可以用上了！」

　　他兴致勃勃地冲到屋角，打开柜子取出一个圆环状物体奔了回来。石冰兰一

看差点气炸了，那竟是一个精美的高级狗项圈！

　　「这是母狗的勋章，乖乖戴上吧！」

　　阿威不由分说的一把抓住石冰兰的手臂，将狗项圈强行扣在她的脖颈上。

　　「哈哈哈……真像一只性感的美人犬啊！」

　　他目不转睛的欣赏着这四肢着地，姿势凄惨而狼狈的美女刑警，再次咧开嘴

放声大笑。

　　「快把它拿下来……」

　　石冰兰无地自容的羞叫着，内心的屈辱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屁股上被烙印

已经是性奴的标志了，而狗项圈却更加令人羞耻十倍，让她感到自己彷佛真的成

了一只宠物。

　　可是在直肠内火辣辣的巨大压力下，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事了。石冰兰痛苦地

喘息着，美丽的脸容已经完全扭曲。

　　「别靠近我……姐姐……别过来……我……我快……不行了……」

　　喉咙间颤抖抽泣着，她心中一阵绝望，知道这次自己是绝对无法再爬到马桶

那边了。

　　「不许停下来，给我跟紧一点！」阿威的声音里透着变态的兴奋，反而喝令

石香兰更加靠近上去。「好好看一下你这个骄傲的妹妹丢脸的样子吧！从后面可

以看得很清楚噢……」

　　「不！姐姐你千万别看……」

　　石冰兰颤抖着声音尖叫了起来。可是姐姐在对方的连声威逼下还是越爬越近

了，她已经可以感觉到喷在屁股上的温热呼吸。

　　「快闪开……姐姐！我……我要坚持不住了！姐姐……啊啊……」

　　话音刚落石冰兰已经濒临了极限，嘴里发出哭叫声，汗水淋漓的屁股突然疯

狂的摇晃起来，就像是头母狗正用不知廉耻的动作渴求着交欢。

　　就在这同一瞬间，石香兰已经被迫爬到了妹妹的脚后跟，她刚抬起头，就看

到妹妹的身体一阵剧烈抽搐，一股混着异味的洁白汁液猛然从屁眼里喷了出来！

　　姐妹俩同时大声尖叫。石冰兰的排泄物不可遏止的狂喷而出，全都洒在石香

兰的头脸及胸脯上。

　　「哈哈哈！你们这对淫荡的大奶姐妹，真是表演得太精彩了！」

　　阿威心满意足地狂笑连连，变态的征服快感油然涌遍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心

情真是要多畅快就有多畅快。

　　「哇！」

　　石香兰却是悲痛欲绝，被黄白相间的液体喷洒得满头满脸都是，不禁恶心的

张开嘴呕吐了起来，同时羞耻的嘤嘤哭泣。

第３９章　踏上不归路

　　傍晚六点半，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

　　车内的两个男子正在谈话。

　　「这次真要谢谢你了，老弟……」坐在驾驶座上的李天明一边打着方向盘，

一边偷快的说道。「要不是你请了你叔叔帮忙，我也坐不上这个位置。」

　　「老哥你客气啥嘛！」余新大模大样地翘着腿，「『上面』急于破案，现在

是把要是抓不到嘛，至少先把那个偷拍丑闻解决掉，也可以挽回警方的一部分声

誉，这样转正位也算名正言顺了！否则，你的位子恐怕就很难坐稳啰……」

　　「我知道，你放心好了。」李天明沉默了一阵，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说真

的，老弟，好端端的，你前些时候为什么突然捐款给警局？」

　　「不为什么，警民合作嘛……」余新仰靠在椅背上，打火点燃了香烟。「知

道你们经费吃紧，我捐点小钱，也算是对社会治安尽一点心力……」

　　「少来这一套！」李天明打断了他，嗤之以鼻地道。「我认识你多久了，还

会不清楚你的性格？」

　　余新尴尬地嘿嘿笑。

　　「老实说吧！」李天明斜睨了他一眼，「你当时是不是想动那朵『「市第一

警花』的歪脑筋？所以才用这个迂回方法，试图找借口去接近她……」

　　「嗯，嗯……被你识破了！」

　　余新倒也爽快，长长的吐出了一口烟雾。

　　「你可真够损的，人家都有丈夫了……」

　　「那又怎么样？」余新蛮不在乎。「这位石波霸很了不起啊，人人都说她厉

害，可我就偏偏想把她弄到床上去！哈哈……」

　　「嘿，果然如此！」李天明淡淡道。「不过很可惜，你捐钱后还来不及接近

她，她就被色魔绑架了。一块鲜肉落到了别人嘴里，轮不到老兄你啦！」

　　「是啊，是可惜了！」余新彷佛也很遗憾，叹了口气说。「我只希望色魔早

点落网，石波霸在被他玩残之前，能早点救回来，这样子我将来说不定还有机会

一亲芳泽……」

　　「我想你一定会有机会的！」

　　李天明意味深长的说着，伸出脚踏油门，加快了车子飞驰的速度。同时两个

男人对望一眼，都心照不宣的笑了起来，笑容神秘而丑陋。

　 ＊＊＊　　　　＊＊＊　　　　＊＊＊　　　　＊＊＊

　　「叮当」「叮当」两声响，两柄亮闪闪的钥匙被投掷了过来，一先一后的跌

落在脚边。

　　石冰哄愕然抬头，莫名其妙的望着色魔。她刚刚才洗完澡，拖着沉重的镣铐

走出浴室，按照惯例，现在应该是接受『晚间调教课』的时间，讲师是女歌星楚

倩，教学道具应该是电动按摩棒、跳蛋、灌肠器这些东西才对。

　　——难道这对男女魔鬼又想出了什么新鲜花样，是通过钥匙来淫虐人的吗？

　　阿威看出了她的惊疑，哑然失笑道：「不要乱猜。我听说你这几天学得很不

错，态度很认真，已经熟练掌握了许多种做爱的姿势和技巧，所以嘛，我今晚想

奖励你一下……」

　　他用的是表扬的语气，然而这样的表扬却反而令石冰兰更感到羞辱。这些天

她完全是为了姐姐，才忍气吞声的接受那些非人的调教，要不是害怕姐姐遭受皮

肉之苦，她宁死也绝不肯去学习和掌握所谓的『技巧』的。那完全是妓女的招式

——不，有些动作就算妓女都未必做的出来，真是太令人作呕了！

　　然而色魔接下来的话却大大出乎意料：「……这两柄钥匙，大的是用来开脚

镣的，小的用来开手铐。你自己动手吧！」

　　石冰兰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自从被掳入魔窟后，她就一直戴着这两样

累赘的刑具，费尽心机都没能想出去除的办法。现在色魔居然如此痛快的拿出钥

匙来，这简直让人如坠五里雾般摸不着头脑。

　　「还呆着干嘛？你要是不想打开镣铐、宁愿被这么锁着的话，那我就把钥匙

收回去好了！」

　　阿威冷哼一声，做出要弯腰捡回钥匙的架势。

　　石冰兰暗想不管对方有什么阴谋，先解开束缚总是对自己有利的，于是默不

作声的抓起两柄钥匙，「卡嚓」「匡当」声中，分别将手铐脚镣打开，抛在地上。

　　这是多日来手足四肢首次恢复自由，她情不自禁的挥了挥手臂、踢了踢腿，

体验着这久违了的轻松自如感。

　　「这是你的衣服，穿上吧！」

　　阿威说着又扬手掷来了一个塑胶袋。

　　石冰兰接住打开，里面是一整套的内外衣服。墨绿色的警服和深蓝色的警裙

是如此眼熟，尽管是旧款式的那一套，但却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整整齐齐的；还

有平时自己穿的内衣、丝袜等也都一应俱全，鞋也是正常上班穿的尖头皮鞋。

　　她又再一次怔住了。自从到了魔窟，她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赤身裸体的，就算

偶尔被命令穿上衣服，那也是诸如露奶装、超短裙、情趣警服等，这些性感暴露

的服饰，双足套的也一定是充满淫荡风情的清凉高跟鞋。至于正常款式的贴身内

衣，那更是几乎连碰都没碰过，除了跳脱衣舞的场合外，她甚至记不清上次戴胸

罩是在什么时候了。

　　现在色魔竟然把这些正常的服装全都还给了自己，这简直比太阳从西边出来

还让人惊讶！石冰兰在一瞬之间甚至怀疑色魔今晚是吃错药了，要不然就是另有

什么古怪的毒计。

　　「你到底穿不穿啊？」只听色魔又在催促了。「如果你喜欢一丝不挂的出门

任人欣赏，那我也随你哦！不过到时候可别再向我要衣服！」

　　石冰兰一震，忙快手快脚的穿戴起衣物来，同时回想着刚才听到的『出门』

两个字，心中的错愕更是不用提了。

　　——难道这魔鬼突然良心发现，准备放我走？还是他打算带我一起去什么地

方？

　　她想来想去也猜不透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顿，

很快就穿戴好了。

　　霎时间，一个身着威武警服、足踏干练皮鞋的美丽女警，又英姿飒爽的出现

在视线中！那魔鬼般的身材被警服勾勒的格外诱人，丰满无比的乳房撑得每一颗

铜质钮扣都绷得紧紧的，看上去既庄严又性感，使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觉效果得到

了最完美的统一。

　　阿威满意的上下打量着，双眼射出灼热的光芒，喃喃说道：「果然是举世无

双的尤物……脱光的时候是最淫荡的冰奴，一穿起来就又是威风凛凛的女警官石

大奶了！」

　　石冰兰脸一红，再次感到难以忍受的羞辱。她忽然觉得即使全身都穿着正常

的内外衣，在这色魔的注视下也还是跟一丝不挂似的，从头到脚都十分别扭。

　　阿威欣赏了片刻后，转头喊来了女歌星楚倩，问道：「倩奴，你看看，她看

上去还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楚倩仔细观察了一阵后，说道：「嗯，基本上没有。就是她的脸色憔悴了一

些，头发有点凌乱，还有嘴唇也比较白，仔细看是可以看出受过折磨的！」

　　「喔，那么你来帮她化妆一下，再打扮打扮，务必让她看上去跟从前没有什

么不同！」

　　楚倩应声允诺，笑嘻嘻的走过去，拉着石冰兰坐到茶几边。然后她取来了镜

子、梳子和一堆的化妆用品，自作主张的替石冰兰打扮了起来。

　　「等一下，你们究竟在搞什么鬼？」

　　石冰兰满腹疑窦，完全给弄糊涂了。看这架势，确确实实就像犯人就要彼刑

满释放似的，临走之前由狱方好好整理一次仪容，一切都准备得十分周全。

　　「问那么多干嘛？主人叫咱们做啥就做啥，别乱动！」

　　楚倩居高临下地训斥着，一手拿起粉球，俐落的往石冰兰脸上扑粉。

　　石冰兰秀眉竖起，反手挡开楚倩的手臂，接着一推一拽，楚倩顿时「哎呦」

一声，踉跆跌开了好几步，差点就摔倒在地。

　　阿威脸一沉：「大胆！你是不是又想造反了，嗯？」

　　「是又怎么样？」

　　石冰兰愤然而起，毫不畏惧的迎视着对方。

　　「不怎么样，我只是提醒你，以前你身体状态完好的时候，或许还可以跟我

一拼。但现在，嘿，我好心劝你一句，如果你不珍惜这好不容易才穿上的衣服，

我有十足的把握，两分钟内再把你打回赤裸裸的原形！」

　　石冰兰闷哼了一声，刹那间有些迟疑。她心里清楚色魔说的都是实情，以自

己现在的体力，虚弱的手足四肢，较量起来几乎没有多少胜算。何况，对方还有

姐姐母子作为人质。

　　楚倩也在一旁帮腔，狗仗人势般嚷道：「是啊，石大奶你就别再做无谓的挣

扎了！否则白白受了皮肉之苦，最后还不是照样要让主人摆布，而且又会会连累

你姐姐！」

　　石冰兰充耳不闻，只是瞪着色魔道：「你到底打的是什么算盘，请你爽爽快

快的告诉我，不要再打哑谜了！」

　　「什么哑谜？刚才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打算带你出门逛一逛！」阿威

淡淡道，「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一切都听我的话。如果你肯听，别说那么多废

话，现在就乖乖坐下来，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如果你根本不希罕出门，那也别

浪费时闻了，现在就给我脱光衣服，开始上今晚的调教课！」

　　他声音越来越大，说到后来，已是声色俱厉，不怒自威。

　　石冰兰的心砰砰跳了起来。这次她总算百分之百听清楚了，原来色魔真的打

算带她出门！虽然她深信，这出门的动机绝对不是色魔突然发了善心，这里面必

定又有什么重大阴谋。但不管怎样，能够离开这黑暗的魔窟去到外面的世界，总

是一个难得的良机，说不定半路上能够成功脱逃或者将某些信息悄悄传送出去，

就算机会渺茫，总好过永远困在这魔窟里束手无策。

　　她想了一下，慢慢地坐了回去，没有再说话。

　　这态度无疑是默许了。楚倩得意地走回她身边，又开始替她化妆、扑粉了，

最后还拿起剪刀，小心的替她修剪起发丝来。

　　石冰兰沉住气，默然任楚倩忙碌着，就彷佛一个木偶人般动也不动。

　　大约二十分钟后，楚倩退后了两步，抹着汗水笑道：「好啦，大功告成！」

　　石冰兰望向镜子，果然，镜子里的自己神采奕奕，虽然口红的颜色稍微浓厚

了一些，但却把原来的憔悴模样完全掩盖住了，鲜红的朱唇显得娇艳欲滴，增添

了一种少有的妩媚风情。

　　她厌恶的蹙起眉，恨不得立刻用纸巾抹掉口红，但是多看几眼后也不得不承

认。楚倩毕竟是个大明星出身，对化妆打扮真的很有一套，现在的自己看上去几

乎跟被掳之前没有差别，无论是外貌、装扮、精神状态还是气质，彷佛都恢复到

了从前的最佳状态。

　　阿威也看得十分满意，吹了声口哨，大大夸奖了楚倩一番，然后扔过来一只

黑色的眼罩，要她帮石冰兰套上。

　　「这又是干什么？」

　　石冰兰下意识的躲闪着，双眸射出警惕的光芒。

　　楚倩白了她一眼道：「说你胸大无脑，你还真不是一般的笨耶！主人带你出

门，还要带你回来的，当然要蒙上你的眼睛啦，不然来回的路途岂不是都被你看

见了？」

　　到这地步，石冰兰已确信无疑，对方是真的要带自己出去了。她暗想，只要

出去就有机可乘，现在不妨一切都乖乖合作再说，于是点了点头，没有再做反抗

了。

　　眼罩立刻套了上来，石冰兰眼前一黑，什么也看不见了。

　　然后她听到色魔一边接近一边说道：「很好。现在你把手伸出来，我牵着你

走！」

　　石冰兰刚伸出右手，忽然手腕被牢牢握住了，跟着手臂一痛，被迅速反扭到

背后。接着只听「卡嚓」一声响，双手已被冰凉的手铐反锁了起来。

　　「你！」

　　石冰兰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就不吭声了，强行忍住了这口气。她刚才其实

对此早已有预感，当色魔骤然发难时，她事实上立即做出了反应，企图用格斗技

巧甩脱对方的掌握，但是刚一运力，手臂就是一阵酸麻，劲道还不足平时的一半，

因此还是被对方给制伏了。

　　当然，假如她下定决心要反抗的话，这时候完全可以抬腿用膝盖猛撞对方腹

部，但是她却没有这么做。因为她清楚自己的体力真的是大大的打了折扣，就算

这一下能重创对方，最终也还是会被击倒的，徒劳的反抗只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抱歉抱歉，我这是为了以防万一！」只听色魔的嗓音在耳旁笑道。「不过

你可放心，等到了目的地后，我一定会取下手铐和眼罩，让你的眼睛、手脚都完

全自由的！」

　　石冰兰讥诮地道：「你的信用早就已经破产了，大可不必再对我开这样的空

头支票！」

　　只听色魔又是嘿嘿一笑，然后她突然感到自己身躯凌空，被对方抄住膝盖弯

抱了起来，大步向前走去。

　　石冰兰明白对方的用意。虽然自己双眼已被蒙住，但他仍不放心，生怕自己

在摸黑走出去的过程中也能察觉到路径，所以宁愿抱着自己行走。

　　——这家伙实在是个非常小心谨慎的人，绝不会给我丝毫的机会……看来我

必须想办法自己创造出机会才行了……

　　她这样想着，强忍着跳起来反抗的冲动，静静的任凭色魔搂抱着前行，暗中

却竖起耳朵，企图凭借听力来判断周围的环境。

　　可惜的是一个刚由正常人变成的『瞎子』，听力不算很灵敏，听来听去除了

色魔的脚步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收获。

　　不过女人特有的敏锐嗅觉和触觉倒是发挥了作用，石冰兰很快就感觉到自己

已经到了户外，空气比刚才明显新鲜许多，肌肤上更是感受到夜风吹拂的微微凉

意。

　　这时她被色魔放了下来，双脚踏上了一片松软的土地。

　　然后她听到「嘟」的一声，是遥控车锁启动的响声，接着是车门被拉开的声

音。

　　原来前面有一辆车！

　　「你往前走两步……弯腰，低头……小心别撞到了……好，现在抬腿……坐

进去……」

　　在阿威的嗓音指挥下，石冰兰犹如盲人摸象般，慢慢坐到了副架驶座上。

　　刚坐稳，阿威的手就伸了过来，替她系上了安全带，而且拉得非常紧，就像

绳索一样把她牢牢固定在座位上。

　　「乖乖坐在这里别动，我回去拿样东西，咱们马上就出发！」

　　说完车门关上了，脚步声迅速远去。

　　石冰兰尝试着挣扎了几下，想要摆脱掉安全带。只要能将安全带解开，推开

车门，下车，凭她的身手可以轻易的用『膝跳』法，使双臂反转到前面来，摘掉

眼罩后就可以开车逃出这里了。虽然双腕仍被手铐锁住，但她自信绝不会影响到

自己操纵方向盘。

　　可惜的是安全带实在固定得太紧，反铐的双手又被背部压住无法动弹，无论

怎样用力都挣脱不开，她只好放弃了这不切实际的念头。

　　不过，她并未死心，另一个念头冒了上来——如果能设法拉开眼罩，看清进

出的门路，就算这次逃不脱魔掌，下次也一定会有帮助的！

　　于是石冰兰又动起了脑筋，起初她想抬起腿来，用脚趾扯下眼罩，但狭小的

车厢她根本没办法伸展脚。之后她灵机一动，尽力垂下头来，埋首到了自己胸前。

　　感谢上帝！这是石冰兰头一次发现，原来拥有一对丰满的巨乳也并不完全是

坏事。她的额头很轻松的就碰趾到了高耸的胸部，凭着女性敏锐的触肤感，她将

蒙住双眼的眼罩边缘摩擦着胸襟，令眼罩边缘的缝隙勾住了一颗铜质钮扣，然后

她缓慢的、一点一点的向下拉扯起来。

　　很快的，眼罩被拉下了不少。这时候只要石冰兰愿意，完全可以将整个眼罩

扯脱下来，但她却多了个心眼，没有这么做。因为扯下来容易，要重新戴回去却

万万不能了。等一下色魔回来就要坏事了，他知道自己看清了周围的环境，日后

必然会更加警觉提防，并且采取相对应的补救措施。

　　因此，石冰兰只是将眼罩扯得略微松脱，使得上方留有一道缝隙。这样表面

上眼罩并无异状，但只要将眼珠尽力向上望去，就可以从那道缝隙里看到头顶的

情景了。

　　接下来石冰兰继续保持着低头的姿势，左右转动着脖子，目光透过狭小的空

隙望出去，将周围的一切都尽收眼底。

　　原来她是处身在一辆越野吉普车里，车子是停在一个黑漆漆的大院子里，四

周是一向高的围墙，上面还架了铁丝网。车前几公尺处是两扇很厚的大铁门，紧

紧的关闭着，将外面的自由世界完全隔绝。

　　石冰兰正在考虑，有什么办法可以逃离出去时，忽然隐约听到脚步声传来。

她忙抬起头，恢复了正常的坐姿。

　　只听见左后方的车门拉开了，阿威彷佛将几样东西搁在座位上，接着从后面

探了半个身子到驾驶座上，伸手转动钥匙发动引擎，并且亮起了车灯。

　　然后他的脚步声向大铁门的方向走了过去。

　　石冰兰知道他是去开启大铁门，于是赶紧低下头偷望了出去，借助明亮的车

灯仔细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只见阿威站到大铁门边，那门背上赫然有一个方格，里面镶嵌着从１——９

的九个按钮。

　　显然这是一个密码盘。只要按动密码，就能开启大铁门了！

　　石冰兰暗叫一声侥幸，假如车灯没有亮起的话，在这黑压压的夜晚，她的视

野又如此狭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看清这密码盘的。然而现在，她却看得清清楚

楚，色魔的手指按下了「２４１２５３」这六个数字。

　　两扇大铁门「吱呀呀——」的打了开来！

　　石冰兰心中狂喜，再次恢复成原本的姿势，端端正正的坐在座位上，彷佛自

始至终都没有动弹过。

　　色魔显然并未察觉异常，回到驾驶位坐下后，还随口调笑道：「这就对啦！

只要你今晚都这么老老实实的，我保证会让你在某一段时间里完全恢复自由！」

　　说着吹了声口哨，放肆的伸过手臂，隔着警服捏了一把丰满的乳峰。

　　石冰兰听他的语气不像撒谎，心里更加起疑了。她料定色魔必然不安好心，

肯定是在策划某个大阴谋，但却怎么样也猜不出是什么阴谋。

　　就在她的疑惑之中，越野吉普车轰隆发动了起来，驶出了这黑暗的魔窟。

　　一路上，石冰兰好几次想冒险低下头来，偷偷瞧一眼路途和环境。但她深知

色魔的观察力也极其敏锐，万一被他发现了破绽，那可就前功尽弃了。自己将失

去一个出其不意反击的机会，而且之前偷看到的大铁门密码也将会被更改，所有

的努力就都付诸东流了。

　　正在犹豫不决时，忽然只听一声嘹亮的婴儿啼哭声，从车后座响起！

　　石冰兰吃了一惊，失声道：「是苗苗？你把我姐姐的孩子带出来干嘛？」

　　「带出来透透气啊！」阿威假惺惺地说。「这么小的孩子老是关在牢笼里，

闷都闷死他啦，我看得不忍心，顺便也带出来逛逛！」

　　「嘿，你的心肠还真好。我要替苗苗谢谢你了！」

　　石冰兰挖苦的说。她这时明白了，色魔带这小婴儿出来，目的就是要用他做

人质，使自己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就算没戴镣铐，自己都将投鼠忌器难以发难，

相当于脚仍然被无形的绳索束缚着。

　　「客气啥，咱们早就已经不分彼此了嘛！」

　　阿威一语双关的调笑着，也不管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大，自顾将车子驾驶的飞

快。

　　石冰兰忍不住道：「孩子哭得那么厉害，是不是饿了？你要是还有点人性，

就松开我的手臂，让我照顾一下他吧！」

　　「怎么照顾？难道你要给他哺乳？」

　　随着轻薄的取笑声，阿威又伸过手来，肆意揉捏着警服里包裹的丰硕肉团。

　　「什么哺乳……你乱讲什么！」石冰兰满脸通红，「我哪里来的……奶水，

但我至少可以哄哄孩子……」

　　阿威却打断了她，洋洋得意的说：「就算现在还没有奶水，再过几个月也会

有了！你肚子里现在绝对已经有了我的种，哈，到时候的第一口奶，我就要老实

不客气的尝鲜了！」

　　「无耻！」

　　石冰兰嘴里骂着，手脚却一片冰冷。怀上色魔的孽种，是她这些天一直在逃

避、连想都不敢想的惨事。虽然说现在还不清楚是否真的怀上，但上个月的『危

险期』那几天，色魔简直跟发狂了一样的蹂躏她，每天子宫都被肮脏的精液灌得

满满的。她现在只能对天祈祷，自己或者色魔在生理上有问题，最好是无法生育。

　　她这么一分神，也就无暇顾及到婴儿了。片刻之后，那孩子大概也不是真的

饿，只是醒过来哭闹一阵而已，随着时间的过去，哭声也渐渐的小了，最后又鼻

息呼呼的睡着了。

　　再过了十来分钟，车子终于停了下来。

　　石冰兰听到色魔将车熄了火，这表明目的地已到了。但是他却既不打开车门

出去，也不说话，彷佛在等待着什么似的，静静的坐在原位不动。

　　石冰兰对此虽然觉得奇怪，但是知道问了也是白问，于是也沉默的坐着一言

不发。

　　又是好一会儿过去了，蓦地里，色魔身上发出了手机的「嘀嘀」声，那是收

到了简讯的提示！

　　石冰兰心念电转：「这时候还有谁会跟色魔联络？莫非……他又找了一个同

伙？」

　　她并不能确定这个判断是否正确，这只是职业的本能，令她产生了这种感觉。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似乎更证明了这种猜测，只听阿威呵呵一笑道：「好啦，

时间到了，我们可以走了！」

　　「走去哪里？」

　　阿威没有回答，掏出两副宽大的墨镜，一副自己戴上，另一副架在石冰兰的

鼻梁上。

　　这样一来，墨镜就几乎把眼罩给遮挡住了，就算下车被路人碰见，不仔细看

也不曾发现双眼被蒙住了。

　　阿威满意地点点头，探身到后座抱起熟睡的婴儿，轻轻触碰了几下石冰兰的

脸颊。

　　石冰兰立刻感觉到不对劲，愕然问道：「你在苗苗身上绑了什么东西？」

　　阿威仍是不答，反手将婴儿放回了后座，冷冷道：「我事先提醒你，我身上

藏着一个按钮，如果下车之后你胆敢捣鬼，睡在这车里的婴儿将在一瞬间血肉横

飞、尸骨无存！」

　　石冰兰倒抽了一口冷气，怒道：「你怎么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绑炸弹？万一

情况失控，你要我姐姐怎么活？」

　　「放心，只要你一直老老实实的，凭我的技术一定能保证这婴儿的安全！好

啦，别说那么多废话了，走吧！」

　　阿威说着自己先下了车，然后绕到副驾驶座这边，替石冰兰解开了安全带，

不由分说的将她拉出了车外。

　　到了这个地步，石冰兰已经没有反抗的余地，只得被他牵引着向前走去。这

时她不仍目不视物，双腕也仍被反铐在身后，只能感觉到夜风呼呼的吹来，自己

肯定是行走在一条很热闹的街上，这么晚了还能听到马路上有不少车辆在疾驰，

还有行人的说笑声从不远处隐隐传来。

　　阿威抓起件大衣，披在石冰兰身上，不着痕迹的盖住她被反扭的双臂，然后

一手拎起个小皮箱，另一手揽住她的腰肢，稳步向前走去。

　　表面上看去，这两人就像一对恋人，亲热的依偎在一起散步。经过的几个路

人谁也没有发现异常，顶多就是觉得这两人晚上还戴着墨镜，末免太过『扮酷』

了一点。

　　石冰兰暗中默数着脚步，大约走了三十多步后，上了几级台阶，跟着色魔推

开了一扇门，带着她进入了一个走廊。

　　她的心突然狂跳起来，虽然眼睛看不见，这种极其熟悉的感觉却骗不了人。

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色魔怎么可能——不，这不可能……一定是我弄错了

……

　　她在心里拼命对自己这么说，机械性的随着色魔向前走去。

　　走廊里十分安静，只能听到两人的脚步声轻轻回响着。

　　转了个弯，上了一层楼，又走了十多步后，色魔终于停住了脚步，然后石冰

兰感觉手里被塞进了一柄钥匙。

　　「到了。你可以打开手铐，摘下眼罩了！」

　　石冰兰压抑着心跳，反转手指开启了手铐，再伸手摘掉眼镜和眼罩。

　　双眼马上感觉到被明亮灯光照射的刺痛，足足五秒后，视力才恢复正常。

　　再下一秒，石冰兰的眼睛瞪圆了，骇然注视着周围的一切，脸上充满难以置

信的震惊表倩。

　　这里居然是她的办公室——位于刑警总局里她每天上班的队长办公室！

　　虽然她刚才已经察觉到自己回到了警局，可是直到此刻亲眼看到了，她才能

确信自己不是在作梦，但心中的惊骇却也在同时达到了极点——要知道，虽然现

在已是午夜，绝大多数同事已下班了，但警局里一直都是有人值夜班的，为何色

魔大摇大摆的挟持自己闯进来，竟然没有人过来阻止？

　　一瞬间，那两个字又在脑子里冒了出来——同伙！

　　色魔一定有同伙，而且，这个同伙就是警局内部的人。刚才必然就是这个同

伙发出简讯，告诉色魔警局已经在控制之下了，因此色魔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很意外吧？嘿嘿，是不是万万想不到，我会带你来这里呢？」

　　阿威大模大样的走到办公桌后，在石冰兰的座椅上舒舒服服的坐了下来，还

翘起二郎腿放在桌面上。

　　石冰兰怒目而视，心里也确实不懂色魔的用意何在。这里是刑警总局，是打

击邪恶、严惩罪犯的场所，是她心目中充满职业尊严的神圣之地，岂容色魔如此

轻辱！她真想不顾一切的冲上去，将这恶棍揪下来痛打一顿，再将他当场绳之以

法。

　　「怎么？不服气？我劝你还是冷静一点好！」

　　阿威看出了她的心思，冷笑一声，插在衣袋里的左手伸了出来，亮出一个小

遥控器晃了晃，不等她看清楚就又收回了衣袋中。

　　石冰兰只得强忍住一口气，慢慢松开握紧的拳头，脑子里飞速的盘算着对策。

虽然她明知此刻警局里必然有色魔的同伙，但是不管怎样，她毕竟在这里工作了

四、五年，对整个警局的布局和设施都了如指掌。她如果利用这方面的优势骤然

发动反击，未必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否则身为抓捕色魔的刑警，办公室居然成为

色魔来去自如之地，想一想也真是奇耻大辱。

　　「我并不觉得意外，这个地方是你迟早要进来的！」她冷静了下来，针锋相

对的说。「你先参观一下也好，我向你保证，下次再来的时候，戴着手铐的人就

会是你了！」

　　阿威哈哈大笑：「我也向你保证，下次再来的时候，你连戴着胸罩的机会都

没有了——别说下次，你这次能戴上胸罩，还是我的恩赐呢！」

　　石冰兰脸一红，没有再答腔。她刚才故意强调『下一次』，是在无形中暗示

色魔，今晚她会规规矩矩的听话，这样可以不知不觉的放松他的警惕之心，自己

的反击也将更有把握得手。

　　「好啦，废话少说！咱们开始干正事吧！」

　　阿威说着拎起手边的小皮箱，摆在办公桌上打开，从里面拿出了一台笔记型

电脑，一个精致的针孔摄影机及其连接装置，还有一堆的安装工具。

　　「别站着不动啊。把这个摄影机拿过去，安装到左面墙上的插座那里！」

　　石冰兰立刻警觉起来：「安装这个做什么？这办公室是我专用的，别人不会

进来办公！」

　　「那是过去！你现在已经永远是我的猎物了，这个地方迟早会有新的刑警队

长搬进来的。我这是未雨绸缪，哈哈……」

　　石冰兰心一沉，暗想难道色魔真的收到了内线消息，知道有人很快要取代自

己的职位，并且占据自己的办公室吗？不，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对……色魔要安

装偷拍装置，大可以亲自动手，反正他在警局里已经有同伙了，根本没必要冒险

把自己带出魔窟来……

　　「还呆着干什么？动手啊！」

　　听到色魔的催促，石冰兰只得先用缓兵之计：「我不是技术科的人员，不懂

怎么安装这玩意！」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你先把器材和工具拿过去吧！」

　　阿威蛮不在乎的说。他的语气十分有把握，但却更增添了石冰兰的怀疑，确

定这家伙明明懂得安装还要把自己带来，必定是别有阴谋！

　　不过眼下她已别无选择，只能随机应变了。于是她缓慢的拿起器材，依照色

魔的指示一步一步的操作了起来……

　 ＊＊＊　　　　＊＊＊　　　　＊＊＊　　　　＊＊＊

　　凌晨一点，刑警总局门卫值班室。

　　盂璇又一次用毛巾擦去冷汗，烦躁的叹了口气。她一会儿站起身在室内来回

走动，一会儿心事重重的坐回椅子上发呆，只果脸上充满显而易见的紧张神色。

　　她一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女孩，可是今晚她娇小的身躯却一直在隐隐

发颤，深深体验到了『害怕』是一种怎样的滋味。

　　严格的说，这不仅是害怕，更多的是心虚。假如这时候有某个闲得没事干的

同事，突然来到值班室的话，那一切就全完了！

　　孟璇想到这里，脸色煞白，情不自禁的又向值班室的屋里望了一眼。

　　今夜原本值班的四位警员，此刻都昏睡在屋里宿舍的床上，短时间内绝对不

会醒过来。

　　他们之所以会同时昏睡，是因为被下了安眠药的缘故。而下药的人正是孟璇！

　　就在几个小时前，孟璇假装到警局里拿一份文件，『顺便』到值班室跟这四

位警员闲聊一阵。她本来就是人缘很好的开朗女孩，跟这四位警员的关系也都不

错。他们也都希望逗她开心，于是一聊就聊了好久。

　　然后孟璇假装说肚子饿了，嚷着要吃消夜。一个警员就打电话叫来了外卖，

又开一瓶啤酒，大家围坐吃喝了起来。

　　孟璇借着斟酒的机会，偷偷将事先准备好的安眠药下在酒中，丝毫没有提防

的警员们很快就都昏睡了过去。之后她发出简讯暗号，阿威才能大摇大摆的挟持

着石冰兰，如入无人之境般闯了进来。

　　由于大家都喝了酒，第二天警员们醒来只会以为自己喝醉了，不会怀疑其中

有鬼。就算有人略有疑心，也绝不会去追究这事的。毕竟值班时间喝酒本身就是

违规，谁也不会声张出来自找麻烦。

　　但是，假如夜里突发了重要案件，需要大量人手紧急出任务的话，这四个警

员昏睡不醒，耽误了大事，第二天上级肯定会严格追究责任，一查就能查出真相

来。另外，除了值班室之外，整个警局里也并非是空无一人。诸如信息中心、指

挥中心等部门也都还有人执勤，虽然这些部门跟石冰兰的办公室都相距甚远，但

是难保没有人会凑巧经过那里，万一撞见色魔就糟了。

　　因此孟璇心里一直在祈祷，今夜千万不要有人报警！千万不要有哪个执勤人

员胡乱走动！千万不要……

　　当然，她同时也一直焦躁的期盼着，希望色魔那一头所进行的勾当能够快一

点结束，快一点走人！能多快就多快……

　 ＊＊＊　　　　＊＊＊　　　　＊＊＊　　　　＊＊＊

　　「往左边一点……嗯，再抬高一些……不不，放低一点……好，差不多可以

了……」

　　在色魔的吆喝声中，石冰兰站在一张椅子上，按照他的指挥，不断调整着针

孔摄影机的位置。

　　阿威则依然坐在办公桌后，忙碌的操纵着笔记型电脑。无线遥控的程序已经

安装好了。现在萤幕上是一个影片程式，播放的正是摄影机拍摄下来的画面。

　　「清晰度还不够！你把摄影机的焦距再调整一下！」

　　阿威一边盯着萤幕，一边又发出了命令。

　　石冰兰默默的照办了，伸手逐步调整着焦距。她表面上不动声色，脑子里却

如沸腾的开水一样，思绪始终没有停止。

　　她压根不相信色魔的鬼话，之前色魔给她看过报纸，她知道警局正在调查自

己被偷拍的事件，无论现在是否已调查出了结果，整个警局必然会记取教训，加

强戒备租检查以杜绝类似现象再度发生。色魔最新安装的摄影机就算再隐秘，相

信也会很快被发觉。

　　但是她心里还是有隐忧，关键在于警局内部有色魔的同伙，会不会因此而巧

妙的掩盖了过去，还是一个未知数。

　　「ＯＫ，现在非常清楚了！搞定！」阿威满意的打了个响指，命令道。「把

插座装回去吧，做好伪装，注意别弄乱了电线！」

　　说完他关掉了笔记型电脑，掏出手机和炸弹遥控器，一副准备收拾东西离去

的模样。」

　　石冰兰忽然灵机一动，一个冒险的主意冒了出来。她淡淡的答应了一声，左

手拿着插座板，右手拿着螺丝刀，表面上是在认真的『伪装』掩盖摄影机，暗中

却俏悄的把一根保险丝拧断了一大半……

　　片刻后，她故意用一种不自然的语声说道：「好了！一切都恢复了原样，保

证谁都发现不了摄影机了……我们赶紧回去吧！」

　　色魔果然中计，吃吃笑道：「干嘛突然急着回去啊？这一点都不像你哦……

现在才刚好一点整，时间还早，不如就在这里多玩一阵子好了！」

　　一边说，他一边离开办公桌，向墙这边走了过来。

　　石冰兰跳下椅子，退后了两步，红着脸道：「走开！别在这个办公室里羞辱

找……这里是庄严的执法机关，是不容任何人亵渎的！」

　　「哈，是吗？」阿威想起在她日记里看到的一则内容，忍不住嘲笑道。「那

你曾经在这里做春梦跟我性交，而且还下流的高潮了，那算不算是亵渎呢？」

　　「你……反正我不想待在这里了，一分钟也不想……你要怎么调教我都行，

但是求你别在这个办公室里，好吗？」

　　石冰兰跺着脚，一副无地自容的羞愧表情，不过只有一半是真的，另一半则

是装出来的。

　　其实她现在最希望的就是继续留在办公室里，但要是明说的话，一定会引起

色魔的疑心。于是她使出欲擒故纵之计，假装催促要走，又声称办公室是「不容

亵渎」的，这些话都会无形中激起色魔的反抗心理，只要他产生了偏偏想要在这

里凌辱自己的念头，反倒会『心甘情愿』的强迫自己留下来了。

　　「好笑，你还真把这办公室当成圣地了？」阿威看着她那手足无措的样子，

心里果真泛起了一种变态的兴奋感，厉声道：「少说废话！你现在就给我重现一

下，那天是怎么样在这里高潮的！」

　　石冰兰心中暗喜，表面上却更加羞愤的道：「你能不能讲点道理？我……我

那天是做梦啊，就算我现在能立刻睡着，也不一定会再做那样的梦了！」

　　「那你就用别的方法高潮好了。嘿嘿，听倩奴说，你现在的手法、技巧都已

经很熟练了，就给主人我表演一下吧！」

　　石冰兰咬着嘴唇，装出愤恨到极点但又无可奈何的神色，慢慢走到了办公桌

后，在坐惯了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她气鼓鼓的瞪着色魔，视线的余光却瞄到了桌上角落处的两样东西。

　　一样是笔筒，里面插着一把裁纸刀！

　　一样是空调的遥控器！

　　现在是冬天，用不着开空调，不过这个遥控器太关键了！因为刚才她在保险

丝上动了手脚，只要空调一打开，她有十足的把握，整间办公室连同外面的走廊

都会应声短路，骤然陷入一片漆黑！

　　那时候就是发难的最好机会！

　　「快开始啊，还等什么？」

　　阿威拖过另一把椅子，在办公桌前坐下，准备好整以暇的欣赏这场表演秀。

能让这骄傲的巨乳女警，在她平常办公的地方被迫接受自己的羞辱，这种感觉真

是比在魔窟里调教她还要新鲜、刺激！

　　——丢脸就丢脸吧，成败在此一搏了！

　　石冰兰告诫着自己，一横心，豁出去般伸手解开了胸前的两颗钮扣，原本整

齐的警服顿时蓬松的敞开了，露出了里面包裹着丰满双乳的黑色胸罩，半遮半掩

的诱惑着男人的视线。

　　她吸了口气，满脸通红，一只手插进了胸罩里，另一只手探向下身，滑进了

警裙，缓缓地抚摸了起来……

　 ＊＊＊　　　　＊＊＊　　　　＊＊＊　　　　＊＊＊

　　凌晨一点二十分，孟璇悄无声息的穿过走廊，在办公室门前停下了。

　　她之所以会上来，是因为刚接到了阿威的暗号——他拨通了她的手机，但是

只响一声就挂掉了——这个暗号的意思是有紧急情况，需要她来解围，因此她慌

忙赶来了。

　　只是刚到门口，孟璇突然又停住了脚步。她自从连续遭到沉痛打击后，已经

成熟了许多，不再像从前那样一味的莽撞，也开始懂得分析和判断。

　　她马上注意到，办公室的门是虚掩的，彷佛一开始就做好了准备，要方便自

己破门而入！

　　原来如此！孟璇恍然明白了过来，惊出了一身冷汗——这显然是色魔故意为

之，目的在于骗自己急匆匆闯进去，跟石冰兰打了个照面。这样，自己是色魔同

伙的真伯就会暴露了，等于被他彻底拖下水，以后无论如何都不敢再背叛他了，

至少一定会死心塌地的帮他对付石冰兰，再也不会心软动摇。

　　——这个混蛋，又一次企图骗我！

　　孟璇恨恨呸了一口。对于石冰兰，她的感情十分复杂，是既嫉妒、又惭愧；

既敬畏，又怨恨。之前她曾经反覆跟色魔说过，不到万不得已时，她绝不愿意与

石冰兰动手，甚至不想与她碰面，因为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最尊敬的上

司和最大的情敌。

　　正想转身沿原路返回，忽然听到办公室里傅来阿威的哈哈笑声：「不错嘛，

这么快就手淫到高潮了……看来刑警总局的办公室果然是发情的好地方，就连味

道都弥漫得特别浓郁呢，哈哈哈……」

　　——手淫？高潮？难道石……她在里面……做那种事？

　　孟璇几乎不能置信。虽然她清楚石冰兰落入色魔手掌心好多天了，肯定也像

自己一样，无可避免的惨遭了凌辱。但是在她潜意识里，这位女上司就算被强暴

也一定是坚贞不屈的、凛然无畏的，绝不会低三下四、丧尽尊严的屈从于色魔。

　　她忙又回转身，竖起耳朵仔细倾听着。里面彷佛有很轻微的喘息声在回响，

这声音她已经很熟悉了，是女人高潮后不由自主发出的娇喘声。

　　但色魔彷佛还不怎么相信，命令道：「爬到桌上来，跪下，掀开裙子让我检

查一下，是不是真的高潮了？」

　　室内很快传来了椅子挪动声、桌面摩擦声，还有一连串的细微声响。

　　色魔又是一声怒喝：「警裙要完全翻起来，双腿要张开！」

　　这次室内没有什么回音，但是孟璇完全可以想像出，办公桌上那位曾经是自

己最敬爱的女上司，默默而屈辱的做出了什么样的动作……

　　她忽然感到一阵恶心，几乎忍不住要吐了出来，一种前所未有的鄙夷和厌憎

感，刹那间涌遍了全身。

　　只听得意的笑声还在继续：「哈哈哈，内裤果然都湿透了，摸上去淫水还是

热呼呼的哇！真是受不了你……」

　　笑声未绝，又是一阵「嗤嗤」的布片碎裂声响起，接着是「哗啦哗啦」的凌

乱声响，彷佛桌面上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在折腾，中间还夹杂着又像压抑、又像欢

愉的动情闷哼声。

　　孟璇真想掩起耳朵，不去听这淫荡的声音，但是不知怎的，还是情不自禁的

听了下去。

　　「吱呀、吱呀、吱呀」——这是办公桌在有节奏的摇晃！

　　「呼哧、呼哧、呼哧」——这是恶魔兴奋而剧烈的喘息。

　　「啪、啪、啪」！这是肉体的撞击、激烈的交缠和最酣畅的占有！

　　当然，最振荡耳鼓的，还是男人那充满邪恶的得意笑声。

　　「没想到吧？嘿嘿嘿，你这个第一警花，有一天居然会穿着最正规的制服，

在自己的办公桌上，跟最想抓获的变态色魔做爱……」

　　话犹未了，蓦地里，眼前突然一黑，走廊的灯熄灭了！

　　孟璇一惊，还来不及反应，只听室内传来了阿威的痛呼声，跟着是「匡当」

「乒乓」的响声不绝于耳，然后是石冰兰的一声厉喝和阿威的一声惨叫。

　　——糟糕，打起来了！原来……真的有紧急情况发生！

　　孟璇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揉了揉眼睛，等视力适应了黑暗时，轻轻的伸手

推开办公室的门。

　　里面也是漆黑一团的，不过借助微弱的星光，隐约能看见阿威仰面倒在办公

桌上，右臂半死不活的垂着，显然已经脱臼了，只靠一只左手奋力抓着石冰兰的

右腕。而石冰兰则是握着一柄裁纸刀，用双腕加上全身的重量压下来，拼命想要

将锋利的尖端插入对方眼睛！

　　双方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僵持着，不过石冰兰已占据

了明上风，裁纸刀已在一点一点的逼近了阿威面门……

　　孟璇不禁手足无措，霎时陷入了激烈的心里斗争。这时她无论帮哪一方，另

一方就会立刻取胜。按理说她早已『弃明投暗』，跟色魔站在同一战线了，之前

也已经出卖过石冰兰了，但是要如此公开撕破脸、面对面的与她动手，她一时间

还是难以突破心理障碍。

　　她这么一犹豫，裁纸刀又接近了不少，眼看阿威就要眼珠不保了，忽然只听

他狂喊了两个字『王宇』，接着又开始喘气，彷佛还想说话，但却一个字也吐不

出来了。孟璇浑身一震，知道这两个字是喊给自己听的，胸口顿时热血奔涌，再

也顾不上别的了，一个箭步冲了进去，右掌如刀，狠狠的切在石冰兰的后颈上！

　　石冰兰连哼都没有哼一声，娇躯就软了下去，一头栽倒在色魔的身上。

　　「好，好……小璇！咳咳……幸亏你及时出手……咳咳，不然大家就都完蛋

了……」

　　阿威一边辛苦的咳嗽着，一边勉强撑起身体，牵动到脱臼的右臂，立刻又是

一阵钻心的痛楚。

　　「来！小璇……我们到有灯的地方去，你……你先帮我把手臂接回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孟璇始终默不作声，彷佛痴呆了一样，机械性的听从着阿

威的吩咐，将他带到了光亮之处，替他将脱臼的手臂接了回去。

　　阿威痛得几乎晕倒，满头大汗潺潺而落，回想起刚才遭遇之险，心里犹有余

悸。

　　——该死的石大奶！真的是稍微大意都不行……看我回去怎么炮制你！

　　他咬牙切齿地想着，但是也没忘了正事，返回办公室粗略收拾好了现场，又

反覆叮嘱孟璇一定要记得拆除摄影机，抹去指纹，做好所有的善后工作，就差没

拿纸笔一条条写下来了。

　　直到孟璇终于开口说道：「我记住了，你快走吧！」，阿威才扛起昏迷中的

石冰兰，大步奔出了刑警总局，上了越野吉普车。

　　引擎轰鸣声中，车子驶进了茫茫夜色里。这夜色比来的时候更加黑暗……

　　　　　　　　　　 　 第４０章　『破冰』出捷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李天明坐在刑警总局的局长办公室里，聚精会神的盯着

电脑萤幕，双眼一眨也不眨。

　　他那认真的样子令人肃然起敬，假如这时候有下属进来见到了，一定会以为

他正在全神贯注的阅读上级颁发的文件，或者是研究至关重要的案情。

　　然而他双眼射出的贪婪光芒，却跟他的严肃神色实在搭不上——萤幕上播放

的，赫然是石冰兰被偷拍更衣的那段影片，只穿着『三点式』的半裸玉体真正只

能用『魔鬼』来形容，足以诱惑世上任何男人的视线！

　　李天明并不算是个非常好色的人，可是这段偷拍影片却让他怦然心动，自从

拿到后足足欣赏了数十遍之多。

　　——妈的，变态色魔还真是艳福不浅嘛，这么丰满的大奶子，爱怎么玩就怎

么玩……

　　李天明想到这里，忍不住伸手褪下裤裆拉链，掏出了与他肥胖躯体并不相称

的短小阳物，用一块手帕包裹着套弄起来。

　　他一边死死盯着萤幕，一边加快了套弄的速度，从手势和动作来看，他已经

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手法相当的熟练。

　　就在他很快就要迎来快感的喷发时，摆在桌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将他吓

了一大跳，哆嗦着身体差点就「萎靡」掉了。

　　「ＦＵＣＫ！」

　　李天明随口冒出了一句「洋骂」，愤怒地抓起了手机，一看是个陌生号码，

就更加没好气了，打开后大声问道：「是哪位？」

　　电话里传来了阴阳怪气、明显伪装过的嘿嘿笑声：「我，变态色魔！」

　　李天明耸然动容，第一个反应就是想要追踪对方的位置，但此刻接听的是手

机，临时想叫来技术人员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得定了定神，冷冷问道：「有何贵

干？你要是想自首的话，我很欢迎！要是其他的废话，就不用多说了！」

　　「哈，李处长……不，李局长您真是快人快语！」色魔的嗓音干巴巴的笑了

起来，「好，那我就开门见山吧。众所周知，您现在面临两大难题。一个是我给

您造成的，另一个是你们警局内部的偷拍案。现在这两个案子您都遇到了困境。

如果我能帮您彻底解决后者，以此交换您放我一马，您觉得如何呢？」

　　李天明厉声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告诉你，我绝不会跟犯罪分子做交

易，更不会允许你继续害无辜者——就算我肯答应，广大市民也不会答应！」

　　「您放心，我可以向您保证，绝不会再绑架新的女性。也就是说，只要您肯

跟我合作，虽然不能抓到我定罪，但是却可以令色魔永远销声匿迹，再也不会出

现！老百姓嘛，都是很健忘的，只要不再有新的受害者，他们就会渐渐忘记色魔

的案子。而您同时还解决了偷拍丑闻的难题，对舆论也算有了最好的交代，这又

何乐而不为呢？」

　　李天明闷哼一声：「你怎么知道我不能抓到你？你也太有自信了！」

　　「是吗？您如果想试试，我可以让本市继续接二连三的出现新的受害者，您

信不信我有这个本事？」

　　李天明大怒：「你这是在威胁我？」

　　「不敢，我是想来跟您和解的。希望您不要拒绝我的一片好意！」

　　这话说的软中带硬，李天明强压怒火，沉默了片刻后道：「你先说说，你能

够怎么么帮我解决偷拍案？你知道是谁偷拍的？」

　　「当然知道。你告诉我一个电子信箱，我传送一份文件给你看看，你就什么

都明白了！」

　　李天明马上说出了一个电子信箱。

　　「好，五分钟后你收信！看完之后，如果你肯答应我的条件，我会寄出更具

决定性的证据给你。你好好考虑几天吧，我之后再联系你！」

　　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李天明「喂喂」了几声，懊恼地抛下手机，正要站起身来，猛然发现阳具还

在露在裤裆外，赶紧手忙脚乱的将之塞了回去。

　 ＊＊＊　　　　＊＊＊　　　　＊＊＊　　　　＊＊＊

　　就在李天明接到色魔电话的同时，Ｆ市协和医院的手术室门口，盂残正喜极

而泣，激动得全身都在发颤，陪着她前来的几个警员也都兴高采烈、欢呼不绝。

　　由省里三位专家联合主刀，替王宇做的开脑手术刚刚结束，医生告知手术结

果十分成功，脑子里的淤血已经被清除了，等到麻醉药效一过，王宇就会苏醒过

来了！

　　盂璇几乎高兴疯了，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下来，情不自禁的在医院走廊里

蹦蹦跳跳，只果脸上挂满了甜甜的笑容。

　　这样欢畅、快乐致极的笑容，原本已经很久没有看见了，但是现在又出现在

她白嫩的脸蛋上，使她看上去更加的俏丽可爱，令人油然而生亲切之意。

　　这个时候，她已经完全忘记了色魔、忘记了石冰兰，心里也不再有痛苦、悔

恨、愧疚和矛盾，有的只是即将与恋人『重见』的甜蜜和幸福……

　 ＊＊＊　　　　＊＊＊　　　　＊＊＊　　　　＊＊＊

　　「什么？针也摄影机是石队长自己安装的？这不可能吧！」

　　刑警总局的会议室里，专案组成员们都愕然的脱口而出，谁也不相信如此荒

谬的结论。

　　「我也觉得太离奇了！可是，事实就在眼前吧……」

　　李天明一副痛心的模样，打开了电脑萤幕，播放起了色魔刚寄过来的一段影

片。

　　只见萤幕上出现了石冰兰的俏脸，正凑到近前来，她显然是在极近的距离下

观察摄影机，脸颊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然后她伸出手来，将镜头往上一抬，画

面立刻开始晃动，图像也变成了天花板，紧接着是左侧的墙壁，突然间又往下变

成了地板，接着又再次缓缓抬了起来。

　　警员们都相顾骇然，这情景明明是在调整摄影机的角度，这已经可以无可辞

驳的证实，石冰兰知道办公室里安装了摄影机！

　　他们怀着震惊的心情继续看下去，就见那摄影机很快就被调到了最佳位置，

可以将整间办公室拍下来。办公桌前还坐着另外一个男人，正埋头在笔记型电脑

前忙碌着，不过他的脸却恰好被电脑本身挡住了，只能看到大致的身材轮廓。

　　之后是焦距的调整，刚调到最清晰的状态，画面就闪了一下，结束了。

　　整个过程不过一分多钟，是无声的。大概声音已经被人为的消去了。

　　李天明慢吞吞的道：「看完了。现在，你们有什么结论？」

　　没有人答腔。大概都还沉浸在惊诧之中。

　　李天明按动游标，将石冰兰被偷拍更衣的那段影片也调了出来，让两段影片

的画面同时定格在萤幕上。「你们看，这两段影片拍摄的角度是完全一样的。刚

才经过技术鉴定了，摄影机也是同一种类的针孔摄影机。我们可以大胆确定，新

发现的这段影片，正是石冰兰在安装摄影机时，由于调试程序的原因而录制下来

的。而之前那段所谓『偷拍』影片，则是这摄影机正式开工后的成果！」

　　会议室里仍是一片沉默，但已有一半的人微微点头，同意了这种看法。他们

刚才已经注意到，石冰兰身上穿的是一套旧款式的警服，半年多前就已经被警局

统一淘汰了。因此他们一看到这身服装，下意识的就感觉这是半年多前的石冰兰，

谁也没怀疑这是最新『制作』出来的。

　　「那个男人是谁？好像不是我们局里的人啊！」

　　有人率先打破了沉默，提出了看法。其余的人纷纷点头。

　　另一个警员开了口：「我想，可能是石队长从外面找来的技术人员，协助她

一起安装的摄影机！」

　　老田皱眉道：「不像！我总觉得那个男人有点眼熟……另外，石队长的表情

也很不自然，好像并不情愿安装摄影机，是在被人逼迫着做违心事一样……」

　　李天明淡淡道：「逼近？请看清楚，那个男人手里并没有任何武器啊！而且

这是在警局里，有谁这么大胆，敢在这里逼近她？而她居然一点都不反抗……」

　　老田只得道：「我只是觉得奇怪，石队长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她就算要偷

拍，也应该是偷拍别人才对，为什么要在自己办公室里安装针孔摄影机？这不合

情理啊！」

　　李天明冷笑道：「你怎么知道她没有偷拍别人？色魔之前曾许诺过，只要我

肯放他一马，他将提供给我更多的证据。我现在回想他说的话，这『更多的证据』，

很可能就是石冰兰在其他人办公室里安装摄影机的影片！」

　　此言一出，警员们都震撼得不知所措，许多人甚至脸色大变。毕竟每个人都

有自己最隐私的秘密，假如被偷拍的人也包括自己，那无论是谁都会恼怒交集的。

　　半晌，老田才艰难地说：「您的意思是，石冰兰担心事情败露，所以索性在

她自己办公室里也安装了一个，甚至还故意拍下了那……那更衣的镜头，这样将

来万一追查起来，就没有人会认为她有嫌疑了？」

　　「是啊，显而易见！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哪！」李天明长叹一声说。「她

究竟暗中偷拍了几个人？偷拍的目的是什么？这些我们都还不清楚，但是，摄影

机的确是她本人安装的，这一点已经可以确认无疑了！」

　　这番话说出来，更多的警员加入了赞同、点头的行列。只有老田等几个跟随

石冰兰许久的心腹，对此仍抱怀疑的态度。

　　特别是老田，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眼力，已隐约看出影片里出现的那

个男子，似乎很像是变态色魔！而石冰兰正是在他操纵下，才安装的摄影机。但

是他却不敢说出来，因为这个推论连他自己都觉得并不是很站得住脚。毕竟这里

是刑警总局，要大家相信色魔能如入无人之境般自由来去，还能为所欲为的逼迫

石冰兰，这显然比石冰兰本人偷拍的结论更加荒谬。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老田已经看出李天明此举是趁机落井下石，

想要搞臭石冰兰的名声。假如自己指出那个男子就是色魔的话，李天明说不定会

正中下怀，一口咬定『石冰兰和色魔在办公室里一起安装摄影机，说明两人早就

互相勾结了』，这样对她只会更加不利。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警员们全部『统一了看法』，开始讨论细节的问题。

比如，如此私密的影片，为何会落在色魔的手里？色魔打电话来承诺不再犯案，

要求放他一马，空间是真心话呢？还是又在酝酿什么大阴谋？诸如此类……众人

你一言、我一语，分析推测了好多种可能性，但是没有一样能得到确切的证明。

　　末了，李天明一挥手，说道：「先这样吧。等过几天色魔再打电话来，我争

取从他那里再多套一点线索，再多索取一些证据过来，这些问题应该就能解答个

八九不离十了！」

　　他宣布散会，众人正要离去，忽然一个年轻警员急匆匆的赶来，说外面又来

了许多记者，追问警局的偷拍丑闻调查结果。

　　「妈的，这些烦死人的记者，隔几天就来追问一次！」李天明恼火地骂道。

「你照例请他们吃顿饭，打发掉不就完了吗……」

　　刚说到这里，他突然怔了一下，改口道：「不不，你把他们请进来。告诉他

们，我们马上召开一个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向大家说明最新的进展！」

　　年轻警员应声去了。

　　专案组成员们面面相观，虽然他们现在也都确信，安装摄影机的就是石冰兰

本人，但是却总觉得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现在看李天明的架势，竟是准备马上

向新闻界宣布石冰兰的「罪状」，这未免也太急躁了些。

　　不过他们也都明白，落入色魔掌心的石冰兰生死未卜，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

活着回来了。即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但要是能牺牲她一个人为代价，换回整个

警局名誉的话，似乎也算是个最不坏的选择。

　　所以，警员们只能默然无言，全都怀着愧疚的心情，目送着李天明踌躇满志

的走了，谁也没有去劝阻这位未来的局长……

　 ＊＊＊　　　　＊＊＊　　　　＊＊＊　　　　＊＊＊

　　次日，全市主要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爆炸性的新闻，大篇幅报导刑警总局的

『偷拍』丑闻调查取得重大进展，原来在办公室里安装针孔摄影机的，正是已经

被绑架的『第一警花』石冰兰本人。

　　据各媒体报导，这消息是由警局的代理局长李天明亲口宣布的，他并且在记

者会上当众播放了一段影片，内容正是石冰兰安装摄影机的全过程。影片的截图

被精选了几张出来，免费发放给了所有记者，也全部都用醒目的全彩色刊登了出

来。

　　至于安装针孔摄影机的动机，李天明声称仍在调查之中。他拒绝透露这段影

片是如何找到的，只表示由于石冰兰已经被绑架，很多问题只能等将来救出她之

后，再仔细盘问究竟。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的是，石冰兰并非被『偷拍』，顶多只

算『自拍』，因此整件事谈不上是『丑闻』，希望媒体能够向公众澄清，并尽力

让事情告一段落。

　　这一说法自然不能令市民满意，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再次成为了全市

最热门的话题。

　　紧接着，当晚更有好多条关于『真正动机』的流言蜚语，开始在当地的互联

网论坛上飞快流传了开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有人声称亲戚在警局内部

工作，因此能够爆出『独家爆料』，真相是石冰兰为了实现她的个人野心，曾经

在警局里安装了大量偷拍装置，她之所以在自己办公室也安装一个，目的不过是

想掩人耳目罢了！

　　这条流言很快遭到刑警总局的否认，但是却仍然以一传十、十传百的速度扩

散着，并且细节部分不断完善修改，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令人想不相信都很难

……

　 ＊＊＊　　　　＊＊＊　　　　＊＊＊　　　　＊＊＊

　　「哈哈哈，这个李胖子，破案的露不灵光，玩暗箭伤人的把戏还是蛮有一手

的！」

　　阿威自言自语的笑出声来，关掉正在浏览网页，拔出了移动网卡，大步走出

昼房。

　　他一眼就看出，那个所谓的『爆料』者，根本就是李天明自己暗中授意手下

干的。这样既能满足公众的好奇心，顺便严重损害石冰兰的形象，又能使他自己

免于责任，不管将来真相究竟如何，都不至于背上『诬陷』或者『诽谤』的罪名。

　　——李胖子，你比我想像中的更狠嘛！我现在明白了，你拒绝跟我合作，不

过是想用你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困扰你的两件事……嗯，这样也好，我就暂时按

兵不动，看看你下一步会怎么做吧。也许我们俩能够非常有默契、心有灵犀的来

结束这场游戏，达到双赢的目的。哈哈哈……

　　阿威得意的想着，加快脚步向地下室走去。在那黑暗的地狱里，淫邪而又残

酷的调教课程每天都在继续。

　　「主人，这贱货顽固得很，一直坚持到现在都还不肯屈服！」

　　看到他走进来，原本正在吆喝的楚倩忙奔了过来，低声向他告状。

　　阿威点点头：「你也累了，先去休息吧。接下来我亲自对付她！」

　　楚倩答应了一声，似乎还意犹未尽，依依不舍的走了出去。

　　阿威面露狰容，阴冷的目光首先落在瑟缩在一旁的石香兰身上。后者立刻垂

下头，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恐惧哆嗦起来。

　　他冷哼了一声，视线向左望去，只见室内摆放着一个将近一人高的特大号木

桶，全身赤裸的石冰兰手脚拴着镣铐，被迫像如厕似的蹲在上面，姿势极端不雅。

　　她的脖子上戴着象征屈辱的狗项圈，胀红的俏脸充满了羞耻欲哭的神色，白

皙的脚掌吃力的踩在木桶的两个边缘上。为了维持平衡，修长光洁的双腿不得不

呈『Ｍ』型的大大张开，将剃光了阴毛的肉缝纤毫毕现的袒露了出来。

　　灯光下看得清楚，那两片诱人的阴唇赫然被两只金属夹子给钳着，夹子尾端

还各有一根电线连向阿威手中的一台小操纵器。

　　虽然夹子的弹簧不算很强力，但仍然令那娇嫩的阴唇充血红肿了起来，原本

紧闭的肉缝也被夹子强行扩张的微微翻开，隐约可见阴道口那闪烁着水光的粉红

色肉壁。

　　「乖乖的把尿撒出来吧，冰奴！」嘶哑的嗓音响起，阿威阴森森地暴喝道。

「再不合作的话，老子就让你尝尝通电的滋味……」

　　听到色魔的威胁声，石冰兰脸色惨白，美丽的眼睛里有一闪而逝恐惧。

　　那晚在刑警总局偷袭失败、被掳回魔窟后，她就受到了变本加厉的折磨。色

魔显然是动了真怒，就像疯狂报复一样的虐待她、羞辱她。这几天她除了吃喝和

睡眠之外的全部生活就是被这个魔鬼般的男人肆意蹂躏奸污，以及接受他种种变

态的调教。

　　她被迫更加熟练的『掌握』了脱衣舞和手淫，每天都至少要和姐姐一起表演

两次给对方观赏；只要他稍不满意，捆绑和鞭打等酷刑简直是家常便饭；除此之

外姐妹俩被当成母狗来驯化，经常被强制戴上狗圈，屁股上一边挨着戒尺一边哭

泣爬行。

　　但最令石冰兰无地自容的还是灌肠和排尿，自从被抓来之后，她就没有自己

正常的上过一次厕所，色魔每天都用姐姐的乳汁来给她灌肠，让粪便混合着奶水

羞耻的喷出来。

　　而小解就更加离谱了，色魔竟规定石冰兰不许私自排泄，只能在规定的时间

里当着他的面撒尿。今天由于喝多了水，她实在憋不住自己提前蹲马桶解决了，

结果惹得对方大为光火，竟然逼迫她多尿十次来作为惩罚，并且在她实在尿不出

来后，不惜用通电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我十分钟前才方便过，现在真的已经……没了……」她只能忍气解释道。

　　这个往日高傲而威严的石冰兰，在形势比人强的环境下终于懂得『识时务』

了，不得不强忍屈辱低声下气的跟色魔说话，尽管她心里充满了熊熊怒火，恨不

得一枪毙了他。

　　「是吗？那就让我来帮帮你好了！」阿威的眼里露出凶光，狞笑道，「听说

人只持续通电刺激就会失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话音未落，他的手指已按下了操纵器的开关。

　　金属夹子立刻导电，石冰兰蓦地发出凄厉的叫声，蓝色的弧光在她双腿间霹

哩啪啦的闪烁着，蹲在木桶上的雪白裸体激烈地颤抖了起来。

　　「小冰……」

　　跪在旁边的石香兰流着泪泣不成声，但却只是凄然地看着，哪怕是半句也不

敢为妹妹求情。

　　过了十多秒后，阿威才停止了电流。

　　「不……我真的拉不出来……」

　　石冰兰痛苦地喘着气，全身都大汗淋漓，散落的发丝贴在她清丽的脸颊上，

显得憔悴而凄美。

　　「嘿，谁叫你不听话？谁叫你胆敢暗算我？」阿威心里涌起残酷的快意，咬

牙切齿地道。「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贱货！我就不信，不能把你训练成百分之百温

顺的性奴！妈的，老子我今天就是要你不断撒尿，没尿也要给我挤出来！」

　　「啊啊——」

　　电光又闪烁了起来，石冰兰疯狂地扭动娇躯，连声惨叫，光滑如缎的背脊上

汗落如雨，两只赤裸的脚掌不停的弓起又绷直，白嫩莹洁的玉趾将木桶边缘刮得

嗤嗤响。

　　她已经感到自己马上就要失禁了，但依然咬着牙苦苦忍耐，即使明知这是不

可避免的结局，内心深处的自尊和意志都不允许她轻易放弃，拼命也要坚持到最

后一刻。

　　「小冰，你……你太傻了……」石香兰却不忍心看到妹妹再受折磨，泪流满

面的哽咽道。「你这样只会受更多的苦，还是……还是……」

　　可惜石冰兰已经听不到她的话了，映着汗水的美丽玉臀用力收缩，很快就濒

临了崩溃的边缘。

　　「呀……不要看！」

　　她本能的哭叫一声，猛然扬起被汗湿的长发，浑圆雪白的美腿一阵颤动，大

量淡黄色的尿液从下体淅淅沥沥的淋到了木桶里，足足半分钟才宣告结束。

　　「哈哈哈，真是太好看了！」

　　恶魔心满意足的狂笑中，石冰兰又一次屈辱的痛苦失声，娇躯摇摇欲坠，几

乎瘫软，凌乱的长发粘在她的脸颊和裸背上，残余的温热尿液仍在难堪的沿着大

腿内侧爬下。

　　「糟糕，尿到大腿上了！这可怎么办？」

　　阿威故意取笑着她，伸手把金属夹子和电线拆掉扔到一边，再将她的人从木

桶上抱了下来，两手抓住膝盖将修长的玉腿向左右分开。

　　「香奴过来，用你的嘴替妹妹舔干净吧！」

　　他忽发奇想，不怀好意的对石香兰笑道。

　　姐妹俩同时面红耳赤，心里都本能的涌起强烈的排斥感，这个色魔真是太变

态了，亏他想得出来。

　　但在那阴冷视线的威逼下，已经被完全驯服的石香兰还是抽泣着顺从了，撅

起肥大的屁股慢慢爬了过来，仰起粉脸凑近妹妹的胯下。

　　「不要！姐姐……」

　　石冰兰眼含热泪的扭动了一下身躯，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然后就不敢挣扎

了。这个月来的多次反抗都证明是徒劳的，结果都只是让姐姐无端的遭殃。

　　「哈，冰奴！你总算学乖了……」

　　阿威兴高采烈的吹了声口哨，对这样的反应十分满意。在用皮鞭等酷刑教训

了一个月后，这个高傲冷艳的巨乳美女终于变得服服贴贴了，不敢再公然抗拒自

己的任何命令，尽管她还只是表面上的屈服，还会时不时的流露出愤怒的眼神，

但这毕竟也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这时石香兰的鼻尖已经碰到了妹妹雪白的大腿，满脸通红的伸出了舌头，将

大腿根部的几滴淡黄透明的小水珠给舔掉了。

　　淡淡的尿臊嗅进鼻端，她蓦地里感到一阵恶心，忍不住扭开脸荷荷有声的干

呕了起来。

　　「姐姐……」

　　石冰兰先是羞得连耳根都红透了，以为是自己的尿味气息太过不堪，然而再

仔细一看，姐姐只是在干呕，根本就什么都吐不出来。

　　——难道……

　　她心里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失声惊呼道：「姐姐你……你是不是……」

　　「没错，你姐姐已经怀孕了！」阿威看穿了她的心思，嘶哑着嗓音放声大笑

了起来，「现在才两个多月，明年年中她就要替我生孩子啦！哈哈……哈……」

　　石冰兰如遭雷击，一颗心顿时沉到了谷底。姐妹重逢之后，她就隐隐感觉姐

姐的身段似乎变得更加丰腴了，但是一来怀孕初期并不明显，二来因为羞耻的缘

故她也没有多看姐姐的裸体，直到此刻才发现这个残酷的现实。

　　「姐姐！你……你真的……」看着脸色苍白，痛苦地趴在地上干呕的姐姐，

她的热泪无声的涌了出来。「对不起，是我害你受苦了……」

　　「你也一样哦，冰奴！」阿威从后面搂紧她，磨蹭着她的脸颊吃吃怪笑道，

「我上次就说了，咱们打了那么多次炮，你肚子里肯定也有了我的种……」

　　「我没有！」石冰兰羞愤不已，脱口而出的大叫道。「我没怀上你的孽种，

绝对没有！」

　　她憋足了劲嘶喊着，仿佛是要用喊叫声来给予自己信心，驱赶走内心的恐惧

和惊惶。

　　「那你这个月的月经怎么到今天还没来呢？」阿威诡笑道。

　　这句话又是一个晴天霹雳，石冰兰全身的血液霎时冰冷。没日没夜的囚禁生

活使她的作息规律被打乱了，被对方一提醒才想起来，往常每个月的这个时候月

经早该来了。

　　「反正我没有怀孕，绝对没有！」她绝望地喊着，心里仍然存着一线希望。

「月经过几天就会来的……肯定会！」

　　「好吧，那咱们走着瞧！」阿威信心十足地怪笑。「看看是你的月经先来，

还是你的肚子先大起来！哈哈哈……」

　　石冰兰脸色惨然，整个人都控制不住的颤抖，显然已经被击中了要害。

　　「吐完了就继续舔啊，别停！」

　　阿威转头对石香兰喝道。后者强忍羞耻的泪水，默默的又把头凑到妹妹的胯

下，香舌将大腿根处的尿迹全都『清理』掉了，然后开始舔起了那道剃光了阴毛

的肉缝。

　　虽然姐妹俩这段时间每天都裸体相对，但这还是她头一次如此近距离的看到

妹妹的私处。那两片诱人的阴唇尽管已多次遭到蹂躏，可是无论形状还是色泽依

然保持得十分漂亮，小小的尿孔在湿红的粘膜上微微绽放了开来，衬着几滴亮晶

晶的水珠显得分外可爱。

　　很快的，这几滴水珠也被舔掉了，当石香兰的舌头清理着尿孔周围残余的骚

味时，不可避免的接触到了肉缝顶端那粒敏感的阴蒂上。

　　几乎是条件反射般，石冰兰娇躯剧颤，从喉咙里不由自主的发出了一声低低

的呻吟。

　　「啊……姐姐，别……别舔那里……」

　　她忍不住出言提醒，雪白光屁股扭动了一下，原本惨白俏脸上绽开了两片红

晕。

　　这样细微的变化却没能逃过阿威的眼睛，他灵机一动，脑子里又冒出了一个

恶毒的主意。

　　「冰奴你真是淫荡啊，被自己姐姐搞都会有感觉……」他语带嘲讽，顿了顿

后命令道。「既然如此，你就和你姐姐表演一场同性恋给我看看！」

　　姐妹俩都惊呆了，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怎么可以……我们根本没有这种倾向……」

　　石冰兰胀红了脸，又羞又急地叫道。在她内心深处同性恋本身就是不大正常

的，何况对象还是自己的亲生姐姐，这种事真是想想都令人充满罪恶感。

　　「少废话！」阿威将她的人从怀里推开，恶狠狠地喝道。「他妈的，不表演

也得表演，否则我就让你们这对大奶骚货吃不完兜着走！」

　　摔倒在地的石冰兰气得嘴唇发颤，差点就要怒斥出声来，竭尽全力才强行忍

住，高耸的胸脯气急败坏的急促起伏。

　　「小冰，来吧……」石香兰翘着肥大的屁股爬了过去，机械地道。「别再得

罪主人了……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她的表情是凄楚而木然的，眼神也空空洞洞，仿佛已经成了一个失去思想的

傀儡。

　　石冰兰心中一寒，还来不及转过念头，姐姐温暖香滑的胴体已经靠了过来，

伸臂搂住了自己的腰肢，同时用嘴含住了秀发半遮下的圆润小耳垂。

　　一股温热的呼吸吹进耳孔，敏感的耳垂传来酥酥麻麻的舒适触觉，石冰兰很

快就感到全身发软，原本绷紧的身体渐渐放松了下来，脸上的红晕更浓了。

　　「小冰……小冰……」

　　石香兰含泪梦呓般的呢喃着，不停的亲着她的耳根，跟着又在嫩滑的脸颊上

吻了起来。

　　姐姐的亲吻是温柔而充满爱怜的，石冰兰理智上明知不妥，可是却起不了一

丝一毫的阻止意念，反而产生了一种被亲人怜惜的温馨。

　　她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感受着那柔软的双唇吻过她的眉眼鼻尖，最后碰到

了自己的樱桃小嘴上。当两个人的嘴唇相接的一瞬间，她们都不约而同的颤抖了

一下，但是谁也没有躲避挪开。

　　「接吻是这样接的吗？你们给我认真一点！」阿威冷哼着催促道，「不要只

是嘴，碰到就算了，还要用舌头去舔……」

　　在他的『教导』下，姐妹俩身不由己的投入了起来，开始长时间的深吻。四

片湿软的红唇挨擦开合之间，两条香舌缠绕在一起热烈吸吮，发出了淫靡的啧啧

响声。

　　由于她们面对面的搂抱着，赤裸的胸部自然而然的互相触碰，两对同样硕大

的乳房正好紧紧贴在一起挤来挤去，仿佛都不甘示弱的想把对方压倒。

　　而姐妹俩的巨乳尺寸几乎是不相上下，互相挤压了一阵子后，终于找到了最

佳的契合点亲密无间的贴住了。只是这两对乳房的规模和弹力都实在太过惊人，

她们必须用力搂抱住对方，才不会被彼此过于丰满的胸脯给撑开。四颗雪白巨硕

的大肉团都被压成了扁扁的椭圆形，各自向身体两侧涨鼓鼓的突了出来。

　　「哈，你们这是在干吗？『斗奶』吗？」阿威看得双眼发亮，用夸张的语调

淫笑道，「这么大的奶子……啧啧，简直是凶器嘛！要是哪天我不小心把脑袋瓜

夹进去了，恐怕都会被你们的大肉山给压扁了哇……」

　　两姐妹的俏脸都羞得发烫，但是又无法反抗色魔的淫威，呼吸急促的接吻了

好一会儿后才分开小嘴，唇与唇间拉出一缕银亮的水丝。

　　接下来，石香兰按照色魔的指示，开始用舌头逐寸舔着石冰兰完美无瑕的胴

体，从耳垂一路向下吻去，而石冰兰也配合着她的动作，将头向后仰起露出美丽

的脖颈，嘴里轻轻喘息着，脸上的红晕一直爬到这洁白的玉颈上。

　　「小冰……你好美……」

　　石香兰喃喃着埋首在她的胸前，一边亲吻着那巍然高耸的双乳，一边用指头

轻柔的捏着乳峰的尖端。在石香兰的爱抚下，石冰兰的乳头很快开始发硬，同时

感到浑身热了起来。

　　「嗯……嗯……」

　　她情不自禁地哼出声来，随即惊觉自己失态，贝齿下意识的紧咬住了下唇。

　　可是当石香兰将她细嫩奶头含进嘴里吸吮时，一阵麻痒湿滑的感觉从勃起的

乳尖上传来，就像电流般冲击着敏感的神经。石冰兰感到自己的抵抗力不断减弱，

终于忍不住了，喉间失控般送出了时断时续的呻吟声。

　　「对了，就是这样……」阿威悄悄的取来一个装满烧酒的瓶子，凑向石冰兰

的唇边低笑道，「来，把它喝下去……你会变得更舒服……」

　　看着这巨乳美女眼神朦胧的将酒骨碌碌的喝了下去，俏脸立刻红得像是涂满

了胭脂，阿威心里暗暗的欣喜，这段时间他每天都给她喝这种加了药味的烧酒，

居然跟真正的药物效果一样好，每次都激起了她平常压抑住的性欲。

　　可惜的是，这种情感只是在石冰兰自己手淫时才有效，只要阿威的肉棒一插

入阴道，她马上就会从欲望中清醒过来，神色变得悲哀而愤恨，像是死人一样木

然的接受奸淫，无论怎样挑逗都无济于事。

　　很显然，这是因为自慰毕竟是自己的手指接触私处，她在潜意识里比较容易

接受，可是对来自旁人的爱抚和插入就难免存在巨大的抗拒感了。要想克服这个

难关，先让她从石香兰这个亲人的狎玩适应起，说不定倒可以打开突破口。

　　这时候，石香兰已经又往下亲吻了，经过平坦的小腹来到石冰兰的双腿之间，

先舔了一阵那两瓣光秃秃的阴唇，然后又将那粒黄豆般的阴蒂剥了出来，用舌关

轻轻的刺激着。

　　「呀……那里不行！」

　　石冰兰的喘息声一下子粗重了，身躯猛烈的颤抖了起来，本能的就想扭动屁

股躲开。

　　可是石香兰却如影随形的追了过来，双手抱住自己的两条浑圆玉腿，唇舌不

单顺着狭长的肉缝来回舔弄，还把舌尖探进了阴道里舔着娇嫩的肉壁。

　　巨大的快意霎时涌遍全身，石冰兰的脑中一片空白。她很想控制住自己的生

理反应，可是对亲人的爱抚几乎兴不起任何排斥厌恶感，这种感觉就跟自己手淫

一样，原始的冲动很快就占据了上风。

　　「嗯嗯……不行……嗯……姐姐……啊……」

　　嘴里发出哭泣般的声音，身体却是像火烧一样的烫，敏感的阴蒂没几下就被

舔得充血突出，肉缝也逐渐湿润了起来。

　　「嘿，冰奴你别光顾自己舒服，也要服侍一下姐姐啊！」

　　阿威嘿嘿笑着弯下腰，伸手将姐妹俩的娇躯调转了过来，强迫她们侧身躺到

地上，互相用双腿夹住对方的头部。

　　蓦然间被摆成了如此淫荡的姿势，石冰兰再次羞耻的无地自容。在性爱上她

从来都是个被动者，现在色魔居然要她主动的去『服侍』别人，尽管对象是亲生

姐姐也都令她手足无措，感受到巨大的心理障碍。

　　「还呆着干什么？快给你姐姐口交啊！」阿威迫不及待地喝令道。

　　石冰兰满脸通红地咬紧下唇，抬眼瞧去，姐姐的光屁股就在面前晃着，私处

的阴毛和自己一样被剃光了，前后两个肉洞都红肿得厉害，特别是肛门上还有撕

裂的伤痕尚未痊愈。

　　她一阵难过，忽然产生了一种想要怜惜姐姐的想法，于是她不再犹豫了，伸

出舌头小心翼翼的舔上了那道肉缝，仿佛是母亲在舔着孩子的伤口。

　　「噢噢……」

　　姐姐的反应比她强烈多了，马上不可抑制地喘息了起来，同时唇舌将她的阴

部舔弄得更卖力了。

　　姐妹俩呈『６９』式的互相搂抱，俏脸都埋在对方的胯下，两具性感雪白的

肉体交缠在一起像蛇一样的扭动着，形成了一副诱惑无比的香艳画面。

　　她们一边舔吸着对方的私处，嘴里一边发出含糊动情的呻吟声，丰满浑圆的

光屁股各自左右摇摆，仿佛是不堪忍受对方的刺激，又仿佛是在暧昧的邀请。淫

靡惹火的场面直把阿威看得热血沸腾，差点就真的化成鼻血狂喷了出来。

　　只是短短几分钟，石香兰就狂乱哭叫着达到了高潮，大量爱液从肉洞里狂涌

而出。

　　其实石冰兰根本毫无技巧可言，只是将舌头顺着肉缝机械的滑动而已，可是

石香兰的身体早已被调教得比妓女还要诚实，温热的汁水就像是泻堤似的汩汩泌

出，猝不及防下将她洒得满头满脸都是。

　　浓浓的情欲气息扑鼻而来，石冰兰不由自主的也受到了感染，全身仿佛有股

酥麻的快意突然涌过，跟着察觉到自己下体明显变湿了，有少许暖暖的液体在穴

口岌岌可危的泛滥。

　　她忽然感到十分羞愧，紧闭双眼轻轻地喘息着，脸颊烧得像火一样烫，耳边

传来了恶魔的怪笑声和嘲讽话语，仿佛还对姐姐下了道命令，可是心神激荡的她

却什么也没听清……

　　等到石冰兰再睁开眼睛时，跃入视线的情景令她目瞪口呆，只见姐姐的下身

赫然多出了一支粗大的假阳具！这是个造型逼真的双头假阳具，用皮链固定在她

的两腿之间，其中的一头已经完全插入她的肉洞里，而另一头正怵目惊心地顶向

自己的私处。

　　「……快插进去……插呀！」

　　在阿威兴奋的吆喝声中，石香兰就像被催眠了似的，神色痴迷的将大屁股一

沉，把假阳具用力的捅进了妹妹的肉缝里。

　　「啊啊——」

　　姐妹俩一起叫出声来，虽然彼此的下体都相当的润湿了，但是石冰兰的阴道

实在太紧密，骤然插入的假阳具受到了极大的阻力，反过来将姐姐的这一头推进

的更深，巨大的充实感几乎是同时涌进了姐妹俩的每一根神经，令她们发出了交

织着快乐和痛苦的哭叫声。

　　这痛苦也使她们俩都清醒了许多，眼看着自己竟然和亲姐妹一起演出了如此

荒唐的淫剧，两人都感到无比的羞惭。

　　可是还没等她们完全反应过来，阿威已经怪笑着拿起电动遥控器按了下去，

双头假阳具立刻嗡嗡声大作，在姐妹俩的肉洞里摇头摆尾的震动了起来。

　　短暂的清醒马上又烟消云散了，两个假龟头都制造得惟妙惟肖，上面布满的

细小颗粒刮擦着阴道内的层层皱褶，带给人比真家伙还要强烈的刺激。

　　刚刚才泄过身的石香兰很快又被激出了性欲，她脸红耳赤的浪叫连连，再次

彻底沦为欲望的俘虏，圆滚滚的大屁股不知廉耻的晃动着，带动假阳具的另一头

高速的在妹妹身体里进出。

　　泪水顺着眼角流下，石冰兰的心里充满了羞愤。一个多月前还冰清玉洁的身

体，现在不单被色魔肆意的侵入了，还被这种下流的淫具给闯了进来，真是一想

起来就觉得悲哀。

　　可是……可是，这根淫具偏偏是姐姐捅进来的，不管心里多么不愿意，生理

上却再也没有被色魔侵犯时的那种厌恶排斥了，而且还不争气的出现了诚实的反

应。

　　——不……不能这样！

　　她辛苦地喘息着，起初还竭尽全力的想要控制住自己，贝齿几乎将下唇都给

咬破了，但这并不能阻止快感源源不断的涌来。电动阳具的震动再加上姐姐的运

劲插入，每一下都呈螺旋型的刺激着她阴道内的娇嫩肉壁，令她的魂魄都要飞了

起来。

　　随着姐姐的屁股摇晃得越来越快，她的喘息声也越来越急促，下体爆出了一

个又一个快感的火花，然后逐渐汇聚成炽热的洪流。胸前那对原本就丰满无比的

乳房也因兴奋而更加膨胀起来，像是充气皮球般惊人的扩张着，给人一种饱满到

几乎要爆炸的错觉，两粒红色的乳头更是完全充血挺立。

　　「哈哈，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骚货果然是同性恋！」阿威纵声狂笑道。「是

不是小时候就经常这样玩，所以奶子才会发育得这么大？」

　　他边说边一手一个的按住两人的光屁股，猛地向中间挤压使她们的下身贴得

更紧，直到假阳具被两个肉洞完全吞了进去！

　　姐妹俩的哭叫声一起高了八度，双头同时戳中了她们最柔嫩敏感的花心，娇

躯都发疯般扭动了起来，两对雪白而又巨大的乳房互相摩擦着、跳动着，抖出令

人眼花撩乱的抛物线。

　　快感的火花不断爆开，将石冰兰的理智和防线一点点的击溃。不知不觉中，

她也像姐姐那样不知羞耻的放声呻吟起来，并且又开始扭起了自己丰满的屁股。

　　就在她快要被快感的狂潮吞没时，阿威突然弯腰拉起石香兰，一把推到旁边，

姐妹俩的身躯分了开来，假阳具随之从肉洞里抽了出去。

　　突如其来的空虚令石冰兰一阵难过，她只差一点就要攀上高峰了，偏偏在这

个节骨眼上蓦然停止了，令她产生了一种被人悬在半空中的强烈痛苦。

　　「还是让我来满足你吧，冰奴！」

　　嘶哑的狞笑声响起，一根真正的粗长肉棒顶到了胯下。就在这一瞬间，石冰

兰重新产生了被人奸污的屈辱感，可是那汁水淋漓的肉洞却完全违背了她的意愿，

竟是如饥似渴的欢迎起了侵略者。

　　「呀——」

　　当肉棒长驱直入的狠狠一捅到底时，石冰兰又魂飞魄散的尖叫了一声。这一

声中除了羞愧、悲哀、自责和茫然失措外，竟然也包含着一丝丝慰籍和愉悦，令

她自己都感到脸红。

　　「很舒服吧？冰奴……舒服就大声的叫床吧！叫啊……叫……」

　　阿威兴奋地喘着气，下体一鼓作气的猛烈撞击着石冰兰，两手捉紧了她那对

丰满坚挺的大奶子使劲揉捏。他庆幸自己想出来这么一个好主意，先用亲人的爱

抚来激发出这个巨乳美女的原始欲望，然后再由自己趁热打铁的把她征服。

　　「不……啊啊啊……不……」

　　石冰兰狂乱地嘶喊着，呻吟完全变成了哭腔。她明明心中充满憎恶，可是欲

望的潮水却丝毫也不理会她的无奈和羞耻，就如同沸腾般越涨越高。她知道自己

马上就要被彻底淹没了，但却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

　　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是性冷感，就算是跟丈夫做爱都从未达到过高潮，更别

提色魔了。她也无法置信女人在被强奸的时候还会有快感，可是现在她却如此真

切的感受到，身体里的确有个激烈的高潮正在极快的逼近……

　　蓦地里，石冰兰头脑中一阵天旋地转的晕眩，每个毛孔仿佛都畅快地舒展开

了。大量滚热的汁水从痉挛的子宫里狂涌了出来。

　　生平第一次，她在清醒的情况下，在跟人做爱时体验到了高潮，这辈子都难

以忘记的高潮！

　　眼泪霎时夺眶而出，她失声尖叫痛哭，心里羞愧到了极点，觉得自己真是好

淫荡好下贱。

　　与此同时，阿威也激动地吼叫一声，龟头重重地撞中了她娇嫩的花心，把所

有的精华全都淋漓尽致的吐了出去。

　　「啊啊——」

　　哭喊声中，石冰兰全身都歇斯底里的颤抖起来，浇灌在她子宫壁里烫热洪流，

把这第一次的高潮推上了一个最高的颠峰……

【第八集完】

　　 《冰峰魔恋（９）》

＊＊＊＊＊＊＊＊＊＊＊＊＊＊＊＊＊＊＊＊＊＊＊＊＊＊＊＊＊＊＊＊＊＊＊

　　 目录：

　　第４１章　阴谋败露

　　第４２章　颠沛逃亡

　　第４３章　黑暗中的曙光

　　第４４章　假作真时真亦假

　　第４５章　肉体的沉沦

＊＊＊＊＊＊＊＊＊＊＊＊＊＊＊＊＊＊＊＊＊＊＊＊＊＊＊＊＊＊＊＊＊＊＊

第４１章　阴谋败露

　　「哎呀，阿宇！你又怎么下床来了？快躺回去休息！」

　　随着惊叫声，孟璇放下手中端着的一碗排骨汤，飞奔过去搀扶王宇。后者正

在遥遥晃晃得走向电视机。

　　「没事，我很好！我只是想转个台罢了………」

　　王宇勉强挤出笑容。他头上仍然扎着绷带，脸色也青白得吓人，显然还未从

手术中完全恢复过来。

　　「那也不用下床来啊！遥控器不是就在床头柜上吗？」

　　孟璇心疼地埋怨着，小心翼翼的将王宇扶回了床上，替他盖好了被子。

　　王宇嘟嚷道：「我真的没事啦。你别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照顾我好不好？」

　　孟璇温柔一笑：「上次我的脚受伤了，你也是一样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呀！」

　　说着又端起了排骨汤，送到了王宇的嘴边：「帮你做了点宵夜，来，趁热喝

了吧！」

　　王宇喝了几口，称赞道：「真鲜啊！小璇，你的手艺越来越棒了。」

　　孟璇双眼发出了光，只果脸上露出了害羞表情：「真的吗？你不是在骗我吧？」

　　「真的真的，味道好极了」

　　王宇说着将汤一饮而尽，又拿起筷子，夹着排骨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孟璇含笑望着，心里涌起幸福的感觉，同时悄悄地将手缩到背后，那里有一

块很明显被烫得红肿的痕迹。

　　「对了，小璇，这里的电视好奇怪啊！」王宇一边咀嚼着排骨，一边说道。

「为什么所有的频道都是外地的电视台？我想看看最近咱们市的新闻，找了半天

都没找到一个本地的频道……………」

　　孟璇脸上的笑容凝结了，双眸闪烁着少许的不自然神色。

　　两人现在所在之处，是在郊区的一栋乡间招待所的套房里。王宇一被获准出

院，就由孟璇秘密接到了这里，整个警局里只有李天明、老田等少数人知道。

　　之所以要如此安排，主要还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在王宇转醒之后，刑警总

局几次想向他询问清楚，查出打伤他的凶手究竟是谁。但是王宇的回答却是一问

三不知，仿佛对当时的整个过程十分迷茫，而且要是问得急了，还会双手抱头一

副痛苦的样子，像是像是失意者在遭受着折磨。

　　对此医院方面相当不满，警告说王宇的脑神经可能仍未痊愈，若再这样苦苦

追问，后果将不堪设想。刑警总局无奈，只得暂时搁置了下来，准备等他完全康

复了再说。

　　之后王宇再三要求出院，并且坚决拒绝警局派出专人日夜保护他。李天明知

道他是石冰兰的「死党」，本就对他没有好感，再加上人手又紧缺，于是也就乐

得轻松，顺水推舟的答应了。

　　不过李天明也不是完全放任不管，他除了要求孟璇二十四小时不离王宇外，

还替两人找了这偏僻的乡间招待所，由公费负担所有的开支。这样，就算凶手仍

然想暗算王宇，也不可能找到他了，反倒比派多人轮流保护更安全。

　　这一安排也是正中孟璇下怀。她现在最担心一件事——加入王宇知道在他昏

迷期间，他偷拍的影片已经暴光，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最后由石冰兰背下了黑

锅。那他很可能会不顾一切立刻向刑警总局自首，牺牲自己来挽回石冰兰的名誉。

　　因此，搬到招待所后，孟璇想方设法切断了王宇与外界的联系。她不仅严格

遵照医嘱，禁止王宇上网，还偷偷调整了电视频道，使他无法收看本地新闻。所

以直到现在为止，王宇还不知道偷拍丑闻已经家喻户晓了。

　　当然，孟璇也清楚这么做不是办法，迟早有一天是会露馅的。但至少在王宇

的伤势痊愈之前，她决定能拖一天是一天，免得王宇心情骤然激荡，引起伤势复

发。另外，痴情的她心中还存在着万一的幻想，希望在养伤期间用柔情蜜意来感

化王宇，令他真正的爱上自己，以后就不至于为石冰兰牺牲了。

　　「嗯，这台是国产电视机，毛病多，可能在信号接收上有问题吧！」孟璇只

好尽力掩饰着自己，随口撒谎道。「乡下招待所的条件不好，阿宇你就凑合着看

吧………」

　　王宇却坚持地道：「可我想看新闻！小璇，你还是过去帮我调下频道吧，就

算能调出本地的有线电台都好………拜托地啦！」

　　孟璇只得走到电视机前，打开频道盒盖，看了两眼后假装惊叫道：「哎哟，

调频道的按钮都断掉了！这是什么破电视，叫人怎么调啊？」

　　她一边说，一边在心里偷笑，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一早就将按钮给破坏掉

了。

「那………算了！………唉………」

　　王宇失望的叹了口气，继续吃起了排骨，很快就一扫而光了。

　　孟璇收好碗筷，柔声问道他还饿不饿。王宇摇了摇头。两人坐在一起看了一

会电视，仿佛有很多话要说，但一时又无从说起。

　　孟璇忽然拍掌笑道：「哈，差一点忘了。中午你午睡的时候，老田代表同事

们来看望你，还送来了你最爱吃的蜜橘！」

　　说着，她蹦蹦跳跳的奔到了屋角，端来一个小箱子放在床头柜上，正要打开，

忽然鼻子一酸，疑惑地说：「奇怪，哪来的一股焦味啊？」

　　孟璇「啊」的一声惊呼，慌忙跑到外面的厨房。果然，灶台上的火还在熊熊

燃烧着，已经把锅底烧得通红，顺手搭在锅边的抹布更是已着火，一股股黑烟正

在四处弥漫。

　　她赶紧关掉煤气，又手忙脚乱的舀起一大碗水浇了下去。火焰是马上就熄灭

了，不过整个灶台因此变的惨不忍睹。

　　「倒霉」

　　孟璇哭笑不得，只得心不甘情不愿的清理了起来。她本是个大刺刺的女孩子，

从小到大都没做过家务，要不是为了王宇，她是说什么也不会进厨房的。

　　好半饷，总算都清理完了。孟璇吁了口气，红着脸走回了卧室。

　　她忽然间愣住了，只见王宇正圆睁双眼坐在床上，瞪着手里一张皱巴巴的报

纸，脸色苍白如死灰。

　　孟璇眼尖，瞧见了报纸上刊登着石冰兰的一张照片，旁边还有一大篇详细的

报导，标题里面赫然有『丑闻』的字样！

　　——糟糕！

　　孟璇又气有急，一个箭步跃了过去，劈手夺过了报纸，带着哭腔说：「阿宇！

我不是说过了吗？你需要好好休息，不能看报纸！你………你这是哪里来的？」

　　王宇恍若未闻，脸上的肌肉扭动着，仿佛沉浸在巨大的震惊中。

　　孟璇一低头，瞥见床上还有好几张皱巴巴的的报纸，而那个装着蜜橘的小箱

子已被打开了，十多个橘子滚满了一地。她一转念间，已明白了过来——这些报

纸原本是铺在箱子里的，一定是王宇打开箱子之后，无意中发现其中一张恰好有

报导『丑闻』。

　　唉，这真是百密一疏！

　　孟璇急得直跺脚，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王宇却忽然抬起头来，激动地喊到：「那影片怎么可能是队长自己拍的？李

天明简直是白痴、猪脑！不，他根本就是故意陷害队长………」

　　孟璇心中一酸，故作不解的道：「不是队长？那是谁呢？赵局长之前就已经

调查过所有人了，大家的嫌疑都没排除了呀！」

　　「是………」王宇脸上阵青阵白，一咬牙还是说了出来，「是我偷拍的！我

一念之差，半年之前对队长产生了邪念，偷偷安装针孔摄像机偷拍了她！」

　　孟璇叹了口气：「阿宇，我知道你非常敬爱队长，可是你抢着替她背黑锅是

没用的。你没看到报纸上刊登了吗？队长亲自安装摄影机的影片，已经是最好的

证据！」

　　「那是伪造的，要不然就是队长被人逼迫安装的！」

　　提到石冰兰，王宇的头脑仿佛完全恢复了清醒，一语就道破了真相。

　　他忽然翻身下床，跌跌撞撞的就想向外走去。

　　孟璇骇然道：「你干什么？」

　　一把搂住他的腰，强行将他拉了回来。

　　「别拦着我，我要去找李天明说清楚！」王宇一边挣扎一边愤然道，「我不

能让队长蒙受不白之冤，我要立刻为她澄清事实！」

　　「阿宇你冷静一点，你先听我说！」孟璇急中生智，叫道，「你这样去是没

用的，谁都知道你对队长是多么的忠心，李天明只要一口咬定你是在揽罪上身，

你能怎么反驳呢？相信你的人又会有多少呢？我不反对你去，可是你至少要先想

好，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你说的是实话呀，而且必须是能够说服人的证据！」

　　这番话果然起了作用，王宇大口喘着粗气，渐渐停止了挣扎，皱眉苦苦思索

了起来。

　　「我可以肯定………」他喃喃的道，「队长被色魔绑架之前，绝对没有拍过

那样一段影片！」

　　「哦？为什么？」

　　「因为我安装在队长办公室的摄影机，一直到她被绑架后，才被我拆走的。

要是这期间她也去安装摄影机，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的，一定都会先发现我安装

的那一个……」

　　孟璇明白他的意思。这两个被先后安装的摄影机，都是隐藏在同一个位置，

因此拍出来的图像角度才会如出一辙。

　　王宇继续喃喃自语：「这说明，那段影片的拍摄时间，就是队长被绑架后的

这一个月内！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色魔有一天暗中将队长挟持了回来，强迫她

拍了那段影片………」

　　孟璇背上冒出了冷汗，结结巴巴的说：「这………这怎么可能？色魔居然能

够带着石队长，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警局里来拍摄？阿宇，你也太………太异想天

开了吧！」

　　「为什么不可能呢？如果是在夜晚，警局里没什么人的时候………如果警局

里出了内奸，暗中将色魔接应进来，这一切完全就有可能了！」

　　孟璇脸色煞白，几乎要发起抖来。王宇说的跟事实分毫不差，简直就跟他亲

眼目睹一样！

　　「这………这只是你的推理，不能作为证据啊………李天明是不可能接受的！」

　　「要证据也不难！」王宇神色激动的说：「把负责后勤的清洁员工都召集起

来，详细查问一下就知道了！」

　　「是………是吗？」

　　「嗯，色魔为了使影片拍摄不露马脚，一定会致使那个内奸设法先将办公室

整理得干干净净，否则万一被拍到了哪里落满了灰尘或者垃圾，就会暴露出办公

室空置已久的破绽！那内奸总不可能在上班时间亲自跑去做打扫吧，他一定是叫

来了某个清洁员工，随便找了个理由要求清理队长办公室。我们只要询问所有这

些清洁员工，就能把那个内奸纠出来了！这个人就将是队长清白的证据！而且还

可以着落在他身上，最终抓获色魔救出队长来！」

　　王宇的语气十分兴奋，说得越来越大声，孟璇却是面色越来越苍白，表情仿

佛都僵硬了。

　　「小璇，快把手机拿过来，我要那上打电话给李天明………不，还是给老田

打好了！让老田暗地里去调查，找到确切的证据以后再呈报李天明，到时候事实

俱在，他想推翻也推翻不了啦………」

　　「好，好………不过现在都半夜了，老田也都休息了。明天早上再打这个电

话也不迟………」

　　孟璇强行控制着紧张的情绪，苦口婆心劝说了好一阵，才让王宇勉强答应次

日凌晨再打电话，又费了好一阵子唇舌，才把他劝躺回了床上。

　　孟璇自己在沙发上和衣躺下，关掉了电灯。两人互相道了声「晚安」后，就

准备各自安睡了。

　　以往，孟璇总是很快就能进入梦乡，但是今天她却怎么也睡不着，心中充满

了焦急和恐惧。

　　——明天………只要明天阿宇一打电话，老田按照他的吩咐稍微调查一下，

就能查出来，那个指使清洁工打扫办公室的人，就是我孟璇了！

　　——怎么办？怎么办？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阿宇打这个电话………否则我就完

了！

　　孟璇苦苦思索着对策，但是越是着急，脑子里就越是一片空白，耳边听到床

上的王宇发出均匀的鼾声，显然已经睡熟了。

　　她想来想去，始终彷惶无计，绝望之中，自然而然的想到那个既令她切齿痛

恨、但又已跟她息息相关的人——变态色魔！

　　虽然她心里极端不愿意，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其他路好走，只能向这个唯一的

『同党』求援了。

　　黑暗之中，孟璇悄悄的翻身爬起，蹑手蹑脚地走到外厅，取出手机，换上了

跟色魔联络用的卡，颤抖着拨通了号码。

　　「喂」

　　「是我」

　　「我知道是你，亲爱的小璇！哈，怎么了？是不是晚上睡不着，又想念主人

的大鸡巴了？」

　　「胡说八道！你正经一点好不好？」孟璇气急败坏的跺着脚，压低嗓音说，

「大事不妙了！阿宇他………他已经发现那段影片的秘密了！最迟到明早，我们

的阴谋就会被揭穿了………」

　　「你别着急，慢慢说！」阿威的声音听来十分冷静。「他现在已经猜到了多

少真相？你把他的话尽量一字不漏的复述给我听！」

　　他的镇定也感染了孟璇，令她的惊慌大为减轻了。孟璇定了定神，忽然悲哀

地察觉到，自己心理上对这恶魔竟是如此的依赖。那种感觉，就仿佛溺水之人抓

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无形中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托给了对方。

　　不过这时候情况紧急，她也顾不得多想了，忙低声将刚才的整个经过详细说

了出来。

　　阿威听得很用心，不时的打断她追问细节，听完后沉默着没有说话，似乎在

思考着对策。

　　「现在我们该怎么做？你快说啊！」

　　孟璇又有些沉不住气了，惶然的催促着他。

　　「很简单，你把那个清洁工的名字告诉我剩下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你又想杀人灭口了？不行，我不许你再伤害无辜的人！」

　　「谁说我要杀人灭口了啊？这时候灭口反而更会令人怀疑。我自有办法收买

那个清洁工，让他缄口不言的。不过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恩，你们现在住在

哪里？我马上帮你送一支麻醉药去，帮王宇注射之后，他就会到明天傍晚才能醒

过来。那时候我保证可以搞定一切！」

　　「恩，我们住在乡间招待所，就是三环路边上的那一家………」

　　孟璇刚把具体地址说完，忽然全身剧震，脸色唰的一下变白了。

　　王宇不知道什么时候已走到了门口，正双目喷火的等着她！

　　「阿宇」

　　孟璇失声惊呼，魂飞魄散中一松手，手机「啪」的一声摔在了地上，电池远

远飞了出去。

　　「你………原来是你！跟色魔勾结的内奸………原来是你！」

　　王宇血红着双眼，一步一步的逼近了过来，脸上是一种既愤怒、又痛心的表

情。

　　「不………阿宇，不是你想的那样………听我解释………」

　　孟璇语无伦次的说着，眼泪夺眶而出。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忽然觉

得整个人天旋地转、摇摇欲坠。

　　「还解释什么？我从一开始就听到了！」王宇咬牙切齿的说。「我刚才就觉

得你不对劲，所以装着谁着了，想看看究竟是不是我多疑了………结果………你

太让我失望了！」

　　孟璇心想完了，知道再也无法抵赖，想起这段时间所受的种种苦难委屈，禁

不住悲从中来，「哇」的一声痛苦了出来。

　　「是的，我就是内奸」她边哭边爆发般喊道。「可我被迫跟色魔合作，都是

为了你呀！如果我不配合色魔，假造出那个影片，你偷拍的恶行就会被揭穿，那

你的名声、事业就全都毁了！我实在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陷入绝境………」

　　「我毁了就毁了，是我自作自受，不用你管」

　　王宇厉声怒斥。「你为了救我，就可以陷害队长了吗？你明明知道，她是我

最爱的人！我宁愿自己死无全尸、万劫不复，也绝不容许你伤害她一丝一毫！」

　　孟璇头脑「嗡」的一响，仿佛遭受巨雷轰击，灵魂被轰出了壳。

　　王宇最后那两句话，对她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虽然她早就清楚，他对石

冰兰的暗恋是何等热烈。可这毕竟是他头一次当着面，亲口用词清楚的告诉她，

他不仅狂热的爱着石冰兰，而且愿意为她牺牲一切。

　　「难道，在你心目中，我就没有一点比得上队长的地方吗？」

　　听到孟璇绝望的语声，看到她幽怨痛苦的神色，王宇想起她对自己无微不至

的照顾，心中有些软了。但是，当他一想到石冰兰正落在色魔手里惨遭折磨，怒

火重新占据了上风，他的心肠马上恢复了刚硬。

　　「你自己说，你怎么跟队长比？同样是面对色魔的横暴，你的选择是屈漆投

降，而队长，她是永远也不会屈服的………」

　　这话更像尖针一样刺在孟璇心上，她忍不住抢白道：「你错了！队长她也屈

服了………那晚在警局办公室里，我亲眼看到她是怎样钎起裙子，百依百顺的任

凭色魔玩弄她，而且还在办公室桌上媾和！」

　　「住口！我不许你造谣！」

　　王宇暴跳如雷，挥手狠很地掴了孟璇一耳光，在她脸上留下了五个指印。

　　「你………你打我！」

　　孟璇捂着脸颤声说，心一下子冰凉了，仿佛有种残余的美好东西，突然间彻

底倒塌了！

　　「我不打你，你已经跟色魔一样无耻了！我………我要起揭发你，让你跟色

魔一起接受制裁！」

　　王宇气冲冲地说着，转身就向大门口走去。

　　孟璇喃喃道：「你太无情了………阿宇，你太无情了………」

　　眼看王宇就要拉开房门，她就如突然惊醒般飞身跃起，一把抓住王宇的后心

衣服。

　　王宇大怒，回身就是一拳。孟璇伸臂格开，右手已反扭住了他左腕。

　　两人交手数招。王宇的功夫本就不如孟璇，受伤后更是身体虚弱，没几下就

大脑一阵晕眩，自己摔倒在地。

　　「是你逼我的，阿宇！」

　　孟璇双目含泪，奋力将王宇抱到椅子上坐下，再用皮带、绳索将他牢牢的绑

了起来。

　　「放开我！你再不放开………我就要喊救命了………」

　　王宇愤怒的抗议着，但是视线瞧出去已是一片模糊。话还没说完，嘴里已被

塞进了一个橘子，除了「唔唔」声之外什么也发不出来。

　　「对不起，阿宇！我真的不想这么做………可是我已经没别的选择了………」

　　孟璇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拿起毛巾，轻轻替王宇抹去脸上的汗水灰尘，但换

来的，只是后者仇恨的怒视目光！

　　她，默默退开，坐在另一张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仿佛变成了一座雕像，所

有的感情和灵魂都一起飞走了………

　 ＊＊＊　　　　＊＊＊　　　　＊＊＊　　　　＊＊＊

　　半个多小时后，阿威赶到了。

　　他一看到眼前的情形，就猜到了前因后果，二话不说的取出一支针筒，将麻

醉剂扎进了王宇的手臂。

　　王宇圆睁的双目很快就暗淡了，脑袋一歪，就在椅子上昏睡了过去。

　　孟璇吃了一惊，关切的跳起身来：「他………他不会怎么样吧？」

　　阿威一边说，一边走到孟璇身边，拍了拍她的肩膀。他的动作像是纯粹的安

慰她，没有占便宜的意思，因此孟璇也没有闪躲。

　　「现在的问题是，王宇已经发现了你的秘密，他醒来之后，还是要去警局告

发你的，到时候你怎么办好呢？」

　　孟璇心烦意乱的顿足道：「我不知道………唉，我现在心里乱糟糟的，什么

也想不出来！要不，你帮我拿个主意好了………」

　　「要我说嘛，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王宇永远也说不出秘密来！」

　　孟璇变色道：「不行，你要是敢杀他，我就跟你拼命！」

　　「没必要杀他啊，只要让他重新变回永久的昏迷状态，问题就解决了！」

　　阿威的声音听起来有说不出的冷酷，孟璇打了个寒噤，满脸怒色，坚决的摇

头，无论他怎么劝说也不肯同意这个馊主意。

　　阿威也不勉强，淡淡一笑道：「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既可以保证你的秘

密不被揭穿，又能让王宇完全、彻底的属于你，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和你争夺！」

　　孟璇霍然抬头，惊喜的问道：「什么办法，你快说！」

　　「你把王宇交给我，我负责将他永远看管起来，除了你之外，其他任何人也

见不到他了，这不就是一举两得的最佳方案了嘛！」

　　「你开什么玩笑！」孟璇苦恼的道。「我要是这么做，阿宇更加不会原谅我

了，他会恨我一辈子的！」

　　阿威冷笑：「难道你不这么做，他就会原谅你了？难道你到现在还在痴心妄

想，以为能够靠着柔情与讨好，来挽回你们的关系？」

　　孟璇语塞，缓缓坐回椅中，脸上又浮现出绝望的表情。

　　阿威怕打击她过重，忙放缓了语气说：「听我说，小璇。你喜欢一个人，但

是对方却不喜欢你，这种现象是再普通不过了！套令对方回心转意，无非是用软、

硬两种手段。软的你已经试过了，已经证明是不管用的了，为什么不改变一下方

法？像我一样，来用强硬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幸福呢？」

　　孟璇喃喃道：「像………像你一样？」

　　「是啊！我对石家姐妹的所作所为，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她们原来都对我

不假辞色，冷冰冰的完全不将我放在眼里，现在如何呢？还不是照样乖乖的做了

我的女人吗？这正是因为我一开始就采取了强硬的手段，才能成功的将这两姐妹

分别从她们的男人那里抢过来啊！」

　　孟璇露出迷茫之色，但马上就恢复了清醒，厌恶的到：「我跟你的情况完全

不同………你心里根本没有爱情，你想的只有霸占和征服！她们也只是因为无奈

和恐惧，才会勉强顺从你，心里对你永远都不讳有感情的！」

　　「哈，小璇，你错了！你对感情的了解还是太少了。古时候强盗抢亲，新娘

一开始也都是哭哭涕涕、委屈万分的，可是日子久了，还不是一样死心塌地的追

随丈夫。就算是现代，很多城市女性被拐卖到了偏远山村，给那些又老又丑的光

棍做老婆，她们哪一个不是将对方恨之入骨呢？但是十年、二十年过去，反抗仇

恨之心总会淡去，她们最终都会渐渐麻木、渐渐习惯，然后不知不觉的对原本仇

恨的男人产生感情，任命的伴随一辈子………」

　　阿威侃侃而谈，就像一个耐心的教育家似的，声音充满了邪恶的煽动力。

　　「信不信我敢跟你打赌，等过了一段时间，石家姐妹各自替我生下了孩子后，

她们也会认命的！尤其是石香兰，只要我到时候对她好一点，她绝对会感激涕零，

真正从心底将我视为她的终身依靠！」

　　孟璇默默地听着，双眼不时煽闪动着犹豫之色，半饷后迟疑地说：「这还是

不一样的………你是男的，而我是女的………用强迫的方式是行不通的，男人不

会那么容易认命………」

　　阿威心想这倒也是，女人只要被搞大肚子，意志上就会薄弱很多，男人却没

有这种弱点。不过他眼珠一转，又想出了一条妙计来。

　　「不错，男女有别，对王宇确实不能来硬的。不过，王宇也有个最大的弱点，

就是石冰兰！他之所以对你的深情视若无睹，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狂热的崇拜、

迷恋着石冰兰。只要我们设法毁掉石冰兰在他心目中的神圣形象，一切就都不同

了………」

　　「怎么毁？阿宇简直把石………当成了女神，要毁掉谈何容易？」

　　「那可难说了，哼哼！」阿威阴冷的笑道。「要是他亲眼目睹到，这个女神

已经变成了这个世上最放荡的淫妇，就像最下贱的妓女一样，用她的肉体无耻的

取悦着色魔………只要让王宇每天都看到这样的场景，我相信，那所谓的神圣形

象，迟早会在他心地轰然倒塌！」

　　孟璇依旧默然，不过心里却想起刚才当她告诉王宇，石冰兰也会屈服于色魔

时，王宇的反应是暴跳如雷的一巴掌！对此她到现在还十分委屈，暗想让他亲眼

看看真相也好，那样他才会明白自己到底有没有『造谣』。

　　想到这里，她心里不禁泛起了隐隐的报复快意。而这自然没能逃过阿威的敏

锐眼光！

　　「小璇，你就听我的吧，错不了！等王宇认清石冰兰的真面目后，他会一下

子大彻大悟，发觉你才是真正对他好的人。所有的感情就会转移到你身上了……

…」

　　阿威尽力的循循善诱，其实他对自己说的并无把握，但是却偏偏装出一副胸

有成竹的样子。孟璇虽然也感觉到他未免太乐观了，但是一来目前已没没有第二

条路好走，二来心里也有『至少应该尝试一下』的想法，于是在阿威反复劝说下，

终于点头同意了。

　　「那………你就把他带走吧。不过，你要照顾好他，绝对绝对不能虐待他！」

　　「你放心，我对虐待男人没有兴趣。」阿威满口答应道。「但是我会让他吃

一点苦头的。这也是必须的。你过去对他太好了，搞得他身在福中不知福。现在

让他感受下从天堂到地狱的痛苦，他才会想念起你对他的好来！」

　　孟璇一咬嘴唇：「好吧，只要你注意分寸，我………我都听你的！」

　　她停顿了一下，又问道：「但是他好端端的突然失踪，我该怎么向警局解释

呢？」

　　「这还比容易？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啦！」

　　阿威得意的笑着，压低了嗓音，对孟璇悄声吩咐了起来。

　　灯光照在墙壁上，映出了两人的身影。那恶魔般的影子和娇小的影子靠得是

那么近，最终完全是重叠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出彼此了………

　 ＊＊＊　　　　＊＊＊　　　　＊＊＊　　　　＊＊＊

　　次日早晨，孟璇一脸惶急的冲进了刑警总局，一进门，就「哇」的哭出了声

来。

　　员警们都吃惊的围了上来，连声追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们的印象中，孟

璇一向是个乐观爽朗的女孩，几乎没有在人前掉过眼泪，更别说是如此失态的大

哭了。

　　他们问了很久，但孟璇却泪就满面的不说话，知识举着一双手，摇晃着紧握

的手机。

　　一个员警忙取过了手机，打开一看，上面是条简讯，由王宇的手机号码发过

来的。

　　「小璇，对不起，在你睡着的时候，我一个人走了。我看了最近的报纸，全

都知道了一切。我心情很郁闷。我想一个人外出旅游一段时间。你不用担心我，

我没事的。别问我去哪，也别跟我联络。我会定期联络你的。」

　　员警们看完之后，先都松了一口气，然后七嘴八舌的议论了起来。有的摇头

说王宇实在太胡闹了，怎么能在伤势还没有好的情况下说走就走；有的安慰孟璇

说不会有事的，既然Ｆ市里曾经有人对王宇下过毒手，那在凶手还没有找到之前，

王宇到外地去反而更安全；有的则拿起电话来，尝试拨打王宇的手机，想要在对

话的时候透过信号追踪系统确定他的方位。

　　但是，打不通，对方关机了。

　　「小璇，你先别哭，王宇走了还没多久，也许还能找回来！」老田一边送过

来纸巾，一边问道。「他是不是昨晚看到了关于队长的报道，情绪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有没有隐约对你透露出口风，他究竟想去哪里呢？」

　　孟璇恍若未闻，抽抽咦咦地说：「我不懂，阿宇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

　　老田连问了好几遍，孟璇都没有什么反应，他只是叹了口气，走到旁边，用

自己的手机发了个简讯给王宇。

　　其余的员警也不约而同的照作了，他们的留言方式也各自不同。或者直接打

听、或者旁敲侧击，反正都是希望王宇能看在同事一场的面上，能够回复其中某

个人的简讯，这样说不定就能凭借若干蛛丝马迹，查到他究竟去了什么地方了。

　　孟璇低垂着头，听到众人在商量各种办法，心里觉得十分过意不去。她并不

是个很会伪装的人，生怕自己在问答中露出什么破绽来，因此来到警局的时候就

打定了主意，尽量少开口说话，用哭泣来掩饰自己不自然的表情。

　　当然，此刻她的眼泪也不是假的，事实上她的的确确是被伤透了心，想到王

宇那仇恨鄙视的眼神，她就悲痛难受得难以自制，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将所有的

委屈、痛苦、彷徨和绝望都化作了眼泪，酐畅淋漓地宣泄了出来。

　　员警们也都酸酸的不好受，不少人的眼圈也红了。随后在老田的指挥下，他

们兵分几路，分别赶到了机场、火车站、码头等第，拿着王宇的照片广泛询问了

大量路人，但是却没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同时他们也都留意着手机，然而很

可惜，始终没有人得到王宇的回信。

　　一直到天黑，待在警局里的孟璇才又收到一条短讯，内容只有五个字「我很

好。勿念。」打击急忙再拨打王宇的手机时，却又是关机。

　　这一下，所有人都或多或少的感到了怒意，觉得王宇这家伙实在太不会做人

了。不过是看在孟璇的面上，员警们都忍住了没有表露出来。

　　孟璇勉强笑着说：「看来阿宇已经想到了想去的地方………算啦，只要他平

安无事，我就安心了。等他在外面玩够了，应该就会回来了！」

　　说完，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娇小的身躯似乎格外的柔弱，突然脚步一滑，几

乎跌倒在地。

　　员警们慌忙七手八脚的扶稳了她，见她脸色苍白，都担心她身体会吃不消，

异口同声的劝她干脆也请假，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孟璇点点头答应了。于是有人代替她打好了请假报告，拿到局长办公室交给

了李天明。

　　李天明爽快的批准了，并且指派了专车，将孟璇送回了家里。

　　这之后的数日，员警们依然没有收到有关王宇的任何消息，也没有打听出丝

毫线索来。只是在有人去探望孟璇时，才会从她的手机里看到王宇陆续发回的简

讯，内容都极其简略，无非是表示他很好，很快就会回来云云。

　　再过数日，警局里的事情一多，大家都越来越忙了，于是也没有人再去查王

宇的下落了………

　 ＊＊＊　　　　＊＊＊　　　　＊＊＊　　　　＊＊＊

　　「喔喔………很好………哈………倩奴你果然是训练有方啊………哇哈哈…

……真够厉害………哈哈哈………」

　　得意的笑声，从阿威的嘴里发了出来，在大厅里回响。

　　「呵呵，这都是主人您的功劳，倩奴只不过是从旁出了点力而已！」

　　楚倩一脸媚笑，不知廉耻的拍着马屁，目光就像忠心耿耿的母狗一样，讨好

的望着对方。

　　就在她身旁不远处，阿威正舒舒服服的仰躺在沙发上，脑袋枕着手臂，一副

正在享受的得意摸样。

　　他享受的，自然是石冰兰美妙的肉体。

　　这巨乳细腰的女警，此刻正跨坐在阿威的身上，满脸通红的扭动着腰肢，娇

躯有节奏的一下一下弹跳着，就好像骑马似的不断起起落落。

　　她的双臂被反铐着，身上穿的是全套的警服，不过胸前却被割开两个整齐的

圆形裂口，使得那对丰满雪白的巨乳完全袒露在外，正随着腰肢扭动的节奏剧烈

的抖动着，就仿佛最汹涌的波涛般，激起了一道道震撼十足的抛物线。

　　「喂喂，速度再快一点！屁股也要摇晃起来，别偷懒………」

　　楚倩连比带划的吆喝了起来，倘然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指挥，视线紧盯之处，

是警群飞扬中若隐若现的白嫩屁股。从楚倩的角度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两个赤裸

的臀肉正夹住一根粗黑的阳具快速的套弄着，在她的催促声中，光溜溜的丰臀果

真摇晃了起来，并且以更快的速度连续吞吐着肉棒。

　　「哇哇哇，倩奴你说得不错，这姿势的确是有爽有省力………我该给你记功！」

　　阿威由衷的赞叹着。在各种性交姿势中，他原本最少采用『女上男下』的方

式，因此那种被女性躺到身上饿感觉，他潜意识里有点排斥。今晚是在楚倩的竭

力推荐下，他才偶然尝试了下，想不到感觉竟是出乎意料的好。现在他全身丝毫

不必动弹、用力，就能享受到最愉悦的快感。

　　而这些快感的来源，就是此刻正在扭腰摆臀、像妓女一样套弄着自己肉棒的

性感女警！她的额头上布满了汗珠，喘息声已是清晰可闻，显然体力消耗极大，

但却不敢停下动作或是减慢节奏，就仿佛一台设定好的性交机器似的，严格履行

着自己的程序。

　　「嘻嘻，主人您过奖啦！其实这种姿势，最享受的是女方啊！要是换了倩奴

的话，早就快活得欲仙欲死了，不知道多感谢您呢………『

　　「是吗？嘿，冰奴，你听到了没有？今晚你就尽情『快活』吧，一定要欲仙

欲死的高潮迭起哦，哈哈哈………」

　　这些调笑之言一字不漏的送入了石冰兰的耳中，她就沉默以对，看似毫无反

应，只顾挺动着娇躯，心里却泛起了切齿的羞愤和深深的罪恶感。

　　特别是『高潮』这两个字！每当她一想起自己身为一个女警，前些天居然在

跟色魔的交媾中，不由自主的达到了高潮，强烈的愧疚和羞耻感就会席卷全身，

令她无地自容。

　　肉体被强暴，只是生理上的失贞，还情有可原；但被强暴到高潮，则意味着

心理上也失贞了，那绝对是不可原谅的罪恶！

　　所幸的是，这种情况再也没有发生第二次了！虽然她表面上被迫更加顺从的

接受种种调教，但是内心深处却时刻警惕着自己，一定要严密守住理智防线，绝

不能再上色魔的当重蹈覆辙！

　　不过，色魔已有了一次成功的经验，尝到了一次甜头，势必不肯就此罢休。

毕竟能够将一个意志坚定的女警强暴出高潮来任何男人都会油然而生出极大的自

豪感。假如能够好好利用他的这种心理，说不定反而能收到奇兵之效………

　　因此这些天来，石冰兰比以前更加的忍辱负重，不单是行动上表现的完全驯

服，就连合体交欢的时候，都经常假扮出沉重的姿态，假装被奸出了快感的放荡

摸样。

　　这种伪装，堪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但是石冰兰深知，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满足色魔，从而为自己制造出下一个反击的机会，所以她强忍着巨大的羞耻

和痛苦，以身体为武器，几乎是豁出去般和色魔周旋。

　　今晚这『女上男下』的姿势，石冰兰也是首次尝试。她能够清楚地感觉到，

随着自己身体的上下挺动，那根又粗又热的肉棒不断的破开花唇，刺入到体内最

深处。柔嫩的阴道被涨的满满的，生理上的充实感和心理上的厌恶恰成鲜明的对

比，令他一时间无所适从。

　　就在这时，沙发旁的茶几上，忽然响起了手机简讯的「滴滴」声。

　　阿威拿起手机，打开看了一眼，皱眉回复了简讯，然后将手机仍回了茶几。

　　石冰兰看在眼里，心中微微一动。平常在魔窟里，色魔几乎没有当着她的面

亮出手机过，今晚却公然摆在茶几上，似乎是在等待着跟人联络的样子。现在是

深夜时分，会在这个时候发简讯给他的人，究竟会是谁呢？

　　——会不会就是………上次在警局里偷袭我的那个帮凶？

　　这念头在石冰兰脑子里闪过，正在思索时，只听手机再次「滴滴」响起。

　　阿威眉头皱得更紧，脸上已有明显的不耐烦神色，但还是拿起手机来回复了

简讯。

　　然后他嘀咕的一句什么，突然坐起身来，一把搂住石冰兰的娇躯，将她压倒

在沙发上，操纵肉棒迅猛的抽送了起来。

　　石冰兰还来不及反应过来，人已经摆弄成了双腿朝天的姿势，从原来的主动

变成了彻底的被动，承受起色魔狂风暴雨般的冲击！

　　不过她的心思倒是转得很快，只是稍微惊讶了片刻后，马上隐约猜到了是怎

么一回事。

　　——看情形，对方是有急事要找色魔，接连发简讯来催促他赶紧外出。所以

他才不情愿的停止了『享受』准备速战速决结束今晚的淫乐！

　　对这个猜测，石冰兰至少有八分的把握。自从被虏之后，她与阿威已性交过

百余次，彼此之间自然而然的有了『默契』，对他的某种习惯也相当熟悉。比如

说，虽然他喜欢各种新奇的性交花样，但是到了最后的冲刺关头，最常使用的还

是传统的「男上女下』体位。

　　当然，这所谓的『最后冲刺』，至少也要一刻种之久，色魔的体力一向好得

惊人，要是不急着外出的话，在石冰兰性感的肉体上尽情发泄、冲刺一整夜都是

常事。

　　——如果这魔鬼真的要出去的话，今晚这个环境，或许是个逃出魔窟的好机

会………

　　石冰兰想到这里，突然振奋了起来。上次和色魔外出虽然偷袭失败，但是也

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暗中瞧见了开启魔窟大铁门的密码。这些天来她一直在

等待着、寻找着越狱的机会，只可惜色魔对他的看管十分严密，基本上将他禁锢

在地下室的牢笼里，就算是调教凌辱她，也都在牢笼里进行。

　　由于地下室的门本身是被反锁的，加上又有楚倩监视，石冰兰无法破门出来。

她曾经苦苦思考过七、八个越狱的计策，但是成功的希望都微乎其微。若是她一

个人，或许还可以冒险一试，可是魔窟里还囚禁着姐姐，她不能扔下姐姐一个人

走，因此直到今天都束手无策。

　　但是现在情况却不同了，今晚色魔大概兴致很高，重新将石冰兰带到了大厅

里来玩弄，等一下还要出门。这正是天赐良机，要是能把握好，姐妹两就能成功

脱离魔掌………

　　霎时间，一个计划冒了出来！石冰兰激动得心脏怦怦狂跳，呼吸一下子急促

了，俏脸更加绯红，看上去恰好像是一个沉溺在性爱中的美女动情摸样。

　　这种反应自然令阿威更加兴奋了，他一边加快、加强了抽送的力度，一边俯

下脑袋，亲吻着石冰兰的耳根、脖子等敏感地带，同时恣意柔弄着她胸前那两棵

雪白浑圆的丰硕肉团，用指尖灵活的刺激着早已勃起的嫣红乳蒂。

　　石冰兰紧咬下唇，恰到好处的闪躲着对方的进攻。她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跟丈

夫上床都要关灯、对房事几乎一无所知的『准处女』了，拜楚倩的『培训课』所

赐，现在的她对男女性爱已经有了很身的了解，跟色魔的『实战经验』更是较为

丰富。她清楚，假如太快就装出快感十足的摸样，只会引起色魔的怀疑，必须慢

慢的循序渐进，才能演好这段戏。

　　更重要的是，也只有『循序渐进』才能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

　　似抗拒又似挑逗的呻吟声，从石冰兰的唇齿间轻吐了出来。她装出违心、但

情欲却逐渐失控的神态，随着色魔的狂轰滥炸，反应一点一点的热烈了起来。起

初只是顺势迎合着对方的抽送，到后来渐渐的扭起了屁股，仿佛完全是身不由已

的投入到了激情的交合中。

　　「不要什么啊？嘿嘿………是不要搞了？还是不要停？」

　　阿威继续淫笑着，心里充满了征服欲，每一下都将肉棒刺入温暖女体的最深

处！

　　接下来石冰兰的反应更是令他喜出望外，虽然她涨红着脸拒绝回答问题，但

是片刻后，她的双腿悄悄的盘到阿威的身后，紧紧夹住了他的腰。

　　这样的身体语言，显然比口头回答更有说服力。阿威乐得眉开眼笑，霎时间

下了决心，今晚无论如何也要让这巨乳女警再次高潮，否则就太浪费她如此主动

的『身体投降』了。

　　但手机却偏偏不合时宜的又「滴滴」响起！而且是越响越频秘，就像急促的

哨声一样，催促着这场淫戏快点结束。

　　阿威恼怒地闷哼了一声，似乎有些丧气的想直起身躯，但是石冰兰却骤然激

烈了起来，两条美腿死死交缠了起来，令他无法离开分毫。

　　「不要停………啊啊………不………不要停………啊………」

　　她狂乱地喘息着，双乳抖动如波浪，嘴里最终发出了浪叫声。

　　阿威兴奋得快要疯了，全身都泛起骄傲的征服感，这时候就算是天踏下来，

他也绝不肯中断这场媾和了！

　　「叫啊………给我再叫大声一点………叫啊………」

　　「我不………喔喔………不要………啊………不要停………」

　　就在此起彼伏的淫声浪语中，以及接连响起的手机简讯声中，两人又足足交

媾了二十分钟，当石冰兰本真半假地颤动着大腿、发出与第一次高潮几乎相同的

哭叫时，阿威也达到了愉悦的最高峰，两手狠很抓着她的乳房，把滚烫的精液全

部射进了子宫………

第４２章　颠沛逃亡

　　「好啦，我已经在路上了……别催促了，我马上就到！」

　　阿威一手握着方向盘，耐着性子应答了几句后，就收起手机，更用力的踩下

了油门。

　　车子立刻加快了速度，风驰电掣般向前冲去。

　　——这小妞真他妈的麻烦……唉，不过这麻烦也是我自己找来的……

　　阿威心里想着，发出了一声苦笑，懊恼地摇了摇头。

　　那晚他从乡村招待所带走了昏迷的王宇，原本是打算直接运回魔窟地下室囚

禁的，但是他一转念间，想到以孟璇的性格，她对王宇又是那么关心，今后肯定

会时不时的提出要来看望、照顾王宇，那可就让人头疼了。

　　虽然孟璇已经三番二次与阿威合作，成为了他事实上的『帮凶』，但是阿威

对她却还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他清楚孟璇每一次与自己合作，都是在形势的逼

迫下不得已而为之，其实她内心深处还有很多善良、正义的观念在挣扎，现在，

他还没有把握完全控制她，假如轻易让她知道魔窟的所在，要是哪一天她突然醒

悟过来、重新改邪归正，那自己就完蛋了。

　　考虑再三后，阿威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他买来了一辆前后隔离的封闭式

卡车，将后车厢略为改装之后，就变成了王宇的「囚室」。平时卡车停在外面的

院子里，所需的饮食都由特制的小窗送进去。不论王宇在里面如何怒骂踢腾，都

得不到任何回音。由于卡车的隔音效果甚好，石冰兰又是被囚禁在建筑物里，暂

时不知道他被抓了进来。

　　做完这一切后，果然还没几天，孟璇就忍不住挂念之情，坚决要求「亲眼见

见阿宇」。

　　于是阿威驾驶着卡车离开了魔窟，来到某个僻静之处停好，然后孟璇赶到，

隔着窗子悄悄见到了王宇，确定他没有遭受虐待折磨后，就流着泪离开了。

　　阿威自行驾车返回，心里颇为得意，觉得这个办法真是太方便了，不但保住

了魔窟的秘密，也省去了将王宇从地下室押送来去的麻烦。

　　但是接下来，这种情形又发生了数次。孟璇由于被批准了病假，整天不用上

班，似乎更容易胡思乱想了，每隔几天就会心血来潮，想要前来探望一次王宇，

令阿威不胜其烦。

　　——这样下去可不行，必须尽快让王宇这张牌发挥出效力，免得夜长梦多、

反倒惹祸上身……

　　阿威一边开车，一边盘算了起来。他的思维原本是很敏锐的，但是也不知怎

的，从刚才起他就一直有些心绪不宁，彷佛有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隐隐弥漫全

身。

　　他吸了口气，静下心来，仔细想了一下，发觉大概是因为自己刚才走得太匆

忙，没有把石冰兰带回地下室里反锁起来，所以才会有些担心。

　　对这个巨乳女警，阿威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特别是上次在警局里遭到偷

袭后，他更是记取教训，平常戒备得更加森严了，绝不给她任何反击或者逃跑的

机会。就拿刚才来说，虽然走的很匆忙，但是他仍然记得拿起脚镣，重新将石冰

兰的双足也锁上，然后才离开魔窟。

　　那脚镣上还栓着一根长长的铁链，尽头固定在大厅的墙壁上，手无寸铁的石

冰兰是绝不可能将之弄断的。何况，就算能弄断铁链，她不知道密码，也无法打

开厚厚的大铁门逃走。

　　但是阿威却总是有种不安的直觉，令他心惊肉跳。他想来想去，虽然还是不

明白问题出在哪里，但是紧张的心情已经越来越甚，令他马上做出了一个决定。

　　「吱呀——」

　　大卡车在路边急刹车停了下来，扬起了一片尘土。

　　阿威跳下车，将钥匙和防盗控制器都扔到了车底下，然后取出手机拨通了孟

璇的号码。

　　「小璇，我现在有急事必须马上返回。见面的地点更改了，你自己过来找我

停在路边的车，地址是……」

　　他抬头望了一下路标，将具体地址报了出去，又告诉孟璇钥匙在车底，接着

也不等孟璇抱怨，就果断的挂断电话并关机了。

　　远远车灯闪亮，一辆计程车开了过来。

　　阿威伸手拦下车，飞快钻了进去，屁股都还没坐稳就焦急的叫了起来。

　　「快开车！我付你双倍的钱，你用最快的速度送我回去！」计程车果真像离

弦之箭般疾驰而出，在阿威的指引下，在崎岖山路上飞速穿行着，很快就回到了

魔窟门前。

　　阿威付钱下车，按动密码打开了大门，三步并作两步的奔进了大厅。

　　他第一眼就看到，楚倩躺倒在地昏迷不醒，显然是被打晕了过去。

　　阿威的心沉了下去，最糟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

　　他再环顾四周，心中更是惊怒交集，只见地上是半截断裂的铁链，原本栓着

的石冰兰已不知去向。

　　这石冰兰竟真的弄断了铁链！这实在太奇怪了，因为整个魔窟里绝对没有诸

如铁锤、钳子之类的工具，难道她竟是用徒手之力，将铁链崩断的吗？

　　一股冷汗冒了出来，阿威惊疑不定，再回头一看，那个囚禁婴儿的铁笼也升

了起来，里面的婴儿也是不翼而飞了。

　　这一点倒很好理解，只要找到操纵铁笼的遥控器，自然能将之轻松升起。看

来，该死的石大奶不光是自己逃了，还把石香兰和小苗苗也都一起救走了！

　　阿威怒火上涌，猛然抬起脚来，狠狠踢在楚倩小腹上，连续几踢之后，总算

将她踢得苏醒了过来。

　　「主……主人！」

　　楚倩睁眼见到他的凶相，又是恐惧又是疼痛，「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阿威狰狞地喝道：「哭什么？石大奶她们是怎么逃走的？快说！」

　　楚倩吓得连眼泪都缩了回去，断断续续地说出了经过。

　　原来，阿威刚走不久，石冰兰就突然向楚倩发难。虽然她被铐住了手脚，但

还是三两下就制伏了楚倩，逼着她找到了操纵铁笼的遥控器，先救出了婴儿，然

后又到地下室释放了石香兰……

　　「等等！石大奶到底是怎么扯断铁链的？」阿威狐疑地打断了楚倩，问道。

「她哪来的这么大力气？」

　　「不是扯断的，是……是用铁笼上的那个电锯……锯断的……」

　　阿威恍然大悟，暗恨失算。他自己都几乎忘记了，铁笼上方的天花板上，还

安装一个机械臂的电锯，可以自由伸缩的。石香兰刚刚被掳之时，他曾操纵电锯

对准婴儿的脑袋吓唬她，这才使她乖乖的听话了。想不到今天，这电锯竟成为解

救石冰兰脱困的工具，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主人，石大奶实在太狡猾了！她一直都在骗您，就连她的快感和高潮，也

都是伪装出来的……」

　　楚倩满脸愤恨之色，加油添醋的告起状来。

　　阿威阴沉着脸：「你怎么知道？」

　　「她亲口说的！我跟她激烈争吵时，骂她……不要脸，刚刚才跟主人您那样

子放荡过，转眼就要背叛您！她却轻蔑地说，一切都是假的，也只有您这样……

自我感觉良好的……笨蛋，才会上当……」

　　阿威闷哼了一声。虽然他知道，楚倩这话必然还有夸大其词、挟私报复的成

份，但是他此刻回想起来，今晚石冰兰与自己的交欢情形确实十分可疑！尤其是

最后她用双腿死死夹住自己腰部，使自己无法起身，这一举动更加的不自然。就

算她真的高潮了，也没有理由表现得如此超出预期。

　　——妈的，我被愚弄了！她如此委屈自己，不惜牺牲色相，目的就在于拖延

时间，使我走得极其匆忙，无暇将她送回地下室去，这样她才可以利用电锯弄断

铁链脱身……

　　阿威很快便想通了整个过程，背脊上更是冷汗直冒。他一直提醒自己不可小

看石冰兰，然而事到临头，还是过于麻痹大意了，自以为已经征服了她的肉体，

谁知却是不知不觉掉进了她的美色陷阱中！

　　「那你是怎么昏倒的？她们又是怎么打开大铁门的？」

　　楚倩哭丧着脸道：「我不知道……她把婴儿交给石香兰时，我抓起椅子想要

偷袭她，结果反而被她打晕了……醒来就看到主人您了……」

　　阿威暗想，大铁门的密码自己也没跟楚倩说过，自然是与她无关。看来最有

可能的是上次带石冰兰外出时，被她暗中偷偷瞧见了密码。这石冰兰表面上装得

已经屈服，其实心中不知藏着多少秘密和计划，稍不留神就被她打了自己一个措

手不及！

　　岂有此理！这次把她抓回来后，一定要用更残酷、更狠辣的手段来看管、调

教她！直到她真正成为彻底「奴化」的、丧失所有反抗意念的大奶性奴……

　　阿威恶狠狠地想着，丑陋的面容扭曲了，看上去更加可怖。

　　楚倩打了个寒噤，胆怯地道：「主人，她们已经……跑了好久了，现在……

怎么办？」

　　阿威嘿嘿一笑：「她们跑不了的！不管她们跑到哪里，我都能凭着感应找到

她们！」

　　楚倩愕然道：「感应？」

　　「是的！这是性奴和主人之间特有的感应，就像附骨之蛆一样缠着她们，永

远也没法甩脱的！哈哈哈……」

　　冷笑声中，阿威双眼射出神秘而自信的精光，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在楚倩茫然的视线中，他也不多解释，转身奔了出去。

　 ＊＊＊　　　　＊＊＊　　　　＊＊＊　　　　＊＊＊

　　「停……停一下好吗？小冰，我……我实在……走不动了……」

　　石香兰上气不接下气地剧烈喘息着，一只手抱着婴儿，另一只手扶住路旁的

一颗大树，双腿软绵绵的就如同踩在云端般。

　　「现在不能停，姐姐！我们还没有脱险……无论如何再坚持一下……」

　　石冰兰也在喘气。连续多日的幽禁和无休止的肉体凌辱，已经严重侵蚀了她

的体力。她懊恼地发现，原来自己的虚弱程度比预计的更甚，难怪上次在警局里

与色魔搏斗时，被人偷袭了还混然不觉。

　　不过比起石香兰来，她的情况仍算是好多了。毕竟她过去苦练的底子仍在，

而且她手里也没有抱着婴儿的负担。

　　「姐姐，我来替你抱小苗苗，咱们就可以走快一点了！」

　　「不，不……小苗苗是我的！我自己……可以抱他……」

　　石香兰一脸紧张的神色，双臂死死搂住婴儿，彷佛生怕被人夺走似的惊恐。

　　石冰兰心中黯然，知道这是因为婴儿被色魔关在笼子里太久了，姐姐的满腔

母爱惨遭摧残多日，已经不堪折磨，现在多多少少有些神经质了。

　　她放缓了语气，柔声说：「姐姐你相信我，我是不会害小苗苗的……如果我

们不能尽快逃到安全的地方，等色魔一追上来，小苗苗就又会被他抢走了……」

　　石香兰尖叫了一声「不！」，脸色惨白，表情更加恐惧了，全身都不由自主

的颤抖了起来。

　　石冰兰看得很是心痛，但在这紧急时刻也不顾上那么多了，硬着心肠继续半

哄半「吓唬」地劝说着。在她的坚持下，石香兰也终于醒悟了过来，流着泪亲了

婴儿几口后，依依不舍的交到了妹妹的臂弯里。

　　两人又跌跌撞撞地向前跑去。

　　现在姐妹俩所处的位置，是在崎岖的半山坡上。风很大，很冷，她们又几乎

是赤身裸体，散乱的秀发随风飘飞。两具同样性感惹火的胴体都在瑟瑟发抖，随

着跟跟跄跄的脚步，四颗丰满雪白的巨硕乳球犹如汹涌的波涛，在姐妹俩的胸前

比赛着甩动的幅度和震撼力度。

　　——该死！要是被人看到，我和姐姐以后都不要见人了……

　　石冰兰满脸通红，一边奔跑一边四处张望，心里是既盼望撞到行人，以便解

救自己姐妹的危机，又不想被人瞧见这副丢脸的模样，可谓矛盾之极。

　　她在魔窟里打昏楚倩后，由于逃走得十分匆忙，甚至来不及仔细的到处搜索

衣物，情急之中只找到了两条肉色的三角裤，姐妹俩一人穿了一条后，再胡乱的

踏上两双拖鞋，就忙不迭的逃了出来，因此两人都是赤裸着上身，乍一看几乎跟

一丝不挂没有区别。

　　尽管心里觉得羞耻，但石冰兰还是希望能遇上某个路人，只要这人带着手机，

帮忙打一个报警电话，自己姐妹就得救了。

　　然而事与愿违，奔逃了好一会儿，沿路上还是空空荡荡的，看不到半个人影。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一来因为天还没亮，二来则是因为她们奔跑的方向是

朝着山上，越到山顶，碰见路人的机会就越渺茫。

　　之所以不选择逃向热闹的山脚，而是冷清的山顶，是石冰兰大瞻而缜密的决

定。

　　她一打开魔窟的大铁门，就立刻认出了周围的环境，原来魔窟是坐落在半山

腰处，要徒步走到山下进入市区，起码要三个多小时。

　　假如换了一般人，绝对是本能的向着山下逃跑，那么在这三个多小时的路途

中有很大可能会与驾车返回的色魔撞个正着，结果就是再次落入魔掌。

　　因此石冰兰决定反其道而行之，索性冒险向山上逃跑。这样就避免与色魔碰

面。如果他在这两小时内返回的话，说不定会以为自己姐妹在下山的途中，被其

他经过的车辆救走了，从而沮丧地放弃追逐。

　　这个小小的心理陷阱，究竟能不能骗过色魔，石冰兰心里并无丝毫的把握。

这就好像一个赌局，她已经输得只剩一条内裤了，除了横心孤注一掷外，再没有

翻本的可能。

　　夜色仍是漆黑的，但是离黎明已经不远了。保守估计，再过半小时东方就要

露出鱼肚白了。

　　然而，这半小时也将是最难熬的时刻！随时都有可能功亏一篑！

　　尤其是石香兰，虽然没有了婴儿的负担，她起初是轻便了不少，但数百公尺

追后，她很快又气喘如牛，一颗心跳得几乎蹦出了胸腔，脚步也越来越沉重，头

晕眼花的什么也看不清了。

　　蓦地只听「噗通」一声响，石冰兰闻声回头，只见姐姐已失足摔倒在地，膝

盖上鲜血淋漓。

　　她慌忙俯身，左手抱紧婴儿，右手企图搀扶起姐姐来，但是臂膀一阵酸痛，

一时间竟搀不起来。

　　「别……别管我了，小冰……」石香兰脸色惨然，断断续续地说。「你快带

着……小苗苗……逃走吧！只要……你们……能逃出去，我……我死了……也心

甘情愿……」

　　「别胡说！姐姐，你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定能脱险的！」

　　石冰兰咬着牙，奋力再一拉，终于把姐姐拉了起来。

　　「我……我真的走不动了！你……你听我话，姐姐只会……拖累你的……」

　　耳边响起姐姐的痛哭声，石冰兰只觉得心烦意乱，焦躁之极，偏偏就在这一

刻，她无意中一转头，瞥见螺旋型的山路上，远远的亮起了两道灯光，有辆车正

以极快的速度飞驰上来。

　　她不由变色。虽然那辆车还隔着好几圈的山路，但是追上来不过是眨眼间的

事。肋且本能的直觉告诉她，那十之八九就是色魔的车！

　　「色魔追来了！姐姐，你不想再被他强暴的话，就赶紧跟我走！」

　　也不知是这一声娇喝起了作用，还是色魔本身带来的恐惧感太过巨大，石香

兰一听之下魂不附体，彷佛脚底突然生出了一股劲道似的，在妹妹搀扶下又没命

的向前奔去了。

　　可是人跑得再快，也不能跟车子相比。石冰兰一手抱着婴儿，一手拖着姐姐，

奔出数十步后再回头望去，就见那两道车灯已经照射在最邻近的那一圈山路上了！

　　好天无绝人之路，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岔口。在正规的山路旁边，多出了一条

只能由行人通过的蜿蜒小道。

　　姐妹俩不约而同的向那小道跑去，拼命又奔出了数百公尺，才放慢步伐稍微

喘了几口气。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令她们全身如堕冰窖！从这里遥遥眺望，那两道车灯竟

在岔口处静止不动了了显然是车子已在那里停了下来，色魔也徒步向这里追来了！

　　姐妹俩只得拔步又奔，同时石冰兰心中闪过一个念头：奇怪，为何对方知道

要追向小路？难道说……

　　她猛然问一个想法闪过，站定脚步，伸手将抱着的婴儿举起，凑近脸颊仔细

端详着。

　　婴儿还在熟睡，看上去一无异状。

　　「怎么了？小冰？」

　　石香兰转回身来，愣然问道。

　　石冰兰不答，突然伸手解开婴儿身上的小外套，摸索了几下，指尖马上碰到

了一个冰凉的金属钮扣！

　　那赫然是个信号发射追踪器！

　　——难怪，色魔能够识破自己的『心理骗局』，准确的朝山上追来，并且有

如神助的追向这条小道！

　　石冰兰懊恼不已，暗暗后侮自己没有一开始就检查婴儿。但这其实也不能怪

她，之前那铁笼子才一打开，姐姐就扑上去搂住婴儿喜极而泣，那时候别说去检

查，恐怕任何人想要碰一碰婴儿，姐姐说什么也不肯放手的。

　　「小冰，你发什么呆呀？快走呀！」

　　石香兰见妹妹呆立不动，反而惶急地催促了起来。

　　石冰兰定了定神，暗中将那信号追踪器藏在掌心，然后把婴儿交还到姐姐臂

弯里。

　　「姐姐，你赶抱着小苗苗，继续沿着这条小道跑。到前面转上大路后，顶多

再等一会儿，天就亮了。那时候一定会有路过的车辆，你们母子就得救了！」

　　石香兰先是愕然，随即失声道：「小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你

要留在这里抵挡他？」

　　石冰兰摇摇头：「不，我现在的状态是打不过他的。但是我可以把他引开，

引到另外一条岔路上去……」

　　「另外一条岔路？在哪里？」

　　石冰兰指了指小道两旁黑黝黝的林木，轻描淡写地说：「那，我一个人从这

里跑，更有利于隐蔽身形，这样我们姐妹俩就能分别脱险了！」

　　「不行！太危险了……」石香兰激动地说。「别以为我不知道，小冰你这是

想牺牲自己来成全姐姐，我不曾让你这么做的！」

　　「我不是想牺牲自己，真的！姐姐……我有办法可以甩掉色魔，但前提是我

们一定要分开来……这样即便失败，我们俩至少也有一个能逃脱他的魔掌……」

　　石冰兰苦口婆心地劝说着，但姐姐却怎么也不肯应允，她急得厉声说：「姐

姐！你再不听我的话，等一下被色魔追上来，把小苗苗抢回去，你就是哭也来不

及了！」

　　石香兰浑身一颤，俏脸再次失去血色，这才含泪答应了下来。

　　「小冰，你……你一定要保重！」

　　依依不舍地说完这句话，石香兰霍然转过身，摇摇晃晃的继续向前奔去。

　　目送姐姐的身影远去，石冰兰握紧掌中的追踪器，纵身跳下了小道，钻进了

漆黑的林木丛中。

　　这些林木种植在山坡上，密密麻麻的一片，缝隙十分狭窄，根本就没有现成

的道路可走，加上坡度倾斜向下，更加陡峭难行，假如一个不留神失足，随时都

有可能像麻袋一样滚下去，摔得筋断骨折。

　　忍受着树枝刮擦赤裸肌肤的痛楚，石冰兰咬紧牙关，摸黑在树丛中穿行着，

一脚高一脚低，方向和姐姐正好相反。

　　她没有再回头张望，也没有听到色魔追近的脚步声，但是她知道，色魔就在

离自己不远的地方！自己必须尽可能的跑远一些……再远一些……为姐姐赢得更

多的时间……

　　人生真的是充满讽刺！

　　石冰兰忽然想起了半年多前，自己在『黑豹』舞厅抓住色魔后，在押送回警

局的途中被他逃脱。当时是在另一座山腰的丛林里，地点虽不同，环境却相似，

然而当时的追捕者，如今却变成了逃跑者，曾经是全副武装的女警，现在却是赤

身裸体的女奴，狼狈的程度比起当时的对方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凶险的程度也更甚十倍！要是这次再被色魔捉住，真不敢想像返回魔窟后，

会遭受到怎样残酷的虐待……

　　石冰兰不禁打了个寒噤，加快脚步，又穿行了十来分钟后，来到了一个山崖

边。

　　前方已无路可走。向左转，可以回到大路；向右转，再重新攀上去，应该可

以回到姐姐逃跑的那条小道。

　　石冰兰灵机一动，扬手将追踪器向前扔了出去，如流星般的坠下了山崖。

　　然后她小心翼翼的靠近崖边，伸足踏乱了草丛，又扯下了好些树枝，伪装成

有人失足滑落下去的迹象。

　　匆匆做完这一切，她呼了口气，自信色魔就算再聪明，在黑暗之中也看不出

什么破绽来，再说他也不会想到追踪器已被自己发觉了，八成就会相信姐妹俩抱

着婴儿一起摔了下去。

　　要是天亮之后色魔才来到这里，那时他虽然能发现破绽，但自己姐妹必然已

走远、脱险了，他也只有放弃继续追捕的念头。

　　浑身的酸痛疲劳彷佛一扫而光，石冰兰满意地望了现场最后一眼后，就拔腿

向右方奔了过去。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大约半小时后，石冰兰总算从另一边重新穿过丛林，回

到了小道上。

　　这时东方已经露出了曙色，虽然还没有明显的太阳光，但是周围的环境已经

能看得比较清楚了。

　　白冰兰很快奔到了小道的尽头，转上了大路，眺目向前望去，隐约见到前面

不远处的山坳里，矗立着一栋红墙绿瓦的漂亮建筑。

　　姐妹俩逃出魔窟后，一路上也见到了好几栋别墅，她们也曾试着上前敲门求

救，但都没有回音。大概是因为这些别墅都是富豪的产业，平常很少住在这里，

加上地势偏僻，就算有人在家，见到两个赤裸赤裸的陌生女子来敲门，也会疑心

是什么美色圈套，不会冒险来开门。

　　然而现在见到的这栋建筑，却令石冰兰双眼一亮，因为她凭着记忆突然想起

来了，这是一所乡间的全托幼稚园。过去她曾来过，跟园长还有一面之缘，里面

虽然一施简陋，但电话还是有的，足以与警局联系了！

　　按常理推断，姐姐走到这里后，十之八九也会下意识的向这幼稚园跑去，以

便向人求救。

　　石冰兰顿时精神大振，飞步朝目标奔去。眼看快要到大门口了，她忽然震动

了一下，猛的停住了脚步。

　　地上赫然有一团乌黑的发丝，正随风缓缓的飘动着！

　　很明显，这是从女人头上扯下来的发丝，而且是刚扯下来不久，要不然早被

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姐姐！难道是姐姐……又出事了？

　　石冰兰的心悬到了喉咙，屏息静气，蹑手蹑脚的沿着幼稚园的围墙移动了数

步，再悄悄探出头来。

　　一秒之内，她的脸色唰地变白了！

　　跃入视线的是一男一女的身影，女的披头散发、泪流满面地跪在地土，正是

可怜的姐姐。男的戴着墨镜口罩，正是色魔！

　　「快说，冰奴躲到哪里去了？」只听色魔低沉着嗓音逼问姐姐。「你再不说

实话，别怪我对你的宝贝儿子不客气！」

　　「不，不……求求你别这样……」石香兰惊恐的连连磕头，痛哭道，「我真

的不知道呀！在那条小道上我们就分开了……主人，我真的不敢骗你……」

　　「嘘！小声点！」

　　阿威恶狠狠的做了个手势，虽然旁边这栋是幼稚园，不是警局，并不会对他

造成多大威胁，但是能不惊动旁人最好了。

　　石香兰马上压抑住了哭声，俏脸上充满关切惶急的神色，紧紧盯着阿威的手

臂。

　　石冰兰顺着姐姐的目光望去，当即恍然大悟，原来阿威左臂就夹着那沉睡的

婴儿。看来他追上姐姐后，又把婴儿抢了回去，刚才看到的那团头发就是在争夺

之中被扯下的。

　　——恶魔！我跟你拼了……

　　悲愤的怒火涌上心头，石冰兰真想不顾一切冲上去突袭，但是她深知自己此

刻的状态绝不是色魔对手。眼下最佳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悄悄退开，设法进

入幼稚园打电话到警局求助。这样虽然姐姐会遭受一时的折磨，但最终成功的希

望却大得多。

　　她迅速做出了决定，于是含泪转身，准备悄无声息的退走。

　　不料就在这一刹那，蓦地里眼前黑影晃动一不知从哪里窜出了一只中等大小

的黑狗，箭一般的扑了过来。

　　石冰兰的反应虽然不比从前快了，但仍是本能的飞起一足，准准的踢中了黑

狗的肚腹，将之踢出了五公尺远。

　　羔狗在地上一个翻滚，很奇怪的并未发出哀鸣声，但是也不敢再扑过来了，

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躲到了色魔身后。

　　糟糕！

　　石冰兰正想躲开，但是阿威已经闻声转头，一眼就看见了她。

　　「哈哈哈，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狱无门你自来！冰奴，看来你是命中注定飞

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石冰兰怒目而视，紧握双拳，一时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拼死上前搏斗。哪

怕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也好过于坐以待毙。

　　「我劝你不要再做无谓的傻事了！」阿威看出了她的心思，冷哼道。「我的

手只要一松，这小杂种的脑袋会先落地，到时候发疯的就会是你姐姐了！」

　　「小冰，你……你……」

　　石香兰也看到了妹妹，彷佛连最后一丝勇气也失去了，神色绝望至极。

　　天更加亮了。黑夜已成为过去，但日辚于这两姐妹来说，她们却觉得黑夜正

在到来！

　　「叮当」「叮当」两声响，闪亮着金属光泽的手铐和麒，抛到了石冰兰的脚

边。

　　她面色惨变，一颗心沉到了脚底。好不容易才解开枷锁逃出魔窟，难道仅仅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重新把枷锁戴回去吗？

　　阿威见她犹豫不决，嘿嘿一笑，故意对石香兰道：「瞧，你妹妹不肯合作，

看来是要逼着我拿你的孩子来出气了……」

　　石香兰吓得魂飞天外，流吊着泪恳求道。「小冰，你……你别逼主人伤害小

苗苗……求求你，别逼主人……」

　　石冰兰暗叹一声，缓缓俯身，捡起了手铐脚镣，一言不发的戴回了四肢。

　　阿威笑得更加得意了，忍不住道：「你心里一定觉得很惊讶吧，为什么我这

么快就能准确的找到你姐姐……」

　　石冰兰愤然道：「没什么好惊讶的，你在小苗苗身上安装了信号追踪器！可

惜我没能及早发现，不然你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我们！」

　　阿威先是一怔，随即恍然大悟，失笑道：「你说的是那个追踪器啊，哈，没

错，是我安装的，但那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了，里面的电池早就没电啦……哪里

比得上这个活的『追踪器』灵敏呀？哈哈哈……」

　　他一边说，一边蹲下身来拍了拍那头黑狗的脑袋，黑狗马上摇头摆尾起来，

显得很是亲热。

　　石冰兰顿时猜到了几分，看来对方是利用狗鼻子的敏锐嗅觉追来的，但仔细

一想似乎又有些不对劲。假如这黑狗真能凭嗅觉找到姐姐的话，那也一样能找到

自己啊，为何刚才色魔却显得颇为束手无策，拼命的向姐姐逼问自己的下落呢？

　　「嘿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实话告诉你好了，这头黑狗并没有经过寻人的

训练。它能找到你姐姐，完全是拜你姐姐一路上帮我留下的线索所赐啊！」

　　石冰兰怒斥道：「我姐姐什么时候留线索给你了？一派胡言！」

　　「你不信吗？哈，看看这里吧，线索就在这……」

　　淫笑声中，阿威大步走到石香兰身边，突然伸手抓住了她胸前一颗肥硕圆滚

的巨乳，轻轻一捏，霎时一股白色的乳汁喷了出来，溅得满地都是。

　　怪事出现了！那黑狗突然撒着欢奔来，伸出舌头狂舔着地面，将一滴滴乳汁

舔得干干净净。

　　石冰兰看得目瞪口呆，石香兰则是满脸通红，羞耻之色溢于言表。「看到了

吧？哈，冰奴你虽然有敏锐的观察力，但是一定没有注意到你姐姐早就被调教成

了一头奶水无比旺盛的大奶牛！她这一路上都在不停的漏奶啊，哈哈哈……不管

她逃到哪里，这股强烈的奶骚味都永远伴随着她，就像附骨之蛆一样，迟早都会

被我找到的……」

　　阿威一边低声的狂笑，一边肆意挤捏着掌中丰满柔软的大肉团，令一股接着

一股乳汁喷射而出。那头黑狗傅活蹦乱跳，伸长舌头四处「扫荡」着，津津有味

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

　　石冰兰却一点也笑不出来，面色铁青。她其实一早就瞧见，姐姐的双乳不断

地漏奶，赤裸的上身挂着星星点点的汁渍，只不过不好意思对姐姐提起罢了，哪

里想得到这该死的魔鬼竟会利用这个作为线索，轻而易举的就追踪到了姐姐。

　　只听阿威还在得意地自我吹嘘：「……平常大奶牛挤出来的那些奶水，有多

余的我都倒在大门外，这头流浪的黑狗经常舔去解馋，对这股奶水的味道已经熟

悉得不得了啦！我刚才姑且尝试了一下，它果然厉害，就带着我找到了大奶牛…

…」

　　石家姐妹凄然对望着，心里都感到一种造化弄人的悲凉。或许这就是命运，

使她们再一次彻底的输给了这邪恶的魔鬼！

　　「好啦，咱们该回去了！」阿威总算止住了笑声，日中露出了可怕的凶光。

「都给我老老实实的上路，谁要是再敢玩花样，我就剥了她的皮！」

　　在他的威胁下，姐妹俩只得默默迈开脚步，迟缓地走向停在路边的车子……

第４３章　黑暗中的曙光

　　一个小时后，戴着口罩、墨镜的阿威下了计程车，走到了那辆囚禁王宇的大

卡车前。

　　天已经大亮了。过往的车辆和行人络绎不绝，幸好此处地势宽敞，停在路边

的大卡车并没有影响到交通。

　　阿威伸手拉开车门，钻进了驾驶室里。

　　孟璇正坐在里面，默然无言地望着前方，彷佛没有看见他的到来。

　　阿威摘下墨镜、口罩，定睛一看，吓了一跳。孟璇脸色苍白，身上都是血迹，

将警服都给染红了大半。

　　「你怎么了？受伤了？干嘛不包扎一下啊？」

　　阿威吃惊地凑上前来，小心的解开了警服的钮扣，衣领敞开，露出了里面的

肌肤。只见在那饱满白嫩的胸脯上方，赫然有一道斜斜的利器划痕！血珠子还在

不断的渗透出来，显得怵目惊心。

　　「哇！这是……王宇他下的毒手吗？他也太狠心了吧！」

　　阿威明白了过来，语气显得又是心疼又是愤慨。他拉开驾驶室内的抽屉，取

出绷带和碘酒，细心的替孟璇包扎了起来。

　　孟璇还是没有反应，彷佛魂不守舍，但是在伤口被触及的时候，身躯终于抖

动了一下，只果脸上也露出痛楚之色。

　　「很痛吗？哎，我先替你止止血……不过，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不然得了

破伤风就不好啦……」

　　阿威的语声越发温柔了，像在安慰着情人，用更轻柔的动作替她简单包好了

伤口。

　　孟璇的眼圈红了，转过头来凝视着阿威。那目光里有着说不出的委屈、悲痛

和绝望，似乎还有着一点点的感动。

　　她突然扑到阿威怀里，张臂搂住了他的脖子，闭上眼睛，主动献上了热吻。

　　阿威顺势抱紧她，尽情品尝着孟璇的双唇。双方的舌头很快交缠在一起，吻

得啧啧有声。

　　盂璇彷佛药性发作了一般，整张只果脸都烧红了起来，唇舌一边热烈地反应

着，一边挺起半裸的胸部，将丰满的乳球压向对方身躯。

　　阿威却反而松开了她，假装犹豫的指了指车窗说：「等一下！这里过路人的

太多啦，被看到就不好了，我们回去再亲热吧……」

　　「怕什么？看就看好了！」孟璇执拗地缠了上来，喘着气大声说。「我现在

就想干。现在！快把你的东西插进来……」

　　阿威双眼闪烁着洞悉的光芒，低声笑着说：「可我来之前才享受过，现在，

已经力不从心啦！」

　　「没关系，我可以帮你！」

　　孟璇几乎如爆发般叫着，低下头去，拉开了阿威的裤链，掏出粗大的阳具，

毫不犹豫的含进口中吸吮了起来。

　　阿威舒服得发出哼哼声，虽然拼命忍耐，但是肉棒很快就在温暖的小嘴里变

硬，塞满了孟璇的整个口腔。

　　由于驾驶室比较拥挤，孟璇索性将头整个埋在阿威的两腿间，又狂热的舔弄

了一阵，直到阳具暴涨，嘴里再也容纳不下了，才依依不舍的吐了出来。

　　然后她掀起警裙，拉下内裤，赤裸的屁股对准了勃起的肉棒，想要坐下去。

　　阿威眼珠一转，故意操纵肉棒躲开了，同时手指轻轻一碰后面紧密的菊穴，

低笑道：「我想插这里，行不行？」

　　「行！你是我的主人，你爱插哪里都行！」

　　孟璇几乎有点粗暴了，伸手向后抓住阿威的肉棒，二话不说的就引导向自己

的后庭。

　　可惜的是那里太干燥了，龟头虽然深深陷入了娇嫩的肛门，但却怎么也无法

突破紧窄的「瓶颈」。

　　阿威又好气又好笑，这时他已感觉到孟璇就连前面的肉缝都是干燥的，丝毫

没有一点动情的迹象。他心中雪亮，淡淡说道：「这么做是没用的。这车厢隔音

效果够好，王宇在里面根本听不见！」

　　孟璇的娇躯突然僵硬了，动作也停顿了，彷佛变成了化石。

　　阿威继续说道：「即使王宇能听到也没用。你刺激不了他的，他根本就不会

在乎你现在的举动！」

　　孟璇霍然瞪眼，喝道：「谁说我要刺激他了？谁说的……」

　　忽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慢慢从阿威身上滑落，哭得就像个受尽委屈的

小女孩。

　　阿威暗暗好笑，忙拍着她的背心连连安慰，又试探的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盂璇却不肯回答，只顾号啕大哭，彷佛要把所有的眼泪都在这一刻全部倾泄

完。

　　其实她就算不说，阿威也能猜到八九不离十。必然是她刚才进入后车厢，想

要重新挽回王宇的心，但却反而被王宇发动突袭，狠心的打伤了她——不，应该

还不是打伤这么简单。看那受伤的位置几乎接近心脏，说明王宇完全没有留情，

简直就是想一击毙命！

　　事实上，这一击令孟璇受伤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再次粉碎了她的所有希

望，令她终于认知到两人已经彻底完了，所以她才会如此伤痛，并自暴自弃的当

场放荡起来吧。

　　阿威想到这里，决心再从心理上给她最后的一击。他淡淡一笑，说：「王宇

是不是还骂你不知廉耻，做了我这个色魔的走狗？」

　　孟璇咬着嘴唇不做声，但她脸上的表情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嘿，这不过是王宇想要摆脱你的借口罢了！换了是石大奶当着王宇的面，

无论怎样取悦我、服从我，王宇也不会骂她，反而会尽力为她辩护、开脱！」

　　「我不信！你上次自己说的，只要让王宇亲眼看到石大奶的丑态，他就会大

彻大悟，认清她的真面目的……」

　　阿威听到孟璇也叫起『石大奶』来，心里更是欣喜不已。过去孟璇再怎么样

怨恨、嫉妒，对石冰兰的称呼还是很规矩的，现在居然脱口而出的说出了「石大

奶」，无疑是她不管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已倒向了自己这边，对自己那些变

态的思维不知不觉也更加认同了。

　　「没错，我上次是这么说的。可现在我才发现，我低估了王宇对廿冰兰的感

情……唉，这样吧，我们来测试一下好了，看看当石大奶和你同样的『不知廉耻』

时，王宇的态度是否会一致……不过，他免不了要受少许的皮肉之苦了，你舍不

舍得呢？」

　　孟璇默然片刻，凄然说：「随便你吧……他跟我已经再也没有关系了，再也

没有了！」

　　阿威点点头说：「好，现在我先送你上医院，其他的等以后再说！」

　　说完点火发动了引擎，亲自驾驶着大卡车，向最近的一家医院驶去。

　 ＊＊＊　　　　＊＊＊　　　　＊＊＊　　　　＊＊＊

　　数日后的某晚，苏忠平坐在一家喧闹的酒吧里，神色颓然，一杯接着一杯往

嘴里灌酒。形单影只的凄凉背影，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

　　对妻子与日俱增的思念，以及充斥内心的愤怒和痛苦，令一个原本堂堂七尺

的魁梧男儿变得形容枯槁，双颊凹陷，彷佛是一个落魄不堪的流浪汉。

　　这些天来他一直竭尽全力的寻找妻子，同时也在调查着『偷拍』事件的真相

他说什么也不相信，是妻子自己在办公室里安装了摄影机！然而当他气愤的找李

天明理论时，得到的却是不客气的奚落和推卸责任的官腔。

　　苏忠平失望透顶了，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他追查下去的决心。他自然知道个

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他已经完全失去了对刑警总局的信任。

　　可惜多日奔波下来，他还是一无所获，令他的信心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手边的一瓶酒又喝完了，苏忠平摇摇晃晃的站起身，想去柜台边再买一瓶，

可是还没走几步，就脚步跟跄的跟人撞了个满怀。

　　「先生，您喝醉了啦。小心别摔着了！」

　　一股浓郁的香水味，伴随着娇嗲的声音传进耳朵，苏忠平抬头一看，一个浓

妆艳抹的漂亮女郎伸臂扶助了自己，正抛过来一个媚眼。

　　「对不起……谢谢……」

　　嘴里含混的嘟哝着，视线很自然的向下瞄去，正好看到了女郎开得很低的领

口里面，饱满雪白的豪乳几乎是赤裸的跃入眼帘。

　　苏忠平的脑袋轰然鸣响，眼睛都直了。

　　「好……好大啊……我……我要……」

　　其实这女郎虽然也算个「波霸」，但尺寸比起妻子来依然有明显的差距，而

形状、轮廓、坚挺程度等更是望尘莫及，但苏忠平却不知怎的，一下子就联想起

了妻子有次洗完澡时，自己从睡衣偷窥到她胸脯的诱惑场面……

　　「老婆……我好想你……老婆……」

　　激昂的音乐声中，苏忠平突然张臂搂住了女郎，疯狂地吻她。

　　女郎非但不以为意，反而咯咯的娇笑起来。

　　「讨厌，别在这里嘛……唔唔……乖，跟我来吧……」

　　在她巧妙的引导下，苏忠平就像失去魂魄的傀儡般，跟着她上到了二楼的一

个包厢里。

　　门「砰」的关上了。

　　脱下的衣服一件接着一件的飞舞着，扔得到处都是，男女粗重的喘息、呻吟

声很快响了起来……

　　良久，所有的声音都归于平静。

　　精疲力竭的苏忠平躺在沙发上，沉沉的睡着了。女郎却悄没声息的站起身，

从音响柜子里摸出了个小型的摄影机。

　　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女郎转身离去，正要伸手去拉门把。

　　蓦地里，一只钢铁般的手从后抓住了她的衣领，将她整个人拖了回来。

　　女郎失声惊呼，回头一看，霎时从头凉到脚。

　　苏忠平正狠狠地瞪着她，虽然还带着醉意，但却绝没有到「醉倒」的程度。

　　「是谁派你来的？快说！」

　　女郎强笑道：「大哥你……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话音未落，脸上已「啪」的挨了重重一巴掌。接着茶几上的一柄水果刀明晃

晃的出现在眼前。

　　「我说，我说……」女郎吓得尖叫，但仍企图狡辩。「我只是想……想诈大

哥几个钱……没人指使……」

　　「你骗不了我的！」苏忠平已经完全清醒，冷笑道。「我认得你，你是这里

最红的招牌陪酒女……我来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你如果真是想诈财，头几天就

该下手了，为什么要等到今天？」

　　女郎面如土色，「噗通」跪了下来，颤声哭道：「求你饶了我吧……那是个

面容烧毁掉的可怕恶魔……他给了我一大笔钱，但我不知道他是谁……」

　　苏忠平的双眼霎时变得血红，激动、愤怒得几乎不能自制……

　 ＊＊＊　　　　＊＊＊　　　　＊＊＊　　　　＊＊＊

　　清晨，艳阳高照。

　　然而明媚的阳光却照不进这阴森恐怖的地下室，四周围仍是昏黑一片，只有

头顶一盏低瓦数的灯泡发出黯淡的光芒。

　　这是石冰兰被绑架到魔窟的第三个月了！在这数十天的时间里，她就跟囚犯

似的关在这黑暗的牢房中，不分日夜的遭到肆意奸淫。

　　她已记不清自己被强奸过多少次了。结婚一年多来，她跟丈夫的做爱次数屈

指可数，而在这短短的数十天里，色魔却无数次的占有了她。

　　对自己这具性感惹火的胴体，尤其是胸前这对远比一般女性丰满的巨乳，色

魔简直迷恋到了疯狂的程度，每天她不是被迫摆出羞耻的姿势满足男人种种变态

的欲望，就是被无休止的刺激着敏感地带，时时刻刻带着淫荡的身躯等待着一轮

又一轮的奸污凌辱。

　　有好几次，石冰兰在极度的羞愤悲哀中，脑子里闪电般的想到了『死』字。

以前她一直认为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可是现在，她真是宁死也不想再被色魔碰到

一根手指，不想再接受那些变态到极点的『调教』。

　　假如没有姐姐的话，她说不定真的会愤而自杀。不是用死亡来逃避，而是以

此抗拒色魔的淫威，用生命和鲜血来表达自己的凛然不可侵犯。

　　但为了姐姐，就算受到再大的羞辱，她也只有咬紧牙关忍耐下去——正如姐

姐为了小苗苗而委曲求全的活下去，哪怕活得像头母狗般毫无尊严。

　　自从姐妹俩越狱逃跑失败、被抓回魔窟后，她们不仅受到了残酷的惩罚，而

且看管上比过去更加严格了十倍！尤其是石冰兰，色魔现在对她的警惕程度，简

直堪比任何一个被囚禁的恐怖分子！锁住她四肢的手铐脚镣就像生根了似的束缚

着她，就算是在合体交欢的时候，都不再轻易取下来了。

　　再加上囚室里还安装了监视器，石冰兰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脱困的办法了，不

过她每天还是会给自己鼓劲打气，忍辱负重的苦苦等待希望的曙光。

　　但有一件事却令她日渐恐惧不安，那就是在色魔高超手段的调教下，她发现

自己的肉体开始渐渐适应了对方的奸淫，不管内心是多么的痛恨，诚实的身体却

常常会产生强烈的反应，炽热的情欲彷佛洪水猛兽似的，将理智完全吞噬。

　　过去是性冷淡的她，现在却每天都品尝到情欲的绝顶快感。『性高潮』对她

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甚而成了一种再熟悉不过的感觉。她不得不

痛苦而又羞愧万分的承认，至少在生理上，自己这具不争气的身体已经被对方完

全征服。

　　唯一还能令石冰兰略感安慰的是，她的灵魂依然没有向色魔投降。虽然在表

面上看来，她像一个真正训练有素的温驯性奴一样，被迫服从对方的所有变态命

令，但到目前为止她心里还暗暗燃烧着不屈的火焰。

　　可是，如果一个女人每天过的都是这种既悲惨又淫乱的生活，那么就算她有

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时间久了也会慢慢的被侵蚀。

　　事实上，石冰兰的确对此感到不寒而栗，她生怕自己在逃出去之前，就被改

造得像姐姐那样完全失去了反抗意识，永远沉沦到黑暗的欲海中。

　　不过比较起来，更令她害怕的，还是另一样足以令任何女人痛不欲生的人间

惨事。那就是——因奸受孕！

　　被俘后色魔特意选择受孕期间强暴她，其险恶的用心根本是昭然若揭。上个

月她的月经果真一直没来，刚开始还可以自我安慰说是因某种缘故延迟了，但现

在第二个月的例假都快过去了，结果却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尽管心里仍然用各种理由不停的安慰自己，但是石冰兰在潜意识里却已绝望

了，确信自己的肚子里真的已经有了色魔的孽种。

　　由于她的腰肢极其纤细，暂时还看不出怀孕的迹象，不过姐姐却有将近四个

月的身孕了，已经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小腹一天天的微微隆起，感同身受之下，无

形中也使她感受到巨大的精神重压。

　　一想到自己将来也会像姐姐那样挺着大肚子，甚至沦落为替色魔生儿育女的

工具，石冰兰就无比恐惧，全身都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带动身上的铁链发出清

脆的叮叮响声。

　　——我一定要尽快逃出去，尽快把孽种打掉……

　　这句话在心里无声地呐喊着，石冰兰激动得脸颊发红，但是看到周身束缚的

铁链之后，神色又开始变得黯然而无助。

　　现在的她正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双手双脚都戴着沉重的镣铐，白皙的脖子

上还戴着个狗项圈，项圈上的皮带牢牢的栓在床头的铁栏杆上，就好像拴着一只

真正的母狗。胸前的双乳醒目的鼓鼓突起，即便是躺着的时候也是那样的丰满，

自然而然的在胸前挺拔地耸立着。

　　望着自己这对高耸的乳峰，石冰兰清澈的眼睛里充满了悲哀，到现在她才更

深刻的体会到，太过丰满的乳房是多么令人烦恼。由于被强行禁锢在床上，不像

从前在家里睡觉时可以经常翻身换姿势，这两颗沉甸甸的肉球整夜都坠在胸脯上，

就像被千斤重物自始至终的压着，令她的胸口极度难受憋闷，甚至连呼吸都无法

顺畅。

　　不过更令人难堪的还是色魔故意在她身下垫了个很高的枕头，令她雪白浑圆

的屁股被迫翘起来，即使是睡觉的时候都不得不摆出这样一个淫荡的姿势。

　　用不着照镜子，石冰兰也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有多狼狈。两个多月前那个英

姿飒爽的『Ｆ市第一警花』，那个令所有犯罪份子闻名丧胆的警界女强人，如今

却只能神情委靡的躺在床上任人摆布。

　　由于被奸淫的次数过多，她的下体已经已经由最初的疼痛转变为麻木了，甚

至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双腿姿势不雅的左右张开着，任凭剃光阴毛的私处毫无遮掩

的暴露出来。

　　曾经只有铅笔孔粗细的狭小穴口，现在已经红肿得无法闭合了，成了一个凄

惨撕裂开的小肉洞。尽管迷人的阴道本身还是相当紧密，两片柔嫩的肉唇也还是

呈现性感的深红色，可是那种遭到过度蹂躏的痕迹却显而易见，看上去显得分外

屈辱和淫荡。

　　每次看到自己这不堪入目的私处，石冰兰又羞愤又悲哀，同时还有点恶心，

感到自己跟妓女一样的肮脏。而烙印在雪白臀丘上的那个【威】字，更是让她体

会到了身为一个美丽女警察的最大耻辱。

　　——我还能算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吗？这个身体已经变得这么污秽下贱了，忠

平他还能接受我吗？

　　这个问题一直在脑海里盘旋，令石冰兰心里乱糟糟的很不好受。她每天都在

深深思念着挚爱的丈夫，就是靠着这种情感力量的支撑，她才能咬紧牙关的坚持

下来。不过最近她心里却常常充满患得患失的恐惧，生怕丈夫将来会嫌弃她。

　　不仅是丈夫，还有那些亲戚朋友，还有上司、同事以及下属……他们又会用

怎样的眼光看待自己呢？在这个相对保守的城市里，被奸污的女性反而遭到社会

的白眼，这种事已是屡见不鲜了，自己十之八九也不能幸免。

　　石冰兰越想越是心乱如麻，失魂落魄般望着头顶昏暗的灯泡发怔，不知不觉

间眼角竟涌现出了晶莹的泪光……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熟悉的脚步声从地下室外面传来。

　　石冰兰连忙用力眨了眨眼睛，把快要失控的泪水全都忍了回去。虽然她的尊

严已几乎被色魔摧残殆尽，但还是本能的不想在人前流露出任何软弱的情绪。

　　匡当声中，厚重的铁门打开了，阿威大步走了过来，站在床边居高临下地俯

视着她。

　　「冰奴，昨晚睡的好吗？嘿嘿……有没有发春梦，梦到主人的大鸡巴呢？」

　　假如是过去听到这样猥亵的话，石冰兰早就愤然痛斥过去了，不然至少也会

冰寒着俏脸怒视对方，然而现在她却什么也不敢做，只是羞耻的咬住了下唇。

　　「我问你话呢！」

　　阿威冷哼一声，伸手粗鲁地抓住她胸前那对赤裸着的硕大乳房，握在掌中狠

狠地揉捏着，并用手指熟练地捻弄那两粒红豆般的细嫩乳头。

　　「冰奴……没有作梦……」

　　她忍着气答道，现在她已经很租愤用『冰奴』来代替第一人称『我』了。

　　「那你醒来以后呢，有没有想念老子的大鸡巴？」阿威怪声怪气地嘲笑道。

「昨晚它可是干得你高潮不断呢……」

　　「没有！」

　　石冰兰脱口而出的道，想起自己昨晚的丑态，她又羞又气，俏脸上迅速泛起

了红晕。

　　阿威嘿嘿淫笑，爱不释手地玩弄着掌中充满弹性的大肉团。这对巨乳真是造

物主的杰作，一点也不像多数波霸那样，奶子虽然很大，但是一躺下来就会软绵

绵的堆在胸前，反而更令人感到那种充满肉咚的沉厚结实。

　　他情不自禁地低下头，贪婪的唇舌轮流舔吸着巍峨峰顶上敏感的乳尖，很快

就令那两粒可爱的红樱桃俏立了起来。

　　「啊……嗯嗯……」

　　石冰兰脸红耳赤，贝齿咬着省嘴唇喘息着，身体开始不自觉的轻轻颤动。

　　这两个月来在对方坚持不懈的开发下，她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体

是多么敏感，尤其是像乳头这样神经集中的部位，被刺激后很容易就会产生本能

的生理反应，尽管她心里充满的是痛苦和悲愤。

　　阿威一只手继续玩弄着她饱满的双乳，另一只手顺着这具惹火的胴体向下滑

动，很快摸到了双腿之间那隐秘而迷人的肉缝，手指熟练的逗弄起敏感的阴蒂。

　　一阵阵酥麻的快意从下身传来，石冰兰本能的感到羞愧，可是这种被男人玩

弄刺激着羞耻部位的感觉又是那么难耐，她的全身开始不住的哆嗦，好像要哭了

似的低声呻吟起来。

　　「哈，这么快就湿了，真是不要脸的淫妇！」

　　没多久阿威就淫笑着抽出了手，凑到她的眼前示威般晃了晃，只见食、中二

指间有丝丝的水光在闪烁，散发出一股成熟淫靡的气息。

　　石冰兰急促的喘着气，双眼满含泪花默然不语，这样的下流事每天都要经历

好几遍，她已经习惯到麻木了，连最初的那种屈辱和愤恨都已在不知不觉中逐渐

冷却。

　　但阿威却彷佛故意要刺激她，用沾满淫水的手指沿着温暖的肉缝轻轻划着，

突然滑到下面，食指向那小小的淡褐色菊穴摁了进去。

　　「呀……」

　　石冰兰羞叫一声，整张俏脸都唰地红了，屁眼本能的紧紧收缩了起来，想阻

止手指的进一步深入。

　　可是由于淫水的润滑，对方的食指已经捅进去了将近半截，指尖粗鲁地刮擦

着娇嫩的直肠粘膜，在她紧密的肛门里肆意挖弄。

　　「每天都给你灌肠，你这个下流的屁眼是不是已经有快感了，嗯？」

　　阿威狞笑着口吐污言，心里有说不出的兴奋。到今天为止他还没有跟石冰兰

肛交过，因为他一直觉得没能替她开苞是个巨大的遗憾，现在只能在肛门的处女

上打主意，来满足自己的『破处』情结了。

　　所以这几个月来他并未急着将阴茎插入，而是一直用各种方法耐心的进行肛

门调教。他要把这个巨乳美女的屁眼开发成最敏感的性感带，将来第一次破肛就

要令她达到高潮，进而身不由己的迷恋上这种变态的交合方式。

　　「不……啊啊……不要……啊……」

　　冰兰无地自容地哽咽着，全身心都被强烈的羞耻感所占据，可是身体却在不

自觉地颤抖着，两粒粉红色的乳头也坚硬挺立了起来，七分的痛苦中竟似隐隐带

着三分欢愉……

　　过了好半晌，阿威才恋恋不舍地抽出手指站起身来，伸手将拴在她脖子上的

狗项圈松开，然后退开了几步。

　　「骚母狗！进食的时间到了，出去吧！」

　　用不着他再发出具体的指令，石冰兰就乖乖的爬下了床，「自觉」的摆出了

四肢着地的姿势，好像狗一样獗着雪白丰满的屁股慢慢的向门口爬去。

　　这套动作她显然训练已久，手脚配合得相当有默契，金属镣铐拖动的清脆响

声中，那一丝不挂的臀部略为夸张的左右扭摆着，看上去简直是在诱人犯罪。

　　她一边爬，心里一边羞愤的在滴血。而色魔却跟在身后哈哈大笑，尽情欣赏

着她的狼狈模样。

　　沿着黑暗的过道来到外面大厅，姐姐石香兰已经等在那里了，成熟性感的肉

体同样的一丝不挂，同样的像母狗一般四肢着地，正温驯而失神的跪趴在楚倩的

脚边。

　　唯一不同的就是她那已经明显隆起的雪白肚皮，和两只肥硕滚圆的巨乳一起

倒垂在身下，看上去显得淫秽而笨拙。

　　和往常一样，姐妹俩默默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胀红了脸羞耻的扭开了头。

不过妹妹的眼神中还有悲愤的厉光一闪而逝，姐姐的眼里却只剩下失去自我的麻

木表情了。

　　「主人，她们俩的狗食已经准备好了……」

　　楚倩媚笑着，一脸讨好的神色。

　　阿威满意地点了点头。楚倩把两个盛满食物的盘子放在他脚边的地板上，然

后蹲到了他的双膝间，一心一意的用唇舌侍奉着那根丑陋的阳具。

　　「还呆着干什么？吃啊！」

　　吆喝声中，姐妹俩乖乖地獗着屁股爬到了他脚边，趴在地上艰难地吃着盘里

的食物。她们连手都没用，就像两只真正的狗一样，只是用嘴就吃了起来！

　　阿威看得得意洋洋，心里油然兴起征服的骄傲感。就在半年多前，这对美丽

的巨乳姐妹花还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最多只能在脑子里幻想一下她们的裸体。

可是现在呢，她们不仅被自己得到手了，还被调教成最驯服的性奴隶，再也不敢

违抗自己的任何命令。

　　只不过，她们是真的由身到心的驯服了吗？还是……仍然只是表面上伪装屈

服，企图令自己的警惕心下降以便反败为胜？

　　阿威眯起眼睛，若有所思的盯着那两个并排在眼前的雪白丰臀，其中妹妹的

臀部肌肉绷得紧紧的，姿势显得僵硬而不自然；姐姐却将肥大滚圆的光屁股翘得

老高，一边吃一边还在轻轻摇晃，跟楚倩那不知廉耻的样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嗯，看来大奶牛的调教是真的成功了……至于冰奴嘛，显然内心还是在

『顽抗』，需要用其他手段加深刺激才行……

　　他心里这样盘算着，明白要想征服石冰兰这样坚强的女性，单靠肉体上的调

教凌辱显然还不够，这两个月来虽然已经将她的防线逐步攻陷，但要想大功告成

的话还必须尽量多从心理层面去打击她，才能彻底粉碎她的精神信念……

　　想到这里阿威打定了主意，拍了一下楚倩的脑袋，示意她停止口交，自己则

抓起了旁边的一柄戒尺。

　　趴在脚边的两姐妹依然还在吃着盘里的食物，由于被禁止用手，她们的样子

十分狼狈，进食的速度自然比一般人慢得多。

　　「啪、啪！」

　　两声沉闷却响亮的声音从姐妹俩高翘的丰满屁股上传来，赤裸的雪白臀肉痛

得抖动了起来，上方各出现了一道醒目的红痕！

　　「差不多饱了吧？」阿威手持戒尺，冷酷的声音分别对三个美女下了命令。

「倩奴，你把大奶牛带出去催奶，冰奴留在这！」

　　姐妹俩都发出屈辱而痛苦的闷哼声，但谁也不敢不服从，只听见叮叮的铁链

拖动声响起，石香兰被楚倩吆喝着牵了出去。

　　「冰奴，我帮你准备了一样礼物。」

　　阿威说着走到屋角，拿出一盘录影带放进机子里，按下了播放键。

　　画面跳了出来，是一男一女正在床上亲热。

　　石冰兰起初没有什么反应，以为只是一般的色情影片，要自己『学习』而已，

但是定睛一看，全身蓦地冰凉。

　　那画面中的男人，赫然竟是丈夫苏忠平！

　　只见他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手里抓着瓶白酒，一边大口的狂饮，一边忘乎所

以爱抚着压在身下的妖艳女郎。

　　石冰兰大脑「嗡」的一响，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不……这不是真的……不……」

　　她失控般叫了起来，热泪涌上眼眶，只觉得天旋地转。

　　「怎么不是真的？难道你连自己前夫都不认得了？」阿威落井下石地嘲笑，

「瞧他现在玩得多快乐，哈哈哈……」

　　石冰兰伤心欲绝，一瞬间，真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但就在这时，她猛地全身一震，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画面上的苏忠平，手中拿的是瓶白酒！

　　——老公是个对白酒过敏的人，从来只喝红酒或者啤酒，对白酒是一滴都不

沾的，为什么现在却大口喝了起来？

　　——是因为喝醉了，连什么酒都分不清了吗？不，不可能……

　　一个念头闪过，石冰兰的双眼亮了起来，目不转睛的死死盯着萤幕，耳朵也

捕捉着丈夫的每一句话，哪怕只是淫声浪语。

　　「说！我是不是……摸得你很舒服？」

　　苏忠平翻着醉眼，腰部狠命撞击那女郎的屁股，显得十分霸道。

　　「啊……舒服死了……啊啊……要命了……」

　　女郎高声狂呼，水蛇般的腰肢乱扭，似乎真是非常亢奋，但苏忠平却嗤之以

鼻地大笑。

　　「你骗谁？你……你是在……演戏给我看，聪明人……都不会相信的！」

　　石冰兰心中狂跳，现在她已经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了，这是丈夫苦心策划的一

场戏。

　　接下来，又有几个问题闪过脑海。

　　——这影片显然是偷拍的，忠平为什么要这么配合呢？

　　色魔在监视着他，但他应该还没落到色魔手里。要不然以色魔的变态性格，

现在就会把忠平带到自己面前横加折辱了……

　　——那么，剩下唯一的可能就是，忠平察觉了色魔在偷拍，故意用这种方式

将计就计，想借此转达某些讯息……

　　道时候萤幕上，苏忠平正百般挑逗着女郎，令她连声浪叫。

　　「要泄了……快给我吧……真的要泄了……好难受……给我！」

　　嚷嘿嘿，没那么容易！」苏忠平大笑着，忽然将手中酒瓶直接朝对方下体插

去。「你给我多坚持一会儿，坚持住……一定不要泄，我正在努力呢……坚持住

别泄，我这就来了……」

　　石冰兰激动得呼吸都停顿了，丈夫这是在提醒自己，千万别泄气，一定要坚

持下去，他会尽快设法救出自己的！

　　——忠平，你有这份心就够了……我永远不会屈服的……但你千万别贸然来

救我，那样实在太危险了……我自己会想出办法来的……

　　心里默默叨念着，石冰兰只觉得勇气倍增，彷佛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看到

了一缕黎明的曙光。

　　「怎么，你看到这种镜头，一点都不伤心？」

　　阿威似乎察觉到石冰兰的反应有些奇怪，随手「啪」的关掉播放机，话声里

充满了怀疑。

　　石冰兰一惊，忙竭力装出心灰意冷的表情，目光痴痴的失去了神采，一副哀

莫大过于心死的模样。

　　「没什么好伤心的……冰奴现在……已经认命了，再也没有其他念头了……」

　　「是吗，你不是在骗我吧？」

　　阿威坐在沙发上，双眼射出阴冷的光芒。

　　「冰奴说的是真心话……从今以后，冰奴会永远对主人死心塌，作一个最乖

的……大奶性奴……」

　　石冰兰违心地撒着谎。这些屈辱的话，她本来是宁死也说不出口的，但想到

为自己煞费苦心的丈夫，想到逃出去的一线希望，她终于彻底抛弃了自尊。

　　——忠平都可以……为什么我就不能忍辱负重呢？置之死地而后生……只有

先完全臣服于色魔，至少像楚倩那样博得他的欢心，才能有机会反败为胜！

　　其实这个道理，石冰兰潜意识里早就一清二楚，只是一直无法强迫自己做到

罢了。但是现在，她最终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哈，哈……很好！」阿威发出得意、淫亵的怪笑声，翘起了一只大脚，「

不过口说无凭，是不是最乖的性奴，你要用行动来证明……」

　　白冰兰懂他的意思，一秒钟也不敢犹豫，就赶忙捧起了那只散发出恶臭的大

脚，再挺起丰满到极点的双乳，默默磨蹭着对方的脚心。

　　阿威舒服得直哼哼，虽然这巨乳美女的动作还稍嫌生疏僵硬，但毕竟是在没

有外力威胁的情况下，主动为自己服务。光是看到她现在这种驯服温顺的样子，

就足以令人产生极大的兴奋和满足。

　　「你倒学得很快嘛，哈，哈……不过我说的行动，并不是这获衍萱……恐怡

你根本无法做到……」

　　「不会的……」石冰兰低声下气地说。「主人叫冰奴作什么，冰奴就作什么

……」

　　「真的？你确定？」

　　色魔的声音充满了嘲弄，令石冰兰心中忐忑不安，隐隐觉得对方一定有什么

阴谋。

　　但她还是硬着头皮，肯定地连连点头。

　　「好，你跟我来。」

　　阿威翻身跳起，取过一套警服命石冰兰穿上，再带着她穿过僻静的走道，转

了一个弯，来到最里面的那间地下室。

　　这是一间石冰兰从未进入过的地下室，刚进门就有股潮湿难闻的气息扑鼻而

来，周围的空气更是凉飕飕的寒意逼人。她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冷颤。

　　「瞧瞧这是谁吧？瞧瞧！」

　　阴恻恻的怪笑声在室内回荡着，同时一盏绿幽幽的灯光「啪」的亮了起来。

　　石冰兰抬起头来定睛一看，清澈的美眸突然瞪圆了，失声惊呼道：「阿……

阿宇！」

　　只见在前方不远处的阴影里，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被粗大的钢索牢牢束缚

在墙角，赫然是刑警队的警官王宇！

　　「阿宇，你怎么样了……阿宇……」

　　石冰兰冲上两步，情急关心的大声呼喊，然而年轻的警官却毫无反应，脑袋

无力地倒在胸前。

　　「嘿，又昏过去了？这家伙真是没用……」阿威故作惋惜的啧啧连声，「我

本来还想大发慈悲，让他临死前跟你告别一下呢！」

　　「临死」这两个字传入耳朵，石冰兰的一颗心霎时沉到了谷底，回过头来颤

声道：「主人你……你要杀他？」

　　「不是我要杀他，是你！」

　　阿威的话犹如石破天惊，跟着「砰」的将一把手枪掷到了她的身前。

　　「枪里还有一发子弹，你给我杀了他，作为你心甘情愿当性奴的证明！」

　　石冰兰的脸色立刻变得惨白，身形摇摇欲坠。

　　「怎么，做不到？」阿威目露凶光。「你不是说从今以后要完全服从我吗？

难道你是在骗我？」

　　「不……不是的……」

　　「那就马上拿起枪，杀了他！」阿威厉声催促。「快，把枪拿起来！」

　　石冰兰迫不得已，颤抖的伸手捡起了枪。

　　这一瞬间，她忽然有种冲动，想掉转枪口对准阿威，拼个你死我活。

　　毙掉这个恶魔，一颗子弹就够了！

　　但是心里又马上警觉：『不，这也许只是色魔考验我的奸计……枪里未必有

子弹……如果轻举妄动，就前功尽弃了……』

　　「你还在等什么？快开枪！」阿威彷佛看出了她的心思，冷笑道。「我保证

枪里有子弹，不信你可以自己检查啊……」

　　石冰兰心中雪亮，知道对方既然敢如此有把握的将枪交给自己，就算真有子

弹，他必定也事先做好了某种防备，这一枪绝不可能奏效。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冒险！

　　「主人，冰奴求你了……」她别无选择，只能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冰奴发

誓听你的话……你叫冰奴作任何其他事，冰奴都听你的……」

　　「不行，我只要你作这件事！」

　　阿威狞笑着，指了指摆在屋角的一台摄影机。

　　「我要把你枪杀部下的画面，寄给你刑警总局的所有同事看……哈，我要让

他们亲眼看看，『Ｆ市第一警花』是怎样堕落成色魔的帮凶……嘿嘿嘿……」

　　石冰兰全身冰冷，对色魔的歹毒简直是不寒而栗，但是蓦地里，脑子里也灵

机一动，想到了个办法。

　　「主人，那没用的。他们一定会猜到冰奴是被迫开枪的……不如让王宇回到

警局里，亲口向同事们控诉冰奴，那样说服力会更强的！」

　　阿威嗤之以鼻：「算了吧，冰奴，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你无非是想让

我放了王宇……这家伙对你忠心耿耿，会告你的状才怪！」

　　口冰兰有种被拆穿的窘迫，只好胀红了脸辩解：「主人不了解王宇。他虽然

对冰奴很忠心，但更忠于警察的神圣职责……只要他确信冰奴是真的堕落了，无

论如何也不会隐瞒的……」

　　「好，那我们就来打个赌！」阿威又冷笑了一声。「我这就弄醒王宇，看看

他的反应如何？如果真如你所说，你能让他相信你堕落了，那就算你赢，我不但

马上释放他，连你的姐姐和孩子也一起放了；不过要是连他都骗不过去，那你也

别再睁着眼睛说瞎话了，立刻给我杀了他！怎么样，你赌不赌？」

　　石冰兰身躯剧震，心中迅速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连姐姐也能一起释放吗？那真是太好了……

　　她记得有一次和姐姐关在一起时，无意中到听到姐姐喃喃自语，色魔的真实

身分竟是姐姐认识的某个人！只是当她再追问时，姐姐却只是惊骇地流泪、发抖，

怎么也不敢说。后来姐妹俩就再也没有单独相处过，因此这个疑问也一直保留至

今。

　　——只要姐姐能重见天日，色魔的真面目就曝光了……那自己也就有救了！

　　想到这里，石冰兰激动的心潮起伏，贝齿一咬下唇，点头答应了下来。

　　「很好，说句心里话，我也希望你嬴！哈哈……哈哈哈……」

　 ＊＊＊　　　　＊＊＊　　　　＊＊＊　　　　＊＊＊

　　就在这同一时刻，苏忠平猛地打了个冷颤，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

　　心头一阵悸跳，彷佛有种不祥的预感。

　　——冰兰……是冰兰又在遭受折磨吗？

　　苏忠平心如刀绞，再也无法安睡了，起身下床，烦躁的在卧室里走来走去。

　　「老婆，你能看懂我的暗示吗？会不会反而刺激了你……」

　　他不禁有点后悔。

　　用这种方式来传达讯息，本就是一步险棋，但这一步已是非走不可！

　　黑豹舞厅的那个舞女，在他的强迫下合演了一场戏，几天后色魔果然打来了

电话，指示将录下来的影片透过网络，上传到某个国外的网站空间。

　　苏忠平只得命令那舞女照办。他原本希望色魔会直接与那舞女碰面，但色魔

显然并无此意，这令他企图在会面时抓住对方的想法落空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预先已经有了准备，所以才设计了那场戏，只要冰兰

能看得懂，并能从中得到希望和鼓励，那总算是没有煞费苦心。

　　只可惜苏忠平不知道，正是因为妻子重新燃起了反抗、逃生的希望，以后才

会坠入更深、更重、更大的痛苦……

第４４章　假作真时真亦假

　　「哗啦」一声响，一盆冰冷的水浇洒在王宇身上，年轻的警官微弱地呻吟了

两声，缓缓恢复了知觉。

　　「阿宇……你醒过来了……阿宇……」

　　温柔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彷佛距离的很遥远，但听起来又是那么的亲切。

　　王宇就彷佛被雷电击中一般，猛然睁开双眼抬起头来，眼前的一切由模糊迅

速变得清晰。

　　「队长！」

　　他激动地喊了一声，嗓子立刻哽住了，几乎以为自己看走了眼。

　　那张多次出现在梦境里、清秀白皙的瓜子脸庞，那熟悉的音容笑貌，一下子

就跃入了视线！

　　没错，那正是自己心目中最完美的女神。她也正含泪望着自己，一身威武而

庄严的警服还是那样的英挺，勾勒出魔鬼般的惹火身材，只是脸色比较憔悴，秀

发也有些凌乱。

　　王宇的第一个反应是惊喜交集，以为这位女上司已经获得了自由，但是接下

来马上瞧见她的双腕上还戴着镣铐，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更令他绝望的是，还有一条鬼魅般的黑色人影赫然站在队长身后，森冷目光

正对着自己狞笑。

　　「恶魔！」

　　王宇眼中像要喷出火来一样，身体下音识狞动了起来，扯得钢索发出叮叮的

响声。

　　「别动……我替你擦擦伤口！」

　　石冰兰低声阻止了他徒劳的行为，用蘸着酒精的棉花细心替他清理着伤处，

清凉的感觉抵消了火烧般的疼痛，王宇渐渐的平静了下来，然而仇恨的目光却依

然怒视着色魔。

　　阿威不在乎的咧嘴一笑，故意凑过来对着石冰兰的耳朵吹了口气。

　　「恶魔，你放尊重点！」

　　王宇立刻怒骂出声，手臂肌肉猛然鼓起，彷佛想要伸出去打人，可惜却被钢

索束缚住，完全动弹不得。奇怪的是石冰兰本人却神色淡漠，对色魔的轻薄举止

完全没有反应，只顾默默地处理着他的伤口。

　　王宇有些愕然，呆了几秒钟后无意中往下一看，热血唰地涌上了脑门。

　　只见一只怪手正按在石冰兰丰满的屁股上，隔着警裙肆无忌惮地捏弄着她的

臀肉，不知道已经捏了多久。

　　「把手拿开！」王宇暴跳如雷地怒吼了起来，「你这个狗娘养的，快把手拿

开！」

　　其实他潜意识里也明白队长被俘多日，肯定已经被色魔百般凌辱过了，这时

候再喊什么都未免太迟，可不知怎么就是控制不住心头的狂怒。

　　「哈，冰奴自己都没反对，你着什么急？」

　　阿威咯咯怪笑，手掌活动得更放肆了，同时另一只手移向石冰兰的上身，挑

衅般占领那极其丰满的胸脯，然后缓缓解开她警服上的两粒钮扣。

　　「放开她……王八蛋！我不准你这么做……」

　　王宇额头青筋暴起，像是受了伤的野兽般连声怒骂，愤怒的眼神中同时还带

着惊奇不解，不明白队长为何毫不反抗，任凭对方无礼的动手动脚。

　　「你凭什么不准呢？可笑！」

　　嘴里嘲讽着，魔掌像蛇一样从衣领空隙里滑了进去，摸索了两下后「嘶啦」

一声抽了出来，手上已多了一副黑色蕾丝的性感胸罩。

　　「畜生！」

　　王宇的肺都要气炸了，跟着眼前一花，这件胸罩竟被扔到自己脸上，一股女

性特有的淡淡幽香传进鼻端。他的心跳猛然问加快了，骂声戛然而止。

　　色魔的手又伸进了警服里放肆的活动，石冰兰还是没有抗拒挣扎，甚至连一

点反感的表示都没有，俏脸反倒渐渐泛起了红晕，还发出了一两下喘息声。

　　「队长，你……」

　　王宇的头脑一团混乱，一时张口结舌的说不出话来。

　　「啧啧，这么大的奶子可真是世上罕见啊，哪个男人看了能不动心呢？」阿

威阴阳怪气的冲着他挤挤眼。「小子，你说是不是？平常你敢说自己没有偷偷瞄

过这里……嗯？就是这里……」

　　在他的诱导下，王宇虽然狂怒得脸红脖子粗，视线却不由自主顺着他的手指

望去，瞥向了石冰兰高耸的胸部。那对足有三十八吋的丰满乳房把警服撑得快要

裂开了，在胸前形成了巨大而浑圆的球形。由于胸罩已经被扯掉，原本象征威严

的警服上竟然鼓起了两粒小突点的痕迹，看上去反而显得有说不出的挑逗。

　　他不由得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心跳得更快了，只感到一阵口干舌燥。

　　「怎么样？是不是很想仔细欣赏这对大奶子呢？」阿威不怀好意的继续引诱

他，「只要你说一声，我就把她剥光让你看个够……」

　　他边说边有意将石冰兰的衣领拉得更开，钮扣间敞开的缝隙更大了，可以很

容易的看到大半颗饱满硕大的雪白乳球，正在警服里充满诱惑地轻轻颤动。

　　「不！你住手……」王宇的声音都发颤了。「我……我不想看！」

　　嘴里虽然这样怒叱，但胸中却是燥热无比，下半身竟然不由自主的起了变化。

　　「哈，别再自欺欺人了！」阿威马上察觉到了，咯咯狞笑道，「你不好意思

说也没关系，就让我成全你的心愿吧……」

　　说完他伸手将石冰兰的警服向两旁使劲一拽，剩下的几颗钮扣嗤嗤的四散迸

开，对雪白而又丰满无比的巨乳倏地暴露了出来，赤裸裸的展现在面前。

　　王宇彷佛被人重重打了一拳似的，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

　　他毕竟是男人，虽然对石冰兰发自内心的敬重，可是从暗恋她的那一天起，

就无可避免的注意到她胸前那对超出常规尺寸的大奶子。他就像任何一个血气方

刚的年轻人一样，也曾为此冲动得热血沸腾，并无数次幻想着能一睹庐山真面目。

　　现在这个渴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心目中女神的胸脯已经一丝不挂的暴

露在眼前，那对赤裸的大乳房果然跟自己想像的一样完美、不仅饱满巨硕得令人

咋舌，而且还极其坚挺，彷佛能抗拒地心引力般颤巍巍的耸立在胸前。

　　时光彷佛就在这一刻静止，他犹如五雷轰顶般，直愣愣地瞪大了眼睛。一丝

鼻血不知不觉的缓缓淌下，胯下的雄性器官却像中了魔咒般充血勃起……

　　「嘿嘿，冰奴，我没说错吧？这小子也对你的奶子很感兴趣呢……」

　　阿威淫笑着将她的警服一直掀到肩膀，令那两颗雪白浑圆的肉球从半遮半掩

的警服里裸露了出来，看上去显得更加性感诱惑。

　　「也难怪，这么诱人的大奶子，是男人都会忍不住想伸手摸上去的……瞧，

简直是超级大肉弹啊！我两只手都抓不住一只奶子……啧啧，不但又大又圆，而

且还这么挺拔，真他妈是绝无仅有的极品啊……」

　　他一边怪声怪气的说话，一边恣意玩弄着那两只丰满到极点的巨乳，把雪白

的乳肉搓揉成各种淫靡的形状。说到兴奋之处，他情不自禁的埋首进她胸前，张

口将其中一粒樱红色的奶头含到嘴里，滓律有味的舔吸了起来。敏感的乳尖才被

舔了几下就变硬勃起，从乳晕里醒目的凸了出来。

　　「放开队长！畜生……你放开她！」

　　王宇像是猛然从痴呆中惊醒一样，嘶哑着嗓子发出惊天动地的狂吼声。

　　「好啊！只要你的队长自己说一声，我马上就……放开她……」

　　阿威含糊不清的嘲笑着，唇舌更加起劲的舔弄着石冰兰勃起的奶头，很快就

令她情不自禁的瘫软在自己怀里，红着脸发出时断时续的娇喘呻吟声。

　　「队长，你说话呀！队长……说话呀！」

　　王宇果然转头望向石冰兰，泪眼模糊地愤然大叫。他实在搞不懂，这位往日

勇敢无畏的女上司为何就像换了个人一样，逆来顺受的任凭色魔凌辱，而且还在

对方的蹂躏下软弱地发颤喘息。

　　「死心吧，嘿嘿！她已经被我调教成了最听话的女奴隶……」阿威得意洋洋

地吹嘘道。「她现在不再是你的队长了，只是我豢养的一头淫贱的母狗，把取悦

我当成人生最大的乐趣……」

　　「放屁！队长不是这种人！」王宇圆睁双眼，声色俱厉的打断他怒吼，「你

的鬼话我一个字也不会相信的，绝对不会相信！」

　　「你不相信吗？好，我让她亲口告诉你！」

　　阿威眼露诡笑的点点头，一手将石冰兰的一条腿向上提起，另一只手从后面

探进了她的警裙，插在里面肆意的抚摸蠕动。

　　犹如条件反射般，石冰兰马上呼吸急促，身体也颤抖了起来。

　　「告诉这小子，你是谁？」

　　阿威怪笑道，手上的动作一刻不停。

　　「我……我……」

　　石冰兰声音像是快哭了一样，欲言又止。

　　「说呀！不然我就不给你快乐了哦……」

　　阿威威胁着放下她的右腿，做势要把手抽出来。

　　「我……我是冰奴！」

　　两条白皙大腿立刻将手掌死死夹住，呜咽的声音也冲口而出

　　平地一声炸雷，王宇惊呆了！

　　「咦，你不是『Ｆ市第一警花』吗？」阿威故作惊奇道。

　　「是……我是Ｆ市第一警花……石大奶……我也是冰奴……啊……」

　　石冰兰脸红耳赤，警裙下的双腿不自觉的夹弄起对方的手掌。

　　「怎么样啊，小子？」阿威得意的大笑。

　　「不！这不是真的……不是！」王宇声嘶力竭地怒吼，「一定是你在逼她！

一定是……」

　　「笑死人了！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在逼她吗？」

　　阿威不屑地抽出手掌，中指竖起在王宇面前，那上面赫然是湿漉漉的水迹。

王宇的脑袋轰然鸣响，简直不敢置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啊……不要停……」

　　那边石冰兰却已经哀求，连声音里都透着空虚失落，同时还难耐地扭动着丰

满的屁股，一副不堪挑逗的样子。

　　阿威却只是好整以暇地欣赏着，斜眼瞄着老羞成怒的王宇。

　　「还是不肯相信吗？嘿嘿，那我再叫她给你表演一下好了！」

　　说完他放开石冰兰，转身将旁边的一张桌子拖了过来，然后隔着警裙重重一

巴掌一在她丰满浑圆的屁股上。

　　「贱奴，给我爬到上面去！」他淫笑着命令道。「好好表演一下你平常发情

的时候，是怎样自己玩弄自己骚穴的！」

　　石冰兰羞得满脸通红，但还是一声不响的乖乖照办了，拖着镣铐略有些笨拙

地爬上桌子，就像是要方便一样的蹲了下来。

　　然后她紧咬下唇，蹲在桌上羞耻地张开了自己的双腿，把警裙下的风光完全

暴露给了绑在对面的王宇。

　　灯光下看得清楚，整齐的警裙里面赫然没有穿内裤！透明的黑色薄丝吊袜带

反衬着雪白的大腿，连同光溜溜的丰满屁股也都一览无余。

　　王宇的脑袋再次轰然巨响，就像被雷电击中一样，感到天和地都在旋转，喉

咙里迸出了野兽般的荷荷声。

　　他眨也不眨地死盯着石冰兰，眼睁睁地望着她的一举一动。这以往最令人崇

敬的女神，此刻就像失去灵魂的傀儡一样，默默地将左手支在桌子上，同时努力

的把身体后仰，使自己的裙下春色暴露得更加充分和彻底，接着将右手伸向了大

大叉开的两条玉腿之间。

　　更令人震惊的景象跃入眼帘，她神秘的私处竟然被剃成了不毛之地，鲜嫩的

肉缝就像初生婴儿般光秃秃的，红中带黑的大小阴唇和淡褐色的精致肛门都可以

看得一清二楚。而雪白屁股上那个怵目惊心的【威】字烙印，更像是妖魔的咒符

一样，充满邪恶的美感！

　　「快点开始啊，骚货！」阿威阴笑着催促。「这小子和我都等着看呢……」

　　石冰兰的俏脸顿时羞红到了耳根，纤长的手指慢慢插入了自己迷人的肉缝，

开始爱抚了起来。

　　「嗯……嗯嗯……」

　　她闭着眼睛仰起头，柔顺的秀发披散在肩膀上，唇齿间吐出了哭泣般的呻吟

声。食指与大拇指将那粒黄豆大小的阴蒂剥出包皮轻轻地逗弄，中指和无名指没

入了裂开的肉缝里来回进出，而小指则刺激着自己秀气的肛门。

　　这是色魔教她的『最标准』的自渎手势，这些日子已经练习过无数次了，现

在已不需要任何强迫或者提醒，她都可以表演的极其熟练和『自然』。

　　「不！队长……你别这样……求求你别这样！」

　　王宇发疯般的挣扎着，拼命想要扑过去阻止她，但换来的只是钢索碰撞的叮

暮。

　　而就在这清脆的金属撞击声中，石冰兰的手指有节奏地爱抚着自己的私处，

清丽的俏脸上满是失魂落魄的表情，饱满的胸脯急促起伏着，向后仰倒的身体和

赤裸的屁股都淫荡地扭动了起来。

　　她的嘴里断断续续地喘息着，原始的欲望显然已经被手指全面诱发，胸前那

对沉甸甸的雪白大肉球激烈地摇晃不止，蹲着并站力分开的双腿也在控制不住的

哆嗦着。

　　「别这样，队长……我知道你是被迫的……一定是！别这样……」

　　王宇满脸泪水地摇着头，刚包扎好的伤口又涌出了大量脓水，他的嗓音已经

喊哑了，每个字都像是鲜血凝成的悲呼！

　　然而石冰兰就像没听到一样，闭着眼睛蹲在桌上，涨红着俏脸发出更加大声

的呻吟，那充满着诱惑和淫荡的美妙声音，简直能激发任何男人的原始冲动。

　　「啊……啊……」

　　把身躯哆嗦得更剧烈，右手加紧刺激自己最敏感的阴蒂，左手用力揉弄着胸

前赤裸的双乳，并轮流把两颗雪白柔嫩的大肉团向上挤压。

　　由于她的胸部异常丰满，这么一推挤后乳峰的顶端很容易就触碰到了下巴。

眼见那诱人的粉红色奶头就在唇边微微蠕动，她竟然像真正饥渴的荡妇一样低下

头，伸出香舌自己啧啧有声的舔吸了起来，带来一股股电流般的酥麻快意……

　　没多久，石冰兰就被情欲的狂潮完全吞没，嘴里狂乱地哭叫呻吟着，指尖像

上了发条般拼命的进出自己的肉洞，大量淫水很快就顺着手指汨汨宣泄了出来，

不但侵透了包裹着白皙大腿的薄薄丝袜，连丰满屁股下的警裙都给打湿了。

　　看着这淫靡而丑恶的一幕在面前上演，王宇的狂吼声突然停顿了，圆睁的双

眼几欲撕裂，神色中满是说不出的痛苦，然而胯下的阴茎却偏偏翘得老高。

　　「哈，哈！冰奴……瞧瞧这小子，嘴里说得那么正义，老二却还是老老实实

露出了原形……」

　　阿威看得兴奋之极，突然伸臂将石冰兰惹火诱人的胴体从桌上抱了下来，搂

住她蹲在了年轻男警的身边。

　　「小子，是不是暗恋队长很久了啊？你敢说，平常没有性幻想过这对大奶子

吗？」

　　「放屁……你放屁！」

　　「别否认了……只要你告诉我，你也想上这骚母狗，我就也让满足一下，如

何？」

　　「我不想！不想！」王宇目眦欲裂地喊道。「她是我的女神……我永远只尊

敬她！」

　　「真是执迷不悟的家伙！哈，那你就看着她怎么挨操吧……」

　　狞笑声中，阿威一把掀开了石冰兰的警裙，将自己早已蓄势待发的长矛从后

面刺向丰满雪白的屁股，狠狠的戳进了两团浑圆臀丘之间的那道缝隙。

　　淫水的润滑使粗大的阳具一下子就贯穿到底，石冰兰险些撞到王宇身上，刚

刚被挑起的情欲立刻得到极度的满足，下体传来了一阵极其强烈而羞愧的充实感，

令她马上就不由自主的大声哭叫哀号着，放荡地扭动着性感惹火的肉体迎合了起

来。

　　「看到了吧，小子……我操得她多爽啊！」阿威一边抱住警裙下光溜溜的大

屁股狂抽猛插，一边咧着血红的嘴唇连声怪笑。「别再嘴硬了，小子……咱们来

个警民合作，一起用鸡巴让这头母狗露出最淫乱的真面目吧……哈哈哈……」

　　王宇急怒攻心，本就已极其虚弱的身体再被这样一折腾，再也支持不住，两

眼发黑的昏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阵男女混杂的喘息淫笑、呻吟浪叫声传入了耳朵，将王

宇逐渐从昏迷中唤醒。他吃力地睁开沉重的眼皮，朦朦胧胧中看到的是一幅令人

血脉贲张的画面。

　　衣衫不整的石冰兰正狼狈地跪趴在几公尺外，一双修长匀致的双腿半跪在地，

警裙下赤裸的玉臀高高翘着，以狗交的姿态承受着身后男人的征伐。

　　「啊啊……顶到了……喔喔……好深……啊……太深了……喔……」

　　她胡乱地哭叫着，漂亮的脸庞上原来那股坚毅冷傲之色现在已经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混合着耻辱和快感的媚态，敞开的警服间露出丰满高耸的胸脯，那

对巨大的乳房震荡力十足地晃动着，抖出了一道道惊心动魄的性感抛物线。

　　王宇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他从未想到过这位最敬爱的队长，心目中的女神，那张总是冷艳而威严的俏

脸上，也会露出这种失神般的春情，那满脸晕红的姿容，那紧咬着下唇彷佛快哭

了一般，但又是兴奋无比的淫荡表情，足以令任何男人看得热血沸腾。

　　——不，这不是真的……我一定是在作噩梦！

　　他的心在狂喊、滴血。

　　「叫啊，大声的叫啊……」恶魔粗重的喘着气狞笑。「反正那小子已经晕倒

了，你还装什么矜持……把你的本性全部暴露出来吧！大奶母狗……」

　　显然是因为没发现王宇已经苏醒，两个人肆无忌惮地交媾着，完全沉浸在肉

欲的无边海洋里。

　　「别停……啊……呜……别停……啊……啊啊……」

　　歇斯底里的浪叫声中，石冰兰忘情地揉弄着自己丰满的巨乳，强烈的快感令

她魂飞魄散得都快疯了，主动地夹着股沟间那根粗大的阳物来回抽动。

　　可是身后的恶魔却一声阴笑，突然把鸡巴给抽走了。

　　「不！不要……」石冰兰立刻难受得号啕大哭。「主人……不要再折磨冰奴

了……快给我……求你快给我……」

　　她就如身心崩溃般的痛哭流涕，焦急无比的摇着屁股奋力向后送去，想要将

自己的穴口重新凑上对方的龟头，但却怎么也碰不到。

　　「下贱的母狗，你真他妈的没规矩……哪有性奴向主人提要求的？应该是你

用自己淫荡的身体来伺候主人才对！」

　　阿威耀武扬威地沉声怒喝，探手到她胸前用力拍打肆虐，硕大滚圆的巨乳就

像皮球般摇晃得更加剧烈了，并且发出沉闷而充实的辟哩啪啦声。

　　「啊……冰奴错了……饶了冰奴吧……」已经被原始欲望完全征服的美女泣

不成声地哭叫。「求求你……主人，快肏死冰奴吧……冰奴的骚穴好痒……痒得

受不了了……主人快用大鸡巴肏烂冰奴的骚穴吧……」

　　「你摇屁股求我我就给你！」阿威坏笑道。

　　诂音刚落，石冰兰已经急不可耐地晃起了丰满的屁股，而且还伸手将警裙扯

到腰间，使雪白的玉臀全部暴露出来，在空中不知羞耻的划着一道道圆圈。

　　「嘿，母狗！这还差不多……」

　　阿威心满意足的将阳具再次捅了进去，用老汉推车的姿势尽情的占有着这具

美丽成熟的肉体。

　　「啊……噢噢哦……不行了……啊……真的……不行了……呀呀呀……大鸡

巴……快射……射……进来……射进来……啊啊……」

　　这时候王宇彷佛已经痴呆了，血红的双眼瞪得大大的，一动也不会动，就这

样瞪着昔日的女上司，直到她胀红着俏脸发出最狂乱的哭声，胸前那对雪白丰满

的巨大肉团眼花缭乱地抖动着，被色魔送上了无与伦比的高潮……

　　「队长，我知道你是被迫的……我不相信你会这么淫荡……绝不相信……」

　　这近似于麻木的喃喃声，就这样不断重复的念叨着、念叨着，彷佛永远也不

会停止……

　 ＊＊＊　　　　＊＊＊　　　　＊＊＊　　　　＊＊＊

　　「不，不……主人，王宇他是受了刺激，一时间没办法接受而已……真的，

其实他心里清楚冰奴已经堕落了……只要再过几天，他就不会再坚持了……」

　　「是吗，哈哈哈……那我就再等几天好了。什么时候你羸了，我就什么时候

兑现诺言……」

　　「谢谢主人，冰奴一定会让他相信的……一定！」

　　「好啊，难得你这么有干劲……那你就继续努力，好好加油吧……哈哈……

哈哈哈……」

　　狂笑声在耳边回响，充满了掩饰不住的得意和兴奋，石冰兰的俏脸却是一阵

青一阵白，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彷佛已经看到前面有个无底的黑暗深渊。

　　她自己挖掘出来的深渊！正在不可逆转的将自己完全吞噬……

　 ＊＊＊　　　　＊＊＊　　　　＊＊＊　　　　＊＊＊

　　两个小时后，一台小型摄影机摆在桌子上，将整个过程清晰、流畅地播放了

一遍。

　　孟璇霍然站起，一抬腿，「砰」的一声将椅子踢飞了，险些砸中坐在对面的

阿威脑袋。

　　「哇！你小心一点！」阿威吓了一跳，埋怨说。「知道你接受不了这个，我

早就叫你别看了，你却非看不可……」

　　「我当然要看了！」孟璇满脸怒容，咬牙切齿地道。「看完才知道，原来你

说的全都没错！原来石大奶果真是这么淫荡，原来他……他果真是双重标准，因

为爱她，就可以无条件的偏袒她！」

　　「是呀，我本来就没骗你嘛！你现在认清这两个狗男女的真面目，也不算太

晚！」

　　孟璇用力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双眸泛起了泪光，哽咽道：「可我真的

很不甘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反正，我就是觉得不甘心……」

　　「我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但却没有得到你应该得到的，当

然就会不甘心啦。」阿威乘机开始循循善诱。「如果你咽下这口气，就这么委屈、

窝囊地活着，那你一辈子都不会快乐的……」

　　「那你说，我……我该怎么办呢？」

　　「很简单啊。我上次跟你说过了，既然用『软』的方式没办法得到自己喜欢

的人，那就应该像我这样，用『硬』的手段去实现目标！皮鞭、酷刑、拷打……

这些能让石大奶屈服，对王宇也会同样有效！」

　　孟璇的呼吸陡然加快了，鼓鼓的胸脯急遽起伏着，彷佛甚是激动。但过了一

会儿后，还是摇摇头，低声说：「这个……我做不来……」

　　「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阿威轻薄的笑着，伸手将她拉进怀里，隔着警服肆意揉捏着耸挺的乳峰。这

小女警胸前的这两团嫩肉已越来越丰满了，尺寸虽然还颇有不及石家姐妹已经跟

楚倩差不多了。

　　孟嗾默默地任他玩弄，既没有躲避，也没有表现得反应热烈。

　　等阿威过足了兴致，终于松手后，她才用坚决的语气说：「不，我对你那一

套没有兴趣。我宁愿他……他像昏迷的时候那样，被我照顾着、看管着，我就心

满意足了……」

　　「那也很容易啊。把他重新敲昏过去，变回『植物人』状态不就行了！」

　　阿威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也明白此言纯属瞎扯，要正好把一个人弄成永远的

植物人而不致命，恐怕谁也没办法算得那么准，百分百确保一定能做到。

　　但他忽然灵机一动，拍着大腿道：「有了！我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

王宇活着乖乖听你的话，又不至于变成植物人，保证他能变成你最忠心的玩仆。

一辈子只服从你一个人！」

　　「什么办法？」

　　「嘿嘿，暂时保密。我这就回去准备，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阿威说完拿起摄影机，精神抖擞地走了。一个完整的计划，已经在他头脑里

产生、并且成熟了……

　 ＊＊＊　　　　＊＊＊　　　　＊＊＊　　　　＊＊＊

　　「阿宇，现在这里没有外人了，你可以说出心里话了吧。」

　　黑暗的囚牢里，石冰兰垂下头，用一种平静的声音说。

　　「心里话？」

　　王宇喃喃重复着，双目眨也不眨的望着她，眼神痴迷。

　　此刻色魔并不在身边，这是他头一次和暗恋的女上司单独相处在魔窟里，内

心深处彷佛有千言万语要吐露，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嗯，你心里其实已经鄙视我，看清我是个淫荡女人了……」

　　「不！队长，你是被迫的。」王宇一脸执拗地说。「是色魔逼你那样做的，

我知道你心里并没有屈服……」

　　石冰兰淡淡说：「你错了。我已经屈服了。我是坚持了很久，可我毕竟是个

女人，最后还是终于屈服了！」

　　「我不信！绝不相信！」王宇吼道。「邪不胜正！是你告诉过我的……我进

入警局的第一天，你就亲口跟我说过，不管遇到再多的困难、再大的屈辱，也绝

不会向邪恶低头……」

　　「够了！不要再说了！」

　　石冰兰突然打断他，心里五味杂陈。一阵感动，一阵愧疚，同时也一阵烦躁。

　　——这傻小子！该怎么说他才好……

　　整整一周过去了，他还是这样倔强，一点也不肯改口。

　　在这一周里，为了让王宇相信自己堕落了，石冰兰真是煞费苦心，用尽了各

种手段。除了和色魔交媾、无耻的达到性高潮外，就连放尿、灌肠、鞭打等丢脸

十倍的调教细节，都一一表演过了，但这顽固的下属却依然坚守信念，拒绝承认

亲眼看到的一切。

　　由于被摄影机监视着，害怕露出破绽，所以石冰兰始终不敢透露出真相。她

也曾设法，或明或暗的对王宇作出暗示，但这傻小子不知道是脑子里少根筋呢？

还是对自己太过崇拜了，始终不肯相信自己也会屈服于色魔。

　　如果说，这种罕见的忠心，刚开始带给石冰兰的，是更多的感动，那么随着

日子一天天过去，感动的成份自然的日渐减少，现在的她，越来越感觉到的是焦

急。

　　而且，还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怨恨！

　　——这家伙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他聪明一点，早点予以配合，早

点和姐姐一起被放出去的话，说不定色魔早就被抓住了，自己也已经得救了……

　　——换句话说，他的愚忠，只是换来自己遭受到更多凌辱、更长时间的不见

天日……

　　这种矛盾而复杂的心态，时时折磨着石冰兰，令她陷入双重焦虑之中，痛苦

不堪，甚至还有点敏感、多疑起来。

　　有时候她甚至怀疑，王宇是否跟色魔暗中约好了，或者是达成了某种默契，

故意样子拖延时间，以便欣赏到自己各种各样的丑态。

　　到今天，这个念头已越发强烈，快要不可抑制了……

　　「对了，队长，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孟璇她……」

　　王宇突然想起孟残已经叛变的事，恨恨的正想说出来，却被石冰兰再次打断。

　　「别再跟我说警局里的任何人、任何事，我已经丝毫不关心了！还有，别叫

我队长，我的名字叫石大奶！一周前我就已经告诉过你了……请叫我石大奶！」

　　「不！你是我的队长，永远的队长！」王宇嘶声道。

　　石冰兰气恨交加，一咬牙俯下身来，将固定在墙角处的钢索另一头解开。

　　这样一来，王宇的手脚虽然还是被束缚着，但却可以行动了。「队长，你别

管我！」王宇激动地道。「你自己逃出去好了……我这样行动不方便，会拖累你

的。」

　　「闭嘴！」

　　石冰兰低喝一声，面寒如冰，拽住铁链的另一头，把王宇强拖了起来。

　　全身的伤口都被牵动，王宇痛得龇牙咧嘴，但心里却反而喜不自禁。

　　——队长终于振作起来了……不管能不能逃走，只要她没屈服，就会有胜利

的希望……

　　两个人出了囚室，摸到了黑漆漆的走廊里，脚下都拖着沉重的镣铐，每走一

步都发出清脆的响声，听来令人心惊肉跳。

　　王宇微觉不妥，但看石冰兰毫不在意，只是默默向前挪动脚步。他一直敬畏

她，平常服从命令惯了，心想她肯定有自己的道理，于是也就没有多问。

　　穿过走廊，眼前逐渐出现了光亮。再土了一层楼梯，来到一个阴森森的大厅

里。其中一扇门后面，有熟悉的男女调笑声隐隐传来。

　　那是色魔与楚倩的声音！

　　王宇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双拳紧握，愤怒莫名。

　　石冰兰却像没有察觉似的，径直朝声音来源处走了过去。

　　王宇先是一惊，随即明白了：队长一定是痛下决心，准备跟色魔拼个鱼死网

破了！

　　——这样也好，与其忍辱偷生，倒不如豁出去，说不定还能反败为胜……

　　这时石冰兰已推开了门，满室光亮映入眼帘。

　　原来这是间十分宽敞的浴室，地面铺着纯白的大理石，中间是个冒着热气的

大水池。

　　阿威精赤着身体，正泡在热水里惬意的享受着，同样赤裸的楚倩则在一旁媚

笑连连，手里还拿着条毛巾殷勤替他搓澡。

　　「色魔！」

　　王宇眼都红了，正要跌跌撞撞地扑上去，突然手脚一紧，竟被石冰兰扯到了

门边，将钢索另一头固定在钩环上。

　　「队长你……你这是干什么？」

　　王宇失声惊呼，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才令他的一颗心沉到了谷底。

　　只见石冰兰双膝一屈，就在池边向色魔跪了下去。

　　阿威目光闪动：「冰奴，你带这小子来干嘛？」

　　「主人，冰奴向您认输来了。」石冰兰匍匐在地，用完全没有感情的声音说，

「冰奴彻彻底底死心了，希望能亲手处死他。」

　　王宇惊呆了，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阿威哈哈一笑，招手说：「不急。你先过来，跟我们一起洗个澡。」

　　连衣服都没脱，石冰兰就毫不犹豫地跳下水池，慢慢挨了过去。看她的样子，

似乎也要帮色魔搓澡。王宇气得脸色铁青，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无法上去阻止。

　　「哎呦，石大奶你这是干嘛呢？」楚倩语带嘲讽地讥笑。「哪有人穿着衣服

洗澡的，你也太不把主人的话当回事了吧！」

　　直到现在，这楚倩还对石冰兰存在强烈的敌意，一见她过来，就起了嫉妒之

心，忍不住在色魔面前挑拨起来。

　　「主人对制服有特殊嗜好，你跟了他这么久，还不知道吗？」石冰兰神色自

若地说，「我穿着警服下水，才是真正把主人的命令放在心上，想让主人快乐…

…」

　　她说着，有意在水中直起身子，将高高鼓起的胸脯挺了起来。

　　由于没穿内衣，湿透的警服紧密的贴在胸前，将浑圆巨硕的乳球轮廓淋漓尽

致的勾勒了出来。两粒成熟如嫩豆的圆点更是纤毫毕现，清晰的顶在警服上，造

成了令人喷血的激凸效果。

　　这情景绝对香艳，只要不是瞎子，都会感觉这样的『警服出水』画面，比光

溜溜的楚倩要诱惑、性感多了。

　　阿威看得瞳孔发亮，呵呵大笑，一把将石冰兰搂了过来，魔掌已开始对她上

下其手。

　　楚倩哑口无言，双眼却射出仇恨光芒，心里的嫉妒之意更浓了。

　　——贱货刻意讨好主人，必有阴谋……我可不能落了下风！

　　想到这里，楚倩下意识地抓紧了毛巾，不让对方抢去，自己则更卖力的替色

魔擦洗。

　　不料石冰兰根本没有跟她抢的意思，任阿威亲热了一阵后，自顾自地解开几

颗钮扣，将一对饱满硕大的巨乳释放了出来。

　　然后她拿起池边的沐浴液，倒在自己赤裸的双峰上，细心地抹匀。

　　「主人，让冰奴用这对大奶子帮您擦身，好吗？」

　　阿威自然是连声叫好，兴高采烈。王宇却是大怒如狂，声色俱厉地咒骂了起

来。

　　石冰兰恍若未闻，娇躯前倾，将丰满到极点的双乳压上阿威臂膀，一上一下

地摩擦着。

　　「哇——」

　　阿威发出舒服的一声长叹，闭起眼睛，体验着这绝顶销魂的滋味。

　　两颗如此『伟大』的乳球挤过来，那种肉滚滚的压迫感觉，本就堪称一流的

享受。更何况抹了沐浴液后，光滑细腻的触感增添了十倍，带来无与伦比的弹性

和肉感，简直可以令任何男人疯狂。

　　「用力点……对了，压过来呀……再压过来一点……好好，太舒服了！」

　　阿威忘乎所以地叫嚷着，指点着姿势和力度，使自己更尽兴的享用着石冰兰

的丰乳。

　　——这对曾经是高高在上、裹在象征法律威严警服里的丰满大奶子，现在不

仅成了自己恣意揉捏的玩物，还肯主动的充当起擦澡垫，讨好的擦遍自己全身。

　　——哈哈哈，这真是太妙了……

　　阿威不禁兴奋地笑了起来，随手抓起沐浴液，将更多液体倒在石冰兰胸前。

　　楚倩看得眼红，也一把抛掉毛巾，胡乱接了点沐浴液抹到裸体上，抱住色魔

的另一边臂膀搓洗起来。

　　「哈，哈……倩奴也发飙了，真好……」阿威眼珠一转，嘿嘿淫笑道。「你

就和冰奴比赛一下，一人一边，看谁洗得更干净，赢的人有赏！」

　　听到是比赛，两女果然都更加卖力了，使出浑身解数的较起劲来。

　　对于楚倩来说，心里只有一个声音在吶喊：「石大奶，我绝不能输给你！」

　　对于石冰兰来说，脑子里也只有一个念头：「……奖赏什么无所谓，但这次

一定要胜过楚倩，比她更加获得色魔信任才行……」

　　她清楚，楚倩早已自甘堕落，现在就等于色魔的一条手臂，自己只有先设法

取代她的位置再除掉她，才能削弱色魔的力量，找到机会逃出生天。

　　热气升腾的水池里，两个巨乳美女像肉垫子似的，左右包夹着一个赤身裸体

的男人，用自己赤裸的胸部摩擦着他的躯体。四颗雪白肥硕的大肉团在水面上载

沉载浮。不时拍打着池水发出「啪啪」的声响。

　　「队长！你别这样……别……求求你了！别……」

　　王宇声泪俱下，发疯般挣扎着，扯得钢索嘎嘎直响，几乎要断裂了开来。

　　可惜的是，在场的三个人都毫不理睬，彷佛把他当成透明空气般，连瞧都不

瞧一眼。

　　水池中的『赛事』仍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紧张，两女都卯足了劲，竭尽全力

取悦着色魔。但这样子在水池里折腾，实在是件很耗费体力的事，没多久就都开

始气喘吁吁了。

　　楚倩气急败坏，不但将沐浴液倒上胸脯，还抹到了大腿、阴部和屁股上，几

乎用上了全身每一个销魂部位，务求令主人满意自己的服务。

　　石冰兰却沉住了气，背负双手，专心致志地抖动着饱满乳房，沿着阿威的臂

膀、腋下、肩背等一路擦拭过去，连最细微的地方都没有错过。

　　偷眼看去，瞥见对方的眼里露出满意之色，更向自己这里靠近，她就知道，

自己这一着算对了。

　　——色魔是个疯狂迷恋巨乳的变态，与其用身体其他部位来挑逗他，倒不如

将这天赋的本钱发挥的淋漓尽致……

　　想到这里，石冰兰信心倍增。这也是她自从落入色魔掌心后，头一次做一件

事时感受到过去那种信心。

　　于是，她更加放浪的运用起『本钱』，胸前一对大奶子就像欢蹦乱跳的兔子

般，挤、晃、甩、磨，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水花。

　　这面容狰狞的色魔，不知是不是刚做完出汗运动，简直脏得令人作呕。随着

自己双乳的摩擦，所过之处都有一片片乌黑的污垢被搓了出来，黏在雪白滑腻的

硕大乳球上，显得格外恶心。

　　如果在过去，这种脏事石冰兰是死也不肯做的，何况还是用最不想引人注意、

饱满发达的大胸脯来做，但现在她却能不顾羞耻的强忍了下来，而且表面上几乎

看不出一点异状……

　　蓦地里，楚倩「啊」的一声惊呼，因腿使力过猛，脚抽筋了起来，在池水中

乱扑乱踢，溅得人人一头水花。

　　阿威的兴头顿时被打断，恼怒地骂了一句，抓起楚倩的头发将她拎到了池外。

后者呛得一塌糊涂，只剩下辛苦咳嗽吐水的份，再也无力重入水中。

　　对手自动出局，石冰兰精神更振，用尽全身力气，整个人都紧紧贴在阿威背

上，赤裸的乳肉被挤得几乎成了扁球形，胀鼓鼓的压向两边，从后面看可以瞧见

两个露出大半颗的白嫩球体，形状无比诱人。

　　「啊啊……冰奴你真是好样的……好样的……哇哇……太爽了……」

　　阿威的灵魂都要出壳了，只觉得背后的女体拼命地上下磨蹭，丰满无比的硕

大肉球都快和自己融为一体了。还有那两粒柔嫩的突点也越来越坚挺，硬得就像

烧红的钻石般顶在背上，充分显示出这巨乳女警也已完全动情。

　　这个发现，令阿威的兴奋攀升到了最高点。虽说要挑起石冰兰的生理欲望，

早已不是困难的事，但从来都是强迫、被动服从命令的结果。像现在这样，她居

然主动伺候、挑逗起自己，并且也同时产生性欲，这种情形还是头一次发生。

　　「给我……主人……冰奴好想要……给我……」

　　当听到这失神的呢喃时，阿威再也忍耐不住了，猛地翻身抱住石冰兰，就在

水中分开了她的双腿，勃起的阳具狠狠地捅了过去。

　　「噗哧！」

　　肉棒穿过松松垮垮的警裙，尽根插进了温暖的密穴里，因撞击而荡起的涟漪

清晰可见。

　　感觉到私处被瞬间侵入，石冰兰发出哭泣般的声音，秀发向后一甩，如波浪

似的飘在水面上，愈发显得放浪形骸。

　　阿威看得热血沸腾，腰部疯狂地用力抽动，一会儿将这美女压到水底，一会

儿又搂着她翻腾上来，就如鸳鸯戏水般不亦乐乎。

　　而石冰兰也竭力配合着对方，不仅是百分百顺从、迎合着色魔的抽送，肢体

还主动的缠了上去，两条光洁修长的玉腿盘在对方腰上，屁股急不可耐地快速起

落。

　　「喔呜……好……深……啊啊……里面好胀……啊……受不了……」

　　嘴里淫乱地哭叫着，这石冰兰完全放开了自己，双手大力揉弄着胸前的两颗

巨乳。那对饱挺硕大的肉团像充足气的皮球一样鼓了起来，看上去更是丰满得超

乎想像，在水中激烈地跳跃着、激打着浪花。那种壮观浩大的声势，真正让人惊

叹到什么才叫作「波涛汹涌」。

　　这一边干得热火朝天，那一边，王宇的嘶吼、怒骂也震动屋瓦，暴跳如雷。

　　但这并未给交媾的双方带来丝毫影响，足足过了半个钟头后，狂乱的喘息声

和浪叫声一起陡然提高，再一起跌落下来……随后，池水逐渐恢复了平静……

　　「嘿嘿嘿，冰奴……这家伙对你真够痴情的，就算你老公也不过如此吧！哈

哈……」

　　心满意足的阿威跨出水池，一边取干毛巾擦拭箸身体，一边不忘了取笑王宇

几句。

　　同样湿漉漉的石冰兰也爬了出来，默默地系着纽扣。湿透的警服不断的滴下

水珠，敞开的衣领间，一对半裸的大奶子被濯洗得分外洁白。

　　阿威望望她，再望望王宇，怪笑道：「小子，这么美丽性感的队长，你当初

要装正人君子，不去上她……结果却让她落到我这个色魔手中，爱怎么玩弄就怎

么玩弄……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很后悔啊？」

　　王宇的回答是一声「呸」，加上一口愤怒的唾沫！

　　被冷落已久、瑟缩一旁的楚倩却来劲了，几步冲上来，指着王宇胯下吃吃笑

道：「那还用问吗？主人您瞧，他鸡巴早就翘得老高啦！」

　　阿威定睛一看，果然，那里搭起了一个高高的帐篷。

　　他忍不住放声大笑，王宇却羞愧难当，憎恨自己意志不够坚定，看到队长美

妙的裸体、丰满的巨乳和激烈的交合场面，虽然心中悲愤到极点，生理上的本能

反应却无法抑制。

　　「阿宇，你不用再否认了！」石冰兰忽然道。「我知道你很想上我……一直

都知道……」

　　「队长！你……」

　　王宇失声惊呼，石冰兰却不让他开口，冷冷地说了下去。

　　「你曾经在我办公室里安装了微型摄影机，偷拍我换衣服，是不是？每次到

我家去，你都会借用洗手间，偷偷翻看我晾在里面的胸罩……虽然你强行克制着

自己，什么也不敢做，但你的脑子里每天都会幻想跟我做爱，是不是？」

　　冷冰冰的话语，虽然没有责难之意，但却击中了王宇的要害。他脸色惨白，

彷佛不认识般瞪着女上司，怀疑自己在作噩梦。

　　——这些事，是只有队长才知道的秘密……为什么她要在色魔面前说出来？

为什么？

　　到这时候，王宇的心志才终于动摇，开始觉得石冰兰未必是完全被色魔强迫。

　　——难道她……她真的堕落了？心甘情愿帮色魔来对付我……不，不会……

　　王宇痛苦地摇着头，心脏彷佛裂了开来，耳边听到色魔的耻笑声。

　　「真有你的，冰奴！你怎么连他脑子里幻想什么都知道？」

　　「他跟我出去执勤的时候，有几次太累了，在警车里睡着了说梦话，把什么

心事都说了出来……」

　　王宇这才恍然大悟，想到自己那些隐秘骯脏的丑事，原来早已被队长洞悉，

顿感无地自容。

　　「更何况……我早就看透了他的本质……小璇被主人绑架的第二天，我去医

院看望他，他还在骨折，就抱住我想求欢……」

　　石冰兰面无表情，就像在叙述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其实心里的伤痛、愧疚与

悔恨都滚滚而起，要靠她暗中使劲地拧着自己，才能控制住情绪。

　　「这小子，看不出比我还猴急嘛！」阿威饶有兴趣地问道。「既然他这么想

要，你为什么不索性成全他呢？」

　　「因为我对他没感觉……一点感觉也没有。」

　　石冰兰的话就像一记重锤，轰然敲在王宇心头，将他所有的爱慕、单恋和美

好的憧憬都砸得粉碎。

　　阿威呵呵大笑，俯身拍了拍王宇肩膀。

　　「小子，你这么想得到石大奶，但是却被她无情地拒绝了。反而是我这个变

态色魔，最后可以尽情地跟她做爱，还能随心所欲地调教她……你知道这是为什

么吗？」「不知道！我不知道……」

　　王宇崩溃般地狂喊着，眼泪已夺眶而出。

　　「那么，就让冰奴来告诉你原因吧。」

　　阿威冷酷地笑着，掀开热水池旁的一条大浴巾，拿起一柄手枪递了过去。

　　石冰兰明白他的意思，贝齿紧咬下唇，跪在地上说：「主人，这样子杀他，

太便宜他了。」

　　「哦，那你想怎么样？」

　　「应该让他慢慢的死，死得很痛苦，才能让他醒悟到自己有多愚蠢。」

　　「说的也是！」

　　阿威点点头，目光似笑非笑，吩咐楚倩出去，取来了一柄锋利的匕首。

　　石冰兰心一横，接过匕首走到王宇身前。

　　「阿宇，我知道你想跟我性交。」她尽力使自己的声音听来丝毫没有感情，

淡淡道。「我之所以我会拒绝你，是因为你……你没用对方法。」

　　「什么方法？什么方法？」

　　王宇流泪吼着，嗓子已完全嘶哑。

　　石冰兰没有回答，缓缓举起匕首，僵在空中几秒，彷佛凝滞住了。

　　阿威盯着那雪亮的刀锋，满眼警惕之色，显然是在暗中戒备，并对楚倩招了

招手。

　　楚倩心领神会，接过手枪，退后几步狐假虎威地嚷了起来。

　　「石大奶，警告你别玩什么花招，不然……哼哼，我就先去杀了你姐姐！」

　　石冰兰一颤，连最后一点拼个鱼死网破的念头都消失了，一咬牙，手中刀锋

唰地削了下来！

　　王宇闷哼一声，胸膛血花迸现，被刺了条长长的口子。

　　这一刀也像是捅进石冰兰的五脏六腑，瞬间体会到的刺痛、苦楚感觉，和那

种悲哀到极点的无奈，用什么样的笔墨也无法形容出来。

　　她的手臂不能控制的颤抖起来，必须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使自己不至于痛

哭失声，当场崩溃失态。

　　——骂我呀！傻小子……快骂我是堕落的淫妇！只要一开口骂我，你就得救

了……我也不用再违心的伤害你……

　　但王宇却只是不断地追问：「什么方法？告诉我是什么方法？」

　　石冰兰跺了跺脚，忽然豁出去地喊道：「很简单。就是直接扒光我的衣服，

狠狠地强暴我！」

　　边喊边又是一匕首刺了下去，刀锋过处皮开肉绽，血流不止。

　　王宇脑中轰然巨响，双眼死死地瞪着她。

　　「难道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吗？我其实是个淫荡的女人，潜意识里一直有被

虐待的渴望……我喜欢的是被人恣意奸淫、凌辱，你明白了吗？啊！」

　　石冰兰简直语无伦次了，眼泪也流了下来，刀锋再次举起刺下。

　　表面上看，这几刀都刺得很重，其实却是精心避开了要害，血虽然流得不少，

但还不至于致命。

　　不过再怎么样小心翼翼，时间拖得久了，失血过多仍然会有性命危险，何况

色魔还在身后虎视耽耽，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不……我不明白……这一定是个荒唐的梦……一定是……」

　　王宇似乎已痴呆了，嘴里不断地喃喃自语，眼神茫然无助。

　　石冰兰又气又急。

　　——无可救药的蠢货！你为什么这么傻？你……你这是在逼我犯罪，把我推

向深渊……

　　「作你的鬼梦！你该醒一醒了……只有狠狠的强暴我、虐待我，才能让我达

到高潮，才能彻底征服我的肉体。你这个傻瓜，明白了吗？啊！」

　　石冰兰爆发般的喊叫着，激动之下，刀锋的力道顿时失控，深深扎入了王宇

右胸。

　　这真正是狠辣的一刀，中刀处顿时血如泉涌，王宇却彷佛失去了知觉，只是

咯咯傻笑。

　　「不痛不痛……哈，一点也不痛……」

　　石冰兰气得全身发抖，几乎要吐血，脑子里猛然冒出了疯狂的念头。

　　——看来，不出重手是不行了！不真正把他逼到生死边缘，他是不会醒悟过

来的……

　　——可是，万一假戏真做，真的害死了他怎么办？

　　这短暂的犹豫，只维持了不到半秒，马上就被一个更疯狂的想法说服。

　　——就算这家伙死了也不要紧……只要临死之前痛骂出口，我就赢了……姐

姐也就可以自由了……知道色魔真面目的姐姐，对我来说比他更重要！

　　霎时间，一股混杂着邪恶、黑暗、自私和渴望生存的欲望，从内心深处不可

抑制的喷发了出来，完全击溃了残存的理智。

　　「不痛吗？我倒要看看，你能强撑多久！痛不痛？痛不痛？」

　　石冰兰一边凄厉地叫着，一边挥出一刀又一刀，下手再也没有留情。

　　血花四下飞溅，喷得警服上到处都是怵目惊心的红痕，就连那对敞开袒露的

雪白巨乳上，也都沾满了血迹。

　　这景象连楚倩都被吓坏了，哆嗦着远远避开，不敢向这里看上一眼。

　　阿威却看得兴高采烈，血腥的刺激令他再度兴奋起来，胯下一柱擎天。

　　「小子，这下你该清楚了吧。祝你黄泉路上，死得瞑目。哈哈……」

　　他说着，又从后面抱住了石冰兰，撕开她的警裙，肉棒势如破竹的插进了两

团臀肉间。

　　石冰兰娇躯剧颤，随即狂乱地扭动起屁股，让对方更舒服的深入自己体内。

　　而同时，嘴里的喊声，手上的挥刀也没有停下。

　　「如果当时你在病房里就把我强行压倒，强暴了我，那我现在早就是你的女

人了……你不敢，你没种！所以我才会被主人征服，乖乖做他的大奶性奴……你

明白了吗？」

　　声音已嘶哑，石冰兰泪流满面地摇着头，自己也不知道在喊什么了，更不清

楚有多少话是被迫喊出来，又有多少是自己深埋心底的隐秘。

　　「说的好！哈……说的真是太好了！」

　　阿威却听得心花怒放，双手伸到她胸前，捉住那对赤裸的大奶子肆意揉捏，

挤成各种猥亵的形状。

　　接下来的十多分钟里，谁都没有说话，只有性器碰撞发出的淫靡声，和刀锋

割开肉体的嗤嗤声，在浴室里不断回响……

　　蓦地，王宇突然痛得惨叫一声，眼神回复锐利，就像整个人突然清醒。

　　「明白了！哈哈哈……我全都明白了！」

　　他放声狂笑，状如发疯。

　　「淫妇！石冰兰……石大奶！我……我以前真是瞎了眼！你这个不要的淫妇

……」

　　——淫妇！

　　这期待已久的两个字终于听到了，石冰兰悲喜交集，手中的刀「匡当」落地，

然而灵魂深处却像被更锋利的刀剌了进来，痛得近乎绝望。

　　「杀了我啊！你为什么不杀我……快杀了我！」

　　王宇不顾一切地嘶吼着，声音如鬼哭狼嚎。对女神近乎崇拜的尊敬已经整个

崩塌了，转变成最深的失望、痛恨和鄙夷。

　　石冰兰五内如焚，一颗心几乎片片碎裂了，然而原始的情欲快感也正好在这

一剎那来临，将她的肉体官能尽情的开发了出来。

　　「我是淫妇……呜呜……啊……我不要脸……啊啊……干死我吧！」

　　她胀红着俏脸发出最狂乱的哭声，胸前那对雪白滚圆的巨大肉团眼花缭乱地

抖动着，子宫里涌出了大量滚烫的淫汁。

　　与此同时阿威的愉悦也达到了最高点，低吼着在同一瞬间放松了精关，把满

腔的热情酣畅淋漓的释放了出去。

　　「石大奶！你不配穿这身警服……你这个淫妇！我永远也看不起你……」

　　声嘶力竭的怒骂中，Ｆ市最漂亮的警花和最凶残的罪犯狂呼乱喊着，一起沉

溺向欲望的洪流中……

第４５章　肉体的沉沦

　　半个月后的某个上午，一辆大卡车停在郊外的偏僻处。

　　「最最听话的王宇，我已经给你带来了！请验收吧！啦啦啦啦……」

　　阿威得意地哼着曲调，就如展示一件名贵礼品似的，动作夸张地打开了后车

厢的门。

　　孟璇上前两步，凝眸望去。阳光下看得分明，车厢里摆着的一张沙发上，安

安静静地坐着一个年轻男子，正是王宇。

　　他手脚已经没有任何束缚了，身上包扎着绷带，神色彷佛有点茫然，眼睛瞪

得特别大，骨碌碌的转动着，用一种好奇的目光望着孟璇。

　　「阿宇，你……」

　　孟璇满腹疑窦，本能的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劲，但具体却又说不上来。

　　王宇却突然叫道：「我饿了！我要吃桔子！」

　　跳起身，摇摇晃晃的就想奔出车厢来。

　　阿威嘿嘿一笑，掏出个桔子扔到了车厢里面。王宇立刻回转身，冲过去捡起

了桔子，也不出来了，坐在地上剥开桔皮，兴高采烈地吃了起来。

　　孟璇恍然大悟，失声道：「你给他注射了『原罪』！」

　　「ＹＥＳ！」阿威笑嘻嘻地说。「连续注射了这么多天，现在，他已经像林

素真母女那样，完全失去了记忆，智力不过是个五、六岁的孩子。从现在起，你

想怎么教育他、照顾他都行了。他再也不会想起石大奶啦，只会乖乖听你一个人

的话！」

　　孟璇目瞪口呆，一种荒谬而疯狂的感觉涌了上来，万万想不到色魔之前所说

的『两全其美』竟是这么个办法！她心里似乎充满了懊悔和气恼，但是偏偏又发

作不出来。

　　「你怎么能事先没征求我的同意，就擅自这么作呢？」孟璇埋怨道，「所有

记亿都消失，那他不是连我是谁都不记得了？」

　　「那有什么关系啊？你可以重新让他认识你啊！你们俩以前的感情已经完全

破裂了，还记着干啥？现在等于是上天给了你一次『从头开始』的机会，而且操

控权完全在你手中，多少人想要还要不到呢！」

　　孟璇一想也是，气恼顿时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犯罪般的刺激感，

既令她不安，又令她激动。

　　阿威看在眼里，暗暗好笑。这多亏了『原罪』药物注射到男人体内，效果是

一样的。当然，也有一点小小的区别，那就是他已经将王宇给彻底『废了』，用

的是最干净俐落的方式，一劳永逸的解决了其性欲勃发的问题。

　　「好啦，小璇！你可以把他带走了。不过千万要注意，只能把他关在屋子里，

不能让他出门，否则被熟人撞到就糟了。」

　　孟璇点了点颈一忽然又道：「可是他总不能一直不露面啊！同事们都还在等

待他的消息呢，要是他一直只有简讯而不肯跟人对话，迟早会被人怀疑的！」

　　「你放心，这个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是王宇的下落也好，石大奶被绑架也好，

变态色魔一案的最终结果也好，都到了必须彻底解决的时候了！我已经为咱们俩，

设定好了一个最完美的结局！」

　　「完美的结局？完美？」

　　孟璇重复了一句，脸上露出苦笑，觉得这话听起来真是分外讽刺。

　　「是啊！完美！你得到了王宇，我得到了石家姐妹！除此之外，我还要让你

完全取代石大奶，成为Ｆ市新的『第一警花』！」

　　阿威信心满满的说着，双眼充满了淫邪而得意的表情，硬生生吞下了后面的

两句话。

　　——这个新的『第一警花』，将是色魔最忠实的性爱伙伴和精神奴隶！从此

以后将在这个城市里，开启一个【警花和色魔亲密合作】的新纪元！

　 ＊＊＊　　　　＊＊＊　　　　＊＊＊　　　　＊＊＊

　　最后一次任热水冲刷过身体，石冰兰木然站了起来，动作机械的将水珠缓缓

擦干。

　　白皙的肌肤已洗得微微发红，然而不管洗多少遍，也都冲不干净沾染上的血

腥和罪恶了。

　　——身为代表法律威严的执法者，却拿起屠刀伤害了一个无辜之人，而这人

还是对自己最忠心的下属……

　　自从刺伤王宇后，石冰兰的心里就时刻充斥着痛悔、愧疚和自责，并且感觉

到自己罪孽深重。

　　——对不起，阿宇……我太自私了！对不起……为了救出姐姐、救出自己，

我只好把你牺牲掉了……

　　虽然理智上明白，这是被迫抉择的无奈之举，但潜意识里就是无法再原谅自

己！

　　石冰兰忽然悲哀的意识到自己是真的『肮脏』了。不仅是完美的肉体已被无

情玷污，就连一向引以为傲的纯洁灵魂，也都不知不觉的出卖给了魔鬼……

　　——我再也不是个百分之百正义、心无寸垢的女警官了，再也不是了……

　　一时间消沉到了极点，眼泪悄无声息的流了下来……

　　就在这时，浴室的门被推开，楚倩闯了进来。

　　「石大奶你怎么搞的，到现在还没洗完？主人都等得不耐烦了，叫你再去给

他做一次大奶按摩……」

　　石冰兰忙拭去泪水，强颜笑道：「这就来了！」

　　快手快脚的换过一套干净的浴衣，跟在楚倩身后，拖着镣铐走了出去。

　　一路上，楚倩斜睨着她的泪痕，怀疑地问：「你刚才哭过？」

　　石冰兰默然不语。

　　「为什么哭？」楚倩冷笑道。「是不是心痛你的小情人呀？」

　　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只有镣铐拖地发出的叮叮声，沉重地在回响。

　　楚倩火了，脸上露出怒色，伸臂拦住了去路。

　　「石大奶！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懂得取悦主人了，所以很快就能取代我了？

我告诉你，你还差得远！」

　　石冰兰轻蔑的扫了她一眼，平静地说：「请让开，主人急着找我，要我给他

做大奶按摩！」

　　这句话本是楚倩自己说的，她故意复述了出来，还加重了『大奶』两个字的

读音。

　　楚倩果然更怒，盯着她胸前那对比自己更丰满、更硕大、更坚挺也更完美的

巨乳，嫉恨之意再也无法掩饰。

　　她突然冲过去，隔着浴衣，狠狠抓住了石冰兰的一颗乳球，气急败坏地骂道

：「妈的，有什么了不起！谁见过警察长了这么一对下流的大奶子？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不是隆胸隆起来的……」

　　石冰兰痛得「啊」了一声，本能的使出格斗技巧，想要奋力挣脱。但镣铐限

制了她的身手，费了不少功夫，才终于把楚倩摔了出去。

　　楚倩咕咚跌倒在地，半晌爬不起来。

　　「楚倩，你给我听着！」石冰兰一字字道，「取悦主人的手段，你会的，我

也都会！而且我一定比你做得更好！」

　　说完，她再也不理楚倩，自顾自的踽踽向前而去。

　　等她走远后，楚倩却一跃而起，脸上毫无痛楚愤怒的表情，反而带着一种奇

怪、嘲讽的讥笑……

　　这时石冰兰已脚步沉重的走进大厅。

　　赤着上身的阿威正懒懒地趴在沙发上，漫不经心地看着无聊的电视节目。

　　见到她进来，阿威淡淡地说：「我说话算话，已经把王宇释放了。现在孟璇

应该已经找到他了。你要是不信，等一下我打电话给孟璇，让你自己听听！」

　　石冰兰心中一喜，表面上却不敢表露出来，只是低声道：「不用了……谢谢

主人。」

　　阿威轻佻地摇摇手，示意她换上摆在茶几上的一个纸袋。

　　口冰兰拿起来一看，里面赫然是套特别订做的情趣警服，从内到外一应俱全。

　　「换上吧，冰奴。这是我送你的新年礼物。」

　　石冰兰脸上一红，知道反抗也没用，只好脱下浴衣，含羞忍辱的全部穿戴上

了。

　　顿时，一个性感致极、身材魔鬼的美丽警花，穿着挑逗致极的性感制服，出

现在阿威面前。

　　整套警服是天蓝色的，印着醒目的英文「Ｐｏｌｉｃｅ」，双肩位置还有庄

严的国徽、警徽，乍一看倒也隆重大方。

　　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胸部位置的衣料实在太紧身了，而且还有一道隐隐的

钢环痕迹勒紧在双乳下端，使本就硕大无比的乳房，被托得更加高耸、丰满，像

是皮球一样在胸前鼓了起来，撑得警服的下摆完全悬空。

　　这种设计，原本是给胸围相对平坦的女性穿的，意在达到『挤奶』的效果。

而现在挤的却是一对原本就足足有３８寸Ｇ罩杯的巨乳，使之几乎从身体里溢了

出来，造成不成比例的夸张感觉，却也更令人感到血脉贲张。

　　「哈哈哈，冰奴……这套衣服穿在你身上，真是太相配、太诱人了！」

　　阿威兴奋得双眼放光，灼热的视线眨也不眨，连口水都快滴了下来。

　　石冰兰却手足无措，红霞弥漫到了耳根。

　　——这哪里是什么警服，根本是ＡＶ女优才穿的『道具』！

　　但真正的ＡＶ女优，却没有她这种从骨子里焕发出来、高傲而正义凛然的气

质，就算穿起这套制服来，也只会单纯的让人觉得淫荡，绝没有现在这种既挑逗

又冷艳、令人兴起疯狂征服欲念的效果。

　　——我的天！只有像冰奴这样的极品，才能表现出最好的ＳＭ调教的所有特

色！

　　这就是阿威此刻最直接的感想，惊叹了好一阵后，注意力才转移到下半身的

超短警裙上。

　　这警裙真的太短了，顶多只遮住了一半的丰满屁股，雪白修长的双腿上包裹

的是半透明的黑丝袜。不需要低头偷窥，就可以轻易看到丝袜的吊带顶端。

　　但阿威却还是故意低头，掀开一点裙角，从下往上窥视。

　　只见吊带袜的尽头，扣住的竟是一条黑色的皮质内裤，充满了ＳＭ的激情特

色。神秘的三角区域，仅被一条狭长细窄的黑皮遮挡着，并且很清晰的显示出里

面饱满的性器官轮廓。

　　——哇！

　　阿威啧啧惊叹。尽管每一件衣物，都是自己亲自订做、取来的，早已了然于

胸，但是亲眼看到穿在石冰兰完美的肉体上，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种被羞辱、被调

教的视觉快感。

　　视线再往下移动，纤美的脚上，套的照例是高跟鞋，足踝处圈着镣铐，上面

扣着金色的小锁，突出强调了监禁的残酷与凄美。

　　「冰奴，还记不记得你上次去『黑豹』舞厅时，我帮你准备的那套服装啊？

比较起来，你更喜欢哪一套？」

　　石冰兰羞得面红耳赤。

　　她当然记得，那套暴露得不像话的服装，令她不论是在群众、还是在警局同

事们面前，都丢尽了脸。原本发誓一辈子都再也不受那种侮辱了，想不到今天却

再次体验到羞耻的感觉。

　　「是主人买的，两套……冰奴都喜欢！」

　　她只能这样回答，这段时间屈辱的话说得多了，『熟练程度』也有了明显的

进步。

　　这答案自然令阿威十分满意，左看右看，欣赏了好一阵，然后播放起摇滚音

乐，让石冰兰跳起了脱衣舞。经过这些日子的训练，她的舞姿也越来越专业、娴

熟了，再加上全新情趣制服的刺激，看得阿威鼻血狂喷、连呼刺激。

　　跳完舞后，香汗淋漓的石冰兰顾不上休息，全身只剩一条淫秽的皮裤，就那

样蹲到了沙发边，开始替色魔做『大奶按摩』。

　　自从她用双乳替阿威搓澡后，他就对这种服务上了瘾，不仅洗澡时要享受，

平常也要求用同样的方式来帮自己按摩。

　　石冰兰默默拿起了茶几上的润滑油，倾倒在自己饱满的乳房上，接着上半身

趴到阿威背上，开始摩擦、移动了起来。

　　原本硕大雪白的乳球，很快变得油光发亮，和阿威那健美的肌肉交相辉映在

一起，更增添了妖艳而诡异的气氛……

　　尽心尽力的按摩了十多分钟后，看到色魔舒服得直哼哼，石冰兰终于鼓起勇

气，小声问道：「主人，冰奴的姐姐……您答应过，也让她和孩子恢复自由的…

…」

　　「你急啥？」阿威不耐烦地道。「我已让她去收拾衣服了，等一下就走。」

　　这句话真如久旱甘雨，令石冰兰喜从天降，却还是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事，

连声音都有些发颤了：「真……真的？」

　　阿威冷冷道：「你再七问八问，惹火了我，真的也会变成假的！」

　　石冰兰不敢再多说了，反而更相信了几分，懊悔自己多口了，忙更加专心的

用丰满双乳满足着对方的变态嗜好，希望『将功补过』。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脚步声传来，姐姐石香兰果然出现了。

　　她一手拎着个包袱，另一手抱着熟睡的婴儿小苗苗，满脸都是慈母的柔情，

正不断亲着孩子的脸，嘴里喃喃的也不知在说什么。

　　「大奶牛，别忘了你妹妹还在我手里，回去之后要是敢乱说话，就别怪我不

客气了！」

　　阿威起身走过去，瞪着石香兰恶狠狠地说着，声色俱厉。

　　石香兰拼命地点着头，双眼却始终没离开孩子的脸蛋，身体也在发颤。

　　阿威盯着她胸前那对滚圆巨硕、因怀孕而更加膨胀的大奶子，忍不住又伸手

过去捏了一把，恋恋不舍的直吞馋涎。

　　「把衣服脱掉！临走之前，再陪老子爽一次！」

　　石香兰吓得脸色惨白，哆嗦着答应了，但手臂却舍不得松开小苗苗，眼里露

出凄苦的神色。

　　「主人，姐姐要照顾孩子。让冰奴来陪你……让冰奴来！」

　　石冰兰忙低声下气地哀求着，并拉起色魔的手，用力按在自己赤裸的巨乳上。

　　「他妈的，谁要你多事！」

　　阿威口中怒骂，但是入手传来饱满结实的肉感，掌心还触到正在迅速坚硬起

来的小樱桃，令他一时间无法将手掌挪开。

　　「主人，冰奴会做得比姐姐更好的……请相信冰奴！」

　　石冰兰生怕对方去纠缠姐姐，很自然的又使出了『肉弹攻势』，用自己这对

最厉害的超级武器，竭力吸引着色魔的注意。

　　「是吗？会更好吗？哈，哈……那就看你行动了……」

　　阿威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不禁心头暗喜。

　　——真是天大的好机会，让我实现梦寐以求的调教目标……大奶牛就暂且放

过好了，反正她也逃不出自己掌心……

　　「先代替你姐姐，跟我来个吻别吧！」

　　石冰兰不敢犹豫，红着脸仰起头，嘴唇凑上了对方的血盆大口。

　　这曾经是死对头的两个人，分别代表着邪恶和正义的一男一女，开始像热恋

中的情人般接吻。

　　以往石冰兰也曾被色魔强吻过几次，每一次她都咬紧牙关，拼死也不让对方

的舌头探入自己口腔。她坚信，虽然自己的身体已经被玷污了，但亲吻，永远只

会保留给深爱的人。

　　可是现在，连这聊以自慰的『贞节』，也被自己无可奈何的断送了。

　　色魔的舌头，轻而易举的逮住了她的香舌，但是却故意停止了进一步行动。

　　石冰兰懂得对方需要的是什么。

　　忍住反胃作呕，她的香舌主动缠绕、吸吮起来，带动对方的舌头，在自己小

嘴里耀武扬威。

　　她甚至能感觉到，对方肥厚肮脏的舌苔，和黏腻腻的唾沫，正通过彼此唇舌

的纠缠不断送入自己口中，又被迫咽了下去。

　　石冰兰只好竭力回想着恋爱时跟丈夫亲密接吻的情景，希望以此冲淡自己的

厌恶。

　　「唔、唔唔……」

　　鼻腔里挤出微弱的声音，强烈的屈辱再次泛上心头。

　　「冰奴，你似乎很不愿意跟我亲嘴嘛！」

　　阿威忽然推开了她，语气森寒地道。

　　「不是的。冰奴以前很少亲嘴，这方面还不熟练，所以……所以……」

　　石冰兰慌的跪了下来，结结巴巴的想要解释，但又不知说什么好。

　　「是吗？」阿威阴险的笑道。「那就拿出你最熟练的『绝活』来，好好给你

姐姐饯行吧！」

　　石冰兰哪里知道他的阴谋，果然又将赤裸的胸部蹭了过去，嘴里喘息着，抛

开了一切其他念头，强迫自己尽快动情起来，沉浸到纯官能的罪恶快感中去。

　　丰满无比的双乳被色魔抓在手掌里，然后自己再按着那对魔掌，肆意的玩弄

这两个坚挺硕大的雪白肉团；同时臀部也像求欢的母狗一样摇晃着，感觉到阴道

里传来的一阵阵空虚，化成了温热的汁水淌了出来。

　　皮裤很快被打湿了，更加清晰的印出私处的形状，看上去淫乱不堪……

　　蓦地里，一股恶臭直冲鼻翼，石冰兰本能的睁开双眼，吃惊的看见一根青筋

毕露的丑陋阳具，直挺挺的指着自己嘴唇。

　　——这恶魔，竟然要自己替他口交！

　　对于口交，石冰兰并不陌生。特别是落入敌手之后，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姐

姐和楚倩不知廉耻的用嘴套弄色魔生殖器。

　　但说也奇怪，色魔却从来没有强迫过自己这么做！

　　石冰兰隐约猜到，对方是怕自己性格刚烈，若万一想不开拼个玉石俱焚，一

口咬下去就糟了，所以才始终不敢冒这个风险。

　　想不到今天，色魔终于还是破例了！

　　——这一定是他在试探我……看我是不是真心屈服……

　　心念电闪间，只听阿威冷哼一声，挺起肉棒在石冰兰脸上不断摩擦，龟头还

跃跃欲试的连续向前撞击，显然是在催促了。

　　「如果你不愿意，我就找你姐姐来代替了……」

　　「不要！」

　　石冰兰下意识地喊了一声，急忙张开小嘴，强忍恶心的含住了腥臭的龟头。

　　「啊——」

　　阿威愉悦的叹息一声，心里的兴奋真是无可言喻——「注意别碰到牙齿！用

你的舌头去舔……对了！就是这样……」

　　在他的命令声中，石冰兰脑子里一片空白，机械地服从着，双唇含着粗长的

肉棒上来回滑动，并用柔软的舌尖轻轻舔着龟头。

　　尽管她的动作极为生疏、笨拙，但仍然给阿威带来极大的成就感和征服感，

爽得差一点就当场缴械了。

　　不过在享受的同时，阿威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一直如临大敌地紧盯着石冰兰

的唇齿，生怕她突然想不开或是神经发狂，那自己的命根子可就完蛋了。

　　事实上，石冰兰也确实起了『想不开』的念头。

　　——为什么我要忍受这种羞辱？为什么不狠狠地咬下去……咬断这作恶多端

的淫具……他会痛晕过去的，自己未必就不能打败他……

　　心脏剧烈跳着，石冰兰又涌起了败中求胜的想法，正迟疑着张口欲咬，忽然

瞥见站在旁边的姐姐，正那么疼爱、那么无助的抱着婴儿，眼里都是泪光。

　　——不，不行！这样会连累姐姐母子的。

　　她蓦然惊觉，忙打消了念头。

　　只要姐姐一走出这里，色魔的真面目就无所遁形了。虽然他刚才威胁姐姐保

密，但警方肯定有办法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说服姐姐说出真相。对于这一点，

石冰兰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没必要在这时候跟色魔硬拼，万一失败，就连最后的机会都失去了……

　　短短几秒钟问，石冰兰迅速打定了主意，不再存有反抗的想法，安下心认真

地舔起了口中的肉棒……

　　这一细微的变化没能瞒过阿威的眼睛，他也终于放下心来，一边尽情享受着

石冰兰嘴里那无以伦比的温暖舒适感，一边在她身上大逞手足之欲。

　　时间一秒秒的过去了，天已经黑了。

　　在愉悦的喘息声中，阿威拿起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是小璇吗？哈哈哈……那么凶干嘛？你的石姐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已经

释放了王宇……」

　　石冰兰立刻停止了口中的吸吮，竖起耳朵，仔细捕捉着手机里传来的声音。

　　阿威拍拍她的头，笑嘻嘻的将手机凑近她耳边，示意她可以跟孟璇对话。

　　石冰兰忙吐出肉棒，尽力平稳着嗓音道：「小璇，阿宇现在怎么样了？」

　　谁知手里传来的却是一声愤怒的尖叫：「你还好意思问他？石……冰兰！我

想不到你会这么狠毒，这么丧心病狂……」

　　石赤兰心中一痛，黯然道：「小璇，是我的错……可是，我为了救他，真的

没有其他办法了……」

　　「住口！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只听孟璇泣不成声地哭了起来。「你好

狠啊，不单毒打他，还用那么难听的话侮辱他！他……他已经羞愤自杀了，你还

好意思说是为了救他……」

　　犹如晴天霹雳，石冰兰惊骇的声音都发颤了：「你说什么？王宇他……他真

的……」

　　「他自杀了！一回来就自杀了……他把什么都告诉了我，还说是你彻底毁灭

了他……现在你是不是满意了？你这个杀人凶手！不要脸的婊子！阿宇和我永远

都不会原谅你！」

　　孟璇发疯般地喊着，彷佛终于将积蓄已久的愤怒和嫉妒一口气宣泄了出来，

尽管是透过电话传来的，但也震得石冰兰耳膜几乎破裂。

　　她还想说些什么，但是孟璇已经「啪」的挂断了。她急忙再回拨过去，但对

方已立刻关机了！

　　阿威伸手夺过了手机，啧啧叹道：「原来王宇自杀了啊！哎，真是可惜……

不过盂璇说的也没错，其实真正杀死他的人是你！你跟我一样，都是邪恶的杀人

凶手！」

　　「不！你胡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杀王宇……我只想救他！」

　　石冰兰的眼泪夺眶而出，也悲痛地哭出了声来。

　　阿威心中暗喜，嘴里冷哼道：「算了吧！其实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你的刀

子只是捅伤了他，但是你说的那些话，却是真正致他死命的凶器！」

　　「不是这样的……不是！我真的没想要杀他……」

　　石冰兰失控的发起抖来，歇斯底里地叫着，人已近乎崩溃。

　　石香兰站在一旁，看得又是担心，又是难受，想要上去安抚妹妹，但是被色

魔眼中的凶光一扫，就吓得瑟缩起来不敢动了。

　　「不是？哈，那就让你再听一听小璇是怎么说的吧！」

　　阿威阴侧恻地笑着，按动手机，将一段录音最响亮的播放了出来。

　　——你这个杀人凶手！不要脸的婊子！阿宇和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这声音怒骂着，就像无坚不摧的导弹般，一点点摧毁了石冰兰脆弱的意志。

　　「不要再播放了……我不想看！不想……求求你关掉它……」

　　石冰兰双手掩耳，眼睛紧闭，惊恐地痛哭了起来，只觉得天旋地转，彷佛世

界已就此崩塌。

　　迷迷糊糊中，感觉自己被抱进了一个有力的臂膀里，接着有根肉棒从后面猛

插了进来。

　　同时，一个声音在耳边低低笑着，柔声细语。

　　「你要是害怕，就什么也不要想了……跟你的主人一起沉浸到肉欲的深渊里

来吧……这里不会再有恐惧、不会再有折磨，只有无边无际的官能快感……来吧，

一起沉沦吧……」

　　这声音彷佛具有强大的魔力，渐渐压过了影片里那些可怖的场景，摄住了石

冰兰的心神。

　　——不，我不能沉沦……绝不能……

　　石冰兰痛苦的摇着头，潜意识里还有一丝意念在挣扎，然而肉体的快感已开

始如潮水般涌上来，肆无忌惮地吞没着一切……

　 ＊＊＊　　　　＊＊＊　　　　＊＊＊　　　　＊＊＊

　　次日上午，Ｆ市刑警总局，专案组会议室。

　　「小璇你也来啦！怎么不在家多休息几天呢？」

　　李天明走进来后，发现孟璇也坐在里面，随口问了一句。

　　孟璇起身敬了个礼：「我已经完全好啦！再说我在家也待不住，请求让我恢

复工作！」

　　李天明含笑答应了，接着和蔼的对众人挥了挥手：「你们刚才在讨论啥呢？

怎么一个个都心事重重的模样？」

　　员警们对望了一眼，彷佛不知如何开口。最后还是老田沉声道：「我们在讨

论王宇的事……是这样，刚才小璇说王宇已经好几天没跟她联系了！不仅是她，

我们这里所有同事都好久没收到王宇的任何讯息了，情况似乎有点不对头……」

　　李天明漫不经意地说：「不至于吧！他不是说要出去旅游一段时间吗？也许

是想一个人静静的不被任何人打扰吧！」

　　孟璇垂下头，嗫嚅道：「不是的，我这些天想来想去，总感觉阿宇没有说实

话。或许，他是发现了关于色魔的什么线索，一个人追查去了……」

　　「不可能啦！他就算要追查也是在Ｆ市里，怎么会没有一个人碰见他？」

　　李天明仍是满不在乎的语气，坐了下来，点起了一支烟。

　　孟璇还想说什么，突然她的手机「嘀嘀」响了起来。她忙打开来看了一眼，

蓦地惊呼一声，神色大变。

　　员警们忙问怎么了。

　　孟璇不答，颤抖着将手机摆到桌面上，只见小小的萤幕上正在播放一段刚收

到的影片。

　　「王宇！这不是王宇吗？」

　　「啊，还有……石队长！」

　　员警们也都惊呼起来，包括李天明在内，所有人都耸然动容地冲了过来，紧

密围成一圈的盯着手机。

　　只见小萤幕上出现赤身裸体的石冰兰，她是背对着大家，警服上血迹斑斑，

正握着一柄匕首激动的叫着，中邪般一刀刀刺向王宇！

　　「只有强暴我、虐待我，才能让我达到高潮！」「我喜欢的是被人奸淫、凌

辱！」「所以我才会被主人征服，乖乖做他的性奴！」

　　这些无耻的话语，比画面更加惊人，听得员警们骇异莫名，谁都无法相信自

己的耳朵，然而这偏偏又是事实。

　　短短几十秒的影片，很快就播放完了。众人面面相观，一时都不知所措。

　　会议室里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天明干咳一声，正要说话。孟璇却蓦地惨叫一声「阿宇！」，双眼一闭，身

躯软软地倒了下去！

　　「小璇！」

　　员警们大惊，纷纷伸手去搀扶她，现场顿时乱成了一团……

　 ＊＊＊　　　　＊＊＊　　　　＊＊＊　　　　＊＊＊

　　就在这同一时刻，暗无天日的魔窟里却春色无边。石冰兰正赤裸裸地躺在冰

凉的地板上，一边哭泣一边如同水蛇般疯狂的扭动着性感的身躯。

　　「啊……呀呀……噢噢……呀呀呀……」

　　她的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胸前丰满致极的双乳随着哭叫声急遽地上下晃动，

两粒娇嫩的乳头上赫然钳着一对铁夹子。粉红色的肉蕾已经被残忍地夹成了扁平

状，看上去怵目惊心。

　　可是，石冰兰却似乎并未感受到生理的痛苦，反而胀红着俏脸不断发出荡人

心魄的呻吟声。她不知羞耻地獗着赤裸的屁股左右摇摆，两条白嫩的大腿紧夹在

一起互相磨蹭着，一丝闪亮的液体正沿着她双腿间那隐秘的溪谷缓缓流淌下来。

　　「嘿，这样都能发情！果然是天生的淫妇……」

　　端坐在旁边沙发上的阿威一声淫笑，放肆的抬起脚掌粗暴地踩着她光溜溜的

屁股，并且用脚趾将雪白浑圆的臀肉向两边掰开。

　　从后面看过去，只见两团隆起的臀丘有条亮晶晶的金属细线搭拉着，另一端

深深的埋在那剃光了耻毛的红肿肉缝里，有嗡嗡的轻微响声隐约的从里面传来。

　　那赫然是一个遥控的电动跳蛋！

　　足有鸡子大小的跳蛋塞在阴道里激烈地震动着，不断刺激着女性最敏感柔弱

的部位，每隔一会儿就给肉体带来强烈的快意。可是只要一到快攀登上颠峰的时

候，跳蛋的震动却又会被故意停掉，令快感永远无法汇聚成高潮。

　　这实在是一种非人的折磨，已经足足持续了五、六个钟头，简直比任何酷刑

都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不……喔喔……不是的……啊……」

　　石冰兰满脸羞红地呜咽着，披散着秀发拼命地摇头，美眸里完全失去了以前

那种清亮坚定的神采，变得充满了羞耻和迷惘之色。她的心神已接近麻木，彷佛

所有的感官都不存在了，就连被夹扁的娇嫩乳头都已感受不到疼痛，充斥全身的

只剩下无穷无尽的生理快感。

　　「还要嘴硬？连对你最忠心的部下都这么说呢……」

　　阿威嘲笑地望着她，这曾经高傲而又威严的女警，现在就像是头春情勃发的

母兽般倒在自己脚边哭泣，跟那些屈服于淫威下的普通女子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石冰兰的脸色霎时惨白，嘴唇控制不住的颤动着，似乎想要申辩，可是嘴里

发出的却是越来越响亮的哭叫呻吟。

　　自从知道王宇的死讯后，石冰兰就如同遭受到了最沉重的打击般，整个人都

变得十分消沉。她就像是潜意识里想要逃避似的，一直都处在一种麻木而失神的

状态中。

　　不仅如此，她似乎还有自暴自弃的迹象，用前所未有的驯服和狂乱接受所有

的调教，表现出来的情欲也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激烈得多。

　　阿威对此感到十分振奋，心里充满了期待。他知道现在正是对方最脆弱的时

候，无论是精神状态还是身体承受力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只要再加一把劲，说不

定就能将她从此打入黑暗的深渊。

　　他阴笑着拿起旁边的遥控器一按，音响里立刻播出了怒吼声。

　　「淫妇！你不配穿这身警服……淫妇！我永远也看不起你……」

　　「你这个杀人凶手！不要脸的婊子！阿宇和我都永远不会原谅你！」

　　两段语音是阿威特意录制好的，一遍又一遍的反覆重播着，彷佛永远也不会

止歇。每一声都像是大铁锤一样，重重的敲到了石冰兰的灵魂最深处。

　　——是我害死了王宇……也难怪小璇会恨我！我是个杀人凶手、不要脸的婊

子……我再也不配当警察了……也不配再祈求任何人的原谅……

　　她神色凄然，泪流满面地不断摇着头；她可以忍耐色魔的千般辱骂、百般凌

辱，但是现在，这两段怒骂声却令她肝肠寸断，感到万念俱灰的绝望和痛苦。

　　而与此同时，阴道里的跳蛋又震荡到了最强的频率，很快又把石冰兰的注意

力全部吸引了过去，令她发出一声高过一声的哭叫，可是等她的高潮马上要来临

的时候一却又照例无倩的停了下来。

　　「啊啊啊……不要……停……呀呀……不要停……啊……不要停……」

　　精神上的防线一旦变得脆弱，肉体的沦陷竟是出乎意料的迅速和彻底，石冰

兰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了，痛哭流涕地嘶叫着，感到自己被熊熊欲火煎熬得快

要发疯了，下体紧密的肉洞是如此渴望那股销魂蚀骨的快感继续下去，欲望的狂

潮已经将她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给吞没，可是却偏偏没法子发泄出来。

　　她哭喊得声音都嘶哑了，拼命扭动着赤裸的娇躯，摇摆着光溜溜的丰满大屁

股，被反绑在背后的双手下意识地乱抓着自己白嫩的臀肉，彷佛想要借此减轻阴

道内的骚痒空虚似的，样子显得极其的淫荡。

　　阿威明白时机已经到了，咯咯怪笑着俯下身一把揪住石冰兰的秀发，像老鹰

捉小鸡般将她整个人拎了起来。

　　「淫妇，想不想舒舒服服的泄出来？嗯？」

　　石冰兰屈辱地痛哭失声，她已经被这肆意侮辱自己的恶魔，以及自己成熟身

体里挑逗出的高涨性感完全征服了。

　　她一边哭泣一边疯狂地点着头，嘴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知道本能地摇晃

着自己胸前那对丰满而坚挺的巨乳，就像是妓女在刻意讨好嫖客一样。那两颗硕

大滚圆的雪白肉球上下乱颤到了夸张的程度，钳在嫣红乳尖上的铁夹子也跟着「

啪啪」的甩动，看上去真是又香艳又淫靡。

　　阿威只看得热血沸腾，飞快的将怀里的美女摆弄到自己两腿间跪趴下，然后

伸手扒开她赤裸的双乳，把自己勃起的肉棒插到了深邃无比的乳沟里。

　　「只要你能让我射出来，我就满足你的愿望！能不能舒服就看你自己是否努

力了……」

　　他的话还没说完，石冰兰已经焦急地动作起来了，自己一起一落的晃动着身

躯，用饱满怒耸的双峰套弄着青筋毕露的阳具。

　　由于她的巨乳不但丰满无比，而且还很罕见的向前集中挺立，乳沟又极其的

紧密匀实，再加上插在双乳间的阳物极粗，那对大肉包子般的巨硕乳球自然而然

的裹住了肉棒，用不着用双手抓住向中间挤压，就已经替男人带来被紧紧夹住的

强烈快感。

　　「对了，就是这样……快一点……再快一点……」

　　阿威兴奋地连连喘息，虽然他已经用这对大奶子乳交过无数次了，可是不管

哪一次都没有现在爽。这巨乳女警彷佛成了永不疲倦的乳交机器似的，性感的娇

躯快速的一次次升起又落下，同时用胸前那对巨大丰满的乳房夹住阳具上上下下

的不断套弄。带来绝顶销魂的感受！

　　粗黑的肉棒在她巍峨高耸的雪白双峰间一进一出，美丽和丑陋，洁白和黝黑

之间的反差是那么显眼，充满了异样的变态凄美。

　　「求求你……快射出来……主人……冰奴求你了……射出来……」

　　嘴里泣不成声地哀求着，石冰兰套弄得十分卖力，绯红的俏脸已经是香汗淋

漓。可是这根肉棒显然早就适应了乳交，足足十多分钟过去了还毫无濒临爆发的

迹象，而这时候下体内的跳蛋却又开始震动，难受的她再次痛哭了起来。

　　「胸大无脑的蠢货！你不会想其他办法，给我更强烈的刺激吗？」

　　阿威喘着气咯咯淫笑，突然将阳具使劲的往上一顶，又粗又长的肉棒霎时完

全陷进了两大团嫩肉的包围，紫黑色的龟头几乎触碰到了她的红唇。

　　「来，把它含进去……含进去……好好的舔它……这样我马上就会射了……

含进去……」

　　在恶魔嘶哑的语声中，石冰兰流着泪，像是被催眠般失神地垂下粉颈，凑上

双唇将腥臭的龟头缓缓的含了进去。

　　形状狰狞的肉棒长度极其惊人，大部分棒身还埋在她深深的乳沟里，进入口

中的前端部分却已经将小嘴塞得满满的，连美丽清瘦的腮帮都鼓了出来。

　　「给我小心一点！你要是敢咬痛我，老子就拧断你的奶头！」

　　阿威一边语带恐吓地威胁着，一边倏地抓住那对赤裸乳房上的铁夹子狠狠一

捏。石冰兰立刻痛得脸色惨变，整个身躯从地上弹起，连十根修洁的足趾都痛苦

得弓了起来。

　　她低低地抽泣着，完全不敢怠慢，樱桃小嘴含着肉棒笨拙地套弄了起来，同

时还伸出舌尖轻轻地舔着腥臭的龟头。胸前丰满的双乳也没有歇着，继续夹着肉

棒上下磨蹭个不停。

　　这是她第二次替色魔口交，跟第一次不同，这次她甚至连咬下去的念头都没

起过，所有的勇气和信念全都丧失殆尽。

　　——淫妇！你不配穿这身警服……淫妇！我永远也看不起你……

　　——你这个杀人凶手！不要脸的婊子！阿宇和我都永远不会原谅你！

　　两个曾经最忠心的下属的怒骂声，在耳边不断的回响着、回响着，听起来渐

渐变的模糊，彷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天边传来，充满了一种不真实的虚幻。

　　石冰兰的神智也渐渐的迷糊了，无休止的调教和快感已将她的体力完全透支，

精疲力竭的她眼前金星乱冒，甚至开始出现了种种幻觉，再也分不清自己是身处

梦境还是现实。

　　——我是在作梦吧……对，一定是在作梦……在作重复过无数次的淫梦……

　　——在梦里我就是这么淫荡的……是的，我是个最不要脸的大奶淫妇……只

有在被虐的无比快感中，才能享受到高潮……

　　梦境和现实就这样合二为一了，石冰兰彻底抛弃了最后一丝理智和自尊，随

着阴道里跳蛋的震动逐渐加强，她的动作也越来越狂乱，喉咙里发出羞辱的哭泣

声，唇舌刨拼命吸吮着粗大的龟头，彷佛把它当成了好吃的糖果，迫不及待的要

把渴望的汁液吸出来。

　　「噢——」

　　阿威从鼻子里发出兴奋到极点的哼声，完完全全的放下了心事，双手捏住她

胸前雪白浑圆的大肉团尽情揉捏起来，酣畅淋漓地发泄着自己变态的兽欲。

　　眼看这以往高不可攀的冷艳女警跪在地上，羞耻而又驯服的颤抖着，用温热

的小嘴和丰满的巨乳乖乖替自己服务，只要是男人都会油然兴起骄傲的征服欲。

　　「做得很好！冰奴……我就让你痛痛快快的满足吧……」

　　淫邪的笑声在室内回荡，跳蛋再一次转到了最大功率，而且这次再也没有停

下了，在石冰兰的阴道里嗡嗡的震动着，把快感的狂潮越推越高……

　　——高潮了……终于可以高潮了……终于……

　　内心彷佛有个声音在喜悦的呐喊，石冰兰完全陷进了迷乱中，强烈的充实感

和火热的快感已经将她彻底吞没了。她放荡地扭动着雪白丰满的肉体，几乎是贪

婪的吸吮着男人的龟头，并且用硕大的双乳疯狂的套弄着肉棒，在极度的渴盼中

攀登向绝顶高潮……

【第九集完】

　　 《冰峰魔恋（１０）》

＊＊＊＊＊＊＊＊＊＊＊＊＊＊＊＊＊＊＊＊＊＊＊＊＊＊＊＊＊＊＊＊＊＊＊

　　 目录：

　　第４６章　欲擒故纵

　　第４７章　柳暗花明

　　第４８章　最后一个处女地

　　第４９章　绝境反击

　　第５０章　野火焚不尽

＊＊＊＊＊＊＊＊＊＊＊＊＊＊＊＊＊＊＊＊＊＊＊＊＊＊＊＊＊＊＊＊＊＊＊

第４６章　欲擒故纵

　　晚上十一点，夜色深沉。

　　魔窟门口，石香兰孤零零的站着，手里抱着婴儿，神色十分茫然。

　　今晚她终于被色魔释放出来了，恢复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这种感觉就像是作

梦一样，令她直到此刻还有些难以置信，怀疑这是否只是个幻觉。

　　厚厚的大铁门，就在身后紧紧关闭着。夜风吹来，寒意更浓了。

　　石香兰瑟缩了一下，低头望望臂弯里沉睡的孩子，脑子总算清醒了过来。

　　——这不是梦……他也不是真的放过了我！只不过是把囚禁我的牢笼扩大了

一些罢了……

　　她嘴角浮现出一丝凄然苦笑，之前色魔满含威胁的凶狠语声，彷佛还在耳边。

　　【我可以放你出去。但是你要遵守以下三条！第一，我已经给你买好了一间

房子，你只能住在那里，不准再回你原来的家。第二，没有我的同意，不准跟任

何熟人联系。第三，每天必须定时给我电话。】

　　虽然色魔没有明说出来，如果没做到会怎样，但是单看他那杀气腾腾的狰狞

眼神，一切就都已经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了。

　　想到那眼神，石香兰不禁打了个寒噤，真想拔腿迅速逃离这恐怖之地，越快

越好！

　　然而现在是深夜，这里又处于偏僻的半山，黑漆漆的山路上没有半个人影，

一眼望不到头。要她就这样徒步走下山去，她又有些害怕，因此犹豫了半晌还呆

立在门前，拿不定主意该如何是好。

　　幸好片刻后，一辆计程车从山顶驶来，是空车。大概是载客上山之后返回的。

　　石香兰忙伸手拦下，抱着婴儿坐到了后座，说出了色魔指定的住所地址。

　　计程车平稳的朝山下驶去。司机显然是个很健谈的人，一边开车，一边口若

悬河的与石香兰聊天。

　　石香兰却只是魂不守舍的随口敷衍着，眼看车窗外的夜景飞快倒退，离魔窟

已经越来越远了，压在她心中的沉重恐惧才逐渐减轻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妹妹的

深深挂念和担忧。

　　——可怜的小冰，现在就剩她一个人被关在那里，不知道还要遭受多久的折

磨……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她救出去才对……只要我现在马上给刑警总局打一

个电话，最多半小时，她就得救了！色魔就会被抓起来，我们姐妹就可以永远摆

脱这场噩梦…

　　这念头令石香兰坪然心动，忍不住就想向司机借用手机，但是一转眼看到怀

中熟睡的儿子，再想到色魔那凶神恶煞般的模样，脸色顿时煞白，全身都几乎发

抖起来。

　　——他既然敢放我出来，就一定有对付我的办法……或许我的一举一动，都

在他的监视之下，只不过我自己没能察觉到而已……

　　石香兰想到这里更是心胆俱寒，紧紧的抱着婴儿，下意识的东张西望，彷佛

生怕色魔就像鬼魅似的潜伏在身边。

　　不过一切看上去都正常得很，山路上只有这么一辆计程车在飞驰着，至少在

视线可及的范围里，并没有发现色魔有开车跟踪而来的迹象！

　　但是石香兰却依然疑神疑鬼，心中惶惑至极，她甚至觉得前排司机的样子也

很可疑，充满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

　　彷佛要证实这种不安似的，那司机原本正在胡侃神吹，说着说着竟突然嘿嘿

一笑，用轻薄的语气道∶「大姐，你的胸部真的好大呀，比我看过的花花公子封

面女郎都大……是不是天生的呀？还是隆胸做出来的？」

　　「你……请你放尊重一点！」

　　石香兰羞红了脸，忍气吞声的勉强抗议了一句。对方的话算得上是露骨的性

骚扰了，要是换了从前，她一定会怒斥对方停车，愤然扬长而去，但是现在的她

已经失去了反抗一切邪恶的勇气，说话的语气又轻柔又软弱，吓唬不了任何人。

　　那司机果然丝毫不怕，笑得更大声了，而且眼光还透过后照镜望了过来，色

眯眯地遗巡着石香兰那丰满得快要爆炸的胸脯。

　　石香兰手足无措，只能搂着婴儿瑟缩在后座上，强忍着泪水一声不响，十足

是一副胆小怕事的娇怯少妇模样。

　　那司机大概见她这么好欺负，胆子也就越发壮了，更是口无遮拦的调戏起她

来。好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似乎暂时还没有要化作行动的表示，但也足以令石

香兰又羞又气，恨不得捣住耳朵了。

　　——这是什么世界啊……我被囚禁的时候被色魔羞辱，好不容易放出来了，

却马上又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司机羞辱！

　　悲怆的感觉涌上心头，石香兰忽然一阵心灰意冷，隐约觉得就算离开了魔窟

又怎样呢？命运之神也许早就安排好了，等待自己的依然是同样的折磨，不同的

只是折磨自己的对象罢了……

　　就在失魂落魄之中，计程车忽然缓缓停了下来。

　　石香兰清醒过来，向窗外一望，四周围一片漆黑，虽然已经到了山脚，但是

却比魔窟所在的半山位置更偏僻了！

　　她泛起不祥的预感，失声道∶「为什么在这里停？我……我刚才说的地点不

是这里啊……」

　　「我知道。不过车子突然发生故障了，需要修理一下！」

　　司机说着就下了车，打开车盖，煞有其事的检查了起来。片刻后他把车盖一

合，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糟糕，发动机坏了，修不好啦！」

　　石香兰一惊∶「那怎么办？」

　　「没办法。我们只好在这里一起过夜，等明天天亮再说了！」

　　司机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走过来拉开后座车门，钻了进来。

　　石香兰大急，本能的打开另一边车门逃了出去，颤声道∶「别过来！你想干

什么？」

　　司机不答，满脸贪婪的表情，猴急的扑了上来。

　　石香兰转身就逃，但是她本就怀着身孕，再加上手中抱着婴儿，没两步就被

对方给抓住了。她生怕拉拉扯扯之中伤及孩子，急中生智，带着哭腔喊道∶「等

一下，你听我说一句话！一句就好！」

　　司机松手笑道∶「说吧。」

　　石香兰喘了口气，胀红着脸，左手抱着婴儿，右手猛然掀开了自己的裙子。

　　车头灯光之下看的清楚，裙里包裹着诱人下体的，居然不是内裤，而是一套

黑黝黝的金属贞操带，将她的臀股包裹得严严实实。

　　司机目瞪口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道∶「这……这是……」

　　「这是我……我男人的杰作！钥匙不在我身边。」

　　石香兰似乎已平静了下来，语声酸楚地说。司机懊恼地吐了口唾沫，骂了声

「倒霉」，灰溜溜的钻进车里，一踩油门，发动机立刻正常的转动起来，一溜烟

的开走了。

　　石香兰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临走时色魔逼她戴上

这贞操带，她是既难受又屈辱，但偏偏就是这玩意刚才却保护了她，使她免于遭

受奸淫。

　　虽然这几个月被色魔奸淫了无数次，她早觉得自己是『残花败柳』了，但假

如一恢复自由就被另外一个男人奸污，她还是会感到更大的屈辱和痛苦的。

　　心里莫名的涌起一股对色魔的感谢，石香兰惆怅了片刻后，转身缓缓地向前

走去。

　　此时她已辨认不出方向，只能沿着计程车离开的方向前行，放眼望去都是黑

漆漆的乡问小道，走了好久都看不到一辆车经过，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在迥响。

　　石香兰心中害怕，不由自主的加快了步伐，但她手抱婴儿，再加上挺着已经

隆起的肚腹，实在是吃力异常，很快就累的得气喘吁吁了。

　　更要命的是，她总感觉黑暗之中，身后彷佛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但每次

回头细看时，却又什么都没发现。

　　——难道……有鬼？

　　石香兰毛骨悚然，忍不住就想哭出声来。她突然有点怀念起囚禁自己的魔窟

来，虽然那里面同样的黑暗，色魔甚至可以说比鬼更可怕，但至少气氛上没有现

在恐怖，而且她只要老老实实的听话，色魔也不会无端给她苦头吃，更不会产生

现在这种连性命都受到威胁的惊惧感。

　　咬紧牙关，又支撑着走了片刻，前面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吵闹声，七、八个村

民打扮的小伙子一边说笑，一边迎面走了过来。

　　石香兰看见都是男人，而且隔着老远就闻到了强烈的酒气，显然是一群深夜

返回的醉汉。她顿时紧张起来，这时回避也来不及了，只能垂下头缩在路边，只

盼他们走过去就算数。

　　但事与愿违，醉汉们全都注意到了她，马上围上来哈哈大笑，有人还吹起了

下流的口哨。

　　石香兰吓得连连后退，想要逃跑，但是又被对方给包围了。更糟的是连婴儿

都给惊醒了过来，在怀里哇哇大哭起来，令她更加手忙脚乱。

　　醉汉们看的有趣，一个个淫态毕露，纷纷说起了污言秽语。

　　「哇，这娘们的奶子好肥硕，真他妈大的夸张哇！」

　　「哈哈哈，她一定是个奶娘，专门靠卖奶为生的……」

　　「喂喂，奶娘，你娃儿哭了，肯定是要吃奶，你怎么还不给他喂奶啊？」

　　「是不是要咱帮你挤奶，给你的娃儿吃呀？嘿嘿，那咱很乐意代劳……」

　　淫笑声中，真有几只手伸了过来，就要扯石香兰的衣服。

　　石香兰大惊，一边躲闪一边颤声求饶。她想起刚才将司机打发走的情形，连

忙故技重施，又含羞忍辱的撩起裙子，向这些醉汉亮出了里面的贞操带。

　　谁知这一次却不灵光了。醉汉们反而哄笑起来，发出更猛烈的鼓噪声和口哨

声。

　　「瞧，这娘们居然戴贞操带！哈哈哈……」

　　「啧啧，看来一定是个经常偷情的淫妇，所以才被老公强制锁起来吧！」

　　「肯定啦！看她那对大奶奶就知道，这种女人绝对是淫荡到了骨子里……」

　　「哎，就是被锁起来了，这样的好货只能看不能吃，太可惜了！」

　　「没关系，吃不到逼，咱可以吃她的奶啊！哈哈哈，一定比下面更可口！」

　　醉汉们说的兴起，口沫横飞，包围圈越缩越窄，满嘴的酒臭全都喷了过来。

　　「求求你们，别这样……别吓坏了我的孩子！」

　　石香兰声泪俱下的哀求着，几乎就要跪了下来。这时候要是能够让她选择，

她会毫不犹豫的重新跑回魔窟里去，宁愿一辈子都被囚禁着。色魔就算再邪恶，

至少也只是一个人，怎样都好过被这么多人同时蹂躏。

　　眼看就要被那些脏手摸上身来了，蓦地里一连串尖锐的怒骂响起，好几个村

妇模样的女子不知从哪冒了出来，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分别揪住了几个男人的耳

朵。

　　醉汉们慌忙散开，一些人立刻拔腿跑了，剩下那几个被揪住耳朵的，只得哭

丧着脸乖乖听村妇们喝骂。听她们的骂声，原来是这几个醉汉的老婆，因为丈夫

深夜未归，所以出来寻找。

　　石香兰刚刚庆幸自己被解围了，正要悄悄溜走，不料其中一个村妇居然拦住

她，挥手就掴了她一耳光。

　　「啊！你……你怎么打人？」

　　石香兰被打得莫名其妙，捂着脸颊惊怒交集。婴儿也受到了惊吓，哭更响亮

了。「你还好意思问？不要脸的骚货！深更半夜还在外闲逛，一看就是出来卖的

鸡！」

　　「没错！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大奶骚货太多，才把好好的男人给勾引坏了！」

　　村妇们七嘴八舌的指责起来，人人横眉怒目，比刚才醉汉们说的更加不堪入

耳，最后还一人狠狠吐了一口唾沫到石香兰身上，然后才揪着男人骂骂咧咧的走

了。

　　到这地步，石香兰简直是羞愤欲绝，但也顾不得其他了，忙不迭的哄着怀里

的婴儿。一边哄，委屈的泪水一边滚滚而下，全都滴在了婴儿可爱的小脸蛋上。

　　过了好一会儿，婴儿才渐渐止住了哭声，重新睡熟了。

　　石香兰擦干眼泪，鼓起残余的体力，跟跟踏枪的继续向前走去。

　　足足又苦撑了半个多小时，才来到了公路上，见到了明亮的路灯和来往的车

辆。虽然稀少，但毕竟有了重回城市的感觉。

　　石香兰几乎要喜极而泣了，伸手想要拦下一辆经过的计程车，但又迟疑了一

下。之前的经历让她有了严重的阴影，要是再遇到一个色狼司机，她就真要抓狂

了。

　　这时眼前忽然出现了一辆警车，大概是正在执行夜问巡逻的任务，慢悠悠的

驶了过来。

　　石香兰双眼一亮，忙奔到道路中问拼命的招手示意。那警车果然停到了她身

边，车窗摇下，只见里面坐着一男一女，身上都穿着警服。

　　石香兰就彷佛见到了亲人似的，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过她仍然不敢马上就举

报色魔，甚至不敢说出自己就是『第一警花』石冰兰的姐姐。她只是含糊的说自

己刚才搭车时遇到了色狼司机，被抛弃在偏僻的野外，好不容易才徒步走到了这

里。

　　两个警员听了都露出同情之色，叫石香兰坐进警车里，说要载她到警局录口

供以便抓到色狼司机。

　　石香兰忙说自己既没有记住车牌号，又在紧张下忘记了对方的长相，什么线

索也提供不出来。接着又以惊吓疲倦为理由，坚持不肯去警局，只要求他们赶紧

送自己回家。

　　两个警员同意了，于是警车掉了个头，向她所说的地址驶去。

　　「您喝点水吧，我看您嘴角都快干裂了！」

　　那女警好心地说着，将一瓶矿泉水打开，递给了石香兰。

　　石香兰这才觉得口干舌燥的厉害，低声道谢后接过矿泉水，一口气就喝掉了

半瓶。

　　然后她仰靠在后排座位上，心中又关始犹豫着是否要说出色魔的事。这两个

警员她虽然没见过，但是从前妹妹的那些手下，她是见过不少的，只要透过这两

个警员，随便跟哪一个手下联系上，妹妹就可以马上得救了！

　　但问题是，这两个警员可以信任吗？她记得有一次楚倩曾得意地说，刑警总

局里也有『主人』的同伙，所以报警根本就没有半点屁用……

　　石香兰想到这里，忍不住想再仔细观察一下面前的两个警员。但是她忽然感

到眼皮十分沉重，毕竟刚才奔波劳累了好一阵，再加上受到的惊恐羞辱，令她无

论精神还是肉体都极度疲乏了，坐在这行驶的警车中就好像在摇篮里似的，令她

很快就连眼睛都睁不开了。

　　一股强烈的睡意席卷全身，石香兰连个哈欠都来不及打，就昏沉沉的进入了

梦乡

　　听到她均匀的鼻息声，前排的两个警员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互相交换了

一个暧昧的神色。

　　那是一种绝不应该在警察脸上出现的神色！

　　警车继续向前疾驰着，几分钟后，在一条小巷子里停下了。

　　一个身材娇小玲珑、但胸脯却十分饱满高耸的女子，缓缓从暗处走了出来。

　　那赫然是孟漩！

　　两个警员下了车，一边动手脱去身上的警服，一边得意的对孟漩比出了胜利

的手势。

　　孟漩点点头，接过二人递来的衣服，问道∶「还顺利吗？她有没有识破你们

是冒牌货？」

　　「没有。她看上去失魂落魄的样子，甚至没有想到查看一下警证！」

　　那『女警』吃吃笑着，将一个伪造得十分粗糙的警证抛还给了孟漩。

　　那『男警』也笑道∶「其实这两套警服我们穿得也不合身，可她丝毫没有怀

疑呢，就这么糊里糊涂的喝下了掺安眠药的水，轻轻松松就被我们弄来了！」

　　孟漩再次点头，轻声说∶「很好。多谢你们了。」

　　「孟警官说哪里话？我们能帮您这一点小忙，是我们的荣幸才对！」那一男

一女齐声道谢起来，满脸都灯讨好的表情。就像咧个马屁精。

　　孟漩显然还看不惯这种献媚的场面，挥了挥手，厌恶地说∶「够了。今天的

事不许跟任何人透露半个字……下次局里有扫荡色情场所的行动时，我会提前通

知你们的！」

　　两人大喜，更是连声称赞着孟漩。他们过去曾几次犯在孟漩的手里，吃足了

苦头，无论是行贿也好，吓唬也好，孟漩都不为所动，丝毫也不肯徇私枉法。这

两人原本都已经绝望了，谁知这次孟漩竟自己找上门来，要他们『帮一个忙』，

以换取她日后高抬贵手。他们自然是喜出望外，按照孟漩的吩咐调动人手，分别

假扮了司机、醉汉和村妇，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孟警官您真是太善解人意、太体贴民情了！」只听那男子点头哈腰地奉承

道，「这一点石警官比起您来就差远啦，非要顽固的坚持原则，一点面子都不肯

给道上的兄弟……好在她已经被那个变态色魔绑架了，这不是活该吗？哈哈，但

愿她永远也逃不出来……」

　　孟漩默然不语，脸上却是火辣辣的，同时心里一阵凄凉，知道自己已经再也

无法回头了。过去那个跟石冰兰一样热情，一样充满理想、坚持正义的孟漩，已

经彻底死亡了，取而代之的是现在这个被色魔完全控制了的、丧失了灵魂和原则

的同流合污者

　　「对了，说起石警官，你们有没有发现，车后昏睡的这个女的跟石警官长得

很像呢！」

　　那女的端详着后座上的石香兰，随口说了一句。

　　孟漩微微变色。石香兰被色魔绑架的消息并未公开过，只有警局里的同事和

一些熟人才知情。要是让这两个人认出石香兰来，不大不小总是麻烦事。

　　她忙冷哼一声说∶「你们难道没问她姓名吗？嘿，她就是石警官本人呀！你

们怎么都没看出来？」

　　「哈，孟警官您真会开玩笑。石警官我们见了多少次了，怎么会不认得？」

　　那两人都噗吓笑了起来，反倒没有多想了。

　　在孟漩指挥下，他们将沉睡的石香兰抬下了警车，搬到了另外一辆事先准备

好的轿车里，风驰电掣般驶出了这条小巷子。目送轿车远去，孟漩取出手机低声

打了个电话，然后也驾着警水离闲了。

　 ＊＊＊　　　　＊＊＊　　　　＊＊＊　　　　＊＊＊

　　清晨，Ｆ市刑警总局。

　　「我们已经查过了色魔使用的手机号码，跟预料的一样，是新开通的不记名

号码，而且只使用了一次，在把队长刺伤王宇的影片传送给小孟后，这个号码就

再也没开机过！」

　　局长办公室里，刑警老田正站在办公桌前，向李天明报告最新的进展。

　　「我们一直在尝试跟这个号码联系，但不管我们发送了多少条简讯过去，开

了多少谈判的条件，对方始终不予理睬！」

　　李天明抽了口烟，闷闷地说∶「色魔当然不会理睬啦。他不是傻瓜，知道只

要一开机，就可能被警方用技术手段追踪到……现在的问题是，他为何要发送那

样一段影片给我们？其目的何在？」

　　老田谨慎的说∶「我想，不外乎是两个目的。一是要向我们示威，让我们亲

眼看看，队长已经向他屈服了……二是要刺激小孟，毕竟小孟从他手中逃脱了，

色魔一定很不甘心！」

　　「这样说来，小孟岂不是就有危险了吗？色魔会不会再次企图绑架她呢？」

　　「这个，可能性应该不大。如果色魔真这么想的话，他应该会选择夜晚无人

的时候给小孟发送影片，只有确保小孟一个人看到，才能设法布置陷阱绑架她。

白天发送影片，小孟看到的同时我们也都看到了，事先已经有了提防，只会大大

增加色魔绑架的难度，这么做对他并没有好处。」

　　「嗯，话是这么说，但还是不可不防。最好是让小孟到哪里秘密休养一段时

问，反正她最近遭受的打击够多了，也需要调整身心，以免发生不测。」

　　「我们也是这样劝她的，但是小孟不肯呀！昨晚她还执意要参加夜班巡逻，

一个人开着警车转了好久才回来，让我们都担心得要命！」

　　老田摊开双手，显得一脸无奈，停顿片刻后，叉开话题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对了，我们还按照您的吩咐，仔细研究了影片里拍摄的浴室画面。我们发

现那个大理石热水池造价不菲，应该是从国外进口的高级原料。我们准备以此为

线索，走访全市所有的施工队、装修公司负责人，相信最终能查到魔窟的……只

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喔，很好。那你们就赶紧开工吧！」

　　李天明彷佛并不是很在意，挥了挥手，将老田打发了出去。然后他打开文件

夹，继续阅读着秘书刚刚送来的一份报告。

　　那是一份即将在省市领导面前报告的《就职演说》！

　　李天明拿起钢笔，一边念念有词，一边认真的披阅、圈点了起来。

　　「放我出去！你们是什么人……快放我出去！」

　　随着凄厉的哭喊声，石香兰拼命敲打着、踢腾着四周的钢板，心里的惊恐愤

怒已经达到了极点，令她几乎就要崩溃。

　　回答她的是钢板震动的「嗡嗡」声，眼前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什么

也看不见！

　　不过她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是被关在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问里，稍一抬头就

会撞到脑袋，手脚四肢完全没法伸直，整个人只能像蜗牛一样蜷缩着。

　　更令她惊恐的是，她发现全身的衣服已经不翼而飞了，又恢复了在魔窟里时

一丝不挂的状态！所幸的是她可以感觉到，自己并未遭受性侵犯，但是眼下这样

的环境却连魔窟里都不如！至少在魔窟里，色魔囚禁她的地下室还是蛮大的，有

充分的活动空间。

　　而现在，她却觉得自己彷佛成了什么货物，被人装在了一口箱子里，光是这

种欲闷黑暗的感觉，就足以令人发疯了。

　　「苗苗，你在哪里？苗苗……你们这些坏蛋，快把我的苗苗还给我！」

　　石香兰发出声嘶力竭的哭叫，更加猛烈的敲打着钢板，甚至开始用脑袋去撞

击了。

　　这时候外面才传来动静，有个女子的口音嘻嘻笑了起来。「别急，你的孩子

很好。」

　　石香兰听出是那个『女警』的声音，惊怒交集，颤声哭问道∶「你们到底址

谁？为什么把我抓来？快把孩子还我！」

　　那女子不答，轻笑了一阵，跟身旁另一个男子谈论起来，听口音正是那『男

警』的声音。

　　石香兰听了片刻，差点晕了过去。原来这一男一女居然是人口贩子，冒充警

察将她骗来，现在正在商议将她卖给哪个客户。

　　接下来的情形，就彷佛是个更加黑暗残酷的噩梦。无论石香兰哀求也好、发

怒也好、威胁也好、痛哭也好，全都无济于事，对方根本不予理睬，最后还抱出

婴儿来作为人质，轻轻松松就瓦解了石香兰的所有反抗，逼着她止住了哭骂声，

又强迫她喝了水进了食。

　　这之后，折磨人的时刻就一直延续了下去。石香兰哭了一阵，昏睡一阵，根

本不知道时问是早是晚，足足进食了四次之后，对方仍然没有将她放出来，令她

无比的腰酸背痛。

　　又一次进食后，纷乱的脚步声响起，外面传来了好几个陌生男子的口音，似

乎都是乡农和民工，谈笑很是粗俗，口音也相当的粗鲁。

　　石香兰本能的感觉不妙，恐惧的更加蜷缩起了身体，只听在假冒女警的带领

下，这几个陌生男子走到了壁板前，突然齐声发出了「哇」的惊叹。

　　「好大一头大奶牛，哇＊，这下真是赚到啦，哈哈哈……」

　　「啧啧，看上去还是一头哺乳期的奶牛呢！把她拉回去，我家三个娃正好用

的着……」

　　「是呀，瞧那奶子肥硕成那样，别说三个娃，就算七、八个，再加上祖宗三

代的爷们都一起喝，也都绰绰有余啦！」

　　石香兰骇然失色，听这些人的话，他们竟好像都有透视眼，能穿过壁板看见

自己似的。她随即想到，这并不出奇，很可能壁板是用那种单面玻璃制造的，所

以对方能很清楚地瞧见自己赤身裸体的模样。

　　她不禁羞得面红耳赤，同时心里也泛起强烈的悲哀。在魔窟里，她就已经被

色魔称呼为『大奶牛』了，想不到逃出魔窟之后，外面的人竟然也是如出一辙，

『无师自通』的就喊山了相同的外唬。

　　一天下乌鸦一般黑……原来男人们只要看到我丰满的胸部，就会露出同样猥

琐的笑容，脑袋里般算的也是同样的邪念，同样的将我当作大奶牛……

　　石香兰想到这里，不由再次涌起心灰意冷到极点的绝望感。她发现自己果真

是傻得可笑，早知道如此，之前干嘛要那么渴望从魔窟里出来呢？从离开魔窟到

现在，遇到的所有人，包括司机、醉汉、村妇、人贩子和民工，没有一个不是垂

涎自己的色狼！他们跟变态色魔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没有，一点也没有！甚至

有些地方表现得比色魔更卑劣！

　　「我错了，主……主人。香奴真的错了……错了……」

　　失神般的喃喃声，从石香兰唇齿问轻轻送了出来，起初声音还很小、很慢，

但是随着一遍又一遍的机械重复，这两句话逐渐说得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快，最

终转变成了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痛呼！

　　「主人！你在哪里……快来救救香奴！主人……香奴再也不想离开你了！主

人…」

　　她一边哭喊，一边拼命摇晃、拍打着壁板，泪水和胸前的奶水一起滴滴答答

的淌下，看上去说不出的淫靡。

　　然而这一幕，外面那些人却没有『眼福』瞧见了。事实上，囚禁石香兰的壁

板并非什么单面玻璃，外面的人根本看不见里面的石香兰。他们不过是按照事先

写好的『剧本』，信口胡扯一通而已，石香兰却信以为真了。

　　这批人走后，过不多久又来了另外一批，同样是走到壁板前就开始对石香兰

评头论足，污言秽语不绝于耳，甚至当场就商量起买下她的价钱来。价格从两万

开始起步，几个客人纷纷踊跃加价，很快就攀升到了二十万，但是那两个人贩子

却依然嫌少，不肯当场成交。

　　这些对话一字不漏的、清晰的传进石香兰耳中，她从起初的愤怒、羞耻和惊

恐，发展到后来已经完全麻木了，再加上狭小空间里空气不够新鲜，她渐渐的神

思恍惚起来，已听不太真切外面的动静，只隐隐约约感觉到，『买家』先后进来

了四、五批，而且听到的自我介绍，大都是来自偏远山区的村民……

　　——完了！看来我真的会被卖掉，下半辈子不知道被卖到哪个偏僻山区里，

沦为那些村民的生育工具……

　　到这时候，石香兰是真真正正的后侮了，极其极其的后悔！从来没有哪一刻

像现在这样，她是如此的怀念着魔窟，怀念着那个凶狠邪恶的『主人』！

　　蓦地里，一个念头闪过了脑海。石香兰陡然精神一振，激动得连心跳都几乎

停止了。

　　——走之前主人曾命令我，每天必须定时给他电话的！然而我现在被人绑架

了，他没接到电话，必然会大为恼火，全力追查我的下落……

　　——有了……就这么办！

　　石香兰平稳了一下呼吸，等又一批『买家』出去后，颤声呼叫起那两个人口

贩子。她用诚恳的语气对他们说：「如果他们只是想拿她来卖钱的话，那不如索

性就卖回给她的男人。」

　　「……我男人非常非常有钱、也非常非常重视我，真的……就算明知你们是

在敲诈，他也会支付赎金的……我保证他能支付的赎金是一笔巨款，绝对比那些

乡民多的多……」

　　那两个人口贩子听后拍掌大笑，说这样当然也不错，于是就追问她，如何跟

她的男人联系？

　　石香兰如实说出了阿威留给她的手机号码。两个人口贩子记下后就走开了，

似乎是去商量具体的计划了。

　　然而这一去，就突然无声无息了，过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回来。

　　剩下石香兰一个人睡在这狭小空间里，昏昏沉沉的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她

只感到肚子越来越饿了，保守估计时间也过了一整天。她忍不住放开嗓子，拼命

喊叫那两个人口贩子，但却没得到任何回音。

　　她不由惊慌起来，心想假如这两个人口贩子在敲诈过程中出了意外，或是死

亡或是突然逃走了，而囚禁自己的地点又十分隐蔽的话，那岂不是没有人能找到

自己了？等待自己的就将是活活饿死、渴死的下场！

　　「来人啊！救命……小苗苗，你在哪里……主人你快救我，主人……」

　　随着时问的推移，石香兰越来越焦急害怕了，语无伦次的大喊大叫，但得到

的却自始至终都是绝望的寂静！

　　肚子饿得更厉害了，她慢慢的陷入了深层次的昏迷，呼吸也越发困难了，几

乎已能感觉到死神的呼吸……

　　「咚、咚、咚！」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过来。也许，这就是死神的脚步……

　　「光当」一声巨响，头顶的壁板被猛然掀开了，明亮的光线照射了下来。

　　但是这一次，石香兰已经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微弱得喘了几口

气。

　　接着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嗓音，欢畅地叫道∶「哈，香奴！总算找到你了！谢

天谢地，总算来得不算太迟！」

　　这是色魔的声音！

　　石香兰全身颤动，一股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幸福涌上心头，然后她再也支撑

不住了，虚弱的失去了所有意识……

　 ＊＊＊　　　　＊＊＊　　　　＊＊＊　　　　＊＊＊

　　「出来了！孟警官，你快看，人已经出来了！」

　　一男一女两个『人口贩子』齐声叫了起来，手指着远处，回头招呼着孟漩。

　　孟漩站起身，走到窗户边向外眺望，果然远远见到色魔的身影。他正一手搀

扶着石香兰，一手抱着个婴儿，慢慢走向一辆轿车。

　　「很好。你们的任务圆满完成了！」

　　孟漩只看了一眼，就转身回到座位旁边，将一个手提箱搬上了桌面。

　　那一男一女吁了口气，显得如释重负。他们之前心里一直有些担忧，生怕那

头『大奶牛』会发生任何意外，比如闷死或者自杀了，那样可就闯了大祸。他们

虽然平时干的就是不法勾当，但却不想轻易惹上人命官司。

　　「卡噤」一声，手提箱打开了，里面是满满一箱的钞票。

　　「这是对方送给你们的酬劳，拿去分了吧！」

　　「啊，这怎么好意思呢！孟警官叫我们做事，是我们的荣幸，收钱就太见外

啦！」

　　两人眉开眼笑，脸上都露出贪婪之色，可是表面上却极力推辞。

　　孟漩不耐烦地说∶「叫你们收下就收下，少罗嗦！出钱的又不是我，人家愿

意支付报酬给你们，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两个男女对望了一眼，忙顺水推舟

的收下了，同时嘴里不断的道谢。

　　那女的忍不住问道∶「那位……老板是什么人呀？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叫我

们演这样一场戏……」

　　话还没说完，就被男的咳嗽一声制止了。她随即醒悟过来，明白这必然是不

该打听的事，慌忙闭了嘴。

　　但孟漩已给出了回答∶「因为那头大奶牛闹着要跟他离婚，所以他不借代价

也要留下她，只好用这个骗局来挽回她的心。」

　　两人听出她的语气里含有讽刺意味，但也不敢多问，唯唯诺诺的答应了几句

后，就提着箱子告辞了。

　　等两人走远后，孟漩也离开了。她驾驶着警车，回到了自己家里。

　　刚进门，正坐在电视机前玩游戏的王宇就跳了起来，兴高采烈地奔了过来。

　　「小漩姐姐，你回来啦！」

　　孟漩在心里叹了口气。每次听到『小漩姐姐』这称呼，她都会涌起啼笑皆非

的荒谬感觉。

　　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王宇现在的智力就相当于一个五、六岁的孩童，叫

她『姐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嗯，阿宇乖！你肚子饿了吗？我现在就做饭给你吃！」

　　孟漩柔声说着，拍拍王宇的脑袋，迳直向厨房走去。

　　王宇马上像跟屁虫似的跟来，一脸兴奋的表情∶「好耶！我要吃小漩姐姐亲

手做的排骨汤！」

　　孟漩微微一笑，荒谬的感觉顿时消失了，心中涌起的是一片温馨。

　　这样的日子、这样的生活方式，又有什么不好呢？人，也许活得糊里糊涂一

些，才会更幸福吧！

　　她这样想着，心里残余的愧疚、惶恐和自责也都不翼而飞了，那张漂亮可爱

的只果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了的舒心笑容。那是一种真正快乐的笑容，同样也

出现在身旁的王宇脸上。两个人就这样互相对望的笑着，眼睛里的神色都十分单

纯和满足，彷佛再也没有了任何烦恼……

第４７章　柳暗花明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新年元旦就到了。

　　和往常一样，整个Ｆ市都沉浸在热闹的气氛中，市民们购物的购物，游玩的

游玩，喜气洋洋的欢度着节日。

　　尽管这一年来了全市发生了许多起惨案，变态色魔一直都未能抓获，但是已

经有好长时间没发生过大胸女子被绑架的案子了，那一度笼罩在人人心头的乌云

也逐渐的烟消云散。

　　晚上九点整，Ｆ市【人间天堂】夜总会门前，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络绎不

绝。

　　这是全市最有名的寻欢场所，前一段因警方大力扫荡，生意曾一度萧条，现

在风声过去了，生意马上又兴隆了起来。

　　在三楼的一问桑拿房里，雾气升腾中，十多个男子正舒服地泡着温泉。

　　「来来来，跟你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苏老板，我新认识的好朋友。」

　　池子里，一个肥佬拉开嗓门，将跟着他进来的一个男人介绍给大家。

　　那男人大约三十左右，跟众人都问了声好，大家也都礼貌性的点了点头。

　　「苏老板跟我们一样，也喜欢大胸脯女人，是个大奶迷，哈哈……」肥佬笑

嘻嘻的说，「他听说我们老在这里交换心得，非要过来长长见识，我今天也就把

他带来了，哈……」

　　「原来是同道中人哪，欢迎欢迎……」

　　好些人的神色都显得亲热起来，纷纷主动打起了招呼。

　　苏老板含笑回应着，目光看似不经意的从每个人身上扫过，留意着各人的反

应。

　　他就是苏忠平。

　　这些天来，他一直在苦思救出妻子的办法。那次他识破了色魔派来色诱的小

姐后，原本以为对方还会再向自己下手，谁知此后就再没有半点动静。他无奈之

下，只得另外寻找线索。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色魔既然如此喜好胸脯丰满的女性，

平常是否会露出若干蛛丝马迹呢？

　　举凡在性上有特殊嗜好的人，都会或多或少的参与一些『集体活动』来互相

交流。比如喜好捆绑的、丝袜高跟鞋的、交换人妻的，乃至于易装癖、兽交的，

都有自己的小团体同好，定期的举行聚会，彼此交换经验和分享快乐。

　　那么，本市所有的巨乳喜好者，是否也有这样的聚会呢？假如有，色魔是否

曾经参加过、甚至现在仍然有参加呢？就算没有的话，只要在这个群体里多加打

听，也许就会发现不少有用的线索，最后找到色魔！

　　苏忠平想到这一点后，立刻展开了行动，先是上网查找本市的寻欢资讯，然

后亲身到多家按摩店、桑拿房碰运气，寻找那些狂热喜好大奶的巨乳迷，一认识

后，就拐弯抹角的提出要去，要对方带自己参加同好者的聚会，以便了解详情。

　　今天跟着肥佬来夜总会，已经是苏忠平跟着不同的人，第四次参加类似的聚

会了，前三次都一无所获，但他却并不气馁，坚信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好啦，人都到齐了。大家可以说说了，最近有没玩过什么新鲜货？或者看

中哈目标了，都说来听听吧……」

　　肥佬俨然是个组织者，一边舒舒服服的泡在温泉里，一边叫嚷开了。

　　这里已经被他们包下了，外人都不会再进来，聚会正式开始。

　　众人也不客气，一个接着一个的说开了。

　　「最近新鲜货蛮多的啊，就现在这家‘人间天堂’，新来了一个三十四号小

姐，东北人，咪咪就好大，而且干的时候摇得好猛，爽得不行……」

　　「我们区政府旁边的一家洗头店里，找的都是大奶妹，洗头的时候可以乱摸

……而且就是你不想摸，也会拉住你的手放在她奶子上的，不摸都不行呢，嘿嘿

嘿……」

　　「我吧，最近对正常的性交已经没兴趣了，专门就打奶炮！上周跟我们公司

的波霸一对对，就是上次说的那位一我跟她到外地出差，终于把她给哄上床啦…

…哇哇，简直是奶中极品，手感不知多好呢……」

　　「算了吧老李，你每干一个都说是奶中极品，我们耳朵都听起茧啦！」

　　有人打趣起来，旁人也都纷纷哄笑、附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的都是

诸如此类的话题，哪里新来了大胸脯的小姐，谁又泡上了个交际花，说得口沫横

飞、不亦乐乎。

　　苏忠平忍着厌恶感，暗暗观察着每一个人。看得出这伙人的素质参差不齐，

有的举止十分粗俗，一看就是没文化的混混；也有的气度不凡，即便说的言语再

怎么不堪，也还是会不时的流露出良好的教养。

　　色魔会不会就在这里面呢？

　　忽然，苏忠平一震，目光落在了水池角落的一个人身上。那是个很斯文的男

子，看上去似乎有点眼熟。

　　——这人……好像在哪里见过……

　　那男子双目微闭，静静地靠在水池壁上，从开始到现在几乎没有出过声。

　　这人……应该不会是色魔吧？

　　苏忠平无声的问自己，但看了半天，也看不出端倪来，只好作罢。

　　事实上，由于不知道色魔的特征、底细，苏忠平根本就无从判断起，只得把

注意力转移到各人所说的具体内容上，希望能有所发现。

　　「乳中极品……唉，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乳中极品……」

　　那个看上去面熟的男子，突然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叹息，彷佛是有感而发。

　　「老兄，你好像很有感触啊！」旁边几个人都纷纷道，「那你说说什么才是

乳中极品吧，让我们也长长见识……」

　　男子淡淡说∶「你们刚才说来说去，说的不是廉价的妓女，就是荡妇淫娃，

就算原来乳房发育得多好，也经不起那么多人乱摸乱抓，不被玩烂了才怪呢……

所以啊，真正完美的大奶子，一定是良家妇女才有的，她们往往都相当保守，不

可能随便就让人得手的啦！」

　　「是呀，是这么回事！」

　　众人都点头赞同，拍手称是。

　　苏忠平顿时留上了神，暗想这话会不会是有感而发呢，于是对此人更加注意

了。

　　这时候，一个臂上纹着刺青的壮汉，忽然大声嚷道∶「这位老兄说的没错！

我在半年多前就曾经遇见过一个真正的极品波霸，绝对不是‘鸡’，而且气质好

得要命……真的真的，那种极品保证你们谁也没见过……到现在我只要一想起她

呀，鸡巴就会立刻硬得发痛，兴奋得一晚上都睡不着……」

　　听他说的如此狂热、认真，好些人都被感染了，都颇感兴趣的追问了起来。

　　「哇，彪哥你阅女无数，什么波霸没见过？」肥佬讨好地奉承道，「居然会

对一个女人这么念念不忘，看来真是极品了！就不知道床上功夫如何？」

　　那被称呼为『彪哥』的刺青壮汉沮丧地说∶「床上功夫……唉，老实说我也

没尝过……」

　　肥佬愕然∶「怎么？遇到这种极品波霸，彪哥你居然没去上她？」

「靠！那波霸厉害着呢，别说上她，我还被她狠狠揍了一顿，能有命回来就

算不错了……」

　　众人无不大惊，都追问是怎么回事。

　　彪哥似乎是不小心说到了尴尬事，起初不肯多说，但他越是这样扭捏，大家

的好奇心反而越高，都想知道那个十分厉害的波霸究竟是什么样子，软磨硬泡的

再三逼问，终于逼得彪哥没办法，只得就范了。

　　「好好，我说了！那个极品波霸，我当时是在‘黑豹’舞厅里遇到的，那天

正带着一伙小弟喝酒呢，突然就看到这个波霸走进舞厅里来。年纪？大概二十七、

八吧，长得可真是漂亮……不过这还是其次，她一走进来，胸前那对超级大奶子

哇，立刻让整个舞厅都轰动了……」

　　「太夸张了吧，彪哥！」有人笑着说，「这不成了女明星吗？那个失踪的大

胸歌星楚倩，才有这种轰动效应吧？」

　　「狗屁！楚倩算个哈？跟我说的这位波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不，是

小波见大波！」

　　「楚倩可是全国第一美胸啊，还算小？」

　　「明显小，至少小两个罩杯！」彪哥斩钉截铁地说着，突然生气大骂道，「

你奶奶的熊，不相信我就算了，老子还懒得说了！」

　　「别别，我只是开个玩笑。您赶快说吧。」

　　那人连忙道歉，其余人也都打了圆场。彪哥才继续说了下去。

　　「当时那波霸穿的是套连衣裙，胸前开口开的那个低呀，那对超级大奶子暴

露了一半还多。她一走路，两个奶就这样弹呀、弹呀，简直都快蹦出来了……」

　　彪哥绘声绘色的形容着，还用双手在胸前比划出极其夸张的弧度，示意着大

小和尺寸。

　　「不骗你，真有这么大！老子当时就断定，绝对有他妈的Ｇ罩杯……」

　　「哇！」

　　众人异口同声的惊叹，连苏忠平也不例外，心里不由想到妻子胸前的那对巨

乳，恰好也是Ｇ罩杯。不过妻子是不会穿低胸装去那种地方的。但是，突然又听

人提到【黑豹】舞厅，总是本能的感觉有什么异常……也许今天真会有所收获呢！

　　苏忠平想到这里，连忙更认真的倾听了下去。

　　「那波霸一个人找了个位置坐下，东张西望的好像在等什么人。对了，她的

裙子还特别短，一坐下去，整个雪白大腿全都露出来了。老子眼尖，还看到了她

的内裤，是黑色的，性感的不得了……」

　　「等等，阿彪。怎么越听你说，感觉越像是‘鸡’呀？」又有人提出了质疑，

「哪个良家妇女会穿成这样到舞厅来？你搞错了吧……」

　　「没错！你们别打岔，听我说下去好不好。听到后面你们就会明白了！」

　　彪哥故作神秘，说到兴奋处，竟然卖起了关子，彷佛成了个说书先生。

　　「行行行，大家都别吵了，听彪哥说。」

　　「快说啦，阿彪！」

　　「好，我接着说。其实当时老子也是这么想的，这波霸肯定是‘鸡’，就算

不是，也是特意出来吊男人的荡妇，所以我心头一热，就过去跟她搭讪了。」

　　「走到她面前一看，老子鼻血都快喷出来了。你们猜怎么着？。这波霸居然

没戴罩！我从上面往下看，那两个滚瓜溜圆的大奶，绝对是货真价实的，没有用

任何东西去加垫，就是天然的这么大，而且还一点都没下垂，坚挺得跟山一样，

看得我口水哗哗直流……」

　　众人都听的坪然心动，想像着那样一对硕大丰满而又毫不下垂的巨乳，脸上

都露出贪婪之色。

　　「那波霸发现我这样看她，脸色就沉下来了，冷冰冰地瞪着我。老子本来是

想开口就问她，多少钱打一炮啊？可是被她这么一瞪，心里忽然有点寒……那种

感觉怪怪的，该怎么说呢？咳咳，反正就是，这波霸有种天生的威严，让你不敢

轻易得罪她…」

　　听到这里，苏忠平忽然也冒起了很古怪的感觉，隐隐觉得对方说的这个人，

似乎跟冰兰蛮像的。

　　「于是我就改口了，请她跳舞，又请她喝饮料，这波霸一点面子都不给，而

且说话很不客气，当时就让我下不了台……」

　　「老子一怒之下，加上酒劲发作，就不顾一切的用强了，这只手摸到了她光

溜溜的肩膀上，啧啧啧，那个光滑呀，简直跟香皂一样……摸多长时间都不会舍

得放手…」

　　彪哥一边说着，一边满脸陶醉，彷佛仍在回味着触碰到那光滑肌肤的感觉。

　　许多人不禁失笑∶「彪哥，你怎么转了性子？不摸大奶，摸起肩膀来了？」

　　「我是想摸大奶的，可是能摸得到吗？这波霸当场就发飘了，三拳两脚就把

我给打晕了过去！」

　　众人不禁失色，纷纷惊呼起来。

　　这彪哥长得虎背熊腰，满身的横肉，一看就是个能打硬架的好手，居然被一

个女人轻轻松松打晕了。假如不是他亲口承认，任谁都不会相信。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呀，我醒过来的时候，人都已经在家里了。从此以后都没再见过那个

波霸。」

　　彪哥沮丧地说，显然对此十分失望。

　　众人也都失望地叹着气，那肥佬兀自不死心，追问道∶「就没有人能打听出

来，那波霸的身份姓名吗？」

　　彪哥摇头说∶「她就来过舞厅这么一次，以后再也没来了，不过我听几个小

弟说，这波霸好像是个便衣女警察，当天晚上在舞厅里抓了个色狼走呢……」

　　「啊！」

　　每个人都再度惊呼起来，尤其是苏忠平，面色一下子变得惨白，心里也不知

是什么滋味。

　　——冰兰！这一定就是冰兰！

　　除了妻子，Ｆ市不可能再有一个胸部这么丰满的女警察了。可是，她怎么会

如此大胆，穿着暴露的衣服去舞厅呢？

　　霎那间，苏忠平只觉得难受极了。他不笨，自然猜到妻子必然是为了执行任

务，不得不换上性感的打扮，可是一想到她那半裸的胴体暴露在舞厅那么多人的

视线下，而且还成为眼前这个流氓品头论足、念念不忘的意淫对象，就不禁一阵

怒气上来。

　　——冷静！一定要冷静的克制住自己，小不忍则乱大谋……

　　苏忠平告诫着自己，强忍怒气一言不发，继续倾听着其余人的谈话。接下来，

又有五、六个人各自滔滔不绝了一番，但都明显毫无关系，并没有任何有价值的

线索。

　　「老魏，轮到你了！说说吧，最近你有什么奇遇？」

　　这时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老头，半开玩笑的问着他。

　　「有是有，不过……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的。」

　　姓魏的秃顶老头叹着气，把整个身体都泡进了温泉里。

　　「先说出来听听嘛，怎么知道我们不信！」

　　「就是，说啦！老魏，我们都等着听呢……」

　　在众人七嘴八舌的劝说下，老魏终于也说开了。

　　「我亲眼见到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极品，极品中的极品……只有用‘完美’

两个字才能形容。那简直是可遇不可求的，可以说是所有男人的终极梦想……」

　　老魏的声音舒缓、低沉而充满奇异的魅力，用词也比刚才所有人都文雅、精

确，甚至还透着一股艺术家的气息。

　　苏忠平也不由自主的被他吸引了，听得比任何一次都专注。

　　「就是三天前的晚上，我在酒吧里喝醉了，醒过来的时候大吃一惊，怎么到

了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那是一个很阴暗的房间，灯光阴森森的，感觉很恐怖的样

子……」

　　「听起来好像三流影片的开头啊！我说老魏，你不是在编小说吧？」

　　有人半开玩笑地道。

　　老魏苦笑了一下∶「我就说嘛，你们不会相信的……其实我自己当时也不敢

相信，怀疑自己还在作梦呢。这时候有个满脸伤疤的丑男出现在我眼前……」

　　苏忠平忍不住「啊」的一声惊呼。

　　「苏老板，你怎么了？」

　　肥佬奇怪的望着苏忠平问，后者忙竭力镇定心神，摇摇手表示没事，却催促

老魏继续往下说。

　　「我吓了一大跳，以为自己被强盗绑票了，那丑男却很和气，说他小时候脸

被烧伤了，绝对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把我请到他家里来，是想请我观赏一下他的

珍藏品。」

　　「什么珍藏品？」苏忠平的声音有点发颤了，就像是个犯人在等待法官宣判，

心情又激动又不安。

　　好几个人都好奇的望了他一眼。老魏却不在意，说道∶「我也这么问他，面

具人笑着一拍手，只听铁链拖地的声音响起，一个全身赤裸、只穿着高跟鞋的巨

乳美女，手脚都戴着缭铐慢慢走了进来，到我们身前就驯服的跪了下去，像个女

奴一样，亲吻着那丑男的脚。」

　　「越说越离奇了！」肥佬呵呵笑道，「老魏啊，你该不是最近看多了日本Ａ

片，产生了幻觉吧？」

　　「或者是一不小心，闯到了日本Ａ片的拍摄现场了吧！」另外一人也半开玩

笑、半嘲讽地道，「也许看到的真是个最新出道的女优也难说呢？哈哈哈……」

　　老魏却认真的摇着头，「不可能！日本Ａ片里的女优，都是一脸的淫荡样。

那个巨乳美女却有一种冷艳的气质……那是说不出来的感觉……就算她做的是最

屈辱的动作，这股气质都同时存在着，令人无法忽视……」

　　苏忠平焦急的心跳都要停止了，忍不住打断了话头问道∶「她到底是谁？我

是说她……她叫什么名字？」

　　「我当时也这么问她，她不答，眼睛看着那丑男，彷佛只有得到许可，她才

会有自己的意见。丑男点了点头，她才轻声说，她是丑男饲养的性奴隶，名叫石

大奶…」

　　苏忠平的脑袋「轰隆」一声响，又惊又喜，几乎要激动的当场失态。

　　——冰兰！果然是冰兰……

　　「石大奶？哈，这算什么怪名字？」

　　众人都哄笑了起来，道∶「老魏，你也编造得太异想天开了吧！」

　　老魏充耳不闻，自顾自的说了下去∶「我先是一愣，觉得这是开玩笑，可是

很快又觉得，这名字实在很贴切……她的胸围，绝对是我所见过的女人当中最大

的，只有在那些隆胸过的ＡＶ女优里，我才见过这么惊人的尺寸……」

　　彪哥插口道∶「一定没有我说的那个大，我那个可是Ｇ罩杯……」

　　「她也肯定有Ｇ罩杯！」老魏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看呆了，那丑男哈

哈大笑，叫石大奶挺起胸膛，让我看得更仔细点。她很听话的照办了，还主动把

双臂互握在背后，使她的胸脯挺得更高，硕大的乳房显得更加挺拔突起……」

苏忠平听的心如刀绞，悲痛中却也带着困惑，不解妻子为何会如此屈服于色

魔的淫威。

　　「我一阵目眩神迷，几乎要惊叹了！那绝对、绝对是造物主精心雕琢出来的

伟大杰作……丰满得不能再丰满了，无论是轮廓、形状还是弧度，都是无可挑剔

的完美……乳肉上没有大多数波霸的难看乳斑，两粒乳蒂非常小巧，是我最喜欢

的‘大奶子、小乳头’类型，乳晕的颜色也相当诱人……而且乳沟十分紧密，双

乳是自然向前集中的，不会向两边散开……最让我震撼的是，这么巨大的一对乳

房，竟好像根本不受地心引力似的，一点都没有下垂……」

　　老魏用梦幻般的声音，如同吟诗一样娓娓道来，听得所有人都坪然心动，彷

佛眼前也都出现了那美妙的景象。

　　「不，不可能……这是你的想像……」有人喃喃道，「世上不可能有这么完

美的乳房的，尤其是巨乳，绝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么多优点……」

　　老魏怅然叹了口气，也不知是默认了这话，还是懒得去辩驳。

　　「我不禁伸手，想亲自摸一摸，确认自己不是在做梦……石大奶却躲开了，

我转头恳求丑男，让我体验一下这对巨乳的手感，哪怕只摸一下都好，这辈子就

算没有白过……丑男却摇头拒绝了，说这是他好不容易才弄到手的珍藏，旁人只

能眼观手不动……」

　　「我怎么求他都不肯答应，就用了个激将法，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知道

了，这一定是人工隆起来的假奶，所以怕我一摸就发现了真相……」

　　「有道理！一定是假的，哈，还是老魏聪明，当场就能褐穿真相……」

　　好几个人都纷纷附和、赞同。老魏却摇了摇头。

　　「那丑男识破了我的用意，也不多辩，只是伸手到石大奶胸前，恣意玩弄着

那对大奶子，故意揉捏成各种形状给我看。那种柔软……那种弹性……那种丰满

得几乎要溢出来的感觉，绝不是假奶可以比拟的……何况再高明的隆乳手术都会

留下痕迹的，而石大奶无论是腋下，还是乳头周围都没有一丁点伤疤……」

　　「我问那丑男既然不肯分享，那找我来是什么意思？只是为了向我炫耀吗？

丑男却笑着说，他是有事请我帮忙。他知道我是刺青的高手，想向我学习一种叫

做‘隐刺’的技术……」

苏忠平的心猛然下沉，惊怒交集一这恶魔，居然要给冰兰纹身！

　　「什么是隐刺？」

　　有人愕然问。

　　「我来解释好了。我身上就有隐刺……」

　　彪哥在旁插口，抬起手臂，示意大家看他臂上的刺青，那是一头般旋吐信的

青蛇，栩栩如生。

　　「注意看了，变了。」

　　随着喝声，彪哥运气于臂，整个手臂粗了近一倍，那青蛇的图案竟变成了一

条威武的巨龙。

　　「没错，那就是隐刺。」老魏解释道，「这是最高级的刺青技术，刺上去之

后，平常是看不见的，但只要让肌肉组织发生改变，比如运气之后表皮被拉扯，

隐藏的图案才会浮现出来……」

　　苏忠平颤声道∶「他是要你给冰……给石……大奶刺隐藏的图案？」

　　「是的。那丑男说，想要在石大奶的左边乳房上，用隐刺技术纹一朵兰花。

平常完全看不出来。但石大奶只要一动情，乳房兴奋地充血膨胀后，就会现出这

朵兰花来……」

　　苏忠平肺都气炸了，差点就要怒吼出声，用了最大的毅力克制自己，才双眼

血红的忍了下来。

　　「听到那丑男的话，石大奶脸都白了，双眼含泪，显然是不想被刺青。可是

当丑男问她是不是不愿意时，她却又否认了，说主人的心愿就是她的心愿……」

　　「我靠！这女人，还真的是个当性奴的料嘛……」

　　彪哥舔着嘴唇，淫笑的评价说。苏忠平怒视了他一眼，整个人都不自觉的咚

嗦起来。

　　老魏道∶「我说，你不让我碰石大奶，我怎么给她隐刺呢？那丑男说，他本

身也是刺青爱好者，对隐刺技术也下过不少功夫自学，基本步骤都没问题，只是

有几个关键环节没有百分百的把握，到时候只要我在旁边指导一下，他的心就定

了……」

　　「我本来想拒绝的，可是，看他的意思，如果我不答应，就会立刻送我走人

了。这么漂亮、完美的大奶子，隐刺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也实在想瞧瞧。所以

想来想去，最后我就答应了下来……」

　　苏忠平不禁怒气上涌，真恨不得给这老魏几个巴掌，一股不祥的预感弥漫了

全身。

　　老魏继续道∶「于是，我们准备好了所有工具，石大奶躺到了一张台面上，

在丑男的命令下，关始自慰……她的脸很快就潮红了，丰满无比的乳房不断兴奋

充血，像个气球一样鼓胀起来。那丑男看准了时机，拿起针轻轻刺了下去……」

　　苏忠平的心猛地抽紧了，揪着自己的头发，彷佛那一针是刺在他自己身上，

感到钻心的疼痛。

　　「刺了一针，又一针……我担心石大奶被刺得疼痛，削弱了自慰的快感，乳

房不能充分膨胀，那就会影响隐刺的效果……可是丑男却非常有把握，说他这个

性奴是天生的受虐狂，越是被人虐待、惩罚肉体，就越有快感，说着还问她，是

不是这样…」

　　「石大奶一边哭泣着疯狂点头，一边拼命加快了自慰的节奏……没多久，她

发出狂乱的哭叫声，把自己送上了高潮，而且还是壮观的潮吹，温热的汁水喷得

就跟泉水似的，洒得我满身都是……」

　　苏忠平再也忍耐不住了，怒发冲冠，蓦地发出一声狂吼∶「胡说！她绝对不

可能这样……」

　　众人都被吓了一大跳，愕然转头望着他。

　　肥佬小心翼翼的问∶「苏老板，你……莫非认得这个石大奶？」

　　苏忠平脸颊上的肌肉跳动着，半晌才控制住情绪，强抑怒火道∶「不是啦！

我只是觉得……这位老魏先生说的，未免太夸张了……哪有人会这么下贱，被虐

待还产生高潮？这不是把我们当小孩骗吗？」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了起来，有人乐不可支的说∶「苏老板真是老实人。实话

说吧，这位老魏有点书生的痴气，他说的话，我们基本上也都当小说听，反正他

乐意编，我们就乐意听陨……管他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真计较起来就未免

无趣啦…」

　　苏忠平稍微得到些安慰，又想起了自己此行的使命，只能勉强苦笑说∶「那

是，那是，是我太冲动了。请……老魏先生接着说吧。」

老魏低沉的语声继续在室内回荡。

　　「这个丑男其实非常聪明，而且也肯定不是第一次刺青，手法娴熟得几乎赶

上我了，只在两三个最难的步骤上，才需要我稍微提示一下技巧，他也马上就能

领悟……前后大概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顺利完成了。」

　　「那真是刺青艺术的完美杰作……表面上看，石大奶的胸脯，跟以前完全没

有两样，还是那样光滑、白哲，几乎看不出针刺的痕迹……可是，当丑男淫笑着

伸出手指，挑逗起石大奶的敏感部位时，她左边那颗丰硕的巨乳上，就跟变魔术

似的，隐隐出现了一朵美丽的兰花……」

　　众人都「啊」了一声，啧啧称奇。苏忠平却是脸色惨变，心痛得几乎要滴出

血来。

　　「兰花的色泽十分淡雅，所刺的位置也很巧妙，就以晕红的乳头作为花心，

粉色的乳晕略加修饰后刺成了花瓣，绽放在雪白的峰顶上，看上去真是有种妖艳

的、邪恶的美感……而且花的颜色和形状还会改变，石大奶越是动情，颜色就越

鲜艳夺目，越是接近高潮，整朵花也就越加绽放盛开……」

　　老魏说到这里，呼吸都粗重了起来，眼睛里闪烁着梦幻般的光芒，彷佛眼前

又出现了当时的情景，情不自禁的痴了。

　　这副模样惹来的却是一片哄笑声，显然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番话的真实性，只

不过当作趣味故事听听罢了。

　　老魏也不在意，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自顾自的泡在温泉里搓洗起来。

　　苏忠平却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再也不能平静，等老魏泡够了澡，爬出水

池离去时，他忙对肥佬告了个罪，也起身追了出去，在更衣室里叫住了对方。

　　「魏先生，冒昧打扰了……」苏忠平欲言又止的说，「关于那个石大奶，我

还想再向您打听一下她的情况……」

　　老魏淡淡说∶「你不是说我骗你吗？既然不相信我的话，何必又来问我？」

　　「对不起了，我那是一时口不择言，您别见怪！对不起……」

　　苏忠平只能忍着气，陪起笑脸连连道歉，好一会儿才让对方消了气。

　　「你想打听什么，就直说吧。」

　　「我就想知道，那天刺青完成后，还发生了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啊，那丑男非常高兴，请我喝酒，还叫石大奶跳脱衣舞来尽情

助兴……我很快就醉了，等醒来的时候，又回到了原来的酒吧里，以后就再没见

过石大奶了……」

　　苏忠平听了大失所望∶「这么说，您根本不知道自己去的是什么地方了？」

　　「那也未必……」老魏忽然一笑，「虽然那丑男故作神秘，不肯让我知道他

家的地点，但我还是发现了某些蛛丝马迹，可以猜测个八九不离十了！」

　　「什么蛛丝马迹？」

　　苏忠平颤声追问，心都悬到了嗓子眼。这已经是他最后的线索，再也经不起

失败的打击了。

　　老魏不慌不忙的说了起来，侃侃而谈、逻辑有条有理，令人无法不相信他的

话语夜已深，苍穹下的星光一片黯淡。

　 ＊＊＊　　　　＊＊＊　　　　＊＊＊　　　　＊＊＊

　　一条人影在夜色下迅速移动着，悄无声息的接近了一栋幽静的别墅。这别墅

的围墙高达二米，上面还架着密密麻麻的电网，远远望去就像是个戒备森严的监

狱。

　　那人影窜到围墙边站定，从随身的工具箱里取出绝缘的剪子，动作轻捷的钳

住了电网的一角撕扯起来。

　　「嗤嗤」的电光立刻开始闪烁，照亮了这人的面容。他赫然就是苏忠平！

　　而这栋幽静的别墅，也就是囚禁着他美丽而性感的妻子的黑暗地狱！

　　苏忠平之所以能找到这里，全都是在夜总会邂逅的那位老魏的功劳。老魏告

诉他，虽然那丑男刻意掩饰地点，但是他却可以看出，自己是处身在一间修建完

善、且有一定年代的隐秘地下室里。对建筑和历史都颇有研究的老魏，一下子就

认出，那是较早时期风格的旧屋造型。经过这么多年的拆迁翻新，这样的屋子Ｆ

市已经所剩无几了，只有郊外还保持着寥寥几栋而已。

　　老魏并用肯定的语气说，其中一栋由【王公馆】改建的别墅，可能性最高。

因为一般人的别墅，是不可能修建那么可怖阴暗的地下室的，而王公馆却是三四

十年代某个军统小头目所有，当时利用职务之便，建造了地下室来禁闭、拷打私

敌……这些情况，Ｆ市当地的书籍都有详细介绍。解放后这栋别墅几经易手，至

于目前的所有者是谁，就不得而知了。

　　苏忠平听后茅塞顿开，当即找到了这栋邪恶黑暗的别墅。

　　在找到了别墅后，苏忠平本想躲藏在暗处观察一些时日，看看主人究竟是何

许人，但整整观察了十天，都没看到任何人进出，令他不禁怀疑这根本是废置的

空屋。可是到了晚上，别墅里却又经常有灯光闪烁，如鬼火般若隐若现的，彷佛

《聊斋》里描写的阴气森森的鬼宅……总之，整栋别墅都给人一种诡异、神秘而

可怖的感觉，令人心头发寒。

　　今晚，苏忠平终于忍耐不住了，回家去取来了一整套工具，开始冒险夜探别

墅。

　　他忙碌了一阵，将电网剪开了个大口子，再施展出部队里练来的功夫，翻墙

攀爬了过去，静悄悄的跃到了别墅内部。

　　只见前方矗立的是座孤零零的屋舍，黑灯瞎火的没有半点光亮。

　　苏忠平小心翼翼的潜了过去，举步踏入了屋里。

　　他已做好了准备，要应付许多不可测的危险和攻击，但是出乎意料，这屋子

真的像是一栋空屋，将所有地方都搜索过后，竟连半条人影都没碰到。而里面的

布置和家俱也都极其简单，只有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跟防御森严的外表一点

也不相称。

　　——难道是搞错了？这里并不是色魔的老巢吗？

　　苏忠平满腹疑窦，沉吟片刻后，拧亮了一支手电筒，更加仔细的重新搜索了

一遍。这次他很快就发现，书房的角落处有块活动的地板，将之掀开，下面是一

层层砖石楼梯。

　　借着手电筒的光亮，苏忠平顺楼梯而下，站到了地下室门前。

　　一共是四间地下室！每一问都有良好的隔音设备，并铺设着枕头床垫，可以

看得出不久前还住过人。可是一连推开前三间的门，都是空空如也的一无所获。

好像在一瞬间，里面囚禁的美丽猎物都人问蒸发了！

　　苏忠平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焦躁地踹开了最后一间地下室的门。

　　这间的面积最大，似乎是个储藏室，一股浓重的阴湿气息扑鼻而来。

　　苏忠平用手电四处照射，没看到任何人影。他大失所望，正想退出，忽然隐

约感觉不对，再仔细一看，眼珠都快瞪了出来。

　　只见室内的四面墙壁上，贴满了美女胸部的特写照片。一对对赤裸的乳房形

状各不相同，但看上去都是那样的饱满硕大、肉感十足。

　　苏忠平看得眉头大皱，有种作呕的感觉。就在这时，脑后突然吹过一股阴冷

的风，跟着地下室的门自动「砰」的关上了。他不禁吓了一大跳，霎时间寒毛直

竖。

　　「嘿嘿嘿嘿……」

　　一个阴森森的、嗓音奇特的怪笑声，蓦地里在整间地下室里响了起来，彷佛

鬼哭狼嚎。

　　这正是变态色魔的笑声！

　　苏忠平曾跟色魔通过数次电话，一下子就听了出来，怒喝道∶「果然是你！

王八蛋……你躲在哪里？快给我滚出来……」

　　边说边举起诣果同，四下昭蔚，但却没发现对方的身影，而那怪笑声却越发

城里兄诡异了。

　　苏忠平猛省，察觉笑声是通过某种传音装置，从外面传到室内来的，忙奔到

门边想要出去寻找对方，但是门竟被锁死了，怎么也推不开。他骇然变色，马上

意识到自己跌进了个阴险的圈套，情急之下连踢带撞，将铁门砸得咚咚直响。

　　「别白费力气啦，老朋友！那只会撞痛你自己，哈哈哈……」

　　得意的笑声，充满了挪瑜和讥讽，听来分外刺耳。

　　苏忠平在反覆尝试、确定自己不可能撞开铁门后，强迫自己镇定了下来。虽

然他很不愿意向警方求助，但这时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然而当他掏出手机时，

却发现根本没有信号！看来色魔早就把一切都计算清楚了，就等着自己落网。

　　他忍不住恨恨道∶「你早知道我会来，所以做好了准备？」

　　「是啊，恭候已久了！你这些天的一举一动，都没瞒过我的视线……」

　　「那你现在究竟是躲在哪里？」

　　「当然是还在别墅里啦，哈，笨蛋！这里除了有修建明显的地下室，还有不

明显的、需要机关启动的暗室，以及一条可以逃生的密道……能躲藏的地方多了

去了，我是特意引你上钩，才让你发现并进入地下室的……」

　　苏忠平暗悔自己大意了，没有更认真的检查整个别墅，当下又问道∶「那个

老魏是你的同伙？」

　　「他？嘿嘿，他不过是个贪财的小人而已，是我买通了他，要他编造一通瞎

话把你引来的……你先别松一口气，他的话里也有真的，就是观看给冰奴隐刺的

部分，那可全是真话，哈哈哈……」

　　苏忠平心如刀割，厉声道∶「为了救冰兰，就算明知是你的圈套，我也会来

的！我一点也不后悔……你这混蛋，有种就放我出去，咱们堂堂正正的决斗！」

　　「我才没兴趣跟你打架呢……」

　　「那你把我骗来干嘛？你又想玩什么花样？」

　　「花样可多啦，首先，我想请你好好欣赏一下我的这些珍贵收藏……」

　　「收藏？」

　　苏忠平一愣，随即明白对方指的是这些裸体女人的胸部特写照片。他顿时更

加念心了，同时也越发愤怒。

　　「你这个变态！你迟早会有报应的，鬼才会欣赏这些东西……」

　　「唉唉，这些都是艺术呀。你不觉得，这里的每对乳房，都是世上少见的珍

品吗？我敢跟你打赌，就算是那些著名的波霸女明星，奶子也都比不上这里的丰

满、诱人……」

　　色魔说到这里，声音中明显带上了兴奋，竟然挨个评说起来。

　　「看最左边的那对，那是个女教师的奶子，又白又大，捏起来手感也好，惟

一可惜的就是还不够坚挺……中间那对是个机关女秘书的，倒是够坚挺了，而且

非常的高耸，但是手感略嫌太硬了一点，哈……还有紧挨的那对……」

　　苏忠平只听得毛骨悚然，忍不住想吐，大声喝道∶「别说了，我不想听！你

给我住口！」

　　对方却咯咯怪笑，继续道∶「但最最最完美、堪称万中无一、精品中的精品

的超级巨乳，却是冰奴胸前的那对宝贝！你能认得出是墙上的哪一张照片吗？」

　　苏忠平手足冰冷，颤声叫道∶「你……你说什么？」

　　「说你前妻的奶子啊，特写照片就贴在你眼前呢！你认得是哪一对吗？要是

你能认出来，就算你赢了，我立刻把你们一起放了，而且任凭你们处置！」

　　苏忠平先是哑口无言，跟着恼羞成怒，如同失去理智般怒骂起来，直到把嗓

子喊哑了，对方才慢悠悠的抛下一句话。

　　「急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冰奴的照片！」苏忠平为之

气结，怒目圆睁，不过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我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哈，你毕竟跟冰奴做过一年多的夫妻，居然连她的

奶子都认不出来！」只听对方冷嘲热讽道，「哈哈哈，真是太可笑了……你不会

从来没亲眼看到过她的那对大奶吧？」

　　「谁说没有？我早就看到不爱看了！」

　　苏忠平被说中了心事，有点恼羞成怒，只能嘴硬的强撑。

　　「是吗？那你倒是说说，那对大奶长得什么样，有什么特征？高度多少？双

乳距离多少？乳盘的直径？乳晕的大小？奶头的颜色是什么样……」

　　连续十多个问题一口气扔了过来，每个都关系着妻子的绝对隐私，苏忠平无

言以对，同时也感到莫大的羞辱。

　　「你给我住口！」

　　「没话说了吧？嘿，苏先生，我觉得你真可怜耶！最美好的东西就在眼前，

可是却无法真正拥有它，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落入我这个色魔的掌握，成为我随

意享用的玩物，哈哈……」

　　「你设下圈套把我引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苏忠平这时已勉强控制住了怒气，冷冷的打断了对方道。

　　「当然不是啦，我引你来的目的，是要让你亲眼看看我这些天的调教成果，

证明我当初不是吹牛，许下的宏伟目标已经全部实现啦！嘿嘿嘿……」

　　听到这得意狂妄的话语，苏忠平的心沉了下去，耳边彷佛又响起了色魔首次

给他打电话时，说出的豪言壮语。

　　「信不信由你，我会彻底征服她的……在我的训练下，石大奶最终会连一丝

羞耻心都不存在……她会成为一个最听话最淫荡的巨乳性奴！」

　　想到这些话，苏忠平脸色发白，声色俱厉的道∶「恶魔！冰兰是绝对不会屈

服的，你休想骗我！」

　　「谁骗你啦？现在就请你自己验收成果、欣赏好戏吧，哈哈……」

　　狂笑声中，前方墙壁上突然一亮，自动出现了雪花状的投影影像，闪烁了两

下后，就出现了清晰的画面。

第４８章　最后一个处女地

　　苏忠平双眼死死的盯着影像。

　　只见画面出现了一个身穿黑色皮衣、吊带丁字皮裤的巨乳美女，双腕上栓着

镣铐，足踝处还有一根粗大的铁链固定在墙上，把她禁锢在很小的范围内无法自

由活动。整个打扮极其妖艳、暴露，就像是日本Ａ片里的ＳＭ女星，浑身上下都

充满了淫靡的味道。那皮衣的胸前部位开着个中空的大口子，两个丰满到极点的

乳房被挤到了一起，争先恐后的想从口子里冲出来，各自露出了大半颗雪白肥硕

的球体。裸露的部分是如此之多，以至于鲜红色的乳晕都遮掩不住了，两粒坚挺

的乳蒂更是将开口边缘处的皮衣顶出了清晰的痕迹，令人垂涎欲滴。

　　苏忠平热血上涌，足足愣了半分钟，才认出这美女正是自己日思夜想、阔别

已久的爱妻！然而她又不像是记忆中的那个爱妻了，她的俏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

色，不复过去的红润健康。那双总是清澈如水、蕴含着坚毅、聪慧的明眸，也变

得迷惘而麻木，彷佛沉浸在某种无边无际的痛苦之中。

　　苏忠平焦急的大一八声叫唤了起来：「冰兰，你怎么样了？冰兰……」

　　连续叫了好多声，没有得到任何反应。看来现在的传播方式是单向的，自己

的声音传不到对方那里。苏忠平只好作罢，继续打量着画面上的妻子。

　　几个月不见，她的身材明显变得更成熟了，不但胸前的双乳更加饱满硕大，

就连原本纤细的腰肢也丰腴了不少。半裸的大屁股更是圆滚滚的，充满了种被异

性充分开发后才有的肉感。而她那雪白肉体上随处可见的鞭痕和捆绑的痕迹，看

上去更是充满了种令人犯罪的诱惑。

　　苏忠平看得又是心痛，又是悲愤，眼泪都快掉了下来了。但是更令他惊怒的

事痔还在后面，当色魔也出现在画面里时，妻子一子竟然双膝跪倒在地，口称

『主人』，跟老魏描述的情景一模一样。

　　「冰奴，我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色魔大模大样的坐在张沙发上，拉起

妻子，一只手已老实不客气的伸进了皮衣开口里，肆意揉捏着满把都握不过来的

大团乳肉。

　　「住手！不准碰她！」

　　明知不会有效果，苏忠志平还是情不自禁的怒吼了起来，由于妻子一向反感

别人触碰胸部，从恋爱到结婚，他还从未体验过美妙的手感呢，想不到却被色魔

给占了先。而妻子居然一点抗拒的意思都没有，不但任凭色魔尽情满足，还微微

挺起胸脯，令色魔摸的更加顺手。而她的脸上，则毫无表情，彷佛平静之极、也

淡漠之极，对世上任何事都已漠不关心。

　　「你的前夫苏忠平已经来了，你想不想见见他，嗯？」

　　出乎意料，听到丈夫的名字，这巨乳女警竟连一点激动的表情都没有，淡漠

地说：「苏忠平？见他干什么？冰奴已经把他给忘了……」

　　苏忠平的心猛然抽紧了，彷佛被人刺了一下般疼痛。

　　色巴魔哈哈一笑：「是吗？他刚才可是很有把握的对我说，你是绝不可能臣

服于我的！」

　　「那是他傻……冰奴是属于主主人的，永远都属于主人……」

　　只听听色魔的声音又道：「既然如此，这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我这就去

杀了他，好吗？」

　　苏忠平看得清楚，这回妻子的娇躯终于轻颤了一下，但马上就恢复了平静：

「主人怎么决定都好，冰奴都没有意见……」

　　「哈，你这张嘴是越来越乖巧了！来来来，让主人好好奖赏你一下……」色

魔吃吃怪笑着，如饿虎扑食般扑了上去，撕扯下巨乳美女的丁字皮裤，将她压倒

了在地上。而后者非但不反抗，反倒热烈的迎合着，彷佛十分享受般的立刻呻吟

了起来。

　　苏忠平的脑袋轰然鸣飨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真的是冰兰吗？是自己挚爱的妻子吗？是那个永远都保持着威严和高

傲、不肯向任何人屈服的『Ｆ市第一警花』吗？

　　现在她的这副样子，只能用『下贱』来形容。接下来的数十分钟，对苏忠平

简直是有生以来最痛苦、最难熬的折磨，他亲眼目睹着妻子性感的身体摆出许多

淫荡的体位，以种种屈辱的姿势接受色魔的百般凌辱。「母狗！叫啊……给我发

情啊……叫啊……」

　　色魔挺着粗大的阳具，从后面毫不留情的插入妻子的阴道，一边抽插一边还

用巴掌狠狠拍着她獗起的丰满屁股，就像是在驱策着胯下的一匹母马。

　　「啊……啊啊……喔……好粗……好厉害……啊啊……」妻子果然发出了哭

泣般的浪叫，而且越来越大声，性感惹火的胴体也放荡地扭动一，配合着色魔插

入的动作和节奏。

　　这真的是冰兰吗？他再次问自己，眼前这个不知廉耻的荡妇，真的就是过去

那个在性生活土极其保守、甚至是「性冷感」的妻子吗？

　　记得她跟自己做爱时，都始终维持着一份矜持，从来也不肯尝试『传教士』

以外的体位，更别提用现在这种动物交配般的姿势，从后面插入她的身体了！

　　——然而现在呢……

　　跟自己做爱时，她从来也不肯开灯，认为被纤毫毕现的「看光」太羞耻了，

即便是自己这个作丈夫的都不行！

　　——然而现在呢……

　　跟自己做爱时，她每次都自我压抑着，几乎没有发出过任何愉悦的声音，对

房事也毫不热衷，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勉强！

　　——然而现在呢……

　　苏忠平目龇欲裂地望着，一颗心痛苦的在滴血。他可以忍受妻子被强奸，但

却无法接受如此截然不同的对比，如此巨大的反差。

　　「怎么样，你自己看看，冰奴是不是已经被我征服了？」色魔得意洋洋的嘲

笑声中，镜头往下来了个特写，那又粗又长的肉棒正在雪白浑圆的双臀间进出着，

每一下都深深的撞击到底，发出「啪、啪、啪」的响亮声音。

　　「呀呀……太深了……啊……不行了……啊啊……不行了……」妻子被撞击

得失声哭叫，俏脸上满是迷乱的表情，胸前一对硕大无比的乳房夸张地抖动着，

晃出了幅度惊人的汹涌波涛。

　　这还是苏忠平第一次在光线明亮的情况下，清晰的看到妻子这对丰满得出了

名的巨乳。从恋爱时开始，他就已经渴望着能一睹其真面目，但每次都被妻子害

羞而坚决的拒绝了，直到今天、此时此刻，才沾色魔的光一饱盹眼福，想起来也

真是人生的最大讽刺。

　　苏忠平涌起深切的悲哀，但目光还是情不自禁的集中了过去，眨也不眨的盯

着这两颗本应属于自己的成熟果实。蓦地里，他全身剧震，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只见妻子那饱满滚圆的左乳上，隐隐约约现出了极淡的图案，从轮廓来看，

似乎是一朵精致美丽的兰花，以娇嫩的乳蒂为圆心，粉红色的乳晕为花蕊，六片

花瓣环绕在乳尖周围。整个图案栩栩如生，有种混合着高雅和淫靡的独特风格，

让人目眩神迷。

　　——隐刺！这就是老魏的隐刺……

　　苏忠平脸色惨白，耳边彷佛又听到了老魏的话：「……图案平常是看不出来

的，但石大奶只要一动情，乳房兴奋的充血膨胀，就会现出这朵兰花来……」

　　原来以为这是异想天开，现在，却亲眼看到了这淫荡而奇异的情景！

　　就在妻子的狂乱呻吟声中，那兰花的色泽越发鲜艳了，轮廓也越来越大，反

衬着雪白坚挺的乳球，看上去显得更加耀眼夺目。很快的，大半颗饱满晶莹的球

体，都被绽放的图案给占据了。

　　这是人世间最凄美、最震撼也最妖艳的画面：一朵真正的冰兰，正在巍峨高

耸的雪峰顶上傲然盛开！

　　苏忠平的大脑霎时一片空白，彷佛魂魄都已被抽走，丧失了所有意识……等

到他好不容易略为清醒时，交媾的双方又已换了个姿势，色魔的双手正肆意揉捏

着这对极其丰满的大奶子，捏的是那样的用力，就像是恨不得将两个充满了气的

大皮球给捏爆。

　　苏忠平看得连心都揪紧了，他从未这样粗鲁的对待过冰兰，从未狠狠打过她

的屁股，也从未用过这种近乎虐待的方式来占有她……一直以来，他都竭力用更

温柔，更高超的性爱技巧来挑起妻子的性欲，想要治妤她的性冷感，可是始终没

有什么进展。想不到她在变态色魔的粗暴凌辱下，却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快感，

简直就像个饥渴之极的荡妇！

　　「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冰奴注定是属于我的！」色魔的嗓音又得意地响起，

「只有我，才有资格做惟一拥有她、支配她的男人！」

　　苏忠平再也看不下去了，双眼血红，冲过去对着影像拳轩打脚踢。，彷佛想

要制止这幕荒唐的丑剧。可惜这影像的画面是由一部安装在天花板上的微型播放

机，投影到墙壁上来的，怎么砸也都砸不坏，反而把自己拳脚都打出了血。

　　苏忠平急怒攻心下，只得紧闭双眼，捂住耳朵，再也不去听、不去看那些恶

心的镜头了……

　　足足煎熬了半个多钟头，所有的声响才都平息下来，画面影像也自动切断。

跟着色魔的嗓音又传了过来：「感觉如何呀，老朋友？我没有吹牛吧！」

　　苏忠平咬牙切齿地咆哮：「我会亲手杀了你的！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

迟早也要把你千刀万剐！」

　　「真可惜，你没有杀我的机会了！本来我可以现在就送你上西天的，不过，

我准备多给你七天的生命，因为七天后就是我的生日。冰奴说了，她要在那天，

把她身上最后一个处女地，作为生日礼物隆重的献给我……」

　　苏忠平愕然：「最后一个处女地？」

　　「是呀，你不会连这是指什么都不知道吧？」

　　苏忠平一转念间，顿时明白了过来，气得几乎昏了过去，咆哮道：「恶魔！

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你一定会后悔的！」

　　「那怎么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啦……」色魔笑的越发淫亵狂妄了，「其

实我早就可以强行夺走冰奴这块处女地，可是我故意不下手，就是因为缺了你这

个重要的观众……当一个女人，自愿当着她前夫的啄一：将后面的处女献给另一

个男人时，那才是真正的沉沦……当她的屁眼被我的肉棒开苞，流出第一次的落

红时，她心理上的屈服将十倍的加深，以后她就将永堕深渊、再也不可能挣扎出

来啦……」

　　苏忠平越听越怒，暴跳如雷的连声痛骂，把色魔的十八代祖宗都骂遍了，但

对方却丝毫不以为意，又尽情嘲弄了他半晌后，就自行切断了通话设备，不再跟

他废话了。

　　呼哧呼哧的喘息了一阵，苏忠平颓然跌坐在地，一时间只觉得心灰意冷到了

极致，彷佛一切都失去了动力。

　　——冰兰已经彻底堕落了，枉自己还费尽心机想要救她，实在是可传亦复可

笑……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真是因为自己过去太尊重她了，所以才无法像

色魔那样，完全征服她的身心……难道她的潜意识里，真的有渴望受虐的倾向，

所以才被成功调教成了驯服的大奶性奴？

　　苏忠平失魂落魄地呆坐着，脑子里各种念头此起彼伏，不知过了多久，外面

忽然传来细碎的脚步声，到了地下室门外就停下了，接着门上的一个小窗口被打

开，露出了一张女人的面孔。

　　「这是给你的，拿着！」

　　随着说话声，一个托盘从窗口递了进来，土面放着简单的食物清水。

　　苏忠平觉得这面孔有点眼熟，仔细一看，才认出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女歌星楚

倩。这美女被绑架已有大半年了，看来是也沦为了色魔的忠实性奴。

　　他烦躁地喊道：「拿走拿走！我才不吃这里的东西，给我滚！」「呦，摆脸

色给谁看哪！」楚倩撇嘴冷笑，「自己老婆不要脸，有种就骂她揍她去，对我乱

发什么脾气？」

　　一句话再次刺痛了苏忠平，他霍然站起，冲到门边怒喝道：「你滚不滚？」

　　楚倩不由倒退了两步，没好气地道：「是主人叫我给你送吃的喝的，又不是

我自己想来……妈的，不要就算，我以后还不来了！」说完转身就离开了。

　　此后的三天，苏忠平都粒米未沾，甚至水都没有喝一口。他倒希望自己能在

色魔生日到来那天渴死或者饿死，这样就不用被迫看到妻子的丑态、接受那绝顶

的羞辱了。

　　他也曾动过逃跑的念头，但是尝试了种种办法都宣告失败，他身上虽然带着

不少开锁的工具，但是地下室的门是从外面反锁的，从那个小窗口里无论怎么努

力，都鞭长莫及，到最后只能绝望的放弃了。

　　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色魔都通过远程遥控装置，开启室内的影像设备，

强迫苏忠平欣赏他和冰奴的『精彩好戏』，除了尽情交媾外，还有诸如灌肠、鞭

打、捆绑巨乳、美人犬调教等各色ＳＭ花样……手段之残暴、凌辱之激烈，令苏

忠平这个局外人都感同身受，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感到毛骨悚然。

　　扣琴彷佛真能感受到快意似的，每次都在色魔的摆布下羞耻地达到工了高高

潮潮，似乎完全沉浸在了肉欲的放纵之中！

　　这对苏忠平也形成了极大的折磨，他宁愿现在就仄死掉掉，也不想再过一天

这种日子了。色魔对此自然伤透了脑筋，威逼利诱，出尽了招数，但他却始终不

为所动……

　　第四天傍晚，已经饿得眼冒金星的苏忠平闻到了一股熟悉的饭菜香气，这次

送来的都是他平常最爱吃的几道菜，还有一瓶白酒。楚倩一改过去的骄横，哭丧

着脸请求苏忠平别再绝食了，不然连她的日子也不好过。

　　苏忠平泛起一丝快慰，心想恶魔要自己活着欣赏那幕丑剧，自己偏偏不让他

如愿，也算是对这魔鬼的最后一点报复！

　　「……这些都是石大奶指定的，说都是你爱吃的菜……」楚倩还在絮叨，企

图说服他，「还有这瓶白酒，也是你爱喝的，她特意交代挑这个牌子……」

　　苏忠平原本对所有话都充耳不闻，但是听到这里，蓦地里心中一凛，抬起头

来道：「你说什么？再……再说一遍！」

　　楚倩见有转机，喜上眉梢的又复述了一遍：「石大奶特意给你定了这些酒菜

呀，还要我转告你，希望你死得像个男人……」

　　苏忠平却没听到后面半句说啥了，脑子里彷佛炸开了锅。

　　白酒！冰兰怎么可能给自己定白酒？她明明知道，自己对白酒过敏，从来碰

也不碰的呀，除了那次在录制和妓女上床的假戏时，为了向冰兰暗示信息，才破

天荒的假装喝了半瓶……

　　——等一下，那次的假戏……莫非是……

　　苏忠平猛然跳起，摇摇晃晃的到了门边，颤声说：「真的有白酒？拿来给我

看看！－

　　楚倩忙将整个托盘递了过去。

　　苏忠平接过，迫不及待的抓起酒瓶一看，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这白酒的牌子，正是他上次假装喝的那个品牌！

　　——原来如此……冰兰这是在用同样的方法向我暗示呀……暗示她同样是被

迫屈从于色魔的……她在等待着机会反击，她并没有真正被色魔征服！

　　想通了这些，苏忠平精神大振，犹如在黑夜中陡然发现了闪亮的北斗星，所

有的绝望、沮丧和悲癌痛都一扫而光。

　　——冰兰，只要你心里还没有放弃，还存在奋起反抗的意念，我们就有莃望

反败为胜……为了你，我也一定会好好的配合，振作起来并肩反击、打败色魔，

重见美好的世界！

　　苏忠平激动得连呼吸都粗重了，他毫不犹豫，拿起碗筷就将饭菜大口大口扒

进了嘴里，津津有味的吃掉了这些天来最香的一顿美餐……

　　用完饮食、恢复了体力后，苏忠平真正冷静了下来，脑筋似乎也清醒多了，

开始考虑具体的行动计划。

　　要自己越狱，是绝无可能的，而冰兰那边，虽然她已作出了那么大的牺牲，

但看情形色魔仍然没有放松警惕，还是用铁链锁着她，要指望她来营救自己，也

无异于痴人说梦。

　　这魔窟里除了自己和冰兰外，就只有色魔本人以及楚倩了，这么样看来，唯

一的希望，就是能够『策反』或者利用这位女歌星。如果三个人能联手，里应外

合，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于是苏忠平搜肠刮肚想好了不少说辞，在楚倩每次送饭爽来时，都或明或暗

的展开了『统战工作』。他先是跟楚倩有一搭没一搭的套交情，等彼此聊得较熟

以后，又不动声色的旁斠敲侧击，试探她对色魔的真实想法，然后还时不时的煽

风点火，企图激起她对色魔的仇恨心理和反抗念头。

　　本来嘛，这种『策反』工作的技巧，在于长时间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才能

不知不觉改弯薱方的思想，最己掣译的就是急于求成，那样就很容易暴露口风，

反倒弄巧成拙。

　　这个道理苏忠平不是不懂，但问题是色魔四天后就要下手了，根本没有那么

多时问来等他慢慢游说。这就导致了他没能掌握好火候，到第三天时终于引起了

楚倩的怀疑，当即拂袖而去，把色魔带了过来，添油加醋的当面告了一状，还得

意的说自己早就发觉了他们夫妻企图串联的阴谋等等。

　　苏忠平懊蜓恼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了，做好了被色魔严惩的准备。

　　意外的是，色魔却并未发作，只是嘲笑了几句而已，吩咐楚倩加紧监视后就

离开了。这之后苏忠平一直束手无策，眼看时间飞快的流逝着，还是想不出什么

好主意来，就在焦急的煎熬之中，最后一天晚上终于到了……

　 ＊＊＊　　　　＊＊＊　　　　＊＊＊　　　　＊＊＊

　　爆竹声声辞旧岁。除夕之夜，Ｆ市全城火树银花，五彩的烟火此起彼伏的在

夜空中闪耀。

　　家家户户都欢声笑语，热闹非常，夫妻老少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充满了喜

庆的气氛。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快乐的。

　　此刻在Ｆ市刑警总局里，老田和另外三个警员今晚负责值班，就只能守在电

视机前，百般无聊的看晚会打发时间了。

　　刚看到一半，孟璇风风火火的冲了进来。

　　「新年好啊，小璇！」

　　老田等人都笑容满面的向孟璇打招呼，却见她一脸郑重的神色，不由一怔。

　　「老田，你们快来看这个！」孟璇喘着气，激动的说，「这是我刚刚在阿宇

家里幔现的，你们快播放出来看看……天哪，要是我早点发现就好了！」一边说，

一边将手中的一片光碟插进了电脑，打开，播放出了里面的一段影片。

　　老田等都一惊。这段时间他们看到了太多匪夷所思的影片了，从石冰兰的脱

衣偷拍，到安装针孔摄影机，到刀刺王宇的血淋淋场面……可以说，每一个影片

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此他们一看到孟璇又播放出一个新影片，

不由自主的都紧张了起来。

　　不过这次还好，没有什么血腥画面，萤幕上出现的是个光线昏暗的小包厢，

有两个赤裸裸的男女正搂在一起放肆的交欢。

　　「哇，我说小璇，你是不是怕咱们兄弟新年太寂寞了，特意选一片ＡＶ给我

们解闷？」其中一个警员饶有兴致的盯着萤幕，随口说笑了起来。

　　话音未落，老田却骇然叫道：「咦，这男人不是……石队长的老公吗？」

　　「什么？」其余三个警员都大天惊，定睛一看，顿时认了出来，果然萤幕上

拍摄的正是苏忠平，正在跟一个舞女模样的风骚女郎抵死缠绵。

　　影片放完后，人人面面相觎。最后还是老田打破沉默，勉强笑道：「我看苏

忠平一定是喝醉了，才会一时糊涂……另外这是他的私生活，我们似乎也管不着

……」

　　「我也不想管别人的私生活，可是，这影片却是在阿宇家里找到的！」孟璇

加重了语气说，「我越想越觉得奇怪，这段影片是谁拍摄的？为什么会落到阿宇

的手里？」

　　一个年轻警员推测道：「会不会是王宇无意中发现了苏忠平的劣迹，他看不

过去，想向石队长报告，所以偷偷拍摄了下来作为证据？」

　　老田等人都附和道：「嗯，有这个可能。王宇对石队长那么忠心，会这么做

也是可以理解的。就是不知道他是否已经把影片给队长过目了……」

　　说着，几个人都纷纷叹息，感慨石冰兰遇人不淑，然后又劝说孟璇别多管闲

事，因为这毕竟是人家的私生活，警方并没有权力过问太多。

　　孟璇却彷佛着急了，大声道：「这不是私生活的问题！你们难道都没发觉，

苏忠平这个人实在很可疑吗？」

　　「可疑？」老田一头雾水地道，「有什么可疑的？你是说哪方面？」

　　「很多方面啊！比如说，那次阿宇遭人偷袭后，重伤昏迷了很多天，凶手是

谁一直都没搞清楚。但是现在看来，苏忠平的嫌疑就非常大！」

　　老田脱口而出：「不可能吧！苏忠平和王宇顶多就见过一两次面，干嘛要对

王宇下毒手啊？根本就没有动机嘛……啊呦，不对！」

　　他猛然醒悟过来，失声说：「小璇，难道你认为这个影片就是动机？」

　　孟璇点点头，咬着嘴唇说：「阿宇掌握了苏忠平的秘密，所以苏忠平一念之

差，想要对阿宇下手。而阿宇看在队长的份上，不忍心跟他计较，因此才会拒绝

透露当时受袭的具体细节，骗我们说他想不起来了……」

　　老田等人经她提醒，顿时也都想起来了。当时他们曾几次向王宇查问情况，

想要找出打伤他的凶手，但每次王宇的回答都是一问三不知，彷佛对整个过程十

分迷惘。现在仔细回忆，王宇当时的态度果然很不对劲，确实很像是在包庇着对

方的感觉。

　　「小璇，你的分析的确有道理。」老田沉吟道，「不过苏忠平毕竟是队长的

丈夫，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些才好……这样吧，等过完春节，我们先暗中调查一下

苏忠平好了……」

　　「唉，老田，不能等了！」孟璇跺脚道：「我来之前已经调查过了，苏忠平

都已经失踪好几天啦！」

　　「什么？不会吧！」

　　「是真的，我已经详细查问了所有跟苏忠平有来往的人，最后一个见到苏忠

平的是他家楼下的门卫，那也是一周之前的事了！」

　　另一个警员插嘴道：「作为一个成年人，一周不见人影也还算正常啊。听说

自从队长被绑架后，苏忠平就自暴自弃，经常彻夜不归的去酗酒，也许现在还醉

倒在哪家小酒吧里呢！」

　　「唉，要我怎么说你们才明白？」孟璇更急了，不顾一切地叫道：「我不仅

怀疑苏忠平打伤了王宇，还怀疑他……他跟变态色魔也有牵连……」

　　此言一出，老田等人都瞪大了眼睛，像见鬼似的望着孟璇。

　　半晌，老田咳嗽一声道：「小璇，你最近太累了，再加上悲伤过度，难免会

胡思乱想……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好好过个年吧……」

　　「我没有胡思乱想！」孟璇激动地道，「你们难道都没想过吗？为什么警方

的行动经常被色魔识破？为什么队长会落入陷阱被色魔捉走？要不是她最信任、

最亲密的人勾结色魔，暗中出卖了她，她怎么可能会那么轻易的中计被擒呢？」

　　孟璇越说越大声，但老田等人却都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这个推论实在太荒

谬了，他们自然不会相信。不过他们也不忍心打击孟璇的高昂情绪，因此谁也没

有反驳她，只是含含糊糊的答应着，然后推托说现在正在过年，着急也没用。还

是暂缓一下，等假期结束后再召开专案组会议，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

　　「你们……唉，你们真令我失望！我本来已经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想征求

你们的意见……现在，哼，算了！还是等我自己去调查吧……」

　　孟璇气忿忿的喊着，一赌气的一转身，冲出了刑警总局厨值班室，任凭老田

等人在后面呼喊，她却毫不理睬，加快脚步跑走了。

　　等跑远后，这小女警脸上的怒色忽然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刚刚撒完

谎后、如释重负的表情。

　　好如此，主人的计划才能顺利施行下去，就在今夜划上最后的句号！

　　孟璇心里这样想着，胸口彷佛被一块石头给堵住了，也不知是喜还是悲，全

身都涌起了一股马上就要彻底解脱的感觉。

　　她抬起头来，仰望着夜火空，这时新年的钟声已经临近，周围的鞭炮声更热

烈了，焰火也更加灿烂辉煌，彷佛暗示着一个全新的希望即将降临人间……

　 ＊＊＊　　　　＊＊＊　　　　＊＊＊　　　　＊＊＊

　　就在这同一时刻，石冰兰也听到了鞭炮声、看到了烟火，但她却不知道自己

还有没有希望。反败为胜的希望！

　　她已经忍辱负重了太久、太久，就是为了这一点希望，她几乎放弃了一切：

身为女警官，她失去了正义的力量和职业的威严。身为女人，她失去了昔日的骄

傲和自信。即便是仅仅身为一个人，她最起码的人格、自尊和羞耻之心也都消失

殆尽、不复存在。

　　一句话，在色魔面前，她曾经自以为铸得牢不可破的、所有身体和心理上的

防卫，都连同警服一起被剥得干干净净。而恐惧、迷惘、痛苦、沮丧……这些隐

藏在灵魂深处的弱点，原以为可以凭借坚强的意志严严实实的压制住，就像遮盖

住胸前这对丰满无比的大奶子一样，不让任何人有机会触碰到，但结果却事与愿

违，越想掩饰的反而暴露得越彻底，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羞辱和沉重打击。

　　最致命的一击，是当她被迫对王宇举起屠刀乞并被唾骂为『淫妇』之时，连

这个一二直暗恋自己、最忠心耿耿的下属，都厌憎抛弃了自己。那简直是精神上

的毁灭打击，令石冰兰真正感到了绝望。自暴自弃的念头充斥了每一个脑细胞，

再加上阿威趁机施以连续不断的高明调教，她终于被彻底打垮了，从肉体到心灵

一起被这个魔鬼完全征服。

　　——高潮了……要高潮了……主人，求求你……让冰奴高潮吧……

　　那之后足有半个月的时间里，她语无伦次的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而且是

哭喊着、浪叫着说出来的。做得最多的动作是摇晃胸脯，不知羞耻地抖动着那两

个硕大浑最多的不是衣服，而是各种各样的性虐道具。舌头触碰最多的不是自己

的口腔，而是阿威丑陋腥臭的肉棒……

　　可以说，在那半个月里，『Ｆ市第一警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

是『冰奴』！丧丧失了自我、完全堕落、沉溺在里皓深渊里不可自拔的大奶宠物

——冰奴！

　　那半个月也是阿威最幸福、最欣喜若狂、最享受的时光，他梦想中最完美的

性奴隶终于调教成功了，令他快活的差点不知所措了，几乎是没日没夜的享受着

这千辛万苦才换来的战利品。

　　阿威最大的愿望，就是这种日子能够持续到永久。假如他不是因过于得意、

走错了一招臭棋的话，也许这个愿望真的能实现，石冰兰将永堕万劫不复的地狱，

在日复一日的调教中，被改造成畸形的『冰奴』人格，永远以『冰奴』的意识和

身份度过下半生。

　　只可惜，半个月后『冰奴』猛然惊醒了过来。就在她重新到姐姐石香兰的那

一刻！

　　当挺着大肚子的姐姐赤身裸体的出现在面前时，石冰兰整个人都傻了，才知

道姐姐根本从未脱离过阿威的魔掌，所谓的『释放』完全是假的，姐姐不过是出

去转了一圈就又被弄回了魔窟，继续过着被囚禁的生活。而且她彷佛被色魔施了

什么魔法，回来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似的，真正心甘情愿的讨好着色魔，就像楚倩

一样恬不知耻的奉献着丰美的肉体，就连原本时不时流露的羞耻之色都消失了。

　　岂有此理！自己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不惜牺牲一切委曲求全，就是想换

取姐姐脱离深渊。谁知这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色魔真是太卑鄙了！

　　石冰兰如遭雷击，一种上当受骗的极度愤怒骤然涌起，彷佛醒醐灌顶，蓦地

里将她从深渊里拽了出来。

　　这样的剧变，恐怕不仅出乎阿威的意料，就连她自己都没想到。

　　调教，其实是一门极其高深、极其精密的艺术，中间只要出了半点差错，都

可能导致功亏一篑。在被虐者还没有完全屈服时，用各种残酷的手段不断给予其

打击，的确能够最有效的瓦解其意志。但是当被虐者已经全线崩溃，处于自暴自

弃的麻木状悲时，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任其自然的发展，直到其作为性奴的人格

完全巩固。

　　在这种时候，如果再去刺激被虐者的心灵，反倒会适得其反，令其骤然突破

了所能承受的极限后，实现了『浴火重生』，从麻木状态中挣脱出来。

　　这就叫『过犹不及、谷底反弹』。

　　「我真傻，怎么能相信色魔的诚意，去跟他做交易呢？」

　　石冰兰又是愤怒，又是懊悔，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各种各样的滋味一

起荏体内翻滚、干折腾，原本迷惘、麻木的眸子蓦然烈射出了神采和精湛光芒，

令她整个人都恢复了生气。

　　那一瞬间，叛逆的种子重新在她内心深处发了芽、生了根，但是她却控制着

自己沉住气，完全没有表露出来，反而加倍淫荡的抖奶晃臀，和姐姐一起竭力侍

奉着色魔，带给他更大更愉悦的享受。

　　——只有以肉体为武器，用这对令色魔深深着迷的丰满大奶取悦好他，令他

放松警惕，自己才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必须先成为色魔理想中的完美『冰奴』，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个道理，其实石冰兰很早以前就明白的，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她好

多次都下定了决心要忍辱负重讨好色魔，主动朝这个方向努力，但偏偏每次事到

临头时却又无法胜任。尤其阿威已经两次差点被她逃脱了，警惕性比原来增加了

何止十倍！只有确定她从身体到内心都真正调教成功了，相信她已经是个像楚倩

那样听话的性奴了，才会解除戒备。在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这魔鬼绝不会给她

任何『宽松』的待遇。

　　然而在这一次，足足有十五天的时间里，石冰兰是真正的沉沦了。由于遭受

到巨大的打击和过度的悲痛、羞愧，她甚至不敢去思想，生怕一想起那些可怕的

事就会痛苦到发狂。换句话诡，这半个月里她把自己的心灵完全封闭了起来，就

像一个没有灵魂匕完全靠肉欲的放纵来麻醉自己的人偶，结果反倒成功克服了所

有心理障碍，如愿成为了『冰奴』！

　　当然，成为『冰奴』之后若不能复原，结果也是一样的悲惨，而最后竟真的

奇迹般复原了，除了是因色魔犯了重大错误外，也有一半是纯靠运气。但不管怎

样，理智和勇气总算是回来了，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胜利！

　　而色魔果然也如愿放松了戒心，不再整天都用铁链将她锁在地下室里，虽然

还是给她的双足套着镣铐，但却让她享有与楚倩相同的地位，可以在相对较大的

范围里活轫，甚至还带她到外面的院子里晒过几次太阳。玩弄她肉体时也不再像

过去那样，随时防备着她发难，而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享乐中。

　　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石冰兰这次也是『因祸得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

大好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在长达几个月的囚禁生活中，她的体能和技力也严重

衰退，正面较量与阿威的差距更远了。她清楚，不管偷袭还是逃跑，自己都已经

失败过了。这次将是最后的机会，要是再不能成功，就将彻底失去所有希望！

　　所以平常在表面上，石冰兰没有露出半点破绽，仍尽心尽责扮演着『冰奴』

的角色。她在耐心的等待，要等到最有把握、最有可能成功的时机才出手！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丈夫苏忠平意外中了奸计，闯入魔窟沦为了俘虏。

　　这件事令石冰兰一喜一忧。喜的是多了个帮手，精神上也增添了无穷力量。

忧的是两人若不能心意相通、彼此配一曷话，反而会成为色魔手里的一张牌，徒

增成功的难度。

　　开头几天，当她听说丈夫竟然绝食时，简直急得不行，幸好丈夫很快搞懂了

她的暗示，当即终止了蠢举，也开始忍辱负重静待时机了。

　　这令石冰兰心中大慰，泛起了无尽的希望！

　　更令她惊喜的是，就在除夕的前两天，她获准到院子里晒太阳时，竟无意中

在靠近围墙的草丛里摸到一小截铁丝——那是苏忠平撕裂电网时，被他剪断跌落

下来的『残骸』——她不禁双眼一亮，这可是开锁的好工具，只要花一点时间，

完全可以将镣铐给撬开。

　　于是她不动声色，将铁丝捏在掌心中，带进大厅悄悄藏在了沙发扶手的缝隙

里，准备等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现在，时机终于到了！

　　此刻魔窟的大厅里，贴满了五彩壁纸、挂满了点燃的红灯笼，乍一看彷佛也

充满了过年的气氛。以往始终关闭的窗户，也破天荒的开了起来，可以看到外面

天空闪烁的缤纷焰火。

　　厅内更是一片春色。三个赤裸的巨乳美女，如众星捧月般围着阿威，陪着他

一起喝酒取乐、共度良辰美景。

　　「我的生日正好是正月初一、子时四刻，所以我这么多年来，从来都是习惯

过农历生日！」阿威一边饮着美酒，一边呵呵大笑道，「时辰就要到了，相信这

个生日我会过得最最开心，对于即将收到的生日礼物，也最最期盼！」

　　说着，淫亵的目光已盯住了石冰兰的裸臀，兴奋之意溢于言表。这还是他头

一次对她的屁股，表现出比对胸部更大的兴趣。

　　石冰兰忙识趣的跪了下来，恭恭敬敬地吻着他的脚道：「能够将冰奴身上最

后一个处女地，作为生贝日礼物献给主人，是冰奴这辈子最大的的荣幸！」

　　「好，好，能够替你的屁眼开苞，我也心痒痒的渴望了很久呢！」阿威十分

满意地调笑着。其实，石冰兰落入他掌心已有几个月时间，若要强行夺取她肛门

的处女，简直是易如反掌，但他却偏偏不用强。他要让这曾经骄傲无比的女刑警

队长，自己心甘情愿的将这最后的处女地献出来，这样的感觉才更爽。

　　石冰兰自然懂得色魔的这种变态心理，所以七天前才投其所好，主动提出要

『献礼』，并且假意对色魔说这一幕最好避开苏忠平，免得他愤怒狂叫打扰了雅

兴。

　　这欲擒故纵之计果然收效，阿威哪里肯听，淫笑着说你前夫越狂怒我就越兴

奋，如此精彩的镜头怎能让他错过呢？到时候一定要他来做现场观摩的嘉宾。

　　殊不知这正是石冰兰想要达到的目标，心中暗喜，只要丈夫也被带到这大厅

里，夫妻俩就可以联手对敌，机会至少增加了一倍。更重要的是，那截救命的铁

丝，晚上洗澡时已被她偷偷取了出来，此刻正带在身上，若能找个机会设法递给

丈夫，自己再用肉体吸引住色魔的注意刀，相信侦察兵出身的丈夫必然能脱困而

出，这盘棋就赢定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今晚色魔似乎把苏忠平给忘了，晚饭过后就只顾与女奴们

在大厅里取乐，并未将苏忠平给弄来。

　　石冰兰不禁暗暗着急，但又无法主动开口询问，也琢磨不透色魔究竟是什么

心思，只能一边忐忑不安的等待着，一边用丰满的双乳发挥天赋的魅力，与色魔

虚予委蛇地周旋。

　　楚倩看得心头嫉妒，也拚命的做出种种媚态取悦阿威，想要争宠，但怎么看

都显得做作，与石冰兰那种冷艳中带着淫荡、风骚中带着狂野、本身就能激起男

人征服欲的气质一比，差距何止天上地下，就连她自己都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远远

不及。

　　主于石香兰，则从头到尾安静的坐在旁边，几乎没有出声，驯服地执行着阿

威的所有指令。一段时间没见，她的奴性显然又加深了不少，而且已完全没有了

羞耻感，彷佛服从色魔已成为为了她下意识的本能。

　　就在各人截然不同的心情中，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了。

第４９章　绝境反击

　　「主人，Ｈａｐｐｙｂｉｒｔｄａｙ！」

　　楚倩抢先欢呼了起来，并起身一展歌喉，唱了一曲生日快乐歌。石冰兰姐妹

也跟着清唱，这方面她们就不如女歌星了，声音被完全掩盖了下去。

　　阿威目中露出满意之色，但是下一秒，忽然转成了一丝伤感和凄凉。

　　他慢慢起身，走到了大厅正中，打开了一个包袱，从里面取出个古色古香的

盒子，用双手捧着，恭恭敬敬的端回来放在了茶几上。然后他双膝跪下，用极其

虔诚的姿态，对着盒子磕了几个响头。

　　三个美女都看得愕然不解。

　　楚倩忍不住问道：「主人，这盒子里是什么？您为何要磕头呢？」

　　「这里面是我母亲的骨灰！」阿威用少见的温柔语声说，「生日，也是母难

日。我当然要叩谢她生我养我的大恩！」说着，他的眼圈居然红了，泛起了泪光。

　　石冰兰不由微微动容。这还是她头一次看到这变态狠毒的色魔，流露出如此

人性化的、跟正常人一样的感情。

　　只听他哽咽着喃喃说道：「妈妈，今年生日，我终于把您的骨灰从那恶棍的

墓里抢回来了！现在您可以亲眼看到，我是怎样亲手处罚那恶棍，替您和爸爸报

仇雪恨了……这一天我已经等了好久好久了……您们总算可以含笑九泉了……」

他一边说，一边又端来了一个小脸盆，里面装了半盆的灰状粉末。

　　石冰兰偷眼望去，直觉判断那也是死人的骨灰，但却猜不透色魔此举是什么

用意。

　　接下来阿威的举动，更令人莫名其妙！他竟命令石家姐妹蹲到脸盆上方，对

着骨灰小解！姐妹俩虽觉得这对死者太过不敬了，但不敢违抗他的淫威，只得含

羞照办了，就在哗哗流水声中，尿液倾泄而下，将整个脸盆几乎都装满了。

　　阿威脸上露出快意、泄恨的表情，拍掌大笑，然后叫楚倩端起脸盆，连骨灰

带尿液一起倒进了厕所的马桶。做完这一切，他彷佛整个人如释重负，一副终于

了却多年心愿的轻松神态。

　　「妈妈，今晚还会有更精彩的好戏，请您跟儿子一起欣赏和享受吧！」阿威

望着骨灰盒低声说，双眼彷佛又闪烁起了诡异的笑容。等他转过头来时，已完全

恢复了之前的快乐模样，兴致勃勃地道：「好啦，该说正题了！你们的生日礼物

呢？甲现在可以正式献给我了！」

　　他嘴里虽说「你们」，火热的的视线却只是盯着石冰兰一人。

　　石冰兰见他仍不提起丈夫，一颗心顿时沉了下去，正不知该如何接口，楚倩

却在一旁大吃其醋，撒娇般嚷了起来。

　　「主人干嘛老看笠遢呀？倩奴栋的礼物，旦锤桐心准备了一下午的，非常特

别噢！」楚倩娇嗔着奔到客厅角落，变戏法似的捧出了一个插着蜡烛的奶油蛋糕，

递到阿威面前。

　　阿威饶有兴趣的拿起叉子铲了一小块，送入口中品尝着，赞道：「口感不错

嘛，接近职业水准了……不过，只是个蛋糕而已，还算不上特别……」

　　「怎么不特别？」楚倩抿嘴笑道，「主人难道不觉得，这奶油的味道特别鲜

美吗？」

　　阿威一怔，又铲了点奶油送进嘴里，舌头仔细咂吮着，似乎的确味道有点不

同。他忽然心念一动，手指着石香兰道：「这莫非是她的……」

　　「是啊！」楚倩拍手娇笑道，「这奶油是我用香奴的乳汁做的，现挤现做，

所以才会这么新鲜可口，主人您喜欢吗？」

　　「原来是人奶蛋糕啊！哈，亏你想得出来！」阿威哈哈大笑，连声称赞，随

手抓起大把大把的奶油狼吞虎咽，并且还招呼大家一起品尝。

　　石冰兰只感到一阵愤怒、一阵恶心，但是瞥眼一看，姐姐却是一脸安详，平

静的接过蛋糕就吃，彷佛乳汁被做成奶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

　　为了不引起色魔怀疑，石冰兰只得也勉强吃了两口，就推说已经饱了。

　　阿威也不在意，说这蛋糕就算倩奴和香奴共同的礼物，接下来就看冰奴的表

现了。

　　石冰兰心中焦急，暗想难道色魔真的忘了丈夫吗？看来只能拖一拖时间，希

望他能快点想起来。于是装作激动而郑重的样子，说道：「主人，为了保险起见，

请您先花一点功夫，再替冰奴做一次灌肠好吗？」

　　「灌肠？」阿威彷佛注意到了什么，目光顿时变得狐疑，「晚餐前不是已经

做了两次灌肠吗？怎么又想做？」

　　「因为……因为冰奴吃了不少东西……」石冰兰急中生智，红着脸道，「现

在又产生了排泄物……冰奴不想弄脏了主人……」

　　「不对吧，我看，你是另有目的！哼哼……」阿威声色但厉，听得石冰兰心

头一惊，正惶然变角莳，他却又蓦地发出一阵淫笑：「你还是说实话吧，是不是

对灌肠已经上瘾了，想要自己先满足一下啊？哈哈哈……」

　　石冰兰这才松了口气，肚里咒骂，表面却红晕满脸道：「冰奴什么都瞒不过

主人……嗯，那里真的很痒、很空虚，求主人先可怜一下冰奴吧……」边说边自

己趴在了地上，翘起浑圆雪白的丰臀，彷佛充满渴望的轻轻摇晃。

　　「嘿，你真是越来越淫荡了！不过我喜欢，哈哈！」阿威开心地笑着，扬手

在那赤裸的臀肉上「啪」的打了一巴掌，跟着叫楚倩取来了灌肠用的玻璃注射器。

　　巨大的试管里，装满了整整一千毫升的奶水，都是平常储备起来的石香兰的

乳汁。

　　阿威一手举着注射器，一手抚摸着石冰兰白嫩的屁股，邪笑两声，将尖端对

准纤为秀气的菊穴插了进去。

　　肛门接触到冰凉金属的感觉，令石冰兰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哆嗦，随即是一股

熟悉的压迫感，乳汁还没有开始向里注射，括约肌处已传来了一阵阵电流般的快

意。

　　虽然色魔并未强行替她破肛，但却从未停止过对后庭的调教，每天都反覆刺

激和开发着从屁眼到直肠内部的性感，因此石冰兰的整个肛门区域早就成了敏感

带，而且敏感的程度甚至不逊于阴部，稍微刺激就会挑起她的强烈性欲。

　　其实，又何止是肛门，石冰兰自『清醒』以后就发现自己全身上下彷佛都被

施了魔力，每一处肌肤的触感都异常亢奋，很容易就会在阿威的爱抚下动情，尤

其是脖子、乳房、大腿、足掌这些本就蕴含丰富交感神经的『次敏感带』，现在

都已上升成了跟阴蒂和Ｇ点一样极其敏感的区域，对阿威的魔手完全没有免疫力，

只要被摸到就会不可克制的全身发烫、极度渴望交媾。

　　这一方面是因为阿威的手法高超，对她全身各部位的情况都已极其熟悉，另

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她的肉体已被充分开发，作为已婚少妇的潜藏多年的

情欲已彻底引爆了出来，使她的躯体日益呈现出成熟而妖艳的糜斓之美，取代了

原来女警特有的刚健婀娜。换句话说，现在的她，虽然心理上已恢复了『自主』，

但生理上却还完完全全是欲望的奴隶……

　　「主人……不要折磨冰奴了，快……快开始吧……」感觉到针尖只是在肛门

里恶作剧般拨弄，液体却迟迟不注射进来，石冰兰焦急的恳求了起来，一半是假

装和有意夸张，一半也是真的十分难受。

　　「开始什么？大声说出来呀！」

　　「灌……灌肠……」

　　「怎么灌肠法？你具体的说说嘛……」阿威坏笑着加紧了挑逗。

　　「求主人……把奶水注射进冰奴的肛门，给冰奴洗一洗淫荡的屁股吧……」

石冰兰涨红着脸，丰满的臀部左右扭动着，就像头发情的母兽。

　　阿威又逗了她好一会儿后，才将注射器里的奶水缓缓推进了她体内。

　　「嗯——」

　　直肠里传来熟悉的胀满感，石冰兰发出长长的苦闷呻吟，虽然腹部马上不适

的鼓胀了起来，但后庭里却感到一种充实无比的莫大的满足。对现在的她来说，

灌肠已经是种混合着痛苦和快乐的奇妙滋味了，那是一种被虐的快感，令她恐惧

而又沉迷其中。

　　把整整一千毫升的奶水都注射完后，阿威抛下空针筒，嘿嘿一笑，「既然要

洗嘛，就干脆洗彻底一点，我索性给你多注射一些，看你能忍受的极限有多大…

…」说完，招呼楚倩又取来了四、五个注射器，将奶水一支接着一支的灌进了石

冰兰的直肠。

　　「啊……涨死了……啊啊……真的不行了……哦哦……不……啊……」石冰

兰全身颤抖着哭叫了起来，屁股传来火辣辣的感觉，令她那被调教得份外敏感的

身体很快就起了感应，完全陷入了狂乱的生理愉悦中。

　　当宙最后一支注射射器的奶水也尽数告吉空时，这巨乳女警的肚子已经鼓得

有如怀胎十月般圆，人也倒在了地上，如同蛇一般不断扭曲，泪流满面的连声尖

叫。

　　如果换了是平时，她早就憋不住二泄而出了，反正在色魔面前早无自尊心可

言，她也早就习惯了丢脸的羞辱。但是此刻为了拖延时间，她却不得不强行硬撑

苦忍下去，憋得自己几乎要发疯。这种痛苦同时又激起了更大的被虐快感，很快

传遍了全身的每一处肌肤。

　　「好舒服……啊……冰奴要爽死了……喔喔喔……舒服……」石冰兰语无伦

次地浪叫着，情欲已如潮水般爆发，将她的心神完全吞噬。这一刻她几乎忘记了

丈夫、忘记了自己的计划，跟往常一样尽情沉浸到了肉欲的颠峰快意中。她撅着

冒浑圆的屁股，两条大腿交缠在一起拚命摩擦，带动足踝的铁链不断发出响声，

滚热的淫汁从剃光了阴毛的肉缝里大量涌出，不到片刻就将身下的地面完全打湿

了。

　　阿威看得兴高采烈，尽情欣赏着这巨乳女警的淫媚之态。这以往高傲威严的

『性冷感』，现在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极端，甚至不需要发生肢体的接触和任何道

具，只要给她屁股里灌满液体，就能将她体内的欲火给彻底点燃了，真不愧是所

有男人梦想中的受虐女神啊。而且受虐中的裸体几乎每个部位都是如照此吸引，

充满了被折磨的美感。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胸前那丰满无比的双乳，甩动

着汹涌澎湃的波涛，晃出了一阵又一阵白花花的乳浪。

　　随着时间的推移，奇迹渐渐出现了，只见在左边那颗丰硕雪白的大肉团上，

犹如变魔术般蓦地出现了一朵兰花，开始只是极淡极淡的一点轮廓，形状不过是

朵含苞欲放的小小花蕊，由坚挺的乳蒂和粉红的乳晕组成，色泽并不明显，但几

乎每过两三秒，花蕊的颜色就清晰了一点，花瓣也渐渐舒展，就像这朵美丽的兰

花也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正在高耸的雪峰顶端盛开、绽放。

　　当石冰兰最终达到情欲的高潮、尖叫着发生了『潮吹』美景时，后庭的忍耐

终于也到了极限，肛门括约肌猛然一松，五、六股奶黄色的汁液同时从屁眼里喷

了出来，向四面八方激射而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喷泉。而她胸前的那朵兰花也

绽放出了最华丽、最灿烂的造型和颜色，几乎布满了大半颗丰满的巨乳，呈现出

一种惊心动魄的凄美……

　　「叭哈哈哈，精彩……真是太精彩了！」阿威兴奋地吹起Ｄ哨，啪啪的鼓着

掌，其实类似的场面他已欣赏过多次了，但是每次看都还是一样的新鲜刺激，真

可谓百看不厌。

　　接下来，楚倩在他指挥下端来热水拖把，简单做了一下卫生清理。石冰兰也

喘息着挣扎起身，俏脸犹带高潮后的红晕，蹲在地上当面擦洗干净了屁股。

　　「好了，现在我该正式收下礼物了。」阿威大模大样的坐在沙发上，指着自

己勃起的肉棒道，「过来，冰奴，先把它舔湿一点……」

　　石冰兰只得照办，跪在他两腿之间，唇舌将丑恶一的肉棒又吸又舔，令之充

分润滑，然后又在色魔的命令下，转身摆出最适合站立式肛交的姿势，上身向前

倾抖，两手撑在膝盖上，修长的双腿笔直的撑着地面，使白嫩的屁股翘得更高。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忠平出了什么意外，已经被这恶魔害死了

吗？否则为什么始终不提他……

　　石冰兰既惊愕、又害怕，心脏咚咚跳个不停，头脑中一片混乱，而这时阿威

已走到了她身后。

　　「再问你一遍，冰奴，你是真心把这最后的处女地献给我吗？」色魔的语气

似乎有些奇怪，石冰兰一惊，唯恐他看出了啥破绽，忙道：「是的，冰奴是真心

的……」

　　「那就应该你主动『献』给我啊，怎么一副等着挨操的样子？」

　　石冰兰恨得牙关紧咬，深呼吸了一口，违心地道：「主人，冰奴心甘情愿的

把……把肛门的第一次献给您，求您收下吧……」说着，双手无声的向后伸到屁

股上，抓住自己两片丰厚的臀肉，用力向两边掰开，将那刚刚被灌肠清洗过、略

有些红肿的淡褐色菊穴彻底暴露在了空气中。

　　这姿势真是淫荡到了极点、也诱惑到了极点，阿威哪里还忍耐得住，伸手抓

住她的腰部，将她的人向后拉扯，使粗大肉棒和她雪白丰满屁股的距离一下子缩

短为零。

　　感觉到肛门处顶上了火热的硬物，石冰兰终于确信，色魔是不会主动提到丈

夫了，心中顿时大急。假如这时候被开苞破肛，事后的剧痛必将严重影响她本就

衰退的战斗力，那就更没有反败为胜的希望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不能让色魔侵

入后庭！哪怕立刻冒险发难……

　　「等一下，主人！听我说……」石冰兰猛然挣动，蓦地里将阿威给甩脱了，

踉跟跆跄向前跌出了好几步远，在千钧一发之刻保住了肛门的贞洁。

　　阿威似乎骤出不意，愕然一呆，双目中随即射出凶光：「你反悔了？」

　　「不，不是的，我只想兑现诺言，让一切都更隆重……」石冰兰好慌乱地解

释着，一横心，鼓起勇气道，「我的意思是，主人您不是说过，要冰奴当着前夫

的面献给您吗？为什么又……取消了呢？」

　　阿威死死地盯着她，过了好几秒，忽然放声大笑起来。

　　听到这笑声，石冰兰心里泛起不祥的预感，隐约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不敢

多问，只能睁大眼默然无言。

　　「如此精彩的好戏，怎么可能取消呢？哈、哈……实话告诉你，你今晚的一

举一动，你的前夫早都看到啦！」阿威狡猾地奸笑着，随手拉开茶几，石冰兰这

才发现，下面赫然安装着两个微型的针孔摄影机。她恍然大悟，原来在大厅里发

生的一切，都通过摄影机传到了囚禁丈夫的地下室里。

　　这一下石冰兰的心顿时沉到了脚底。很明显，色魔并没打算将丈夫带到大厅

来，只打算让他收看同步的『现场直播』。也就是说，夫妻俩『联手对敌』的企

图已化为泡影。现在该怎么办好？怎么办？

　　正在焦急万分时，阿威忽然又有了惊人举动。只见他走到大厅角落，打开壁

橱翻出一双手套戴上，跟着变戏法般摸出了一支手枪，和一张印满文字的Ａ４纸。

　　「拿着！」阿威走过来将枪递给石冰兰，后者愕然接过，本能的感觉这是一

支空枪，还来不及琢磨对方用意，阿威又把枪夺回，掏出一个子弹夹推了进去。

然后他另一只手拿着Ａ４纸，炫耀般的展示在石冰兰眼前。

　　「欣赏一下我的大作吧，冰奴！这是我费了好几天功夫写的呢，你看看，是

不是很像你日记里的语气啊？哈哈哈……」

　　女刑警队长定睛一看，纸上印的是一篇电脑打印的五、六百字的书信，模仿

的是她本人的行文用词习惯，乍一看还真像是她亲自写的。

　　信的内容是留给警方高层看的，用沉痛的语气说出了一个真相——变态色魔

的真正身份就是苏忠平！两人结婚后，由于自己心理上的障碍，长期拒绝让他触

碰乳房，苏忠平由不满而萌发怨恨，竟起了绑架、玩弄其他大胸脯美女的念头，

并且付诸实行，将变态的欲望都发泄到了这些无辜者身上，甚至连自己的姐姐石

香兰都没有放过……当自己发现了真相后，苏忠平狗急跳墙的翻了脸，将自己也

绑架到了如今这个秘密地点囚禁……经过将近三个月的痛苦煎熬，自己终于找到

机会逃出了魔窟，但是毕竟一场夫妻，自己无论如何不忍心亲手毁灭他，于是只

好选择逃避，连夜悄悄的离开了Ｆ市，远走他乡，准备一个人隐姓埋名的度过下

半辈子…

　　石冰兰越看越惊，霍然抬头颤声说：「你……你要嫁祸给他！」

　　「没错，嘿嘿嘿……我全都计划好了。你现在赶紧把这封信抄一遍，等一下

我就送去给你前夫过目，当他认出的确是你的字迹，就可以死的瞑目了！不过我

不会痛痛快快让他死的，因为我答应过你，要让他亲眼看看你的「献礼」全过程

嘛……哈，我会在他身上不是那么要害的部位开枪，让他虽然不会当场毙命，但

却会慢慢的流光所有的血液、慢慢的走向死亡……在他一边绝望等死的时候，一

边还能看到你和我之间的好戏，在你的浪叫声中魂飞天国……哈哈哈，这真是太

有趣、太令人兴奋了！你说是不是啊？冰奴……」

　　石冰兰脸色惨变，双手都不由自主的发抖起来，脑子里飞速的思考着对策。

　　阿威还在继续得意的吹嘘他的宏伟计划：「之后呢，我就会伪造好现场，再

带着你们离开这里，到另一个地方去过我们幸福的生活。将来警方发现了你前夫

的尸体、你的亲笔书信、带有你指纹的枪、你的日记、还有地下室里那许多大奶

子的特写照片，就会相信苏忠平的的确确就是真凶了！这个案子至此宣告结束，

我们就可以真正高枕无忧一辈子了……」

　　「哇！主人您真是太聪明了，能想得出这么天衣无缝的计划！」楚倩讨好的

拍手称赞起来，显得十分开心。阿威更是得意，呵呵笑着吩咐她取来纸笔，要石

冰兰马上抄写书信全文。

　　「恕我直言，主人，您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石冰兰试图做最后的努力说

服对方，「我的同事们一定会怀疑，如果苏忠平真是色魔，那么又是谁杀死他的

呢？除非您能骗过他们的眼睛，令他们相信苏忠平是畏罪自杀的……但是主人，

请您相信，我那些同事虽然很笨，可是『他杀』和『自杀』还是能够准确判断出

来的。您一定骗不了他们！」

　　「这一点嘛，你就不用檐心啦！」阿威又露出神秘的笑容，「苏忠平当然不

是自杀的，他是被另外一个人杀死的！这个人是最好的人选，不是你也不是我，

但却是一个最合理的人。你那些笨蛋同事绝对也会这么认为的！哈哈哈……」他

一边狂笑，一边在心里又把计划盘算了一遍。这个所谓的『最好人选』，自然就

是孟璇了！

　　此刻，这个已经沦为黑暗帮凶的娇小女警，正在署来魔窟的路上了。等一下

她就会将石冰兰的『亲笔信』投一递到山下的邮筒里住，然后再返回魔窟，协助

好伪造现场的最后工作。

　　接下来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等阿威带着石家姐妹、楚倩离开后，孟璇就会

打电话叫来老田等同事，激动的声称她之前在警局里所说的都是正确的。她凭借

自己发现的一些蛛丝马迹，连夜展开行动，果然找到了这个别墅，闯进来击毙了

『真正的色魔』苏忠平！

　　这样，她就等于是单枪匹马的发现线索纟、顺藤摸瓜，并最终破案！由于全

部的经过都是她一个人独立竺完成的，可以预料，她将会立刻引起全市轰动，获

得市民们的夸口称赞和警界的最大荣誉，成为家喻户晓的女英雄！

　　到那时，新的『Ｆ市第一警花』就诞生了！在色魔的肉棒支持下诞生的！而

且永远也离不开这种支持……

　　阿威越想越是兴奋，几乎忍不住要手舞足蹈了。他突然产生了更大的野心和

邪念，深信在不久的将来，不仅新的「第一警花」心甘情愿的臣服于己，就连整

个警局里，只要是稍微有点姿色和身材的警花，都将沦为自己的玩物和性奴！

　　他这副表情神态，石冰兰全都看在眼里，心中更加焦急了。只是她误以为阿

威所说的『最好人选』是女歌星楚倩，作梦也没想到居然会是孟璇。

　　——镇定，一定要镇定……现在还有机会，别着急！

　　廿冰兰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一边强颜欢笑，一边拿起笔抄写了起来。她有意

抄得很慢，眼角的余光紧盯着阿威，想要趁其不备突然发难，但阿威现在手里握

着枪，取胜的机贝至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要渺茫，轻举妄动只能是必败无疑！

　　时光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书信很快已抄好了大半，脑子里却仍未想出应对之

策，急得石冰兰五内如焚、全身汗落如雨，就连丰满的乳球上都布满了星星点点

的汗珠。

　　「怎么了，冰奴？你很热吗？怎么出了这么多汗呀？」阿威语带嘲弄地说，

彷佛已看透了她的心思。

　　口冰兰只能含糊「嗯」了一声，但是片刻后，楚倩忽然也小声嚷起热来，似

乎室内的空气温度不知不觉间上升了许多。

　　这情况阿威也注意到了，并且一察觉有腰股热风正陆续从地下室所在方向吹

来。他心中疑惑，打发楚倩过去查看二下究竟。

　　不到半分钟，忽听远远传来楚倩的惊叫声，跟着她连滚带爬的奔了回来，惊

慌失措的喊道：「着火了！主人……不好啦！下面着火了……」

　　阿威大惊，一跃而起飞步冲了过去，身影消失在地下室的入口处，接着听到

了他的咒骂声和一连串碰撞声，似乎是在手忙脚乱的寻找灭火器。

　　——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现在正是行动的最好时机！

　　白冰兰双眼发亮，虽然不明白为何会突然起火，但却知道这绝对是个稍纵即

逝的机会，于是瞅准楚倩惊魂不定、稍一走神的瞬间，蓦地里右手伸出，一把勒

住了她的脖子。

　　女歌星立刻激烈挣扎了起来。要是换了从前，石冰兰自然能轻而易举的将之

制伏，但现在她的身手严重衰退，再加上时刻紧迫，惟恐夜长梦多，因此再也顾

不上手下留情了，左手握拳狠狠在楚倩后脑上一敲，将她打晕了过去。

　　「小冰，你怎么又……又来了？」整晚几乎没出过声的石香兰失声惊呼。上

个月妹妹也是打晕楚倩后，拉着她一起越狱的。但自那之后，她已经看惯了妹妹

和自己一样，在哭泣中披枷戴锁的接受种种凌辱，甚至忘记了妹妹曾经有过的矫

健身手和勃勃英姿。

　　「姐姐！姐姐你别紧张……色魔遇到了意外，我们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

石冰兰激动的说着，转身拖着脚镣快步挪回沙发边，从扶手的缝隙里摸出了那截

事先藏好的铁丝，蹲下身开始撬脚镣上的锁。

　　「不，不……小冰，你千万别再做傻事了！」石香兰一脸恐惧地说，「上次

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你根本就不是主人的对手……」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冒险拚一下！」女刑警队长手上忙着撬锁，双眸重新

闪烁起坚定不屈的光芒，「放心吧，这次色魔没有防备，我有很大机会偷袭成功

的……」

　　「你已经反抗过那么多次了，难道还没吃够苦头？」话还没说完就被石香兰

打断了，惶然责备道，「小冰你也太不懂事了！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企图背叛

主人，下场会很惨很惨的……赶紧悬崖勒马吧！小冰，现在还来得及……等主人

出来了主动跪下来认个错，姐姐会帮你求情，一起乞求主人原谅的……」

　　「姐姐！」石冰兰愕然，忍不住提醒道，「难道你愿意当一辈子的性奴吗？

想想看……我们姐妹要一辈子过这种悲惨的生活，你不感到可悲吗？」

　　「可我们至少还活着，还不至于走上绝路呀……」女护士长执迷不悟地摇着

头，继续含泪苦劝妹妹，「再说主人已经对我许诺过，只要我我永远听话诂，等

我肚里的孩子生下来后他会好好待我的……你也是的，小冰……你也怀孕了吧，

听姐姐的话，别再逞强了……只要我们姐妹都乖乖的做主人的女奴，一起替他生

下孩子，他看在亲生骨肉的面上一定会善待我们的……」

　　「姐姐！」石冰兰想不到姐姐竟会说出这种话来，心里真是又气又急，意识

到姐姐已经被色魔驯出了相当深重的奴性，不过这也更加坚定了她反抗的意念，

否则的话，再被囚禁一段时间说不定连自己也会逐渐变成这样，那就真的是永堕

深渊了。

　　「不行！我一定要打倒色魔！」她犹如爆发般低喝道，「姐姐你看着吧……

我们姐妹一定可以跳出苦海的！」说完她不再理会姐姐的哀求，专心一志的忙着

手中的撬锁活。

　　石香兰还想目，忽然隐隐听到一阵若有若盔的婴儿啼哭声，从地下室入口处

飘来。她惊呼一声「苗苗」，顿时顾不上妹妹了，挺着个大肚子踉踉跄跄的飞跑

而去，冲进了入口。

　　「别进去！姐姐……里面着火了，危险！姐姐……」石冰兰连喊了几声，但

却毫无结果。她心想这是母子天性，不可能阻止的了的，情急之下只能加紧尝试

撬锁。

　　只听「卡嚓」一声响，锁应声而开，束缚了将近一百天的镣铐终于跌落了下

来！

　　石冰兰大喜，双足一蹬翻身跃起，尽管腾空的高度和动作的协调都远不如从

前，但还是重新感受到了四肢都完全恢复自由的那种轻快、敏捷和灵活。就连自

信也在刹那间悉数回来了！

　　她圆睁双眼，就这么赤身裸体的奔向地下室入口，迎着热浪冲了进去。

　　里面的火已经烧得相当旺盛了，扑鼻而来的是滚滚浓烟，跃入视线的是一片

汪洋大海！每个房间里都有火苗窜出来，到处都在熊熊燃烧。

　　石冰兰一边冒着烟火向深处疾奔，一边在心里觉得奇怪，丈夫既然被关在囚

室里出不来，是怎样使火势烧到室外本余，并且还迅速蔓延到这么多地方的呢？

　　这问题别说她想不明白，就连阿威都一出乎意料，完全没有防到这一招，以

荃于被苏忠平打了个措手不及。

　　原来就在这除夕之夜，苏忠平彷徨无计，原本已经绝望了，但当楚倩给他送

来年夜饭，并咯咯娇笑着要他多喝几瓶白酒庆祝时，他忽然冒出了个玉石俱焚的

念头！

　　是的，玉石俱焚！要【焚】就要有燃料，而这些白酒，岂非就是最好的燃料！

　　苏忠平热血上涌，等楚倩走后立刻奔到角落里一数，共有整整十八瓶白酒，

都是随着每天的三餐饭菜一起送来的。苏忠平对白酒过敏，一丁点都不能入口，

但送白酒是妻子给他发出的暗号，为了不引起色魔怀疑，他全都不动声色的收了

下来，堆放在角落里，现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

　　「乒乒乓乓」几声响，苏忠平摔碎了两瓶白酒，将酒水泼洒在地下室四处，

心中充满了一赌生死的悲壮！

　　——这是一场豁出去的赌博，假如色魔想救火的话，就不得不打开这间地下

室，那自己就有机会夺门而出与他较量。假如色魔无动于衷，火势失控后必将烧

毁这个魔窟，消防车、警车等都会赶来现场，妻子说不定就能获救。

　　当然，色魔也可能先设法隔门杀死自己，再去救火，但为了妻子，苏忠平还

是愿意赌一赌，何况就算不冒险，今晚色魔也会要自己的命。反正都是死，那不

如死得轰轰烈烈！

　　抱着这样的想法，苏忠平展开了行动，掏出打火机正要点火，忽然发现地上

的酒水汇聚成几道溪流，缓缓从门缝流到了室外去。

　　原来这间地下室所处的位置略高，酒水会自然的流出去！

　　这发现令苏忠平更加振奋，忙将剩下的白酒全都倾倒在门口，大量酒水如洪

流般滚滚而出，先是流满了整个过道，继而一一流进了沿途的其他地下室里。然

后他摁动打火机，火苗霎时窜起，很快就顺着酒水蜿蜓燃旺，遍布了过道和每间

地下室。

　　幸好由于地势高，苏忠平所在的地下室的白酒残留得最少，因此火势反倒是

最小的，但是闷热的感觉和翻滚的浓烟还是令他相当难受，全靠毅力才苦苦支撑

了下来。

　　等阿威发现起火时，熊熊大火已几乎吞噬了所有地方。他暴跳如雷，一边徒

劳的使用着灭火器，一边破口大骂苏忠平。接着石香兰惊呼着孩子的小名也冲了

进亵，不顾身孕一脚高、一脚低的穿行于烟火中，奔向她自己住的那间地下室。

　　阿威一把没能拽住她，又见火势已经高涨得无法控制了，只得抛下灭火器，

唰地抽出了手枪，上膛，咬牙切齿的地骂道：「姓苏的，你这个王八蛋！老子要

你不得好死！」

　　「哈哈哈，能跟你这恶魔同归于尽，我够本了！」

　　苏忠平从囚室上方的栏杆间探出头来，嘲弄地瞪着阿威，笑声充满了快意。

　　阿威火冒三丈，抬手「砰砰」的就是两枪，可惜激怒下失去了准星，两发子

弹都打偏了射在铁门上。

　　苏忠平忙缩回脑袋。阿威腾身跃到门前，正想将枪口伸入栏杆里射击，猛然

闻只听耳边一声清叱，同时右腕一痛，手枪已被远远踢飞！他骇然转身，瞥眼就

见到一条雪白修长的粉腿迎面撞来，躲闪不及下正中胸膛，整个人顿时被撞的向

后翻倒，骨碌碌的滚了出去。

　　就在这同一刹那，只听「咚咚」的巨响，一根燃烧着的粗大屋梁正好跌落下

来，闪耀的火花照亮了个一丝不挂的绝美身形！

　　那正是及时赶到的石冰兰！她闪身避开屋梁，飞快的打开反锁的铁门，焦急

地叫道：「忠平！你在哪里？忠平……」

　　话音未落，几股焰火腾的窜出，呛得她流出了眼泪，辛苦地咳嗽着，正要冒

火冲进去找人，忽见眼前人影晃动，苏忠平已经步履蹒跚的奔了出来。

　　「冰兰！」

　　「忠平！」

　　夫妻俩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语声都已哽咽。

　　但是肢体才刚接触，苏忠平忽然一震，惊呼一声「小心」，抱着妻子猛地低

头一避，闪开了一下势若疯虎的攻击。

　　「冰奴，你……你竟敢背叛我！」阿威不知何时已重新跃起，一击不中后恶

狠狠的咆哮着，显得气急败坏，面具后射出了两道凶光。

　　石冰兰凛然迎视着他，大声道：「我不是冰奴！我是刑警队长石冰兰！你再

也控制不了我了，今天我要亲手捉拿你归案！」

　　义正严辞的声音，伴随着她那清澈冷峻的目光，尽管示赤裸着光溜溜的胴体，

但气势上却像穿着全套警服般，显得威严而神圣，令人不敢逼视。

　　在这一刻，从前的那个【Ｆ市第一警花】又回来了！她已完全恢复了女刑警

队长的风采！

　　阿威惊愕地瞪着她，彷佛想到了什么似的，嘿嘿狞笑道：「别太信了，石大

奶。这盘棋，我还没有输……」说着倏地扑上，拳脚齐出如狂风暴雨般发动了攻

击。

　　石冰兰和苏忠平连忙并肩迎上，施展开全部身手见招拆招。一时间呼喝声不

绝，就在烟火飞扬中，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论功夫三人原本差不了多少，但石、苏两夫妻都被囚禁、折磨了好些天，体

能上毕竟打了很大的折扣，因此只能和阿威刚巧打个平手，你来我往了十多回合

都僵持不下。

　　就在他们交手的短短时间里，火势已愈加旺盛了。一根又一根带火的屋梁轰

然倒下，有好几次都险些砸中他们。三人不得不且战且退，一步步的向入口处挪

动。

　　眼看就要经过最后一间地下室了，蓦地里脚步声响，披头散发的石香兰跌跌

撞撞的奔了出来，看到妹妹后就像见了救星般狂呼起来，一把抓住她的手臂哭叫

道：「苗苗！苗苗困在里面了，小冰你快帮我救他！」

　　石冰兰这边原本已逐步占据上风，正看准了色魔的一个破绽想要骤然痛击，

谁知却被姐姐给挡住了。她暗叫可惜，只得暂时退出战圈，回头安慰姐姐道：

「别急！姐姐你先出去，我这就去救苗苗……」

　　石香兰哪里肯先走，痛哭着拉她转向旁边，指着另外一间地下室泣不成声，

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石冰兰顺着她所指方向望去，不禁倒吸了口凉气。

　　只见这间地下室火焰最为凶猛，地面上几乎已是一片火海，连立足之地都没

有了。而且门口处足足跌落了三根横梁，互相搭在半空中，将通往里面的道路都

给封死了，根本不可能进的去。偏偏婴儿却睡在最里角落的小床上，正发出一声

高过一声的啼哭。

　　「怎么办？怎么办？」石香兰快急疯了，语无伦次地抽泣，「小冰，你快想

想办法呀……」

　　危急时刻，石冰兰迅速镇定着心裨，脂咱想只有将横梁逐一搬开，再冒险跳

过火海营救婴儿了。但她刚要动手，忽听丈夫一声闷哼，骇然转头一看，就见苏

忠平满脸痛楚之色，显然已吃了亏，正被阿威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身不由己的连

浦后退，眼看就要跌到身后的火堆里去了。

　　「小心身后！」石冰兰惶然大叫，顾不上姐姐和婴儿，下意识的又冲出去连

续猛攻了数招，将阿威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来，才缓解了丈夫的厄运，令他喘

过一口气来站定脚步。

　　夫妻俩一联手，双方又成势均力敌之势，打得难解难分。

　　「小冰！别打了……小冰！」石香兰挺着大肚子，又哭喊着跑了过来，「快

帮我救救苗苗！火马上要烧到他了……快救他！」

　　石冰兰顿时陷入左右为难之中。假如抛下丈夫去帮姐姐，单是搬开那三根横

梁就需要一定时间，等到把婴儿救出来，丈夫独力难支、十有八九会惨遭色魔毒

手。可要是顾着丈夫的安危的话，难道眼睁睁看着姐姐的心肝宝贝被活活烧死、

忍心不去营救？霎时间她心中焦急到了极点，拳脚攻势更加猛烈，想先将色魔解

决了再去救孩子，但阿威岂是如此容易对付的？她急躁之下招数略为紊乱，反而

打得更加吃力了。

　　「是呀，石大奶，别打了！赶紧去救孩子要紧……」阿威早将一切都看在眼

里，心中暗喜，一边出招一边循循善诱的『劝降』。

　　「只要你放弃反抗，跪下来磕头认错，重新承认你『冰奴』的身份，我就既

往不咎，原谅你一时糊涂犯下的错！你可以马上帮你姐姐救人，我也可以控制住

局面，大家皆大欢喜，岂不是好过在这里纠缠不清浪费时间……」

　　女刑警队长气得脸色煞白，怒斥道：「住口！我永远、永远不会再做你的奴

隶！」

　　阿威还没来得及回话，石香兰已痛哭着双膝跪下，对妹妹苦苦哀求起来。

　　「小冰，你就听姐姐一次吧！主人这么宽宏大量，你现在认错还来得及……

就当是姐姐求你了，小冰……」

　　「香兰姐，你清醒一点好不好？」苏忠平在旁忍不住厉声喝道，「色魔是没

有人性的！你们姐妹俩绝不能再跳进火坑……」

　　阿威反唇相讥：「眼看着自己姐姐的孩子被烧死也不肯援救，这样就叫有人

性？哈，笑死人了！」

　　几个人在大声吵嚷，再加上夹杂着的婴儿越发嘹亮的啼哭声，更令石冰兰听

得心乱如麻，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出抉择。一边是姐姐，一边是丈夫，手心手背都

是肉，该舍弃哪个好？舍弃哪个？

　　「主人，你快帮我救救苗苗！主人，香奴求你了……」石香兰转过身，又对

着阿威泣不成声的哭叫起来。

　　「不是我不想帮你，是你的好妹妹、好妹夫一直缠着我打斗，不然我早就进

去救人了……啊呦，姓苏的！你竟敢偷袭我！真他妈的卑鄙……」

　　「小冰！你们别再为难主人了好不好？」石香兰声音嘶哑的哭倒在地，忽然

匍匐爬行上前，张开双臂抱住了妹妹的下身。

　　「姐姐给你磕头了，小冰！放过主人，先救救苗苗吧……救救他……」

　　冷不防的被姐姐抱住双腿，石冰兰险些失去平衡摔倒，急忙叫道：「姐姐快

放手，我……我答应就是了！」

　　此言一出，剩下三人尽皆震动。石香兰喜极而泣，苏忠平惨然变色，阿威则

是哈哈大笑，轻薄的道：「这就对了！冰奴，算你识时务！」

　　石冰兰心如刀割，暗想这时候惟有试试缓兵之计了，于是咬牙道：「只要你

肯答应不杀他……不杀忠平，我就承认自己是冰奴！」

　　阿威心中雪亮，知道她是想骗自己不下杀手击毙苏忠平，以便她赢得宝贵时

间救出婴儿后，再来对付自己，当下将计就计道：「ＯＫ，咱们一言为定！」

　　石冰兰深吸了一口气，违心地道：「主人，我……冰奴向你认错……」

　　「冰兰！」

　　苏忠平肝胆俱裂的大吼一声，一副不能置信的震惊表情，整个人都呆住了。

　　阿威见机不可失，暴喝声中双拳猛击而出，将苏忠平打翻在地，跟着举足狠

狠踩中了他的胯下。

　　苏忠平痛得惨哼一声，整个人都弓了起来。阿威大声狂笑，一脚接着一脚的

狠命直踹，企图将他踢进火海里。而他背上的衣服已经着火了，乱窜的火花越来

越大，随时都有可能将他完全吞噬。

　　眼见丈夫性命危在旦夕，石冰兰大急，什么也顾不得了，一边挣扎着企图甩

脱姐姐搂抱，一边悲愤尖叫道：「恶魔！你说话不算数，快给我停手！」

　　然而姐姐不知哪来的一股大力，竟死死抱着她双腿不肯放手，石冰兰一急之

下，又喊了声「放开我」，同时屈膝撞中姐姐胸口，一脚将她整个娇躯都踢了出

去。

　　「啊！」石香兰痛呼中被甩开了足有两米远，在这一刹那，她的眼神充满了

绝望，彷佛那一脚不仅踢痛了她的身体，也踢碎了她的心，踢掉了最最亲密的姐

妹之情！那也是在今后无数个日日夜夜中，令石冰兰永不能忘、永远痛悔的眼神，

就这么定格在了熊熊火光中！

　　然而在此时此刻，她对此根本无暇顾及，只是心中彷佛被针刺了一下，还来

不及体验到疼痛，人已急着飞奔上前拦住色魔，阻止他再殴打丈夫。

　　看到妻子奋不顾身的扑来，苏忠平精神大振，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股力量，

就地连续几个打滚，不仅避开了攻击，还压灭了衣服上的火花，跟着忍痛翻身站

起，再次与妻子一起并肩双战阿威。

　　三人又陷入了僵局，谁也无法取胜。石香兰一个人在旁放声大哭，磕头如捣

蒜，一张俏脸被烟火熏得黑一块白一块，连秀发都沾上了火苗燃烧起来，看上去

惨不忍睹。

　　蓦地里，只听「辟里啪啦」两声响，婴儿所在的地下室门口的那三根横梁原

本互相架在半空，烧了这么久后一齐从中断裂开来，挟带着烟火呼啸坠地。其中

一根不偏不倚的正巧砸在那小小的婴儿身上！可怜的小生命连哼都没哼一声，就

这么被活生生砸成了一团肉泥！

　　时光彷佛在这一瞬间停顿了！

　　「苗苗！苗苗！」石香兰发出凄厉的狂叫声，披散着起火的头发，泪流满面

的飞扑向地下室。在熊熊火光中看来就像是头受伤的母兽，令人感到说不出的震

撼，说不出的怵目惊心。

　　交战的三人都不由自主的停了手，骇然目睹这幕惨剧。石冰兰脸无血色，整

个人都在发抖，想要奔去拉住姐姐，但不知怎的偏偏迈不出步伐。

　　苏忠平最先清醒了过来，怒吼着凌空跃起，用尽全身力气踢出一记旋风腿。

这是他在部队练过的绝招，退役这些年来由于从未练习，不免荒废了，刚才始终

施展不出来，但此时在急怒攻心下潜力迸发，居然超水准发挥，踢得又快又狠，

准确得踢中了阿威的肚腹。

　　阿威惨叫一声，身体向后飞出了足有五、六米远，哀嚎着在地上捧腹辔腰，

再也爬不起来了。

　　苏忠平正要追上去将这恶魔彻底击毙，忽然身边的妻子惊惶地叫了起来，他

忙转身一看，只见石香兰就跟发疯了似的，在那地下室里手舞足蹈地喊着婴儿的

名字，而门口处又有一根熊熊燃烧的横梁掉了下来，再次将出路堵住了，将她封

死在里面。

　　「姐姐，姐姐！」石冰兰骇然惊叫着，飞步一奔去企图营救姐姐，但这时火

势已大得吓人，又有好几根屋梁从空跌落，就连天花板和墙壁都部不断的倒而下，

彷佛整个魔窟都已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轰然倒塌。

　　「危险！冰兰……不能过去！」

　　丈夫的喝声在耳违是，跟着一双有力的手臂拦腰搂住了石冰兰，不让她冲进

火海。

　　「让我去救姐姐！放手……我要救姐姐！」

　　石冰兰拚命扭动着身子，眼睛已经被熏得几乎睁不开了。她一边咳嗽一边哭

叫，秀发上也倏地窜起了火花。

　　「不能去！你给我冷静一点！」苏忠平厉声道，「快跟我离开这里，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她是我姐姐……我亲生姐姐呀！我怎么能见死不救？」石冰兰声嘶力竭的

喊着，语声中充满了自责和悲痛。

　　但是苏忠平却看出最主要的横梁马上也要断裂倒下，那时候就连退路都没有

了！当下一狠心，不由分说的将妻子往外面连拖带拽，到后来索性将她一起抱起，

穿过层层火浪浓烟跑了出去，刚跃上地下室的入口，就听见几声惊天动地的暴响，

整个通道轰然倒塌了，将里面所有的人、所有的烈火、所有的里喀罪恶和愧疚亲

情，都彻底埋了进去！

　　「姐姐！」石冰兰长长的惨叫着，一如刚才姐姐目睹婴儿死亡时那般撕心裂

肺。就彷佛整个世界也跟着崩塌了一样，女刑警队长痛不欲生，大颗大颗的热泪

如泻堤般夺眶而出。极度的悲伤再加上肉体的痛楚，以及被长期折磨后的虚弱和

疲劳一起冲击了上来，她再也支撑不住了，眼前一黑，就在丈夫臂弯里晕了过去！

　　「冰兰！你怎么了？冰兰！」

　　苏忠平一边惊慌的呼唤着妻子，一边抱着她继续飞奔，逃到了建筑物外面的

空地上才停了下来，手忙脚乳又是掐人中，又是摇晃身躯，但石冰兰却始终没有

苏醒过来。不过他也感觉到妻子的心跳还是稳定的，看来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于是稍微冷静了下来，伸手在身上一阵摸索，将手机给摸了出来。

　　由于地下室的信号被屏蔽，苏忠平在被俘的那天就随手关机了。此刻重新开

机，电量还是颇为充足的。他忙分别给协和医院、刑警总局和火警打了电话，然

后就在烈焰猛火映照下，心疼的紧紧搂着妻子，焦急等待着救援的到来……

第５０章　野火焚不尽

　　凌晨一点半，在Ｆ市郊外的僻静山腰上，漆黑的夜空被火光染得一片通红。

曾经华丽的别墅已经烧得差不多了，但火势却依然没有得到控制。四辆消防车正

分别停在前后左右，将一道道水花接连不断的喷进火海。消防车旁边还停靠着一

辆救护车，还有五、六辆警车，几十个全副武装的警员分布在四处忙碌，有的协

助灭火，有的东张西望的勘查着现场，各种喧闹的声音此起彼伏。

　　在为首警员的指挥下，一个担架迅速抬了过来，上面躺着的是女歌星楚倩。

她被抬进了救护车里，人已经清醒了，望着那熊熊燃烧的火光，眼角忽然涌出了

一颗泪珠，充满了复杂难言的表情……

　 ＊＊＊　　　　＊＊＊　　　　＊＊＊　　　　＊＊＊

　　马达轰鸣，一辆警车在山路上飞驰。

　　驾车的是孟璇。离魔窟还有好远，她就已经望见了冲天而起的烈焰和浓烟。

　　——完了！果然出事了！

　　孟璇脸色惨白，本能的踩下刹车，将车子停在了路边。她取出手机，又一次

试着拨打色魔的号码，但对方仍是关机。

　　一股六神无主的惊惶涌了上来，孟璇不禁手足无措，彷佛失去了主心骨般，

呆呆的不知如何是好。

　　按照之前跟色魔约定好的计划划，她原本应该在一个小时前，就驱车赶往魔

窟的。但由于今夜是新年，家里的王宇就跟真正的小孩子一样兴高采烈，吵着要

放烟火，她心想反正色魔那边布置现场也不是什么迫在眉梢的事，于是也就没有

急着出门，直到二十分钟前，突然接到了老田打来的电话。

　　电话里，老田用极其振奋激动的声音，告诉她说，值班室接到了苏忠平打来

的电话！他已经从魔窟里救出了石冰兰，而且放火烧掉了魔窟，现在正在现场等

待救援。

　　孟璇一听就惊呆了！因为老田所说的魔窟具体位置，正跟色魔之前告诉她的

地址完全吻合！她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全身都颤抖起来，完全没有听到老田接

下来又说了啥。等到她再回过神来时，才发现电话已挂断了。

　　孟璇定了定神，心里还存有万一的幻想，思忖是不是色魔突然改变了行动计

划，胁迫苏忠平打电话到警局，目的在于展开更大的阴谋。于是她马上拨打色魔

的手机，得到的却是关机的提示。不过她仍然不死心，当即驱车向魔窟赶去。

　　现在，她已经亲眼见到了沸腾的火光，这已经不容辩驳的证实了，魔窟的确

发生了意外！尽管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外，但毫无疑问，色魔和自己已经输了！

石大奶和她的丈夫反败为胜，取得了这场较量的『最后胜利』！

　　——我完了……要是色魔落在他们手里，招供出我就是同谋，等待我的就是

彻底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

　　这一瞬间，孟璇悔恨交加，心里泛起了一丝悔意，隐隐觉得自己这段时间真

正是鬼迷心窍了，居然会去跟色魔合作，甘心做他的帮凶，这下子可谓是恶有恶

报、在劫难逃了！她忽然很想哭，强忍着眼眶里打转的泪水，动作迟缓的踩下油

门，继续驾车向魔窟驶去。

　　这只是一种下意识的举动，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去哪里。世界这

么大，但她彷佛已走投无路。

　　行驶了没多久，离魔窟越来越近了，火光也越来越耀眼。沿途有好几辆消防

车、救护车穿插来去，呼啸着经过身边，孟璇都魂不守舍的没有留意，完全只是

凭着本能在山路上盲目的驾车。

　　蓦地里，一条黑乎乎的人影从路边窜了出来，挡在了车前！

　　孟璇一惊，慌忙踩下刹车，硬生生的将警车停下了，差点就撞到了对方。她

探头到车窗外，正要斥责，忽然瞪大了眼睛，惊喜得几乎不能相信自己。

　　这人赫然就是色魔阿威！

　　只见他几乎是赤身裸体的，狼狈得无以名状，全身黑得像是从煤堆里爬出来

似的，臂膀肩背上布满了烧焦的痕迹，头发眉毛也都烧得七零八落，样子无比可

怕。

　　「你果然没被他们捉去啊，这真是太好了！」孟璇兴奋的打开车门，跳了出

来。只要色魔没落到警方手里，那她至少暂时可以目保了，同事们还不至于怀疑

到她。

　　阿威不答，摇摇昱晃晃的奔回路边暗处，搀扶着同样赤身裸体的石香兰走了

过来。

　　孟璇见两人都脚步不稳，忙上前帮忙，将两人分别扶进警车后排座位坐下。

　　「苗苗……苗苗在哪里……我要苗苗……」石香兰满脸泪痕，失神般喃喃念

叨着，双眸充满悲痛欲绝的神色。她身上虽然也有一些擦伤，但是比起阿威来却

好得多了，可是精神上却显然受到了巨大打击，就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孟璇似的，

不停的在那里流泪。

　　阿威叹了口气，苦笑一声，也不等孟璇询问，就主动将整个过程简单的说了

一遍。

　　「……不幸中的万幸啊，好在出入别墅的密道入口就在那间地下室旁边。姓

苏的抱着石大奶逃走以后，我忍痛挣扎起来，打开机关，拖着香奴钻进了密道，

又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终于逃出了火海！」

　　他的语气虽故作轻松，但是孟璇还是能感觉到当时惊险、危急的情景，不由

耸然动容，一时间也不知说什么好。

　　一而阿威回想起刚才几乎踏进了鬼门关里，也是心有余悸。也许是危难之中

的本能反应，也许是一瞬间的良心发现，也许是单纯的同情，他在冒火奔逃的过

程中，始终紧紧护着承受丧子之痛的石香兰，使她基本上没有受伤，而自己却差

点丢了性命。现在想想，就连他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

　　『该该死的石大奶！你和姓苏的破坏了我所有的计划……等着瞧，我会让你

们付出代价的……我会加倍向你俩讨还这笔债！』

　　阿威在心里咬牙切齿，更加深了对石冰兰的痛恨。不过他也清楚，眼下最重

要的就是逃命，报仇只好等以后再说。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石大奶会曾不会马土就下令抓捕我们？」孟璇终

于打破了沉默，紧张的问道。

　　阿威摇摇头：「别担心。我并没有在她面前透露你是我的同伙，她一定想不

到是你出卖了她！当然，你之前曾留下一些破绽，必须想法子及时修补才是……

不过现在暂时管不了那么多了，当务之急是赶紧把我们送到安全地点，一切等养

好伤再说！」

　　壬孟璇「嗯」了一声，心里稍微吁了口气。她忽然发现，自己现在真的是已

全心全意的依赖着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两人现在已是『同一根绳

索栓着的蚱蜢』，也因为这男人彷佛有一种天生的邪恶魔力，渐渐的支配了她的

身心，使她越来越心甘情愿被他控制。

　　这情形阿威自然也是一清二楚。他很早以前就已经摸透了孟璇的脾气、性格

和弱点。这外表开朗、胸无城府的可爱小女警，虽然拳脚功夫一流，但内心深处

还像个没完全长大的孩子，在关键问题上很依赖别人来为她『做主』。之前她最

听的是恋人王宇、以及上司石冰兰的话，但这两个人先后『抛弃』了她，令她的

内心既痛苦又空虚。于是阿威乘虚而入，正好取代了王宇和石冰兰在她心目中的

位置，成为她潜意识里认可的『支配者』。

　　可以说，现在的孟璇，和最近这段时间的石冰兰恰巧是两个极端！

　　——在魔窟里时，石冰兰是外表上已经完全驯服顺从，但内心却坚贞不屈。

而孟璇呢，则是虽然在外表上并未『奴化』，甚至不怎么肯叫出『主人』这两个

字，但是她在内心深处却已经认了这个主人了。

　　这次我虽然一败涂地，但只要手里还掌握着孟璇这张『暗牌』，将来就一定

可以东山再起、重新击败并捕获石大奶……

　　阿威想到这里，精神一振，正要说话，忽然听见有「嘀呜、嘀呜」的警笛声

由远到近的飞快传来。

　　他一瞥眼，已从倒后镜见到有三辆警车自后驶来，他慌忙扑到石香兰身上，

两人一起卧倒在后排座位上。

　　孟璇心里也是一阵紧张，转头望去，只见三辆警车已停在了旁边，最前面一

辆车里探出了老田的脑袋。

　　「小璇，是你呀！」老田认出了孟璇，惊奇地叫道，「怎么还不上去？呆在

这里干嘛？」

　　孟璇含糊应道：「呃……这就走。你们……怎么也来得这么快？」

　　「哎，何止是我们快啊，全局的同事都接到了命令，用最快的速度离开被窝

赶来这里了……操他奶奶的，这个新年算是彻底没戏了！」老田发了两句牢骚，

挥了下手，示意孟璇先走。

　　孟璇只得踩下油门，继续驾车向前开去。她一边操纵方向盘，一边低声道：

「糟了，现在人太多，我没办法调头送你们下山，只好等一下见机行事了！」

　　阿威闷哼了一声，预感到大事不妙。刚才老田的话他也听见了，看来整个警

局已经倾巢出动，按照警方的习惯做法，下一步必然是封锁这座山的所有出路，

以便抓到自己这个色魔。现在要是不能够下山逃脱，等一下恐怕就插翅难飞了！

但此时身后有三辆警车跟着，已经不可能离车而去了。再说自己身土有伤，再带

着一个石香兰，徒步逃亡也一定会落到警方手中。这下子可真正是进退两难了…

…

　　阿威心中焦躁，孟璇也是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彷徨无计的驾驶着警车，片

刻后到达了魔窟门前。

　　溶这时火势已基本得到了控制，到处都是烟雾。现场已有十多辆警车，将烧

成残砖断瓦的别墅围成了一圈。几十个警员正在有序的展开搜索工作。

　　孟璇停好车，对阿威做了个手势，就开门出来，心里暗暗盘算，应该找个什

么借囗离去才是。最好的借口自然是装病，但同事们人人都以为王宇仍落在色魔

的手中，按照自己的性格，这个时候不管再怎么病也该急着寻找王宇下落才是，

称病离去很容易引起怀疑的。

　　正在苦苦思索时，忽然见到好几个先来的警员，正围着前面不远处谈论着什

么。孟璇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小片草皮，被移了来开，露出下面的一个黑黝黝

洞口。

　　「原来地道的出口在这里，位置还真隐蔽啊！」

　　「嗯，看来色魔就是从这里逃出来的，现在肯定已经在下山的路上了！」

　　「不要紧。李局长已经下令，把整座山都包围起来。我们这就去连夜搜山，

肯定能找到他！」

　　那几个警员说着，取出对讲机请示了几句后，就奔向自己的警车去了。

　　孟璇仔细看去，那洞口深处都是泥沙，已经堵死了。一定是阿威和石香兰从

这出口离开后，里面的地道塌方了，因此只剩下这么一点狭小空间。她一边想着，

一边继续向前踱去，准备佯装将现场全部查看了一遍，确实没有找到王宇的踪迹

后，再提出离开的要求，同事们就不会怀疑了。

　　不料才走了数步，就见老田快步走来，召集了周围的十多个警员说道：「刚

刚接到李局长的新指令，搜山的人手严重不足，我们现在立刻去支援！」

　　警员们齐声答应了，在老田的安排下，每三个人分成了一组，走向各自的警

车。

　　「走吧，小璇。还愣着干什么？」

　　两个跟孟璇同一组的警员走了过来，很自然的走向她的警车。

　　孟璇大惊，失声道：「别……别开这辆车车！我们换一辆车吧……」

　　「为什么啊？你这辆车性能最好，我最喜欢开了！」

　　其中一个警员做了个鬼脸，打开车门坐进了驾驶室，另一个也拉开了后排车

门。

　　这一瞬间，孟璇的心急得几乎跳了出来。谁知车门拉开后，她就呆住了。

　　整辆警车里面空空如也，阿威和石香兰就彷佛人间蒸发了似的，消失在空气

中！

　　「快上来，小璇！」两个警员都催促了起来。

　　孟璇如梦初醒的应了一声，纵身钻进车里，大脑一片茫然。她这时已想到，

阿威必定是趁旁人没留意时，偷偷拉着石香兰离车而去了。但问题是，别墅周围

有一整圈的警车围着，到处都有警员巡视搜索，他要离车或许不难，可要沿着公

路逃走而且不被任何人发觉，那除非有隐身术才能做到了，真正是不可思议！不

过，她对阿威的能耐已领教过多次了，心想胡乱猜测也没用。好在他身边有个石

香兰，真到了紧急时刻，还可以拿她来做人质，未必就没有逃出包围的可能。

　　于是，孟璇再次定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坐在警车里，伸手摸出腰间的配枪，

俭查了一遍弹匣。插回配枪后，她又想起自己的手机里存有色魔的简讯，应该赶

紧删除才是。但怪事发生了，手机居然也不见了。而她明明记得，她开车上山时

曾使用手机，用完了顺手放在车头的，现在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盂璇心中一动，暗想莫非是阿威拿走了自己的手机，以便能够保持联系？于

是她斗身边的同事借来了手机，试着拨打了自己的号码。

　　电话果然接通了，但对方却沉默不语。

　　孟璇压低嗓音道：「喂，我是小璇。你是……」

　　电话里传来了「嘿嘿」一声轻笑，接着就挂断了。

　　孟璇听出那果然是阿威的声音，长长的吁了口气，转头对身边的同事掩饰的

笑道：「我手机忘在亲戚家里了，还好没丢！」

　　那警员一笑，说那就好，又叫孟璇尽管使用他的手机。

　　孟璇道谢后，想了想，发出了一条简讯：「你在哪里？」

　　半分钟后收到了回答：「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哈！」

　　孟璇略一沉吟，恍然大悟。

　　原来阿威竟拉着石香兰，趁人不注意神不知鬼不觉的躲进了这辆警车的后车

箱里，难怪没有被任何人发现。

　　「别轻举妄动。一切等我消息！」

　　「ＯＫ！」

　　孟璇将这几条简讯都删除了，然后把手机还给了同事。她暗暗琢磨眼下的形

势，现在李天明、老田等人都认定，色魔已经向山下逃跑了，所以他们的精力只

会集中在搜山上，绝大多数人手将被派去漫山遍野的搜寻，因此短时间内，阿威

还是安全的！然而时间一长就难说了。老田他们都确定色魔插翅难逃这座山，搜

不出来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整个搜寻的行动不知道会延续多少天。这期间要想单

独开走这辆警车，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机会。而阿威和石香兰困在后车厢里，只

要发出稍微大一点的响动就会被人察觉了，何况吃喝也是个大问题。

　　唉，现在真的是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孟璇心烦意乱的想着，只果脸上充满忧色，望着车窗外不断飞逝的夜景，心

情再次跌到了谷底。：…

　 ＊＊＊　　　　＊＊＊　　　　＊＊＊　　　　＊＊＊

　　上午七点整，天刚蒙蒙亮。Ｆ市协和医院的高级病房。

　　「什么？这不可能！你……你一定是在安慰我……」

　　躺在病床上的石冰兰猛地坐起身来，激动得全身都在颤抖。她已经换上了一

身整齐的淡蓝色病号服，凌乱的秀发和苍白的俏脸，样子憔悴得令人心疼。

　　「是真的啦！我听见你的同事们亲口说的。」苏忠平坐在她身旁，心疼地拍

着她的手臂道，「起火的现场经过仔细搜索，只找到……那具烧焦的小小婴儿遗

体，此外就再也没有发现任何成年人的遗体了……倒是在别墅外面，他们还发现

了一个密道出口，可以确定香兰姐和……那个魔鬼，都已经从密道里逃生了！」

　　石冰兰呆了足足半分钟，脸颊上逐渐泛起了激动的红晕，自言自语道：「这

么说姐姐没死……太好了……原来姐姐没死……真是太好了……」

　　苏忠平忍不住提醒道：「可是那个变态色魔也没死……」

　　话一出口，他就马上后悔了。妻子承受了何等痛苦的折磨，现在难得高兴一

下，刚才这话等于是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实在愚不可及。

　　果然，石冰兰的笑容立刻凝结了，双眸中露出了惊骇、愤恨、羞愧和恐惧交

织的神色。

　　苏忠平见了更加懊悔，恨不得打自己一个嘴巴。他突然发觉自己潜意识里，

是多么多么的希望刚才那场火能够烧得更猛烈、更残酷一些，只要能将色魔置诸

死地，哪怕是拖上一个无辜的石香兰也没啥大不了。

　　现在，这个愿望当然是破灭了，因此他刚才丝毫也没有妻子的那种激动。

　　「色魔……一定是挟持着姐姐逃走了！他又……逃走了！」

　　苏忠平听出妻子的语气满含痛心失望，忙道：「这次他绝对逃不了啦！你们

警局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把整座山都包围了起来，正在展开地毯式的搜索，就

算他变成了一只苍蝇都飞不出去了！」

　　「唉，你不知道，警局里有色魔的同伙充当内奸，再严密的罗网都会有漏洞

的……不行，我要立刻通知李天明和老田，绝不能让内奸的阴谋得逞！」

　　石冰兰说着，满脸焦急，就想从床上坐起身来。

　　苏忠平慌忙拦住她，好说歹说，但她却执意不肯听从。最后双方只得各退一

步，苏忠平拿出手机递给妻子，让她打电话给李天明和老田予以警示，她才勉强

同意了不再下床。

　　打完电话，石冰兰仍显得忧形于色。苏忠平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柔声劝她

躺下好好休息，又问她是否肚子饿了，想吃点什么？但她却怔怔的保持沉默，仿

佛根本没有听到。

　　这时，一个穿白长袍的女医生走了进来，示意要给石冰兰打消炎针。

　　石冰兰彷佛如梦初醒，「嗯」了一声，转头对苏忠平抱歉地道：「是啊，我

肚子是饿了，现在好想吃一碗热呼呼的皮蛋瘦肉粥…」

　　「好啊，我这就帮你买去！」苏忠平爽快的答应着，披上外衣就走出了病房。

　　那女医生走上前来，动作熟练的拉高石冰兰的右臂衣袖，替她打了一针，接

着拿出一份病历报告，用温和但却是职业性冷漠的声音开了口。

　　「您的ｘ光片和身体检查结果都出来了，总的来说不算太严重，就是全身有

多处鞭伤的痕迹，阴唇和阴道内壁都有明显的撕裂，不过也都不怎么要紧，很快

就会痊愈的。只是您的身体状况目前非常虚弱，还有一些轻微的炎症，要多卧床

调养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康复。」

　　「我知道了，医生。谢谢你！」石冰兰靠在床头，疲惫而平静的道。

　　「另外，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女医生顿了顿，凝视着她道，「您已经

有了两个多月的身孕……」

　　女刑警队长全身一颤，手掌猛然抓紧了被单，俏脸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其实这个结果早就在意料之中，自落入色魔掌心后她不知被奸淫了多少次，

对方非但不许她采取避孕措施，相反还故意选择在受孕期问更频繁的媾和，要是

这样都没怀孕才真是奇怪了。

　　事实上她的小腹已经有微微隆起的迹象，只是因为之前腰肢实在太过纤细，

所以现在给人的感觉只是略有些丰腴罢了，她一直都安慰自己说那是缺少锻炼后

『发福』的缘故，直到此时此刻才不得不彻底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医生，请你安排一下……」石冰惨然道，「我想现在就去做人流，把胎儿

打掉！」

　　「现在不行！你的身体太虚弱，至少也要调养五天，等元气恢复了才能堕胎！」

　　「五天？不，我连一刻都等不了！」石冰兰蓦地失控了，流着泪厉声喊道，

「你必须现在就帮我打掉这个孽种，现在！」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女医生不为所动，坚持道，「现在就堕胎很容易

对你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我是医生，必须对病人负责！」

　　石冰兰无可奈何，慢慢的也冷静了下来。她自然知道医生说的有道理，于是

也就强忍住身怀孽种的羞辱感，伸手抹去了眼泪。

　　「好吧，我就等五天……五天之后，请您无论如何别再阻止我！」

　　女医生叹了口气，皱着眉头答应了，收好病历，转身走了出去。

　　石冰兰颓然躺回床上，默默的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胸口泛起一股恶心感，张

口「哇哇」的呕了起来。她本能的抓起枕巾堵在嘴上，生怕弄脏了床铺，然而过

了半晌，枕巾只是被打湿了一些，却没有任何秽物。她顿时明白了过来，只感到

荒谬绝伦。

　　这真是太讽刺了，就在逃出色魔掌心、重见天日的这一天，她居然迎来了生

命里第一次的妊娠反应！而这反应的源头，正来自于肚子里被色魔下的种！

　　极度的悲哀涌上心头，石冰兰真想放声痛哭一场。但就在这时，她听到外面

走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那是丈夫苏忠平买了热粥回来了！她忙用最大毅力控制

着自己，忍住又要夺眶而出的眼泪，嘴角甚至还浮现出一丝微笑，用最平静、温

柔的表情，抬头望向正推门而入的丈夫……

　 ＊＊＊　　　　＊＊＊　　　　＊＊＊　　　　＊＊＊

　　「好宝贝……你真乖……妈妈抱你……嗯嗯……真乖……」

　　断断续续的微弱声音，在后车厢里呢喃着，将昏沉沉的阿威给惊醒了。他睁

开眼来，眼前还是一片漆黑，接着感到身体在微微震荡着，时不时的在惯性作用

下滑向车厢两头，耳边响彻着刺耳的警笛声，空气沉闷得令人窒息。

　　这一切都在提醒阿威，他现在的环境仍然没有改善——警车仍在执行任务的

路途上奔驰着，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所以他也只能继续待在这见鬼的后车厢

里，痛苦的煎熬下去。唯一令人安慰的，是紧紧挨在怀里的这具丰美成熟的性感

女体，那温暖而柔软的触感，感觉是那么样的真实，跟冰冷黑暗的车厢成为鲜明

的对比。

　　「烦死了，快给我闭嘴！」阿威没好气的低吼道，「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你

的小苗苗已经死啦！是你妹夫苏忠平放的火，是你妹妹石大奶见死不救，这完全

是他们的责任，别再跟我罗啰嗦嗦了……」

　　由于生怕惊动了警车上的人，因此阿威的声音压得很低，而石香兰也彷佛没

听见似的，嘴里仍在梦呓般的喃喃，不断重复的只是那两句话。

　　看来，这巨乳美女护士长的神智已经有些迷糊了，大概是丧子之痛的打击太

过巨大了，令她的精神几乎崩溃，自从被阿威强行救出火烧现场后，就一直是这

副痴痴呆呆的样子，彷佛已经着魔了。

　　阿威叹了口气，也不忍心再斥责她了，胸中的烦闷已是无以复加。他摸出孟

璇的手机，打开电源，萤幕显示时间已是年初二的中午了！也就是说，两人困在

这后车厢里已超过三十小时了。这期间粒米未进、滴水未沾，再加上全身被烧伤

的部位火辣辣的疼痛，令身强力壮的阿威也有些吃不消了，精疲力竭的只想闭上

眼好好睡一觉。但是他却拚命咬紧牙关，强迫自己不能睡着。因为后车厢里空气

流通不畅，一旦入睡说不定就会永远醒不过来了。何况要是突发什么意外，睡着

了也就无法及时应变了。

　　——唉，孟璇这小妮子太他妈的单纯了，连骗人都不会！如果是我自己，随

便找个理由就能借故脱身，早就一个人把警车开走了……

　　阿威在心里抱怨着。他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景，但却能听到许多动静，特别

是孟璇的声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清晰的传进来。这小女警显然是在不断发出暗

示，故意跟同事说话说得很大声，而且经常冒出「坚持下去」「快了」「正在想

办法」等语句，有时甚至还装作自言自语，透露出不少的信息。

　　根据这些暗示，阿威大致也能瞭解到外界的现状。在这三十多个小时里，这

辆警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山道上来回飞驰，虽然偶尔也有停下过，或是开到山下去

加油，但车里最少都有三个以上的警员，而且一直在执行任务的状态中。

　　这大概也是孟璇始终不得其便，无法偷空将他放走的原因。

　　阿威沮丧地摇摇头，又查看了一下手机的收信匣。他希望里面会有孟璇再次

借用同事手机，偷偷发来的简讯，告诉他什么时候才会有逃脱的机会。但是看来

看去，里面收到的几条简讯都是其他警员发给孟璇的，没有一个像是孟璇本人的

口吻。

　　——糟糕！要是搜索行动持续好多天，这辆警车就这么连续开下去，我就算

不被警方捉住，最后也要饿死、渴死在这里了……

　　阿威暗暗焦急，但一时间也无计可施，心绪烦乱之下，体力也更加支撑不住

了，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重，渐渐的陷入了昏睡中。

　　迷迷糊糊之际，他感到全身烧伤之处更疼了，喉咙更是干的快冒烟了。他隐

约意吼到大事不妙，这么长时间没有喝水，再加上后车厢里十分闷热，他已经出

现了脱永的迹象！

　　「水……水……给我水……」阿威虚弱的呻吟着，灵魂彷佛飘了起来，在半

空中悠悠荡荡了许久，然后落了下来，落在了一片安静而美丽的草原上。

　　不远处坐着个赤裸着上身的中年美女，正用爱怜的目光望着他。

　　「妈妈！」阿威失声惊呼，摇摇晃晃的奔了过去，一头扑进了她的怀里。

　　「妈妈……我好想你……妈妈……我真的好想你……」他激动的语无伦次，

泪眼朦胧之中，就看见母亲温柔的笑脸，还是像多少年前一样的慈爱动人。

　　「孩子，你渴了吧……来，到妈妈胸前吸一口奶水解渴吧……」

　　阿威脸一热，居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但是母亲却一直微笑着，用眼神鼓励

着他。那眼神是圣洁坦然的、充满亲人的疼爱……

　　于是他也坦然了，抬起头凑近母亲胸前，鼻尖先触碰到了那丰满无比的柔软

肉球，一股温热的液体顿时流了下来，暖暖的淌过了脸颊！

　　这是乳汁！救命的乳汁！

　　阿威如获至宝，毫不犹豫的张开大嘴，直接叼住一粒娇嫩的奶头吸吮起来。

甜美的奶水立刻汨汨的流进了嘴里。

　　嗓子不再冒烟了，他就像久旱逢甘霖似的，贪婪地舔吸着这可口的乳汁，一

边吸还一边不断的挤捏着肥硕柔软的乳肉。

　　母亲的胸脯是世界上最温暖安全的靠山，母亲的奶水是世界上最纯洁清甜的

饮品……当然，还有母亲胸前的这对丰满的大奶子……那不是后来被奸夫肆意玩

弄的两团淫肉，而是自己幼小心灵中最虔诚向往的圣母峰……

　　「妈妈……妈妈……」内心深处突然迸发出了这深情的呼唤，阿威像个孩子

般哭了起来，情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泪。

　　「好孩子……乖孩子……」母亲显然听见了他的心声，将他的脑袋搂得更紧

了。

　　「妈妈……别抛下我不管……妈妈……」阿威也紧紧搂住母亲，泪流满面的

磨蹭着她高耸硕大的双乳，然后又忘情的轮流吸吮着两粒乳头，将芳香的奶水源

源不绝的吞进了口中。

　　「乖孩子……妈妈在这里……妈妈葆奶吃……乖孩子……你千万不能再死了

……」这话如雷声骤响，青翠的草地、慈爱的母亲突然从眼前消失了，取而代之

的是黑暗封闭的后车厢、以及紧挨在身边的丰腴肉体。

　　阿威晕晕乎乎的揉着眼睛，这才发现自己抱着的是赤身裸体的石香兰！嘴里

含着的，也是石香兰的丰满大奶子ｉ。

　　「乖孩子，妈妈疼你……乖……」石香兰仍在呢喃，一只手还轻轻拍着他的

背脊，彷佛真的已经将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阿威啼笑皆非，不过他现在已经虚弱的连大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能静

静的躺着，被动承受着石香兰浓浓的『母爱』。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了。阿威一时昏睡，一时苏醒，不知不觉间竟又

熬了两天两夜！这期间他完全靠着吸吮石香兰的奶水获取养分，才能勉强支持下

去。他不止一次的庆幸自己当初的英明，用特殊的药物把石香兰调教成了一头超

大产量的『奶牛』，即便是在丝毫没有进食进水的情况下，双乳也会源源不绝的

分泌出乳汁来。

　　不过，这只是身体暂时还残留着药物激素的缘故，奶水毕竟不可能凭空变出

来。到了初四晚上，巨乳里的奶水终于也到了枯竭的程度，再怎么吸也都吸不出

来了。

　　「来！你……你也喝一点……」挤压着柔软的大肉团，把最后一点儿奶水吸

进了嘴里，阿威摇摇晃晃的凑到了石香兰唇边，将一半的汁水喂进了她的口中，

这两天就是靠着这种方法，他和她同甘共苦，强迫她跟自己一起活下去。

　　但是这一次，女人突然咳嗽了起来，奶水全部呛了出去。

　　阿威无力的叹了口气，心中首次泛起绝望感。要是有可能的话，他宁愿喝下

自己的尿液，只要能生存下去。但身体的极度缺水却使他连尿都排不出半滴来。

　　「我……我不行了……」石香兰用仅存的微弱气息说着，声音已经越来越低

了，「乖孩子……妈妈真的不行了……妈妈要死了……」

　　「不！你不能死！不！」阿威热血沸腾的狂吼着，拚命捶打、踢腾着后车厢，

发出「咚咚」的巨大响声。这时候他的神智也接近混乱，竟完全忘记了警车里还

有警员，发出这么大的动静必然会惊动他们。

　　果然，还没踢腾几下，他的身体突然往前一冲，撞到了后车厢最里面！这是

因为警车猛然刹车停下了！

　　阿威一惊，蓦地里回过神来，心中大为懊悔。要是这样子落到警方手里，他

真正是死不瞑目！然而这时他已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只能坐以待毙了。

　　「卡嚓」一声，后车厢的车盖打开了。

　　满天星光漏了下来，映照出的是孟璇的只果脸！

　　只有孟璇一个人，没有任何别的警员在旁边！

　　阿威长长的吁了口气，整个人都松懈了下来。

　　「天啊！你在里面搞什么鬼！」孟璇埋怨道，「幸好我终于找到借口，单独

把这辆车开出来了，要是半小时前你这么闹，当时车上还坐着两个同事，那就一

切全完了！」

　　「是我不好，咳咳……小璇，赶紧把我们送到你家吧……」阿威艰难地说着，

在孟璇的帮助下，吃力的从后车厢里爬了出来。接着是石香兰，也被孟璇搀扶了

出来，都送进了警车的后排座位。

　　夜色阑珊，街上行人寥寥，并未有人注意到这边发生的情景。

　　警笛轰鸣声中，警车风驰电掣般穿过了长街，转眼就消失了……

　 ＊＊＊　　　　＊＊＊　　　　＊＊＊　　　　＊＊＊

　　「……本台最新消息。警方发言人透露，初一凌晨起火燃烧的【王公馆】旧

址别墅，业主系一外籍华侨，但其已有多年未曾入境。警方经调查后发现，该华

侨与数月前被击毙的孙德富素有旧怨，不排除其早已在境外遭到毒手的可能……

警方表示，该名华侨应与罪案无关，相信是孙德富蛮横的长期霸占别墅，并将之

赠送给他人，以至于别墅最终被改造成恐怖的犯罪场所……目前警方正设法联络

其亲友求证……」

　　「另一方面，警方的搜山行动已进入第四天，共计出动警力四百余人，警犬

二十余只，但到目前为止仍一无所获……警方发言人承认疑犯很可能一早就不在

包围圈里，他们最快将在明、后日取消行动，收队返回警局另寻线索……」

　　新闻播放完了。阿威拿起遥控器，「啪」的关掉了电视，闭目沉思了起来。

他此刻正趴在客厅的沙发上，全身好多部位都缠着绷带，看上去像个包扎不完全

的木乃伊，样子又怪异又吓人。

　　上一次被包扎成这样，还是在许多年前。当时仇人所放的一场大火，不但让

阿威差点丢了性命，还彻底烧毁了他的面容。这一次烧伤的程度虽然不及那次严

重，但却因为在后车厢里憋闷了太久，使得不少伤口溃烂了。幸好他现在已是成

年人，而且身强力壮，抵抗力远超常人，因此才没有继续恶化下去。

　　客厅另一头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那是孟璇正在踩着室内单车健身。

　　这小女警身上只穿着简单的运动背心和短裤，虽然娇小但却玲珑浮凸的身材

曲线展露无疑，光溜溜的两条玉腿使劲的蹬着踏板，充满了女性特有的力量和美

感。

　　阿威忽然睁开眼，对她招了招手：「过来！小璇，到我身边来！」

　　「干什么？没看到我在锻炼吗？」

　　「先停一停，我想起一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孟璇听他语气郑重，依言，停止了踏踩，跳下单车走到了沙发边。

　　「什么事？」

　　阿威不答，先用贪婪的眼光打量着着她。

　　这小女警正锻炼到紧要关头，微微的喘着气，挂满汗珠的晶莹胴体散发着青

春亮丽的光泽，胸前一对饱满坚挺的乳峰胀鼓鼓的撑着小背心，正随着娇喘活泼

的跳动着，并且从腋下溢出一小半白嫩的肉团来。

　　阿威看得色心大起，忍不住伸出禄山之爪，就想在那对丰满肉球上捏一把。

　　孟璇却及时警觉，一个敏捷的后跃就躲开了，压低声音叱道：「我说过，阿

宇在那边卧室刚刚才睡着，我不想惊醒他！」

　　阿威讪讪一笑：「别误会，我现在就算有这念头，也没这体力啦……我只是

看你身上流了这么多汗，想帮你把背心脱掉，让你光着身子锻炼得更轻松一点而

已……」

　　孟璇脸一红，「呸」了一声：「我没空跟你胡闹！」说着又狠狠瞪了他一眼，

转身就想走回去继续踩单车。

　　「喂，别走啊。我是真的有正事跟你说！」阿威换上一副严肃表情，问道，

「刚才新闻说你们警方准备放弃搜山了，是不是真的？」

　　「那还有假？」孟璇停下脚步，没好气的道。

　　阿威面露忧色：「喔，这就不妙了！」

　　「怎么了？」

　　「你想啊，你那些同事放弃搜山，说明他们也相信我这个色魔已经成功脱逃

了。傻子都能想到，这一定是内奸的『功劳』！他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彻底清

查内奸了……」

　　孟璇耸然动容：「难道你认为，他们很快就会怀疑到我吗？不，不会的……

他们绝不会想到你是躲在我的警车里逃脱的！而且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以前

表现出来的对你的仇恨，谁都看得出不是假装的……」

　　「话是没错，但别人也许不会怀疑到你，石大奶就很难说了。不要忘记，你

曾经按照我的吩咐，在电话里欺骗她说王宇已经死了！当她发现其他同事没有一

个人听说过王宇的死讯时，马上就会联想到你的前后矛盾的地方，难免就会产生

怀疑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孟璇的脸色顿时变了。

　　是啊，这真是个糟糕的破绽！石大奶迟早也会和同事们谈到阿宇的。那时候

双方一核对细节，就会发觉自己在这问题上撒了谎。尽管自己可以辩解说是色魔

的逼迫啦、不想让同事们担心啦……等等理由，但终究很难交代过去，别的人也

还罢了，细心敏锐的石大奶一定会看穿自己的诡计的……

　　她越想越担忧，脱口而出道：「那怎么办好呢？」

　　「唉，实在很难办啊……我要好好想一想才行……」阿威故意装出为难的表

情，皱眉做苦恼状。

　　「嗯，你慢慢想吧。想出来了赶紧告诉我！」孟璇毫不在意的说着，走回客

厅角落，继续踩动单车锻炼起来。

　　阿威又好气又好笑。他本来是想逗逗这小女警，看她焦虑害怕的模样，谁知

她一派天真，彷佛认定自己这个『主人』必然能解决问题，因此一点也不在乎。

　　「喂，小璇，想办法是需要灵感的。你这样子我就想不出来了！」

　　孟璇再次停下踏踩，愕然问道：「那你要我怎样？动脑筋的事，我根本就帮

不上忙啊！」

　　「不要你帮忙，只要你把背心短裤都脱掉，让我欣赏到你裸体锻炼的样子，

我的灵感搞不好就会突然来了！」

　　孟璇满脸通红，叱道：「去死！我信你才怪！」

　　「真的真的！」阿威愁眉苦脸地说，「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会拿来开玩笑

呢？看到女人的裸体，我心里才能平静下来，脑筋也才会变得敏锐清晰……」

　　孟璇将信将疑的瞪着他，彷佛在判断他到底是不是说笑。半晌，她红着脸用

很凶的语气道：「要是让我发现，你又在骗我的话，我会一枪毙了你的！」说完，

她干脆俐落地脱下了小背心，又脱掉了短裤，汗津津的娇小胴体顿时一丝不挂的

裸露了出来。

　　阿威眉开眼笑的说：「我怎么会骗你呢？你继续锻炼吧，我很快就能想出办

法了！」

　　孟璇哼了一声，果然就这么赤身裸体的又踩起了单车，耸翘的光屁股微微凌

空，一副标准的单车运动员姿态。随着快速有力的踏踩动作，胸前两个饱满挺拔

的肉球也在明显的颤动着，一粒粒汗珠顺着诱人的乳沟淌了下来，看上去有种英

姿矫健的性感。

　　阿威目不转睛的欣赏了好一阵，心里无限感慨，这小女警无论容貌、身材都

是一流的，只可惜在情场上遇到了比她更强的石大奶，才会一败涂地，永远也得

不到她想要的爱情。

　　「喂，你色迷迷的一直望着我干嘛？」孟璇咬着嘴唇，恨恨地道，「都过了

这么久了，你到底想出了办法没有？」

　　阿威忍住笑道：「想出来了。办法很简单，就是五个字——先下手为强！」

　　盂璇一脸茫然道：「先下手……向谁下手？石大奶吗？」

　　「对！」

　　「怎么下手？她现在可是在严密保护下……」

　　阿威不答，沉声道：「警方的搜山行动如此严密，按理说我这个色魔是绝不

可能逃脱的，但最后还是被我逃脱了。这是为什么呢？第一种可能当然就是警队

里有内奸，但是否还存在第二种可能呢？」

　　孟璇仍是满脸迷惘，摇了摇头。

　　阿威自己接了下去：「第二种可能，就是『色魔』根本是光明正大离开现场

的，只不过没人知道这个人是色魔罢了！」

　　孟璇终于明白了过来，骇然道：「你是说苏忠平？你还想嫁祸给他？」

　　阿威阴森森的一笑：「我们原来的计划，不就是要嫁祸给他嘛！虽然一场意

外打乱了我的部署，但只要把原计划稍微变动一下，还是可以充分利用的。区别

只在于，现在没法灭口了而已！但至少，我们可以先把你那些同事的怀疑转向苏

忠平，为我们赢得一些宝贵的喘息时间……」

　　「这……恐怕很难吧！在你原来的计划里，苏忠平被杀、石大奶被你掳走，

两个人都没法为自己辩白，嫁祸才有可能成功啊。现在他们俩都好好的活着，而

且石大奶也已经听你亲口说过了整个计划，要揭穿是易如反掌的事！」

　　「没错，我的诡计当然瞒不了石大奶，现在的形势也比原来恶劣得多！不过

我们却也有一点有利之处，那就是我们将多了一个最强有力的同盟者！」

　　「同盟者？是谁？」

　　「是你们的新任局长李天明！」

　　「啊，是他……可是你不是说过，你曾经给他打过电话要『和解』，但他却

拒绝了吗？」

　　「哈，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李天明拒绝我，是因为他刚刚才代理局长，生

怕瞒不过部下，自然不敢随便跟我做交易。但现在情形不同了，他此刻心里多了

两个严重的『疙瘩』，逼得他不得不跟我合作了！」

　　「哪两个疙瘩？」

　　「第一，李天明最忌的就是石大奶！在赵局长心目中，石大奶才是理想的继

任者。假如她没有被我绑架，现在说不定已经是副局长了，哪里还轮得到李天明

呢？所以，石大奶落入我手中，暗地里最高兴的就是李天明了。虽然他也要面对

破案的压力，但却少了一个最有威胁的竞争对手，那还有不爽的吗？他巴不得石

大奶永远都在我手中……谁知现在却被石大奶逃出来了，李天明心里一定失望极

了，心情绝对比任何人都差…」

　　孟璇听得瞪大眼，不由自主的连连点头。

　　「第二，李天明之前曾经对媒体宣布，关于『偷拍』的丑闻，其实是石大奶

自已安装的针孔摄影机！现在石大奶逃出来了，当然会用事实推翻这一结论，为

她自己洗脱罪名。这等于是结结实实的打了李天明一巴掌，令他颜面扫地，而且

将来省市的领导追究起来，他必然会受到重责，要是媒体舆论再一介入，那时别

说是他梦寐以求的正式局长宝座了，就连现在这个代理的也都坐不稳啦，搞不好

就会被轰下来！」

　　阿威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神色更加阴沉了。

　　「所以嘛，李天明现在最想做的事，不是如何抓到我这个色魔，而是怎样先

解决掉石大奶这个心腹大患！他最害怕措心的，是石大奶有可能已经掌握了关于

我的重大线索，很快就把我给缉拿归案了。那样石大奶的名声会重新如日中天，

到时舆论再置疑起『偷拍』丑闻的始末来，李天明就一切都完了！」

　　孟璇想了想，沉吟道：「确实如此，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李天明就算真的

想跟你合作，他也不能一个人就说了算呀。色魔一案的影响太大了，随便嫁祸给

苏忠平是很难交代过去的，我那些同事们也不会服气……」

　　「当然，这一点我很清楚。李天明的确不可能明目张胆的答应跟我合作。我

所说的『合作』，是指他会跟我达成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现阶段

石大奶才是我们俩共同的、最大的敌人！他就算想要抓我归案，也要等先解决了

石大奶再说！」

　　「你的意思是，李天明会顺水推舟，真的把苏忠平抓起来吗？」

　　「抓起来倒未必，他心里当然明白苏忠平不是色魔，但只要有了我提供的所

谓『证据』，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对苏忠平展开调查，然后以避嫌为由借故架空

石大奶的职权……这样，等他最终抓到我之后，再来洗刷苏忠平的清白，恢复石

大奶的职务，那时他不仅能获得最大的荣誉，还成为了石大奶夫妻的『恩人』！

如此一来他的宝座就坐稳啦，石大奶也永远不能对他构成威胁了！」

　　孟璇长长的吐出口气：「我明白了……嗯，那么具体步骤该怎么做，你快告

诉我吧！」她的声音虽然显得有些紧张，但眸子里已全是佩服信赖的神色，显然

是真正把眼前这个男人当作了最有力的依靠。

　　「步骤我还要认真考虑一下，嘿嘿，你给我来一段裸体健身操吧，我看得来

了兴致，说不定马上就会考虑清楚了！」

　　这次孟璇没有丝毫迟疑，一声不响跳下了单车，果真就在客厅里练起了一套

简单的健身操。全裸的娇小胴体在地毯上灵活的扭动着，甩臂、踢腿、扩胸、提

臀，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性感而野性的魅力……

　 ＊＊＊　　　　＊＊＊　　　　＊＊＊　　　　＊＊＊

　　早上八点，Ｆ市协和医院。

　　「冰兰，今早想吃什么？我帮你去买！」

　　苏忠平端来一脸盆热水，放在了病床边，一边柔声询问着妻子，一边替她拧

好了一把热毛巾。

　　「嗯，我……我想一想！」

　　石冰兰接过热毛巾，回避着丈夫的眼光，心里矛盾异常。

　　今天是住院的第六天了，等一下她就将被推进妇产科，做堕胎手术。而可怜

的丈夫却还被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石冰兰反复叮嘱过院方，就连自己因

奸受孕的事，都瞒着丈夫。她只希望悄悄的打掉孽种，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也

免得丈夫受到更痛苦的打击。不过，堕胎虽然是个小手术，但至少也需要一个多

小时。必须想个什么理由将丈夫支出医院一段时间，这样才不至于穿帮。然而她

已经苦苦思索了好久了，还没有想出什么合理的借口来。

　　——唉！

　　石冰兰无奈的叹了口气，感到十分苦恼，不仅是因为堕胎，也因为搜索色魔

的行动终于还是失败了！就像她之前担心的那样，色魔如同变魔术一般，从警方

的严密包围圈里逃脱了。

　　这说明，警局里潜伏的『内奸』再次发挥了作用，在同事们的眼皮子底下成

功的掩护了色魔！

　　——这『内奸』到底是谁呢？

　　石冰兰紧蹙双眉，又在心里回忆了一遍上个月的某晚，色魔将她带到刑警总

局办公室的情形。

　　毫无疑问，当时那个『内奸』也在警局里，很有可熊爪是当晚值班旨中的一

个。可惜的是，石冰兰无法确认，『当晚』究竟是哪一天——她被囚禁在魔窟的

这三个月，根本没有见过太阳，过的是不分昼夜的性奴生活，对于具体日子根本

失去了概念。现在她只能隐约判断，那一晚大致是在一个月前，但前后误差一周

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因此问题就复杂了，在前后一周的日子里，值班警员天天

晚上都不同，总共涉及的人数至少占全局的三分之一，如此庞大的范围，要想暗

中调查出来是绝无可能的，只能通过逐个询问、逐个排除的办法来缩小名单。但

如此一来不懂会马上打草惊蛇，而且还容易把部下们都得罪光了……

　　石冰兰越想越是烦闷，各种难题在脑子里此起彼伏，一会儿是堕胎，一会儿

是内奸，令她思绪混乱，怎么也静不下心来。

　　就在这时，走廊突然传来一阵轻微但整齐的脚步声。

　　石冰兰一听就知道，来的必定是警局里的同事们，精神顿时一振。这些天由

于忙着执行搜山任务，同事们都还没有来医院里看过她，只是用手机发来简讯问

候而已。今天想必是任务结束了，这些人就一起来了。

　　苏忠平也听到了脚步声，起身打开了门，十多个警员在老田带领下踏进了病

房。

　　「队长！」

　　警员们先是齐声向她问好，然后又走过来请安，恭恭敬敬的样子，似乎跟从

前完全没有任何不同。但石冰兰还是敏锐的发现情况有异！这些老部下望着她的

眼神里，有着明显的怜悯、同情和感慨之色，一个个彷佛欲言又止，就连笑容都

颇为苦涩。

　　「老田，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石冰兰沉住气，淡淡问道，「是接到了上级

的命令，要处分我吗？」

　　老田叹息一声，吞吞吐吐的说道：「队长，李局长吩咐，您和苏……苏先生

由于涉及到针对王宇的故意伤害案件，必须立刻到警局里接受调查……」

　　苏忠平又惊又怒：「什么意思？要逮捕我们吗？难道你们没看见，冰兰她受

了多大的伤害，现在身体都还没恢复，你们居然就要强迫她去接受调查……」

　　话没说完，就被石冰兰娇喝一声打断了：「别说了，忠平！」

　　大概是声音喊大了一些，她突然咳嗽了起来，咳的很是辛苦，脸都胀红了。

苏忠平本来正要暴跳如雷，但见妻子这副样子不由一阵心疼，只得含泪硬生生的

咽下了话语，无言的轻轻拍打着她的背脊。

　　石冰兰喘息了片刻后，面容恢复了平静：「我知道了，老田。我们这就去办

出院手续！」

　　话犹未了，一个护士匆匆走了进来，劈头就对石冰兰道：「还没准备好吗？

再过一会儿就轮到你啦……」

　　「噢，那个啊……我突然不想做了！取消吧，等以后再说！」

　　石冰兰生怕对方多说露了破绽，忙含糊其的应了两句，接着连使眼色示意对

方出去。

　　苏忠平和警员们都不知两人在说啥，以为只是谈及普通的检查而已。那护士

却马上会意，点了点头，知趣的转身走了。

　　目送着护士的背影，石冰兰忽然又泛起了一股深深的悲哀，而且还有一种莫

名其妙的预感，似乎错过了这个堕胎的机会后，肚子里的孽种就将在自己的子宫

里生了根，永远也不可能用人工的方法毁灭掉了……

【第十集完】

　　 《冰峰魔恋（１１）》

＊＊＊＊＊＊＊＊＊＊＊＊＊＊＊＊＊＊＊＊＊＊＊＊＊＊＊＊＊＊＊＊＊＊＊

　　 目录：

　　第５１章　险棋

　　第５２章　新生

　　第５３章　噩梦再临

　　第５４章　各怀鬼胎

　　第５５章　身世曝光了

＊＊＊＊＊＊＊＊＊＊＊＊＊＊＊＊＊＊＊＊＊＊＊＊＊＊＊＊＊＊＊＊＊＊＊

第５１章　险棋

「小璇姐姐，你回来啦！」

儍呼呼的欢叫声，从外面客厅隐约传了进来。嗓音虽然是成年男人的嗓音，

但语气却十足是个正在撒娇的幼童，听起来令人直冒鸡皮疙瘩。

不过阿威却已经听习惯了，知道这是王宇在门口欢迎孟璇回家。这个曾经颇

为自负的男警，现在的智商恐怕连五、六岁的小孩都不如，会喊的也就是简单重

覆的几句话而已。

「这里没你的事了，香奴！你到厨房做饭去吧！」

阿威拍了拍正趴在自己胯下、机械式舔吸着肉棒的石香兰肩膀，示意她回避

出去。

石香兰默默地照作了，挺着隆起的肚子，垂头走向厨房，差点被直冲而来的

孟璇撞了个满怀。

「啊呦，香兰姐……你没事吧？」

孟璇赶忙扶住险些摔倒的石香兰，谁知后者竟然脸色煞白的挣脱了她，摇摇

晃晃的退后两步，显得十分惊恐。

「别伤害我的孩子……你离我远点……别伤害我的孩子……」

石香兰一边颤声念叨着，一边用双臂紧紧护住鼓胀的肚皮，一副快吓哭出来

的模样。

孟璇愕然。

阿威却是又好气又好笑。他自然明白，丧子之痛对石香兰的打击太过沉重，

因此这些天他对她相当的温和，甚至在她伤心难忍之时，还经常柔声安慰她，并

时时提醒她注意，现在她肚子里又有了一个小生命，应该将悲痛化作母爱，尽心

尽力将之诞生下来并哺育成长。

大概是这理由真起了作用，石香兰显然是听进去了，虽然整个人仍沉浸在巨

大痛苦中，但从昨天起已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作息。看得出来，这个柔弱的美女又

一次认命了，真真正正的安下心来，开始准备当肚中孽种的母亲。

不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不知她是否受刺激过深了，又或者是因为失去

了一个孩子，导致满腔的母爱更加发酵、集中到了这个尚未出世的骨肉身上。她

略有些神经质似的整天如临大敌，将自己的肚腹保护得严严实实，不准任何人包

括阿威触碰哪怕一下，生怕对胎儿造成一丁点损伤。

「好啦、好啦，谁也不会伤害孩子的，你就放心吧！」

阿威只得劝说了几句，再次催促石香兰去厨房做饭。后者这才含泪噤声，小

心翼翼的绕过孟璇走开了。

孟璇莫名其妙地问：「香兰姐这是怎么了？我又没撞倒她，干嘛这么人的反

应？」

「嗯，她这是火灾后遗症。你别管她就是了！」阿威岔开话题道：「看你这

副兴冲冲的样子，是不是石大奶就像我们预计的那样，果然遇到麻烦了？」

孟璇立刻来了兴致，咯咯娇笑着拍起了巴掌。

「是啊，跟你估计的八九不离十！我上午赶到警局时，她夫妻俩已经被带到

那里了。苏忠平被隔离开来单独问话，而石大奶则在局长办公室里，费尽唇舌的

跟李天明理论。两个人越说越大声，到后来几乎吵起来了，我们坐在外面的同事

全都听得一清二楚呢！」

「哦，怎么吵的？」

「石大奶质问李天明，为何要把苏忠平牵涉进来？她说她自己确实对阿宇造

成了伤害，接受处罚也是应该的，但她丈夫却跟整件事无关。李天明却说未必，

那次阿宇被人打伤昏迷时，衣服上还沾有其他人的血迹，那是凶手也受伤留下的

证据。等一下化验结果一出来，就知道是不是苏忠平的血迹了。石大奶一听就紧

张了，忙承认打伤阿宇的确实是苏忠平，但她坚称当时是你在暗中挑拨，他们俩

才会中计自相残杀……」

孟璇说到这里，脸一沉，狠狠地逼视着阿威。

「原来阿宇那次重伤，果真是你在搞鬼！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真想害死他

吗？」

阿威面不改色地撒谎道：「没错，是我安排王宇和苏忠平见面的。但我的本

意是想让苏忠平看到那段偷拍视频后，对王宇大发雷霆，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令他打消对石大奶的畸恋。这样我和你的幸福就都有保障了。谁知道他们两个人

竟会打起来……唉！」

孟璇半信半疑，闷哼了一声道：「我再警告你一次，过去的事不管你有意也

好，无意也好，我可以全部不计较，但今后你若再对阿宇起半点坏心，我……我

一定会跟你拚个同归于尽！」

阿威肚里暗暗好笑，满口答应了下来，又追问道：「后来呢？」

「石大奶反覆解释，李天明却打起官腔，说我很想相信你，但是公事公办，

苏忠平就算没有主观故意，也有过失伤人罪，必须先把问题交代清楚。石大奶只

好默不作声了。接下来李天明又问为何她自己也去刺伤王宇，她也说是你逼迫她

的。李天明却打断了她，阴森森的说别什么都往色魔身上推，或许色魔偶尔也会

替人背黑锅的……」

「哈，李胖子替我叫屈了，真是我的好知已啊！哈哈哈！」

「石大奶就有些生气了，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李天明说没什么意思，只是觉

得奇怪，为何这次在警方的严密搜索下，还是找不到色魔的踪影？石大奶说我早

就提醒过你，警队里有色魔的内奸，双方里应外合，才会让色魔漏网的。李天明

却冷笑着说这只是一种可能，另外还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就是别墅里一开始就不

存在什么色魔！那搜山当然搜不出任何结果了！」

阿威大声暍采，鼓掌道：「很好！李胖子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妙极妙

极！」

孟璇继续道：「石大奶激动起来，说一派胡言，色魔要是不存在，之前那么

多受害者该怎么解释？李天明说那些人的确是色魔害的，然而这次在别墅里搞鬼

的，却很可能并不是色魔，而是假借了色魔招牌的人！他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

都听了出来，他指的就是石大奶夫妻俩……」

阿威吹了声口哨，仿佛这情形早在其意料之中，双眸闪动着得意的光芒。

「石大奶愤怒地说，这太可笑了！难道你认为这次事件整个是虚构的，是我

编造出一个假的色魔来谎报案情吗？李天明居然承认他就是这么怀疑的，说种种

迹象表明，这是你和丈夫合谋演的一场戏，假装自己被色魔绑架了。不料被阿宇

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锲而不舍的追查下来，令你们俩感觉到有露馅的危险，于

是就对阿宇下了毒手。至于拍摄刀刺王宇的那段视频，不过是在转移视线，企图

嫁祸给色魔罢了！」

「嗯，这话说出来，双方想不翻睑都难了！」

阿威若有所思地说着，双眼更亮了。

「是呀，石大奶马上怒斥李天明血口喷人，要他立刻道歉，否则就要向上级

投诉他。李天明却说尽管去投诉好了，他这么说是有证据的，就算石大奶不去投

诉，他也会把这些证据直接交给上级的……」

孟璇一边说，视线一边落到了茶几上，那里摆着几本摊开的日记本，上面写

满了整齐娟秀的字迹，不过有少数几页数已经被撕掉了。

那正是石冰兰的日记本，撕掉的页数上记载的，都是她平常春梦的内容，现

在已经全部落到了李天明的手里，成为了他所谓的「证据」。

而这证据，自然是阿威精心炮制出来的！

自从拿到石冰兰的日记后，阿威如获至宝，一直在反覆研读里面的文字，以

便彻底了解石冰兰最隐秘的内心世界。因此当他决定抛弃魔窟，带着石家姐妹远

走高飞时，首先就将这些日记转移走了，否则这些「珍贵」的资料也将毁于那场

大火中。

就在昨天，阿威撕下一些记载有春梦的页数，用打火机分别烧焦边缘部分，

使之看上去像是从火苗里抢救出来的。然后孟璇带着这些纸张，返回警队参加了

最后一天的搜山行动，并偷偷将之放在了火灾现场……果然，这些纸张被其中一

个负责看守现场的警员发现了，带回警局呈交给了李天明。

而李天明也果真「不负期望」，将之作为证据牌打了山来，打了石冰兰一个

措手不及！

「虽然我没看到石大奶的表情，可是单听声音就知道，她有多难堪、多羞恼

了！」孟璇噗哧一笑，接着道：「但她还是很快就恢复了镇定，说这些日记内容

是她的隐私，与案情根本无关，再说也不能证明什么！」

「嗯，李天明怎么回答？」

「李天明说如果只是一般的春梦，确实不能证明啥，但问题在于，这些春梦

几乎都是遭受性虐待的内容！说明她潜意识里就有被虐的倾向，完全有可能『自

愿』被人绑架和虐待，至少从动机上来看是绝对说得通的！而苏忠平为了满足她

这种奇异的嗜好，心甘情愿的予以配合，所以才会扮演了色魔的角色……」

阿威哑然失笑：「李胖子强词夺理的功夫简直一流！他这是吃准了石冰兰的

心理，知道她绝不会愿意这种『丑事』曝光给更多人，尤其是上级领导，要是看

到了这些记载会怎么看她，她肯定连想都不敢想这种场面！」

「这我就不清楚啦，反正两个人越吵越凶。除了我之外，其他同事几乎都没

有看过那些日记，所以一个个都听得莫名其妙……吵着吵着，两个人忽然又提到

了阿宇。我心想再耽搁下去，你之前告诉我的最佳时机就要错过啦，于是我一咬

牙，直接推门闯了进去！」

孟璇说着陡然屏住了呼吸，仿佛重新面对当时的情景似的，可爱的苹果脸胀

得通红。

阿威深知，这小女警性格太直率，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撒谎对她来说难度

无疑是大了些。好在事先他已经和她「预排」过这种场面多次，至少表面上已能

做到比较自然了，不过事到临头是否发挥正常，恐怕仍要打一个问号。

当然他也不想打击了孟璇，于是微微一笑，用眼光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孟璇红着脸道：「我一进去就对李天明说，虽然石队长刺伤了阿宇，但她确

实没有杀害他，这一点我可以证明！话音刚落，两个人都愣住了。我不等他们追

问，就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我对石大奶说，我那次在电话里说阿宇回来后自杀

了，那是假话！是色魔以阿宇的生命威胁我这么说的。其实我根本没见到阿宇，

也不知道他到底生死如何。然后找再向李天明承认错误，说不该隐瞒这件事！」

她停顿了一下，接着道：「李天明呆了片刻，沉着脸对我说，小璇你别以为

编了这么一个理由，就能骗得了我！我知道你和石队长情同姐妹，你这是想替她

脱罪。我看了一眼石大奶，说情同姐妹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从她刺伤阿宇的那一

刻起，我已经没法原谅她！但是不管怎样，事实就是事实，至少在当时阿宇一定

还活着，因为色魔在用他威胁我时，还让我跟他通过话。」

阿威点点头说：「你果然背得很熟嘛，大致的意思说得都没错！」

孟璇受到鼓励，脸上露出开心的表情，说道：「李天明没话可说了，只好悻

幸的说他晓得了，将我打发出了办公室。接下来他和石大奶没有再争吵了，两人

的声音也都压低了，我们在外面根本就听不清究竟在谈啥啦。反正石大奶出来时，

脸色很差。她走过来想跟我说话，我藉故说身体不舒服，没理她就回家来了！」

阿威嘉许地竖起大拇指，说：「很好！亲爱的小璇，你做得非常好。记住！

今后哪怕当面翻脸都好，无论如何不要跟石大奶单独谈话！」

孟璇满口答应了下来。

阿威则闭上双眼，静静的陷入了沉思。他清楚，眼下石大奶虽然处境不妙，

但自己也实在好不了多少。从现在开始，他走的每一步都是险棋，能不能最终反

败为胜，就要看老天是否站在自己这边了……

　 ＊＊＊　　　　＊＊＊　　　　＊＊＊　　　　＊＊＊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请你们静一静……听我把话说完，静一静！我马上会

宣布楚倩小姐对公众的正式声明……」

在镁光灯的闪烁和七嘴八舌的问话声中，经纪人提高嗓音，对着十多支几乎

想塞进他嘴里的话筒和麦克风，用职业性的熟练语气开始发言。

围拢在身边的众多记者顿时躁动起来，一个个都拚命地想挤到前面，镁光灯

闪亮的更频密了。

也难怪，号称『性感天后』的女歌星楚倩已经销声匿迹大半年了！她最后一

次出现在公众场合还是去年五四青年节时，在Ｆ市开的那场演唱会。之后她就如

同人间蒸发了似的不知所踪，尽管所有媒体的娱乐记者费尽心机想打听出楚倩的

确切消息，但由于Ｆ市警方的刻意隐瞒和全力阻挠，大多数记者的调查一无所获，

少数人虽查到若干蛛丝马迹，但因楚倩与中央级的高官过往甚密，被主管的宣传

部门『劝告』后，也只得放弃了深入调查。

但楚倩毕竟是红透半边天的明星，在全国的粉丝、歌迷的强烈要求下，经纪

人不得不站出来编造谎言予以应付，声称楚倩「因工作压力太大，暂时到国外休

养去了」。但大部分人对此根本不信，反而导致了流言蜚语满天飞，有谣传楚倩

因感情问题自杀的，有谣传楚倩秘密嫁人的，还有谣传楚倩得了爱滋病的……总

之一个个都说得有鼻子有眼，令人啼笑皆非。

当然，也有人真正爆出了事情的真相，称楚倩在Ｆ市举办演唱会后，就被变

态色魔给绑架了。但由于各种自称「惊人内幕」的小道消息太多了，这真相反而

淹没在里面，相信者固然有之，但还是没有比其他消息令人信服。

就在公众渐渐开始有点淡忘这件事时，一条爆炸性的新闻突然传开了——楚

倩原来藏身在Ｆ市温泉疗养院里！据说这次的消息是该疗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传

出来的，还有他用手机偷拍的一张模糊照片为证，经辨认绝对可靠！

整个传媒界都差点发疯了。大批记者立刻第一时间涌了过来，可惜却被严密

的保安拦住，无法进入病房一探究竟。不过这无疑也更加证实了，楚倩的确就在

这家疗养院里休养！

现在，经纪人终于打破沉默，准备正面解答传媒和公众的疑问，而且还要宣

读楚倩的正式声明，这自然令所有记者都大为激动，摩拳擦掌的做好了详尽报导

的准备。

经纪人却不慌不忙，取出一份新闻稿，一板一眼的念了起来。

这就是楚倩所谓的正式声明，大意说她之所以会消失这么长时间，是因为半

年前在Ｆ市开演唱会时，亲眼目睹了因爆炸、踏踩酿成多人伤亡的惨剧，精神上

受到了一定刺激，再加上当明星过久，早已感到身心疲惫，因此萌发了退出娱乐

圈的念头。这半年来她一直听从医生吩咐，隐居起来安心休养，目前她已经恢复

得差不多了，再过两个月就将正式复出，那时再亲身出来跟公众见面……等等。

声明念完了。接下来是问答时间。记者们纷纷抢着提问，无非是想打听楚倩

这段「休养」期间的具体细节，以及复出后的种种工作安排。经纪人显然是久经

沙场，逐一用官方语言给予了回答，每句话都绝对是滴水不漏。

眼看整个记者会就要结束了，突然后排站起一个记者，抛出了几句令人震惊

的话语！

「经纪人先生，我们听到有消息人士透露，楚倩小姐这段时间并非是一直在

休养，而是被变态色魔囚禁在秘密的地牢里——也就是『王公馆』旧址的那栋别

墅，前几天刚刚起火焚毁的——当时楚倩小姐是侥幸从火灾现场捡回了一条命，

请问是不是这样呢？」

经纪人的脸色微微一变，厉声说：「这纯属谣言！请你告诉我是从哪里得到

的消息？我们将保留追究对方造谣的权利！」

那记者耸耸肩，果然没有冉发问了。

但经纪人的情绪无疑受到了影响，接着的几个问题都只是草草敷衍两句后，

就匆匆宣布记者会结束，在保全护送下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记者们自然不死心，

追了出去连声发问，但谁都没能再得到半点信息了。

几个小时后，关于楚倩即将复出的消息，通过电视、广播和网路等媒介，迅

速传遍了Ｆ市乃至全国。

『性感天后』的魅力果然非同小可，轰动效应再次显现，特别是在网路上，

一下子就成为了网友们议论纷纷的最热门话题。

而记者会上最后一个提出的问题，尽管是「谣言」，但却引起了最多人的兴

趣，被网民疯狂的到处转载。这使得楚倩到底是否曾落入色魔之手的争辩，在网

路上迅猛的爆发了开来。有网友留言坚称这并非谣言，而是事实，还说其亲戚正

好在Ｆ 市消防队工作，亲眼见到初一凌晨时，楚倩被担架抬出起火的别墅！

这一留言遭到了楚倩的歌迷激烈围剿，但更多类似留言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

来。有人称自己的亲戚是Ｆ市负责搜山的警察，有人称亲戚是疗养院里的护士，

还有人称是负责打扫的清洁工……总之全都声称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据，可以证

明楚倩的确曾被色魔绑架过！

虽然这些留言很快都被网管删除了，然而恶劣的影响已经造成了，歌坛「性

感天后」的形象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　　　　＊＊＊　　　　＊＊＊　　　　＊＊＊

「出去！你们他妈的统统给我滚出去！快滚……」

随着尖锐愤怒的骂声，楚倩猛地将手中的茶杯掷了出去，险些砸中了一个警

员的脑袋。

「我早就说过了，我什么也不知道！他妈的，要我说多少遍？不知道就是不

知道……」

她一边怒骂，一边继续抓起病床旁边的闹钟、手机、电视遥控器等，一样接

一样的乱扔乱掷。

病房里顿时大乱，几个警员只得左躲右闪，在经纪人的劝说下，苦笑着退出

了病房。

他们这已经是第三次前来询问口供了，但女歌星每一次都拒绝配合，不管是

软求也好，半软半硬的命令也好，楚倩都不予理睬，刚才一个警员情急之下，语

气严厉了些，她就马上大发雷霆，用最粗暴的方式下达了「逐客令」。

然而等警员们真的离开后，女歌星脸上的盛怒之色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种深深的沮丧和仓惶。

她原本早就想离开Ｆ市了，这大半年的囚禁生活对她来说就像一场不真实的

噩梦一样，就在她渐渐适应了梦境、甚至有些享受起梦境时，却偏偏蓦然醒了过

来，令她完全不知所措，唯一的念头就是逃避，最好再也不要面对旁人，逃得越

远越好。

可惜这个愿望暂时没法实现了，一方面是自身的缘故。在魔窟起火焚烧时，

她被石冰兰打晕在大厅里，两截掉落的横梁正好砸中她的右臂和左腿，导致严重

的骨折，送医后都打上了石膏。根据医生的建议，短期内最好都留在Ｆ 市静养，

不要乘坐任何交通工具长途跋涉，否则难免影响康复。

另一方面就是配合警方调查的缘故了。虽然楚倩也是受害者之一，但此案开

系太过重大，Ｆ市刑警总局再三要求她配合调查取证的工作，在没有得到满意回

答前，也是不肯放行的。

以楚倩的名声地位，若真的非走不可，警方自然也无权强行留下她，但经纪

人心里清楚，撕破脸对大家都没好处，只要警方如实回答记者的问题，那楚倩曾

被绑架奸污的事就等于被正式证实了，再也不可能矢口否认。

因此这些天来，经纪人一面找来名医，尽力帮助女歌星恢复健康，一面私下

里苦口婆心的劝说她，要她起码在面子上敷衍一下警方。

「敷衍、敷衍，我已经受够了！你还要我敷衍到什么时候？」

楚倩爆发般的冲经纪人叫着，赌气扭转头，不理睬对方了。

经纪人陪着笑脸：「阿倩，你听我说……」

「不听！」楚倩扭过头，双手捂着耳朵，像小女孩般闹道：「反正我明天非

离开这里不可！你少说废话，现在就去给我准备专机吧！」

好半晌，经纪人都没有回答。楚倩提高嗓音又重复了一遍，仍未得到回音。

她忍不住火了，蓦地转回头，三字经已经冲到了嘴边。

但还没骂出声来，她突然一怔，把脏话咽了回去。

经纪人不知何时已退出了病房，而此刻站在床前的竟是个身着便服的巨乳美

女，清澈的眼眸正冷冷盯着自己。

「是你啊，石大奶！」楚倩声色俱厉的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想第三次把

我打晕过去么？」

石冰兰淡淡一笑：「我不是打晕你，是打醒你！要下然，你现在还是色魔的

奴隶！」

「那又怎样？难道你自己就不是奴隶么？嘿，别忘了是谁每天淫荡的抖动着

大奶子，被操得像母狗一样呻吟浪叫！」

石冰兰脸一红，凛然道：「为了求生存，暂时的屈服并不可耻。可耻的是逃

出来之后还执迷不悟，不敢跟邪恶做斗争……」

「少跟我说教！」楚倩愤怒地叱道：「跟邪恶斗争是你们警察的事！抓不到

色魔是你们自己无能，关我屁事！」

「只要你肯提供与色魔有关的线索，我就能抓到他，洗清我们俩所受的耻辱

了！」

「要线索你干嘛不自己提供给你的同事？」楚倩用挖苦的语气道：「你眼色

魔的关系明显比我更『亲密』，在一起的时间也比我更长，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色

魔的体貌、特征啊，干嘛要跑来问我呢？」

「不同的受害者，对罪犯的观察角度往往是不同的，所以对警方来说，每一

个人的证词都很重要！」

楚倩仍是顽固地摇摇头，挑衅地道：「我不想再回忆过去的事。除非你把我

抓进警局里大刑侍侯，那我说不定就会说了！」

石冰兰默然瞪着楚倩，过了好一阵，淡淡道：「我明白了。你根本就不希望

色魔落网！你担心我们审问色魔时，会从他嘴里掏出对你不利的口供。你主动当

他的帮凶，为他出谋划策的罪行就会曝光了！」

「胡说！我有什么好怕的？哈，真是笑话！」楚倩显然被说中了心事，气急

败坏地嗔道：「我就算曾经是帮凶，那也是为了生存，谁也不可能定我的罪！」

「没错，法律是不可能定你的罪，但你心里清楚，只要你当帮凶的事被公众

知道，你的名声就全完了！」

石冰兰心平气和地说，用一种怜悯的眼光望着对方。

楚倩霎时面如死灰，仿佛被击中了要害，全身都微微颤抖起来。

石冰兰趁热打铁：「如果你肯配合警方的行动，我向你保证，你所担心的情

况绝对不会发生的！」

「你……你凭什么保证？」

石冰兰秀眉一蹙：「警方本来就有为证人保密的义务。退一万步说，就算将

来消息真的泄漏出去了，可是你积极配合破案，最后还是能赢得公众谅解的。但

你要是坚持隐瞒下去，等色魔落网后，你再想撇清责任就太迟了！」

「我坦白跟你说好了，对色魔的情况，其实我了解的并不比你多。」楚倩终

于软了下来，吞吞吐吐的说道：「没错，他是有要求我帮忙调教你，平常我故意

说的一些刺激你的话、招惹你的举动，也都是他私下授意我做的……但是他从来

没告诉过我，任何关于他自己的内幕……」

「这个我清楚，他是个狡猾的罪犯，性情多疑，本来就不会轻易对人吐露秘

密的！」

「既然如此，那你还要我说什么呢？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的资料，可以提

供给你们警方嘛！」

「没关系，你有什么就说什么好了，关键是要说实话！」

楚倩犹豫了许久，勉勉强强的在嗓子里「嗯」了一声。

石冰兰双眸闪过一丝喜色：「很好，我这就把刚才那些同事叫回来，请你如

实告诉他们两件事，一是色魔怎样企图嫁祸给我丈夫，二是他怎样逼迫我刀刺王

宇……只要这两点你如实录下口供，就足以提供决定性的线索了！」

「哦，只要这两点？」

楚倩重复着这句话，面露狐疑的表情。

石冰兰立刻意识到，自己在心急之下犯了个错误。她忙掩饰着自己的情绪，

尽力不动声色的说：「当然不止两点，你能说的越多就越好。不过今晚的时间已

经迟了，你可以先从这两点说起。」

说完，她转身走向病房门口，正要拉开门，却被楚倩从后叫住了。

「咦，你不是要我提供线索吗？你怎么又要出去呢？」

「我去叫刚才那几个同事。今天是他们值班，由他们给你录口供！」

石冰兰含糊其词的回答着，心里暗叫不妙。

果然，只听身后传来女歌星咯咯咯的娇笑声，之前的惶惑已经一扫而光。

「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石大奶！嘿嘿嘿……你要我提供线索只是其次，

真正的目的是急需我这个目击者的口供，来证明你和你老公的清白！」

石冰兰转过身来，清澈的眸子盯着楚倩，冷冷道：「你这是在自作聪明。」

「还要嘴硬？嘿，我可不是胸大无脑的蠢货！」楚倩就像一瞬间换了个人似

的，重新恢复傲慢的模样，语声充满奚落。「你把王宇刺成重伤，你老公也曾经

把王宇打昏迷过，你们夫妻俩本来就都逃不脱伤人的嫌疑。」

石冰兰终于微微变色，一时间不知所措。白天她在刑警总局里跟李天明激烈

争辩，导致的结果就是她被暂时停止了职务。李天明坚持声称，她说自己是被迫

刀刺王宇的，这一点必须拿出直接证据来，否则就只好「公事公办」了。

石冰兰悲愤之下，想来想去，唯一能替她作证明的，也就是女歌星楚倩了！

本来楚倩只要正常录下口供，就可以证明她的清白，但她听说女歌星拖到今天都

拒绝配合，心中真是焦急万分，忍不住亲自找上门来，想用软硬兼施的方式使之

就范。想不到一个大意，反倒被对方摸清了自己的底牌，落到眼下这种尴尬的境

地。

「好，那么你是铁了心要跟警方作对到底了，是不是？」

石冰兰面罩寒霜，用严厉的语声质问，可是就连她自己都感觉到，此刻的声

音远远不如往常坚定有力，显得底气不足。

她心中一阵苦涩，明白三个多月的囚禁和淫虐，对自己的精神、意志和判断

力都造成了严重削弱，要是换了从前，她是绝对不可能在这样的较量中处于下风

的。

谁知楚倩竟笑嘻嘻的说：「我哪敢呀？你把你的同事都叫进来吧，我现在就

乖乖录口供。咱们警民合作，皆大欢喜！哈哈哈……」

石冰兰沉着脸道：「我警告你，作假口供是犯法的！在那两件事上你要是敢

撒谎，我下会放过你的！」

「嘿，看来你已经猜到我会怎么录口供了，不过，你凭什么说我撒谎呢？」

楚倩狡猾的笑道：「找到现在还清清楚楚的记得，色魔原本是叫你用枪击毙王宇

的，但你却说，这样杀他大便宜他了，只有用刀慢慢的将他刺死，让他死的很痛

苦，你才心满意足……这几句话是你亲口说的，我对你的同事如实招供出来，难

道也算撒谎吗？」

石冰兰哑口无言，俏脸青一阵、红一阵，半晌才艰难的说：「你……你为什

么要这么对我？」

「为什么？因为我讨厌你！」楚倩突然提高嗓音，有如爆发般尖叫道，「从

我第一眼看见你，我就非常、非常的讨厌你！你不过是个卑微的女警察而已，凭

什么长着一对比我还丰满的大奶子？还有，要不是因为你的愚蠢，我又怎么会落

到色魔手里，沦为他的性奴呢？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都是你！」

石冰兰吃惊地望着女歌星，虽然在魔窟的这段日子，她早感觉到对方对自己

的敌意，但却没有想到敌意竟然深到了这个程度，而且是如此的不可理喻！

「你讨厌我没关系，就算恨我都没关系，只要……」

石冰兰刚说到这里，胃部忽然泛起一股恶心感，不由自主的弯下腰，「荷、

荷」的干呕了起来，然后呕出的却只是几口清水。她忙用手帕捂着嘴，开始剧烈

的喘息。

楚倩看在眼里。脸上突然露出一丝邪恶的笑意：「你果然怀孕了！我亲爱的

石大奶……你肚子都已经有了色魔的种了，干嘛还念念不忘的想置他于死地呢？

难道你希望将来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

「这个孽种是不会出生的！」石冰兰容色惨淡，用坚决的口吻道：「我已经

跟医院说好了，下周就去堕胎！」

「堕胎？那怎么行？」楚倩夸张的叫道：「你肚子里的小生命是无罪的！你

无权剥夺他降临人间的权利！」

石冰兰烦躁的道：「这件事跟你没关系，我们还是说回正题吧……」

「ＯＫ，那就说回正题好了！你不是要我证明你的清白吗？好啊，只要你答

应我一个条件就行！」

石冰兰精神一振：「什么条件？」

「很简单，就是放弃堕胎，把你肚子里的『孽种』生下来！」

石冰兰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失声道：「你说什么？」

「我说，我要你留下色魔的骨肉，把这个『孽种』孕育出来！」

石冰兰勃然变色，怒叱道：「你这是在强人所难！」

「是，又怎么样？如果你不答应的话，我跟你就没什么可谈的了。你走吧，

我要休息了！」

楚倩嘴角泛起一丝狞笑，用强硬的姿态下达了逐客令。

石冰兰心乱如麻。她万万想不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就在一分钟之前，她还

占据着绝对的上风，但转眼间主客之势就逆转了。

「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她强压怒火，忍气吞声

的说道：「除了这个条件，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楚倩残酷的摇了摇头：「抱歉，我只有这个条件。你说什么都没用，我绝不

会改变主意！」

石冰兰愤然转身：「好，我们就走着瞧吧！」

她再次走向门口，瞬间下定决心，绝不被这卑鄙的女歌星威胁。

但是对方接下来的一句话却重重击中了她的心脏：「你丈夫呢？他现在的处

境恐怕也不乐观吧？」

石冰兰的脚步下戛然而止，身躯微微颤抖起来。

相对于她本人，丈夫苏忠平的处境无疑更加恶劣。她虽然要停职接受调查，

但仍可以自由活动，但丈夫至今仍被羁押在警局里接受盘问。而唯一能证明丈夫

既没有伪装色魔，也不是故意打伤王宇的，就只有眼前这个无耻的女歌星了！

特别是在打伤王宇这件事上，毕竟是丈夫亲自动的手。假如楚倩坚持不肯证

明，是因为色魔的阴谋才导致这场「误伤」，那丈夫王少也会落个『故意伤人罪』

的罪名，后果难以预料。

想到这里，石冰兰只觉得五内如焚。她死也不愿意生下肚里的孽种，可看眼

下的情势，似乎又已别无选择。

「嘿嘿，色魔说你是胸大无脑的花瓶，果然没说错！」楚倩讥讽的声音继续

从后传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先答应下来再说。你虽然怀孕了，但离生产

还有大半年吧。只要你能在这段时间里，迅速抓住色魔，就能证明你和你丈夫的

清白了，那时候你再去堕胎也不迟啊，我又怎么阻止得了呢？」

一言惊醒梦中人，石冰兰猛然醒悟过来，暗叫惭愧。她没想到这一点，倒不

是『无脑』，而是她向来说一是一，潜意识里是很排斥『赖帐』这种行为的。不

过现在既然被楚倩提醒了，她顿时想到，其实根本不必等抓到色魔，只要楚倩一

录完口供，自己和丈夫的清白一被证明，就可以翻脸不认帐了，虽然是卑劣了一

点，但对她这种人似乎也没必要讲究什么信义。

「你说得对。好吧，我接受你的条件！」

石冰兰说完长长叹了口气。她生怕对方看穿自己准备赖帐的念头，因此仍装

得十分不情愿，语气里满含无可奈何的痛苦。

谁知楚倩在阴谋诡计上似乎也精明得很，冷笑一声说：「口说无凭，你必须

立个亲笔字据给我，我才能相信你！」

石冰兰犹如被一盆冷水劈头淋下，脸色更加苍白了。作为警务人员，她自然

知道，亲笔写下的字据意味着什么。有了这样一个『把柄』在手，女歌星随时可

以翻脸，到时候只要把字据交到刑警总局，自己就难逃『唆使证人串通口供』的

嫌疑，李天明可以名正言顺的重新找自己麻烦，届时等待自己的将是更加被动的

局面。

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石冰兰思忖再三，终于还是权衡出了轻

重，一言不发的按照女歌星的要求，提笔写了一张【保证绝不堕胎，换取对方立

即录口供】的字据。

「呵呵呵，这就对了！」楚倩满意的接过字据，踌躇满志地道：「要是被我

发现你偷偷堕胎的话，我会立刻向你的上级投诉，说我是在你的威逼利诱下才录

的口供，然后把我今天说的话全部推翻！」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石冰兰咬牙道：「顶多不过是推迟几天堕胎而

已！等我抓到了色魔，我正好把他连同这个小孽种一起送进地狱！」

「但愿你能成功啦！」楚倩挖苦道：「希望最终的结局不会是你连同这个小

孽种一起重新落入色魔的掌心！嘿嘿嘿……」

就在她冷嘲热讽的笑声中，石冰兰愤然拉开门，大步走出了病房，对着远远

守候在走廊外的几个警员做了个手势。于是那些警员都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再

次涌进了病房，开始给女歌星录口供了……

　 ＊＊＊　　　　＊＊＊　　　　＊＊＊　　　　＊＊＊

晚上十二点，孟璇家。

阿威拿起手机，插入一张新买的卡，拨打了一个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了，一个紧张的男性声音传了过来。

「先生，楚倩小姐已经遵照您的命令，完成了任务！」

「ＧＯＯＤ！口供呢？」

「也录完了。一切都按照您说的，她很出色的演了一场戏，绝对没有露出半

点马脚！」

「嗯，我相信。她是个出色的艺人，而您也是个出色的经纪人，而且很识时

务，哈哈哈！」

「您取笑了……字据就在她手上，需要转交给您吗？」

「不必了。让她保留着吧，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用就行了！」

「那……也好。先生，您曾经许诺过，这是您对楚倩小姐的最后一个命令，

只要她做到了，从此以后就放过她……」

「是啊，我已经放过她了啊。她现在不是早就恢复自由了嘛！」

「可是，您还掌握着她的裸照、裸体录影……如果您真的不打算再次要胁她

了，就请您把这些东西还给她吧！」

「抱歉，这可不行！我已经失去了一个最放荡的性奴了，留下这些东西可以

作为最好的纪念。嘿嘿嘿……」

「我们可以花巨款购买，真的！您就开个价吧！」

「我需要的并不是钱……好啦，就这样吧。只要石大奶的确放弃了堕胎的念

头，我保证下会再骚扰楚倩了。你们也不会再接到我的电话！」

阿威不耐烦地说完，随手就切断了电话，吁了口气，心想幸亏自己有先见之

明，否则注入石大奶子宫里的精华就真的保不住了。

事实上他早在前两天，就已经联络上了楚倩的经纪人，但是所提的要求却被

一口回绝了。阿威大怒之下，马上通过网路散布信息，透露出楚倩曾经被绑架的

真相，搞得满城风雨。然后他再打电话威胁经纪人，扬言要继续散布楚倩的裸照

和性爱录影，经纪人一来为了女歌星的名声着想，二来听他的条件不过是帮个「

小忙」而已，只得被迫答应了下来。

——哼哼，倩奴啊倩奴，你连我的电话都不敢亲自接听，以为从今以后就可

以逃避我了吗？告诉你，错了！迟早有一天，我会把你抓回来的，让你重新体验

到从高高在上的女明星，跌落成最下贱的性奴的滋味……

阿威想到这里，精神陡然振奋了起来，双眼也射出森寒的淫光。

他迈开大步，慢慢走进客厅，经过了一个足以容纳整个人的庞大行李箱，再

走进了隔壁的卧室，打开了壁灯。

灯光下看得清楚，孟璇正像小动物般趴在床上沉沉酣睡，圆圆的俏脸红扑扑

的煞是可爱，就彷佛熟透了的苹果，让人看了就想咬一口。

阿威走到床旁坐下，掀开被子，这小女警赤裸的胴体就全部暴露在了眼前。

「唉，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趴着睡觉，会把咪咪压变形的！」

阿威一边埋怨着，一边伸手抱起孟璇的娇躯，将她翻转成仰躺的姿势。

「嗯……别吵我……嗯……」

孟璇迷迷糊糊地呢喃着，小嘴微张，呼出的气息中隐约带着淡淡的酒味。

这正是阿威的杰作——晚饭时他连哄带骗，灌了这小女警许多酒，令她醉得

不省人事。

不等阿威重新替她盖好被子，孟璇已翻了个身，有沉浸到了甜蜜的梦乡中。

——是行动的时候了。

阿威最后摸了一把孟璇丰满的双乳，恋恋不舍的站起身，取出一封信摆在床

头，然后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卧室……

第５２章　新生

早上八点，阳光普照。

石冰兰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环顾着四周围的一件件家具、摆设，一时间

百感交集。

家还是原来那个熟悉的家，但是感觉上，仿佛又有些陌生了。

毕竟，她已经有三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之后连丈夫也落入色魔之手，家里有

整整十天的时间空无一人。刚才推门而入的瞬间，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尘埃，充

斥着一股腐朽和凄凉的味道，与原来那个干净、整齐而温馨的家完全不可同日而

语。

更令她痛心、悲愤的是，还有许多美好完整的家庭象征，也都消失了——凡

是跟自己有关的一切，包括相片、衣物和装饰品，全都被洗劫一空，就彷佛自己

从未在这个家庭里存在过一样。

这些东西是被色魔搬进了魔窟里，全部在大火中毁于一旦，令石冰兰无比的

痛惜。

不过，东西毕竟是身外之物，她现在更加痛惜和担忧的是自己和丈夫的感情、

还有今后的生活，不知是否还能恢复从前。

虽然肉体惨遭了色魔的恣意亵玩和凌辱，但石冰兰是身受现代教育的新女性，

心中基本没有自惭形秽的念头。不过她也很清楚，任何一个正常的、有自尊心的

男人，对于这种事都不可能毫不介意的。或许这已经成为了堵在丈夫胸口的一根

剌，使夫妻关系受到了无可挽回的影响。

今早丈夫的神态举止，似乎更证实了这种想法绝非杞人忧天——在连夜拿到

了女歌星楚倩的口供后，苏忠平的清白等于被间接证实了，于一个小时前获准释

放回家。但是从夫妻俩重新见面，到一起回家的整个过程中，苏忠平都表现得沉

默寡言，铁青的面色令人望而生畏。

一路上石冰兰几次试图跟他说话，向他询问究竟，并解释前因后果，但每次

刚一开口，就被苏忠平以『我现在不想说太多，让我先静一静』为由，不痛不痒

的堵了回去。刚才快要走到家门口时，他甚至不愿意和石冰兰一起进门，声称要

到附近采购一些日用品，就甩下妻子匆匆走开了。

石冰兰只好一个人先返回了家中，望着这熟悉而陌生的环境，霎时触景生情，

眼眶情不自禁的被泪水模糊了。

怔怔地不知过了多久，门披推开，苏忠平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进来。

石冰兰起身迎上，默默接过了丈夫手中的东西，除了日用品之外，还有她平

常吃惯的豆浆、油条、烧卖等早餐点心，摆了满满的一桌子。

「还站着干嘛呀？快坐下吃吧！」苏忠平招呼着她。「这些都是新鲜刚出炉

的，等一下冷了就不好吃啦！」

他的语气平静而亲切，一反刚才的可怕脸色，若无其事的样子就仿佛回到了

从前。

石冰兰愕然，不知丈夫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随口道：「你买这么多吃的，我

们两个人哪里吃的完呀？再说我一点也不饿……」

「不饿也要吃，吃饱了我们才好远行！」

「远行？去哪里？」

「哪里都可以，总之离开这个城市！」苏忠平喝了口豆浆，沉声道：「我已

经清点过了，我们还有充足的存款，足够我们到另外一个城市先暂时安顿下来，

然后另外找工作谋生……」

石冰兰越听越吃惊，失声道：「你不是开玩笑吧？好端端的，我们为什么要

去其他城市？」

「因为这个城市已经带给我们太多的痛苦和羞辱了！」

随着说话声，好几叠报纸被苏忠平抽出纸袋，抛在了餐桌上。

石冰兰只瞥了一眼，就看到满纸都是耸然惊心的大标题，写着诸如【变态色

魔】、【美貌警花】、【魔窟凌辱一百天】等字眼，不用拿起来细看，用脚趾头

想都可以猜到，正文的内容是如何的不堪入目。

她没有再看第二眼，脸色苍白，咬牙道：「你这是在逃避！我……」

「别说那么多了！」苏忠平有些粗暴的打断了她。「我只想问你一句，你跟

不跟我走？」

石冰兰毫不犹豫地答道：「除非能亲手缉拿色魔归案，否则，我这辈子哪里

都不去！」

苏忠平瞪着她，一字一句的说：「你考虑清楚了？真的不肯走？」

「对！」

夫妻俩眨也不眨的对视着，目光中都带着复杂表情，既有痛苦，也有坚决。

良久，苏忠平紧绷的脸慢慢松弛了，点了点头，拿起手边的另一个纸袋递了

过去。

「好，我尊重你的决定……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送给你！」

听这语调，难道这竟是夫妻分手的临别赠礼吗？

石冰兰心中黯然，机械式地伸出手，接过了纸袋，打开一看，忽然愣住了。

里面赫然是一整套洗得干干净净的警服！

她抬起头，不知所措的说：「这……这是？」

「这是咱们刚逃出魔窟的那天早上，我悄悄出去替你定做的！」苏忠平缓缓

说：「你原来的制服全部被色魔拿走了，这一套是根据你的尺寸赶工出来的，希

望你会喜欢！」

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石冰兰感动地望着丈夫，忽然发现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柔

情，跟刚才的样子仿佛判若两人。

她一下子恍然大悟，欣喜地叫道：「原来你只是在试探我啊，其实你并没有

打算离开这里的，是不是？」

苏忠平冷哼一声：「当然。就算要离开这里，也必须在色魔伏法之后！如果

现在就走，那就是个逃避的懦夫，今后一辈子都将无法抬起头来！」

石冰兰喜极而泣，情不自禁地扑进了他的怀里：「太好了，忠平……你能这

么想真是太好了……」

苏忠平的眼眶也红了，伸臂紧紧搂住妻子的娇躯。这还是他印象中第一次，

妻子流露出如此柔弱的一面，像个正常的渴望老公依靠的女人一样纵体入怀。

「别哭了，冰兰，别哭……我们所受的屈辱，一定要十倍、百倍的向色魔讨

还回来……只要我们夫妻俩同心恊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的……」

听着丈夫坚定的语声，感受着他温暖的怀抱，石冰兰的眼泪流得更多了，心

中却泛起了一股幸福的感觉。她忽然发觉，自己是如此的依赖着丈夫，特别是当

最好的部下都抛弃了自己，当周围投射来的都是怀疑和嘲笑的目光时，在这孤立

无援的艰难时刻，来自丈夫的精神支持对她来说，真正有如注射了一剂强心针。

夫妻俩互相拥抱了一会儿后，苏忠平微笑着拍了拍妻子的肩膀：「好啦，去

试穿一下制服吧，看看是不是跟原来那套一样合身！」

石冰兰「嗯」了一声，擦干泪水，拿着制服回到了卧室里，脱下外衣外裤，

对着穿衣镜先将墨绿色的上装披到了身上。

双臂插进了袖管，一粒粒铜质纽扣被陆续系上……霎时间，这具性感无比而

又饱经蹂躏的成熟胴体，就被裹进了久违了的象徽着威严和正义的警服中！

石冰兰激动得呼吸都快停顿了，其实在被囚的三个多月里，她并不缺少穿着

警服的机会。然而那个时候的警服已完全丧失了原本的内涵，可悲的沦为了满足

色魔变态嗜好的『道具』，她即便整整齐齐的穿在身上，感觉到的也只是耻辱，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宁愿一丝不挂的全裸着，也不愿意穿着警服来接受种种调

教。

像现在这样，以自由之身，怀着骄傲和崇敬的心情穿上警服，这种感觉是的

的确确的久违了，因此才会令石冰兰激动得不能自己，仿佛又涌起了刚加入警队

的第一天，首次穿上警服时那种新奇、狂喜和兴奋的心情……

但就在这时，她正在扣钮扣的手突然停下了——不是自愿停下的，而是她蓦

然惊觉，手中的这粒钮扣仿佛中了魔咒似的，指尖已经连续尝试好多次了，竟还

没能顺利将之系上！

石冰兰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过来，俏脸一下子胀红了。

原来，这是上装的最后一粒纽扣，由于两颗丰满无比的乳房将警服前襟撑得

太过鼓胀，弧度夸张到了极限，这最后一粒钮扣竟然怎么也系不进扣眼里了！不

管她如何努力的拉扯，钮扣和扣眼就是顽固的保持着『合不拢』状态。

喜悦的心情顿时被大大冲淡了，石冰兰意识到，这绝非因为服装的制作出现

偏差，事实上这套新警服是严格按照旧的那套来制作的，但现在穿起来却感觉变

得『紧身』了。她悲哀的发现这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身材和过去相比更加丰满了，

尤其是胸前这对原本就尺寸惊人的巨乳，现在更是怒耸高挺，丰硕得令人难以置

信，把警服前襟撑开到了连扣子都没法系上的程度！

这真是太尴尬了！石冰兰不由手足无措，其实在此之前，她早就察觉在魔窟

的这段时间里，自己的胸部大概是因怀孕导致雌性激素增加，又或者是日夜承受

色魔的玩弄之故，丰满乳球的体积变得更加巨硕了，至少升级了一个罩杯。

只不过因为在魔窟里被禁止戴胸罩，她无法予以验证，然而昨天她出院后，

曾自己到内衣店购买新的胸罩，试穿时就已经发现，原来用惯的【Ｆ】罩杯已经

彻底不能穿了，就连【Ｇ】罩杯都已不能百分百承受她的双乳，只能勉强兜住一

部分的硕大肉团。而她用的尺码一向比实际数字略小一些，也就是说，她现在真

正的胸围已向英文字母表的第二行进军了！

一股深沉的罪恶感涌遍全身，石冰兰木然呆立片刻，最终无奈的摇了摇头，

放弃了系上最后一粒钮拙的尝试，俯身拿起警裙，双腿分别套了进去。

很幸运，虽然臀部感觉出有些『紧身』，但还是顺利的将警裙穿好了。

于是，一个穿戴整齐的女警，就出现在了穿衣镜前！

石冰兰望着镜中的自己，晕红的脸颊，胀鼓鼓隆起的警服敞开着一粒钮扣，

只要踮高脚尖就可以看到微微露出的乳沟；及膝的警裙中包裹着的是浑圆丰盈的

臀丘，充满了一种成熟女性特有的肉欲味道。

她忽然感到一阵痛苫，和说不出的恶心。

这哪里还像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警呢？过去的自己，身材是结实而健美的，就

算巨乳细腰形成的凹凸曲线增添了性感的韵味，但谁也不能否认的是，这具躯体

至少是动感十足的、充满力量的运动员身材。

但经过三个多月的囚禁后，或许是被「滋润」得太厉害了，原本窈窕、强健

之感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犹如熟透蜜桃般的丰腴和圆润。

石冰兰越看越是憎恶，她忽然回想起了在魔窟里，色魔逼迫她看的日本制服

系列Ａ片。现在的自己，简直就跟片子里那些披着警服的ＡＶ艳星相差无几，肉

体散发出来的都是一种被充分玩弄、充分开发和彻底调教后才有的诱惑感……

——这样子穿着警服还有什么意义呢？根本就是对警服的羞辱！

石冰兰猛然伸手，赌气的想要将警服脱下来，但是心中忽然一酸，手掌颤抖

着停在胸前，矛盾的久久没有动弹……

室内的空气仿佛凝滞了。

「叮铃铃！！」

座机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打破了沉寂。

石冰兰仍是呆呆地站着，彷佛有些恍惚，耳中隐约听到室外的丈夫拿起了分

机，对答几句后突然发出低呼声，似乎满含震惊，嗓门也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她顿时清醒过来，定了定神，暗想难道出了什么事吗？于是也不顾警服合身

不合身了，快步走出了卧室，用探询的眼光望着丈夫。

「岂有此理！现在说这些又有屁用……废话！我们当然要来……你等着，我

们马上就到！」

苏忠平说完「啪」的挂断电话，怒气冲冲地道：「是九仙山陵园打来的！他

们说你爸妈的墓碑被人给毁掉了……」

石冰兰如五雷轰顶，颤声道：「你说什么？」

苏忠平又重复了一遍，恨恨道：「这些鸟人太不负责了！连什么时候被人毁

掉的都不知道，真是气死人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吧，墓碑还是小事，但愿里面你

爸妈的骨灰没有受损……」

话还没说完，石冰兰已加快脚步，几乎连鞋都没换好，就心急火燎的冲出了

家门。

苏忠平忙抓起车钥匙，紧跟在妻子身后奔了出去。

　 ＊＊＊　　　　＊＊＊　　　　＊＊＊　　　　＊＊＊

早上九点，孟璇打着哈欠，摇晃着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揉揉眼睛，一看闹钟，就吐了吐舌头，一骨碌的跳下了床。

「糟糕糟糕，睡迟了！」

孟璇一边嘴里叫嚷着，一边用胡乱套上衣服，赤足向厨房跑去。

今天是休息日，不用上班。但自从智力严重退化的王宇住进来后，她就像个

尽职的小母亲一样，每天准时早起为他准备早餐。今天居然睡迟了差不多两个钟

头，要是把『小朋友』饿坏了可就麻烦啦。

然而刚出卧室，孟璇就一愣，惊讶地发现几个房间的门都是敞开的，安静得

没有一丝声音，好像整个家里就只剩她一个人了！

「阿宇！你在哪里……阿宇！」

孟璇紧张呼叫着，奔进奔出，将所有房间都找了一遍，连洗手间都没放过，

但却一无所擭. 不单止王宇，就连阿威和石香兰也都人间蒸发了！

接着她又注意到，原本摆在客厅里的一个大行李箱也不见了，而那个箱子的

大小，恰好可以装下一整个人。

——难道说……

一个念头冒了出来，孟璇脸色煞白，手忙脚乱地抓起电话，拨打阿威最新的

手机号码。

对方关机。

孟璇急得一蹦三尺高，犹如没头苍蝇般乱撞了一阵后，又回到卧室里，无意

中瞧见床头原来还摆着一封信。

她忙抽出来一看，里面写满了歪歪斜斜的字迹。

（小璇：不好意思啊，我昨晚故意灌醉你，趁你未醒时不告而别了。你的阿

宇也被我带走了。你别怪我，我必须这么做。三个人长期留在你冢里，太危险了！

随便哪个人被人撞见，大家就都完了。尤其是王宇，更是非离开你不可。因为现

在的你，按理说应该是个找不到心上人下落、无比担忧焦虑的人，可你并不善于

伪装，不管你怎么掩饰，你的眉宇间流露的都是平静和满足，一点不像心急如焚

挂念恋人的样子！这么明显的破绽一定很快会被石大奶发觉的。所以我想来想去，

只有假戏真做，强行使王宇离开你一段日子。

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会告诉你把王宇带到哪里去了，不会让你见他，也不会

跟你联系。我要让你急得要命，想的发疯，嘿嘿！这样你平常的表现才会自然真

实，才不至于引起你的同事们坏疑。

当然，你可以安心，这段日子不会大久的。等我设定的计划全部实现，等石

大奶再次落入我掌心、而『色魔』一案也最终结束后，你和王宇就可以团圆了！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两个字——等待。等时机一到，我会告诉你该如何行动的。

那时候你是否能顺利配合我，将成为我们各自的期盼能否实现的关键。

确切是哪一天，我暂时还不好说。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石大奶将会比我

们俩更着急！她必须抓紧时间尽快破案，才能尽快去堕胎，否则等胎儿成型时她

就连做人流的权利都丧失了！眼看着日子一天天拖下去，她的恐惧只会伴随着肚

皮一起越来越大……所以，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现在就看谁更沉得住气了。但愿

你不要令我失望！）

孟璇瞪大眼睛。看完全文后呼吸骤然急促了，苹果脸憋得通红，显得又是震

惊，又是愤怒。

突然她大叫一声，像头狂暴的小母豹般跳了起来，握紧的拳头如雨点似的落

向坚硬的墙壁……

直到手掌都红肿了，她才无力地坐倒，抱着枕头呜呜的哭出声来。

　 ＊＊＊　　　　＊＊＊　　　　＊＊＊　　　　＊＊＊

就在这同一时刻，九仙山陵园的公墓群中，石冰兰正跪倒在父母的墓前，热

泪盈眶，久久说不出话来。

原本完整竖立的墓碑，已经被人齐根削去，而埋在墓碑下的骨灰盒，也不翼

而飞了，剩下的就只有被刨过的凌乱泥土和满地碎屑。

——爸、小妈……小冰不孝……是小冰连累了你们的在天之灵……

泪水夺眶而出，不过仅仅几秒后，石冰兰就默默擦干了眼泪，站起身来，俏

脸上重新露出坚定、冷静的表情。而她明亮的双眸中，更是充满了一种尖针般的

锋锐光芒和凌厉怒意，令人不敢正视。

站在旁边的苏忠平也是双眼泛红，咬牙切齿地说：「这定是色魔干的！这个

狗娘养的王八蛋，一定是愤恨他的阴谋没能得逞，又被我放火烧了他的老窝，一

怒之下，就用这种疯狂的方式来报复我们……」

「不，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报复我们！」石冰兰冷静得异乎寻常，缓缓说，

「下手的时间也不是在你放火之后，而是至少在过年之前，他就已经把这里毁掉

了！」

苏忠平愕然道：「过年之前？你怎么知道？」

「就在你放火前的半小时，也就是新年钟声刚敲响的时候，色魔曾得意的给

我看过一大盆骨灰……当时我没有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百分百就是爸和小妈

的骨灰了……」

石冰兰说到这里，眼前彷佛又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她清清楚楚的记得，色魔

端来了一个盛着半盆骨灰的洗脸盆，命令她和姐姐蹲在上面撒尿！当时她以为那

不过是色魔的变态嗜好而已，现在却猛然醒悟过来了，原来这根本就包含着色魔

别有深意的、不可告人的恶毒居心！

——天哪，我居然在父母的骨灰上撒尿……是生我、养我的爸爸、小妈的骨

灰，居然就这样被我和姐姐亵渎了……虽然是无心的，但我们姐妹俩也一定会有

报应的……

石冰兰神色惨然，只觉得喉咙发甜，一口热血几乎要吐出来。她忙用力咽了

回去，但身躯已是摇摇欲坠。

苏忠平伸手扶稳了妻子，疑惑地说：「你的意思是，色魔复仇的对象其实是

你父母？」

石冰兰点了点头，平稳了一下呼吸说：「其实很早以前，我就怀疑色魔是我

父亲的仇人了，我还曾经以此为方向展开过调查，结果查到了孙德富身上，并发

现他果然跟色魔有牵连……但是孙德富被击毙之后，这条线索就断了，背后隐藏

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就只有色魔自己才知道了！」

苏忠平紧皱眉头，望着那被刨开的坟墓好一会儿，忍不住打了个寒噤，喃喃

道：「这家伙是个疯子……真正的疯子！按理说人死了，仇恨也就一笔勾销了，

可他居然连死者的骨灰和墓地都不放过……这是一种怎样的深仇大恨啊，才能让

人的行为变的这么疯狂……」

石冰兰沉默不语，仿佛在思索着什么。

片刻后，几个陵园职员哭丧着脸走了过来，再次向夫妻俩道歉。苏忠平怒气

难忍，责问他们为何直到今天才打电话通知这件事，那几个人都一面委屈地说，

他们早在十多天前就发现墓碑被毁了，也第一时间设法想要联系两夫妻，但电话

却始终打不通。

苏忠平一时无言以对。十天前他和石冰兰都身陷魔窟，自然是不可能接到电

话。

但他马上又找到了新话题，责怪这些职员没有看管好陵园，以至于被不法分

子溜进来破坏了墓碑。职员们仍是显得很无奈，说扫墓的人每天都有，他们也不

可能去一一核查别人的身分。至于罪犯是如何将整个墓碑齐根削去的，职员们就

更加茫然了，完全是一问三不知。

「别问他们了，这个我知道！」石冰兰忽然打断了丈夫的话，淡淡说：「色

魔是个善于用炸药的人，一定是用小型炸药将墓碑炸开，然后挖走里面的骨灰盒

的。」

苏忠平一想不错，来陵园扫墓的人一般都会放鞭炮，色魔当时必定是用鞭炮

声掩盖炸药的声音，很顺利的就将墓碑给毁了，就算硝烟弥漫得比较大一些，一

般人也绝对分辨不出来的。如此说来，似乎也真的下能怪这些职员没有尽责。

不过他还是再三追问这些职员，是否那几天有异常人物出现，或是留意到什

么异常现象，但盘问了半天仍是一无所获，最后也只得失望的放弃了。

职员们被打发走后，苏忠平双手一摊，苦笑说：「看来，还是要从你父亲的

仇人查起。可惜他不可能活过来告诉我们，最有嫌疑的仇人到底是谁……唉！」

石冰兰「嗯」了一声，平静的说：「没关系，只要运用排除法，迟早会找到

蛛丝马迹的。」

「怎么找呢？你们警局那位李胖子，不是禁止你再插手色魔的案子了么？」

苏忠平流露出沮丧的表情。原来楚倩的口供，虽然证明了他本人的清白，但

对于石冰蔺的处境却无太大改善毕竟见她的的确确亲手挥刀刺伤了王宇，虽然是

受色魔所迫，但总难免有『过失伤人』之嫌，自然不适合再继续查这件案子。李

天明的决定可谓合情合理，就算是赵局长仍在位，恐怕也难免这么做。

石冰兰微微一笑：「谁说我想插手色魔的案子了？我现在要调查的，是我父

母墓碑被毁案！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苏忠平先是一怔，随即喜道：「对，对！他们查他们的色魔，我们查我们的

破坏者，名正言顺，谁也无权阻止我们采取这方面的行动！」

说完，夫妻俩都露出会心的笑容，彼此更有了一种心灵默契交流的感觉。

两人再次向残败的墓地行了礼，并在心里发誓要捉拿到色魔、以告慰亲人在

天之灵，然后夫妻俩就手挽着手，大步走出了九仙山陵园，躯车直接向刑警总局

飞驰而去。

　 ＊＊＊　　　　＊＊＊　　　　＊＊＊　　　　＊＊＊

果然不出所料，李天明痛快的答应了石冰兰的要求，同意她全力追查『墓碑

被毁』案，就连协助的警员人手都任凭她挑选。

他心里自然跟明镜似的，知道这只是眼前这位巨乳女警的一个藉口，其真正

的用意仍是瞄准色魔一案。但他也十分清楚，就算不让石冰兰调查，她也会自己

悄悄展开行动，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任由她去折腾好了。这样她若始终查不出

结果来，也就怨不得旁人了。

若是真查出什么线索来呢，专案组也可以用公务的名义，理直气壮的半途将

之『劫』过来，再顺藤摸瓜的取得进展，所以最终的荣誉也不可能属于她！

这买卖怎么算都不会赔的，李天明当然乐得做个好人，爽快的应允了下来。

「我不需要任何部下协助，这案子只跟我私人有关，就让我一个人来处理好

了！」

石冰兰冷淡的拒绝了李天明的『好意』。她清楚，对方只不过想在自己身边

安插人手，以便随时了解自己的调查进度罢了。她当然不愿意被人这样监视着，

何况警局里的内奸仍未暴露，假如协助的部下恰好就是内奸，那一切都完了。

离开局长办公室后，石冰兰深深的吸了口气，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孤单。

今后的日子，她就只能单枪匹马，去对付潜伏在暗处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复仇的

色魔了！

——不，也许并不是单枪匹马我还有个可以信赖的丈夫……

想到苏忠平，石冰兰双眸发亮，心里马上觉得充实多了，短暂的孤寂感也一

扫而光。

这十多天里，她仿佛重新认识了丈夫，惊喜的发现原来他身上还有着这么多

的长处，过去自己竟然没有注意到。特别是丈夫对她长达三个月的苦苦寻觅，冒

着危险到嫖客群里探听消息等举动，都令她对这个相爱已久的男人刮目相看，由

衷的感到佩服。

在前来警局的路上，苏忠平已经向她表示过，要全力支持她、协助她追查色

魔。她原本还有些犹豫，毕竟丈夫不是职业警员，将他牵扯进罪案调查会有诸多

不便，也会面临更大的危险。

不过这一刻，她突然下定了决心，准备接受丈夫的提议了。因为她蓦然领悟

到丈夫的心理和自己是相通的，也跟自己一样的倔强。假如不同意的话，他一定

也会偷偷的自己行动的。在这艰难的时刻，假如夫妻俩还不能真正齐心协力、浑

若一体，那几乎肯定会被色魔逐个击破，等待两人的必然是惨败的结局。

计议已定后，石冰兰仿佛卸去了心头的重担，精神一振，迈着久违了的轻快

步伐走出警局。

苏忠平正坐在车里等她。

上车后，夫妻俩相视一笑，彼此用不着再说话，就已明白了对方的心意，一

切尽在不言中。

回家的路上，石冰兰鼓起勇气，向丈夫坦白了自己已经怀孕的悲剧。

苏忠平虽然对此早有预感，但还是颇受打击，脸色一下子变得铁青，眼睛里

充满了耻辱和痛苦。

尽管他马上控制着自己，若无其事的安慰妻子说，这不能怪她，要她不必介

意。但敏感的石冰兰还是重新产生了顾虑，刚刚才亲密无间的夫妻关系仿佛又蒙

上了一层阴影。

她原本已决定要毫无保留的、百分百的实话实说的，这下子又迟疑了，担心

完全说出真相对丈夫就太残酷了，恐怕他未必承受得了，也未必能理解自己忍辱

负重的一片苦心。

于是，石冰兰吞吞吐吐地撒谎说，由于她有天生的子宫颈后倾毛病，妇产科

医生认为现在就堕胎有危险，很容易导致刮不干净的严重后果，因此要她再等两

个月，等胎儿到了子宫中部时才能做引产手术。

「……其实，也不是非等不可的，只是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她黯然叹了口

气，望着丈夫低声说：「如果你觉得还是赶紧做手术比较好，我就听你的……」

「你说什么傻话？当然是听医生的！」苏忠平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她，「我不

希望你再冒任何不必要的危险了，哪怕是一丁点！」

石冰兰垂下头，不敢正视丈夫的目光，生平头一次觉得如坐针毡，体会到犯

人面对警察时那种心虚、愧疚的心理。

但是愧疚归愧疚，她犹豫再三后，还是把真相咽了回去，没有对丈夫吐露实

情……

接下来的数天里，这对夫妻档开始了艰巨的调查任务。

过去三个月中，苏忠平就几乎没有上过班，现在更是索性办了停薪留职，全

心全意的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

至于工作的方式，则是继续沿着石冰兰当初未能查完的线索，将她父亲生前

曾结怨过的仇人一个个的排队，希望能从中再发现若干蛛丝马迹。

然而越追查下去，夫妻俩的心情就越沉重。两人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位逝世

的父亲居然有这么多的仇人，而且似乎不甚『清白』，在做生意和担任政府要职

期间，曾同几件重大的经济案、腐败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这，跟石冰兰从小印象中的『慈父』，简直是判若两人，令她颇受打击，

感受到一种被欺骗的痛苦、羞愧以及旁徨，所幸的是苏忠平一直在鼓励着她，要

她『勇敢的面对真相』，她才以女刑警特有的心理素质顽强坚持了下去……

但是夫妻俩的努力和付出，似乎并没有换来有价值的成果，再加上人手不足

和工作量过大等难题，两人的进展极为缓慢，整整两周过去了，排队的嫌疑人名

单只不过排除了三个人而已。

石冰兰暗暗发愁，若照这种速度查下去，恐怕还没能把色魔揪出来，自己就

要日渐逼近瓜熟蒂落、临盆分娩的那一天了……

这天中午，丈夫有事出去了，石冰兰因为严重的妊娠反应，接连呕吐了好几

次，导致浑身虚弱。她脸色苍白的半靠在床上，打算午睡一阵，恢复了精神以后

再起身工作，详细整理一下这段时间搜集回来的材料。

但这时电话响起，是九仙山陵园的职员打来的。对方再次诚恳的道歉，说已

经出资重修好了墓碑，保证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请她过去亲眼看看。

「不用看了。以后再说吧！」

石冰兰淡淡地敷衍着，心中忍不住苦笑。父母的骨灰都已不见了，永远找不

回来了，光维修好一个墓碑又有什么用呢？

但那陵园的职员却偏偏不知趣，喋喋不休的继续讨好着石冰兰，说如果没空

走一趟的话，陵园这边可以拍一张数位照片寄给她看。石冰兰不耐烦跟他罗嗦下

去，于是就同意了，要对方将照片寄到她的电子邮箱来。

放下电话后，打开电脑，果然过了几分钟就收到了照片。

石冰兰瞥了一眼，照片十分清晰，是父母墓地的特写。原本满地的碎层乱石

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毁掉的墓碑也重新竖立了起来，无论大小、规模、用料都

跟原来如出一辙，就连墓碑上的大理石遗像、碑文都刻得分毫不差。

她叹了口气，心想这些人也算用心了，何况色魔是处心积虑要来毁墓，也不

能完全怪职员看管不周。

随手回了个感谢的邮件后，石冰兰关掉电脑，躺回床上，合眼准备入睡了。

但是过了好一会儿，都还是睡不着，似乎隐隐有某种奇特的不安感，在潜意

识里焦躁的悸动！

可究竟是什么地方令人不安，却又判断不出来。这导致她在床上翻来覆去，

片刻也不得安宁，直到足足一个小时后，才逐渐平静下来，慢慢进入了梦乡……

蓦地里，石冰兰猛然翻身坐起，像是醒悟到什么似的，跳下床冲到书桌边，

重新打开电脑，将刚才收到的那张照片调了出来。

她双眸发亮，眼光死死的盯着墓碑上刻着的文字。

那是再普通不过的文字，随便哪一个墓碑上都可以看到的，刻着的是父母的

名讳、籍贯、享年几许和生卒年月，落款是她和姐姐的名字。

任何一个人看到这些文字，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然而石冰兰却一脸震惊，

目不转睛地瞪着其中的一行数字。

「……生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４日！

这是小妈的出生年月曰！

一股非常眼熟的感觉涌上心头，原来刚才那种奇特的不安感就在这里！就在

这标明了出生年月的数字里！

我最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组数字……是的，一定在哪里见过……

石冰兰苦苦思索着，突然「啊」的一声，脑子里如电光火石般回想了起来。

——这……这明明是开启魔窟大门的密码啊！

两个多月前的那幕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那晚色魔命令她穿戴整齐，将她带到

警局里实施阴谋。临出门之前，石冰兰曾设法弄松了蒙在头上的眼罩，偷看到色

魔开启魔窟大门时，在密码盘里按下了「２４１２５３」六个数字。

当时她牢牢记住了这组数宁，之后她趁色魔外出时，就凭着这正确的密码打

开了大门，带着姐姐越狱而出，只可惜最终还是功败垂成。然而这组数字却在脑

子里悄悄生根了，所以刚才才会猛然令她想起了整个经过。

——为什么？为什么色魔设定的密码，恰好是「小妈」的生日呢？难道这仅

仅只是一种巧合？

不，石冰兰绝不相信，世上会有这么巧的事。她的呼吸陡然急促了起来，各

种各样的念头纷纷涌入脑中。

——看来色魔不单是父亲的仇人，还认识小妈……但他跟小妈又是什么关系

呢？为什么会如此念念不忘她的生日？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一种震惊与激动混杂的感觉，霎时间充斥全身，石冰兰听见自己的心脏在怦

怦跳动，丰满的胸脯剧烈起伏着，蓦地里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就在新年钟声敲响后不久，色魔做的第一件事，是取出一个古色古香的盒子，

双膝跪下恭恭敬敬的对之磕头。

「这里面是我母亲的骨灰……我要叩谢她生我养我的大恩！」

当时色魔说的这两句话，清晰地在耳边回响。

石冰兰的呼吸更急促了，双峰起伏得也更剧烈。她忽然站起身，飞快地奔出

了家门，闯进了楼下最近的一家杂货店。

她在店里挑了一个脸盆和两大盒的饼干，付钱后奔回了家中，先将饼干全部

倒了出来，然后拎着两个空盒走到了厨房。

这两个空盒的体积，和盛装父母骨灰盒的体积差不多大小。她记得父亲和小

妈的遗体火化后，是她自己亲手挑的两个高级骨灰盒，分别装下了双亲的骨灰。

她甚至还清清楚楚记得，父亲的骨灰比较多一些，大约装了四分之三盒的空间，

而小妈的就相对少些，只装了三分之二的空间。

石冰兰在厨房里翻找着，很快找到了半袋面粉。她分别将面粉倾倒在两个空

盒里，直到盛装的程度符合记忆中的份量。

接下来，她把较多的那盒面粉，倒进了刚买来的脸盆——这脸盆的大小，自

然是跟魔窟里色魔所用的那个差不多——预料中的情况果然发生了，面粉刚好装

了半盆，看上去正像是色魔当时端来的情形！

石冰兰痛苦地闭上了双眼，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悲鸣。

所有猜想都被证实了……色魔当时端来的脸盆里，只有父亲的骨灰，没有小

妈的！假如是两个人的骨灰，那脸盆应该是装满的，而不是只有半盆！

被盗墓偷走的，是两份骨灰。但在魔窟里惨遭折辱的，却只有其中一份骨灰。

那另一份呢？当然只可能是色魔顶礼膜拜的那份骨灰了！

也就是色魔亲口承认的、他的生母的骨灰！

——原来，色魔是小妈的亲生儿子……他竟是小妈的儿子！

一股热血直涌人大脑，石冰兰激动得全身发颤，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这结论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小妈……虽然她曾经对小妈充满敌意，但后

来双方毕竟和解了，而且平心而论，小妈对自己姐妹疼爱有加，基本尽到了后母

的养育责任，因此在长大懂事之后，她对小妈还是充满感激的，将之视为亲人。

不，不可能…那么胆小怕事、温柔、善良的小妈，怎么可能生出色魔这样冷

酷、残暴、变态的儿子？一定是哪里弄错了……小妈和色魔连一点相像的地方都

没有嘛！完全是两个极端……

尽管心里有个声音在这样大声疾呼，但理智却告诉石冰兰，这个真相虽然残

酷，但却是千真万确的真相，绝不可能弄错。

她含泪趺坐椅上，好半晌才收拾好凌乱如麻的心绪，开始更进一步的思索起

来。

小妈在改嫁过来之前，就有一个亲生儿子，这一点以前似乎听姐姐说过的…

…嗯，对！记得姐姐当时还透露过，小妈的儿子很早就因为犯罪坐牢了，还狠心

的和小妈断绝了母子关系，出狱之后更是完全失去了音讯，谁也不知道他是死是

活，这令小妈伤心欲绝了许久，很多年之后才终于绝望的放弃了寻找他的念头…

…

石冰兰的双眸亮了起来，霍然站起。

只要曾经犯罪坐牢过，在警局里就一定会留下详尽的档案资料！虽然时至今

日，色魔必然早已改名换姓，有了新的身分伪装，多年前的资料早就失去了时效

性，但毕竟是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至少可以对色魔的真实情况有个基本的了

解，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无所知了。

她不禁振奋起来，原本虚弱的身躯彷佛也注进了一个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

匆匆出了家门，用最快的速度奔向警局档案室……

第５３章　噩梦再临

光阴飞逝，一转眼，两个月过去了。

某日周末，晚上七点，Ｆ市西湖大酒店。

贵宾厅里，摆着四桌丰盛的酒席，五十多个客人正在喝酒、谈笑，气氛十分

热闹。

他们都是本市医、药界身分显赫的名流，不是著名的手术专家，就是大医院

的科室主任，或者是药厂的大老板，总之在行业里都足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平常这些人都很忙，不管是谁请客，他们都很少会如此人齐的来参加，然而

今天他们不仅全聚集在这家酒店里，而且还争先恐后的举起酒杯，向邀请他们的

女主人连声称谢，用各自的方式拍着露骨或是巧妙的马屁。

而女主人呢，则安静的坐在主桌正中，面带微笑随口应酬着，谈吐老辣而圆

熟，一副职业政客的从容模样。

任何一个市民看到她这副模样，都会感到一种久违的熟悉的——她赫然是已

故副市长的夫人林素真！

当然，她现在已经不是副市长夫人了，也不是曾经天天出现在媒体上的人大

代表了，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了Ｆ市卫生局第一副局长，手握的权力不大不小，

正好可以掌管全市的医药界。

所以，当她发出邀请，称要在上任第一周的周末召集全市医药界代表、招待

一顿『工作餐』时，这些人一个也不敢推辞，全都准时赶来了。

酒过三巡，林素真端着酒杯站起身来，再次向众人敬酒。

「谢谢诸位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捧场，今后全市在医药卫生方面的工

作，就要仰仗诸位多多支持啦！来，大家干杯！」

说完她将朴中酒一饮而尽，众人忙一边七嘴八舌的客套着，一边也都暍掉了

酒水。

这当中有一些人原本就跟林素真熟识的，见她似乎完全从数月前丧夫、被辱

的沉痛打击中振作了起来，恢复了以往精明干练、得体大方的气质，不禁都暗暗

替她高兴。

灯光下看得分明，这位前副市长夫人毫无憔悴之色，一点也看不出来就在不

久之前，还曾遭受过色魔非人的折磨。风韵犹存的俏脸还是那样白嫩，保养得宜

的肌肤还是那样光洁，鼻梁上依然架着高级金边眼镜，流露出一股矜持而优雅的

气息，丰腴的身材虽然比之前略见发福，但并不显得累赘，尤其是胸前那对沉甸

甸、胀鼓鼓的圆润曲线，更带给人肉感十足的视觉诱惑。

好一个风姿绰约的半老徐娘！就凭她胸口这一对肥奶，杀伤力绝对有够强哇！

难怪能这么快就打通关节，用美色换取到副局长的宝座……

不少人心里暗自嘀咕着，虽然表面上恭恭敬敬，但内心深处着实看不起这位

前副市长夫人！

在此之前，他们早巳听到了各种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都传闻林素真被色魔

绑架后，曾一度失忆，后来不知怎么的又痊愈了。这位热衷权势的女政客，甚至

在身体尚未完全康复期间，就已经开始四处活动、拉拢关系兼私下行贿了，目的

只有一个，就是重返Ｆ市政坛。经过数月的努力，结果真的给她做到了，在一片

质疑声中被『破格提拔』到了眼下的官位。

当然，鄙夷归鄙夷，每个人也都明白，官场上无论有什么猫腻都不足为奇，

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假装糊涂，以免今后影响到自家医院、药厂和私人的利益……

菜，一道接着一道的捧了上来。正吃喝到兴头上时，林素真的手机响了。她

拿起来看了一下号码，双眼一亮，笑着说道：「有一位迟到的贵客，现在终于赶

到了！等一下大家不要客气，都要罚他的酒哦！」

她一边说，一边走到了贵宾厅门口，摆出亲自迎接的架势。

众人忙跟着站起身来，心中都在猜测究竟是何方神圣，居然能令副局长大人

如此尊敬的迎候。有些眼尖的更早已注意到，主桌上林素真右手边的位置一直是

空着的，看来是在虚位以待这位贵客了，毫无疑问，此人一定是省里来的某位高

官。

只听脚步声响，来者已走到了门口，跟林素真含笑握手后，两人一起走了进

来。

众人定睛一看，都愕然瞪大了眼，原来几乎所有人都认识来者。许多人立刻

围了上去，七嘴八舌的招呼了起来。

「郭主任，是你啊！」

「好久不见了，老郭！你最近还好么？」

「郭永坤，你老兄真不够意思！这么长时间都没跟我联系，是不是把老朋友

都给忘了啊……」

糟杂吵嚷的声音，一时充斥了整个贵宾厅。郭永坤却是神态自若，微笑着抱

拳作揖，和众人稍微寒暄后，就按照林素真的吩咐，坐在了她身旁的座位上。

众人再次露出愕然之色，怎么也想不到获得林素真如此礼遇的，居然不是政

府高官，而是本市的胸科手术权威郭永坤。

尤其是协和医院的曹院长，更是吃惊得目瞪口呆。在他印象中，郭永坤虽然

是个有名的医师，但也不算特别了不起，大约半年前更因为一起醉后斗殴事件，

搞得名声扫地，之后自动办理了停薪留职，就从协和医院消失了。想不到今天却

在这个场合重逢。

只听林素真亲自向郭永坤敬了酒，然后满脸笑容的向大家解释起来。

「郭主任今天本来是不想来的，是我再一邀请，他才终于答应了……我跟大

家说句真心话，我是非常欣赏郭主任的。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还是我的救命恩

人呢！我几次差点心脏病发作，都是他兢兢业业的把我抢救回来的……」

「哪里，哪里！素真姐你太客气了，身为医师，救死扶伤本来就是应尽的职

责！」

郭永坤满口谦逊，语气轻描淡写。但是众人却都敏锐地听到「素真姐」这三

个字，再看看林素真，淡淡微笑着似乎一点也不介意被这么称呼，不少人当即心

领神会，互相使了个眼色，一个个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协和医院的曹院长则又是惊喜又是担忧，暗想看来这两人私下的关系并不简

单，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把郭永坤请回来，朝中有人以后就好办事了。但毕竟已

很久没跟郭永坤联系过了，要是他已经被别的医院挖角了，那自己可就要后晦莫

及了！

而酒席上还有另外好几家医院的院长，大概也都抱着同样的心思，于是纷纷

起身走到郭永坤身边，以各自的理由向他敬酒，殷勤无比的套起近乎来。场面顿

时更加热闹了，「干杯」的声音不绝于耳，虚假的笑容挤满了每一个人的面庞。

曹院长也夹杂在其中，亲热地拍着郭永坤的肩膀满口恭维，一副十分熟悉的

老友模样。但郭永坤的反应却相对冷淡，只是不卑不亢的随口答着话，令人无法

猜透他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曹院长正在考虑该如何开口将他请回医院，旁边已有更多的人围了上来，将

他挤到了一边。

他无奈地摇摇头，心想只能等以后再说了，当下转过身来，满脸堆欢的又开

始讨好林素真了。

林素真却若有所思，皱眉望了他片刻后说：「院长，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曹院长忙个迭地道：「请说，请说。不管您有什么吩咐，我一定照办！」

「你们协和医院有一位医生，我想拜托曹院长照顾一下他……」

「没问题！」曹院长不禁瞥了一眼郭永坤，心领神会的笑着说：「郭主任本

来就是本院有名的一把刀，这样的人才我们当然是盼望他早日回来的啦！明天我

就给他办复职手续，胸科主任的位置照样是他的……还有，他离职这段时间的薪

水，院方也会如数补偿给他的。您就放心好了，呵呵……」

他满以为自己如此识趣，定会让这位前市长夫人『芳心大悦』的，不料她只

是淡淡一笑，说道：「我想您有一点误会了，曹院长。我想拜托你照顾的并不是

郭主任！」

曹院长睑现尴尬之色，结结巴巴地问道：「那……那是哪一位？」

林素真环顾四周，仿佛有什么顾虑似的，迟疑着半晌不语。

曹院长下意识的转过头，望向自己所坐的餐桌。在他座位的周围，还有四个

是协和医院的名医，都是被点名邀请来的。难道这几个人中还有哪位也像郭永坤

一样，跟林素真有交情么？

他心里转动着念头，忍不住讨好地说：「您放心的直说好了，我会守口如瓶

的！」

林素真这才压低嗓音道：「就是坐在靠窗户那边的沈松医生！」

「什么？是……胸科的沈医生？」

曹院长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他看来，沈松只能勉强列入『名医』的行

列，根本不够资格出席今天的餐会。想不到林素真竟会专门提起沈松，大大出乎

了他的意料。

林素真「嗯」了一声，忽然面露微笑，挥手遥遥向某人示意。

曹院长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发现她示意的对象正是沈松。后者正懒洋洋地靠

在椅背上，大大咧咧的做了个「Ｖ」字手势，然后又对曹院长吐了吐舌头，一副

嬉皮笑脸的无所谓表情。

林素真显然也瞧见了，噗哧一笑说：「沈医生这个人蛮有意思的。不过，老

实说吧，我认识他还没多久，平常他在医院的表现如何呢？」

曹院长苦笑说，「怎么说呢……唉，沈医生的医术是没话说，但就是性格比

较古怪，责任心也不够，三天两头的翘班……特别是过年后更变本加厉，随便打

电话请了个事假，就长时间的不来医院了，把几位分管领导都气得够呛呢……」

「是吗？那我就要帮沈医生说几句话了！」林素真沉吟了一下，嗓音压得更

低了，「事实上，沈医生请假是有原因的。想必你也知道，我的独生女儿前一段

得了……重病，一直都没法康复。多亏沈医生心肠好，这些日子抽出了大量时间

照顾她，才慢慢令她的状况有所改善……」

曹院长又是一惊，眼见林素真谈到女儿时，眸子里流露出疼爱之色，甚至泛

起了泪光，可见女儿对她是何等重要，毫无疑问她对照顾女儿的沈松也是十分感

激，说不定感激的程度还更超过郭永坤呢。

——没错，一定是这样！所以她拜托我照顾的是沈松，而不是郭永坤！

曹院长想到这里恍然大悟，深悔刚才说了沈松的坏话，忙竭力弥补起来，改

口大赞沈松极有爱心，又拍着胸脯慷慨承诺，绝对不会再追究沈松的失职，以后

反而会尽量给予他更多方便，让他更自由的支配时间，以便继续照顾好这位前副

市长夫人的千金。

林素真点点头，礼貌而冷淡的道了一声谢，就不再理会曹院长了，转过头应

酬起另外一些上前敬酒的客人了。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宴会进入了尾声。众人三三两两的起身告辞了。

郭永坤差不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有意识的避开众人，走到了酒楼的洗手

间里点起了一支烟，耐心的消磨着时间，想等其他人都走光后再悄然离去。

然而事与愿违，脚步声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隆传来。

「哈，老兄你果然在这里！」

郭永坤回过头，微微一笑说：「久违啦，余老弟。近来还好么？」

「好，好。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着！哈哈……」

余新说着走上前来，含笑握住了郭永坤的手。

「刚才酒席上人太多，说话也下方便，所以我就没过来打招呼了，希望老兄

不要见怪！」

「说哪里话！凭咱们俩的交情，说『见怪』两个字才是真的太见怪了！」

两人热烈的握着手，脸上都是笑吟吟的仿佛老友重逢般亲切，去年曾因醉酒

打架而结下的『梁子』，仿佛早已烟消云散、一笑泯恩仇了。

然而若是仔细看的话，就能瞧出彼此的肌肉都有些生硬，给人一种皮笑肉不

笑的感觉。

「我前一阵生意比较多，又出国了一段时间，也就没顾上跟你联系……」

「嗯嗯，彼此彼此啦，我也是最近才回本市来的。什么时候找个地方，大家

再好好的聚一聚！」

「好啊，到时候我请客，别跟我抢喔……」

两人一边寒暄，一边走出了洗手间，看看宾客已经走得一个不剩了，于是相

视一笑，向停车场走去。

「老弟，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郭永坤随口问道，「我看你

在酒席上沉默寡言，从头到尾都没怎么说话，一点也不像以前的你啊！」

余新叹了口气，苦笑说：「实不相瞒，近来生意是越来越不好做了，我很有

些心灰意懒，说不定年底就准备退休不干了！」

「不至于吧，老弟你还年轻啊！这么早就退休，今后的日子怎么打发呢？」

「嘿嘿，要打发时间还不容易么！将来我或许会向你老兄学习，先解决一下

终身大事，设法找个既美貌又有实权的女强人来做老婆……」

此言一出，郭永坤蓦地停住了脚步，转头盯着余新。

余新也坦然的正视着他，眼光没有丝毫闪烁。

片刻后，郭水坤干咳一声道：「向我学习吗？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我似乎

还没有这种福气，能够娶到你所谓的既美貌又有实权的女强人……」

「你也太过谦了，老兄！这话要是让林素真副局长听到，她一定会大大不高

兴的……哈哈哈！」

郭永坤眼角的肌肉一跳，沉声说：「什么意思？这跟她有什么关系？」

「老兄，你就别再隐瞒啦。林素真今年年底就要再婚了，这个传闻早巳尽人

皆知，只不过大家一直猜不透新郎是谁，刚才在酒席上我才突然明白过来，原来

就是老兄你啊！」

郭永坤闷哼道：「只是因为她对我比较尊敬一些，称呼我为恩人，你居然就

扯到再婚去了……老弟，你未免想太多了吧！」

「喂，凭咱俩的关系，你再否认，可就不够朋友啦！」

「ＯＫ，我不否认，就让事实来说话好啦！」

郭永坤耸耸肩，不动声色的观察着余新，嘴角泛起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

「提到传闻，我突然也想起来，也有一个传闻是关于老弟你的，而且，正好

也跟林素真有关！」

「是吗？」这次轮到余新的眼角微微一跳了，「什么传闻？说来听听！」

「我听说，她的女儿、也就是那个小姑娘萧珊，悄悄认你当干爹了……」

余新先是耸然动容，接着勉强笑了起来：「你的消息也很灵通嘛！不错，是

有这事，但知道的人根本就没有几个，看来十有八九也是林素真透露给你的。我

没说错吧？」

郭永坤没料到他竟如此爽快的承认了，倒是一怔，一时无话可说。

余新接着说：「其实嘛，干爹不干爹都是假的。那小姑娘受了很大摧残，林

素真心疼她，想把她送到国外去，远离这里的一切是非。她知道我的海外关系比

较广，移民也有门路，叫她女儿认我当干爹，不过是为将来预铺道路罢了，纯属

交易性质的认亲，不值一提！」

郭永坤这才露出释然的表情，迟疑了一下说：「老弟，你这么坦率，那我也

就跟你说实话好啦。林素真确实有向我表示过好感，也暗示过结婚的事，但我总

觉得有点不对，仅仅是因为我治好了她的病。就对我产生爱意了？这不是她这种

阅历、世故的女人应该有的行为，换成是她女儿萧珊还差不多……」

余新表示同意，若有所思的说：「或许，林素真是出于世俗方面的考虑，想

找个男人嫁了，以便平息围绕着她的流言蜚语。老兄你又有钱、又有社会地位，

自然是个最佳的人选。」

郭永坤紧皱眉头说：「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可我隐约感觉到，事情并非这

么简单……她目前只放出风声说要改嫁，但却不肯透露改嫁的对象是我，还要我

严格保密……说不定她只是拿我做个幌子，目的是为了掩护某个真正跟她关系暧

昧的男人！」

余新试探地问：「听老兄的语气，莫非你在怀疑谁么？」

「是啊，我怀疑的就是你啊！」

郭永坤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说着，目光却变得十分锐利。

余新打了个哈哈：「我倒是挺想的，林素真年龄虽然大了一点，但姿色、气

质都还算一流，而且年龄大也有大的好处，经验一定是丰富无比啦，嘿嘿嘿……

她要是真的选择我，我很愿意牺牲的！」

郭求坤挖苦地说：「是吗？我以为你只对石香兰感兴趣呢！」

「感兴趣也没用啊，她失踪都这么久了，谁知道是死是活。人，总要不断寻

找一点新鲜的乐子吧……」

刚说到这里，郭永坤忽然做了个古怪手势，止住了余新的话头，跟着提高嗓

音喝道：「是谁鬼鬼祟祟的躲在前面？快出来！」

余新似乎吓了一跳，转头望去，只见不远处的围墙角落边有条黑影，看上去

分外的诡异。

听到喝声，黑影慢慢走了出来，站到了两人面前。

是沈松。

他的面色十分难看，眼光轮流望着郭永坤和余新，彷佛在考虑着该如何开腔。

郭永坤板着脸，首先打破了沉默：「沈医生好本事啊，居然学会了间谍偷听

墙角的手段！」

余新也阴阳怪气地道：「只可惜学得还不够精，被人揭穿了！或许有必要重

修一下课程！」

沈松脸上闪过恼怒的表情，但马上就克制住了，冷然说：「谁偷听你们了？

我刚好在这里等人而已，是你们那些肮脏的对话，自己拚命钻进我耳朵的！」

说完，他再也不看两人一眼，也不等他们接口，就转过身大踏步走开了，身

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郭永坤、余新目送他的背影远去，面色也都变得铁青，但却谁也没有采取进

一步的行动，只是静静地站在原地，一个人眉头皱得更紧，另一个人则是暗中握

紧了拳头……

　 ＊＊＊　　　　＊＊＊　　　　＊＊＊　　　　＊＊＊

晚风习习，正是散步的好时间。

他却撒开双腿快步奔跑着，一颗心紧张地怦怦抂跳，仿佛身后有个魔鬼在追

逐。

不，那不是魔鬼，但却是比魔鬼更可怕的人。

——是那家伙干的！绑架了石香兰的变态色魔，一定就是那家伙！

脑子里仿佛有个声音在呐喊，他握紧了拳头，心中既痛苦，又懊悔，并且充

满了对『那家伙』的愤怒。

他曾经无比的信任那家伙，对方说要开发一种药物用来促进猿猴配种，如此

拙劣的谎言，他居然深信不疑，就这么一头栽进圈套里，做了对方的助手，心甘

情愿的帮忙研制起来。

成果很快就出来了，那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强力催情春药——原罪！

直到那次给林素真会诊时，他才骇然发现，原来自己协助研制的药物居然成

了色魔的工具！事后虽然那家伙编出了一套理由，说药物是卖给国外厂家的，流

落到色魔手中只不过是巧合罢了，但无可避免的，他开始第一次产生了疑心。

于是，他表面上答应了那家伙，继续研制最新一代的『原罪』，暗地里却想

方设法配出了解方，偷偷注射进了林素真体内。

万幸！解方果真有效，林素真的药物依赖症状很快大幅减轻了，就连记忆也

奇迹般的恢复了。

他深受鼓舞，又悄悄给萧珊注射了解药，使女高中生也彻底康复了。

按照他原本的想法，这对母女恢复记忆之后，就可以向警方提供关于色魔的

重要线索。则色魔的落网指日可待，石香兰很快也能得救了。

谁知事与愿违，也不知是色魔隐藏得太好了呢，还是林素真母女提供的线索

不够多，警方竟一直没能抓到色魔，甚至连具体进展都没有，令他大失所望。

就在这沮丧的心情中，新年到了。他从电视里看到了魔窟起火、警方围山的

惊人场面，也听说了色魔已落入天罗地网，即将束手就擒。

几乎是下意识的，他马上拨打了那家伙的电话，但对方已关机。去其平常的

住所寻找，也是空无一人。问遍了所有认识的朋友，得到的回答都是：「奇怪，

我这几天也找不到那家伙，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他的心沉了下去，又一次想到了那个过去不敢想的可怕真相。

初六早上，警方的围捕宣告失败。撤退而去。这之后不到半天，那家伙就主

动打来了电话，热情的向他『拜晚年』。

当他忍不住问对方为何这几天失踪时，那家伙唉声叹气的告诉他，因为『原

罪』药物不慎流入了色魔之手，恐难逃罪责，所以一听说色魔被围，就害怕的动

了远走高飞的念头，以免惹祸上身。

「……那帮警察抓到色魔之后，一追查药物来源，很容易就会找到我们了。

他们绝不会相信，我们其实跟色魔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最后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屈

打成招、沦为色魔同伙的悲惨结局！所以我越想越怕，才会不告而别的……唉，

我本来都打算永远不回国啦。还好今天看到新闻，说色魔并没有落网，我才松了

一口气，不然我到现在也不敢跟你联系……」

那家伙说着，语调里充满了害怕，又说尽管如此，仍打算再观察一段时间，

再考虑返回Ｆ市，并叮嘱他不必再研究『原罪』了，免得将来受到连累。

挂断电话后，他又糊涂了。原本他已认定对方就是色魔，但对方这一席话合

情合理、开诚布公，似乎并不像作假，又使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

可恶！究竟那家伙是不是色魔呢？

苦恼之中，他也曾想过索性投案，将前因后果老老实实的告诉警方，由警方

来判定真伪。但几经考虑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毕竟人都是有私心的，就算

警方宽宏大量，完全不追究他的责任，但身为一个颇有社会地位的成功人士，居

然堕落到去研制催情药物，这件事若是传出去，他以后也将永远抬不起头来了。

虽然他爱石香兰，但是这种爱还没有达到可以为她牺牲一切的程度。

不过，要是就这么甩手不管，什么也不做，良心上似乎也过不去。于是他灵

机一动，决定亲自去找林素真母女查问究竟，弄清楚那家伙到底是不是色魔。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贸然开口，而是通过迂回的方式，藉故接近了母女

俩，与她们先后认识并逐渐熟悉了起来。

然而，当他试探着询问色魔的情况时，却在母女俩那里都碰了钉子。一个是

拒绝回答。另一个是坚称，自从恢复记忆之后，非常奇怪的，在魔窟里的遭遇反

而被忘记了。

他分辨不出这是谎言还是真话，无可奈何。

就在这时，一个消息无意中传到了他的耳中——那家伙已经悄悄回到Ｆ市来

了，而且居然也跟母女俩套上了关系，甚至私下的关系比自己更亲密。

对这消息，他原本还半信半疑，但今晚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一切，已经足

够证明了传言不虚，那家伙和母女俩的关系已非同小可，绝对比表面上看到的更

深！

——你这个人面兽心的恶棍！如此处心积虑的接近林素真母女，目的无非是

为了严密监视她们，生怕从她们嘴里泄漏出任何秘密……可你大概没有想到，这

么做反而是不打自招，让我更加确定你就是色魔一案的最大嫌疑人了！

他想到这里不禁悲愤交集，但又顿感束手无策。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这些

仍只不过是他的直觉加推断而已。并没有直接证据可指控对方就是色魔。

更糟糕的是，色魔现在很可能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毕竟母女俩的记忆居然

先后恢复了，若说这是『原罪』失效导致的巧合，未免也太巧了一些。唯一合理

的解释是有人给她们注射了解方，而最有可能研制出解方的人是谁，色魔必然心

中有数。

他忽然打了个冷战，感到一股刺骨的寒意涌上来。他清楚，自己刚才在酒店

里的表现已经露出了破绽，以色魔的敏锐观察力，十之八九逃不过那双森寒的眼

眸！

正在惧意暗生时，忽然手机铃声响了。

他按下接听键，一个熟悉的嗓音传了过来，令他的心跳蓦地加快了数倍，神

色也同时大变，整张脸都通红如血！

于是他也就没有注意到，不远处有条人影悄悄接近了他……

　 ＊＊＊　　　　＊＊＊　　　　＊＊＊　　　　＊＊＊

就在这同一时刻，Ｆ市市立第二高中的教室里，学生们正在上晚自习。

老师都不在，一些调皮的男生有的抄作业，有的津津有味地看色情书刊，有

的则压低声音谈笑聊天。

「喂，你们听说了么？香港的著名导演王胖子又要开拍三级片啦！」

「是吗？王胖子是我最喜欢的导演啦，哇哈哈哈，太好了！」

「王胖子嘛，过去拍的《强暴》系列、《偷窥》系列的确是经典，可是最近

几年状态下滑，片子似乎都不太好看了！」

「那是因为选不到好的女演员吧。要既有气质、又有身材，还要够风骚，这

样的三级片女明星越来越难找啦！」

「可我听说，王胖子这次成功游说了一位国内女明星『下海』。她不仅是有

史以来身材最劲爆的，也是名气最大的女明星！」

「不会吧？既然名气已经那么大了，干嘛还要来拍三级片啊？」

「傻瓜！肯定是王胖子不惜血本，开的价钱足够高，名气再人的明星都有动

心的时候！」

「说的是！哈，到底是哪个明星，快开蛊吧！」

「好，我说了，就是那位号称『中国第一美胸』的性感女神啦！」

「啥？你是说……楚倩？」

「收工啦！你小子骗谁呀，楚倩会去拍三级片？傻瓜才会相信呢！」

「绝对真实，骗人的是小狗！我一个远房表哥就在王胖子手下做事！听他说

剧本、片名都有了，楚倩也已经签约了，听说最迟下半年就要开拍了……」

「越说越像了，呵呵……片名是什么呢？」

「片名叫《奶大有罪》！故事情节是一对波霸母女，被一个变态色魔强暴的

悲惨经历……」

「啊啊，听起来蛮吸引人的哇！莫非是以大奶子作为卖点吗？那倒真的很适

合楚倩来演！」

「是啊，楚倩胸前那对大咪咪我幻想了好久啦，真想看看赤裸裸露出来是啥

样的！」

「嗯，而且还要被色魔抓在手里，狠狠揉捏那对大奶子，感觉才够爽，哈哈

哈哈……」

男生们都色眯眯地笑了起来，其中还混杂着轻薄的口哨声。

但就在这时，只听一声愤怒的娇喝「住口」，从旁边传来！

全班都被惊动了，循声望去，只见怒骂出声的是一个『校花』级别的女生。

清秀的脸蛋上满含怒意，眼眶里都是悲愤的泪水，胸脯正气恼地不断起伏。

男生们的视线很自然的瞄了上去。亮丽校服里包裹着的，是一对已然发育成

熟的少女美乳。不，还不单是『发育成熟』了，那两团胀鼓鼓耸起的嫩肉，绝对

比大多数已婚妇人都更饱满、浑圆，甚至隐约透出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甸甸感

觉。

色眯眯的淫笑声又响起来了，刚才那几个男生更加放肆了。他们早已知道，

在这位『校花』身上发生过怎样的遭遇，也都一知半解的明白，为何她的双乳会

由『少女』升级成『少妇』。

「关你什么事啊？萧珊！」一个男生斜着眼，嘿嘿笑道：「楚倩只是你的偶

像，并不是我们的！我们男生只把她当作性幻想对像而已，而色魔正好可以满足

我们心里的愿望……」

话还没说完，萧珊爆发般跳了起来，满面泪水的尖叫着，抡起书包劈头盖脸

的向刚才说话的男生打去。

「你他妈的才应该被色魔抓住！王八蛋……那么想捏扔子，怎么不回家捏你

娘的奶子去！操你妈逼……」

教室里顿时大乱，那男生被打得抱头鼠窜，狼狈而逃。而旁边的几个女生赶

紧上前解围，劝架的劝架，安慰的安慰，好不容易才拦住了哭骂的萧珊。

班主任老师闻声赶来，了解到整个经过后，严厉批评了那几个男生，又命令

他们向萧珊道歉。男生们哭丧着脸，只得磨磨蹭蹭的照办了。

但萧珊却彷佛平静了不少，漠然擦去泪水，对班主任说她身体又不舒服了，

要求提早回家休息。

班主任同意了。于是萧珊背起书包，一个人默默地走出了教室，在校门前拦

了一辆计程车坐了进去。

一刻钟后，计程车停靠在目的地。

萧珊付钱下车，抬头望去，整栋楼几乎家家户户都灯火通明，只有自己家的

窗户是一片漆黑的。

妈妈还没有回来！她一定是又在外面应酬，搞不好又要到半夜才能到家。

萧珊茫然若失，为什么最渴望见到妈妈、得到妈妈安慰的时候，妈妈却偏偏

不在家呢！

她一边慢吞吞的沿着楼梯向上走着，一边低声饮泣，委屈的眼泪又情不自禁

的流了下来。

那些该死的男生，说的话真是太过分了！简直是故意在揭人伤疤。

——没有人会看得起我了……因为我曾经被色魔奸淫过。而且……我还流产

过！

自从恢复记忆以后，这两句话就时时刻刻在萧珊耳边回响，令她的受折磨、

痛不欲生。

原本是最开朗、最骄傲的青春美少女，现在，却成了心灵严重自闭、由天堂

趺落地狱的濒临崩溃者。

她恨那些没有同情心的男生，恨色魔，也恨自己，为什么会恢复了痛苦的记

忆？假如现在仍是个失忆者，也许反而可以生活得平静而幸福……

家门口到了，萧珊取钥匙打开大门，也不开灯，没精打采的走向自己房间。

就在这时，她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约约的说话声，从旁边妈妈的卧室里传来。

她一呆，这才注意到那间卧室虽然房门紧闭，但门缝下却透出了一点微光，

说明里面的灯是亮着的。但刚才从楼下望上来却又是漆黑的，真是咄咄怪事！

萧珊心里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暗想莫非是室内挂起了冬天才用的厚窗帘，

遮住了灯光么？这么做的用意何在？难道……

她蹑手蹑脚的走到了卧室门边，侧耳细听，果真是两个人的说话声。其中一

个是妈妈，另一个是个嘶哑的男子口音。

「嘿嘿，好一对丰满的大奶子，又滑又嫩，可惜就是有点下垂了……不过以

你这种年龄来说，已经算难得的上品了，奶头也还不算太黑。哈哈哈……」

这是男人的淫笑声，随之而来的，还有妈妈的粗重喘息声和「嗯、嗯」的轻

微呻吟声，似乎被摸的很是舒服。

萧珊的脸蛋一下子胀红了，心中又羞又气，一时拿不定主意，是推门冲进去

大骂这对偷情男女呢，还是转身落荒而逃来个眼不见为净。

只听男人的嗓音笑得更淫荡、更肆妩忌惮了。

「很爽吧？瞧你，奶头都翘起来了……嘿嘿嘿，别再强憋着啦。曾经被『原

罪』控制过的女人，就算生理上已经解除了药瘾，但心理上的瘾是永远也戒断不

了的！哈哈哈……」

听到『药瘾』两个字，萧珊险些失声惊呼，全身的寒毛都竖了起来。虽然她

并不清楚落入色魔之手时，注射进自己体内的是什么药，但后来被药物折磨得求

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苫感觉，却至今仍记忆犹新。

——药瘾！这个男人是谁？他怎么会知道妈妈的『药瘾』？

萧珊不禁颤抖起来，猛然间惊觉，这男人的声音似乎有点熟悉，一定在哪里

听见过。

她忍不住趴到地板上，顺着门缝向里望去。

只见妈妈衣衫凌乱的半跪在床上，嘴上堵着枕巾，手臂被一个男人反扭在身

后，姿势狼狈不堪，胸前两颗沉甸甸的雪白乳球倒垂了下来，被对方的另一只手

抓在掌中恣意的玩弄。

萧珊魂不附体，一颗心几乎从胸腔里跳了出来。

灯光下看得分明，那男人的脸颊上布满了丑陋狰狞的疤痕，双目闪动着得意

的神色，正是夺去她少女贞洁的变态色魔！

那是她一辈子无法忘记的噩梦，原本她以为梦已经醒了，成为过去了，想不

到这么快就又重新降临了！

「告诉你！真奴，你和你女儿永远都逃不出我掌心！你们的所有举动我都一

清二楚……」

熟悉的话语，熟悉的声调，令萧珊恐惧的连哭都哭不出来了，只能眼睁睁看

着妈妈在熟悉的魔掌下痛苦扭动、挣扎，拚命而无助的摇头摆臀，就像一头落入

猎人掌握的美丽母兽。

「屁股摇得这么卖力，是不是很想要了啊？嘿嘿，别着急，再过半小时，珊

奴差不多就该回来了吧，那时候我会一口气满足你们两母女的，哈哈哈……」

这两句话犹如醍醐灌顶，萧珊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明白到自己现在的危险处

境。

很明显，色魔闯进来制伏了妈妈，还不满足，还要把魔掌也伸向自己……幸

亏自己今晚提前回家了，才能正好撞到这一幕。若非如此，半小时后色魔一定做

了充足准备，自己从进门的那一刻起，就将重新沦为他的性奴了！

萧珊想到这里，颤抖得更加厉害了，牙关都咯咯打架起来。她用尽所有力量

控制着自己，僵硬而缓慢的爬起身，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一步一步向外走去。

好不容易走出了家门，萧珊一边没命的奔下楼梯，一边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

电话。

电话刚一接通，她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崩溃般哭叫道：「救救我！警

察叔叔，救救我妈妈……救救我……」

　 ＊＊＊　　　　＊＊＊　　　　＊＊＊　　　　＊＊＊

晚上九点整。长街上传来刺耳的警笛声。

十多辆警车飞驰而过，眨眼消失在夜色中。

第５４章　各怀鬼胎

翌日清晨，全市发行量最大的《Ｆ市日报》上，头版头条赫然是一则怵目惊

心的大新闻。

——慈母救女，扑杀无名色魔【本报记者综合报导】肆虐一年多的『变态色

魔』，竟反遭女性击毙？凶徒昨晚闯入前副市长夫人宅邸图谋不轨，不料前副市

长夫人护女心切，奋起抗拒，竟在自卫过程中错手将色魔击杀！警方随后到场，

根据线索寻获了色魔的临时栖身地，救出早之前被囚禁的警员。不过，由于尸体

脸部已血肉模糊，暂时未能确定真正身分，有待进一步化验。

据警方发言人介绍，昨晚约八时许，副市长夫人林Ｘ真返宅时发觉被人尾随

在后，并闯入林宅，因事发时家中并无他人，林只得虚与委蛇，希望拖延时间。

不料林的女儿萧Ｘ因故提前回家，发觉母亲卧室有异响，并从门缝瞥见凶徒，萧

Ｘ仓皇报警。色魔追出阻截，企图杀人灭口，不料一个不留神，反遭护女心切的

林Ｘ真从后用花瓶击中头部，重伤倒地。

据悉色魔当时已昏迷，而林Ｘ真情绪激动，加上担心对方加害女儿，惊恐中

将手边杂物拿起，击打色魔的头、脸、后脑等部位，导致其一命呜呼。警方到场

时，已无法从尸体脸部辨识身分。

牙缝蛇肉成破案关键警员调查后发现，尸体衣物内并无身分证明文件，随后

经法医检验，从牙缝中验出蛇肉羹残渣。本市只有一家蛇餐馆【蛇王二】会做这

种食物。警员向餐馆查问后，得悉某工作人员傍晚曾送外卖到城郊的某住宅，点

餐者是个戴墨镜口罩的男人，状甚可疑。

在员工带领下，警方找到住宅，破门而入后发现果然是色魔的栖身之所。不

仅救出早前被凶徒掳去的王姓警员，更检获与犯罪有关的众多对象。随后进行毛

发及指纹对比等鉴定，亦证实死者生前曾在此屋中生活。虽然暂时还未查出凶徒

的姓名及身份，但警方怀疑色魔身怀高超化装术，平日有可能以假身分行动，因

此，警方呼吁市民，若发现有认识已久的男性无故失踪，请尽早向警方报告。

随着报纸被派发给千家万户，这则新闻也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城，再一次

引发了不亚于地震的轰动效应！

所有媒体都兴奋了起来，派出大量记者跟进这一事件的报导。最占优势的自

然是网络媒体，几乎每隔一小时就会有消息更新，内容从现场探密到后续报导，

从案件历史回顾到未来进度展望，各个方面都无所不包，采访的对象更洒盖了警

员、法医、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林素真家的邻居、萧珊学校的同学以及一般过

路人等，各种或真实或道听涂说的内容一写就是数千字、密密麻麻的充斥着各大

纲站的版面。

但唯一令人遗憾的是，案件最主要的两个当事人——林素真母女！却没有一

家媒体能采访到。原因是从案发后两母女就被带回警局协助调查，至今还未返家，

警局门前已聚集了上百位苦苦等待的记者，无论警方怎样劝说也不肯散去，声称

要坚持等到当事人出来的一刻。

但直到入夜，林素真母女仍未走出警局，不单止记者们逐渐不耐烦起来，就

连网络上也开始流传起了种种猜测。有人称林素真杀死色魔虽是自卫，但毕竟出

手过重，已经涉嫌『防卫过当』的罪名，因此警方才会扣留住母女俩不放。

这一消息令网民们为之哗然，并很快分成意见相反的两派，激烈地讨论了起

来。

一部分网民认为，林素真的确『防卫过当』，虽然处境值得同情，但法律不

能儿戏，警方公事公办是应该的。伹更多的网民则态度鲜明的表示反对，称一个

母亲为了保护女儿不受伤害，不论做什么都值得原谅。特别是一些女性网民，更

激动的声称林素真杀死色魔是为民除害，不仅无罪，反而有功，应该大大的褒奖

才是。

到了次日凌晨，也不知是迫于舆论的压力，还是『协助调查』已经结束，总

之林素真母女终于走出了刑警总局。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母女俩显然无心接受

采访，含泪穿过人群坐进了轿车。

但仍有记者不屈不挠的冲上，将话筒伸进车窗里，七嘴八舌的提着问题。

林素真实在是被逼不过，只得匆匆抛下了一句话：「为了我女儿，也为了全

市女性不再生活在对色魔的恐惧中，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心甘情愿！」

说完，车窗玻璃摇上，载着母女俩的轿车就在镁光灯闪烁中绝尘而去了。

虽然只得到一句话，但所有记者都如获至宝，以最职业化的娴熟和热情，从

各自媒体的角度开始了报导。

半小时后，Ｆ市各大纲站上率先更新了这一消息，并用醒目的彩色字体，将

林素真所说的唯一一句话标注了出来，作为小标题放在版面最显眼的位置。

点击率霎时直线攀升。网民们都不同程度的被这句话语感动了，尤其是那些

做了母亲的女性网民，丰富的感情细胞更是被大量激活了，一个个都热泪盈眶，

同情感佩之心油然而生。就连那些原本幸灾乐祸、暗中嘲笑林素真曾沦为色魔玩

物的人，态度也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纷纷留言对她表示称赞。

虽然也有少数人提醒大家，半年前林素真就是因为屈服于色魔淫威，才害人

害己，连累了女儿以及更多受害者的。但这种微弱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了，毕竟

林素真已经赢得了大多数市民的好感，原本严重下滑的声望也跟随着点击率开始

一路攀升，在不到半日的短短时间里，就成为了市民们心目中最值得敬佩的女公

务员……

　 ＊＊＊　　　　＊＊＊　　　　＊＊＊　　　　＊＊＊

「为了我女儿，也为了全市女性不再生活在对色魔的恐惧中，无论付出什么

代价，我都心甘情愿！哈哈哈……真奴，这句话的确说得太好了！堪称最不像官

腔的官腔，哈哈哈……」

一阵充满嘲讽的大笑声，从男人嘴里发出来，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回响。

笑声是得意的，但男人脸庞上的肌肉却仿佛僵硬了似的动也不动，再配上一

道道丑陋狰狞的疤痕，看上去真是分外的恐怖。

这赫然正是萧珊亲眼瞧见的那张脸！色魔的脸！阿威的脸！

消失了将近两个月，这张令所有受害者熟悉的脸还是「风采」依旧、可怖依

然。不过，和过去相比似乎也有点小小的不同了，明显变得更加僵硬、死板、不

露任何感情。

「只不过，全市人民恐怕做梦也想不到……」阿威笑得更得意了，一扬手，

将一件刚摘下来的胸罩远远的抛了开去，讥诮地道：「堂堂的前副市长夫人，付

出的是『这种』代价吧！」

「嘘……你小声一点！被人听到我就完了……」

林素真胀红着脸，双臂下意识地护在胸前，遮住赤裸的乳房，同时心惊胆战

地瞥了一眼门口的方向。

尽管她清楚，门已经反锁了，现在又是午休时间，单位的人差不多走光了，

但她还是本能的心虚、发慌。

「怕什么呢？反正连你女儿都听过、见过这种情形了，大不了再来一次移花

接木就是了，嘿嘿嘿！」

阿威说着，大模人样的指了指自己胯下，那里早已一柱擎天的高高翘起了。

林秦真明白他的意思，叹了口气，慢慢跪倒在他脚边，伸手捧起胸前的一对

饱满大奶，开始笨拙地替他乳交。

阿威静静地享受着。这两颗大肉球虽然沉甸甸的肉感十足，但确实有些下垂

了，而且乳肉太过松软，已不足以形成一道紧密的乳沟来夹住肉棒。因此单以打

奶炮而论，这位前副市长夫人的胸部实在算不上极品，尽管她已经很努力的用手

挤压着双乳，想要给肉棒带来更「紧凑」的感觉，但终究也只是差强人意罢了。

不过，阿威还是觉得颇为满意。毕竟这是在魔窟焚毁于大火后，又一个在头

脑清醒状态下，乖乖选择与自己合作的「猎物」，而且还是最彻底的献身合作！

前两个合作者分别是楚倩和孟璇。当然她们的情况略有不同。楚倩更多的是

屈服于暴力和淫威，孟璇是因为有王宇这个「软肋」，都还算是情有可原。

而林素真呢，说起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她居然是被赤裸裸的贪婪和权力欲

望买通的！

阿威眯起眼，望着这跪在脚边、不知廉耻地为自己乳交的美妇，眸子里忍不

住又露出嘲讽的表情。

征服她的过程，真是比想像中还要简单！

——你自己想一想吧，我可以给你所有你想要的东西……你失去的金钱、地

位、权力和名誉，我都能让你失而复得，而且比过去得到的更多！

这是一个月前，他抛给林素真的两句话。另外，还有满满一箱的钞票。

那时的林素真，大概是有生以来最潦倒的时候了——由于丈夫萧川暴毙，家

里最主要的经济支柱轰然倒塌，再加上母女俩入院治疗都花了昂贵的医药费用，

积蓄几乎已告竭了。虽然生活水准比起一般老百姓还算是略胜一筹，但这对母女

都是养尊处优、大手大脚惯了的，稍微紧缩一点开支，就已经觉得苦不堪言了，

再想到这种日子要长期过下去，简直是不寒而栗，甚全觉得比遭受色魔跺躏还要

可怕得多。

因此，阿威的骤然出现，对林素真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虽然她刚开

始时的确愤怒过、恐惧过、也痛恨过这个毁掉自己幸福和女儿清白的仇人。但是

阿威轻而易举就瓦解了她的拳打脚踢，在她的哭骂声中，将她压在自家卧室的大

床上，强行淫辱了她。

——好好考虑一下吧。一周以后我会再来。你可以报警，把这笔钱充公，再

由警方设下圈套抓住我；也可以在那天晚上不锁门，脱光衣服，躺在这张床上等

我。

说完，他胸有成竹地笑着，施施然扬长而去了。只留下满脸泪痕的林素真呆

呆地躺在床上，全身赤条条的一丝不挂，双腿仍无力的敞开着，任凭浊白的液体

缓缓倒流出来。

一周后，他如约而至，第一眼看到的仍是一副几乎相同的画面——这成熟美

妇还是用相同的姿势安静的躺在床上，一丝不挂的张开着双腿，就好像整整一周

都没有动弹过似的。

阿威先是一惊，但马上就发现，画面还是有些许不同的。首先从阴部流出的

液体消失了，其次，那个装满钞票的小箱子也消失了！

他明白了，嘿嘿淫笑着走了过去。还是同样的卧室、同样的床，激烈的媾和

又一次上演了。所不同的，是上次拚命反抗的前副市长夫人消失了，原来的『真

奴』又回来了！

高潮过后，『真奴』喘着气，也不顾两颗袒露的肥奶仍在胸前乱颤，第一句

话就是：「你说过的，能够让我重新获得地位、权力和名誉……这是真的吗？」

阿威啼笑皆非，不过心中也更加有数了，确定这美妇已逃不出掌握，必将百

分百的被自己控制。

「是不是真的，口说无凭，你很快就会亲眼看到了！」

洒然掷下这句话，他又一次扬长而去了，留给林素真的是莫测高深的感觉和

激动不安的心情……

接下来的两周，阿威暗中使出手段，没费多大周折，就使林素真坐上了卫生

局副局长的位置。

这令林素真惊喜交集，对这恶魔般的男子更是刮目相看，仇恨之心更淡了，

取而代之的是佩服和敬畏。她清楚，虽说在中国只要有钱，买官并不是难事，但

任何一个官位都有大把人排队等着买，而恶魔居然能如此迅速就搞定了，说明他

不单是有钱，还有着特殊的本领或是门路！

这念头一产生，林素真顿时精神焕发，仿佛整个人都年轻了十岁似的，在外

貌上完全恢复了过去的娇艳和风韵，至于内在，更是死心塌地的向色魔臣服……

其实，阿威在失去了老孙头这个得力助手后，在官场上也没有任何门路了。

他只不过是凭着过去在医药界的关系，找到了该领域的一位所谓『专家』，其人

的姐夫正好就是分管医药的省一级官员。阿威告诉这位『专家』，他已经分析出

了『原罪』药物的具体成份，也初步取得了解方的进展，现在愿意把这此研究成

果与其共享。

这位『专家』听了大喜。应上级和警方的要求，这十年来有许多医药界同仁

都利用业余时间拚命研究『原罪』，但至今为止都没有实质收获，这时候谁要是

率先取得进展，绝对会马上名声大振，成为业内最耀眼的明星。

于是，一笔肮脏的交易顺利完成了——阿威果真将关于『原罪』的一切和盘

托出，而林素真也就第一时间成为了副局长。

两个灵魂同样丑陋的男女，就这样勾结在了一起，将贪婪的触角伸向了下一

个目标。

——你想当更高的官？没问题。不过，我们必须先拟定一个计划，把『心腹

之患』解决掉！否则就像枕头边埋着一枚定时炸弹，永远不得安宁。

尽管林素真已经选择了邪恶，但是当她听完阿威的『计划』后，还是惊得目

瞪口呆。因为这个计划居然连女儿萧珊也牵涉在内！作为一个母亲，她毕竟还有

起码的良心，对女儿的愧疚感令她几乎就断然拒绝了色魔的提议！

但是，对色魔的恐惧、对『远大前程』的无限向往和对穷苦日子的厌憎，再

加上色魔恩威并施，并保证不会对萧珊造成实质伤害后，林素真就仿佛被鬼迷了

心窍似的，终于答应了对方的一切要求。

接下来，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悄无声息的上演了。

那天晚上，萧珊在卧房外亲眼目睹到的情景，其实根本是阿威和林素真合演

的一出戏。两人早已接到了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得知萧珊已经提前回家了。当

时在卧房里的所作所为，都是故意表演给萧珊看的。

果然，这小妮子惊慌失措的跑出去报警，事后她对警方形容的整个经过也就

完全真实可信，特别是她一口咬定，被母亲打死的男人百分百是色魔，因为她亲

眼看到了那满脸的伤疤，也听到了熟悉的说话声调。这么一来，原本有些警员怀

疑为何死者的面部被打得血肉模糊，到后来也都相信那纯粹是个巧合，并不存在

『掉包』的可能性。

然而，『掉包』却在真的发生了！

充当替死鬼的尸体是一个无亲无故的外乡流浪汉。阿威经过多日的认真搜寻

后，找到了这个跟自己身材个头几乎一样的倒霉鬼，用金钱利诱，将他骗到城郊

的一所屋宇生活了几天，然后再将他带到了林素真宅邸，就在萧珊进门前的几分

钟里，被阿威偷袭击昏，暂时藏于床下。

等萧珊冲出门报警时，阿威迅速用花瓶将人击毙，并用碎片先划破死者的脸

部，再神不知鬼不觉的溜出了门。而林素真则鼓起勇气，继续击打死者的头部。

这绝对是她一生中最恐怖、最令人发疯的经历，眼看着自己亲手营造出血肉横飞

的场面，她的精神都差点崩溃了。不过想到只有这样才能把戏演的更逼真，她还

是强迫自己最终完成了任务。

当警方赶到时，看到的是一个处于极度惊恐中的女儿，和一个近乎歇斯底里

的母亲。任何有经验的警真都看得出来，那绝非伪装的。事实上他们费了很大的

功夫，才使这两母女的情绪稍微平静，弄清楚了事件的全部经过。

之后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林素真次日步出刑警总局时，已经完全恢复

了政客的精明头脑，看似无意、其实却是深思熟虑的说出了那句『经典』之语，

然后她的人气和名望果然一下子暴涨了起来，令她暗暗欣喜，相信自己距离先夫

曾经坐过的宝座已经不远了……

唯一令林素真内疚的是，利用宝贝女儿来做人证，使其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而且她之前虽然也曾恳求阿威，从今以后放过萧珊，阿威也一口答应了，但她潜

意识里却隐隐感觉到，这恐怕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女儿迟早也会重新落回

这可怕男人的魔掌。

然而贪婪的权力欲压倒了一切，林素真不断安慰自己说，反正很快会设法将

萧珊送到国外去念书，之后只要尽量不让色魔和女儿见面，也就不会出什么乱子

了。另一方面，她甚至天真的幻想，能够用自己这具仍然成熟撩人的肉体，来吸

引住色魔的全部注意力，使他无暇向女儿下手，这样的想法当然没能逃过阿威的

眼睛，他正中下怀，藉此开始了对这位四十岁美妇的又一轮肉体开发。之前在魔

窟里，他并未花很多时间在她身上，就算玩弄也是以使用『原罪』为主。现在他

却完全摒弃了药物，用精心高超的调教来反复刺激林素真的性欲，令她那个年龄

的『如狼似虎』的饥渴彻底爆发了出来，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淫荡徐娘。

「嗯……嗯……主人，真奴……嗯……真奴好想要……」

林素真满脸红云，一边气喘吁吁地用双乳套弄肉棒，一边露出陶醉的表情发

出了邀请。

阿威心知肚明，这美妇不过是担心办公室里不够安全，随时有被人惊动的危

险，所以希望自己尽快进入「正戏」，然后尽快完事走人。

「既然想要，那就自己塞进去啊，还等什么呢？」

阿威漫不经心地说着，整个人懒洋洋的靠在真皮沙发上，完全没有「主动」

的意思。

林素真只能红着脸，站起身脱下内裤，就想正面坐到阿威怀里。

「慢！换背面坐交的姿势！昨天你刚学的，看看今天能掌握多少！」

林素真依言转过身，两条粉腿分叉着站立，使自己的重心降低，然后撅起光

溜溜的大屁股，凑到了阿威勃起的阳具上。她前后左右的扭摆着美臀，凭感觉摸

索了片刻，总算将早已潮湿的肉缝对准了粗大龟头，缓缓向后送了过去。

两人的性器官霎时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然后林素真就这么背对着阿威，慢慢

坐进了他的怀里，直到空虚的阴道被涨满火热的感觉完全充实。

「啊……好粗、好大……」

林素真忍不住发出呻吟，架着金丝眼镜的脸颊上浮现出一丝媚态。虽然她已

经注射过解方，去除了生理上的药瘾，但心理上的渴望却仿佛永远也解除不了，

反而更加强烈了起来。

「操我……主人！快……快操我……」

但阿威却仅仅只是探手到她胸前，肆意玩弄着那对肥硕柔软的肉团，下身却

一动也不动。

「我说过啦，如果你想舒服，就自己动吧。嘿嘿嘿！」

林素真无可奈何，只好赤裸着上半身微微前倾，双臂撑住办公桌的边缘，借

助力道不断抬起雪白肥美的丰臀，再深深地坐下来，以便将肉棒尽可能的送入阴

道尽头。

阿威目中露出满意的表情，不过仍保持不动声色的样子，任凭林素真自己气

喘吁吁的上下活动。

「嗯……嗯嗯……射给我……主人……嗯……全部都……射给真奴……」

林素真夸张地叫着，竭尽全力地扭动着腰肢，脖颈不时向后仰去，紧贴着阿

威的胸膛，仿佛已十分陶醉，两颗饱满大奶更是乱抖乱晃，每一下都几乎甩到了

她自己的下巴。

「他妈的，这么快就想叫我射！明显是敷衍了事！」

阿威又好气又好笑，猛然站起，强劲的臂膀将林素真整个人抱了起来，彼此

的性器仍然结合着，就这么一步一步走到了窗户边。

「嗤啦」一声，窗帘被拉了开来，阳光立刻照进室内。

「啊！主人你……干嘛？」

林素真骇然惊呼，本能的就想遮掩住自己的裸体。这间办公室虽然处于最高

的十楼，周围并无同等高度的建筑，但这样子赤条条的在窗边暴露春光，毕竟是

件危险的事，万一正好有人用望远镜瞄过来就糟了。

「干嘛？你不是要我干你吗！何必明知故问！」

阿威一声淫笑，用力将林素真的躯体压到了窗台上，然后拔出肉棒，老实不

客气的对准了肥美臀肉间的紧缩肛门。

「不，不……别在这里！会被人看到的……啊啊啊！」

林素真先是发出痛叫，随即马上惊觉太大声了，赶紧伸手捂住自己的嘴，但

是肛门处传来的痛感还是令她眉头紧皱，脸庞都几乎扭曲了。

幸好，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与色魔肛交了，尽管缺乏润滑，但直肠对侵体的

硬物已经有所适应，很快就像阴道一样，舒展开来紧紧的包容住了整根肉棒。

「看到就看到啦，让全市女性都来瞧一瞧，你为了使她们永远摆脱色魔的阴

影，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搞不好你的名望会因此继续飙升呢。哈哈哈……」

阿威随口调侃着，越插越是起劲，几乎把林秦真赤裸的上身都挤出了窗外，

就在「啪、啪、啪」的肉体撞击声中，那两颗丰满肥硕的奶子也越发大幅度的甩

动着，令人有一种随时会脱离身体抛出大楼外的错觉。

楼下，是车水马龙和匆匆而过的行人。楼上，是两条赤裸裸的躯体在窗户边

上演着活生生的春宫秀！

林素真几乎要疯狂了，被『原罪』开发过的身体对这种变态的性交反应极为

强烈，从双乳、阴道、肛门乃至全身传来的快感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着大脑，她嘴

里淫浪的哭喊着，在激烈的动作中，就连金丝眼镜都已不知去向，散乱的头发更

增添了糜乱的味道，两条丰腴白皙的大腿无意识的踢腾着，仿佛在尽情抒发着最

原始的欢畅……

半小时后，阿威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办公室，大步走向楼下的停车场。

他一边走着，一边仔细盘算着眼下的处境。

毫无疑问，林素真已经完全被控制了，将会成为一枚有用的棋子。而这，只

不过是他——大名鼎鼎的变态色魔的伟大『复出』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还将

陆续操纵、控制更多的棋子，直到最终俘获那个令他念念不忘的终极目标！

在销声匿迹的这段时间里，阿威在养伤的同时，也进行了认真的自我反省。

他开始深刻认识到，想靠一个人的力量单枪匹马的挑战警方，几乎是个『不可能

的任务』。过去他之所以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侥幸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有老孙

头这个黑、白两道都吃的开的人物，在暗地里撑腰和提供无偿的支援。老孙头一

死，支柱就倒塌殆尽了，失败的因子早已种下，就算除夕那晚提高了警惕、没有

被苏忠平反击得手，迟早也会失败在其他细节下。

因此，阿威总结教训后，才会做出全力拉拢林素真的决定。毕竟，这位前副

市长夫人无论再怎么落魄，都仍有广泛的人脉资源，日后若真能重新飞黄腾达，

成为这个城市手握实权的人物，那时在她的勾结庇护下，打败警方也就不再是遥

不可及的梦想了！

阿威想到这里，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这几天，情况的发展似乎非常顺

利。看媒体上的追踪报导，虽然色魔的身份暂时还未查出眉目，但在Ｆ市大部分

市民心中，这个案子已经等于告破了，色魔是谁并不是很重要，关键在于他已经

毙命，不会再出来害人了。

至于李天明领导的专案组，也显然确信那具无名尸体就是色魔了，所以他们

现在已经将精力集中到了所有近期失踪的人口上，想要通过排除法来寻找线索。

而这种方式是最费时间的，等他们有了结果后，起码也是好几个月之后的事了，

那时自己所有计划都已经实现了，最后的赢家仍然会是自己，而不可能是警方，

唯一有可能带来麻烦的，是那个该死的『背叛者』！这个反骨仔，居然敢偷偷研

制『原罪』的解药，企图暗中破坏大计。幸好发现得早，及时采取了措施，否则

现在恐怕已经功亏一篑了……

停车场到了。

阿威找到自己的车，刚坐进去，就接到了林素真打来的电话。

「不好了！主人……不、不好了！」

手机里传来林素真惊慌失措的声音，仿佛遇到了什么最可怕的事。

阿威不耐烦地喝了一声：「怎么啦？你先给我安静下来，有话慢慢说！」

林素真喘息了两声，总算止住了颤音：「石大奶……石大奶要见我！」

阿威陡然吸了口气：「她要见你干嘛？」

「不知道。是秘书告诉我的，说她刚才已经多次打来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跟

我谈谈！秘书推托说不知道我下午是否有空，她竟然说没关系，她可以在门口等

我，直到我有空为止……」

阿威的心脏怦怦跳了起来。虽然他早料到，『掉包』计就算能骗过所有人，

石冰兰也不会相信的，但却没想到她会这么快、这么直接的来查问林素真。

「怎么办啊？主人……我该怎么打发她？」

林素真的声音越发焦急了，显然她也清楚，自己十有八九已受到怀疑。

「别紧张，你先告诉我，她大概几点钟会到？」

「秘书说四点左右，也就是一个小时后。主人，你快回来，正好利用这段时

间教教我怎么做……」

「不，我不能回去！这也许只是石大奶的诡计，她说不定几分钟后就能赶到

附近，躲在暗处监视这里。要是让她看到我进出你的办公室，马上就会怀疑到我

的！所以，为保险起见，我们只能在电话里谈了！」

「那……好吧！」

接下来阿威滔滔不绝的说出了一番话，主要都是分析石冰兰有可能提出的问

题，再针对每一个问题，指点林素真该如何回答最为妥当。这里面还包含了该配

合何种表情、神态、语气乃至姿势，以及该在何种情形下不卑不亢、何种情形下

反唇相讥……总之面面俱到，说了四十多分钟后，直到手机都发烫了，还感觉言

犹未尽。

「记住，无论如何不要紧张，石大奶早已失去了实权，在警局里势孤力单，

这次来找你肯定只是她的个人行动，没有得到上司的授权和同事的支援，完全是

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你只要把她当成一个被停职的警员来对待就好了，不管你怎

么对她，她都拿你无可奈何的！」

这就是阿威最后的叮嘱。或许是这番话起到了效果，林素真的声音听起来镇

静了不少，满口答应后就收线了。

阿威点火发动轿车，驶出了数里后在路边停下，摸出一支香烟点燃，就坐在

轿车里闷闷的吸着，努力使自己的心情也保持平静。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林素真又打来了电话。这次她的声音十分兴奋，之前

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

「您教我的果然管用，主人……石大奶就这么被我骗过去了。呵呵呵，真是

太好玩了！」

「她已经走了？」

「是啊，她只待了十来分钟就走了，这次她是出乎意料的谦卑，从头到尾都

没有为难我呢！看来您说的没错，她的确没有掌握任何证据，拿我无可奈何，所

以根本强硬不起来啦……」

「哼，先别高兴得太早。这或许只是石大奶以退为进的策略罢了！难道她就

没有反覆追间你，那晚跟『色魔』搏斗的具体细节么？」

「有啊！她显然不信那具尸体就是色魔，一开始就委婉提出了她的怀疑，但

是我一口咬定没有搞错，然后假装生气的对她说，如果不信我就算了，何必再来

问我？她忙说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她觉得很奇怪，为何在那个所谓的『魔窟』里

只找到了幸存的王宇警官，却没有发现她的姐姐石香兰。她说不管姐姐是生是死

都好，都应该有一个确切的消息的，没有理由会好像人间蒸发了似的，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阿威「嗯」了一声，暗暗冷笑。早在他盘算好『掉包计』时，这个问题就已

经考虑过了，刚才也教了林素真该如何回答。

只听林素真的声音继续传来：「我按照您的吩咐，装作回忆了好一阵后，才

猛然想起来，说当时您闯入卧房强暴我时，曾经狂笑着说，凡是胆敢不听话的女

奴，都会像大奶牛一样受尽惩罚，死了还会被挫骨扬灰，连渣都剩不下半点。石

大奶一听脸色就白了，焦急的追问我色魔真的有提到『大奶牛』三个字吗？我就

假装迟疑的说我不能肯定，好像有，又好像没有……」

阿威满意的说：「很好，这样子虚虚实实，才能让她捉摸不透。她听完是什

么反应呢？」

「她眼睛都红了，显得非常悲痛、失望，然后整个人像失去力气一样，靠在

椅背上默然好久，才起身告辞了。」

「什么？就这么走了？」

阿威诧异的问，仿佛不能相信对手竟这么容易就被打发了，无论从哪一方面

来看，她都绝不像这么容易就会放弃的人。

「是的，她是没精打采的走的，我看她并不相信那具尸体就是色魔，但应该

已经相信了我是清白的了……」

「难说！哼哼，我估计她还会暗中观察你一段时间。切勿大意，万一露出马

脚就前功尽弃了！」

阿威又叮嘱了一番，林素真唯唯诺诺的全都答应了。双方正要收线，林素真

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嗤」的笑出了声来。

「对了，差点忘了说了。石大奶临走时居然问我，是否知道本市哪一家医院

的整形科最专业？我问她为何打听这个？她犹豫了一下 ，有点难为情的对我说，

她想去做一个胸部的整形手术……」

「啥？」阿威几乎下相信自己的耳朵，失声说：「她那么完美巨大的胸部，

哪里还需要整形啊？难道她还想隆胸不成？」

「不是隆胸，是缩胸！」林素真纠正道：「她苦恼地说，过于丰满的胸部已

经给她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耻辱，听说医学上使用抽脂等手段，是可以令巨乳的

尺寸大大缩小的，所以她也想试一试……」

「ＦＵＣＫ！这女人一定是受刺激过度，脑子不正常了！」

阿威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心中泛起一股无名怒火。妈的，那可是一对举世

无双的极品巨乳耶！要是被人为破坏了，那绝对是对上帝杰作的亵渎和不可饶恕

的罪行。

蓦地里，他脑中灵光一闪，猛然醒悟了过来。

不，石大奶并没有发疯！她这是在用「破釜沉舟」的战术，想逼我现身出来！

——没错，一定是这样……她其实早就看穿了林素真是被我控制的，但她故

意不当面揭穿，反而通过林素真的嘴向我发出挑战。假如我不想眼看着她胸前的

那对巨乳被毁掉，就不得不立刻采取行动阻止她，而她则以逸待劳，做足了准备

就等着我露面……假如我置之不理，她就会豁出去，真的去做缩胸手术。这样将

来即使我重新捉到她，也得不到那最伟大的战利品了，那样的胜利跟失败也就没

有任何区别……

阿威想到这里，不由暗叫厉害。看来这两个月石大奶不仅胸部越发丰满了，

就连智力也没有变低、反倒比以前更聪明了。只是这一招四两拨千斤，就令自己

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中。

「主人、主人……您别生气！」只听林素真惶恐的声音从手机里传来。「我

也知道您肯定不愿意她去缩胸，所以我用了个缓兵之计，我对她说，我才接任卫

生局副局长，对全市医院的情况还不了解，请她耐心等两天，等我打听清楚了再

联络她……」

「做的好！」阿威称赞了一声，冷哼道：「石大奶想跟我玩花样，我就跟她

奉陪到底……嗯，先这样吧。我要好好的想一下，再告诉你怎么回答她！」

说完就匆匆挂机，皱着眉头坐在轿车里，苦苦的思索了起来。

　 ＊＊＊　　　　＊＊＊　　　　＊＊＊　　　　＊＊＊

数日后的一天中午。Ｆ市市立医院。整形外科。

「许医生，请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

阿威走进门诊室后，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的提出了问题。

头发花白的许医生戴着老花镜，慢吞吞翻动着病历，半晌才说：「先生，根

据上次的超声波检查，您肚腹处的皮下脂肪层厚度还不到２厘米，属于正常范围

之内，完全没有必要做抽脂手术嘛！」

「哇，肥肉都快２厘米厚了，还说是正常？」阿威不满的嚷道：「现在不赶

紧把脂肪抽走，将来进一步发展壮大下去，就会真正变成啤酒肚啦！」

他一边说，一边拍打着自己的肚皮，发出「彭彭」的响声。

和两个多月前比较起来，现在的他的确有些「发福」，小腹处更多了一层脂

肪，但距离「啤酒肚」还有好远，也难怪医生会建议不必手术。

「不至于吧，我看您的身体相当结实。按照成年人的脂肪水平来说，您真算

的上是比较少的了……」

许医生心平气和地解释着。其实他巴不得做这个手术的人越多越好，这样他

的收入也会越多。不过碍于规章制度，总还是要先假惺惺劝阻一番的。

阿威对此自然再清楚不过了，于是不论许医生如何劝说，都顽固坚持己见，

并承诺一切后果自负。最后他威胁说假如这里不肯动手术，那他只好换一家医院

了，许医生这才「勉为其难」的同意了。

「好吧，只要您愿意，那就手术吧。不过这种手术偶尔会产生并发症，所以

为了替患者负责，手术后您要住院观察两三天，确定没有并发症后再出院！」

阿威正中下怀，连称没问题，并说希望手术前就先住进医院病房，以便好好

检查身体做足万全的准备。

许医生听了颇为诧异。一直以来病人总是希望住院天数越少越好的，抽脂手

术更用不着提前住院，怎么这男人居然主动要求被医院『宰』呢？该不会是来捣

乱的吧？他疑心顿起，提醒说住院当然没问题，不过要先预付所有费用。

阿威满口答应，然后又说自己天生爱静怕吵，所以想住最高级的单人病房，

而且指明要七楼最尽头处的那一间。因为那一间经过的人最少，也最宽敞。

许医生心想，看来这人一定是政府高官或者有钱佬，只要能花钱买舒适，根

本不怕贵，于是也就释然了，二话不说的就提笔开出了单。

阿威拿着单走出门诊室，缴纳完费用，又按照吩咐来到了抽血室，伸出胳膊

让护士抽血检查。

负责抽血的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小护士，颇有几分姿色，胸脯也相当饱

满。阿威不由多盯了两眼，回想起初次见到石香兰的情形，嘴角边忍不住浮现出

色眯眯的笑容。

小护上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用熟练的动作抽出了一试管血液，拔出针头，

贴上标签放到了桌面的支架上。

就在这一刹那，阿威左右一瞥，见室内只有三个女护士，没有其他人，暗叫

天助我也，伸手从裤兜里摸出了一个玻璃瓶，凑近桌边悄悄拧开了瓶盖。

「哧溜」一声响，一只试验用的小白鼠从瓶子里窜了出来，直接跳上了桌子

向前冲去。

「啊！老鼠！」

小护士发出惊叫声，但却并未如阿威料想的那样，吓得转身逃走，而是随手

抓起了一叠病历，「啪啪」的朝小白鼠打去。

看来这是一个胆量比较大的小护士，不像大多数女孩那样怕老鼠。

阿威暗叫糟糕，急中牛智，也大声呼叫起来，手舞足蹈的假意上前帮忙。

小白鼠在桌上东逃西窜，「乒乒乓乓」声中，药品、罐子、试管等器材纷纷

翻倒，乱成了一团。

另外两个护士则是尖声狂叫起来，声音之锐利震得阿威耳膜都嗡嗡作响。被

她们这一惊扰，小白鼠扑通跳下了桌子，由于门窗都关着，一时间无法逃出去，

于是就在这抽血室内到处乱窜。

两个护士惊恐更甚，双双跳上了椅子，喊起「救命」来。只有抽血的那个小

护士十分勇敢，一边吆喝一边追打着小白鼠。

这时保安和几个男医生也被惊动了，推门进来，大家齐心合力堵截，费了不

少功夫，终于把小白鼠给捉住了。

「奇怪？这老鼠是哪里跑来的？」

「谁知道呢？也许是实验室那边逃出来的吧！」

「不可能吧……实验室离这里好远啊……」

医生和护士们议论纷纷，七手八脚的清理着凌乱的现场，谁也没有注意到。

阿威已经悄然离开了抽血室。

他走到了廊道僻静处，右手从怀里伸出来，赫然握着一支盛满血液的试管。

这支试管上原本贴着写有他名字的标签，但现在标签已经不见了。

标签仍然在抽血室里，贴在了由他带来的、另一支盛满血液的试管上。

「嘿嘿嘿，大功告成！」

阿威得意地笑着，自己都忍不住佩服起自己来，在刚才混乱之中竟能那么敏

捷的实现了『偷梁换柱』。

他将手中这支盛满自己血液的试管扔进了垃圾筒，转身走回医务室，开始进

行另外一项检查。

两个小时后，所有检查总算都结束了。在值班医生的带领下，阿威来到了七

楼的高级病房区。

拐了一个弯，在最尽头处只有两间病房，其中一间就是阿威指定要住的。

不过，他却故意走向另一问，在门口张望了几眼：「咦，这间的环境好像更

好喔，干脆我住这间好啦！」

值班医生摇摇头说：「抱歉了，先生！那是专门为省长夫人留的病房。她这

几天回家休养，下周马上又要搬回来了！」

阿威耸耸肩，仿佛十分遗憾似的，走进了剩下的那间病房。

其实这件事他早巳知道，不仅如此，在住院办手续之前，这家医院和七楼高

级病房区的所有情况，他都已打听得一清二楚。而他此刻所作的一切，也都是有

目的的。

值班医生离开后，阿威脱衣躺到了病床上，强迫自己合眼睡觉。

现在仍然是白天，但是今夜以及明天将会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忙，所以现在必

须养好精神，才能应付即将到来的较量……

傍晚五点，Ｆ市刑警总局的训练室里，一阵阵清叱声不绝于耳，十多条俏丽

矫健的身影，正动作整齐的比划出格斗的招式。

她们都是刚从警校毕业的应届生，马上就要加入警界，成为英姿飒爽的警花

了！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蛋上，都洋溢着骄傲而满足的表情，训练也格外刻苦认

真。

但负责培训她们的女教官孟璇，却似乎还是不满意，板着脸不时摇头，手持

教鞭前后左右的走着，一一纠正着每个女警的姿势。

「手臂伸直一点！」

「腿要抬高！」

「注意，背不能弯！」

随着她的呼喝声，女警们恭恭敬敬的照作不误，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

她们都很清楚，虽然眼前这个女教官看上去没比她们大几岁，而身高更是还

不到一米六，比她们任何一个都更『袖珍』，但就是这具娇小玲珑的胴体里，蕴

藏的力量可绝对不容小觑，不仅格斗术是历来女警中的第一名，就连大多数身强

力壮的男警员与她交手时，也都甘拜下风。

不过她们也都听说了，即便厉害如孟璇，也曾失手被色魔所擒，并惨遭失身

之辱。她们在同情惋惜的同时，一个个也都暗中下了决心，将来一定要把功夫练

的比孟璇更强，以免落入坏人手中重蹈覆辙。

孟璇显然也看出了这些小女警的想法，望着她们那一条条踢高的雪白稚嫩玉

腿，还有那普遍发育极奸、随着动作而弹跳的一对对饱满乳房，嘴角边不仅浮现

出一丝嘲讽的笑容，彷佛在讥笑着她们的无知。

——从前的我，不也是这样想的么，以为功夫好就可以解决一切了……到现

在才明白，这种想法是多么天真……假如遇到命中注定的『克星』，再好的拳脚

也都不管用了……

孟璇想到这里，不禁轻轻咬住嘴唇，心中一团混乱。

对她来说，『克星』有两个人。一个是恋人工宇，另一个却是变态色魔！

这段时间她同时失去了这两人的音信，痛苦得简直要发疯，但她终于还是熬

过来了，而就在几天前，她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色魔被林素真当场击毙，警

方在那号称『魔窟』的地方找到了王宇！

刚听说这消息时，孟璇高兴得哭了，但当她真正与王宇重逢的那一刻，她却

发现自己的心情似乎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喜悦。

也许，是因为看到恋人依然是那副傻傻的智力退化模样。也许，是因为色魔

竟然就这么死了，令地颇有些伥然若失。尽管地自己也不啊白，为何会对这个强

暴、凌辱了自己的恶魔，产生如此微妙难解的心思……

「嘀嘀、嘀嘀！」

手机的简讯声突然响起，打断了孟璇的思绪。她这才惊觉，自己刚才无意中

走神了。而女警们已经摆着固定的姿势坚持了好久，一张张俏脸全都吃力的憋红

了。

「今天就训练到这里吧。解散！」

孟璇说完一挥手，转身走开几步，取出手机一看。她的脸色忽然变了，娇小

的身躯不易察觉的轻微颤抖起来，奸半晌才摁下按钮，开始回覆简讯。

手机屏幕上首先出现的两个字赫然是——主人！

翌日清晨，Ｆ市市立医院的挂号大厅里，挤满了排队等待看病的人群，正是

一天最热闹的时候。

阿威闭上眼睛，又睁开，目光瞥向挂在墙上的一座大钟，上面的指针清清楚

楚的指示着九点五十五分。

他已记不清是第几次看钟了，反正是每分钟至少都会瞄上一眼，那种焦急等

待的心情，就仿佛是刚与初恋女友约会的小伙子，既渴望又有些紧张，令他自己

想想都觉得好笑。

毕竟，他已经整整两个月没有见过石冰兰了！

其实，只要阿威愿意，随时都能以伪装的身分『无意中』邂逅石冰兰。但他

却始终控制着自己没有这么做，一来是因为之前伤势尚未痊愈，二来则是因为他

对自己的伪装缺乏信心。

他还记得，当初绑架石香兰时，她第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真实身分。姐姐的

目光都如此锐利了，身为警察的妹妹就更加不用提啦。当然，石香兰之前就跟他

的伪装身分接触过多次，相对比较熟悉，而石冰兰只接触过一两次而已，未必有

深刻的印象，按理说还是安全的。但阿威还是担心万一露出破绽，被对方当场认

出来就一切全完了。

因此，在这六十多天时间里，尽管阿威也在密切留意着、监督着石冰兰的一

举一动，伹都是通过侧面间接的方式来进行，双方从未碰面过！

然而今天，双方却必须见面了！这不仅是因为形势所逼，更因为阿威心里清

楚，逃避并不是办法，该面对的迟早还是要面对……

又一次瞥向大钟时，指针已经重合。十点整了！

阿威收回目光，刚转向大厅门口，心跳猛然间加快了，只感到热血涌上了大

脑。

该来的果然来了！

第５５章　身世曝光了

外面阳光刺眼，一个身穿全套警服的女警，缓缓地走进了挂号大厅。

虽然由于反光的缘故，看不清她的脸，但阿威还是一眼就断定，那正是自己

从来没有一刻忘记的石冰兰！

只有她，才能将警服穿出这种独特的味道，既威严端庄，又能充分勾勒出包

裹在里面的那具魔鬼胴体，将惹火诱人到极点的曲线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阿威的呼吸霎时停顿，喉咙里「骨禄」一声，贪婪的双眼再也无法移动了！

尽管双方距离还远，但他却能敏锐的注意到，和两个月之前相比，警服里的

性感肉体明显有了一些变化，首先是原本纤细得不堪一握的腰肢，现在似乎略为

丰腴了一些，虽然和大多数少妇比较起来，腰身整体仍显得轻盈灵巧，但是只要

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有些许孕妇才有的圆润特征！

——哇！怀孕四个多月了，还能保持这种身材，真是超赞哇！

阿威忍不住暗中惊叹着。确实，或许是警服腰间扎着的皮带勒得比较紧，起

了很好的掩饰作用，或许是石冰兰本身就注重控制腰围，总之她现在看上去十足

是个新婚不久的少妇，而且身材保持得曼妙有致，以至于周围没有一个人发现她

是个孕妇！

当然，在阿威的锐利眼光中，还是能看出她原本平坦的小腹，已经微微隆起

了，显示出孕育着生命的母性特征。只不过由于她胸部实在太过丰满，视觉差的

效果，将肚子突起的那一点点幅度完全掩盖了过去。

——哇哈哈哈，怀孕果然令她的罩杯升级了！

阿威兴奋得差点笑出声来。他对于警服里面那具肉体的熟悉程度，堪称了如

指掌，稍微一瞥就能断定，现在警服胸前隆起的弧度绝对比从前更陡峭，单看领

口的第一颗钮扣被迫解开就可以知道，那对硕大肉团给警服带来了何等沉重的压

力，保守估计也升级了一个半罩杯。

——真是造物主最美妙的杰作啊……哼哼，只要有我在，我就绝不会允许这

对『杰作』缩水的！

阿威在心里冷笑着，目光则继续逡巡着那具令人鼻血狂喷的魔鬼胴体。

但这时，对方已经完全走进了大厅，避开了阳光的反射，一张略有些苍白、

但却依然清秀美丽的脸庞，出现在了所有人视线中。而两道同样清澈、但却比过

去更加锋芒毕露的目光，一瞬间就已迎上了阿威的视线！

阿威吓了一跳，蓦地里心虚起来，本能的转身匆匆而去。一边走一边觉得如

芒在背，仿佛仍被那两道目光紧紧盯住不放，令他心惊肉跳……

　 ＊＊＊　　　　＊＊＊　　　　＊＊＊　　　　＊＊＊

——色魔已经来了，就在这个大厅里暗中注视我……是的，一定是他本人，

绝对不会错！

脑子里有个声音在警告，石冰兰停住脚步，心跳霎时间加快了数倍。

一踏进挂号大厅，她就产生了一种熟悉的被人窥视的感觉，令她遍体生寒，

仿佛一瞬间突然被人剥光了衣裤，赤裸裸的站在大庭广众之间，全身每个细胞都

极不自在。

这正是面对色魔时才有的感觉！只要被他注视着，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丝不挂

的羞耻全裸着，就算穿着威严的警服也抵挡不了邪恶的侵犯。

石冰兰竭力控制着心跳，表面上看去平静如水，装作很随意的样子眺望着整

个大厅，暗中却在观察着每一个可疑的身影，想要找出色魔来。

但这时正是人流高峰期，排队挂号的、等待叫号的、来往穿梭的至少有两、

三百人，就算目光再敏锐，也不可能一下子找到隐藏在人群里的目标。

——那恶魔既然来了，说明他就如我预想的一样，果真沉不住气了。就算我

不去找他，他也会主动来找我的！根本没必要着急……

石冰兰这样想着，心中顿时坦然多了，于是她一边继续观察着，一边从容地

朝『整形科』科室走去。

上周她接到林素真的电话，说经过调查，本市有三家医院曾经做过『缩胸手

术』，分别是Ｆ市美容医院、市立医院和协和医院，不过哪一家的手术水准最高

就很难说了，建议她随便选一家试试。

石冰兰心中雪亮，知道色魔必然已看穿自己逼他现身的用意，所以才无奈的

说出好几家医院，企图搅乱自己的视线。她暗暗冷笑，决定将计就计，竞真的「

随便」选了市立医院，又「随便」咨询了一位女医生后，就迫不及待的定好了日

子，做出准备立刻接受缩胸手术的姿态。

她相信，这招必然能将色魔逼到墙角，除了现身露面之外再无其他选择！而

只要他一现身，『色魔已死』的伪事实就将不攻自破，昏庸无能的李天明也将被

迫重新投入力量调查真相，形势就会朝有利于她的方向转变了。

「嘀嘀！」

就在离「整形科」科室还有几步远时，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石冰兰取出手机一看，是个陌生的号码，心跳霎时再次加快了。她平稳了一

下呼吸，按下了接听键，沉着的「喂」了一声。

电话那头无人出声。

「喂！」

仍是无人回答。

石冰兰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不说话我也知道是你。嘿，大名鼎鼎的变态

色魔，什么时候变的如此胆小如鼠，为了继续装死人，连吭都不敢吭一声了？」

对方仍是保持沉默，彷佛已打定了主意不开金口。

石冰兰二话不说，干脆的挂断了电话。她明白这时越表现得不在乎，就越能

占据上风。

果然仅仅几秒后，手机又响了。

石冰兰按下接听键，耐心等了片刻后，冷然道：「我还等着接受手术，没功

夫浪费时间。再不说话我就关机了，再见！」

电话那头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啜泣声。

石冰兰全身一颤，失声说：「姐姐，是你？」

这次传来的，只是断断续续的、极力压抑的啜泣声，接着就挂断了。

石冰兰忙重新拨打回去，但却被对方直接掐断了。她不死心，再拨打，再被

掐断，令她焦急莫名。

正在再三尝试时，突然「嘀嘀」声响起，又收到了一条简讯。

——亲爱的冰奴，我猜你现在的罩杯是Ｈ ，对不对？

石冰兰脸色一变。这明显是色魔发来的简讯，警告自己姐姐仍在他的手中。

她咬了一下嘴唇，飞快地回覆了一条简讯。

——你想知道对不对，就现身出来，我可以当面告诉你！

这样的话，换了过去石冰兰是宁死也不肯说的，但现在她已成熟多了，再不

会将所谓的『面子』和『尊严』看得比一切都重要。

只听「嘀嘀」声接连响起，简讯此来彼去，双方都忙得不亦乐乎。

——我早已在你身边了，是你自己视而不见罢了！

——我不信！人人都说色魔已经死了。除非你现身出来，或者至少让我从电

话里听到你的声音，否则我只会当作是一场恶作剧！

——哈哈哈，冰奴！你又玩小聪明了！我知道你身上暗藏着微型拍摄装置，

手机也启动了录音功能，不管你怎么激我的将，我都不会上当的！

石冰兰一时无言以对。她刚才之所以反覆催促色魔说话，正是因为开启了预

先安装好的手机录音设备，想将色魔的声音录下来，作为他依然存活的证据。

如果，既不能录下色魔的声音，也无法拍下他的影像，单凭这些手机回覆简

讯，并不能证明对方就是色魔。巴不得早点结案的李天明等人，也一定会拒绝相

信如此单薄的证据。

一股怒气涌了上来，石冰兰豁出去了。

——既然你不敢出来，那就算了！我现在要做胸部手术去了，没空陪你浪费

时间！

她特意加上『胸部』两字，意在提醒色魔，她愤怒起来是真的会去缩胸的，

绝不是说说而已！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一招似乎也失灵了。

——ＯＫ，我也正要替你姐姐做一个简单的胸部手术。虽然是第一次尝试，

但我很有信心能成功的。替我加油吧！

石冰兰面色顿时铁青。色魔会拿姐姐来要胁，这点她早有心理准备，但这种

方式却出乎她的意料。

她迅速转动着念头，暗想绝不能被对方一吓唬就屈服。

好喔，我想姐姐也跟我一样，早就渴望能缩胸了。这次我们姐妹俩可以同时

完成心愿，以后也不用再烦恼了！

——咦，谁告诉你是缩胸的？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我要替你姐姐做的当然

是隆胸手术啊！

石冰兰惊呆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是不是头脑有毛病？我姐姐根本就不需要隆胸！

——原本确实是不需要的！你们这对巨乳姐妹，都有一对纯天然的完美大奶

子，尺寸也是上天注定好的。可你现在居然要人为的把尺寸缩小，那我只好把你

姐姐的胸部尺寸相应变大，以便保持平衡。

石冰兰骇然。假如是别的罪犯，也许只是说笑罢了。但是色魔却是个变态的

偏执狂，对巨乳又有一种狂热的爱好，真要做出这种事来是半点也不奇怪。

对了，冰奴，快告诉我你打算把胸部缩小到多少尺码？听说是Ｃ罩杯，是吗？

嗯……从Ｈ到Ｃ相隔五个字母，那我也相应的把你姐姐的胸部升级五个字母，到

Ｎ就差不多了。哈哈哈！

石冰兰明知对方威胁的成份居多，但眼前还是不由自主的出现了一副可怕的

画面——做完手术后的姐姐，被胸前两大陀巨型到畸形的肉山压得站不起身来，

只能躺在床上痛苦地哭泣、呻吟……

她打了个寒噤，泛起一股恐怖而又恶心的感觉，比妊娠反应还要令她难受。

忽然，一个念头猛然冒了出来。石冰兰双眼发亮，迅速输入了一条简讯。

——隆胸又不是变魔术，想做就能做的！等你有了那个技术再来吹牛吧！

不到半分钟，手机发出密集响声，一连收到了多张图片。打开一看，全都是

一个女子胸部的特写。没有面部，只有赤裸的胸脯，以及一双戴着手套的男人手

掌。

第一张，胸脯还是相对扁平的。

第二张，那双手拎着一支吸满了液体的特大号注射器，做势往其中一边胸脯

扎进去。

第三张，注射正在进行。被扎针的乳房就像气球被逐渐吹大了似的，很明显

的比原来增扩了一圈。

第四张，注射器已拔走。其中一颗乳球惊心动魄的高耸着，与另一边的扁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五张，注射器再次吸满液体，扎向另一边胸脯。

石冰兰越看越是恶心，于是跳过了许多图，直接打开最后一张。

那显然是已经完成的『杰作』，照片上的双乳如发酵面团般膨胀着，『肿』

得十分厉害，就像是两个快要撑破的气球似的，连淡青色的血管都隐隐的从肌肤

下透了出来。

石冰兰再也忍耐不住，几步奔进不远处的女洗手间，对着水槽「哇」的一声

呕了出来。虽然呕出的只是些清水，但她却觉得反胃的程度十倍于以往，仿佛怎

么吐都吐不干净胸中的污秽。

又一封简讯寄来了。

——看清楚了吧？这是我前天刚在一个卖春女身上做的试验。用特殊的软体

填充材料，只要打针注入人体就可以达到隆胸效果了！你猜猜，要隆到Ｎ罩杯，

一共需要注射多少针呢？嘿嘿嘿，猜中了有奖喔！

石冰兰勉强忍住反胃感。抹抹口唇，愤怒的眼眸里就像有火苗在窜动。

——够了！别动我姐姐……其实我根本没打算做缩胸手术，我只不过想拆穿

你的谬论而已。你做这么多无非是想阻止我缩胸，看来你自己潜意识里也知道，

所谓胸大就是女人的原罪完全是一派胡言！否则为何要阻止我呢？

这一次，对方沉默了很久，也没有任何回音。

石冰兰的双眸更亮了，俏脸上充满了一种自信而坚定的神采。在被囚魔窟的

日子里，她曾被反覆灌输『奶大有罪』的理论，不知不觉间也侵蚀了她的心灵。

即便是重获自由后，她遭到沉重打击的精神世界也没能完全康复，但是从这一刻

起，色魔的歪理邪说已经彻底破产了，而她也将完全恢复成过去的石冰兰！

她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拿起手机继续输入简讯，向色魔乘胜追击！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只让我更加确信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女人的胸部

本身是纯洁的，就算再大都没有罪！真正有罪的，是你变态邪恶的灵魂！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然后，「嘀嘀」声急促响起。

——胸大无脑的蠢女人，你这是在自作聪明！我禁止你缩胸，绝非证明你那

对大奶子就无罪！正相反，是因为罪孽太重了，缩胸反而便宜了你！等着瞧吧，

我要你那对大奶子承受比缩胸更加残酷十倍的惩罚！

石冰兰轻蔑的一笑，仿佛已瞧见色魔气急败坏的模样，因为被自己揭穿了心

思而恼羞成怒。

——有什么惩罚就尽管使出来吧！最坏无非是割掉，我也不会可惜的！

——很好，我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种『乳刑』，你这就出来体验体验吧！

石冰兰双眉一蹙，大步走出了洗手间，刚推开门，脚下突然踩到了一样东西。

是个黑色的小塑胶袋。

她忙探头一望，走廊两边人来人往，谁也没特别注意这边。就算色魔刚才一

刻在这里，现在必然也远远避开了。

老把戏！大概又是想逼我换暴露衣着来羞辱我，可惜这种招数对我已经不灵

了！

石冰兰在心里冷笑。对于她来说，更不堪百倍的羞辱都已经承受过了，难道

还会在乎多暴露一点肌肤吗？现在的她，只要能抓住色魔，哪怕真的要脱得一丝

不挂，她也可以将羞愤埋在心里，以绝对坦然的态度来面对了！

她捡起塑料袋，一声不响的退回了洗手间，将里面的物品全都倒了出来。

「叮叮当」的清脆金属声响起，石冰兰蓦地瞪大了眼，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

思议的东西……

　 ＊＊＊　　　　＊＊＊　　　　＊＊＊　　　　＊＊＊

阿威一仰脖子，将刚买的一罐冰镇啤酒一饮而尽，随手投进了垃圾筒里。

冰冷的啤酒也浇不灭心中的怒火。

——他妈的，石大奶！我马上就会让你好看的！

阿威恶狠狠地嘀咕了一句，摸出一个口罩戴上，推着个空置的轮椅走向挂号

大厅。

此刻他身上穿的，是一套该医院的白大褂。这正是他昨夜悄悄溜进值班室偷

来的。穿上后尺寸正合身，看上去十足像个本院的实习医生，正推着轮椅准备去

接病人。

没走几步，石冰兰的身影又出现在视线中。

在旁人眼里，她跟刚才似乎没有半点不同，一样是全套笔挺整齐的警服、及

膝的警裙和黑亮的尖头皮鞋，从头到脚都没有任何变化。

但只要仔细看，还是能看出细微的差别——和刚才相比，她胸前的雄伟双峰

给人的视觉压迫感更强了，随着她的步伐巍巍震颤着，很明显的抖动出了更加汹

涌的波涛。

阿威的眼睛里闪现出得意的光芒。现场大概只有他一个人清楚，在这性感女

警的警服里，既没有内衣，也没有胸罩，只要扯开上衣的钮扣，就可以直接欣赏

到里面包裹的赤裸胴体了！

——果然不愧是极品巨乳啊，没有令我失望……还是一点也没有下垂！

阿威在心里赞不绝口，低下头假装看手表，暗中借用眼角的余光，继续贪婪

地打量着目标。

失去胸罩的支撑后，那对丰满结实的硕大肉团仍能顽强抗拒地心吸力，将警

服前襟撑出两个又大又圆的球形。那挺拔如昔的高耸轮廓，仿佛在骄傲地宣称，

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于造物主的杰作来说，胸罩永远都是多余的！

换了是一个正常男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忍心给如此完美的双乳『上刑』，

但阿威心中却被一种变态的刺激感充斥，越是完美的珍品，他越想狠狠地折磨！

于是他悄悄伸手探进衣袋里，摸到了一个小遥控器，轻轻地按了一下按钮。

几乎在同一瞬间，数米外的石冰兰猛然一个踉舱，身体险些失去平衡摔倒。

她发出低低的惊呼声，伸手抓住旁边的栏杆才稳住身躯，俏脸已然煞白。

——嘿嘿嘿，尝到厉害了吧！

阿威阴阴的冷笑着，再一次摁下按钮，并且持续了两秒钟。

只见石冰兰又是一个踉脍，胸脯仿佛受到什么刺激似的，蓦地里剧烈晃动起

来。不同于走路时的上下震颤，这次的晃动是呈左右摇摆的趋势，竟有几分像是

在挑逗。

她再次「啊」了一声，面露痛苦之色，不由自主地伸手捧胸，紧紧地按住了

双乳，仿佛想使之不再摇晃。

阿威眼中狞笑更浓，手指再次按下，这次足足停留了五秒！

只听「辟啪」的轻微声响传来，这性感警花的胸前警服上，赫然闪耀出了些

许的火星，就像是遭到电击似的，令她全身控制不住的痉挛起来，护胸的手臂也

被一股无形力量给弹开了。

这正是电击的威力！而通电的来源，正是她刚才在洗手间里被迫戴上的『刑

具』——警服里面褪去了内衣和胸罩，但却多了一副特制的金属乳箍！

那是两个圆环状的金属圈，紧紧地勒在双乳的乳根部位，背后只用一根带子

连接着，看上去怪模怪样，受刑的意味显而易见，戴起来绝无丝毫舒适感可言。

事实上，石冰兰好不容易将这『刑具』戴上后，就感觉被箍的极痛，乳根甚

至被凄惨的勒扁了，但两颗丰硕肉球却也因此而显得更滚圆。她以为这就是所谓

的『乳刑』了，因此咬紧牙关忍受了下来，没有发出半点示弱呼痛的声音。

万万料不到，被勒紧的痛楚只是开始，这两个金属圈里面安装着微型通电装

置，在色魔的遥控下，骤然释放出了猛烈的电流。

只听「辟里啪啦」、「辟里啪啦」的声音如爆米花般接连响起，石冰兰容色

惨变，胸前不断闪耀出火星。她尽力掩饰着自己，一次又一次的拚命抬起手臂，

想要护住胸部，但通电后的麻痹感和剧痛却令她的肢体几乎不听指挥了，胸前那

对饱满硕大的乳球更是完全失去了知觉，在电击下不停地乱摇乱晃，彼此就像撞

球似的互相撞击起来。

这情形自然引起了周围一些人的注意，全都吃惊地望着，有人还吹起了轻薄

的口啃。但因为事发仓促，暂时倒也无人上前询问究竟。

阿威看得兴奋之极，变态的心理得到了极大满足。这是他花了高价从日本买

来的最新ＳＭ道具，专门用于调教不肯驯服的女奴。

他不知不觉走得更近了些，想要更加方便的欣赏这巨乳女警狼狈的模样。

但就在这时，一只手突然拍到了他肩上。

阿威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站在身后的是一个高大的男子，正向自己怒目而

视。

苏忠平！

阿威险些惊呼出声来，对方神不知鬼不觉的靠近身边，自己居然没有察觉，

可想而知是过于大意了。

他心念电转，仅半秒钟就恢复了常态，佯装不解地问：「您是？」

「别跟我装傻！」

苏忠平呸了一声，右手倏地伸出，一把就扯掉了阿威的口罩。

一张满布疤痕的可怖脸孔，立刻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

阿威做势要伸手遮挡，但已经来不及了。站在附近的几个女子率先发出了恐

惧的尖叫声，如遇瘟神般连连向后倒退。这就导致了更多人被惊动，很快也瞧见

了这张比魔鬼还可怕的面孔。尖叫声顿时此起彼伏。短短几秒钟内，现场就乱成

了一锅粥。

石冰兰也马上看清了他，双眸发亮，挣扎着就想奔过来。但电击造成的麻痹

感仍未消除，四肢仍然不听使唤，再加上混乱的人潮造成的拥挤，她一时间竟无

法逾越这段只有数米的距离。

阿威见势不妙，大喝一声，正想抓起轮椅砸向苏忠于，但蓦地全身僵硬，动

作也凝固了。

原来，他看到苏忠平的衣领前突起了一个圆柱形，端端正正的瞄准自己。

那是枪口的痕迹！

——失算！他妈的，中了这两夫妻的圈套！

阿威懊悔不迭。他曾反覆提醒过自己，要对石冰兰保持警惕之心，也考虑过

苏忠平可能会躲在暗处策应。但是当他看到，这巨乳女警确实戴上了『刑具』走

出来时，就松了一口气，断定苏忠平并未一起跟来。他很有把握，以苏忠平火爆

的性格，假如也在现场的话，是绝不会允许妻子接受这种折辱的。

然而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是低估对手了。时间和痛苦可以磨练人的心志，

两个月不见，这两夫妻显然已比过去更加成熟、坚忍，女的固然可以忍辱负重、

坦然牺牲色相来做诱饵，男的居然也可以沉住气，不动声色的接受正常男人所无

法接受的羞辱，直到目标出现。

「别轻举妄动！我不想在这里开枪，只要你老老实实的！」

苏忠平发出警告声，看他那充满煞气的眼神，如果阿威妄图反抗的话，他一

定会毫不犹豫开枪的。

阿威忽然明白自己错在哪里了——眼前这个男人真的变了，变成了一匹复仇

的狼，他不在乎接受更多的羞辱，只要最后能跟自己算总帐、新仇旧恨一起解决

就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可以像过去的自己那样，做到不择手段！

「ＯＫ，ＯＫ……我投降！」

阿威眼珠一转，一边满口答应着，插在衣兜里的手指一边摸到了遥控器的最

高档，用力按了下去。

这是几乎能致人死命的电量，他原本不打算使用的，但现在为了自救只能出

此下策了。

「啊——」

石冰兰的惨叫声从旁边传来，苏忠平面色大变，忍不住转头望了一眼。

阿威等待的正是如此良机，立刻发动了反击，猛然踢出一脚，正中苏忠平手

腕。

「当啷」一声响，衣领里的武器跌落在地。原来并不是手枪，只不过是支小

手电筒。

阿威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见苏忠平正飞身朝自己扑来。他不想恋战，虚晃

一招，转身撒腿就跑。

两人一追一逃，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沿着楼梯飞快地向上奔去。

由于医院大楼有多部电梯，因此沿路上楼梯都空空荡荡的，没碰到几个人。

而整栋大楼高达十二层，追逃双方虽都体力极佳，跑到后面也累得气喘吁吁。

一转眼，两人就先后冲到了顶楼的天台。

「你已经逃不掉了！恶魔，今天就是你落网的日子！」

苏忠平心中狂喜，随手将通向天台的门锁摁下，「砰」的一声扣死了。他相

信，堵住这唯一的出口，这次色魔就插翅也难飞出这个天台了。

「就凭你吗？哈，不自量力！」

阿威一边向后慢慢倒退，一边发出嘲弄的怪笑声。这声音是从嘴里含着的一

个小变声器发出来的，又机械又难听。

「你根本不是我对手，再怎么努力也是徒劳的，比取代不了我在冰奴心目中

梦萦魂牵、独一无二的地位！」

苏忠平稳步上前，冷冷道：「你自己心里清楚，冰兰恨不得喝你的血、吃你

的肉！她唯一牵挂的，就是如何尽快送你上刑场！」

「我知道她恨我。可是对女人来说，恨和爱是很容易转换的。」阿威继续后

退，丑陋的面上浮现出意味深长的笑容。「她内心深处也在爱着我，要不然，她

就不会心甘情愿的怀上我的种，准备替我传宗接代了！」

苏忠平嘴角抽搐了一下，但没有吭声，握紧拳头大踏步逼近。

「不说话也没关系，难道你不敢正视现实？」阿威得意洋洋地道：「用你的

大脑想一想啦，她肚子里的种是谁播下的？是你还是我？她要是不爱我的话，早

就第一时间堕胎了，怎么可能就这样任凭肚子越来越大呢？」

「那是因为她有先天性的子宫颈后倾，医生说太早堕胎容易刮不干净，她才

不得不多忍耐一段时间，否则她早就清除掉你的孽种了！」

苏忠平双眼通红，但是仍克制着自己，显然现在的他已经没有那么容易被激

怒。

阿威哈哈大笑，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望着对手：「是她自己这么告诉你的，是

不是？哈，真相究竟如何，你还是亲自去医院查清楚了再说吧，免得被心爱的女

人骗了也不知道！」

说完，他猛然转身，箭步奔向天台边缘，翻过栏杆跃下，身影顿时消失了。

苏忠平大惊，以为对方跳楼自杀了，急忙冲过去一看，这才发现天台的栏杆

上赫然栓着一根长长的铁链，一直垂到楼层底部。而色魔正攀着铁链，犹如特种

部队的战士似的，一荡一荡的向下滑落，速度迅捷之极。

显然，对方早有准备，预先布置好了逃跑的路线。楼下虽有不少行人匆匆而

过，但由于烈日当空，谁也没有抬起头来望见这惊险的一幕。

苏忠平大怒，抓起铁链猛烈摇晃。想要将色魔摔落下去。

果然此举给色魔带来了很大麻烦，铁链颤动了数下之后，大约是受力过剧的

缘故，竟然从中断裂了开来，下面半截铁链直接跌落于地，导致色魔整个人被悬

挂在半空中，上也上不来，下也下不去。

苏忠平正要喝令对方投降，但意外突然发生了，只见色魔整个人高高荡起，

如猿猴般灵活地从一个敞开的窗户钻了进去。

他气得挥拳猛击了一记栏杆，仔细辨认了一下那个窗户，原来是位于第七层

楼！他忙记住了位置，转身飞快的冲下了天台，沿着楼梯向七楼奔去。

　 ＊＊＊　　　　＊＊＊　　　　＊＊＊　　　　＊＊＊

双足刚一落地，阿威就解开了腰间系住铁链的钢扣，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把

白大褂脱了下来，随手掷出了窗外。

他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病号服，长长吁了口气——这里正是那间专门为省长留

下的病房，里面空无一人，正好方便他行事。

——快，必须在两分钟之内搞定！

阿威一边暗中催促自己，一边对着镜子在脸上忙碌着。他昨夜已演练过了，

对手没有钢扣，不论是冒险沿着铁链攀爬下来，还是改从楼梯冲下来，都需要至

少两分钟时间。因此他的所有工作也必须在两分钟内完成！

仅仅一分四十秒，镜子里原本恐怖的面颊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线条

分明的正常脸孔！

阿威满意的笑了笑，走到门边，透过门缝向外张望。果然，由于这一层是高

级病房区，走廊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

他忙开门出来，大步穿过走廊，直接进入电梯，来到了四楼的手术室。

「哎，你不是说去方便吗？怎么去了这么久？」

一个护士正拿着电话拨号，看到他进来就放下了话筒，不满的嚷了起来。

阿威干咳一声，正想找个理由解释几句，但那护士没容他多说，已经挥着手

一连声的催促他躺上病床。

「快点，手术马上就要开始啦！要是耽误了时间，许医生会不高兴的！」

阿威依言躺下。不一会儿，许医生和几个医务人员走了进来，摆好了手术器

械，例行的消毒和检查过后，又替他打了麻醉针。

然后一场简单的抽脂手术就正式开始了……

　 ＊＊＊　　　　＊＊＊　　　　＊＊＊　　　　＊＊＊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手术结束。阿威被推出了手术室。

或许是麻醉药力还没完全过去，又或许是昨夜太过疲劳了，他颇有昏昏沉沉

的感觉，全然未曾注意到医生护士接下来又做了什么，总之是在迷迷糊糊之中，

不知不觉的回到了高级病房里，被掺扶回病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　　　　＊＊＊　　　　＊＊＊　　　　＊＊＊

然而正睡的香甜时，突然被一阵敲门声吵醒了。

阿威勉强睁开眼，刚一下床，就感觉到肚腹处传来一阵剧痛。看来是麻醉药

的效力已经过去了。他只得皱眉忍住，慢慢走过去打开了门。

敲门的是一位护士，满脸抱歉的说：「对不起啊，先生！这位是刑警总局的

女警官，她想调查一下……」

话还没说完，阿威已打断了她，露出夸张的惊讶表情。

「苏先生，石队长，原来是你们呀！」

他欢然叫着，直接伸手过去握住了苏忠平的手。

苏忠平一愣，呆了几秒才认出他来，忙点头不意，敷衍的与他握着手。

石冰兰却是蓦地瞪圆了双眼，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古怪情形似的，清

澈锐利的目光如刀锋般盯在阿威脸上，眨也不眨！

阿威顿时觉得极其刺眼，赶紧打了个哈欠做掩饰，装作最自然的样子问道：

「好久不见了，石队长。最近还好吗？」

石冰兰不置可否的「嗯」了一声，主动走上两步，伸出了右手。

阿威心跳加快，轻轻握住了那只滑腻但却有力的纤手。他马上感受到修长的

手指倏地握紧了，同时对方锐利的眼眸也变的更亮——靠！她的眼光果真敏锐啊，

居然第一眼就认出了我！

阿威暗暗惊佩，一瞬间头皮有些发麻。

虽然他心里清楚，两人发生过无数次最亲密的肉体开系，对于彼此的熟悉堪

称已达到了如指掌的程度。此刻自己以伪装面目出现，凭着这巨乳女警的敏锐直

觉，要是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疑心反而是怪事了。

「您生了什么病？怎么好端端的突然住院了？」

石冰兰松开阿威的手，但目光仍凝视着他的脸，不动声色地问道。

「没有啦，我没什么病。」阿威扮出不好意思的样子说，「就是最近开始发

福了，啤酒肚的问题日益严重，听说这家医院的整形科口碑还不错，所以也就来

做了一个抽脂手术……」

「哦，是吗？」石冰兰上下打量着他，淡淡地说：「上次在舞会里见到您的

时候，您还是标准的运动员身材，想不到，才几个月您居然就发福了！」

阿威不由一阵气馁。他为了准备『复出』，这两个月不断的暴饮暴食，足足

增肥了二十余斤，令自己的脸型、身形都与过去有不少区别，但一个人的骨骼构

架、身高肩宽却是改变不了的，仅只是增加一点肥肉看来并无多大用处，很难瞒

过这巨乳女警的双眼！

不过他转念一想，目前的情形仍在自己预料之内，又何必紧张呢？想到这里

胆气顿壮，笑着说：「是啊，当时我还很注重锻链。这几个月一偷懒，加上养成

了吃宵夜的坏习惯，体重一下子就飙升了，所以赶紧就来做抽脂手术啦！」

这番话合情合理，似乎也说服了石冰兰。她露出释然的神色，微笑说：「这

种小手术，应该很快就能出院吧？什么时候有空，欢迎到我家来做客哦！」

「好啊，呵呵。不过最近恐怕没空了。我下周要到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顺便探望几个朋友，等我回来再找时间登门拜访吧！」

「啊……那只好以后再说啦！」

石冰兰显得十分失望，欲言又止，但没有再说下去了。

苏忠平在旁早已不耐烦了，不明白妻子怎会跟这个男人说那么多无关紧要的

话，这时忙接过话头，称夫妻俩正在追踪一个可疑人物，问阿威今早十点左右时

是否有听到、或是看到任何人从旁边的空置病房出来。

「十点左右？呃……那时候我正在四楼准备接受手术呢！」

阿威早有准备，扮出无辜的样子，来个一问三不知。苏忠平一无所获，只得

失望的说了声打扰，拉着妻子一起告辞离开了。

阿威重新关门躺回床上，虽然此时已经睡意全无，但他还是强迫自己闭上眼

睛，一觉睡到傍晚时分，才起身走出病房，要求主治医生做了最后一次身体检查

后，就办理了出院手续。

拎着简单的换洗行装，阿威慢条斯理的走到医院门口，伸手正要拦截的士，

身后突然传来「叭叭」两声喇叭响。

他回头一看，一辆警车缓缓开到身边停下，驾驶座的车窗打开，探出了一张

熟悉的俏睑。

「Ｈｉ，石队长。您还没走呀？」

阿威挥手打招呼，扮出一副意外的表情。

「是啊，白天的案子一直调查到现在，总算可以收工啦！」

「辛苦啦，你们警员的工作真是又累又忙……」阿威一边说话，一边瞥了一

眼警车，语气很随意的问道：「苏先生呢？怎么不见他？」

「他有事先走了！」石冰兰停顿了一下，彷佛也很随意的话锋一转，「您这

是去哪呢？」

「还能去哪？回家呗！」阿威忙转成半开玩笑的语调，「医生说我可以出院

了，不容分说的就把我赶出来啦！」

石冰兰微微一笑，呶了呶嘴：「上车吧，我正好载你回去！」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阿威嘴上连声谢谢着，人已走到了另一边，扯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座上。

他心里清楚，对方绝非有事耽搁后正好碰到自己，而是对自己仍存有很大疑

心，才会继续在此守株待兔。与其推托逃避，倒不如勇敢面对，按照自己事先策

划好的步骤来行事，也许反而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马达轰鸣声中，警车不疾不徐的开了出去。

　 ＊＊＊　　　　＊＊＊　　　　＊＊＊　　　　＊＊＊

隐身在路边的一根电线杆后，苏忠平目送着警车远去，心里忽然泛起一种强

烈的冲动，想要起身追出去，偷偷驾车跟在妻子身后以便保护她。

如果，此刻坐在警车里的那个家伙，真的就是变态色魔的话，那毫无疑问，

单身而去的冰兰从一开始就处于极度的危险中！

然而，刚才妻子曾反覆叮嘱，叫他无论如何不可跟来。因为以色魔的机警，

必然会很快察觉，加倍提高戒备，反而使得本次接触、试探的难度更大。

——放心吧，真正的色魔是不会选择这个时机对我下手的。因为那样就等于

不打自招了，而色魔显然还希望用假身分继续隐瞒下去，所以他一定会规规矩矩

的、全力扮演好伪装的角色，绝对不敢轻举妄动。

想到妻子的叮嘱，苏忠平最终还是忍住了冲动，皱眉沉思了起来。

——那家伙……不是香兰姐的其中一个追求者吗？身形的确和色魔差下多，

但以前见到他时，他的面部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跟色魔那张可怕的毁容脸孔完

全不同啊……

　 ＊＊＊　　　　＊＊＊　　　　＊＊＊　　　　＊＊＊

苏忠平知道，以如今日新月异的科技水平，要制造一张精巧的人皮面具并非

难事。他只是难以置信，一个人竟可以每天戴着面具生活，并且能长期瞒过周围

的人。

但妻子却坚持说，她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没有认错人！

「这家伙真的很可疑！我问过护士了，他今早在做手术之前，突然声称要去

方便，足足过了十五分钟才回来。而恰恰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里，色魔出现在我们

面前！」

「这会不会是巧合呢？方便十五分钟，也并不算很久吧！」

「可是色魔后来选择的逃跑路线，又恰好是经过他住的高级病房区，而且之

后就再也找不到踪迹了，这又怎么解释呢？」

「这点就真的是巧合了。我亲眼看到的，色魔原本是想顺着铁链一直攀爬到

地面，但是铁链意外的断裂了，所以他才不得不选择钻进七楼的窗口。」

「不，铁链并不是意外断裂的。我已经检查过了，那上面的断口十分光滑，

明显是之前就已经用工具磨损过！」

「啊……」

「事情明摆着，色魔一开始就看准了这条逃跑路线，并且很有把握不会被人

撞到。他故意弄断半截铁链，不过是为了使这一切看来更自然而已。为什么非要

从七楼逃跑呢？只有一种解释，因为他自己就住在七楼的高级病房区里！」

「嗯，确实！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这些只是推测而己，我还不能百分百肯定就是他。所以，我必须去试

探一下，看看是否能发现更多证据！」

「为什么要去试探啊？你不是已经从医院取走了他的血清，去做ＤＮＡ检验

了么？那岂非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苏忠平说这句话的时候，心中有如刀割。想不到妻子肚子里的孽种，居然成

为了抓住色魔的重要关键。虽然这个孽种还没生产下来，但只要以羊膜穿刺技术

抽取出适当的羊水，就可以检查胎儿的ＤＮＡ，再与医院里得到的血清作ＤＮＡ

对比，就能确认对方是否就是孽种的生父，也就是变态色魔了！

「唉，别忘了这个检验是需要时间的，最快都要好几天才知道结果。而刚才

你也听到了，这家伙说马上就要去美国！这会不会是他发现事情不妙，准备逃跑

了呢？在检验报告出来之前，我们是无法禁止他出国的！所以，我只有尽快跟他

接触，争取找到其他证据来拖住他，否则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溜了！」

「那你也不用去试探吧！只要直接去检查他的脸皮，看能不能撕下一张面具

来，就水落石出了！就算用强迫手段也无妨啊，万一弄错了我来赔罪就是了！」

但妻子仍是断然拒绝了。

「不行！此人若真是色魔，凭他的身手，你就算强来也不可能轻易得手的。

一击不中反而打草惊蛇。再说，姐姐还在他手里，逼得他狗急跳墙就糟了……」

「唉，你总是这么多顾忌！」

「我不得不考虑的多一些……因为我总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次色魔

复出，行事的风格十分古怪，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有么？古怪在哪里？」

「很难形容……他好像过于自信了，敢冒许多无谓的风险，布局上也没给自

己留下任何余地……就拿他与林素真合谋施行的『掉包计』来说，你不觉得整个

安排未免太巧合了么？他不仅要非常准确的拿捏住萧珊回家的时间，还要准确的

判断萧珊的反应，因为涉及到还要马上善后及处理现场，这期间绝不能有一丝差

错，否则就会功亏一溃……按理说，一个考虑周密的罪犯是绝不会这样做的，总

会留有第二手方案……」

「未必，你又怎么知道他没有第二手呢？或许他本身已考虑过好几种应急方

案，当晚无论情况出现何种变化，都在他的计算中吧！」

「是有这种可能。我甚至在想，或许『掉包计』会被我识破也都在他计算中。

如果我按照常规来顺藤摸瓜的话，等在前面的一定又是陷阱和圈套！」

夫妻俩争论了半天，虽然谁也没能说服谁，但苏忠平最后还是让步了，同意

按照妻子的意见来行事。

现在，妻子已经从视线中消失了。

苏忠平的思绪十分紊乱，一个之前一直压抑着的念头，慢慢地冒了出来。

——哈哈哈，冰奴内心深处也在爱着我，要不然，她就不会心甘情愿的怀上

我的种，准备替我传宗接代了！

色魔的这番话是早上说的，到现在已经快七个小时了。这期间苏忠平强行控

制着自己，非但没有向妻子询问究竟，甚至连想都禁止自己去想。但是，在这夕

阳西下的时刻，一些疑惑的念头又莫名其妙的闪过了脑海。

——色魔说冰兰不肯堕胎，并不是她自己说的那个原因，那种肯定的语气，

好像十分有把握似的……难道，冰兰真的骗了我么？

苏忠平感到心烦意乱。

从逃出魔窟的那一天起，他就在心中发了个重誓——在亲手消灭色魔之前，

他都将像个苦行僧一样严格禁欲，绝不跟妻子发生肉体上的任何亲热关系——身

为一个有血性的男人，在妻子遭受了如此巨大的屈辱后，要是还能跟从前一样，

若无其事的享用她的胴体，那才是咄咄怪事。

事实上，即便不发重誓，苏忠平也提不起跟妻子亲热的劲头了。虽然他明白

不这不是石冰兰的错，但只要一想到她肚子里怀着的孽种，就不由自主的一阵恶

心，什么欲望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但至少，他理智上还是清醒的，知道这不能怪到妻子头上。然而，要是妻子

真的如色魔所说，是因为某种目的才不肯堕胎的话，那对他绝对是一个巨大的精

神打击。

胡思乱想了片刻，苏忠平忽然一咬牙，仿佛下定决心一般，取出手机，开始

拨打协和医院妇产枓的电话……

　 ＊＊＊　　　　＊＊＊　　　　＊＊＊　　　　＊＊＊

警车行驶了很久，车内都一片寂静，谁都没有出声。

最后还是石冰兰首先打破了沉默：「上次在孙德富那里多亏您帮忙，我才能

顺利完成任务，剿灭了他那个犯罪团伙，说起来真的应该好好感谢您。」

听到『孙德富』三个字，阿威心里抽搐了一下，知道对方故意捉到孙德富，

目的是想试探自己的反应。他暗暗冷笑，不着痕迹的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之身』。

「石队长您就别客气啦！您是香兰的妹妹，在我眼里也就跟香兰一样，说感

谢就太见外了！」

阿威边说边留神观察着对方，果然听到姐姐的名字，这巨乳女警的眸子里闪

过一丝悲痛之色，俏脸也明显的黯然神伤。

「可惜我太没用了，没能从色魔手中救出姐姐来！」石冰兰似乎并不想掩饰

自己，眼圈也都有些红了，但是目光却很快变得坚毅，一字一句地说：「但我发

誓，我一定会抓住色魔，让姐姐逃出苦海，重过正常人的生活！」

阿威故作惊奇：「咦，报纸上不是说，色魔已经被林素真击毙了吗？」

「那只是个替死鬼！虽然体格身形跟色魔差不多，但血型却完全不同，说明

真正的色魔尚未落网，至今仍逍遥法外！」

阿威脸颊肌肉一跳，这次是真正的吃惊了，忍不住问道：「你怎么知道血型

完全不同？难道你……你从前抽过色魔的血，检验过他的血型？」

「那倒没有。不过，我已经查到了色魔的真正身分！」石冰兰说出的话犹如

石破天惊，嗡嗡震撼着阿威的耳膜。「他曾经是个少年犯，进过监狱，档案里留

有他的血型记录，是ＡＢ型，但被林素真击毙的死者血型却是Ｂ型，所以绝对不

可能是色魔！」

阿威心跳猛然加速。纵然他再善于掩饰。这时也不禁微微变色。在寻找合适

的替死鬼时，他的确没有考虑过血型的问题。因为他自信，警方绝不可能查出他

过去的身分。但刚才石冰兰的话却令他大为骇异，惊觉自己又一次小觑了对手。

难道她已经知道，我就是她继母的亲生儿子了？那些恩恩怨怨已经过去了快

二十年了，她居然也能查出来？

阿威越想越是惊惧，心中不断打鼓，偷眼望去，发现这巨乳女警也正留神观

察着自己。他忽然心中一动，明白对方仍然没有十足把握，这番话依然是试探居

多。

于是他迅速镇定下来，装作兴奋地说：「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您赶紧把真

相公之于众，再发一个全国通缉令，色魔就绝对逃不了啦！」

石冰兰凝视了他好一阵，叹了口气说：「这是没用的。色魔已经彻底改变了

身分，而且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警局的档案也是一团混乱，再加上技术条件简

陋，也没有存储指纹记录……否则我只要凭藉指纹，现在就能揭穿色魔的真面目

了！」

阿威喑叫侥幸，表面上当然是装得大为失望，惋惜之状溢于言表。

说话之间，警车已经开到了一个花园小区，停靠在了路边。

这正是阿威临时租下的住所。他道声谢，拎起行李下了车。

「我就住在四楼。时间还早，您不如上来坐一坐吧？」

阿威微笑着做了个『请』的手势。他心知肚明，对方反正是要彻底调查自己

的，倒不如主动邀请她，反而显得光明磊落。

「好啊，那就打扰了！」

石冰兰爽快地一口答应了。双方互相对视着，神色虽然都很客气，可是彼此

的目光却都充满挑战，仿佛想要看透对手是怎样的人。区别只在于，一个更想看

穿对方的内心，一个更想看对方的裸体罢了。

【第十一集完】

　　 《冰峰魔恋（１２）》

＊＊＊＊＊＊＊＊＊＊＊＊＊＊＊＊＊＊＊＊＊＊＊＊＊＊＊＊＊＊＊＊＊＊＊

　　 目录：

　　第５６章　尔虞我诈

　　第５７章　发现破绽

　　第５８章　迟来的歉意

　　第５９章　色相为饵

　　第６０章　婚前性高潮

＊＊＊＊＊＊＊＊＊＊＊＊＊＊＊＊＊＊＊＊＊＊＊＊＊＊＊＊＊＊＊＊＊＊＊

第５６章　尔虞我诈

　　「请进，石队长。不好意思哦，里面太乱了！」

　　阿威一边抱歉的说着，一边做了个『请』的手势，热情的将女刑警队长迎进

了门。

　　石冰兰换上拖鞋，步入客厅举目一望，这是间格局相当宽敞的公寓，三房一

厅，客厅足有四十坪，布置得简单而精致，当然，也免不了略有些杂乱。

　　「不会啦，比起大多数单身汉来，您这里已经算是很整洁的了。」

　　石冰兰挥挥手，用一种很随意的姿态打量着四周，就像任何一个首次串门子

的客人，正在好奇的参观着主人家的格局和摆设。

　　「过奖了，请坐，请坐！」阿威看上去则是一脸殷勤，就像个正在招呼贵客

的主人，「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噢，谢谢。白开水就可以了！」

　　石冰兰也不客套，迳自走到沙发前坐下，舒适的伸展开双腿，一反从前那种

总是坐姿端正的标准女警形象。

　　阿威一时看不透她葫芦里卖啥药，不由越发谨慎了，端来一杯热水放在她面

前的茶几上，然后坐到了她身边，但却『很有风度』的保持着一米以上的距离。

　　双方沉默了片刻。

　　石冰兰拿起水杯，轻轻吹动着热气降温，仿佛漫不经心的问道：「对了，您

做的那个抽脂手术效果如何？我听说这样减肥对身体并不好呀！」

　　「呵呵，见仁见智啦。我做完手术后，感觉就像甩掉了一堆肥肉，整个人都

恢复以往的轻快了！」

　　「是吗？应该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不会啦，医生说做得非常成功，对我的健康也不会造成丝毫影响！」

　　石冰兰点点头，慢慢啜饮着热水，喝了几口后，凝视着阿威说：「有一件事

我一直很想问您，希望您别见怪。当然，如果您觉得不方便的话，完全可以不回

答……」

　　「什么事？您问好了！」阿威连忙道，「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嗯，我想问的是，您是真心喜欢我姐姐吗？还是，只是一时冲动才去追求

她的？」

　　「当然是真心啦！我第一眼见到香兰的时候，就已经爱上她了……」

　　阿威是个撒谎不眨眼的人，扮出深情的模样，娓娓诉说着自己对石香兰的热

恋，包括第一次相遇、总共说过几次话等细节。这些都是他之前就精心准备好的

，虽然真假参半，但全部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绝对没有任何破绽。

　　石冰兰静静的听着，没有打断他，等他都说完了，才黯然叹了口气说：「无

论您多么爱我姐姐，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当时她还没有落人色魔的掌心……现

在，我想，您一定不会再喜欢她了！」

　　「谁说的？她就算遭受到凌辱，那也不是她的错啊，一点也不会影响我对她

的感情！」

　　阿威嘴里说着三流言情片的对白，表情、动作也配合得更加情深，就差没有

哽咽流泪了。

　　「真的吗？您真的不介意她被色魔蹂躏过？」石冰兰双眼发光，彷佛很是振

奋，「等将来我把姐姐救出来后，您还会像从前那样热烈的追求她，是吧？」

　　阿威连声称是，心中却仍然疑惑不定，猜不透这巨乳女警的用意。

　　「您再好好想一想，考虑清楚再回答我……您会向她求婚、并保证照顾她一

辈子吗？」

　　阿威用斩钉截铁的态度，再次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好极了！您果然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我没有看错您！」

　　石冰兰如释重负，满脸笑容，双眸神采飞扬。

　　阿威恍然说：「石队长，您是希望我……等香兰一被救出来，就马上向她求

婚？」

　　「是的……我知道这样私心太重了，可是……唉，我可怜的姐姐……她的肉

体和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只有来自真正爱她的男人的柔情和耐心，才能逐

渐抚平她的创伤……至少可以用事实告诉她，在爱人的心目中她并没有变成『残

花败柳』，所以才会立刻向她求婚……」

　　「呃……说得对！您放心好了，我只怕香兰不肯答应嫁给我，但无论如何，

我一定会努力用诚意感动她的！」

　　「谢谢！我真的要好好谢谢您……谢谢！」

　　石冰兰站起身，深深的鞠了个躬，一脸诚挚的神色。

　　阿威忙起身摇手：「石队长您太客气了，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

　　石冰兰打断了他，微微一笑：「别再叫我『石队长』了，太见外了！以后就

叫我『小冰』好了，姐姐也是这样叫我的！」

　　阿威心中砰的一跳。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巨乳女警如此亲热的对他说话。

之前在魔窟里，他不是轻薄的叫她「冰奴」，就是叫她「石大奶」，这两种称呼

虽然令他充满征服的快感，但都是他强加于对方的，一厢情愿的成份较多。而现

在，这女警却主动以「小冰」自居，就算是怀有其他目的，但至少表面上，这称

呼充满了一种「你情我愿」的暧昧情调。

　　「好啊，那我就不客气的叫你『小冰』了！」阿威嘿嘿一笑，「不过你也一

样，别老是『您』啊『您』的那么客套，就叫我……嗯……威哥好了！」

　　石冰兰一怔：「为什么是『威哥』？」

　　「因为我小名里有个『威』字，而且香兰她也是这样叫我的！」

　　阿威若无其事的说着，心里暗暗好笑。他没有忘记，这巨乳女警的屁股上，

被他烙了一个【威】字。在她心里，一定对这个字深恶痛绝，且看她如何应对这

个难题。

　　石冰兰咬了咬嘴唇，脸色一阵青一阵红，一时间有点茫然，暗想自己是否真

的弄错了。按理说，如果眼前这个人真是色魔的话，他应该尽力避免提到【威】

这个字才对，现在却反而主动提起，似乎一点也不害怕被怀疑。莫非，这只是个

巧合而已？

　　但这想法只是一闪念，就被石冰兰果断推翻了。

　　——不对，这只是色魔惯用的反向思维伎俩。正因为一般罪犯不敢这么做，

他才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企图动摇我的判断……

　　石冰兰在心里冷笑了一声，神色迅速恢复自如，口齿清晰的叫了一声：「威

哥！以后我姐姐就拜托你啦，只要她能幸福，小冰会永远感激你的！」

　　两人各怀鬼胎，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都尽力使自己显得亲切自然，视线

则全神贯注的观察着对方，想要发现若干蛛丝马迹来推测对方的心思。

　　「对了，小冰！」阿威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试探的问道：「听你刚才

的语气，你似乎很有把握能把你姐姐救出来？」

　　「嗯，我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但至少也有八、九分！」

　　石冰兰自信的笑了笑，但仿佛要保持神秘感似的，没有再说下去。

　　「是吗？太好了！」阿威表现出兴奋的模样，欢然说：「我真想马上就跟你

姐姐重逢……嗯，大概还要等多久呢？」

　　石冰兰还没回答，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她取出手机，按下接听键。

　　「喂，哪一位？」

　　电话那头似乎没有动静，石冰兰又「喂」了几声，仍是听不到任何声音。

　　阿威忙道：「这里讯号可能不太好……」

　　话音未落，石冰兰已随手切断了电话，耸了耸肩，示意这无关紧要，不必理

会。

　　两人正要继续聊下去，但手机铃声又响了。这次信号显然好了很多，石冰兰

才刚接听，一阵难听的嘿嘿笑声就从手机里传了出来。

　　阿威吃了一惊，下意识的朝石冰兰望去，只见这女警也是脸色陡变，惊愕的

朝自己望了一眼，失声道：「你……你是谁？」

　　「怎么了，冰奴？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嘶哑难听的话语声继续着，不仅震得石冰兰耳鼓嗡嗡直响，就连阿威都听得

一清二楚。

　　「真的是你，变态色魔！」

　　石冰兰霍然站起，面罩寒霜，口唇一个字一个字的迸出了这句话。

　　对方又嘿嘿笑了起来：「哈，亲爱的冰奴，你应该叫『主人』才对！」

　　阿威的大脑霎时一片混乱。太像了！这语气和这说话的方式，简直跟他自己

亲口说出来的一模一样！那种嘶哑难听的语音，也是他惯用变声器伪装后的声音

。可他本人明明坐在这里啊，那此刻正在打电话的人又是谁？是谁？

　　难道，在这片假货横行的神奇土地上，就连变态色魔都有了「冒牌者」？

　　「你永远不可能再听到我说这两个字了，永远！我也不再是你的奴隶！」

　　「别说的那么肯定，其实你心里在害怕……虽然你尽力压抑着心跳，可我完

全可以想像到，你现在已经激动得坐立不安了，身体在发颤，丰满的胸部也在剧

烈起伏……」

　　阿威暗暗吃惊，因为石冰兰此刻的情形正是如此，就跟被魔咒附体似的，与

电话中声音所说的如出一辙。

　　石冰兰显然相当地骇异，突然咳嗽一声，冲着阿威连连比划着手势。

　　阿威马上看懂了她的要求，虽然不明白用意何在，但还是起身照办，迅速将

灯光全部熄灭了。

　　客厅里顿时陷入一片漆黑。

　　「我也可以想像到，真正害怕的其实是你自己！」只听石冰兰似乎镇定了下

来，用嘲笑的口吻说，「难道你的胆量真的退化了？只敢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电

话来骚扰我，就不敢当面来调教我这个所谓的『性奴』？」

　　虽然阿威什么也看不见，但却能感觉到石冰兰正一边说话、一边悄无声息的

挨到了窗户边。那是唯一面向街边的窗户。只听「吱呀」一声被推开了一条缝，

隐约有星光漏进来，能看到她模糊的影子正在向外探头探脑。

　　阿威恍然大悟，看来这女警是在怀疑对面有人用高倍望远镜观察这里，所以

才能将她的动作举止说得丝毫不差。

　　「我不着急，反正你迟早会重新体验到被调教的滋味的！」那嘶哑的男人嗓

音笑的更是得意了，语气也越发轻薄，「除非你急着想被我调教，否则这个游戏

我们大可以慢慢玩下去！」

　　阿威听到这里惊异更甚，这个人连口吻都跟自己所差无几。当然，细微处还

是有很多不同，但已经足以令人一时间难分真假了。

　　「呵，你说对了，我就是急着想被人调教！」

　　石冰兰赌气似的大声回答了一句，同时随手关紧了窗户，显然并未发现外面

有任何人窥视。

　　紧接着，她的声音突然柔和了起来，犹如沉浸在梦幻中。

　　「我的身体很空虚、很寂寞，很怀念过去那段时光，每天都能享受到兴奋的

感觉……真是矛盾呀，我一方面恨不得杀了你，一方面又软弱的想向你投降。然

而你这个所谓的主人却迟迟不肯出现……不过也没关系，我会去寻找一个真正强

而有力的、能征服我的男人，来代替你做我的『主人』的！」

　　阿威目瞪口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一向注重形象、不肯示弱的

骄傲女警，居然会亲口说出这种话来！虽然之前在魔窟里，她连更加丢脸十倍的

话都说过，但那毕竟是在身不由己的状态下，自从她逃离魔窟后，经过一番休养

，现在看起来已完全恢复成过去的那个『第一警花』了，按理说，她就算生理和

心理上再怎么渴望被调教，口头上也绝不会承认的。

　　然而她偏偏一口承认了，而且连「主人」都叫了出来。

　　「别作梦了，傻女人！」电话那头的声音仍在继续，「你不可能找到比我更

称职、更能满足你的主人的！」

　　「如果我能找到呢？」

　　「那我就放了你姐姐，而且投案自首！」

　　「好……一言为定！」

　　电话挂断了。石冰兰轻轻吁了口气，好半晌都没做声。

　　阿威干咳一声，悄声问道：「现在，我可以开灯了吧？」

　　「不！别开灯！也别说话，我想静一静！」

　　黑暗中听来，石冰兰的声音仿佛带着羞愧、焦躁、懊恼和无奈，急促的呼吸

声清晰可闻，可见她心中是多么的难以平静。

　　「这是何必呢？小冰，我知道你刚才说那些话是迫不得已的，但你根本不必

要羞于见人！」

　　阿威一边说，一边凭着隐约的直觉，一步步向石冰兰靠近。

　　这话似乎拆穿了石冰兰的心事，她提高了嗓音怒斥：「够了，你别说了行不

行！」

　　话音未落，阿威猛然胸前一紧，已被对方抓住了衣领向前扯去。

　　他本能的就想闪躲挣脱，但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醒悟到这有可能是对方又

一次的试探，目的是想检验出自己的身手究竟如何。

　　于是他放松了四肢力气，惊叫一声，整个人被拉扯的失去平衡，重重的撞在

了旁边的墙壁上，接着手臂已被反扭到了身后。

　　「什么叫羞于见人？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自作聪明！」

　　伴随着喝叱声，阿威感觉到手臂骨骼痛得几欲裂开，可见这女警是用足了全

力，假如他不奋力反击挣脱的话，搞不好臂骨随时都会折断。

　　然而阿威却咬紧了牙关硬是强撑了下来，当然他表面上还是装出剧烈挣扎的

模样，嘴里也悲惨的连连呼痛。

　　「我……啊呦……我把你……当成妹妹……啊呦啊呦……只是关心你……而

已……」

　　断断续续说完这句话，就在阿威几乎就要熬不住的刹那，所有的力量突然消

失了，手臂也立刻恢复了自由。

　　他如释重负的转过身来，背靠墙壁不停的喘息着，用另一只手按摩着几乎被

扭伤的臂骨部位。

　　「对不起，威哥……」幽幽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我现在心里很乱，自己都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阿威苦笑了一声：「没关系啦，我知道你不是有心的！」

　　「嗯，我弄伤了你吗？很痛是不是？」

　　「还好啦，只是一点点小痛……不过要是你姐姐在的话，我会很高兴的说，

我又找到理由到医院追求她了！」

　　阿威随口调侃着，这几句话才说到一半时，蓦地感到左边脸颊像被蚊虫叮了

一口，痒痒的很是不舒服。他忙歪着脑袋，在衣领上擦了几下止痒。

　　石冰兰噗哧一笑，彷佛被逗乐了似的，声音里也带着笑意：「威哥你别取笑

我啦！唉，我刚才出手确实太重了。要是将来让姐姐知道了，她可饶不了我！」

　　「这点不用担心，我绝不会告诉香兰的……」

　　阿威拍着胸脯保证，正要再说点什么，突然右边脸颊上又是一痒。他随手扬

起右掌，在痒处拍了一记，发出清脆的掌击声。

　　石冰兰被声音惊动了：「怎么了？你干嘛打自己啊？」

　　「没事，没事，脸上觉得痒，可能是有蚊子！」

　　阿威说着，手指又抓了两下，心里隐约有种不对劲的感觉，但一时也无暇去

细想，只是本能的觉得，不应该再待在黑暗中了。

　　「我想擦一点风油精，现在可以开灯了吗？」

　　「嗯，开吧！」

　　于是灯很快打开了，室内重现光明。

　　阿威揉了揉双眼，努力适应了灯光后，第一眼就瞥向石冰兰。只见这女警神

色关心的望着自己，脸上并无丝毫敌意，反而显得有些欣喜和如释重负的模样。

　　「就算有蚊子，也别打得那么重呀。刚才吓了我一跳！」

　　石冰兰微笑着走上前，语声温柔，甚至还带一点嗔怪的味道。看得出来，她

的态度明显亲切多了。

　　——这是否意味着她已经完全相信我了，不再怀疑我是色魔了？

　　阿威心里这样想着，又抬起眼，仔细观察着石冰兰的表情。

　　明亮的灯光下，他忽然发现这女警的鼻梁上有一丝很淡的印痕，仿佛被什么

东西划过一样。

　　阿威心念电转，猛然出了一身冷汗。

　　——这……这是眼镜留下的痕迹啊！对了……是红外线夜视镜！她刚才一定

戴着它！

　　阿威自己就有一个高价买来的红外线夜视镜，半年多前在孙家村的废弃仓库

里，他正是靠着这玩意，在黑漆漆的环境中成功捕获巨乳女警的！

　　——妈的，这个狡猾的冰奴！她故意叫我关灯，然后趁黑从衣袋里摸出夜视

镜戴上，暗中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黑暗中人最容易放松警惕、得意忘形，要是

我刚才露出丝毫马脚，就都逃不出她的法眼了！

　　阿威霎时间心惊肉跳，忙掩饰的转过身，走到角落拉开一个抽屉，假装寻找

着风油精，生怕被石冰兰注意到自己的失态。

　　更多的念头纷纷冒出。他一下子醒悟到，这一切都是策划好的，之所以要关

灯，除了方便暗中观察外，石冰兰主要的目的是验证他脸上到底有没有戴面具！

　　这巨乳女警想必早已查过了相关资料，知道即便是再轻巧精致的面具，哪怕

薄得像一层肌肤，虽然外人丝毫看不出真伪，但假的就是假的，这层「肌肤」本

身是没有触感的，不可能把痛、痒、舒服等感觉传给里面真正的脸颊。

　　——刚才肯定是有什么丝状物体轻轻扫过来，我才会那么痒的……啧啧，真

是好险！假如我刚才毫无反应的话，就等于招供自己脸上的确戴着面具了！

　　阿威暗叫惭愧，原本他无法逃过这一劫的，但幸好天意还是站在他这边……

也幸好，夜视镜比一般眼镜沉重的多，因此尽管石冰兰只稍微戴上片刻，但已经

不知不觉在鼻梁留下了印痕，才使他及时察觉并有了防备……

　　风油精找到了。阿威一边胡乱往脸上抹着，一边装作若无其事的转回身来，

望着石冰兰问道：「刚才打电话来的那个……你确定就是色魔吗？」

　　「嗯，应该可以确定。」

　　阿威心中冷笑着，双眼却挤出浓厚的忧虑悲伤之色，黯然说：「香兰落在这

种变态色情狂的手里，不知道还要遭受多少残酷的折磨……唉，我真是太没用了

！这些天我经常都在懊悔，为什么当初没有报读警校呢？要是我也是个警察的话

，现在就可以和你并肩作战，早点把香兰救出来了！」

　　「谢谢你，威哥！有你这份心意的支持，我相信很快就能抓到色魔的！」

　　石冰兰说着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显然是准备告辞了。

　　「好，我等你的好消息。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尽管吩咐，我一定全

力以赴、义不容辞！」

　　阿威也做出了送客的姿态，不料这句慷慨激昂的话才刚说出口，石冰兰突然

停下了脚步，回过头若有所思的凝视着他。

　　「嗯，你……真的愿意帮忙吗？」

　　「当然愿意！」

　　阿威用力的点了点头，心中却惴惴不安，不清楚对方又在打什么主意了。

　　「好，威哥你不是外人，那我就直说了！」石冰兰停顿了一下，神色严肃的

说：「刚才的电话想必你也听到了。色魔是非常狡猾的罪犯，他在暗，我在明。

他绝不会轻易送上门来的，一般的诱饵对他也根本不管用，几乎可以肯定会被他

看穿！」

　　「唉，那怎么办好呢？」阿威只好继续扮出忧心忡忡的模样说：「难道色魔

就永远不会落网，香兰也永远不可能救出来吗？」

　　「那倒未必。只要能抓住色魔心理上的弱点，就能让他明知是诱饵，也不得

不一口吞进去！」

　　「啊？是什么弱点？快说快说！」

　　阿威好奇的催促道，这次倒不是假装的了。他是真的想弄清楚，在这女警心

中自己究竟有何弱点。

　　「最大的弱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太想征服我了！他对我有一种强烈到变态

的独占欲，在囚禁我的那段时间，他日以继夜的折磨着我，想把我调教成最驯服

的『性奴』，从肉体到心灵都臣服于他这个『主人』，而他也几乎成功了……」

　　阿威边听边留意着石冰兰的表情，只见她平静如水，就像诉说一件与己无关

的事一样，没有任何扭捏和顾虑，只是在嘴角边挂着一丝讽刺的笑容。

　　「小冰，我不是很懂。」阿威小心翼翼的问道：「你所谓的『成功』，意思

是？」

　　「我老实说吧，我的确已经被调教出了受虐的倾向？尽管我心中痛恨这种行

为，可是我的身体很多时候已经不受理智的控制，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欲

望汹涌的弥漫上来，那种感觉，没有体验过的人是永远无法了解的，简直就像毒

瘾发作一样的痛苦……所以我承认，在这一点上，色魔确实赢了！」

　　石冰兰说到这里，清澈的眸子里终于露出了迷惘、软弱的神色，但只是一刹

那，就又马上恢复了坚强冷静。

　　「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就非要认他当主人不可！」她望着阿威，意味深

长的微笑说：「威哥你说，要是色魔突然发现，他千辛万苦才调教出了一个满意

的性奴，然而这个性奴却认了另外一个男人做『主人』，他所有的努力全部付诸

东流，只不过是在白白的为旁人做嫁衣……你说到那时候，色魔会是怎样一种反

应呢？」

　　阿威忍不住变色，心中既惊且怒。刚才电话里，石冰兰就声称要找一个新的

「主人」，当时他并未在意，心想那不过是说说而已罢了，谁知现在看来，这巨

乳女警竟真的准备以此作为武器，来逼迫他现身出来！

　　假如他拒绝上钩，那她就会索性假戏真做，当真去做旁人的「性奴」——她

清楚，色魔是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所以就算明知是个陷阱，也只有一头栽

下去了。

　　「小冰你千万别作傻事呀！你这是在玩火自焚！」阿威有气无力的劝说着，

「要是香兰知道，你这样子牺牲自己去营救她，她一定不会同意的！」

　　「不会啦，这不算什么牺牲。」石冰兰淡淡的说：「我刚才已经说了，色魔

对我的调教十分成功，害的我现在无论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的的确确在渴望着

一个『主人』！」

　　阿威啼笑皆非，这下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了。

　　「可是小冰，你忘记了一点！」他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个好主意，「你说

过色魔是个独占欲很强的人，万一他勃然大怒，对你所谓的新『主人』下毒手怎

么办？就算你们警方会贴身保护这个人，但这种做法是使一个无辜之人随时处于

危险中，我觉得很不妥！」

　　「你说的很对，这些其实我都想过了，所以我刚才会非常、非常的犹豫，不

知道是否真的应该请你帮忙……」

　　阿威听出了言外之意，失声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要我……我来……」

　　「嗯，我希望威哥你来扮演我的新『主人』！」

　　石冰兰的声音很平静，但听在阿威的耳中却如一声惊雷，令他差点跳起来。

　　这巨乳女警被囚禁于魔窟时，就已经被迫叫过他「主人」了，但他仍然不满

足，他一直希望有一天，能让她在拥有自由之身时，也心甘情愿的这么称呼他！

原本以为实现这个目标极其艰难，想不到此时此刻，这女警竟自己提了出来！而

且神态坦然，完全没有勉强之色。

　　这原本正是阿威想要的结果，但不知怎的，他却反而感到一阵心惊肉跳，迟

疑着不敢答应。

　　「唉，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一定觉得我太自私了。」只听石冰兰的声音继

续传来，「你大概在心里质问，为什么我不叫我先生来承担这个重任，莫非是怕

他遇险，所以才叫你来当替死鬼吗？」

　　「呃……我没有这么想……我猜，苏先生一定不肯你去承受这种屈辱，更何

况以他的身分，色魔也不会相信的……」

　　「是这样……我也有想过找其他人，包括我手下的警员，可是他们当中很可

能有色魔安插的内奸……我想来想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让我百分百信任，除了

你！」

　　「为什么？我们只见过几次面而已啊．」

　　「一次就够了！」石冰兰柔声说：「那次在孙德富宅第里，你不顾生命危险

的掩护我，用事实证明了你绝不是坏人。」

　　阿威含糊的「嗯」了一声，实在判断不出对方这话是否真心。

　　「我想，你这么爱姐姐，一定愿意和我一起冒险救她……但我不想勉强你，

如果你现在反悔了、不肯帮我，我完全理解，绝对不会怪你的，将来也还是一样

衷心感谢你，支持你和姐姐白头偕老！」

　　阿威突然发现，这女警是真的变了，变得比过去更成熟、更善于不动声色的

「撒谎」，令他再也无法稳稳就「吃定」她了。

　　「为了香兰，我愿意冒险，绝不后悔！」

　　阿威骑虎难下，也只好继续拍着胸膛，把戏演下去了。

　　「谢谢，我真的要代替姐姐，谢谢威哥你的勇气，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石冰兰郑重其事的说着，弯下腰，深深地向阿威鞠了个躬。

　　「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啦。小冰你快告诉我，从现在起我应该怎么做吧！」

　　石冰兰抿嘴一笑：「威哥，我打个比喻，你别介意。假如啊，我是说假如，

假如你就是色魔的话，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你亲手培训的性奴已经认了新主人

呢？」

　　阿威暗叫厉害，这女警明显是把球踢给自己，以便「后发制人」。他沉吟了

一下，谨慎的答道：「这个嘛，俗话说『眼见为实』，当然是要亲眼看到女方心

甘情愿的接受男方调教，才能真的相信吧！」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石冰兰面色平静，出语却极其惊人，「既然咱

们的看法不谋而合，那么事不宜迟，现在就开始吧。」

　　阿威愕然：「开始……什么？」

　　「开始表演『女方心甘情愿接受男方调教』的过程啊！」

　　「啊？可是，表演给谁看呢？」阿威结结巴巴的说：「色魔他……他又不在

这里，看不到的！」

　　「那还不简单？我们把过程拍摄下来，再播放给他看就是了！」

　　「什么？拍摄下来？」

　　「对！不瞒你说，关于色魔的真正身分，我已经有好几个怀疑的对象了，只

是苦无证据，也无法确认究竟是哪一个。但不要紧，我们把调教的过程拍摄下来

，同时寄给他们看，那个真正的色魔一定会勃然大怒，按捺不住的采取报复行动

，我们就有机会抓住他了！」

　　阿威心中连声冷笑，一点也不相信这女警煞有介事的话语，但又想不出理由

来反驳她。

　　「呃，听起来是个好办法……但直接寄出拍摄录影会不会太露痕迹了，对方

一看就猜到是个陷阱呢？」

　　「当然不会直接寄出，我会用间接的方式，让他们自以为是凑巧看到的！这

一点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石冰兰侃侃而谈、步步紧逼，丝毫也不给阿威仔细考虑的时间。

　　「好啦，威哥！姐姐还等着我们救她呢，我们还是赶紧开始吧，你这里有摄

影机吗？」

　　到此地步，阿威已是骑虎难下，只得回卧室取来了，一台小型数码相机。

　　「这个也可以当摄影机用的，我换了一个容量很大的储存卡，足够录半小时

了！」

　　「半小时差不多了，我想关键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是否逼真。」

　　「逼真？我……我恐怕做不到……」阿威一副惶恐不安的模样，「小冰，我

还是觉得……这么做很不妥，就算能救出香兰，她将来知道了也会责备我的！」

　　「别担心，我不会告诉姐姐的。这是我们俩之间的小秘密！」

　　石冰兰脱口而出的说，然后仿佛猛然发现这句话有语病，俏脸泛起了红晕，

使她看上去平添了一丝妩媚的味道。

　　假如她这是在演戏的话，那绝对已经做到了「逼真」，伪装、应对手段的进

步更是惊人。至少半年前的那个『Ｆ市第一警花』，就绝不可能做到。

　　阿威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好吧，小冰。我愿意全力配合你。你说吧，要

我怎么做？」

　　石冰兰双眸闪过狡黠、嘲弄之色：「威哥不如先告诉我，你所理解的ＳＭ是

什么一个概念？你知道的调教性奴方式又有哪些？」

　　「这个……这个……ＳＭ应该是种性变态行为，施虐的一方必须通过凌辱、

折磨、被虐方才能获得性快感……至于方式嘛，我只看过一些日本ＡＶ，应该是

捆绑、电击、剃毛、鞭打、浣肠这几种最常见……」

　　「这样啊，那威哥你就从这几种方式中，选一种用到我身上吧。」

　　石冰兰的声音十分冷静，就像在说一件与她毫无关系的事。

　　「不不，这怎么行？太委屈你了……」阿威连忙大摇其头，「再说，我这里

也没有那些ＳＭ道具……」

　　「缺什么？你列个清单，我们现在去买就是了。这时候很多夜店还没有关门

呢！」

　　「啊……但我从没用过那些下流玩意，就算买来也不会用……」

　　「不会可以学嘛。实在不行，多录制几次就好啦！」

　　石冰兰轻描淡写的说，仿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两人此刻扮演的角色完全错

乱了，原本渴望施虐的「主人」，现在是拚命拒绝调教对方：而原本死也不肯接

受屈辱的「性奴」，现在却极力邀请对方来调教自己。

　　阿威心中涌起荒谬绝伦的感觉，但同时也洞悉了对手的用意——这女警为了

查证他是否就是色魔，竟不惜以肉体作为工具，牺牲自己的尊严。由于她在魔窟

里尝遍所有这些花样，对于色魔施虐的手法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一旦让她

重新体验到，相信马上就会认出来。

　　「喂，你刚才明明答应我，一切听我安排的。」石冰兰嗔怪的说：「我一个

女人都不怕，你堂堂男子汉哪来的那么多顾虑啊？难道你真的这么胆小吗？」

　　她边说，边挑衅般挺起高耸的胸部，深深吸了口气，那对丰满到极点的乳房

仿佛应声弹了出来似的，将原本就夸张鼓起的警服撑的又向前挺进了数寸，看上

去令人鼻血狂喷。

　　阿威贪婪的咽了口口水，强迫自己立刻移开视线，以免露出马脚。

　　但当他的目光无意中望见她的脸时，却突然发现，那双清澈的眸子里带着一

种讥诮和鄙视的表情，仿佛在说：「我早知道你不敢应战的！胆小鬼，你果然不

敢！」

　　好胜心一下子涌遍全身，阿威豁出去了。他暗想：反正这女警是非试探自己

不可的，推托得了一时，也推托不了一世。

　　「小冰你说的对，我的确不应该有顾虑的……嘿，你等一下，我这就去拿工

具。」

　　石冰兰听到「工具」两个字，精神霎时一振，脸色在苍白中透出了红潮，仿

佛有些兴奋，也有些紧张。

　　不到片刻，阿威回到了客厅，手里却并未拿着任何工具，只抱着一台手提电

脑，以及一捆粗糙的麻绳。

　　石冰兰略有些失望。在她遭受过的所有折磨中，捆绑是最少用的一种，而且

只有在刚被俘的前期，印象相对来说最模糊。

　　但她并未表露出来，淡淡说：「要玩捆绑？这可是一种技术活哦，听说在日

本，只有专门接受过培训的绳技师，才能绑出完美的受虐姿态。」

　　「我没有那个本事，只能照样学样，尽力而为吧！」

　　阿威说着打开电脑，插入无线网卡，辟里啪啦的敲打着键盘，很快就搜索到

了一大堆标明【蛇缚】、【龙缚】、【日式捆绑】的网站，里面有各种各样、五

花八门的捆绑方式介绍，并附有详尽的图片和视频。

　　石冰兰微微变色。很明显的，眼前这个男人打算全部按照网站的【教程】来

操作，这将更增加了辨认的难度，无法判断他究竟是本身就掌握这种技能呢，还

是临时模仿、照办的结果。

　　她只能安慰自己，就算手法、方式上看不出究竟来，但如对方真是个第一次

做这种勾当的新手，必定会又尴尬、又紧张、缩手缩脚、战战兢兢的不敢放肆，

如果是变态色魔，无论再怎么伪装善类，细微之处总还是有区别的。

　　想到这里，石冰兰又坦然了，走过去拿起数码相机，调试了一下，将之摆放

在茶几上，校对好了一个最佳的拍摄角度。

　　「准备好了吗？」

　　她转头问道，神色冷静如常，那种眼神和气势，一点也不像一个准备接受屈

辱调教的性奴。

　　但阿威却没有看她，双眼只顾盯着电脑萤幕，干咳了一声说：「嗯，我想选

一种捆绑的方式……你看，这个如何？」

　　石冰兰顺着他的手指，瞥了一眼电脑萤幕里的示范图，然后点了点头，闭上

眼睛，将双臂伸到了背后，小臂紧紧贴着身躯，两手互握着手肘。

　　这是一个典型的做好准备接受捆绑、调教的姿势。

　　两个月前，她在魔窟里也曾多次摆过类似的姿势，但那时她披枷戴锁加赤身

裸体，面对横暴本就无力反抗。而此刻她却人格独立、手足自由，身上穿着整齐

威严的警服，腰间还配着枪，只要她不愿意，根本就不可能强迫的了她。

　　然而她却偏偏摆出了一副完全顺从、任凭支配的态度，这本身就足以形成极

大的诱惑，令人油然兴起想要征服她的渴望。

　　阿威热血上涌，心脏砰砰跳动起来。他拿起麻绳解开，一步步走到了石冰兰

身后。

　　「小冰，得罪啦！」

　　他假惺惺的说着，手中的麻绳已轻轻套住了石冰兰的手腕，来回缠绕了四、

五圈，将她的双臂牢牢反绑了起来。

　　石冰兰丝毫没有反抗，也没有吭声，双眼也仍是闭着，俏脸平静如水，彷佛

被绑的不是她的手臂。

　　阿威无声的吁了口气，之前他原本有些怀疑，对方是否是在用『苦肉计』。

但现在他确定，至少在这一刻，自己是安全的。这女警的双臂已经被牢牢绑住，

绝不可能突然拔枪出来，藉口遭到袭击而逮捕自己了。

　　「小冰你会不会很痛？」他试探的问道，「要不要我把绳子放松一些？」

　　「你不要管我会不会痛，做好你应该做的就是了，还有，别忘了已经开始了

拍摄了，你如果还是这么小心翼翼，任谁都能看出你在怕我，怎么可能相信你我

是主奴呢？」

　　「呵呵，你毕竟是警察啊，我怎么可能不怕你……不过你放心，我刚才突然

想起来，只要我多喝点酒，一有醉意就什么也不怕了！」

　　说完，脚步声就远去了。

　　石冰兰诧异的睁开眼，就见阿威正从柜子里取出了一瓶白酒，打开，仰脖子

咕噜噜一饮而尽。

　　放下瓶子，这男人的嘴角不断流出酒液，双目也迅速变得通红。

　　「我……我不怕你了，嘿嘿……」

　　阿威喷着酒气，将三分酒意夸大成了十分，摇摇晃晃的走回石冰兰身后，直

勾勾的盯着她成熟惹火的胴体。

　　由于双臂被反绑，那对丰硕无比的大奶子更加醒目、挺耸了，随着呼吸平稳

而轻微的起伏着，包裹在紧绷的警服里显得格外诱人。

　　——哈，好久没有亲手将这对大咪咪绑起来了……今晚，就让我先重温一下

这种无与伦比的刺激感觉吧……

　　或许是酒精真的起了作用，这一瞬间，阿威的脑子里已再没有其他念头。他

嘿嘿一笑，伸手抓起剩下的麻绳，由石冰兰的背部继续向上拉扯，先是横向环绕

着她的肩膀和上臂，交缠多圈之后再反向拉扯回来，勾住捆绑着双臂的部份，牢

牢的打了个结。

　　这样一来，这女警的上身已经被五花大绑了起来，而麻绳仍剩下长达数米，

并且绳索的高度正好延伸到了那对极其丰满的乳房上方……

第５７章　发现破绽

　　就在这同一时刻，苏忠平正拿起手机，拇指按在拨出键上，迟疑着要不要按

下去。

　　妻子跟那个危险的男人单独相处，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虽然约定的时间还没到，但随着光阴一分一秒流逝，苏忠平越来越是焦虑不

安，真想立刻打通妻子的手机，确定她真的没事才能放心。

　　然而，想到妻子临走前的千叮万嘱，他犹豫良久后，还是缓缓松开手指，收

起了手机。

　　手指无意中碰到口袋里的一个小硬物，那是个精巧的变声器。苏忠平将之取

出，一抛一抛的把玩着，心中一阵苦笑。

　　半个多小时前，他按照事先与妻子商量好的计划，找了个公用电话亭，用变

声器伪装了声音，扮成色魔煞有介事的与妻子进行了那番对话。

　　这么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在那个疑似色魔的男人面前故布疑阵，令其摸不

着头绪，同时也方便妻子暗中展开调查行动。

　　由于夫妻俩都曾多次接过色魔的电话，还一起被他囚禁过，对这个魔鬼说话

的声调、语气都十分熟悉，因此对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当然，一开始模仿色魔

说话时，苏忠平的心里实在很别扭，也颇有种自找屈辱的悲哀感，但多说几句之

后，他的口齿逐渐流利了起来，心中更莫名的泛起了一股罪恶的悸动。

　　——冰奴！

　　这个下流、邪恶的称呼，苏忠平原本恨之入骨，但当他自己也亲口叫出这两

个字时，不知怎的，一种异样的感觉霎时涌遍全身。

　　这一瞬间，他忽然隐约的体会到，为什么色魔会那么狂热的、变态的想要调

教妻子！是啊，别人眼中威严而骄傲的『Ｆ市第一警花』、开口闭口都恭恭敬敬

的称呼「石队长」、「石警官」，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女神，老子却偏偏敢叫她

「冰奴」，那种独特的征服感真是比什么都强烈，就连身为她丈夫的身分跟这个

一比，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苏忠平忍不住有些心酸。他清楚就算将来能抓住、击毙色魔，自己也不过是

恢复丈夫的地位而已，永远也不可能像色魔这样，随心所欲的、轻薄的以『冰奴

』称呼妻子。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邪恶也就更加滋长了。苏忠平脱口而出的又叫了好几声

『冰奴』，仿佛赌气似的，想要利用这唯一的机会过过嘴瘾。

　　——我不着急，反正你迟早会重新体验到被调教的滋味的！

　　这句话说出来的同时，苏忠平的脑子里情不自禁的出现了一幅画面，赤身裸

体的妻子胀红着俏脸，跪在色魔脚边，袒露着一对丰满的巨乳屈辱的接受着种种

调教……

　　这时的怒火更加旺盛了，同时还有一股浓浓的醋意。

　　——凭什么？我这个做丈夫的，就连看一眼、摸一下她的奶子都那么困难，

而色魔却可以酣畅淋漓的尽情玩弄……

　　邪恶的悸动霎时衰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剧烈的痛苦，如钢针般扎着苏忠平的

心脏。

　　好不容易，整个对话顺利完成了。他关掉手机，颓然坐到，几乎虚脱了。

　　在痛苦中沉浸了好一阵，苏忠平才强迫自己抛开这些念头，转而想起其他事

来。

　　除了担心妻子安危外，他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妻子至今没有堕胎的原因，真

的是因为技术问题呢，还是如色魔所说，是她根本就不想堕胎？

　　协和医院就在眼前，妇产科医生也联系好了，正在值班室里等他。由于托了

熟人的关系，只要以家属的身分来查问妻子身体的状况，马上就可以知道真相究

竟如何了。

　　问题是，有没有勇气去面对真相？

　　苏忠平心烦意乱，踌躇不定了很久后，突然从钱包里掏出了一个硬币。

　　他闭上眼，将硬币高高抛起，随即便听到清脆的金属落地声。

　　几秒钟后他睁开眼，看了一眼硬币，发出一声苦笑，一脚将硬币踢出老远，

接着大步朝协和医院奔去。

　 ＊＊＊　　　　＊＊＊　　　　＊＊＊　　　　＊＊＊

　　晚上十点，月明星稀。

　　警车在道路上无声的行驶着，速度适中，没有开警笛。

　　石冰兰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整理着略有些散乱的额前秀发，双眉紧蹙，苍

白的脸色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憔悴。

　　尽管手足已经恢复自由很久了，可是全身上下仍残留着火辣辣的疼痛感，仿

佛那粗糙的麻绳依然绑在胴体上似的，尤其是胸部，由于被捆绑过久，到现在血

液都还没有完全流通，麻木得几乎失去了知觉，令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那

两颗沉甸甸肉团不复存在后的轻松。

　　——变态！这家伙即便真的不是色魔，也是个贪婪好色、不正常的变态！

　　石冰麓在心里恨恨的想着，整理秀鬟的右手转而按在胸前，轻轻按摩了好一

阵，麻木的感觉才逐渐减轻。

　　虽然，刚才在捆绑的全过程中，是她自己不断提醒、反覆要求对方「不要手

下留情」，但是，一个正常的、心地善良的男人，看到她在绳索下痛苦颤动的样

子，总会有起码的怜惜和同情心吧．按理说，还是应该会不忍下手，暗中留有余

力才对。

　　但那个小名叫「阿威」的男人，显然却并非如此。或许是太过「入戏」，或

许是天性本就具有一定的ＳＭ嗜好……总之，石冰兰可以看得出，他从头到尾都

在享受着捆绑的乐趣，丝毫也没有紧张、惶恐、生怕弄痛自己的歉疚，尽管他伪

装得十分小心翼翼、十分尊重自己，但他时不时流露的兴奋目光，已经将他的内

心暴露无遗。

　　然而，仅仅凭藉这一点，并不能证明此人就是色魔．充其量，只能证明他是

个口是心非、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或者可以说，他的确是头饥渴的色狼，但是不

是那个满手鲜血、邪恶之极的变态色魔，则仍难以判断。

　　毕竟，之前在黑暗中做的那个「测试」，几乎已经可以排除此人的嫌疑了，

至少可以肯定，他脸上应该没有戴面具。

　　石冰兰曾经请教过警局里的专家，要如何才能辨别一个人脸上是否戴着精巧

的人皮面具。得到的回答是，由于现代科技越来越进步，面具已制作的越来越逼

真、轻薄而贴肉，单凭肉眼很难辨别的出来。不仅如此，就算当真伸手去对方脸

上摸索，也未必就能马上撕下一层面具来。很多时候必须先抹上特殊的药水，才

能使那薄薄的面具得以剥离。

　　——这么复杂啊？就没有简单、迅速的办法能判断一个大概的吗？

　　——有。不管面具做的多么薄，以目前的技术来说，还不可能变成肌体的一

部分，更不可能把外界的刺激传递给脸颊，所以，你只要能想办法测试一下，对

方的那张脸皮对轻微的接触究竟有没有感觉，就知道是真还是假了。

　　于是，刚才在漆黑的客厅里，石冰兰拔下了自己的两根头发，借助红外线夜

视镜，悄无声息的伸臂凑近阿威，用发梢轻触他的脸颊。

　　结果却出乎意料，阿威竟然能条件反射般痒了起来，而且两次抓痒的部位丝

毫不差，跟正常人的脸皮似乎并无两样。

　　石冰兰大失所望，几乎怀疑这家伙是否戴了什么微型「夜视」眼镜，能看到

自己正在测试他……或者，是他的直觉太过敏锐，能够从轻微的风声中，察觉自

己的手腕接近了他……再不然，就是这种技术最近突飞猛进，已经可以通过生物

电流等方式，将触感传递给了皮肤……

　　最后这种解释听来还是蛮合理的，石冰兰清楚的记得，专家说的只是「以目

前的技术」面言如何如何，并不排除将来有可能发明出更先进的面具。或许这个

「将来」提早到来了，专家还没能留意到，色魔就已经先行使用了，这也不是没

有可能的事！

　　她暗下决心，要再循其他途径，对眼前这个男人进行测试。

　　本来最科学的测试办法，就是用腹中的胎儿来检验。虽然还没生产下来，但

只要以羊膜穿刺技术验证ＤＮＡ，仍可以查出这个孽种是否就是阿威留下的。不

过以目前国内的技术，这个检测最快也要好几天才能知道结果。对方若提前察觉

不妙逃之夭夭，一切就都太迟了！而他逃走之前姐姐必定将惨遭毒手。

　　在这样的情形下，以身体作为原始武器，设计来诱使色魔自己露出马脚，就

成了唯一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但是暂时，除了可以肯定双方的个头、骨架几乎一样外，还没有任何收获。

除非能让色魔脱光衣服——毕竟在魔窟里，她几乎天天面对的都是色魔那丑恶的

躯体，虽然当时她厌憎得根本不想多看，但总还是留有比较深刻的印象。

　　不过，这男人刚刚才做过抽脂手术，上半身肯定多了许多凹凸不平的疤痕，

皮肤也必然随之松弛，整体的观感一定「面目全非」了，恐怕已不太靠的住。所

以唯一剩下能提供关键性证据的，就只有那根犯下严重罪行的「肉棒」了！

　　那是石冰兰被迫用手爱抚过、用双唇亲吻过、用香舌舔吸过、用丰满乳房夹

过、用阴道迎合过……几乎全身都曾屈辱的服侍过的粗大武器！特别是被迫「乳

交」的时候，她每次都清清楚楚的看到，那玩意是如何在自己深深的乳沟里耀武

扬威、直到最后射精的，对它的每一个细节，她都记忆犹新，甚至连上面布满的

青筋是如何纵横交错的，都可以在脑海中丝毫不差的描绘出来。

　　石冰兰确信，无论过了多久，无论何时，只要她重新目睹到那根罪恶武器，

就一定能马上认出来。

　　因此，她刚才有好几次忍不住偷眼瞄向阿威的下体，盼望他能够脱裤亮相，

让自己一睹庐山真面目。当然她心里也清楚，正如她想看到对方毫无遮掩的性器

官一样，对方脑子里也在垂涎着自己赤身裸体张开双腿的模样，不管他是不是色

魔，这种雄性的动物本能都是差不多的。如果可能的话，她甚至愿意「交换」，

只是这话无法说出口罢了。

　　而对方的克制能力也比石冰兰想像中更强，当他用绳索将她的手足缚住，令

她完全失去了反抗力后，居然也没有迫不及待的「原形毕露」，而那个时候只要

他邪念横生，是可以毫不费劲的将她剥光的。但他却偏偏没有这么做，反而自始

至终都让警服完整的穿在她身上。

　　至于接下来的正式捆绑，这男人的举动也相当正常，一边看着电脑萤幕，一

边用绳索在石冰兰身上依样画葫芦，还不时用眼神询问她是否疼痛、是否要停止

，表现的十足像个正在与「爱奴」玩ＳＭ游戏的「主人」，既满足了欲望，又让

「爱奴」感受到他的体贴。

　　如此这般折腾了足足半小时，直到捆绑完毕、整个「游戏」结束了，石冰兰

仍是一无所获。这次牺牲换来的，似乎只是全身被束缚的痛楚不堪、以及白白满

足了对方的淫欲. 但是她却并不气馁，惨白的俏脸甚至犹带微笑，说了几句感谢

的话，拿走相机里的记忆卡后就告辞离开了。

　　下楼一坐进警车，石冰兰的笑容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思的表情。

　　——刚才那家伙捆绑我的时候，似乎在某一刹那、有某个动作很不对劲……

奇怪，到底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呢？我现在居然想不起来了！真该死……

　　石冰兰懊恼的摇着头，一边驾驶着警车驶向夜幕，一边继续苦苦思索起来。

　　她思考的如此专注，以至于忘了先跟丈夫打个电话报平安，驾车就更没有心

思了，也幸好晚上车流量较少，否则难免会出车祸。

　　十分钟过去了，什么也没想出来。

　　石冰兰突然灵机一动，暗想既然刚才整个过程都拍摄了下来，何不将之播放

出来，重温一下当时的情形，说不定就会有所发现了。

　　于是她加快车速，风驰电掣般冲回家里，打开电脑开始播放拍摄的录影。

　　这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等于是把之前承受的屈辱，重新再体验一遍。

　　但石冰兰已经顾不了这些了，清澈锐利的目光紧紧盯着萤幕，留意着那双男

人大手的一举一动。

　　只见镜头里的那具惹火胴体，已经被结结实实的绑了起来，整个上半身层层

缠绕的都是绳索，看上去就像是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那密密麻麻的绳结遍布在

警服上，形成了极大的视觉反差，一种被缚的女警才带有的强烈ＳＭ风格，也由

此而更加鲜明的表现了出来。

　　这一幕是只有日本Ａ片里才能看到的，原本已经够震撼人心了，但那双手却

还不满足，继续将繙索一圈圈缠绕过高耸的胸部。

　　缠了七八圈后，那双手猛然将绳头抽紧，于是绳索立刻深深陷入了警服中，

并且紧紧勒住了乳根部位，迫使那对丰满无比的乳房更加夸张突起，大团嫩肉如

巨硕蘑菇般绽放出来，撑得警服几乎要裂开了。

　　石冰兰看得屏住了呼吸，贝齿紧咬下唇，感觉仿佛又身临其境似的，胸部一

阵隐隐作痛。

　　只见萤幕里的男人双眼射出兴奋的光芒，盯着那两颗正在悲惨受虐的巨大肉

球，喉结贪婪的上下滚动。

　　很明显，到了这个时候，这家伙已经不再隐藏好色的真面目，就算被拆穿了

是个色狼，也没什么大不了，并不能证明他就是变态色魔。

　　或许是想通了这个道理的缘故，男人的举止越来越放肆了，嘿嘿笑了几声，

在她耳边悄声说道：「小冰，请原谅我这么说，你的胸部太大了，很适合网上教

程里一套更精巧的捆绑方式……不过教程说那个刺激性太过厉害，不知道你能不

能顶得住？」

　　萤幕上的石冰兰咬紧牙关，用力地点了点头。

　　于是那双手又开始忙碌了，挑出了另外一条细细的绳子，在已经被勒得变形

的丰满肉团上「二次加工」了起来。

　　这次的捆绑方式果然更「精巧」。绳子仿佛有了魔力般，在耸挺的双峰上熟

练操作着一个又一个『十字』型捆绑。如果说之前的麻绳只是对乳根进行紧缚，

目的在于尽量挤压乳肉向前聚集，以便塑造出极度突起的胸型，那么现在的细绳

就是在对丰硕果实进行分割，令其每一个局部都凄惨的、夸张的鼓突出来，看上

去更加充满ＳＭ的独特美感。

　　石冰兰越看越是神色惨然，当时真正受虐时，她大多数时候都是闭目苦忍，

奋力用意志对抗着痛楚和屈辱，不知不觉也就熬了下来，反倒是现在坐在家里观

看录影时，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扭曲、痛苦的表情和不堪入目的被缚姿态，令她

的感官仿佛骤然加深了十倍，几乎不忍再看下去。

　　但是为了能找到证据，她只是稍微移开视线，喘息了片刻后，就又集中起精

神、双眼眨也不眨的盯住了萤幕。

　　录影很快就到了尾声，萤幕上的那双手已经完成了最终的「杰作」，正在做

一些细节上的调整。

　　蓦地里，石冰兰再度泛起熟悉的不安感。她忙用滑鼠将录影定格住，再将其

中一部分画面放大。

　　现在电脑萤幕上出现的，是那对高耸乳峰的特写。左右峰顶分别被细绳捆成

了『井』字型，隔着警服可以瞥见『井』中央有两粒微微突起的圆点，清晰的展

示着乳头的轮廓。

　　石冰兰的心脏狂跳了起来，飞快地将录影倒退了数分钟，重新看了一遍后半

段，俏脸顿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原来不对劲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自己的乳尖上！

　　她今天戴的并非超薄的胸罩，按理说，警服上是不该有如此诱人的凸点效应

的。刚才重看了录影后她确认，在『井』字形成之前，凸点的痕迹丝毫不存在！

因此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扎成『井』字型的细绳勒紧了乳头周围后，令那两粒蓓

蕾完全充血，坚挺的程度远超平常，所以才会透过胸罩在警服上显露出来。

　　但奇怪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了，为何这位「威哥」操作时竟能算得如此精确，

恰好令两粒乳头不偏不倚的位于『井』口处呢？

　　要捆绑成一个『井』字型，上下共需要四截绳子，两个『井』就是八截。录

影显示，这八截围绕在两粒乳头周围的绳子，都是从一开始就固定好了位置，在

整个捆绑过程中，没有任何一截曾不小心触碰过乳头。

　　这种准确度实在是很惊人的！

　　要知道，现代女性的胸部或多或少都被胸罩、胸垫之类的内外衣物，改变了

原本的胸型。假如要做一个试验，让男人隔着衣服伸手去指出乳头的位置，恐怕

没有谁敢保证，可以百分百准确的点中目标。

　　尤其是石冰兰这种胸部本就特别丰满、而乳头又是微微向上翘起的类型，戴

的又是圆弧状的胸罩，单凭外表来判断，错误率一定更高，要是换一个陌生人来

捆绑的话，除非直接伸手抚摸乳尖确定好位置，否则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应该是，

乳头处于『井』口的上方或是被某一截绳子压在下面。

　　然而这种情况却偏偏没有出现！那八截绳子就像有灵性似的，刚好环绕在乳

晕周围，将两粒乳蒂勒的充血勃起，但本身却又没有与之发生触碰。

　　这未免也太巧了！巧得令石冰兰当下就直觉的感到不对劲，只是一时间没想

到而已。

　　——现在可以确认了，这家伙就是色魔！是的……只有他，才会如此熟悉我

的胸部，对极细微之处都能了若指掌！不管隔着多少衣物，对他来说都跟透明的

没有差别，一眼就能准确看出乳头所处的位置……

　　石冰兰激动得俏脸绯红，整个身躯都微微发抖起来，兴奋的心情简直无可言

喻。

　　但她只高兴了短短半分钟，情绪就重新跌落了下来，因为她沮丧的发现，这

所谓的「确认」只不过是自己的判断而已，而且很难说出口，恐怕无法以此说服

其他人相信。

　　按照石冰兰原本的设想，眼下虽然暂时找不到能证明对方就是色魔的证据，

但只要把他抓到警局里，用技术手段剥下他的面具，里面那张丑陋可怖的脸本身

就是证据了。但是要警局开出逮捕证，至少也得有个能交代过去的理由，总不能

真的用这段录影里的「乳头」来做文章，何况稍微想一下也能猜到，李天明那种

官僚是绝不会接受的。

　　但是不管怎样，已经确认了目标就好办了，总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始。今后

只要牢牢盯住这家伙，不愁抓不到他的马脚！

　　石冰兰想到这里，精神又振作了起来，拿起手机，准备给苏忠平打电话。

　　她本来跟丈夫约定，一离开阿威的寓所就打电话报平安，但是用头发测试面

具失败后，她是临时决定牺牲色相来继续测试阿威的，事先并未徵得苏忠平同意

。虽然她相信，丈夫会理解她的这番苦心，但潜意识里总难免有点心虚，特别是

这段拍下来的录影，任何正常男人看了绝对会怒火万丈！

　　所以她犹豫之后，暗想这件事顶多跟丈夫含糊带过即可，以免徒增不快。于

是她就没有拨打电话，一个人匆匆返家查看录影，想等有了结论再通知丈夫。

　　然而出乎意料，此刻苏忠平的手机居然关机了！

　　石冰兰一怔，随即想或许是手机没电了，当下也没有在意，给丈夫发了一条

简讯后，就转而思索起今后该如何行动了。

　　正在冥思苦想时，手机突然响了，看看号码，是刑警总局值班室打来的！

　　石冰兰按下接听键，「喂」了一声，还没说几句，神色就一下子变了。

　　「什么？你说忠平他怎么了？好，好……你等着，我这就到警局来！」

　　说完她甚至顾不得关电脑，就大步奔了出去，焦急震惊之状溢于言表。

　 ＊＊＊　　　　＊＊＊　　　　＊＊＊　　　　＊＊＊

　　晚上十一点，万籁俱寂。

　　阿威关掉电视机，走进卧室铺好床被，一副准备就寝的模样。

　　脱了衣服上床，灯随之熄灭。但是在黑暗中躺了一刻钟后，阿威敏捷而无声

的跳起身来，沿着墙角摸索到了大衣柜边。

　　他的行动不能不特别小心，因为他无法确定，窗外是否有人在暗中监视他！

　　所以，石冰兰离开之后，他就像个正常人那样洗澡、上网、看电视，一直到

此刻的睡觉时间。

　　——假如真有人在监视，看到老子都已经乖乖睡觉了，总不会再疑心了吧！

　　阿威这样想着，右手已轻轻拉开衣柜门，钻了进去，关好门后，拉动了最里

面的一个衣架。只听「嗤嗤」的声音响起，一个很小的暗门出现在柜子内部的墙

上。

　　阿威弯腰穿过暗门，眼前骤然一片光明，进入了另外一问卧室！

　　这是隔壁邻居寓所的卧室！由于两间卧室仅有一墙之隔，暗门又修建在靠墙

的大衣柜里，堆放了不少衣服做掩饰，所以根本不必担心会暴露。除非警方真的

带上最专业的仪器来仔细搜索，否则单凭石冰兰一个人，不管是明的过来查看还

是偷偷潜入屋内，都不可能发现这个秘密！

　　在失去了位于郊外的魔窟后，阿威一时无法再找到类似的藏身地点，于是索

性『大隐隐于市』，在城市中心租下了相邻的两间公寓，作为暂时的栖身之地。

　　这两间公寓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房东，彼此并不认识。阿威预付了三年的租

金，而且是双倍价钱，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未经他允许，不得进入房间来打扰他。

　　两个房东自然一口答应。于是阿威放心的进行了「改建」，将两个公寓建成

了一明一暗两个巢穴。

　　其中明的那间，布置成道地的单身汉寓所，他每天早上从这里出门，晚上从

这里进门，表面上看，完全就是个住在里面的正常住户，任何人也不会起疑心。

谁也想不到，他其实只是把这间寓所当成「通道」，进门之后，就神不知鬼不觉

的溜到了隔壁的「暗巢」里，享受起另外一种生活。

　　「嘿嘿嘿，我亲爱的乖乖，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

　　阿威轻声笑着，刚才绷紧的神经整个松弛了下来，双眸中也露出少见的和蔼

光芒。

　　这间卧室布置得整齐、舒适多了，双人床上摆放着干干净净的枕头、被单，

一个体态丰盈的美丽孕妇，正闻声转头，吃力的从床沿站起身来。

　　她正是久未露面的石香兰！

　　「我……我在等你，主人……」

　　怯生生的低语，从女护士长的双唇中挤出来，就仿佛一个犯了错的小女孩。

　　和两个多月前相比，现在的她，最明显的特征是肚子更鼓了，圆滚滚的就像

个大西瓜。而她洁白的脸庞上，也充满了母性特有的温柔、慈祥之色。很显然，

她已经从丧子之痛中走了出来，开始全心全意的准备当肚中骨肉的母亲了。

　　「我不是说了吗？你需要好好休息，累了就自己睡吧，没必要等我！」

　　阿威嘴里虽然这么说，但想到终于彻底征服了这个美女，令她真正像个柔顺

的性奴那样，乖巧的等着自己回来后才敢睡觉，心中不禁得意万分。

　　他眯起眼，在明亮灯光下，恣意欣赏着这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大奶宠物」。

　　此刻石香兰身上穿着的，只是一件粉色的透明睡裙，细细的吊带挂在圆润的

肩头，两个雪白肥硕的大奶子几乎是毫无遮掩，在透明的衣料里一览无遗，就连

乳晕和乳头都看得一清二楚。裙子下摆倒是还有点蕾丝花边能有遮光效果，但长

度仅仅只能盖到臀部，赤条条的粉腿浑圆丰腴，尽管由于腰身粗重的缘故，双腿

已经无法完全合拢，但却也因此更加流露出一种肉欲的诱惑。

　　阿威看得热血上涌，之前在隔壁房间里捆绑石冰兰时，他就已经被挑起了欲

望，但因时机未到，只能强行按捺下去，现在骤然见到跟妹妹长得颇为相似的姐

姐，几乎是全裸的站在自己面前，那股欲火更是熊熊燃烧了起来，令他忍不住就

想扑上去将她给就地正法了。

　　但是，理智却令他有些迟疑。毕竟石香兰怀孕已经八个月了，经受不起任何

剧烈动作，如果只顾一时之快，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导致胎儿不保，那两次丧子的

她恐怕非疯了不可，之前所有的调教和布局也就前功尽弃了。

　　「我不困的……下午已经睡了很长时间了。我现在就是……闷得慌……」

　　石香兰被男人看得局促不安，垂下头来，用细如蚊蝇的声音说道。

　　阿威嘿嘿一笑：「我知道。我这几天不在家，你一个人怪寂寞的，已经开始

想念主人的大肉棒了，是吧？」

　　石香兰粉脸一红，知道对方是故意回避话题，轻轻叹了口气，环顾周围，双

眼充满了惆怅之色。

　　这两个月来，她一步也没离开过这间公寓，虽然这里面布置得富丽堂皇，吃

的用的应有尽有，比起那黑暗魔窟中的囚室，待遇上绝对是好的不可同日而语。

色魔的脾气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对她温和多了，也很少再用那些ＳＭ花样来虐待

她，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抚摸着她隆起的肚腹，也感兴趣的听听胎动，流露出一种

就要做父亲的愉悦之情。

　　这令石香兰欣慰的感到，眼前这个男人毕竟还是有一丝人性的。但同时，她

也不无悲哀的觉得，自己不过是从一个牢笼换到另一个牢笼而已，从本质上说并

无任何区别。

　　因为她仍然没有自由！

　　虽然她已经不用再戴手铐、脚镣，但色魔将屋内所有窗户都换上了钢化、并

且消音的玻璃，只要他一出门，就把门、窗全部反锁，将她像囚犯似的关在屋里。

　　其实，石香兰已经完全没有逃跑、或是告发阿威的念头了，魔窟起火时的恐

怖经历、悲惨的精神打击，加上腹中已经有了这个男人的孩子，令她不知不觉患

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再也不想反抗了，对阿威反而产生了微妙的依赖心

理，觉得这是上天注定，自己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他手中。

　　因此在阿威离开公寓、住院在外的这几天，石香兰乖乖的待在屋内，就像个

小妻子一样，望眼欲穿的等待丈夫回家。

　　「主人您……渴了吧？我去给您倒杯热茶。」

　　石香兰忽然想起了身为「奴婢」应该做的事，忙转过身踽踽走出卧室，到厨

房找来阿威平时喝的茶具，细心的摆好了茶叶。

　　她按动饮水器，泡了半壶热茶，一双臂膀从后面搂住了她。

　　「啊！」

　　感觉到男人结实宽厚的胸膛，石香兰心跳加速，身子竟有些发软了，无力的

向后靠去。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这几天有没有想我？」

　　阿威低声调笑着，搂着这成熟香艳的肉体，嘴唇凑在女人敏感的耳垂上，一

边说话一边呵着热气，然后慢慢向下亲吻着白嫩的颈项。

　　「别……别这样，主人……」

　　石香兰一阵迷乱，身体扭动着，像融进了一股暖流中，彷佛随时都会融化。

　　就连手中的茶壶，都差点滑落了下来，幸好被阿威眼明手快的接住了。

　　「茶泡得不错嘛，可是，我现在想喝的是奶茶……」

　　「啊……奶精在冰箱上面，我这就去拿……」

　　「不用了，这里不是就有现成的鲜奶嘛！哈哈哈！」

　　淫笑声中，阿威伸手探进了透明的睡裙里，直接抓住了丰满软弹的大奶子，

握在掌中轻轻的掂量着。

　　石香兰满脸通红，知道他准备做什么，但是却完全没有阻止的勇气。

　　「嗤」的一声，睡裙被拉开，两颗肥硕无比的雪白肉团弹跳而出，赤裸裸的

暴露在空气中。

　　阿威熟练的捏住了其中一粒饱满的乳蒂，轻轻一挤，白色的乳汁就应声喷了

出来，倒有一大半都洒落在睡衣上，只有一小半落入了茶壶中。

　　「哇，连续几天没给你挤奶，果然胀得都快爆炸了！」

　　阿威发出夸张的呼声，左手持壶，右手揉弄着肥美嫩滑的大团乳肉，指尖一

下一下的挤压着乳晕，每挤一下，就有一股奶水从乳头喷涌而出，强劲得堪比水

枪，空气里顿时弥漫起了一股浓重的奶腥味。

　　石香兰羞得闭上眼睛，不去看这淫荡的画面，但是她的表情却不像过去那样

反感了，反倒双眉舒展，粉脸含春，隐约流露出一种享受的感觉。

　　从被囚魔窟至今，快八个月了，她已经习惯被色魔这样子「挤奶」了，甚至

在心理上，对于「大奶牛」这样的称呼也都没有了抗拒感，虽然还会有些害羞，

但却不觉得耻辱了。

　　尤其是这几天，阿威外出后，一个人在家的石香兰充分体验到了「胀奶」的

苦恼。由于身体被药物改造过，她的乳汁极其鼓胀充盈，几乎每隔几个小时就要

自己挤奶一次，将多余的奶水释放出来，否则胸部就会被撑得十分难受。

　　但是阿威并未留下吸奶器给她，单靠自己人手挤奶，总是觉得挤不干净，积

蓄了几天下来，双乳仿佛变成了两个装满乳汁的巨大容器，令石香兰浑身都烦躁

不安，巴不得「主人」早点回来，用他那强有力的双手狠狠揉捏自己的乳房，把

多余的乳汁全部挤出来！

　　现在这个愿望总算实现了，随着每一股奶水的喷出，石香兰都会舒服得微微

打个冷颤，丰满双乳中的滞胀感一点一点的在清失，整个人也轻松了不少。她轻

轻喘着气，愉悦得快要哼出声来了，潜意识里甚至盼望男人的手永远也不要停！

　　这情形当然逃不过阿威的眼睛。他心中越发得意，轮流把玩着这对柔软耸弹

的大奶子。妊娠期的乳房本就十分肿胀，既富弹性又不失滑腻，一把抓下去时，

每一根手指都会深深陷入乳肉中，彷佛被一大团棉花包围，但只要稍微一松劲，

就又会被强力的反弹上来。

　　一股股洁白的乳汁，也因此喷得更畅快了，虽然大部分被浪费掉了，但还是

很快将茶壶灌满，成了一壶热腾腾的奶茶。

　　阿威一手将茶壶送到嘴边，啧啧有声的喝了一大口，赞叹道：「妙啊！这真

是纯天然的上等奶饮品，绝对没有三聚氰胺……哈哈哈，来，香奴你自己也尝一

口。」

　　边说边把壶嘴凑到了石香兰唇边，后者就仿佛被催眠了似的，乖乖张嘴，也

喝了一大口。

　　「怎么样？自己的奶水感觉如何？」

　　石香兰红着脸摇了摇头，小声说：「没……没什么感觉……」

　　「怎么会没感觉呢？啊，我知道了，一定是味道太淡了尝不出来！那就干脆

直接吸『原奶』吧！」

　　阿威说完索性抛下茶壶，伸手抓住其中一颗浑圆硕乳，由下往上用力推去，

柔嫩的乳肉顿时全被推到了上方，几乎顶到石香兰的下巴，而高耸峰顶那突起的

乳尖也正好到达双唇。

　　到这地步，石香兰的神智已经完全迷糊了，在阿威的命令声中，竟真的低头

含住了自己的乳头，像个婴儿似的吸吮起来。

　　这是她头一次如此直接的尝到自己的奶水，温热而微腥的汁流，充斥着整个

口腔，再一口气咽下肚去。

　　或许是吸得太急了，洁白的乳汁一丝丝从唇角溢出来，然后再汇聚成水珠，

一滴一滴的滴在高高鼓起的肚皮上，看上去显得更加淫糜。

　　阿威看得越发兴奋了。一把抓住另外一颗胀鼓鼓的肥硕肉球，也凑嘴上去含

住乳头狂吸起来，畅饮着这美丽女护士长圣洁的母乳。

　　室内只有一片寂静，只有「哧溜、哧溜」的吸吮声在耳边回响。两个男女仿

佛都浑然忘我，充分享受着这变态而强烈的官能快感……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乳房里的奶水终于都被吸得干干净净了。石香兰长长吁

了口气，忽然满面潮红加剧，整个人软绵绵的彻底倒入男人怀中。

　　「嘿嘿，又发骚了是吗？」

　　阿威忍俊不禁，膝盖轻轻向前一顶，果然，这巨乳孕妇的大腿内侧已热得发

烫，而且还有明显湿淋淋的感觉。

　　俗话说『乳阴相连』，女人的乳头受到强烈刺激时，本就容易引起下体的反

应，而石香兰经过半年多的调教俊，体质早已变得极其敏感，这一招对她更是屡

试不爽，而且效果极佳。

　　「没……没有！」

　　石香兰面红耳赤，挣扎着想要自己站直身躯，但是阿威却紧紧搂住了她，唇

舌继续逗弄着她的巨乳，虽然已经吸不出奶来了，但却照样咂吮得啧啧有声，听

起来分外淫荡。

　　「别……别这样，我有身孕，现在不……不能……」

　　断断续续的话语，伴随着动情的娇喘声，从石香兰嘴里送出来。乳头上传来

的强烈快感，令她的大脑一阵晕眩，双腿越来越酸软无力，大腿内侧更是湿得一

塌糊涂，好几道溪流汩汩流下，就好像失控尿出来了一般。

　　阿威哪里还忍耐得住，伸手抱起石香兰，大步的奔回了卧室，轻轻放在床上。

　　也不等他发出命令，这美丽孕妇已下意识的趴在床沿，翘起了肉感十足的肥

美屁股，圆滚滚的肚皮和丰满的双乳一起倒垂了下来，形成了一个标准的等待插

入的姿势。

　　阿威兴奋的扬起巴掌，先在那雪白丰腴的臀肉上「啪」的打了一记，然后伸

手将双臀左右分开，挺动勃起的阳具顶到了熟悉的菊蕾上。

　　「啊……又……又是那里！」

　　石香兰流露出一丝哀怨，这两个月色魔虽然还是每天都会调教她，但真正跟

她上床的次数却日渐减少，而且也是以『肛交』居多。她明白，这是因为他担心

影响到胎儿，所以抱怨归抱怨，但内心深处却也有着一丝被关心的温馨感。

　　「唔……」

　　肛门传来熟悉的撕裂感，不用回头看也知道，那根粗大的武器正在慢慢进入

直肠。石香兰苦恼的呻吟了一声，双眉紧锁，对这种强大的压迫感觉，她已不再

陌生，那是一种先痛苦然后才能换来愉悦的异样体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其

中的乐趣。

　　现在，她正准备再一次享受这种「乐趣」了！不管前途有多黑暗、未来有多

迷惘、心灵有多痛苦，至少在这一刻，她能从肉体上获得短暂的绝顶快乐！这就

已经足够了。

　　「不……不行了！好深……啊啊……都插到最里面了……啊……」

　　这些Ａ片里的叫床台词，原本是色魔逼迫她背熟的，但现在她喊出来的声音

里，已经听不出半点勉强的意思了。就在肉棒一下下的冲击中，石香兰开始享受

痛并快乐的肛交乐趣。不一会儿，她就被弄得大汗淋淋，并语无伦次的发出了满

足的呻吟声。

　　而阿威更是兴奋得忘乎所以，看着那倒垂下来的大肚皮随着自己的抽送，激

烈的前后晃动着、晃动着……渐渐的他产生了恍惚的幻觉，彷佛此刻正在蹂躏的

已经不是姐姐了，而是那骄傲如昔、冷艳脱俗的妹妹！

　　——你等着吧，冰奴……你身上最后一个处女地，迟早也会这样被我彻底攻

陷的……这一天很快就会来的！很快、很快……

第５８章　迟来的歉意

　　清晨，阳光透过车窗玻璃射了进来，驱散了车内的黑暗。

　　孟璇睡眼惺忪的睁开眼，一边打着哈欠，一边伸手摸到座椅边的调控装置，

将平放下来的靠背重新调回正常角度。

　　——时间过的真快，唉，又浪费了一个晚上！

　　孟璇在心里感叹着，揉了揉双眼，没精打采的系好安全带，发动了警车。

　　昨晚轮到她执勤巡夜，按照章程，本来应该驾驶警车在全市的大街小巷不停

巡逻。但她从警局驱车出来后，只草草开了半个钟头，就觉得不耐烦了，擅自把

警车停在了路边，调低座椅后呼呼大睡了起来。

　　以前的她并不是这样的。就在几个月前，她还是个开朗活泼、对工作充满热

情的小女警，接到任何任务都会一丝不苟的认真执行，绝不会打折扣。

　　但是现在，她内心深处却弥漫着厌倦感，经常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来——或

许是因为身体注射过「原罪」药物，导致部分机能有所受损：或许是因为心灵曾

受创伤，对于警察这个职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也或许，真正的原因连她自

己也不清楚，因为她本来就是个不怎么爱动脑筋深入思考的女孩。

　　迎着阳光，警车缓缓的行驶着。街上的车辆还不多，所以孟璇也没有鸣响警

笛。

　　过了两个十字路口，孟璇忽然瞪大眼，发现对面街上有三个背着包裹的男人

正冲出一家商店，慌里慌张的跳上一辆轿车，还没关好车门就歪歪斜斜疾驰了出

去。

　　——不对！这十有八九是抢匪！

　　职业的本能仿佛骤然苏醒了过来，孟璇不假思索的一个急刹车，然后调转车

头，鸣着警笛飞速追了过去。

　　尖锐的警笛声划破了凌晨长街的宁静。

　　轿车里的抢匪显然被惊动了，立刻将车速加快，企图甩掉警车。

　　但此举无济于事，警车的穿行远比轿车迅速灵活，很快就超了上来，与轿车

并排行驶。

　　车窗摇下，孟璇一手握着方向盘，一手抓着个喇叭，喝令对方立即停车。

　　轿车仍不死心，开始最后的反抗，疯狂的左右摇摆着、冲撞着，想要干扰警

车的前进路线。

　　孟璇脸一沉，抛开喇叭，操纵警车硬碰硬的反向对方撞去，车头一下接着一

下的撞中轿车的腰身。

　　没几下，轿车就失去了控制，如断线风筝般歪向路边，撞中了一根电线杆后

轰然停下。

　　警车也紧随着在旁急停，孟璇跳下车来，先用通讯设备告知了正在赶来支援

的同事，然后拔出配枪，小心翼翼的向轿车逼近。

　　只见轿车的另一边车门打开，两个男人踉踉跄跄的拔步而逃，剩下一个男人

是司机，血流满面的趴在方向盘上动也不动，显然已非死亡即昏迷了。

　　「站住！不然我就开枪了！」

　　孟璇飞步追去，同时向天开枪示警，发出「砰」的枪响声。

　　但那两个男人非但没有停步，反而狡猾的分两个方向逃跑了。

　　孟璇心头火起，举枪就瞄准了其中一个抢匪，连连扣下扳机。

　　震耳欲聋的三声枪响后，那抢匪应声跌倒，背后冒出了血迹。

　　孟璇看也不看他一眼，转身追向另一个抢匪，同时也是连续开枪。

　　但这次她的运气似乎不好，一连数枪都落空了，更糟的是，大概是情急之中

用力过大，最后枪居然卡弹了！

　　孟璇气得跺了跺脚，随手将枪插回腰间，以百米赛跑的速度冲向抢匪。

　　一追一逃，两人很快跑了两条街，距离在逐渐缩短。

　　这时街上的行人已经渐渐多了起来，但却没有人敢上前来帮忙阻拦抢匪，纷

纷避让在旁，眼睁睁的看着他逃走。

　　但那抢匪却慌不择路，一不小心冲进了个死胡同，被高墙挡着再也无处可逃

了。

　　他面如死灰，回头见追来的只有一个女警，而且身材又是如此娇小玲珑，手

中的枪也不知去向了，顿时松了一口气，怒吼着转过身来扑向孟璇，摆出一副拚

个鱼死网破的架势。

　　孟璇毫不畏惧的迎上，挥拳攻向抢匪的面门。那抢匪正中下怀，狞笑轮起粗

壮的胳膊正面迎击。两人的身高相差甚远，简直就像一个大人和一个小女孩正准

备交手。

　　不远处目睹这一幕的路人都失声惊呼了起来，每个人都担心，这个身材娇小

的女警会马上变成压扁的肉饼。

　　但是只见人影一晃，孟璇原来只是用虚招佯攻，人已经灵活的闪到了抢匪身

后，举足勾住了他的脚，再顺势一推，就听「扑通」一声响，抢匪当即跌了一个

狗吃屎。

　　抢匪气的哇哇大叫，挣扎的跳起身又扑了上去。但是仅仅三拳两脚之间，就

又被孟璇击倒了。他似乎不能置信自己竟会如此不堪一击，再度跃起扑上，但又

是没两下就再次跌的头晕眼花。

　　围观的路人纷纷鼓掌、叫好，并为孟璇加油打气。有人更取出手机、相机，

「卡嚓、卡嚓」的拍摄了起来。

　　就在镁光闪烁中，被揍的鼻青脸肿的抢匪终于支撑不住了，垂头丧气的放弃

了顽抗，倒在地上乖乖的举起双手，作出了投降的手势。

　　孟璇掏出手铐，干净利落的将绑匪铐住了，然后喝令他起身，押着他，在人

群的欢呼声中离开了。

　　回到警车边，支援的同事已经驾车赶到了，正在将两个身受重伤的抢匪送进

车里。

　　「孟副队长，你也太厉害了吧！」几个男警员半开玩笑的嚷道：「又是一个

人全部解决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这些男的都没事可干，也没有功劳可以向上级

汇报啦！」

　　孟璇噗哧一笑：「别说得那么可怜好不好！你们也知道，我只会抓人，后续

的那些审问啦、取证啦等等工作，就要全靠你们啦。」

　　「这怎么好意思啊？小璇姐你每次都是把危险留给你自己，把安全的后勤工

作留给我们……呜呜，兄弟们真是太感动了！」

　　一个年轻警员假装出热泪盈眶的样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气氛甚是愉快。

而这种情形，在他们跟「石队长」相处时，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在那位威严凛然

的女上司面前，他们永远只会恭恭敬敬，就算对她那饱满发达的胸部有所垂涎，

也只会藏在心里不敢表现出来，绝不会像此刻跟孟璇相处时这样，可以轻轻松松

的有说有笑。

　　「好了啦，别开玩笑了。你们把这三个家伙押回去，按照程序处理吧。我就

先回去补觉了！」

　　孟璇说完，伸了个懒腰，挥手和警员们告别，钻进自己的那辆警车里，踩动

油门扬长而去了。

　　回到刑警总局，孟璇到值班室填完执勤单后，就准备回家休息了。由于昨夜

值班，只要今天没有紧急任务，她就可以有一天假期。

　　从表面上看，孟璇的身手一点也不逊色于从前，但是她自己心里清楚，自己

的体质已经有了明显衰退的迹象，变得很容易疲倦。刚才那样激烈的搏斗之后，

她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好好躺下来睡一觉。

　　办公桌上有一个长方形的包裹，是快递公司寄来的。

　　孟璇拿起包裹，轻轻一晃，不用打开也知道，里面是一个装满了「原罪」针

剂的铁盒。

　　色魔已经从她眼前消失两个多月了，但是每周却都会按时将「原罪」寄来，

以满足她不定时发作的药瘾。

　　一股熟悉的空虚感涌了上来，胸部如直觉反射般隐隐发痒。这该死的药物！

真不知道它究竟是「解药」呢，还是「春药」，每次注射之后虽然能缓解身体的

痛苦，但却也令她沉溺得越来越深、不可自拔。

　　孟璇咬了下嘴唇，四处一望，同事们都还没回到办公室。她忙夹起包裹，一

溜烟奔到了洗手间里，躲进了其中一个隔间。

　　撕开包裹，这小女警用熟练的动作挑出一支针剂，将药液注射进了自己的胳

膊。

　　其实她本来也没有迫不及待到这种程度，非要在警局里过瘾不可，但问题是

现在这个时间回家，王宇已经醒来了，会在门口迎接她。她不想让他看到自己满

脸通红、奇痒难当的拼命揉弄胸部的样子，所以宁愿先彻底「解决」了，身心恢

复平静后再回家。

　　拔出空了的针剂，孟璇一屁股坐到了马桶盖上，不到半分钟，呼吸就有些急

促了，苹果脸上也露出迷乱的表情，双目朦胧而恍惚……不知不觉间，她的警裙

已经掀开，而内裤却褪到了膝弯处，一只手也伸到了双腿之间……

　　「嗯……小璇好舒服……嗯嗯……真的……好舒服……」

　　她喃喃低语，发出了低沉的动情呻吟声，手的动作也在加快……

　　就在这时，脚步声响起，伴随着一阵清脆的说笑声，进入了洗手间。

　　孟璇仿佛突然从梦境中惊醒，整个人都快僵硬了，吓的大气也不敢出，生怕

被人发现自己此刻的丑态。

　　「什么？不可能吧？石队长怎么会做这种事？」

　　「千真万确．我昨晚正好留在值班室，从头到尾目睹了整个经过呢！」

　　孟璇听出这是两个刚从警校毕业、进入警局不久的实习女警，心中暗松了一

口气．她们都是经验极浅的新人，不会留意到洗手间里另外有人的。

　　「啊，快说快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只听这两个女警各自进入了一间厕所，一边方便一边大谈起八卦来。

　　「昨晚大概九点半的时候吧，协和医院妇产科打电话来报警，说有个男人在

那里撒野，把整个科室都砸了，还动手打了人。老田就赶紧派人去了，把那个男

人抓回来一看，立刻尴尬得不行。我悄悄一问才知道，原来那个人就是石队长的

老公，叫做苏忠平！」

　　「是石队长的老公啊？他为什么要去医院闹事呢？」

　　「哎，还不是因为石队长？你也知道，她怀孕好几个月啦。之前大家没有人

敢问她，这到底是色魔的种还是她老公的种，我们上次不是还一起讨论过吗？假

如是色魔的种，她应该早就去堕胎了，看来还是老公的种居多！」

　　「本来就是嘛！」

　　「嘿，可是说出来会吓你一跳！那居然是色魔的种，而且石队长和苏忠平两

个人都知道。她还一直骗他说，她子宫后倾，要等几个月才能做手术，否则恐怕

刮不干净，苏忠平竟然也就相信了，直到昨晚，他不知怎么的心血来潮，找到医

院来坚持要查看病历，才发现了这个晴天霹雳的事实！」

　　「哈，你说话好夸张哦！不过，也的确是晴天霹雳呢！要是换了我，恐怕当

场就会气糊涂了！」

　　「是啊，苏忠平大概就是被气糊涂了，拚命问这是不是真的、有没有可能弄

错了，那些医生、护士被他搞得不耐烦了，语气也很不好，大概是什么话正戳中

了苏忠平痛处，令他暴跳如雷，当场就把整个妇产科都砸了……」

　　「不是吧？这关那些医生、护士什么事啊？明明是他老婆自己不好嘛，有种

就去对石大奶发脾气才对！」

　　「好啊，你竟然敢叫队长『石大奶』！嘻嘻，你胆子也太大了！」

　　「有什么不敢呀，嘿，又不是只有我一个这么叫。那些男同事早就在背后这

么称呼她啦！」

　　「是吗？哈哈，石大奶，哈，这个外号还真挺贴切的。其实咱们的小璇姐已

经是个波霸了，但跟石大奶一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两个女警你一言、我一语，肆无忌惮的咯咯笑了起来，结束了方便后，走出

隔间来到洗手台前，一边洗手一边继续聊天。

　　「后来呢？石大奶来到警局以后，跟她老公有吵架吗？」

　　「当然有啦！不过两个人是关起门来，躲在办公室里吵的，我在外面只听到

了一些零星声音，苏忠平不断的在拍桌子，嗓门也提得老高，火气绝对不是一般

的大，但是有没有动手揍老婆，我就不清楚啦．」

　　「唉，苏忠平也真是够可怜的，身为男人，什么面子都丢光了！」

　　「是呀，所以他忍不下去了，当场就向石大奶提出了离婚！」

　　「嗯，换了我也会这么做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时气愤，说说而已？」

　　「是动真格的。我听说，两个人吵了一夜后，今早已经一早离开警局，直接

到辖区派出所办离婚手续了……」

　　「啊，速度真够快的！」

　　说到这里，两个女警已洗手完毕，推门走了出去，后面的对话就听不见了。

　　躲在厕所里的孟璇这才长长吐出口气，坐在马桶上，怔怔的呆了好半晌，脸

上充满复杂的表情。

　　足足过了十分钟，她才跳起身来，手忙脚乱的拉上内裤，匆匆忙忙整理好衣

着后，就快步奔出了洗手间。

　 ＊＊＊　　　　＊＊＊　　　　＊＊＊　　　　＊＊＊

　　晚上七点，Ｆ 市【人间天堂】夜总会。

　　阿威刚步入大厅，一个浓妆艳抹的「妈妈桑」就迎了上来，热情的打起了招

呼。

　　「欢迎，欢迎！老板，最近在忙什么呢？怎么好些天都不过来玩啦？我们这

里的小姐都想死您了！」

　　阿威微微一笑，随口敷衍了几句，就东张西望的说：「上次那个……嗯，叫

什么来着？对了，好像是小凤吧，今晚有没有上班？」

　　「有，有，我这就去叫她！」妈妈桑满脸堆笑，「您还是一切照旧，是吧？

要不要换一套新鲜款式的制服？」

　　「不必了，就照原样好了。」

　　「ＯＫ，没问题！」

　　妈妈桑一口答应，将阿威带到了一个小包厢里，端上茶点饮料后就离去了。

　　阿威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几分钟后，伴随着一股浓郁的香水味，一个穿着

全套护士制服的小姐摇曳生姿的走了进来，冲着他抛了个媚眼。

　　这小姐的容貌、身材虽然都不错，但是比起石香兰来简直是天差地远，只能

用「庸脂俗粉」来形容。

　　阿威却仿佛对她很有兴趣，笑着将她搂进怀里，肆意动手动脚起来……

　　一个小时后，阿威走出包厢，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来到柜台前结帐。

　　「老板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迎宾小姐娇滴滴的欢送声中，阿威离开夜总会，走向停车场上自己的轿车。

　　刚打开车门，心里忽然泛起一种警惕的感觉，仿佛被人窥视。但他却没有回

头，只是从倒照镜瞥了一眼身后。

　　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人影！

　　不过，阿威却可以肯定，这并不是自己疑神疑鬼。这几天他多次察觉到，有

人在暗中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

　　虽然他一次也没有亲眼见到监视者，但毫无疑问，这必然是石大奶在搞鬼！

就算不是她本人亲自行动，也一定是她派来的警员！

　　当然，这情况早已在阿威的意料之中。他清楚，这个巨乳女警对自己的怀疑

并未消除，绝不可能仅仅找上门问问话就打消疑虑，要是事后不进行监视和进一

步调查，那才是咄咄怪事！

　　因此在最近几天里，阿威打起精神，尽力扮演着一个「正常人」的角色，演

得比过去更加认真了。每天从出门的那一刻起，他就注意着自己的一言一行，甚

至连眼神都经过精心控制，直到晚上回到寓所，通过暗道回到石香兰身边时，才

大大松了口气，恢复原本的「自我」。

　　这种神经高度紧张的生活，当然绝不好受，而且要是「扮演」得太过刻意的

话，反而会变得不自然，更加令人疑心——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若是有

很深的心机、正在酝酿很大的阴谋时，平常反而会变得非常像正人君子，绝不犯

任何微小的错误。

　　这个道理他懂，石大奶也一定懂，因此他才索性兵行险着，今晚故意前来夜

总会风流快活。

　　——嘿，这就叫兵不厌诈、虚虚实实……现在就看冰奴你的智商，是不是真

的跟胸部成正比了，嘻嘻……

　　阿威得意的想着，点火发动车子，缓慢的开了出去。

　　他一边驾车，一边整理着思绪。

　　——假如我是冰奴的话，现在会采取何种行动呢？嗯，首先当然是去找刚才

那个叫「小凤」的鸡，想打听更多我的生理特征。然而她却要失望了，哈，那只

鸡会告诉她，我是个有特殊嗜好的性障碍者，根本就没有侵犯女性的能力，不信

可以去问夜总会里的其他姐妹，凡是被我嫖过的鸡，都会给出一模一样的答案的

。哈哈哈……

　　想到这里，阿威忍不住笑出声来，为自己的深谋远虑而自豪。

　　早在几个月前，他就已经开始在这家夜总会里出入了，先后接触过多个卖淫

女。由于每一次，他都是特意出清了「存货」、筋疲力尽后才上门，所以任凭这

些小姐怎么使出浑身解数，他的下半身都垂头丧气硬不起来，看上去像个标准的

性功能障碍者。

　　既然有性功能障碍，怎么可能去强暴呢？哈，这些鸡不被盘问也就罢了，否

则将全部成为他强有力的证人，用事实证明他不可能是变态色魔！

　　——主人，石大奶现在已经是众叛亲离了，连她老公都抛弃了她！她再也没

有任何人可以信任了，您可以放心的对她下手啦！

　　这是几天前孟璇发来的一条简讯。此外还传来了一张照片，清清楚楚的拍摄

出了一本蓝色的离婚证书。

　　这个消息令阿威喜出望外，想不到离间计施展的如此成功，顺利扫除了猎物

身边最后一个保护者，看来距离最后的胜利的确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不过，他却并未像孟璇建议的那样，主动出击企图擒获石冰兰。现在的他是

一点也不着急，因为他知道，这个巨乳女警一定会自己送上门来的……

　　「叮呤呤……」

　　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打断了阿威的思绪。

　　他忙减慢车速，取出手机一看，哈，正是「猎物」打来的电话。

　　控制着兴奋的心情，阿威将车停在路边，按下了接听键。

　　「喂，小冰吗？嗯……我正在外面闲逛，想找个地方享用晚餐……什么，你

要请客？好啊，我知道有家新开的西餐厅很不错……好的，那么回头见！」

　　电话挂断了。阿威深呼吸了一口，心脏砰砰跳动起来。

　　这是石冰兰第一次向他发出邀请。她究竟有什么目的，他是一点也猜不透。

　　——难道她不死心，还要继续试探我吗？可是按理说她应该明白，第一次试

探既然徒劳无功，第二次也注定是白费劲了！

　　阿威心里转着念头，脚下已重新踩动油门，飞快的驱车驶向约定的餐厅。

　 ＊＊＊　　　　＊＊＊　　　　＊＊＊　　　　＊＊＊

　　灯光柔和，环境优雅，悠扬的小提琴声在餐厅里飘荡。

　　「第一次和你出来吃饭，应该我请才对！」

　　阿威将菜单递给服务生后，转过头来，笑着对石冰兰说。

　　「威哥这么说就太见外了，我们差不多是一家人了，谁请还不是一样吗？」

　　石冰兰面露笑容，但声音听上去似乎有些沙哑，脸色也比较苍白，不过双唇

却饱满鲜艳，很明显是擦了口红。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墨镜，遮住了双眼，旁边的

人就算近在咫尺也无法看清她眸子里的神色。

　　而衣着也跟平时不同，此刻她很少见的没有穿警服，换上的是一套清凉的细

肩吊带裙，胸前微微露出一点乳沟，并不会让人感觉暴露，但是那对丰满无比的

巨乳却更有呼之欲出的立体感了。再加上裙下的修长玉腿包裹在肉色丝袜里，翘

起的玉足踩着的居然是款式大胆的凉鞋，令她平添了一种懒散娇慵的风姿。

　　阿威眯起眼，留心的打量着她。

　　从表面上来看，这女警似乎一切正常，言谈举止一如平时，完全不像是刚刚

被丈夫抛弃、伤心痛苦的离婚女子。

　　不过，那副墨镜却实在显得突兀。阿威锐利的目光似乎具有穿透力般，彷佛

已看到了墨镜里那因哭泣过而红肿未褪的双眸，正流露出无穷无尽的伤心痛苦。

　　「小冰，我听说你……这几天跟苏先生闹矛盾了，是吗？」

　　阿威装出一副关心的模样，试探的问道。

　　石冰兰「嗯」了一声，牙齿咬了下嘴唇，用平淡之极的声音说道：「不止是

闹矛盾，我们已经离婚了！」

　　「啊！你们真的……离婚了？」阿威做震惊状，失声说：「这……这……为

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们那天晚上……」

　　「不，跟那晚的事毫无关系！」石冰兰立刻打断了他，嘴角泛起一丝苦笑，

「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与你不相干。」

　　阿威还想再说下去，但这女警却做了个坚决的手势，不容辩驳的说：「不谈

这个啦。嗯，我今晚是为了感谢你，才请你吃饭的。」

　　「感谢我？」

　　「是的。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那天晚上拍摄的录影寄出去后，那个俱乐部

很快就给了我回信，同意我作为新会员参加本周的活动啦！」

　　阿威忙连赞了几声「那就好」，心中却是一阵冷笑。他根本不相信这女警会

把录影寄给任何人。

　　「不过小冰，我还是反对你去参加这种活动。」他假惺惺的说，「这些人都

是变态，谁知道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

　　石冰兰淡淡一笑：「我一个人的话，就算想参加也参加不了。必须是『主人

』和『性奴』同时参加才行。」

　　她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说：「所以我今天请威哥你吃饭，还有另外一个

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陪我一起去，再扮演一次『主人』的角色！」

　　阿威愕然。听这女警的语气，难道真有这么一个ＳＭ俱乐部存在，而她也真

的要去参加所谓的「交流」吗？

　　「如果你不愿意陪我去，我也不会怪你的……」

　　「愿意，当然愿意！」

　　阿威赶紧声明，心想我倒要看看，你这出戏到底想怎么唱。

　　「谢谢！我替姐姐敬你一杯，也预祝我们马到成功！」

　　石冰兰似乎十分感动，拿起一支刚开的名贵红酒，将双方的杯子都斟满了。

　　两人碰杯，阿威只是抿了一小口，但石冰兰却爽快的把一杯酒全喝掉了。

　　这时菜已经陆续端了上来，两人就像一对认识已久的老朋友似的，边谈边吃

了起来。

　　酒，也没有少喝。石冰兰的兴致彷佛很高，只要阿威向她敬酒，她都没有推

辞，每次都是一饮而尽。至于阿威喝多少，她却毫不在意，喝到后来，她的俏脸

上泛起了明显的酡红，就跟桃花盛开似的，看上去倍增娇艳。

　　「差不多了，小冰！你已经喝了好多杯了！」

　　阿威假意关心，伸手做势去拦阻她斟酒。

　　「嗯，这瓶喝完就不喝了！」

　　石冰兰平静的说着，拿过酒瓶，再一次将自己的杯子斟满。

　　「你是不是有心事啊？小冰……如果有心事，为什么不说出来呢？」阿威继

续用诚恳的语气说：「就算我不能帮你的忙，也比你这样喝闷酒好吧！」

　　石冰兰微蹙双眉，默然了片刻后说：「心事嘛，我倒没有。不过最近听说了

一个悲剧故事，觉得很感慨……不知道威哥你有没有兴趣听一听？」

　　「当然有兴趣啦。听故事嘛，哈，我最喜欢了！」

　　阿威忙坐直身躯，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架势。

　　石冰兰把玩着酒杯，眼光迷离，又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才用低沉的声音缓缓

说了起来。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原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爸爸和妈妈都

很疼爱他。他十分聪明，书也念得很好，从小学到中学，所有科目都名列前茅，

假以时日，一定能考上全国最好的大学，长大以后也一定是第一流的人才。」

　　「但是，就在他十五岁那一年，发生了件意想不到的悲剧，不但令他从幸福

的天堂跌入地狱，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石冰兰说到这里，抬头望着阿威，只见后者正仔细听着，一副很感兴趣的表

情。

　　「什么悲剧？是不是……父母遇到意外双亡了？」

　　石冰兰摇了摇头：「比那个更严重！有一天这个男孩放学回家时，竟然撞见

母亲在跟奸夫偷情，他一怒之下，失手刺伤了那个奸夫，结果因为过失伤人罪被

判刑三年。他的父亲气得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而她的母亲无依无靠，只好改嫁给

了那个奸夫。」

　　阿威发出一声惊叹，面露同情惋惜之色：「真惨……唉，果然是人间悲剧。

这男孩也太可怜了！」

　　「可怜的遭遇还在后面呢！这男孩好不容易熬到出狱，正准备开始新生活，

却又突然遇上一场大火，烧成了重伤，就连面容都给完全烧毁了，令他几乎失去

了活下去的勇气。但就在这时，一个自称是他亡父故友的『叔叔』出现了。这位

叔叔告诉他，当年的奸夫要对他赶尽杀绝，如果不想送命，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到

国外去，学好了本事再回来报仇！」

　　阿威若无其事的微微一笑：「听起来好像很熟悉……感觉有点像三流港片的

片段呢！」

　　石冰兰恍若未闻，又喝了一口酒，自顾自的说了下去。

　　「于是在这位叔叔帮助下，男孩偷渡到了国外，改名换姓开始了新的生活。

他发誓，要让自己的心灵跟烧坏的容貌一样的丑陋邪恶，所以他拒绝整容，平常

都戴着一个精巧的面具，发愤学习着各种知识和技术……许多年后，他终于长大

成人了，以一个全新的身分回到了国内，开始了复仇的计划。

　　「然而他的仇人，那个害惨了他的奸夫，已经离开人世了。他的亲生母亲也

已长眠。他大失所望，本来想就此作罢，但那个叔叔却鼓动他说，仇恨是不能就

这样罢休的，既然上一代已经死了，那就要让对方的下一代来偿还血债！」

　　阿威不动声色的说：「如果这真是一个故事，那么奸夫下一代应该是女孩，

而且是个美女，剧情才够吸引人。」

　　「嗯，你说得很对。那我就话分两头，来说说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吧。她就是

那个奸夫的女儿，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男孩的母亲就改嫁到了她家里，成

为了她的继母。虽然彼此没有血缘关系，一开始也曾闹过别扭，但是随着时间的

过去，她和继母的感情越来越好，到后来跟亲生母女也没有什么差别。

　　「有一次这女孩无意中知道了，原来继母还有个亲生儿子——也就是那个男

孩——因为犯了罪，正在坐牢，并且跟继母断绝了母子关系。她好奇之下，跑去

向继母询问究竟。继母不肯回答，只是不停地流着眼泪，伤心欲绝。」

　　「唉，可以理解……她也是个可怜人啊！这样不幸的遭遇，连我听了都觉得

心酸呢！」

　　阿威说着擦了擦眼睛，仿佛被气氛感染了似的，目中也泛起了一丝泪光。

　　「当时女孩并不清楚前因后果，更不知道自己的爸爸造成了这场悲剧。她只

是对继母十分同情，并天真的想，将来一定要把那个素未谋面的男孩找回来，让

继母和他团聚。然而事与愿违，那男孩出狱后就去了海外，失踪了。当时有谣言

说他葬身于一场大火，继母为此哭得死去活来，但却又坚信儿子其实还活着。」

　　「女孩慢慢长大了，也逐渐忘记了这件事。这一年，爸爸和继母双双去世，

临死之前，继母突然用最后的力气叮嘱女孩，如果将来找到了她的儿子，拜托女

孩务必好好照顾他。虽然女孩含泪答应了下来，但是心里却是不以为然的，认为

那个男孩早就已经不在人间了。」

　　阿威耸耸肩，做了个遗憾的手势：「就是说她完全没有防备之心了……嗯，

那等待她的，似乎就会是另一个悲剧的宿命了！」

　　「是的，又被你说中了！不久前，那个男孩悄悄接近了女孩，用暴力占有了

她，不仅在她身上发泄了野兽般的欲望，也尽情宣泄了对上一代的深仇大恨！更

变态的是，他还把仇人的骨灰挖了出来，当着女孩的面彻底销毁掉了，连一点渣

都不留！」

　　「因为他要的是彻底报仇呀！」

　　阿威意味深长的说着，语声冷淡，眼睛里的同情之色也已消失了。

　　石冰兰却低头凝视着酒杯，仿佛完全没有注意到似的，平静的继续述说着这

则「故事」。

　　「惨遭凌辱的女孩起初非常愤怒，一心想要报仇，于是她开始调查男孩的过

去，这才惊讶的发现了那些隐秘的往事。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

因为随着真相全部浮出水面，她不得不难过的承认，原来她一向敬爱的爸爸，曾

经犯下过如此严重的错误……」

　　阿威打断了她，淡淡说：「恕我直言，那恐怕不仅是错误吧，应该叫做『罪

行』才对！」

　　「是错误也好，罪行也好，总之，女孩被震惊了！原本，她对男孩有的只是

百分百的愤怒，但现在，除了愤怒之外，她也有了一丝怜悯、羞愧和内疚。」

　　石冰兰说到这里，缓缓抬起头来，目光透过墨镜凝视着阿威的眼睛，仿佛想

看进他的心里。

　　「现在，这个女孩很想告诉男孩，当年她的爸爸百分百做错了，对不起他全

家！对男孩后来遭受的那些苦难，她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心中也充满歉意……不

过当年的这桩公案，背后的真相还没完全调查清楚。特别是有两件事，男孩或许

还不了解，她觉得有必要提醒他！」

　　「噢，哪两件事？」

　　「第一，女孩希望能澄清一下，男孩遭遇的那场大火，跟她爸爸毫无关系。

那是一次纯粹的意外事故！无论在那之前，还是在那之后，她爸爸都从未想过要

对男孩赶尽杀绝！否则的话，在男孩坐牢期间，他就已经可以暗中下手了，又怎

么会等到对方安然出狱呢？」

　　阿威怔了怔，眼中流露出深思之色。

　　「男孩之所以会认定遭到迫害，完全是听信了那位『叔叔』的一面之词！由

于这个人也已经死了，当年他为什么要对男孩撒谎，动机何在？女孩暂时还不清

楚，但她推测，很可能这个人存心想利用男孩，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哼，只是推测吗？那恐怕没有任何说服力！」阿威翻了一下白眼，冷冷一

笑，「再说，就算真是这样，又如何呢？始作俑者、罪魁祸首始终是那个奸夫！

我想，那男孩即便相信那场火与他无关，心里也不会减轻半点对他的痛恨！」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不过，女孩还想跟男孩说明第二件事，那就是所谓的

『始作俑者』问题。在男孩看来，女孩的爸爸是造成所有悲剧的根源！如果没有

当初的那段奸情，那么一切惨案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是男孩又是否知道，为什

么女孩的爸爸会去勾搭他的母亲呢？」

　　阿威淡淡的说：「难道这里面也另有隐情？」

　　「对！事情的真相是，女孩的爸爸并非悲剧的始作俑者，他那么做只是想要

『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什么？你的意思是……男孩的父亲先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是的。女孩的爸爸结过三次婚。后两任妻子，分别就是女孩的亲生妈妈和

男孩的母亲。但他的第一任妻子很多年前就跟他离异了，当时破坏了这段婚姻的

第三者，正是男孩的父亲！」

　　阿威目瞪口呆，仿佛听到最不可思议的话语似的，好一阵才反应过来。

　　——如此说来，是自己老爹先给对方老爹戴上了绿帽，所以才招来了同样的

报复吗？

　　「我不信！」阿威先是激动的冲口而出，随即马上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忙镇

定了一下情绪，强笑道：「啊……我忘了这只不过是个故事而已。故事嘛，当然

怎么编都可以……但要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说法就连我这个听众都难以相

信，更别说是那个男孩本人了！」

　　「一开始男孩当然无法接受，正如女孩也曾经无法接受自己的爸爸居然是个

『奸夫』，那种心情是一样的！不过，女孩所说的每个字都是事实，而且还有证

据。当初这两对夫妻之间交叉存在的奸情，都分别被人撞破过，并引起了不大不

小的纠纷，当时的地方报纸有做过报导。男孩只要抽空到图书馆里翻查一下旧报

纸，就能亲眼看到详细的内容了……」

　　阿威只觉得全身冰冷，一颗心更是不住下沉。这女警的语气平静而坚决，谁

都听出她绝非在撒谎。

　　过了好一阵，他才干笑了一声，说道：「就算真是如此，这两对夫妻不过是

扯平了而已。但男孩呢？他的人生等于被彻底改变了，不但坐牢，还受了那么多

罪。在这个悲剧里，最可怜的人依然是他！我想，他对那个奸夫的仇恨绝不会因

此而淡化！」

　　「这么深的仇恨，女孩当然不会指望能立刻淡化。而且不管怎样，她爸爸的

做法都是大错特错的，也的的确确对不起男孩……所以她愿意代表已经逝世的爸

爸，向男孩表达深深的歉意！」

　　阿威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连忙假装喝酒呛了一口，连声咳嗽了起来，再用

餐巾捂住了嘴巴。

　　「哇！对强暴自己的罪犯道歉，这女孩的心肠还真好嘛！」他用略带讽刺的

语气说，「不过我想，在那个男孩心里恐怕会觉得，仅仅是一个口头道歉，根本

不能弥补他所受到的伤害！」

　　「是的！只有口头道歉当然是不够的，所以女孩打算用实际行动来道歉，并

且替上一代向男孩赎罪！」

　　「怎么个赎罪法？」

　　石冰兰喝掉了最后一口酒，陡然吸了口气说：「女孩被男孩强暴以后，怀了

他的孩子，原本她下定决心，迟早也要堕掉这个孽种的。但在知道了上一代的恩

怨后，她已经改变了主意，愿意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而且还会用心抚养长大，替

男孩传宗接代！」

　　阿威耸然动容，但一秒种后就哑然失笑：「这女孩真的这么想吗？哈，如果

换了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夸张了，反而显得很假，一点也不可信！」

　　「假还是真，时间自然会证明的！」石冰兰淡淡的说：「过去两个多月，男

孩自以为因为使用一些卑鄙的手段，才成功逼迫女孩不敢堕胎。但他其实错了。

女孩一早就看破了他的伎俩，之所以不去堕胎，是她自己早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而

已，并不是因为害怕威胁！」

　　阿威吃了一惊。这女警分明是在警告他，楚倩的威胁对她根本不起作用，所

以只要她高兴，随时都可以去医院堕胎。

　　「这么说来，这女孩是真心诚意的想替父辈赎罪了……」阿威竭力维持着从

容的语调，「唉，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向一个强暴了自己的男人赎罪，听起

来简直匪夷所思啊……不知道这女孩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什么药也不卖。因为男孩强暴了女孩后，就一直躲着她，至今不肯露面。

女孩想用实际行动告诉他，过去的恩恩怨怨，双方不如都一笔勾销吧！」

　　阿威失声道：「一笔勾销？」

　　「嗯，只要男孩肯现身出来，并答应放过女孩的亲人，那么女孩会更心甘情

愿的替父辈赎罪，不仅替他传宗接代，而且保证不再追究他以前犯下的罪行！」

　　阿威愣住了，不能置信的问：「你是说……女孩打算默许男孩逍遥法外？」

　　石冰兰叹息一声，苦笑道：「很难相信，是吧？就连女孩自己，原本也不相

信自己会这么做的。她一直都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之前曾经再三发誓，一定要

让男孩接受应得的法律制裁！」

　　「那她为何改变了主意呢？」

　　「因为牵涉到她亲生父母的名誉呀！你想一想，要是女孩非追究不可的话，

男孩被逮捕之后，面对审讯，必然会将当年的一切全都说出来。要不了几天，消

息就会扩散开来，那时候全城所有人都知道，原来她妈妈曾跟人通奸，她爸爸也

曾为了报复不择手段……这样的后果是多么可怕呀！她实在不想看到父母逝世后

还名誉扫地，灵魂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石冰兰的声音越说越低，而且充满了苦涩，脸上也是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阿威却狐疑的瞪着她，提醒道：「女孩应该想清楚才好……按照我国法律，

包庇刑事罪犯的人，本身也是从犯哦！」

　　石冰兰淡淡一笑：「那又怎么样呢？女孩早就想清楚了，让男孩接受法律制

裁，无非是消灭了一个罪犯而已，但要是她能够跟男孩和解，并设法说服他从此

不再犯罪、安分守己的做个好公民，那同样也是『消灭』了一个罪犯，只不过使

用的手段不同罢了！」

　　「呃……这么说似乎也有一定道理！」阿威脑子飞快地转着，皱眉说：「不

过我担心，男孩和女孩彼此的成见已经很深……尤其是男孩，他已经被女孩骗过

好几次了，怎么知道这次是否又是一个骗局呢？万一他现身出来后，女孩就翻脸

无情了，那该怎么办？」

　　「是啊，这正是女孩想当面问男孩的一个问题。」石冰兰不动声色的接过话

头，「究竟女孩要怎么做，男孩才能相信她呢？」

　　阿威心中雪亮，知道这巨乳女警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就算不能百分百肯定自

己就是色魔，至少也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了。

　　所以，她才会用这种暗示的方式，想诱导自己出牌，以便从牌路中摸清自己

的心思。

　　阿威暗暗冷笑，正想直接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忽然脑海中灵光一闪，冒出

了个恶作剧的念头。

　　「女孩应该怎么做，我是不知道啦！」他慢吞吞的说，「我只希望这个故事

也能有大团圆结局！」

　　「何谓大团圆结局？」

　　「哈，小冰你很少看港片吗？在所有这类大团圆故事里，男孩和女孩最后都

是结婚了，从此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石冰兰震动了一下：「结婚？」

　　「对啊，结婚！反正女孩已经决定替男孩生儿育女了，干脆嫁给他不是更好

吗？正好一家三口，哈哈，而且这样也是化解仇恨最好的方法！」

　　阿威边说边忍住不禁的笑出声来，用挑战的眼光望着石冰兰。如果这女警就

此退缩了，那自然一切风平浪静。如果她答应了下来，那正好假戏真做，将生米

煮成熟饭，未来的处境只会对自己更有利。

　　——嘿嘿嘿，冰奴……单是占有你的肉体，还不算本事……我还要你作茧自

缚，在你心目中无比「庄严」、「神圣」的法律公证下，永远属于我！这才算是

色魔对女警的终极胜利、黑暗对正义的最辛辣嘲笑和亵渎……

　　阿威越想越是兴奋，忍不住笑嘻嘻的说：「怎么样？我给这个故事安排的结

局，应该是最完美的了吧？」

　　「确实很完美！」石冰兰已经恢复了平静如水的模样，意味深长的说：「原

本这个安排还有一点小小的障碍，不过现在，这个障碍已经解除了。」

　　说完，她不再做任何解释，招手叫来了服务员，用信用卡结了帐。

　　阿威怔了片刻后，才明白她这句话的含义。那是说她原本是有夫之妇，自然

不可能答应这种要求，但现在她已经离婚了，所以唯一的「障碍」也被排除了。

　　蓦地里，阿威心中一动，又隐隐觉得有点不对劲，但究竟是哪里不对，一时

间又说不上来。

　　「时间不早啦，威哥！咱们这就回去休息吧．」

　　石冰兰说着站起身，忽然间立足不稳，朝阿威这边跌了过来。

　　阿威本能的伸手扶住，叫她「小心」。

　　「不好意思，我……看来我是真的喝多了一点……」

　　石冰兰嫣然一笑，脸庞红若桃花，仿佛酒精随着这一跌全涌了上来似的，双

眸颇有微醉之意，就连脚步似乎都有些虚浮了。

　　于是她主动伸出一只手，大大方方搭在阿威的臂弯上，动作虽已透着亲热，

但却并无明显的暧昧感觉，就只是像扶着老朋友一般自然，慢慢走出了餐厅，来

到了警车旁边。

　　「上车吧，威哥……我载你一程！」

　　「你醉啦，小冰……还是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嗯，也行！」

　　于是阿威将石冰兰扶进了副驾驶位，替她系好安全带，然后从另一边车门钻

进了驾驶位，点火发动了油门。

　　警车平稳的驶进了夜色中。

第５９章　色相为饵

　　车内一片静寂。两个人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做声。

　　过了好一会儿，石冰兰才娇佣的打了个哈欠，伸手将座椅的椅背平放，调整

成一个最舒适的角度，懒洋洋的半躺了下来。

　　阿威恍如不见，目光专注的凝视着车窗外，熟练的操纵着方向盘。

　　又过了片刻，只听「啪、啪」两声轻响，这女警居然蹬掉了凉鞋，翘起一双

修长的美腿，随意的搭在了车头前沿。

　　阿威仍是目不斜视，就好像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女伴。

　　过没几分钟，一阵轻微而均匀的鼻息声响了起来。

　　这次阿威忍不住转过头，瞥了一眼副驾驶位，双眼立刻瞪大了。

　　在车内灯光的照耀下，只见石冰兰半躺在座椅上，仿佛已经睡熟了，高耸的

胸脯随着呼吸有节奏的起伏着。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其中一边的细肩带竟然

滑落了下来，使半片光洁的肩膀都露在了外面。领口也因此而呈完全蓬松的状态

，可以毫不费力的瞧见那道深深的诱人乳沟。

　　阿威咽了口口水，赶紧转回头，但视线却情不自禁的透过后照镜，继续欣赏

着这女警的迷人姿态。

　　由于双足翘起，裙摆自然而然倒翻了下来，雪白浑圆的大腿暴露无遗，裙下

神秘之处的春光更若隐若现。

　　——是穿着丁字裤吗？还是……根本就没穿内裤？

　　阿威心跳加快，脑子里有些胡思乱想起来。他清楚，女刑警队长一定是在装

睡，目的在于引自己上钩，这令他又是担心、又是得意。担心的是对方似乎已很

肯定自己就是色魔，目前的处境可谓险象环生。得意的是这个一向心高气傲的石

大奶，现在居然也开始出动「色诱」这一招了，说明自己对她的调教颇有成效，

至少已经令她完全抛弃了自尊、矜持和面子这些虚伪的东西，蜕化成了一个不择

手段、为成功不惜以肉体为诱饵的原始雌性动物。

　　虽然她此刻的「勾引」还不够专业，但相较于过去的她而言，已经形成了极

大的反差。现在的她，身上已开始散发出一种堕落中的女人才有的淫糜、妩媚的

味道。

　　阿威深呼吸了一口，强迫自己收回视线，重新专注于驾驶警车。

　　他在心中冷笑：「色诱吗？嘿，也好，我倒要看看，冰奴你能自我牺牲到什

么程度！」

　　然而接下来的时间里，石冰兰却毫无动静，仍维持着熟睡的姿态，没有任何

进一步勾引的举动，彷佛之前的春光的确都是无意识暴露的，并非有意为之。

　　满天星光下，警车加快了速度，一刻钟后，停在了石冰兰住所的楼下。

　　「到啦，小冰！」

　　阿威咳嗽了一声，轻轻呼唤了起来。但女刑警队长却沉睡依然，鼻息声均匀

而稳定。

　　「小冰，醒一醒……到家啦！小冰！」

　　阿威只好提高嗓音呼唤着，同时伸手轻推她的胳膊，但石冰兰只是迷迷糊糊

的「嗯嗯」了两声，双眼却并未睁开，反而将头偏向了另一边，继续发出轻微的

鼾声。

　　——好啊，你要演戏，我就陪你演下去好了！

　　阿威嘴角露出狡猾的笑意，随手脱下外套，装出关心的样子，披在了石冰兰

身上。

　　然后他熄火下车，关紧车门，走开了几步，在夜色下点燃了一支香烟。

　　烟头的火星在黑暗中闪耀着，就仿佛他此刻的心情一样，时明时灭，忐忑中

又带着振奋，激动中亦包含着紧张。

　　一支烟很快抽完了。烟屁股抛下，第二支烟随即点起。

　　夜风吹来，伴随着一丝凉意。阿威一边抽烟，一边无聊的抬头瞧着星星，虽

然他十分好奇女刑警队长是否还能「睡」得下去，但却绝不回头向车内望一眼。

因为彼此较量的就是双方的耐心。

　　第五支烟抽到一半时，只听身后传来敲打车窗玻璃的「彭彭」轻响。

　　阿威这才回头望去，只见女刑警队长已经坐起身来，左手揉着眼睛一副刚睡

醒的模样，右手轻扣着车窗玻璃，示意他回来。

　　阿威忙抛下半截香烟，快步回到车旁，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你总算醒啦！」

　　「嗯……不好意思，不知不觉睡着了！」石冰兰打着哈欠，慵懒的声音中微

带嗔意，「我睡了多久了？你怎么都不叫醒我？」

　　「怎么没叫？我就差没拿喇叭在你耳边喊了，可你就是不醒啊！」

　　石冰兰尴尬的一笑，仿佛这才发现身上盖着男人的衣服，俏脸微红，忙将衣

服递还给了他。

　　阿威正伸手去接，突然「咕咚」一声响，有个小塑胶瓶从衣服口袋里掉了下

来，落在座椅上。

　　石冰兰捡起瓶子一看，蹙眉说道：「这是……壮阳药？」

　　「嗯。」

　　阿威露出慌乱的表情，飞快地取回瓶子，塞回口袋里。

　　「你为什么吃这个？难道除了我姐姐之外，你还有其他女人？」

　　石冰兰的声音严厉了起来，双目炯炯的瞪着他。

　　「没有，绝对没有！」阿威哭丧着脸说，「不瞒你说，我都已经阳萎了，哪

里还能有其他女人呢？」

　　「阳萎？不可能吧？那次在孙德富的宅第里，你不是明明正常得很吗？」

　　石冰兰更加严厉的质问道。

当时在孙宅，两人曾躲在洗手间里肌肤相触，眼前这个男人很快就兴奋勃起

了，而且还当场爆发了出来。当时虽然还隔着内裤，但是她却能清晰感觉到紧贴

着自己阴部的那根肉棒的硬度和热度。

　　但阿威显然早已准备好了答案，扮出悔恨状道：「是呀，那时我还很正常。

但回去之后，总觉得自己对小冰你太过冒犯，把颜面都丢光了，更辜负了香兰对

我的感情……也许是上天的惩罚吧，从那以后我就阳萎了……唉，为了治好这个

毛病，我这几个月到处看医生，最近更是什么药都尝试过了，可还是不见效！」

　　他说着说着，语音开始哽咽了，满脸都是痛苦之色。

　　石冰兰脸色柔和多了，低声说：「对不起，是我多心了……思，医生是怎么

说的呢？还有没有希望治愈？」

　　「医生说主要是心理问题，因为做了错事，惭愧过度导致的。至于能不能治

愈，就要看运气了……」

　　阿威说着顺势侧身向前，仿佛悲痛得忘乎所以了，竟一头栽到石冰兰胸前，

嚎啕大哭了起来。

　　石冰兰微微震动了一下，居然也没有闪避，不但任凭他埋首于自己高耸的双

乳间，而且还伸臂轻拍他的肩膀示意安慰。

　　这一来阿威反倒吃惊了。他原本是垂涎于那对巨乳的诱惑，想稍微占一点便

宜，算准了马上就会被对方推开的。谁知这女警的坚忍和意志已远非昔日可比，

居然若无其事的承受了下来，仿佛这个举动早已在她意料之中。

　　一瞬之间，阿威只感到呼吸不畅，伴随着一股淡淡乳香而来的，是令人喷血

的压迫感，那两酡丰满无比的柔软肉团结结实实的挤压着他的面颊，而鼻子则正

好埋进了深深的乳沟里。

　　这真是太爽了！久违了的美妙触感，令他霎时欲念横生，肉棒几乎是直觉反

应般就要充血勃起。

　　——不好！

　　总算阿威理智仍在，慌忙狠狠地咬了一下舌头，剧痛分散了注意力，令性欲

一下子减退了不少，同时也令他痛得流出了眼泪，哭得更逼真了。

　　「别伤心啦，威哥……你吉人天相，一定能治好的……」

　　石冰兰柔声说着，侧身向前，与男人靠得更紧了，双臂更搂住了他的肩膀，

就好像姐姐把弟弟搂进怀里一样。

　　阿威啼笑皆非。虽然脸颊接触、磨蹭着上半截赤裸的乳峰，真正是无与伦比

的刺激，但蠢蠢欲动的胯下却令他心惊肉跳，生怕随时会丑态毕露。但要强行挣

脱开这女警的搂抱，未免也太不自然了，何况从生理上来说他也绝对舍不得。

　　他只好不断狠咬舌头，并伸手按住裆部，喘着气说：「但愿能治好吧……不

过这是心病，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看来，是我连累了威哥你……那次要不是为了掩护我，你根本就不至于失

态，现在也就不会受这种罪了！」

　　「咳咳……是我自己不好，不关你的事。」

　　「不，根源在我这里，于情于理，我都有义务帮助你康复！」

　　石冰兰执拗的说着，伸手到驾驶位上略一调整，将椅背也平放了下来。这样

正、副驾驶位和后排的座位就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一张「床」。

　　阿威愕然道：「小冰，你这是？」

　　「不瞒你说，我落在色魔手里时，曾经被强迫学过一些按摩的技术，对于刺

激男人的生理欲望十分有效……而且你的心病既然是因我而起，相信也只有我，

才能帮你解开心结了！」

　　「这……这怎么可以啊？我已经做错一次了，不能再一次对不起你姐姐！」

　　「如果你不能康复，我姐姐下半辈子岂不是要守活寡吗？那才是真正的对不

起她！」

　　石冰兰咬着嘴唇，俏脸布满了红晕，但神色却十分坚决，双眸中更充满了挑

战之色。

　　「那……好吧！」

　　阿威苦笑了一声，仰面躺了下来，表面上装得勉为其难的模样，心中涌起的

却是一股不服输的念头。

　　——哼哼，冰奴，你就这么有把握能令我露出原形？你也太自信了吧……也

罢，老子就来领教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脱胎换骨，从一个冷艳的女警蜕

变成了一个挑逗男人的高手、卖弄色相的尤物！

　　打定主意后，阿威深呼吸了几口，强迫自己把所有杂念都排除出去，神智顿

时一片清明，欲念更是被完全压抑了下去。

　　他闭上眼睛，放松了全身的每一寸肌肉，平静的说：「开始吧！」

　　这之后的一分多钟，车内寂然无声，什么动静也没有。正当阿威诧异的想睁

眼时，突然感到一只手伸过来，解开了自己上衣的钮扣，并把里面的背心也翻了

上去。然后，两只手掌放在了赤裸的皮肤上，轻轻的按压起来。

　　「呼——」

　　阿威眉头舒展，长长吐了口气。这一下倒不是因为欲望，而是的确被按摩得

十分享受。看来这女警不仅没有忘记在魔窟里学到的「技术」，而且还特意花了

心思来提升水平，那柔软细嫩的掌心里竟涂抹了润滑油，擦在身上又滑腻、又温

热，真是说不出的舒服。

　　「嗯嗯……小冰，说真的，我以为你的手只懂得拿枪的……嗯……想不到按

摩居然也这么专业。」

　　阿威闭着眼睛，一边说话，一边发出满足的叹息声。

　　「过奖啦，呵呵，比起职业按摩女郎来，我还差得远……不过为了威哥你，

我会尽力提供最『专业』的服务的……」

　　轻柔的说话声中，那双纤手温柔的、耐心的按遍了阿威上半身，修长的手指

更是有如灵活的泥鳅一般，逐块逐块轻揉着他的肌肉。

　　一股热流缓缓冒了出来，阿威只感到骨头都要酥化了，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

意，这女警的手掌越来越频密的按到他胸前，指尖更时不时的拨弄一下那小小的

男性乳头，带来麻酥酥的快意。

　　这可是在魔窟进行的「技术培训」里，从来没有教过的招数！

　　——难道……冰奴逃出来后还自学「进修」过新招？

　　阿威不敢大意，忙收摄心神，并绷紧了全身肌肉，想要抵御传来的快感。

　　但是已经晚了一步，他忽然感觉到一股温热呼吸喷在脖子上，接着胸膛上一

凉，有两片温软的物体轻轻滑过。

　　——哇！这……不可能吧？

　　阿威震惊之极，忍不住睁开眼来，然后马上又闭上，一颗心猛烈的跳动了起

来。

　　这女警竟将双唇凑上了他的胸膛，就彷佛热恋中的情人一般，温柔的一下下

亲吻着，留下了好几个淡淡的唇印。

　　「这……这样不好吧，小冰！」

　　阿威喘着气，竭力压抑住心跳，脑子里开始想着其他念头，企图再次分散注

意力。

　　对方没有回答，亲吻的动作却更「专业」、更轻柔了，片刻后更毫不忌讳的

吻上了那男性的凸起颗粒，吐出舌尖灵巧的舔弄起来。

　　——啊啊……要命！

　　只一下，阿威就被舔得浑身颤抖，发出了呻吟声。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

乳头居然也会如此敏感！

　　心中泛起荒谬的感觉，从前在魔窟里这一幕几乎每天都会上演，只不过双方

的角色正好跟此刻相反。这女警只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令自己舒爽

得快要受不了了。

　　「好痒！小冰……别捉弄我啦！真的痒死了……」

　　阿威赶忙求饶起来，并伸手推拒着石冰兰的脑袋，但她却顺势移到了另一边

的凸起颗粒上，唇舌并用、更加细心的舔弄起来。

　　电流般的快意霎时爆出了火花，阿威只感到血脉贲张，虽然他拚命用指甲掐

着大腿，但痛感还是难以掩盖住欲望的潮流，胯下的帐篷已呼之欲出。

　　他咬紧牙关，几乎有些粗暴的抓住了石冰兰的秀发，再次将她的脑袋拉开。

　　这次奏效了，这女警的唇舌总算离开了他的胸膛，但却又慢慢向下滑去，亲

吻到了肚脐周围，同时她的双手也开始松开男人的皮带。

　　——天！她是准备玩真的吗……是要主动的、心甘情愿的跟我性交？

　　阿威热血上涌，激动的无法自持。对这巨乳尤物的肉体，他固然已经熟悉得

不能再熟悉了，但现在她是在自由的、清醒的、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情况下，自

愿与他交媾！这无疑会是一次极其新鲜的体验，或许也会是唯一的一次机会，能

够令她展现出最淫荡的姿态、最彻底的放纵和最忘我的高潮。

　　理智的堤坝轰然崩塌了，肉棒暴勃而出，就如一柱擎天般高高撑了起来，形

成了一个雄伟的蒙古包。

　　车内的呼吸声一下子清晰了许多。男人的呼吸声变的更加粗重，女人的呼吸

声则变得急促……

　　急促的呼吸声中，略带颤抖的双手解开了男人的外裤后，又缓缓的拉下了里

面的贴身内裤。

　　一根粗大无比的武器应声弹出，距离俏丽的脸庞如此之近，以至于可以嗅到

扑鼻而来的浓重生殖器味道。

　　男人的手又伸了过来，推动着女人的脑袋，不过这次不是推开了，而是推向

那生气勃勃的巨龙，令二者的距离进一步缩小到零。

　　于是，她俏丽的脸胧完全埋入了乱糟糟的阴毛中，双唇和鼻子都紧贴着发烫

勃起的棒身，眼睛反而被阴毛扎得几乎睁不开来了，只感到那肉棒尖端正顶在自

己额头上，并且已分泌出了些许黏稠的液体。

　　石冰兰奋力扬起头，稍微离开远了一点，藉着微光仔细端详这根耀武扬威的

武器。

　　她蓦地里愣住了，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跃入眼帘的，的确是一根非常熟悉的肉棒，但又绝对不是之前见惯的那根肉

棒。眼前这根肉棒的表皮上赫然纹着醒目的图案，定眼一看，竟是许多朵精致小

巧的兰花，密密麻麻的刺满了棒身的每一处，色彩鲜艳斑斓，看上去倒像是整根

肉棒都被袖珍兰花扎成的花圈包围了起来。

　　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棒身从上到下还凸起了四颗「肉瘤」，令整根阳具更

加青筋毕露、面目狰狞，形状也与之前大大不同了。

　　——这混蛋！他……他居然做了阴茎改造手术？

　　石冰兰惊怒交集，双眸狠狠地瞪着阿威，俏脸胀得通红。她无法判断这是最

近才做的手术呢，还是很早以前就已经改造好的，总之此刻这支武器与她印象中

的样子截然不同，令她刚才所有的忍辱负重和苦心期待全都化为泡影了。

　　阿威却仿佛全无察觉，仍是沉浸在亢奋的享受之中，右手又伸过来按压她后

脑。

　　这次石冰兰强硬的挺着脖子，冷冷说：「我看你的下身强壮得很嘛，一点也

不像阳痿了！」

　　「啊……是的，难怪医生说我生理上根本没有问题！」阿威索性也不再掩饰

了，目光中闪烁着狡黠之色，嘴里则用恳求的语调说：「小冰你就好人做到底，

帮我完成全部过程吧！」

　　石冰兰闷哼一声，贝齿紧紧咬着嘴唇，沉默了几秒后，仿佛下定最大决心似

的，低下头重新将脸颊埋进了男人胯下。

　　「为什么……要在这个部位纹身？而且纹的是兰花呢？」

　　她一边用脸颊轻轻磨蹭着肉棒，一边梦呓般的低声问道。

　　「小冰你这是明知故问……因为我最想要的女人，名字中就有『兰』字！」

　　阿威露骨的说，心中充满了变态邪恶的兴奋感。在养伤期间，他特意请了美

国的顶级医学界专家，为自己做了这个高难度手术。目的不仅是为了给阴茎「整

容」，避免被对方认出来，更是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性能力，以便实现彻底的

肉体征服。

　　石冰兰自然明白他一语双关的暗示，心中恨极，暗想：就算一切都是巧合，

这人真的不是色魔，也必定是个无耻、伪善到极点的好色之徒，绝不能让姐姐嫁

给他。

　　不过眼下，她仍然要忍气吞声的与他周旋下去。原本以为辨认阳具将可十拿

九稳的奏效，想不到却惨遭失败，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确认对方的身分呢？还有

什么办法？

　　这时男人显然已等得不耐烦了，发出哼哼声，挺起腰部将勃起的阳具凑向她

的嘴唇，催促之意十分明显。

　　石冰兰强忍住想一口将之咬断的冲动，无可奈何的张开小嘴，将粗大的龟头

缓缓含进了口中。

　　阿威爽得心脏都差点跳了出来，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同样温暖的口腔、同样

柔软的双唇、同样湿滑的舌头，将自己的分身紧紧的包裹着、啜吸着。唯一不同

的，是这女警的口交技巧有了明显进步，过去她的牙齿经常会不慎弄痛他，但现

在却很懂得如何避开了，而且舌尖一开始就主动舔弄、刺激着龟头尖端最柔嫩之

处，丝毫也不嫌脏。

　　只听「哧溜、哧溜」的吸吮声在车内回荡，伴随着男人抑制不住的喘息声和

呻吟声，听上去真是说不出的淫乱。

　　「快……快一点……嗯……就是照样……含深一些……再深些……对了……

啊……非常好……」

　　在阿威的「指点」下，石冰兰完全豁了出去，不仅将口中的肉棒吸得更加响

亮，而且还加快了套弄的速度。只见她的头部飞快地上下运动着，略为凌乱的秀

发完全披散了开来，随着节奏一上一下的飘扬，扫在阿威的大腿上，带来麻痒的

触感。

　　不到片刻，这根狰狞的肉棒就越发亢奋雄起了，表皮上布满了亮晶晶的口水

痕迹，令那些刺上去的兰花更加鲜艳夺目。而粗大的龟头更是彻底勃起，将石冰

兰的小嘴塞满了大半空间，虽然她很努力的想要吞入更多，但仍有大半截肉棒无

法含进口中。

　　石冰兰只得伸手握住剩下的棒身，辅助嘴巴套弄了起来。一时之间，她用尽

各种招数，纤手握着、双唇吸着、舌尖舔着、竭尽全力的取悦着那丑恶的武器，

忙得满头大汗，就连胸口微露的乳沟处都布满了晶莹的汗珠。

　　「啊……小冰你真是太厉害了……啊啊……我要忍不住了……啊……啊啊啊

啊……」

　　生理的极度愉悦和心理的极度满足，令阿威很快就忍不住了，腰部猛然向上

挺起，将肉棒最深的送进这巨乳女警口中，龟头几乎捅进了咽喉里，弹跳着射出

了一股股精液。

　　石冰兰被呛得几乎要咳嗽起来，但她却以最大的毅力忍耐住了，不过咽喉却

不由自主的蠕动着，一口接着一口的吞起精液来。

　　一连吞了七、八口后，汹涌的热流才戛然而止，原本粗硬的棒身也逐渐软了

下来，开始从小嘴里退出去。

　　石冰兰忙加紧吸吮口中的龟头，舌头一丝不苟的在马眼上「打扫」着，直到

将最后几滴精液也全都吸了出来，才依依不舍的吐出了肉棒。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有喘息声仍在回响。

　　最终还是石冰兰打破了沉默：「看来，你已经完全恢复了！」

　　「是的，谢谢你．小冰……我知道，你是为了你姐姐，才肯做出这么大的牺

牲！我真不晓得要怎样报答你才好……」

　　阿威做出感动的样子，用手背抹着眼角，彷佛眼泪都快掉了下来。

　　石冰兰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半靠在椅背上，神色疲倦的说：「好啦威哥，

这些话，你留着将来对我姐姐说吧……现在我真的累了，想要好好休息一下！」

　　「嗯，那就赶紧回家吧。要不要我扶你上楼？」

　　「不用！我还想在这里待一会儿，收拾一下再上去。不过请你原谅，我今晚

就不送你回去了……」

　　「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叫计程车就是啦！」

　　阿威连声说着，知趣的起身穿好裤子，打开车门钻了出去，挥手道别后，就

一溜烟奔进了夜色中。

　　等他的身影完全消失后，石冰兰立刻挺身坐起，满脸倦容一扫而光，取而代

之的是振奋的表情和炯炯发亮的双眸。

　　她伸手到座位底下，摸出了一条手帕，小心翼翼的打了开来。

　　手帕上有好几道污秽的痕迹，散发着一股熟悉的腥臭气息！

　　那正是刚才她被迫吞咽的精液的味道！

　　今晚忍受了这么多屈辱，目的无非是想用最自然的方式，在对方的眼皮子底

下采取到精液，而且完全不能引起对方怀疑！虽然，付出的代价比预期的更大，

但目的总算是达到了，不至于白白牺牲色相。

　　闻着让人欲呕的臭气，石冰兰一阵反胃，差点吐了出来。她忙收好手帕，勉

力拿出手机，发出了一条简讯。

　　做完这几个动作，她已浑身酸软，无力的躺在座椅上，疲倦的连手指也不想

抬起了。

　　——今晚我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心里有个声音在质问自己。石冰兰脸露苦笑，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过去那种

百分百的、强烈的自信心。

　　而造成自信心严重削弱的原因，则是今天下午收到的那份ＤＮＡ 检验报告！

　　报告上写得很清楚，由她腹中抽取出来的胎儿羊水，与市立医院得到的血清

经过对比后，双方的ＤＮＡ 完全不相符，绝对不可能存在任何血缘关系！

　　这个结果对石冰兰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她在震惊中足足发呆了一个小时后，

还是无法置信，难道之前的判断全都错了？难道真是自己看花了眼，误会了无辜

的「威哥」？。

　　霎时间，她心中的沮丧真是到了极点，对自己的眼力和信心也都产生了深深

的怀疑。

　　——不，我不可能弄错！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原因……一定是色魔施展了什么

诡计……或许，一开始他就是预谋好的，故意用其他男人的精液来使我怀孕，这

在技术上并非不可能做到……对了，一定是这样！他早就预料到迟早有一天会被

检测ＤＮＡ，所以才会利用楚倩禁止我堕胎，以便为他自己埋下最有力的脱罪证

据……

　　虽然自我宽慰的找到了「理由」，但石冰兰心里清楚，这个理由未免也太勉

强了。她在痛苦中犹豫了许久后，终于下定决心，今晚要最后试探对方一次，不

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只要能辨明真相！

　　于是，在饭局中藉着一点酒意，她娓娓道出了多年前的惊天往事，并且露骨

的向对方暗示，她愿意用身体来满足他。

　　这一招果然奏效，对方大概是惊喜兴奋过头了，无意中说错了一句话。

　　——男孩已经被女孩骗过好几次了，怎么知道这次是否又是一个骗局呢？

　　这句话令石冰兰心脏狂跳，立刻确信眼前之人绝对就是变态色魔！

　　只有警局里的专案组和色魔本人，才知道「男孩被女孩骗过好几次」，眼前

这男人若只是个一般良民，绝对没有可能知道这一内幕的！就算是随口猜测，顶

多也只会猜被欺驱过而已，绝对不会深有感触的说出「好几次」的！

　　这无疑是目前为止，对方不慎暴露的最大破绽．而且对方自己还没有察觉！

　　石冰兰激动得无以复加，嘴上随口与对方敷衍，脑子里却迅速盘算着念头。

虽然说这是个大破绽，但以对方的狡猾，要抵赖并非难事，要想将他抓捕定罪，

还是必须掌握最直接的证据才行。

　　于是，这才有了刚才警车里她忍辱负重的这一幕场景……

　　现在，想要提取的精液样本已到手了！不过，整个计划只能说成功了一半，

是否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就要看后续行动执行的如何了。

　　石冰兰勉力振作精神，正在反覆琢磨具体行动步骤时，突然有警笛声由远而

近的传来，又一辆警车缓缓地停在了路边。

　　车门打开，一个娇小的身影钻了出来，快步走到近前。

　　微弱的星光下看的分明，赫然是女警孟璇！

　　石冰兰忙摇下玻璃，对她挥了挥手。

　　孟璇奇怪的问：「你怎么还待在车里啊？他不是已经走了吗，你怎么还不回

家？」

　　石冰兰勉强挤出一个惨白的笑容：「等一下我还要回警局一趟，懒得再爬楼

梯上去了，在这里等你也是一样的！」

　　孟璇点点头，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位上。

　　她嗅了嗅鼻子，仿佛发现了什么似的，蹙眉说：「好浓的味道啊！难道……

你们刚才就在这里……」

　　石冰兰没有回答，默然片刻后说：「算上今晚，你跟踪他已经三天了，感觉

如何呢？色魔究竟是不是他？」

　　「百分之九十九是他没错！」孟璇用肯定的语气说：「虽然体态偏胖了些，

声音也有差异，但身高、肩宽、走路的姿势和说话的语调都几乎一模一样！就连

现在这……这精液的气味，都令我有很熟悉的感觉！」

　　石冰兰哑然失笑。惨遭强暴后，这小女警的性格虽已有了很大变化，但还是

有不少地方仍保留着过去的天真。就比如这种感情用事的、轻率就做出判断的毛

病，就仍然没有改正过来。

　　别的不说，单是「精液的气味」这一点就未免可笑。又不是狗鼻子，哪有可

能连这种细微区别都分辨的出来呢？更何况，她在被色魔强暴之前仍是个处女，

而之后也从未与其他人发生过关系，这时候随便哪一个男人的精液让她嗅到了，

恐怕都会本能的感到「熟悉」的。

　　「你笑什么？不相信我的话吗？」孟璇敏锐的注意到了石冰兰的神态，瞪眼

说：「我对色魔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你，别忘了你经历过的一切，我也一样经历

过！」

　　这话有些刺耳。在这一刻，这小女警仿佛又变得陌生了。过去的她，是绝不

会用这种敌意的语气与石冰兰说话的。

　　「我当然相信你的判断，小璇！事实上你的判断跟我完全一致！」石冰兰温

和的说，「而且你有一样优势更是我没有的，那就是色魔对你的信任！他至今仍

不知道你和我暗地里已经和好如初了！」

　　「和好如初？呵，呵……队长你怎么比我还天真？你难道不知道吗，有些东

西失去了以后，就永远不可能回到从前了！」

　　孟璇淡淡地说，原本可爱的苹果脸上，充满了忧伤。

　　石冰兰心中一阵难受，「为什么呢？我上次不是已经说了吗，虽然你曾经在

色魔威逼下欺骗过我，但我能理解你是为了阿宇才会……」

　　「够了！我不准你再提阿宇！这个称呼不是你叫的！」

　　孟璇勃然变色，气呼呼的样子就像个面对情敌的小女孩，眼光中的敌意更加

浓了。

　　石冰兰只得改口，「我知道，你是因为王宇才不得不屈服的，所以我从来没

有怪你……」

　　孟璇再次打断了她，圆脸上露出嘲讽之色，「队长，到现在你还不明白……

你仍然觉得做错的那个人是我，所以是你在宽宏大量的原谅我，是吗？」

　　石冰兰愕然，一时不知如何措辞。

　　「小璇，这不是谁原谅谁的问题！」她诚恳的说，「还记得吗？加入警局的

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对着警徽发过誓言，要一辈子维护正义和司法公正，绝

不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那些神圣的信念，难道……你已经动摇了吗？」

　　「神圣信念？嘿，那只是你的信念，不是我的，从来也不是！」

　　孟璇激动得胀红了脸，声音也提高了，仿佛想把心中所有怨气全部倒出来。

　　「今天我就跟你说实话吧，队长。我考警校也好、加入警局也好、积极破案

也好、拚命扫除黑恶势力也好，全都是为了阿宇！不是我自己有那些所谓的神圣

信念，也不是我自己喜欢做这些事，而是因为要讨阿宇的喜欢，我才不惜流汗、

流泪和流血！我并不像你，有那么崇高的理想和正义戚，肯为破案牺牲一切。我

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女孩，唯一的梦想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人永远在一起，就是这

么简单。」

　　石冰兰再一次震惊了，她忽然发现，并不是孟璇变得陌生了，而是她自己从

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小女警。

　　「对不起，小璇……我真的没有想过要破坏你的梦想……上次我已经解释过

了，一切都是色魔的阴谋。他故意……」

　　「现在说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了。」孟璇打断了她，斩钉截铁的说，「我只是

想告诉你，我到现在都仍然在恨你。我们已经不可能『和好如初』了！」

　　石冰兰脸色灰白，只感到四肢更加酸软无力了，瘫软在椅子上喘息了好一会

儿，才苦涩的说：「既然你这么恨我，为什么又要主动帮助我对付色魔呢？」

　　「因为我也恨色魔！他不但毁了我，还抛弃了我。在他带着王宇不辞而别、

抛下我孤零零一个人的那段日子里，我几乎要发疯了！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那

么恐惧过、孤独过！我……我……」

　　说到这里，孟璇突然「哇」的哭了出来，就像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小女孩，压

抑已久的感情随着泪水澎湃而出。

　　石冰兰看得十分心疼，真想搂着这小女警好好安慰一番。在她内心深处，一

直将孟璇当作妹妹来看待的。但是她才刚伸出手，就僵硬在半空中了，就仿佛彼

此之间已经隔着一堵无形的高墙。

　　而孟璇也很快止住哭声，擦干了眼泪，原本可爱的圆脸上充满了愤怒之色。

　　「前些天阿宇获救，我以为色魔已经死了，一切都一了百了。今后我只想平

平静静的照顾阿宇一辈子，哪怕他永远无法康复，我都心甘情愿……可是，那个

可恶的恶魔，他竟然还是不肯放过我，软硬兼施的要我继续帮他作恶。我……我

恨透了他，再也不想被他控制了，但是单凭我一个人，无论斗智、斗力都不是他

的对手，所以，我只能选择向你坦白，跟你合作对付他！」

　　「我懂了，小璇！现在我完全明白你的想法了。」石冰兰黯然神伤，长长叹

息了一声，「不管怎样，你能跟色魔决裂，就是一件好事……」

　　「对你来说当然是好事啦！」孟璇不客气的抢白说，「本来我是色魔埋在你

身边的一枚棋子，现在，我反而成了你埋在他身边的棋子，而他丝毫也没察觉，

所以等待他的必然是失败的结局，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你——大名鼎鼎的Ｆ市第

一警花！」

　　石冰兰的心被深深刺痛了，嘴唇颤抖了几下，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突然伸

手掩嘴，剧烈的咳嗽了起来。由于她的肚腹已经明显隆起，无法弯腰，因此咳得

十分辛苦，原本就缺乏血色的俏脸也更加灰白了。

　　孟璇微露不忍之色，垂下头说：「对不起，队长！我……我刚才说得太过份

了，你别往心里去……」

　　石冰兰好不容易才止住咳嗽声，伤感的摇了摇头，凄然说：「小璇，我从来

没有把你看成棋子。相反，我希望你现在就告诉色魔，你已经彻底看透了他，从

今以后再也不受他威胁！」

　　「你放心，这句话我一定会对他说的。不过，是在这家伙落网之后！」孟璇

瞪着她说，「难道你以为，只有你才能为了抓住他忍辱负重吗？告诉你，我也可

以！你能做到的事，我也一样都能做到！」

　　石冰兰苦笑了一声：「是的，我相信你能做到，而且，你一定能比我做得更

好！」

　　孟璇这才脸色稍缓，说道：「那就这样吧．队长你好好保重，有什么任务通

知我就行了！我先走啦，晚安！」

　　说完拉开车门，回到她自己的警车上，发动油门扬长而去了。

　　剩下石冰兰一个人躺在座位上，只觉得全身更加虚弱了，疲倦就像癌细胞似

的，吞噬了周身所有的精力和斗志……

　 ＊＊＊　　　　＊＊＊　　　　＊＊＊　　　　＊＊＊

　　清晨，阳光普照。

　　阿威像往常一样准时起床，在室内做了简单的健身运动。

　　肚子上的手术疤痕日渐愈合，已经没有什么痛感了，对运动也不会造成任何

影响。他对此十分满意。现在他的目标，是逐步把最近两个多月增加的体重减回

去，希望能恢复最佳的身体状态。

　　运动完毕后，阿威洗了个热水澡，然后穿戴整齐，精神饱满的走出家门，准

备先到附近的餐馆吃顿早餐。

　　经过警卫室时，看门的老头叫住了他，递给了他一封挂号信。

　　阿威漫不经心的接过，边走边拆开，信封里滑出了一张大红请柬。

　　打开一看，请柬上印着个醒目的红双喜，原来是封喜帖。上面的字迹娟秀而

熟悉，正是石大奶的手笔。

　　阿威只瞥了一眼，就惊讶的「咦」了一声，仿佛看到了什么非常古怪的内容。

　　他停住脚步，匆匆将请柬浏览了一遍，目中的震惊之色更甚。然后他又逐字

逐句的重读了三遍，直到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任何一个字。

　　当他终于把视线从请柬上移开时，双眼中的神色已变成了焦虑和骇然。

　　不过，很快又变成了阴冷！

　　半晌，阿威重重的「哼」了一声，冷笑着收起了请柬，大步向前走去。他的

步伐自信而果断，显然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　　　　＊＊＊　　　　＊＊＊　　　　＊＊＊

　　翌日下午四点，Ｆ市西湖大酒店。

　　二楼的婚宴大厅里，已经坐着上百位宾客。他们一边聊天喝茶，一边好奇的

打量着四周，低声窃窃私语。

　　任何人都看得出，这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溢，正要举行一场婚礼。然而怪异

的是，整个大厅里居然没有悬挂新郎、新娘的结婚照，也没有任何写着双方名字

的条幅。

　　换句话说，单看厅里的布置，只能看出有新人要在这里结婚了，但却无从知

晓是谁要跟谁结婚。

　　是酒店工作人员太过疏忽大意，来不及布置妥当吗？不，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因为所有应邀来参加婚礼的来宾，收到的也都是一份稀奇古怪、类似开玩笑的

请柬。

　 ＊＊＊　　　　＊＊＊　　　　＊＊＊　　　　＊＊＊

　　——送呈某某先生（女士）台启：谨订于四月一日（本周五），为「Ｆ市第

一警花」和她亲手擒获的「罪犯」举行婚礼。敬备喜酌恭候，敬请光临．无论男

女，请着正装。四时恭候，即可入席。迟来错过好戏，早到会有惊喜。

　 ＊＊＊　　　　＊＊＊　　　　＊＊＊　　　　＊＊＊

　　这份请柬上，同样没有新郎和新娘的名字，而且日期又是「四月一日」，再

加上字里行间的调侃意味，令人怀疑这是否是一个拙劣的「愚人节」恶作剧。

　　可是打电话向酒店和当事人确认，得到的却都是肯定的回答，并反复解释这

绝非玩笑。因此虽然有不少人缺席，但还是有一半以上的受邀者真的前来了。

　　这些宾客入席之后，眼看周围的阵仗，除了没有新郎新娘的名字外，其余一

切与平常婚礼并无两样，酒店工作人员的忙忙碌碌更不可能是假的，于是也都放

下心来，悠闲的喝着茶、磕着瓜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聊了起来。

　　聊的最多的话题无非是两个：第一，新郎究竟是谁？第二，为什么要搞的这

么神秘兮兮？

　　第一个话题虽然诸多猜测，但却无人能做出准确回答。至于第二个话题，宾

客们倒很快就达成了一致看法，认为纯属搞噱头，目的是为了活跃气氛。大概是

婚庆公司想出来的点子，反正是凑热闹图个开心，倒也不失有趣。

　　「……听说石队长上周才刚跟苏忠平离婚呢，想不到还没两天呢，居然就改

嫁了！」

　　「哈，这就叫『闪婚』啦！已经不算啥稀奇事了，有的年轻人见面第一天就

结婚都有呢！」

　　「唉，这世道变得太快了！想当年她跟老苏的婚礼，我也有参加的，当时他

们俩多么恩爱呀，谁能想到也会以离婚收场！」

　　「离婚是正常的啦，毕竟她被色魔强暴过……嘘，你们别声张，告诉你们一

个秘密，她肚子里现在还怀着色魔的种呢！」

　　「切，这早就不是啥秘密啦！也难怪老苏受不了，无论换了哪个男人，肯定

都没法忍受的……」

　　「未必吧，比如说今天的新郎官，就能忍受。」

　　「是啊，哈，说句实话，石队长身材暴好，假如她肯下嫁给我，对她的过去

我也一点都不在乎，只要今后晚晚都能搂着她睡觉，我就心满意足了！」

　　「瞧你那馋样，哈哈哈……不过我也是这么想的，大家英雄所见略同……哈

哈哈哈……」

　　周围响起了一片哄笑声，虽然没有什么恶意，但个个男人脸上都是一副色眯

眯的表情。

　　这时候婚庆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婚礼司仪等人走了过来，有几个宾客叫住了他

们，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埋怨了起来。

　　「请柬上叫我们大家四点就来，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动静啊？新郎和新

娘呢？怎么也不出来打声招呼？」

　　「就是！还说什么『早到有惊喜』，惊喜在哪里呢？赶紧让我们看看吧！」

　　司仪忙陪着笑脸解释：「新娘子还在化妆呢，请诸位稍等一下，很快就会出

来了！」

　　「新娘慢一点可以理解，但是新郎呢？这时候总该出来亮亮相、给大家发几

支喜烟、喜糖了吧……」

　　「新郎究竟是谁，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你也不知道？那你等一下

怎么主持婚礼啊，这真是岂有此理！」

　　纷纷嚷嚷之中，司仪满头大汗的解释了好一阵，突然双眼一亮说：「瞧，伴

娘来了。对新娘、新郎的事，她最清楚了。大家都问她好了！」

　　众人循声望去，都是一怔。只见进入大厅的是一个全身警服的年轻女警，但

却不是石冰兰，而是孟璇。

　　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下，孟璇快步走到大厅中央，从服务员手中取来麦克风，

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

　　她先向众人表达歉意，说因为新娘子要给大家留下最美的印象，所以化妆的

时间会比预计更久一些，请大家多多包涵云云。

　　有人忍不住叫道：「新娘子就算啦，但新郎呢？新郎到底是谁？小璇你就别

保密啦，赶紧揭开谜底吧！」

　　众人纷纷附和，少数人还鼓噪了起来。

　　孟璇吐吐舌头，笑着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新郎是谁，真的！新娘子对我也

保密呢……不过，我可以肯定，新郎现在已经坐在这个婚宴大厅里了！」

　　「啊？已经在这里了？」

　　「不是吧？那他怎么一直不做声的？」

　　众人纷纷东张西望，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

　　孟璇挥手示意大家安静，用一种略带调侃的语气道：「新娘子告诉我说，新

郎是个很害羞的人，而且很多疑，呵呵……他居然不相信新娘是真心想嫁给他，

总觉得那是在开玩笑，甚至怀疑新娘另有目的，设下圈套想要骗他……」

　　「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啊？」

　　「哇，我们市的第一警花肯委身下嫁，他居然不相信？这人的疑心病也太重

了！」

　　众人听了纷纷摇头，各种声音又喧闹的发表起了意见。

　　孟璇接着说：「新娘子却是个果断的人，她索性用事实来证明诚意。现在，

婚礼已经准备好了，女主角也已经披上了婚纱，接下来就看男主角的行动了。他

既然已经来到了这里，说明他也是愿意迎娶新娘子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到

现在还不肯透露自己的真正身分！」

　　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提高了嗓音说：「我建议，我们大家用掌声给这

位新郎打气，鼓励他勇敢的站起来，好不好？」

　　众人哄然叫好，热烈的掌声响彻整个婚宴厅。其实他们之中有一半以上的人

根本不信孟璇这番话，觉得这肯定是婚庆公司精心安排的「好戏」，不过既然男

女主角有意玩神秘，演出得如此逼真，那作客人的自然也乐意奉陪，大家一起假

戏真做。

　　然而掌声歇止后，宾客们仍是互相张望打量不休，足足过了一分钟，都没有

任何人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新郎。

　　场面顿时变得有些尴尬。孟璇似乎也出乎意料，苹果脸胀得通红，颇为手足

无措的呆了片刻。

　　宾客中有人不耐烦起来，大声问道：「如果新郎一直不肯出来怎么办？婚礼

就取消吗？」

　　「当然不会取消！」孟璇瞪大双眼，气鼓鼓的说：「新娘子说了，反正她决

定今晚把自己嫁出去。男主角既然要做缩头乌龟，那就算了！今天在场的任何一

位男士只要还是单身，又愿意娶她，就可以马上成为新郎！」

　　众人一怔之下，又都纷纷哄笑了起来。一些原本就抱着看热闹心理前来的宾

客，更是兴奋的吹起了口哨。

　　「哇，真的可以顶替新郎官娶到石队长吗？那真是太好了！」

　　「那你就赶紧上啊，还等啥？刚才你不是说作梦都想晚晚搂着她睡觉吗？嘿

嘿嘿……」

　　「我是想上，可就怕空欢喜一场，闹了半天是一场游戏，那可就白白作了人

家的笑料！」

　　孟璇显然听到了这几句话对话，转过身来正色说：「放心吧，这绝对不是游

戏！这里出门转个弯就是婚姻登记所，现在还是上班时间。新娘子会和你一起去

登记，领完结婚证，再赶回来举行婚礼也来得及！」

　　此言一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那原本以为是一场闹剧的人，这才感到事情

不对劲了，又低声交头接耳了起来。

　　「……不是吧！看这样子，好像是来真的哦！」

　　「确实不像是开玩笑了！哎……我说呢，为什么要安排在下午四点就来，原

来是为了预留领结婚证的时间哇！」

　　「对对，我也早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不安排在周末办婚礼？看来，是因为

周末婚姻登记所不上班，所以只好在周五的今天了！」

　　「请柬不是说了吗，『早到有惊喜』！哈，原来是有机会成为新郎官啊……

哈哈哈，这还真是个惊喜呢！」

　　现场的气氛更加热闹了，许多年纪较轻的男士早已怦然心动了，一个个的情

绪仿佛都被点燃了，纷纷流露出跃跃欲试的兴奋表情。

　　孟璇不动声色的旁观着这一切，视线有意无意的瞟向坐在角落的某个人影，

但当对方看过来时，她就又迅速避开了目光，装出在人群里寻找什么的模样。

　　如此三次之后，那个人终于站了起来，大步走到了大厅中央，从服务员手里

拿过了另一个麦克风。

　　「咳咳！大家静一静，听我说！」浑厚的嗓音，自这人嘴里送出，在四周围

嗡嗡回响，「我很抱歉，现在才有勇气说出心里话——我很愿意娶新娘子！我，

就是新郎！」

　　整个大厅一下安静了下来，足足十秒钟，一片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人身上，充满了惊异。因为这是一个全市小有名气

的人物，宾客们十有八九都认识他。

　　「郭……郭主任，是……是你啊！」

　　有人惊愕的脱口而出，说完还张大着嘴，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这个站出来的男人，赫然是Ｆ市著名的胸科手术权威、前协和医院胸科主任

郭永坤！

第６０章　婚前性高潮

　　——我很愿意娶新娘子，我，就是新郎。

　　郭永坤的这句话通过麦克风，清晰的传进了每一个人耳中，仿佛一枚重磅炸

弹似的，引起一片哗然。

　　在这大厅里有将近一半宾客都是他的朋友，不少人还颇有交情。这些人都清

楚，郭主任一直在追求的，是之前跟他同一科室的女护士长石香兰！也就是新娘

子的亲生姐姐！谁知道一转眼，他竟声称要迎娶妹妹，转变之快简直令人跌破眼

镜。

　　不过也有人马上转念一想，石香兰至今还是失踪，很可能早已遇难了。这两

姐妹都是这么漂亮、这么魔鬼的身材，一个正常的男人，很快就把感情从姐姐转

移到妹妹身上，也是情有可原的，完全说得过去。

　　「你……真的愿意？」

　　孟璇瞪着郭永坤，欲言又止，神色颇为古怪，就连呼吸都明显有些急促，仿

佛心情十分激动。

　　郭永坤看到她的表情，忽然迟疑了起来，竟没有回答她的话。

　　孟璇等了片刻，见他仍未答腔，苹果脸上顿时露出焦急之色，脱口而出说：

「你要是不愿意，现在反悔还来得及。我想还有其他人愿意的……」

　　「对啊、对啊，郭主任不愿意的话，我愿意！」

　　「我也愿意！请新娘子考虑、考虑我吧！」

　　「还有我、还有我……」

　　只听起哄之声此起彼伏，还真的有七、八个男子，分别从不同座位上站起身

，抢着奔到了孟璇身边。

　　现场顿时混乱了起来。郭永坤脸色一沉，仿佛想要说什么，但望望孟璇，却

又忍住了。

　　孟璇吐吐舌头说：「天哪，一下子冒出这么多人想当新郎，我也不知道该怎

么办了……这样吧，等我再去问问新娘，看她怎么决定好了！」

　　说完，她拨开人群走出大厅，快步离开了。

　　众人无不啧啧称奇，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着，好奇心都到了极点。这时候

已经没有人再认为这是婚庆公司安排的「噱头」了，反而有不少自我感觉良好的

男人相信，自己说不定真有机会临场取代新郎，成功赢得美人归。

　　「干！不就是被人强暴过，而且还搞大了肚子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听

一个尖锐难听的嗓音小声嘀咕道，「不管怎么样，她也是个手握实权的刑警队长

耶！能娶到她做老婆，以后在本市就可以横着走了。那些交警啊、保安啊也都不

敢再随便找麻烦了！」

　　「是呀，不瞒老兄，小弟最近正打算开一家夜总会，治安上绝对离不开警方

的支持。有一个女警队长做老婆，以后保护费都可以省下啦。哈哈哈……」

　　「什么？你们都要走？这么急要去哪里啊？」

　　「笨蛋！当然是赶紧回家拿户口簿，还有准备戒指啊，这样才有诚意嘛！」

　　半真半假的说笑声中，有好几个男人当真跳起身，三步两步的向外奔去。至

于他们是去洗手间，还是临时有事离开，还是真的回家拿户口簿和戒指，就没有

人清楚了。

　　下午四点二十分。西湖大酒店十八楼。

　　在专门供新娘化妆、休息的套房里，一身洁白婚纱的石冰兰站在穿衣镜前，

一边神色平静的对镜调整着装束，一边耐心听孟璇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情况就是这样，哎！虽然成功稳住了大部分来宾，可是那家伙的疑心

病真重，还是宁愿做缩头乌龟，怎么也不肯爽爽快快的承认他的身分！」

　　孟璇一口气说完了婚宴大厅的整个经过，显得有些沮丧，忍不住又发出叹气

声。

　　「我有点担心，是不是我的言词神态中，哪里露出了破绽，被他发觉了……

唉，其实你不应该让我来做这件事的。虽然你教我的那些话，我背诵的一句都没

错，但问题是我……我根本就不善于伪装……」

　　石冰兰微微一笑：「怎么会呢？小璇，其实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不善于伪

装是个优点呀，装得太像了反而更容易引起他怀疑。现在，他顶多只是半信半疑

罢了，所以他还在犹豫之中，但是我们布下的棋子在旁边推波助澜，情况已经容

不得他多加考虑了！很快，他就将被迫采取行动了，」

　　「是吗？唉……但愿吧！」

　　孟璇紧皱眉头，坐在沙发上无意识的摆弄着衣角，显得不是很有信心。

　　但就在这时，手机铃声响了。

　　孟璇全身一震，取出手机，死死的盯着来电显示，但却不想按下接听键。

　　而铃声响了三下之后，就挂断了。不过十秒钟后，就又重新响起。

　　孟璇双眼顿时发光，霍然跃起，语气急促的说：「是他！他果然打来了！」

　　石冰兰十分冷静：「是他的号码？」

　　「不，他每次给我打电话都用不同的号码！现在这个号码也是第一次见到。

但他跟我说好了的，每次打给我之前会先挂断一次，暗号就是铃声只响三下。」

　　石冰兰点点头，伸臂拍了拍孟璇肩膀，示意她做几下深呼吸，尽快恢复平稳

心态，以免被对方听出破绽。

　　孟璇深呼吸了几口，然后颤抖着按下了接听键。

　　「喂！」

　　一个熟悉、邪恶的嗓音，阴森森的从手机里传来。

　　「为什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我……我刚刚才从她……从石大奶房间出来！是你自己早不打、晚不打，

正好在这个时间打，反倒怪我接的迟！哼哼，主人你也太不讲理了吧．」

　　孟璇开头声音还有些发抖，苹果脸上充满紧张之色，但是看到石冰兰鼓励、

镇定的眼神后，第二句话开始声音已恢复常态。

　　但对方似乎仍未消除疑心：「你现在在哪里？」

　　「我？我就在她隔壁房间！」孟璇看到石冰兰连连做手势，马上心领神会，

不满的嚷道：「别忘了我是伴娘，也需要换衣服化妆的。再不抓紧时间，等一下

正式婚礼就来不及了！」

　　「我正要问你这件事！」色魔的声音也提高了，听上去很是火大，「刚才在

婚宴大厅里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孟璇显得十分委屈，「石大奶叫我这么说的。我

只不过把她的话复述出来而已。你应该去问她是什么意思？」

　　「难道她没有把她的真正用意告诉你吗？」

　　「没有！」

　　「小璇！」

　　色魔先大喝了一声，似乎要暴跳如雷了，但又戛然而止，沉默了几秒后，语

音反而放柔和了。

　　「对不起，小璇。刚才是我过于急躁了……可是你也知道，到现在还摸不清

楚石大奶的底牌，时间对我非常不利……」

　　「我知道，可这能怪我吗？她一直到今天中午才突然说出她的计划，那个时

候我就想赶紧告诉你了，但又是你说的只能单线联系。你自己不打电话来，我又

有什么办法？」

　　孟璇听对方的语气软了下来，于是在石冰兰的授意下，也见好就收，稍微抱

怨了两句后就不再赌气了，老老实实的主动将「真相」和盘托出。

　　色魔则对她连声安抚，恩威并施、又哄又骗，追问她说出所有详情。

　　「……嗯，对！那些话都是石大奶教我说的。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安排

了，我的任务就是说那些话而已！」

　　「什么？就这么简单？」色魔显然难以置信，「那接下来呢？她现在又在干

啥？」

　　「她在房间里化妆啊。她刚才对我说，今天的行动就是这么多。接下来她什

么也不去想了，就等着安安心心的做新娘。」

　　电话那头闷哼一声：「她就这么有把握，今晚一定能嫁得出去？」

　　「我看她很有把握。虽然她没告诉我要嫁的是谁，但她刚才意味深长的对我

说，她有备用的新郎人选，就算原来那个反悔了，候补的也会马上填进来！」

　　「候补的？」色魔失声说：「莫非……就是刚才大厅里的……」

　　后半截话咽了回去。接着电话里传来沉重的呼吸声，显然心情极不平静。

　　石冰兰听的清清楚楚，对孟璇又使了个眼色。

　　孟璇会意，忙道：「主人，我看她这是在故意激怒你。她知道对付不了你，

所以只能随便找个男人嫁了，用这种作践自己的办法来报复你！」

　　电话那头又是一声闷哼，沉默了许久后才道：「今晚除了你之外，你们警局

的同事都会来参加婚礼吗？」

　　「嗯，基本上都会来。不过他们没有这么早下班，都要六点以后，正式举行

仪式时才到！」

　　「就是说，现在酒店里面只有你和她两个警察了？」

　　「废话！」

　　孟璇不耐烦的应了一声。而石冰兰却突然拉起她的左手，在她掌心里划了几

个字。

　　她点点头，说道：「主人，其实你索性将计就计，真的跟石大奶结婚也不错

呀。她今天的打扮漂亮极了，绝对是世界上最性感的新娘子呢！」

　　「哦？她还有心思打扮？你不是说笑吧？」

　　色魔的声音显然有些动心。

　　孟璇噗哧一笑：「小璇怎么敢骗主人你呀？再说，这原本就是小璇为你准备

的礼物……」

　　「多谢了！」色魔犹豫了片刻后，缓缓说：「不过有时候，礼物还是私下拆

开比较安全！」

　　「私下拆开？」孟璇不解的重复着，抬头看到石冰兰的手势，马上「啊」了

一声，就仿佛蓦地醒悟般叫了起来，「主人，你……你是想劫走石大奶？把她劫

持回魔窟去再……再搞她？」

　　「嘿，你说呢？」

　　「我说不上来。不过，如果你真想劫持她的话，现在倒是个好机会。」

　　「是吗？」

　　「嗯，她对我非常信任呢。你只要拟定好计划，我就可以里应外合、迅速行

动。但是时间要抓紧，必须在六点之前完成。」

　　「小璇，我再问你一次，你真能百分之百的确定，酒店里没有其他便衣警察

吗？」

　　「绝对可以！」孟璇斩钉截铁的说：「除非有人也按照请柬上的时间提前赶

来了，不过同事们工作都很忙，据我所知，李天明只批准我一个人请假半天来当

伴娘，其他同事都必须下班后才能来……而且，对她最忠心的几个手下，就是老

田那几个，现在都在开全市的警察表彰大会呢，今晚能不能准时赶来参加婚礼都

还不一定。」

　　「原来如此。难怪，刚才大厅里没有见到一个警察。我当时还怀疑他们是不

是埋伏在暗处哩！要不然，为什么都不来参加婚礼！」

　　「不可能啦。主人你想想，假如是埋伏，他们反而会精心演戏，安排一部分

人作为宾客入席的！」

　　「唔……有道理！但会不会是石大奶将计就计，准备单枪匹马的设下圈套对

付我呢？」

　　「啊……这我就不能肯定了。不过，她现在手无寸铁，什么防身的武器都没

带呢，一点不像是准备动武的样子。」

　　「她没有带枪？」

　　「没有！她今早换婚纱时，我亲眼看见，她把脱下来的警服连同配枪一起收

在衣柜里，然后我们才到酒店来的！」

　　「很好，小璇！你说的没错，这的确是个好机会。」

　　手机里传来嘿嘿笑声，充满按捺不住的兴奋。

　　孟璇也努力挤出激动的语调说：「那么主人，我现在应该怎么做？直接对她

动手吗？」

　　「不，先别轻举妄动。我还要做一些准备工作。你就待在房间里继续换衣服

化妆吧，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做一个比新娘更抢眼的伴娘！哈哈哈……」

　　得意的笑声中，电话切断了。

　　孟璇连着「喂」了几声，又试图回拨号码，但对方却已关机了。

　　「队长，果然如你所料，这家伙终于上钩啦！」

　　她一下子蹦了起来，挥舞着拳头，满脸喜悦的表情。

　　石冰兰却只是淡淡一笑：「未必。现在鱼儿只是咬住了钩，但还没有吞下去

。只有当它吞下鱼饵之后，才算真正上钩！」

　　孟璇若有所悟的点了点头，又问现在该怎么办。

　　「他不是已经说了么，要你自己去换衣服化妆，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

　　孟璇一怔，随即明白了石冰兰的用意。因为色魔是个极狡猾、多疑的角色，

刚才的对话里只要有任何一点细节与事实不符，都将导致前功尽弃。

　　「好，那我就去了。如果有紧急情况，你打我手机！」

　　说完，孟璇就快步奔了出去。

　　石冰兰默默站立了片刻，走到梳妆台前坐下，对着小镜子端详自己的容貌。

　　就在孟璇进来之前，婚庆公司的女化妆师已经在这里忙忙碌碌，替她打扮了

一个小时了。平时，她几乎是不施脂粉的，对一切取悦男人的打扮都有着本能的

反感，但刚才她却只是默默的看着，平静的仿佛磐石，任凭女化妆师娴熟细致的

摆弄。

　　以她的姿色及条件，果然成果相当不错。

　　虽然眼影略深了一些，但双眸也因此而更加清澈如水：光洁的脸庞上很均匀

的涂抹着胭脂，完全遮盖了脸部的苍白感：而暗红色的口红更令双唇饱满丰润，

既高贵大方又充满野性的诱惑，令人看了油然泛起吻上去吸吮的冲动。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张气质脱俗、娇艳动人之极的俏脸，就像任何一个新

娘子一样，展现出来的是比平常更加美丽、更加光彩夺目的最佳丰姿。

　　但只有石冰兰自己才能看得出来，那种用任何浓妆都掩盖不了的憔悴！这令

她不管再怎么打扮，也都无法流露出新娘子特有的容光焕发。

　　这是她第二次披上婚纱，准备出嫁了。她还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是在两年多

前，同样是这间酒店，同样是这家婚庆公司的化妆师，同样是这样一个天气晴朗

的下午，但感受却是天壤之别。

　　那一次她的心情是甜蜜的，而这一次却是苦涩的：那一次她充满对婚姻的美

好憧憬和期待，而这一次却犹如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烈士，随时准备壮烈牺牲：

那一次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带给她许多幸福：而这一次即将出现的「男主角」，

却注定只能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仇恨和羞辱……

　　「笃、笃、笃！」

　　敲门声突然响起。

　　石冰兰霍然回头，呼吸霎时停顿，一种女警天生的直觉告诉她，苦苦等待的

对手终于来了！

　　她深深吸了口气，迅速恢复了心如枯井的平稳状态，一边拿起眉笔，对镜仔

细的修饰着眉毛，一边用漫不经心的语调应了一声。

　　「请进，门没锁！」

　　门被推开了，脚步声响起，缓慢的一步步接近。

　　石冰兰没有回头，仍在小心的修饰着眉毛，不过她的眼光却从镜子里瞥见，

站在身后的是个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油光滑亮的男人，身影十分熟悉，然而脸上

却戴着个口罩。

　　男人走到了约莫两米远处，就停了下来，伸手拉下了口罩。

　　一张只会在噩梦中出现的、布满烧伤疤痕的可怖脸孔，又一次出现在眼前！

　　石冰兰的呼吸都为之停顿，双肩也微微颤抖了起来．一股难言复杂的情绪，

霎时充斥了整个胸膛。

　　面对这个毁掉了自己所有骄傲自尊和一生幸福的男人，她分不清此刻到底是

愤怒、还是恐惧，是激动、还是憎恨……

　　双方都保持着沉默。过了好一阵，还是石冰兰先开了口。

　　「先坐一坐吧，我马上就化好妆了。登记所就在酒店附近，算上来回和办手

续的时间，顶多只要二十分钟，不会耽误婚礼的。」

　　只听身后嘿嘿一声冷笑：「你似乎很有把握，我一定会出现，也一定会愿意

当新郎！」

　　石冰兰心脏一阵狂跳。这正是「威哥」的声音。他显然已不打算再掩饰了，

没有再用任何仪器伪装嗓音，而且就连说话的语调、冷笑的方式，都跟之前在魔

窟里听惯了的那个声音一模一样。

　　「不，坦白说我并没有很大把握。不过前几天有人说过，在所有的喜剧故事

里，男女主角最终都是以结婚收场，从此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

　　「哦？这么说来，你认为这个故事也应该是这种大团圆结局喽？」

　　「难道不是吗？难道你到现在还没看出我的诚意吗？」

　　反问声中，石冰兰缓缓站起，并转过身来。

　　由于她一直是背对门口而坐，所以刚才对话期间，阿威只能瞧见她披着婚纱

的背影，直到此刻才看到她的正面模样。

　　「哇！」

　　他不由自主发出惊叹声，双眼爆出灼热的光芒。

　　只见这美丽女警披着的婚纱，前面部分竟是半透明的，就好像一层薄薄的水

雾般，覆盖在她惹火之极的魔鬼胴体上。而戴在秀发上的纱花，却如雪一般的洁

白，向后披散到背部再拖到足跟，看上去仿佛是圣洁的天使，化身为最娇艳的新

娘降临凡间。

　　然而再仔细看去，前面半透明的婚纱里，赫然是一丝不挂的裸体，整个视觉

效果霎时变得说不出的淫荡，形成强烈的反差。

　　阿威目瞪口呆，梦呓般的呢喃道：「老天，这……这就是传说中的的『裸体

婚纱』吗？」

　　「咦，不是你要我穿的吗？怎么你自己都不知道？」

　　石冰兰略带讥诮，神色平静而冷漠，就好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但是

那双清澈的美眸中却流露出一丝屈辱痛苦的眼神，出卖了她内心中的真实感受。

　　「我要你穿的？啊……对对！我差点忘了！」

　　阿威先是愕然，不过心念一转就恍然大悟。刚才跟孟璇通电话时，她说为他

准备了「礼物」，当时他没有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分明是在邀功。看起来这

婚纱就是孟璇的「杰作」。

　　这些细微的表情变化，全部被石冰兰敏锐的捕捉到了。她清楚的感觉到，在

对方贪婪视线的逡巡下，自己全身的皮肤都泛起了一粒粒的鸡皮疙瘩。悲哀、恶

心和极度的羞愧，令她几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一辈子都不要再出来见人！假如

能够选择，她宁愿全裸也不愿意换上这该死的「裸体婚纱」，沦为满足对方变态

欲望的视奸对象。

　　但经过激烈的思考后，她最终还是豁了出去，因为此举一来可以彻底放松色

魔的警惕，二来也有利于增加他对孟璇的信任和喜爱。而这两点，都将成为今晚

行动成败的关键！

　　「其实我要你穿这透明婚纱，不过是希望能够百分百确认，你身上究竟有没

有带武器……嘿，我可不希望婚纱中突然冒出一把手枪来，顶住我的脑袋。」

　　阿威一边奸笑，一边大摇大摆的坐在了沙发上，翘起二郎腿，用胜利者的得

意姿态，肆意欣赏着眼前的美景。

　　「那么，你现在能够确认了吧？」

　　石冰兰咬着嘴唇，用最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才没有伸手去遮挡身躯。

　　「这个嘛，我还没看清楚……你走近一点，让我仔细瞧瞧！」

　　「没问题，今天就让你看个够！」

　　石冰兰从齿缝间迸出这句话，反手按动墙边的开关，「啪啪啪」几声，将所

有的照明灯全都打开了。霎时间，室内光线骤然增强了十倍，明亮如同白昼。

　　然后就在这夺目的灯光下，她缓缓向阿威走去，步伐坚定，神色沉着，她甚

至有意识的挺起了胸膛，想像自己现在穿着的不是这暴露的婚纱，而是充满职业

荣誉感的警服。

　　可惜的是，不管是警服也好，婚纱也好，在色魔眼中看来都是一样的，没有

任何神圣可言，唯一的作用都是挑逗男性的视觉神经、激起更大的征服欲望。

　　此刻更是如此，由于光线耀眼，婚纱更变成了近乎透明的玻璃纸，纤毫毕现

的显现出了里面包裹的裸体，却又比真正的裸体更加诱惑万分。

　　——啊啊啊，这情景真是久违了……两个多月没见了哇！

　　阿威激动得热血上涌，目光贪婪的逡巡着那性感胴体的每一处。和在魔窟期

间相比，最大的区别是原本纤细的腰肢，现在明显变粗了不少，小腹处更是微微

隆起，虽然弧度较大部分孕妇都精致小巧，但还是能一眼看出至少已有好几个月

的身孕。

　　而小腹上方那对高高鼓起的巨乳，无疑更加吸引男人的视线！

　　和所有孕妇一样，这女警的胸部罩杯进一步「升级」了。虽然她并未戴上胸

罩，但凭肉眼也可以看出，那对原本就丰满无比的硕大肉球越发鼓胀了，至少也

达到了Ｈ 的尺码！球体本身也更加浑圆丰腴，流露出一种孕妇特有的饱满肉感。

而那醒目俏立的两个小圆点，轮廓更是有明显的胀大，若隐若现的顶着婚纱，既

充满母性又诱惑无比，仿佛在呼唤着异性的品尝。

　　此刻随着她的脚步，婚纱里早已是波涛汹涌，一抖一抖的震撼感十足。别的

不说，单是那股乳浪彭湃的幅度，就远比之前更加惊人、更加壮观和更加令人鼻

血狂喷！

　　阿威目眩神迷，几乎有种正在海滩游泳，快要被惊涛骇浪吞噬的错觉……幸

好，在这股乳浪涌到距离鼻尖只有咫尺之遥时，终于停了下来，无声无息的静止

在眼前。

　　他如梦初醒般抬起头，正好迎上石冰兰充满挑战的讥嘲目光。

　　「现在看清楚了吗？我身上有没有武器？」

　　「嗯，看清楚了，你身上果然藏有武器！而且还是一对非常、非常危险的重

量级武器，哈哈哈哈……」

　　阿威说着放声大笑，笑声极尽淫邪。

　　石冰兰脸一红，冷冷的说：「一点也不好笑！」

　　「不是说笑，这本来就是事实！」阿威正色说，「我过去几次中你的计，都

是因为这对武器的缘故。你的拳脚功夫、你的配枪，对我通通都是无效的，只有

极尽所能的使用这对举世罕见的纯天然武器，发挥出它们最强劲的威力，你才有

希望打败我！」

　　石冰兰双眸亮了一下，但马上又黯淡了，苦涩一笑说：「看来你还是一点都

不信任我。我早已放弃打败你的念头了！现在的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跟你和解。

用婚姻作为保证，用我自己做祭品，想要换取的只不过是你的两个承诺！」

　　「哪两个？」

　　「第一，让我见到我姐姐。只要你喜欢，今后我们姐妹俩可以一起侍候你，

一辈子陪在你身边，做你忠实的妻子和女奴，替你传宗接代！」

　　「听上去很诱人啊，哈！但你的条件是必须先见到你姐姐，是不是？」

　　出乎意料的是石冰兰竟摇了摇头：「不，我知道，那种条件你是不可能答应

的。所以我愿意先嫁给你，等生米煮成熟饭之后，你总该相信我不是骗你了吧！

那时候你再让我们姐妹重逢，对你只会有……有双倍的『好处』，不会有任何坏

处！」

　　「好处」两个字她特意加重了语气，暗示的是什么，两个人全都心知肚明。

　　阿威果然显得更加心动了：「嗯……那第二个承诺是什么？」

　　「第二就是……」石冰兰神色严肃，一字字说：「永远不再犯罪，让变态色

魔永远从这个城市消失！」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这些话我上次就已经说过了。绝不反悔！」

　　阿威沉默了半晌，瞪着她缓缓说：「ＯＫ，我就相信你最后一次。等婚礼一

结束，我得到你最后的贞节后，我就会兑现这两个承诺……不过，如果这一次你

仍然企图设圈套骗我，我保证，你和你姐姐都将尝到人生最大的痛苦！」

　　「谢谢……谢谢主人，冰奴绝对不敢欺骗主人了！」

　　石冰兰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热泪盈眶，毫不犹豫的说出了这句「久违」的

羞耻话，同时双膝着地跪倒在了男人脚边。

　　阿威反而有些意外，一怔之下，哈哈大笑：「你到底是想我做你的老公？还

是做你的主人？」

　　石冰兰红晕满脸，朗声说道：「您既是冰奴的老公，也是冰奴的主人。以后

您的每句话，对冰奴都是至高无上的圣旨，冰奴都会无条件服从的！」

　　阿威满意的点点头，伸手拿起了旁边茶几上摆放的一支红酒，「啪」的一声

敲开，给自己斟满了一杯。

　　他悠闲的啜着酒，淡淡问道：「真的会无条件服从？」

　　「千真万确！」

　　「好，我想看看你高潮时的样子，你就表演一下吧！」

　　阿威把玩着酒杯，无耻的发出了命令，声音冷酷而淫邪。

　　石冰兰却半秒钟也没有犹豫，跪坐于地，深深地吸了口气。

　　那极其丰满的胸脯霎时更加突起，差一点就碰到了阿威的鼻子，形成一种极

强的视觉压迫感。

　　灯光下看得更清楚了，婚纱里的这对巨乳虽然已不再坚挺得异乎寻常，但却

仍然没有下垂，就像两颗吹足了气的巨大皮球似的，顽强对抗着地心引力。

　　阿威情不自禁的咽了口口水，只感全身发热，随手举杯准备继续喝酒。

　　不料石冰兰竟一伸手，从他手中夺走了杯子。

　　阿威一惊，如临大敌的握紧拳头，以为对方要突施袭击。

　　但石冰兰却并无此意，微微一笑，将杯子凑到唇边，仰头一饮而尽。然后她

拿起酒瓶，自作主张的又斟了一杯。

　　阿威皱眉：「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喝酒了？」

　　「这不是酒啦，主人！这是春药……您不会忘了吧？在魔窟里时，您曾经给

我喝过的！」

　　石冰兰神色自若，双眼却闪烁着狡黠的笑意，将第二杯酒也骨碌碌喝掉了。

　　阿威怔了怔，好一阵才回想起整个经过。当时这女警在他逼迫下第一次当众

手淫，为了击溃她的防线，他事先将烈酒灌进她口中，并骗她说是足以令任何女

人春情勃发的烈性春药，结果她信以为真，在心理作用下很快就自慰到了高潮。

事后拆穿真相，令她羞愧得无地自容，所有的自尊也都就此崩溃。

　　当然，这种把戏只可一、不可再，所以阿威再也没有使用过，想不到今天对

方竟主动提起。

　　他不禁狐疑的瞪着她，心中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这个巨乳女警似乎真的跟过去完全不同了，不仅是肚腹鼓起了，一对丰乳更

硕大了，腰肢体态已从健美清瘦的运动员型，转变成了浑圆丰腴的孕妇之姿，就

连举手投足之间，都仿佛多了种放荡风骚的韵味。

　　也不知是否酒性太烈的缘故，才喝两杯，她就已经是眼神迷离、脸颊红透，

贝齿轻轻咬着下唇，流露出少有的妩媚和挑逗。

　　阿威看得怦然心动，虽然他无数次占有过她，也曾令她像真正的性奴一样驯

服过，但却从未见过她这种迷人的风情，更想不到这一向庄严、冷艳、骄傲的女

警，原来一旦略作挑逗之状，对男人的诱惑力就会增添何止十倍！

　　他的复杂眼色，石冰兰全都看在眼中，心中更加有把握了，第三杯酒喝了一

半后，突然张开小嘴，把酒水全都吐在了胸前。

　　婚纱上立刻漾开了一大块湿痕，紧紧贴住赤裸的胸脯，两颗巨硕乳球霎时纤

毫毕现，尽显活色生香之妙态！

　　阿威的目光自然也被吸引了过去。

　　只见湿漉漉的婚纱完全透明，薄如蝉翼的紧裹着茁壮的乳峰，跟全裸袒胸之

状已毫无区别。

　　——终于，又看到这对极品巨乳的全貌了！

　　阿威目不转睛，仿佛第一次目睹般的仔细逡巡，就连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和之前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乳晕明显扩大了，上面还泛起一点点的小颗粒。

原本细小如嫩豆的乳蒂也粗圆、饱满了不少，呈现出久经滋润的暗红色。

　　这自然是阿威在魔窟里日日滋润的「劳动结晶」，到现在才结出「成果」。

虽然乳尖的色泽已不如过去新鲜娇艳，但却充满了怀孕期间特有的母性和成熟。

　　大概是由于酒水冰冷，只见这两颗乳头竟在阿威的注视下，迅速变硬勃起，

直挺挺的凸了出来，不但体积涨大成指头般粗细，颜色也进一步加深，由暗红转

为了更加成熟的淡褐色。

　　阿威双眼放光，低一弯喃喃自语：「妙极了！看来我准备的结婚礼物，可以

用上了！」

　　这句话说得轻不可闻，石冰兰并未在意，放下酒杯，舌头轻轻舔着嘴唇，同

时两只手托起胸前丰满的双乳，互相挤压形成了一道深不见底的乳沟。

　　「高潮……冰奴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高潮了……」她用梦呓般的声音呢喃，

「只有主人您才能带给冰奴高潮……离开您的这段时间，冰奴都再也没享受过那

种舒服到极点、快乐到极点的感觉了……」

　　说话声中，这女警呼吸渐渐急促，仿佛已经动情，手掌不停地揉弄、摇晃胸

前那两团丰硕美肉，就像揉面团似的，将之塑造成各种淫糜的形状。这正是阿威

以前最爱狎玩这对巨乳的方式，现在如出一辙的在她本人手中重现了出来。

　　虽然比起职业妓女和Ａ 片中的艳星，她的神态、举止和动作都显得生涩，也

不够自然，但看在阿威眼里，却比任何技术娴熟的「演出」都更加真实、也更加

诱惑。

　　他克制住想要扑上去恣意奸淫的强烈冲动，嘿嘿一笑说：「你以前不是很讨

厌高潮吗？甚至连正常的做爱，你都很反感！」

　　「以前是……冰奴错了……嗯……真的……错了……嗯嗯……冰奴……后悔

莫及……」

　　石冰兰脸红如火，喉咙间断断续续的漏出了呻吟声，一只手继续玩弄着丰满

乳房，另一只手悄然探到了两腿之间，开始用熟悉的方式手淫。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哭泣般的呻吟声越来越频密，那两只手的动作幅度

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快，看的出这女警的确是在全心全意的自慰，没有丝毫敷衍

和保留。

　　然而任凭她使出吃奶的力气，好半晌仍无法达到高潮，虽然在她蹲跪之处，

屁股下方的地毯上已经有了一小滩水痕，但始终没能迎来山洪爆发。

　　阿威故意冷哼一声，沉声说：「怎么回事？你好像比以前更退步了嘛！要是

心里实在不愿意，没必要伪装高潮来糊弄我！」

　　「啊……不，冰奴……并没有伪装……」

　　惶急的声音冲口而出，石冰兰脸露焦虑之色，双眼也流露出恳求的表情。

　　「只要……主人您……帮冰奴一把……冰奴……很快就能……高潮了……」

　　「哦？怎么帮？」

　　石冰兰满面潮红，挺身跪的更接近了些，一把掀开了婚纱，然后伸手拉起阿

威的右臂，将他的手掌搭在了自己赤裸的胸脯上。

　　但阿威却奸诈的笑了，「要我把你摸爽？嘿，抱歉了，我今天手痛，用不了

力！」

　　「那……冰奴……自己来……好了……」

　　石冰兰仿佛真的急不可耐了，话音未落，两手已按在阿威的手背上，协助那

「无力」的魔掌抓紧丰满双乳，大力的狎玩揉捏起来。

　　阿威爽得差一点叫出声来。时隔两个多月后，他的手终于重新掌握了这对人

间极品。和几天前捆绑时的偶尔轻碰不同，这次是彻底、全面的接触，从十指到

掌心都传来强烈的充实、饱胀和满足感，令他一瞬间恍惚有种错觉，仿佛又回到

了当初在魔窟里的「美好时光」。

　　而心理上的征服感更是无与伦比。因为眼前这个骄傲的女警，一向最讨厌被

男人触碰到胸部，甚至连她丈夫都不例外，现在却不单主动邀请、恳求自己抚摸

双乳，而且还用她本人的手亲自指挥、操纵自己的手掌来进行动作。

　　「这是何必呢？哈！」阿威得了便宜还卖乖，纵声笑道：「你不是最反感这

样吗？我记得你在日记里说过，以前在警校里你连续吹了六个男朋友，原因只不

过是他们企图碰到你的胸部！」

　　「是……是的，我是……反感……其他男人……碰……啊……因为……我这

里……只有主人……才能碰……才能……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是吗？可你那次在『黑豹』舞厅里明明义正严辞的对我说，女人的乳房绝

对不是男人的玩物，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给下一代哺乳，是母爱的象征！」

　　「我……我……冰奴……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

　　「那你现在怎么认为呢？为什么女人不但胸脯隆起，而且像你和你姐姐，还

要鼓得这么大？」

　　阿威的语气充满奚落，说的是跟那晚在「黑豹」舞厅一模一样的对白，心中

的痛快真是不用提了。那时说完这番话后，招来的是怒斥和激烈拳脚，而现在事

过境迁，得到的却是最驯服的迎合和讨好乞怜。

　　「因为……因为胸部大……才更有利于雌性求偶……吸引到……最强壮的异

性……来占有……」

　　石冰兰声音哽咽，娇躯发颤，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说的居然也是那晚的

对白。只不过当时说这话的是色魔，现在却轮到她自己了。

　　「哈，哈，你还记得蛮清楚嘛。那你再说说，你胸前这对大东西到底是不是

母爱的象征？」

　　「不，不是……」

　　「那是什么？」

　　「是……是……」

　　「是什么？快说！」

　　在凶狠的催促声中，石冰兰全身发抖，热泪夺眶而出，不顾一切的叫出了声

来。

　　「我说，我说……冰奴胸前的……这对……大奶子……是……是为了取悦主

人而长的两团淫肉！」

　　说完，她失声痛哭起来，但是双手却更加用劲的抓着阿威的手掌，拚命抓捏

丰满的肉球，仿佛想把所有的痛苦、羞愧和屈辱，都用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发泄

出来。

　　这自然也令阿威更加过瘾，两只魔掌一点都不需要费劲，就尽情享受着这对

赤裸巨乳带来的美妙手感。十根粗糙的手指在修长玉指的拨弄下，深深陷进了雪

白柔软而又肥硕滑腻的乳肉中，掌心则感觉到那两颗嫩豆越来越充血勃起、就如

烧红的金刚粒一样又烫又硬。

　　「果然是……两团淫肉！不知羞耻的淫肉！」

　　阿威咬牙切齿的迸出了这么一句，喘息声也粗重了。只听「嗤」的一声响，

西裤的拉链被扯开，那条布满刺青的巨棒直挺挺的弹了出来。

　　不需要任何语言，两个人就仿佛有了默契一般，在不到十秒的时间里，就自

动完成了「淫肉」对「淫根」的完全包围。

　　——太爽了！

　　阿威从心底里发出满足的赞叹。虽然由于怀孕后膨胀之故，这对巨乳的坚挺

程度不如以前，但乳沟仍然紧密而严实，丰满的双乳像两个硕大的包子一样，不

需要手扶就自动夹住了粗长的香肠，就好像是造物主事先设计好了一样，配合得

天衣无缝。

　　当然，他所做的阴茎改造手术也是重要原因，现在这根武器的尺寸之巨大，

已经不是一般东方人可以想像的，埋没在那两团雪白圆滚的肉山之中，恰成完美

的对比。

　　「终于又可以跟你打奶炮了……哈哈哈……」

　　阿威兴奋的狂笑着，双腿伸直挺高腰部，伹身体仍然一动不动，大模大样的

享受着对方的「服务」。而石冰兰却累得满头大汗，奋力晃动着上半身，竭尽心

力的套弄着插在胸前的肉棒。

　　「啊……主人……插得冰奴……好舒服……好……爽……啊……」

　　语不成句的呻吟声，从这女警嘴里送了出来。看她那迷乱的眼神和狂乱的姿

态，就好像此刻肉棒真的插在她阴道里似的，令她情不自禁的要喊出声来。

　　阿威起初觉得有够夸张，但后来无意中向前一望，突然瞪大了眼睛，露出惊

喜的神色。

　　只见在夹住肉棒的左边那颗巨乳上，隐约出现了一朵淡淡的兰花图案，以凸

起的乳头为花心，以淡褐的乳晕为花瓣，遍布了大半个雪白的乳球。

　　这正是他亲手用「隐刺」技术、一针一针纹上去的兰花图！

　　由于用的是特殊方式，这图案平时肉眼几乎看不见，但只要一动情，肌肤血

管贲张，整个图案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她是真的很爽……不是假装的！天哪……仅仅只是替我乳交，她就爽得

快要高潮了！

　　阿威激动得无以复加，心中充满了空前的骄傲和满足。他现在可以百分百的

确定，至少在肉体上自己已经彻底征服了对方！她那完美的魔鬼胴体在他的精心

调教下，已经被开发成了最淫荡的性工具，就连乳沟都成为了敏感区，可想而知

她的阴道甚至肛门一旦被插入后，将会令她陷入怎样的疯狂。

　　「冰奴！你果然没有令我失望……」

　　满意的呢喃声中，阿威的欲望越发高涨，情不自禁抛去了「手痛」的藉口，

一对魔掌大肆活动了起来，尽情捏弄着掌中硕大无比的饱满肉团。

　　石冰兰受到鼓励，反应更热烈了，一边替阿威乳交，一边已重新伸手摸到双

腿之间，用比之前更激烈的动作自慰。温热的汁液不断四散而出，溅得周围都是

星星点点的痕迹。

　　「主人……嗷嗷……用力……主人……啊……冰奴好舒服……啊……啊……

用力……」

　　无所顾忌的哭叫声越来越大，汁液也越溅越多，那朵兰花更是越来越鲜艳、

明显，仿佛从雪白肌肤里透了出来似的，惊心动魄的绽放在高耸的乳峰上！

　　「你这个骚货！我……我要捏爆你的咪咪……」

　　「捏爆吧……捏……主人……捏爆……啊……冰奴……要高潮了……啊……

高潮了……噢噢噢……高……」

　　狂乱的哭叫声陡然升高，石冰兰梳的整整齐齐的秀发猛然披散了下来，随着

头部的摆动向后甩去，双乳摩擦肉棒的速度更快到了眼花撩乱的程度。

　　而阿威则蓦地感到小腿上一热，彷佛被洗澡喷头洒到了似的，就算隔着不算

薄的西裤，都能清晰的感觉到那种被温水浇到的快意。

　　——她潮吹了！这个淫荡的石大奶，她又一次为我潮吹了！

　　这个念头一闪现，阿威就再也控制不住亢奋与狂热了，也吼叫着死劲抓紧那

对丰硕巨乳，感受着那比一般女性阴道更加紧凑的舒适感，肉棒弹跳着射出了大

量白汁，绝大部分都喷射在那朵娇艳鲜嫩、空前盛开的兰花上……

　　就在这同一时刻，另一房间里的孟璇正在来回踱步，不时望一眼时钟，焦躁

之色溢于言表。

　　她已经脱下警服，换好了今晚的服装，看上去跟任何一个伴娘没什么两样，

只要新娘出现后一声招呼，就可以双双走进婚宴大厅了。

　　但新娘那边却始终毫无动静，令人疑惑不解。而之前说好要立刻行动的变态

色魔，也仿佛忘记了这件事，到现在都没有打电话来。

　　假如是过去的孟璇，现在已经性急的冲过去一看究竟了，但经过这半年多的

磨练，她多少也学到了一点耐心，因此虽然坐立不安，但却还能控制着自己没有

乱了方寸。

　　取出手机看看时间，还差七分钟就五点了！

　　按照事先的精心计划，一切都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之内见分晓！所有的恩

怨情仇，都将在今晚午夜十二点之前解决！

　　——最后的胜利者到底会是谁呢？

　　孟璇心中忽然涌起一股难言的凄楚，不管最后胜利的是谁，她自己都是个失

败者，今后注定只能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下。

　　她惆怅的叹了口气，走到桌边，拉开抽屉，拿起里面的一份档案，又看了一

遍。

　　档案首页贴着一个人的照片，后面附录着关于他的各种详尽资料，尤其是最

近一年的行踪，调查的相当清楚。

　　「对不起了，郭永坤……虽然我有点不忍心，但石大奶说得对，只有让你接

受法律的制裁，才能对得起无辜丧命的女受害人！」

　　无声的念完这句话，孟璇放回档案，「砰」的关上抽屉，苹果睑上的表情无

比坚定，显然是已经下定了决心。

　　门铃响了。

　　孟璇面露喜色，奔过去打开了门。

　　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出现在眼前。

　　孟璇定睛一看，失声惊呼：「你……你怎么来了？」

　　那人摘下墨镜，露出了一张熟悉的面容，看上去虽然相貌堂堂，但冷峻的双

眼中却包含着落寞和悲愤。

　　他赫然是苏忠平！

【第十二集完】

　　 《冰峰魔恋（１３）》

＊＊＊＊＊＊＊＊＊＊＊＊＊＊＊＊＊＊＊＊＊＊＊＊＊＊＊＊＊＊＊＊＊＊＊

　　 目录：

　　第６１章　婚礼

　　第６２章　痛此时

　　第６３章　戏真情假

　　第６４章　别了，最后的处女地

　　第６５章　惨胜·永远的第一警花

＊＊＊＊＊＊＊＊＊＊＊＊＊＊＊＊＊＊＊＊＊＊＊＊＊＊＊＊＊＊＊＊＊＊＊

第６１章　婚礼

　　下午五点整，夕阳已西下。

　　房间里的喘息声已平静，「淫根」和「淫肉」也早已分开。

　　不过一对男女却仍然彼此搂抱着，仿佛在回味高潮后的余韵。

　　终于，阿威恋恋不舍的脱离了肢体缠绕，站起身从沙发后的地板上拎起了一

束鲜花，递到了石冰兰手中。

　　「这买给你的，我亲爱的老婆！」石冰兰接过一看，原来是一束颜色素淡的

兰花，虽然并非新娘常用的鲜红色花束，但与她此刻的装扮倒颇为相配。

　　「谢谢主人，冰奴很喜欢！」阿威点点头，微屈右臂，说道：「好啦，该办

正事了！我们走吧！」

　　石冰兰柔顺的「嗯」了一声，右手抱着花束，左手挽住了他的臂弯，默默跟

着他走出了房间，来到了走廊上。

　　这时两人身上的衣着都可谓不堪入目。石冰兰固然是不着寸缕，赤足而行，

只有一袭半透明的婚纱包裹娇躯，婚纱上还沾染着不少脏兮兮的斑点。

　　阿威也好不到哪里去，那身西装皱得不成模样，仿佛刚跟人打架过似的，西

裤上更是湿了一大片，令人怀疑是不是尿了裤子。

　　按理说，这个样子是无法外出见人的，更不用说去参加庄严的婚礼了。可是

阿威好像忘记了一般，毫不在乎的拉着石冰兰直接向电梯走去。而她也丝毫没有

反对的意思，亦步亦趋的跟随着，就仿佛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举动。

　　电梯到了。两人举步而入。

　　「咦，我们这是去哪里？」石冰兰发现电梯是向上攀升的，定睛一看阿威按

动的是「五十」楼，并不是到底层的婚宴大厅去。

　　「当然是换衣服啊，难道你以为，我们真的这个样子出去见人？」阿威哑然

失笑，一副恶作剧的模样，不过声音却是少有的温柔。

　　石冰兰恭恭敬敬答道：「只要主人喜欢，冰奴无论什么样子都可以见人，就

算……就算穿的再少一些，冰奴也绝无怨言！」

　　「嗯，这个我相信！刚才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哈！不过你放心，既然

你是真心想嫁给我，服服贴贴的当一个最忠实的性奴，主人也舍不得让你吃大亏

的！」

　　阿威说完，俨然如保护神一般搂紧石冰兰，快步将她带进了前面的ＶＩＰ化

妆室。

　 ＊＊＊　　　　＊＊＊　　　　＊＊＊　　　　＊＊＊

　　「快进来！」

　　孟璇低声催促，不等苏忠平答话就抢着将他拉进房间，赶紧「砰」的关上了

门。

　　「别那么紧张！我确认过了，外面没有可疑人物！」苏忠平吐出一口长气，

神色疲惫的走到桌边，自己倒了杯茶咕噜咕噜暍下。

　　「难说，谁知道色魔还有没有其他眼线呢？」孟璇没好气的埋怨道，「队长

不是说了吗，叫你无论如何别上来找我们，以免暴露行迹，你怎么不听她的话？

哎，不是我说你，你也太沉不住气了！」

　　苏忠平苦笑一声说：「我还不够听她的话吗？一个男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

老婆不惜牺牲色相，跟全世界最危险的色魔共处一室。他强行控制住自己，没有

冲进去『坏事』，没有不顾一切的阻止，忍受着最大的痛苦安安静静的坐在这里

等待指示……这样子，还一沉不住气吗？」

　　孟璇吐吐舌头：「是我说错话了，苏大哥！你已经算非常沉得住气、非常坚

忍了。换了其他男人，要不就会选择逃避，要不就只会逞匹夫之勇，没有几个人

能像你这样又顽强又敢于牺牲……」

　　苏忠平脸颊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黯然说：「牺牲……嘿，你说的没错……

为了抓住色魔，我们夫妻俩都已经牺牲得太多、太多了！」他说着，情不自禁的

回想起了十天前发生的事。

　　当时，妻子孤身一人去试探刚刚出院的色魔，而他则按捺不住烦乱的心情，

赶到了协和医院妇产科，要求查看妻子的病历。

　　尽管事先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一看之下，苏忠平还是感到极度的震惊、极

度的愤怒。

　　——病历上写得清清楚楚，妻子根本就没有「子宫后倾」的毛病！

　　也就是说，如果她真想堕胎，早就可以堕掉那该死的孽种了！然而她居然没

有这么做，而且还找藉口欺骗他这个丈夫！难道，她真的想把孽种生下来，乖乖

做色魔的传宗接代工具不成？

　　这想法令苏忠平几乎要抓狂了，但就在这时，妇产科护士又喋喋不休说了几

句话。

　　「你太太上次不停追问，医学上允许的最迟堕胎时间是多久？似乎是想拖到

不能再拖了才动手术……哎，这是何必呢？其实纯粹以技术来说，哪怕八个月了

都可以堕掉，只要去一些乡村诊所偷偷做就行啦！但那真是太残忍了……」

　　苏忠平一惊，猛然醒悟了过来，暗骂自己糊涂。

　　——冰兰哪里是不愿意堕胎？

　　她分明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暂时不想做手术而已。

　　但一旦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她还是会破釜沉舟堕掉的，所以才会不停

打听「最迟堕胎时间」……想到这里，苏忠平虽然还是既痛苦又愤怒，但情绪上

却已稳定了许多。

　　不过，当妇产科护士兀自唠叨，说不堕胎其实也是好事时，苏忠平仿佛又被

激怒了，突然暴跳如雷起来，不但大骂对方胡说八道，还动手乱砸乱抛物品，将

整个科室搞得一塌糊涂，并击倒了一个闻讯赶来阻止的保安。

　　护士们都吓坏了，只好仓惶报警。于是苏忠平就这样被带到了刑警总局。

　　警员们几乎都认得他，为难之下，索性直接打电话叫来了石冰兰，让她自己

处理家务事夫妻俩单独待在办公室里，紧闭房门，没多久就爆发出了一声高过一

声的争吵，整个警局的值班人员都被惊动了，人人都感慨不已：心想这对夫妻是

就此玩完了。

　　然而，事情的真相却恰恰相反。

　　办公室的门刚一关上，苏忠平就收起了满脸怒容，压低声音对妻子说：「什

么也别解释了，冰兰，我相信你！我这是在演戏！」石冰兰立刻如释重负，会意

的点点头，苍白的俏脸恢复了血色。

　　两个人彼此互望着，从对方的眸子里都看懂了彼此的心意。

　　目前的情势很明显，谁也不知道色魔在警局里是否还有其他眼线，就凭夫妻

俩的力量，想要查出来更加困难了，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出奇制胜。

　　「我借题发挥，假装大怒，跟你狠狠的吵一架，然后甩手而去，令色魔误以

为我果然受不了他的挑拨离间，已经和你决裂！这样他就会放松对我的警戒，一

心一意的对付你。而我就可以躲在暗处，作为奇兵反过来对付他了！」

　　苏忠平毫无保留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是在协和医院妇产科里，他灵光一

闪想出来的一条计策，并且马上就付诸行动了。

　　石冰兰不禁暗暗佩服丈夫的急智，但也谨慎的指出，色魔是个疑心病很重的

人，恐怕不会这么容易上当。

　　「色魔一定会千方百计进行调查，直到确认你是真的跟我决裂，并且远远地

离开了我，他才会放心的！」

　　「那……应该怎么办呢？」

　　石冰兰沉默了很久，欲言又止的说：「既然是演戏，就要演得更像一些！忠

平，我们……我们离婚吧！」

　　苏忠平脸颊肌肉一抖，明白了妻子的意图。

　　只有付出最大的牺牲，切断所有退路，才有希望令狡猾的色魔上钩。

　　「好，就这么办！」

　　他听见自己的心在滴血，但痛苦权衡再三后，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接下来的事情就照足「剧本」进行了。夫妻俩激烈吵嚷了一整夜，次日更当

着警局同事们的面「反目成仇」，直接到辖区派出所办理了离婚手续。

　　然后苏忠平收拾简单行李，毅然决然搬出了家，住到了酒店里这期间有不少

朋友、同事来劝过两夫妻，但两人都铁了心不动摇，并且没有透露半点真相。为

了骗过最熟悉的人，两人甚至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电话，以

免在细节处露出马脚。

　　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孟璇！

　　她充当了夫妻俩的「中介」，不断为他们传递消息，共同商量对付色魔的步

骤。

　　这些天来一直如此，直到此时此刻……

「苏大哥，你在想什么？怎么发呆起来了？苏大哥。」孟璇的呼唤声在耳边

响起，将苏忠平从回忆中拉回现实。

　　他定了定神说：「没什么……嗯，我急着过来找你，是因为有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我刚刚接到电话，精液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事实跟我们推想的一样，那

具死胎果然是那家伙的孽种！」

　　孟璇振奋的跳起身来：「太好了！终于找到证据可以指控他了！」苏忠平点

了点头：心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这个最关键的『证据』，也是妻子牺牲色

相换来的。几天前她不知用了什么办法，采集到了怀疑对象的少量精液。由于之

前女高中生萧珊曾被色魔强暴后怀孕，虽然后来不幸流产了，但死胎却作为证物

保留了下来。只要通过ＤＮＡ技术验证，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怀疑对象的

『杰作』。

　　因为害怕打草惊蛇，石冰兰没有选择刑警总局进行鉴定，而是嘱咐孟璇拿到

了其他城市的医学机构予以验证，所以拖了好些天才得到结果。

　　但不管怎样，这个结果已经无可辩驳的证明了，那个现在即将成为新郎的男

人，就是强暴萧珊的变态色魔！

　　「我刚才起就一直在打电话，可是冰兰始终没有开机。没法子，我只好冲上

来找你了！」

　　「啊，你打电话给她干嘛？」

　　「告诉她证据已经到手了啊！叫她赶紧取消婚礼，把那家伙捉拿归案！」

　　「可是队长之前明明说过，就算鉴定结果吻合，也不要轻举妄动，一切都按

原计划行事，等商量好了才动手呀，」

　　「话是这么说，可我相信，那是因为她之前对鉴定结果没有把握。毕竟她自

己肚里胎儿的鉴定，得出的是意外的结论，所以她没有抱多大的希望……但现在

不同了，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罪证，没有理由再让她去跟色魔周旋！」

　　孟璇想了想说：「嗯，有道理。不过还是小心一点好。我先打电话到队长房

间去，告诉她这件事，看她怎么决定吧。」

　　「嗯，快打吧！」

于是孟璇拿起电话，拨打到了十八楼的房间。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听。

　　她失声说：「糟糕！会不会……色魔提前动手，自己把队长绑架走了？」

　　「什么？」苏忠平跺了跺脚，转身拉开门就要往外冲。但这时婚庆公司的司

仪正好迎面走来，一见到孟璇就高喊道：「孟小姐，新娘叫你先下去应酬一下客

人，她马上就回来……」

　　苏忠平闻声回头，颤声问道：「你见到新娘了？她……她现在在哪？」

　　司仪奇怪的望了他一眼，说：「是啊，十分钟前在楼下停车场见到的，她和

新郎一起走的，说是要赶紧去办登记手续，不然人家下班就来不及了。」

　　苏忠平面色惨变，身躯摇摇欲坠。

　　「苏大哥，你冷静一些！冷静……」孟璇忙扶住苏忠平，凑近他耳边低声分

析说，「队长既然能跟司仪说话，说明她并不是被色魔绑架走的。两个人登记完

就会回来这里举行婚礼，一切都还来得及！」

　　苏忠平惨笑说：「不，来不及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色魔已经赢了！这

次他是以合法的方式，光明正大的夺走了冰兰！」

　　孟璇一愣，这才明白他的意思。原来这个男人伤心的是，已经无法阻止妻子

『改嫁』给色魔了。因为婚姻登记所离这里不过几步远，两分钟就能到达。如果

是一般人，说不定还会遇到排队、手续等情况耽误时间，但石冰兰事前早已动用

警方特权，跟该所打过了招呼，会以最高效率来帮她下专案处理，一进去就能拿

到结婚证了。

　　此时此刻，她和色魔已经是合法夫妻了。

　　「你别难过，苏大哥！会有办法的……别难过……」

　　孟璇只能连声安慰，但以她的头脑，自然不可能真的想出什么办法来，因此

听起来也就显得毫无说服力。

　　司仪莫名其妙的望着这一男一女，嗫嚅着又催促了两句后，就找藉口先告辞

了。

　　剩下孟璇和苏忠平默然怨言，各怀心事的呆立原地发怔。

　　片刻后，苏忠平用拳头狠狠敲了一下脑袋。

　　「就算领了结婚证，也是可以离婚的！就算来不及今天就离，但至少还来得

及取消婚礼！」

　　自言自语的说完这两句话，他顿时精神大振，迈开大步就向电梯奔去。

　　但孟璇却箭步窜上，拦住了他。

　　「等等，苏大哥！还是等我先跟队长联络一声，商量妥当了再行动吧……」

　　「商量？还要商量到什么时候？」苏忠平双眼通红，有些粗暴的一把推开了

孟璇。

　　「我已经忍耐得够久了！也窝囊得够了……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冰兰被迫嫁

给那个恶魔……」

孟璇焦急的喊道：「就是因为你已经忍耐很久了，所以在这最后关头，才更

应该沉住气！否则队长的牺牲和心血都白费了，你之前的所有忍耐也会全部失去

意义！」

　　苏忠平的脚步猛然停止。显然，孟璇的话直接击中了他的心坎。

　　半晌，他艰难的点了点头：「好，我就再忍耐一阵吧……不过，小璇你怎么

跟冰兰联络呢？在色魔的监控之下，我就怕你根本没机会跟冰兰说悄悄话！」

　　「怎么会呢？我是伴娘呀，要偷偷跟新娘子说几句话并不是难事！」

　　孟璇很有把握的拍着胸脯，一副打包票的表情。

　　到此地步，苏忠平也只能寄望于她了。两人计议已定，由孟璇先搭乘电梯返

回婚宴大厅，一方面可以见机行事，同时也可以稳住色魔，使其不产生疑心。

　　苏忠平则回到房间里坐下，掏出随身携带的干粮大口吞咽起来。虽然他一点

胃口也没有，但却要强迫自己吃饱暍足，以便有足够体力应付今夜的各种状况。

　　吃完后，他在焦躁不安的情绪中闷坐着。等待真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之一，令

他感到时光漫长的可怕，恨不得伸手拨快时钟。

　　无聊之下，他无意中伸手拉开了抽屉，发现里面有一份档案。大概是孟璇临

走时遗忘在这里的，凌乱的散落在抽屉深处。

　　苏忠平随手取出档案一看，首页上『郭永坤』三个字霎时吸引了他的目光他

迅速翻阅着档案的每一页。

　　档案很快得读完了。

　　苏忠平闭上眼，仿佛有些头晕似的，过了好一会儿才重新睁开眼皮，神色十

分复杂，仿佛是在愤怒，又仿佛是在悲伤。

　　时间仍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天已经黑了。

　　不知过了多久，苏忠平终于下定了决心，站起身，悄悄走出了房间。晚上七

点整。西湖酒店婚宴大厅里人声鼎沸，欢笑不绝。三个小时前，宾客的人数还只

有百余人，一半以上的酒席都空置着，但现在已经几乎坐满了，密密麻麻的都是

人影。

　　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随着下班时间的到来，更多宾客陆续赶来了。

　　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却是，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真真正正的婚礼，绝非

『愚人节』恶作剧！因此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甚至根本不打算前来的宾客，风

闻消息后也都纷纷赶了过来。

　　今晚注定是个热闹之夜、喜庆之夜！

　　「小璇啊，你今晚打扮得这么漂亮，是不是也想当新娘子，准备请我们喝喜

酒啊？」

　　刑警总局局长李天明一边嗑着瓜子，一边笑眯眯的开孟璇的玩笑。

　　周围响起了一片爽朗的笑声。整个警局的同事差不多都来了，满满的坐了三

大桌。他们都用饶有兴趣的目光打量着孟璇，态度亲热而友善。

　　「是啊，小璇，什么时候跟阿宇结婚啊？我们的阿宇都等不及了呢！」

　　刑警老田也附和着开起玩笑，还伸手拍了拍坐在他旁边的王宇。

　　「我已经跟小璇姐姐结婚了呀……我是爸爸，她是妈妈！我们在家里都玩过

好多次办家家酒了！」王宇一脸天真的说着，引来警员们一阵笑声。很明显得，

他的智力仍停留在孩童阶段，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

　　李天明呵呵大笑：「那你们玩办家家酒的时候，你小璇姐姐是不是也穿得这

么好看呢？」

　　王宇却不懂大家在笑啥，眨巴着眼睛，自顾自的剥开一颗颗花生塞进嘴里，

然后把花生壳堆成宝塔的形状，兴高采烈的玩了起来。

　　孟璇含羞娇瞋：「局长！您再取笑我，我就不当伴娘了！这身衣服已经让我

不舒服半天了，感觉好别扭噢！」她说着，一张苹果脸红红的，流露出平时少见

的害羞、扭捏表情。

　　此刻她身上穿的是一套淡粉色的伴娘礼服，款式相当新颖，圆领开口微露一

点乳沟，贴身的剪裁配上灯笼肩和薄纱的喇叭袖，再加上紧身的东腰马甲，将她

有如运动员一般的健康青春胴体完全勾勒了出来，虽然身材十分娇小，但却凹凸

有致，该大的大，该小的小，该鼓起来的地方绝对不含糊，醒目的高高耸起，隔

着礼服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女人味，跟她可爱的圆圆脸蛋相映成趣。

　　「怎么会别扭呢？我们男同事都看得快流口水了！哈，比警服好看多了！」

　　「是啊！啧啧啧，想不到小璇这么性感，身材这么有料！哈哈哈……」

　　几个男警员你三口、我一语，继续半真半假的油嘴滑舌。

　　孟璇没好气的瞪了他们一眼，语气有些酸溜溜的说：「别言不由衷啦！我只

是个当配角的小伴娘。什么『漂亮啦、性感啦、有料啦』，肉麻死了，你们还是

对今晚的新娘子说去吧！这些形容词用在她身上，那才是名副其实。」说完又哼

了一声，自顾自的走开了。

　　警员们面面相觑，互相使了个眼色。有人点头赞同，有入神色诡异，有人更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不过下一秒，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转过头，望向了婚宴大厅的正门口。

　　从这个角度望去，可以看见在那用各色鲜花、彩灯布置而成的拱形门前，一

对形象、气质俱佳的新人正含笑而立，用不卑不亢而又礼貌的态度，欢迎着每一

位刚到的宾客。

　　新郎一身笔挺的燕尾服，打着领结，胸前别着一朵红花，看上去就像一个标

准的太平绅士。虽然相貌不甚英俊，但炯炯发亮的双眸精光四射，嘴角似乎挂着

一丝若有似无的讥讽笑意，给人一种冷酷无情的感觉。

　　新娘则令所有见到她的人眼前一亮，不管是宾客还是过路人，都会不由自主

的眼光发直，舍不得栘开视线！

　　虽然这些视线里不乏贪婪、饥渴和色眯眯的丑态，但赞叹和欣赏还是占了大

多数。

　　毕竟，新娘现在穿着的，已经不是那惊世骇俗的「裸体婚纱」，虽然比起一

般的婚纱来，仍然比较性感和暴露，可毕竟属于可以「见光」、可以上街的正常

装扮。

　　最大的区别是，现在这套婚纱已经不是透明的了，而是跟头顶的纱花一样，

洁白如雪！

　　上身则是常见的深Ｖ低胸开口，胸前全部由搂空的蕾丝组成，除了乳尖部位

较为密集足以遮羞外，其余均难以挡住春光，令整个丰满的胸部若隐若现、肉光

四溢。而领口开叉处的设计更独具匠心，不仅大幅敞开，令两个浑圆巨乳各露出

一半，而且还用七八条细绳互相紧紧箍住，猛一看就像捆绑着大半颗乳球似的，

充满了ＳＭ特有的淫靡味道。

　　下身的裙摆倒是没有太多特别，有如云朵一般的蓬蓬裙。不过似乎过于「蓬

松」了一些，当偶尔有大风吹来时，裙摆随风飘开，旁人可以清晰的望见里面那

双修长迷人的玉腿，包裹在洁白的丝袜里，虽然看到不根部美景，但一望便知是

最性感的吊带袜款式，双足踏着白色的水晶高跟鞋。又细又长的后跟，令新娘的

身姿更加玲珑有致，尽显前凸后翘的完美曲线。

　　如果说伴娘的服装已经是「性感」了，那新娘的就只能用「极其性感」来形

容。

　　如果说伴娘的身材已经给人「玲珑浮凸」的震撼感觉，那新娘的魔鬼胴体更

是惊艳全场，堪称造物主的杰作，无论是已经暴露出来的部分，还是半遮半掩在

婚纱里的神秘之处，都散发出一种最原始的肉欲诱惑！

　　就连平常已经见惯了这两个美女的警员们，此刻都不禁目眩神迷，暗中庆幸

今晚真是眼福不浅。毕竟她们平常几乎都穿警服，要不是这场婚礼，绝对不可能

有机会欣赏到眼前的美景。

　　只听到附近几桌也是吞口水声音此起彼伏，其中还夹杂着低声的议论和淫笑。

　　「哇，我今天才知道，『Ｆ市第一警花』的胸部大到这种地步！」

　　「不会吧？石队长奶子大，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别跟我说你平常从没偷瞄

过她那里哦！」

　　「瞄当然瞄过，可是她以前从来都包裹得密不透风的，谁知道是不是魔术胸

罩撑起来的啊？今天亲眼看见她露了这么多出来，才敢肯定那是一对货真价实的

巨乳！」

　　「倒也是！哈，这么多年来，我也是头一次看见她穿这么大胆的低胸装！两

年前她第一次结婚我也有参加，当时她穿的还是最保守款式的婚纱呢！」

　　「所以说，女人都是最善变的！说起来她跟苏忠平离婚才几天啊，这么快就

又迎来了第二春，真是令人想不到啊！」

　　「嘘！小声一点……其实这也难怪呀，你想想，她的肚子都被搞大了，再不

赶紧结婚，以后要掩饰就来不及了！」

　　「切！还掩饰什么啊？谁都看得出她是个大肚婆啦，而且至少也有四五个月

了……」窃窃私语声中，现场播放的音乐突然停止了，接着麦克风「吭哧吭哧」

几声响后，传来了司仪娴熟而职业化的高亢语调。「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朋

友们，大家晚上好！」

　　所有宾客都闻声转头，视线投向了大厅的舞台正中，原本喧嚣的现场也迅速

安静了下来。

　　婚礼终于正式开始了晚上七点十五分。西湖酒店婚宴大厅。阿威满脸喜悦之

色，挽着石冰兰的手臂，在庄严的婚礼进行曲乐声中，缓步踏过红地毯，走上了

舞台。

　　两人就像一般的新郎新娘一样，面对着所有宾客，平稳沉静的微笑挥手。

　　由于双方的父母均已过世，因此也就没有安排向长辈行礼的仪式，直接进入

到证婚人致辞。证婚人是李天明。他油光满面，挺着更加发福的肚腩，站在新郎

新娘身边口沫横飞的念着讲稿。无聊而又冗长的内容，就跟官员讲话一样，要多

沉闷就有多沉闷，几乎令宾客们听得昏昏欲睡。幸好新娘子的性感装扮耀眼夺目，

起了极佳的吸引注意力和提神的效果，这才令大家没有当场睡着。

　　好不容易，李天明总算发言完毕了。接下来司仪又插科打诨、胡乱逗趣了一

阵，然后把麦克风递到了阿威面前，要他谈一谈和新娘的恋爱经过。这是婚礼中

通常都有的『节目』，宾客们也早就等着这一刻了。因为大家早就在暗中好奇，

为何石冰兰离婚还不到半个月，就突然急着改嫁，难道是双方早就有「奸情」么？

　　之前出于礼貌，谁也没有直接开口询问，但现在既然有了机会自然不会放过，

于是都齐声喧嚣起来，纷纷要求新郎吐露内情。

　　阿威也不推辞，清了清嗓子，微笑说：「好，既然大家都想听，而我老婆又

是警察，我就只好如实招供了！」宾客们都露出大感兴趣的表情，原本聊天的也

都停了下来，转头望向舞台，个个众精会神的倾听他说话。

　　大厅里霎时安静了下来，只有阿威浑厚的嗓音透过麦克风在回响。

　　「各位，我想你们刚收到结婚请柬的时候，一定觉得蛮惊讶也蛮好笑，怎么

上面居然不写新郎新娘的名字，只写这是『Ｆ市第一警花』和她亲手抓到的『罪

犯』的婚礼！这算是玩什么把戏呀？你们大概都以为，这不过是个无聊的噱头，

目的无非是大家开开玩笑罢了！是不是呢？」

　　阿威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笑吟吟的环顾台下，只见有不少人都在点头。司仪

显然很懂得如何处理这种场面，忙插嘴说：「我先澄清一下，这绝对不是我们婚

庆公司想出来的噱头。新郎长得这么风度翩翩、仪表堂堂，要是擅自把他比喻成

罪犯，那才是真正的犯罪啊，在座的女士们也一定不会答应的。」台下响起一阵

笑声。

　　阿威向司仪点头表示感谢后，又沉稳的开了口。

　　「司仪说得没错，这个比喻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为什么要用这么奇怪的比

喻呢？其实原因说穿了非常简单。对于冰兰来说，我的的确确是个『罪犯』，曾

经先后三次被她捉拿归案过！」

　　此言一出，众人都满脸诧异之色，就连石冰兰和孟璇都面面相觑。她们印象

之中，唯一一次抓到色魔还是半年多前，在【黑豹】舞厅里曾给他戴上过手铐。

但随后他就逃脱了，根本来不及带回警局『归案』。连一次都失败了，何来三次

之多呢？

　　阿威看在眼里，嘴角浮现神秘的笑容，一只手搂住石冰兰的肩膀，缓缓吐露

了原委。

　　「先说第一次，那是许多年前了。当时冰兰还是个初中生，年纪不大，但已

经是远近闻名的『校花』了。就连我这个正在海外的学子，都听说了她的芳名，

特地回国来一看究竟。结果一看之下，我就对她一见钟情了！」

　　这番话令所有人都更加惊讶，想不到二人的渊源竟能追溯到那么早。司仪也

夸张的「哇」了一声，打趣说：「真是想不到哦，原来这份恋情是从小时候就开

始啦！新郎是不是当时就向新娘求爱了呢？还是只是暗恋不敢开口？」

　　阿威淡淡一笑：「当然是当场就求爱了！」

　　「哇！好浪漫哦！那新娘是什么反应呢？」

　　「她把我当成了骚扰她的小流氓，气哭了！而且还在她爸爸的帮助下，把我

送进了警察局！」宾客们先是一怔，随即都忍俊不住的笑了起来。

　　司仪也忍不住好笑：「运气这么背啊！哈，原来新娘子小时候已经懂得抓坏

人了，难怪长大会成为本市的『第一警花』！」

　　「是呀。这就是我第一次被她抓住的经过！」阿威双眸闪动着诡异的光芒，

望着石冰兰意味深长的说，「不过这件事她早己恐怕早就忘了……你说是吧？我

亲爱的老婆！」

　　石冰兰愕然，但是微微一怔之后，她突然全身剧震，仿佛想起了什么似的，

面色霎时苍白。尽管她极力控制着自己没有失态，但双眼中还是忍不住流露出震

惊、骇然而又沉痛的表情，显然那是一件几乎已经湮没在记忆深处、令人不愿回

想起来的往事。

　　阿威感觉到手臂搂着的躯体在轻微颤抖，知道这女警终于明白了真相，一颗

心不由快慰之极，脑子里有如放电影般迅速掠过当年的一幕幕镜头。当年他本已

成功逃到海外，用全新的身份安定了下来，并且还苦练了一年多的拳脚功夫，自

己觉得已经具备了一身好本领。于是他热血沸腾的买了张机票飞回国内，悄悄潜

伏进了Ｆ市，准备寻找机会为父亲报仇。

　　他首先找到了唯一信赖的长辈孙德富，满心以为会获得大力支持。谁知孙德

富竟生气的责备他「轻举妄动」，这样子擅自偷跑回来，置自己的安全于不顾，

属于极度愚蠢的行为。

　　——现在还不到报仇的时候。你的仇人出入都有保镖跟随，就凭你那半生不

熟的三脚猫功夫，绝对没有机会下手！

　　可惜当时阿威一点也听不进去，反而产生了赌气的心理。他索性不告而别，

一个人游荡在街头伺机而动。

　　当天下午，阿威就从报纸上看到了仇人的消息，并找到了他的工作地点。但

是，正如孙德富所说，仇人出入都有保镖跟随，根本没有动手的机会！

　　旁徨无计之下，阿威恶向胆边生，决定把复仇的怒火撒向仇人的亲人！总不

至于每一个亲戚都有保镖时时刻刻护卫吧！

　　经过观察，他发现仇人有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名字叫做「小冰」。这个

女孩子很自立，每天都自己上学放学，身边也没有保镖，正是下手的好目标！

　　这又是一个很漂亮、身材发育得早熟的女孩子，而且还是附近闻名的「小波

霸」。要是能将她「先奸后杀」，不但可以给仇人造成严重打击，也能满足自己

邪恶变态的欲望！

　　——哼哼，你抢走了我的母亲，那我就玩弄你的女儿上让你知道什么叫做

「报应」于是计划就这么定了！

　　那时候阿威并不知道，「小波霸」还有一个姐姐，正在外地念护士学校，平

常跟家人联系更少，更容易下手！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将对手的情况完全了解清

楚，就贸然采取了行动，这也就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他清楚的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夜晚，在一条漆黑、僻静的小巷子里，

他截住了晚自修下课回家的「小波霸」，将她挟持到了巷子深处。

　　在她恐惧的眼神中，他感到了一股复仇的快意，而她裹在校服里含苞欲放的

青春胴体，则唤起了他更加强烈的兽欲。轻而易举的，他撕裂了她的校服，里面

是一件样式保守的少女绵质胸罩，尺码远远超过同龄的女生，根本无法遮掩住那

对饱满、挺拔而又胀鼓鼓的肉球。

　　不知怎的，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母亲！想起了目睹母亲与仇人通奸时，那对

剧烈晃荡的丰满雪白大奶子……眼前这少女的乳房虽然还没有暴露出来，但是即

便隔着胸罩也可以看出那高耸的弧度、惊人的份量，以这样的进度发育下去，将

来绝对比母亲更加壮观……那么，她将来会不会也跟母亲一样淫荡呢？

　　一股怒火猛然冲上心头。女人都是水性杨花的动物！只要胸部大了，有了勾

引男人的本钱，就会露出淫荡的本性来，不知自爱的堕落于肉欲的深渊，不仅害

了自己，也害了身边的亲人！

　　追根究底，一切都是大胸部造成的。

　　奶大，就是女人的原罪！

　　欲望和愤怒一起燃烧起来，令他几乎疯狂，狞笑着朝那对硕大的果实伸出了

魔掌。

　　「认命吧，小波霸！今晚我要捏爆你的大奶奶……这不能怪我，只能怪你胸

部发育得太丰满了！哈哈哈……再有自制力的男人，看到你这对大奶奶都会疯狂

的……都会变成野兽……」狂笑声中，眼看胸罩就要扯脱，然而就在这时，石父

大概是在家久等女儿不至，带了保镖出来寻找，正好找到了小巷子里。现场强弱

之势顿时逆转，阿威虽然奋力拚斗企图突围，但还是寡不敌众，很快就被制服了。

　　正所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阿威心中充满了绝望，以为自己就此完蛋了。

　　谁知仇人虽然狂怒的揍了他一顿，但因为时隔数年，阿威的躯体个头早已截

然不同，睑上又戴了精巧面具，因此仇人居然没有认出他来，只把他当成一般的

小流氓，揍完就直接将他扭送到警局了。

　　而孙德富也闻声及时赶到，暗中疏通关系，花了一大笔钱，总算将他保释了

出来，并且免于追究责任。而石父大概也是为女儿的名声着想，不愿意将事情闹

大，之后居然也没有再穷追猛打下去，就此不了了之。

　　侥幸逃脱灾难的阿威这才接受了惨痛教训，羞愧的向孙德富认了错，并在他

安排下当晚就离开了Ｆ市，返回海外继续深造学习。这之后的十多年里他都坚忍

沉稳的等待着时机，再也不敢擅自返回国内轻举妄动了……

「那第二次呢？新郎就别吊大家的胃口啦，赶紧说说吧，第二次又是怎么被

新娘捉拿归案的？」

　　司仪的声音打断了阿威的回忆。他定了定神，微笑着又叙述了起来。

　　「第二次就是不久之前的事啦，发生的地点就是在这里，在这间西湖酒店的

门口！当时我暍多了，跟人打架，结果正好撞在这位『Ｆ市第一警花』手里，当

场就被她押到了警局，蹲了一晚的牢房才放出来！」

　　大厅里传来一片惊叹声和唏嘘声。

　　司仪则翘起大拇指恭维石冰兰：「哇！看来新娘子真不愧是铁面无私的女警

官，连未来的老公都没有情面可讲。能不能跟大家说说，当时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呢？有没有经过内心挣扎？」

石冰兰勉强一笑，摇了摇头，仿佛还没有从之前的震惊中完全回过神来，一

个字也不愿意多说。她自然还记得这「第二次」发生的事，当时是为了给姐姐的

儿子庆祝满月，酒宴结束后，她本已驾车离开了，但却突然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

说是沈松、郭永坤和余新三个人因为争风吃醋，互相斗殴了起来。她急忙赶回去

阻止，混乱之中，胸部不知被谁「无意中」抓了一下，令她勃然大怒，这才将三

个人一起抓回警局施以惩罚。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抓她胸部吃豆腐的人，自然就

是眼前这位新郎官了。可笑当时的自己懵然无知，竟然还以为对方是无意的。

　　耳边只听到阿威那略带嘲讽的语音，透过麦克风继续在大厅里回响。

　　「至于第三次嘛，呵呵呵，就是发生在现在！大家都已经亲眼看到了，我再

一次被她俘虏了，捉拿归案丫！虽然不需要再被带到警局，但从今以后我的身体

将被判无期徒刑，不能再随便到别的女人那里出差了，大家说说，这种待遇不就

是跟罪犯的下场一样吗，都是一辈子被关起来了嘛！」

众人发出会心的哄笑声，就连司仪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明白了为什么要

把新郎比喻成「罪犯」。

　　但阿威突然话锋一转，一本正经的说道：「不过我想说一句真心话，当罪犯

没啥不好。为了爱情，我愿意今生今世都为她当罪犯，直到永远！」

　　「说得好！」司仪大声称赞，啪啪的带头鼓掌起来。宾客们也都跟着拍手叫

好，不少女性还流露出感动的表情，以为自己看到了一场浪漫而又独特的爱情表

白。

　　只有深知内情的孟璇伸手掩嘴，一副差点要吐出来的模样，心中暗骂这么虚

伪的话也能说得出口？真是太肉麻太嗯心了！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才更令她瞠目结舌！当司仪把麦克风递给石冰兰，要求

新娘子也谈几句感想时，后者竟也面容平静的娓娓而谈了起来。

　　「我呢，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是连我老公也不知道的。其实就在我十五岁

那一年，他的那次『求爱』对我造成了巨大的、终生的影响：永远改变了我的命

运！」

　　「哦？是什么影响啊？」司仪忙问出所有人心中的疑问，「难道新娘子你在

当时也爱上了他么？」

　　「那倒没有啦，当时我气得要命，回家哭了一整个晚上！」石冰兰回眸瞟着

阿威，认真的说，「最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以为这个骚扰了我的坏蛋会受到法

律制裁，谁知居然没有！警察第二天就把他释放了，而且跟我解释说，因为他是

邻校的优秀高中生，一时糊涂才会举止失当，希望我能原谅他，给他一个机会改

过自新！」

　　「是吗？那你同意了吗？」

　　石冰兰噗哧一笑：「呵呵，当时我还小呀，警察叔叔都这么说了，我不同意

也没用。」

　　看上去，她似乎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了，对当年的事情也不再介怀，所以

神色轻松得多了，语调也十分愉快。

　　司仪也即兴开起了玩笑：「看来新娘子还蛮记仇的。要是换成了现在，早恋

已经这么普遍，女中学生一遇到求爱就报警要求抓人，恐怕每间中学至少一半的

男生都要蹲牢房了。」众人也都深有同感，嘻嘻哈哈的又笑了起来。

　　石冰兰缓缓说道：「当时我就想，警察叔叔不是应该惩罚坏人的吗？为什么

偏偏没有惩罚他呢？我想了很久也没有得到答案，但是一个念头却渐渐浮现了出

来。那就是，假如我自己就是警察的话，这种事就绝不会发生！我一定会非常严

格的执行法律，维护市民安全，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像他这样的坏蛋！」

　　众人哄堂大笑，仿佛听到了这世上最好笑的笑话，有些人笑得前仰后合，有

些人连眼泪都笑了出来。

　　只有孟璇没有笑。她瞪着台下这一张张笑脸：心里只感觉到深深的悲哀。

　　司仪则忍住笑夸张的「啊」了一声：「我明白了。原来新娘子是因为这个原

因，才立志成为女警察的！」

　　「是的。说来也怪，在那之前，我憧憬过许多职业，就是没有警察这一行。

但自从产生当警察的念头之后，我的想法就越来越坚定，再也没有动摇过！虽然

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阻碍，但我最终还是成功了，如愿以偿的考上了警校，毕

业以后披上了心爱的警服！」

　　石冰兰说到这里，再次转头望着阿威，双眸中仿佛充满深刻的感情。

　　「所以，我今天要大声的告诉所有人，是因为你——我亲爱的老公——因为

你的缘故，我才会成为警察的！没有你，也就没有今天的石冰兰！是你造就了我

的事业。我不能想像，如果没有你，我会是什么样子！」

　　「哇，好感人哦！」司仪又夸张的起哄起来，「这算不算是爱情表白呢？如

果是拍电影，这个时候男女王角应该已经情不自禁的互相拥抱、深情接吻了。大

家说是不是啊？」

　　宾客们自然心领神会，纷纷叫嚷称是，男士们更冲着阿威连连做加油手势，

「吻她」、「吻她」的喊声此起彼伏。

　　阿威仿佛也被现场这热烈的气氛感染了，当真转过身来，凝视着身披婚纱的

新娘。只见她俏脸泛红，仿佛有些扭捏，但却柔顺的闭上眼睛，而且微微踮起了

足尖。

　　这个意思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现场的气氛更加沸腾高涨，笑声和口啃声不绝于耳，起哄声也更响亮。

　　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便冷酷如阿威，也不禁泛起一种梦幻般的温馨感觉。他

的心脏也激动的跳了起来，双手环抱住石冰兰的腰肢，低下头来，大嘴缓缓的封

住了她的双唇。

　　雷鸣般的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向这对新人送上深深的祝福。

　　就在这喧嚣的掌声和欢呼声中，阿威和石冰兰旁若无人的站在舞台上，接了

一个长长的法式热吻。两人的舌头互相追逐、交缠着，彼此探入对方口中，犹如

饥渴的孩子一样，发出「啧啧」的吸吮声，通过麦克风清晰的传进了每一个人的

耳朵，引来的是更大声、更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第６２章　痛此时

　　那清晰的接吻声同样也传进了苏忠平耳中，尽管他拚命捣住耳朵，但声音却

还是如尖针一样钻进耳膜，一直刺进心里。他的心在流血！

　　此刻他身处于离婚宴大厅最近的洗手间里，躲在一个单独的隔间中。虽然看

不到婚礼的现场情形，但是当事人的说话声却通过麦克风传了过来，跟大喇叭广

播似的，每一个字都听得一清二楚。

　　也不知是否错觉，他甚至能够听见「啧啧」亲嘴声中，还夹杂着女人轻微的

喘息和吞咽声。

　　这更令苏忠平妒火攻心、怒火狂烧，因为他还记得，当初跟石冰兰恋爱接吻

时，吻到深处，她就会陶醉的闭上眼，并且不自觉的发出这种声音。

　　——冰兰，难道你……你假戏真做，不但把身体给了那恶魔，连心都给了他

吗？

　　这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苏忠平痛苦得面容扭曲，双手揪着自己的头发，

再一次怀疑自己在过去这十多天里做的，是一件「傻到家」的蠢事！

　　就在几十分钟前，他曾一度下定决心，想要终止原定计划，不顾一切的阻止

婚礼进行，以免妻子再遭受更多的羞辱。

　　然而，当他距离大厅还有十多米远时，站在新娘旁边的伴娘孟璇已经发现了

他，焦急的对他连连打手势，丕葸不可胡来。

　　苏忠平梢一犹豫，停下脚步，也打了个手势，问她是否已经征求过石冰兰的

意见。

　　孟璇点点头，伸手偷偷拉扯了一下石冰兰衣角。这时候恰好有客人跟阿威握

手，由于双方交情不错，正聊的起劲，因此并没有注意到身边的小动作。

　　只见石冰兰迅速转过头，目光迎视着苏忠平，沉重的摇了摇头，然后就转回

头，没有再看他一眼，反而将身体靠紧了阿威，以便挡住他的视线。

　　苏忠平看得心中大痛，但也无可奈何，妻子的表态已经说明了一切。假如不

肯听从，只会使她之前的牺牲和努力都付诸东流。

　　于是他只能赶紧躲开，像头丧家之犬一样藏在这洗手间里苦苦煎熬。

　　偏偏司仪那夸张的声音又不断传进耳朵，随时广播着婚礼的进度，令苏忠平

犹如身在现场一般，亲眼目睹着一幕幕令人心酸的场景。

　　——在浪漫的音乐声中，新郎新娘开始交换戒指。色魔以胜利者的姿态，奸

笑着将结婚戒指戴到了妻子的无名指上……而妻子也强颜欢笑，默默的将戒指套

上他那轻佻翘起的手指……

　　——在司仪的祝福声中，新郎新娘开始喝交杯酒。暍了一半后，互相交换酒

杯，色魔得意洋洋的凑着杯边口红痛饮香甜的酒水，而妻子喝下的却是混有色魔

唾沫的恶心汁液……

　　——婚礼已经进行到一半了，新郎新娘挨桌向宾客们敬酒。喝到半醉的男客

们全都用色眯眯的眼光望着妻子，肆无忌惮的盯着她胸前横七竖八捆绑着的丰满

乳肉，嘴里说着一语双关的黄色笑话调戏她……

　　「畜生！你们全都是没有人性的畜生！」苏忠平愤怒的在心中呐喊，手掌扯

下了大把大把头发，但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疼痛……就在这时，有脚步声从外传

来，一直走到小便槽边，接着是淅淅沥沥的排尿声响起。

　　由于这个洗手间最接近婚宴大厅，从他躲进来到现在，已经有不少宾客进来

方便过了，谁也没有发现他一直藏身在隔间里面。而苏忠平尽管情绪波动得厉害，

但每听到一个人走进来，都会凑到门缝边张望一下，以便确认来人的身分。

　　这次也不例外，他擦去泪水，透过门缝向外望去，虽然只看到一个背影，但

他还是一眼就认出，这次站在小便槽边撒尿的赫然是郭永坤！

　　苏忠平拉开门，悄没声息的走到郭永坤身后，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

　　郭永坤正在系上皮带，回过头一看是苏忠平，满脸的酒意霎时不翼而飞，神

色惊愕无比，仿佛看到了一个绝对不该撞见的人。

　　「你……你……你怎么来了？」

苏忠平冷然一笑，「为什么我不能来？我前妻改嫁，大喜的日子，难道我就

不能来说声恭喜吗？」

　　郭永坤怨言以对，也勉强笑了笑，但是笑的比哭还难看。

　　两人沉默面对了几秒，气氛甚是尴尬。

　　郭永坤干咳一声，甚至连手都顾不上洗，就转身快步出了洗手闾，直接向酒

店门外走去。

　　苏忠平紧跟其后，沉声说：「郭主任，您这是要去哪里？」

　　郭永坤头也不回的说：「抱歉，我要先走一步了。」

　　「咦，您不是自称新郎么？婚礼都还没结束，您这么重要的男主角怎么能走

啊？」说话之间两人已经出了酒楼大门，但苏忠平突然加快脚步超前，拦住了郭

永坤的去略。

　　郭永坤面色再变，强笑说：「老弟你说笑了……我那只不过是……嗯……开

个玩笑而已，我怎么敢当新郎呢？唉，不瞒您说，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都浑

身不自在，还是早点走比较好……」

　　「那新娘怎么办？」

郭永坤额头冒汗，脱口而出的说：「我怎么知道？您要是想跟她再续前缘，

我绝对不会妨碍您！」

苏忠平用一种讥讽的眼光望着他，「你害怕了？你想跑？」

　　「你说什么啊？我……我害怕什么？真是笑话！」郭永坤突然声色俱厉起来，

但眼神中已有掩饰不住的惊慌。

　　苏忠平耸耸肩，目光已经转为怜悯。

　　郭永坤蓦地明白了过来，一拍脑袋，苦笑说：「我真糊涂……唉，石冰兰一

定已经跟你连络过了！你当然什么都清楚……」他的人仿佛突然失去了支撑似的，

脚步虚浮，再被冷风一吹，满腹的酒意猛然涌起，忍不住弯下腰「哇」的吐了起

来。

　　呕吐令他的身体更加虚弱，眼前几乎发黑，脑子也晕得厉害，迷糊之中只觉

得对方走过来搀住自己臂膀，用半强迫的方式扯着自己踉舱而行。

　　不知过了多久，等郭永坤稍微恢复清醒时，发现自己已经坐在酒楼的一个小

房间里，明亮的灯光正悬挂头顶。

　　「喝口热茶，解解酒吧！」冷冷的说话声响起，一杯热茶已经送到手边。

　　郭永坤茫然接过喝了两口，抬起头来，就见苏忠平正坐在对面盯着自己，脸

色冷漠而严峻。

　　「好些了么？」

　　「嗯！」

　　「要不要给你叫一碗醒酒汤？」

　　「不用了！」

　　简单对话后，是片刻的沉寂，然后苏忠平再次开了腔。

　　「说真的，我们见面的次数虽然不多，但之前我一直对你印象很好，我甚至

觉得你是香兰姐未来老公的最佳人选……实在想不到，你原来竟是这样一个人面

兽心的恶棍！」

郭永坤脸色惨白，但双目却露出凶光，重重放下茶杯哼了一声。

　　「你不要再提石香兰了！就是因为她……哼，我真心对她，她却屡次拒绝了

我，我大受打击，这才产生了变态心理，把注意力转移向那些女患者！」

苏忠平怒叱道：「呸，你还好意思强词夺理！」

　　郭永坤没有理睬，自顾自的说了下去，「我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些女患者，虽

然她们的胸部都没有石香兰大，但也都算得上是『波霸』级别了，而且绝对都是

美女。哈，她们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有的是心脏不好想进行检查，有的是例行

体检时正好撞在我手里……别看她们平时一个个假装矜持，可是在我面前全都乖

乖脱光上身，袒露出丰满的大奶子任我看、任我摸……」

　　苏忠平厉声骂道：「那是她们信任你这个胸科权威大医生，以为你会有起码

的职业道德！他妈的你这个混球，你看看、摸摸也就罢了，为什么还偷偷拍摄她

们的半裸照，连同个人资料一起整理成档案？」他越说越是恼怒，突然挥手狠狠

一个耳光，「啪」的摔在了郭永坤脸上。

　　郭永坤痛得哀嚎起来，嚣张的气焰一下子又消失了，伸手捂脸连声求饶，一

副低声下气的可怜模样。

　　「别打、别打！是我错了……我色迷心窍，一时糊涂才做了蠢事……可是我

对天发誓，我真的不是变态色魔的帮凶！那些照片档案我只保存在自己家的电脑

里，我发誓真的没有传给其他任何人看过！」

　　这几句话说得声泪俱下，但苏忠平却仍是面色铁青，怒道：「你这个蠢货！

虽然你没主动传给其他人，但有人却发现了你这个秘密，偷偷把照片档案拷贝了

一份带走。然后他就根据这些资料来选择受害者下手！多少无辜的女性就这样沦

为牺牲品，就连我老婆也……你他妈的难道都不会内心有愧吗？」

　　郭永坤哭丧着脸又说：「我又不是故意的！所有的罪名我都已经招供了，石

队长也答应过我，只要我在今天下午配合她的计划，挺身而出自称新郎，把真正

的目标引出来，她就对我偷拍的事不予追究……大家不是已经说好了么，为什么

你……你们还要找我的麻烦？」

　　苏忠平冷笑一声：「你自己心里清楚！偷拍只是社会风化罪，只要当事人本

身都愿意放你一马，冰兰当然可以睁只眼闭只眼的。但你犯下杀人的滔天大罪，

她怎么可能不追究？」

　　听到「杀人」两个字，郭永坤仿佛被击中死穴一样跳起，满面惊恐之色，颤

声说：「什么杀人？我……我没有……真的没有……」

苏忠平鄙夷的说：「你省省吧，对我申辩有什么用？我又不是警察！我只不

过恰好看到了警方的档案，上面写着整个经过。你去年九月偷拍一个姓李的女心

脏病患者，结果被她发现了。她威胁要告发你，你一不做二不休，买通护士用药

物害死了她，然后伪装成心脏病突发的假相……你就别摇头否认了，冰兰她们已

经调查得水落石出了，人证物证俱全，不信你就自己看吧！」说完，他拉开抽屉，

取出那份档案，扔到了郭永坤手边。

　　郭永坤颤抖着拿起，只看了一半就脸如死灰，无力的瘫软在了椅子上。

　　半晌，他惨笑着摇摇头，喃喃说：「我真傻……还以为可以侥幸瞒过去，原

来早就败露了……可是，你老婆为什么一直都不揭穿呢？难道她……只是为了要

我配合她演好下午的这场戏？演完了就过河拆桥了？」

苏忠平默然。他这些天从未跟石冰兰直接联系过，因此也并不了解她的真实

想法，不过从情理上推想，郭永坤说的应该就是事实。也就是石冰兰虽然一开始

就知道郭永坤是个杀人凶手，但却暂时装糊涂，仅只追究罪名较轻的「偷拍」事

件，并承诺只要他配合引出色魔，就不追究这项罪名。

　　但实际上这只是个文字游戏罢了，事后她自然还会逮捕郭永坤，罪名则是更

加严重的谋杀罪！由于这不在她承诺的范围之内，所以郭永坤就只能哑巴吃黄莲，

有苦自己吃了。

　　这一瞬间，苏忠平脑子里闪过『不择手段』这四个字，心中一阵感慨。

　　——换了过去的妻子，是绝对不会施展这种伎俩的。虽然既没有违背法律、

也没有出尔反尔，但毕竟是利用别人的恐惧心理，从一开始就存心欺骗、利用，

是过去的她绝对不层为之的。

　　——然而现在，一向正直的妻子也开始『不择手段』了，目的自然是为了擒

获色魔报仇雪恨！就像现在的自己一样，其实已经更加『不择手段』，比她改变

得更多！

　　——是的，必须不择手段！而且还要比色魔更加心狠手辣，才能打败他：想

到这里，苏忠平的心肠陡然刚硬起来，沉着脸说：「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法网

恢恢，杀人偿命，你应该知道自己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别说了！你……你别说了！」郭永坤带着哭腔恳求，整个人从椅子上跌落

于地，眼泪鼻涕一起滚落面颊。苏忠平却连看都不再看他一眼，冷笑转身，脚步

沉重的扬长而去。

　　晚上九点整。西湖酒店大门口。

　　婚礼已经结束了，意犹末尽的宾客们三三两两的鱼贯而出，一边打着饱隔喷

着酒气，一边谈笑议论着今晚的所见所闻。

　　男人们普遍兴高采烈纷纷半开玩笑的说这次真是大饱眼福，欣赏到有生以来

最春色无边的一场婚礼。而新娘子的性感和大胆更堪称空前绝后，令他们津津乐

道永远都难以忘怀。

　　女人们则表情各异、神色复杂。固然有不少人啧啧称赞新娘的容貌、气质和

身材，但更多人都是一副既羡慕又嫉妒的模样，还有少数人则满脸不层的表情，

低声说都是大肚婆了还这么不知自重，穿得如此暴露来勾引男人，简直是给本市

的女警抹黑！根本就不配叫做【第一警花】，干脆改成【第一交际花】算了。

　　……这些恶毒的嘲笑，并没有传进新郎和新娘的耳朵。两人仍待在婚宴大厅

里，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后，又跟酒店结算完帐目，然后才双双走出大门。

「你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啊，小冰！」阿威嘉许的翘起大拇指，「今晚你的

表现比我预期的更好，我给你打一百分！」

　　石冰兰嫣然一笑：「谢谢主人夸奖。这都是冰奴应该……」

　　「嘘——」阿威竖起食指打断了她：「我不是说过了吗？在咱们做爱的时候

才以主人和性奴相称！平常，尤其是在外面，你叫我『老公』就可以了！」

　　石冰兰幽幽叹息一声：「我都有些叫习惯了，改不过口了！」

　　阿威心中一荡，伸手绕到她背后掀起婚纱，一把捏住了里面丰满的屁股，嘿

嘿笑道：「你果然是个天生当性奴的好材料！这一点，在你十五岁那年，我就已

经看出来啦。看来我的眼光还是蛮准的嘛，哈哈哈！」

　　他嘴里调笑，掌中同时也加重了力道，感受着丰臀美妙的手感。这个屁股经

过他的辛勤开垦后，已经跟石香兰一样的肉感十足了，令他爱不释手。虽然他对

于巨乳的喜好一向远胜美臀，但今晚或许是个例外，因为他即将夺取的「最后的

处女地」，就隐藏在这两团圆滚滚的臀肉中。

　　「哎，老公你真是的……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就是当年追求我的那个

人呢？」石冰兰仿佛有些遗憾似的，嘴里埋怨，但身体却更柔顺的靠紧了阿威，

并且微微撅起臀部，令他揉捏的更加方便。

　　「早点告诉你了又怎么样？你就会早点向我臣服，像现在这样乖乖的做我老

婆？」

石冰兰红着脸说：「我不知道。但你确实影响了我一生，这一点，我刚才在

婚礼上说的全部都是真的；所以，要是我早知道你的身分，也许就不会……不会

死掉那么多无辜者，发生那么多悲剧了……」

　　阿威哑然失笑，「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只要你能真正记取教训，以

后自然不会再有人丧命、也不会再发生悲剧！」

　　「我明白……现在，我只想安安静静的过日子，把肚子里的宝宝生下来！」

　　石冰兰柔声说着，将头靠在阿威的肩膀上，同时伸手轻轻揉着自己隆起的小

腹，就像任何一个即将做母亲的孕妇一样，满脸幸福、满足的表情。

　　阿威也伸臂搂紧了她，在她脸颊上轻轻一吻，俨然一幅夫妻恩爱的画面。

　　这时两人已经走进了停车场，距离阿威的车已经不远了。

「吱呀——」

　　一阵急剧的刹车声突然传来，接着是「光」的一声闷响。

　　阿威和石冰兰忙循声望去，只见停车场的另一头出口处，一辆小面包车正歪

歪斜斜的停着，显然是刚刚撞到了什么，车头灯熄灭了一边。

　　「咦，那好像是小璇的车子。」

　　石冰兰吃惊的说着，转头望了阿威一眼。

　　「是吗？走，过去看看！」

　　两人快步奔过去一看，只见面包车的车头凹陷进去了一块，显然是撞到了转

弯处的障碍物，不过幸好撞得不重，除此之外车身还保持完好。

　　「小璇，你没事吧？」石冰兰惊呼着拉开车门，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鼻而来。

　　她蹙眉屏住呼吸，探头向里一看，就见孟璇软绵绵的趴在座位上，满脸通红，

醉眼迷离，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正摇摇晃晃的挂档，仿佛根本不知道车子

已经熄火了，正在那里徒劳无功。

　　她斜眼望见石冰兰，嘻嘻一笑，喷出满嘴酒气说：「没事……哈……我……

我还可以……再喝……」石冰兰跺脚说：「唉，我不是叫你别开车，坐老田他们

的车回去啊，你怎么不听话？」孟璇冲着她扮了个可爱的鬼脸，然后吃吃娇笑起

来，显得醉态可掬。

　　她作为伴娘，刚才在婚礼上理所当然的承担着「挡酒」的任务，尤其是石冰

兰已经怀孕了，更加不能多暍，所以遇到热情的来客非要敬酒的，一概都由孟璇

抢着替喝了。从头到尾至少喝了数十杯酒入肚，居然还是面不改色，引起了满堂

暍彩声。

　　不过现在看来，这小女警只是在逞强罢了，酒席结束后，大概酒劲逐渐全部

涌了上来，终于在此时此刻发作了，令她醉得刚一开车就出了事故。

　　「小……小璇姐姐！哎呦……我头好痛……」一个战战兢兢的嗓音，带着哭

腔从旁边副驾驶座传来。那里坐着的是王宇！他伸手揉着额头，仿佛受到了极大

惊吓，眼泪汪汪的几乎就要哭出声来。

　　阿威和石冰兰忙将两人扶下车，大概检查一下，也还算是幸运，王宇的额头

虽然有少许红肿，但既没有流血也没有擦伤。孟璇就更是完好无损了，至少从表

面上看来，几乎连一根头发都没碰掉。

　　不过，她实在是醉得太厉害了，连脚步都站不稳，要不是石冰兰扶住她，恐

怕随时都会歪歪斜斜的摔倒在地。

　　「别拉拉扯扯的……我才……才没醉呢……我要自己……开车……回去！」

只听孟璇口齿不清的嚷嚷着，就像个小女孩一样，扭着身体想要甩脱石冰兰的搀

扶。

　　——妈的，这小骚货真会节外生枝！她到底是真喝醉了还是在装醉？

　　阿威恼怒的暗骂了一句，心中隐隐升起一股疑云。不过这时候也没时间多想

了，皱眉说：「小冰，她这个样子绝对不能再开车！还是让她和王宇坐我们的车

走吧！」

　　石冰兰点头称是。于是阿威将撞坏的面包车开到旁边停稳，然后两人分别拉

着王宇和孟璇，半强迫的将他们带到了阿威的车上。

　　这是一辆越野吉普车，座位十分宽敞，行驶起来也分外的平稳。不过孟璇却

仿佛相当痛苦，身体盘踞在后排座位上扭来扭去，一会儿醉醺醺的满嘴胡话，一

会儿又紧闭双眼拚命摇头，就好像快要晕车了似的，满脸难受的表情。

　　王宇则手捂脑门，泪水在眼眶里滚来滚去，不断吸着鼻子，仿佛疼痛得想要

大哭一场。不过当石冰兰从喜糖盒里挑出几块巧克力扔给他后，他就立刻破涕为

笑，乖乖坐在座位上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

　　阿威则平稳的打着方向盘，操纵吉普车以中等速度向前驰去。

　　石冰兰向车窗外瞥了一眼，突然叫道：「等一下，老公！你走错路啦，去他

们家在刚才那个十字路口就要拐弯的！」

　　阿威嘿嘿一笑：「谁说我要去他们家啦？哈，今晚是咱俩的好日子，春宵一

刻值干金：如果先送他们回去，要绕一大段远路，太麻烦了！不如先到咱们家暂

住一晚，这样大家都方便！」

石冰兰愕然，半晌才吞吞吐吐的说：「这……这样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啊？他们俩都曾经是你的好朋友、好下属，难道你不欢迎他们

到家里做客？」

「当然欢迎，可是……小璇已经醉了，或许早点回去休息对她比较好……」

　　「就是因为她醉了，我才想带她到咱们那里，好好照顾一下她。不然送她回

去只有王宇这个小孩子在身边，哪里能照顾好她啊？你自己想想能放心吗？」

　　阿威振振有辞的说着，神色十分坚决，丝毫没有反对的余地。

　　「原来老公你是想『照顾』小璇！嗯……你想得还真周到嘛！」石冰兰忍不

住语带讥讽，特意加重了「照顾」两个字，不过后半句却又变成了酸溜溜的语气，

仿佛是一个正在吃醋的小女人。

　　阿威干笑一声，也不答腔，脚下踩着油门，不一会儿就把车子开到了住所楼

下。

　　四个人先后下了车。

　　孟璇满脸酡红，醉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了，摇摇晃晃的才走出一步，就不小心

踩空滑倒了，连鞋子都飞了一只出去，那身漂亮的伴娘礼服也撕开了一个口子。

　　阿威赶忙上前，不等石冰兰说话就抢着弯下腰来，一手抄在孟璇的膝弯里，

将她娇小的身躯整个抱了起来。

　　「还是我抱着她走吧，免得上楼又摔了！」

　　阿威一边对石冰兰说着，一边大模大样的当先步入楼梯口。

　　石冰兰轻轻叹了口气，默然跟随而上。王宇也蹦蹦跳跳的跟在后面，手里还

拿着根棒棒糖舔着，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头部被撞的疼痛。

　　两分钟后，寓所到了。

　　阿威腾出一只手，取钥匙打开门，顺手也开了灯，然后回头望着石冰兰笑嘻

嘻的说：「瞧，这是我花了一上午时间布置的新房，感觉怎么样啊？」

　　石冰兰定睛一看，只见跟上次来时相比，第一感觉就是整个寓所焕然一新。

　　虽然暂时只看到客厅的摆设，但所有的家俱都已经换过了，原本有些凌乱的

地方也都布置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仿佛有个女主人刚刚悉心打扫过一样，

再也没有上次那种『单身汉住所』的感觉。她心中一动，仿佛有个模糊的念头隐

隐闪过，但只是一闪而逝，以至于妩法将之具体的抓住。

　　再抬头细看，头顶的悬灯旁边多了两个大红灯笼，天花板和墙壁上还贴着一

个个『红双喜』剪纸，茶几上摆放着鲜艳的花朵，地上铺的也是鲜红色的地毯，

处处都透出一股喜洋洋的气氛。

　　「咦？怎么不说话？我布置不好吗？」

　　石冰兰忙压下其他念头，假装开心的赞道：「哇，真的大变样了！这新房真

的是老公你亲手布置的吗？啧啧……比我想像中还要漂亮得多！」

　　「是吗？哈，是不是给了你一个惊喜啊？」

石冰兰连连点头，「绝对是惊喜！嗯，其实我刚才一直想说，不如到我家那

边去过夜，因为我今天也亲手布置了新房。不过现在看来，幸好没去我那里，因

为老公你布置的更温馨、更有气氛！」

　　阿威得意的呵呵笑，随手将孟璇放在沙发上，拉着石冰兰向卧室走去，「嘿

嘿，客厅只是小菜，卧室才是我精心准备的『正式新房』呢！」

石冰兰堆出满脸的笑容，正准备违心的再恭维几句，但下一秒钟，当她看清

卧室的摆设时，双眼一下子瞪大了，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根本就不是一间新房！

　　或者，至少不是一间传统的新房！

　　虽然房间的墙上也贴着喜字，唯一的一张大床也换上了红色床单，双人枕头

套上绣着鸳鸯戏水图……乍一看似乎跟任何一间新房都没有区别。但令人震惊的

是，除了这张床以及墙角的一个衣柜外，卧室里再没有其他家俱，取而代之的是

两个巨大的架子，一左一右的竖立在床两边。

　　每个架子都有十多层，上面摆放的赫然是各种各样的性虐待用品。

　　——既有皮鞭、蜡烛、夹子、捆绑专用绳索、浣肠器这些「常见」的ＳＭ道

具，也有铁制胸罩、紧身皮衣、丁字裤、情趣警服、渔网丝袜这些曾在魔窟里穿

过的变态服装，还有许许多多从来都没有见过的、奇形怪状的叫不出来名堂的玩

意，在灯光下闪烁着阴森森的光芒！

　　这哪里像是新房啊？简直就像是一间摆满刑具的拷问室！比魔窟里的那间囚

室更加黑暗、更加可怕、足以令任何女性恐惧到崩溃的人间地狱！

　　「……这是……」石冰兰脸色惨白，嘴唇发抖，仿佛一瞬问又跌进了无穷无

尽的噩梦中。

　　「这就是我们的新房啊，我亲手布置的！」阿威重复着刚才的话，嘴角露出

意味深长的笑容。「怎么？你不满意么？」

石冰兰勉强笑了笑：「不是的，我只是……以为做错了什么，你又要惩罚我

了……」

　　「傻瓜，我怎么舍得惩罚你啊？今晚是咱们洞房花烛的好日子，我爱你都还

来不及呢！」

　　「那这些……这些东西……」

　　「这些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有一些是新买的，也有一些是你过去用惯的。

比如这种款式的紧身皮衣，还有这个浣肠器，以前你每天都要用三四次呢……哈

哈哈，现在看到是不是很有亲切感啊？」

听到这无耻的话语，石冰兰只感到毛骨悚然，心中也充满愤怒。为了取信眼

前这个恶魔，她本就做好了付出最大牺牲的心理准备，下决心今夜要用尽一切手

段取悦他。无论是什么样的性爱姿势，无论是口交、乳交、足交还是肛交，无论

是淫荡的叫床还是最强烈的性高潮，她都可以强迫自己「挂保证」的完成。

　　然而现在看来，就算这样也还不能令这恶魔满足。他需要的，不仅是她百分

百的屈服和顺从，而且还要她真正成为一个肉体淫贱、性欲超强，摇晃着胸前一

对罪恶的大奶，习惯于在皮鞭和浣肠摧残下生活的被虐待狂！

　　一股寒意涌上心头，石冰兰突然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婚礼之前跟色

魔的那场性爱，她已经是费尽了所有努力，包括藉着喝酒偷偷服下了少量春药，

然后闭着眼睛，不断幻想正和自己激情的是老公苏忠平……虽然整个过程心理上

蒙受的是耻辱，但不得不承认，生理上还是体验到了快感的，这才令她忘情的达

到了「潮吹」！

　　更重要的是，那毕竟还算是一场正常的性爱！既然第一次能成功「入戏」，

她自信第二次、第三次也将不成问题。谁知冷血的色魔接下来要玩的是ＳＭ，而

且看起来比从前多更多稀奇古怪的新花样。这种情况下还要「入戏」，难度简直

不可同日而语，能不能骗过色魔完全是个未知数。

　　「咦，怎么不说话？」只听阿威诧异的道，「为了满足你渴望被虐的肉体、

让你度过最快乐的新婚之夜，我是花了好多心思来准备这些道具的，难道你不喜

欢？」

石冰兰猛然抬头，见到阿威冷酷的眼神，突然明白了过来。这家伙仍然对自

己存有疑虑，如果自己不能通过他的所有考验，之前所做的一切只会前功尽弃。

　　她的心态霎时又平稳了，定了定神，装作矛盾的样子嗫嚅说：「主人对冰奴

这么好，冰奴怎么会不喜欢呢？可是……冰奴肚子里有了主人的骨肉，今晚实在

不能太……太激烈，不然万一……就糟糕了！」

　　「喔，原来你是担心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会注意分寸的，保证让你成为

最『性福』的大肚婆！哈哈哈……」

　　阿威色眯眯的笑着，胯下高高的撑起了帐篷，显然是急着要享用即将到来的

这顿「正餐」了。

　　「谢谢主人关心，冰奴全都听主人的！」

　　石冰兰知道今晚无论如何也躲不过这一劫了，反而有了豁出去的觉悟。她深

吸一口气，伸手慢慢撩起了蓬蓬裙。

　　洁白丝袜包裹着的修长双腿露了出来……先是小腿，然后是膝盖和大腿……

最后是光溜溜的丰满屁股……原来她长裙里果然没有穿内裤！就这样光着屁股参

加完了整个婚礼！

　　阿威淫笑道：「先别急着脱，我看你穿这身婚纱也很有味道。你挑一件道具

吧，我们先来一场热身赛好了……」

　　话还没说完，突然外面客厅里传来王宇的惊呼声。

　　「小璇姐姐，你怎么了？你醒一醒啊……小璇姐姐！快醒醒……」

　　阿威一怔，转身走出卧室。石冰兰关心孟璇，自然也跟了出去。

　　两人回到客厅，只见王宇正跪在沙发边，拚命摇晃着孟璇的手臂，一副惊慌

失措的模样。

　　阿威竖起食指嘘了一声：「阿宇，你小璇姐姐喝醉了，别打扰她，让她好好

睡觉吧！」

　　王宇回过头噙泪嚷道：「可是小璇姐姐喘气得好厉害，好像很痛苦啊……她

是不是在作噩梦呢？如果不把她叫醒，梦里的鬼会害死她的！」

　　石冰兰听了一惊，快步奔到近前，只见情形果然如王宇所说，躺在沙发上的

孟璇紧闭双眼，似乎正沉浸在一个可怕的梦魇里，一边无意识的扭动着身躯，一

边大口大口的喘着气，脸上的表情更是相当痛苦，额头鼻尖上都是汗珠。

　　「小璇！小璇！」石冰兰也紧张的呼唤了起来，伸手在孟璇的人中上按了一

下，又用力推动她的身体，想要将她从噩梦中叫醒。

第６３章　戏真情假

　　但她和王宇两人忙乱了好一阵，情况丝毫没有好转，孟璇秀发散乱，喘气得

更厉害了，饱满挺拔的胸脯剧烈的上下起伏。不管耳边的呼唤多么大声，她都没

能睁开眼，似乎已经被那梦中的恶魔给牢牢抓住了，身躯扭动的幅度越来越大，

圆圆的苹果脸上也泛起了异样的红晕。

　　石冰兰束手无策，焦急的问阿威，「主人，小璇究竟怎么了？」

　　阿威干咳一声，「我看，她应该是药瘾发作了！」

　　「药瘾？您是说……原罪？」

　　阿威点点头，面露忧色：「她喝得太多了，体内的酒精就像催化剂一样，令

药性更加猛烈了十倍，搞不好会把她的身体都烧坏了！」

　　话音刚落，只听孟璇尖叫一声，仿佛正在跟梦中的恶魔搏斗似的，手足四肢

也开始乱挥乱动，先是拚命踢腾沙发，然后又紧紧掐住自己的喉咙。

　　「小璇，你镇静一点……别怕！我们都在你身边的……小璇！」石冰兰含泪

安慰着，伸手用力拉开孟璇的手腕，生怕她伤害到自己。王宇也一边带着哭腔叫

嚷，一边帮忙按住孟璇的身体，使她不圣于从沙发上跌下来。

　　然而孟璇的力气竟大得异乎寻常，双眼虽然仍无法睁开，但手臂却激烈的反

抗着，没几下就挣脱了石冰兰的掌握，并且反手抓住了自己身上的伴娘礼服乱扯

乱拽，「嗤」的一声撕开了一条裂缝。王宇受到惊吓，扁着嘴巴「哇」的哭出声

来，缩手抱头躲到了角落，一动也不敢动了。

　　石冰兰独力难支，更感吃力，蓦地里膝盖又被孟璇踢腾的足尖踹中，顿时失

去平衡向后摔倒。

　　幸好阿威眼明手快，忙张开双臂将她接住，抱到了旁边。

　　就是这么一耽搁，只听「嗤、嗤、嗤」的响声不绝于耳，孟璇继续撕扯着身

上的礼服。做工精致的礼服转瞬间处处裂口？飘飞的布料中，娇小玲珑的胴体已

经呈现半裸状态。

「上我，啊……快上我……你这个王八蛋……啊啊……快上我……」

　　断断续续的呻吟声，从孟璇嘴里送出来。她的汗流得更多，苹果脸浮现出病

态的殷红色，就好像有一团火在躯体里燃烧！她的双手也愈加疯狂的撕扯残余的

礼服布片，上身很快就赤裸了，一对高耸俏挺的乳峰完全暴露了出来。

　　阿威双眼发光，贪婪的望了过去。只见这小女警的乳房比之前更加丰满了，

由少女的挺拔发育成了肉感十足的轮廓，而峰顶的两粒蓓蕾更是十分敏感，充血

勃起后随着喘息声急促的蠕动着，充满了成熟女性的气息。

　　石冰兰心急如焚：「怎么办啊？主人……您快想想办法吧！要不要送小璇上

医院？」

　　「没用啦，『原罪』的威力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愿意她这个样子见人

吗？」阿威说着努努嘴，眼光更加灼灼发亮了。

　　石冰兰忙回头望去，吃惊的发现就在这说话之间，孟璇的样子已经更加不堪

入目了，连下身都彻底暴露在了碎裂的布片中，两条光滑的美腿互相夹紧拚命的

摩擦，仿佛私处奇痒难当。

　　「啊啊……好难受……快插进来……我不行了……啊……求求你了……快上

我……」呻吟已经变成了哭泣，接着是「咕咚」一声半昏迷的孟璇翻滚着跌下了

沙发又开始在地板上滚来滚去。

　　石冰兰看在眼里，鼻子一酸，几乎要流下泪来。她迟疑了几秒后，咬了一下

嘴唇问：「主人，是不是只要跟小璇做爱，就可以解除她的药瘾了？」

「当然！」

　　「那……你就赶紧……救救她吧！」

　　石冰兰艰难的说出了这句话，视线却不由自主的瞥了缩在角落的王宇一眼，

仿佛闪过惭愧之色。

　　阿威故作惊讶：「那怎么行？今晚你才是我的新娘耶！我怎么能冷落你去搞

其他女人啊？」

　　「没关系的，救人要紧！我不介意……」

　　「可是我介意！还有他……他也会介意！」阿威指了指王宇，调侃道，「其

实他不就是小璇的恋人吗？要做爱也应该他去做才对……」

　　「主人，您别再开玩笑了好吗？」石冰兰气恨的白了他一眼，「王宇现在就

是个小孩子，一点也不懂这种事，您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您心里明明很想要小璇

的，您就别装正经了！」

　　「哈，哈，被你拆穿了，」虽然被顶撞了两句，但阿威居然没有生气，反而

愉快的笑了起来。

　　「好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勉为其难帮小璇一把好了！不过我也不

会冷落冰奴你的，呵呵呵，我一个人同时应付你们两个，绝对没问题！」

石冰兰明白他是想玩３Ｐ，毫不犹豫的点点头，「只要能减轻小璇的痛苦，

主人您想怎么玩都行，冰奴一定会好好配合的！」边说边挣脱下地来，伸手拉下

婚纱，开始宽衣解带。

　　阿威却喝住了她：「等一等！」石冰兰愕然回望，就见阿威对她使了个眼色，

翘起大拇指指向王宇。

　　「这个小家伙怎么办？就让他在旁边看着？」石冰兰脱口而出，「不，这样

不好！我哄他到隔壁房间睡觉好了！」

阿威「嗯」了一声，「那房间里有安眠药，如果不行就骗他吃两粒吧。」说

完，他露出满脸猴急的表情，也不等石冰兰回答，就迫不及待一跃而起，像头饿

狼般扑向了垂涎已久的猎物！

　　石冰兰才刚转身奔到王宇面前，就听到孟璇「啊」的一声尖叫，声音既蕴含

着痛苦，又充满了压力得到释放的愉悦！

　　然后就是阿威得意的狞笑声，还有肉体互相撞击产生的「啪啪啪」声响……

王宇惊骇的哭叫：「不许你欺负小璇姐姐！坏蛋，我不许你欺负她！」边哭边爬

起身来，就想冲过去阻止阿威。

　　石冰兰忙一把捉住他的后领，将他拉扯了回来，连声哄道：「阿宇别闹了，

叔叔是在替你小璇姐姐治病，不是欺负她！你不要打扰叔叔，不然你姐姐就很难

治好啦！」

　　王宇将信将疑，「骗人！治病不是这样治的，我在电视里看过……」

　　「这是最新的治病方法，你小孩子不懂啦……」石冰兰只得随口敷衍，那边

阿威已经不耐烦了，一边奋力抽送着肉棒，一边喘着气叫道：「别多废话了！赶

紧把这孩子带走吧，别让他在这里扰乱！」

　　石冰兰只得连哄带劝，半强迫的将王丰从客厅里拖走，拉到了旁边的那间客

房门无声无息的关上了，激烈的交媾声顿时被隔绝在了外面，室内一片寂静。而

王宇竟也安静了下来，自己走到床边乖乖坐下。

　　石冰兰也走了过去，关心的问：「你还好吗？头撞得痛不痛？」王宇摇摇头，

眼圈有些红了，哽咽说：「石姐，你受苦了！」

　　说话声中，他彷佛突然变了个人似的，犹如小孩子般天真幼稚的表情瞬间消

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双眸中清醒、痛苦而热切的神采！

　　石冰兰神色一变，压低嗓音说：「别说话！小心这是色魔在试探咱们！」

　　王宇恭敬的应了一声「是」，右手却伸进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对讲机模

样的黑色小匣子。

　　他按动几个按钮，调整了一下后，匣子里就传出了有节奏的男女交欢声，正

在「呼哧呼哧」的干得热火朝天。

　　「我刚才偷偷安装了窃听器，监控色魔的一举一动！」王宇解释道，「只要

客厅那边一停止，我们马上就能察觉！」石冰兰这才稍微松了口气，但双眉仍蹙

起：「小璇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药瘾会突然发作了？」

　　「谁知道呢？她每隔几天就会发作一次的，只不过这次特别强烈，可能是喝

酒喝得太多诱发出来的吧！」

　　「唉，我不是交代过你，一定要暗中照顾好她吗？」

　　王宇避开她的视线说：「照顾她是其次的，我最重要的任务是监视她，看她

到底是不是色魔布下的一枚棋子！」

　　石冰兰说：「那你告诉我，你监视了这么多天了，结论是什么？发现小璇仍

然在勾结色魔，准备再一次出卖我？」

　　这话明显是讽刺，王宇却似乎听不出来，认真的回答道：「那倒没有……从

我观察到的各种迹象看，她的确已经脱离了色魔的控制，是真心诚意的想帮你抓

住色魔！」

石冰兰瞪了他一眼：「我早就说了，小璇是个藏不住心事的人！如果她包藏

祸心想要害我，即使没有你潜伏在她身边观察，她也不懂得如何演戏，装不了几

天就会露出破绽的！」

　　王宇执拗的说：「可是她毕竟曾经出卖过你！虽然现在痛改前非了，但我们

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

　　石冰兰黯然叹了口气，心中一阵难受，知道王宇仍然不能原谅孟璇。恐怕这

对曾经的情侣，今后再也不可能重归于好了。

　　她想开口劝说几句，但一时又不知该如何措辞，望着眼前这个忠心耿耿的下

属，胸中忽然一酸，无数的感慨霎时涌了上来。

　　半个多月前的情景也犹如放电影般历历在目……她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一的

上午，在办公室打开电脑后，收到了一封由陌生邮箱寄来的电子邮件。标题赫然

是【原罪】两个字，内容更是令她大吃一惊。写信者自称是个「罪人」，并且一

开始就沉痛的承认，他是『原罪』的发明者之一。虽然最初的药方不是他设计的，

但之后的二代、三代等药物，却都是在他不断试验、改良的基础上完成的。」

　　「……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药物会被用来害人。雇佣我的恶魔一直在

骗我，说是用来帮助动物园的猩猩交配……后来在那次给林素真会诊的会议上，

我才知道『原罪』竟然成为变态色魔的工具！我简直傻了……之后他又用花言巧

语欺骗我，而我也因为害怕惹祸上身，只好继续装聋作哑！」

　　「……但现在『良心的谴责』让我无法再保持沉默！更重要的是，我有一种

隐约的怀疑，雇佣我的就是变态色魔本人！我深爱的香兰也是被他绑架的！可是，

我又没有证据……」

　　「……我终于下定决心去寻找证据。如果他真的是色魔，我就会报警！如果

不是，我也不会再替他发明害人的药物了。但是在找到证据之前，请原谅我不能

说出他的名字，因为他毕竟对我有过大恩，只要他不是色魔，我是不会与他为敌

的，更不会透露他的身份！」

　　「……但我还是希望能帮助那些受害者，所以给你写了这封信，除了忏悔之

外，也是希望能够用实际行动赎罪。在附件里有『原罪』的详细药方，以及所有

的试验数据。还有，我已经调配出这种药物的解药，配方也都附录在后。你只要

拿给医药专家看，在他们的帮助下，相信很快就能治好『原罪』的受害者了！」

　　看完邮件，石冰兰震惊莫名，好一阵才恢复平静。她想起就在不久前，本市

医药界声称对『原罪』的研究已经取得重要突破，不仅分析出了其成份，就连解

方的研制也有了初步进展。但是一切研究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要真正研制

出解药投入临床，即便请来全国最顶尖的专家，都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眼

下这个自称「罪人」的匿名写信者，竟然自称已经调配好了解药，而且有信心很

快就能治癒受害者！他的话究竟可信不可信呢？会不会是夸大其词？

　　石冰兰思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赌一赌运气，于是立刻采取行动，叫苏忠平

联系上了邻市的一间医科大学，请了两个医药学专家开始照方试验。

　　一切都是在保密的情况下悄悄进行的，就连刑警总局的同事也都不知道。由

于药方和数据一应俱全，因此进展十分顺利，没几天就顺利配出了解药。

　　就在这时，情况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一次意外中，林素真母女俩「扑杀」了图谋不轨的色魔。接着警方不

仅找到了色魔暂时居住的巢穴，还救出了一直被囚禁拘王宇！

　　当时的王宇，仍然处于智力严重退化的状态。除了孟璇之外，过去的熟人和

同事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不管见了谁都只懂得傻笑。

　　于是他被送到医院进行治疗。由于不知道『原罪』的药方，医生们虽然采取

了各种治疗方式，但却收效甚微，只能使王宇觉得更多人「面熟」，但还是想不

起来具体谁是谁。很自然的，石冰兰想到了匿名邮件里的「解药」！抱着试一试

的心理，她找到负责诊治的医生，费了不少口舌反覆恳求，好不容易才令对方勉

强同意了，半信半疑的将一支配制好的解药注射进了王宇体内。

　　按照邮件里的说明，解药应该很快生效，只要配合好中药、针灸等一系列物

理治疗，最多两天后病人就可以复原。然而医生们照做之后，奇迹却并未出现！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七十二小时也过去了……王宇还是照常傻笑，一副天真

儿童的模样。

　　石冰兰大失所望，医生们更是嗤之以鼻，不客气的数落了她一番。幸好给王

宇做的体检显示，这所谓的解药虽然毫无效用，但也没有害处，至少没有令王宇

变得更坏。

　　虽然如此，石冰兰仍觉得无比灰心，正要黯然离去时，突然瞥见病床上的王

宇趁其他人没注意时，偷偷对她使了个眼色。

　　她的心脏立刻剧跳，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当她仔细凝视王宇时，发现

那双眸子里流露出的是熟悉的眼神！那种对她充满尊敬、爱戴和忠诚的眼神！

　　狂喜涌上心头，石冰兰激动得几乎不能自持。不过，她还是很快镇定下来：

心想解药果然有效，王宇真的在短短几天内恢复了记忆。但他居然伪装成还未复

原，其中必有深意，或许跟自己的鼓励正是「不谋而合」！

　　想到这里，石冰兰更是从容多了，也对王宇暗中使了眼色，偷偷将自己的手

机塞到了他被子里，然后告辞而去。

　　晚上，两人顺利打通了电话。

　　王宇用哽咽的声音告诉石冰兰，他就好像作了一场大梦似的，原本以为再也

不能醒过来了，但是也不知怎地，就算是在脑子最糊涂、最混沌的时候，也都存

在着一个清晰的影像。

　　——那就是石冰兰！或许正因为潜意识里有着对她强烈的思念，所以当解药

注射进体内后，才能这么顺利就恢复了记忆！

　　石冰兰大为感动，同时心中也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无论如何维护好这个最

忠诚的下属，让他和小璇今后都生活得快乐幸福！

　　但这个愿望似乎不容易实现，因为一谈到孟璇，王宇的情绪马上变得愤怒，

咬牙切齿的将孟璇如何出卖了她、如何与色魔同流合污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

出来。

　　「阿宇，你不用再说了……这些我都知道了！小璇早已后悔做错了事，都向

我细说了。」石冰兰认真的替孟璇辩护，但是王宇显然对孟璇恼怒之极，说什么

也不肯相信她。

　　「队长，我之所以伪装成还没复原，就是想暗中观察情势，看看我们身边到

底有多少内奸！除了孟璇之外，说不定还有别人跟色魔勾结。如果人人都以为我

还是个低能儿，就不会对我有戒心了，我也就比较容易发现更多蛛丝马迹！」

　　「你要观察别人，我没有意见！但是小璇呢？你难道要一直瞒着她，不让她

知道你已经康复了？那对她也太残忍了！」

　　「也许有点残忍，但没有办法！我必须先确认，她到底是真的痛改前非呢，

还是在扮演『双重间谍』的角色，死心塌地的为色魔卖命！如果是后者的话，对

我们来说反而是天赐良机，正好可以将计就计，透过她将假消息传给色魔，甚至

设下陷阱抓到他！」

　　石冰兰拗不过他，只得答应按照计划行事。于是两人开始分工合作。王宇继

续伪装儿童，并在次日吵嚷着要出院，跟随孟璇回到了她家里静养，其实却是在

暗中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啊啊啊！快一点……干我……啊……干死我吧……啊啊……我要死了……

啊！」黑色小匣子里蓦然传出孟璇激烈的浪叫声，打断了石冰兰的思绪。

「嘿嘿嘿，小骚蹄子！你真是越来越淫荡了……不过你越淫荡我就越喜欢，

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啊？哇哈哈哈……」

　　男人的淫笑声肆无忌惮的鸣响着，中间还夹杂巴掌拍打在结实臀肉上的「辟

啪」声，令人脸红心跳。

　　「我要死了……啊啊……真的要死了……啊啊……让我死吧……求你了……

让我……死！」一孟璇的叫声更加高亢尖锐，几乎是声泪俱下了，听起来无比的

放浪、无比的痛苦、无比的悲哀。

　　王宇却似乎无动于衷，眼睛里还流露出一丝鄙视。

　　石冰兰心中一痛，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口。她突然伸手「啪」的关掉了监听

设备，转身快步离去。

　　王宇忙叫道：「队长！小璇付出一点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你这个时候跟色魔

翻脸，会前功尽弃的！」

石冰兰停步转头，瞪着他说：「那就真的不管小璇了？无论她受到什么样的

折磨，你都能忍受得下去？」

　　王宇迎视着她的目光，毫不犹豫的说了声：「是！」

　　石冰兰点了点头，淡淡说：「你就放心吧，我本来就没打算和色魔翻脸。我

只是想赶紧回到他身边去，不然在这里太久了恐怕会引起怀疑。」

　　王宇这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

　　「你自己小心一点，一切按照计划行事吧！」石冰兰说完，重新迈步向前走

去，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般百感交集。

　　她确实并未打算立刻跟色魔翻脸，但要阻止他继续侵犯孟璇，也还是有其他

办法的。比如说，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再施展妻子的柔情和性奴隶的讨好技

巧，相信很容易就可以把色魔的注意力转移过来，令孟璇得以解脱。

　　但王宇的态度就像一盆冷水，兜头浇灭了她的冲动。

　　——阿宇和小璇完了！

　　是真的完了！

　　这个念头令石冰兰的情绪一下子沉到谷底，又是苦闷又是难受。不过她马上

提醒自己，现在不是苦闷、难受的时候，也绝不适宜为其他的事情分心！

　　于是她迅速抛开了所有负面情绪，平静的推开房门，回到了男女激烈交媾的

客厅中。

　　「来呀，冰奴！你也……一起来啊！哈哈哈！」阿威呵呵笑着，一边对石冰

兰招手，一边抱着孟璇站起身来。

　　这时两人的性器仍紧密结合在一起，发出淫靡的「噗哧、噗哧」抽送声。孟

璇已经全身赤裸，两手紧搂阿威的脖子，双腿则盘旋勾住他的腰部，光溜溜的屁

股飞快的上下挺动着，将肉棒一次次送进身体深处。

　　石冰兰强忍反胃的感觉，走到近前佯瞋道：「早知道主人这么喜欢小璇，今

晚就应该让她来当新娘才对：我跟她交换一下，由我来当伴娘好了！」

　　阿威得意洋洋，大笑说：「不管是新娘还是伴娘，今晚有奶就是娘，谁也逃

不掉！」说着左手摸上怀中孟璇赤裸的胸部，右手伸长探向石冰兰高耸的乳房，

同时狠狠捏了一把。

　　「不许碰她！」孟璇尖叫一声，腾出右手猛然推开了阿威的手臂，歪让他继

续抚摸石冰兰，仿佛醋意甚浓，苹果脸上有明显的敌意。

　　阿威故作惊奇：「咦，为什么啊？你一个人可满足不了我哦！」

　　「我……我会尽力……喔喔……尽力试试……啊……」孟璇满脸胀红，赌气

般抓住阿威的手，将他的手掌用力按在自己饱满挺拔的乳峰上，而她的屁股也更

加激烈的扭动起来。

　　阿威心中暗喜，嘴上却说：「你都已经高潮三次了，我还一次都没满足！恐

怕你的技术还是差一点，不如让石大奶给你示范一下好了……」

　　「不……不……我……喔喔喔……不……」

　　孟璇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着，脸上的表情已分不清是快乐还是痛苦，口水、

眼泪、鼻涕都流了出来，浪叫声更是一波高过一波。

　　石冰兰看得暗暗吃惊。她刚才离开客厅，最多不过十分钟而已。如果色魔没

有吹牛的话，在这么短时间内孟璇居然三次高潮，说明她身体的敏感、淫乱程度

已经大大超越从前。

　　「不行了！啊……我……啊……要来了……喔喔……快……让我死吧，啊啊

啊……我要死了……啊……」孟璇一边断断续续的嚎叫，一边崩溃般失声痛哭，

苹果脸已经红得像血，双眼却翻起了白眼珠，娇小的身躯像鱼一样在阿威怀里翻

滚挣扎。

　　「嘿嘿，这下知道厉害了吧！我这根无敌神鞭要是这么容易就能满足，那我

岂不是太没面子了！」阿威踌躇满志，嘴里向孟璇说话，眼光却注视着石冰兰，

而且还炫耀般挺起腰，将孟璇整个人如甩风筝似的顶了起来。

　　石冰兰倒抽了一口冷气，灯光下看得清清楚楚，那根被手术改造过的庞然大

物粗若儿臂，就像一支长矛似的挑起孟璇的身体，那镶嵌在棒身内的四颗钢珠更

清晰可见，透过包皮狰狞万状的凸现出来，狠命摩擦着孟璇娇嫩的阴唇。特别是

当长矛大半插入体内时，四颗滚动的「肉瘤」依次没入蜜穴中，几乎将阴道口撑

开到了极限，光是在旁目睹就可以想像出那是何等的疼痛。

　　——插入前面都已经快把小璇折磨疯了，那要是强行挤进肛门的话……一股

寒意泛了上来，石冰兰微微颤抖，几乎不敢想像那可怕的场面。但她又悲哀的知

道，这是必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恐怖噩梦。

　　色魔是无论如何不会放过她这「最后的处女地」的！

　　「怎么，冰奴你害怕了？」阿威仿佛看出了她的心思，满脸坏笑说，「这可

是专门为你设计的呢！嘿嘿嘿……一开始确实很痛，但只要适应了，就会越来越

爽的，那种滋味简直妙不可言！哈哈……你不信就问小璇好了……」

　　刚说到这里，只听孟璇声嘶力竭的哭出声来，抖动着饱满的双乳迅速攀上了

高潮。她的双臂紧紧搂住阿威的躯体，屁股疯狂的摇摆着，将粗长的肉棒以及棒

身上的钢珠高速吞进体内，彷佛恨不得把自己的身体都给插穿！

　　「第四次了喔！我说你满足不了我吧，你还不信！」阿威用遗憾的语气说，

「不要硬撑啦，小璇！今晚命中注定是石大奶唱主角……」

　　这时候孟璇的高潮虽已过了颠峰，但余韵却仍未结束。她露出愤怒的眼光，

突然低下头一口咬住了阿威的肩膀，双腿更加使劲的夹住他腰部，仿佛下定决心

要独占这根奇特的武器，说什么也不肯放开。

「哇呀呀！你怎么咬人……」阿威痛得大声怪叫，本能的伸手想要把孟璇推

开，但这小女警仿佛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股蛮劲，竟然死死的咬住他的肩膀不松

口。

　　阿威大怒，猛然一拳击中了孟璇的太阳穴，这才令她头脑一阵晕眩，不由自

主的松开牙齿，整个人从男人怀里摔了出去，「啪」的跌倒在地。

　　石冰兰忙弯腰将孟璇扶起，又关切的问阿威：「主人，你没事吧？」

　　「他妈的，没事才怪！」阿威没好气的破口大骂，侧头望向自己的肩膀。这

小女警咬人可真够狠的，皮肤上的牙齿痕迹宛然活现，几乎将一小片肌肉都给咬

了下来，看上去已经是血肉模糊。

　　孟璇「呸」的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满脸倔强的表情：「这么晚你要是不让

我当主角，我就一口一口的咬死你！」

　　「你混帐，竟然敢威胁我！」阿威暴跳如雷，扬手又是一耳光，结结实实的

抽在孟璇脸颊上。「啪」的一声，那可爱的苹果脸上顿时多了几根手指印。

　　气氛立刻急转直下。孟璇仿佛不能相信自己挨打般，怨恨的瞪着阿威，眼睛

里充满了痛苦、悲伤和失落，泪水一颗颗的沿着脸庞淌落。

　　石冰兰忙打起圆场：「主人，我想小璇也是无心的，您就别跟她计较啦……

小璇，快跟主人说声对不起……」话还没说完，孟璇泪流满面的尖叫道：「谁要

你假惺惺？最虚伪的就是你，得了便宜还卖乖！」边说边一个肘捶向后击出，正

中石冰兰胸口，疼得她脸色惨白，踉舱后退。

　　阿威双眼射出凶光，再次扬起巴掌，但几秒钟后却又缓缓放下，嗓音低沉的

说：「你闹得太不像话了！给我滚出去。」

　　「滚就滚！」孟璇怒气冲冲的跺了下脚，一把擦干眼泪，直接向大门口奔去。

　　这时她已经是赤身裸体了，居然连衣服也不穿，就这么拉开门跑了出去。

　　「小璇！小璇……快回来！」

　　石冰兰连声叫唤，但回答她的只是「砰」的重重关门声。

　　「不要管她！让她清醒一下也好。最迟到天亮，她自己会忍不住回来的！回

来跪在我面前求我操她！」阿威阴森森的冷笑着，一副很有把握的表情。

　　石冰兰幽幽叹了口气说：「但今晚你就玩不成『双飞』啦！这都怪我不好，

不知怎么激怒了小璇……」

　　阿威闷哼一声说：「玩不成双飞么？嘿，那也未必，老子还有其他人选。」

　　石冰兰心脏一阵狂跳，双眼热切盯着阿威的嘴巴，盼望他能立即说出该「人

选」是谁，并且把她带来。

　　因为这个「人选」很可能就是她姐姐石香兰！

　　只要能见到姐姐，设法救她脱离险境，那自己就不必再委屈求全的讨好色觉

了，接下来就可以立刻反击报仇雪恨！

　　然而事与愿违，阿威说完这句话后，就转头检视自己肩膀的伤口，眉头紧紧

的皱着，显然颇为痛楚。

　　石冰兰只得假装关心的问他，要不要到医院治疗伤口。

　　阿威摆摆手，找来一个药箱，取出纱布和碘酒，撕开衣服胡乱将伤口包扎了

起来。

　　处理完毕后，他突然想起一件事，问道：「对了，王宇那小子怎么样了？」

　　「按照您的吩咐，我骗他吃了安眠药，现在应该睡着了！」

　　「是吗？」

　　阿威若有所思的望了石冰兰一眼，拎着药箱迈步走进了客房。

　　只见王宇躺在床上，脑袋枕着胳膊，发出平稳的鼾声。床头柜上有一个安眠

药瓶子，旁边还有一杯暍了一半的茶水。

　　阿威拿起安眠药瓶，打开盖子，将里面的药粒全部倒了出来，仿佛漫不经心

的问道：「你给他吃了几粒？」石冰兰镇定的答道：「一粒。足够他睡到明早了！」

　　阿威点点头，将药粒缓缓放回瓶子。虽然他的动作掩饰得很好，但石冰兰还

是看出他暗中数了一遍药粒。

　　——这狡猾的恶魔！他果然还是没有完全信任我！

　　石冰兰心中雪亮，知道对方查看过瓶子上标注的药粒数目。由于这是个未开

封的新药瓶，假如现在瓶中的数目没有减少三粒，后果可想而知。

　　她不禁暗自庆幸自己并没有轻敌，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否则刚才这一下就

要露出破绽。

　　「一粒是差不多了。但我这瓶药买了很久了，恐怕已经过期。要是他提前醒

过来吵吵闹闹，打扰我们的好事，就太扫兴了，」阿威一边自言自语，一边从药

箱里取出一支注射器来，吸满了液体药水，突然扎进了王宇的胳膊。

　　「还是给他打一针镇静剂比较放心！」

　　阿威抽出针筒，一边解释一边观察石冰兰，只见她神色淡然，似乎一点也不

放在心上。

　　他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讪讪说道：「我并不是不信任你，只不过为了保险起

见，嘿嘿……」

　　「没关系啦，主人！这只能怪冰奴过去的记录太差了，您提高警惕也是应该

的……冰奴只有用更多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才能真的得到您的信任！」

阿威哑然失笑：「证明自己吗？慢慢来也不迟。今天晚上，你只要用实际行

动向我证明一件事就够了！」

　　「什么事？主人您吩咐吧！」

　　「还记得很早以前我跟你说过的话吗？我第一眼见到你就断定，你是一个潜

意识里极其渴望被男人虐待、征服的、可遇不可求的天生被虐狂！当时你嗤之以

鼻，说什么也不肯相信……」

　　「当时我还并不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经过前段时间主人您的不断

教育、指点，我现在已经真正认识到了，我确实足受虐狂，而且是命中注定做性

奴隶的好材料！」

　　「嘿，既然如此。那你现在就向我证明一下，你是如何渴望受虐吧！」

　　「就在……这里？」

　　「对。」

　　阿威说着，转身到卧室拿来了一个大号注射器，淫笑着交给了石冰兰。石冰

兰认出这是浣肠专用的「工具」，从前在魔窟里时曾天天伴随自己，里面装满了

甘油，初次注入身体时真是极其不舒服，但用惯了也就并不觉得如何可怕了。

　　她一声不响的撩高婚纱裙摆，正要转身将臀部朝向阿威，不料却被制止了，

接着注射器被塞到了她手中。

　　「你自己来吧！要用多少份量才能让你最爽，由你亲自掌握！」

石冰兰愣了一下，随即醒悟到对方是故意给自己出难题。但事到如今也没有

退路了，她只得硬着头皮接了过来，然后摸到自己菊穴处，小心翼翼的将针头送

进肛门。一种熟悉的冰凉异物感涌来，石冰兰深深呼吸着，一咬牙，拇指将活塞

向下压去。

　　「嗯……」轻微闷哼声中，石冰兰感觉到一股液体灌进了直肠，但却不是之

前用习惯的甘油，因为这液体一边流淌一边就「燃烧」了起来，所过之处热辣辣

的好像一团火。

　　她不由自主的松开拇指，减慢注射液体的速度。

　　阿威笑嘻嘻的问：「感觉如何啊？如果不喜欢的话，没有必要硬撑！」

　　「谢谢……主人关心……我……冰奴……很喜欢……」石冰兰强颜欢笑，闭

上眼睛，只觉的直肠内的火越烧越旺了，简直令她坐卧不安。

　　但是当她无意中睁开眼，瞥见阿威略带嘲笑的眼神时，就知道这必然是对方

故意安排的考验。于是她狠了狠心，猛然加劲摁动活塞，将剩余的液体一鼓作气

统统注入了肛门。

　　「叮当」一声，空空的注射器自手中跌落地面。

　　但燃烧的火焰却窜到了高点，令石冰兰终于忍不住「啊」的叫出声来，面色

惨变，肛门更是不由自主的一阵抽搐，差点就将刚注人体内的液体喷了出来。

　　她赶紧吃力的蹲下，并拢双腿，这才没有立刻出丑。但这个姿势也使得那股

液体更快的上涌，不单灌满了整个直肠，甚至连心、肺、胃、脾等器官也都炙热

如烤。

　　「……这是……什么……液体……啊……为什么……这么烫？」

　　阿威呵呵大笑：「烫是很正常的。这是我专门为你配制的辣椒水啊。」

　　石冰兰五脏如焚，颤声说：「主人你……你为什么……要……要……」

　　「嘿嘿，用辣椒水清理你的大肠，杀菌消毒才彻底啊，而且辣椒水还可以令

你的大肠收缩的更紧，咱们俩就都能体验到更大的快乐！」

　　说话之间，石冰兰已经痛的冷汗直冒，双手使劲捏着自己圆滚滚的臀部，手

指深深的掐着臀肉，嘴里发出断断续续的呼痛声。

　　「烫死了……啊啊……屁股……啊……都要烧焦了……屁股……啊……烧焦

了……」

　　阿威悠然坐到旁边椅子上，欣赏着这巨乳女警摇头摆腰，屁股乱扭的窘态，

心中也不禁佩服她的忍耐力真是超强。刚才那支注射器里的辣椒水足足有４００

毫升，假如换了另外一个女人，别说注射这么多份量了，恐怕刚开始注射就已经

被烫的鸡飞狗跳了。

　　而石冰兰不但全部注射了进去，而且还没有用任何肛门塞，紧凭括约肌的力

量强行将汁液封锁在直肠内，坚持到现在都没『崩溃』。

　　——ＳＭ的真谛，就是要在这样的女人身上，才能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阿威情绪高昂，起身走到房间角落打开冰冻库，翻出了一盒圆形冰块来，嘴

里却假惺惺的说：「那就赶紧泄出来吧！泄出来就舒服了……」

　　「不！冰奴……现在……已经很舒服……」石冰兰秀发散乱，面色就像煮熟

的番茄一般红，说什么也不肯认输。

　　阿威笑着把冰盒扔到她脚边，圆溜溜的冰珠滚了一地。

　　石冰兰欢呼一声，不假思索的抓起几颗冰珠，按在臀部、肛门口和阴道口，

想要帮助皮肤尽快散热，将身体内部的火气降下来。

　　在摸索了几次后，她突然又采取了更加大胆的举动，竟然将冰珠一粒接着一

粒的塞进了阴道中！

　　「喔喔喔……好冰……喔……又冰又爽……」喃喃自语声中，石冰兰打着冷

颤，一脸满足的神色，继续飞快的将更多冰珠逐一塞人体内！

　　不一会儿，她阴道里已经塞满了冰，肛门里则灌满了辣椒水！冷热两重天隔

着一层薄薄的肌体互相较量，那种独特滋味真是任何笔墨也难以形容。

　　「喂，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爽啊？」阿威出乎意料的问道。他拿冰给石冰兰，

原本只是为了让她外敷，完全没想到她竟会直接塞进阴道内。

　　「爽极了……啊……谢谢主人……啊啊……真的……好舒服……啊……」

　　石冰兰忘我的呼叫着，双腿夹在一起紧紧的互相摩擦，同时感受着刺骨的寒

意和滚烫的热意。阴道和直肠仿佛成了感官最敏锐的性感带，不断交换着彼此的

激烈感受。

　　其实这两种感受都堪称巨大的痛苦，混和在一起也并未有互相抵消的作用，

然而当痛苦达到极点时，人的身体会产生一种类似吗啡的激素来自我保护，不单

可以麻醉疼感，而且还会产生少许类似催情剂的效果。

　　阿威看得十分兴奋，弯腰抓住石冰兰的婚纱，「嗤」的撕开，令她胸前那对

丰满无比的巨乳弹跳了出来。

　　然后他一手拿起一粒冰珠，沿着高耸的双峰缓慢向上划去，最后接触到了那

两粒鲜红勃起的乳蒂。

　　「噢噢！」

　　石冰兰全身霎时绷紧，接着剧烈哆嗦了起来，敏感的乳尖受冰块刺激，充血

得更加厉害了，色泽也变得更深，就像两颗紫红色的葡萄般令人垂涎欲滴。

　　而那朵用「隐刺」技术纹在左乳上的兰花，也又一次赫然绽放了开来，遍布

了大半颗雪白肥硕的乳球。

　　「主人……我……我不行了……啊……我要……去厕所……」石冰兰双颊飞

红，苦恼的咬着嘴唇，脸上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话还没说完就支撑起身体，

跌跌撞撞的向厕所奔去。

　　但阿威却一把拉住了她的手臂，坏笑道：「去厕所干嘛啊？」

　　「冰奴……去……啊……去……排泄……」石冰兰双腿颤抖，几乎连站都站

不稳了，丰满的屁股焦急的左右摇晃，隆起的小腹里已经发出了「咕、咕」的响

声。

　　「就在这里排！」

　　「在这……在这里？」

　　「对！」阿威简短的说出这个字后，就不再说话了，也没有解释原因。

　　他甚至连手都松开了。只要是个稍微有羞耻心的女人，即便不敢无视于他的

命令，非要奔去厕所不可，但至少也会再恳求几句，尽量避免在房间里排泄的。

　　但石冰兰却犹如中了魔咒一般，立刻乖乖点头，胀红着脸重新蹲下，而且双

腿叉开，摆出了准备排泄的姿势。

　　阿威又好气又好笑，暍道：「等等！浣肠有专门的排泄姿势，不是这个样子

的！」于是在他命令下，石冰兰手足着地，像母狗一样趴在地板上，笨拙的将成

熟圆润的屁股高高翘起，就仿佛一门高射炮对着天花板。

　　「冰奴……要拉了……喔……主人……真的……喔……要拉了……」哭泣般

的呻吟声中，石冰兰紧蹙眉心，牙关紧咬，肚子里的咕噜响声更频密了，雪白的

双臀逐渐打开，露出了小巧精致的淡褐色屁眼。

　　「再忍耐一下！」阿威也蹲下身来仔细观察着那『唯一的处女地』。

　　只见可爱的菊穴正在不受控制的痉挛，一会儿略微张开，一会儿又紧紧缩回，

显然是忍耐到了极限。

　　他嘴角泛起冷酷的微笑，以干净迅速的手法，一手按住石冰兰的臀部，一手

将剩下的几个冰珠全部塞进了她的阴道！

　　石冰兰全身哆嗦，面色一下子苍白，但马上又恢复潮红色。她恍惚觉得自己

就像掉进了地狱里，一半身躯被烈火焚烧，一半身躯被冰雪煎熬。

　　「ＯＫ，现在可以拉了！听我指挥，注意节奏，一、二、三！」阿威俨然一

个指挥家，兴致勃勃的大声发号施令。这个曾经是那么高傲的巨乳女警，如今不

仅「自愿」当着他的面排泄，而且就连排泄的时间点都在他操纵之下，令他心里

那股变态的控制欲望得到了最好的满足。

　　「噗哧！」

　　「啪叽！」

　　如同轮胎漏气的两声闷响，同时从石冰兰的双臀间爆炸了开来！两道水柱应

声喷出，一道是淡黄色的，向较高的空间射出优美的抛物线，一道是透明的，从

低位四散溅出无数水花！

　　「啊啊啊！——」

　　仿佛肚腹间的洪流骤然找到了缺口，石冰兰一瞬间就如释重负，全身每个细

胞都传来解脱以后的极度快感。她可以清晰的感觉到，肛门和阴道口同时扩张了

开来，分别从各自的通道喷洒出温热的汁液！

　　「哈哈哈，浣肠的时候居然也能爽得潮吹！冰奴你真是太了不起了！」耳边

传来阿威得意的笑声，石冰兰双眼发黑，大脑一片空白，双手胡乱挥舞着，拚命

想要抓住什么，然而却偏偏什么也抓不住。

　　她只能就这样抬高屁股，哭叫、摇晃着喷出了好几股汁液，一直到最后几滴

「存货」都扫射殆尽，才筋疲力尽的跌倒在地毯上，如同大病初癒般不断喘气。

　　空气里弥漫起了一股酸涩的气启。

　　「啪、啪、啪！」

　　阿威夸张的鼓着掌，那模样就像刚欣赏完宠物狗表演的主人，故作大方的赐

予最廉价的奖赏。「我亲爱的冰奴，你做得非常好！一百分！」

　　他蹲在她身边，笑嘻嘻地摸着她的头，手掌沿着光滑的脊背向下轻轻抚摸，

然后拍打着肉感十足的臀部。

　　石冰兰软弱的趴在地毯上，轻声饮泣起来。

　　阿威愕然问：「你哭什么啊？又不是第一次在我面前潮吹、浣肠了，有什么

好哭的？」

　　石冰兰抽泣着说：「可是，可是……我把到处都……都弄脏了！」

　　「那又什么关系？你的屁眼干净了就行！」阿威满不在乎的耸耸肩，将石冰

兰拉了起来，带她一起欣赏现场留下的「杰作」。

　　只见周围的地毯上、墙壁上和床单上，都溅满了一团团的水迹，就好像房间

里刚刚漏过雨似的，而且还是少见的酸雨。

　　就连昏睡在床的王宇也遭受了无妄之灾，脸上、身上布满了淡黄色的痕迹，

一看就是从肛门里喷出来的汁液造成的，散发的气味虽然不至于恶臭，但也绝对

不会好闻。

　　石冰兰面红耳赤，挣扎着爬起身拿起床上毯子的一角，就想替王宇擦拭。

　　但阿威摆摆手说：「不要管他了！你赶紧到浴室洗个澡。春宵苦短哇，咱们

抓紧时间回自己房间玩去！」

　　石冰兰迟疑的说：「还是让我稍微收拾一下吧！不然等到小璇回来，她看到

这……这些了……」

　　阿威冷冷一笑说：「看到了最好！他妈的，竟敢跟我撒泼，不给她一点小小

的警告和教训，搞不好以后连我这个主人都不放在眼里了！」

　　石冰兰只好答应了，跟随着阿威直接离开了这间客房。临出门前她回过头，

深深望了一眼王宇，在心中默默的说了声抱歉。

　　——阿宇，真是对不起了，让你受到这种羞辱……不过我向你发誓，这是最

后一次了！最后一次！

第６４章　别了，最后的处女地

　　晚上十一点。万籁俱寂。

　　阿威家楼下数十米远处的街道上，悄然停着一辆面包车。

　　车内坐着一男一女。

　　男的是苏忠平。女的是孟璇。

　　坐在驾驶位的苏忠平正透过车窗，目光死死盯着四楼的房子。

　　面包车停靠在此后，他就一直专心致志盯着这间房子，彷佛生怕错过什么。

然而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盯梢的目标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连窗户里透出的灯

光都没有闪过一闪。

　　不过这并未影响苏忠平的耐心，他仍旧专注的盯着，双眼眨也不眨。

　　孟璇则半靠在后排座位上，全身裹着一条大毛毯，蜷曲盖双腿，一副意兴索

然的模样。

　　「你要是困了，就先睡一会儿吧！」

　　苏忠平开口打破了沉默。其实他连眼角都没瞥一下孟璇，根本不清楚她是不

是困了，只不过出于礼貌和男士的风度，随口这么说罢了。

　　孟璇『嗯』了一声，默默躺了下来，脑袋枕在手臂上，瞪大眼睛望着车顶，

不知在想些什么。

　　由于躺下后身躯舒展了开来，裹在身上的毛毯顿时蓬松的垂下一角，露出了

里面赤裸的双肩和小半片饱满雪白的胸脯。

　　原来她从阿威家里哭着跑出来后，竟没再穿上衣服！苏忠平曾经脱下外衣，

叫她先凑合着遮蔽躯体，但她却拒绝了。

　　——反正天亮之前，我就还要赤身裸体的回到色魔身边去。既然都是要脱光

的，又何必重新穿起来那么麻烦？

　　这话说得近似于抢白，苏忠平也没有在意，心想为了演戏骗过色魔，孟璇已

经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被色魔折腾过后，情绪不好也是可以理解的。

　　他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妻子石冰兰！担心她是否会被色魔发现破绽，是否可以

如事先约定好的那样，找到机会顺利发出「暗号」。

　　之前两人就已通过孟璇商量好了，所谓的「暗号」，就是将厕所的灯光开关

三次！只要这个信号一发出，就代表进攻的时刻到了。苏忠平和孟璇就会立刻采

取行动，配合石冰兰对色魔发动无情的反击！

　　苏忠平完全可以想像，要在色魔眼皮底下发出暗号，是多么危险的举动，机

会最多只有一次！所以他才丝毫不敢懈怠，生怕一不小心就漏掉了闪烁的灯光！

　　目前目标屋里的客厅、卧室、客房的灯光都是亮的，而厨房、厕所和阳台都

是一片漆黑。由于周围邻居几乎都已熄灯睡觉了，因此这间房子的灯光才显得分

外耀眼。

　　——早点发出暗号吧！冰兰……求求你早一点！哪怕只早五分钟，你也可以

少受五分钟的羞辱……

　　苏忠平在心中默念着，盼望灯光早一点闪烁。

　　按照他的想法，妻子根本就不应该再受任何侮辱，哪怕是一分钟、一秒钟都

不应该！既然现有的证据已经足够指控色魔了，直接冲进去将他缉拿归案，才是

最正确的做法。

　　但是，根据孟璇的转告，妻子否决了这种做法！她说其实她并不担心证据的

问题，担心的是姐姐石香兰的安全！她坚定的表示，只有在她见到姐姐之后，一

切行动才能展开！

　　否则，即便抓到了色魔也没用，只要他抱定必死的态度，绝不招供姐姐的下

落，不知被他囚禁在何处的姐姐就永远无法重见天日了，就算不饿死也会渴死。

　　苏忠平明白，妻子本就跟她姐姐感情深厚，再加上魔窟里未能营救小苗苗，

已经成为妻子的心病。虽然她没有说出口，但是作为丈夫的苏忠平看得出来，她

总是愧疚的觉得自己亏欠姐姐一条命！因此她宁愿牺牲自己、承受更多的肉体凌

辱，也要确保姐姐的安全万无一失，绝不肯在尚未查清姐姐的下落之前就向色魔

发难的……

　　五分钟后，目标屋里原本漆黑的厕所突然亮了起来，排气扇也同时打开了，

显然是有人走了进去！

　　苏忠平双眼骤然放光，但几秒钟后又黯淡了——厕所里的灯光并没有开关三

次！

　　说明进去的并不是妻子，或者就是时机仍然未到。

　　他只有耐着性子继续等待着、等待着……

　　心里隐约涌起凄凉孤独之意，感觉今夜真是分外漫长……

　　同一时刻，四楼浴室里雾气腾腾，水声哗哗。

　　如同大多数家居寓所一样，厕所和浴室是为一间的，虽然没有浴缸，但却小

巧精致。

　　站在喷头下洗澡的正是石冰兰！她仰着脸，紧闭双眼，任凭热水从头顶直浇

下来，仿佛是在大雨中冲洗着一丝不挂的胴体。

　　屁眼残留的污迹早已冲洗干净了，然而遭受玷污的躯体却再也不可能恢复清

白。

　　不过她对这个也早已不在乎了，现在她最担心的是苏忠平和小璇沉不住气。

尤其是苏忠平，如果在一切还未妥当之前就贸然行动，随时都可能葬送她的全盘

计划。

　　所以刚才进入厕所后，石冰兰克制着自己没有走到窗边。尽管她也很想悄悄

望一眼楼下苦苦守候的前夫，但却生怕自己的身影被他瞧见后，说不定会令他更

加焦急难耐。

　　现在还没到反击的时候！

　　值得庆幸的是，到现在为止，色魔尚未对她起疑心。而以目前的情势来看，

要发出「暗号」也没有之前想像中那么危险、困难。

　　刚才在客房里时，石冰兰曾一度心悬到了嗓子眼。当时她浣肠后提出要来洗

手间，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要求。按理说就算色魔想要欣赏她当面排泄，也应该

跟到洗手间来欣赏才是，这样也不会将客房弄脏。

　　但色魔却非要她就在客房排泄，令人难以理解。石冰兰几乎做好了最坏的打

算，假如色魔之后也继续禁止她进入洗手间的话，就必须冒险另谋出路了。

　　幸好，这只是虚惊一场。在她排泄、潮吹完毕俊，阿威就很大方的同意她到

浴室洗个澡，他自己则回到卧室等她。

　　石冰兰这才松了一口气。此时她已经是单独一人处身在厕所了，要开关电灯

三次发出暗号根本是易如反掌。然而，她却没有这么做！

　　今夜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要走错一步，就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了……

　　十五分钟后，喷头洒水声停了。

　　石冰兰拿起浴巾，将湿漉漉的胴体仔细的擦干净，然后拎起了旁边的一套衣

服。

　　这是阿威替她准备的新婚之夜礼物——一套黑色的紧身皮衣！

　　石冰兰自嘲的摇摇头。她还记得半年前在孙德富的生日宴会上，她为了寻找

母亲的下落，也曾穿过一套紧身皮衣偷偷潜入孙宅深处，并且和早已等候在那里

的阿威撞个正着。

　　她懊恼当时简直是瞎了眼，对方明明色胆包天，不但敢藉故公然吃她豆腐，

甚至都隔着内裤对她射精了，她居然还是没有察觉到对方的狼子野心，以为只是

一个正常男人的生理反应罢了。

　　这个疏忽，令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过今晚，同样穿着这套皮衣的她，将

在做出牺牲后一雪前耻，令色魔受到应有的制裁！

　　想到这里，石冰兰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她平静的穿上了黑色皮衣，缓步走出浴室，回到了色魔的卧室。

　　推开门，只见卧室里只开着一盏床头灯，幽淡的紫色灯光明灭不定，令整间

卧室看起来朦朦胧胧的，平添了一股神秘而暧昧的气氛。

　　阿威正大马金刀的坐在床上等她！

　　他舒展着两条毛茸茸的长腿，下身已经赤裸，双腿间那根镶嵌着入珠的庞大

武器昂然而立，显得说不出的威武雄壮。

　　不过，他上身却还穿着一件小背心，肩膀上包扎的绷带里渗出丝丝血迹，令

人沭目惊心。

　　但最让人骇异的还是他那张脸——伪装的面具又摘掉了，现在呈现眼前的又

是那张伤痕汇汇、狰狞可怖的魔鬼面庞！

　　「从今天起，我不再需要面具了！」

　　阿威仿佛看出了她的惊异，龇牙一笑，一手抓着个皱成一团的物事，一手拿

起打火机，将之点燃了。

　　青烟冒起，略微呛鼻的焦臭气息中，面具燃烧着化成了灰烬。

　　「我要兑现自己的诺言，以我原来的面孔堂堂正正的出现在世人面前，骄傲

的宣布我的真正身份，让每一个人都看到我的庐山真面目！」

　　这番话说得掷地有声，石冰兰也不禁为之动容，目不转睛的望着这张脸，一

种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觉隐隐涌起。

　　而阿威同样也在望着她，目光淫亵而得意。

　　这件紧身皮衣真是太棒了，穿在这巨乳女警的身上，可谓是绝妙之作！黑色

的皮革就好像一层薄薄的皮肤似的，紧密无比的裹住那具性戚胴体，将美妙的曲

线淋漓尽致的勾勒了出来。

　　即便灯光如此黯淡，所有的细节还是能够一览无遗。那丰硕的乳房、微隆的

小腹、笔直的大腿、耸翘的蜂臀，全都「原汁原味」的展现出原貌。特别是在胸

部，可以清晰的看见两粒乳头从皮革中骄傲凸起。私处更是夸张，皮革绷紧的程

度到了极限，以至于整个阴部几乎显形而出，从两片阴唇的轮廓、中间裂缝的狭

长度，到阴蒂的形状，全都纤毫毕现的尽收眼底！

　　总而一言之，乍一看就仿佛这女警根本什么都没穿，只不过是因为被泼了一

身黑油漆，所以才变成了一个裸体的女黑人！

　　「哇，很合身嘛！」

　　阿威色眯眯的笑着，招了招手，示意石冰兰走到他身边。

　　「知不知道我为什么又要你穿这身皮衣？」

　　「因为……冰奴第一次跟主人亲密接触时，穿的就是它？」

　　「嗯，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最主要的。」

　　阿威一边说，一边伸出右手，轻薄的拍打着那对饱满硕大的乳球。手掌击在

皮革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被皮革紧裹的肥硕肉团应声摇晃起来，

一会儿左球撞到右球，一会儿右球撞到左球，一会儿又双双大幅度的上下震荡。

　　石冰兰一声不响的任凭他为所欲为，非但没有一点反感躲避的表示，反而还

恰到好处的跟随他的节奏抖动胸脯，令丰满双乳弹跳得更加活泼。

　　阿威见她虽然没回答，但却露出询问的眼神，于是自己接下去说道：「主要

是因为你现在有孕在身，太激烈的ＳＭ游戏，搞不好会害你流产。有这一身皮革

遮挡着，多多少少也能减少一些伤害！」

　　石冰兰万没想到对方竟说出这番话，不由心中一动，暗想这恶魔总算天良未

泯，还有着那么一丝丝的人性。

　　「谢谢主人关怀……您对冰奴真好……」

　　阿威嘿嘿一笑：「想不想我对你更好一些？」

　　「想！」

　　「那你就要听话！」

　　「嗯，冰奴一定听话！」

　　「很好！」

　　阿威赞许的点点头，眼神却突然变得冷酷，伸手从床边摆满刑具的架子上挑

出了两个由铁链相连的钢夹，一左一右的夹在了石冰兰高耸的双峰顶端。

　　「啊？这是……」

　　石冰兰惊呼失声，一颗心霎时又冰冷了。看来魔鬼毕竟是魔鬼，绝对不会有

人类的怜悯，刚才自己居然还以为他会心软的高抬贵手，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没办法啊，冰奴！你的肉体实在太诱人犯罪了……只有你这样的女人，才

能配合我一起，真正演绎出ＳＭ的精髓！」

　　阿威说着，右手突然抓住铁链一拉，两个钢夹立刻拉扯着乳尖向外滑动。

　　石冰兰紧蹙双眉，咬着嘴唇没有做声。也许是皮革遮挡果然起了作用，也许

是色魔手下留情了，因此虽然她仍能感觉到两粒乳头上传来的痛楚，但却不算很

强烈，足以忍受得住。

　　阿威拽着铁链继续缓慢向外拉扯，令那对饱满硕乳在钢夹牵引下慢慢变长，

原本圆球形的巨大肉团被迫伸展了开来，就仿佛两座巍峨山峰在一寸、一寸的长

高。

　　「一般孕妇的奶子都会变得松软、下垂，虽然你这对极品巨乳还没有发生这

种现象，但也必须加强弹性的训练！否则一日一下垂了就不得了啦！」

　　说完，阿威突然一松手，只见被拉到了极限的乳头迅速回弹而去，两大高峰

同时轰然倒塌，紧接着就是一阵犹如翻山倒海般的剧烈震动，声势极其惊人，差

一点带动着顶端的钢夹一起击中石冰兰的下巴。

　　石冰兰痛得闷哼一声，本能的伸手想摘掉钢夹，但却被阿威眼明手快的拦住

了。

　　「不许用手！你想拿走钢夹，就自己用力把它们『甩』掉吧！」

　　听到对方着重强调的「甩」字，石冰兰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也知道真正的

考验从此刻开始了。

　　她深深吸了口气，按照阿威的要求反背双臂，脑子里驱逐掉一切念头，将力

气都聚集到了胸前，奋力的上下抖动起来。

　　「啪、啪、帕！」

　　丰满的大奶子被甩得欢蹦乱跳，沉甸甸的乳球虽然硕大无比，但却一点也不

臃肿累赘，每一下甩动都洋溢着勃勃生机，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炫目的滔天乳浪。

　　阿威大声喝彩，情不自禁的拍掌指挥起来：「好好！再用力一点……注意掌

握窍门！好……有进步了……对对，就是这样！」

　　在他的呼暍声中，石冰兰忍辱负重的抖动着圆滚滚的双乳。随着甩动次数的

增加，她能感觉到钢夹在缓慢的移动，从一开始夹住了小半个峰顶，到后来只夹

住乳头和乳晕，最后渐渐只有乳头还在钳制中……

　　虽然被夹住的部分变少了，但也正因为如此，被钳制的乳蒂越发疼痛难忍。

石冰兰清楚的看见，皮革上被夹过的部位都已留下很深的印痕，可想而知这是怎

样的痛苦，假如没有这件皮衣阻挡一下的话，搞不好乳房都会被夹出血来！

　　「加油！再坚持一下……加油！加油！」

　　阿威毫无同情心的连声吆暍，充当起了临时啦啦队，在旁不停的打气鼓劲，

催促女刑警队长将丰胸抖动的更快、更激烈。

　　石冰兰咬牙又坚持了片刻，汗珠一滴滴的从额头渗出，滴在紧身皮衣上反射

出亮晶晶的光芒，看上去就像油黑发亮的肌肤似的，充满了健美、性感而淫荡的

气息。

　　可惜她不论如何努力，那两个铁夹都还是牢牢钳住娇嫩的乳蒂，怎么用劲都

甩不脱。

　　阿威见她状甚辛苦，喘息声清晰可闻，知道这巨乳女警的确已经尽了全力，

于是做出惋惜的样子说：「看来你自己还不行啊，只好我帮你一把了！」

　　边说边拎起两个铁夹间的那条铁链，打开了最末端的一个小开关。

　　只听「嗡」的一声轻响，长长的铁链轻微震动了起来，铁夹上应声冒出了细

小的火花！

　　原来这是一副专门设计用来ＳＭ的电刑乳夹！

　　石冰兰只感到胸前一麻，两股可怕的电流通过乳尖长驱直入，眨眼间就在身

体里肆虐了起来！

　　「呀呀呀！」

　　她失控的嘶叫着，头猛然向后一仰，整个人歇斯底里般抽搐着，胸前那对丰

硕的巨乳在「辟里啪啦」的电击声中乱弹乱跳。

　　「哈哈哈，大奶子自己也会跳舞了！节奏感还蛮强的嘛……哈哈！」

　　阿威看的兴趣盎然，随手拿起一个遥控器，打开了室内的音响。

　　那种脱衣舞厅专用的摇滚乐顿时响彻整间卧室。

　　「不！不……关掉……啊啊……主人……啊……求你关掉……」

　　石冰兰痛苦的哀嚎着，眼泪鼻涕几乎一起涌出。上一次遭受如此惨无人道的

「电击乳刑」是在医院里，当时她戴的是一副特制的金属乳箍，虽然将乳根束缚

得极紧，但电流却是平均分布在整颗乳球上的。而这次却只有乳蒂遭到电击，敏

感度增加了何止十倍，令她远比上一次更加痛楚。

　　她本能的伸手想拉掉铁夹，但在猛烈的电流轰击下，四肢根本已不受控制，

所有的挣扎只不过令她看起来更加狼狈罢了。

　　唯一的好处，是终于可以不用再吃力的「抖奶」了。那对饱满坚挺的大肉团

就像被上了发条一样，在胸前毫无规律的碰撞甩动，幅度之大令人咋舌。两个铁

夹更是像电风扇般疯狂旋转着，几乎每一下都撞到了她的下巴。

　　「咕咚」一声，石冰兰手舞足蹈，站立不稳的跪倒在地。或许是因为受到震

动之故，左乳上的铁夹终于「赠」的甩了出去，足足飞了三米远才掉了下来。

　　「哇！好棒……不过还有一个没摘掉，要继续加油哦！」

　　阿威的语声与其说是喝彩，不如说是遗憾。他狞笑着抓起铁链，将电流拨到

了最大功率。

　　石冰兰脸色惨变，痛得连叫都叫不出声来了。这时她左边胸脯已感到轻松了，

但右边乳房上承受的酷刑却变本加厉，犹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了进来，活生生的

把硕大的乳球剜了去！

　　她双眼一阵发黑，几乎当场晕了过去，但是下一秒钟，神智却又无比清醒，

清醒到连丰满乳房的每一次震动、乳肉的每一下颤抖、乳头所遭受的刺激以及充

血勃起的程度，全都深刻的印在了每一条神经中。

　　——把我的奶子割掉吧！你这个变态……既然你这么迷恋我的奶子，你就把

它割去收藏吧！

　　这个声音在心里悲鸣，石冰兰很想用尽力气喊出声来，但在电流攻击下连舌

头都不再听从大脑的指挥。她只能苦苦忍受着这地狱毒火的灼烧，紧身皮衣包裹

着的性感胴体在地板上扭来扭去，就像一只暴风雨中的小船，在呼啸巨浪中大起

大落、无休无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击成粉碎。

　　幸好，又一个浪头打来时，晃动剧烈的右乳总算累积了足够离心力，将剩下

的一个铁夹也甩了出去，令饱受蹂躏的娇嫩乳蒂终于得到解放。

　　石冰兰精疲力竭的瘫软在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垂在额前的发梢布满了汗

珠，将视线都遮得模糊了。

　　朦朦胧胧之中，隐约感觉阿威走到自己身边蹲下，手掌轻轻抚摸起高耸的双

峰。

　　「很痛是么？哎……我可怜的孩子……是主人不好，让你受罪啦！」

　　那语气就仿佛是在安慰、哄小孩子般温柔，但石冰兰听起来却觉得无比恶心

和可怕！

　　「没事的……冰奴不痛！」

　　她勉强挤出一个笑脸，但言不由衷的样子谁都看得出来。

　　「还说不痛？瞧你，奶子都被夹肿了……奶头也被夹扁了……一道道都是夹

子印，」

　　阿威一边数落，一边继续温柔的按摩着石冰兰的丰满胸部，手指沿着那印在

皮衣上的痕迹轻轻滑动，仿佛很是怜惜。

　　石冰兰猜不透这恶魔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只好不去理睬，自顾自挣扎着坐

起。

　　然而双腿的酸软程度超过预期，一时之间竟站不起来了。

　　男人的手臂却又从腋下穿过来，手掌盖住了饱满硕大的乳球。

　　石冰兰轻轻颤动了一下。说也奇怪，此刻双乳明明火烧火燎般疼痛，但当对

方的手指轻轻捏住乳蒂，并开始细心揉捏时，一阵久违的酥麻快意又涌了上来，

令原本被夹扁的乳蒂一瞬间就有了充血的迹象。

　　——完了！我的身体已经彻底向他投降了……他可以随心所欲的掌控我的情

欲，按照他的意愿，把我塑造成受虐的性奴或者饥渴的荡妇……

　　石冰兰咬紧嘴唇：心中一阵恐惧，一阵悲哀，同时还莫名的泛起一股疲倦感

和软弱感。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软弱！

　　她清楚，即便最终把色魔绳之以法、送上刑场枪毙，但这个男人施加在自己

身体上的魔力和诅咒也永远不会消失了！自此以后，日日夜夜，她将一辈子憎恨

他，但也将想念着他，把他连同肉体的刺激欢愉一起：永远埋葬在内心深处最隐

秘的地方……

　　「真的不痛了吗？」

　　耳边响起男人关心的嗓音，打断了石冰兰短暂的思绪。她定了定神，察觉对

方的大嘴正轻薄的对着自己的耳孔呵山山热气，并且还用黏腻腻的舌头舔弄着自

己嫩滑的耳垂。

　　这是情侣间的调情动作，但石冰兰却清醒的知道，对方所有的柔情蜜意都是

假的！充斥在他血液里的只有粗暴、变态和赤裸裸的性虐待渴望！

　　「真的……一点也不痛……就是有点痒！」

　　石冰兰扮出不堪挑逗的模样，缩起脖子，欲拒还迎的闪避着男人的唇舌，但

高耸的乳峰却又主动顶住了他的手臂，两粒隔着皮衣突起的圆点仿佛痒的厉害，

不断摩擦着男人粗糙的皮肤。

　　果然只听阿威嘿嘿一笑：「痒啊？好办，我来帮你治一治！」。

　　石冰兰闭上双眼，满脸陶醉、期待的表情，但神经却绷得紧紧的，做好了

「挨治一的准备。

　　「让我想想，该用什么工具好呢？」

　　阿威自言自语，将架子上的刑具一样接着一样的拿起，似乎拿不定主意。

　　「冰奴，你不如自己挑一样吧？哪一种工具你最喜欢？」

　　「只要是主人挑的，冰奴都……都喜欢！」

　　「是吗？都喜欢！嘿，你这个口是心非的被虐狂！难道鞭刑你也喜欢？」

　　阿威仿佛蓦然被激怒了，随手抓起架子上的一条皮鞭，恶狠狠的挥了出去。

　　「呼」的一响，皮鞭带着风声，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啪」的抽中

了石冰兰饱满鼓胀的胸脯。

　　火辣辣的痛感霎时袭来，或许是因为被皮衣阻隔后减轻了力道，所以还算可

以忍受。

　　阿威见石冰兰混若无事的承受了这一鞭，火气仿佛更大了，咆哮着疯狂舞动

手臂，将皮鞭一下又一下的挥出。

　　——啪、啪、啪、啪！

　　凌厉的皮鞭接触肉体的声音在室内回响，石冰兰秀发散乱，被抽打得不由自

主在地上翻滚。但鞭子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专门瞄准躯体最柔嫩的地方招呼。丰

硕的乳球、浑圆的腰身、健美的大腿和耸翘的臀部自然都是重点招呼的对象，包

裹在外的皮革上转眼就留下了横七竖八的鞭痕。尽管不是直接印在肌肤上，但也

一样沭目惊心。

　　「现在呢？你还喜不喜欢？嗯？喜不喜欢？」

　　阿威双目尽赤，喝问声中张口露出森森白牙，就像一头发疯的野兽。如果说

刚才使用「乳刑」时，他还偶尔流露出一丝温柔，现在就是连这最后一丝温情也

都撕掉了。

　　「喜欢……嗯……我……哦哦……冰奴……喜欢……」

　　石冰兰忍痛颤声回答，但已连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的头不断摇摆着，

身体也扭动不停，本能的想要减少皮鞭带来的伤害。

　　可是在皮鞭威力的笼罩下，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反而更加激起了阿威的变态

虐欲。他索性喝令石冰兰四肢着地，像真正的母狗那样接受皮鞭的训练。

　　「撑直！四条腿都要撑直！」

　　「屁股要撅起来！」

　　「怎么又忘了？要走模特儿的猫步！」

　　一声声的冷酷命令，伴随着呼啸的皮鞭一起落下，持续不间断的轰炸着女刑

警队长的身心。

　　这是任何一个正常女人都无法承受的痛苦和羞辱，然而石冰兰不但忍受了下

来，而且表现的比之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配合、驯服和乖巧。

　　她听话的高翘着丰满的屁股，手足并用的在卧室里爬行，绕了一圈又一圈。

修长的双腿吃力的撑成笔直状，每次踏前时都踩在同一条线上，令圆滚滚的臀部

很自然的大幅度扭摆起来。

　　或许是因为爬行确实比较费劲，又或许是因为心情激动所致，石冰兰很快就

大汗淋漓，虽然皮革阻隔了身体汗珠的外流，但却也因此而更加油光发亮。而暴

露在外的额头、脸颊、脖子等部位更是汗出如浆，一颗颗汗水随着她爬行的动作

不断滴到地上，以至于爬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条淡淡的痕迹。

　　「Ｆ市第一警花？哈哈哈……我看你应该叫『Ｆ市第一警犬』才对！而且还

是一头品种稀有的大奶牝犬！」

　　阿威一边出言讥嘲，一边神气活现的挥动皮鞭，俨然正在遛狗的驯兽师！

　　从他这个角度望过去，可以清楚的看到撅起的丰臀全貌，浑圆肥大的轮廓充

满了孕妇特有的味道。而股沟中间由阴部、会阴至肛门一带也完全不设防的暴露

于眼前，尽管隔着一层皮衣，但绷紧的效果反而更加强调出肛门和阴唇的形状，

每一个细微之处都纤毫必现，视觉效果之诱惑，简直能令世上所有男人的口水都

淌下来。

　　阿威更是看得兴高采烈，抛下皮鞭，又从架子上拿起了另一个ＳＭ道具！

　　那是一支蜡烛！

　　他命令石冰兰停止爬行，仰面躺倒在地，然后用双手抱紧膝盖压在胸前，令

大腿左右分开并高高举过头顶。这种姿势使她的私处更加彻底的暴露了出来，裂

缝和阴蒂都在黑色皮革中完全显形。

　　然后，阿威将蜡烛点燃，狞笑着略微一倾斜，溶化的烛泪顿时滴到了这巨乳

女警的私处，虽然有皮革保护，但娇嫩的阴唇和肛门还是奇热无比，烫得她全身

发抖、痛苦不堪。

　　再接下来登场的道具是一捆麻绳和一个钳口球！

　　在这二者的紧密配合下，女刑警队长又一次被五花大绑，成熟性感的胴体被

捆成了不堪入目的淫荡姿势。两个丰满无比的乳房根部勒得太过紧密，令她气都

快透不过来了。再加上钳口球的强制作用，令她的唾液顺着下颚、咽喉断断续续

的往下滴，形成了一副口水横飞的丑态。

　　而阿威却还不满足。他挖空心思的想着各种各样的花招，几乎在石冰兰身上

用遍了架子上的所有道具，尽情发泄着自己最变态、最邪恶的欲望！

　　他还强迫石冰兰趴在面前舔他的脚趾，把所有污垢都舔得干干净净……

　　接着就逼着石冰兰与他玩「６９式」，互相舔吮对方的阴部……

　　最后，他让石冰兰大量喝水，把肚腹撑得更加滚圆，然后像母狗一样翘起一

条腿撒尿，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直到尿液都从皮革里渗透了出来，私处泛黄污迹

斑斑……

　　而这，却还是阿威「手下留情」的结果——假如不是因为石冰兰已经怀孕、

太过激烈的虐待有导致流产危险的话，今晚的ＳＭ花样还将更加繁复、动作将更

加狠辣、手段也将更加无情！

　　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孕妇来说，这一切还是太残酷了！每一种新道具、新花

样施加上身时，石冰兰都体验到一次全新的折磨，无论是乳房、腰肢、脊背、大

腿还是屁股，全身每一个地方都没能幸免，都被虐待的如火燎般痛不可耐。

　　起初她还咬牙苦忍着、企盼炼狱般的煎熬早一点结束。到后来身体的感官渐

渐麻木了，仿佛被注射了麻醉剂似的，不但再也没有任何痛楚，反而隐隐约约产

生了一种飘飘欲仙的奇怪感觉。

　　紧接着，飘飘欲仙又被一股莫名的麻痒感取代了，就仿佛千万只跳蚤扑上身

来大肆叮咬。

　　石冰兰忍不住伸手东抓抓、西挠挠，但也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奇痒之感简直

像是从血液里传出来的，一点也没有因为手指的抚慰就得到满足，反而越抓越难

受。特别是双腿之间的蜜穴入口直到肉洞深处，不单痒，而且还弥漫起了一股空

空荡荡的失落感，令她说不出的难受。

　　她情不自禁的夹紧两条大腿，又更加大幅度的扭动着丰臀，然而仅仅几分钟

后就支撑不下去了。下体的骚痒已经掏空了她体内所有的力量，阴道的痉挛更令

她产生前所未有的渴望，想要找到随便一样东西塞进体内，填补那种令人绝望的

空虚。

　　「你摇屁股干什么？还没玩够？」

　　阿威略带惊奇的问。作为施虐的一方，他也消耗了大量体力，说话都有点气

喘。

　　但他还是敏锐的注意到了被虐一方微妙的生理反应细节，一时间几乎不能相

信自己。

　　石冰兰含糊的「嗯」了一声，双颊火烫，呼吸急促，双眼流露出恳求之色。

虽然她羞于启齿承认，但软弱臣服之意已经展露无遗。

　　阿威心花怒放。看起来，这巨乳女警的受虐潜能简直是无穷无尽。现在的她

就像一块被彻底开垦过的肥沃土壤，播撒再多的情欲也都能一点不剩的吸收，完

全没必要留有余地！

　　「喔喔，没玩够就好！嘿，冰奴你放心，今晚的『主菜』还在后头！」

　　阿威精神振奋的吹了声口啃，轻薄的拍了拍石冰兰的屁股，示意她撅得更同

一些。

　　女刑警队长乖乖照办了，趴在地上的姿势比刚才更加驯服、更加标准，也更

像是一头正在等待交配的大奶牝犬。

　　只听身后传来阿威的嘿嘿淫笑声，跟着「嗤嗤」数声响，臀部忽然一凉，有

部分臀肉直接触到了空气。

　　她下意识的回头一看，就见阿威抛下一小片剪下的黑色皮革，大约有巴掌大

小。

　　而对面的衣柜镜子里，也正好映出了她此刻的身影。只见浑圆耸翘的屁股绝

大部分仍鱼畏在皮革之中，但中间却出现一个剪开的大口子，淫荡的露出了前后

两个肉洞。

　　一股混杂着尿骚、汗味和皮革的特殊气息，顿时在卧室里弥漫了开来，令平

常一向爱好清洁的石冰兰大为羞愧，局促得连脖子都红透了。

　　「是该出来透透气啦，最后的处女地！」

　　阿威嘴上调侃，手指已经从皮衣开口里伸了进去，先触摸到了娇嫩的阴部，

指尖立刻感到湿漉漉的十分黏滑，也不晓得是尿液还是汗水，又或者是情欲的淫

汁。

　　当他的指尖拨弄到敏感的阴蒂时，石冰兰的呼吸霎时更加粗重，下体毫不掩

饰的迎合了过来，充血的阴唇微微开启，企图将手指吞噬进肉洞深处。

　　但阿威却故意避开了，存心戏弄的用指尖在阴部划来划去，可就是不捅进洞

口。

　　石冰兰失望的呻吟了一声，赌气的绷紧身体，僵硬得就像石头，并且不再配

合对方的抚摸了。

　　然而这一情形没能坚持多久，当阿威的手指「无意中」掠过石冰兰后庭时，

她猛地一颤，菊穴附近明显的收缩了起来，就连前面的私处似乎都随之狠狠抽搐

了一下，显然肛门区域正是她的一个敏感带。

　　阿威心中暗喜，放肆地将两团白花花的臀肉大力掰开，再用拇指和食指按住

肛门周围的嫩肌，将那淡褐色的小孔彻底暴露出来！

　　「嘿嘿，好久不见了！可爱的小屁眼！」

　　他饶有兴致的观赏着绽放眼前的精致菊穴，那纤弱的肛纹成螺旋型，造型是

如此秀美，周围长着一圈柔细的肛毛，孔穴紧密得连半枝铅笔都插不进去。

　　阿威不禁低头凑上，伸出舌头狂舔这差丽的菊穴。鼻中闻到的是淡淡的沐浴

乳清香，显然已经仔细的清洗过了。他放心大胆的将孔穴舔了又舔后，还试图将

舌尖伸入肛门内部作进一步的探索。

　　石冰兰只觉又是尴尬，又是恶心，但同时也涌起一丝丝异常、复杂的心理感

受。

　　她一直都是个在性生活上无比保守的女人，虽然这段时间饱受色魔调教后，

已经增长了不少「见识」，也知道对方意图夺取自己的「最后处女地」，完全是

一种变态邪恶的欲望。但她潜意识里却隐隐相信，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勇气舔女

人屁眼的。

　　至少，丈夫苏忠平就绝对不会这么做！

　　大男子主义的苏忠平，跟她结婚近两年来，性爱的次数寥寥可数。这固然主

要是她自己「性冷感」的责任，但就在那些屈指可数的性爱过程中，苏忠平的表

现也远不如阿威。

　　对于妻子完美性感的胴体，他似乎只专注于迷恋那一对丰硕的巨乳，从来没

有爱抚过其他部位，「口交」更是连尝试都没有尝试过。虽然在那个时候，即便

尝试也一定会被拒绝，但自从石冰兰逃出魔窟后，许多原本根深蒂固的观念都已

不知不觉间改变。

　　现在的她其实已经可以接受任何性爱的方式，包括口交，也包括肛交！

　　假如苏忠平真正想要的话，这「最后的处女地」根本不会保留到现在，色魔

今晚哪里还有机会来「破处」呢？

　　这些天石冰兰内心深处甚至一直渴盼，丈夫能够主动提出「肛交」的要求，

这样她就把所有的纯洁和清白都奉献给他了。当她被迫牺牲色相给色魔时，也就

不会留下任何遗憾了。

　　可惜的是，苏忠平不仅自始至终没有提出这种要求，甚至连碰都没碰过她！

她心中当然是无比失望，甚至隐约察觉，丈夫是在嫌弃她「脏」！

　　——啊……连我最脏的排泄器官都愿意舔……最脏的……都愿意舔……

　　一股莫名的暖流淌过心头，石冰兰只觉快感由后庭迅速漫延至前方阴部，并

直达子宫，穿透五脏六腑。她忍不住高翘起了丰满的屁股，但在残存的理智念头

控制下，肛门却仍是死死夹紧，拒绝对方的舌头长驱而入。

　　阿威知道没有这么容易打消这巨乳女警起码的羞耻之心，于是也就放弃了舌

头攻势，伸手在石冰兰阴部上刮了一点汁液，轻轻涂抹到了她菊穴周围。然后用

中指抵在肛门上用力往里一顶，指头立刻进入了那尚未被正式开发的热土里。

　　「嗯——」

　　随着一声似紧张又似满足的叹息，整个丰臀都用足了力道，紧紧缠住阿威的

手指不肯放松，而被异物进入肛门中的异样感觉，也使得石冰兰双眉紧蹙，全身

都在轻微的颤抖。

　　「放松一些……你这里我又不是没摸过！放松……」

　　阿威左手轻拍着肉鼓鼓的丰臀，右手中指继续向里深入。

　　之前在魔窟时，他确实也曾用手指探入过这巨乳女警的菊穴，甚至还在浣肠

后替她清洁过。但毕竟次数较少，而且今晚即将被真正「开苞」，多多少少都会

有些恐惧，增加了石冰兰的心理负担，令她下意识的就想阻止异物入侵这最后的

处女地。

　　阿威马上发觉中指遇到巨大阻力，被夹在肛门口附近寸步难行。他自然不会

因这一点困难就放弃，于是沉住气，运足力道一点一点的强行向直肠深处钻去，

很快就令整根中指都没入了肛门中。

　　「真不愧是处女地哇，夹得真紧！」

　　阿威一边赞叹，一边做势将手指抽出来，抽到一半时，感觉肛门略微有些放

松，他立刻冷笑一声，重新把中指尽根插入直肠中，模仿着阴茎的动作大力抽送

起来。

　　这动作给石冰兰带来了相当的痛楚。她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大肠到肛门

一带抽搐的情况，每一次阿威的手指进出的时候，都带动娇嫩的菊穴前后翻动，

令她不仅疼痛，而且还有强烈的异物感，极其难以忍受。

　　但是对方显然深谙开发屁眼之道，手指在肛门里摸索着、旋转着、搔刮着，

无所不用其极的刺激着柔嫩的肛壁。再加上随着直肠逐渐适应入侵，痛苦的感受

虽然仍存在，但却一点一点被另外一种难丛言喻的快感所掩盖。

　　——难道，我肛门里也有Ｇ点？

　　这个念头在脑子里一闪现，石冰兰脸颊更加火烫了，丰硕的乳房变得更加坚

挺，阴道里甚至不由自王分泌出了少量汁液，而原先绷紧的屁眼也终于放松了下

来，令那可恶的中指可以更加方便的进出。

　　阿威玩得不亦乐乎，中指运动的也更加卖力了，几乎是竿竿触底。足足十分

钟后，才意犹未尽的将中指完全拔了出来。

　　「噗」的一声轻响，这巨乳女警在猝不及防下失去充实感，居然轻轻放了一

个屁，羞得她几乎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阿威却哈哈大笑，再次将整张脸埋到了饱满的臀丘间，贪婪的伸舌覆盖住了

菊穴。这一次舌尖毫不费力就钻了进去，顺利舔到了肛门里面的螺旋皱褶。

　　「别……啊……别舔那里……噢噢……那里……脏……啊……」

　　石冰兰满脸通红，一副扭捏羞涩的模样。但屁眼反倒没有再缩紧了，回头望

着阿威的眼神甚至流露出渴望的神色，显然希望他能够深深舔进她肛门深处，带

给她更大的快感。

　　到后来她甚至主动双手抓住两个臀办，将丰满的屁股肉尽力向左右分开，令

整个肛门以及一小部分粉红色的内肛都完全暴露出来，以便对方的舌头可以舔入

更深。

　　如此淫靡景象令阿威再也忍不住了，在用唇舌将肛门口完全湿润后，立即兴

奋的跪坐到石冰兰身后，挺起早已昂扬勃起的肉棒抵住了菊穴入口。

　　「永远记住这一刻吧，冰奴！」

　　激动的喊声中，阿威猛然挺动腰部，粗大的龟头借助口水的润滑昂然突破了

肛圈的保护，微微陷入了屁眼中。

　　石冰兰顿时感觉从肛门处传来得一阵撕裂般的剧痛，较新婚之夜还要苦楚十

倍，但她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强迫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开以便减轻痛感。

　　「让我把你变成真正的女人吧！」

　　嘴里喃喃自语着，阿威长长吐出一口气，只觉得肉棒撑满紧窄的肛道，被括

约肌死死绞缠着，直肠道的皱褶刮得龟头隐隐发麻。

　　他享受了片刻被夹紧的愉悦后，就试着拔出肉棒，当鸡蛋大的入珠、龟头逐

一抽离菊穴时，那粉色的肛门内壁都被带动得翻了出来。由于是采用后进式，因

此他可以清清楚楚的望见，娇嫩的肛口已经进裂了开来，一股鲜血缓缓从雪白的

双臀间流出，沿着黑色的皮革一路蜿蜒而下。

　　石冰兰微微呻吟一声，身体颤动，被剧痛刺激得苏醒了过来。

　　阿威纵声长笑，又一次将肉棒抵住她的菊穴，借助血液的润滑狠狠的插了进

去！

　　石冰兰简直是痛不欲生，泪水不争气的夺眶而出。但这次她使劲咬住下唇，

居然坚强的没有叫出声来。

　　阿威暗暗佩服，不过征服欲也因此而更加高涨。他抓住女刑警队长圆滚滚的

臀部，令她无法左右挣扎，操纵肉棒一下下捅入肛门最深处。那粗糙的龟头、突

起的入珠就像钢刀一样，无情的刮着娇嫩的直肠壁，带来巨大的痛楚。

　　这堪称非人的酷刑！连续抽送数十下后，石冰兰已是痛得死去活来，险些又

昏晕过去。她这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拿起一把刀把自己的屁股割下来，或者把

屁眼整个挖掉，免得再遭受更多的折磨。

　　但是她自己也明白，这不过是一种奢望，更是身为女人的巨大悲哀——即便

没有肛门，也还有胸前这对丰满无比的大奶子——不管是什么身体器官，今晚都

注定逃不过接受悲惨调教的命运！

　　「很痛是吗？嘿嘿……开苞……难免会……痛的！习惯了……就好！」

　　阿威兴奋的喘着气，居然「好心」的安慰起石冰兰来，仿佛施暴的人并不是

他。

　　而他嘴里说话，胯下动作的力度、频率和狠辣程度都丝毫没有减缓，反而竭

力将肉棒送入屁眼更深处！

　　他陶醉般闭上眼睛，尽情享受着肛肌一下下的收缩。这巨乳女警不但身材魔

鬼，肛门也是超一流的，直肠又深又窄，温暖而充满弹性，肠壁皱褶更增添了与

肉棒表皮的摩擦，就好像在按摩一样，令他爽得几乎忍不住想当场射出来！

　　事实上，今晚折腾到现在，他已经在这巨乳女警身上尽情发泄了各种变态的

欲望，精神和心理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由于体力消耗过大，这时候已开始感到

疲倦了，再加上「开苞」的目的已经达到，极度舒爽的肉棒真正到了濒临爆发的

边缘，射精的渴望前所未有的强烈。

　　不过阿威却还是苦苦的忍着，因为他不仅仅渴望征服，而且还渴望被征服者

与他一起沦陷进肉欲的深渊！

　　「爽不爽？呼……呼……我插你……爽不爽……呼……」

　　他趴在了石冰兰背上，一边肛交一边不断重复逼问，焦躁的态度表露无疑。

　　起初石冰兰并未有任何反应，就像机械的玩偶般，默默承受着一轮轮冲击。

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屁眼撕裂的痛感渐渐麻木了，取而代之的是排泄器官特有的

胀满感，并逐渐转化成一股强烈的便意。

　　虽然她经过这段时间的「充电」，已经知道这是肛交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但

仍又羞耻又难堪，生怕自己会不由自主的拉出来。

　　耳边又听到男人咬牙切齿的在呢喃：「我一定要……爽死你……呼呼……爽

死你！」

　　石冰兰心中一动，隐约猜到了阿威的心思。她忙强迫自己排除掉脑子里一切

杂念，专心致志的体验着肛门传来的触感。那坚硬的长矛贯穿了她的直肠深处，

几乎已经顶到了胃里，除了疼痛之外，更多的是酸、胀、麻、辣和一种类似便秘

的错觉。

　　——放开自己吧！冰兰……抛弃你那可笑的自尊……全心全意投入进去……

否则你永远没法赢得这场战斗！

　　石冰兰默念着这几句话，仿佛增添了不少力量，就连肛门都不那么疼了。直

肠里甚至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由最深处传来阵阵麻痒，一直蔓延到菊穴口，

然后「传染」给了空虚的阴道。

　　一股热流突然从小腹间升起，她是如此清晰的感觉到，胸前硕大的乳房迅速

发胀，两粒乳蒂亢奋的完全凸起，几乎顶出了皮革。就连子宫都在不停抽搐，令

阴道转眼间就有了濡湿的迹象。

　　「啊……不……不要……停！啊……要……坏……了……啊啊……真的……

坏掉了……」

　　石冰兰彻底抛弃了最后的矜持，重新发出了失魂落魄般的呻吟。她似痛苦又

似放纵的甩动着秀发，俏脸红得像熟透的番茄，一手勉强支撑着身体，一手抓住

自己丰满的乳峰疯狂的揉弄，令更多的快感从胸部开始积蓄。

　　这一反应自然令阿威喜悦非常，劲头也更加足了。下体快速挺动，就像打桩

机似的狂暴进出着娇嫩的肛道，仿佛恨不得把她五脏六腑都洞穿！

　　「不……不行了！老公……要高潮了……老公……要……要……」

　　石冰兰语无伦次的浪叫着，神智已进入半迷糊状态，朦胧中仿佛回到了两年

前和丈夫的新婚之夜。当时她只感到破处的疼痛，一点也没有快感，更没有达到

高潮。

　　她情不自禁的幻想着，现在正粗暴蹂躏自己的人是苏忠平！今晚她要尽心尽

力补偿他，要让他享受到空前绝后的激情，然后跟她一起高潮！

　　「啊啊啊……老公……啊啊……老公……我爱你……啊啊啊……爱你……」

　　呼天抢地般的哭喊声中，石冰兰整个人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失神的翻着

白眼，两条雪白美腿霎时间僵直，接着阴道里猛然喷出了一道道淫汁。

　　而阿威也在同时突破了忍耐的极限，大手探前狠狠抓住那对摇晃甩动的硕大

肉团，用力握成惨不忍睹的扁平状，然后阳具不受控制的颤动起来，酣畅淋漓的

在肛门深处射出了滚烫的精液……

第６５章　惨胜·永远的第一警花

　　凌晨两点四十分。月明星稀。

　　面包车依旧悄然停在原地。

　　苏忠平还是坐在车头，瞪大双眼凝望着四楼的窗户，身形就像雕塑，仿佛几

个钟头以来一动都没动过。

　　孟璇也还是半躺在后排座位上，但是却不断的翻来覆去，显然已经等得颇不

耐烦。

　　蓦地里，苏忠平心脏莫名其妙的狂跳起来，就像被电流击中似的，令他本能

的伸手按住胸口闷哼了一声。

　　孟璇闻声望来：「怎么了？你没事吧？」

　　苏忠平摇摇手，深呼吸了一口：心跳渐渐平复，可是一股悲伤的情绪却弥漫

了上来。因为直觉告诉他，刚才的莫名悸动是因为他「感应」到了妻子正在承受

的一切！

　　他握紧了拳头，眼眶几乎进裂，任凭仇恨的火把在胸膛熊熊燃烧……

　　——铛！铛！铛！

　　墙上的自鸣钟敲响了二下。余音袅袅，将仅存的轻微喘息声也掩盖了下去。

　　卧室里安静得就连一根针落地都能听见。

　　良久，男人的嗓音打破了沉默：「屁股还痛不痛？」

　　「好多了！」

　　「我已经给你上了药，你休息几天，伤口很快就癒合了，不会感染的！」

　　「谢谢主人！」

　　「你在想什么呢？有心事？」

　　「嗯，冰奴觉得……很惭愧！」

　　「惭愧什么？」

　　「还没能让主人尽兴，屁股就受伤了……冰奴的表现一定令您失望了！」

　　「不，你今晚的表现非常不错，至少比我预料的好……我应该好好奖励你才

对」冰奴不需要奖励，只要主人您开心就够了！「

　　「真的不要？你可别后悔喔！」

　　阿威搂着石冰兰从床上坐起，语气意味深长。

　　「冰奴只要一样……那就是主人完全的信任，冰奴就心满意足了！」

　　阿威点点头：「这次你确实没骗我。答允你的诺言，我也一定会兑现！」

　　说完，他拿起枕巾，慢悠悠的蒙住了石冰兰的双眼。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不过，没到之前你可不许偷看喔！」

　　石冰兰一口答应：心中一阵激动。直觉告诉她，色魔是要带她去见姐姐了！

　　她早就料到，以色魔的贪婪性格，必然会想要重温同时凌辱她们姐妹俩的好

梦，所以她之前就已计划好，要竭尽手段令这一刻早点到来。

　　婚礼后孟璇的出现，最主要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在她有意无意的诱惑下，色

魔果然产生了很强的３Ｐ愿望，但孟璇却又突然发怒而去，令色魔好梦落空，心

痒难熬，这样一来他为了满足心愿必然会连夜另找人选来代替，而最有可能的人

选当然就是姐姐！

　　「慢慢跟着我走吧……弯腰，小心头……好，跨过来……」

　　在男人的指挥下，石冰兰一手紧挽着他的臂膀，一手摸索着踽踽前行。虽然

她视线被蒙住，但仍然能敏锐感觉到周围的情形。

　　很明显，色魔并末带她离开这间卧室，仅仅只是在室内兜了两个圈子，然后

「吱呀」打开一道门，拉着她弯腰钻了进去。

　　——这好像是……衣柜的门！难道……衣柜里面有一条通向外界的秘道？

　　石冰兰心叫不妙，假如通过秘道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这栋楼，那守候楼

下的苏忠平和孟璇将被蒙在鼓里，无论等多久都等不到自己的暗号了。

　　不过她转念一想，见到姐姐之后总也要回到这里的，只要能设法摸清楚来去

道路，一切仍可按照原计划进行。

　　想到这里石冰兰也就释然了，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令她哑然失笑，感觉总共

只摸索前进了半分多种，对方居然就宣布目的地已到。

　　「可以摘下毛巾了，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奖赏吧！」

　　石冰兰骤然屏住呼吸，强压着砰砰乱跳的心脏，缓缓揭开了蒙眼的枕巾。

　　灯光耀眼，她首先惊奇的发现，原来自己处身在另外一间公寓的客厅里，房

内的摆设几乎一模一样。

　　还没来得及细想，石冰兰双眼突然发亮，终于看到了挂念的姐姐！

　　只见卧室的床沿坐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美貌孕妇，正用熟悉慈祥的眼神，百感

交集的望着自己。这样的眼神最近多次在梦中出现，醒来后又是一场空，只有这

一次才是千真万确的现实！

　　「姐姐！」

　　石冰兰激动的大叫一声，泪如泉涌，脚步不稳的奔进了卧室，一头跪倒在美

貌孕妇的脚边。

　　「小冰……你……你来了！小冰……」

　　石香兰也是泪流满面，一手爱怜的抚摸着妹妹的秀发，一手拍着她的背脊，

嘴唇颤抖着仿佛有壬言万语要说，但一时间却又什么也说不出来。

　　阿威「啪啪」的拍起了手掌，有些阴阳怪气的笑说：「姐妹总算重逢了！真

是令人感动的大团圆结局哇……你们就好好聊一聊吧，聊完了再过来见我！」

　　说完他转身离去，通过秘道回到了隔壁公寓。

　　姐妹俩似乎谁也没发现他离去，仍互相依偎着低声抽泣。时间仿佛在这一刻

停顿了，气氛更是分外的感人。

　　过了好一会儿，石冰兰激动的心情逐渐平复，抬起头来含泪打量着姐姐。

　　几个月不见，姐姐最明显的变化是肚子更大了，隆起的小腹圆滚滚的十分累

赘，一看就知道是马上要临盆了。而她胸前一对丰满得不能再丰满的雪白乳球，

也是沉甸甸的极其醒目。虽然奶子肥硕的程度还在自己之上，但就没有自己这么

坚挺，给人一种木瓜熟透了的感觉。乳晕则扩散到了碗口大小，红褐色的奶头饱

满而圆润，令人看了垂涎欲滴，焕发出哺乳后特有的母性光辉。

　　石冰兰看了却有些不是滋味。姐姐尚未产下孽种，如果有哺乳，奶水是喂给

谁了不问便知。她强忍悲痛问道：「姐姐，你……你这段时间还好么？」

　　「很好啊，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香……他对我……真的很不错！」

　　石香兰温柔的说，脸上流露出满足的表情。她伸手将妹妹拉了起来，示意也

坐在床沿，姐妹俩并肩而坐。

　　石冰兰「嗯」了一声。她看的出来，姐姐面色红润，皮光肉滑，身材比之前

更加丰腴了一些，显然这些日子营养富足，保养得就像个少奶奶。和之前魔窟里

的囚禁生活相比，简直是从地狱到了天堂。

　　「姐姐，我对不起你……我那天应该先救小苗苗的……」

　　石冰兰泪光莹然，神色充满了负罪和自责，话才说了一半就哽咽了。

　　「别再提那天的事了。小冰，那是命！」石香兰凄然说，「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老天才会给我们残酷的惩罚！」

　　「罪人？不，是我连累了小苗苗，有罪的是我！姐姐你一直都这么善良，你

是无罪的！那样的惩罚不应该落在你身上……」

　　石香兰摇摇头，固执的说：「我也有罪。主人说得很对，奶大，就是我们姐

妹俩身为女人的原罪！如果我们下半生不好好赎罪，将来还会有更多报应的！」

　　石冰兰的心沉了下去。【奶大有罪】是色魔一直宣扬的歪理邪说，姐姐居然

如此认真的将之奉为真理，看来她被洗脑的严重程度还超出自己预占。

　　「虽然老天爷夺走了小苗苗，可是也赐给了我一个新的小生命。主人也已经

答应我，会和我一起好好将小宝贝抚养长大……我们这个小家庭以后的生活会很

幸福的！」

　　石香兰一脸憧憬的说，眉梢眼角都洋溢着喜悦和快乐，和任何一个正要临盆

的幸福母亲都毫无区别。

　　石冰兰越看越惊，忍不住提醒道：「可是他……主人他今晚已经……跟我结

婚了。」

　　她猜想色魔一定暗中监控着这间房，因此说话不敢太直接。这句话的真正用

意是暗示姐姐，色魔的承诺都是骗人的！否则就不会一边说要跟姐姐组建家庭抚

养孩子，一边又迫不及待的跟妹妹结婚。

　　不料石香兰只是淡淡一笑：「我知道你们结婚啦。这很好啊，小冰！你嫁对

人了……你可以放心，姐姐不会跟你争名分的。而且主人也说了，今后咱们姐妹

都是他的女人，他会一视同仁的对待两个孩子的！」

　　「姐姐你！」

　　石冰兰又气又急，偏偏却发作不得。姐姐已经「中毒」太深了，好在今晚的

行动并不需要姐姐做任何配合。只要能抓住色魔，将姐姐救出苦海，将来经过心

理治疗一定能恢复正常。

　　她只能压制住心中的焦虑，强颜欢笑说：「姐姐你……你说得很对，小冰也

是这么想的！」

　　但石香兰却仿佛察觉到她语气有异，脸色一变，颤声说：「小冰，你……你

不会到了现在还想背叛主人吧？」

　　石冰兰忙道：「怎么会呢？我都已经乖乖嫁给他了！」

　　石香兰却仍是狐疑的瞪着妹妹，眼眶开始红了，语气却变得斩钉截铁：「小

冰，姐姐跟你说句心里话。如果你一意孤行，非要除掉主人，那姐姐也……也不

想活了……小冰，你能理解吗？姐姐真的不想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

　　她说到这里，眼泪又如断线珍珠般涌出，抽泣着说：「小苗苗就是因为没有

父亲，我们母子俩才会这么悲惨。我不想这个孩子也是这种命运……小冰，你就

放过主人，放过姐姐，也放过你自己吧。姐姐求你了，求你了……」

　　石香兰说着竟挣起身子，「扑通」跪倒在妹妹脚边，重重的磕下头。

　　石冰兰手足无措，慌忙扶起姐姐，连声说：「姐姐你这是干什么？小冰早就

已经悔悟了，根本就没想过要背叛主人！真的，姐姐……小冰真的是心甘情愿嫁

给主人，绝对不会再算计他了……」

　　她反覆保证了好多遍，石香兰才逐渐止住哭声，握着她的手流泪说：「真的

吗？小冰，你不是在骗姐姐吧？」

　　石冰兰硬着头皮点点头：「我可以对天发誓，」石香兰认真的说。

　　「对天是没用的，你又不信神！你还是对着妈妈的灵牌发誓吧！」

　　「妈妈的灵牌？」

　　「嗯，让妈妈在九泉之下做个见证，顺便也可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

　　石香兰边说边拉起妹妹，踽踽走到了旁边的房间。那里面布置得像个小小的

纪念堂，布幔遮住了半个房间。中间摆放着一张桌子，上面供着个牌位，用黑色

墨刻着【先母瞿卫红之灵位】几个字。

　　牌位旁边还有一个四方型的相框，里面镶嵌的正是一张母亲年轻时的半身黑

白照片。

　　石冰兰鼻子一酸，也不等姐姐催促，就走到桌前恭恭敬敬的跪下，长久的凝

视着牌位：心中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迷茫。

　　——我该怎么办呢？妈妈……告诉我吧，我该怎么办？

　　生平第一次，她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姐姐刚才那声泪俱下的表白，击

中了她内心深处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

　　——妈妈，我真的应该听姐姐的话吗？

　　泪眼迷糊中，只见到母亲的容颜在相片里微笑，用慈祥的声音开了口。

　　——是的，小冰。我的乖女儿，你应该听你姐姐的话！这个男人命中注定是

你们的丈夫、你们的主人，你们姐妹俩要永远效忠他！

　　——可是，他是色魔啊！妈妈……他是凶残的变态色魔啊！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之所以会成为色魔，完全是因为我们家的缘故

呀！相信我，小冰，只要你和姐姐真心向他赎罪，他就不会再变成色魔了。而你

们三个人也都会终身幸福！

　　——可我是个警察呀！徇私枉法，我怎么向自己的良心交代？再说，忠平、

阿宇、小璇他们又怎么办呢？

　　——这对你来说并不难，乖女儿……王宇对你已经到了盲从的程度，只要你

说放弃，他也不会再坚持。孟璇的心思只在王宇身上，只要王宇和你都决定了一

件事，她一定会听的。至于忠平，他一不是警察，二没有直接证据，三已经跟你

离婚了。只凭他一个人绝对是孤掌难鸣，不可能再给你们造成任何威胁……

　　石冰兰的心乱了，彻底的乱了。母亲的声音仿佛很遥远，又仿佛很接近，近

到直接从心里响起，令她分不清这究竟是冥冥中母亲的旨意呢，还是自己潜意识

里幻想出来的情形。

　　「我，石冰兰，今晚跪在这里对妈妈发誓。我对主人的臣服是真心的，绝无

半点虚假……」

　　她听到自己发出机械般的声音，一字字念出誓言。灵魂仿佛分成了两个，一

个在拚命阻止，一个却在拚命坚持……此消彼长之下，阻止的力量越来越弱了…

…

　　但就在这时，窗外突然有风吹来，将布幔吹得微微掀起。

　　石冰兰无意中望过去，发现布幔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彩色照片。尽管

布幔马上垂下了下来，但她还是瞥见照片上赫然是一对赤条条的男女。

　　她本能的跳起身，奔过去掀开布幔，仔细一看，热血霎时涌上了头顶。

　　只见这照片里拍摄的其实是个巨大的冰雕，冰雕内部才是那对一丝不挂的男

女，就像精美的造型一样「冻」在里面。

　　男的是死去的孙德富，女的竟然是妈妈瞿卫红。两个人一前一后悬空而坐，

下体紧密的互相接触，呈现交合的姿势。孙德富的左臂横放在妈妈胸前，手掌放

肆的握着高耸的乳峰。妈妈的双腿呈Ｍ型的大大张开，私处毫无保留的暴露了出

来，连那根插进体内的衰老阳根都看得清清楚楚。

　　石冰兰看得目龇欲裂，怒火烧红了脸庞。其实之前她就已经看到过母亲和孙

德富的遗体都被制作成了标本，但当时双方至少是分开的，并没有摆出如此猥亵

的交合模样。

　　——这个没有人性的恶魔……他把母亲的遗体当成什么了？供他发挥变态想

像力的工具？就连供奉牌位的地方都要用这么下流的照片来羞辱吗？

　　愤怒如同洪流般涌遍全身，石冰兰气极反笑。哈哈哈，真是太可笑了，这样

一个残暴无耻的恶魔，我居然还打算向他投降？他这种人也能给姐姐幸福？

　　呸。

　　她在心里狠狠吐了口唾沫，一瞬间重新下定了决心，嘴角边却浮现出甜蜜的

笑容，撒娇般拉起了石香兰的手。

　　「我已经发完誓啦，姐姐，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

　　石香兰果然也笑了，神色欣慰、感动之极，嘴唇蠕动着不知说什么好，半晌

才道：「小冰，你赶紧回主人那里去吧。今晚是洞房花烛夜，别让他久等了！」

　　石冰兰嫣然一笑：「走，姐姐！咱们一起去，他是咱们姐妹俩共同的主人，

今晚咱们就一起伺候他吧：」

　　石香兰顿时羞红了脸，扭扭捏捏的低下了头。但在妹妹软磨硬泡的催促下，

她还是乖乖顺从了，姐妹俩手拉手的向秘道走去。

　　凌晨三点四十八分。

　　楼下的面包车里，苏忠平刚看了一眼手表。

　　再抬起头来，就见四楼浴室的灯光突然亮了。

　　黑！再亮、再黑！

　　信号！约定的信号终于出现了！

　　苏忠平霍然站起，脑袋「咚」的重重撞到了车顶，他也不觉得疼痛，只感到

全身血液沸腾！

　　身后的孟璇也一骨禄坐起，身上的毛毯滑了下来，露出小半片白皙的肩膀和

饱满的乳峰。

　　两人谁也没说一句话，对视了一眼后，就拉开车门，敏捷的钻了出去。

　　凌晨三点五十五分。

　　阿威舒舒服服的坐在沙发上，高翘着二郎腿，手里端着一杯葡萄酒悠闲的啜

饮。

　　石香兰跪坐在前面，温柔的替他捶着膝盖。

　　「主人，姐姐！热水放好了，可以进来啦！」

　　随着欢快的喊声，石冰兰从浴室里探出头来，冲着两人招手。一袭浴巾裹在

她惹火成熟的胴体上，看上去格外诱人。

　　阿威哈哈一笑，起身拉着石香兰，大摇大摆的走了过去，准备与这对姐妹来

一场畅快的鸳鸯浴。

　　突然，急促的「砰砰」拍门声响了起来，同时还夹杂着女子高亢的叫声。

　　「开门！你这个王八蛋……快开门！」

　　石香兰吓了一跳，愕然望着阿威。

　　阿威却面露喜色：「是小璇回来了！哈，我就说嘛，她药性发作了就一定会

回来的！」

　　他转身回到沙发坐下，示意石香兰去开门。

　　门刚一打开，赤身裸体的孟璇就像箭一般窜了进来，红着双眼直扑向阿威，

就像一头凶猛的雌老虎。

　　「哈，哈……别急！跟我到浴室里，大家一起……」

　　阿威话还没说完，突然面色骤变。因为他瞥见门口另外站着一个男人，正伸

手将石香兰拉到了旁边。

　　苏忠平！这男人竟是苏忠平！

　　阿威吃了一惊，立刻翻身跃起，但已经来不及了，小腹挨了孟璇强劲一脚，

闷哼着向后翻跌了下去。

　　不过他反应也算奇快，跌倒时双手顺势拉扯了一下地毯。正要踢出第二脚的

孟璇当即站立不稳，也侧身摔了下去。

　　阿威沿着地板翻滚了数圈后，左肘一撑，总算跳了起来，怒目圆睁的向石冰

兰奔了过去。

　　「臭婊子！你又骗我！」

　　怒吼声中，他已冲到了浴室门口，离半裸的女刑警队长已不足三尺。

　　苏忠平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想不到这恶魔在危急时刻判断仍如此精准。他

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夺路而逃，也没有手忙脚乱的应付自己和孟璇的挑战，而是直

接冲向石冰兰——怀孕的她行动不便，无疑是最弱的一个，只要制伏了她，就有

人质在手了！

　　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阿威的手掌已经要扼住石冰兰脖子了。但后者突然微

微冷笑，右臂蓦地从身后探出，手持花洒迎面喷出了一股滚烫的热水。

　　阿威惨叫一声，双手捂脸踉舱后退，接着又遭孟璇横扫了一腿，「咕咯」再

次跌倒。

　　他忍痛支撑起躯体，还想继续顽抗，但苏忠平已经赶上，喝了声「别动」，

同时一柄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

　　阿威面露绝望之色，目光凶狠得简直能杀人。

　　「卡嚓」一声，孟璇掏出一副发亮的手铐，俐落的反锁住了他的双腕。

　　「好，好！小婊子……你竟敢耍我……」阿威怨毒的瞪着孟璇，「我把你当

自己人，好心好意的对待你，你却他妈的宁愿跟石大奶混在一起……」

　　「好心好意？呸！明明是你毁了我！你这个狗娘养的混蛋……我恨你！我恨

你！」

　　孟璇爆发般怒叫着，满脸憋得通红，情绪失控般抡起巴掌，辟辟啪啪连抽了

阿威十多个耳光。

　　「别打他！你们别打他！」

　　被现场突变吓呆了的石香兰这时才反应过来，挺着大肚子哭叫奔跑了过来，

但是却被苏忠平拦住了。

　　「香兰姐，你清醒一下！」苏忠平厉声说，「这种恶魔是不值得你同情的！

他马上就要戴着手铐下地狱了，只有那里才是他该去的地方！」

　　石香兰俏脸一下子失去了血色，转头望向妹妹，目光充满被欺骗后的失望、

愤怒、伤心和痛苦。

　　「姐姐……我不是有心骗你！」石冰兰居然有些不敢迎视这样的目光，垂下

头低声说，「可我必须这么做……」

　　「别再说了！我不是你姐姐……别再说了！」

　　石香兰狂叫了一声，急怒攻心下突然眼冒金星，双腿一软昏死了过去。

　　孟璇慌忙伸手接住她的身躯，将她平稳的安放在了沙发上。石冰兰也赶紧冲

过来，握着姐姐的手焦急的呼叫起来。

　　苏忠平倒是够冷静，俯身略微检查了一下后表示，这是因伤心过度引起的暂

时性昏厥，很快就会自己醒过来的。

　　石冰兰也看出问题不大，但还是心情沉重，一脸黯然，不知道姐姐将来是否

还能原谅自己。

　　孟璇则奔进客房，但马上又捂着鼻子跑出来，咬牙切齿的暍问阿威究竟对王

宇做了什么？为何他满身臭味而且沉睡不醒。

　　阿威阴恻恻的冷笑，对石冰兰努了努嘴，示意应该去问她才对。

　　石冰兰只得将孟璇拉到一边耳语，简述了一遍经过。

　　这时候苏忠平已有些不耐烦了，高声说：「其他事情慢慢再说！现在我们该

怎么办？是直接把这家伙送到警局呢，还是打电话叫你同事们过来？」

　　「当然是直接送去警局！不过去之前，我还要先问他一件事！」

　　石冰兰一边说一边接过孟璇递来的袋子，从里面取出胸罩、内裤和警服，穿

在上身。

　　苏忠平愕然道：「什么事？」

　　石冰兰没有回答，扣好警服的最后一粒钮扣。于是一个秀发微乱、神色憔悴

但却眼神锐利，挺着微隆的肚腹但却不失英姿勃勃，丰满的乳房几乎撑破警服的

美丽女警，又站在了阿威面前。

　　她冷冷的说：「请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我妈妈的遗体究竟在哪里？」

　　阿威目光一闪，彷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般，轻薄的笑了，「这个嘛，我很愿意

告诉你……不过，嘿嘿，我已经不太习惯你穿着衣服跟我说话了！」

　　「你他妈的找死！」

　　苏忠平勃然大怒，揪住阿威的背心，扬手一个耳光掴去，但却被妻子给拉住

了。

　　「我劝你还是合作一点！」她先对丈夫使了个眼色，然后平静的对阿威说，

「不然你很快就会有苦头吃了！」

　　阿威狂笑：「少吓唬老子：你是大名鼎鼎的『Ｆ市第一警花』耶，代表全市

警界的形象，难道还敢刑讯逼供不成？」

　　苏忠平气得脸色铁青，咆哮说：「到里再说吧，省得受这无谓的鸟气！」

　　「冰兰，别跟这家伙废话了！先把他押到你们局。」

　　孟璇在旁也说：「对，押到局里也不用刑讯，只要轮流给他『疲劳审讯』，

保证什么都招了！」

　　石冰兰却摇摇头说：「不，其他问题可以到警局再说，这个问题我一定要先

问出来！因为……我不希望妈妈的遗体再受到任何屈辱！」

　　苏忠平和孟璇愕然互望，不知道此言何意。

　　只有阿威心里清楚，这女警必然是刚才瞧见了母亲和孙德富的冰雕照片。她

不愿意被任何其他人——包括警局的那些同事——看到母亲遗体的丢脸模样。所

以她打算在去警局之前先问出遗体下落，一个人悄悄处理好再说。

　　「嘿嘿，我刚才说了。要我告诉你不难，只要你用我习惯的说话方式来跟我

交流，我一定如实招供！」

　　石冰兰气得脸色惨白，知道色魔又抓到自己一个弱点。她咬着嘴唇，右手伸

到胸前摸到了钮扣。

　　苏忠平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狂叫道：「不！你不能这么做！」

　　阿威却哈哈大笑：「为什么不能？她就算不在这里脱，到了警局也一样要脱

的！老子反正逃不掉死刑了，还怕个鸟？嘿嘿，你等着吧，老子要让你这大奶婆

娘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裸体审讯犯人、裸体录口供的女警官！」

　　苏忠平连肺部气炸了，但心里却也泛起一丝恐惧，这恶魔说的未必不可能。

假如他抱定『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念头，故意提出只接受妻子一个人的单独审讯，

否则坚决拒绝合作。到时候急于结案的警局领导和妻子本人说不定真的会屈服。

　　他无法想像那种淫荡的场面——妻子一丝不挂的坐在审讯室里，被迫分开大

腿袒露乳房，一边任凭坐在对面的色魔调戏，一边艰难的展开审讯……

　　「忠平，我想你是对的，对付这种人，只有一个办法才能行得通！」

　　出乎意料的是，石冰兰反而冷静了下来，停下了正要解开钮扣的手，转身走

到了沙发另一头，背对众人坐了下来。

　　「什么办法？」

　　石冰兰轻轻一笑：「我不知道。我只告诉你，现在我什么都看不见、也听不

见，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好啦！」

　　苏忠平顿时会意，二话不说的提起脚，对准阿威的肚子猛然踹了过去。

　　杀猪般的痛叫声顿时响起，阿威惊怒交集，一边破口大骂一边在地上翻滚、

躲闪着对方的皮鞋攻击。

　　「你不说是吗？好，看你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

　　苏忠平拳脚齐出，将积蓄了许久的复仇怒火一起发泄了出来，那种架势完全

是将人往死里打。事实上，他也的确渴望将这恶魔当场打死，免得妻子日后再遭

受他的调戏。

　　阿威被揍得鬼哭狼嚎，鼻血很快就飘了出来，全身骨头部痛得要裂开了。他

眼见石冰兰真的沉住气袖手旁观，知道大势不妙，这才无可奈何的投降了。

　　「别打了！别打……我说就是了！你妈妈的遗体还在孙德富的墓地里！」

　　凌晨四点半。一辆面包车在高速公路上狂飘。

　　开车的是苏忠平，他已经把油门踩到了极限，按照这个速度，平常三个小时

的车程只要不到两小时就能到达了。

　　中间一排坐着的是石冰兰、孟璇和阿威。两个女警一左一右，将反铐双臂的

阿威夹在中间。

　　后排则分别躺着两个人。一个是仍在昏睡中的王宇，由于色魔给他注射的镇

静剂份量极大，他到现在还没醒过来，身体被安全带固定在座位上。

　　另一个就是石香兰。她倒是已经苏醒了，但整个人仿佛陷入了痴呆状态，傻

傻的；口不发，一副哀莫大于心死的凄然神色。

　　「小璇，其实你应该先带阿宇去医院的。」石冰兰打破了沉默，恳切的说，

「虽然镇静剂不算什么有害药物，但早一点解开他体内的药效总不是坏事！」

　　孟璇横了她一眼：「我要是抛下你们走了，苏大哥开车，你一个孕妇保证能

看得住这家伙？你忘了那次从『黑豹』舞厅抓他回警局的路上，他是怎么逃脱的

了？」

　　石冰兰微笑着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了。她欣慰的发现，孟璇的确已经成长起

来了，变得坚定而有主见，绝对已经不输给当初处于她这个年龄的自己了，甚至

比起现在的自己来也不遑多让。

　　「其实照我的意思呢，我们完全没必要一起去墓地！」孟璇又说，「你担心

这家伙撒谎玩花样，我们只要随便哪一个人过去检查一下就清楚了。其他两个人

完全可以在家里看守这家伙，也省得跑来跑去。」

　　石冰兰自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事实上她原本也是打算自己一个人去孙墓看个

究竟的，但苏忠平不放心，坚决要和她同行。若留下孟璇一个人看守色魔，她又

不放心了，生怕这小女警意志不够坚定，被色魔花言巧语的骗开了手铐。

　　不过现在看来，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然而既来之、则安之，车子已经上

高速了，也没法调头回去了。

　　「没关系啦，小璇！大家一起去也好！」苏忠平一边开车一边插话说，「等

一下从墓地回来，我们正好直接送这家伙进警局！」

　　石冰兰「嗯」了一声，斜眼望向色魔。只见他垂头丧气的耷拉着脑袋，仿佛

已经彻底认输了，丝毫没有再想玩花样的念头。

　　但是不知怎的，本能的直觉却告诉石冰兰，这个恶魔绝对不会放弃反扑机会

的！接下来只要稍微不小心，说不定就会功亏一篑！

　　她悄然伸手到腰间，握住了手枪：心中暗自做出了决定，如果情势不对，就

毫不犹豫的开枪！

　　车窗外夜色深沉，黎明尚未到来前，天地之间仍是一片黑暗！

　　凌晨五点五十分。

　　天还是没亮，现在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面包车停在了孙德富的墓地前。

　　除了王宇沉睡未醒，其他所有人都依次下了车。

　　「就在这里面，我带你们进去吧！」

　　阿威点头哈腰，做出一副讨好的模样说。

　　「不必了！我又不是没来过！」石冰兰一口回绝，「你们都在外面等着，我

自己进去看就好！」

　　阿威失望的摇了摇头。苏忠平起初坚持要跟妻子一起进去，但在石冰兰的苦

劝之下，最后也只好同意了，只是再三叮嘱她要小心。

　　「没问题的，我有枪！」

　　石冰兰轻松一笑，拍了拍枪套，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到墓地大门边，推开墓门

走了进去。

　　这是个用大理石打造的豪华坟墓，长宽高各有十多米，就像个小型的别墅，

是孙德富生前斥巨资建造的。之前她也来过一次，当时也正是在这里见到了母亲

和孙德富的遗体标本！

　　她还记得，当时她也是因为急于运走母亲的遗体，才会中了色魔的奸计，在

距离这里不远处的废弃仓库被擒。

　　那本是她终身难忘的惨痛教训！然而今晚一见到母亲的遗体照片，她还是忍

不住涌起同样的念头，要尽快先处理好母亲的遗体。当然，今晚是绝对不可能再

重蹈覆辙了。毕竟色魔已经被制住，而且和当时相比，这次自己身边还多了苏忠

平和孟璇两个帮手，对付色魔是绰绰有余。

　　当然，尽管如此也不可以大意。所以石冰兰进入墓地后，马上警觉的拔出配

枪，一手持枪一手拿着打火机，小心翌一翼的向深处摸去。

　　其实这时的她体力已经严重透支，连续几个小时的疯狂性爱，令她浑身上下

酸涩难忍，每走一步双腿都在不易察觉的轻微发抖，被撕裂的屁眼更是传来钻心

般的痛楚，就连小腹中的胎儿也不安分的躁动着，一阵接着一阵的折腾着她。

　　但是她的精神却非常振奋，足以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支撑着她坚定不栘的

向墓地深处走去！

　　转了一个弯，眼前豁然开朗，果然见到了母亲的遗体！

　　和上次一样，遗体摆放在老地方，盛装遗体的也仍然是巨大的玻璃容器。唯

一不同的是，上次是两个容器，分别装着母亲和孙德富两具遗体。这次却被『合

葬』到了一个容器中，而且被进一步制作成了冰雕。

　　——妈妈，小冰终于找到您了！

　　望着母亲屈辱的模样，石冰兰热泪盈眶，暗暗恼恨自己没有早一点查出遗体

下落。其实，在她逃出魔窟后，也曾悄然来过这里一次，但当时两具遗体都不见

了。她知道是被色魔抢先一步运走了，但却始终查不出头绪。想不到色魔居然玩

起了心理游戏，不知何时又把遗体送回了原处。假如他今晚拒绝招供的话，自己

恐怕真不会想到遗体仍然在墓地里的。

　　——看情形，没有特殊工具是很难将遗体马上运走了……不过也没关系，先

把色魔送到警局，我再立刻回来这里处理，时间上还是来得及的！

　　石冰兰正在心中默默计算，突然不远处的黑暗中传来一声微弱的呻吟。

　　她顿时毛骨悚然，转身举枪上膛，喝道：「是谁？」

　　没有人回答。

　　石冰兰举起打火机，步步为营的摸索到了声音来源处，藉着微弱的光芒总算

看清了眼前的情景，不由大吃一惊。

　　原来这墓地里还用铁链锁着一个人！

　　一个活生生的男人！不过，已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头发胡子蓬乱的遮住

了面孔，一时看不出本来的模样。

　　「你……你是……石队长……」

　　那男人虚弱的抬起手臂，发出嘶哑的声音。他的周围摆满了矿泉水瓶，不过

已经全部是空瓶子了，还有不少压缩饼干的包装纸，以及满地臭不可闻的屎尿痕

迹。

　　很明显，他已经被单独囚禁在这里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完全是靠着这些储备

的食物清水才存活到了现在。

　　石冰兰听声音有些耳熟，再仔细一看，「啊」的惊呼道：「是你啊！你……

你怎么在这里？」

　　男人涩然喘息说：「我……我给你写了……那封信之后……就被……抓到这

里了……」

　　「那封信？」

　　石冰兰重复着，马上恍然大悟。对方指的是那封名为【原罪】的电子邮件。

原来他就是协助色魔开发「原罪」，后来以实际行动忏悔、发明出解药配方的那

个「罪人」。

　　当她正想再详细问个究竟，却见这男人头一歪，昏沉沉的晕了过去，显然是

体力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无论如何也要救活他！

　　石冰兰赶紧转身，快步向墓地外面奔去。面包车里还有水和食物，只要少量

就可以令这男人恢复元气。

　　才奔到一半距离，她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孟璇凄厉的叫声！

　　不好，出事了！

　　石冰兰大急，不顾屁眼和腹部的疼痛加剧，用最快的速度奔到了墓门边，拉

开门冲了出去。

　　只见面包车的车头灯亮着，发出「嘀、嘀、嘀」的声响。孟璇一手捂着腿趴

在地上，正在一边尖叫，一边奋力向前爬行。她身边仰天躺着昏迷不醒的王宇，

还有蜷曲着身体瑟瑟发抖的石香兰，看上去都并无大碍。

　　而离她们大约七八米远处，两个精赤上身的男人正纠缠在一起搏斗。

　　灯光下看的十分清楚，压在上面的男人满脸丑陋可怖的伤疤，双眼布满了愤

怒的煞气，右手抓着一柄锋利的匕首，正用尽全力想刺入对方胸口。

　　而压在地上的男人则是一只手紧紧抓着这只持刀的右手，顽强抵抗着重压。

双方都是一只手僵持，另一只手还在奋力搏斗。

　　「石姐！快救苏大哥！快……快！」

　　孟璇焦急的喊叫着，大概是腿上受伤过重，爬行的速度反而慢了下来。

　　石冰兰哪里还用她提醒，举枪「砰」的一声射中了搏斗双方身边的地面，喝

道：「色魔，你给我停手！」

　　然而色魔居然不为所动，横七竖八的伤疤狰狞的抽动着，继续用足吃奶的力

气，仿佛就算被打死也在所不惜。

　　反倒是压在底下的丈夫支持不住了，大概是听到救兵已到后心神松懈，手臂

一软，那雪亮的刀锋顿时直插向他的右胸！

　　石冰兰大声惊叫，立刻「砰」的又开了一枪，正中色魔的肩膀。

　　血花溅开，色魔身躯震动了一下，手上的力量霎时减弱。苏忠平乘机把他推

开，连滚带爬的躲了开去。

　　「忠平，你没事吧？」

　　石冰兰关切的问着，准备拔步向前。但突然腹中一阵剧痛，只走了一步就蹲

了下来，手捂小腹冷汗直冒。

　　中枪的色魔勉强站了起来，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又是一刀挥向身边的男人。

　　枪声又一次响了！这次子弹击中了色魔的背部，溅出了更多血花！

　　「忠平，你快躲进车里去！听我的话……快躲进去！」

　　石冰兰急中生智的叫道。不到万不得已时，她不想击毙色魔！她要他活着接

受法律的审判！

　　丈夫果然照做了，喘着粗气打开了车门，一钻进去就将门反锁了。

　　但色魔居然还不死心，一步一颤的走到车边，举刀向车窗狂砸狂刺。

　　「住手！你再不住手，我就开枪了！」

　　石冰兰痛得面色惨淡，整个身躯都在不断发抖，但举枪的手臂却稳如泰山。

　　也许这句话终于起了作用，也许是面包车的车窗太牢固，色魔砸了十多下无

效后，连刀都砸飞了。他绝望的大吼了一声，转过身摇摇晃晃的向石冰兰走来。

　　他一边走，一边继续嘶吼着，双手先是抓住自己的脖子，然后又做出各种狂

乱的手势，仿佛在发誓要亲自过来掐死她！

　　「站住！你……给我站住！」

　　石冰兰一字一句的警告。肚腹的疼痛已经蔓延全身，她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再

握稳枪管了。

　　「开枪吧！队长……快开枪！」孟璇显然看出形势不妙，尖声喊道，「这个

人已经疯了。他要跟我们同归于尽……你快开枪！」

　　旁边的石香兰却在哭喊：「别开枪！小冰……你会后悔的！求求你千万别开

枪……」

　　但才喊了两声，就被孟璇怒目而视，果断的一手掩住了她嘴巴。

　　砰！砰！

　　这次响起的是两枪，分别击中了色魔的左腰和右大腿。他的身体也再度震动

了起来，但居然奇蹟般没有倒下，仍是一步步向石冰兰走来。

　　这时他和石冰兰的距离已经不足四米了！那可怖扭曲的脸庞越逼越近，近的

可以看清他的眼神。

　　那是何等愤怒、凶恶、绝望和仇恨的眼神啊！

　　「去死吧！色魔！」

　　石冰兰终于爆发了，怒叱着连连扣动扳机。只听「砰砰砰砰」的枪声不绝于

耳，枪口闪耀出一团又一团的火花。

　　色魔的身上也溅出了一簇又一簇的血雨，当其中一发子弹击中他额头时，他

终于沉重的摔倒在地。

　　枪声歇止了。

　　片刻后，枪管从石冰兰手中跌落。她已经大汗淋漓，也在不停的喘息。

　　色魔死了！

　　尽管她没有检查尸体，但她知道，这一枪打穿了他的大脑，绝对没有人能在

这种势下存活。

　　这个摧毁了自己一生幸福的变态色魔，终于进了地狱！

　　这一瞬间，石冰兰心中居然没有半点胜利的喜悦，只觉得无比的空虚，无比

的失落，无比的遗憾，无比的黯然。

　　她的眼角甚至流下了泪珠。不知道是为自己而流，还是为色魔而流。

　　良久，石冰兰擦去泪水，捡起配枪对着面包车叫道：「忠平，忠平……你没

事么？」

　　话音未落，蓦地一声巨响，整辆面包车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火海，颁兄了半个

天空。

　　——忠平！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响彻云霄！

　　篚首久久未散，就连墨仅仿佛都被这凄惨的悲鸣赶跑了，东方很快就露出了

鱼肚白。

　　黎明总算来临了！

　 ＊＊＊　　　　＊＊＊　　　　＊＊＊　　　　＊＊＊

　　五天后的一个下午，傍晚临下班时间。

　　Ｆ市刑警总局，局长办公室。

　　李天明脸色阴沉的坐在办公桌后，一手夹着香烟，闷闷的吸着；一手操作着

滑鼠，依次点击电脑萤幕上的一条条本地新闻。

　　几乎每一条新闻都跟「变态色魔」有关。标题也一个比一个醒目，极尽吸引

读者眼球之能事。

　　随便扫一眼，点击率最高的就有以下这几篇。

　　《真相大白，色魔另有其人！》、《色魔沈松身世揭密》、《协和医院名声

扫地，沈松同事怨声载道》、《沈松为什么会堕落成色魔？》、《专家解读沈松

——胸大无罪！性虐待本身也无罪！》。

　　李天明挨个检视着每一条，肥胖的脸庞显得怒气冲冲，因为几乎每一条新闻

下面都有大量回应指责警局高层「昏庸无能」，不少甚至指名道姓批评他本人，

嘲笑说那个「李胖子」整天热衷于上电视，但一看那幅脑满肠肥的模样就知道他

智商低落，被色魔耍了这么久居然都没有发现，还连累手下女警接连被奸污，简

直就是浪费纳税人钱财的米虫。

　　有少数言辞激烈者更破口大骂，在回帖里痛斥李天明怠忽职守，在没有充分

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匆匆结束如此重大的恶性案件，结果差点就让真凶逍遥法

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堪称是色魔「帮凶」，不但应该立刻引咎辞职，还

应该公开向全市市民道歉云云。

　　「反了！反了……你们这群屁民！真他妈是无法无天了！」

　　李天明怒骂了一句：心烦意乱的「啪」的关掉电脑萤幕，狠狠抽了几口烟。

　　烟雾袅袅中，他翻阅着桌上堆着的厚厚卷宗，全部都是关于色魔一案的资料

和档案。他取出专案组提交上来的最新一份报告，大致浏览了一遍。

　　然后他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抓起电话，向秘书吩咐了几句，然后又认真的

重读了起了报告。

　　三分钟后，敲门声响起。

　　「进来！」

　　门被推开，一身警服的石冰兰走了进来。

　　和五天前相比，她的面色更加惨白、憔悴了，就仿佛大病初癒似的，俏脸越

发清瘦，连眼眶都陷下去了一圈，原本清澈灵动的眼眸也布满了血丝。

　　不过，她的身材却还是那么惹火，包裹在警服里的丰满乳房、圆隆小腹，警

裙下层露的修长美腿和耸翘的臀部曲线，都没有任何变化。

　　「局长，您找我有事？」

　　石冰兰敬了个礼，笔挺的站在办公桌前，不卑不亢的问道。

　　「嗯，有一点小事想问你！」李天明吐出一口烟雾，慢悠悠的说，「是关于

五天前的现场的！我看这份报告上说，面包车最后突然爆炸，是因为沈松在被押

送到孙德富墓地的路途中，偷偷将一枚袖珍炸弹塞进了座位缝隙里！」

　　「是这样！」

　　「验尸报告显示，沈松的肛门有被异物撑大的轻微伤痕，还有若干火药残留

物，足以证明他事前将精巧的炸弹藏进自己肛门，以便在被捕时同归于尽！」

　　「是的！」

　　「既然如此，在你们押送他到孙墓的半路上，他为什么不引爆炸弹呢？他双

手虽伏棱反铐，但既然能瞒着你们偷偷从肛门一取出炸弹，要当场引爆也是轻而

易举的呀！」

　　石冰兰沉重的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死了，这件事也许会永远成

为一个谜！」

　　李天明眯起眼睛：「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心里其实是爱着你的，所以并

不忍心取你性命！他延迟了爆炸时间，而且选择在你进入墓地以后才动手发难，

只是想趁混乱给自己制造一个逃跑的机会？」

　　石冰兰紧闭双唇，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李天明掐灭烟蒂，皮笑肉不笑的说：「报告上还说，你击毙沈松后，因为伤

心过度失去理智，又愤怒的向沈松的尸身开了整整六枪！」

　　「是！」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其中有三枪都打在沈松的头部，以至于他的

脑袋被轰得血肉模糊，几乎连原来的样子都辨认不出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石冰兰垂下头说：「我当时完全失控了，对他那张魔鬼一样的丑脸恨到了极

点，所以做出了违反纪律的错误举动……」

　　「不，不，我不是要你解释这个……我关心的是，你一口咬定沈松平时的脸

庞是假的，只不过是一张人皮面具。面具底下才是一张可怕的、伤痕累累了真正

脸孔！可是现在，他的整个脑袋都被轰烂了，这一点根本无法证明！而那张关键

的人皮面具，你又说他亲手烧掉了……」

　　「我说的全都是事实啊，局长！难道您怀疑死掉的这个人不是沈松？」

　　「那倒没有。指纹、毛发的对比都确认了他就是沈松。但是，沈松这个名字

本身只是个符号而已，他真正的身分其实是『阿威』，但『阿威』又是谁呢？他

的大名到底叫什么？具体又是什么身世和背景呢？」

　　石冰兰沉默了片刻，轻声说：「我不清楚！」

　　李天明意味深长的凝视着她：「是不清楚？还是有意隐瞒？」

　　石冰兰霍然抬头：「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这也不是我的意思！」李天明犹如说绕口令般，不紧不慢的

说，「这是我刚才上网看到的，本市网友们发出的质疑！既然沈松是个凭空创造

出来的『假人』，所有的履历资料都是伪造的。阿威则是个『不存在的人』，根

本找不到任何资料。那真人呢？应该如何向公众交代真人的身份？」

　　「交代？还要我交代什么？我只知道色魔就是沈松，而沈松已经死了！其他

的我无话可说！」

　　石冰兰脸色煞白，嘴唇里进出毅然决然的嗓音。

　　李天明干笑一声：「别激动，别激动……我也只是问问而已。嗯……总而言

之，从头到尾都只有你一个人向色魔开枪，并没有旁人帮手？」

　　「对！」

　　「可是当天做的『硝烟反应』测试显示，不仅你有开枪，你姐姐石香兰也开

过枪！」

　　「这个我也解释过了！我姐姐被色魔蛊惑得太深，先是趁我进入墓地时突然

接近沈松，自愿作他的人质，差一点就酿成大祸……然后又在沈松被击毙时，发

疯似的抢过枪企图自尽，幸好我及时推开了她的手，这一枪才没打中她自己！」

　　「嗯，你姐姐的口供也是这么说的……被色魔残酷虐打的受害者余新、还有

孟璇也都做了证明。不过，我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石冰兰的脸唰的胀红了。

　　「这次是您自己的意思呢？还是网民们的意思？」

　　「是我自己的！」李天明这次倒也爽快，又抽了一口烟说，「我想不通石香

兰为什么要自尽？她已经怀孕九个月了，就算有什么想不开，按理说也应该先产

下孩子才会想去寻死的！」

　　石冰兰自嘲的一笑，说：「局长您猜得很对。我就说实话吧，当时我姐姐并

不是要自尽，而是愤怒的要替沈松报仇，所以抓起枪就向我射击。幸好她从没用

过枪，第一发就射偏了。而我也赶紧把枪夺了回来，才没酿成大祸！」

　　李天明半信半疑的说：「是吗？那你一开始干嘛要撒谎？」

　　石冰兰面露痛苦之色，凄然摇头：「您就别问了！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别问

这个了……」

　　这是她第一次以这种恳求的口吻对李天明说话，后者也大感意外，一时间不

知说什么好。

　　谁知更令人意外的还在后面，只听石冰兰又道：「我知道在这个案子中，我

有失职的责任！所以，我想正式辞去刑警队长的职务，希望局长批准！」

　　说着，她从衣袋里摸出了早就准备好的辞职报告，轻轻放在了桌面上。

　　李天明目瞪口呆。自从登上局长宝座后，他最担心、最嫉恨的就是石冰兰，

生怕她有一天抢走自己的位置。但现在她居然辞职了，他反而有些茫然失措。

　　石冰兰淡淡一笑，转身头也不回的走出了局长办公室，并且一直走出了刑警

总局，站到了热闹的马路上。

　　这一刻，她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虽然，胸膛里仍然像压了块大石般沉

重！

　　但是这两种矛盾的情绪却交织在了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感受。

　　夕阳就要落山了！

　　石冰兰挺起本就丰满无比的胸部，神色平静的迎着灿烂的晚霞走去。尽管肚

腹浑圆，走路的姿势也有些不自然，但却没有一个人敢笑她！

　　因为她是【Ｆ市第一警花】！就算不是刑警队长了，这个城市的治安也仍然

需要她守护！

　　霞光仿佛也在为她喝彩，慷慨的铺洒下了一条金光大道。于是她就这样浑身

焕发着动人的光泽，背影慢慢消失在了晚霞中……

【第十三集完】

　　　　　　　　　　　　　　　后记：加戏

　　「ＣＵＴ！」

　　导演一声令下，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开心的欢呼起来。

　　冰（如释重负）：「万岁！终于把最后一个镜头拍完啦！可以回家舒舒服服

睡个觉了！」

　　璇（手舞足蹈）：「耶耶！总算可以去购物了！听说今晚有好多化妆品打折

呢，香姐姐，我们一起去吧？」

　　香：「不去啦，我要赶紧回家喂奶。哎，为了拍这套戏，我可怜的宝贝一口

奶都没吃到，全都贡献给剧组里的色狼啦！」

　　威（干咳一声）：「你说的色狼，不会是我吧？」

　　众女（齐声）：「不是你是谁？真是无赖，藉着演戏吃了我们多少豆腐，下

次我们绝对不会再跟你合作了！」

　　威尴尬。

　　导演（放下手中话筒）：「等一下，大家都别走！赞助商刚刚打来电话，要

求本剧组延迟解散！」

　　众人（惊）：「啊，为什么？不是已经拍完大结局了吗？」

　　导演（装傻）：「大结局？谁说是大结局了？」

　　冰（疑惑）：「我记得上一集结尾明明预告过，本集就是大结局呀！难道我

记错了？」

　　璇（瞪眼）：「没记错！这是我第一次拍ＡＶ，每一集制作上市后，我都有

仔细看的。上一集的的确确预告过本集就是大结局！」

　　导演（擦汗）：「是是是，你们说的很对。可是刚才赞助商说，这套ＡＶ剧

集反响热烈，观众们强烈要求加戏！」

　　香：「故事都已经全部结束啦，男主角都翘了辫子了，还怎么加戏？」

　　导演：「这个嘛，我自有办法修改结局，让男主角死而复生！只要你们肯演

就行！报酬方面尽管放心，大大的有！」

　　璇：「有没有搞错啊？我非常喜欢这个结局，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这很符

合观众审美情趣的，为什么要修改啊？」

　　导演：「这只符合一部分善良观众的情趣。对于他们来说，这套戏看到这里

就好啦。算是我们给他们的一个『和谐版本结局』。」

　　冰（蹙眉）：「这么说，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和谐版本结局』了？」

　　导演点头，走笔如飞，用最快的速度写好了一组分镜头剧本。

　　导演（边写边吼）：「脱光！赶紧都给我脱光！还等什么啊？趁现在人齐，

先拍一场多Ｐ群戏！」

　　威（欢呼）：「导演万岁！赞助商万岁！啦啦啦，美女们，看来我们还是要

继续合作下去啦！」

　　众女给了他一记白眼，不情愿的脱掉了刚穿上没多久的衣服。

　　导演：「ＯＫ，ＡＣＴＩＯＮ！」

　　 《冰峰魔恋（１４）》

＊＊＊＊＊＊＊＊＊＊＊＊＊＊＊＊＊＊＊＊＊＊＊＊＊＊＊＊＊＊＊＊＊＊＊

　　 目录：

　　第６６章　真相是如此残酷

　　第６７章　永堕深渊

　　第６８章　护胸天使

　　第６９章　高潮在警局

　　第７０章　黄雀在后

＊＊＊＊＊＊＊＊＊＊＊＊＊＊＊＊＊＊＊＊＊＊＊＊＊＊＊＊＊＊＊＊＊＊＊

第６６章　真相是如此残酷

　　一阵乌云飘来，遮住了美丽的晚霞。

　　已经是傍晚了。

　　石冰兰漫无目的沿着长街走着，彷彿失去了方向感，不知该到哪里去。

　　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挨着她的身子停下，然后副驾驶位的车门自动打开

了。

　　石冰兰默默无言的坐了进去。

　　门「砰」的关上，轿车稳稳的向前行驶，在车流中灵活的穿来插去。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姐姐下午胎动得厉害，已经送进医院了。医生说看

情形，很有可能今晚就会破羊水，明天就能把小宝宝生下来啦！」

　　余新一边开车，一边眉飞色舞的说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石冰兰却只是疲乏的淡淡一笑：「很好啊，你应该在医院里多陪陪她才是，

怎么还跑出来接我呢？」

　　「因为你也是孕妇啊，也需要照顾！比较起来，你们姐妹俩我反而更不放心

你！」

　　余新耸肩微笑，左手握着方向般，右手指了指石冰兰隆起的小腹。

　　这是一个很轻薄的动作。换了是一年多前，两人刚刚认识时，余新如果敢当

面做出这种举动，换来的一定是毫不客气的怒斥。

　　然而现在，石冰兰却神色如常，没有一丝怒色，彷彿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她伸手掠了一下秀发，缓缓解开了胸前的钮扣，令警服的前襟敞开，露出了

里面的性感黑色胸罩。巨大的罩杯足有Ｇ码，但还是罩不住那对丰满到极点的巨

乳，白皙肥腻的乳肉被罩杯束缚的互相挤压，形成了一道深不见底的乳沟。

　　余新在旁看得双眼放光，嘴里却嚷道：「喂，我现在是在开车啊！你这样子

挑逗我，搞不好会出车祸的！」

　　石冰兰充耳不闻，索性「啪」的一声解开了胸罩的前开扣，将之整个从警服

里拽了出来，随手扔到了后面。

　　顿时，那对硕大无比的丰乳沉甸甸的弹了出来，尽管被左右敞开的警服遮盖

住，分别只露出了半边丰满雪白的大奶子，但看上去却更加诱惑。

　　余新呻吟一声，勉强控制心神目不斜视，驾驶着轿车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恰好遇到红灯停下了。

　　「快把衣服扣好！那边站着个交警，别让他看见了……」

　　「看见就看见好了！我都不怕，你还怕什么？」

　　石冰兰的声音满含讥诮，目光盯着余新的胯下，那里已经高高竖起了帐篷。

　　她侧身弯腰，慢慢趴到了余新大腿上，伸手解开了他的拉链，熟练的将昂扬

勃起的粗大武器释放了出来。

　　跃入眼帘的赫然是一根表皮纹着色彩斑斓图案、棒身凸起四颗入珠的恐怖肉

棒！

　　任何人都看的出，这是一根被手术改造过的阴茎——色魔才有的阴茎！

　　石冰兰目不转睛的望着这根肉棒，双眸流露出复杂的神色，彷彿充满悲哀，

但却一点也不惊奇。

　　五天前那个黑暗黎明发生的事，又如电影般浮现在脑海中。

　 ＊＊＊　　　　＊＊＊　　　　＊＊＊　　　　＊＊＊

　　「轰隆」一声巨响，整辆面包车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火海，照亮了半个天空。

　　「忠平！」

　　石冰兰撕心裂肺的惨叫着，原本虚弱的身体蓦地冒出了一股力量，跳起来跌

跌撞撞的向车子奔去。

　　但高温热浪扑面而来，令她无法接近燃烧的车子，更无法打开车门抢救丈夫

了。

　　「危险啊！队长，快回来！」身后传来孟璇的叫声：「苏大哥不在车里，那

只是一辆空车！」

　　石冰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转头失声说：「什么？空……空车？」

　　孟璇艰难的点了点头，由于车子爆炸时她距离较近，搞得满头满脸都是尘土

灰烬。不过幸好她当时是在地上爬行，因此并没有被炸伤。

　　石冰兰愕然。她明明看见丈夫遵照自己命令，躲进车里暂避色魔袭击，怎么

会变成空车了呢？

　　不过她转念一想，在色魔转身逼近时，她并未注意到面包车这边的情形，之

后更是全神贯注开枪射击色魔，丈夫当然有可能乘此空隙，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另

一边车门离开。

　　「忠平他……他真的没死？」石冰兰霎时提起了无穷希望，激动地说：「那

他跑到哪里去了？」

　　孟璇没有回答，奋力想要支撑起身体，但大概腿伤得太重，摇晃了一下又摔

倒在地。

　　「小璇，你没事吧？」

　　石冰兰忙快步上前搀扶，弯腰刚接触到孟璇的手臂，意想不到的变故猛然间

发生了！

　　孟璇突然娇叱一声，反手刁住了她持枪的右腕，一拖一扭，干净利落的就将

配枪给夺了过来。

　　然后她整个人飞跃而起，闪到了一边，动作之轻灵迅捷，哪里有半点像是受

伤的人？

　　石冰兰猝不及防，骇然道：「小璇，你疯了吗？干嘛抢我的枪？」

　　孟璇冷哼一声，仍是一言不发，圆圆的苹果脸上流露出一种很陌生的表情。

　　「啪！啪！啪！」

　　拍巴掌声由身后响起。石冰兰循声回头，只见燃烧的车辆后面不远处的斜坡

阴影里，有个熟悉的身影不紧不慢的走了过来。

　　余新！这个人竟是余新！

　　石冰兰惊骇的瞪大双眼，就像是见了鬼一样张惶失措。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转

头望向倒毙在地的色魔尸体……然后她再转过头瞪着余新……然后再望着色魔尸

体……然后又是余新……又是尸体……一张是佈满了烧伤疤痕的可怖脸庞……一

张是皮笑肉不笑、冷酷而下流的正常人脸庞……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那张正常人的脸庞，不是人造面具制作的吗？揭开这

层假面具，才应该看到那伤痕累累的丑脸啊！

　　石冰兰的大脑一片混乱，足足呆了十秒钟，才突然醒悟过来，想到了一个无

比可怕的骇人真相！

　　她飞步奔到倒毙于地的「色魔」尸体边，蹲下身仔细看着那张恐怖的丑脸。

借助燃烧的火光和黎明的微光，她终于发现了这张脸和之前见惯的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眼睛！

　　人虽然已经死了，可是这双眼睛却彷彿仍然活着，睁得大大瞪着天空，目光

中充满了数不清的痛苦、悲哀和不甘心，以及一种久违了的亲切熟悉感！

　　石冰兰全身都在发抖，双膝无力的跪倒在尸体旁，颤抖的伸出双手摸上了这

丑陋的脸庞。

　　从额头、到面颊、到下巴、到脖子……仔仔细细的摸了两遍后，她终于在脖

子和肩膀之间的位置上，摸到了一些异样的触感。

　　半分钟后，奇迹出现了！

　　一张薄薄的人皮面具，从尸体的头部褪了下来，露出了里面的庐山真面目！

　　苏忠平！

　　原来这倒毙于地的牺牲者并不是色魔，竟是苏忠平！

　　戴着人皮面具的苏忠平！

　　只见他死不瞑目，嘴巴却被强力透明胶牢牢的封住，难怪刚才连叫都叫不出

来了，只能发出野兽般的嘶吼声。

　　也难怪他在向她走来时，曾经拚命抓扯脖子，又做出一些奇怪的手势。那明

明是想将面具扯掉，并且告诉她真相啊，然而她却误以为这是色魔想要掐死她！

　　也难怪姐姐会悲伤的提醒：「别开枪！你会后悔的……」

　　「忠平！」

　　石冰兰再次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热泪夺眶而出。

　　她击毙的不是色魔，是丈夫！

　　她居然亲手击毙了最爱的丈夫！

　　世上还有什么悲剧能比这个更悲惨呢？霎时间，石冰兰只觉得天地之间一片

黑暗，几乎有种想立刻举枪自尽的念头！

　　但可悲的是，她连枪都被人夺走了，就算想自杀也无能为力！

　　一股心如死灰的绝望感弥漫到四肢百骸，石冰兰拚命摇晃着丈夫的遗体，泣

不成声的一声声喊叫着他的名字，那情形就算铁石心肠的人看了也会为之动容，

忍不住心酸落泪。

　　余新却是个例外。他冷眼旁观着眼前的这一幕，心中充满了残酷的快意和自

得。

　　精心佈置的计划终于成功了！这全靠他有一个机灵的大脑，懂得用『逆势思

维』来处理问题。

　　对他来说，『阿威』才是他的本名，『余新』不过是一个凭空创造出来的假

身分，那张平时出现在人前的脸，当然也是假面孔——至少在今年之前都是！

　　他原本发誓，要等到大仇得报、并彻底征服石家姐妹之后，才会接受整容手

术，恢复正常人的脸孔。但魔窟起火、石冰兰成功脱逃后，这一切就都变了。

　　那场大火令余新身上多处被烧伤，也改变了他原本根深蒂固的念头。逃到安

全所在地后，他立刻花重金从美国请来了最好的整容医生，悄悄来到Ｆ市，提前

将丑陋不堪的脸庞整治好了——当然，是照着「余新」的模样来整治的！

　　于是，「假脸」就这样变成了「真脸」｜｜所以那晚石冰兰在黑暗之中，偷

偷用头发检测他是否戴了人皮面具时，他才能感觉到麻痒，从而瞒过了石冰兰的

测试。

　　其实，如果当时石冰兰再认真检查那张脸的话，就会发现有手术疤痕未曾痊

愈的痕迹，从而很容易就推测出真相。但她毕竟存有「先入为主」的想法，只顾

着琢磨对方到底有没有戴人皮面具，却忘了根本不需要面具，人也可以通过整容

来达到伪装的目的。

　　而这，还只是阿威的第一步伪装。

　　第二步伪装，是他反其道而行之，又定做了一张人皮面具。不过面具的模型

用的是他从前那张伤痕累累的丑脸。

　　从前，他的「真身」是丑脸阿威，以「假面具」出现时就是余新。

　　之后，他的「真身」是余新，以「假面具」出现时才是阿威！

　　这真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心理圈套！阿威起初还担心会被识破，因此即便洞房

亲热时，也坚持穿着背心，并且在被孟璇咬伤处扎着绷带，主要就是为了避免全

裸出现，以便用这些布料、带子巧妙掩饰面具和身体的接口痕迹。

　　「恶魔，我跟你拚了！」

　　一败涂地的石冰兰披头散发，淒厉嘶叫着撑起身体，张开双臂向余新扑了过

去。

　　余新敏捷的侧身闪开，嘴里发出轻薄的笑声。

　　「啊呦，小心一点啊……小心！别惊动了胎气！」

　　石冰兰双目通红，根本早已感觉不到肚腹的疼痛了，势若疯虎般再次扑向余

新，那架势显然是连命都不要了。

　　然而眼前突然人影一晃，孟璇从斜刺里抢出，伸臂拦腰抱住了石冰兰。

　　「放开我！放开我！」

　　石冰兰怒叫挣扎，但她有孕在身，气力也早已衰竭，因此怎么也挣不脱孟璇

的控制。

　　余新脸一沉，冷然说：「敬酒不吃吃罚酒！小璇，别跟她客气了！只要别打

肚子就行！」

　　孟璇应了声「是」，双手分别抓住石冰兰左右臂膀，运力一拉一扯，只听「

卡卡」两声响，已经将关节给扭脱了臼。

　　石冰兰痛的几乎昏厥，不单双臂立刻软垂，丧失了攻击能力，就连浑身残存

的体力也都透支到了极限，「咕咚」重新跌坐于地，再也爬不起来了。

　　「这是为什么？小璇……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她瞪着孟璇厉声喊着，声音充满了不解、悲伤、痛苦和失望，显然无论如何

都想不通这个女下属为何会死心塌地的甘做色魔帮凶，更想不通自己为何丝毫没

有察觉。

　　孟璇的神色十分鄙夷：「你不明白原因？到现在都不明白？」

　　石冰兰若有所悟，淒然道：「几个小时前，你还亲口说你恨他的！难道你是

在骗我？难道你……你也像我姐姐那样，被虐待得习惯了，反而离不开他了？」

　　孟璇摇摇头，一字一句的说：「我没骗你，我是恨他！可我还是会帮他的，

因为我更恨你！石大奶你现在知道了吗？我虽然恨他，但我更恨你！」

　　最后这句话她也是声嘶力竭的喊出来的，就彷彿是从灵魂深处爆发的炸弹，

将浓浓的恨意洒遍了天地。

　　石冰兰惊呆了，实在搞不懂这股恨意从何而来。她一直认为，自己对这个女

下属已经够好了，甚至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就连曾经被孟璇出卖的惨痛经历，她

都没有计较过，为什么孟璇非但没有感激，反而更恨自己呢？

　　余新在旁嘿嘿一笑，说道：「小璇，石大奶一向胸大无脑，根本就不理解你

说的话。你就好好解释给她听，让她输得心服口服吧！」

　　说完他竟哼着小调转身走了开去，显然对孟璇的真正心思早已了如指掌了。

　　石冰兰的心沉到了脚底，忽然间隐约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输了。

　　只听孟璇的嗓音低沉的响起：「好，就让你死个明白吧！其实我一开始并没

有骗你，我是真心诚意的想帮你抓住色魔。一直到昨天晚上婚礼举行之前，我都

是站在你这边的！」

　　石冰兰更加不解了。她也相信孟璇并不是蓄谋已久，否则不可能自始至终都

没发现破绽的。

　　「那你为什么一夜之间突然变了，重新倒向色魔？」

　　「因为我突然发现你在欺骗我！你，还有王宇，串通起来欺骗我！」

　　孟璇泪流满面，跪倒在地，挥拳猛击着地上的泥土，彷彿想将满腔的愤懑和

痛苦发泄出来。

　　「王宇明明已经恢复正常了，为什么不让我知道？你们俩一个是我曾经最尊

敬的上司，一个是我最爱的爱人，可你们却联手瞒着我！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

是一个可怜的傻瓜，任凭你们戏弄吗？」

　　「不，不是的！小璇你听我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孟璇打断了她的话，嘲讽的说：「是

因为王宇坚持要隐瞒，你只好“违心”的同意了，对吧？我孟璇可是有历史污点

的哦，既然能出卖你石大奶一次，当然也就能出卖第二次。只有他王宇，才是永

远如一、永远对你忠心耿耿、永远值得信任和言听计从的好伴侣！」

　　石冰兰的心抽紧了。在她印象中，孟璇从未用如此尖刻的语气谈论过王宇。

可见这小女警的的确确是伤透了心，也难怪会一怒之下重投黑暗了。

　　「你听我说，小璇！我们绝对不是不信任你，而是……唉，如果你知道王宇

恢复了，情绪一定难以掩饰，很容易就会被狡猾的色魔察觉……」

　　「所以你们就要瞒着我，好拿我做饵钓出色魔！所以你们就一点也不管我的

感受了，是吧？」

　　孟璇冷笑一声，眼圈又红了，拉开嗓子高声痛斥起来。

　　「你们这样子跟色魔又有什么区别？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已经够可恶

了！而你呢，石大奶！你是为了破案不择手段！看一看你怎么对待苏忠平就知道

了……什么亲情、爱情、婚姻、友谊，对你来说都是可以牺牲、可以放弃的……

你根本就不是人！你比色魔还要可恶一千倍！」

　　石冰兰无言以对。孟璇的话就像鞭子一样，句句都抽中了她的要害，令她更

加痛不欲生。

　　「是我考虑欠妥，可是小璇你……你也不能因此就弃明投暗呀！你这么做，

对王宇也是巨大的伤害。色魔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伤害就伤害好了！这个负心汉，我过去对他实在太好了，所以他才会一点

都不懂珍惜！」

　　孟璇满脸寒霜的说，双眼已经毫无感情，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提到爱人，

就会从眼睛里可爱的笑出来。

　　「其实，我还是有给你们机会的。就在昨晚，我又最后考验了你们一次！可

惜，你们的表现比我预料的更恶劣，眼睁睁放走了这最后的机会……」

　　石冰兰先是愕然，但马上恍然大悟，失声说：「你那时药效发作，就是为了

考验我们？」

　　「对！我在酒席上喝了很多酒，又偷偷跑出来给自己注射了一针药物。我原

本的目的只是为了麻醉自己，让自己不要这么痛苦……如果，王宇对我还有哪怕

一点点的感情，哪怕一点点的同情心，如果你真的像你平常标榜的那样，把我当

作你的亲妹妹一样疼爱，你们都不会故意不予理睬，任凭我被色魔糟蹋的！」

　　孟璇说到这里，双肩一耸，像个委屈的小女孩一般号啕大哭起来。这一瞬间

的她是那么的软弱、无助、稚气和天真，彷彿又恢复成过去的孟璇了。

　　石冰兰看在眼里，又是伤痛，又是懊恼。她现在才开始真正感觉到，自己和

王宇错得多么厉害。

　　昨晚孟璇药效发作的最厉害的时候，曾经紧闭眼睛哭着恳求「快上我」。现

在回想起来，这句话明明就是对王宇说的！是一个女性抛弃所有尊严后，发出的

蕴含最深感情的呐喊。然而她当时居然没有听出来！

　　王宇也没有听出来，或许，他虽然听出来了，但却假装听不懂，仍然假扮是

一个智力退化的白痴，拒绝与孟璇发生关系。

　　无奈之下，石冰兰只得主动「建议」色魔亲自下场。虽然这是出于好心，但

却令孟璇心中最后一丝情感也都冷却了！爱情的火焰，就在那一刻从她眼睛里熄

灭。

　　「现在你该明白了吧？石大奶……不是我自己愿意重新倒向色魔的，是你！

你和王宇！你们自己硬把我推到色魔怀里的！」

　　孟璇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就像把积蓄胸中的愤懑一吐而光似的，感到说不

出的畅快。她放声大笑起来，然而笑着笑着，却又有眼泪不受控制的流下来。

　　「什么事这么好笑啊？说出来让我也笑笑！」

　　听到余新的声音从远方传来，孟璇立刻擦干了眼泪，站起身垂手而立，那模

样活脱脱是个标准的女仆，正恭顺的等待主人下达命令。

　　石冰兰也强忍住眼泪，转头望去，只见余新正从墓地里推出了一辆平板车，

车上躺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正是刚才她见到的沈松！

　　石冰兰心中淒然，她原本还想救出这个勇于反抗黑暗的男人的，但现在，恐

怕连自己也难逃被囚的命运！而且是永远的被囚，再也没有机会反败为胜了！

　　平板车推到了身前，「啪嗒」一声，沈松的身躯重重摔在地上，发出微弱的

呻吟声。

　　「小璇，你去照顾一下香兰！」余新拍了拍手掌的灰尘，吩咐道，「等她精

神好一点了，就把她也带到这里来！」

　　孟璇点头答应，转身默默离去了。

　　余新掏出打火机，点燃香烟，美滋滋的抽了一口。

　　他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望着石冰兰，这个匍匐在脚边的巨乳女警，虽然此刻还

是一副倔强不屈的模样，但事实上已经完全被击垮了！他已经看透了她的外强中

乾、她的色厉内荏、她丰硕胸部里面那颗脆弱的心、以及她的一切一切弱点。

　　「听完了小璇的倾诉，想不想听一听我的啊？嗯？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能

拆穿你的计谋？」

　　余新吐出袅袅烟雾，用胜利者的口吻无情羞辱着石冰兰。

　　石冰兰怒目而视：「有屁就放！」

　　阿威不以为意，笑嘻嘻的说：「我知道你想知道的，所以我就大方一点，主

动告诉你吧！嘿，我能及时拆穿你的计谋，说起来至少一半是这家伙的功劳！」

　　他边说，边抬脚踢了一下倒卧的沈松。

　　石冰兰茫然不解。是沈松冒险寄来了那封电子邮件，透露出『原罪』和解方

的秘密，她才能设法治好王宇的。现在为什么色魔又说沈松为他立了一半功劳？

　　余新笑了笑，详尽的解说了起来。

　　「这家伙忘恩负义，本来说好了替我研究“原罪”，但他居然食碗面、翻碗

底，暗中想找到我就是色魔的证据……可惜他并不擅长做这种活，结果反而被我

及时发现、及时控制住了！我把他关在隐秘地方，狠狠毒打了一顿，逼他继续替

我研究药物，但他说什么也不肯，还每天对我破口大骂！」

　　石冰兰含泪怒视说：「沈医生是个好人……我真后侮没有早点把他介绍给姐

姐。如果姐姐早一点嫁给他，今天也就绝对不会受你蛊惑了！」

　　阿威哑然失笑：「只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买的……」

　　「沈松被我打得急了，有一天突然脱口而出的怒骂，『我已经把药方连同解

药都电邮给石队长了！失去记忆的受害者会全部恢复，她一定能从中问出线索抓

到你的，你就等着上刑场吧！』这几句话令我大吃一惊，我赶紧设法套出他的话，

这才了解到形势不妙！」

　　「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我囚禁好多天了。如果电邮真的早就寄给你石大奶了，

警方很快就能照配方制作出解药，那王宇就应该一早恢复记忆了啊！为什么小璇

向我汇报时提都没有提过呢？」

　　「看来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小璇弃暗投明了，已经成为你们埋伏在我身

边的棋子。还有一种可能是，王宇虽然康复了，但却有意的隐瞒小璇，一天到晚

装痴装呆，把她也蒙在了鼓里！」

　　余新说到这里，心中不禁暗叫侥倖。假如不是沈松无意中说漏了嘴的话，说

不定现在一败涂地的就是自己了。

　　当时他是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心想：无论是两种可能中的哪一种，都意味着

孟璇已经不再可靠了，很有可能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成为了对方控制的一枚棋子，

而她提供的情报当然也都毫无价值可言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沈松发出的是匿名电邮，石冰兰并不知道「罪人」的真

正身分，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他已经落入自己掌握。

　　所以，「王宇康复」这件事，石冰兰必然将保密工作做到十足。她绝对想不

到，就凭着沈松不慎泄漏的几句话，事情的真相就已被对手猜测、推理了出来。

　　……

　　假如，能好好的利用这一点，将计就计的设下陷阱，也许反而能收到奇兵之

效也不一定呢！

　　这想法令余新精神大振，不动声色的展开了部署。

　　平时他仍旧保持着与孟璇的日常联系，假意询问各种线索，语气也跟之前一

样毫无异常。但实际上，他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心，每次通话都使用不同的手机

号码，而且尽快收线，绝对不留任何「尾巴」给对方。

　　到了昨晚，早在婚礼尚未开始时，余新就已在暗中观察孟璇和王宇的一举一

动了。

　　一个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每当王宇做出天真烂漫的儿童模样，在酒席周围跑跑跳跳、吵吵嚷嚷时，孟

璇总是连哄带骗的立刻制止，有时候还会板起脸来训斥几句，就像尽职的母亲一

样，随时纠正着孩子的错误举止。

　　——如果孟璇已经知道王宇康复了，她应该精心配合他演戏才对，怎么会反

而阻止他呢？

　　——就算是一种「另类」的演戏吧，也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尤其这小女警是

如此深爱王宇，更不可能做出这种有损男人面子的蠢举！除非，她并未把此刻的

他当作男人，仍然以为他是无知的孩子！

　　余新的眼睛亮了。虽然这个判断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未必有百分百把握，但

事到临头，已经没有时间瞻前顾后了！

　　他决定豪赌一把！

　　于是，余新静静的等待着时机。当婚礼进行到一半时，石冰兰离开大厅去补

妆，他趁机挨近孟璇，将她拉到旁边耳语了一番。

　　他说话的时候手持酒杯，频频辅助以喝酒的手势，旁人看了都以为这位新郎

官在交代伴娘如何替新娘挡酒，所以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全都一笑了之。

　　耳语完毕后，马上就有客人过来敬酒，还笑着打趣说：「新郎官在面授机宜

啊！来来来，让我看看有没有效果？」

　　余新还没答腔，孟璇已二话不说的主动跟客人碰了一下杯，仰头将酒一饮而

尽，博得周围一阵掌声。她喝酒的样子虽然豪爽，但神色明显已有异于平时。

　　然而包括刑警总局的同事们在内，没有一个人发现她的异常。因为所有人的

视线都集中在返回大厅的石冰兰身上！

　　这性感美丽的新娘才是今晚的主角！才是这里万众瞩目的焦点！

　　接下来是又一轮的敬酒。余新笑容满面的拖着新娘和伴娘，一桌一桌的敬了

过去，很快就来到了刑警总局这一桌。

　　「恭喜啊，恭喜……我们警界最漂亮的第一警花，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第

二春！」

　　李天明端着酒杯站起，大大咧咧的恭维着，眼光却不老实的直盯着石冰兰半

透明婚纱中若隐若现的浑圆肉球。

　　「谢谢！」

　　石冰兰淡淡一笑，举杯抿了一小口，手臂巧妙的挡住了对方的视线。

　　「同喜、同喜……多谢李局长和诸位今晚来捧场啊！」

　　余新微笑着，不卑不亢的与警察们应酬，一只手始终揽着石冰兰的腰部，既

像是在保护她，又像是在宣示着自己对这巨乳女警的主权！

　　两人挨个向众警察敬酒，不知不觉走到了王宇身边。

　　「祝阿姨和叔叔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王宇端着一杯可乐叫嚷，手舞足蹈的样子，看上去彷彿十分开心，丝毫也没

有反感、悲伤的模样。

　　「谢谢，谢谢小朋友！」

　　余新被逗的呵呵笑，也跟王宇碰了一下杯，然后就揽着石冰兰转过身，继续

跟其他人敬酒了。

　　这时候夫妻俩正好是背对王宇而立，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余新搂着石冰

兰的左手悄然向下滑动，落在了她丰满的屁股上，手指轻轻一拨，就将隐藏在婚

裙皱褶中的一条拉链给拽开了。

　　石冰兰身躯微微一抖，但却没有任何阻止的意思，任凭这位新任丈夫放肆。

虽然她看不见自己背后的情形，但臀部已经直接感受到了冰凉的空气，就算是再

没有想像力的人，也都可以想像出此刻的婚裙只有前面完好，后面已经变成了「

开裆裙」。

　　「我再敬大家一杯，感谢你们平时对冰兰的照顾！」

　　余新笑嘻嘻的举杯向众人示意，眼光绝没有回头望一眼，彷彿根本没做出不

轨之举似的，神色如常的与警察们再次一一碰杯。

　　不过他眼角的余光却瞥向孟璇。果然不出所料，这小女警的目光正瞪着自己

身后，牙齿紧紧咬住了嘴唇，彷彿用了很大力气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失态。

　　「你知道小璇当时看到了什么吗？哈，哈……谅你也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

你，就是因为看了那一眼，她百分百相信我没骗她，王宇的的确确已经康复！」

　　余新一边侃侃而谈，一边吞云吐雾，抽完了一支烟，又点燃了第二支。

　　石冰兰厌恶的转头避开烟雾，但却忍不住问道：「小璇看到了什么？是王宇

他……露出了破绽？」

　　余新放声大笑：「一猜就中！王宇看到你裸露出光溜溜的大屁股，兴奋得当

场流出了鼻血，还色瞇瞇的舔嘴唇……这些不堪入目的表情都被小璇看到了，所

以才识破了他……哈哈哈……」

　　石冰兰听出他是在奚落自己，满脸通红的“呸”了一口，怒道：「王宇不是

这种人！他对我根本就没有邪念！根本没有！」

　　余新耸耸肩：「很对，他是进化成超凡脱俗的圣人了，对你没有邪念！但也

就是因为太没有邪念了，表现的太彬彬有礼了，所以才把他自己给暴露了！」

　　石冰兰愕然不解。

　　「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唉，你的脑筋又退化了……果然是奶子越丰

满，头脑就越简单！」

　　余新一脸惋惜的叹着气，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击对手的机会。他要这巨乳女警

反覆接受『胸大无脑』的暗示，从而严重削弱她反抗的本能和信心。

　　「我问你，一个活泼好动、好奇心旺盛的小男孩，突然看到有个阿姨光屁股

站在自己面前，他的本能反应会是怎样呢？是马上叫嚷“阿姨露屁屁了”呢？还

是像绅士般体贴的站到阿姨身后，主动用身体替她“遮丑”呢？」

　　石冰兰恍然大悟，感动的泪水涌入了眼眶。

　　她并不怪王宇千虑一失。这个忠心耿耿的下属，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她

不受伤害。在当时那种情形下，将她奉为女神的王宇是无论如何不肯大声叫嚷、

令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丑的。他只会默默地守护着她，拚足全力令她免遭更多人

视奸。

　　但也正因为如此，孟璇在余新的事先提醒下，将王宇的反应瞧在了眼中。虽

然她的心思较单纯，但身为警察，基本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并不逊色，不仅将王

宇的动作神态看得一清二楚，就连他眼睛里一闪而逝的对石冰兰强烈的关心、维

护之意，都捕捉了个正着。

　　那一瞬之间，孟璇真正体验到「心已死去」是什么滋味了。她就像当头挨了

一计最沉重的閟棍，将她的信仰、快乐、意志、爱情、是非观和正义感，全都击

成了粉碎！

　　大厅里仍是一片喧闹，欢声笑语不绝。

　　孟璇却连哭都哭不出来了，恍恍忽忽间灵魂彷彿飘飞了起来，离开了这具承

受着巨大痛苦的肉体。

　　她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支撑下去的，也不知道之后婚礼上发生了什么事，只知

道自己在机械的、一杯又一杯的喝酒。

　　不管谁来敬酒，她都大口大口的喝，酒到杯干，犹如江湖女侠般豪气逼人！

　　没人来敬酒，她就自斟自饮，一饮而尽！甚至还主动出去找人拚酒，又笑又

喝，全然不顾仪态。

　　她是多么希望尽快喝醉呀！最好是永远沉醉、永远麻木、永远也不要清醒过

来！

　　可是今晚酒量也都和她作对，彷彿一下子突飞猛进了起来，喝了好多都还没

有玺思。

　　孟璇只好喝得更多、更凶、也更不顾仪态，到后来她甚至悄悄溜进洗手间，

给自己打了一针『原罪』，借助药力发挥后的快感，她坐在马桶上张开双腿忘我

的手淫，一次又一次，体验着那悲痛眼泪和快乐淫汁一起喷发出来的感觉……

　　然而如此激烈的动作非但没有减轻孟璇的痛苦，反而令她更加空虚、更加心

死如灰。

　　她只能回到大厅里，继续狂吞豪饮，直到酒意终于涌了上来，烂醉如泥的倒

在了一边……

　　等酒意稍微减退后，孟璇发现自己来到了余新家里。这时候药效被酒精催动

后，更加猛烈十倍的发作了出来。但靠手淫已经无济于事了，必须依靠男人真刀

真枪的「硬功夫」，才能减轻这欲火焚身的苦况。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石冰兰、王宇和余新之间的对话。

　　王宇的不肯施救，石冰兰的「无耻建议」，她全都听到了耳中！而她持续很

久的满腔愤怒，也终于如火山一样全面爆发了！

　　这是极度的愤怒！也是极度的仇恨！

　　她从来没有这样恨过一个人！仇恨就像毒蛇似的，完全吞噬了她最后一丝善

良……

　　「这之后的事，你应该能猜的八九不离十啦，我就省点口舌不说了！」

　　余新说完吐出最后一口烟，然后将烟蒂抛落地面，用脚踩灭了。

　　石冰兰失神的望着这一切，恍惚感觉他踩灭的并不是烟蒂，而是残存的希望

火种！

　　她现在当然明白了，就在自己和王宇躲在客房里秘密商量时，余新和孟璇也

在客厅里完成了结合——不仅是肉体上的媾和，也是黑暗心灵的彼此结合！

　　孟璇发出毫无顾忌的夸张叫床声，一方面固然是的确很爽，另一方面也是为

了掩盖住余新的耳语声，以免被窃听。

　　虽然不知道余新当时到底说了什么，但石冰兰完全可以想像，那必定是一个

完整的引蛇出洞计划。可笑她自以为算计了对方，结果却懵然未觉一直都在对方

算计之中，而且每一步都按照对方设定好的剧本来表演！

　　「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是不是早就猜到我会向你逼问母亲的遗体，自己跑到

墓地来？」

　　「那倒没有。我原本的计划是由我本人亲自杀掉苏忠平的！就在你们押送我

去警局的路上，我会和孟璇联手上演一剧精彩大戏，由我“正当防卫”袭杀苏忠

平！而她则是我的证人，到时候会告诉你的同事们，你们夫妻有被害妄想症，想

用假离婚的方式潜入我身边害我……」

　　阿威说到这里，忍俊不禁的狂笑了起来。

　　「谁知道你自己竟然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好啊，你不是要找母亲的遗

体吗？我就乖乖把你带来了，让你如愿以偿！」

　　石冰兰闭上双眼，侮恨莫及。她自然能猜想到刚才发生的情形，当她独自进

入墓地后，孟璇就突然发难，打晕了苏忠平，放出了色魔。然后两人一起努力，

将伤痕累累的假面具固定在苏忠平头上。

　　等石冰兰走出墓地的脚步声传来时，整个行动最精彩的一幕开始了——孟璇

假装腿伤倒地，而阿威则用冷水泼醒了苏忠平，并故意让他握住了一把尖刀做武

器，两人就这么「殊死搏斗」起来。

　　一切都正如预料的那样，由于现场气氛十分紧张，石冰兰无暇仔细观察就开

了枪，结果活生生的将苏忠平当场击毙。

　　「我不会饶了你的！我一定会要你血债血偿！」

　　悲愤的嗓音自石冰兰唇齿间迸出，但却是那么的软弱无力。同样的话，她过

去已经在魔窟里说过太多次了，多到早已成为笑柄。

　　余新用一种怜悯的眼光看着她，彷彿连嘲笑的功夫都懒得做了，摊摊手叹息

了一声。

　　「小冰，你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痛心疾首的喊声从身后响起。

　　石冰兰抬头一看，姐姐正在孟璇的搀扶下，一步一颤的走到了身边。

　　「姐姐，执迷不悟的是你！你们跟这恶魔串通勾结，这辈子会有报应的！」

　　石冰兰哽咽着痛斥，尽管今晚已经惨败，但她仍然希望能唤醒姐姐的一丝天

良，所以特意用『报应』来提醒。

　　然而这一招却毫不管用，反而成为激化问题的催化剂。

　　「你还要说这种话？你……你给我闭嘴！」

　　石香兰一向温柔的俏脸上，居然也泛起了怒色，气急败坏的抢上两步，吃力

的弯腰抡起巴掌，「啪」的给了妹妹一记耳光！

　　石冰兰手捂脸庞惊呆了。这还是从小到大，她第一次看到姐姐发这么大的脾

气，也是第一次被疼爱的姐姐掌掴。

　　「你太任性了！就为了能破案，你不惜一切代价，结果被你害死了多少人？

难道你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很自私、很冷血吗？」

　　「我……我自私？我冷血？」

　　石冰兰声音发颤，全身都哆嗦了起来。长姐如母，自从长辈悉数去世后，她

内心深处一直把姐姐当成半个母亲。当姐姐罕有的动了真怒时，她的气势顿时被

压了下去。虽然明知道姐姐说的不对，却无法予以反驳。

　　「难道不是吗？从小到大，姐姐唯一只在昨晚求过你一件事，你也赌咒发誓

答应了姐姐，可是一转眼就又反悔了！你的心是不是铁石做的啊？为什么能这样

伤害你的亲姐姐？」

　　石香兰说得泪流满面，控制不住的抽泣了起来，显得伤心欲绝。

　　「我这是为你好啊，姐姐……」

　　石冰兰惶恐的才说了一半，就被怒叱声打断了。

　　「别叫我姐姐！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

　　石香兰目泛泪光，越说越气，彷彿所有情绪全都集中在这一刻爆发了出来，

令她与之前的自己判若两人。

　　「为我好？呵呵呵，你算了吧……主人本来早就改邪归正了，这几个月再没

有犯过罪，这些你都心知肚明的，为什么你还是不肯放过他？就为了维护所谓的

法律尊严？还是因为立功心切，想要重新树立你疾恶如仇的女英雄形象，刷新你

【Ｆ市第一警花】的响亮名声啊？」

　　「不！我不是因为这个……」

　　石冰兰含泪拚命摇头，但是辩解的语气却软弱无力。她扪心自问，姐姐的话

可谓一针见血，自己心里确实多多少少存在『立功』的念头。

　　「那你是因为什么？嫌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为了对抗主人，被你连累的人还

不够多吗？小苗苗、苏忠平都是因你而死。王宇、沈松也因为帮你才会落到现在

的下场……你每反抗一次，就会多一个牺牲品。你到底要反抗多少次、牺牲多少

人才会觉悟？」

　　姐姐的话就像鞭子似的，一鞭比一鞭狠，全都抽中了石冰兰心灵中最痛的伤

疤。

　　她神色惨然，抽噎着说：「我也不想他们这样……可是，我从进入警局的第

一天起，就曾对着警徽立过誓，绝不让任何一个罪犯逍遥法外……」

　　「可他不是一般的罪犯呀！」石香兰悲痛地说：「他是你姐姐的主人、你的

丈夫、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他是真正打算洗手不干，和我们俩永远平静的生活

下去的……你就不能法外施恩，为自己的亲人破例这一回？」

　　「我……」

　　石冰兰心乱如麻。这么多年来姐姐一向很少替她拿主意，可也正因为如此，

只要姐姐发话了，在她心中的份量就会非常重，足以对她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真的……要听姐姐的话吗？违背自己的信念，包庇色魔，从此乖乖做他

的性奴，来换取姐妹俩的『幸福』？

　　余新在旁敏锐的注意到了她矛盾的眼神，干咳一声，缓缓说道：「冰奴，虽

然你不守信用在先，可我仍然愿意兑现对你的承诺——从你嫁给我的昨天开始，

变态色魔就永远消失了——区别只在于消失的方式！如果你选择捉拿我归案，一

切就是以悲剧的形式完结。如果你选择妥协让我逍遥法外，我们将拥有大团圆的

喜剧结局！」

　　他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以喜剧方式消失的色

魔绝不会再重现世上！这是我的承诺……如果将来你发现我违背了承诺，你随时

可以再把我绳之以法！」

　　石冰兰的心再次动摇了！从未有一刻像现在这样，她执着固守的那些基本价

值观、法律观和理想信念，都在黑暗的诱惑中摇摇欲坠。

　　可是想起枉死的丈夫，她又满腔愤恨，半晌才咬牙切齿的说：「如果你没有

设下圈套，骗我误杀了忠平，也许我会答应你的……但是现在，只有让你接受法

律的制裁，才能对得起他的在天之灵……」

　　余新轻轻一笑：「说来说去，你还是死抱着法律的教条想不开！如果今天犯

罪的不是我，而是……嗯，比如说你姐姐！你还能这么坚定的维护信念，也把她

送上刑场吗？」

　　「我姐姐不会犯罪的！不许你拿她做比喻……」

　　「是吗？」

　　余新意味深长的说着，脸上又露出嘲讽的笑容，对着石香兰比了个手势。

　　石香兰脸色顿时苍白，但还是勇敢的点了下头，冷冷说道：「小冰你错了！

姐姐也会犯罪的，而且还是死罪……」

　　她边说边伸出手。身旁的孟璇立刻将配枪上膛，放到了她掌中。

　　这是石冰兰刚刚错杀了苏忠平的那把枪。沉重的配枪，握在石香兰手中连拿

都拿不稳，全靠孟璇帮助托住她的手腕才没有跌落下来。

　　乌黑的枪口缓缓调转，对准了倒在地上的沈松。

　　石冰兰霎时明白了过来，大惊失色道：「不！姐姐你不能这么做！千万不能

啊……」

　　「开枪！」

　　余新一边喝令一边取出手机，打开拍摄功能，双眼闪动出残忍兴奋的光芒。

　　石香兰瞪大眼，吃力的将枪口瞄准沈松的脑袋，颤抖着手指扣动了扳机。

　　「砰！」

　　轰鸣声中，强大的后挫力将石香兰几乎整个人推了出去，配枪也失手滑脱，

幸好孟璇伸臂扶住了她，才没有失去平衡的摔倒。

　　「沈松！」

　　石冰兰惊恐得大叫一声，定睛看去，这一枪只击中沈松的腹部。显然是姐姐

扣扳机的瞬间，手腕发抖被震开了。

　　但子弹毕竟击中了血肉之驱，沈松已经痛得弯腰缩背，鲜血汨汨淌了出来。

　　「没打中，再来！」

　　残酷的命令声中，石香兰咬牙挣扎着站稳身体，重新端起配枪，瞄准了沈松

的后脑再次扣动扳机！

　　「砰！」

　　枪声响彻大地，沈松的右肩应声轰出了一个血洞，更多的血水狂涌而出。

　　这一枪仍然打歪了！石香兰也仍然震得跟跄后退，配枪脱手飞出。

　　但她只稍微喘息了几口，就再次接过孟璇检起递来的配枪，用两只手一起握

住。

　　「姐姐！快住手……你不能杀他！他是无辜的……姐姐！」

　　石冰兰歇斯底里般狂叫，在地上翻滚着，想要阻止姐姐再次开枪。

　　然而余新一脚踹下，狠狠踩中了她的左足，令她无法再前进半尺。

　　「砰！」

　　震耳欲聋的枪声中，沈松右胸中弹，发出悲惨的痛呼声。

　　「香兰……你……你……为什么……啊……为什么……」

　　年轻的医生口鼻呛血，神色充满怀疑和惊讶，彷彿无法相信仰慕已久的石香

兰竟会开枪轰击自己！

　　石香兰的眼泪流了下来，脸上的神色是如此愧疚、如此哀伤，彷彿再也不忍

心多开一枪了。

　　石冰兰心中燃起希望，苦苦哀求说：「求你听我一句，姐姐！现在停手还来

得及……」

　　「太晚了！」

　　石香兰突然尖叫起来，蹲下身将枪口直接顶住沈松的太阳穴，毅然扣动了扳

机！

　　「砰！」

　　天空为之震颤！

　　鲜血和脑浆一起喷洒而出，溅得石香兰满脸都是红白液体，看上去是那样的

可怕和陌生！

　　「不！」

　　石冰兰双眼发黑，几乎昏了过去！就算是刚才亲手杀了苏忠平，她的叫声都

不如此刻淒惨。

　　硝烟散尽，只见沈松脑骨洞穿，双眼翻白，已经英魂归天！

　　这一枪总算打中了！

　　石香兰长长吁了口气，双腿一软，整个人虚脱在孟璇怀中。

　　余新哈哈大笑：「做得好！香兰，你今天的表现一百分！」

　　「谢谢……主人夸奖！」

　　石香兰疲乏的挤出一个微笑，泪珠却像断线珍珠一般流下，嘴里喃喃的念着

「对不起」，表情更是无比的悲伤。

　　「好啦，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你维护法律正义的信念到底有多强！」

　　余新洒然笑着，示意孟璇将石冰兰脱臼的双臂「卡、卡」装回，然后将冒着

烟的配枪交到了她手中。

　　「你……你……你这个恶魔！」

　　石冰兰嘴唇颤抖，手握发烫的配枪，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握着，以至于手背上

都冒出了青筋。

　　「要击毙我，还是逮捕我，悉随尊便！」

　　余新淡淡一笑，随手将手机抛到了一边，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

　　石冰兰身体也颤抖了起来，握枪的手腕也在一起抖，而且抖得更厉害。

　　「别忘了还有我，好妹妹！」姐姐的声音平静地响起：「现在连我也是杀人

犯了，请给我戴上手铐，让我一起接受法律的制裁！」

　　「当啷啷」一声响，配枪重重的掉落在地。

　　石冰兰猛然扑倒，脸埋藏在双臂之中，像个失去最宝贵东西的孩子般嚎啕大

哭起来……

　　这时候天完全亮了，但对于这片墓地来说，黑暗却刚刚来临！

第６７章　永堕深渊

　　「哧溜！哧溜！哧溜！」

　　吸吮肉棒的淫荡声音，在车厢里回响着，听起来格外扣人心弦。

　　「啊呦！不错嘛……才几天功夫，你的技术又进步了！」

　　余新惊喜的赞叹着，左手继续握着方向盘，右手轻拍着石冰兰的后脑勺，示

意嘉许。

　　石冰兰彷彿被上了发条一样，唇舌舔吸更加起劲了，整个头部用力地上下摆

动着，一次次将肉棒吞到口腔最深处。

　　坚硬的龟头顶住了喉咙，那种呛人的感觉真是说不出的难受，然而她却十分

认真，将每一下动作都完成的一丝不苟。

　　——和心灵中的痛苦比较起来，这一点点难受，又算得了什么呢？

　　自暴自弃的颓丧感觉瀰漫全身，然而唇舌套弄肉棒的频率反而更快了，彷彿

只有不停做着这不间断的机械动作，才能略为减轻内心的煎熬。

　　直到此时此刻，石冰兰还跟作梦一般无法置信，五天前的那个血色凌晨，自

己居然真的把灵魂出卖给了恶魔！

　　当时的她，遭受了太过巨大的打击，整个人就像一具没有思想的行尸走肉，

丧失了最后的勇气、最后的尊严、最后的正义感和最鲜明的是非观。

　　当时的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姐姐！我绝不能眼看着姐姐被判刑、坐牢、

甚至枪毙！

　　因此当时的她，也就只剩下唯一一条路可走了：色魔替她安排好的路！一条

滑向黑暗深渊的不归之路。

　　于是，她只能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上了这条路。

　　于是，她只能眼睁睁看着昏迷中的王宇被「灭口」，注入了超出几倍剂量的

『原罪』，令他重新变成白痴。

　　于是，现场被重新佈置了，尸体被精心处理了，口供被「串通」无误了，一

切细节也都进行了相应的伪装！

　　比较麻烦一点的是母亲和孙德富的冰雕容器，几个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

将之敲碎、截断、分批运出墓地，然后藏到了上次那个废弃的大仓库里。

　　一切就这么「搞定」了。虽然不能说天衣无缝，但至少似模似样，足以掩盖

住真正的血案内幕，并且对外也解释得通！

　　所以，警局同事们赶到后，很快就都接受了有关案情的解释。

　　虽然老田等几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明显感觉有地方不太对劲，也发现了一

些令人疑惑的蛛丝马迹，但这次命案现场牵涉的却是两个顶头上司、刑警队的正

副队长！

　　要是连她们两个都信不过，那刑警队也就直接可以解散了！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那天警员们的调查基本就是在「走过场」。尽管他们

也仔细勘查了尸体和现场，但完全是在例行公事：虽然不算马虎，但也没有特别

认真，问话的语气更是恭敬之极，跟平常向上司汇报工作几乎没有区别。

　　石冰兰已经记不清自己那天是如何回答部下的问题、又是如何解释事情经过

的了。她只记得自己当时精神恍惚，机械麻木的声音就彷彿小学生在背书，将背

熟的答案一字不漏的念了出来。

　　念完后，她心力交瘁，头晕眼花，几乎昏倒在丈夫余新的怀抱中，再也说不

出一个字了。

　　警员们自然不会为难她，忙将这位女上司和她丈夫、还有石香兰、孟璇、王

宇五个「幸存者」一起送进了医院。

　　住院的头三天，石冰兰不吃不喝，也不肯睡觉，就像化身为石像一样痴痴发

呆，彷彿沉浸在巨大的打击中无法自拔。

　　在她内心深处，有个声音一直在吵嚷不休。

　　——我到底应不应该这么做？我做错了吗？做错了吗？

　　——现在向同事们自首，说出事情的整个真相，还来得及吗？

　　——我还配当警察吗？

　　所有的问题不停在脑中翻转，石冰兰双手抱头，痛苦的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精

神折磨，人也迅速消瘦，仅仅三天时间，体重就掉了五公斤！

　　医院只好强制给她吊点滴，输入葡萄糖液补充营养。

　　第四天，余新来到病房，递给了她一张报纸。

　　她没精打采的望了一眼，那是本市发行最大的《Ｆ市日报》，用一整个头版

刊登了【警花与色魔】的新闻专题。

　　头条是触目惊心的鲜红大字：【色魔真身是医生，图奸警花遭射杀】，「本

报记者综合报导：『变态色魔案』困扰本市接近两年，令女性谈『魔』色变，警

方数度宣布破案，最终却都发现摆了乌龙。据警方发言人最新公布的消息，色魔

原来另有其人，竟是医院胸科医生。他日前趁女警洞房花烛夜，意图杀夫奸妻。

岂料女警早有防范，与暗中守候的同胞合力擒魔，并在遭遇反抗时果断将色魔击

毙。

　　事发四月一日愚人节晚，据警方表示，此前石冰兰为侦破色魔一案，曾失手

被擒数月，其后虽侥幸逃脱，但其姐香兰仍陷色魔手中，而丈夫苏忠平则因故与

石氏离婚。不过石氏很快再婚，当日委身下嫁给一位余姓商人。婚礼结束后，由

副队长孟璇、警官王宇两人陪同新婚夫妇返回洞房。

　　至午夜十二时后，石冰兰接获一神祕男子电话，声称知道其姐下落，约她面

谈。

　　石氏孤身前往，发现对方竟是姐姐医院的同事沈松！沈松企图对她不轨，但

暗中跟随而来的同袍孟璇闪电出招，与石氏合力将其抓获。」

　　小题：【两男被诱决斗警花被迫杀夫】，「沈松假称愿意带路往囚禁香兰之

处，将三名警察引闭，束兜西转数小时后，石冰兰察觉不妙，急返新房，发现新

婚丈夫余男已失踪。据悉，沈松此时以为胜券在握，和盘托出所有阴谋。原来他

事先桃动石氏前夫苏忠平嫉妒之心，后者在他唆使下，登门逼走余男并要求进行

『公平决斗』，胜者可『赢得』警花。

　　石氏三人忙依照他的陈述，星夜赶到了决斗地点市郊孙家村，但决斗已到尾

声，余男不敌，周身伤痕纍纍. 苏忠平占尽上风仍不肯罢休，持匕首攻击对方，

眼见余男有性命之忧，石氏被迫闭枪，忍痛将前夫击毙。

　　沈松则乘混乱得以逃脱，并抢先一步控制住囚禁此间的香兰，企图以她为人

质远走高飞。由于有「人肉盾牌」，导致孟、王两警员先后受伤，幸最后石氏连

轰八枪将沈松射杀。」

　　石冰兰默默将这篇报导读了一遍，脑子里也渐渐回想起来了，这正是那天余

新、孟璇和她本人一起编出来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骗过了警察，现在又用

来欺骗新闻媒体，最后还要欺骗本市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真是太可悲了！

　　她心中淒楚，呆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继续看接下去的另一篇报导。

　　——【『自囚』墓地半月避追捕】，「本报讯：色魔真身一直是市民关注焦

点，案件拖延至今终揭闭谜底，该名『真正色魔』姓沈名松，原是协和医院胸科

的医生，后因故辞职，转当『全职色魔』。据悉此人意志坚忍，不仅长年戴面具

掩饰真面目，更为逃避追捕，长达半个月躲藏在暗无天日的墓地中，过着『自囚

』式生活，仅靠事先储备的清水和压缩饼干充饥. 」

　　小题：【凭医学知识照顾被囚孕妇】，「据警方表示，该墓地原为本市已故

『大佬』孙德富所有。孙生前与沈松表面上无甚来往，和底下却关系匪浅。半个

月前，沈松疑自己已被警方怀疑，遂弃家而逃，胁持石香兰躲入墓地隐藏行踪。

法医解剖尸体后姿现，沈松肚腹中仅有少量饼干渣滓，手脚更残留若干捆绑痕迹，

怀疑他可能有嗜好被虐的不正常倾向。

　　不过发言人同时也证实，一同被囚的石香兰并未遭受严重虐待。囚禁期闲沈

松一直提供较好饮食，令她怀孕期闲获得充足营养，在生活上也有适当照顾。警

方指出，若非沈松身为医生，对护理孕妇有一定知识，被囚禁的石香兰恐难活到

今时今日。」

　　第三篇报道也写的悬疑十足，更加具有可读性。

　　——【疑回国前『掉包』，『沈医生』或属盗版】，「本报讯：沈松毕业于

美国某知名医科大学，三年前回国后，一直在Ｆ市协和医院胸科工作，与石香兰

本就是同事。他从小在孤兑院长大，并无任何亲人，警方怀疑回国后的『沈松』

或已非『原装货』，真正的沈松很可能已死于国外，而色魔则是戴着依照他脸容

制作的人皮面具，冒名顶替。警方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查询，但承认取得进展的

可能性相当低。」

　　小题：【『沈松』自闭离群，与同事少交往】，「有不愿具名的协和医院工

作人员告知本报，平日目睹的这个『沈松』不仅开刀技术精湛，在制药领域亦颇

有建树，曾在国家级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不过他私生活较为神祕，下班后就人

影不见，与诸多同事并无深交，因此也无人看出他脸上可能戴着精巧薄膜面具。

　　该工作人员并透露，两年前沈松曾向石香兰求爱，遭委婉拒绝，之后性格更

加冷漠乖僻，上班时几乎不与任何同事交谈。他相信，沈松自那时起已经种下仇

恨的种子，暗中策划报复，最终令石家姐殊二人都成为受害者。」

　　再接下来是三篇【人物特写】，分别介绍了苏忠平、孟璇和王宇三个人，对

苏忠平的身分背景、以及他如何费尽心机才追到石冰兰、却又在妻子被辱后翻脸

吵闹与她离婚等经过，都写得十分详尽，显然是记者经过明查暗访后搞到了许多

第一手资料，虽然不免添油加醋，但大抵还算符合事实，对于孟、王二人的恋情

也略有提及。

　　然后还有一篇【新闻回顾】，讲述的是石冰兰自接手变态色魔一案后，与其

多番交手、互有胜负的全过程。此篇用笔更加精彩，就如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但

夸张想像之处就更多了，通篇都是“据小道消息”、“据不愿具名人士透露”等

语句，绘声绘色描写了一幕女警官千辛万苦追缉色魔，最后却发现色魔竟是『准

姐夫』的好戏，并露骨的暗示女警官是靠色相为诱饵，不惜献出肉体与色魔纵情

交欢，才能反败为胜击毙色魔的。

　　如果是过去，看到这种报导，石冰兰一定会又羞又气，当场就把报纸撕成碎

片。

　　但现在，她看了只是淡淡一笑，神色漠然而平静。

　　——事实就是如此啊！我的的确确就是个出卖色相的女人，又有什么资格去

责怪人家呢？

　　——没有说我是妓女，已经很客气了！其实我……根本就是个妓女了……一

个穿着警服的高级妓女……

　　鄙视的嘲笑声自灵魂深处响起，驱逐了原本自责挣扎的声音！

　　「哧溜！哧溜！哧溜！」

　　这是吸吮肉棒的淫靡响声，由唇舌之中发出，和嘲笑声交相呼应，无情的将

石冰兰从回忆中唤醒，重新回到了现实！

　　原来她仍然坐在轿车里，正侧身趴在余新的大腿上，用机械而熟练的动作替

他口交。

　　轿车仍在向前飞驰，车窗外天已黑。

　　整根肉棒已经布满了口水，一兄晶晶的色泽令表皮上绣的图案更加鲜艳，四

颗镶嵌的入珠全都昂然勃发，令棒身被撑得更加粗长巨大。

　　石冰兰竭尽全力的张开嘴，也只能含入肉棒的一小部分，吞吐之间每次都被

龟头顶住喉咙。她不得不用手握住露在外面的大半截棒身，配合着唇舌一起上下

套弄。

　　对这根曾经无数次插入身体的东西，她已经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了，就连最敏

感的区域所在都了如指掌，就算闭着眼睛不看，就算思想已经走神，凭着『潜意

识』都能将它侍侯得舒舒服服。

　　余新起初还大呼过瘾，赞赏有加，但随着石冰兰结束回忆，更加专心致志的

为他口交，唇舌的服务越来越细致卖力，带来的快感增加了何止一倍，令他爽得

魂飞天外，几乎握不住方向盘了。

　　「啊啊……停……停一下……啊……我还要……开车……噢噢……」

　　余新断断续续的喘着气，左手勉强握住方向然，右手拍了拍石冰兰后脑，示

意她做的很好，可以暂停休息了。

　　不料石冰兰反而像受到鼓励似的，将脸颊更深的埋入他大腿，口中虽吐出了

龟头，但却更加认真的舔起了两个睾丸。

　　余新一个激灵，左手险些滑脱，整辆车猛烈地摇摆了两下，差一点就撞到了

路边的电线杆，幸亏他及时缩回右手把持方向盘，才没有酿成事故。

　　「哇！快……停下……」

　　余新嘴里虽然这么叫喊，但心中却泛起一股异样的刺激感。右脚非但没有踩

下刹车，反而踩动油门，令车子的速度不减反增。

　　「叭叭！叭！叭叭！」

　　喇叭急促的鸣响着，黑色轿车在公路上左摇右摆，就跟喝多了的醉汉一般，

歪歪扭扭的划出一道道「Ｓ」形轨迹。

　　过往的车辆全都避之不及，不少司机都探出头来破口大骂。

　　但车子里的余新和石冰兰却浑然忘我，继续着这疯狂刺激的性游戏。

　　「哇哇……不……不行了……啊……小心……啊……快闪开……」

　　余新满脸激动神色，呻吟声越来越大了，也不知是在对石冰兰说话呢，还是

在提醒自己注意驾驶。

　　「会……会出车祸的……啊……危险……噢噢……不要……」

　　然而男人的警告声反倒像是催化剂一般，令石冰兰更加起劲的为他口交，唇

舌吸吮的啧啧有声，彷彿誓要把他的精液吸出来，否则绝对不肯罢休。

　　——车祸就车祸吧……反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

　　自暴自弃的念头充斥全身，石冰兰的举动更加疯狂了，一种将命运交付给上

天的悲壮感瀰漫车内。

　　——老天爷，如果命中注定我要和他同归于尽，请你果断下手吧……我求求

你，下手吧……把这辆车整个召唤进地狱……

　　泪水从眼角溢出，石冰兰完全豁了出去，用尽一切手段取悦着色魔。她甚至

大胆的解开了男人的皮带，将外裤和内裤一起强行扯下了一半，以便自己的脸颊

直接接触到男人光溜溜的下半身。

　　而当她毫不顾忌的将舌头舔向余新臀沟，一点也不嫌脏的钻进臭烘烘的屁眼

时，余新只觉得大脑「轰」的一声，爆炸般剧烈的快感从屁眼一直扩散到四肢百

骸，令他全身僵直，每一块肌肉都失去了控制。

　　「啊啊啊……危险！啊啊……不……」

　　狂叫声激烈响起，精液喷洒而出的同时，余新拚命想要踩下刹车，但是右脚

却再也不听使唤了，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子成为脱彊野马，轰然驶向地狱！

　　「乒乓！」

　　一条人影被撞的飞起，重重跌落于十多米外！

　　「吱——」

　　尖锐的轮胎摩擦地面声，就像尖刀般撕破了夜空的宁静！

　　石冰兰刚吞掉最后一口精液，就觉得身体猛然向前一甩，脑袋差点撞中了挡

风玻璃。

　　她忙平稳住躯体，挣扎着坐起身来一看，只见车辆已经完全停了下来，挡风

玻璃上多出了一条条细微的裂痕。

　　「糟糕！撞人了！」

　　耳边传来余新焦躁的声音，也不等石冰兰回答，他就打开车门冲了出去。

　　石冰兰忙也下车，远远望见那受害者身下已有大滩血迹，顿时心中一惊，跟

着就是自责和懊悔！

　　——千万别出人命！千万别……老天爷，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做……你大

慈大悲，千万别夺走一条无辜的生命！

　　她一边在心里念叨，一边快步奔到了受害者身边，刚瞥了一眼这人的脸庞，

她就惊愕的叫出了声来！

　　这个刚刚被撞飞的人，赫然是胸科主任郭永坤！

　　「郭主任，是你？」石冰兰失声惊呼，下意识的环顾了一下左右，发现车子

已经来到了协和医院门口！

　　这真是太巧、太巧了！这辆失控的轿车撞中的居然是郭永坤！

　　霎时间，『报应』两个大大的字闪过脑海，令石冰兰不胜唏嘘。

　　今晚她和余新，本来就是来这里看望、守候即将生产的姐姐的！而郭永坤是

协和医院的老员工，虽然之前辞职了，但最近已经被医院返聘，每天都过来开

『专家门诊』，想不到今晚竟在医院门口遭遇车祸！

　　「老郭！挺住啊……你一定要挺住！我这就叫人来救你……」

　　余新惶急的连声呼喊，又手忙脚乱的替郭永坤止血，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伤

势过重的郭永坤七窍流血，嘴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已经是奄奄一息。

　　不过他的眼光却迥光返照般炯炯有神，死死的盯着走近身边的石冰兰，彷彿

有千言万语要向她恳求。

　　石冰兰看出他已危在旦夕，微微叹息了一声，轻声说：「你放心，你的罪名

还没有上报，我会替你保密的！」

　　她原本计划一抓到色魔就着手处理郭永坤的杀人、偷拍案件，但这几天受到

的打击太大，再加上屈服于邪恶后心中愧恨交集，对任何案子都产生了本能的逃

避心理，所以郭永坤才能一直平安无事，没有被警方找上门。

　　「你……说话……要……算数……」

　　最艰难的六个字，从郭永坤喉咙间含糊响起，然后他最后恳求的望了一眼石

冰兰，脑袋一歪，就这样含着恐惧离开了人世！

　　「老郭！老郭！」

　　余新骇然大叫，拚命摇晃着郭永坤的身体，但是不论怎么摇晃，都不可能再

挽回他的生命了！

　　石冰兰默默旁观着这一切，心中再度涌起一股疲倦感，极度、极度的疲倦感，

令她觉得人生是如此的空虚、如此的无奈、如此的伤感、如此的变幻无常……

　　「……被告人余新，被控于今年四月七日傍晚因疲劳驾驶发生车祸，导致受

害人郭永坤当场死亡！本法院现在宣判，被告人之『危险驾驶』罪名成立！由于

认罪态度较好，并在事发后积极赔偿，已经取得被害者家属谅解，故从轻发落，

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即时生效！」

　　庄严的宣判词，从法官的嘴里念了出来，在空旷的法庭里嗡嗡迥响。

　　「退庭！」

　　两个法警一左一右挟持着身穿囚服的余新，将他押离了法庭。

　　听众席上的石冰兰默然无言，目送着他的背影远去，心中百感交集。

　　她曾经无数次在脑子里想像过这个画面，想像过有一天终于抓到他、让他接

受正义的审判，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目睹他垂头丧气被押走的模样。

　　今天，这个画面果然变成了现实。然而，一切却是这么的讽刺。

　　原本，她自己也该坐在被告席上，因为车祸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她造成的！

　　但她没有想到，那天余新竟一力承担下了所有罪名，令她得以幸免。

　　他没有解释原因，到现在她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当石冰兰听到婴儿哭声的那一刹那，彷彿心中猛然有一根弦被隐约拨动了。

在这之前，尽管胎动已经比较频繁，但她却从未有过即将成为母亲的喜悦感受，

处心积虑盘算的都是如何偷偷将这孽种流产掉！

　　然而当时那一瞬间，她觉得有某种东西突然被唤醒了，看着婴儿纯真无邪的

可爱哭泣模样，她头一次强烈的感觉到，自己肚中那小小的生命是无辜的！

　　就算是孽种吧，她也没有权力剥夺一条活生生的小生命！

　　于是，石冰兰下定了决心，就这样任凭肚子一天一天的隆了起来……

　　走出法院，照样又是一大群记者围了过来，镁光灯此起彼伏。

　　众多的话筒、录音笔一起伸到嘴边，各种各样的问题也随之抛来。

　　「请问石警官，您对判决结果满意吗？」

　　「您会考虑去探监吗？会安排在什么时候？」

　　「您生产期间丈夫却在坐牢，对此您有什么感想呢？」

　　记者们七嘴八舌的连番追问，但石冰兰却神色冷漠，一个也没有回答，挺着

大肚子吃力的拨閞人群，坐上了一辆计程车绝尘而去。

　　九个月的刑期，应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她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失望。

如果有可能，她真希望能判这恶魔十年、二十年、甚至无期徒刑，让他永远关在

监狱里赎罪！

　　当然，不单是他，她自己也需要赎罪！罪恶的种子已经播撒进了身体，并且

正在生根发芽！

　　石冰兰惆怅的叹了口气，缓缓站起身。今天她穿的是一套宽松舒适的吊带孕

妇裙，但那巨乳肥臀的曲线还是掩都掩不住，滚圆的肚腹更是隆起得十分明显，

显然是就要临盆了。

　　假如是在一年前……不，半年前……不，就在三个多月前……确切的说，是

今年四月一日前，她绝对不会相信，自己竟真的要把孽种生下来，沦为色魔传宗

接代的工具！

　　——这就是咱们姐妹俩的宿命……小冰，你别不相信，这就是宿命！

　　姐姐诚恳的声音又在耳边鸣响。两个多月前，就在车祸发生的第二天凌晨，

姐姐在协和医院产房里诞下了一名女婴。

　　她已经受够了这班无事生非的记者！

　　这些天来，记者们天天都在追踪她、包围她、骚扰她，早已令她不胜其烦。

　　更气人的是，自从车祸发生后，本地报纸和网路新闻对她的报导呈一面倒，

几乎都是负面和批评的声音！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还没有媒体知道车祸时她正在替余新口交，要是这个细

节被曝光的话，那就一切都完了！

　　尽管如此，诸多媒体还是纷纷指责她在车祸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能

阻止丈夫疲劳驾驶，结果导致酿成惨剧。

　　还有媒体则用嘲笑的口吻调侃，称这位【第一警花】简直是个『扫帚星』，

第一任丈夫刚过世不满一个月，第二任丈夫就又进了监狱，看起来是命中注定

『剋夫』，嫁给谁，谁就要倒霉的。

　　最过份的是，有网络媒体甚至胡乱造谣，称石冰兰离婚没几天就改嫁，十有

八九是冲着余新的钱财去的！而在此之前两人必然已暗中通奸，搞不好小腹隆起

并不是因被色魔沈松强奸所致，而是一开始就被余新搞大了肚子（这一点其实非

常正确），所以才被迫紧急嫁给他！

　　有匿名人士更火上浇油，在网站上发帖声称从协和医院的朋友那里打听到，

余新最早追求的是石香兰，有段时间天天送鲜花来搏美女一笑，而且毫不避嫌。

但这次结婚娶的却偏偏是妹妹石冰兰，令所有同事都大吃一惊，婚礼那天就有不

少人暗中怀疑，妹妹是个横刀夺爱的第三者，抢走了姐姐的新郎……

　　这些新闻、回帖中的内容很快就广为流传，成为Ｆ市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男的大多嘴里表示鄙视，心中却暗自羨慕余新艳福无边。而女的则多数正义感十

足，对于这种既【剋夫】、又卑鄙抢夺姐姐新郎的女人『义愤填膺』，恨不得閞

个声讨大会来控诉石冰兰！

　　百口莫辩的石冰兰只好选择了沉默。她相信『清者自清』，何况她还有更重

要的事要做，实在无暇再给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以口实。

　　所以她才一言不发，就这么甩开记者坐计程车离开了法庭。

　　在公路上漫无目的行驶了约莫半小时后，石冰兰仔细观察着周围车辆人流，

确信没有人跟踪自己了，这才叫计程车司机将她载送到了市立第一高中。

　　由于时当七月，中学正在放暑假，所以一眼望去校园冷冷清清，几乎看不到

人影。

　　石冰兰在附近找了个咖啡店坐下，点了一杯饮料，默默的消磨着时问。

　　下午四点半，校门打开，几十个身穿校服的高中生蜂拥了出来，人人无精打

采，走路都低着头，丝毫也没有学生的朝气。

　　他们都是本届高考的落榜生，准备复读一年，明年继续考大学，因此七月分

就专门赶到学校参加补习班。

　　石冰兰凝神细看，很快就望见其中一个背书包的女生容颜清秀、气质不俗，

正是曾被余新绑架、蹂躏过的受害者萧珊。

　　和上一次见面时相比，这女高中生又长高了一些，身材也发育得更加丰满成

熟了，高耸的胸部更是胀鼓鼓的突起，将校服撑出醒目的曲线。不过从前她扎的

是清爽的马尾辫，现在却改成了齐耳短发，而且其中几缕挑染成了金黄色，看上

去就像个标准的叛逆少女。

　　石冰兰起身迎了上去，挥手打招呼：「萧珊！」

　　萧珊抬头见到是这巨乳女警，脸上顿时充满敌意，一言不发的瞪着她。

　　两人虽然都曾沦为色魔的性奴隶，但却从未在魔窟里共同相处过。后来先后

恢复自由，石冰兰曾多次上门询问与色魔相关的线索，每一次萧珊都很不情愿、

很不配合。

　　石冰兰和颜悦色的说：「萧珊，有空吗？我有事想和你好好谈一谈！」

　　萧珊脱口而出：「干嘛？我又没犯罪，你凭什么抓我？」

　　这声音惊动了周围的学生，几个与她要好的女生「呼啦啦」的围了过来，手

拉手的护着萧珊，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石冰兰又好气又好笑：「谁说要抓你了啊？你瞧，我连手铐都没带……我只

是有点事情，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跟你谈一谈罢了！」

　　萧珊冷冷道：「什么事？」

　　石冰兰没有直接回答，柔声说：「我们到咖啡店坐一下，一边喝点饮料一边

聊，好吗？」

　　萧珊狐疑的望了她片刻，终于点了点头，低声对那几个死党耳语了两句，然

后慢吞吞的走到了石冰兰身边。

　　死党们散开了。

　　石冰兰带着萧珊重新进入咖啡店，在一个靠窗的僻静角落坐了下来。两人各

点了一杯咖啡。

　　「我先说好喔，最多就谈十五分钟，我今天很忙的！」

　　萧珊的语气像个小太妹，边说边掏出一支香烟叼上，用打火机「啪」的点燃

了。

　　石冰兰皱眉：「你什么时候开始抽烟了？」

　　「最近呗！」

　　萧珊满不在乎的说着，挑衅般喷出一口烟雾，直接吐向石冰兰的脸庞。

　　石冰兰脸一沉，想要责备几句，但是最后还是忍了下来没有出声。

　　不一会儿，咖啡端了上来，袅袅的热气缓慢散开。

　　萧珊一连往咖啡中剥了三颗奶球，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撇嘴说：「又是即溶

咖啡！这家店真他妈的屡教不改，下次打死我也不来了！」

　　石冰兰伤感地望着这少女，些许的责备和不快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歉疚

和怜悯。

　　她已经打听过了，萧珊原本的成绩很不错，有望考上国内第一流大学，但本

次高考却发挥失常，分数超低，连大专线都没有过，不得不加入到『复读大军』

之中。

　　毫无疑问，这都是色魔造成的！一个原本青春活泼的少女，在临考前几个月

遭到绑架、强暴、虐待并因奸受孕，而且还因药物影响短暂失忆，最后又不幸流

产……接连遭受到这么多重大折磨，还能鼓起勇气活下去都算不容易了，根本不

可能再有心情备考，高考失败自然是很正常的事。

　　可以说，这个少女原本幸福的人生，已经毁在了色魔手中！

　　不止是她，还有许许多多无辜的女性，包括石冰兰自己，都是色魔淫威下的

牺牲口叩！

　　但石冰兰此刻越发觉得，萧珊才是所有牺牲品中最无辜、最不幸的一个！

　　姐姐石香兰、部下孟璇、还有林素真以及石冰兰自己，都已经「心甘情愿」

的屈服于色魔，今后的命运已经注定如此了！

　　但萧珊不同，她比她们所有人都年轻，她的青春年华才刚刚开始，人生还充

满了希望和理想。她不应该也是这种悲惨的命运！

　　正是因为抱着这样的想法，所以石冰兰才暗中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帮萧珊脱

离余新的魔掌！当然，今时不同往日，她已无法明着对抗他了，只能趁他入狱服

刑期间偷偷行事。

　　「喂，你到底要有什么事啊？」只听萧珊不耐烦的嚷道：「我都说今天很忙

啦，你再不吭声我就要走了！」

　　「好，好，别急！我现在就说！」

　　石冰兰胸中升起一股母性的柔情，就像面对的是自己的女儿一样，无论她怎

么耍小孩子脾气都会宽容的。

　　「萧珊，你别怪我多嘴。我知道你正在准备复读重考，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另

外的出路呢？比如……到国外留学？」

　　萧珊愕然瞪着石冰兰，显然想不到居然是这个话题，愣了几秒后斜眼道：

「真新鲜哦！你又不是我妈，怎么突然关心起我的前途来了？」

　　石冰兰不理会她的讽刺，诚恳的说：「出国留学可以增加人生的阅历，将来

回国也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帮你联系学校……我有

个朋友专门做留学中介生意的，英国、加拿大、日本等等国家的学校都能联系到

……」

　　萧珊打断了她的话，一脸调侃的说：「出国留学是要花钱的耶！至少也要几

十万，这笔钱谁出？你给我吗？」

　　这话纯属挖苦，不料石冰兰竟点了点头：「只要你愿意出国，我给你！」

　　她取出一张签了名的支票，放在了萧珊面前。

　　萧珊探头一看，「哇」的惊呼起来。上面的金额赫然是六十万元整！

　　「这是你的学费。如果将来在外面有困难，我还可以支付你的生活费……」

　　石冰兰认真的说，任何人都可以看出她绝非开玩笑，眼神中流露出热切的光

芒，盼望之情缢于言表。

　　萧珊又一次怔住了，半晌才喃喃说：「你……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

么？」

　　「因为……我曾经答应过你爸爸，要保护好你，可是我没能做到！」石冰兰

一半撒谎，一半诚实的说：「我觉得对不起你爸爸，所以，希望能在其他方面做

出补偿，让你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我爸爸？」萧珊的面色十分古怪，「你说……对不起我爸爸？」

　　「是的！他英年早逝，临死前就托付了我这么一件事……」

　　「等等，你说的是哪一个爸爸？」

　　这下轮到石冰兰愕然了：「还能有哪一个爸爸？你的亲爸爸呀！萧川萧副市

长！」

　　萧珊「噢」了一声，在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虽然她竭力装出老练的样子，

但动作仍然显得稚嫩。

　　「我以为你说的是现在这个爸爸呢……」

　　「现在这个爸爸？那是谁啊？」

　　萧珊耸耸肩，说出来的话犹如重磅炸弹：「就是你老公啊！难道你不知道？

他是我的干爹！」

　　石冰兰大吃一惊，失声道：「你是说余新？他是你……干爹？」

　　「是啊，都好几个月了！我还磕头了呢，不过当时只有妈妈在。她不说，干

爹也不说，你不知道也很正常！」

　　石冰兰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暗想这倒也是，林素真既然被余新控制了，迫于

淫威，别说叫女儿跪认干爹了，就算把女儿重新送给这位『干爹』都不出奇。

　　她不禁更加坚定了要说服萧珊出国的念头——只有立刻送这孩子出国，才能

远走高飞，彻底逃脱余新的魔掌掌握。

　　假如萧珊现在不走，等余新半年后一出狱，一切就都晚了！到时候他绝对不

会放过这位在家复读的『干女儿』，在他软硬兼施的调教下，萧珊迟早会重新跌

入肉欲黑暗的深渊，成为又一个乖乖的性奴隶。

　　「所以呀，说起来我应该叫你一声『干妈』呢！嘿嘿嘿，干妈！」

　　萧珊咯咯娇笑，吐吐舌头，又放肆的当面喷来一口烟雾。

　　石冰兰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恳切的说：「好，你叫我干妈，那我更要为你负

责了！答应我吧，萧珊……别在家里复读了，出国留学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萧珊淡淡说：「行啊，只要干爹同意我出国，我就去好了！」

　　「为什么要他同意呢？他这个『干爹』不过是挂个虚名而已，又不是你的监

护人！」

　　「可是妈妈叮嘱我说，有外人在的时候，我叫他『干爹』，没有外人的时候

呢，我应该把他当作……」

　　萧珊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彷彿难以启齿。

　　石冰兰泛起不祥的预感，颤声说：「当作什么？」

　　「当作我的『主人』！。」

　　——主人！

　　这两个字犹如晴天霹雳，轰然震动了石冰兰的耳膜！她惊骇的瞪着萧珊，重

复道：「你……叫他『主人』？」

　　「是啊！这有什么奇怪的？」萧珊用玩世不恭的口吻嘲笑说：「你不也一样

吗？有外人在的时候，你叫他『老公』。没有外人的时候，你难道不是叫他『主

人』吗？」

　　石冰兰脸上血色一下褪尽：「你已经知道了？你……你是什么时候……知道

的？」

　　「四月份。在那之前我其实很少见到他，但在四月四号那天，他来到我家做

客，妈妈就告诉我说，以后要叫他『主人』，而且要百分百服从主人的命令！」

　　萧珊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就彷彿在诉说一件很平淡的、与己无关的事。

　　四月四号！

　　石冰兰彷彿挨了一刀似的，一颗心痛苦的流血！

　　她是四月一号嫁给余新的，接着在二号凌晨被迫屈服。在这之前，余新显然

并没有对萧珊下手。原因很简单，并非是他心慈手软，而是因为他不愿意节外生

枝多惹事端，所以至少在表面上，他仍维持着『干爹』的形象，并且尽量不与萧

珊见面以免露出破绽。

　　但在四月二号之后，仅仅只隔了一天，余新就来到了林素真家，对着可怜的

萧珊露出了狰拧的真面目，再次将她征服！

　　是的，一定是这样没错！那个时候他已经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再没有任何事

情需要顾忌了，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向萧珊施暴！

　　假如，历史可以改写，四月二号那天她没有屈服的话，今天的局面就会完全

不一样！色魔将受到应有的制裁，而萧珊也根本不必再面对任何威胁，这时候完

全可以安安静静的在家复读，哪里用得着远走国外呢？

　　甚至根本连复读都不需要，以萧珊的成绩，说不定已经考上大学了！也许就

是因为重新落入了色魔的掌握，才导致她痛苦莫名、考场发挥失常，并堕落成了

小太妹！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要是当时没有一念之差，现在又何需费尽心思救人？

　　命运的安排，真正是太讽刺了！

　　石冰兰失魂落魄的坐在椅子上，眼神漫无焦距，手脚一片冰凉。

　　萧珊轻轻将手挣脱她的掌握，冷冷说：「没有别的事了吧？我要走了！」

　　「等一等！你别走，我还有话要说！」

　　石冰兰彷彿突然清醒过来，一伸手又握住了萧珊手腕，满脸伤痛懊侮。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那就更应该出国了！他现在还在坐牢，绝对干涉不了

你的任何决定！你一定要听我的话，萧珊……这是你自强自立，摆脱他的最后一

个机会！」

　　「出国就能摆脱他？真是笑话！难道我以后永远不再回来了？而且……我妈

妈又怎么办？」

　　「当然不是永远不回来！可是如果留在国内，等他出狱回来，他一定会更加

严密的控制住你，你将来的一切都将由他说了算……只有出国了，你才能尽量长

时间的远远避开他！等你在国外毕业、工作、定居下来以后，你就可以摆脱他的

掌握，自己安排自己的一生了！」

　　「可问题是，我为什么要摆脱他呢？为什么？」

　　石冰兰一急之下，不假思索的怒叱道：「难道你希望像我、像你妈妈那样，

一辈子都叫他『主人』？」

　　「那又有什么不好啊？女孩子嘛，反正都要找一个男人依靠终身的。他这么

强大，这么有钱，就算做他的性奴隶，也好过做窝囊废的老婆！」

　　「可他是个暴力成性的虐待狂啊！就算你已经跟定他了，他只要ＳＭ的兴趣

一来，还是会一次又一次的强奸你、折磨你，直到你痛不欲生的！」

　　石冰兰说着嘴唇发白，回想起新婚之夜的遭遇，到现在她还有不寒而栗的感

觉。

　　但萧珊却玩世不恭的一笑，用一种伪装成熟的成年人口吻说：「那又怎么样

呢？有句话你该听说过的。生活，本来就像是强奸！如果你命中注定没法反抗，

那为什么不索性张开大腿、舒舒服服的去适应它和享受它呢！」

　　石冰兰的心凉了半截，知道这个少女已经无可救药了。可是想一想，这又能

怪谁呢？连她自己身为女警，都没法摆脱色魔的掌握了，又怎么能苛求一个本来

就软弱可欺、娇生惯养的女孩子，勇敢的去跟命运抗争呢？

　　于是她仍然不死心的苦劝着，双眼含泪，想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但萧珊却不耐烦的打断了她，笑嘻嘻的做了一个鬼脸：「你这么积极劝我摆

脱『主人』，是不是因为吃醋啊？呵呵，你就放心好啦。『大老婆』的地位永远

是你的，我才不会跟你抢！」

　　「你胡说什么！」

　　石冰兰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挥手「啪」的掴了女高中生一巴掌。

　　「你打我！他妈的你竟然打我！」

　　萧珊勃然大怒，抓起咖啡壶迎面泼去，残余的热咖啡顿时洒了石冰兰一身。

她兀自不肯罢休，拍着桌子破口大骂起来，十足是个气急败坏发飙的小女孩。

　　「你这个超级大傻逼，以为自己很伟大是不是？你以为这样做是在帮我逃出

苦海，是不是？哈哈哈，笑死人了……难怪主人说你是胸大无脑的蠢货、自作聪

明的典型！我根本就不需要你帮我……你他妈的给我听清楚，你的所谓好心只会

被我当成驴肝肺！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这粗鲁的骂声将周围的顾客都惊动了，所有的视线一齐落在了两人身上。

　　石冰兰气得面色惨白，胸腹绞痛，手捂着肚子说不出话来。

　　萧珊悻悻地呸了一口，拎起书包，快步向外走去。

　　「萧珊！你……你听我说……我只是想保护你……」

　　石冰兰忍痛高喊，想要做最后的说服。

　　「我不需要你保护！你醒一醒吧，根本就没有任何人需要你保护！」

　　萧珊头也不回的叫嚷着，冲出咖啡店扬长而去了。

　　石冰兰蹒跚着追了出来，仅仅十几米的距离，她却走得无比艰难，好不容易

出了店门口一瞧，萧珊已经无影无踪了。

　　她焦急的举目四望，没发现萧珊，却望见她那几个死党正聚集在校门口，一

边吃着雪糕一边指指点点。

　　石冰兰一步一颤的挨到她们身边，问道：「你们谁看到萧珊了？」

　　没有人回答，但大家的眼神都很闪烁。

　　「快告诉我，萧珊朝哪个方向跑的？」

　　石冰兰看出这几个女生必然目睹萧珊奔出来的情景，忙连声追问起来。

　　「我没看见！」

　　「我也没看见！」

　　「我也是！」

　　女生们纷纷矢口否认，表情一个比一个无辜。

　　石冰兰强忍怒气解释说：「我不是要找萧珊麻烦，而是想帮助她！她虽然一

时想不通，可是迟早会明白我是为她好……」

　　话还没说完，女生们就都发出了「嘘」声！

　　「骗人！我们刚才都看到啦，你甩她耳光呢：这样也叫为她好？」

　　「萧珊又没犯法，虽然你是警察，也不能打她呀！」

　　「我跟你说，别以为萧珊好欺负哦！她新认的一个干爹可厉害呢，后台大大

的硬，就算你是警察他也不怕！」

　　七嘴八舌的声音中，石冰兰敏锐的听到『干爹』两个字，心中震惊，脱口问

道：「你们……也见过她的干爹？」

　　「那倒没有！不过萧珊常常提起他啊，说这个干爹对她比亲爹还好呢。光是

每月的零花钱，就比以前多的多……」

　　「是啊，还给她配了专车和司机！那可是一辆宝马车哦，比她亲爹以前的坐

驾还高级呢！」

　　「呵呵，告诉你实话吧，萧珊刚才就是上了专车，车子早就开走啦！」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石冰兰猛然间明白了过来。

　　余新占有萧珊，绝不是仅仅靠暴力和恐吓！他还用金钱铺路，极大的满足了

萧珊的虚荣心！

　　毫无疑问，副市长萧川逝世后，萧珊母女失去靠山，肯定熬过一段相对艰难

的日子。对于萧珊这样一个从小习惯被侍侯、出门习惯坐专车、花钱习惯大手大

脚的富家子女来说，那一段时间一定比什么都难熬。

　　而就在这时候，余新如同及时雨一般出现了！

　　虽然石冰兰不清楚他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但完全可以猜测到，这恶魔一方

面摧毁了萧珊的尊严，用暴力将她重新调教成服服贴贴的性奴隶，另一方面又同

时帮她在同学、朋友面前树立起『尊严』，令她感觉『很有面子』。

　　——难怪她不愿意出国留学，更不愿意避开余新！

　　——难怪她不停嘲笑我「自作聪明」！

　　——难怪她会气急败坏的叫嚷：「我根本就不需要你帮我！」

　　回想起刚才的一幕幕，石冰兰脸上一阵青、一阵红，不知道是该愤怒，还是

该悲哀。

　　她忽然觉得自己真正像个『胸大无脑的蠢货』，而且还很自作多情！

　　彷彿人生中最后一个目标都失落了，石冰兰只感到胸口空空荡荡的，大脑一

片空白，就这样失魂落魄的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迷迷糊糊之中，就感觉到那些女生有说有笑的走远了，但她们的声音仍顺风

一阵阵传来。

　　「嘻嘻，这么好的干爹，要是也能认我做干女儿就好啦！」

　　「是啊是啊，萧珊真有褔气呀，好羨慕她！」

　　「可是萧珊身材这么好，不知道这个干爹……嗯……会不会图谋不轨哦？」

　　「哇！你好色喔，居然想这种事！」

　　「哼，只要男人有钱，图谋不轨又有什么关系啊？就算是变态色魔我也甘愿

跟他！」

　　「对对对，嘻嘻……有钱才是王道！有了钱，色魔也是好人。没钱，好人还

不如色魔！」

　　这些对话陆续传进石冰兰耳朵，声音是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可是对她心灵

形成的震撼冲击却越来越重、越来越大！

　　——我不需要你保护！你醒一醒吧，根本就没有任何人需要你保护！

　　——生活，本来就像是强奸！如果你命中注定没法反抗，那为什么不索性张

閞大腿、舒舒服服的去适应它和享受它呢！

　　——有了钱，色魔也是好人。没钱，好人还不如色魔！

　　这几句话不断在石冰兰的脑子里迥响，每回响一次，都犹如激起惊涛骇浪一

样，将她本就痛苦不堪的心灵，再撕开一条又一条血淋淋的伤口！

　　——原来如此……原来我付出这么多牺牲、代价，保护的就是她们这样一群

人！

　　——原来在她们心目中，警察还不如色魔可靠！

　　——原来自始至终，这个城市根本就不需要作为女刑警的我……根本就不需

要！

　　石冰兰万念俱灰，但却又莫名的觉得很可笑，就好像自己一直在身不由己的

演出一场庄严肃穆的艺术片，演到最后一场才发现，原来自己扮演的是滑稽的小

丑、是淫荡的ＡＶ！

　　「哈哈哈哈！」

　　她彷彿中邪一般，仰天狂笑起来，一边笑一边从警服口袋里掏出了警员证，

「嘶嘶嘶」几声撕成了碎片！

　　「我会张开大腿享受的！哈哈哈……我会享受的！」

　　嘴里喃喃念叨着这句话，石冰兰随手一抖，碎片如同雪花般飘落。她就在这

短暂的雪花里，流着泪跌跌撞撞的向前走着，一直走进最黑暗的地狱……

第６８章　护胸天使

　　九个月后。

　　清晨八点，阳光明媚。

　　Ｆ市郊区监狱的门缓缓打开，余新提着个简单的行李包，大步走了出来。

　　终于刑满释放了！

　　他深呼吸了几口，闭上眼睛，尽情感受着恢复自由的可贵、还有外面这新鲜

芳香的空气！

　　九个月的刑期，说长也不算长，一晃就过去了。由于有孟璇关照，监狱里基

本还算舒服，吃的相当可口，住的地方通风透气，也不用像其他犯人一样要参加

劳改，晚上还可以看电视。至于从外面偷带进来的烟酒更是随要随有，整体生活

可谓轻松惬音芝极。

　　但是也有一个最大的不尽人意之处，就是不可能接触到女人！毕竟，任何关

照都是有限度的，太过无法无天只会给孟璇带来麻烦。

　　所以余新只好强忍了这大半年，一直憋到今天，性欲旺盛得就快要爆炸了！

　　走出监狱抬头一看，一辆警用面包车已经停在了门口。

　　车门打开，孟璇轻快的迎了上来，伸手接过余新的行李包。

　　「不错嘛，小璇！你的胸部又变大了哦！」

　　余新双眼放光，嘴里低声说笑，右手手臂顺势抬起，用胳膊肘顶了顶这小女

警包裹在警服里的丰满乳峰。

　　「哪有啊？还是原来的尺码！」

　　孟璇白了他一眼，没好气的将他送上了车。

　　面包车绝尘而去。

　　「怎么，就你一个人来接我？」

　　余新环顾着空荡荡的车厢，微微有些失望。

　　「对啊，大家今天都很忙，没空来迎接主人，只能派我过来做个代表了！」

　　孟璇嘴里虽然这么说，但苹果脸上却闪现出一种久违的调皮表情，看上去很

是可爱。

　　余新会意，哈哈一笑，也就不再多问了。

　　面包车并没有拉响警笛，不过行驶的速度仍是飞快，不一会儿就离开了郊区

僻静的道路，重新回到了Ｆ市市区内。

　　余新起初闭目养神，然后又睁开眼来，有一句、没一句的和孟璇聊着天。

　　这时面包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了下来，等待绿灯。

　　孟璇露出神祕的笑容，指着不远处的一楝大厦说：「主人，您看那里！」

　　余新循着手指方向望去，只见那是本市有名的环球商场，外层墙壁上镶嵌着

巨型超大的数位电视萤幕，有至少数百人正围在萤幕前指指点点。

　　「他们在干吗？马上就要播球赛吗？」

　　余新随口调侃着，瞇起眼睛仔细看去，原来萤幕上正在播一则内衣广告。女

模特儿半侧着身子，脸庞被秀发遮住了大半，上身仅穿着一件黑色的半罩杯胸罩，

旁边是一大堆介绍产品如何舒适、质量如何好的文字。接着萤幕还给了胸部一个

正面特写，只见丰满雪白的双乳被罩杯推挤得格外高耸，深深的乳沟令人鼻血都

要喷了出来。

　　「喔，这不就是楚倩拍的那个著名广告吗？」余新瞥了一眼，也并未觉得有

什么稀奇，「她代言的那个内衣牌子叫什么来着……噢，对了，【护胸天使】！

哈哈哈，你说这牌子好笑不好笑？根本就是一个山寨版的烂牌子啦，完全就是靠

楚倩胸部那两团肉卖广告，才变成内地最流行的大品牌的……」

　　他滔滔不绝的说着，心中不由又想起了女歌星楚倩，胯下兴奋得当场撑起了

帐篷。

　　虽热在监易里不能上网，也没有报纸可看，但一些狱警跟余新的关系不错，

通过与他们的闲聊，余新多少也知道外界的一些信息，比如楚倩这大半年来的新

闻，他就基本上了如指掌。

　　这个曾经红透半边天的性感女歌星，已经彻底沦为三级片演员了！第一部三

级片《奶大有罪》四个月前已经在香港上映，虽然她做出巨大牺牲，袒露了两点

并且有不少激情戏，但票房反应相当平淡。究其原因，并非她的身材不吸引人，

事实上网络上盗版、下载此片十分火爆。然而观众们已经从潜意识里将她视为

「残花败柳」，觉得此片虽有观赏价值，但根本不值得花几十元到电影院看片。

　　这样的结果自然令楚倩大失所望，把心一横，索性又签约了两部三级片《巨

乳惹祸》和《大奶妈有大智慧》，并声称要做出「更大胆的牺牲」，企图挽回人

气。然而网民们均对此嗤之以鼻。毕竟第一部三级片还算有新鲜感，而且又是香

港着名导演『肥佬王』亲自编导，票房都如此不尽人意了，第二、第三部片子还

能好到哪里去呢？只会令观众越发觉得她「下贱」罢了！

　　「对了，这个广告怎么还在播放啊？」余新突然想起一件事，有些奇怪的转

头问孟璇，「我听说因为楚倩人气暴跌，广告商早就不找她代言了啊！」

　　「谁说是楚倩代言啦？主人，看来你坐牢半年，眼睛老化得厉害！」

　　孟璇冲他做了个鬼脸，神色十分调皮。

　　余新一怔，随即想到自己确实看错了。楚倩既然已经拍了露点镜头，胸部对

观众的吸引力早已大减，怎么可能还会有那么多人围观一个区区内衣广告呢？由

此看来，刚才的女模特儿一定另有其人。

　　他怦然心动，脱口而出说：「那刚才的广告是谁代言的？靠，奶子真他妈的

大啊，跟石大奶都有得一拚！」

　　「您自己看啦，这个广告每次都重播三遍！」

　　孟璇故意卖着关子。这时候绿灯已经亮了，她一踩油门，索性把警用面包车

开到了人行道边停下，让余新在更接近的距离内、更方便的观看大萤幕。

　　广告果然开始重播了，刚才的女模特儿重新出现在萤幕上。

　　余新探头出车窗，刚看了一眼就突然双目圆睁，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视线！

　　由于这次距离萤幕很近，再加上他认真观察脸庞，所以看得一清二楚，只见

这女模特一身警服、英姿飒爽，赫然就是石冰兰本人！

　　「这……这……不是吧？」

　　余新目瞪口呆，揉了揉眼睛再看。没错，就是石冰兰本人！那种自然流露的

脱俗气质、女警特有的骄傲和威严，旁人是学也学不来的，绝对不是一个长得很

像的女人假扮的。

　　「嘻嘻，很意外吧？」只听孟璇的笑声从旁传来，「石姐真是太有明星气质

啦，比楚倩之前那个广告拍得好看多了！」

　　余新哪里还顾的上回答，双眼紧紧盯着萤幕眨也不眨。

　　这个广告讲述的是一个『女警追击色魔』的故事。一开始是个巨乳警花站在

警局门口，正在庄严的敬礼。由于双乳太过丰满高耸，警服被绷得极其吃力，以

至于她才刚一挺胸，警服前襟的一颗钮扣就「啪」的迸飞了，领口应声向两边散

开，露出了里面的黑色蕾丝胸罩。

　　接着「嘿嘿嘿嘿」一阵淫笑声响起，然后画外音传来一个女音惊呼：「有色

魔！救命啊，有色魔！」

　　巨乳警花闻声回头，拔出配枪，飞步朝前奔去。接下来是一段长达十多秒的

追逐，前面有个戴着头罩的小丑男人抱头鼠窜，后面则是巨乳警花在穷追不舍。

由于奔跑的速度极快，她的警服前襟更加敞开，一对丰满到极点的大奶子随着步

伐上下乱颤，就如同两团硕大的果冻在胸前剧烈晃动，抖出了幅度、力度均震撼

无比的抛物线。

　　「哇，」、「嘘！」

　　萤幕前围观的上百观众一起发出起哄声，每一个人的眼神都贪婪而猥亵，每

一个人的表情都狰狞而饥渴，每一个人的笑容都下流而暧昧，就像现场突然多了

上百个色魔！

　　「砰、砰、砰！」

　　枪声如炒豆般响起，萤幕上的警花和色魔终于爆发了枪战。

　　这时镜头的处理令人眼花缭乱，但占据萤幕最醒目位置的，始终是那对包裹

在黑色胸罩中乱摇乱晃的丰满巨乳。蓦地里，巨乳的女主人用一连串娴熟、漂亮

的动作连开数枪，将剩下的子弹尽数喷射在面罩小丑的身上！

　　小丑嚎叫着倒下，临死前绝望的悲呜：「我瞄准了你的心脏要害那么多次，

为什么……始终都打不中？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采取最好的方式保护自己！」

　　巨乳警花说完，冷静的将配枪插回腰间枪套，转身面对镜头，用极其潇洒、

干净俐落的动作将警服脱下，抛在脚边。

　　于是，一个上身仅戴着黑色胸罩的半裸女郎，出现在了萤幕上！

　　就在无数人灼热的视线中，巨乳女警骄傲的昂起头，神色冷峻而严肃，一手

拍了拍配枪，大声说道：「维护治安，靠它！」

　　然后又伸手托住胸罩下端，令两个丰硕的巨乳更加向前集中，挤出一道无与

伦比、深不见底的诱人乳沟，再用同样大的声音铿锵有力的说道：「保护胸部，

靠它！」

　　画外音再次响起，这次是一个浑厚的男子声音，煞有介事的彷彿在朗诵。

　　「再大的容量，它也可以装载！再激烈的运动，它也可以承受！它，就是女

性最亲密的朋友：【护胸天使】牌胸罩！」

　　然后巨乳警花的形象被定格，置于萤幕的左半边。右半边开始出现一大堆介

绍产品如何舒适、质量如何好的文字。

　　这正是余新刚才第一眼看见的镜头。他目不转睛的看完了整个广告，然后又

看了第三遍的重播，直到萤幕上开始播放其他广告了，他才吁了一口气，彷彿刚

从梦中睡醒。

　　「感觉如何呀？主人！」孟璇扑哧一笑，「是不是给了您一个惊喜呢？」

　　余新耸耸肩，苦笑说：「的确是出乎我的意料！老实说，要不是亲眼看见，

打死我我都不会相信，石大奶肯接拍广告！而且还是这种卖弄性感、尺度超额的

广告！」

　　「是呀，别说是主人您啦，连我都不能相信呢！」

　　孟璇说着也不等余新追问，就叽叽咕咕的说出了事情的始末。原来余新入狱

之后，石冰兰很快就瓜熟蒂落、临盆产下了一个女婴。满月都还没到，【护胸天

使】厂商就找上门来，开出高价请她拍摄内衣广告。

　　「那一天我去看望香兰姐，正好也在场，石姐问厂商为什么要找我啊，我又

不是明星。厂商说是不是明星不重要，这款胸罩是内地极少数有加大码的品牌，

目前想专门开拓胸部丰满女性的顾客源。之前他们找楚倩代言，但最近双方已经

解约，不得不再找一个形象、气质俱佳，胸部又自然高耸的女性做代言。可是挑

来挑去，『大奶妈』固然不少，但能上镜的却一个也没有。后来他们来到本市，

正好看到报纸上连篇累牍报导石姐，眼睛一亮，就决定找她试试。」

　　余新干笑一声：「她当场就答应了？」

　　「嗯。她考虑了十来分钟，就一口答应了。当时我和香兰姐都吃惊得要命！

天哪，她不会是受刺激过度了吧？你也知道，从前她的衣着是多么保守呀！就算

多露一点肌肤她都不干。拍内衣广告起码也要半裸，而且还要反覆播放给千千万

万的观众看，她怎么反而能接受了呢？真是想不通……」

　　余新淡淡说：「这没什么想不通的。她这么做，其实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惩罚

她自己啊！从前她觉得自己是圣洁的、清白的，既不肯、也不屑任何人看到她的

隐私。可是她被迫向我屈服后，她觉得自己已经成为罪人，再也没有资格以『清

白』自傲了，所以她自暴自弃、心灰意冷，对什么也都不在乎了！」

　　孟璇恍然说：「噢，我明白了。她认为她的身体反正已经脏了，既然都可以

被你任意蹂躏，那被其他人看一看也没什么大不了。」

　　「嗯，这只是其一。其二嘛，她也是藉此报复我！嘿嘿，她现在的身分是我

余新的妻子，公开拍这种暴露的广告，丢的是谁的脸呢？哈，当然是我的！她这

是在用这种方式，宣泄她心中压抑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向我示威呢！哈哈……」

　　孟璇吐吐舌头：「早知道这样，我当时应该和香兰姐说一下，禁止她接拍这

个广告。唉，我原本以为主人你会高兴的，所以才没阻止她！」

　　余新不置可否的一笑，继续道：「第三个原因嘛，我猜她这更是在向全体市

民报复！因为她认为，市民们相信报纸上的胡言乱语，先把她抛弃了，才造成她

最终沉沦！她要让他们看看她堕落的样子，以便激起他们良心的不安和歉疚。」

　　他说到这里，笑得更加讽刺了。

　　「这简直是他妈的一厢情愿，我敢打赌，若干年后谁也不会记得曾经有一位

除暴安良、维护正义的【第一警花】，只会记得有一位大胆脱衣、卖弄色相的风

骚女警！哈哈哈……这就是残酷的人性现实啊，哈哈哈……」

　　笑声似乎说不出的畅快，可是就连孟璇都能听出来，这笑声里也隐藏着一丝

无奈和尴尬。

　　「不过有一件事我也想不通！」余新突然止住笑声，望着孟璇问，「她接拍

这种广告，你们警局难道就没意见？李天明那个老王八蛋就没有处罚她？」

　　「怎么可能没有啊？这个广告一出炉，我们整个警局都炸锅了！」

　　孟璇夸张的做了个手势，形容影响之巨大、震撼程度之严重。

　　「李天明气得高血压都犯了，给她记了大过，并向全体通报批评，而且还把

她开除出了刑警总局，下放到下面的……」

　　说到这里，孟璇突然伸手掩住了嘴巴。

　　余新愕然问：「下放到哪里？怎么不说了？」

　　「这个嘛，还是我带你亲自去看看好了。总之，她现在已经不是女刑警了，

更不是什么【Ｆ市第一警花】！」

　　孟璇说完踩动油门，驾驶警车继续向前行驶。

　　余新好奇心起，暗想一个刑警若被解职下放，最有可能的就是转去办公室做

文职。但看孟璇调皮卖关子的模样，石冰兰显然不是这种结局。

　　虽然猜不透是怎么回事，但余新很沉得住气，也不开口询问，就这么静静坐

在车中休息。

　　二十多分钟后，警车开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悄然停在了路边。

　　余新摇下车窗，东张西望道：「大萤幕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

　　「不是大萤幕啦，这次是看真人！」孟璇手指十字路口正中央，努嘴示意，

「喏，您自己看看那里！」

　　余新依言望去，只见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上，一个衣着亮丽的女交警正站在

道路正中央，有条不紊的指挥着交通。

　　「哇！」

　　余新轻呼了一声，目光闪烁，流露出一种复杂深刻的感情。

　　整整半年了！这半年来他几乎每周都会作梦梦见这个熟悉的身影，梦见她赤

身裸体的模样，然后早上醒来发现内裤湿乎乎的泄了一大滩。

　　「嘻嘻，很意外吧？没想到石姐会成为交警吧？」

　　孟璇瞟着余新咯咯笑，就像是小孩子出题考倒了大人一样，表情十分得意。

　　余新吐出一口气：「这是你的杰作？」

　　「是的！本来本市是没有女交警的，是我动用了刑警队长的权力，硬把她给

塞进去的……嘻嘻，我想主人您会喜欢她当交警的英姿的！」

　　余新「嗯」了一声：「原来你已经升官了，由副转正啦！恭喜、恭喜，」

　　孟璇却没好气的说：「你才知道啊！哼，出狱这么半天，石姐的事你每一样

都很关心，我的情况你连问都没多问一句！」

　　余新心中一乐，伸手到她警裙中揉捏着结实嫩滑的大腿，笑着说：「啊呦，

小璇吃醋了！」

　　「你少自我陶醉！」

　　孟璇娇瞋着瞪了他一眼，但却没有推开他的手，反而张开大腿，令他更方便

的深入要害。

　　「对了，她那身交警制服也是专门为她一个人制作的。大家都说，比我们刑

警总局的制服更好看呢！」

　　「是吗？那我真要好好欣赏一下了！」

　　余新说着接过孟璇递来的一个望远镜，仔细的观察起来。

　　透过镜头望出去，石冰兰的面容和身影好像近在咫尺，彷彿一伸手就能摸到

那凹凸有致的魔鬼身材。

　　和九个月前最后见面时相比，她最大的变化是原本隆起的小腹恢复了平坦，

腰肢纤细得不堪一握，丝毫也没有身为人母者常见的产后褔态。假如不是知道内

情，任何人看到她都绝不会相信她已经生过孩子了。

　　余新情不自禁的回忆起了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时光彷彿在这一瞬间倒流

了，当时那个肢体健美、巨乳细腰的女刑警队长，重新出现在眼前。

　　入狱之前的几个月，他已经看惯了她挺着大肚子、吃力狼狈的孕妇模样。而

现在，那个身手矫健、干练精明的【Ｆ市第一警花】，又从时空之门中缓缓走来

了，正在向他甜蜜的微笑。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不过揉揉眼睛再仔细一看，一切又都是那么陌生、那么新鲜。

　　就连制服都不同了！现在的石冰兰，身上穿的是一套天蓝色的交警服，双肩

多了深蓝色的肩章，双臂多了洁白的手套，胸前还多了一条鲜艳的红领带。不过

那对硕大无比的乳房照样将制服撑的高高耸起，几乎就要爆裂了开来，丰满的程

度和过去裹在警服里时相比犹有过之。

　　显然，怀孕生产令她的胸部尺码又一次升级了！以目测估计，绝对已经超出

了Ｈ罩杯！

　　制服的下摆仍旧是及膝短裙，但透明丝袜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双黑色

长筒警靴！整个修长小腿的曲线都被警靴勾勒了出来，比从前的尖头皮鞋更增添

了几分英武、也更增添了『制服诱惑』的动人感觉。

　　「妙啊！这比警服神气多了！」

　　余新啧啧赞叹，心中的渴望霎时倍增，已经急不可耐的想尝一尝与这位『女

交警』做爱的滋味了。

　　他转动着望远镜，继续全方位的欣赏眼前的美景。

　　这位巨乳细腰的女交警，正冒着日头专心致志的指挥着交通，双臂优美的挥

动着，就像舒缓的健身操一样，令人看得赏心悦目。每当她转身举臂、示意车辆

通行时，胸前都会激起一阵汹涌波涛，彷彿在欢送司机离去。

　　余新又「哇」了一声，叫道：「她这样能指挥好交通？我看一百个男司机经

过这里，恐怕九十个都要分心！」

　　孟璇纠正道：「是九十九个都分心，剩下一个还是基佬！」

　　「是啊是啊，我敢肯定，这里迟早都会出交通事故！」

　　「事故倒暂时还没出，但麻烦事也不少……喏，你再瞧那边！」

　　余新顺着孟璇所指方向望去，就见到两个嬉皮士打扮的小青年正站在马路对

面，挨个向十多个民工发百元大钞。

　　「他们这是在干嘛？」

　　「您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孟璇又神祕的卖起了关子，「这是每天都在

上演的例牌戏！」

　　余新点头下车，穿过马路，缓步踱到了两个小青年身边。

　　那十多个民工已经散开，不一会儿，其中一个民工骑着辆自行车回来，无视

眼前已经亮起红灯，直接向对面闯了过去。

　　只听一声哨子响，站在马路中央的石冰兰敏锐的注意到了，快步走过来截住

了这名民工。

　　民工停下车，单脚撑地，做出一副茫然的表情。

　　石冰兰走到他面前，「啪」的立正敬了一个礼，说道：「先生，请不要闯红

灯！」

　　民工唯唯诺诺的下了车，牵着自行车退到了人行道上。

　　一切看起来似乎很正常，但一直留心观察那两个小青年的阿威却发现，当石

冰兰快步过来时，这两个家伙偷偷掏出了一部家庭用摄影机，将整个过程都摄入

了镜头。

　　等石冰兰离开后，两人马上兴致勃勃的拍掌互击，接着在小萤幕上播放起刚

拍的片断。

　　余新无声的凑近，从侧后方冷眼旁观。

　　只见萤幕播放到石冰兰敬礼的刹那时，两个小青年都眉开眼笑，先将镜头定

格，然后肆无忌惮的品头论足起来。

　　「嘿嘿，果然是标准的敬礼姿势啊，跟广告里一模一样！咦，可是胸前的扣

子没有迸飞啊！我还以为也会像广告里那样，让我在现场饱饱眼福呢！」

　　「别傻了！广告那是夸张，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啦！」

　　「未必未必！你看看她，敬礼的时候这么一挺胸，胸部轮廓完全舒展开来，

这两个大咪咪起码弹出来了十公分呢！只要多尝试几次，那颗扣子迟早会受力过

大松脱的！」

　　「说的也是。好，那我们就继续吧……哈哈哈！」

　　两个小青年连声淫笑，对着远处挥了挥手。于是，又一个民工骑着自行车闯

了红灯。

　　石冰兰也又一次吹哨子、快步过来、敬礼、劝阻、然后离去。

　　整个过程自然也又一次被拍摄了下来。

　　余新看得又好气又好笑，板着脸叫来了孟璇，将两个小青年的摄影机没收、

删除了拍摄内容，然后孟璇又口头警告了一番，这两个倒霉鬼才哭丧着脸悻悻跑

掉了。

　　「没用啦！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孟璇状甚无奈，苦笑说：

「其实这两个还算好的了，只躲在这里偷拍，还有比这更明目张胆、更嚣张十倍

的呢……」

　　「哦，怎么个嚣张法？」

　　孟璇还未回答，只听「吱」的一声响，一辆皇冠车歪歪扭扭的冲到了十字路

口，就像是喝醉了酒一般，来往的车辆均避之惟恐不及。

　　哨声顿时大作，石冰兰张臂将皇冠车拦了下来，例行敬礼之后，命令司机将

车停到路边接受调查。

　　那司机倒也没有反抗，乖乖将车子开到了人行道旁，然后慢吞吞的下了车。

　　石冰兰也走了过来。这时她已经看到了余新和孟璇，但却视如不见，自顾自

的同那司机伸出白手套：「先生，请出示您的驾照！」

　　那司机满身都是酒气，彷彿醉的厉害，舌头打结的说：「什么……照？」

　　「驾照！」

　　「哦，你要看……我的……照。好，好，那你也……让我……看看……你的

照！」

　　石冰兰掏出警证，递了过去。

　　但醉汉却摇摇手，指着她高耸入云的胸部怪笑道：「不是……那个照，是这

个……罩罩啦！哈哈哈……」

　　石冰兰脸一沉：「先生，你放尊重一点！」

　　「怎……怎么啦？你……在电视广告里……不都推销你……你的罩罩吗？」

　　石冰兰一字一句的说：「但我现在在执勤，先生！再说一遍，请你出示驾驶

执照！」

　　醉汉这才不甘不愿的伸手东摸西摸，最后终于摸到了驾照递给她。

　　石冰兰一边拿笔抄下资料，一边严肃的说：「先生，您刚才闯红灯了！」

　　「什么？这……这里有红灯？」

　　醉汉彷彿十分吃惊，像个猴子一样东看西看，样子很是滑稽。

　　「怎么没有？那不就是红灯吗？」

　　石冰兰明知对方借醉装傻，但仍耐着性子指了指身后的信号灯。

　　「哪有啊？我……怎么……没看见？」

　　「那么大的信号灯，你居然看不见？」

　　「我只看到……两个好大、好大的车头灯，嘻嘻……」

　　石冰兰一怔，见对方色迷迷的眼光直盯着自己丰满的胸部，顿时醒悟到『车

头灯』是什么意思了。

　　她竟然并不动怒，冷冷说：「先生，你喝得太多了！酒后驾驶的罪名，比闯

红灯更加严重，除了罚款还要行政拘留的！」

　　「行政拘留吗？哈，哈，好啊，太好了……我很愿意……被你拘留……」

　　醉汉兴奋得手舞足蹈，直接把双腕送到了石冰兰面前。

　　余新在旁实在看不下去了，冷哼一声，大步走过来拨开了醉汉的手臂。

　　「适可而止吧，老兄！你要玩什么把戏，我完全清楚！」

　　醉汉愣愣的道：「什么……把戏？胡说八道！」

　　石冰兰则跺了一下脚：「我正在工作，请你不要妨碍我！」

　　余新充耳不闻，哈哈大笑：「老兄，你就别装醉了！其实你一滴酒都没喝，

只不过把酒倒在了衣服上而已。用这种方式来跟她搭讪，你也太没诚意了！」

　　醉汉的脸马上红了，比真正醉酒时还红。

　　「拿酒精吹气测试仪来！我保证，一吹他就原形毕露了！」

　　醉汉恼羞成怒，脖子青筋爆起，怒吼道：「你是谁？他妈的竟敢多管闲事，

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余新冷冷说：「我是这位女交警的老公！你又是谁？嘿，竟敢调戏我老婆，

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醉汉一惊，见这男人虽然貌不惊人，但体格健壮，绝非好惹之辈，尤其是那

双死灰色的眼睛，彷彿没有任何感情似的，焕发出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煞气。

　　醉汉不由自主退了一步：「别别别！我也就是想开个玩笑……没其他意思，

嘿嘿，开个玩笑，真的没有其他意思！」

　　他边陪笑边点头哈腰、打躬作揖，跟刚才的样子判若两人。

　　余新厉声说：「不管你有没有其他意思，都必须向我老婆道歉！马上！」

　　醉汉哭丧着脸，只得弯腰鞠躬道歉。石冰兰倒也没有为难他，只开了一张罚

单，口头警告几句后就放行了。

　　醉汉开车走后，石冰兰仍是回避开余新的视线，昂首挺胸的走回了十字路口

正中央，继续指挥交通。

　　余新不以为意，反而哑然失笑。他想了想，对孟璇低声说了几句话。

　　孟璇点头答应。两人回到了警用面包车里，由孟璇驾车，缓缓驶向了远方。

第６９章　高潮在警局

中午十二点整。

　　石冰兰匆匆走进了Ｆ市交警大队，进入了自己的办公室。

　　在这里她只是个一般的女交警，原本是没有独立办公室的，但她是整个交警

大队唯一的女性，而且又有孟璇全力照顾，因此交警大队特意破例，专门给了她

一间办公室，供她午间休息使用。

　　关上办公室门，石冰兰只觉得疲惫之极，真想一头倒在地铺上好好睡一觉。

　　别看交警的工作只是站在路口指挥车辆，但要自始至终保持标准姿势站立，

双臂还要挥来挥去，几个钟头下来也是极其耗费体力的。再加上她产后虽然有步

骤的加强锻炼，但毕竟没能恢复到之前的全盛水平，总是感觉自己身体素质已大

大不如从前，彷彿特别容易疲累。

　　尤其是今天，那个命中注定的魔星又出现在眼前，更令她心烦意乱！

　　石冰兰当然没有忘记，今天就是余新出狱的日子。原本她今天正好轮休，完

全可以亲自到监狱接他的。但她却执意和同事调了班，今天一早就到十字路口

「坚守岗位」。

　　究其原因，她发现自己是在潜意识里害怕面对余新。并非是恐惧他这个人，

而是有种手足无措、无颜面对的微妙心理。因为她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好了！是

继续拿他当犯人？还是拿他当丈夫、甚至当主人？

　　她只能选择逃避。虽然，逃避也只是一时的，但能推迟一刻见面对她来说都

是褔音。

　　当余新走下警车，站在人行道边远远观察时，石冰兰其实一早就望见了，但

她却装作没有看见，只希望他能识趣一点，不要打扰她的工作，其他一切等到下

班的时候再说。

　　然而那个醉汉的出现，却令这个愿望落空了。不过，当余新挺身而出，大声

说：「我是她老公！」并执意要醉汉向她道歉时，她心中还是微微涌起一丝感谢。

　　不过，想起悲惨死去的苏忠平，她的心一下子又冷了，觉得对这个『现任丈

夫』仍是充满仇恨和嫌恶。

　　虽然再也不可能报仇了，但是，这个男人只能控制她的肉体一辈子，永远也

得不到她的心！

　　唯一可怜的就是女儿小容了！或许一生之中都不可能得到真正和谐的家庭、

父母完整的爱。

　　想到刚出世半年多的亲生骨肉，石冰兰不禁黯然神伤。虽然这是色魔留下的

孽种，在怀孕期问她曾无数次想要将之打掉，但一旦生下来之后，女人天生的母

性还是立刻发挥了作用。

　　她还清楚的记得生产那天的情景，当时在病房里陪产的是姐姐石香兰。在姐

姐的鼓励下，她熬过了女人一生之中最大的痛楚，顺产下了一个六斤多重的小女

婴。

　　当她在疼痛之中睁开泪眼，第一眼看见自己的亲生女儿时，她立刻就从内心

深处涌出了强烈的母爱。真是太可爱了！那圆圆的小脸蛋、粉嘟嘟的嘴唇、胖乎

乎的小手小脚，还有那好奇张望的眼神，全都透着天真无邪，简直就像个降临凡

间的小天使。

　　是的，天使！虽然是魔鬼的女儿，但长大一定是个天使……

　　「啊呀！」

　　石冰兰忽然低低惊呼一声，伸手捂住了胸部，小心翼翼地挪到沙发边坐下，

先扯掉领带，然后一颗一颗解开交警制服的钮扣。

　　她感觉到自己又溢奶了！

　　自从生产之后，她的奶水就十分旺盛，一点也不亚于曾被余新取笑为【大奶

牛】的石香兰，甚至奶头的敏感程度还更在姐姐之上。平常只要一想到女儿，脑

子里不由自主的出现哺乳画面，奶水就会立刻如开闸一般分泌出来，而且又快又

急。

　　这真是件尴尬事！

　　正因为如此，石冰兰每天上班不得不准备四、五个胸罩备用，而且每个胸罩

都是特制的超大罩杯加吸水海绵垫底，足以吸收不少奶水。但即便如此，差不多

每隔两个小时也必须另换干净的胸罩，否则就会『满溢而出』了！

　　这给石冰兰带来了无穷烦恼，最大的烦恼是每指挥交通两小时，就不得不让

同事顶替一阵，自己迅速奔回办公室换好干净胸罩，再回去十字路口指挥。

　　不过很奇怪，今天从早上八点执勤到十二点，居然一次也没换过胸罩。究其

原因，大概是因为见到余新后心绪烦乱，脑子里一次也没想起过女儿，所以才延

缓了奶水渗透的速度，直到现在才刚好满溢。

　　交警制服的钮扣全部被解开了，石冰兰刚刚脱掉整件制服，突然有敲门声

「砰砰砰」响了起来。

　　她吃了一惊，转头大声问：「谁啊？」

　　「是我啊！」门外传来交警大队队长的声音，用洪亮的嗓门嚷道：「你还没

下班吗？嗯，我跟你说一声，今天下午你还是回家休息吧，我另外安排同事接替

你工作！」

　　石冰兰愕然道：「为什么啊？我可以上足一天班，没问题啊！」

　　「不不，你应该早点回去陪你先生！」只听大队长抱歉的笑道：「刚才孟队

长大驾光临，多亏她提醒，我才知道今天是你先生“出来”的日子啊！咳，你怎

么不早说呢？这么重要的日子，你应该去接你先生、好好跟他团聚才是！再让你

上足一天班就太说不过去啦，以后大家都会骂我太不近人情了！」

　　石冰兰一听就急了：「您别听小璇的，我的事情我自己有分寸，您还是让我

上班吧……」

　　她边说边站起身，走过去想打开门面对面说服上司，但才走两步，猛然醒悟

到自己上身制服已褪下，仅剩一个贴体胸罩在身，哪里方便开门呢！

　　「行啦行啦，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就这么说定了啊，不然孟队长以后该骂我

了！好了，我还有个电话要接，先走一步了，拜拜！」

　　说完这位大队长就迈步离开了。他来得也快、去得也快，脚步声很快就消失

了。

　　石冰兰气得狠狠顿了一下足，咬牙切齿的说：「就算不上班，我也不回家陪

你们，看你们怎么办！」

　　她想反正女儿有姐姐石香兰代为照顾，也不必要担心，于是继续低头更衣。

　　这时她上身仅穿着个象牙白的半罩杯胸罩，尽管有海绵垫底，但罩杯还是基

本上被打湿了，空气里瀰漫着一股淡淡的奶腥味。

　　在透窗射入的阳光映照下，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这对原本就堪称波霸的超

级巨乳，现在又隆重『升级』了。就算是这件Ｈ罩杯的特大尺码胸罩，也只能勉

强兜住那对西瓜般大小的巨硕乳球，绝大部分雪白肥腻的乳肉都挤压在外，不仅

令人感到沉甸甸的额外负担，更带来一种压迫呼吸的视觉效果，堪称超级震撼！

　　不过石冰兰自己看在眼里，却只觉得悲伤、耻辱和丢脸，甚至还有一点点的

恶心。

　　她甚至不愿意多看自己这对傲绝人问的巨乳一眼，直接将浸满奶汁的胸罩摘

了下来，放进了摆在桌上的一个纸袋中。

　　然后她伸手到旁边另外一个纸袋，准备摸出一件干净的胸罩换上。

　　但奇怪的事发生了，这个纸袋赫然是空的！

　　离家前准备好的另外四件干净胸罩都不见了！

　　石冰兰呆住了。

　　——难道交警大队里出现了「内衣小偷」？

　　——不，这是不可能的！这间办公室外面走廊就装有监视器，谁进入过这里

一查就知道！

　　石冰兰只沉吟了一秒钟，就立刻想到拿走四件胸罩的人是谁了。孟璇！毫无

疑问一定是孟璇！

　　这小女警刚才来到这里，不单给交警大队长下命令逼迫自己放假，而且还故

意拿走了所有干净的胸罩，令她除了选择尽快回家更衣外，再没有其他好办法解

决困窘！

　　这真是欺人太甚了！

　　石冰兰怒气上涌，冷笑一声，在心里做出了一个令她自己——应该说是过去

的自己——都绝对不肯相信的决定。

　　她先拿起杯子，耐心的将双乳里的奶水轮流挤尽，然后也不戴胸罩了，就这

么捡起交警制服披在身上，一颗一颗的扣好了钮扣。

　　——你们以为我不戴罩就不敢出门吗？嘿，你们错了……我已经不是过去那

个害羞、自尊心特别强的石冰兰了！我这就出去让你们瞧一瞧……到时候我倒想

看看，究竟是谁先顶不住觉得丢脸！

　　心中泛起一股轻微的报复快感，石冰兰拉开办公室门，昂首挺胸走了出去。

　　她走得很平稳、很慢，每走一步，胸前丰满无比的双乳都是一下剧烈抖动。

如果迈的步伐稍大、稍快一些，抖动的幅度就以几何级数增加，并且很容易就会

积累成汹涌澎湃的乳浪，令她自己都感到抖得太厉害了，不得不放慢步伐减轻胸

口的震荡感。

　　不过，她却还是坚定不移的向前走着，很快就走出了交警大队。

　　由于是中午吃饭时间，同事们基本都到饭堂去了，剩下的也值班未归，所以

沿途倒是没有碰到任何人，免去了尴尬。

　　石冰兰也不知是该庆幸还是该失望，出了交警大队后四下一望，没看到余新

或孟璇驾车来接她，反而意外的发现有一辆电视台的采访车停在不远处。

　　她正想悄悄躲开，但已经来不及了，采访车车门打开，一个年轻的女记者手

持话筒，带着个扛着摄像器材的助手直扑了过来。

　　「石队长，我是Ｆ市电视台的记者曾洁。我想采访一下您……」

　　石冰兰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你搞错了，我早就不是什么队长了！」

　　「抱歉抱歉，我叫惯口啦！」女记者追了上来，满脸堆笑的恭维说：「虽然

您已经不在刑警总局工作了，可是大家都说，您仍然是本市当之无愧的【第一警

花】！」

　　「谢谢，过奖了！」石冰兰冷淡的说：「我已经公开声明过了，今后不再接

受媒体的采访。您请回吧！」

　　女记者却不依不挠，亦步亦趋的追着她，半恳求的说：「我就两个问题，最

多耽误您五分钟……要不，三分钟也行！」

　　石冰兰不容商量的摇摇头。过去一年来，媒体对她的各种污蔑报导令她伤透

了心，尤其是在『枪杀前夫』的问题上，不管她如何回应，最后报导出来的都是

负面消息。每一次采访，对她来说都犹如往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令她痛苦莫名。

　　因此她后来声明『封口』，对所有记者的来访一律拒之门外、闭口不谈，起

初曾掀起更大的抨击浪潮，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公众的视线被其他新闻吸引，媒

体对她的兴趣也渐渐消失了，最近三个月采访者更是完全绝迹。可今天不知怎么

回事，居然又有电视台的记者重新临门。

　　「听说您先生余新今天出狱了，但是您却没去接他，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女记者完全不识趣，索性直接把问题抛了出来，手持的话筒几乎碰到了石冰

兰脸颊。那助手更是「敬业」，一路小跑冲到了石冰兰前面，扛着摄影机对准她

倒退而行，将现场发生的情形一一摄入镜头。

　　石冰兰厌恶的避开，一言不发加快脚步，心中打定主意绝不回答一个字。

　　「有人向我们报料，说是因为你们夫妻俩感情不睦，彼此早就貌合神离了，

请问是真的吗？」

　　「如果关系长期不能好转，您会考虑离婚吗？」

　　「有消息说您先生在监狱里就委托了律师，准备跟您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您

打算怎么应对呢？」

　　女记者连珠炮般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加油添醋，一边问一边仔细观察石冰

兰的反应，显然是不到黄河不死心。

　　『女儿』两个字一入耳，石冰兰霎时就像中了魔咒一样，就感到双乳乳尖一

颤，两股热流无声无息的沁了出来。

　　她下意识的抬起双臂抱在胸前，紧张地停下了脚步，全身僵硬得一动也不敢

动，甚至连气都不敢喘一口，生怕引起更大的洪流。

　　女记者还以为这个问题击中了要害，精神大振，兴高采烈的再次将话筒凑上

：「这么说消息是真的了？余先生这么想要抚养权，难道您女儿的确是他的亲生

骨肉吗？早在您被色魔沈松抓住强暴之前，您就已经怀上了余先生的孩子？」

　　左一句「女儿」，右一句「孩子」，就像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作响。石冰兰

暗叫完了，只觉得乳尖就像失控的水龙头一样猛然放开，更多的热流汨汨而出。

　　她的双臂本能的抱的更紧，隔着制服用力顶住两粒乳蒂，想把奶水暂时堵截

住。

　　但偏偏这个女记者自以为聪明，接下来的问题全都针对『女儿』而发，令胸

前一对『水龙头』漏得越来越厉害。

　　「我还要上班，你有什么问题明天再来好不好？我保证，明天一定接受你采

访！」

　　无奈之下，石冰兰只得含糊其词，随口敷衍起女记者来。

　　就在五分钟前，当她愤怒走出办公室时，心中自暴自弃的念头达到顶点，对

于自己的形象丝毫也不在乎。但一旦发现电视台的摄影机就在眼前时，这巨乳女

警马上后悔了。她完全想像得到，假如自己真空上街、奶水溢出的样子被媒体播

放出去，将会给交警大队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影响。

　　对自己，可以破罐破摔，但对单位的名声，她却无法置之不顾。而且这里的

同事平时对她都非常好，她绝不能连累他们一起遭殃！

　　因此，石冰兰不惜违背意愿，忍气吞声的与女记者妥协。只要对方肯现在走

人，要她做什么都可以商量。

　　「好喔，明天我会再替您做个专访！」

女记者大喜过望，但仍喋喋不休的纠缠，「今天您就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吧！

只要一个就好……」

　　石冰兰被吵得头晕脑胀，心中越发焦急。她微微松开手臂，偷眼望向自己的

胸部。只见鲜红的领带下面，交警制服的前襟已经湿了两大块，天蓝色的布料变

成了半透明状，十分清晰的映出了里面丰满巨乳的轮廓，就连两粒乳头的形状都

若隐若现，看上去淫糜之极。

　　真是羞死人了！

　　石冰兰涨红了脸，情不自禁的向街道尽头眺望。如果这时有一辆计程车经过

就好了，她就可以立刻上车逃离这尴尬的场面。

　　但事与愿违，来来往往的车辆中没有一辆是计程车！

　　那边女记者仍在死缠烂打，非要石冰兰「至少对观众们说几句话」。就连那

助手都在旁帮腔，端着摄影机稳稳对准她，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余新！你这个混蛋……为什么还不来接我？

　　心中莫名其妙冒出这句咒骂，石冰兰紧咬嘴唇，情绪前所未有的矛盾。她实

在很不想见到余新，但却又同时很想他快点过来替自己解围。

　　——他指示孟璇拿走我的胸罩，目的在于逼迫我回家，那他应该就在附近等

着接我才对啊！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出来？难道是存心要看着我出丑？

　　这念头令石冰兰又是恼怒，又是焦躁，胸部气呼呼的一阵起伏，奶水更是加

快流出，制服上的湿痕进一步扩散了，有部分已经超过了手臂的遮挡，悄然蔓延

到了外面来……

　　就在这时，「叭叭」的喇叭声传来，一辆警用面包车从远处驶来，停在了路

边。

　　车门打开，副驾驶座上跳下了一个男人，正是余新！

　　「老婆，我……我回来了！」

　　余新语声哽咽，奔过来一把抱住了石冰兰，就彷彿久别的亲人终于重逢了，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石冰兰一阵反冑。这是三流电视剧里常见场景，居然现实中也有人照抄来表

演，真的是太恶心了！

　　但女记者和助手却大为兴奋，将话筒和镜头更近的凑了上去，继续乐此不疲

的拍摄这段三流场景，并且务求拍摄的镜头最清晰、角度最多。

　　「你到哪里去了啊？怎么现在才来？」

　　石冰兰跺足恨恨的说。她只有一半在演戏，另一半是真实感情的流露。虽然

她讨厌他，但此时此刻看到他的确有如见到救星一般，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她

希望他赶紧带她上车离开这里，哪怕表现的粗暴一点也没关系。

　　但余新偏偏不合时宜的温柔了起来，拥抱着她“深情”的说：「是我不好，

我来迟了……刚才路上塞车，我只好叫小璇开警车送我过来……」

　　石冰兰压低嗓音：「别废话了！你要是不想看我被电视台拍到出洋相，就快

点掩护我上车！」

　　余新一怔，随即明白了过来，低头望去，只见这巨乳女警的胸前污迹斑斑，

湿漉漉的制服紧贴着高耸的双乳，就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令那对丰满肥硕的

肉团透衣显形，两粒乳头更是纤毫毕现，就连渗奶而出的过程都看得清清楚楚，

形成了一种另类的【制服诱惑】。

　　他脑筋转的飞快，一下子就明白了石冰兰此刻的处境，心中不禁暗暗好笑，

泛起恶作剧的促狭想法。

　　「怎么掩护你啊？你的姿势这么不自然，别人一看就会觉得有问题！」余新

轻抚着石冰兰的背脊，也低声耳语说：「至少你也应该抱紧我，表现得亲热一点

吧。嘿嘿！」

　　石冰兰明知他夸大其辞，但这时也顾不上这么多了，垂下手臂，从余新腋下

反搂住他强壮的躯体。两人互相紧紧搂抱着，女人丰满的乳房严丝合缝的挤压着

男人的胸膛，将湿透的制服前襟完全遮住了，不至于暴露在摄影机下。

　　这情景不单令女记者和助手兴高采烈，拍摄得越发积极，就连路边的行人都

被吸引了注意力，纷纷好奇的驻足观望。

　　石冰兰微感不妥，想要松开手臂，但又怕胸口春光泄漏，只得用眼神催促、

恳求余新赶快带她离开。然而余新却视如不见，神色甚是陶醉，尽情享受着与她

成熟胴体全面接触的滋味。从车祸撞死郭永坤到现在，差不多禁欲整整一年了，

现在重新嗅到这巨乳女警身上淡淡的体香、感受到她销魂的身材曲线，令他胯下

的肉棒一下子就亢奋的勃起了！

　　「两位、两位！实在不好意思，能不能打扰一下，回答我们几个问题呢？」

　　烦人的追问声中，女记者的话筒又无孔不入的伸了过来，想强行插进夫妻俩

的头部之间。

　　余新左手继续搂着妻子，右手不客气的将话筒推开了一些说：「抱歉，我太

太过于激动，现在情绪不太稳定，不方便面对镜头，有什么问题我来回答吧。」

　　女记者大喜：「那太好了！余先生，不瞒您说，我们早就想采访您了，全市

人民都非常关心您呢！」

　　「是吗？那真是荣幸了。不过我今天只能给你最多三分钟时间，因为我刚出

狱，这九个月已经积累了太多话想跟我太太倾诉。」

　　「我明白，三分钟够啦！」女记者“善解人意”的点点头，马上就进入了正

题，「首先我想问问，今天我们收到爆料说，你们夫妻俩感情不睦，就快要离婚

了，有没有这回事呢？」

　　余新哈哈一笑，将石冰兰搂得更紧了一些。而她也十分有默契的予以配合，

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将整张脸埋进他肩膀，一副沉醉于丈夫怀抱的姿态。

　　「你自己看看，我们像是快要离婚吗？」

　　女记者狡猾的转动着眼珠：「看不出来耶！我们以前也采访过很多夫妻，明

明貌合神离了，但只要有媒体在场就会扮演得很亲热！」

　　余新耸耸肩：「你要是不相信我们，那也没办法啊。不过我倒是很好奇，也

想反问你一句，为什么就那么相信我们俩要离婚呢？」

　　「因为那个广告啊！」女记者冲口而出，「很多人都私下议论，说只要是正

常男人，都无法容然自己老婆拍那样大胆的广告……」

　　「噢，你是说那个“护胸天使”内衣广告？」

　　「是的。余先生已经看过那个广告了？」女记者面露惊异，「您难道……一

点都不介意？」

　　「为什么要介意啊？」余新反问，「我觉得广告拍的还是很健康的，要不也

不可能通过审查了！」

　　「可是很多人都说……呃，我照直说，请您别生气……很多人说这个广告有

卖弄色相的嫌疑。尤其是最后几个镜头，胸部暴露的也太多了……」

　　「暴露胸部又怎么了？就一定是卖弄色相吗？」余新正色说，「我看是这些

人自己满脑子色情吧！他们把女人的胸部看成什么了？难道只是为了取悦男人而

长的两团肉？」

　　女记者不动声色的说：「那么您呢？您又把您太太的胸部看成什么呢？」

　　她巧妙的把话题从「全体女人」兜转到石冰兰一个人，不管对方如何回答，

都绝对能赚到收视率。

　　「我的看法很简单，女人的胸部并不是男人的玩物。」余新用慷慨激昂的声

音说道，「造物主赋予女人乳房，目的是为了哺育下一代！女人的乳房是母爱的

象征……你明白吗？母爱！」

　　这句话说完，他立刻感到怀中的石冰兰轻微震动了一下，顶住自己胸膛的丰

满乳房传来急促的心跳，显然情绪震荡之极。

　　余新嘴角泛起不易察觉的笑容。这两句话其实就是石冰兰本人说的！当时两

人第一次在【黑豹】舞厅里见面，石冰兰曾愤怒的质问他同样的问题，然后再厉

声告诉他这个『标准答案』。

　　现在，他只不过把答案复述出来而已。同样的义正严辞，同样的铿锵有力，

然而只有最最细心的人，才能听出他语气里隐藏的一丝嘲讽和奚落。

　　这时周围已有二、三十个行人渐渐聚集了过来。他们显然对电视台拍摄采访

的过程很有兴趣，自动聚拢成了一个圈，将夫妻俩、女记者和助手围在了中间。

　　石冰兰暗暗叫苦，这时候就是想出去都不那么容易了，而且人多视线也多，

搞不好就会被谁发现自己胸前的祕密。

　　她只能下意识的更深缩进余新怀里，竖起耳朵倾听他和女记者充满火药味的

一问一答。

　　「余先生说的很精彩。请问，这也是您太太的看法吗？」

　　「当然！其实这是她曾经对我说过的原话！」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太太为什么不去拍推广母乳的公益广告呢？」

女记者的思维也相当灵活，一下子就抓到了漏洞，「那样才符合她对女性胸部的

看法啊！现在她拍的却是能引起男性遐想的内衣广告，您不觉得这里面有点说不

通吗？」

　　余新反唇相讥：「你说广告引起男性遐想，哈，他们自己要遐想，我太太又

有什么办法呢？其实广告词里说得很清楚，那个胸罩的功能是“保护胸部”，并

没有说是“取悦男人”嘛！」

　　「嗯，也就是说，这个广告完全没有挑逗的意思隐含在里面？」

　　「没有！」余新斩钉截铁的说：「它的确有另一层隐含的意思，但绝对不是

挑逗！真可惜啊，好像大家都没看出来……」

　　女记者兴奋的问：「是吗？究竟是什么隐含意思？您能透露一下吗？」

　　余新沉声说：「我想你应该还记得吧，自从变态色魔在本市出现后，很多女

性……特别是胸部比较伟大的女性，都人心惶惶，再也不敢穿低胸装上街了。后

来警方几次三番说案子已经破了，色魔已经落网了，但原来都是摆乌龙。我太太

相信，不少人一定心中仍然存有疑虑，最后被击毙的那个沈松真的是色魔吗？会

不会仍然是一次错误？」

　　「是呦，好像真的是这样呢！」女记者颇有感触的点点头，「现在街上穿低

胸装的好少噢，以往这个时候，已经好多女性清凉打扮上街啦……不过，这件事

跟您太太拍的内衣广告，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太太是想用实际行动向大家保证，色魔真的已经被击毙了！」

　　余新环顾着周围所有人，就好像政治家发表演讲一样，将临时想好的台词滔

滔不绝的说了出来！

　　「我太太的潜台词是想告诉大家，所有爱美的女性都可以放心、大胆的穿低

胸装了，她愿意带头以最性感的形象出现，就是因为她有信心，这么做是绝对安

全的！她想告诉大家，真正保护女性胸部的不仅仅是那件胸罩，而是胸罩里面伟

大的胸襟。她还想告诉大家，这个城市也许难免会出现强奸犯，但只要每个女性

都能积极、勇敢，都肯付出牺牲，这里就一定不会再出现变态色魔！」

　　话音刚落，所有围观行人都「辟里啪啦」鼓起掌来，尤其是几个身材痴肥、

胸部臃肿下垂的丑陋中老年妇女，鼓掌更是鼓得比谁都起劲，一边为这番话叫好

欢呼，一边互相开心的祝贺明天又可以穿低胸装了。

　　女记者大概见惯了这种场面，脸上仍带着职业化的笑容，等掌声刚一停歇，

就又抛出了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您说本市一定不会再出现色魔？这个……是不是太乐观啦？警方和专家都

说，色魔基本上是一些心理有严重变态倾向、性格近乎偏执的狂人，他们扭曲的

人生观往往是小时候遭到沉重打击后导致的，就算坐牢都难以彻底改变，怎么可

能因为您太太的一个内衣广告，就令他们良心发现不再犯罪呢？」

　　「仅仅一个广告当然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需要做更多事来达到目标！」余

新硬着头皮自圆其说：「嗯……我已经决定了，下个月我会举办一个活动，号召

本市的商界大佬和我一起出资，共同成立一个【青少年心理辅导基金会】，聘请

最好的社工和专家，为那些曾遭受精神折磨的小朋友提供心理援助，让他们重新

热爱这个社会，拔掉他们心中仇恨的种子……把这件事做好了，让人人心中都充

满爱，我相信世上就再也不会有变态色魔了！」

　　这次现场响起得是更加热烈的掌声、叫好声，而且持续了足足半分钟之久，

就连女记者都面露微笑，轻轻的拍了两下手掌示意嘉许。

　　「谢谢余先生，谢谢！好人有好报，您会长命百岁的……嗯，我就剩下最后

一个问题了。您究竟有多爱您太太，能给全市市民一个最具体的形容吗？」

　　「没问题！」

　　余新说完低下头，猛然吻住了石冰兰的嘴唇。后者毫无防备，惊愕地瞪大眼

睛，嘴巴却宣告失守了，被对方灵活的舌头一下子就侵略了进来。

　　「噢——噢——」

　　起哄声、口哨声一起爆出，围观的众人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不少人更是兴

奋莫名，差点连巴掌都给拍烂了。

　　余新彷彿受到鼓励般，吻得越发放肆了，舌头在石冰兰温暖的口腔中乱扫乱

舔，很快就捕捉到了那拚命躲闪的嫩滑舌尖，贪婪的吸吮了起来。

　　石冰兰胀红了脸，本能的就想一口咬下去，但刚才这男人说的话却犹如暮鼓

晨钟，重重的敲击在她心头。

　　——真正保护女性胸部的不是那件胸罩，而是胸罩里面伟大的胸襟！

　　——只要肯付出牺牲，这里就一定不会再出现变态色魔！

　　那个自以为老练的女记者也好，扛摄影机的助手也好，周围看热闹的行人也

好，全都以为这几句话是对全体市民说的！只有石冰兰一个人知道不是！只有她

听了出来，这些话其实是对她一个人说的。

　　『伟大的胸襟』真正是指什么，『肯付出牺牲』，牺牲的又是什么？由谁来

牺牲？又是向谁牺牲？这些，鼓掌叫好的人群并不明白，然而她是明白的！

　　是的，她完全明白！

　　所以此时此刻，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默不作声的配合，而且还要配合得很像

很像！

　　——呵呵呵，市民们，你们看到了吧？他爱我，我也爱他啊！我也爱！

　　石冰兰彷彿突然兴奋起来似的，双手抱住余新的后脑，激烈而狂热的回应着

他的吻，甚至还主动将舌头送入他口中，与他的唇舌做最亲密的交流。

　　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鼓掌声、喝彩声，就连过往的车辆都减慢了行驶

速度，摇下车窗好奇的朝这边张望。

　　「真是非常生动的形容。谢谢余先生，谢谢……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不打

扰两位啦！拜拜！」

　　女记者心满意足的收起话筒，带着助手拨开人群悄然离去了。

　　等到电视台的采访车消失在视线中时，这个激情的热吻才刚好恋恋不舍的结

束。

　　余新意犹未尽的松开嘴唇，对着石冰兰耳朵低声交代了两句。然后他飞快地

转身蹲下，将石冰兰整个人背了起来，大步向停在数米外的警用面包车走去。

　　「对不起啦，各位！我太太中暑了，我要早点带她回去休息！」

　　听到他这么说，围观的行人果真自动自发的让閞了一条路。

　　余新一边点头示谢，一边体验着丰硕肉团压在脊背上的柔软、弹性，当然还

有大片湿淋淋布料紧贴同样部位的感觉。他敢肯定，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围观者发

现石冰兰漏奶湿透了交警制服，否则现场的反应就不会是如此平静了。

　　三步两步奔近了警车，后门已经打开。余、石两人进去后，马上「砰」的关

上了车门。

　　驾驶座上的孟璇立刻踩动油门，并拉动了警笛，驾驶着车子风驰电掣般驶了

出去！

　　「你们要说什么悄悄话，就尽管说好啦，要做什么也尽管做！我什么也听不

到、看不到！」

　　孟璇说完「噗哧」一笑，随手按动了一个按钮，只听「轧、轧」两声响，驾

驶座后面降下了一块黑色的有机大玻璃，将整辆警用面包车隔成了两截！

　　现在，这里是密封状态了，而且隔音效果极好。无论外面有多大声音，这里

都一样安静。

　　死一般的安静！

　　余新舒舒服服的靠在椅子上，双眼射出灼热的光芒，贪婪打量着坐在身边的

石冰兰。

　　这巨乳女警胸前已经湿得一塌糊涂，天蓝色的交警制服就跟吸水海绵似的，

被乳汁完全浸透了，而且因摩擦过度变得皱巴巴的，看上去说不出的狼狈。

　　但也正因为湿透凌乱的制服紧紧贴在肌肤上，半透明的上身显得更加诱惑惹

火，两个滚圆肥硕的巨乳就跟熟透的奶瓜一样，随着呼吸有节奏的上下起伏。或

许是因为车内冷气刺激的缘故，那对颗粒饱满的乳蒂在制服上形成了清晰的柱状

凸起。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凸起周围的湿痕仍在不断加深、继续扩散……

　　「你看够了没有？」

　　冷冷的声音传来，语气虽然严厉，但却没有从前的愤怒和羞愧。

　　余新抬起头，迎视着石冰兰的目光，笑嘻嘻的说：「当然看不够！你这对极

品大奶子，我永远也看不够！」

　　石冰兰哼了一声，彷彿甚至不屑，但却没有抱臂护胸挡住他的视线。似乎她

已经清楚，这种举动是毫无意义的，只会浪费自己的体力和时间。

　　「这个记者是你叫来的吧？」她冷笑着问，眼光充满嘲讽。

　　余新面色尴尬，但却爽快的一口承认了：「嗯，是我给电视台打的电话。我

说据知情人士透露，石警花的老公今天出狱了，但双方闹别扭互不理睬，石警花

甚至不肯回家。嘿嘿，电视台一听就来了兴趣，果然派人来了！」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又解释道：「不过我的本意只是想让记者纠缠一下

你，你没法工作，为了躲避自然就会跟我回家了。我并不是特意想让你当众出丑

哦，不然我就不会只打电话给一家媒体了！」

　　石冰兰板着脸说：「你是老公，是主人！你想怎么做都好，冰奴都会无条件

服从。你又何必对冰奴解释呢？」

　　余新搔搔脑袋，一本正经的说：「我解释，是因为我希望咱们彼此都更加坦

诚，再也不要互相玩弄诡计了。否则等待你和我的，只会是悲剧！我们的孩子更

加不会有好下场！」

　　他这些话软硬兼施，并把刚出生不久的女儿都端上了台面，希望能彻底打动

这巨乳女警，令她真正心甘情愿的屈服于命运。

　　然而石冰兰就好像没听见似的，默默望着车窗，彷彿在回忆着什么。

　　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说：「你刚才对记者说的那句话，是真心话吗？」

　　「哪一句？」

　　「就是……你说你要成立一个【青少年心理辅导基金会】……」

　　「噢，这个啊……当然是真心话。我说过了嘛，只有从小教育，防微杜渐，

才是防止他们长大变成色魔的最好办法！」

　　石冰兰瞪着他说：「你自己以当色魔为荣，为什么反而愿意出钱出力防止后

人成为色魔？」

　　余新哈哈大笑：「这就叫同行是冤家啊！你想一想，如果色魔越来越多，有

一天别的色魔看中了你，非要得到你而后快，我岂不是危险了吗？再说咱们的女

儿也会长大的，我希望她有一个色魔老爸就够了，千万别再找一个色魔老公！」

　　石冰兰微微颤抖了一下，低头望向自己的胸部，眼眶突然红了。然后她轻轻

说：「我的乳房很胀，你……为什么都不帮我揉一揉？」

　　余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失声说：「你说什么？」

　　石冰兰淒然微笑，一字一句说：「我说，主人你应该早点把手放到我的乳房

上来。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

　　余新这才恍然大悟，她是在向自己谦恭的讨好啊！这个巨乳女警，她终于完

全想通了，知道人不可以违抗命运。

　　他高兴的欢呼一声，一把将石冰兰搂进怀里，让她背对自己坐在大腿上，低

下头轻咬着她的耳垂。

　　「我的乖冰奴，嘿嘿……你总算觉悟啦！要是你提前一年就这么想，根本就

不会死那么多人……」

　　敏感的耳垂被舔弄，石冰兰的呼吸很快就急促了，用呻吟一般的声音喃喃自

语。

　　「嗯，嗯……他们都是我害死的，我有罪……噢……嗯……但愿老天能让我

赎罪，别再连累……更多人……」

　　话还没说完，她的嘴唇又被余新堵住了，两人再次接了一个长长的吻。

　　这次是一个标准的法式湿吻，彼此的舌头缠绵追逐，比刚才面对摄影机时更

加激情、更加无所顾忌。

　　良久，唇分，但两人的口唇边仍连接着一条细长的晶莹水线。

　　「好啦，让我看看，你这对大奶子究竟有多胀！」

　　调笑声中，余新伸手到石冰兰胸前，将交警制服的钮扣一颗颗解开。

　　然后他一手拉高鲜红的领带，一手将湿透贴体的制服前襟缓缓左右褐开，令

赤裸的肩膀和丰硕的双乳暴露在空气之中。

　　终于又目睹到这对极品巨乳最真实的全貌了！

　　将近一年不见，这对原本就超出常规尺寸的巨乳，果然再次「升级」了！两

颗雪白浑圆的肥硕乳球就像发酵的面粉一样，膨胀到了有些夸张的程度，简直是

丰满得不能再丰满、巨大得不能再巨大了，就算西方色情杂志里那些反复隆乳过

的超级奶妈，比较起来都有所不如。

　　不过，无可避免的，当初这对大奶子罕见的坚挺现在已经打了折扣，虽然还

不至于下垂，但却明显变得柔软而酥松，沉甸甸的压迫感也更加明显。

　　乳晕也扩散的比预料的更大一些，并且呈现出成熟少妇才有的淡褐色。而原

本细如红豆的乳蒂更胀大了整整一圈，犹如两颗紫葡萄似的，无论从色泽还是形

状来看都更加诱人，尤其是正中凹槽状的奶孔，仍残留着少量满溢欲滴的白色乳

汁，令人看了就忍不住想扑上去吸一口。

　　总而言之，这是一对成熟、火爆、完美的没有丝毫瑕疵的丰硕乳房，充满母

性特有的温柔和诱惑。如果说以前最贴切的词是「巨乳」，那现在就只能用「爆

乳」来形容了。

　　余新赞叹着松开手，红领带飘然滑下，躺在了深深的乳沟里，将那对巍巍高

耸的双峰衬托得更加白皙、更加雄伟。

　　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双手缓慢地攀了上去，轻轻揉捏了一下。没错，这就是

他入狱之前捏惯的那对超级巨乳，手掌稍微一用力，满把的肥嫩乳肉就会争先恐

后的从指缝间隙挤压出来，令所有手指犹如陷入棉花堆般深深埋进去，再也舍不

得出来！

　　「听小璇说，你漏奶漏得厉害，每天都要换十几个胸罩？」

　　余新一边调笑，一边恣意玩弄着这两个雪白肥硕的大肉团。久违的美妙手感

令他兴奋莫名，胯下早已硬梆梆的支起了帐篷。

　　石冰兰软弱无力的向后靠在他怀里，任凭他的魔掌为所欲为，嘴里轻微喘息

着应道：「哪有……那么多！顶多也就……五、六个……」

　　「是吗？哈，那么是你姐姐的奶水多，还是你的多呢？」

　　「我不……知道。啊……姐姐……早就不戴……胸罩了！」

　　「我来检测一下好了，嘿嘿！」

　　说笑声中，余新双手用力向上推挤，将那对极其丰满的大奶子尽量托、压到

上方，几乎碰到了石冰兰的下巴。然后他再从她肩膀处探过脑袋，轻轻松松就叼

住了其中一颗乳头，贪婪的吸吮了起来。

　　一股微带腥味、但却新鲜无比的人乳流入了口中。

　　「哇……美味！」

　　余新含糊不清的赞扬着，手掌挤压着乳晕周围，令奶水更快、更多的涌入嘴

里。

　　「别……别吸太多……留一点……给女儿……」

　　石冰兰红晕满脸，断断续续的恳求着，但胸部却反而挺得更高，主动将高耸

的乳峰凑向对方面颊。

　　这样一来，余新吸奶也就更加方便了。他几乎把口鼻全都挤进了柔软肥硕的

乳肉里，大手不断掐着乳尖，嘴巴拚命蠕动着，将饱满的奶头咂吮得啧啧有声。

吸够了这一边乳房，他又转到另一边，就像个婴儿一样饥渴吞食着纯洁的母乳。

　　石冰兰喘气加剧，就感到自己胸前的水龙头又被拧开了一样，奶水源源不绝

的被吸了出去，但是盛装奶水的巨大容器仍然是满的，丝毫也没有衰竭的迹象。

　　如此丰富的乳汁，全都是拜姐姐所赐而来的！

　　早在女儿尚未出生之前，姐姐就已经忙于给她做「催乳」的工作了。

　　——小冰，姐姐给你炖了鲫鱼汤，你要全部喝掉哦！还有这些中药，你按时

服用，将来奶水就会很足很足……

　　——不够呀！怎么可能够？别忘了主人，你的乳汁他肯定不会放过的……

　　——你不要任性啦，要是奶水不足，你的小宝贝就只好喝奶粉啦！而且主人

到时候也会用其他方法给你催乳，你会比现在难受十倍的！

　　就这样，在姐姐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之下，石冰兰无可奈何的接受了全方位

催乳，每天喝的都是羊奶炖猪蹄、通草鲫鱼汤、当归炖山甲这类补品，晚上临睡

前还要定量服用医生配的中药，还有姐姐悉心细致的胸部按摩、促进了乳房的血

液循环和二次发育。

　　于是她的胸部尺寸和奶水量同步暴涨了起来，到最后这对巨乳终于成为了名

副其实的奶瓜，她不得不改换了更大的罩杯、而且每天还要准备更多的干净胸罩

以便更换虽然没有做过严格统计，但最保守的估计，每天满溢流出的乳汁都在４

００ＣＣ以上。尽管和姐姐相比仍有所不如，但姐姐曾被南美农场的药物刺激过，

再加上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因此暂时还能领先。但若撇除这些因素，都以刚生完

孩子半年之内的状态来比较，则似乎还是妹妹更胜一筹！

　　这些情况，石冰兰羞于对余新启齿，但是她心里清楚，对方迟早也会了如指

掌的！这原本蕴含着母爱、圣洁而美好的乳汁，注定只会是余新口中的美食！

　　「嗯……好奇怪的感觉……啊啊……好痒……嗯……好奇怪……」

　　石冰兰意乱情迷地呻吟着，乳头传来一下又一下的抽搐感。每一下抽搐，就

有一股奶水汨汨流出，同时阴道里也会同时泛起强烈的空虚感，就好像生命的精

华一起离体而去了。

　　「好一个冰奴，你的奶水量比你姐姐还足嘛！」余新总算吐出了乳头，放肆

地淫笑，「她是大奶牛，你是大奶娘！不过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奶娘，哈哈哈！」

　　「不……我不是奶娘……」

　　石冰兰羞耻地拚命摇头。虽然她已经臣服于这个男人，但听到如此丢人的外

号，她还是忍不住要抗议。

　　「怎么不是？我告诉你，从现在起十年之内，你都是奶娘！我要你给我喂足

十年奶，少一天也不行！」

　　余新摆出主人的威仪，一边沉声发布命令，一边十指狠狠并拢，使劲抓捏着

掌中丰满鼓胀的肉团。

　　只听「嗤、嗤」两声轻响，两股细细洁白的乳汁喷了出来，尽数洒在车厢对

面的座位上。

　　石冰兰不由自主的颤抖了一下，就觉得不单阴道里泛起空虚感，就连子宫都

剧烈的收缩了起来，彷彿在呼唤着生命精华的注入！

　　「嘿嘿，第一次喷射，射程就比你姐姐远了！」

　　余新咬着石冰兰的耳垂继续调笑，两手左一下、右一下的轮番捏着这对肥腻

肉团。于是那一股股圣洁的乳汁也就应声喷出，就像机枪一般，随着余新的手掌

指挥扫向各个角落。

　　「啊……求求主人……别这样……啊啊……别这样……」

　　石冰兰几乎要哭出声来了，羞耻的捉住男人的手，似乎想要阻止但却又不敢

用力，只能继续苦苦哀求。

　　然而她那酡红的脸颊、迷乱的眼神、灼热的体温，不由自主蜷曲起来的双腿

却都出卖了她，清清楚楚的显示出这巨乳女警生理上并不反感这一举动，甚至还

十分渴望男人对双乳更进一步的侵犯，只不过心理上还有些抗拒这种行为罢了。

　　这些细微的身体语言自然逃不过余新的眼睛，他兴致勃勃的下了决心，要立

刻恢复对这巨乳女警的调教，尽早将她改造成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十全十美的

性奴！

　　「难道你不喜欢这样？嗯？你敢说你不舒服吗？」

　　余新嘴里狞笑，两手肆意抓捏石冰兰高耸的双峰，手指深深陷入乳肉里，体

验着双乳柔软而富于弹性的美妙触感。

　　石冰兰咬紧嘴唇不答，眉心紧锁，呼吸急促，喉咙里发出哭泣般的低吟。

　　「嘿嘿，还是这么倔强！」

　　余新胸有成竹的调侃着，左手继续爱抚石冰兰的丰乳，右手直截了当的深入

制服裙里，「嘶啦」一声扯裂了内裤，然后两根手指直接捅入了蜜穴中。

　　石冰兰猛然仰起头，后脑几乎撞到了余新的鼻子，整个身躯也都差点跳了起

来。

　　「不错嘛！生了孩子还是这么紧凑，我可以放心了！」

　　余新做出大大舒了口气之状，指头就在温暖的阴道里迅速抽动起来。

　　「噢……噢噢……」

　　石冰兰全身都颤抖不已，俏脸上分不清是快乐还是痛苦，一双修长的美腿跨

坐在余新身上，一会儿夹紧一会儿松闻，臀部也跟着手指抽动的频率来回摇摆。

　　「怎么样？想要了吗？快说……想不想要？」

　　余新连声追问，左手大力抓捏巨乳，右手快速抽送阴道，同时对两个敏感区

域展开猛烈攻击。

　　「想……啊……冰奴……想要……啊啊……主人……啊……想要……」

　　石冰兰泪流满面的哽咽着，双手从软弱的抗拒转为迎合，协助余新的魔掌更

加用力的揉弄自己的乳房，令那一股接着一股的奶水到处乱喷。而她双腿之间更

是淫汁泛滥，每当余新的指头拔出去时，都会带动几滴汁液飞溅而出，有的更与

喷洒的奶水在空中「相会」，令车厢里很快变得狼籍不堪，座椅上、车顶上、地

板上，到处都佈满了一道道淫糜的水痕。

　　到这地步余新也忍耐不住了，积蓄了将近一年的性欲如狂潮爆发，完全左右

了他的头脑和行动！

　　他猛然抱起石冰兰，将她整个人悬空撑起在自己腰部上，然后释放出昂扬坚

硬的肉棒，直接穿过制服裙顶住了湿漉漉的蜜穴，「嘿」的一声就长驱而入了！

　　石冰兰发出长长的苦闷声音，但俏脸却兴奋的红透了。她甚至不等余新抽插

就主动扭起屁股来，就这样坐在他怀里一上一下、一起一伏的套弄着肉棒。

　　「终于又被……插了……啊啊……主人你好硬……噢噢噢……大鸡巴……好

粗……啊……」

　　大胆的言辞、激烈的表现和疯狂的动作，令石冰兰看上去不像个端庄大方的

女交警，反倒像是个禁欲多时、欲壑难填的荡妇，但那一身披散的交警制服却又

明明白白的宣示着她的身分，连同那弹跳晃动的丰满双乳一起，骄傲的展现出了

她压抑已久的热烈渴望和最真性情！

　　余新更是兴奋莫名，突然站起身来，就这样从后抱住石冰兰的腰部，把她整

个人推到了车窗旁边。

　　「怎么了……啊……」

　　石冰兰回头望着男人，睁得大大的双目中满是惊讶。虽然男人的手已经抽走

了，她的双手仍像是上了发条一样停不下来，还在揉着自己的大奶子。只不过由

于不太适应现在这种情形，揉到后来变成了将自己的两颗巨乳互相磨蹭，并且夹

住了垂在双峰间的红色领带使劲挤压，就好像把领带当成了男人的肉棒似的，渴

盼能从夹住的动作获得更多快感。

　　「你看看窗外……嘿，大家都来为你助兴啦！」

　　余新拍了拍石冰兰脑袋，得意的笑出声来。

　　石冰兰勉强控制住身体的震荡，辛苦的抬起头，这才发现所坐的警车不知何

时已经停到了刑警总局里面的停车场上。窗外站着十多个警员，正端端正正的列

成方阵，眼光齐刷刷的注视着车内的一举一动。

　　「啊！」

　　石冰兰一惊非同小可，本能的就想翻身跳起，但却被余新强行按住了。

　　「嘘……别紧张！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自己也该知道，他们根本看不进来

的！」

　　石冰兰一想不错，这辆警用面包车她十分熟悉，是用来接载领导人时用的。

所有玻璃都是单向、隔音的，外面根本不可能知道车内发生的事情。

　　她轻轻松了口气，但仍惊魂未定：「小璇呢？她为什么把车开到这里？」

　　余新耸耸肩：「谁知道？可能是回来交代啥事情吧！」

　　对答之间，两人不约而同的向外张望，只见孟璇正站在警员方队面前，做出

威严的手势，大声的说着什么，看起来像是在布置什么紧急任务。

　　石冰兰脸上恢复了血色，圆滚滚的屁股向后摇摆，马上又沉浸到无边无际的

肉体快感中。

　　「嘿，在这么多前部下面前被操，是不是特别有快感呢？」

　　余新笑嘻嘻的问，声音充满了邪恶的满足。

　　「啊……不，他们……看不见我……我没有……在他们面前……噢噢……被

操……」

　　「这样啊……那就让他们……看得清楚一点好了！」

　　说完，余新再度将石冰兰一推，令她整个上半身都贴住了车窗玻璃，然后从

阴道里抽出肉棒，转而对准了双臀问细嫩的后庭。

　　「不……不要那里！」

　　石冰兰察觉粗大的龟头顶住了自己一张一合的肛门，惊慌失措的哀求起来。

尽管她的肛门已经被开苞了，但毕竟只有一次，当时那种剧痛仍令她记忆犹新。

　　「喂喂，你这里早就被搞过了，别他妈装得跟还是处女地一样！」

　　余新嗤之以鼻，用力一挺腰，坚硬的长矛顿时撑开了紧凑的后庭，缓缓杵进

了直肠中。他甚至可以清晰的感觉到，整个菊穴为自己彻底绽放了开来，就连肛

门四周的皱褶都慢慢消失了。

第７０章　黄雀在后

　　时间飞逝，光阴如梭，一转眼又是半年过去了。

　　曾经被【变态色魔】一案滋扰近两年的Ｆ市，已经彻底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无论是女受害者也好，色魔也好，都成为了历史名词，悄然从市民们的记忆中消

失。

　　至于【Ｆ市第一警花】这个响亮的称号，倒还不时出现在电视上、报纸上和

网络上。不过，所有人都清楚，这是一位新的【第一警花】，是从前那位的亲密

战友，也是接班人，接任的正是刑警队长的职务！

　　据说，这位姓孟的警花今年才二十六岁，不仅是Ｆ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邢警

队长，还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天使。她的恋人几年前因遭受重创变成白痴，完全

丧失了生活自立网兜能力，而她不仅没有嫌弃他，还长期坚持不懈地照顾他，并

且宣称这辈子绝不再拍拖，更不会再嫁给其他男人。

　　虽然她暂时还没有什么显著的工作成绩，在她领导下的警队破案效率似乎也

不高，但就凭这一点，已经足以令多少市民对她充满好感了。更何况她还长得非

常漂亮，一张可爱的苹果脸，笑起来就像孩子一样天真，身材虽然稍微娇小了一

些，不像前任那样『超级魔鬼』，但也绝对是前凸后翘，曲线一等一的诱人。

　　据说，市民们都乐观地相信，有这样又『上镜』又亲切的女邢警队长，本市

的治安一定会越来越好，不久的将来，这个城市一定会成为一个犯罪率极低、人

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

　　　　　＊＊＊　　　　＊＊＊　　　　＊＊＊　　　　＊＊＊

　　周末，晚上八点。

　　Ｆ市【黑豹】舞厅。

　　跟往常一样，这里灯光变幻，热闹非凡，喧嚣的音乐声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舞池里有许多男女相拥而舞，也有不少人坐在角落里，一边抽烟、喝酒，一

边互相谈笑。

　　两个身穿花格衬衫，打扮得不男不女的歌手正站在台上表演，一个做出歇斯

底里状疯狂弹着吉他，一个做出陶醉状麦克风放声高歌。

　　虽然他们表演得很投入，可是台下却时不时传来起哄声，嘲笑他们太矫柔造

作。

　　「下去啦！我们不要看人妖……下去啦！」

　　「救命啊！什么破嗓子……太难听了！」

　　「就是！我们要楚楚小姐来唱！为什么她还不来啊？」

　　「来人啊，把这两个人妖轰下去！强烈要求楚楚小姐赶紧登台！」

　　七嘴八舌的叫嚷声，多半都是一些学生、小青年和流里流气的小阿飞发出来

的。

　　他们不断起哄，起初还有所克制，后来声音大得几乎干扰了台上的歌声了，

甚至还有人挑衅地将吃剩下的桔皮扔上台，令两个歌手狼狈不堪。

　　有个暴发户模样的客人显然是第一次来这家舞厅，看得莫名其妙，悄声问身

边的朋友：「楚楚小姐是谁啊？莫非的本地的大牌歌手，在这里很受欢迎吗？」

　　「是很受欢迎，不过也不是什么大牌啦！」带她来的朋友笑着说：「听说是

个流浪歌手，来这里表演还不到一周。不过她的歌喉真的很不错，而且表演的又

是『超级模仿秀』节目，比这两个人妖鬼叫有意思多了……」

　　「模仿秀？」暴发户感兴趣地问道：「模仿的是哪位？」

　　「楚倩！」

　　「哦，就是那个过气的女歌星楚倩？现在还有人以模仿她为荣？」

　　暴发户耸耸肩，略有些失望。

　　谁都知道，这个曾经红遍全国歌坛的「性感天后」，如今的处境只能用『江

河日下』来形容，她接拍的几部三级片上座率全都惨不忍睹，早已沦为片商避之

不及的「票房毒药」。

　　更糟糕的是，由于长成千上万的家长激烈投诉，怒骂楚倩「教坏小朋友」，

害得她遭到当局全面封杀，所有与她有关的歌曲、影视、节目产品统统被清理，

就连网络上还算颇有点击率的三级片视频，也全部被「和谐」了。

　　大概是自知演艺事业彻底完蛋了，楚倩在三个月前召开了一次记者会，含泪

向公众道歉，发表了一番自嘲「太笨，太天真」的言论之后，正式宣布『永远退

出娱乐圈』。

　　即便是这样一个告别宣言，也都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多数媒体只是发个简

讯了事，之所以如此，除了当局封杀之故外，也是因为在公众心目中，那个【性

感天后】早在两年多前被色魔绑架后就已经淡出了！整整两年没有推出新歌，原

本属于她的市场早已被迅速冒起的新人取代，喜新厌旧的观众毫不留情地抛弃了

她，将她划入了「过气」歌手行列。

　　于是，一个曾经红遍全国的女歌星，就这样悄然从公众面前消失了，从此以

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也再也没有人知道她近况如何。只是偶尔有零星的小道消

息传出，有的说她已经嫁人归隐，默默无闻地做回一个普通人；有的说她已流落

到海外，成为专门服务外国政要和商人的高级娼妓……

　　总而言之，在这位暴发户看来，『楚倩』这两个字已经魅力不再，如果是她

本人来到现场，倒还值得欣赏一下真人的模样，但现在只是一个模仿秀表演，就

算模仿得再像也是『山寨』版，根本不值得这么激动。

　　「其实也不是激动啦，那些年轻人主要还是凑个热闹！」朋友解释说：「另

外说句公道话，那位楚楚小姐确实模仿得惟妙惟肖，听她唱歌怎么样都好过这两

个人妖啦……哈，快看，她出来啦！」

　　说话声中，舞厅里突然响起了欢呼声，几乎所有人都循声望去，只见台上的

背景灿然变动，就在闪烁的霓虹灯光芒下，一个身穿露脐背心、短裤，打扮相当

清凉的女歌手，踩着动听的音乐节拍上了台，有娴熟的动作展现了一个漂亮的亮

相舞姿。

　　口哨声、嬉笑声顿时此起彼伏，几乎弥漫了整个舞厅。

　　那暴发户定睛一看，差点笑出声来。

　　由于灯光闪耀得厉害，这女歌手的半边脸庞又被垂下来的头发遮住，远远望

去看不出有几分像楚倩，唯一比较醒目的是涂得鲜红的嘴唇，这一点确实是学足

了【性感天后】一贯的风格，看上去有一种野性的诱惑。

　　不过她的身材就未免太过『肉感』了一些，尽管还不至于肥胖得难以忍受，

但手臂、双肩都明显过于丰腴，令她显得『膀大腰圆』，胸部确实像楚倩一样胀

鼓鼓、圆耸耸的，然而糟糕的是暴露在外的小腹也肉滚滚的，就像腰间围了一个

救生圈。

　　「我的天，不是说模仿秀吗？」暴发户忍俊不禁地失笑，「我还以为模仿得

多像呢，怎么跑出来的是这样一个肥女人！」

　　旁边有人打趣说：「是有点像楚倩啊，不过是肥胖版，严重发福版的楚倩就

是了！哈哈哈……」

　　「没错，我看她至少比楚倩多二十斤肥肉！」暴发户的口吻充满嘲笑，「亏

她还敢穿得这么暴露，简直是自揭其短嘛……」

　　这时那女歌手已经手持麦克风，全情投入地放声歌唱起来，响亮的歌声暂时

将众人的说话声全都压了下去。

　　那暴发户起初满脸嘲讽，但听了几句之后，神色略有些惊讶了，不能否认，

这个楚楚小姐还是真的有两把刷子的，嗓音居然跟楚倩惟妙惟肖，尤其是一些高

音起伏的细节处理，绝对堪称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猛一听还以为是在播放原

版唱片呢。

　　一曲听完，所有客人都热烈鼓掌了起来，就连那暴发户也忍不住叫好，转头

对朋友赞叹说：「能模仿到这种程度，的确很不容易了。可惜啊，这么动听的歌

喉，竟然配在这么丑陋的肥猪身上，真是太可惜了……」

　　话还没说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慢条斯理的男人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这您就错了，先生！我觉得这位楚楚小姐并不丑陋，甚至可以说，她完全

算得上是一位美女！」

　　暴发户和朋友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个戴墨镜的中年人，样子十分普通，显然

也是个凑热闹的看客。

　　「美女？哇靠，老兄你不是眼睛有毛病吧？」暴发户笑得前仰后合，「我承

认她的嗓子很棒，用这种嗓子来叫床，一定会多姿多彩、非常动听，可是她的身

材，哈哈哈……我真的连一点优点也找不到耶！」

　　中年人心平气和地说：「先生，看来你并不懂鉴赏女人，这位楚楚小姐虽然

胖了一点，但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她仍然是女人之中的『上品』……不错，目

前她的身材是有点走样，但是也不至于毫无优点啊，至少她的胸部相当丰满，这

点您总该承认吧！」

　　暴发户大笑：「是是是，是很丰满，只可惜不止胸部，她全身上下都是丰满

的肥肉，尤其是腰部，那一块块肥得冒油的猪肉。嘿嘿，老兄你要是也有胃口，

我就真的要佩服死你啦！」

　　这几句话显然引起共鸣，周围几个听到的客人也都笑了起来。

　　中年人却还是十分平静：「现在有肥肉，不等于过去有，更不等于将来永远

有……诸位，如果你们有想像力的话，不妨设想一下，一旦楚楚小姐身上减去那

二十斤多余的肥肉，腰围缩小五寸之后，会是怎么出色的一个美女！她像现在这

样跳舞的时候，又会是多么性感诱人！」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指向舞台。

　　客人们顺着手指望去，就见台上那丰腴的女歌手正在唱楚倩的另外一首成名

作，由于这是支边唱边舞的曲子，她表演得比刚才更加卖力。尽管歌声受到影响

有些气喘，显示出她的功力跟真正的楚倩仍差得远，但舞姿却颇为神似，以一个

业余的模仿者来说算是相当难得了。

　　特别是当她模仿楚倩的招牌动作，用最挑逗的姿态摇晃上半身时，胸前那对

浑圆肥大的乳房应声抖动了起来，不仅节奏丝毫不乱，而且还令她整个人都增添

了一种媚态，一种足以令人暂时忘记她可笑的肥胖，甚至在一瞬间沉醉进去的女

性风情。

　　暴发户也是一怔，目光不由自主地盯在她胸前，仿佛到现在才蓦然惊觉，原

来这位楚楚小姐有着一对罕见的饱满乳房。

　　接下来的半分钟，他盯着这女歌手胸前颤动的豪乳，想像着中年人所说的，

当她腰围缩小五寸，而胸部却丝毫不减的话，会是怎样的情形……想着想着，他

顿时怦然心动，情不自禁地咽了一口口水。

　　这个细节没有逃过中年人的眼睛，他悠然一笑：「如何？我说的没错吧？」

　　暴发户闷哼了一声，又恢复了嗤之以鼻的表情。

　　他在心里承认对方说的有一定道理，但这终究只是「理想」状态罢了，减肥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胖胖的女歌手要是能控制体重，一定早就控制了，还

会等到登台的时候才来「献丑」吗？哈，再说了，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减肥只

缩减掉腰围，但胸部的尺寸却又同时保证不「缩水」？

　　「老兄，如果你认为这头肥猪这么有吸引力，你不如自己牵回家去养，等把

她养成」瘦肉型「的猪后，再尽情上她就是啦，哈！」

　　「先生，我要郑重声明两件事，第一，我很愿意做你说的这件事，但大家未

必答应；第二，楚楚小姐不是什么肥猪，她在我眼中可是一个少见的美女！」

　　「是啊是啊，你说的很对！」暴发户用嬉笑的口吻说：「楚楚小姐百分百是

美女，照我看，她何止是『上品』啊，简直是『极品』才是！哈哈哈……」

　　这话摆明的讽刺，但中年人却摇摇头，认真地回答：「不，就算她成功减肥

了，也还不能算『极品』！因为她的乳房瘦肉够大、够丰满，但还没有达到『黄

金比例』……」

　　「黄金比例？」

　　「嗯，一对最完美的丰满乳房，除了外形上应该浑圆、硕大之外，还应该具

备很多特征。比如，乳房的位置应该在第二至第六肋骨之间；乳头则位于第四或

第五肋与锁骨中线交点处；而两个乳头的间隔距离与肩宽的比应该为１比２。还

有，乳轴——也就是由基底面到乳头的高度——和胸壁几乎呈９０度角……」

　　中年人仿佛来了兴致，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俨然是一个专门研

究女人胸部的专家。

　　暴发户听得不耐烦起来，老实不客气地打断了他：「老兄，你这些理论固然

头头是道，可是按照这些标准，又要符合完美的黄金比例，又要挺拔而不下垂，

罩杯还至少要达到Ｇ……嘿，要符合所有这些优点，而且是纯天然的大奶子谈何

容易啊，除非是做整容手术还差不多！我起码玩过上千个大奶妹了，其中有不少

还是小有名气的『乳模』呢，可是至今为止都没碰到过一个！」

　　「我承认，这么完美的巨乳的确非常、非常难找，所以才属于可遇不可求的

『极品』嘛！不过，俗话说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经过千辛万苦，费尽心思之后，

终于还是给我找到了！」

　　「是吗？那老兄能介绍这对巨乳……哦不，是长着这对巨乳的那个美女……

介绍她给我认识吗？」

　　「喔，只要我太太愿意，当然没问题。」

　　「为什么要你太太愿意啊？」

　　「因为长着这对极品巨乳的美女，就是我太太本人啊！」

　　暴发户差一点再次捧腹爆笑：「原来是尊夫人啊，难怪你这么自豪！嗯……

这么说来，尊夫人已经是最完美的了，老兄应该对她非常的着迷，怎么『爱』都

『爱』不够吧！」

　　他有意加重「爱」字的读音，旁边几个听到的客人都忍不住窃笑，知道他是

在一语双关。

　　中年人丝毫不以为意，一本正经地点点头：「那肯定啦！不瞒你说，我每天

至少要和我太太『爱』两次……就算这样也还不够呢！有时候明明跟她大战了一

整夜，爱了不知道多少回，已经衰竭到连半点存货都不剩了，可是等她洗完澡出

来，看到她穿着半透明睡衣波涛汹涌的样子，我又会马上热血沸腾，冲动得想跟

她再大战三天三夜……」

　　这几句话说得绘声绘色，显然是发自内心的由衷感触，听得周围的人又是好

笑，又是动容，都想如果不是这人欲望过于强烈，就是他太太风骚入骨，勾引得

他无法自拔，至于他太太是不是真有那样一对罕见的顶级巨乳，就真的只有天知

道了。

　　「老兄，你说的太动听了。我真是好好羡慕你哦！」

　　暴发户挤眉弄眼，怪声怪气地说了一句，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

　　谁都听得出来他是在说反话讽刺，那中年人自然也心知肚明，不过却没有动

怒，甚至也懒得申辩，端起酒杯悠闲地啜饮起来，没有在说话了。

　　暴发户反而来了兴趣，继续就这个话题跟身边的人高谈阔论，而这时台上的

女歌手已经开始唱第三首楚倩的歌曲。

　　「……巨乳我当然喜欢啊，不过我的标准就没有那么复杂……只要够丰满、

肉感足、弹性好，有这三个优点我就心满意足了，哪有那么多讲究……」

　　暴发户说到这里仿佛想起什么，从衣兜里掏出钱包，抽出了一张相片。

　　「昨天我就无意中遇到一个巨乳美女。啧啧，那对大咪咪简直跟奶牛一样，

好像随时会喷出乳汁来……她虽然不理睬我，但我用手机偷拍了她一张相片……

你们自己看吧，哈……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大奶妹哦，不是我杜撰出来的……」

　　闪烁的灯光照耀下，照片在周围几个人手中传来传去，每到一个人手里，就

会听到「哇」的一声惊叹，最后照片到了中年人手里，他看了一眼，似乎怔了

怔，摘下墨镜，又认真地看了一眼，然后抬起头露出一种很奇怪的笑容。

　　暴发户得意地问：「怎么样？这个大奶妹是不是符合你那些『黄金比例』，

我暂时还不知道，不过我敢说，比起你太太来，至少在胸围尺寸上就要远远超过

吧？」

　　中年人微笑说：「我只能说不相伯仲，嗯，不相伯仲……」

　　他将照片塞回暴发户手里，耸耸肩，站起身自顾自地离开了。

　　「切，死鸭子嘴硬！」

　　暴发户哼了一声，收起照片，对男人的背影比了一个中指。

　　但坐在他身边的朋友却一把推开他的手，埋怨说：「你这家伙，简直是个口

没遮拦的的嘴巴！你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

　　「是谁啊？难道是微服私访的市长？」

　　「少来了，我没跟你开玩笑！」朋友满面愠色，「刚才我一直跟你使眼色，

就是想叫你别多说了，可是你居然视而不见！」

　　暴发户愕然说：「怎么啦，难道那人真是什么大人物不成？」

　　「他就是余总啊！你不是想找他一起做药品生意吗？这些天约了几次都见不

到的，就是刚才这个人啊！」

　　暴发户大吃一惊，失声说：「就是你们姓林的女局长推荐的余总？」

　　「就是他没错！唉，从他说话起我就觉得面熟，不过直到他摘下墨镜，我才

认出他来……要不然，我早就出声把话题岔开了！」

　　「糟糕，居然当面错过……快快快，咱们赶紧找他去！」

　　暴发户慌忙跳起身，拉着朋友一起冲向舞池，东张西望地寻找刚才那个中年

男人，然而对方就像人间蒸发了，找遍了每一个角落也见不到踪影。

　　两人大失所望，猜测对方已经离开了舞厅，只得悻悻然回到座位。

　　「这个余总也真是的，讲话这么无厘头，一点都不像个生意人嘛！」暴发户

不忿地嘀咕：「我看一定是你们林局长的姘头，所以她才会把那么重要的项目批

给他承包，逼得老子非要找他合作……」

　　这时朋友伸手拿过暴发户的钱包，重新抽出那张照片，没好气地说：「你怎

么不早告诉我拍了这张照片？唉，你偷拍水不好，竟然偷拍这个女人，而且还当

面说什么大奶妹……」

　　「莫非这个大奶妹也来头不小？」暴发户若有所悟，呻吟了一声：「老天，

你不要跟我说……她也刚巧是余总的太太哦！」

　　「不是她太太，是他太太的姐姐！」

　　「啊！」暴发户又一次目瞪口呆，半晌才苦笑说：「这么说来，他夸耀他太

太身材如何如何好，的确不是在吹牛了……他奶奶的！姐姐胸部都这么大了，妹

妹肯定也差不到哪里去……」

　　「靠，到现在你还在想这些有的没的！你就不想想今晚得罪了他，以后你在

本市的药品生意还怎么做！」

　　「唉，我就是在想怎么补救呢！嗯，要是我能成为这位余总……不，是他太

太的姐夫……大家就算有什么小误会，也都可以马上解开了吧？」

　　「我劝你省着心啦，你连一点、半点、丝毫的机会都没有！」朋友给了他一

个卫生眼，「你也不想想，老婆的姐姐这么性感，换了是你，会便宜别人吗？」

　　「什么？你的意思的……这位余总早就已经……姐妹兼收了？」

　　「那还用说？虽然他自己没有公开承认，可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早就是公

开的秘密了！两姐妹都跟他住在一起，又都带着小孩……我听人说，有人亲耳听

见姐妹俩的小孩都叫他『爸爸』呢！」

　　「哇哇哇哇……太强了这位！我开始有点崇拜他啦，哈哈哈……」

　　「你要是知道他老婆过去是什么职业，你会更崇拜得五体投地……等一下我

详细讲给你听好了……」

　　「嗯嗯，我要认真做一下笔记，侃侃将来该怎么跟他打交道……」

　　两个人边说边找了个相对冷静的座位坐下，低声窃窃私语起来。台上的女歌

手表演得再出色，歌喉再逼真，舞姿再挑逗，都引不起他们的任何注意了。

　　　　　＊＊＊　　　　＊＊＊　　　　＊＊＊　　　　＊＊＊

　　晚上十一点十分，Ｆ市西湖酒店。

　　女歌手楚楚脚步沉重地走进了一间普通的客房，关上门，连靴子都来不及

脱，就像死尸似的一头栽倒在了床上。

　　在【黑豹】歌厅的表演，实在是很耗体力的活，虽然她尽可能地只是唱歌，

减少跳舞，但两个多小时下来还是令她有精疲力竭的感觉。

　　唉，都是这身肥肉惹祸……要是在过去身材还窈窕的时候，绝对不可能这么

差劲的……

　　楚楚伤感地叹了口气，躺了好一会儿后，勉强支撑起肥胖的身躯，打开手袋

取出一支香烟，熟练地打火点燃，闷闷地吸了起来。

　　手袋里还放着厚厚一沓钞票，是她这些天在Ｆ市『卖唱』所赚到的报酬。

　　明天一早，她将悄然离开这个城市，再到另一个地方表演【超级模仿秀】。

虽然她这些天在【黑豹】舞厅很受欢迎，但是她清楚，模仿秀毕竟是种单调的表

演形式，那些观众多数都是贪个新鲜，过不了多久就会腻味了，早一点走迟一点

走并无很大区别……

　　这时，「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

　　楚楚摁灭烟蒂，懒洋洋地走过去打开门，只见一个穿制服的酒店服务生站在

门口，恭恭敬敬地递过来一个漂亮的大花篮。

　　「小姐，刚才有人要我把这个花篮送来给你……」

　　「哦，知道了！」

　　楚楚冷淡地答应了一声，接过花篮，不耐烦地挥手将服务生打发走了。

　　她连问都没问送花的是谁，也看都不看花篮里的名片卡一眼，随手就把花篮

丢在了旁边。

　　因为不用看也知道，一定又是那个「余总」送来的。

　　从她到Ｆ市表演模仿秀开始，每天晚上都会接到这个余总送来的花篮，可是

他本人却从未在她面前出现过，除了每晚雷打不动地派人送花篮之外，还再三通

过【黑豹】的老板转告她，想要邀请她出去「喝一杯」。

　　作为一个成熟女性，楚楚自然明白『喝一杯』是什么意思。老实说，以她目

前的条件，居然还有男人肯花重金如此捧场，这本身已经是「惊喜」了，何况对

方开出来的价钱也确实令她很动心，但她却还是一次次拒绝了对方的邀请。

　　因为她对自己的身材完全失去了自信！

　　对方难道是瞎子吗？看不出她严重发福了吗？莫非……他有什么特殊变态的

嗜好，专门想要对肥胖女性发泄？还是……这所谓的邀请只是个恶作剧，目的是

为了骗她出去尽情予以嘲笑、羞辱！要不然，对方为何自始至终都不敢露面呢？

　　由于这些顾虑，楚楚一直没有接受邀请，今晚当然也不会例外。

　　她想了想，伸手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外，然后重新关上门，并且把

电话话筒拎起来放到一边。

　　这样，今晚就不会再被干扰了！

　　接下来的半小时，楚楚到浴室洗了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又看了一会儿电视，

将近十二点时，她迷迷糊糊的准备睡觉了。

　　但敲门声偏偏又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楚楚想置之不理，但敲门声却越来越重、越来越快，显然是非达到目的不可

罢休。

　　她气得骂了句娘，爬起身草草披了件睡衣，怒气冲冲地打开了门。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将近五十岁的胖子，正笑眯眯地看着她。

　　楚楚一怔，脱口而出：「你……你是？」

　　胖子手持一本烫金的证件，在她面前一晃，自我介绍道：「你就是楚楚？我

是Ｆ市刑警总局局长，李天明！」

　　「喔……李局长……」楚楚的表情不大自然，迟疑地问，「这么晚了，您找

我有什么事吗？」

　　「找你当然有事！嗯……我可以进去说吗？」

　　李天明的语气虽然像是在征求意见，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容你

有反对的意思。

　　楚楚只得打开门，将他让进了房间。

　　李天明摇摇摆摆地在沙发上坐下，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光望着楚楚，好一会

儿都没有开腔。

　　楚楚被他看得更不自然了，坐在床沿，语言生硬地说：「您说有事，那就赶

紧说吧，我明天一早还要赶飞机呢！」

　　李天明皮笑肉不笑地说：「何必那么急着走啊！楚倩小姐！」

　　「李局长在和谁说话？我吗？」

　　「楚倩小姐，这里只有你一个人，我不是跟你说话跟谁说呢！」

　　楚楚白了他一眼：「我的名字叫楚楚，不是什么楚倩！虽然我以模仿秀混口

饭吃，但我和她是两个人！」

　　李天明哈哈大笑：「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骗得了别人，但却骗不了我李某

人的眼光！嘿，虽然你发福成这样，跟从前确实判若两人，但我敢打赌你就是楚

倩本人！」

　　楚楚圆如满月的脸颊一阵抽搐，但仍强硬地说：「你搞错了！我再说一遍，

我是楚楚，不是楚倩……如果你没有其他事，对不起了，我要睡觉了……」

　　李天明对她的逐客令充耳不闻，取出一个公文袋，抛在了她面前。

　　「我派人提取了你这几天在『黑豹』舞厅留下的指纹，和你去年在警局录口

供时留下的指纹做了对比，你要自己看看鉴定结果吗？」

　　楚楚仿佛一下子被击中要害，全身无力地瘫软了下来，脸色惨白如死灰。

　　她甚至没有勇气去打开公文袋，狠狠地瞪着李天明，咬牙切齿地说：「算你

厉害！看来，我是不承认都不行了！」

　　「是嘛！在我这个刑警局长面前说谎，根本就是浪费时间！」

　　「说谎又怎么啦？我只不过不愿意透露真实身份而已！」楚楚愤然跳起身，

色厉内荏地尖叫，「我既没有诈骗，也没做任何不法勾当，只是用一个艺名『楚

楚』去参见模仿秀表演，赚一点辛苦钱，碍着你们警察什么事了？专门跑来揭穿

我，是为了想看我的笑话是吗？你们也太他妈的不是东西了！」

　　她越说越是激动，到最后破口大骂起来，而且眼角居然流下了委屈的泪水。

　　霎时间，这一年多来的种种辛酸、种种失意一齐涌上心来，令她几乎有种想

放声痛哭，甚至一死了之的冲动。

　　有谁能想到，曾经红透半边天的歌坛天后，现在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呢！要

靠伪装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流浪歌手，再厚着脸皮「自己模仿自己」，以便混一口

饭吃！

　　一切都是那该死的三级片造成的！

　　原本楚倩接拍三级片，只是想博一把拯救自己的事业，谁知道弄巧反拙，遭

到当局封杀，反而加速判决了她在娱乐圈的「死刑」。

　　没有广告收入，没有片酬，没有任何『走穴』的机会，只能坐吃山空……对

任何艺人来说，这种情形都是最可怕的，楚倩自己也不例外。

　　虽然她在全盛时期赚到不少财富，但这些钱大部分都投资在股市和楼纸里，

偏偏就在她被色魔搬家囚禁的那段时间，股市受到金融风暴影响一泻千里。楼市

也狂跌不休，再加上几个亲戚乘机卷款潜逃……几乎是一夜之间，她吃惊地发现

自己资产缩水到了可怕的程度，虽然不至于沦落接头，但残余的积蓄绝对不足以

支撑自己的后半生。

　　一急之下，楚倩的头脑发昏了，竟然听信无良中介公司的游说，将唯一居住

的豪宅抵押了出去，套现大笔资金炒起了极高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结果自然

可想而知，短短一个多月，她就从富婆沦为了穷光蛋，不，应该说是『负资产人

士』，比穷光蛋还不如。

　　失魂落魄的楚倩不得不含泪告别了豪宅，暂时到朋友家中，品尝到了寄人篱

下的痛苦，她无法接受这样沉重的打击，每天都酗酒度日，而且暴饮暴食，又缺

乏运动，原本性感火辣的身材瞬时迅速走样，像吹气的气球一样狂胀了起来，变

成了一个蓬头垢面的肥师奶。

　　这就导致她唯一有希望赚钱的最后一条财路，也把她自己也被断送了！许多

对她垂涎的达官贵人，本来都很有兴趣花钱一亲芳泽的，但一看她这副吓人的模

样，立刻都满脸遗憾地打了退堂鼓。再后来，别说达官贵人了，就算是她愿意出

去卖淫，到色情发廊里以『平民价』接客，恐怕都没有人有胃口看她一眼了。

　　穷途末路的楚倩几乎崩溃了，甚至想到了自杀！

　　幸好就在这时，意外地出现了一线生机，她借宿所在的城市里，有家歌厅在

媒体上一连多日打出广告，称要举办【超级模仿秀】游戏，参加者模仿任何名人

都行，只要模仿得像，被评委一致评选为头名，就可以获得一笔十万元的奖金。

　　如果是过去的楚倩，别说使万元，就算开价一百万都请不到她唱一首歌，但

今时不同往日，她听到『十万元』时，第一个感觉竟是相当可观。

　　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她偷偷办了个假身份证，鬼鬼祟祟地报了名……之后居

然出乎意料的顺利，她一展露歌喉，就毫无悬念地以『模仿楚倩』赢得了好评，

将十万元赚到了手。

　　回到家数着这笔钞票，穿倩忽然对生活涌起了一点信心，而且她也从中受到

了启发，心想：这种模仿秀游戏在全国许多城市都很流行，假如自己——跑去参

加，虽然辛苦一点，但至少也算是个不错的谋生之道。

　　她就这样打定了主意。

　　于是，这世上少了一个【性感天后】，但却悄然多了一个艺名叫【楚楚】的

流浪女歌手。

　　这两个多月来，她辗转去过十来个不同的城市，在众多酒巴、夜总会以及一

些其他娱乐场所，继续她的【楚倩模仿秀】表演。收入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虽然和过去的出场费相比，还不到一个零头，但今时今日的她已经相当满足了。

　　唯一比较遗憾的是，她那发胖的身材依然故我，并不因为忙碌就减去多余的

体重，否则的话，就算『山寨版』的楚倩，也必然能引起不少大款的注意，随便

陪一个客『喝一杯』都赚死了。

　　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楚倩心情仍然苦闷，不时需要『化痛苦为食量』

，狂吃狂喝的恶习一时改不过来。另一方面，她也担心自己若恢复苗条，说不定

很快会被别人发现她就是楚倩本人，那时候非但不能再参加模仿秀赚钱，而且十

有八九会遭到当局更严酷的封杀。

　　保持目前这种肉墩墩的身形，虽然可笑一点，但是却有利于身份的伪装，就

算有人察觉她模仿楚谦模仿得太像，面容五官也酷似，但只要一看到她这满身的

肥肉，就绝对不会相信她是楚倩本人了！

　　不料百密一疏，这次到Ｆ市演出也不过短短数日而已，居然就被这个胖乎乎

的老头局长发现了真相！

　　——可恶！早知道就不来这里演出了！

　　楚倩心中悔恨交加，Ｆ市是她毕生事业毁于一旦之地，原本她发誓再也不踏

足这个城市一步的，但是形势比人强，这里【黑豹】舞厅的模仿秀赏金却是最高

的，足足二十万！在利益驱动下，她权衡再三后还是来了，并且也如愿以偿赚到

了赏金。

　　可是现在，她却宁愿自己从来没有来过！

　　「楚倩小姐，你误会了！我今天来并不是为了嘲笑你，我根本没有那个闲情

逸致。我来，只是为了请你跟我合作，帮我一个忙。」

　　李天明和蔼地说着，伸手从茶几上抽出一张纸巾递了过去。

　　楚倩接多，顺手擦去眼泪，疑惑地问：「要我帮什么忙？」

　　「参加警方的『黄雀行动』，对付一个人！」

　　「谁？」

　　「就是那位天天送你花篮，但却从不露面的余总！」

　　「啊，是他？」

　　李天明点点头，看了一下手表说：「你现在马上给『黑豹』舞厅的老板打个

电话，要他转告对方，你愿意接受邀请出去『喝一杯』！」

　　楚倩冲口而出：「这不可能！我明天一早就要搭飞机走了，这个人我又不认

识，我不想跟他有什么纠缠！」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亲爱的大歌星！」李天明满腔嘲讽，「你假扮模仿

者，参加自己的模仿秀，客观上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如果消息再一公布，会

有什么样的后果，我想你自己也很清楚！」

　　他说完，从后腰摸出了一副手铐，「当啷啷」的扔在了茶几上。

　　楚倩全身一颤，面色惨白，恨恨地骂了声：「操你妈！」

　　李天明阴沉地说：「我给你十分钟考虑！你是想跟我一起卑鄙，还是希望我

对你更加卑鄙一些！」

　　楚倩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态度软了下来：「你这个见鬼的行动，是要我来

当『蝉』，而你就是『黄雀』，行动的目的就是帮你抓到『螳螂』了？」

　　「聪明！」李天明喝了声彩，装腔作势地鼓起掌来。

　　「好吧，我愿意跟警方合作！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第一，只此一次，下不为

例！以后请你永远不要再来烦我！」

　　「这个没问题！第二呢？」

　　「第二，别让我见到石大奶，还有孟璇！我恨死这两个婊子了……不管你要

布置什么行动，请你派其他警员来！我讨厌看到她们对我指手画脚！」

　　「这个就更没问题了，你放心好啦！」

　　李天明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加重了语气，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令楚倩震惊的

话！

　　「这两个女警根本就是『螳螂』的同谋，是我要对付的从犯！嘿，这三个人

犯了滔天大罪，还一直把我当笨蛋，以为可以轻易把我瞒在鼓里！现在我就要用

实际行动告诉她们，虽然我不是什么『神探』，但我至少是个吃警察这碗饭吃了

几十年的行家！」

　　【第十四集完】

　　 《冰峰魔恋（１５）》

＊＊＊＊＊＊＊＊＊＊＊＊＊＊＊＊＊＊＊＊＊＊＊＊＊＊＊＊＊＊＊＊＊＊＊

　　 目录：

　　第７１章　魔鬼女交警

　　第７２章　引君入瓮

　　第７３章　枪口下的表白

　　第７４章　冰峰魔恋

　　第７５章　恶魔主仆的一天

＊＊＊＊＊＊＊＊＊＊＊＊＊＊＊＊＊＊＊＊＊＊＊＊＊＊＊＊＊＊＊＊＊＊＊

第７１章　魔鬼女交警

　　楚倩精神一振，满脸兴奋的神色。

　　「真的吗？石大奶真的犯罪了？哈哈哈……她也有今天！哈……好极了！他

妈的你们早就该把她抓起来了！胸前长着两个那么大的咪咪，一看就是罪恶的根

源！哈哈哈……」

　　她边说边放声大笑，毫不掩饰那股幸灾乐祸的情绪。谁都听得出来，她对石

冰兰的一肚子怨恨至今都没有消除。

　　李天明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是喔，奶大有罪！我也很想早点把她抓起来，

一让她在监狱里好好反省！不过，这个罪名毕竟不够严重，按照目前的法律，还

不能制裁她！」

　　楚倩翻了个白眼：「废话！这还用你说吗？我说局长大人，你就爽快一点，

直接告诉我她到底犯了什么罪吧！嘿，这个一脸正义的婊子居然也会犯『滔天大

罪』，我还真是意想不到耶！」

　　李天明微微一笑，压低嗓音对她说了片刻的话。

　　楚倩只听了两句就「啊」的一声惊呼，一副不能置信的模样。等全部听完后

她脸色煞白，眼睛里流露出恐惧、震撼和骇异之色，显然一时之间还无法接受听

到的事实。

　　李天明也不着急，非常有耐心的靠在沙发上静静等待，过了好一会儿才淡淡

说：「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要找你了吧！目前也只有你，才是那只『螳螂』感

兴趣的『蝉』！」

　　楚倩恍若未闻，抓起打火机，又点燃了一支香烟。

　　她的手轻微有些发抖，显然心情仍然十分激动，需要借助香烟来令自己恢复

平静。

　　袅袅烟雾从她双唇间吐出来，形成了一个个烟圈。

　　李天明心中一动，忽然发现这位性感天后虽然已经严重发福，但抽烟的神情

仍然保留着一种女明星才有的优雅。她脸颊上的肥肉虽然可笑，但丰满、鲜红的

嘴唇叼着过滤嘴的模样也依然风采迷人，令人脑子里情不自禁浮现出一幅被她含

住男根的画面。

　　然而美景不长，女歌星很快就将半截烟撂下，狠狠摁灭在烟灰缸里。

　　「李局长，我看你太高估我的魅力了。今时不同往日，我已经不是过去那个

万人迷了！」楚倩说着凄然一笑，声音充满苦涩，「那位余总！嗯，你说他是色

魔，他天天来捧场，也许只不过是想看我的笑话。叫我去『喝一杯』也纯粹是恶

作剧罢了……嘿，以我现在这副臃肿的肥婆模样，他又怎么可能对我还有任何

『性趣』呢！」

　　「这你就错了！我这里有一段录音，是余新今晚亲口说的，你自己听吧！」

　　李天明说完取出一个微型录音机，放在茶几上摁动了播放键。

　　一阵乱哄哄的声响从录音机里传了出来，有唱歌声、鼓掌声、尖叫声和口哨

声，混在一起组成了刺耳的噪音。

　　楚倩听出这是在【黑豹】舞厅里的声响，唱歌的人正是自己，看来就是几个

小时前录下的。

　　噪音轰呜了十来秒后，突然变小了，只有其中几个男人的谈话声清晰的响了

起来。虽然有些话语不免受到噪音干扰，但基本还是听得一清二楚，显然录音经

过了特殊的技术处理。

　　——我的天，不是说模仿秀吗？我还以为模仿得多像呢，怎么跑出来的是这

样一个肥女人！！是有点像楚倩啊。不过是肥胖版、严重发福版的楚倩就是了！

哈哈……

　　楚倩脸一红，低声骂了句「操」，心中一阵痛苦。虽然这些日子她已经看惯

了嘲笑的眼光，但多数人出于礼貌，基本上不会当面如此取笑她，更不会说这么

难听的侮辱之言。

　　当她听到录音机里越说越放肆，竟然用「丑陋的肥猪」来形容她时，她气得

全身打颤，整张脸都胀红了，双手掩住耳朵，气急败坏的叫嚷道：「我不听了，

不听了……他妈的你这是什么意思？特意录下这些狗屁话，是想气死我吗？」

　　李天明做了个手势，用坚决的眼神示意她稍安勿躁，表情也十分严肃，看来

并不像是在无聊的寻她开心。

　　楚倩只得放下手，耐着性子强忍怒火听了下去。

　　半分钟后，她的怒容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复杂神色，既惊讶，又有些

得意，嘴角边甚至忍不住泛起了一丝微笑。

　　——楚楚小姐虽然胖了一点，但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她仍然是女人之中的

「上口叩」……！楚楚小姐不是什么肥猪，她在我眼中可是一个少见的美女……

　　这几句话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嗓音说出来的，听起来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那么富有人情味。

　　说的真是太好了！

　　楚倩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眼眶都不由自主的红了。

　　当她还是「性感天后」时，不知听过多少男人的吹捧、阿谀，比刚才这几句

话动听何止百倍。但自从她身材发胖、形象尽毁后，就再也没有听到哪怕片言只

语的赞美了，以至于就是这几句普通、中肯的夸奖，居然就令她产生久违了的满

足感，激动得几乎掉下泪来。

　　「上品！原来我……在他眼中还算是个『上品』，是少见的美女哦！」

　　楚倩低声呢喃，彷佛沉浸到了过去的美好岁月中，满月般的脸庞变得容光焕

发，令她看上去就像个幸福的贵妇人。虽然发胖，但至少恢复了自信的神采，有

一种别样的「肥态之美」。

　　李天明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变化，满意地笑了。他脸上的肥肉比楚倩更多，

笑起来就像一尊弥勒佛。

　　「怎么样，现在你该相信了吧？在余新眼里，你就跟杨贵妃一样，胖是胖了

点，但还是一样有魅力。哈哈哈……所以他甚至等不及你减肥，就已经急不可耐

想和你上床了！」

　　楚倩听了更是暗中窃喜，但表面上却故意冷哼道：「这混蛋还算有点良心，

但说几句话代表不了什么，谁知道他是不是说着玩的！」

　　李天明皱眉道：「你的疑心病还真重……好吧，我再告诉你一个内幕好了。

你到【黑豹】舞厅表演模仿秀的第一天，余新就已经来捧场了。你难道就不觉得

奇怪吗？为什么会这么凑巧，你一来Ｆ市就跟他重逢了？还有，为什么他只凭着

台下远远观望，就能确定你就是楚倩本人呢？」

　　楚倩愕然说：「我哪知道为什么！可能他纯粹是胡猜，恰好猜中了呗！」

　　李天明冷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告诉你实话，我已经传唤过【黑豹】舞厅

的老板，他被我一吓唬就乖乖吐露了实情。你参加的这个模仿秀表演，根本就是

在余新授意下进行的！自疋余新慷慨地给了大笔赞助，要求舞厅举办这个活动，

你才有机会来本市『模仿楚倩』的！懂了吗？」

　　楚倩大吃一惊，颤声说：「你……你的意思是，是他精心策划了一个陷阱，

把我引诱到这里来的？」

　　「你说呢？不是陷阱，你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楚倩不答，呼吸陡然间急促了起来，浑圆的豪乳在胸前剧烈起伏。

　　她就像大梦初醒一般，脑子里迅速闪回过许多事。一些曾经疑惑过的、埋藏

在内心深处的谜团，霎时间全部解开了！

　　——为什么几个月前，在她穷途末路、沮丧得几乎自杀时，她借宿所在的城

市忽然有歌厅开始举办「超级模仿秀」活动……！为什么她能那么顺利的夺得比

赛头名，赚取到奖金，重新获得生活的信心…！为什么其他城市也都有歌厅举办

类似活动，而她这样一个身躯肥胖、默默无闻的流浪女歌手，居然会在每个活动

中都混得很不错，甚至还会收到比赛邀请：…

　　虽然这些天，楚倩也曾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有贵人暗中相助似的，运气好

得出奇。但她只以为是自己遭受沉重打击后，终于时来运转了，所以每晚都在心

里默默感谢上天没有完全抛弃她，仍然给她一条路继续生活下去。

　　直到此时此刻，真相大白了！原来这个应该感谢的「上天」，竟然是曾经害

惨了她的变态色魔本人！

　　一时之间，楚倩心中百感交集，不知是什么滋味。

　　这段日子她真正体验到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特别是她破产之后，

那些所谓的好友、闺密、亲戚的丑恶嘴脸，一个比一个不堪入目。相比之下，倒

还是这个变态色魔最「顾念旧情」，在她最绝望的时候伸手拉了她一把。

　　虽然她清楚，色魔的动机未必纯洁，十有八九是指望自己恢复窈窕身材后，

继续当他的性奴隶。但最起码，他愿意花这么大的本钱来给自己一个机会。而其

他人呢？

　　就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想到这里，楚倩忽然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愤恨，尤其是那些衣冠楚楚的所谓

「正人君子」，真是他妈的太恶心了！色魔再怎么凶残暴虐，和他们比起来也还

有可爱的地方！

　　「如何啊？楚大歌星，到现在你还不相信这是个陷阱？」李天明见她一直在

发呆，不耐烦地嘲讽道：「难道你也像你自己讨厌的石冰兰那样，胸部越大越愚

蠢吗？」

　　楚倩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你说这是个陷阱，目的在于把我引诱到Ｆ市，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但那只能证明这位余总对我不怀好意，不能证明他就是色魔

啊！

　　这些天他被我拒绝了这么多次，如果是真的色魔，早就恼羞成怒了！软的不

行就来硬的，应该是一早就对我用强动粗甚至绑架我，才符合色魔的性格吧！」

　　李天明厉声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想绑架你？嘿，假如不是我派出便衣警员

暗中保护你，你以为现在你还能舒舒服服的坐在这里跟我说话？」

　　楚倩哑口无言了。

　　李天明放缓了语气，又说：「说真的，我也一直在盼望他对你下手，好将他

当场抓获。但是这家伙警觉心极高，虽然他未必发现了我布置的警员，但本能地

察觉到了危险。本来嘛，他知难而退，你的人身安全有了保障，是一件好事。可

是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失去了将他捉拿归案的机会！」

　　楚倩哼了一声，也用嘲讽的语气反唇相讥：「哈，原来局长大人是想拿我当

诱饵来钓鱼啊！只可惜人家根本不上当，你来找我这个诱饵也没用，白白浪费大

家的时间！，」

　　「就是因为诱饵行动失败了，所以我今晚才来找你帮忙！」李天明一字一句

的说：「你现在是唯一的关键证人！只要你愿意指认色魔，我们一样可以将他送

上法庭！，」

　　楚倩倒吸了一口凉气；「你要我……凭着身体特征……来指认他？」

　　李天明凝重的点了点头。

　　「就算我指认他，他还是可以否认啊！你刚才自己说过，石大奶、孟璇都已

经被他收服了。她们同样有资格作『关键证人』！要是她们俩都一口咬定他不是

色魔，我一个人的证词恐怕也不能算数吧！」

　　李天明阴森森地一笑：「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乖乖配合，我自有办法使余新

本人亲自开口承认他的色魔身分、交代他的累累罪行！」

　　他的声音充满自信，跟楚倩印象中那个肥胖、平庸的胖子完全判若两人，双

眼中的眼神甚至跟余新一样森寒可怕。

　　楚倩不由自主打了个寒噤，强笑说：「让我考虑考虑……再答覆你吧！」

　　「行，我就给你一个小时考虑。你想好了就到隔壁房间找我！」

　　李天明说完站起身，又色眯眯地望了一眼这女歌星浑圆肥硕的豪乳，犹如笨

拙的鸭子般摇摇摆摆的离开了。

　　　　＊＊＊　　　　　＊＊＊　　　　　＊＊＊　　　　　＊＊＊

　　凌晨一点，Ｆ市温泉中心。

　　一辆加长豪华林肯车缓缓驶来，停在了门口。

　　车身光滑如镜，还没有挂牌，一看就知道是刚买还不到一周的新车。

　　车门打开，六个虎背熊腰的保镖簇拥着一个面容阴骛的瘦子，走进了温泉中

心的大门。

　　「丁老板，欢迎欢迎！」

　　值班经理含笑迎了出来，一边寒暄一边亲自带着瘦子向内走去，两个保镖也

跟了进去，剩下四个保镖则站在大门口警戒。

　　「好久不见了，标哥！你们老板又买新车了吗？真是酷毙了！」

　　温泉中心的门卫亲热地拍着其中一个光头保镖的肩膀，显然彼此认识已久。

　　光头嘿嘿一笑：「刚买三天，老板特别宝贝，连我都还没开过呢！」

　　门卫夸张的「哇」了几声，对着林肯车赞叹了一阵，然后端来几罐啤酒请保

镖们喝。

　　光头一口气喝了半罐后，打量着四周空旷的路面，有些奇怪地说：「小杨，

最近生意不景气吗？怎么今晚客人这么少的？」

　　「不是客人少，是停在门口的车变少啦！」门卫摊开双手，无奈地说：「咱

们市交警队有最新规定，这一带的道路只有画了界的地方才准停车！刚才是恰巧

好几辆车开走，你们这个特长的坐驾才能停在这里，否则就只好开到附近的地下

停车场去啦！」

　　「什么？」光头大惊小怪的嚷道：「你们交警队这是什么鸟规定嘛，太他妈

的折腾人了！」

　　「谁说不是呢！唉，只要一检查到乱停车，不但车主要被重罚，连我们温泉

中心都要一起罚款呢！」

　　「这帮鸟交警，根本就是打着规定的旗号增加收入嘛！」光头忿忿不平地骂

道：「操，难怪人家说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另一个保镖插话笑道：「就算有规定，你们也太小心了吧！那些交警晚上早

就下班了，谁会现在这个时间来检查呢！」

　　门卫苦笑说：「大部分交警的确都懒得检查，就是一个新来的『女魔鬼』，

查起来认真得不得了！每次轮到她值夜班巡逻的时候，我们都紧张得不行……」

　　「等等，你说这个女交警是什么？女魔鬼？」

　　「嗯，这是大家给她起的外号！她有一副爆好的魔鬼身材啊，而且还是魔鬼

中的魔鬼！」

　　「哈，那不是很好吗？不如劝她到你们这里上班吧，一定能赚到大钱！」

　　光头说着淫亵地笑了起来，其余三个保镖也都嘿嘿淫笑。他们知道这个所谓

的温泉中心里有不少按摩女郎，暗地里充斥着赤裸裸的皮肉交易。

　　门卫却一伸舌头：「天啊，她不把这里拆掉就谢天谢地了！这女人虽然身材

魔鬼，但是性格也像魔鬼一样可怕。尤其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你要是违反了交

通规则，她就会像『魔鬼战士』一样盯住你不放，谁也不能阻挡她，直到你受到

应有的惩处！」

　　光头吹了声口哨：「这样厉害的女交警，我还真想见识一下呢……座一嘿，

她今晚会出来巡逻吗？」

　　门卫还未答话，就听一阵引擎轰呜声由远而近的传来，一辆警用摩托车出现

在夜色里，风驰电掣般掠到了近前。

　　「啊，说曹操、曹操到！女魔鬼来了……但愿今晚别再找我们麻烦！」

　　门卫低声抱怨着，神色显得有些僵硬。

　　四个保镖回身一看，只见摩托车已经停在了温泉中心门口，一个女交警半跨

在摩托车上，头戴头盔，维持着单足支地的姿势。一付宽大墨镜遮住了半张脸，

看上去就像个女赛车手一样「酷」。

　　她缓缓环顾着周围有限的几辆车，忽然转头朝着门卫问道：「这辆林肯车是

谁的？」

　　这声音很动听，但是语气却冰冷地令人发毛，就好像没有感情的机械人。

　　「这……这个……」

　　门卫支支吾吾，右手缩在身后对光头连连做手势，要他们主动答腔。

　　然而包括光头在内的四个保镖却根本视而不见，他们个个瞪大眼睛，注意到

的是眼前这位女交警支撑地面的那条腿修长而浑圆，黑色的长筒警靴和及膝短裙

之间，暴露着一截雪白的大腿，在灯光下格外的醒目。

　　「说！车主是谁？」

　　女交警瞪着门卫，冷冷地又问了一遍。

　　门卫额头冒汗，只好向四个保镖努了努嘴。

　　女交警脸一沉，右腿一抬跳下了摩托车。由于动作幅度较大，及膝短裙撑了

开来，暴露出更多的光洁大腿，裙下的春光也隐约一闪而逝。

　　她摘下头盔，秀发立刻飘拂起来，连同制服胸前的鲜红领带一起，在夜风中

猎猎飞舞。

　　保镖们更是看得双眼发直，这才发现这个女交警不仅大腿雪白，胸部更是高

耸得超乎想像。由于领带飘飞开了，制服的钮扣又只扣到第二个，可以很清楚地

看见衣领里露出黑色的胸罩，和大腿同样雪白的丰硕乳球在罩杯的束缚下，互相

挤压出了一条极其深邃的诱人乳沟。

　　「哇塞！果然是……魔鬼中的魔鬼……」

　　光头脱口而出，眼珠子都快掉了下来。但是下一秒钟，他忽然冒出了怀疑的

念头！这么可能有这样的女交警啊！这么随便地敞开制服，裙子也明显比别人短，

好像故意把乳沟和大腿都袒露在外面……

　　这么想，光头立刻警戒起来，一声咳嗽，手摸到了腰间的匕首。其余三个保

镖也非常有默契，都摆出了提高警觉的姿态。

　　女交警却恍若未觉，迳直走到了他们面前，冷然问：「哪一位是车主？」

　　光头虽然对她的语气很不爽，但毕竟不想轻易得罪人，于是答道：「我们只

是保镖，车主是我们老板，进去泡温泉了！」

　　「请叫他出来，我有话问他！」

　　「抱歉，老板才刚进去，没那么快出来！」

　　「要多久？」

　　「不知道！」

　　「我在执行公务，没空等他！」

　　门卫听双方语气中的火药味渐重，忙对女交警打躬作揖圆场：「我说大姐，

今晚又怎么啦？这辆车是停在界限内的，没有违规啊！」

　　「是没有。但我刚才接到报案，有一辆林肯车在郊外刮倒了一位老太太，理

都没理就逃之夭夭了……」

　　「那跟我们没关系！」光头忙说：「我们老板是慈善家，不会干这么缺德的

事……一定是另外一辆林肯车！」

　　「我刚才一路巡逻过来，就只看到你们这一辆林肯车，而且又没有挂牌，嫌

疑最大！」

　　光头一时哑口无言。是啊，这个城市里林肯车最多五、六辆而已，对方怀疑

自己也是有道理的。

　　「反正这件事跟我们没关系。老板也不会这么快出来！」

　　「那把车钥匙交出来，我要扣押这辆车进行检查！」

　　女交警说着伸出手掌，生硬的语气丝毫没有商量余地。

　　光头火了，高声说：「喂，我给你面子，你不要欺人太甚喔！我们老板认识

你们市长的，你一个小小的交警也敢这么嚣张？」

　　「操！扣押你妈的逼，给老子滚远点啦！」

　　一个最壮的保镖大声辱骂着，同时挥臂推向女交警胸前，动作十分粗野。

　　只听「哎呦」一声惨叫，这个保镖的手腕被女交警一把扭住，再回身下蹲，

将他整个人从背上摔了出去，结结实实地跌了个狗吃屎。

　　现场顿时大乱。光头等三个保镖拔出匕首，纷纷叫骂着扑了上来，但那女交

警随手抽出一根电警棍，不慌不忙地沉着应战，电光辟里啪啦闪耀之间，痛呼声

此起彼伏，不到片刻就把所有人都击倒了，动作干净俐落。

　　门卫吓得魂不附体，连声惊呼起来。另外几个正在瞌睡的保安都被惊醒了，

慌忙跑去通知值班经理。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光头浑身剧痛的瘫软在地颤声问。他实在很难相信一个女交警会有这么好的

身手，如果是女刑警还差不多。

　　两只警靴「啪、啪」站到了面前，那冷冰冰的声音从高空抛下：「给我车钥

匙，或者叫你老板出来！」

　　光头咬紧牙关，吃力地抬起头，目光顺着黑色的长筒警靴向上望去，看到了

两条雪白浑圆的大腿，然后是短的离谱的制服短裙，再然后就一清二楚地瞥见了

裙下春光。！啊啊！这么细的丁字裤……天哪，老子不是在作梦吧……这他妈简

直就是一根绳子，什么都遮不住……

　　光头在心里发出一声呻吟，贪婪地盯着这美景，嘴里却强硬回答：「你既然

是交警，要扣押车子还不简单？直接叫拖车来就是了，何必麻烦老子拿钥匙！」

　　女交警冷笑一声，似乎一点也不介意自己走光了，就这么站立原地取出手机

来，对电话那头下命令派一辆拖车来。

　　这时值班经理已赶到，一看到她就哭丧着脸说：「姑奶奶，您怎么又来了？

我们今天没有违反规定啊，所有车都停的规规矩矩的！」

　　「今天不关你们的事，我是要找他们……」女交警边说边指了四个倒地的保

镖，「还有他们的老板。你把人叫出来，我问完话就走！」

　　经理忙打躬作揖：「他们老板是客人，正在里面享受，我们不好打断他的兴

致。要不您到休息室坐一会儿，等他消费完了，走出这个门口了，您爱怎么处理

都行！」

　　女交警不耐烦的说：「我等不了那么久。你不愿意请人出来，那好，我自己

进去找好了！」

　　说完她大步就向里面走去。

　　经理慌忙拦住了她，面有难色地说：「您现在进去，我们的生意就都没法做

啦……」

　　躺在地上的光头也大声叫道：「这娘们只是个交警，有什么权力进去搜人？

何况就算是刑警，没有搜查证也无权乱来！」

　　其他几个保镖、门卫和保安都纷纷附和。经理也点头称是，虽然态度客气恭

敬，但语气却软中带硬，坚决不肯女交警进去搜查。

　　女交警似乎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局面，脚步僵住了，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光头大为得意，嘿嘿淫笑说：「我教你一招！你要那么想进去找我们老板，

不如到这里上班好了。只要经理肯收你作女员工，你马上就可以进去陪我们老板

洗澡了。哈哈哈……」

　　他笑得十分放肆，显然是豁出去了。但这一次其他人却没有再附和，经理更

是神色尴尬，连连摇手说不敢。

　　女交警却彷佛受到启发，淡淡一笑：「经理，我也想进去泡温泉。作为一个

顾客，我总有权力进去消费吧？」

　　经理一愣，迟疑道：「顾客……当然可以进去。不过，您是真的来泡温泉才

行哦……」

　　「当然是真的，我可以先付钱！」

　　女交警神态自若，走到柜台前看了一眼墙上挂的价目表，掏出钱包点了几张

百元大钞，「啪」的拍在柜台上。

　　经理只得吩咐接待员收下，又招手叫来一个女员工耳语了几句，然后笑容满

面的做了个欢迎的手势。

　　「只要您遵守这里的规矩，不打扰其他客人，我们无限欢迎。等一下我叫他

们给您一张ＶＩＰ卡，结帐可以打八折！」

　　于是就在四个保镖眼睁睁的目光中，女交警昂首挺胸，跟着女员工大步走上

了二楼，进入了女更衣室。

　　「私人物品请放在这个格子里……这是钥匙，请锁好以后系在手腕上……请

您注意，按照这里的规矩，您脱了衣服以后才能继续往里面走。要不然其他顾客

会有意见的，我们也就只好请您离开了……」

　　「知道了！」

　　女交警打断了她的话，右手伸到胸前，开始解闲制服钮扣。

　　　　＊＊＊　　　　　＊＊＊　　　　　＊＊＊　　　　　＊＊＊

　　凌晨一点半。Ｆ市西湖酒店。

　　「怎么样？想好了吗？」

　　李天明重新坐到沙发上，皮笑肉不笑地盯着楚倩问。

　　「想好了。我可以跟你们合作，一起把色魔绳之于法！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

件！」

　　楚倩竖起一根手指，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说。

　　「什么条件？」

　　「我要奖金！五百万！」

　　李天明几乎跳了起来：「五百万？你不如去抢啦！两年前我们警局悬赏缉拿

色魔本人，也不过才区区五十万！」

　　「是啊，你自己也知道是两年前！嘿，你两年前花五十万能在市中心买一个

单位了，按今天疯涨的房价，你还能买得到吗？两年前，他妈的我还是个万人迷

的女歌星呢，你就算花五百万，还不一定能请得到我呢！」

　　楚倩越说越大声，情绪很是激动，就差没拍茶几了！

　　「帮你对付色魔不要紧，但对付完之后，天知道会不会被他的同党报复？你

别跟我说同党就那两个大奶女警，我根本没兴趣知道这个……我只知道，最安全

的做法是今后都隐姓埋名，默默地度过下半生。换句话说，你这笔钱等于是我的

『卖身钱』，我只要你五百万，难道很过分吗？」

　　「别激动，你先冷静冷静……我承认，从人道的亘场讲五百万不算多，但问

题是我们警局经费有限，不可能出这么一大笔钱……如果是一百万还凑合！」

　　「少来了！谁不晓得你们警察都是些『米虫』。满街的夜总会、桑拿店、洗

头店，哪一个不要向你们『进贡』？一个这么大的警局，每年灰色收入至少上千

万啦！要是还贪不了五百万，传出去不是被你的同行们笑死？」

　　「胡说八道！哪有什么上千万……咱们一口价，两百万！不能再多了！」

　　「四百五十万！」

　　「三百万！」

　　「四百万！」

　　双方就像谈判桌对手似的，竟然讨价还价了起来。争论了很长时间后，终于

是李天明做出了让步，同意「以四百万成交」。

　　楚倩长长吁了口气，喜形于色地嫣然一笑。

　　「ＯＫ，你要我怎么帮你抓色魔，赶紧说吧！」

　　　　＊＊＊　　　　　＊＊＊　　　　　＊＊＊　　　　　＊＊＊

　　凌晨一点四十分。Ｆ市温泉中心。

　　二楼【按摩专区】的一间贵宾包厢里，十多个只穿『一点式』的半裸小姐一

字排开，人人面带职业性的笑容，争相向客人抛媚眼卖弄风情。

　　客人有三个。其中两个虎背熊腰的一看就是保镖，精赤着上身分左右站在大

床两边，两双眼睛早已射出饥渴的火焰，短裤更是高高支起了帐篷，一副随时都

想扑过来的模样。

　　然而小姐们对这两个保镖一点都不在意，视线全都集中在半靠在床上的瘦子

身上。虽然他看上去又衰老又瘦弱，但毕竟他才是老板，被他看中才能赚到丰厚

的小费。

　　可惜的是，这个瘦子老板显然一个也看不上眼，面无表情地一挥手，就将这

群美女全部赶了出去。

　　小姐们十分失望，只得小声嘀咕着走开了。两个保镖也暗叫可惜，小心翼翼

地提醒老板，这已经是最后一批小姐了，再没有其他货色可供挑选了。

　　瘦子显得十分扫兴：「真的没有其他人了？你们再去问问，是不是有红牌正

在陪其他客人？」

　　「应该是真的没有了，老板！」一个保镖答道：「刚才有好几个妈妈桑都出

来让您挑了，本来她们是从不接客的呢……」

　　瘦子嗤之以鼻：「狗屁！到这里上班的女人哪有不接客的？只要钱够多，女

明星也照样张开大腿乖乖挨操！」

　　两个保镖连连点头，纷纷拍马屁大赞老板见识英明。

　　瘦子却意兴索然，叹了口气说：「算了，这里既然没有好货色，咱们就换一

家碰碰运气吧！走！」

　　他翻身下床，走出了包厢。两个保镖也跟了出去。

　　刚走没几步，突听前面走道传来一阵沉稳的脚步声。

　　瘦子抬头一看，眼睛一下子发亮了。

　　只见迎面有一个曲线极其惹火的高挑美女走了过来，就像电视广告里走下来

的内衣模特儿一样，全身只穿着一套款式大胆的黑色召一点式」，脸上却戴着一

副宽大的黑色墨镜，再加上乌黑的秀发披散肩头，和白皙光洁的肌肤形成鲜明的

对比，不仅令她半裸的胴体显得更加晶莹，而且还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美感。

　　「哇！超级大波霸！」

　　瘦子脱口而出的惊呼，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个保镖在身边更是色授

魂与，胯下的帐篷几乎裂体而出。

　　身为黑道人物，他们见过、玩过的波霸也算不少了，但比起眼前这一个来都

差得远了，单以尺寸而言就绝对不在一个档次。

　　灯光下看得清楚，这个超级波霸美女戴的乳罩比刚才任何一个小姐都巨大得

多，但是穿在她身上却又是那么窄小，两个海碗一般的罩杯只能很吃力的、勉强

兜住那对丰满得不能再丰满的大奶子，至少有一半的雪白乳肉如棉花般堆积暴露

在外面，胀鼓鼓地诱惑着所有人的视线。

　　更要命的是，随着这美女走来的步伐，胸前应声抖动着汹涌的波涛。那沉甸

甸乱颤的份量，令人咋舌的波动幅度和首屈一指的弹跳性，就算隔着乳罩都掩盖

不住，就更不用说一旦没有乳罩束缚之后，会带给人怎样瞠目结舌的震撼力了。

　　瘦子心脏一阵狂跳，想像着亲手摘掉这副乳罩后的情形，霎时间鼻孔一热，

竟真的流出了鼻血来。

　　他忙抓起腰间围着的浴巾，胡乱抹掉了鼻血，回过头骂两个保镖：「你们两

个废物，什么眼神！这里明明还有一个超级波霸，刚才怎么不带到我房间来？他

妈的，差一点就错过了上等货！」

　　两个保镖唯唯诺诺，辩解说这个一定是刚来上夜班，所以刚才没见到。

　　「别他妈废话了！还不把她带过来？」

　　瘦子一声吼叫，就差没抬腿踢两人的屁股了。

　　两个保镖慌忙答应，赶紧向前奔去。但双方距离有十多米远，就在这说话的

时间里，那巨乳美女已经推开了过道的第一间包厢房门，走了进去。

　　「不好，慢了一步！」

　　瘦子暗叫糟糕，身材如此劲爆的美女走进了其他客人房间，哪有可能被放过

啊？

　　搞不好包夜都不出奇，那自己今晚就没法实现摘掉她乳罩、尽情玩弄那对大

奶的强烈欲望了。

　　两个保镖也是一愣，停在半路不知如何是好。

　　但下一秒钟，那巨乳美女的身影又出现在包厢门口，似乎是没被客人看中，

冷冰冰的抛下了一句「对不起」，就大步走了出来。

　　瘦子大喜，忙对着她用力招手，示意她到自己这边来。

　　但巨乳美女却没有留意，泰然自若地向第二间包厢走去，显然是想继续自我

推销。然而这次也是刚推门进去，没几秒就听到一声「对不起」，就又见到她走

了出来。

　　接下来是第三间、第四间……情形全都如出一辙……到后来她似乎是闭门羹

吃多了不耐烦起来，连「对不起」都懒得说了，戴着墨镜的俏脸也更加冷峻，但

却兀自不死心的挨个推开包厢的房门。

　　瘦子这才觉得有些不对劲。没理由啊！难道这些客人一个个眼睛都瞎了，看

不出这是个超级波霸？否则的话，怎么会没有一个人要她？

　　这时前面几间包厢都喧嚣了起来，有好几个赤身男子奔出房间，追在那巨乳

美女身后大声叫嚷。

　　「别走啊，大奶妹……大爷对你很满意，没说不要你啊！」

　　「妈妈桑！妈妈桑你过来！今晚老子就要这个妞了，老子要跟她打奶炮！」

　　「喂喂，这个到底是几号小姐啊？怎么这么没礼貌……」

　　话音未落，只听「哎呦」、「哎呦」两声痛叫，两个追得最近、放肆的伸手

想要占便宜的男子被那巨乳美女伸足一勾，就双双摔了个难看的仰八叉。

　　瘦子脱口而出：「咦，这妞有两下子！」

　　「何止是两下子啊，老板！这一招厉害！」

　　两个保镖迅速回到他身边，神色都有些紧张。他们毕竟是行家，一眼就看出

对方的身手绝对受过专业训练。

　　「我不是小姐，我来找一辆林肯车的车主！不想挨揍的，都离我远一点！」

　　巨乳美女用很生硬的语调说出了这句话，再也不看男人们一眼，自顾自的又

向前走去。

　　只听破口大骂声此起彼伏，但却没有一个人再敢追上来了。

　　瘦子吃了一惊，失声说：「林肯车？难道是来找我的？」

　　他的声音并不大，但那巨乳美女却显然听见了，墨镜后的视线扫了瘦子一眼

后，就径直向他走来。

　　瘦子不由自主的倒退了一步，本能地感到危险。

　　虽然美女还是同样那个美女，随着她的步伐，胸前也还是同样抖动起汹涌的

波涛，但不知怎的，在瘦子眼中看来却完全不一样了，满腔的欲望居然消失得无

影无踪。

　　两个保镖更是如临大敌，死死盯着这巨乳美女的脚步。虽然她只穿着「三点

式」，打扮得跟小姐没啥区别，但她走路的姿势却平稳、有力而且充满节奏感，

就像一个正在执行任务的女军人。

　　「先生，你说就是林肯车的车主？」

　　巨乳美女走到面前后，停下脚步冷冷地问。

　　瘦子戒备地回答：「是。您是……」

　　「我是本市交警！你涉嫌与一起交通事故有牵连，请立刻跟我回去调查！」

　　「什么事故啊？您一定搞错了，跟我没关系！」

　　「有没有搞错，你配合我们调查完就知道了！」

　　「好笑了！凭什么要老子配合你？」瘦子听她说只是个交警，顿时松了一口

气，态度立刻嚣张了起来，「你们警界的一把手，李天明李局长，都要给我几分

面子！你一个小小的交警，居然调查到我头上来了？简直胡闹！」

　　「请跟我回去调查，别浪费我的时间！」

　　巨乳女交警刻板地说，就好像听不懂他的话。

　　「嘿，好大的口气！有本事你抓我回去好了！」

　　瘦子翻了个白眼，转身就走。在摸不清对方来头的情况下，他一向不愿意多

惹麻烦。

　　才走两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保镖的喝叱声和踢打声，双方已经动手了。

　　瘦子拉扯掉腰间的浴巾，加快脚步向走道的另一头奔去。他有种直觉，两个

保镖恐怕拦不住对方。

　　穿过走道，下了楼，眼前就是热气腾腾的温泉大水池了，只见三、四个工作

人员正在池边东张西望，值班经理也在其中。

　　「丁老板，您在这里啊。」

　　经理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紧张地对着瘦子的耳朵低声说了一番话。

　　「啊，那大奶娘们真是冲着我来的？」瘦子惊怒交加，大骂道：「你小子怎

么不早点派人通知我？到现在才说有个屁用！」

　　「我以为您还在泡温泉，想不到您这么快就上去了……」

　　经理委屈地说。在他印象中，这位老顾客从前都是先到温泉里泡一个小时，

全身都舒服了才去包厢享受，所以他看到女交警进入更衣室后，第一时间就到这

里来想要提前示警，但找来找去都没见到人，反而把时间给耽误了。

　　「废话少说！快带我从后门走……」

　　瘦子说到这里突然僵住了，骇然盯着过道目瞪口呆。

　　经理回头一看，就见那女交警已经出现在视线中，就像追命的女杀手一样，

堵住了唯一的通道出口。

　　瘦子面如土色，想不到自己最得力的两个保镖这么快就被击倒了。而这美女

就彷佛没事人似的，仍然迈着从容不迫的步伐缓缓走来。

　　「你到底是谁？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何必逼人太甚？」

　　瘦子强自镇定心神，暗想就算死也死个明白。

　　「我说了，我是交警。请你跟我回去调查！」

　　「我都说你搞错了！我发誓，那什么交通事故跟我无关！」

　　「要调查过才知道。真的无关，我会放你走！」

　　瘦子不由啼笑皆非。难道对方真的只是个女交警？可是就为了一个并不确定

的所谓「嫌疑人」，就不惜孤身暴露躯体深入此地，非要达到目的不肯罢休，这

牺牲也未免太大了吧！

　　这时温泉里泡着的十多个客人都被惊动了，抬头见到一个半裸美女昂然走进

来，还以为是安排好的节目，全都兴奋地起哄、鼓噪起来。

　　「姑奶奶，您答应过遵守这里的规矩，不打扰其他客人的啊！您怎么说话不

算话？」

　　经理哭丧着脸，战战兢兢的伸手试图拦住女交警，但被她侧头一瞥，就吓得

又缩回去了。

　　「我哪里说话不算话？」

　　「这不明摆着吗？您是女客，要泡温泉应该直接来这里呀，怎么会跑到男客

按摩区去了？」

　　「哪一条规定女客不能进按摩区？」

　　经理一时无言以对，呆了半晌才苦笑说：「是没有规定。不过，您也不应该

在按摩区找丁老板的麻烦……」

　　「我没找他麻烦，只想问他几句话。」

　　女交警说完，不耐烦地推开了经理，大步向瘦子走去。

　　「扑通」一声响，瘦子情急之下跳进了温泉之中，溅起了三尺高的水花。

　　周围的客人虽然不清楚前因后果，但见有好戏可看都更加兴奋了，惟恐这巨

乳美女被赶走，一个个都半真半假的开玩笑起来。

　　「小姐，你有权力留在这里泡温泉，我们支持你！快下来一起泡吧！」

　　「我说经理，这里又没规定女生不可以进来。你这是严重的性别歧视，当心

吃官司哦！」

　　「不过要泡温泉只能裸体来泡，这个规定我还是坚决拥护的！」

　　「对对，只要这位小姐脱光了一起泡，我们热烈欢迎！经理你要是赶她走，

我们以后都再也不来了！」

　　纷乱的叫嚷声中，女交警已经走到了水池边，大概是由于雾气蒸腾影响了视

线的缘故，她终于摘下了墨镜，随手抛在脚边。

　　一张苍白美丽、冷漠而又疲倦的脸庞，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她连眼角都不扫旁人一眼，弯下腰，先脱掉了丁字裤，再伸手到背后解开乳

罩的搭扣，动作机械但却干净利落，就好像在自家的卧室更衣。

　　于是这两件最后的蔽体布料，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跌落到池边。

　　众人眼前一花，还没完全看清这具性感惹火到极点的魔鬼胴体，女交警的人

已经跃起，也「扑通」一声跃入温泉热水中，像一条美人鱼般朝瘦子游了过去。

　　瘦子吓得魂飞魄散，在水池中连滚带爬的向另一头扑腾，眼看就要到岸了，

忽然后颈一痛，被人硬生生的拉了回来，跟着身不由己的脑袋向下一沉，被按进

水里「咕噜咕噜」的呛了好几口水。

　　他下意识地拚命挣扎，但却无济于事，呛水反而呛得更厉害了。蓦地里脖子

上的压力一松，脑袋才又露出了水面。

　　只听现场惊呼声四起，还夹杂着经理焦急的恳求声。

　　瘦子昏头昏脑的连连咳嗽，才刚贪婪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猛然间脑袋又被

按进了水中，再次「咕噜咕噜」的呛起水来。

　　然后就在他自己觉得快要淹死时，又被从水里拎了出来，呼吸两口空气后再

次被强行按进水中。

　　如此重复了四、五次后，那只抓住后颈的手才终于移开了。

　　瘦子精疲力竭地浮出水面，眼前早已不辨东西南北，只觉得整个肚皮都装满

了水，忍不住「哇」的一声狂吐了起来，几乎连苦胆都尽数呕出。

　　「姑奶奶饶命，饶命……我再也不敢了……那什么林肯车根本不是我的，我

只不过借来用用，装几天老大罢了……」

　　瘦子一边呕吐，一边语无伦次地求饶，不等对方询问就把所有的底细全都招

了。

　　只听女交警的声音冷冷道：「这些事情我不感兴趣，我不是刑警！」

　　「那么你……你想问我什么？」

　　「你跟我回去，我问完了，真的跟你没关系，我会放你走！」

　　女交警又重复了一遍这番话，然后就近攀上岸，就这么赤身裸体向前走去。

　　瘦子只好也挣扎着爬上岸，乖乖地跟在后面，不敢再逃跑了。

　　整个水池里霎时鸦雀无声，所有人彷佛都被惊呆了，目光齐刷刷地望着这个

赤裸的美女，就好像看着一个怪物。

　　她的秀发被水完全打湿了，从左右双肩垂了下来，恰好遮住了高耸无比的胸

部。

　　不过随着她稳定的步伐，那对丰满硕大的雪白肉团在胸前剧烈地抖动着，由

于弹跳的幅度过大，仍时不时的从秀发遮掩中震荡而出，让人惊鸿一瞥地窥见整

个酥胸的全貌。

　　一滴滴水珠不断从她胸前甩出、滴落，或是沿着那凹凸起伏的健美胴体蜿蜓

淌下。

　　这幅情景本来是非常诱惑的，但现场没有一个男人敢说半句调戏之言，甚至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女交警旁若无人地走到水池前面，捡起乳罩和丁字裤穿

上，再戴上墨镜，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

　　瘦子自然也亦步亦趋地跟随在后。两个人先后穿过走道，背影消失了。

　　「没事了，诸位老板！刚才是一场误会……请大家继续想受吧，真的没事了

现在……」

　　经理擦去额头汗珠，点头哈腰的连声道歉，又表示今夜结帐时所有人都打八

折。

　　然而没有人留意他在说什么，客人们都面面相觑，仍在回味刚才的不可思议

画面。

　　「你们看到了吗？那女人好像还在哺乳期，乳房还在淌奶呢！」

　　「是啊是啊，我也看到了！开始我还以为是水珠，可是后来看到流在她身上

的水痕是白色的，分明就是奶水嘛！」

　　「我没注意这个，不过我看到她的屁股上有纹身哦，好像是纹着一个『威』

字！」

　　「我觉得她有点面熟，似乎在哪里见到过……」

　　「好像跟电视广告上『护胸天使』的模特儿有点像……特别是那走路的姿势，

真的是又像女警察又像女模特儿哦……」

　　「确实，你一说我也想起来了，真的很像那个模特儿……靠，该不会就是那

个模特儿本人吧！」

　　「是她本人没错！她一摘下墨镜我就认出来了……还有，那么大的奶子，除

了她之外，哪里还有第二个女人有这种尺寸啊？」

　　「啊，我听说『护胸天使』的模特儿从前是个女刑警哦，而且号称是『第一

警花』呢！」

　　「第一警花？就是那个姓……姓石的？」

　　「对，石冰兰！我可以肯定，她就是石冰兰！」

　　这个名字就像是有魔力一样，令众人霎时间鸦雀无声。过了好一会儿，才有

人喃喃打破了沉默。

　　「原来她就是石冰兰啊！啧啧啧……身材真的超赞，比传说中更魔鬼呢。但

就是太冷漠、太野蛮了一些，而且好像很颓废……」

　　「她以前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该不会是受了什么打击，脑袋有些不正

常吧？」

　　「不至于，我看她的神智明明很清醒，就是性格完全改变了……」

　　滚热的泉水中，众人不断议论纷纷，心中全都对今晚的事充满好奇，直到很

久才意犹未尽地散开，各自到按摩区寻找乐子去了。

第７２章　引君入瓮

　　凌晨六点。豪华卧室内。

　　足有半个房间大的柔软席梦思床上，一男数女的鼾声正平稳的回响着。

　　突然，一阵悦耳的手机铃声『叮叮咚咚』的响了起来。

　　鼾声顿时被打断，不过取而代之的，是娇佣的哈欠声，还有迷迷糊糊的『嗯

嗯』声，显然是不满好梦被打扰。

　　半分钟后，一条粗壮的手臂从被窝里伸出来，摸到了床头柜上的手机。

　　「喂，哪位？」

　　「您是余新先生？」

　　「嗯，我是！」

　　「余总您好，我是楚楚小姐的经纪人。我受她委托打电话给您……」

　　「楚楚……哦，楚楚小姐！」

　　余新的睡意一下子消失了，坐起身来，揉了揉眼睛。

　　接下来的两分钟，他半靠在床上，压低嗓音跟电话里对答了几句后，就匆匆

收了线。

　　「是谁啊，这么早打电话来……」

　　随着娇佣的嗓音，一个雪白丰腴的成熟娇躯也掀开被子坐了起来，柔顺地紧

挨住余新宽厚的肩膀，同时伸手拿起了床头柜上的金边眼镜，戴到了鼻梁上。

　　「没什么，一个药商想谈点生意！」

　　余新简短地说着，将手机放回床头柜，伸长的手臂正好触碰到了身边美妇赤

裸的胸部。那一对丰满肥硕的奶子极其柔软，好像碰一下就会融化了一样，虽然

缺乏坚挺度，奶头也又黑又大有失美观，但以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来说，能保养

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相当难得了。

　　「啊，不会是我……真奴介绍给您的药商吧？」美妇的声音很是隍恐，「真

奴吩咐过他们，不准在休息时间打扰主人的！」

　　「不是啦，你林素真局长的吩咐，那些药商都当作圣旨一样，哪敢不听！」

　　余新用轻松的语气开着玩笑，并随手抓起一颗沉重的乳球，把玩着柔软肥腻

的乳肉。

　　林素真这才轻轻吁了口气，脸上恢复血色。

　　对这位『主人』她是怕到了极点，惟恐惹怒了他招来不可测的横祸。

　　余新将她的表情都看在眼中，心里十分满意。只有彻底控制住这个美妇，才

能保证自己有稳定、丰厚的经济来源。

　　最近这一年时间里，林素真已经升任市卫生局局长，并且坐稳了位置。在她

或明或暗的支持下，由余新挂名出任老总的【余氏药厂】成为不少医院『自愿』

巴结的合作伙伴，几乎占领了全市一半的市场份额。现在的他虽然还不能算超级

富豪，但至少也是Ｆ市的商界人士了，住在富人区的花园别墅里，出入都有专车

接送。

　　至于他和林素真的关系，外界就只知道双方往来甚密，她的女儿萧珊认他作

『干爹』，其余都一无所知了。

　　而林素真虽然平时住在附近另外一套别墅里，以便避入耳目，但晚上只要余

新一个电话，她就会带着女儿乖乖的过来『三陪』，就跟应召女郎一样听话。

　　母女双飞，这在过去是她连想都没想过的无耻行为，现在却已成为她习惯之

极的家常便饭。

　　「珊儿，醒一醒，主人起身了……珊儿！」

　　林素真蜷曲在余新怀中，一边讨好的挺起两颗大奶迎合他的魔掌，一边伸腿

拨弄着睡在大床另一侧的女儿，想把她唤醒。

　　按照规矩，早上醒来还要再来一次『双飞』的，不过也许是今天时间早了一

点，还没有睡够，怎么拨弄萧珊都醒不过来，而且还不断发出『嗯嗯』的含糊抗

议声。

　　「算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吧！」

　　余新宽宏大量地挥了挥手，掀开被子下床，脚丫踩到了一条光滑的大腿，差

点失足摔倒。

　　他忙稳住身形一看，不由又好气又好笑。原来是小女警孟璇睡在靠近床沿的

地毯上，光溜溜的娇小胴体蜷曲俯卧着，圆圆的小屁股醒目地撅起，屁眼上居然

还插着一根假阳具没有拔下来。

　　——咳咳，看来昨晚真是玩得太疯狂了！

　　余新揉着脑袋，感觉还有些隐隐作痛，这是喝多了酒后必然会有的后遗症。

　　他记得昨晚回到家时已经快午夜十二点了，由于跟两个新认识的客户应酬，

喝得醉醺醺的兼性欲高涨，偏偏石家姐妹一个去值夜班，另一个正在照顾大哭大

闹的婴儿。都不可能陪他。于是他只得叫来林素真母女和孟璇，狠狠地玩了一回

４Ｐ！

　　玩的是什么花样，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总之是非常的激烈，直到精疲力

竭了才昏沉沉地睡着。孟璇是什么时候被玩到床下去了，又或者是睡着了才被谁

一脚踢下去的，还是自己糊里糊涂翻身跌下去的，就只有天知道了。

　　余新摇摇头，俯身将假阳具拔掉，再将孟璇整个人抱起放到床上。

　　「别……别……抛弃我……别……我会乖的……」

　　孟璇突然无意识地呢喃了起来，手脚瑟瑟发抖，眼睛却仍紧闭着，仿彿正迷

失在可怕的梦魇中。

　　余新一怔，这才注意到孟璇满脸通红，身上也隐约有一股酒味，看来昨晚同

样也喝了不少，以至于到现在还宿醉未醒。

　　这个小女警虽然已经长大、成熟了不少，俨然取代了石冰兰的地位，成为新

一代的【第一警花】，但她的心理承受和自我调节的能力明显有差距，有的时候

甚至还像一个孩子般天真。比如，她坚决不肯将王宇『灭口』，宁愿每隔一段时

间就给他注射一次【原罪】来防止他复原，但是却又似乎很不愿意再面对他，因

此索性按照余新的建议，把半疯癫的王宇送到了专门的精神病院看管。

　　而且她还变得很怕一个入睡觉，虽然以她的身手，就连一般的男刑警都甘拜

下风，但只要一睡着了，她仿彿就变成一个柔弱的小女孩，经常会在睡梦中胡言

乱语，或者无声无息地流出眼泪来。

　　「好啦，没人会抛弃你……乖乖地睡吧！」

　　余新柔声安慰了两句，拉过被子，盖上了孟璇赤裸的胴体。

　　他不知道孟璇是在害怕被谁抛弃，是王宇？还是他自己？不过，这一点并不

重要，他对此并不在乎。反正这个小女警和他早已是『命运共同体』，永远也不

可能脱离他的掌握。

　　「我今天有事出去。你看着她们，最迟可以睡到八点！记住了，八点一定要

起床！」

　　余新对林素真吩咐完毕，走到卧室自带的洗手间匆匆漱洗了一下，然后穿上

衣服走了出去。

　　这栋刚买不久的新别墅足有三层，下楼梯还没几步，他就听到二楼的婴儿房

传来响亮的啼哭声。

　　余新站定脚步，伸手掩住耳朵，忍不住苦笑起来。

　　谁能想到曾经令全市所有女性恐惧的变态色魔，现在居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

父亲了！

　　三个都是女儿。长女是石香兰生的，次女是石冰兰的骨肉，最小的只有两个

月大，是萧珊诞下的『杰作』。

　　原本他并不希望女高中生这么早就怀孕的，毕竟她已经不是关在魔窟里的猎

物，而是个即将去上大学的成年少女了。太早怀孕产子，只会带来一堆麻烦。

　　所以每次做爱的时候，他都戴上了避孕套。谁知这任性的小妮子会错了意，

以为此举意味着『失宠』，进而自己突发奇想，认为只有像石家姐妹那样为主人

产下后代，才能保住地位。

　　于是，萧珊瞒着所有人，用针偷偷戳破了避孕套，果然如愿以偿的『中标』

了。

　　由于她之前已经流产过一次，再流对身体伤害太大，再加上她苦苦哀求，也

就只好让她生了。

　　这件事令余新啼笑皆非。后来他才知道，萧珊为了争宠甚至还想让母亲也一

起怀孕，以便『两个对两个』，在后代的数量上与石家姐妹持平。要不是因为林

素真早已上环，母女俩一起被搞大肚子的奇景就在势难逃了。

　　虽然这个奇景想像起来十分壮观，但一来林素真毕竟是本市高官，如果发生

这种丑闻想瞒都瞒不住，影响未免太大。二来孩子太多，随之而来的烦恼也就多

多。

　　尤其是第二点，余新现在可是深有体会。三个婴儿都还不到两岁，就妤像有

默契似的，一哭闹起来就彼此呼应，跟三重奏似的惊天动地，令他一听就心烦意

乱，几乎有种想把她们塞回母亲肚子里的冲动。

　　「呜哇……呜哇……」

　　就在婴儿嘹亮的啼哭声中，全身只系着一条围裙的石香兰匆匆从一楼奔来，

快步跑进了婴儿房。

　　她显然是正在准备早餐，一边跑一边将两手在围裙上擦拭着，一副家庭主妇

忙碌不已的模样。

　　余新悄然下楼，放轻脚步走到了婴儿房间，举目向里望去。

　　只见房间里贴满了可爱的婴儿照片和卡通贴纸，正中则放置着一个特制的三

层摇篮，就像火车的上中下铺位一样，分别睡着三个婴儿。

　　石香兰俯下身，从中层抱起妹妹的孩子。那小家伙大概是饿得急了，哭声最

为响亮，一被抱起来就迫不及待地磨蹭她的胸部，本能地寻找奶头了。

　　「宝宝不哭……妈妈来了……不哭不哭……」

　　石香兰的双眼望着上层摇篮自己的女儿，柔声安慰着，但却先喂起了妹妹的

孩子。由于她全身赤裸，只在脖子上挂着围裙，所以喂奶的时候很是方便，稍微

挪动一下就把围裙收束到了双乳中间，令整个高耸胸脯完全袒露了出来。

　　清晨的阳光下看得清楚，这真是一对令人瞠目结舌的肥硕肉团，尺寸之雄伟

简直非笔墨可以形容。两颗雪白浑圆的奶瓜丰满得几乎有些夸张了，沉甸甸、颤

巍巍的在胸前晃动，暗紫色的奶头犹如熟透的葡萄般高高凸起，一看就是正处于

哺乳期的特征。

　　婴儿立刻熟练地将小脸凑上左边的那颗奶瓜，张开小嘴含住乳头，大口大口

的吸吮了起来。

　　「乖……慢一点吃……别呛着了……慢一点……」

　　石香兰的视线由女儿身上转移了过来，爱怜地望着妹妹的孩子，就像亲生的

一样耐心哄了起来。

　　这时她左手抱着婴儿，右手则轻轻推动着三层摇篮，还时不时的拿起一个拨

浪鼓，轻轻逗弄着睡在最下层的萧珊的孩子。虽然一心三用不免有些手忙脚乱，

但总体还算照顾得法，不一会儿就令哭闹声渐渐变小了。

　　——好一个贤妻良母啊！

　　余新面露笑容，从心里发出赞叹声。

　　三个女儿虽然各有母亲，但萧珊自己都还是个半大孩子，哪里懂得如何带婴

儿。

　　而石冰兰白天要执行交警任务，有时还要加夜班，自然更顾不上女儿了。幸

亏有石香兰辞职回家做了全职主妇，一力承担起了照管三个婴儿的责任，才不至

于出乱子。

　　更难得的是，天性善良的石香兰对三个孩子均一视同仁，并没有厚此薄彼。

就连她的奶水也都慷慨的分给妹妹和萧珊的孩子，而且有时候还让她们先吃。

　　当然，这也多亏了她的奶水产量及其丰足，别说是给三个婴儿吃，就算再多

三个也绰绰有余，因此萧珊和石冰兰都乐得轻松，索性把喂奶的任务完全移交给

了石香兰。

　　此刻看着那丰满肥硕的巨乳被婴儿叼在嘴里，余新心中不禁痒痒的，也很想

上去吸一口。不过，当他抬头瞥见石香兰微微肿胀的黑眼圈时，忽然又有些怜惜

和歉疚，暗想昨夜她妹妹值夜班，其余三个美女又都陪着自己疯狂，就剩她自己

一个人整夜照顾婴儿，早上还一早起来为大家做早餐，实在是很辛苦，还是不要

在这个时候给她添乱了。

　　于是他也不惊动石香兰，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婴儿房门口，悄无声息地来到了

一楼大厅。

　　正准备开门外出，忽然一阵『哗哗』的水声隐隐传来，听起来像是有人正在

客房的浴室里洗澡。

　　余新一怔，循声走了过去，一进入客房就发现沙发上整齐地堆放着两只长筒

警靴、一套交警制服、还有乳罩和丁字裤。

　　——咦，是冰奴回来了？

　　他愕然抬头望向浴室，果然见到半透明的毛边玻璃门上映出一个诱人的女性

轮廓，正在喷头下舒展娇躯尽情冲澡。由于水蒸气弥漫，全裸的胴体只能反射出

隐隐的肉光，但那性感惹火的魔鬼曲线透过玻璃展示出来，看上去反而倍添神秘

的魅力。

　　「主人，早安！」

　　一个熟悉的语声从玻璃门后面传来，用冷淡而礼貌的语气打招呼。

　　这确实是石冰兰的声音。显然她已经听到余新进来的脚步声了。

　　余新奇怪地问：「你平常不是八点才交班吗？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冰奴把身体弄脏了，想早点回来洗个澡。」

　　「喔，早点回来也好！」余新索性坐了下来，一边欣赏这若隐若现的美女出

浴图，一边随口问道：「对了，为什么跑到这个房间来淋浴？你不是最喜欢用卧

室那里的浴缸泡澡吗？」

　　石冰兰沉默了很久，才轻声回答：「冰奴刚才不想进去卧室。」

　　余新也沉默了，没有问为什么。他自然能听出她的弦外之音。这巨乳女警一

定是回来后正要进入卧室，但却发现林素真母女和孟璇正睡在里面，于是就不声

不响地退走，改用客房的浴室来冲澡了。

　　他不由尴尬起来。虽然以实质关系而言，她们所有人都是他的性奴，但石冰

兰毕竟是他拭律上唯一承认的妻子，她的肉体也是他最最迷恋、最最百玩不厌的

『极品』，这些天来不管他如何狎玩、调教其他性奴，但每晚基本上都是她陪他

过夜，彼此赤身裸体搂抱着睡到天亮，跟正常的夫妻没什么两样。

　　虽然余新最新买的那张大床，足够所有这些美女陪他一起大被同眠，但大家

还是都视石冰兰为卧室的『女主人』，觉得平时是不应该鸠占雀巢的。就连余新

自己也都不知不觉有了这种潜意识，所以每逢石冰兰值夜班的日子，虽然他会和

其他性奴一起在卧室里彻夜疯狂，但第二天凌晨八点以前她们就都会乖乖离开。

　　因为一到八点，石冰兰就要回来了。

　　想不到今天她居然提前回来了，这一瞬间余新的感觉就像偷情的老公被妻子

抓了个正着，居然有一点不好意思起来。！我这是怎么了？干！最近好像很婆婆

妈妈耶……刚才看香兰有点辛苦，就觉得歉疚，现在对着冰兰又开始不好意思…

…他妈的，这哪里还像个变态色魔啊，是模范丈夫还差不多！

　　想到这里，余新忽然对自己很不满意，忍不住板起脸道：「你给我出来！」

　　「是！」

　　随着干脆的答应声，玻璃门被拉开，石冰兰连喷头都没关就走了出来，光溜

溜的胴体上挂满了白色的沐浴液泡沫，秀发也湿漉洒的不断往下滴着水珠，显然

是洗澡刚洗了一半。

　　她就这么赤足走到了余新面前，用非常标准的奴隶姿势跪了下来，热烈亲吻

着他的脚背，同时平静地问：「主人有什么吩咐？」

　　余新没有回答，等她把两只脚都亲遍之后，才冷笑一声，指了指自己胯下。

　　石冰兰明白他的意思，默不作声的凑近前去，张嘴咬住了裤子拉链，缓缓解

开了「大前门」。接着她又依靠舌头和牙齿的灵巧配合，将里面的内裤拨得歪到

了旁边，令那根被手术改造的阳具释放了出来！

　　她的动作十分纯熟，而且完全没有用手帮忙，整个过程还不到一分钟，显然

是经过专门的技巧训练，已经达到『职业水平』了！

　　一股熟悉的腥臭味传入鼻端，石冰兰却半点都没嫌恶，反而深深吸了一口这

浑厚的男人体味。

　　然后她挺起胸膛，将丰满到极点的双乳贴近对方胯下，用其中一粒乳尖轻触

着青筋毕露的阳具。先从鸡蛋大的龟头闲始，颗粒成熟的奶头绕着马眼稍微转了

两圈后，就慢慢的沿着棒身向上滑动，在那纹着兰花的表皮上留下了一道浅色的

湿痕。

　　「嗯！」

　　余新舒服得呻吟了一声，阳具也蠢蠢欲动地弹跳了起来，但却并没有立刻充

血勃起。毕竟，夜里他过于『操劳』，差不多凌晨两点才结束４Ｐ激战，货色都

交得差不多了。只休息了短短几个小时，就算是铁打的人也会有些心有余而力不

足。

　　「主人，冰奴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石冰兰一边继续用乳尖磨蹭男人的肉

棒，一边低声问道。

　　「什么问题？」

　　「您今天这么早就起床，是要去哪里？」

　　「去见一个老朋友……喔喔……你问……这个干什么？」

　　余新的呼吸开始粗重了起来，说话也有些断断续续，显然生理上的愉悦感正

在急遽凝聚。

　　「没什么……冰奴就是觉得奇怪……您从来没这么早起床过……要是您早走

一步，冰奴整个早上……都会很寂寞的……」

　　石冰兰越说声音越低沉，俏脸就如冰雪融化似的，冷漠、僵硬的表情一扫而

光，两颊泛起了病态而娇艳的红晕。此时此刻的她，看上去终于又恢复成一个普

通的、有血有肉的、有着正常人类感情的美女了。

　　余新看得怦然心动，伸手托起她的下巴，强迫她直视着自己，怪笑道：「我

每天都喂饱你两次了，你还不满足？偶尔少一次都不行吗？」

　　石冰兰脸更红了，牙齿咬着嘴唇，过了好一阵才轻轻『嗯』了一声。

　　余新暗暗好笑。这个巨乳女警的心思，他是再清楚不过了。之所以她会有这

种少见的媚态，目的都是为了勾引他更多的跟她做爱。最好是把所有精力都发泄

到她身上，每天都被她『榨干』，这样就不会变成『奸魔』残害其他女人了。

　　「可是我昨晚去喂小璇她们了，现在已经没有存货啦！」

　　余新满脸坏笑，故意装出为难状。

　　「那……这是什么？」

　　石冰兰目露讽刺，重新用乳尖轻触着余新的龟头。原来就在刚才说话之间，

肉棒已经悄无声息地勃起了，而且由于马眼紧贴着奶孔，居然在饱满乳蒂上留下

了一丝亮晶晶的液体，看上去说不出的淫靡。

　　「这是你的乳汁啊，跟我有什么相干！」

　　余新嘴里说笑，双手却忍不住同时伸出，抓住了那对丰满巨乳向上推高，然

后用力一捏，只听『嗤』的一声轻响，两粒乳头同时喷出了一股奶汁，强劲地喷

射在了他的脸上。

　　「啧啧啧，好鲜哇！」

　　余新也不擦拭，伸舌舔着嘴巴周围的奶汁，手掌继续玩弄着这对百玩不厌的

硕大『玩具』，心中涌起了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和怀孕的时候相比，这巨乳女警的胸围有增无减，现在已经达到惊世骇俗的

Ｉ罩杯了，在尺寸上比石香兰的Ｊ罩杯仅略逊一筹，但却远比姐姐更坚挺、结实

和美观。

　　虽然双乳不像过去那样集中向前挺立，乳沟的紧密度受到影响，无法再不用

手就自动夹住肉棒了，但那两颗沉重肥硕的巨大肉球仍能顽强的对抗地心引力，

基本保持着『不坠』的骄人轮廓。

　　更难得的是，就连哺乳期最容易变丑的乳晕，也远比姐姐好看。尽管颜色无

可避免加深了，变成淡淡的褐色，但乳晕却没有扩散得太厉害，更没有遍布一颗

颗难看的疙瘩。两粒奶头倒是变粗、变圆了不少，充血勃起后差不多有半个指头

粗细，不过仍然算相对较小的奶头了，而且保持着娇艳欲滴的鲜嫩。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两个丰满大奶子都接近于完美。仅有的一点小

瑕疵，也完全被『喷奶』这个优点给掩盖过去了。而这一切都是余新的功劳，是

他『悉心照料』的成果！

　　为了保护好这对『极品』，余新不惜做出了重大牺牲。一方面，他不仅禁止

石冰兰亲自哺乳女儿，就连他自己也几乎从不用嘴吸吮乳尖，以免刺激乳晕和奶

头色泽加深、形状失控。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向她供应催乳食品，并且经常用手

挤奶喷射，令其分认乳汁的功能不至于减退。

　　另外，他还不惜工本，购买国外最好的器材、药品，煞有介事地进行护理和

保养，就差没投保巨额保险了……在他的精心努力下，这两个巨乳果然被打造成

了理想中的状态，真正成为了既能喷乳又维持美观外形的『上帝杰作』。

　　——嗤、嗤嗤、嗤……

　　随着一股股奶水喷射而出，石冰兰的俏脸越来越红，呼吸也渐渐急促起来。

　　虽然她的乳汁份量远不如姐姐多，但乳蒂的敏感程度却犹在姐姐之上，每当

奶水喷出去的那一刹那，两粒奶头都会像被电流通过一般，感受到一下酥麻的快

意。

　　大概是由于『乳阴相连』之故，喷着喷着，电流般的快感逐渐由胸部积累、

蔓延了开去，一直传到了阴部。她情不自禁地伸手摸到了双腿之间，用拇指扣住

早已充血的阴蒂，中指插入湿漉漉的阴道，小指则轻轻刮着娇嫩的菊肛，用熟练

的手势全方位自我爱抚起来。

　　「真的这么想要吗……嘿嘿，你老实交代，是不是因为想要，才急着赶回来

啊？」

　　石冰兰赌气般偏过头没有回答，嘴里却已经开始发出断断续续的呻吟。丰满

的双乳随着呼吸乱颤如浪，手指也动得更加快了，以极高的速度同时刺激着自己

的阴蒂、阴道和肛门。

　　「喂，你不说是吗？不说我就不让你快乐了！」

　　余新说着一把擒住石冰兰的手腕，不让她继续动作。这一招一向百试不爽，

今天也不例外。

　　「是……是……冰奴下面好痒……所以急着赶回来让主人操……冰奴是最最

淫荡的大奶性奴，永远都离不开主人的大鸡巴……」

　　石冰兰面红耳赤地呢喃着，把这些话像背书一般翻来覆去的念叨，到后来几

乎是声泪俱下。手被抓住不能自慰，她就只好夹紧了双腿，绞在一起拚命的互相

摩擦，十根足趾绷得笔直，彷佛这样才能稍微减轻私处传来空虚麻痒感。

　　「呵呵，乖！」

　　余新心满意足地松开手，任凭这巨乳女警急不可耐地自渎起来。

　　接下来的十分钟，石冰兰蜷曲在余新脚边忘我地『表演』着，左手轮流揉捏

胸前的两颗巨乳，右手不停地刺激着前后两个肉洞，很快就令自己达到了高潮。

　　「噢噢噢……噢噢……」

　　长长的呻吟声中，两股洁白的乳汁和一股清澈的水柱，分别从双乳和阴部喷

了出来，在半空中互相交叉，形成了壮观而独特的喷泉。尽管只有短短的一瞬间

就结束了，但却充满了一种妖艳而淫荡的美感。

　　「哇！今天又是『三花聚顶』啊！」

　　余新惊喜得欢呼了起来。虽然在他日益不懈的调教下，这巨乳女警的全身都

逐渐开发成了性敏感带，高潮时喷奶、潮吹都是家常便饭，但三点同时喷射的奇

景却仍是少之又少，机率还不到百分之一，因此被他戏称为『三花聚顶』。

　　「老公……我……我想要……老公……求求你……我真的……还想要……」

　　只听一阵微弱而哀怜的哭泣声，从瘫软在地的石冰兰嘴里发出来。她紧闭着

双眼，彷佛仍然沉浸在官能世界中不可自拔，神智迷糊，摇着头不断重复这几句

话。

　　「好好，乖老婆，老公这就给你！」

　　余新的欲火也被挑逗起来了，淫笑一声，三下五除二脱光了衣服，将赤裸的

女警摆弄成了四肢着地的姿势，然后扒开她丰满雪白的双臀，挺起昂扬的肉棒从

后面恶狠狠地捅了进去！

　　『噗哧』一声响，粗长的武器尽根而入，完全刺入了温暖湿润的阴道里。

　　石冰兰秀发一甩，『啊』的一声浪叫，阴道里满胀的充实感令她愉悦之极，

刚刚才平息的快感又重新被点燃了，爽得她再度发出忘我的呻吟声。

　　「啊啊……老公……用力……啊……小冰好舒服……啊啊……老公……好粗

……好大……啊啊啊……」

　　她一边声嘶力竭地哭叫，一边尽力将光屁股翘得更高，以便让肉棒更加顺利

地插进最深处。

　　这时候她的双眼仍然紧紧闭着，但眼前却犹如作梦一般，浮现出了一个熟悉

的音容笑貌。

　　那是惨死的前夫苏忠平！

　　——干我吧……忠平……我亲爱的老公……狠狠地干我吧……小冰要好好的

补偿你，让你尽情享受性爱的乐趣……

　　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每一个字都充满无穷无尽的痛苦和悔恨。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回到两年多前的话才石冰兰发誓，绝对不会再那么苛刻

的对待苏忠平了。她绝对不会再禁止他抚摸自己的乳房，也绝对不会再将做爱视

为苦差，每次都敷衍了事……她一定会像现在这样全力配合，尽到身为妻子的责

任，用女性的温柔和激情来侍侯他，和他一起享受鱼水之欢……

　　然而，时光毕竟是不能倒流的，这一切愿望都已经永远成空，再没有实现的

可能！

　　说来也怪，和苏忠平结婚一年多，亲热的次数屈指可数，就连「快感」都没

体验过，就更不用说高潮了，但苏忠平惨死之后，石冰兰反而每次做爱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位前夫，而且会很自然地幻想自己正在跟他做爱，然后激

动得快感连连，很容易就达到高潮。

　　或许，这就是潜意识里的一种补偿心理吧。只有把正在奸淫自己的色魔，幻

想成忠厚而又不幸的前夫，才能完全调动身体里所有的性感细胞，把自己改造成

色魔想要的那个最淫荡、最驯服、连最后一点羞耻心都不存在的「大奶性奴」。

　　「老公……噢噢……小冰好爱你……啊……老公……插死小冰吧……插到最

里面……啊啊……屁眼……屁眼也要插进来……啊啊啊……」

　　石冰兰泪流满面，趴在地上摇头摆臀，用标准的狗交姿势迎合着来自身后的

粗暴蹂躏。她甚至主动翘起了一条美腿，让男人从后面抱住，使自己的屁股抬得

更高，不仅看上去更像一头真正的母狗，而且前后两个肉洞都更彻底的暴露了出

来，抽插起来也就更加方便。

　　「屁眼也痒了吗……嘿，真是受不了你！」

　　余新兴奋得直喘气，本来他只打算浅尝辄止，稍微与她淫乐一番就离去的。

　　但这巨乳女警的身体实在太诱人，再加上今天她又表现得格外配合和亢奋，

彻底激起了他身为男人的征服欲望，越搞越是兴趣盎然，怎么也舍不得草草结束。

　　「好痒……老公快插进来……啊……求你了……快插屁眼……」

　　「那么……前面呢？还要不要插……」

　　「要……喔喔……也要……前面和后面……啊……都要……」

　　「好……来了！呼……呼呼……我要插爆你的屁眼……」

　　「插爆我吧……老公……我爱你……啊啊……屁眼……要裂开了……啊……

好痛……呜呜……插爆我……不要停……啊啊啊……屁眼坏掉了……啊……」

　　淫荡的哭叫声中，两个赤裸裸的肉体疯狂地交缠在一起，用各种不堪入目的

姿势发泄着生理欲望，迎来一次又一次的快感颠峰……

　　　　＊＊＊　　　　　＊＊＊　　　　　＊＊＊　　　　　＊＊＊

　　早上十一点，Ｆ市郊外。

　　由于远离城市中心，这一带只有一家【农家乐】酒店，矗立在偏僻幽静的乡

间小道上。

　　一辆「宝马」车缓缓在门口停下。

　　车门打开，余新刚下车，就看到酒店门口站着一个保姆模样的中年妇女，手

举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余总」两个字，俨然是在火车站接人的架势。

　　他忙过去打了声招呼：「嗨，你就是楚楚小姐的经纪人吗？」

　　「是是……您是余总？唉，您怎么现在才来，楚楚小姐都等得不耐烦了！」

　　中年妇女劈头就埋怨了起来，既不掏出名片自我介绍，也不说句客套话，收

起牌子转身就向电梯奔去。

　　「快一点跟我来吧……真是的，你们做老板的也这么不遵守时间，再迟就耽

误我回家做饭了……」

　　余新只得加快脚步，跟她一起跑进了电梯，心中实在忍不住好笑。

　　这是什么经纪人啊？一看就是临时雇来的乡下大婶，打肿脸充胖子装门面用

的，不伦不类的简直就是个笑话。

　　电梯门关上了，徐徐向上升去。

　　出了电梯后，中年妇女将余新带到了一间客房门口，「砰砰」地拍起了门。

　　一个熟悉的嗓音传了出来：「门没锁，请进！」

　　余新跟在中年妇女身后，缓步走进了客房。

　　只见一个体态丰腴的女人只穿着一件睡衣，正坐在床沿对镜梳头，半透明的

睡衣里可见大片白嫩的肌肤，一对肥得流油的奶子沉重地坠在胸前，从腋下开口

处缢出肉光，丰满浑圆的大腿赤裸裸地舒展着，足尖放肆地挑着拖鞋，看上去倒

也颇有风情。

　　可惜的是脖子、胳膊上都堆满了白花花的赘肉，腰肢上更像是戴着救生圈一

样严重影响了观瞻。

　　余新不由有些感慨。

　　他自然认得出，这女人就是曾经红遍全国的【性感天后】楚倩！

　　有谁能想到，这位昔日的女明星竟会发福到这种程度呢？现在的她在一般人

眼中简直是形象可笑，跟性感半点也沾不上边了。

　　「楚楚小姐，余总我已经给您带来啦！你们慢慢聊……呵呵，时间不早了，

我是不是可以走啦？」

　　中年妇女迫不及待地向楚倩邀功，就连「经纪人」都懒得假扮了。

　　楚倩不满地瞪了她一眼，随手掏出几张钞票丢过去，就挥手将她打发走了。

　　房门关上，客房里就只剩下了两个人。

　　「余总，咱们开门见山吧！」

　　楚倩放下梳子，对余新抛了一个媚眼，声音嗲得发腻。

　　「余总的心思我是明白的，这些天您这么捧场，按理说人家早就应该招待您

啦……不过，呵呵，一来市区人多眼杂，二来我不想透过【黑豹】舞厅老板来传

话，免得被他从中盘剥。所以嘛，今早我向他告辞之后，才主动约您到这个安静

一点的地方见面……您不会见怪吧？」

　　余新微微一笑：「楚楚小姐的想法，经纪人在电话中已经全部告诉我了。如

果见怪，我就不会过数到你的帐户，更不会前来赴约了！」

　　「呵呵，余总果然善解人意……好，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吧！」

　　楚倩说着，大大方方地站起身，将睡衣干净俐落的脱了下来，全裸站在了余

新面前。

　　余新一怔，想不到她竟如此爽快，就像职业妓女一样，话都没说几句就自己

脱光了。

　　「来啊，余总……还傻站着干嘛？您已经耽误不少时间啦……」

　　楚倩满脸媚笑，一扭一扭地走过来，主动替余新解开外衣钮扣。

　　「等一等！我还有话说……」

　　「讨厌啦，还说什么废话嘛……人家才不想听呢！」

　　撒娇声中，楚倩已经替余新脱下了外衣，又伸手在他胯下一捏，吃吃地浪笑

了起来。

　　余新却只有苦笑。十个小时之内，他已经连续「作战」了多场，尤其是来这

里之前，还跟石冰兰疯狂做爱了足足两个小时，真正是把所有存货都缴纳得干干

净净了，到现在双腿还不由自主的微微发颤，此时此刻绝对没有能力再来一场友

谊赛了。

　　退一步说，即便他现在有这个精力，目前也不是好时机！女歌星现在这副发

福的模样，尽管还不至于令他恶心反胄，但吃起来是不可能可口的。事实上，他

是计划等她减肥成功、恢复正常体重后，再来好好享受她的，绝对不想现在就来

囫囵吞枣。

　　「来嘛……余总……来嘛！要是您今天不能满足我，我会非常失望的……」

　　楚倩咬住余新的耳朵，轻轻喘息着，胸前两团丰软的大奶磨蹭着他的胸膛，

一副春情十足的挑逗模样。

　　余新闷哼一声，心想：『要满足你这浪蹄子，我一向驾轻就熟，就算不动用

「武器」也一样办得到！』

　　他好胜心起，也不多说一个字，突然伸臂抱起了楚倩的娇躯，将她整个人扔

到了床上。

　　楚倩娇呼一声，身子被床垫弹起三尺，又落下，就像任人宰割的绵羊似的，

双臂软绵绵垂着，两条丰腴洁白的大腿有意无意地大大张开，私密处一览无余。

　　余新咽了一口口水，就这么穿着皮鞋踩上床，一把抓住了女歌星胸前高耸的

豪乳。

　　熟悉的手感霎时间涌了上来，令他颇为满意。虽然女歌星已发胖得厉害，但

这对奶子仍然是一流的，尽管有点松弛的迹象，但却也较之前更为鼓胀、饱满，

抓起来堪称肉感十足。可以肯定，将来只要恢复缎链，肌肉重新紧绷之后，这对

豪乳就将完全恢复过去的「档次」，而且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哎呦！好痛！轻……轻一点嘛……」

　　楚倩彷佛在求饶，但脸上却分明流露出兴奋的表情，敏感的乳尖更是迅速凸

起，硬硬地顶住男人的掌心。

　　毕竟，她已经「荒芜」得太久了。自从发胖之后，过去那些裙下之臣都避之

不及，她已经好久没享受过男欢女爱的乐趣了。

　　余新尽情抚摸着掌中肥软的双乳，彷佛又回到了过去在魔窟里的时光。他注

意到两粒乳头勃起后，在根部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圆孔，显然是他当时替她穿乳

环、挂铃铛时留下的。这令此刻的他更加兴奋，暗地里下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

将女歌星打回原形、重新变成自己的性奴，以便亲手把铃铛挂回这对豪乳上。

　　「你不是要我满足你吗？嘿嘿，现在又怕痛了？」

　　余新狞笑一声，猛然翻转了楚倩的身子，挥手在她肉滚滚的大屁股上「啪、

啪、啪」地狠掴了起来。

　　女歌星连声呼痛，手脚也本能地挣扎起来，但却被对方死死按着怎么也挣不

脱。

　　半分钟不到，她雪白丰嫩的屁股上就出现了好多个掌印，看上去怵目惊心。

　　「放开我……哎呦……痛死了……快放开……啊……」

　　余新根本不予理睬，将她屁股拍打了一阵后，又屈起食、中二指，不由分说

地直接插进了温暖的肉洞中。

　　楚倩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只觉得阴道就像要被撕裂般火辣辣的，但同时身

体里却又泛起一股莫名的热潮，涌到了四肢百骸之间。

　　「妈的，这么肥的骚穴，真不知道你是怎么长的！」

　　余新故意装作是第一次才玩弄她私处，毫不留情地羞辱着她，但手指却熟练

地寻找到了阴道里的Ｇ点，灵巧地拨弄了起来。

　　「噢噢……你……啊……」

　　痛感立刻被极度的愉悦感取代，女歌星语不成句地喘息着，双腿主动叉得更

开，以便让对方的手指更方便的活动。

　　余新自然不会客气，当下使足手段大肆轻薄，一只手连续挖弄楚倩的私处，

另一只手狎玩她的豪乳，很快就把她摆布的淫水长流、呻吟声不绝于耳，屁股也

淫荡地扭动了起来。

　　「你……你怎么还不……上来……真讨厌……人家好想要了……余总……快

上来嘛……」

　　楚倩一边迎合着手指的抽送，一边断断续续发出邀请。但无论她娇瞠也好，

恳求也好，发脾气也好，男人却始终笑而不答，丝毫没有「真刀实枪」扑上来的

意思，彷佛打定了主意只想「指奸」她一番而已。

　　这自然令楚倩十分失望，但生理上的快感却依然越来越强烈，十多分钟后果

然尖叫着抓紧枕头，丰腴的四肢猛然僵直，迎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片刻后，喘息声逐渐平复，手指也拔了出去，调皮的将湿热的汁水全部抹在

了她光滑的背上。

　　「怎么样啊，楚楚小姐？」余新夸张地嗅了嗅自己的手指，笑咪咪地问道：

「我是不是能满足你呢？」

　　楚倩垂着头没有回答，过了半晌才轻轻叹息了一声：「这还用问吗？主人，

您当然能满足倩奴！」

　　这句话说得很轻，然而听在余新耳中却如晴天霹雳般，骇然失声道：「你说

什么？」

　　楚倩翻过身来，面对着他平静地说：「主人您就别装了。我已经可以肯定，

您的的确确就是囚禁了我将近半年的色魔！」

　　余新脸上变色，霍然站起，双眼霎时锐利如刀。

　　「只有您，才会对我的身体这么了解，单凭几根手指就轻轻松松把我送上高

潮……也只有您，才会对我这么一个已经发福的胖女人感兴趣，甚至不惜花费重

金把我引诱到Ｆ市来！」

　　楚倩说到这里苦笑了一下，赤身裸体的坐了起来，伸手摸到了床头柜上的烟

盒。

　　她用打火机点着了烟，喷了一口，淡淡说：「虽然您对我的兴趣也只到此为

止，没有胃口上我了，但我还是很感谢您，让我在一定程度上找回了自信。」

　　余新干笑了一声，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ＯＫ，言归正传吧，余总！」楚倩忽然改了称呼，正色道：「其实我之所

以能肯定您的身分，是因为有人提前告诉了我，我特别留心了才能辨认出来……

那个人您知道是谁吗？」

　　余新耸然动容：「不知道。是谁？」

　　「刑警总局局长李天明！」

　　楚倩也不隐瞒，直截了当就说出了李天明的名字，然后把事情的整个经过、

李天明和她达成的「协议」全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余新听得全身冷汗直冒，暗忖自己真是太低估李天明了。想不到这个胖子局

长外表看来笨头笨脑，暗地里却已经掌握了案情的真相。

　　「……李天明最后对我说，等我们俩完事以后，只要我偷偷按动这个按钮，

他就会带人冲进来抓你归案！」

　　楚倩说完，用脚尖将枕头翻了过来，只见枕头套里滑出了一个连着线的黑色

小按钮。

　　余新瞥了一眼，阴沉着脸也抓起烟盒，抽出一支烟想要点燃，但拿着打火机

的手竟微微有些发颤，连续尝试了三、四次都不成功。

　　楚倩俯身过来，将自己抽了半截的烟递给了他。

　　余新接过，就着红色的唇印狠狠吸了几口，就在烟雾缭绕之中，情绪很快冷

静了下来。

　　「你既然答应了帮他的忙，为什么又突然改变主意，不想出卖我了？难道真

的是因为我刚才把你弄得很爽？」

　　楚倩咯咯笑了起来，胸前一对豪乳和肚皮上的赘肉一起应声抖动，嗲着嗓音

道：「人家才不是突然改变主意呢，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想出卖您！」

　　她停顿了一下，说道：「我假意答应李胖子，目的不过是为了稳住他。等一

下出去，我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他搞错了。从身体特征上辨认，您根本就不是

变态色魔！」

　　「呵，那我真是要多谢了，楚大歌星！」

　　余新的语气充满嘲讽，摁灭烟蒂，俯身检起外套，从衣袋里取出钢笔和支票

本，「唰唰唰」的开出了一张签名支票，撕下来递给了楚倩。

　　楚倩接过一看，支票上的数字是整整一千万！

　　她不动声色地说：「余总这是什么意思？」

　　「少装蒜了！你肯帮我，用屁股想都知道是有条件的！」余新冷冷说：「据

你自己说，向李胖子索取五百万赏金，他只给你四百万。对吧？好，我现在给你

五百万的翻倍，一千万！你该满意了吧？」

　　「一千万就想打发我吗？余总，您也太小看人家了！」

　　楚倩玩世不恭地冷笑着，拿起打火机，随手就将支票给点燃了，化作了一团

灰烬。

　　「李胖子把你的老底全都告诉我了。你专营全市的药品生意，有林素真和孟

漩支持，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名下控制的药厂、夜总会就有好几家，一年的

收入都不止一千万。而我呢，我的一生可以说毁在你手里了。看在你顾念旧情，

专门举办『模仿秀』活动让我有钱赚的份上，咱们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但你要

我不向警方指证你，至少要拿出诚意来，保证我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才能说得过

去吧！」

　　楚倩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然后随手抱起了枕头，坐到了床的另一侧。

　　余新明白她在暗示自己随时都可以按动按钮呼唤警察，只得沉声道：「那你

开一个数吧，你要多少？」

　　「我要你的一半身家！」

　　余新脸颊肌肉一跳：「好，就算是我补偿你吧。明天我会叫律师去找你的经

纪人，办理财产过户手续！」

　　「明天？不行，我现在就要！」楚倩用不容商量的语气说：「李胖子还在外

面等我的消息呢，我总不能明天才告诉他答案啊。如果我今天先帮你脱罪了，明

天你就不认帐了怎么办？」

　　余新皱眉道：「我可以立刻把所有现金都转帐给你，但我名下的药厂和夜总

会，要过户给你总需要时间吧，又要找律师，又要公证等等，今天无论如何不可

能完成所有手续啊！」

　　「过户手续当然不可能一天搞定，但结婚手续就没问题了！」

　　余新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结婚手续？」

　　「嗯，我们等一下一起离开这间酒店，你开车送我。李胖子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一定不会轻举妄动，只会暗中跟着我们静观其变。我们直接到婚姻登记所

办理结婚证，出来以后我再告诉他，你非但不是色魔，还是一个暗恋我多年的影

迷。我被你这些天的痴情感动了，所以临时决定下嫁给你……」

　　楚倩侃侃而谈，显然是事前已经将整个如意算盘都打好了，神色十分得意。

　　余新苦笑：「真是很不错的计划。可惜的是我已经结婚了！这一点李胖子没

告诉你吗？」

　　楚倩一怔：「他只说石大奶两姐妹、还有孟璇都跟你同流合污，乖乖做了你

的女人，但没说哪一个正式嫁给了你！」

　　「嗯，那我告诉你吧，石大奶跟我办理了结婚证，还摆了结婚酒。你要不相

信，我可以回家拿证书给你看看！」

　　楚倩大失所望，但几秒钟后又灵机一动：「没关系。结婚了也可以离婚，然

后马上再结的啊！呵呵，你现在就打电话给石大奶，叫她带上结婚证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走，今天就把离婚、结婚手续一起办完！」

余新不由啼笑皆非：「变态色魔什么时候变成了吃香的小白脸了？楚大歌星

不但要抢来做老公，而且还急到这种程度，惟恐不能马上拿到结婚证！」

　　楚倩淡淡一笑：「我才没兴趣跟石大奶抢呢。等那一半身家到手，我再把你

这个『老公』还给她就是了！」

　　余新点点头，明白了她的意思。只要双方登记结婚时不公证财产，女歌星结

婚之后再提出离婚，就可以合法分割他一半身家了。所以，这张结婚证对她来说

就是最好的「法宝」，只有尽快到手才能保障她的利益。

　　「ＯＫ，我这就叫她来！」

　　余新面露无奈之色，拎起手机，拨通了石冰兰的电话，嘱咐她立刻带上结婚

证到这间「农家乐」酒店来。

　　「你开车到停车场了就给我打电话，人就不要上来了。记住了吗？」

　　他怕引起楚倩怀疑，所以并未解释原因，只是简短地发出了指令。而石冰兰

显然正在补眠，被吵醒后还在打哈欠，娇慵地答了声「是」，也没多问就把电话

挂了。

　　「好啦，一切都照你吩咐做了，我们等她来吧。」

　　余新说完，走过去打开了电视，又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啤酒，表面上边饮边看

电视消磨时间，脑子里却紧张地思索起对策来。

　　就在这时，一阵极轻微的钥匙转动门锁声音，从房门那边传了过来。

　　余新反应极快，立刻察觉不妙，整个人箭步跃了过去，想要合身顶住房门。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房门猛然打开，一枝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的额头。

第７３章　枪口下的表白

余新的身体霎时僵硬，呼吸也几乎停顿。

「别动！举起手来，慢慢退后！」

干净俐落的命令声，从持枪者嘴里响起，一听就知道是很有经验的老警员，

没有一个多余的字。

来人正是李天明！

他用一种难看的姿势端着配枪，胖乎乎的脸颊油光满面，顶着发福的肚腩，

看上去就像个无能的官僚，笨手笨脚得令人发笑。

但是余新却一点也笑不出来，而且第一次清醒的发现，在那装傻充愣的胖脸

上，其实有着一双非常精明、狡猾的眼珠！

可惜他发现得太迟了！

「李……李局长，您怎么来了？我们……还没开始做呢！」

楚倩大惊失色，一边不满地埋怨，一边手忙脚乱的抓过被子遮盖住赤裸的身

体。

李天明阴恻恻地一笑：「不敢当啊，楚大歌星！你还是叫我『李胖子』比较

顺耳些！」

此言一出，余新和楚倩同时变色，心都沉到了谷底。尤其是余新，懊恼得几

乎想甩自己一个耳光！！我真他妈的昏头了！李天明好歹也是一个吃警察这碗饭

几十年的老手，怎么可能只给楚倩一个「呼叫」按钮就了事？他必然早已在这个

房间里安装了监控装置，以便随时掌握现场情况。我刚才和楚倩的对话一字不漏

都被他听见了，现在就算想抵赖自己不是色魔，也都已经抵赖不掉了！

「自己戴上吧！」

随着威严的语声，一副手铐迎面扔了过来。

余新只得接过，一边在枪口威胁下倒退回床边，一边将手铐「卡嚓」的锁住

了双腕。

「李局长，我错了……你大人大量，饶了我吧！我不是故意要包庇色魔的，

就是一时糊涂……李局长，我真的不是……」

楚倩早已吓得面青唇白，语无伦次地恳求起来，就差没跪下来磕头了。

李天明呵斥道：「闭嘴！我等一下再跟你算帐。现在你再多说一个字，罪加

一等！」楚倩顿时噤若寒蝉，不敢再出声了。

李天明反手关上房门，走到客房中央，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枪口仍然对准二

人。

「余总，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以为你这个变态色魔有多厉害，结果也不

过如此而已。哈，看来是我太高估你了！」

李天明翘起二郎腿，用胜利者的语气无情地嘲笑对手，肥胖的脸上满是奚落

表情。

余新闷哼一声：「少说废话！有什么条件，爽爽快快地开出来吧！」

李天明故作惊奇：「咦？你是色魔，我今天是来抓你归案的，不是来跟你谈

判的，有什么条件好谈啊？」

余新盯着他，双眼露出讥讽的笑容，说道：「李局长，你就别装模作样了。

咱们也算认识很久了，谁还不了解谁？我知道，你和这位楚大歌星一样，只要我

能答应你开出来的条件，你未必就想把我送上刑场！」

李天明皮笑肉不笑地说：「哦？你凭什么这么认为？」

「很简单。如果你真想抓我归案，这时候已经押我回警局了，哪里还会坐在

这里废话！还有，你是个堂堂大局长耶，抓色魔指挥一下也就罢了，用得着单枪

匹马、亲身冒险的来抓我吗？为什么会连一个手下都没带？哈，用脚趾头想都知

道，是因为你有什么条件想私下跟我谈吧！」

余新说道这里顿了一下，抬起戴铐的双手，指了指李天明的手枪。

李天明立刻如临大敌，持枪的右手向后一缩，喝道：「别动！」

「别紧张，放轻松些啦！我只是想告诉你，你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你的枪安装

了消音器。这又是为什么呢？警察来抓罪犯，难道还怕枪声惊动其他人吗？嘿，

除非根本不是来抓人，是另有目的！」

余新好整以暇地分析着，刚才的紧张僵硬神色已经一扫而空。他清楚，自己

只有尽量占据谈话的主动权，取得心理上的优势，才能寻找到翻身的一线希望，

至少不会被对方死死吃定。

李天明果然收起了假笑，点了点头说：「我要收回刚才的话，看来我不算高

估你，你的确是个聪明人……好，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说的没错，我虽

然早就看出你才是真正的色魔，可是我一开始根本没打算揭穿你！反正案子已经

对外宣称告破案，公众并未怀疑色魔另有其人，整个警局上上下下都受到嘉奖，

人人皆大欢喜，那我又何必多事呢？当然是乐得轻松，眼睁眼闭也就过去了，无

谓给自己找麻烦！」

余新沉住气问：「既然如此，您为何又突然改变了主意？」

「这就要怪你那个好叔叔了！」李天明骂了一句娘，咬牙切齿地说：「是他

先跟我过不去的，那我也只好跟你们叔侄俩翻脸了！」

「我……叔叔？」

余新愕然不解，呆了好几秒后才猛然想起来，自己原来还有一个「叔叔」。

那就是公安厅的余厅长！

他不由在心里苦笑。这个所谓的「叔叔」，连同目前这个用了二十年的名字

「余新」，其实都是孙德富安排给他的护身符。多年前他被迫远走美国避难时，

那个真正的余新恰巧在美国暴疾身亡。由于身形、长相都和小时候的他有六、七

分相似，所以孙德富就花钱买通关系、假造了所有资料，让他冒名顶替，靠着一

张精巧的人皮面具，用这个伪装的身分生存了下来。

后来他回到Ｆ市时，孙德富告诉他仍然可以大胆使用余新的身分，因为「原

型」从小就随父母移民到美国了，在国内的亲戚基本都已离世，只有一个当厅长

的远房叔叔还健在，但也多年没有往来了，不大可能认得出他是冒牌货。何况就

算认出也没关系，这位余厅长本身也是孙德富「培养」出来的贪官之一，彼此早

已是战略同盟，绝对不会互相拆台的。

余新听了自然十分放心，不过为了慎重起见，他平时几乎没有去拜访过这位

「叔叔」，仅是逢年过节礼貌性地问候一声，送上一份重礼就了事了。孙德富被

击毙后，双方更是不约而同完全断绝了来往，要不是今天李天明提及，他几乎都

不记得自己还有这么一位「叔叔」了。

「我叔叔……什么事得罪局长大人您了？」

李天明也不隐瞒，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原来他半年前本有机会调离刑警总

局，高升为副厅长，并在两年后接任正职。谁知余厅长看他不顺眼，不仅坚决反

对他调来做副手，而且还透过暗箱操作延迟了自己的退休年限，至少要再干七年

才会离任，令李天明的好梦化为了泡影。

「……老实说吧，所有上级都点头同意我调任，就只是你叔叔这一头拦路虎

碍事。我别无他法，只好找余总你的晦气了。只要你犯下的严重罪行被揭发，媒

体连篇累牍这么一报导，嘿嘿，他这个厅长还能坐得稳吗？到时候别说再干七年

了，百分百会被迫辞职或者被上级调离这一岗位！」

余新微微一笑，接口说：「而你李局长就会因为破案有功，声望大大提升，

别说只是高升做副厅长了，就算直接成为正厅长都是『众望所归』了。对吧？」

「对极了！哈哈哈，余总对我的心事一清二楚，简直堪称是我的知己啦！」

李天明似乎完全听不出他话中的讽刺，厚颜无耻地大笑了起来。

余新也跟着大笑，边笑边说：「如果我不想被你送上刑场，而是想继续当你

的知己，我应该怎么做呢？」

「咦，余总怎么突然又变笨了呢？这还要我教你吗？」

「我怕会错了局长大人的意思，还是听您亲口教导我，比较保险一些！」

「也好，那我就直说了。我这个人一团和气，最不想多结仇家。我不管你用

什么办法，软磨硬泡也好，动之以情也好，花费重金也好，总之，只要你叔叔在

一个月之内自动退休了，我就可以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余新低下头没有做声，彷佛在沉思着什么。

「我可以给你半个小时考虑……」

「还考虑什么呢？我似乎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余新叹了口气，苦笑说：

「行，就按你的意思办吧，我会劝他以身体为重，早点退休回家享清福的！」

李天明喜形于色：「只要你真能做到，我是不会亏待你的。你老婆可以重新

回警局上班，孟璇也可以继续提升。等我一走，整个警局都是你们的天下了，那

时候你就算命令女警们都不戴胸罩上班，她们也都要乖乖听命……你这个变态色

魔会成为本市所有女警的真正『主人』，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想怎么奸就怎么奸

了。哈哈哈：…」

「说的对。哈，我已经开始期盼那一天早点到来了！」

余新眉开眼笑，一副快要流出口水的馋相。两人都越说越是开心，就像一对

意气相投的老朋友，彷佛彼此再也不存在半点敌意，空气里流动着愉快融洽的气

氛。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嗯，说定了……」

「那么，可以替我打开手铐了吗？」

「可以是可以。不过，我还是有些不放心。万一你今天一出酒店，就马上反

悔了，再配合孟璇和你老婆一起，利用一个月时间把所有罪证都消灭干净，那时

我岂不是只能干瞪眼，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是喔，看来我必须给局长大人一点实质性的担保，您才能放过我了？」

「对！」

「我没意见。问题是……用什么担保好呢？您有什么好建议？」

「哈，你身为大名鼎鼎的变态色魔，难道还要我提醒吗？这里不就有一个现

成的上等货色吗？拿她来做担保，既可以让你满足愿望，又可以让我放心，真正

是一举两得！」

「喔喔喔，有道理！」

两个男人说到这里，目光一齐转到了女歌星楚倩身上，不怀好意地冷笑了起

来。

楚倩只吓得魂飞魄散。刚才他们的对话她全都听到，虽然不完全明白前因后

果，但大致上也猜到了十之八九。现在听说要拿自己来做「担保」，不用想都知

道必然不是好事。

「我什么都没听到……求求你们，别杀我灭口……我发誓什么都没听到，就

算将来别人问我，我也什么都不会说的……」

她惊慌失措的在床上跪下，对着两个男人连连磕头。

李天明彷佛没看见似的，微笑着对余新说：「我特意选在今天和你摊牌，其

中一个目的也是为了帮你呢！这骚货订的是今早离开本市的航班，将来就算有人

去调查，无论是问【黑豹】舞厅还是问西湖酒店，得到的答案都是她确实去机场

了。而且我刚才亲自驾车送她来这里的，开房时也没让她露面，是叫那个『经纪

人』去开的，保证没有一个人看到她！」

他说着哈哈一笑，加重语气道：「换句话说，从今天起，楚大歌星就已经重

新落入你的手掌心，是你全权拥有的女奴了！我在这里正式向你说一声，恭喜、

恭喜……」

「哈，同喜同喜。多谢李局长费心了……」

楚倩脸上完全失去了血色，突然从床上跳下来，一边狂呼「救命、救命」，

一边没命的向门口逃去。

但她发胖的身躯严重欠缺灵活，才跑出一步就险些绊倒，而余新几乎在同一

刹那举起双臂，戴着手铐的双腕狠狠击中了她的后颈！

楚倩哼都没哼一声，就像堆烂泥似的软倒在地，晕了过去。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余新伸脚将楚倩的身体拨到一边，胸有成竹地

说：「回去以后我会好好调教她，让她重新变成一个合格的性奴的！」

「回去才变？那不是太晚了吗？」

李天明摇了摇头，左手从裤带里取出了个小盒子，扔到了余新脚边。

余新俯身检起来一看，里面赫然是两支灌满液体的注射器！

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原罪？」

李天明喝了一声彩：「果然不愧是发明者啊，一眼就认出来了。嗯，没错，

这就是根据你的药方配制的最新一代【原罪】！你把它注射进这骚货体内，她不

就马上变成一个乖乖的、没有思想的、对你言听计从的性奴了嘛！」

余新盯着他，眼角又泛起讥诮的笑意：「谢谢你为我准备得这么周到。嘿，

这么做确实简单省事……不过，一注射【原罪】，她的性欲会马上亢奋，必须要

立刻得到满足，否则一定吵翻天，要悄悄运走就更没可能了……」

「那你就在这里满足她啊。我不介意等你的，还可以为你站岗！」

李天明笑得十分淫邪，左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余新忍不住在心里大骂了起来，知道这头老狐狸仍然不相信自己，所以要逼

着自己立刻对楚倩施以辣手。无论是将她强暴也好，给她注射药物把她变成白痴

也好，只要自己今天做了，就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把柄在他手中。

这样，即便日后自己反侮，李天明无法指控自己是色魔，但仍能指控自己见

色起意、残害楚倩——虽然女歌星已渐渐被人淡忘，但毕竟曾经红极一时，一旦

出事还是会引起全国轰动的！届时舆论的压力一样足以令余厅长丢官下台，达到

李天明的罪恶目的。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喔！」

余新也嘿嘿淫笑起来，取出其中一支注射器，俯身缓缓凑向楚倩的胳膊。

这时他正好瞥了一眼注射器，突然发现里面的液体是极轻微的淡黄色，而且

底部漂浮着少许白色的颗粒。

——不对，这并不是【原罪】！

余新心中一惊。他做过很多次实验，对【原罪】药液再清楚不过了。在强烈

阳光照射下，药液呈极淡的紫色，若光线较弱就是接近透明无色的，而且绝对没

有任何悬浮颗粒！

——该死的胖子，他妈的究竟想玩什么花样？如果这里面是毒药，这一针打

下去就不堪设想了……

短短一瞬之间，余新心里已经闪过许多念头，而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狠狠

将针尖刺进了楚倩的胳膊。

「呵呵，余总打起针来真够熟练的，该不会是石香兰护士长教您的吧……」

李天明随口开着玩笑，眼见针尖扎进了胳膊，他的人明显放松了不少，可以

很清楚的听见他如释重负的呼吸声。

但就在这一刹那，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针尖刺进楚倩的皮肤后，余新并未将药液向里注射，反而猛然将整个针筒用

力向下一插，令针尖穿透了胳膊表皮从另一头冒了出来！

「啊！」

随着凄厉的惨叫声，楚倩从剧痛中苏醒了过来，下意识的使劲挥舞了一下胳

膊，将注射器和余新一起推开。

这一下的力量大得惊人，余新却早有准备，在她一推之下借势向后滑倒，身

体刚一沾地，右腿已经旋风般扫了出去！

「彭」的一声，李天明猝不及防，手中的枪应声被踢飞。

但他的反应仍算不俗，也不顾手腕火辣辣的疼痛，肥胖的身体立即连滚带爬

地逃了开去，动作虽然狼狈，但却避开了余新的下一脚攻击。

「救命啊……救命……来人啊……救命……」

楚倩捧着疼痛的右臂，涕泪交流的狂呼大叫起来，跌跌撞撞的想夺门而逃。

然而她慌不择路，这么一逃反而恰巧阻拦在余新和李天明之间，胸口重重挨

了一脚，被踢得像麻袋一样飞撞到了墙上。

「哇！」

就彷佛五脏六腑都翻转了，女歌星痛得叫都叫不出声来了，一张嘴就把丰盛

的早餐、午餐一起狂呕了出来，连眼珠也都翻白了。要不是她发福之后，胸部、

腹部的脂肪都格外肥厚，起了很好的缓冲作用，这一脚或许当场就能把她踢得呕

血身亡！

被她这么一干扰，余新的攻势顿时受阻，加上双手被铐后平衡不易掌握，动

作比平常慢了至少一倍。而李天明则乘机飞扑到房间另一头抓起了手枪，回身就

扣动了扳机。

「噗」的一声轻响，余新只觉右边大腿传来钻心的剧痛，顿时失去平衡摔倒

在地。

鲜红的血汨汨冒了出来。他咬紧牙关，忍痛想要挣扎而起，但太阳穴却挨了

一击，令他眼前金星乱闪，几乎晕了过去。

等到金星消失时，李天明已经重新掌握了现场的形势！

「我要再次收回刚才说的话！余总，您真是个愚蠢的家伙！」

李天明怒容满面，对准余新的左腿又开了一枪，然后俯身抓起了他的头发。

「老子是诚心诚意想跟你合作。今后你当你的色魔，我做我的厅长，皆大欢

喜，有什么不好？你他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非要放点血出来才肯听话吗？」

余新痛得身体几乎缩成了一团，感到两条腿都已经失去了知觉，但却仍然挤

出笑容说：「就算你放了我的血，我……我也不会跟你合作的！」

李天明几乎是在怒吼了：「为什么？我一个堂堂局长，跟你合作难道委屈你

了？你他妈的不要不识抬举！」

余新故意用嘲弄的口吻说：「不委屈……但很可惜，我已经金盆洗手了！今

后我只想做一个好色如命的色鬼，不想再做随时可能被击毙的色魔！」

李天明脸色铁青：「我也觉得很可惜，因为，这已经由不得你了！」

他捡起了另一支注射器，嘿嘿冷笑了起来。

「你不愿意给楚倩注射药物是吗？好，那我就给你注射！等你药性发作的时

候，你说你会不会再变成奸魔呢？」

余新微微变色。看来这注射器里的药物虽然不是【原罪】，但一样是烈性春

药，注射进体内搞不好真会狂性大发，将楚倩奸污至死都很有可能，那对方就同

样达到目的了。

眼见针尖逼近了胳膊，他的鼻尖不由自主沁出了冷汗……

就在这时，一阵熟悉的手机铃声突然响了起来。

李天明一怔，随手放下注射器，从余新怀中搜出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失笑道：「哈，是你老婆打来的！好好，我正要找她呢！」

他一手持枪，另一手按下了接听键。

「喂……是小石吗？对对，我是李天明……哈，你没打错，这是你老公的手

机，不过他已经喝醉了……嗯嗯，我正好来这里看一个朋友，遇到余总，就跟他

喝了几杯。哪里知道他酒量变差了，一喝就倒……哦，你已经在楼下停车场了？

嗯，我看你还是要上来一下，我一个人可抬不动余总……」

余新听见石冰兰已到，心中大为焦急，忍不住重重地咳嗽了一声企图示警。

但李天明马上将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用严厉的警告眼神制止了他，嘴上却

仍热情地有说有笑。

「哎呦，你一打电话来余总就醒了……余总，余总，你老婆来查岗了。你自

己跟她说吧！」

手机凑到了余新左颊，而枪口同时顶住了他的右太阳穴。

余新无奈，只得勉强「喂」了一声。

只听石冰兰不悦的语声传来：「你说叫我来有急事，就是抬你回家吗？」

「不是啦，我……我不小心喝多了，现在……很难受……」

余新边说边发出闷哼，伤口传来的剧烈痛楚，令他的声音听起来较为虚弱，

确实有些像喝醉酒的人。

「哼。自作自受！」

或许是由于有李天明在旁，石冰兰的语气一点也不客气，完全不是平时那种

驯服但却冷漠的性奴语调，反倒更像一个真正的妻子口吻了。

余新正要另外设法示警，但李天明已经劈手将手机夺了回去。

「好啦，小石你就别怪余总啦，他都不好意思了……嗯，我们在最高一层，

１２２２房间。好，你赶紧上来吧！」

说完手机就挂断了。

余新低沉着嗓音道：「这件事跟冰兰没关系，你把她牵扯进来，只会坏了你

的计划！」

「啧啧，现在才开始为我的计划着想，是不是太迟了？」李天明嗤之以鼻，

「你放心，今天她会和你一起送命的，黄泉路上也好有个伴。哈哈哈！」

余新的心沉了下去。他和刑警总局斗了这么久，一直以来只把石冰兰和孟璇

视为对手，将她们俩先后征服后，就再也没留意过警局的现状了，万万想不到这

个看上去笨头笨脑的李天明，才是最最厉害、阴险的「隐形对手」，而且手段远

比想像中更毒辣。

「走，自己爬到浴室去！」李天明冷酷无情地命令：「限一分钟时间。每延

误一秒，我就给你身上多添一个子弹孔！」

在枪口威胁下，余新艰难、吃力地拖着双腿向前爬去，五十多秒后进入了浴

室。

就在他爬行的同时，李天明抖乱床铺，再打开冰箱，取出了里面的红酒、饮

料和八宝粥罐头，一一打开洒在了地毯上，掩盖住了地上的血迹，再加上还有楚

倩的呕吐物，乍一看确实很像是喝醉酒以后凌乱的场面。

接着他又打开电视，将音量调大后匆匆走进浴室，取出钥匙打开手铐，将余

新锁在浴缸上放置沐浴液的铁制架子上，然后将半死不活的楚倩也拖进了浴室，

用一条毛巾绑好，再一把脱掉余新的鞋袜，将两只袜子分别塞住了二人的嘴。

刚做完这一切，敲门声就响起了。

「来啦！」

李天明收起手枪，高声应着，快步奔了出去，并且随手关上了浴室门。

余新立刻拚命挣扎起来，就像一条绝望濒死的鱼。生平第一次，他如此真实

地感到死神的脚步在渐渐逼近。

现在的他只希望能弄出一点异常响声来，让石冰兰及时警觉危险，然而受到

枪伤影响，他的力量远远弱于平时，拼尽全力敲击浴缸也只能发出沉闷的轻响，

完全被电视机的音量给掩盖了过去。

「李局长，谢谢你照顾我先生……」

只听石冰兰的声音已经从外面传来，伴随着她沉稳的脚步声。

「哪里话……哈，他刚才又睡着了，就在床上躺着呢……」

「嗯，我来扶他……」

刚说到这里，猛然听到石冰兰一声闷哼，接着就是「彭彭」的撞击声。几秒

钟后，李天明得意的笑声清晰地响了起来。

——完了！

余新一急之下，双眼一阵发黑，终于晕了过去。

　　　　＊＊＊　　　　　＊＊＊　　　　　＊＊＊　　　　　＊＊＊

中午十二点整。闹钟「嘀嘀」声大作。

孟璇打着哈欠，睡眼惺忪不悦撑起了身子，懒洋洋不悦关掉了闹钟。

揉揉眼睛一看，卧室大床上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哎，一个个又都出去了…

…放假的日子真无聊！

孟璇噘着嘴，喃喃自语的抱怨了起来，娇小的身躯又沮丧不悦躺回了床上。

自从接任刑警队长后，她本来每天都挺忙碌的。但最近两周李局长突然发了

善心，慷慨地批准了她一个月的假期，让她好好休息。

刚开始几天她自然十分开心，除了例行到精神病院看望王宇外，几乎每时每

刻都跟「主人」和「姐妹们」待在一起，肉体上的饥渴和心理上的寂寞空虚都得

到了最好的满足。

然而好景不长，「主人」好像突然迷上了一个什么【模仿秀】比赛，天天晚

上都跑去观赏。其他姐妹们也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唯一在家的石香兰又需

要照顾婴儿，忙得不可开交，无暇陪她玩乐，令她不由自主又有点想念警局的紧

张工作了。！哼哼，干脆今天主动回局里销假吧，反正休息了半个月也差不多了！

孟璇心里这样想着，没精打采地爬起身，想要穿衣服，但找来找去都没找到

胸罩被扔到哪里了。

「讨厌的主人，该不是又被他带走了吧！」

孟璇脸红红地低骂了一句，可是心里却丝毫没有生气。她已经习惯了在找不

到胸罩的情况下，就直接穿着警服外出。反正她的乳房又丰满又坚挺，就算不戴

胸罩也不会下垂。

虽然如此，但她还是拿起手机，准备打电话「质问」一下主人，顺便也撒撒

娇。

一开机，首先看到的是一条简讯。

孟璇瞥了一眼后，又认真的看了一遍，可爱地吐吐舌头，也发了一条简讯，

然后匆匆忙忙套上衣裤冲出了卧室。

　　　　＊＊＊　　　　　＊＊＊　　　　　＊＊＊　　　　　＊＊＊

中午十二点十五分，Ｆ市【农家乐】酒店。

「好啦，孟璇也正在赶来的路上。等她一到，哈哈哈，你们就该迎接大团圆

结局了！」

李天明放声大笑，将余新的手机屏幕晃了两晃，展示刚刚收到的简讯。

余新勉强抬起头，视线看出去已经有些模糊，这是失血过多的征兆。

此刻他已经被拖出浴室，重新回到了客房里，就像一滩烂泥似的趴在地上。

「抱歉了小冰，是我连累了你！」

余新惨然一笑，目光凝视着身边的石冰兰。两人此刻的距离虽近，但却无异

于咫尺天涯。

「这是咱们应得的报应……你做奸魔的时候，就应该想到会有这一天的！」

石冰兰平静而冷漠地说，彷佛事情跟她毫不相关。

她一身交警制服，俏生生地站立在床边，右手被手铐铐住，固定在床头的铁

栏杆上，左手正在解开上衣的最后一颗纽扣。

这时制服的皮带已经被松开，衣领很快也完全敞着了，被超薄黑色胸罩托起

的两颗丰乳浑圆雪白，各自露出半个巨大球体。制服裙就向上翻起，光溜溜的大

腿和丁字裤都一览无余。

「我一只手连外衣都脱不了，更别说内衣了，你不如自己过来搜身吧！」

石冰兰转头面向李天明，一边说话一边举起左手示意自己无法继续动作。

李天明盯着她半露的酥胸，虽然咽了一口唾沫，但却坚决地摇了摇头。这个

巨乳女警的身手他很清楚，假如靠近了绝对险象环生。

「不必了，呵呵！其实我根本用不着搜身，也知道你现在只会随身携带电警

棍，再没有其他武器了！」

石冰兰双眉蹙起：「你一直在监视我？」

「只是偶尔监视。哈，我知道你用电警棍打人蛮厉害的，不过你的枪嘛，现

在就在我手中！」

李天明说着，一脚将扔在地上的电警棍远远踢开，同时随手将装着消音器的

手枪掷了过去。

石冰兰伸左手接住，定睛一看，果然这是她当刑警队长时用的那支配枪。在

她离职转任交警后，配枪就交回了警局。

不用看也知道，此刻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因此石冰兰很快把枪掷回给了李

天明。

「你要用我的枪杀了他，杀了楚倩，杀了小璇，最后杀了我，再伪造成是我

开枪杀了他们三个以后，畏罪自杀的假相？」

「差不多吧，八九不离十！」李天明奸笑道：「只有一点需要纠正，就是我

不会开枪杀你。我会逼着你自己开枪自尽的，这样才会毫无破绽。哈哈哈……」

他狂笑了几声后，补充道：「这就叫做『被自杀』，是由警方发明、推广的

最新流行的一种死法。神州大地处处可见，你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石冰兰嘴角泛起一丝讽刺的笑容，整个人显得说不出的消沉，木然说：「这

样也好……反正我早就活得像行尸走肉，现在……终于可以解脱了！」

余新却是暗暗焦躁。他原本期望孟璇赶来时，石冰兰能振作反击，或许还有

一线生机。但现在看来，这巨乳女警根本没有强烈的活下去的愿望，而孟璇又素

来粗心大意，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提防李天明，等待她的命运将一样是束手就擒。

「喂，你刚才不是计划给我注射药物吗？怎么还不快点来啊……他妈的，让

老子临死前爽一下也好啊！」

余新硬着头皮对李天明喊道。虽然他清楚那药物注入体内一定有害无益，但

为今之计，只能尽量设法拖延时间，走一步算一步了。

李天明显然识破了他的想法，竖起一根手指摇了摇：「我的计划不止一个。

本来嘛，如果你老婆没来，我是准备让你爽一下的。现场就伪造成你奸杀了楚倩

以后，被我无意中撞到，当场开枪击毙。不过你老婆既然来了，方案当然就不同

了。这么多具尸体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偷偷来这里和楚倩幽会，而你老婆

赶来捉奸，一怒之下把你和淫妇都杀了，再杀了前来阻止的孟璇，然后再畏罪自

杀！」

石冰兰点点头，面无表情地说：「故事编得真不错，比我们编的那个精彩多

了。」

李天明听了越发得意了，对余新道：「看在咱们认识一场的份上，你有什么

临终愿望吗？虽然我不能保证替你做到，但至少有兴趣听一听！」

余新再度泛起绝望无力感，苦笑说：「我只有一个愿望……能不能别让我死

在你手里？美女枪下死，做鬼也风流。让她来杀我，我会死得比较愉快一些！」

李天明还没回答，石冰兰已经瞪着余新，抢先冷冷道：「你那么想死在我手

里？为什么？」

「咦，你不是一直都想送我上刑场吗？」余新用玩世不恭的口吻说：「现在

这个情形，虽然没法透过法律平台正式判我的罪了，但让你亲手执行我的死刑，

为那些受害者报仇，相信你临死前也会比较开心的。你开心，我也就愉快了！」

石冰兰沉默了很久，突然从唇间轻轻吐出一句话：「你……你原来是一个笨

蛋！我恨你！」

余新哈哈大笑，模仿着她的语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你永远是我

的女人！我爱你！」

他回过头，又对李天明恳求道：「李局长，拜托你满足我这个愿望吧。只要

给她一颗子弹就行，这样你也不必伪装现场了……」

李天明心想：『也是，如此一来余新的的确确死于石冰兰手中，一切就将更

加天衣无缝。』

他沉吟片刻，断然道：「好。不过我警告你们，如果想玩什么花样，我保证

你们死得更快、更惨！」

李天明说完，从怀中取出一个弹匣，退到只剩一颗子弹，装进了石冰兰的配

枪中。然后他走到石冰兰身后站定，右手摸出了他自己的配枪，上膛后稳稳指住

石冰兰的后脑，而左手就小心翼翼的将另一枝枪递给了她。

石冰兰默然接过枪，习惯性地检查了一遍，再「卡嚓」一声重新将枪上膛。

余新挣扎着爬到了她的脚边，用尽吃奶的力气支撑起身体，席地而坐。鲜血

仍在一丝丝的从两条腿上流出来，虽然速度已慢多了，但大片的血迹看上去仍是

怵目惊心。

石冰兰缓缓蹲下身。

李天明也跟着蹲下，枪口仍顶住她的后脑。尽管以目前的姿势而言，就算反

应再快的女超人，要反转枪口射击他都需要至少一秒钟，绝对会被他抢先扣动扳

机射杀，但他仍丝毫不敢大意。

「这样也好……你骗我亲手击毙了忠平，现在，轮到你自己了！」

石冰兰嘴里虽然这么说，但脸色却惨白如纸，显然是又回想起了那个可怕的

凌晨，全身都微微摇晃了起来。

她忙伸手扶住一支床脚，以便平稳身躯，右手则持枪对准了余新的眉心，然

后沿着脖子、胸膛慢慢滑下来，彷佛在寻找能够一枪毙命的地方。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没有了，你开枪吧！」

石冰兰咬住嘴唇，右手也轻轻颤抖了起来，彷佛心中烦乱到了极点，足尖无

意识地顿了一下又一下，迟迟都没有扣动扳机。

余新柔声说：「还犹豫什么呢？第一警花亲自击毙变态色魔，这不是你期待

已久的伟大时刻吗？」

「你给我闭嘴！」

石冰兰气的顿足更甚，眼圈突然红了，扬起左手「啪」的狠狠摔了余新一记

耳光。

余新反而双眼发一兄，灰白的脸上也泛起了血色，微笑说：「你不忍心杀我，

因为你其实已经不知不觉爱上我了。是吗？」

「我叫你闭嘴！」

又是一记耳光摔来，声音已经哽咽。

余新笑得更加愉快，就像个孩童一样雀跃，手指敲击着地面发出「叩叩叩」

声。

「不要否认了，你的眼睛已经出卖了你！呵呵，我早就知道，虽然你的外表

像核桃一样坚硬，可是只要能敲开这层外壳，就能品尝到里面最鲜美的果肉。」

说着，余新忽然摇晃着身躯凑近前来，伸嘴吻住了石冰兰的双唇。

石冰兰如遭电击，身体剧烈地颤抖了起来，但却没有推开他，任凭他的舌头

长驱直入，吸吮住了她的舌尖。

「当啷」一声响，配枪重重跌落。

冰凉的眼泪从石冰兰眼角滑落，顺着她的脸庞流到了余新的嘴里。

突然，她猛然张臂抱住了余新，唇舌狂热地反应着，头部疯狂地左右摇摆，

完全不顾还有外人在旁，跟他接了一个长长的法式湿吻。

「哎呦呦……好肉麻哦……我说，你们能不能简短一点，不要这么婆婆妈妈

了！」

李天明忍不住从旁插话，语气酸溜溜的十分不耐烦，不过枪口就仍稳稳对准

二人的脑袋，绝不因此而稍有松懈。

在他催促下，又过了好久，这对夫妻的唇舌总算依依不舍地分开了。

余新回味无穷地舔着嘴唇，彷佛在留凭着最后的“美味”，笑了笑说：「临

死之前，我终于确定我不但得到你的身体，也得到了你的心，我死而无憾了！」

石冰兰苍白的脸上泛起一团娇羞的晕红，凄然说：「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呢？你还是抓紧时间，好好的忏侮吧！」

「忏悔什么？」

「忏侮做了色魔啊！如果你不是色魔，今天就不会送命了！」

「傻瓜！我要不是色魔的话，又怎么能得到你啊？」余新微笑着，用斩钉截

铁的语气说：「我刚才就说了，你就是一枚核桃，只有先对你用强，才能最终得

到你的身心。所以，我绝不后悔做色魔！绝不！」

「你真是无可救药！没错，我是爱上你了，可我仍然僧恨你当色魔！」

石冰兰跺了跺脚，彷佛突然又被他的话激怒了，就像任何一个正在跟老公闹

别扭的小妻子一样，挥手又甩了他好几记耳光，然后俯身抓起掉在脚边的配枪，

一眨眼间就顶住了余新的胯下。

这下余新真正吓得魂不附体，失声惊叫：「喂喂，你干什么……」

「你放心，我会陪你下地狱的！可是我要你再也当不了变态色魔！就算到了

地狱，就算下辈子、下下辈子，都永远当不了色魔！」

凄厉的喊叫声中，手指毅然扣动了扳机！

余新发出一声犹如野兽受伤般的狂吼，双手捂住裆部，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指缝间很快冒出了鲜红的血迹，显然『命根子』已经被打烂！

这一变化实在太出人意料，就连李天明都吓了一跳，看着他那倒在地上痛苦

翻滚、嘶吼的模样，脊背忍不住冒起丝丝凉气。

石冰兰也瘫软了下来，全身有如虚脱，含着眼泪无力的将枪递给了李天明。

「请你……再给我一颗子弹，让我……痛痛快快结束他吧！」

李天明轻呼一口气，左手接过手枪，向旁边退开了三步。

由于他右手还握着自己的枪，要再安装一颗子弹就必须腾出一只手来，所以

很自然的就先把自己的枪夹在左臂腋下，以便伸手到衣兜去取弹匣。

在做这个动作之前，他仍然保持着警惕，时刻留心对方骤然反击，因此有意

先远离了石冰兰三步，令她无法攻击到自己。

但意想不到的剧变还是发生了！

说时迟、那时快，李天明才刚把自己的枪夹在腋下，明明倒在地上痛苦扭动

的余新蓦地跳了起来，就像暴怒的雄狮般猛扑而至，迎面一拳重重击出！

李天明大惊失色，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员，罪犯被打伤、打残甚至打得只剩一口气了，还能

垂死反扑的情形都见过不少，按理说并不至于惊讶。假如余新是任何其他部位中

弹，他都不至于对其毫无防备的。然而，中弹的却偏偏不是一般部位，是男人的

「要害」啊！

——老天爷！一个刚刚被子弹轰掉了『命根子』的男人，怎么可能还有这种

力量、速度和身手？怎么可能？

李天明脑子里才刚闪过这个念头，鼻梁上就传来炸裂般的剧痛，被余新的铁

拳端端正正地击中了！

鼻血应声喷出，他霎时头晕眼花，夹在腋下的配枪也「当啷啷」跌落在地。

不过，多年的警察生涯毕竟不是白练的，下一秒钟，李天明立刻忍痛退步，

同时挥动左臂，将左手仍然握着的那枝空枪当作武器，狠狠的还击了过去！

只听一声闷哼，余新的左颊也被击个正着，歪歪扭扭的侧身翻倒。

李天明立刻俯身去捡配枪，但是余新人虽跌倒，仍拚尽最后一点力气从地板

上扫来一腿，将配枪踢向石冰兰站立的位置。

可惜由于腿伤较重、失血过多，这一扫完全失去了准头，竟将配枪直接扫到

床底深处去了。

李天明反应也算不慢，当机立断放弃了配枪，箭步向另一侧跳开。但已经来

不及了，这一步还没落地，裆部居然也重重的挨了一击，令他痛得杀猪般惨叫起

来。

这一击自然是石冰兰踢出的，娇叱声中，她那套在黑色警靴里的右足再一次

飞起，狠狠的踹中了李天明的后臀。

于是这位肥胖的局长就像一个破麻袋似的，狼狈不堪地翻滚到了三尺开外，

而且同样双手捣住裆部痛呼连连，跟刚才的余新一模一样。

「你……你们这对……王八蛋……老子……饶不了你们！」

李天明气急败坏地嘶吼着，感觉自己胯下痛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差不多等于

直接「报废」了。

这时他已经匍匐在地怎么也爬不起来，而余新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趴在另

一边只剩下呼呼喘气的份。唯一还能站立、活动的是石冰兰，但她却被手铐紧锁

着，无法接近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我毙了你们……你们等着，我这就毙了你们！」

李天明疯狂的拧笑着，右手从衣兜中摸出了弹匣。虽然他遭遇袭击失去了自

己的配枪，但左手就仍然握着石冰兰的空枪，只要把子弹装上去，照样可以送这

对夫妻归天！

然而，他还没把弹匣装好，笑声就骤然而止，骇异的瞪大了眼珠。

只见石冰兰脱掉了黑色长筒警靴，赤足站在床边，双手稳稳的举着另外一枝

手枪，「卡嚓」一声上了膛！

「别动，举起手来！」

那是第三枝手枪！

——这大奶婊子……原来她在警靴里藏了一枝枪！我真他妈的大意了，刚才

为什么没注意警靴？

李天明又是懊悔又是愤怒，再加上胯下传来火辣辣的痛感，霎时间再也支撑

不住了，就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彻底瘫软了下来……

　　　　＊＊＊　　　　　＊＊＊　　　　　＊＊＊　　　　　＊＊＊

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Ｆ市【农家乐】酒店。

「砰」的一声，孟璇撞开了１２２２号客房门，敏捷地冲了进去。

一眼望去，房间里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她先是松了一口气，但定睛一看，又惶声惊呼起来：「主人，你……你受伤

了？」

边叫边屈膝跪到余新身边，伸手抱住了他的脖子，满脸紧张、担心的神色。

「只是一点皮外伤，没什么大不了啦！」

余新勉强挤出笑容，拍了拍她圆圆的苹果脸示意安慰。

「哼，死鸭子嘴硬！」

石冰兰冷冷地讽刺着，但手上的动作却温柔到了极点，轻轻的替他包扎好了

最后一个伤口。

余新苦笑。

他双腿中的两枪，虽然流血过多，但的确只是皮外伤，子弹并未打穿筋骨。

而胯下中的这一枪，就真的惊险到了极点，只要子弹再偏离零点一公分，现

在的他就真的是个太监啦。

就算子弹没有偏离，假如换了另外一个男人，这时候也一样是太监了！

只有他，才能够逃过这一劫！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阴茎是手术改造过的、半天然半人造的「怪物」。

石冰兰开枪的时候有意识地靠近「入珠」部位扣动扳机，因此子弹擦着表皮

掠过后，只将其中两颗钢珠轰掉了，虽然相连的表皮也受损流血，但关键部位就

安然无恙。

这一举动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却完全是一场豪赌！如果枪凑得太近，就不

仅会轰掉钢珠，连阴茎本身都会受到极大创伤。如果离得太远，子弹连油皮都没

碰到半点，就不会流血，李天明会看出余新并未受到严重伤害，就不会麻痹大意

的被他一击即中了。

「叫救护车了吗？」

孟璇望着余新胯下仍在渗出的血迹，焦急而关切地问道。

「没有。」石冰兰摇摇头：「他不让叫！」

「为什么啊？」孟璇几乎跳了起来：「这不是小伤，主人你流血太多会有生

命危险的！」

余新哼了一声：「死不了！我再支撑一时半刻没问题……」

「难怪石姐说你嘴硬，到这个时候还逞强！」孟璇不由分说地去搀扶余新，

「赶紧坐我的车走，咱们直接去医院！」

「等一下，小璇！去医院之前，我们必须先把这里收拾干净，否则等待我们

的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

余新的脸色十分严肃，语气里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意思。

孟璇先是一怔，瞥眼望见蜷曲在角落里的李天明，随即明白了过来。

主人说得对，必须先把现场清理好，线索掩饰好，口供串通好，才能离开，

否则一样没有好下场！

「你这个混蛋！主人要是有三长两短，我马上宰了你！」

孟璇一肚子焦急情绪没地方发泄，突然跳到了李天明身边，对着他的肚子连

续踢了十多脚。

李天明痛得面容扭曲，下意识想要躲闪，但他此刻双手被铐，双腿也被毛巾

死死捆住，像条死猪一样根本动弹不得。

「好了，小璇，停手吧！」余新忙喝住孟璇：「他如果遍体鳞伤，咱们会更

难收拾的……你还是先到浴室，把楚倩给我带出来吧！」

孟璇这才停下了痛殴，噘着嘴，不情愿的遵照吩咐到了浴室，将女歌星拖到

了余新面前。

「主人，倩奴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您是不会原谅倩奴的……这一轮您

怎么处置倩奴，倩奴都不敢有半句怨言……」

出乎意料的是楚倩竟没有求饶，反而一副认罪的模样，惶恐地低垂着头。不

过身躯就不由自主的哆嗦，脸上也白得没有一丝血色。

余新冷笑一声：「你希望我怎么处置你呢？楚大歌星？」

「随主人高兴好了……就算主人要倩奴死，倩奴都会乖乖听从的……不过，

倩奴希望主人能给倩奴少许时间，让倩奴为您做完最后一件事……」

「什么事？」

楚倩没有回答，对他重重磕了个头，然后站起身，跌跌撞撞地走到了李天明

身边。

她突然发出一声尖叫，合身扑到了他身上，一张嘴就死死咬住了他肥厚的脖

子。

孟璇一惊，伸手想将她拉开，但女歌星赫然已咬下了一块肥肉，转头「呸」

地吐掉，接着又是一口咬了下去。

李天明长声惨呼，身体四肢拚命扭动挣扎，但却徒劳无功，脖子上又被咬掉

了一块肉，鲜血霎时如泉水般狂涌了出来，比之前余新的枪伤伤口流出的更快、

更多！

「救我……快……救我……求求你们……救我……」

李天明声嘶力竭地喊叫着，眼神充满绝望。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理睬他。就连孟璇都呆立当场，放弃了拉开楚倩的举动。

因为她看出，这位局长大人的咽喉大动脉已经被咬断，就算再怎么抢救也无

济于事了。

「救我……余总……石冰兰……我知道你们身世的一个秘密……快救我……

我死了你们就再……也……不……知……道……了……」

随着血水的喷出，李天明的气息很快就趋向微弱了，但他仍然不甘心地发出

呼喊，一直到说出最后一个「了」字，才头一歪，死不瞑目的归西了！

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半晌，孟璇才一把揪起楚倩，喝叱道：「谁叫你杀他的？就算你真要动手，

也不应该用这么野蛮的方式！」

楚倩抹去嘴唇上的血迹，咧嘴一笑：「孟警官你最好搞清楚，我不是故意要

杀他的，而是正当防卫！这个男人昨天深更半夜去西湖酒店找我，把我骗到了这

里，就露出色狼面目要强暴我，我一个弱女子还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拚命反抗咬

断了他的喉咙……」

孟璇听得目瞪口呆，手不知不觉的松开了。

石冰兰则好像什么都没听到、什么都没看到似的，一双清澈的眸子仍眨也不

眨地望着余新，彷佛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事情是她关心的了。

余新却盯着楚倩，嘴角泛起一丝讥诮的笑意。他心中明白，女歌星抢先替他

解决掉李天明，既是在用实际行动「将功折罪」，也是在表明心迹，未来的日子

她已决心跟他们同坐一条贼船！

「你很会演戏嘛，倩奴！不再拍一部三级片真是可惜了！」

这两句话充满嘲讽，但楚倩却双眼发亮，笑逐颜开，知道「倩奴」一出口，

就等于这位主人又承认了自己的性奴身分。

说来也怪，她明明是曾受万人追捧的当红明星，可是现在，她最想做的却是

性奴，最怕的是眼前这个男人不要自己做性奴！

「只要主人喜欢，倩奴随时都可以再拍三级片！」

楚倩眉花眼笑地爬过来，捧起余新的一只脚热烈亲吻着，又将脚心按在自己

赤裸的豪乳上。

「不过是只给主人一个人拍、一个人看的三级片，而且……」

话还没说完，余新已经不耐烦地一挥手，示意石冰兰将她推开。

「我限你两个月之内，至少减掉身上三十斤肉！否则，你的三级片就拍给鬼

看吧！」

楚倩的笑容凝结了，看到对方那熟悉的、冷酷无情的眼光，忍不住打了个寒

噤，委委屈屈地应了声「是」。

「好啦，最棘手的问题解决了。小璇，帮我叫救护车吧……」

余新说完闭上眼睛，虚弱地倒在了石冰兰的怀中，感到一股自出世以来前所

未有的疲乏，但心理上却又是前所未有的喜悦和轻松。

第７４章　冰峰魔恋

下午一点钟，Ｆ市协和医院。

急症科手术室门口，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向石冰兰和孟璇汇报伤势。

「……您先生总体情况还不错，腿上挨的枪伤只要缝几针就好了。不过阴茎

那里就有一黠麻烦……首先是子弹擦到了一点表皮，必须要进行局部植皮手术，

当然这不算什么大问题………麻烦的是镶嵌在裎面的几颗钢珠，其中雨颗完全碎

掉了，剩下雨颗也出现很大的裂缝，要是不取出来的话，将来说不定会埋下隐患，

万一有碎掉的颗粒慢慢偏移到海棉体附近，就会非常、非常危险了……」

石冰兰点点头说：「那就取出来吧，千万别留下任何后遗症。」

其中一个中年医生有点尴尬地说：「可是您先生……不同意，说他有订做备

份的钢珠，要求我们替他置换……哎，他这个改造手术是在美国做的，老实说，

国内医院现在还缺乏这种技术，何况，我们也不是整容科医生……」

石冰兰打断了他，沉着脸说：「不要理他，你们就直接取出钢珠，让他那里

恢复正常人的模样吧……」

几个医生听了都大喜，但仍提醒道：「您先生不同意怎么办？」

石冰兰双眉一扬，语气冷静而又决断：「做手术！我是他太太，我负全责！

你们别管这么多，马上给我先生打麻药。」说完她接过医生递来的手术同意书，

唰唰唰就签了名。

医生们连声称谢，匆匆返回急症室去了。

孟璇吐了吐舌头，悄声说：「石姐，主人醒来发现那话儿变样了，会暴跳如

雷的，当心他罚打你的屁股哦！」

石冰兰认真地说：「他自己答应过我，要让变态色魔永远消失的。这根属于

色魔才有的丑陋东西，本来就不该再存在这世上了！让它恢复原状，对我来说，

就好像看到他恢复人性一样，至少看起来顺眼多了。」

孟璇嗤的一笑，咬着她的耳朵说：「看起来顺眼不顺眼有什么关系啊？『使

用』起来感觉如何，才是石姐你最应该关心的环节吧！」

石冰兰佾脸一红，伸手拧了一把她圆圆的苹果脸，也压低嗓音说：「是你自

己特别关心吧！你不是一样也有份『使用』吗？」

孟璇脸也红了，撒娇一般扭动着身体，嗔道：「石姐你真坏，就知道欺负人

家！」

石冰兰揽住她的肩膀，爱怜地摸着她的短发，心中充满温馨感。自从两人决

裂之后，虽然因各自抱愧早已互相原谅，但彼此之间毕竟有了裂痕，相处时的气

氛始终颇为古怪，直到此时此刻才真正和好如初，恢复了从前那种亲如姐妹的关

系。 雨人携手走到一旁，在长椅上坐了下来，耐心地等待手术结果。

「说真的，石姐，你胆子奠够大的！」孟璇一派天真地说，「你居然真的敢

对准主人那里开枪！哎，换了我绝对手软的，当时要是稍有偏差，或者主人受到

惊吓本能的一动弹，这一枪搞不好就弄假成员啦！」

「他不会动弹的，因为，是他命令我开枪的！」

「主人命令你开枪？」

「嗯。其实我当时手脚也在发抖，但他却用坚定的眼神鼓励我，而且还悄悄

对我说，放心大胆的开枪吧，我保证一动也不动！而且，就算你打偏了我也不会

怪你的。这一枪的后果就让上天来决定……」

「等一下，石姐，等一下！」孟璇大为错愕，低声嚷道：「当时李天明一直

在旁监视啊，他怎么能跟你说这么多话？难道李天明都没发现吗？」

石冰兰微微一笑：「李天明根本视而不见，因为我和主人是用摩斯密码来交

谈的！」

摩斯密码！

孟璇恍然大悟。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被余新绑架后，会被他拍摄了一卷录像

送到警局。在录像里，她用手指有规律的敲击着地面。当时她并不懂这么做是什

么意思，只不过按照余新的命令照做罢了。后来才知道，自己敲击的就是摩斯密

码，余新是借此来向警局发出暗示。

「本来我对摩斯密码也只是粗略了解，但在魔窟的那段日子里我痛定思痛，

下决心要彻底研究他的一切。他掌握的任何技能，我也都要掌握，这样才有把握

打败他。所以我就自己恶补了以前警校学过的摩斯密码课程，想不到今天真的就

派上了用场！」石冰兰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可是回想起

那千钧一发的紧急场面，到现在仍不禁心有余悸。

当时她完全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用足尖在地上悄悄顿击摩斯密码。而余新

也果然没令她失望，马上用手指敲打地面来回应，同时还故意煞有介事地用『敲

核桃』来做比喻，以免引起李天明的怀疑。双方就这样在严密的监视下你二石、

我一语，简单而高效的商量好了反击的步骤，并且配合的极其默契、一击成功！

「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搞不懂！」孟璇就像小问号一样，又满头雾水地问

了起来：「你为什么会拿走我的枪防身，而且还知道要藏在警靴里？难道你在到

【农家乐】酒店之前，就已经猜到李天明不怀好意了？」

「当然。要不然，我怎么会给你留下那条简讯，叫你掌握好时间赶过来支援

呢！」

石冰兰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说出了一番命孟璇更加吃惊的话。

「我不是今天才知道李天明不怀好意的……事实上，早在一年多前，主人因

为交通事故被判入狱的时候，我就已经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什么发现？」

「主人开车撞死郭永坤，并不是个纯粹的交通意外。虽然那天我们在车上亲

热，影响了他开车，但他入狱之前曾沮丧地对我说，是郭永坤自己突然飞扑过来

拦住他的车，才导致事故发生的。他怀疑郭永坤是有心找死，以便逃过杀人罪起

诉。」

「啊，这不可能吧？他要找死，随便找一辆车都可以达到目的，怎么会这么

巧就碰上你们的车呢？」

「因为他相信，只有死在我老公的车轮下，我才会心中有愧，日后不再追究

他的罪名！」

「嗯，有道理……不过，这件事跟李天明又有什么关系？」

「你听我说下去就知道了。郭永坤本人也是个心理变态者，借看病的名义偷

拍了很多女性半裸照，后来还杀掉了一个女患者灭口。这个案子原本是李天明亲

自督办的，但查来查去都没有进展，而我只稍微一调查就发现了真相。郭永坤被

撞死后，我突然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想法。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杀人案，李天明都侦

破不了呢？会不会他根本就是在包庇郭永坤？」

孟璇精神一振：「真疋是啦！李天明这头猪，一定是收了郭永坤的钱了！」

「不，他没收钱，但却比钱更罪恶十倍！」石冰兰面沉如水地说：「我继续

调查之后才发现，原来李天明跟主人、郭永坤都是『同道中人』，都特别喜欢女

性丰满的胸部。唯一的区别在于，他们两个只敢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而主人

却胆大包天的直接做了色魔！」

「什么？李胖子也是……也是……」

孟璇震惊得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仔细一回想，好像又真的没错，

平常在刑警总局里，这个该死的上司每次看着自己的胸部时都有些色眯眯的。

「事实上，郭永坤偷拍的那些相片和女患者资料，不仅被主人偷偷复制了一

份，李天明手上也掌握着一份，但究竟是偷偷复制的、还是强行索取走的，现在

已经成为永远的谜了。但不管怎样，我在确定这一点后简直是如梦初醒，想通了

很多过去迷惑不解的事。」

「我也想通了！」孟璇激动地叫道，但马上惊觉声音太大，又压低了音量：

「李天明就是因为手上也有一份资料，做贼心虚，所以虽然早就发现主人是从这

份资料里寻找猎物，但却一直不敢说出来，生怕引火烧身！」

「对，小璇你越来越聪明啦，这么快就想到了！」石冰兰赞许地一笑，又说

道：「其实认真想一想就该知道，以李天明的丰富经验，在侦破色魔一案上不应

该表现得这么笨头笨脑，从头到尾毫无建树的！我们，连同主人，一直都太轻视

他了！」

孟璇恨恨地低骂了一句：「这头狡猾的老狐狸！」

「于是我想，我们编的那个故事看来十有八九也骗不过他。不过他既然怕引

火烧身，一定也不想揭穿我们，只要我们不去找他麻烦，大家就能相安无事。」

「嗯，但是后来主人的叔叔再三阻碍李天明升迁，从那个时候起你就开始提

防他了？」

「对，不过我也只是提防，并没有太担心。因为我知道李天明绝对不会为色

魔一案翻案，宣布另外一个真凶的，那样无异于自打嘴巴，承认之前确认沈松是

色魔根本就是摆乌龙，是先制造了一起『冤案』！我们固然要受惩罚，他自己也

绝对没有任何功劳可书，同样会闹得灰头土脸！」

「是啦，侦破色魔一案是他任内最大的成绩，他当然不想自己推翻啦！」

「可惜主人却不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受到李天明的威胁。假如是我的话，

在【农家乐】酒店里根本不理他，随他怎么处置，他就只能干瞪眼了！」

孟璇抿嘴一笑：「主人再聪明，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哟！」

「他以前的确是个智者，可是在楚倩这件事上，他真的笨得可以！」

「呵呵，石姐你一早就发现主人想重新收服楚倩了？」

「他这一段天天都去【黑豹】舞厅，去看一个发福的女人唱歌，我又不是瞎

子，怎么会感觉不出来呢？」

「那你为什么不一早提醒主人，让他有所防备呢？」

「我是特意不提醒他的。我要看看，他答应过我永远不再做色魔了，这个诺

言到底能不能遵守！」

孟璇明白了过来：「你是想暗中观察，看主人会不会因为邀请不到楚倩出去

『喝一杯』，就故态复萌的绑架她？」

「是的。我整整观察了一周，每天晚上主人前脚一去【黑豹】舞厅，我后脚

也就到了，只不过我没有露面而已，也没有特意跟踪他。」

「呵呵，主人虽然最近过惯了舒服日子，但你要是跟踪他，他应该还是会察

觉的！」

「所以我主要还是盯着楚倩。每天她往返舞厅的途中，我都悄悄尾随，一直

到她回到西湖酒店，我才离开。跟了三、四天后，我发现主人倒是规规矩矩，但

就有另外一伙人也在跟踪楚倩，将她的作息时间、行走路线等情况都打听得一清

二楚，明显是要对她不利！」

「啊，那不会是……主人派来的黑道人士吧？他自己不出手，但就花钱僱人

来绑架楚倩？」

「我也是这么怀疑的，但是看这伙人的样子好像又不是职业绑匪。为首的那

个所谓老大平常坐着林肯车、带着保镖招摇过市，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黑社会，

怎么看都是一些浅层次的乌合之众！」

孟璇哑然失笑：「那就肯定不是主人派来的了。他的眼光不会这么差！」

「我想有必要调查一下这伙人，于是昨晚找了一个违反交通规则的藉口，把

他们老大从温泉中心硬生生揪了出去，带回交警队连夜审讯。他们被我一吓唬就

全部招了，呵，果然不是主人派来的。是那个老大本人想跟主人做生意，为了讨

好他，自作主张想绑架走楚倩送给他做礼物，主人自己完全不知情。」

「我就说嘛，石姐你天生是当刑警的料，单枪匹马的抓人、审讯、弄清楚真

相，一个晚上就全部完成了。除了斗不过主人这个超级大色魔之外，其他罪犯对

你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石冰兰轻轻叹了口气，彷彿深有同感，喃喃说：「他是我的剋星……没有办

法，我在他面前永远都是赤裸的，从身体到心灵都是……」

「既然这伙人不是主人派来的，我心情就轻松多了，准备天亮以后将他们移

交给你，按照绑架未遂来惩处。但是为首的黑老大听了却满不在乎，说之前才刚

从刑警总局释放出来，那边的李局长只是口头警告几句而已，就连行政拘留都不

用，所以他根本不当一回事，一出来就直接到温泉中心洗澡玩乐……」

孟璇愕然道：「李胖子口头警告？他难道一早就逮捕过这伙人了？」

「我当时听了也是一惊，忙详细询问。那个黑老大就告诉我说，本来计划带

领手下昨夜动手绑架楚倩的，但白天突然被闯入的警察抓住了，送到刑警总局审

讯。他只好对李天明招供了一切，然后就被释放了出来！」

孟璇眼睛一亮，「我明白了！李胖子也以为他们是主人派去，所以兴冲冲的

来抓人，一发现跟主人没有关系，也就懒得再跟他们浪费时间了。」

「没错。我把这伙人放走后，越想越觉得不安。虽然我猜不到李天明用意何

在，但就本能的感觉他会这么关注楚倩，一定是有什么阴谋准备对付主人。」

孟璇听得毛骨悚然：「哎，到了这个时候，你怎么还不提醒主人留心呢？」

「我今天凌晨六点就提前回家，本来就是为了跟主人谈这件事的。但我走到

卧室门口时，突然听到主人在跟人讲电话，说是立刻去见『楚楚小姐』！我想楚

倩不是已经订了今早的机票离开吗？怎么还有空见他？莫非他……他终于没忍住

兽性，雇用了另一批人绑架了楚倩？」

石冰兰说着，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那一瞬间我心里乱极了，不知道

该怎样开口，但我还想尽最大的努力留住他，或者……至少让他没有『精力』再

犯罪……」

孟璇做了个鬼脸，笑嘻嘻的说：「难怪，我听香兰姐说，你们今早在一楼做

爱做得惊天动地，从来都没听到你那么放肆、那么淫荡的叫床过……哎呦！」

轻呼声中，石冰兰一把拧住了孟璇的嘴，做势要惩罚她。孟璇笑着连连拱手

讨饶，又像个小女孩一样扭动身子撒娇，这才免去了皮肉之苦。

石冰兰清了清嗓子，继续低声往下叙述。

「主人走的时候，我看见他两条腿都在发抖，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我

望着他的背影，忽然又隐约觉得我看错了他，应该他只是去赴约，并没有犯罪的

企图……」

孟璇低笑道：「你把他榨干了，就算有企图也有心无力了！」

「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后来接到主人的电话，叫我带上结婚证去找他。虽

然他尽力掩饰，但我能听出他语气比平时怪异。我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会不会

是李天明设下的一个圈套呢？他之所以关注楚倩，目的就是为了利用她来对付主

人！而主人那个时候可能已经遇险了……」

「所以你就上来取走我的枪，赶去支援主人了！」

石冰兰点点头，「我到了【农家乐】酒店后打主人的手机，接听的却是李天

明。我就知道事情八成有变。但就算是李天明设下了陷阱，也还有两种情况。第

一种，是主人真的变回了色魔，被李天明当场捉住。另一种，是主人没有变回色

魔，但被李天明诬陷……」

她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字地说：「我当时对自己发誓，假如是第一种，他真

的变回了色魔，那我会毫不犹豫的开枪杀死他，然后自杀！」

孟璇倒吸了一口凉气：「还好……是第二种……」

「当时我没有把握他会选择哪一种，所以，我把枪藏在警靴里，就这么走进

了１２２２客房。直到我亲眼看到李天明向我发难，并洋洋得意说出整个经过，

我心里这颗石头才落了地，终于确定了主人没有让我失望……」

「石姐你也真是太冒险了，万一李天明有留意到你的警靴，把枪搜走了，你

和主人就都完了！」

「嗯，我现在想想也挺害怕的……不过当时我真的心绪烦乱，有一种想把命

运交给上天、赌一赌运气的心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

两人谈谈说说，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好久。一转眼，急诊室的门打开了，

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径直走了过来，用职业性的稳定语声告诉她们，手术已经做完

了，伤者没有大碍、一切正常。

孟璇顿时笑逐颜开，雀跃地拍起手掌来。石冰兰的表情虽然平静，但也明显

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这时远远等在旁边的几个警察走了过来，领头的是老警员老田，站定脚步先

对这两位上司敬了一个礼。「石队长、孟队长，刚刚收到省里打来的电话，说省

长高度重视李……李天明一案，已经派了一个特派员下来全权调查，请你们立即

返回警局协助并说明情况。」

「知道了，走吧。」孟璇一挥手，拉着石冰兰就顺着走廊离开了，她们有意

加快脚步，和下属们拉远距离。低声耳语了起来。

「怎么办呀。石姐！等一下见到特派员，我们该怎么编造理由解释。」

「什么也不用编造，只要照实说你昨晚在我家做客，醒来以后收到我简讯才

赶到来现场，我也会照实说出一切，除了隐藏主人就是变态色魔，其他经过我会

原原本本的说出来。」

「啊，那李天明的死呢？你也照实说？」

「我不知道李天明怎么死的，因为当时我被逼着向老公开枪后，就悲痛的晕

了过去。」

石冰兰忽然露出了少有的狡黠表情，眨了眨眼说：「李天明是怎么被咬死的。

只有楚倩才知道。这个问题就让她来解释吧。」

孟璇一怔，随即明白了过来，也咯咯的笑了起来。

「正当防卫，嘻，她也算有急智了，居然能想出正当防卫这种谎话。不过，

我们似乎应该帮她想清楚一下细节，看看有没有什么破绽……」

「没必要啦，就算有破绽也没关系，因为有人会自动帮她想好一切细节，力

争做到滴水不漏的！」

「有人会帮她？是谁啊？难道……是主人？」

「当然不是！其实主人就是猜到了别人会帮忙，所以当楚倩自动编造出正当

防卫的谎言后，他就很放心的到医院来了！」

「你越说我越糊涂啦！莫非是主人的朋友会帮忙？还是警局里有他买通的其

他暗线？」

「呵呵，别急。你很快就会知道啦……」

　　　　＊＊＊　　　　　＊＊＊　　　　　＊＊＊　　　　　＊＊＊

一周后，刑警总局为李天明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省政府派出的特派员亲

自主持。

「……由于积劳成疾，李天明局长在办案过程中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后

不幸逝世，令全市警界同仁一致陷入了悲痛中……」

特派员站在麦克风前，用抑扬顿挫的声音念着秘书拟好的稿子。下面却有不

少人在窃窃私语。「有没有搞错啊？李局长明明死于他杀，脖子上那么大的血洞，

怎么变成心脏病了？」

「嘘！小声点……这个死因是特派员大人请示领导以后，亲自定下来的，家

属也都同意了！」

「我知道是上面钦定的，可是，编造的也离事实太远了吧！」

「有什么办法呢？李胖子要强暴的是楚倩哪！虽然她早就过气了，可毕竟是

名人，一旦传出去警局什么脸面都丢光了，搞不好还会连累省政府挨批评……听

说还是特派员亲自出马，好不容易才劝说楚倩同意不再追究，就以目前这种方式

结案。」

「嗯，可我总觉得李眸子要强暴楚倩，这件事有点可疑……」

「当然可疑，这里面绝对有内幕。不过，省里的定调就是『不折腾』，赶紧

把事情处理掉，大家都乐得轻松。如果真的追查下去，引起了媒体的注意，挖出

什么特大丑闻来，那就大家一起灰头土脸了！」

议论声中，特派员宣布全体默哀。于是大家都闭上了嘴，一起对着那肥眫的

黑白遗像低下头，各自做出悲痛状，表达着自己对死去上司的敬意和哀思。

　　　　＊＊＊　　　　　＊＊＊　　　　　＊＊＊　　　　　＊＊＊

几个月后的一天，恰逢清明节。

凌晨六点，东方才刚露出鱼肚白。

清晨的雾气仍然很浓，笼罩着整个Ｆ市九仙山陵园。虽然今天是扫墓的日子，

但因为时间还早，陵园里几乎寥无人影。

密密麻麻的墓碑群中，只来了一个扫墓的美女，一身全白的孝服，垂首跪在

一座墓碑前，缓缓插好了两支香。

在大理石制的名贵墓碑上，刻着【瞿卫红、孙德富之墓——不肖女石冰兰、

女婿余新敬上】这几个字，旁边还有简单的生卒年月和籍贯介绍。

「对不起了，妈妈……女儿只能这样安葬您……虽然姓孙的毁掉了您，但是

您和他已经永远融为一体了，女儿没有办法分开……」

哽咽的语声，从石冰兰双唇间轻轻吐露出来，莹然的泪光，久久凝视着母亲

的名字，包含着说不出的歉意和自责。

母亲和孙德富的遗体原本被制作成了冰雕容器，收藏在孙家村修建的豪华墓

地里。后来因为不想被警方发现，所以被敲碎、截断、分批运出了墓地，暂时放

置在一个废弃的仓库之中。

接下来的日子，由于石冰兰沉浸在被色魔征服的痛苦中，本能的想要逃避现

实生活中的一切，因此很长时间都没去着手处理。一直等到她终于走出了心理阴

影后，才想起母亲的遗体还没入土为安，于是赶紧找到了仓库来。

可惜太迟了，那仓库年久失修，已经倒塌了，母亲和孙德富的遗体残块全部

被砸成了模糊的「肉泥」，而且基本都已腐烂，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也

分不开了。石冰兰无可奈何，只好就这样将遗骨一起火化，把二人合葬在了一个

墓碑之中。

烧完了香，上过了简单的供品和酒棻，扫墓仪式就结束了。

石冰兰站起身，拎起随身带来的包裹，默默离开了母亲的墓碑，向陵园的另

一侧走去。 她还要拜祭一个人！

绕过几十米远的小道，两个新建不久的墓碑跃入了眼帘。

浓雾弥漫之中，只见其中一个墓碑前已经跪了一个身材娇小的女警，正在斟

酒洒向地面。

「小璇，你也这么早就来了？」石冰兰一边开口呼唤，一边缓步走了过去。

孟璇闻声回过头来，圆圆的苹果脸上挂满了泪痕，双眼红肿得像桃子。

「石姐……嗯，我等一下还要回警局开早会，不提早一点来，就没法给阿宇

扫墓啦……」

说着鼻子一酸，又流下了眼泪。石冰兰心中也一阵惆怅，只能无言地拍着孟

璇的肩膀示意安慰。

这正是王宇的埋骨之地！

这个被【原罪】改造成了白痴的警察，在精神病院里经常狂性大发，一时发

疯一时傻笑，虽然孟璇请了不少名医过来治疗，但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有一

天趁护理人员不注意，居然一把抱住了个年逾六十的清洁大婶，嘴里乱嚷着「我

要吃大奶奶、大奶奶」，企图将其强暴。

众多护理人员慌忙冲上来解救，混乱之中一个不小心，有人失手将王宇推得

摔倒在地，脑袋正好撞中了坚硬的水泥地板，送院抢救无效后不幸离世。

孟璇自然十分伤心，涕泪交流地大哭了一场，不过哭完之后心里却也有一种

前所未有的解脱感。毕竟从给恋人注射【原罪】的那一天起，她对他就已经彻底

死心了，之后为他做的事都不过是顾念旧情、聊尽一点心意。

「别太伤心了，小璇！」石冰兰叹息了一声，黯然说：「其实，阿宇之前活

着也是……生不如死……你也别太挂念他了，以后的人生还长着呢……」

这几句话连她自己都觉得很无力、很空虚，完全没有说服力，但孟璇听了却

反而破涕为笑，神色轻松多了。

「石姐你误会啦，我今天并不是因为阿宇才哭的！我是为我白白付出的那些

感情哭的……为我夭折的初恋哭的……可是我已经想通了，既然他从来没有爱过

我，我为他哭得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何况他都已经去世了，我也应该擦干眼泪，

迎接我的新生活！」

孟璇说完调皮地吐了吐舌头，悲伤之色一扫而光，整个人都显得精神焕发，

不过脸蛋上就仍然挂着泪珠鼻涕，看上去又滑稽又可爱。

石冰兰也忍不住笑了，彷彿受到她的感染，原本沉重伤感的情绪也好转了很

多。

「好啦，阿宇！我给你多烧一点纸钱，你在下面好好享用吧……以后我一年

才能来看你一次喽……而且我说不定会忘了你的，谁叫你不珍惜我呢！呵呵，我

是说真的哦，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就保佑我早点忘了你，早点恢复快乐吧！」

调侃般的语声中，孟璇起身端来了火盆，在里面点燃了一大捆的纸元宝、纸金币。

熊熊火光驱散了周围的浓雾，映照出了两张佾丽的脸庞。

石冰兰望着孟璇，忽然感觉这小女警已经完全长大了，头脑清晰而有主见，

和过去的自己极其相似，但又保持着一份难得的纯员。这种改变，与其说是受到

自己的影响，倒不如说是被余新一手打造出来的！他不仅调教成熟了她的肉体，

也调教成熟了她的心灵！

难怪在自己和余新争夺孟璇的斗争中，会输得那么惨。难怪孟璇会那么心甘

情愿的被他控制、早早就已彻底倒入他怀抱………

「对了，石姐，那份报告我已经带来了！」孟璇突然出声，打断了石冰兰的

思绪，边说边取出了一个密封的大信封，递给了她。

石冰兰随手接过，问道：「这就是李天明委托鉴定的那份ＤＮＡ报告？」

「是的，鉴定所说这是李胖子以私人名义要求做的鉴定，跟警方无关，一直

不肯给我们。我这两个月花了好大力气去跑关系，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位老领导认

识那位所长，卖了不少面子才把报告拿了出来……」

石冰兰说了声「谢谢」，然后就拿着信封陷入了沉思，彷彿在为什么事情犹

豫。

孟璇奇怪地问：「怎么啦？石姐，这到底是谁的ＤＮＡ鉴定报告？有什么古

怪的地方吗？」

石冰兰不答，反问道：「你还记得李天明临死之前对我说的话吗？他说，他

知道！」

「啊，我想起来了。好像他说那是关于你们身世的秘密！」

「嗯，我想，他指的应该就是这份报告里面的内容……如果我没有猜错，这

份报告鉴定的应该是我和主人的血缘关系！」

「你和主人的血缘关系？李胖子是不是看多了电视剧啦！」孟璇随口开玩笑

道：「你们两个能有什么血缘关系？难道还会是亲生兄妹吗？」

「为什么不可能呢！」石冰兰的话犹如石破天惊：「孟璇，我在调查主人的

时候早就发现，我和他的上一代，两家人关系十分复杂。当年是他爸爸先跟我妈

妈通奸，然后我爸爸愤怒之下，才去勾搭他妈妈的……总之，我们双方的父母交

叉发生过关系。也许我并不是我爸爸的骨肉，而是他爸爸的孽种呢！嘿，从理论

上说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

孟璇震惊道：「不会吧……那你们就是、就是……乱伦了！」

「我不知道。相信李天明也只是猜测而已，虽然他自己设法去做了鉴定。不

过鉴定结果还没出来，他就和我们摊牌并因此死亡了！」

「那……那你现在只要拆开这个信封，就……知道鉴定结果了！」

孟璇结结巴巴地说，就像是她自己正在遭遇这件事一样紧张。

石冰兰沉默了很久，突然淡淡一笑，扬手将信封扔进了仍在燃烧的火盆。

孟璇「啊」的一声惊呼。

「不管结果是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兴趣知道。就让王宇替我看这份报告，等

我死了以后再告诉我吧！」

石冰兰平静地说着，伸手拿起最后一些纸元宝，添进了火焰中。

信封和纸元宝一起变黑、蜷曲，在烈火中化为了灰烬。孟璇理解地点点头，

用矿泉水浇灭了火盆，接着开始收拾墓前的祭品。石冰兰转过身，走到了旁边的

那个墓碑前。

这也是一个新建不久的墓碑，上面雕刻着一个男人的黑白头像。

石冰兰打开包裹，取出另一份干净的祭品摆好，也点上了两枝香。然后她站

立在墓前，凝视着这会经熟悉的头像，用低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起话来。

「忠平，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拜祭你了……我知道，你是不会原谅我这个罪人

的，我也再没有脸面来看你了。跟你虽然只做了短短一年多的夫妻，但那是我一

生最值得留恋的时光……不过再怎么留恋都好，我现在才发现，其实我从来没有

爱过你……不，应该说我从来都不配得到你的爱……你对我太好了，可我却是个

心理不正常的女人，我潜意识里真正喜欢的。是那个用暴力强占我、征服了我的

男人……」

说到这里，石冰兰涩然一笑，但神色却变得无比坚定。

「我反抗不了命运，所以只能嫁给他了……从今以后，我的身分就是他的妻

子、他的女奴、他女儿的妈妈……我知道，你死不瞑目，永远也不会安息……你

的灵魂一定会进入天堂，而我就会和他一起下地狱……」

「永别了！忠平……我会向小璇学习，学会慢慢忘了你的……我们永远都不

会再见面了——永远！」

石冰兰说完，对着墓碑深深鞠了一个躬，又在心里默念了一句：「忠平，永

别了！」

她直起腰，正要跟孟璇一起离去，忽然瞪大眼睛脱口而出：「主人！」

只见浓厚的雾气中，有一个人笑嘻嘻地走了过来，正是余新！孟璇循声望过

来，看到他也失声惊呼：「主人！你……你怎么也来了？」

「我跟你们一样，也来扫墓啊！」

「扫……扫墓？」

「嗯，我父母的墓也在这个陵园啊，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余新随手向前方指了指，由于雾气太大，也看不清楚他指的是什么地方。

孟璇有点心虚地问道：「主人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出门的时候，你明明还

睡得很熟呀！」

余新哈哈一笑：「我那是装睡。你石姐悄悄出门的时候，我已经醒了。她才

走十分钟，你也起床溜了……我孤枕难眠睡不着啊，索性也提前扫墓来了！」

石冰兰和孟璇对望一眼，俏脸都不由自主地红了。

因为她们一个是来拜祭前夫，一个是来拜祭前男友，两人都生怕引起余新不

快，所以不约而同的在天还没亮就起身，趁他熟睡之际来到陵园，准备神不知鬼

不觉的拜祭完就回去，以免被他察觉。

「主人，我……我们不是……故意想瞒你……就是……」

孟璇结结巴巴的想要解释，但却被余新挥手打断了。

「只是给他们扫扫墓嘛，有什么大不了啊！说起来大家都认识，看在相识一

场的份上，我也应该给他们鞠个躬！」

余新说着拿起几枝剩下的香，点燃后分别插在了相邻的两个墓碑前，依次礼

貌的鞠完了躬。然后他又站到两个墓碑之间的位置，神气活现的念念有词起来。

「苏兄、王兄，你们俩既然往生极乐了，就好好在那边享福吧。你们的女人

呢，就请放心交给我，由我替你们照顾，保证比你们在世的时候照顾得更好！相

信我，我会让她们一天比一天『性福』，天天都有性高潮的！」

「呸！狗嘴吐不出象牙！」

「主人你好讨厌哦，胡说什么嘛！」

二女都没好气地啐了他一口，红着脸想要走开。余新却一手一个地抓住了她

们的手腕，强行拉了回来，将二女左右开弓地搂进怀里。

「嘿嘿，我有胡说吗？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

他一边调笑，一边用双臂夹紧两个美女警察，手掌在她们性感惹火的胴体上

游走了起来。

「不要……这里不行！」

石冰兰本能地挣扎起来，手脚欲拒还迎地推挡着，用的力道还不小，但却没

有使出格斗技巧来甩脱魔掌。

孟璇就丝毫没有抗拒，娇小的身躯已经软倒在男人臂弯里，用哀求般的语声

说：「别在这里……会被人看到的啦……」

「现在哪里有人啊？整个陵园就我们几个人而已！而且我已经布置楚倩在下

面放哨了，万一有人来也能及时通知的！」余新漫不在乎地说着，两手已经分别

解开了两女上衣的钮扣。

「啊……主人你……太荒唐了！」

「是荒淫才对！变态！下流！」

石冰兰和孟璇一个板起脸咒骂，一个顿足娇瞋，但却都主动挺起丰满的胸部，

让他更方便的解衣和动手动脚。她们知道这位主人的脾气，虽然他平常也会和她

们开开玩笑，但一旦他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就无论如何不能违拗他。

两件上衣都被解开了。只见孟璇只穿着贴体的紧身小背心，两个饱满坚挺的

乳房胀鼓鼓的俏立着，从背心里拚命地挤出来，看上去充满健康青春的美感。

而石冰兰的孝服向左右散开后，里面赫然是光溜溜的裸体，显然她是匆忙离

家的，为图省事直接披上孝服就来到了陵园。

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曙光破除了浓雾直射过来，映照着这巨乳女警衣不蔽

体的模样。原本是肃穆象征的孝服，被半褪到了光洁的脊背上，令浑圆的双肩和

丰满到极点的乳房都完全裸露了出来，看上去反而充满了挑逗的风情。

「还说我下流？哈哈，你自己不是也做好了准备，要在这里和我『做早操』

吗？」

余新吃吃淫笑着，伸手肆意揉捏那对尺寸远远超出常人想像，手感嫩滑、肥

腻而又充满弹性的大奶子，彷彿无论玩弄多少次都爱不释手、永远不会玩厌。

「自作多情！谁……谁要和你『做早操』了？」

石冰兰晈着嘴唇，竭力想维持冷若冰霜的表情，可是在对方熟练的抚摸下，

全身都条件反射般出现了动情反应。她的俏脸已经红得像熟透的番茄，两颗巨乳

沉甸甸地颤动着，因为兴奋充血至少又膨胀了四分之一，每一颗雪白肥硕的乳球

都足有西瓜般大小，任何一个男人哪怕用两只手掌都已抓不过来了。

「还要嘴硬？你自己看，奶头都淫荡得站起来了……你看呀！快看！」

「我才不看！」

石冰兰面红耳赤，赌气地闭上了眼睛。由于余新日夜爱抚，最近她感觉自己

的乳房好像又开始发育了似的，被摸得越来越大了。特别是动情兴奋的时候，那

夸张的规模甚至超越了姐姐石香兰，连她自己都不太敢看一眼了。

只听余新笑道：「小璇，你来仔细检查一下你石姐，看她下面湿了没有？」

孟璇在旁早看得脸红心跳，闻言更是一阵激动，几乎喘不过气来了。在余新的调

教下，她和其他『姐妹』全都互相『检查』过彼此的肉体，只有这位昔日的女上

司例外。她虽然也见过石冰兰的裸体，但从来没有『仔细检查』过私处，令她心

中早就充满了好奇。

「小璇，别……别听他的……」

石冰兰闭着双眼含羞叫道，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感觉双腿之间猛然插进了一

截有力的小腿，将两只脚强行的左右拨开了。

接着有温热的呼吸喷到了大腿肌肤上，伴随着孟璇顽皮的笑声。

「让我看一下嘛，石姐！人家想看很久了呢！」

「小璇你别……胡闹！那里……有什么好看的？」

石冰兰嘴里虽然在抗议，可是却没有合拢两条腿，任凭孟璇蹲在身前，仔细

地观赏了起来。

「嘻，报告主人！已经在流水了……」孟璇先是「噗哧」一笑，然后又由衷

地赞叹说：「石姐，我真的服了！难怪主人说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你不但咪咪最

迷人，下面也是最漂亮的……」

这两句话就像催情剂似的，令石冰兰心摇神驰，忍不住微微呻吟了一声，阴

道霎时更加湿润了，上身的『两点』也同时分泌出了少量乳汁。

「哈哈哈，小璇又不是外人，让她看看有什么关系啊！」只听余新一语双关

地打趣道：「等一下你也看看她的下面，这样你们俩就真的亲如姐妹，彼此之间

坦诚相见再也没有任何保留了！」

「没问题！」孟璇爽快的一口答应，雀跃地说：「让我先替石姐服务吧，如

果石姐愿意，等一下也要服务一下小璇哦！」

说着也不等余新回答，就主动将头凑到了石冰兰的双腿之间，先深呼吸了一

口，然后大胆的伸出舌头舔了上去。

「小璇！你……你……」

石冰兰的心跳骤然加快，全身都情不自禁的发颤起来。一种彻底堕落、彻底

沉沦的罪恶快感，随着那灵活的舌尖从阴部直冲子宫深处，再像高压电一般涌遍

四肢百骸，令她不到半分钟就迎来一个小小的高潮，双手突然紧紧抓住余新的臂

膀，轻声哭泣着泄出了温热的淫汁。

接下来的几分钟，石冰兰就仿彿被催眠了一般，完全失去了自主意识，又仿

佛是在作梦，就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虚幻、迷糊，犹如身处一个不真实的

世界。

等到她稍微清醒一些的时候，赫然发现自己已经一丝不挂地躺倒在铺着孝服

的地面上，正和孟璇呈『０９』式的搂抱着，互相舔着彼此的私处。脸上、脖子

上还有大腿上，全都沾满了湿淋淋、滑腻腻的汁水，动情的呻吟声几乎响彻附近

数十个墓碑群。

而余新就站在旁边，惬意地抽着香烟，像看戏似的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边看

还边对苏忠平和王宇的墓碑絮絮叨叨，彷彿在亲切的聊着家常。

「苏兄、王兄，你们都看到了啦……就算我一时忙不过来，你们的女人自己

也会互相照顾，而且照顾的得很好……哈哈哈，不过为了让你们俩真正放心，我

会让你们亲眼见识一下我是如何照顾她们的！你们看完以后，在九泉之下也就可

以瞑目了……」

就在他悠然自得的说话声中，石冰兰和孟璇忘情地喘息着、娇吟着，两具雪

白性感的裸体疯狂扭动摩擦，再一次双双泄出淫水达到了高潮。

余新看得兴奋之极，抛下烟蒂用脚踩灭，先取出手机发了封简讯，然后两手

分别抓住二女的手臂，将她们拉住跪了起来。

「嗤」的一声，裤链松开，一根昂扬巨物钻了出来，雄赳赳的对着天空。

这时浓雾已散尽，阳光下看得清楚，这根阳具上的『人珠』已经消失了，原

本着兰花的包皮上则留着针线的疤痕，看上去更加令人沭目惊心。

熟悉的腥臭味传人鼻孔，石冰兰和孟璇的呼吸都又粗重了，脸上再次泛起红

晕，不约而同的俯身凑了过来，将脸颊紧紧贴在了余新胯下。

然后，她们就彷彿有默契似的，同时亲吻起这根占有过她们无数次的权杖。

一个用双唇含住了龟头熟练地吸吮，一个则伸出舌头轻舔着两颗肥大的睾丸。

「喂喂喂，两位女警官，你们这是在干嘛？」

余新故做诧异之色，双手分别托起二女的下巴，强迫她们抬头看着自己。

从两双清澈的明眸中，他看到的是驯服、软弱、讨好和羞涩，还有对于性爱

的无穷无尽的渴望。

他满足地一笑，手掌改而按住二女的后脑勺，令她们分别从两边服侍自己的

肉棒。

就彷彿心有灵犀似的，石冰兰和孟璇都采取了『横吹笛子』的姿势，各自张

嘴亲吻着男人的阳具。两人嘴对着嘴，组成了一个『Ｏ』形，远看就像在接吻似

的，其实是四片嘴唇共同含住了粗长的肉棒，而且舌头沿着棒身不断舔弄，轮流

刺激着充血的龟头。余新舒服得灵魂都要飘了起来，享受了好一阵后，才用牛开

玩笑的语气继续调侃起来。

「你，石大奶，Ｆ市的前任【第一警花】。你，小璇，Ｆ市现任的女刑警队

长……你们都是警界响当当的女英雄，你们曾经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亲手逮捕

变态色魔归案。对吧？」

回答他的只有「哧溜、哧溜」的吸吮声，撒娇般的鼻子哼哼声，以及沉重的

喘息声。

两个性感美丽的女刑警，似乎全然没有听见男人在说什么，全副精神唯一关

注的，就是嘴里含住的这根肉棒。这根毁掉了她们的人生、把她们送进地狱，但

又给了她们新的生活，一次次把她们带到快乐天堂的、令她们爱恨交加的肉棒！

余新踌躇满志：心里充满了无与伦比的骄傲感。

「你们曾经的男人一定很不理解，明明变态色魔就在你们面前了，为什么你

们非但不逮捕他了，反而这么积极的、主动的跪在地上替色魔口交呢？这究竟是

为什么呢？」

「我知道，因为她们都是淫荡的女刑警，骨子里就喜欢替色魔口交嘛！」

一个娇滴滴的声音从后面传来，用嘲讽的语气开着玩笑。

余新不用回头也知道，来人是奉命过来的女歌星楚倩。他脸一沉，喝叱道：

「放屁！你不懂就少出声！」

楚倩吓了一跳，果然不敢做声了，委委屈屈地走了过来。

几个月不见，这女歌星果然已成功减肥，基本恢复了过去的体型。胸前的豪

乳随着步伐剧烈抖动着，显然没有戴胸罩，脚步声中还夹杂着有节奏的「叮昤、

叮昤」的响声。

那是两颗乳头上悬挂的铃铛发出的声音！

余新瞪了她一眼，不耐烦的一挥手，示意她按照刚才简讯里的吩咐行事。

然后，他回过头，望着矗立前面的两个墓碑，嘶哑的嗓音又开了腔。

「我来告诉你们原因吧。因为她们都是尽职的女刑警，懂得只有牺牲自己，

自我奉献给色魔当祭品，才能有效保护其他女性不被色魔蹂躏……所以，你们应

该为她们骄傲！她们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刑警，和我这个有史以来最幸

运的色魔一起，都会被载入史册的！哈哈哈……」

余新说着放声大笑，心中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和成功后的骄傲。少年时期所遭

受的所有痛苦、所有挫折，到这一刻总算都得到了最好的补偿！

就在笑声中，楚倩展开了带来的两幅画卷，用打火机点燃了，介别放置在两

个墓碑前的火盆里焚烧。

两幅一模一样的画卷，上面都画着一个警服牛敞、袒胸露乳的美女肖像。美

女的脸庞酷似石冰兰，性感的胴体被五花大绑在蜘蛛网状的铁链上，高高悬挂在

半空中。

「苏兄、王兄，这是我送你们的最后一点礼物！我知道，你们两个喜欢的都

是她！就让这个山寨版的大奶警花，陪你们在阴间白头偕老吧！」

余新得意洋洋的狞笑着，猛然间从二女嘴里拔出了肉棒，命令她们摆出『做

早操』的姿势。

石冰兰和孟璇驯服地转过身趴下，两手都支撑在墓碑前，高高翘起了光溜溜

的屁股。

她们第一眼看到的，是那在火盆中燃烧的裸女肖像，很快烧得只剩下一个头

颅了。肖像的表情是如此的悲伤，眼角挂着晶莹的泪水，生动得就像真人照片一

样，彷佛在为自己的命运悲痛哭泣……

只看了一眼，这最后的残余肖像也都消失在了烈火中！

「啊啊……主人……喔喔喔……好舒服……啊啊……啊……」

无所顾忌的浪叫声再次响了起来，在这空旷的陵园里声嘶力竭的飘荡。两个

赤身裸体的女警就像比赛似的疯狂摇晃着屁股，甩动着胸前丰满无比的大奶子，

就像两头发情的母兽一般，尽情沉沦在这肉欲的盛宴之中……

第７５章　恶魔主仆的一天

　　成人网——恶魔党的九号基地——巨乳乐园——原创天地

　　标题：大奶珊的一天（全）

　　发言人：大奶珊

　　日期：２０：４８：４６

　　２０ＸＸ年４月２０日

　　先自我介绍一下，偶的大名叫：嘻嘻，保密！之所以注册【大奶珊】这个

ＩＤ，因为这是偶在现实生活中的外号。

　　刚听到这个外号时，偶几乎气晕了！不过现在，偶想开啦，坦白说，这个外

号是非常贴切滴，偶的胸部确实很大（面红）。现在偶穿的是３６寸Ｆ罩杯的

【护胸天使】，但是已经感觉偏紧了，估计明年罩杯又要升级啦。

　　外号是偶的『主人』起的，他还夸奖偶说，按照偶这种发育速度，将来就算

是日本最红的ＡＶ巨乳女明星，跟偶也差距大大滴！

　　主人一边说，一边贪婪的在偶胸部上摸来摸去，他还说就是因为他经常摸，

促进血液循环，偶的胸部才会越来越丰满的。

　　偶听了很开心。哎，主人真是个好有先见之明、好好的主人。

　　还记得刚认识主人的时候，偶才十七岁，是个好清纯、好可爱的高中生（偷

笑）。一转眼过去六年了，偶二十三啦，都已经离开校园走向社会了。

　　可在心理上，偶还是个小孩子。起码偶自己觉得，偶是相当、相当依赖主人

的。

　　这些年来偶都已经习惯了，什么事情都由主人来替偶做主。毫不夸张地说，

就连内衣穿什么牌子，都是主人怎么说偶就怎么穿。

　　偶的职业和学校，也都是主人替偶选的。当年偶第一次高考失败，复读了一

年，填报志愿的时候，主人叫偶报考警校，他说将来可以做小璇姐的接班人。

　　小璇姐和偶一样，也是主人其中一个性奴隶。她虽然个子娇小，笑起来比偶

还要甜，但却是个女刑警队长，是偶们市大名鼎鼎的【第一警花】呢。

　　偶不敢指望能当小璇姐的接班人，但对女刑警的那身漂亮警服却很感兴趣。

嘻嘻，能穿一身警服招摇过市，感觉好神气哦！

　　于是偶就真的报考了警校，而今天早上也如愿以偿的穿上了警服，今天其实

是偶到警局上班的第一天！

　　从走进警局的那一刻起，感觉就奸新鲜、奸激动、也好兴奋。

　　唯一有点尴尬的是，发给偶的警服尺寸好像偏小了，偶费了好大劲才把胸部

塞进去（面红）。

　　结果穿着这身警服走出去以后，那些男同事一个个瞪大眼睛盯着偶的胸部猛

瞧，看得偶都不好意思了，嘿嘿！

　　就连新调任来的局长召见偶的时候，都露出一副色眯眯的表情，夸奖说偶是

这几年来身材最好的女警。

　　哼，老色鬼！当面撒谎，以为偶不知道，身材最好的女警除了小璇姐之外，

还有她的前任【大奶警花】呢！那才是真正无敌的超级巨乳哇，可惜的是已经退

出刑警总局啦，留下的只是一个神奇的传说。

　　色鬼局长虽然开了几句玩笑，但对偶总体还是很尊重的。借他一个胆子，他

也不敢动偶的歪脑筋。因为……嘻嘻，偶有一个强势十足的主人，还有一个权势

十足的老妈。

　　老妈这两年升官升得很快，半年前刚进入市领导阶层，分管的正好就是刑警

总局。所以色鬼局长拍她马屁都来不及啦。他听偶说，很想早一点让老妈看到偶

穿警服的样子，马上就对偶说，上午的班不用上啦，特批偶半天假，而且还执意

要派警车送偶去见老妈。

　　既然他这么懂事，偶就恭敬不如从命啦。哈哈哈！

　　坐着警车，偶来到市政府大楼，进入了会议室。老妈正在主持一个例行的、

无聊透顶的工作会议。

　　偶悄悄在后排坐下。

　　老妈没有发现偶，仍在念秘书准备好的发言稿。哎，那叫一个闷呀，官话连

篇！

　　底下的人没有一个认真听的，不是昏昏欲睡，就是在偷偷用手机玩游戏。就

连电视台派来拍摄会议的摄影师，都百无聊赖的不断打哈欠。

　　只有偶一个人，认真地观察着老妈。

　　虽然偶叫她「老妈」，但她其实并不老，还不到四十五呢。当然啦，以各位

看官的标准，她已经属于『熟女』了，而且是超熟、超熟的那种『熟女』。

　　如果你有恋母情结，嘻嘻，偶老妈一定是最理想的追求对象。她风度优雅，

戴着金丝眼镜，胸部比偶还大。当然偶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胸罩托住，那对大奶

奶会有一点点下垂，不过摸起来非常柔软，而且极其滑腻，充满熟女的味道。

　　总的来说她的身材丰腴而又圆润，包裹在整齐的职业套装里，一看就是女强

人、女政治家的气质。

　　主人曾经称赞说，女人到了偶老妈这个年龄，浓缩了岁月的痕迹，就像陈年

老酒一样，要懂得品味的男人才能尝到她的真正好处。

　　主人当然是最懂得品味的男人，所以，老妈一直死心塌地、心甘情愿地跟着

他。

　　在外人面前，她是个衣冠楚楚、高高在上的市领导，可是在主人面前，她永

远都是个一丝不挂、低声下气的性奴隶。

　　是的，偶们母女俩都是同一个主人的性奴隶！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啦，偶们母

女同时向主人奉献肉体，跟他一起玩３Ｐ。

　　可以说，偶所有最丢脸、最淫荡的样子，老妈都亲眼见过。同样的，老妈最

丢脸、最淫荡的样子，偶也都见过。

　　没办法，主人的调教花样实在是太多了……

　　偶一边回想主人的种种手段，一边望着老妈。偶突然发现，老妈今天脸特别

红，读稿子的声音也有奇怪，整个人还会时不时的哆嗦一下，好像在辛苦的忍耐

着什么。

　　不会吧……老妈你……你难道……

　　偶有点替老妈担心了，而老妈的脸也越来越红，用发颤的声音赶紧念完了稿

子，就匆匆宣布散会了。

　　底下的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偶开心的迎了上去。但老妈甚至来不及跟偶多

说话，就拉着偶匆匆忙忙奔进了她的办公室。门刚关上，她就迫不及待地拉高了

套裙。

　　「哇！老妈你……你果然没穿内裤！」

　　偶目瞪口呆。其实没穿内裤没啥，包括偶在内，主人的所有性奴隶都试过没

穿内裤就上街。但今天有电视台在场拍摄，晚上的新闻还要播放呢！万一被人看

出了破绽，事情就不好办了。

　　老妈满脸通红地告诉偶说，是主人不让她穿的，目的就是想要看看她不穿内

裤上电视、对着全市人民侃侃而谈做报告的样子。

　　更夸张的是，主人还生怕刺激度不够高，今早临走前不知在她下体抹了什么

药，害得老妈报告念到一半就发作了，感觉无比的骚痒，无比的「想要」！

　　她忍了又忍，但是到了后来，直接感觉到淫水都流了出来，这让她窘迫万分

却又无可奈可。可是面对镜头又不能出洋相啊，就只有苦苦撑下去了。好不容易

念完稿，就在如雷的掌声中，她私处已经淫水泛滥，再加上突然看到偶吓了一大

跳，结果竟然当场来了一次小小的高潮，把两腿的丝袜完全打湿了。

　　可怜的老妈呦……偶真的太同情她了。看到她一脸难受、奇痒难当的模样，

显然是还没有「过瘾」。这个时候主人又不在，看来，只有偶这个女儿来尽一尽

孝心啦！

　　于是偶轻轻抱住老妈，跪了下来，伸出舌头舔弄着她的私处。那里是偶出生

的地方，是非常神圣滴，不过偶在主人的指导下已经舔过很多次啦，对每一个细

节都熟悉得很，知道怎样才能令老妈最舒服、最痛快地享受到无上乐趣。

　　果然老妈马上露出满足的表情，翘起一只脚踩在办公桌上，呢喃呻吟着要偶

舔用力一些。她还自己解开了上衣扣子，双手抓着两个大奶子不停地揉捏，没多

久就兴奋得又泄了出来。

　　呵呵，真是个淫荡的老妈！

　　偶们母女俩在办公室足足玩了半个小时，直到秘书过来敲门说下一个会议就

要开始啦，老妈才依依不舍的整理奸衣服走出办公室，恢复成「市领导」应该有

的端庄模样。

　　偶看看时间都快中午了，也就离开了市政府大楼，回到家吃午饭去了。

　　和往常一样，香奶妈已经在家里做好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嘻嘻，香奶妈的

外号是偶给她起的（坏笑）。不过，她并不是偶的奶妈，而是主人的另一个性奴

隶，因为在主人的所有性奴隶中，她的奶子最肥硕，奶水也最多，简直就跟奶牛

一样随时流个不停，所以偶就给她起了这个外号。

　　听主人说，香奶妈原来是个护士，后来奶水太多了影响工作，于是索性辞职

啦，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负责照顾她和妹妹生下的小孩……不不，应该是全职

奶妈、全职性奴才对。嘻嘻！

　　虽然整天基本都待在家里，可是遵照主人的命令，香奶妈仍然保持着在医院

里的护士打扮，每天换穿的都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护士服。这些护士服虽然

款式各式各样，但共同的特点都是性感暴露，胸口开得很低，裙摆却短得出奇，

而且一定搭配洁白的丝袜和细细的高跟鞋，令香奶妈的丰乳肥臀尽情展现，举手

投足之间都会掀起惊人的乳波臀浪。

　　比较郁闷的是，主人今天有事出去了，不回来吃午饭。其他的姐妹们也都不

在家，就只有偶和香奶妈两个人吃饭。

　　吃完以后午休了一会儿，偶又精神饱满的回到警局继续上班啦。

　　下午三点半，小璇姐也回到了警局。她跟偶聊了一会儿，就说要带队出去执

行「扫黄」任务。偶一听就来了兴致，磨着她非要跟去长长见识。她拗不过偶，

就答应了。

　　警笛长鸣，偶跟着小璇姐还有一大帮同事隆重出发了。感觉真是好得意、好

神气哦，就跟古时候奉旨出去抄家一样，令偶兴奋得大叫刺激。

　　不过接下来的事可就太令人失望啦，偶们「扫荡」一个又一个娱乐场所，收

获几乎是零。什么嫖客啦、妓女啦、白粉客啦，仿佛眨眼间都消失了。连半个鬼

影都没见到。

　　偶失望极了。但是同事们却都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笑而不言，似乎一切都

在他们预料之中。

　　偶好奇心起，偷偷去问小璇姐。她这才忍俊不禁地告诉偶，这种「扫黄」根

本是做戏啦！为了完成任务，每个月都要演练几次给上级看。真的要扫黄的话，

娱乐场所都是夜晚才『繁荣娼盛』的，怎么会选择白天来扫黄呢？

　　呜呜，可恶的小璇姐，你早说嘛，害得偶白跑了一趟……

　　小璇姐看偶噘嘴生气，忙安慰偶说，要看好戏还不容易？有一家还是可以看

到的！

　　她指挥警车转向，开到了【人间天堂】夜总会。

　　偶一看是这家，惊讶得很。这家夜听会的老板娘也是我们的姐妹之一呀，怎

么扫荡到自己人头上来了？

　　小璇姐神秘地笑笑，命令手下的男警员守在夜总会门口，然后带着偶和四个

女警员走了进去。

　　老板娘闻声出来迎接，看到是小璇姐一点也不紧张，就是有些意外，问她今

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小璇姐指着偶说，今天带偶过来开开眼界。偶吐吐舌头，心想：早知道直接

叫楚楚姐晚上带偶来啦。

　　楚楚姐就是老板娘。她曾经是个出名的女艺人，还是偶念中学时的偶像呢！

可惜后来事业走了下坡路，就算她拍了几部三级片也没能挽回，不得不退出了娱

乐圈。

　　偶在这里不方便透露她的真名，姑且就用『楚楚姐』作为代号吧。她前几年

混得很惨，被公众迅速遗忘后，又欠了一屁股债，差一点就沦落街头了。后来还

是主人大发慈悲，将她正式收为性奴，而且最近还透过偶老妈和小璇姐的关系，

设法让她接管了【人间天堂】夜总会，成为这里的老板娘。

　　当然这个老板娘是幕后的，平常很少、很少出来见客人。否则的话，嘻嘻，

身材这么性感的老板娘，把那些小姐们都比下去了，对生意反而不好啦。

　　偶说楚楚姐身材性感，绝对不是吹牛的啦。她胸前那对豪乳，想当年也曾经

是……

　　咳咳，打住打住，再说下去就真的暴露身分啦。

　　总之，楚楚姐绝对是有史以来身材最惹火的老板娘。她今天穿一身旗袍，仪

态曼妙，走起路来大腿若隐若现，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明星的风采。

　　这个时候已经五点多了，夜总会虽然开始营业了，但是客人还寥寥无几。

　　楚楚姐把偶、小璇姐还有那四个女警员，带到了一个安静的小包厢里，发给

了大家一人一根塑料阳具模型。

　　偶呆住了，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只听她清清嗓子说，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

是『深喉技巧』。深喉，是口交的最高境界，掌握好了能令男人欲仙欲死，掌握

不奸就会把自己搞得非常、非常难受。

　　她一边说，一边拿着阳具模型做起示范来，舌头该如何、嘴巴该如何、喉咙

又该如何，整个过程说得非常仔细，而且还大谈如果遇到嫖客的阳具特别大应该

怎么办。

　　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晕，这可是当着警察的面挑衅呀！然而偶突然

发现，不仅小璇姐若无其事，就连那四个女警员都神色平静，就像小学生一样认

真听讲，手中拿着阳具模型又舔又含，对『老师』的所有教导都有板有眼的照做

不误。

　　再仔细看看这四位女警员，哇！偶这才注意到，她们都很年轻漂亮，跟偶一

样是警界新人，有两位还是跟偶同一所警校的学姐呢。她们的身材都很好，奶子

也都很大，虽然既没有小璇姐大也没有偶大，更没有楚楚姐大，但是比起一般女

性来，已经个个都是波霸啦。

　　看她们脸上专注的表情，显然都不是第一次在这里『上课』了。难道……她

们其实并不是女警，而是混入女警队伍的『卧底』，真正的身份都是夜总会小姐

吗？

　　偶一时间糊涂了。不过，楚楚姐接下来进行的『心理训练』，说出一席话，

恰好把偶心中的谜团给解开了。

　　楚楚姐是这样说的：「记着，你们白天是女警，晚上是妓女，两种身分的转

换一定要自然！白天执法的时候，你们该英勇的照样英勇，该威风的照样威风。

可是晚上到了这里，你们的任务就是提供性服务！虽然能够享受你们服务的都是

达官贵人这个阶层，但是他们跟那些强奸犯、色魔其实没什么两样，心中都同样

隐藏着很深的黑暗欲望。只有让他们感觉到正在玩弄的是一个真正的女警，而不

是个披着警服的冒牌货，他们才会得到满足！」

　　偶听到这里佩服得五体投地。楚楚姐真是一针见血呀！本来偶惊愕万分，不

懂为什么这四位女警会这么心甘情愿、这么虔诚的来接受这种『训练』，现在，

偶突然懂了。

　　还是主人之前说的对——胸大是女人的原罪，更是女警的原罪！反正她们注

定要被男人玩弄的，不是被色魔玩，就是被高官富豪玩，从本质上看又有什么区

别呢？倒不如主动接受命运安排，积极应对挑战，做好充分准备，用胸前这对天

赋本钱为自己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生！

　　一瞬间，偶觉得自己又长大了——呵呵，别误会，不是指胸部（面红）——

偶的意思是说，偶觉得自己更成熟了，对这个世界看得更透彻。

　　于是，偶也拿起手中的阳具模型，专心致志地跟着楚楚姐学习起来。比起这

四位同事，偶已经算幸运多啦。她们也许要卖身给很多达官贵人，而偶只要忠心

侍侯好主人一个就够了……

　　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后，课程就结束啦。

　　小璇姐带着偶和四个下属离开了夜总会，宣布本次「扫黄」圆满结束，然后

偶们就一起下班了。

　　正要回家，突然接到了主人打来的电话，说他正在附近的西湖酒店参加一个

活动，叫偶们也一起过去，到时候正好同车回家。

　　偶和小璇姐就来到了西湖酒店，在一楼宴会大厅里遇到了主人，一左一右地

坐在他身边。

　　这是一个产品推销宣传会，很是热闹。举办的机构是个专门为青少年提供心

理辅导的慈善团体，负责人就是偶的主人。

　　嘻嘻，别看主人在床上有时候很凶很霸道，但他心肠还是很不错的，是个热

心公益的大慈善家。推销产品所赚到的收入也全部用于慈善，一分钱都没有中饱

私囊。

　　不过，咳咳，他推销的产品实在有些「观念超前」。根据国家的规定，只能

举办一些「擦边球」的小型活动，但禁止公开在电视、报纸上卖广告，所以媒体

几乎没有报道过。

　　说到这里，诸位聪明的看官应该知道是什么产品了吧？

　　嘿嘿，没错，就是「成人用品」啦！

　　今晚展出的产品多种多样，有情趣服装啦、开档丝袜啦、ＳＭ用具啦、壮阳

药品啦……每一件都是最新推出的款式或者级别，令所有来宾都看得眼花缭乱、

有趣之极。

　　就在现场欢快的气氛中，压轴产品隆重地端上了台面！

　　那是一个高度仿真的日式充气娃娃！

　　偶听到现场好多人都发出惊叹声，因为这个娃娃的制作水平真是超超超一流

的！

　　无论脸蛋、身材、皮肤、触感都跟真人极其接近，就连表情和眼神都跟活的

一样呢！

　　真的真的，偶发誓，偶绝对没有吹牛！

　　因为设计这个娃娃的就是偶的主人！而提供技术支援的是日本最顶级的娃娃

制作公司。这个展出的娃娃是第一批制作出来的「样本」，之前已经在偶家里摆

放好几天了。

　　嘻嘻，在这里偶要替主人宣传一下啦。这个娃娃到底有什么特别呢？

　　首先，她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女警娃娃，身上穿的是警服，腰上还配着仿真手

枪和警棍，具有一定的攻击性哦。如果泥贸然就去摸她，她会立刻在程式指挥下

还以颜色，用警棍和手枪来教训你哦！虽然警棍的电力很轻微，枪打出来的也是

没有危险的塑料子弹，但还是会有少许痛楚滴。

　　你要想跟她亲热，必须先经过一定的搏斗，击落她双手的武器，反扭她的臂

膀，剥掉她的警服，才能解除她的攻击力，对她为所欲为。

　　其次，这个娃娃的身材好得令人流口水。巨乳细腰、长腿肥臀，皮肤的触感

非常真实，还带有体温，只要你能插到她「高潮」，她胸前那对大咪咪会喷出乳

汁来，下体还会同时「潮吹」呢！当然啦，乳汁和淫汁要事先从她肛门部位灌进

去，每个顾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不同的液体让她喷出来，最大程度的

满足自己的嗜好。

　　哇！哇！哇！是不是感觉特别新奇、特别激动人心呢？嘿嘿嘿……假如偶是

男人，偶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娃娃的！

　　看到这里看官一定要好奇地问了，这样的娃娃一定很贵吧？多少钱呢？

　　嗯，偶可以坦白说，确实贵得离谱，一个就要整整两万美元。估计没有几个

人能买得起。不过，偶主人高瞻远瞩，早就决定因应市场需求调整对策，目前这

种娃娃以租用为主。租一晚的价钱非常便宜，一般的工薪阶层都足以负担。

　　奸啦，扯远啦。为了不让诸位误会偶是来卖广告的，这个娃娃的牌子偶就不

透露了。总之，偶想说的是，虽然现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或明或暗有卖充气娃娃，

但论质量，一定是偶主人设计的这个第一。

　　实际上，这个娃娃已经是第二代啦！前年偶主人就曾设计推出第一代的女警

娃娃，深受本市淫民好评，租用率一直居高不下，所以主人才会兴致勃勃地设计

升级版，希望继续引起关注。

　　不过偶必须实话实说，今晚来宾们对娃娃的关注只持续了几分钟。因为……

嘻嘻，这个娃娃的真人原型也来到了现场，一下子就成为全场焦点，吸引了所有

人的目光！

　　说起这个真人原型，在偶们市是大大的有名。她就是小璇姐的前任、曾经的

【大奶警花】！

　　她还在警局里当女刑警时，一直都是与主人誓不两立的敌人，但后来终于被

主人征服，不仅也成为了主人的性奴隶之一，还乖乖为主人生下了一个女儿。

　　偶也不方便写出她的真名，就连【大奶警花】这个外号，也只有少数人才知

道，从来没有公开流传过。不过任何人第一眼看到她，绝对都会在心里惊叹——

哇，好一对超级大奶子！

　　尽管偶一直不服气，可是偶也不得不承认，偶这个一般人眼中的『波霸』，

跟她一比就像没发育好的小孩子。

　　她只穿着最平常的运动服，但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她的身材只能用『魔

鬼』来形容，真正是造物主的杰作。尤其是胸前那对丰满得不能再丰满的巨乳，

好像能违抗地心引力一样，永远都保持着罕见的挺拔。也难怪五年前还在哺乳期

间，这对超级大奶子就被内衣厂商一眼看中，花重金请她拍摄过胸罩广告！

　　当时那个广告在偶们市几乎家喻户晓，她也『一举成名』，成为本市男人们

眼中最性感、最诱惑的内衣广告女模特儿，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嘻，偶这么一说，可能有些人已经猜到她是谁啦。不过偶坚决否认！并且严

重声明，一切都是巧合，请勿擅自对号入座。

　　偶可以透露的是，主人设计的娃娃，就是完全的、严格的按照她的身材来制

作的，就连最细微之处，一丝一毫都没有差别。

　　毫不夸张地说，任何男人一看到大奶冰（嘻嘻，这是偶替她取的外号），都

会情不自禁的热血沸腾，在脑子里将她当成性幻想对象。可惜，他们永远也不可

能一亲芳泽，而这个娃娃的推出，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他们安慰，满足他

们的欲望。

　　如雷般的掌声中，大奶冰走上了舞台正中，和她的娃娃站在一起，缓缓介绍

起娃娃的功能来。

　　她的声音很平静，就好像在说一件跟她无关的事，就连有人要求她摆出跟娃

娃同样的风姿，拍摄一张照片留念，她也都默默的予以配合。

　　说真的，偶完全猜不透她此刻心里是怎么想的？是高兴？是骄傲？是悲哀？

还是无奈？

　　曾经，她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警花，象征着法律和正义，守护着市民们的平

安。

　　但现在，她却是公共意淫对象。每天都用她分散出来的众多「化身」，为市

民们提供性服务。

　　听香奶妈说——哦，对了，偶忘了交代啦，大奶冰是香奶妈的亲生妹妹！

　　她说大奶冰从前是个非常、非常保守的女人，稍微低胸一点的服装都不肯穿。

可是自从她辞去刑警工作后，她就好像一切都看开了，就连把自己的仿真裸体模

型公之于众，她都坦然处之。

　　据说是因为她坚信，她做出这样的牺牲有利于减少犯罪率。

　　她坚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黑暗的邪念，必须找到适当的渠道，让他们把邪

念发泄出来。一旦发泄出来了，他们也就不会蜕变成色魔！

　　她更坚信，这样的模型多一点，世上的色魔就会少一点！

　　可是偶却觉得，这些都只是大奶冰一厢情愿的想法罢了。一个男人如果不会

变成色魔，有没有发泄的渠道都不会变。如果一个男人命中注定要变成色魔，那

么当他接触到这样的娃娃后，他只会更加渴望、更想犯罪！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的能减少犯罪率，又怎么样呢？

　　也许少了一个色魔，但是却会多出千千万万个色鬼！这个城市，难道会因此

就充满和谐？

　　这个道理，连偶都明白，大奶冰却好像始终搞不明白，真是太奇怪了。

　　难道说，是她根本不愿意明白，拒绝明白？

　　哎，只有天知道了……

　　今晚就先写到这，偶现在有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先这样吧，大家晚安。

　　「主人，您看我写得好不好？」

　　珊奴坐在我怀里，一边撒娇一边扭动着腰肢，小屁股十分顽皮地磨蹭着我的

肉棒，带来酥麻的快感。

　　这小妮子真的长大了，越来越懂得讨好人了。

　　「嗯，写得很不错，你看读者的反响多热烈啊！」

　　我微笑着点动鼠标，将文章后面的上百个回应也粗略翻了一遍。绝大部分都

是溢美之词，有不少人甚至直接留言索取电子信箱，说想跟她交朋友。

　　「哎，那些无聊网友的回应，人家才不关心呢！」珊奴搂住我的脖子继续撒

娇，「这篇文章其实是写给主人一个人看的，人家在乎的只是主人你的看法！」

　　我哑然失笑，施展如簧之舌，随口表扬了几句，马上就把这小妮子哄得眉开

眼笑，不断用她饱满挺拔的双乳挤压我的手臂，眼神也无比的挑逗。

　　我装作没有看见，抱着她站起身来，再将她放到了地面。

　　「走，先下去聚餐吧，别让你的好姐妹们久等了！」

　　珊奴露出失望之色，撅起嘴巴，但却一句话也不敢说，乖乖的走出房间下楼

去了。

　　我暗暗好笑。这小妮子的身体被调教得敏感之极，饥渴起来就像一头『小母

狼』，无论什么ＳＭ手法都能接受，实在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性奴。但是没办法，

今晚她注定不可能是女主角，只能是其中一个女配角。

　　我要省下一点弹药，应付今晚真正的女主角，还有其他的女配角。

　　我关掉电脑，也走出房间。

　　楼下的大厅里，所有的女角都到齐了，正围坐在一张大圆桌边，安安静静的

等待我们。

　　从左至右，依次是珊奴、真奴、璇奴、倩奴、香奴和冰奴。看到我下来，她

们都温顺地跪了下来，匍匐着靠近我，依次亲吻了我的脚背。

　　我挥挥手叫她们起来，心中涌起强烈的满足感。虽然她们并不是第一次这样

『迎接』我了，但每一次我都相当、相当满足，因为那感觉就像是帝王在宠幸妃

子。

　　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今晚叫你们回来，是要开一个生日派对！」

　　我坐在正中间的藤椅上宣布。她们六个人平时各有工作，除了香奴专职在家

外，其他五个人有时候难免夜班。特别是倩奴，掌管一个大夜总会，一般都是凌

晨才回来休息。

　　不过，一周至少有一天，我命令她们必须齐聚一堂陪我过夜。遇到任何一个

人过生日，大家也都必须在场。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有利于促进和谐。

　　「知道啦！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请寿星女上座！」

　　倩奴摆出一个侍女的造型，娇滴滴的抛着媚眼。呵呵，毕竟是拍过戏的大明

星，基本的功底还在。

　　众女一起鼓掌。

　　「辟哩啪啦」的掌声中，冰奴默默地走到我身边，坐进了我的怀中。

　　虽然她尽力表现得小鸟依人，可是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是僵硬的，姿势也

不太自然，和刚才珊奴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奴性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

　　可是我基本还是满意的。能把她调教成今天这种样子，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何况，她之所以是她，之所以永远这么吸引我，就是因为她虽然也彻底臣服，

也百分百服从命令，也会尽心尽力地舔吸我的肉棒，也会忘我地浪叫然后哭泣着

高潮，但究根寻底，她跟其他性奴就是有这么一点点的不同。

　　一人多高的生日蛋糕推了过来，这是我特意为她订作的。腊烛点燃了，烛光

照耀着每一个人的脸，大厅里洋缢着一股浪漫的气氛。

　　「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做的蛋糕，你看看喜欢吗？」

　　冰奴挺直上身望了一眼，突然瞪大眼睛僵住了，目光死死盯着蛋糕，脸色变

得惨白。

　　我几乎忍不住笑出声来。我知道冰奴看到了什么。在蛋糕上，除了用奶油写

了【祝冰奴生日快乐】七个大字外，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写的是：『愿你永远胸

大无恼！』

　　胸大无脑！

　　这四个字是冰奴一生的心病所在！

　　她姐姐香奴曾经告诉我，冰奴学生时代曾经被老师当众责骂『胸大无脑』，

把她气哭了。她之所以去报考警校，也是因为受到这件事刺激，想用实际行动证

明自己绝不是胸大无脑。

　　但是我始终觉得，哈哈，这四个字是对冰奴最贴切、最准确的形容！或许她

自己潜意识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才会像被击中要害一样，一听到就气恨交加。

　　她这种反应，正是我希望看到的。

　　「怎么啦？你不喜欢？」

　　我不动声色地问。其他性奴也都看到了上面的字，一个个鸦雀无声，谁也不

敢说话。

　　冰奴丰满的胸部激烈起伏着，用力咬着嘴唇，半晌才低声说：「很喜欢……

只要是主人送的东西，冰奴都很喜欢……」

　　我笑骂道：「少来啦！你先看清楚最后一个是什么字吧！」

　　冰奴茫然望去，定睛一看，神色无比错愕。

　　原来最后一个字是「恼」字，笔画跟「脑」十分相似，要很留心才能看得出

来。

　　胸大无恼！

　　我呵呵大笑：「看懂了吗？我是想祝愿你永远胸部大、没烦恼！简称『胸大

无恼』，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

　　众女一起哄然叫好，纷纷拍马屁说这个创意好极了，而且还神色羡慕的连连

向冰奴恭喜，说做梦都想像她这样「胸大无恼」，一辈子开开心心。

　　冰奴被她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满脸通红，一副啼笑皆非的表情。虽然她

还是很尴尬，但至少情绪已经恢复平稳了，不再像刚才那样神色惨然。

　　「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我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盒子，递给了冰奴。

　　冰奴道谢接过，打开，里面是一封感谢信。

　　信是寄给【青少年心理辅导基金会】的，是一个单身母亲写来的，信里说几

年前她的儿子犯了流氓罪被判劳教，多亏基金会请来社工、专家多方辅导、循循

善诱，终于令她儿子痛改前非，现在已经找到了女朋友过得很幸福，所以特意写

信来表示感情之情云云。

　　冰奴认真地读着这封信，俏脸容光焕发，清澈的双眸充满了神采。这一瞬间

的她，十足是以前那个自信、坚强、骄傲而又疾恶如仇的女刑警队长，彷佛正在

领取上级颁发的警界勋章一样，令她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

　　「谢谢主人……谢谢！这是冰奴……收到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跟刚才不同，这次的道谢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声音。冰奴眼眶含泪，主动

搂住我的脖子，丰满的双乳紧紧顶住我的胸膛，向我献上了一个香甜的热吻。

　　鼓掌声响成一片。

　　我毫不客气地品尝着她的舌头，心中涌起成就感。哈，哈，对付冰奴这样的

女人，就是要『恩威并施』。一方面用『胸大无脑』打击她，提醒她认清绝不是

我的对手，永远不要起背叛我的念头。另一方面也要用温情来感动她，让她觉得

自己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悠扬的音乐声响起，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在倩奴的带领下唱起生日快乐歌。

　　我拍拍冰奴的屁股，笑着说：「许个愿吧！」

　　冰奴点点头，双手互握，对着跳动的烛火许了一个心愿。然后她深吸了一口

气，将腊烛吹熄。

　　蛋糕切开了，每个人都吃了一大块。大家又喝了一点葡萄酒，欢声笑语唧唧

喳喳，气氛更加融治、更加快乐，就连冰奴的心情都很不错，脸上始终带着少有

的笑容。

　　「好啦，时间不早了。主人和冰妹妹也该早点休息了！」

　　说话的是真奴。呵呵，她是她们中年纪最大的，就像个慈母一样，最懂得心

疼和体贴。

　　其他性奴都点头称是，起身准备离开。按照规矩，每个性奴生日这一天，都

享有单独陪我的权力。

　　所以我之前才说，今晚的女主角注定不是珊奴，只能是冰奴。

　　不料冰奴突然叫住了众女，红着脸说：「你们别走，今晚我们一起……」

　　她只说到一半就顿住了，显然是羞于启齿。但众女都听明白了她的意思，一

个个又惊又喜地欢呼起来。

　　我也大感意外。要知道，冰奴虽然已经向我臣服多年，但每次强迫她玩多Ｐ

游戏时，她总是采取「非抵抗不合作」态度。除非是跟她姐姐香奴，或者是好姐

妹璇奴一起服侍我，她才比较乐意。但如果是其他性奴参与，她就会比较抗拒。

　　今晚她居然自己提出来要群交！哈，哈，看来这份生日礼物的威力还真大。

　　「那么，大家就先去洗澡吧。洗完澡换好干净衣服，再一起到主人房间！」

　　香奴提醒大家。嘿，真不愧是护士出身，任何时候都不忘记注意卫生。

　　众女齐声答应，喜笑颜开的都回自己房间去了。

　　我坐在大厅里抽了一支菸，然后走到二楼，去看我的三个女儿。

　　她们都已经睡着了，甜甜的睡相很是可爱。

　　尤其是冰奴的女儿小容。呵呵，这孩子才四岁，就已经人小鬼大懂得不少东

西了。她今天下午居然很稚气却很认真地对我说，长大了她也要像妈妈一样，当

一个维护争议的【大奶警花】。

　　我听了忍不住大笑，对她说爸爸一定支持你。你的大名是爸爸起的，叫做余

有容。有容嘛，『奶』大一定没问题，将来你一定要跟你璇阿姨，珊阿姨一起努

力，为这个城市培养出更多的巨乳女警，活跃在警界的各个岗位上。

　　相信将来终有一天，【大奶警花】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品牌。走到街上随处可

见身材惹火的美丽女警们，白天尽责的维护着城市的治安，晚上就慷概地解开警

服，释放出一对对丰满硕大的巨乳，每一个男人，无论是色魔，色狼，还是色鬼，

都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哈哈哈，真是太妙了！

　　我兴奋地回到自己房间，打开电脑，将这些想法和刚才发生的事全都记录了

下来。

　　每天写一则日记，是我的习惯。这些日记将来会不会被其他人看到，我并不

清楚。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至少在我晚年的时候，会有很多东

西值得回忆。

　　在敲击键条的同时，我时不时的瞥一眼旁边的电视萤幕。那上面有六个小方

格，分别显示出六个房间里的情形。

　　她们所有人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中。

　　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做一个成功的色魔。那你就应该记住我这句话：哪怕

对于已经调教成功的性奴，你也应该永远保持一丝警惕！

　　我拿起遥控器，依次将每一个小方格放大占据整个萤幕，饶有兴致地欣赏着

每个人。她们都已经洗完澡了，正在精心打扮自己。

　　珊奴身上穿的是一套校服，虽然她的身材已经发育、长高了，校服显得又紧

又短，但是也令她的胴体被勾勒得更加玲珑浮凸，增添了一种青春独有的韵味。

　　她妈妈真奴就正相反，换上的是一套和服。宽松的袖口、敞开的衣领中露出

仍然保养得很好，但难免有些松弛的莹白肌肤，肥大的奶子半遮半露，就像两团

雪白的大馒头。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岁月洗涤后的沧桑和风情，令人怦然心动。

　　倩奴就一身火辣辣的歌星打扮，大开衩的前胸，银光闪闪的弹片盾牌马甲，

超低腰的性感小热裤，再配上高达膝盖的长筒皮靴。那感觉就像正要登台演唱一

样，让我情不自禁又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她本人的情形，当时她正面对万千观众唱

歌，身上也正是如此打扮。

　　璇奴就穿着端端正正的警服，不过里面完全没有内衣。警服胸前两个大大的

开口，正好令饱满高耸的双乳裸露了出来。哈哈哈，这个小女警还是这么要强好

胜，凡是冰奴曾经有过的「形象」，她都要亲自在我面前演绎一次，而且都要力

争演得更好。

　　至于香奴，穿的是一套最新推出的日式情趣护士服，头戴红十字护士帽，身

穿紧身半透明白色衬衫，饱满肥硕的大奶子看得清清楚楚。双腿裹着雪白的高筒

丝袜，只露出大腿根部的一小截。最妙的是下身竟然空空如也，就靠衬衫下摆勉

强遮住圆滚滚的屁股，看上去真是要多诱惑就有多诱惑。

　　最后看到的是冰奴。哇！她居然换上了我送她的ＳＭ内衣！

　　说是内衣，其实根本连「衣料」都没有，她修长的脖颈上套的是个皮革，硕

大无比的丰满乳球完全袒露着，只在乳根处箍着两个钢制的圆环，令沉甸甸的双

乳因此显得更加高耸突出。下体是黑色丁字皮裤，细细的皮绳根本遮不住那娇嫩

的阴部，两片已经充血的大阴唇露了一半出来，彷佛已经在呼唤着男根的插入。

　　我看得热血沸腾，肉棒一下子就勃起到最高点。

　　只见冰奴对着镜子，认真的将香水喷在乳房、腋下、私处，最后还用手指分

开肛门，也喷了不少香水进去。

　　她甚至还抖动了几下赤裸的巨乳，练习了一段『摇奶操』，练着练着自己也

脸红起来，但是眼神却很坚定。

　　呵呵呵，我看得出来，她这是在下决心用她这对人间极品好好服侍我，永远

吸引住我，以便令这个城市「永远不再出现色魔」！

　　我就写到这里，不写啦！

　　因为性奴们已陆续打扮妥当，正在向我房间走来。

　　今晚，注定又是一个狂欢之夜。一场巨乳的盛宴，即将在我眼前摆开！

　　　　　　　　　　　　　　　【全文完】

＝＝＝＝＝＝＝＝＝＝＝＝＝＝＝＝＝＝＝＝＝＝＝＝＝＝＝＝＝＝＝＝＝＝＝

　　　　　　　　　　　　后记：关于本书的版本

　　本书早在网络连载时期起，就冒出了众多不同的版本。对我来说，这实在是

一件啼笑皆非的事。

　　一直以为只有《红楼梦》和金庸小说这类伟大的作品，才会出现「版本学」

问题，想不到我本人一部不成熟的作品，承蒙读者的抬爱，也俨然遇到了类似的

待遇。

　　之前因为不想影响书本的销量，也不想被人质疑炒作，所以对这个问题一直

避而不答。现在，全本作品终于完成了，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专门做一个说明，

以正视听。

　　大致来说，本书有以下几个版本。

　　　　　　　　　　　　　　１、网络连载版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胸大有罪》说起这个版本，话题就长了。事实上当初萌

发写一个女警故事的念头，是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最早只是想写一个单纯的女警斗色魔的故事，别无他念。但浮萍居主大人听

取了故事大纲后，表示了极大兴趣，一力邀请我用这个故事参加【朱颜血】系列。

　　于是，我挑选了「兰花」作为女主角的守护花色，书名也就叫《朱颜血·冰

兰》可惜的是故事才写一半，浮萍居主已看出我实在心不够狠、手不够辣，没法

达到【朱颜血】的重虐要求。

　　我也就知情识趣，自己表示退出，将书名改成《胸大有罪》后，在风月大陆

和羔羊文行同时连载。

　　这个网络连载版本，只公开贴到２５章。在某一个小范围内贴到了２６章，

剧情截止到石家姐妹逃离魔窟之前。

　　　　　　　　　　　　　２、大陆书商伪造版

　　大约是因为迟迟看不到之后的内容，有好事者就开始自己续接了。

　　２００６年时，我在大陆买到了一本所谓的全本《胸大有罪》后面的故事不

知道是谁续的，结局是石家姐妹各自生了一个孩子，就匆匆完稿。

　　文笔十分拙劣，大家一看就可以看出不是我写的。后来这个版本也在网络上

流传。有人说其实是网络先冒出这个版本，然后才被大陆书商盗印。

　　我也不知道孰先孰后，总之这是最糟糕的一个版本。

　　　　　　　　　　　　３、浮萍居主原稿篡改版

　　其实，真正的旧版２６章之后的内容，情况相当复杂。因为写侦破类故事，

起头容易，越到收尾越难，事实上当时我已经陷入了困境，完全不知道该怎样续

接下去，所以只好硬着头皮，写一段跳一段，先把自己想写的、容易写的片段形

诸文字，然后再回头审视、弥补空缺的部分。

　　这个工作我还没有做完，而浮萍居主大人恰好偶发兴致，就亲自提笔写了一

个最最黑暗的结局，大约有三、四万字。

　　这个结局中的石冰兰，是所有版本中下场最惨的。她在最后对决中落入色魔

之手后，仍然坚贞不屈，宁死也不肯投降，从而惨遭挖眼、拔牙等酷刑，并且在

逃亡中摔成了瘫痪。

　　这个版本的原稿只有极少人看到，我自己看后也是相当不忍，并没有保存。

　　我是希望给石冰兰一个虽然黑暗，但黑暗程度能够被大众接受的结局。这期

间，我与浮萍居主多次就剧情进行商讨，曾将聊天记录贴在某个小范围里征求意

见。大概是由于题材有趣，好几个作者都表示有意进行接续工作，其中不乏名家。

　　这里面有一个作者，很快就动手了，根据聊天记录的每一章剧情纲要，自己

发挥后创作了一个完整的版本。在结尾部分，他改动了浮萍居主的原稿，将过于

血腥的内容删除，换上了他本人喜好的安排。

　　这个版本就是网上流传的２６至３３回本的《胸大有罪》这位作者做这件事

，完全是私人兴趣，不意因误交损友，稿子被冠以『完整版』的名义贴出，就算

要解释也无从说起。他对我和浮萍居主都深感歉意，已经就此封笔，所以就不提

他的身分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个版本是根据我原来的构思创作的，但有许多地方都

误解了我的意思。

　　比如我和浮萍居主提到，要让姐姐的幼小婴儿因石冰兰而死，其实是指受到

连累而死，而这个版本却处理成直接被石冰兰误杀。

　　再比如，我提到石冰兰误杀丈夫，可以借用港片《赤足惊魂》的创意。但这

个版本就借用得太过了，如果大家有看过电影就会发现，这个版本里面的文字基

本完全照搬电影的桥段。就连女主角误杀之后悲痛欲绝，举枪自尽但却正好没有

子弹，都照搬了个十足十。

　　还有，我设计故事有光明、黑暗两个结局，色魔是靠「身分置换」来实现金

蝉脱壳计策。这个版本的作者也误解了我的意思，又或者是虽然明白但却觉得太

麻烦，于是设计成「假子弹」的安排。

　　不过，也幸亏没有用我的真正设计，令我得以在河图实体书版本中，自己把

构思写出来。

　　总之，诸如此类的误解地方，不胜数举。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对照着看，就

知道区别在哪里了。

　　　　　　　　　　　　　４、ｒｋｉｎｇ版

　　在有意接续故事的名作者中，还有著名的ｒｋｉｎｇ兄。他写了一份详细的

提纲和若干片断，相当有意思。在他的笔下，真正的色魔人选，居然被设定成苏

忠平！

　　ｒｋｉｎｇ真不愧是大家，把理由解释得十分充分，指苏忠平是因为被妻子

禁止抚摸胸部，欲望积蓄了太久，凝聚成了一股邪恶变态的疯狂念头，从而人格

分裂变成了色魔。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版本，完全可以自圆其说。不过，他并没有写完，似

乎也没有公开过。

　　　　　　　　　　　　　　５、网友同人版

　　除此之外，我还收到不少热情网友寄来的同人版本。

　　比如有一个网友专门写石冰兰被囚禁于魔窟时的Ｈ场面，后来又如何设法出

逃，如何逃到野外被抓到，从而被迫进行野外露出等等，堪称花样繁多、淋漓尽

致。

　　还有较轻口味的，写石冰兰平常在警局里如何被局长、同僚骚扰和偷窥等等

，也颇有趣味。这些版本后来有没有公开，或者是修改了女主角名字后贴到其他

论坛了，我就不清楚了。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这部小说的全部「山寨」版本。正宗的版本，当然只有

一个，就是现在诸位看到的河图出版版本了。

　　这个版本跟以上版本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我应读者要求，让孟璇、萧珊、

林素真这些女角全部「复活」了。而且我也给她们安排了一个相对快乐的结局。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